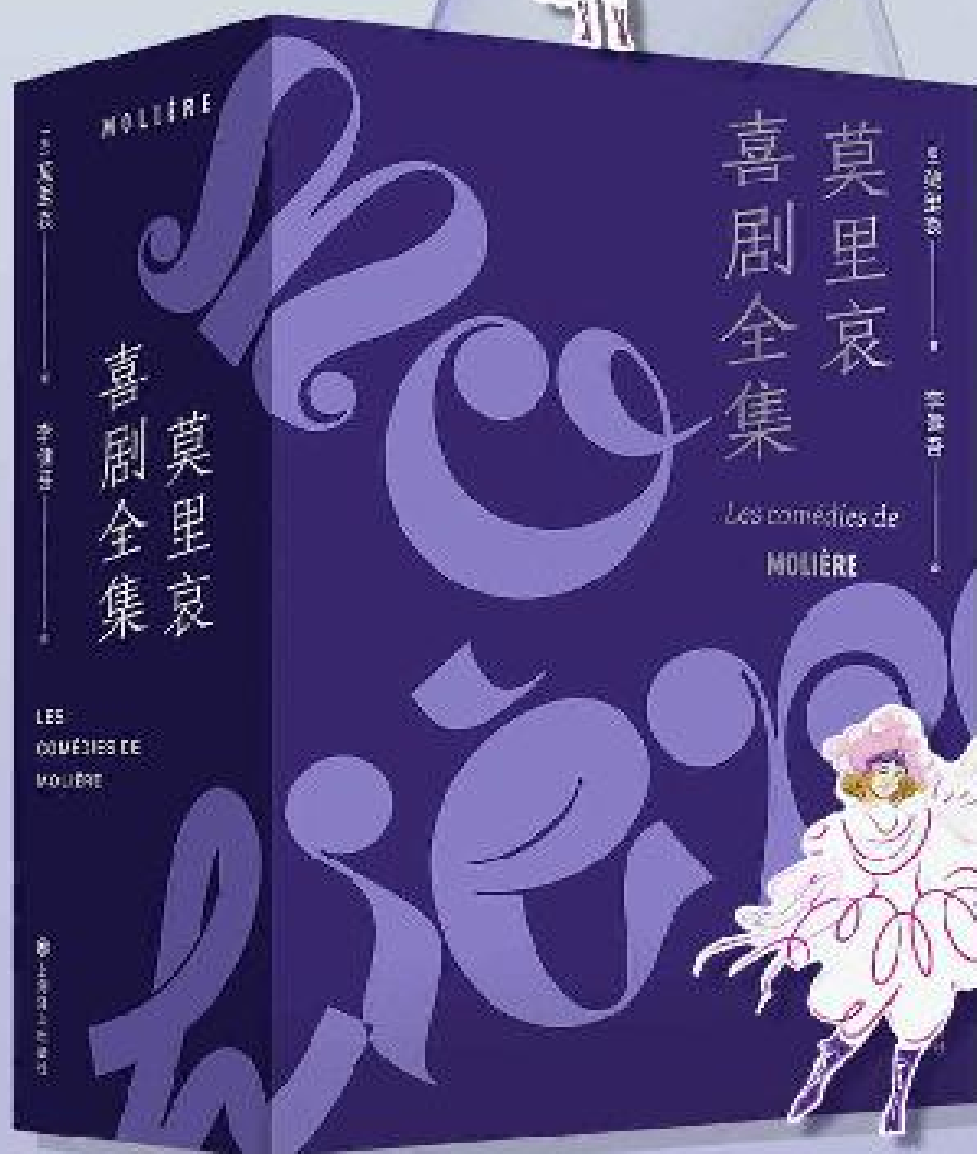


莫里哀喜剧全集

莫里哀喜剧艺术 原貌全景呈现

[法] 莫里哀 著
李健吾 译



(套装共4册)



Fountain | 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莫里哀喜剧全集（套装共4册）

作者：〔法〕莫里哀

译者：李健吾

责任编辑：缪伶超

关注微博：[@数字译文](#)

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

微信服务号：译文有声

联系我们：hi@shtph.com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上海译文出版社 | Digital Lab

序

莫里哀是法国现实主义喜剧的伟大创始人。他的喜剧向后人提供了当时的风俗人情，向同代人提出了各种严肃的社会问题。这里说“现实主义”，因为这最能说明他的战斗精神。他又是法国唯物主义喜剧的第一人，他以滑稽突梯的形式揭露封建、宗教与一切虚假事物的反动面目。他不卖弄技巧，故作玄虚，而能使喜剧在逗笑中负起教育观众的任务。

莫里哀（Molière）是他参加剧团以后用的艺名。他的真名姓是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Jean-Baptiste Poquelin）。他在家庭中是长子，一六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受洗礼，可能就是这一天生的。他的父亲约翰·波克兰是一个生意兴隆的挂毯商。外祖父克勒塞（Cressé）也是挂毯商。两家很可能有作坊。父亲还是宫廷陈设商。这是一种小贵人身份，有机会接近国王。宫廷陈设商一共有八名，每两名跟随国王一季，国王去什么地方，他们就先行一步，布置他的行宫。父亲对长子期望殷切，在莫里哀十五岁上，就给他取得了继承权。据说一六四二年，莫里哀曾经为路易十三去过南方的纳尔榜（Narbonne）布置行宫。

他十岁丧母，外祖父疼他，经常带他去玩新桥。新桥类似旧北京的天桥。当时有一个人叫达巴栾（Tabarin），帮一个江湖郎中叫卖，说俏皮话，演小闹剧，轰动巴黎，小市民很爱听他逗哏。那时正式剧场只有一个布尔高涅（Bourgogne）府，平时演悲剧和悲喜剧，也演闹剧。祖孙两个也常到剧场看戏。临到莫里哀上学前后，达巴栾和名丑先后死去，闹剧也就只在外省还有。

一六三五年，他进贵族学校克莱孟（Clément）的期间，法国文坛出了一件大事，在首相黎希留推动下，成立了法兰西学院。院士逐渐增加到四十人，成为文化人最高的国家荣誉。文艺理论家布瓦洛（Boileau）当了院士，据说他私下里劝说莫里哀放弃演丑角这个行当，莫里哀谢绝了他的好意。后来莫里哀去世后，据说路易十四有一天曾问布瓦洛，谁给他统治期间带来最大的文学光荣？布瓦洛回答：“陛下，是莫里哀。”不过莫里哀非学院的院士，后来学院在大厅为他立了一尊石像，下面写着这样自我调侃的话：

“他的光荣什么也不少，我们的光荣少了他。”

黎希留成立学院，是和他统一法兰西的雄心分不开的。他希望用三一律来束缚戏剧家的头脑。莫里哀后来写喜剧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妨碍，也不能说一点没有受到影响。

学院成立的第二年，旅居国外的笛卡儿发表了《方法论》，推崇见识和理性，后来莫里哀写戏，正面人物带有类似的论点。理性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实，莫里哀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更接近反驳笛卡儿的唯心观点的伽桑狄（Cassendi）。后者好几年充当他的同学沙派耳（Chapelle）的家庭教师，据说，他一同听过课。自由思想者沙派耳一直是莫里哀的朋友。莫里哀曾经翻译过拉丁唯物主义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的《物性论》，其中关于爱情一段，他在《愤世嫉俗》（*Le Misanthrope*）中引用过，其余译稿都散失了。莫里哀喜欢哲学，父亲却要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还帮他从小地买了一张法学学士学位证书。

就在路易十四登基这一年，一六四三年（路易十四才五岁，由国母摄政），莫里哀却和统治阶级决裂了，同十几个青年，特别是贝雅尔（Béjart）一家兄妹，签订合同，组织“盛名剧团”（*Illustre Théâtre*）。

一六四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一位公证人的文件里，他第一次用莫里哀这个后来举世闻名的名字签字。他放弃宫廷陈设商的继承权，把它让给他的兄弟，自己去做一个被教会驱逐出教的“戏子”。但是他们的演出完全失败了，剧团出面人是莫里哀，债主把他送进监牢，拘押了三五天，由父亲作保，应许分期偿还。剧团解散了，但他不回头，和贝雅尔兄妹几个人参加了另外一个剧团，离开巴黎，到西南一带去流浪。一去就是十二年。这位学生出身的有产者，放弃产业，放弃荣誉，放弃现成的社会享受，到人民中间扎了根，摆脱书生气，仗着他的人品与才具，锻炼成为一位戏剧事业活动家，成为受团员爱戴的剧团领导。他学习人民喜爱的闹剧，学习靠演技取胜的意大利职业喜剧。西南各省原归孔提（Conti）亲王统治，一六五三年从巴黎监狱出来，跟黎希留首相的后继人马萨林的侄女结了婚，成为剧团的保护人。

剧团的根据地是里昂。一六五五年，莫里哀在这里上演他的诗体喜剧《冒失鬼》（*L'Etourdi*），剧情轻快，风格清新，喜剧正式产生了。一六五六年，他在贝济埃（Béziers）上演他的诗体喜剧《爱情的怨气》（*Le Dépit Amoureux*），同样得到好评。可是剧团的保护人变成一位“虔诚的”信士，一六五七年五月，正式禁止剧团使用他的名义。他后来还以信士的名义攻击莫里哀的喜剧。他可能是莫里哀接触的最早的一位伪君子。但是剧团的名誉蒸蒸日上，国王的兄弟出面支持剧团，一六五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剧团在巴黎宫廷演出，他和路易十四见面，国王把卢佛宫剧场拨给莫里哀剧团。

但是道路并不平坦。一六五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他上演他的《可笑的女才子》（*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演了一场，受到阻挠，便停演了。这时国王不在巴黎，很可能贵族中有人捣乱，经过疏通，终于在十二月二日继续演出，票价提高了一倍，观众如旧。据说有一位老军人在池座大叫：“勇敢，勇敢，莫里哀，这出喜剧真棒！”一六六〇年，国王已经看过两次，第三次又扶着他的首相马萨

林的座椅看了一遍，还赏了剧团三千法郎。舆论改口了。莫里哀在巴黎站住了脚。

一六六一年，马萨林去世，国母不再摄政，路易十四把政权集中在他一人手中。就在英国资产阶级闹革命的年月，法国出现典型的君主专制。政府靠卖官鬻爵来增加收入，官吏有继承权与转卖权，成为长袍贵族。路易十四自比太阳，生活豪华，穷兵黩武，唯我独尊。莫里哀赶上他有所作为的早年时期，为了争取他的保护，不得不博取他的欢心。一六六〇年，莫里哀的兄弟一去世，莫里哀就收回宫廷陈设商的职位。

这时卢佛宫改建门廊，剧团没有了剧场。幸而有国王兄弟从中帮忙，要求把黎希留用过的王宫剧场赏给剧团使用，路易十四同意了。从一六六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莫里哀上演他的《丈夫学堂》（*L'Ecole des Maris*）起，直到最后的《没病找病》（*Le Malade Imaginaire*）止，他的喜剧都是在这里演出的。他在《丈夫学堂》里提出女子教育问题。剧中描绘弟兄两个分担教养两个孤女的义务，严加管教的失败了。当年八月十七日，剧团参加财政总监福该（Fouquet）举行的盛大游园会，他写出了《讨厌鬼》（*Les Fâcheux*），写一个人要赴爱人的约会，不断受到各种相识者的打搅。戏自然而有趣。可是，福该的财富引起路易十四的妒忌，一个月以后，福该被送进了监狱。

莫里哀没有受到福该的影响。他写出了五幕诗体喜剧《太太学堂》（*L'Ecole des Femmes*）。这是性格喜剧，也是社会问题喜剧。他把妇女教育和修道院挂上了钩。女孩子在修道院待了十三年，十七岁出来，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白痴”。路易十四从此把莫里哀看成喜剧作家，每年津贴他一千法郎。

妒忌的人们不放过莫里哀，用种种流言蜚语来中伤他。他写了《太太学堂的批评》（*La Critique de l'Ecole des Femmes*）来回答。他在这个戏里谈到他的喜剧理论，他揶揄无理取闹的“侯爵”与

装模作样的“学究”。敌对剧团接着上演攻击莫里哀的戏。他当即用《凡尔赛宫即兴》（*L'Impromptu de Versailles*）一戏来取笑对方的戏。他在这里要求演员要把戏演得自然。他正式宣告，“侯爵”是当代的丑角。他在《达尔杜弗》的序中说：“人容易受得住打击，但受不了揶揄，人宁可做坏人，也不肯做滑稽人。”莫里哀攻击一切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经院哲学和经院医学；他攻击官方一再禁止而无法禁止的高利贷；他攻击富商不择手段的上升欲望；他特别攻击天主教的危害多端的良心导师。

他居然敢在天主教的国家攻击天主教，天主教把他当做“魔鬼”看待。事情发生在一六六四年五月十二日，宗教界激烈攻击的《达尔杜弗》前三幕演给路易十四看。这惊动了国母，激怒了路易十四的师傅和巴黎大主教佩里费克斯（Péréfixe）。在天主教的压力下，路易十四传诏给莫里哀，《达尔杜弗》停止公演，等全剧写完了再作决定。当年十一月，莫里哀第一次在路易十四的弟媳的别墅演出了全戏五幕。直到一六六六年，国母去世，顽固派失去靠山，形势才逐渐好转。第二年，路易十四口头上应允解禁，但他随即率领大军北征，这事又搁了下来。莫里哀把戏的题目改成《骗子》，把人物的服装也改了，在八月上演，但是第二天，代理国政的巴黎最高法院院长又禁止继续公演。随后，巴黎大主教张贴告示，禁止教民阅读或者听别人朗诵这出喜剧，并以取消教籍相威胁。直到一六六九年二月五日，教皇颁发“教会和平”诏令，各种教派停止活动之后，莫里哀才得到这出戏解禁的正式通知。他恢复《达尔杜弗》的面貌，正式和市民继续见面。从法兰西喜剧院成立（一六八〇年）起，到一九六〇年止，这出喜剧演出两千六百五十四场，还不算其他剧团的演出和外国的演出。在法国著作中，它的演出占第一位。

这个喜剧表现一个近代上层资产阶级家庭，家庭的室内生活密切配合。但是把戏搬到街头，伪教士不敢再调戏人，少妇不再卖色相，儿子不再偷听……一切都变了另一种样子。家长由于迷信他的良心导

师，如果路易十四不出面干预的话，就必定陷于家败人亡。因为法律是站在恶人方面的。宗教界之所以全力反对《达尔杜弗》，因为伪教士和真教士是很难区别开的。

莫里哀在《达尔杜弗》禁演期间，还写出了许多其他喜剧杰作。

为了表示反抗，他上演他的《石宴》或者《堂·璜》（*Dom Juan*）。“穷人”一场戏，人们一看就明白是讽刺笃信之士的。既然笃信，还怎么会沦为乞丐呢？他外省还充分领会了孔提亲王的假冒为善的浮浪生活，他在宫廷也见惯了那些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权贵人物。他把西班牙传说中的人物写成法兰西贵族。戏里的父亲申斥儿子，说：“没有人品，门第不值一文。”他还让堂·璜在父亲面前撒谎，又对听差说：“撒谎已经变成时髦风尚了。”演出的第二天，莫里哀取消了“穷人”这场戏，压低了全戏的调子。连续十五场，场场客满。路易十四不希望莫里哀加深宗教界对他的仇恨，暗示他把戏停演了。

为了表示宠信莫里哀起见，国王向他兄弟把剧团要过去，改成“国王剧团”，每年津贴六千法郎。

一六六六年六月四日，他上演他的喜剧杰作《愤世嫉俗》。这是一出精致的贵族世态喜剧。诗体、五幕，受到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的特别称赞，被看做莫里哀的最高成就。就语言艺术来说，他把宫廷社会的虚伪和妒忌写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但情节单薄，没有力量吸引一般观众。他在这里创造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男的，叫阿耳塞斯特（*Alceste*）；另一个女的，是寡妇赛莉麦娜（*Célimène*），爱在背后评头品足，说朋友的坏话。他恨这个社会，要她抛弃这种虚妄生活，而女方却割舍不下她所诽谤的社会。他们分了手。阿耳塞斯特是喜剧人物，又是悲剧人物，后人为之一直争论不休。

这出戏的票房价值并不高。莫里哀马上换了一出性质不同的闹剧，背景放在农村，主人公是一个樵夫，吃尽当光，成天打老婆。老

婆生了气，把他说成是名医，于是就被无知的乡绅请去给他忽然变成哑巴的女儿看病。他成全了哑女的爱情。这是莫里哀有名的《屈打成医》（*Le Médecin malgré lui*），它上演的记录仅次于《达尔杜弗》。

他在一六六八年写了题材不同的三出喜剧：《昂分垂永》（*Amphitryon*）、《乔治·当丹》（*George Dandin*）、《吝啬鬼》（*L'Avare*）。《昂分垂永》明写天帝裘彼特，实际影射路易十四。天帝变化成昂分垂永模样，和后者的爱妻过了一夜。胆小的听差最后以幽默口吻道破：“关于这类事，顶好还是永远什么也不说为是。”

《乔治·当丹》是庆祝路易十四凯旋的，在凡尔赛宫演出。一个外省富商，娶了一位贵族小姐，发现她接受一位宫廷贵人的调戏，他每次禀告岳父母，都遭到女方愚弄和岳父母的欺凌。他最后说：娶了这么一个女人，不如投河死掉。

《吝啬鬼》和《昂分垂永》一样，题材是旧有的，他加入新矛盾，让矛盾激化了。卢梭认为这是败坏人伦的坏戏。歌德在《谈话录》（一八二五年五月十二日）中说，德国人演这出戏时，把父子之间的冲突改成亲戚之间的冲突。这出戏证明金钱被神化后所起的巨大破坏作用，即使是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吝啬在这里变成一种绝对欲望。

怀着一种喜悦心情，莫里哀接着写了两出独具一格的喜剧——舞剧，两剧都由路易十四宠爱的意大利人吕里（Lulli）谱曲：《德·浦尔叟雅克先生》（*Monsieur de Pourceaugnac*）和《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前者写一个外省的土财主到巴黎同一位小姐结婚，小姐早已有了情人，一群男女流氓起来反对他的奢望。土财主把祸害他的人当作救命的大恩人，胆战心惊，落荒而逃，还依依难舍地和他告别。《贵人迷》写巴黎一位大富商，由于富有而一心妄想

当贵人，他被人耍弄，出尽洋相，还自以为乐，当不成本国贵人，他就做土耳其的假贵人。

一六七一年，他写了一出闹剧《司卡班的诡计》（*Les Fourberies de Scapin*）。背景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司卡班原来是意大利职业喜剧的一个定型人物，胆子小，惹了事就溜之大吉。莫里哀完全改变他的性格：他爱打抱不平，为此常服劳役，他把性命置之度外，而且睚眦必报，老爷说他坏话，他把老爷装在大口袋里臭打一顿。他不再是小丑了。“下等人”在莫里哀的笔下有了奇异的光彩。

一六七二年，他完成了喜剧《女学者》（*Les Femmes Savantes*）。现在看来，这出喜剧的主题有局限性，他讽刺妇女在科学上不能取得成就。他在这里写了两个滑稽诗人，还有一个不慌不忙的幽默的丈夫，令人很感兴趣。他的目的是不要人做那些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事。

这期间，野心勃勃的音乐家吕里如愿以偿，当上了王家音乐学院院长，对一般的商业演出在乐器上有所限制，莫里哀不能和他合作了。他觉得路易十四不肯支持他了，他写的《没病找病》，本来预备进宫廷献演，也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在公演三场之后，感觉异常疲惫，他对他的夫人和一位青年（由他培养后来成为大演员的巴隆 Baron）讲：“我这一辈子，只要苦、乐都有份，我就认为幸福了，不过今天，我感到异常痛苦。”他们劝他身体好了再主演，他反问道：“你们要我怎么办？这儿有五十位工作者，单靠每天收入过活，我不演的话，他们该怎么办？”他不顾肺炎，坚持继续主演。他勉强把戏演完，夜里十点钟回到家里，咳破血管，不到半小时或三刻钟，就与世长辞了。这一天是一六七三年二月十七日。

他的去世震动巴黎。天主教不给他行终敷礼，也不给他坟地。莫里哀夫人只得向国王请求。路易十四认为巴黎大主教有些过分，可能引起人民公愤。最后，大主教勉强批准了出殡，限制在天黑以后，把

他埋葬在一个小孩子的墓地。据说，后来再找莫里哀的坟头就找不到了，因为早已让教会挖掉，把骸骨不知抛到什么地方去了。

歌德在他的《谈话录》里说：“莫里哀如此伟大，每次读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惊奇。他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他的喜剧接近悲剧，戏写得那样聪明，没有人有胆量想模仿他。”（艾克尔曼[Eckermann]的《谈话录》，一八二五年五月十二日）。歌德讲他自己“从青年时期就读、就爱莫里哀，我一生向他学习了许多东西。我每年一定要读他几出戏，好叫自己保持一种经常和美好事物的接触。我不仅喜欢他的完整的艺术手法，还喜欢诗人那种可爱的自然、高尚的心灵”。（一八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歌德的谈话对了解莫里哀有很大帮助。欧洲整个十八世纪的喜剧都是从他这里派生出来的。丹麦的霍尔贝格（Holberg）、英国的谢里登（Sheridan）、意大利的哥尔多尼（Goldoni）……都因师法莫里哀而见称于世，但是形象总不及他那样高大。

首先，他敢于把生活写透。第二，他敢于把矛盾写透。第三，自然而然，是他敢于把性格写透。第四，他善于把戏写透，这和他敢于把矛盾写透是分不开的。他的喜剧使人有悲剧之感，未尝不是这个缘故。第五，他特别重视自然面貌，许多不合理的情节，他能让它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观众面前，像《昂分垂永》那样的神仙戏，胆小的听差在口语上处处给人一种平易之感。他总是水到渠成，顺水推舟，不给人以勉强之感。第六，他亲近他的观众，他所嘲笑的行为、人物，都扎进观众的心里，和他有同感。据说，浦尔叟雅克装成女人，逃出巴黎，在观众席上出现，向流氓招手感谢，也说明这个道理。最后，他之所以能把性格写透，他在创造人物上能使观众满意的，是戏里每一个人物，无论资产者、贵人、农民、少爷、小姐、用人、流氓，无论什么样的人，都说合乎各自地位的话。他的主要人物都有阶级性格做底子。这最后一点也可以说是补充第三点的。据说，布瓦洛给他起了

一个“静观人”的外号，他确实不辜负这个外号，他的敌人也说他：“我先见他靠着柜台，姿势像一个人在做梦。他眼睛盯住三四位买花边的贵人，表示用心听他们说话；看他的眼睛移动，他似乎一直要看透他们灵魂的深处，听出他们心里的话来。我简直相信他有一个记事本，藏在大衣里面，不让人看见，在记他们说的最入耳的话。……这是一个危险人物。”这是布尔高涅府剧场上演一出糟蹋他的戏里的话。但是，在刻画“静观人”这一点上，却帮助人们说明了他爱观察的习惯。一般人认为他远在资产阶级革命一百多年以前，就点起了资产阶级革命之火。总之，像他那样勇敢的喜剧作家，后来的喜剧作家和他一比，资产阶级的烙印反而深了，也胆怯多了。所以法国人说起他来，总爱用“无法模仿的莫里哀”（inimitable Molière）来评价他。

莫里哀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一位出众的导演，还是一位成就极高的优秀演员，他还培养了一代群星灿烂的表演艺术家。他是法国戏剧历史上贡献卓越的戏剧家，也是整个欧洲戏剧事业发展的推动者。

莫里哀总共写了三十三出戏，其中有最早两出小闹剧，不具名姓，和他后来的戏都有类似处，估计是他早年流浪江湖时写的。一般人归在他的名下，我也如法炮制。此外，他约年老的高乃依（Corneille）合写的神话剧*Psyché*，我不译了。另外五出，全是宫廷的喜剧或舞剧，不为一般人所重视，我也不译了。我一共译了二十七出，都是他现实主义的辉煌收获。我勉强译出，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指教。

又，在付印此书时，我有幸读到一九六三年《莫里哀百年研究成果》一书，作者是法国国家文献局局长玛德兰·玉尔让（Madeleine Jurgens）与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伊丽莎白·马克思费尔德·米勒（Elizabeth Maxfield Miler）两位女士。后来又有幸读到乔治·蒙

格赖狄焉（Georges Mongrédien）的详尽的年表，书名是《莫里哀》，这是他把十七世纪的有关莫里哀的材料和原文全部搜集在一起，多年精心之作的两卷大书，由“科学研究国家中心”印出。仗着这本书，我又补进了一些十七世纪著名作家对莫里哀的看法的材料。最后，我更有幸读到法兰西学院院士彼耶·嘎克扫特（Pierre Gaxote）的《莫里哀》大作，里头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书是一九七七年出的，彩印者是夫拉马瑞央（Flammarion）书店。我借用了他几幅插图。此外各剧的插图是一六八二年全集本彼耶·布立萨尔（Piere Brissart）的最早影印的版画。全集本共分四册，由杜沙尔（Touchard）先生编辑，于一九五八年成书。这里也选用了一些有关的插图。谨在此对他们各自的重大成果表示感谢。

李健吾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日

编者附言 译者提到的另外五出是《麦里赛尔特》《滑稽牧歌》《堂·加尔西·德·纳伐尔》《艾丽德女王》和《讲排场的情人们》。据法国大学出版社的《文学辞典》莫里哀条和彼耶·嘎克扫特的《莫里哀》，前二出是芭蕾剧，第三出是个失败之作，其精彩场段后来都写进了《愤世嫉俗》，第四出是个音乐舞蹈剧，第五出是舞剧，而且构思和题材都由法王路易十四提供，莫里哀只负责把各部分连缀在一起，由此看来，本书所收的二十七出，便是莫里哀所创作的全部喜剧了。

一六八二年版序

这里是已故莫里哀先生作品的一个新集子，多了七出喜剧，比先前印行的本子更准确。印刷人的粗心大意留下了大量重要错误，甚至在许多地方删改了一些诗句。在这个新集子，这些诗句都得到了改正；出力的人们给公众送上的不是一份微薄的礼物，因为我们每天还看见有许多集会上演这位著名作家的喜剧，对纯洁的诗句，大家一定会分外感到喜悦。我们不妨说，没有人比他更懂得怎么样来完成这条法则：喜剧在娱乐之中教育人。他取笑人们的缺点，同时教导他们怎么样来改正，我们也许今天还会看见他谴责过的同一愚蠢言行在流行，如果他根据自然描绘出来的人物不是许多反映真实的形象，而他所扮演的那些人也没有从这些反映⁽¹⁾中认出自己的话。他的揶揄是精致的，他取笑的方式十分微妙，尽管他在讽刺，对象不但不生气，反而自己也在笑那些根据他们构成的滑稽人。

他的名姓是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他是巴黎人，是一位宫廷陈设商的儿子，年轻时就继承这小贵人身份，在本区承担这个职位一直到死。他在克莱孟（Clément）学校启蒙，他有幸运和孔提（Conti）亲王同班，他的不同于众的活跃精神博得这位亲王的重视和好感，对他一直表示关怀和保护。他的学习非常成功，证实他的天才不辜负对他的期望。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文科学者，他还是一位更好的哲学家。他对诗歌的爱好让他以一种特殊的注意专心攻读各家诗集：他精通诗词，尤其是泰伦斯⁽²⁾；他把泰伦斯看成他给自己选定的最优异的范例，他的模仿从来都很成功。领会他的《吝啬鬼》和他的《昂分垂永》的种种优点的人们，认为这两部作品都超过了普罗塔斯⁽³⁾的作品。他在法科学学校毕业以后，由于他对喜剧有不可克制的爱好，他选

定了演员职业。他的学习和他的努力都是为了戏剧。大家晓得他在这方面手法高超，不仅作为演员有独特的才分，而且作为作家，留下大量的作品，就所选的题材来说，都是相当的完美。

有几家子弟也学他参加演剧活动，开头几年，他和他们企图建立一个剧团，叫作盛名剧团。不过这个计划失败了（新兴事业往往落得这种下场）。他不得不流浪各省，并开始在王国赢得很大的声誉。

一六五三年，他来到里昂；他在这里上演他的第一个喜剧；这就是《冒失鬼》。过后，在朗格道克⁽⁴⁾待了一个时期，他为已故孔提亲王演出：亲王是本省的省长和卡塔卢尼亚⁽⁵⁾的总督。这位亲王很重视他，当时最爱看喜剧不过，待他十分友好，包下剧团的开支，留在身边给自己演戏，也给朗格道克全省用。

莫里哀的第二个喜剧是在贝济埃（Béziers）地方演出的，题目是《爱情的怨气》。

一六五八年，朋友劝他靠近巴黎演出，让剧团来到一个邻近的城市。好几位有势力的人物，关心他的前程，答应介绍他到宫廷：这是他的才能的信誉所能利用的手段。他先在格勒诺布尔（Grenoble）过狂欢节，复活节后出发，来到鲁昂（Rouen）公演。他在夏天到了这里。他随即对巴黎做了几趟秘密旅行，他和伙伴的艺术得到圣上的唯一御弟的赏识和保护，他利用这个头衔，献演给国王和母后看。

他的同伴本来留在鲁昂，立刻出发，一六五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开始在两位圣上面前和整个宫廷之前出现，舞台是国王事前在旧卢佛宫的警卫大厅设置好了的。高乃依的悲剧《尼高梅德》是这次响亮的首演选定的剧目。新演员并不讨厌，大家对女演员的美好与演技，尤其感到满意。当时提高布尔高涅府（l'Hôtel de Bourgogne）声价的著名演员也都在场。戏演完了，莫里哀来到台口；他用十分谦逊的措辞感谢圣上赏脸，请求圣上宽恕他的缺点和他的剧团的缺点，他们从来没有在这样一个庄严的集会演过戏，难免惴惴不安，他说娱乐世上

最伟大的国王使他们荣幸，他们忘记圣上驾前还有技艺高超的创新者，他们只是仿制品而已；不过，既然圣上已经赏脸看过他们乡野的玩艺，他就十分卑微地恳求圣上批准他们再演一个小把戏，他曾经用这些小玩艺博得外省的欢乐，收到一些声誉。

这段话说得委婉动听，圣上开恩接受了，这里提到的只是一个撮要，赢得整个宫廷的彩声，特别是演出的那个小喜剧，就是《闹恋爱的医生》。这个喜剧只有一幕，和这一类的好几出戏，都没有付印；他写这几出戏，有一些逗笑的意思，没有最后加以修正；他觉得删掉它们还是合适的，因为他这时已经有了一个目的，就是他的全部喜剧都要人改正他们的缺点。许久以来，没有人再讲起这些小喜剧了，这就变成了新事物，当天的演出使人人感到欢娱和新奇。莫里哀扮演医生；他演这个角色的方式赢得极大的重视，圣上下令他的剧团留在巴黎。小-布尔崩（Petit-Bourbon）的大厅给他演喜剧，和意大利演员轮流用。莫里哀是这个剧团的团长，我们已经说过了，用的名称是“御弟剧团”，开始在一六五八年十一月三日演出，作为新戏上演《冒失鬼》和《爱情的怨气》，过去没有在巴黎演过。

莫里哀在一六五九年写出了《可笑的女才子》，成功超出了他的喜悦：因为这里只有一幕，他就让另一个五幕的戏先演，他用普通的票价在第一天上演，可是看戏的人太拥挤了，喝彩的声音震耳欲聋。从第二天起票价加了一倍。它的成功是作者的光荣，也对剧团有利。

第二年他写《斯嘎纳耐勒》，取得的成功和《可笑的女才子》一样。

同年十月，小-布尔崩的大厅拆掉了，翻盖今天人人称赞的卢佛宫的伟大与辉煌的正门。国王再次对莫里哀施恩，把王宫（Palais-Royal）大厅赏给他用，黎希留大主教曾经在这里有过豪华的演出。圣上一天比一天重视他，最开明的宫廷大臣也同样敬重，莫里哀的才华和善良的品质在人人心里有着很大的进展。他对喜剧的写作和演出并

不妨害他作为内廷供奉殷勤地侍奉国王。他在宫廷被人看成一位文质彬彬的规矩人，决不炫耀他的才华和他的信用，适应他不得不在一起过活的人们的脾气，自己为人也心地高尚、大方：总之，他具有并实行一位无懈可击的正人君子的全部品质。

和他喜欢的人们谈话，他十分和悦；他在大庭广众中间不怎么开口说话，除非他对他相逢的人们有特殊的敬意：这让不了解他的人们说他忧郁，心不在焉；但是，他少说话，却说话正确；而且他在观察世人的风俗与习惯；随后他找到办法在喜剧中加以可赞赏的利用，人在这里可以说他扮演所有的人，他头一个在几个地方公开他的家务和有关他的家人的生活。他的知己朋友好几次看到这种情形。

他在一六六一年写出《丈夫学堂》和《讨厌鬼》喜剧；一六六二年写出《太太学堂》和《太太学堂的批评》，有好几出戏帮他得到很大的名声，圣上在一六六三年给一群文人设立奖金，把他包括在内，给他一千法郎。

上演他的喜剧的剧团经常为娱乐国王演出，一六六五年八月，圣上决定完全把它留给自己用，给七千法郎的津贴。莫里哀和剧团的主要成员去向御弟告别，对他一向乐于保护他们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殿下为自己先前做出的选择表示庆幸，因为国王发现他们能有助于承担他的欢娱，特别是在凡尔赛宫（Versailles）、圣-日耳曼（Saint-Germain）、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和尚保尔（Chambord）举行的所有的欢乐节日；同时，这位亲王继续对他们表示重视的厚意。

剧团换了名称，叫做“国王剧团”，一直保留到一六八〇年改组的时候。

在它成为御用剧团之后，莫里哀继续给剧团写了几出戏，为了欢娱国王，也为了取乐公众，并从而赢得崇高的声誉，使他名垂不朽。

他的全部剧作的成就并不相等，但是我们可以说，他最坏的作品也有出自一位大师手笔的特征，而人视为具有最好的特征的，例如《愤世嫉俗》《达尔杜弗》《女学者》等等，全是交口赞誉的杰作。

他的作品所以出现这种不平衡现象，有些戏和别的戏相比，似乎受到冷落，是因为他不得不用他的天才来写授命的题材，工作期间又十分急促，不是国王的旨令，就是剧团的迫切要求，甚至他的写作也不能使他放弃他对戏中所扮演的主要人物的特殊研究。从来没有一个人进入他的朴实演技进入得这样深。他详尽地探讨了所有可能向他提供看法的材料。如果批评家不完全满意于某些喜剧的结局，许许多多的优点早已为他准备好了观众的喜爱，很容易原谅一些如此细小的瑕疵。

在他上演全部戏成功之后，最后在一六七三年，他演出了《没病找病》这出戏，从而在五十二岁或五十三岁上结束了他的事业⁽⁶⁾。他先前在别的戏里安置过一些医生，都是个别的，现在搬演整个医学院，这使人不禁要说，医生之于莫里哀，就像诗人之于泰伦斯一样⁽⁷⁾。

在他开始上演这出愉快的喜剧时，说实话，他肺里有毛病，让他很不舒服，这已经是好些年的事了。他在《吝嗇鬼》的第二幕第五场就取笑自己的病，阿尔巴贡对福洛席娜说：“感谢上帝，我没有大毛病。就是肺里有时候有点儿毛病。”福洛席娜回答说：“肺里那点儿毛病一点也不碍您的事。您咳嗽起来，模样可好啦。”可是，正是这阵咳嗽缩短了他二十年的寿命。他的身体一向很结实；不是病来得意外和不治，他不会缺少力量把它支持下来的。

二月十七日，上演《没病找病》的第四场，他的病使他感到非常劳累，扮演他的角色有些困难；他难过之极，勉强演完，公众还容易以为他是在演戏，演得恰到好处：结果，戏一结束，他立刻回到家，才上床，他就不停地咳嗽，觉得特别难受。他使力过猛，肺里一根血

管破裂了。他一觉得自己情形不好，他的全部思想就转向上天；过了一时，他说不出话来，嘴里的血大量涌出，把他足足堵了半小时。

人人惋惜这样一位不世之才的人不在了，而且每天都在惋惜；特别是精于鉴别而有美感的人们。人们把他说成本世纪的泰伦斯：单单这句话，就包括了所有可能献给他的颂扬之词。不仅扮演他的喜剧的所有人物的方式，他是不可模拟的，而且他还赋予他们一种特有的喜悦之情，靠着他们作为演员的演技的合理性：眼睛一挑、走一步路、一个手势，统统来自准确的观察，在他上台之前，巴黎舞台一向认识不到这个。

他的去世有各种说法，立即引起大量的小诗和悼词。大多数是关于受气的医生的，有人以为他死是由于没有得到医生的治疗，记仇的原因是他在喜剧里演他们演得太成功。关于这类悼诗，这四行拉丁诗写得最好，保留下来是合适的。读者注意到，在喜剧结尾，这位杰出的作者扮演《没病找病》，曾经装死来的：

“骨灰瓶里放着莫里哀，我们的罗齐屋斯，⁽⁸⁾

“对他来说，扮演人类就是他的演技。

“他取笑死，死神一怒之下把他带走，

“而且惨无人道，禁止他写喜剧。”

莫里哀死后，国王有意把新近失去著名的领导的剧团和在布尔高涅府演出的演员合为一个；但是演员家庭的不同利益得不到调解，他们恳求圣上施恩，让剧团照旧分开，他们的请求答应了，不过王宫大厅却失去了，改成歌剧演出的地点。这个变化使莫里哀的伙伴不得不另找一个地点，后来在圣上许可和旨令之下，他们迁到马萨里尼（Mazarini）街，在盖内苟（Guénégaud）街的末端，用的名称仍然是国王剧团。

剧团开始是成功的，收入也很不错，莫里哀的同伴都是按照他们出名的创始人的规矩办事，以一种使公众非常满意的方式维护着他们的名声，最后，国王把在巴黎的其他剧团的男女演员并入，作为一个剧团演出。沼泽（Marais）剧团的演员遵照圣上的意思，在一六七三年合并；按照警察厅厅长雷尼（Reynie）先生在同年六月二十五日下达的命令，这个剧团就永远取消了。

布尔高涅府的演员们，多年以来就用的是王家剧团的名称，在一六八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和国王剧团也合并了，这是根据圣上的旨令做的，由当年贵族院首席贵人巴黎总督克奈几公爵⁽⁹⁾于同月十八日在查尔维勒（Charleville）发布，这是十月二十一日的公文所证实了的。

这次两个剧团的合并，使意大利演员得以独家使用布尔高涅府的剧场，圣上特别爱看他们的戏，我们方才已经说起，在莫里哀死后不久，圣上早就有意要这样做⁽¹⁰⁾。圣上津贴的剧团在巴黎现在只有一个国王剧团，演出地点在马萨里尼街，每天公演不间断，对这座华丽的城市的娱乐还是一件新事。在合并之前，每星期只有三天有戏，就是星期二、星期五和星期日，一向都是如此。

这个剧团是很庞大的，经常同一天在宫廷演戏，在巴黎演戏，尽管宫廷和城市都没有发觉这种划分。戏也演得更好了，全部好演员都在一起演出。

附记：

这是最早关于莫里哀的传记的材料，也是他的全集的最早的原序。作者是拉·格朗吉（La Grange）与版画家维诺（Vinot）。拉·格朗吉（约1639—1692）是莫里哀剧团的重要成员，留下一本关于剧团从一六五九年在一六八五年的账簿与大事记，这是关于莫里哀与剧团的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不过也有错误，例如孔提亲王比莫里哀小七

八岁，莫里哀的班次高多了，不可能在学校认识。他对早年莫里哀的家庭生活和流浪生活都不大清楚。

在《法兰西戏剧史》第八卷第二三四页，作者巴尔帅（Parfait）在他的脚注里曾经说过：“维诺是作者的知心朋友，几乎背得出他的全部作品。另一位拉·格朗吉是莫里哀剧团的演员，是一位真正有才华的人，柔顺，有礼貌；莫里哀用心培养他，教育他。”他以扮演公子哥儿出名。后来还代替莫里哀做剧团演戏之前的“说话人”。⁽¹¹⁾法兰西喜剧院成立，他被国王任命为第一任喜剧院院长。

-
- (1) “反映”原文为“镜子”，意思同于“反映”。用镜子做比喻是常事。“自然”在这里是生活的意思。
 - (2) Terence（约前195或185—前159），拉丁喜剧诗人，是解放了的奴隶，留下六个剧本。
 - (3) Plautus（约前254—前184），拉丁喜剧诗人。
 - (4) Languedoc，法国南部的旧省，面积相当大，语言自成一个系统。
 - (5) Catalogne，西班牙地方，首府是巴塞罗那。
 - (6) 应当是51岁。
 - (7) 在一些喜剧的“序幕”中，泰伦斯不指名地攻击一位老诗人、他的对手。
 - (8) Roscius，一位拉丁自由市民演员，演喜剧特别成功，和演说家西塞罗是好朋友。
 - (9) Créquy（1623—1687），路易十四宠信的贵族首领，1676年被任命为巴黎总督。
 - (10) 1697年，意大利剧团失宠，被驱逐出境。
 - (11) 从前没有“说明书”，所以开戏前，必有一位演员向观众把戏介绍一遍。

目 录

序

一六八二年版序

莫里哀喜剧全集（一）：我们这世纪是一个怪世纪

小丑吃醋记

飞医生

冒失鬼或者阴错阳差

爱情的怨气

可笑的女才子

斯嘎纳耐勒或名疑心自己当了乌龟的人

丈夫学堂

讨厌鬼

莫里哀喜剧全集（二）：哪怕我的墨水流到最后一滴

太太学堂

太太学堂的批评

凡尔赛宫即兴

逼婚

达尔杜弗或者骗子

堂·璜或者石宴

爱情是医生 喜剧——舞剧

莫里哀喜剧全集（三）：我不稀罕和人类的朋友交朋友

愤世嫉俗

屈打成医

西西里人或者画家的爱情

昂分垂永

乔治·当丹或者受气丈夫

吝啬鬼

莫里哀喜剧全集（四）：我是分忧使者专管年轻人的闲事

德·浦尔叟雅克先生

贵人迷

司卡班的诡计

艾斯喀尔巴雅斯伯爵夫人

女学者

没病找病

法国十七世纪著名作家对莫里哀与其喜剧的评价

莫里哀年谱

Les comédies de Molière

莫里哀喜剧全集

Molière
I

我们这世纪
是一个怪世纪

[法] 莫里哀 —— 著 李健吾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小丑吃醋记⁽¹⁾

演 员⁽²⁾

小 丑⁽³⁾ 昂皆利克的丈夫。

博 士

昂皆利克 高尔吉毕斯的女儿。

法赖尔 昂皆利克的情人。

卡 斗 昂皆利克的侍女。

高尔吉毕斯 昂皆利克的父亲。

维耳柏洛干

拉·法奈⁽⁴⁾

第一场 小丑。

小 丑 在所有男人里头，我顶倒楣了，这一点得承认。我有一个老婆，她给我气受：她不但不安慰我，办事称我的心，反而整天一个劲儿地折磨我；她在家里待不住，喜欢散步，讲究吃，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啊！可怜的小丑，你真遭殃！可是非处分她不可。我要是弄死她的话……点子够呛的，绞刑架子等着我呐。我要是把她送进监牢的话……臭娘们有一把万能钥匙，会出来

的。我怎样才能对付她？不过，好啦！博士先生打这儿路过：我得跟他讨教一个好主意做。

第二场 博士，小丑。

小 丑 我正要找你，我有一桩重要的事，求你出个点子。

博 士 你一定没有好好儿念书，人又很笨，性子又野，我的朋友，才敢高攀我，不摘帽子，不按*rationem loci, temporis et personae*⁽⁵⁾。什么？跟我讲话，也不先准备准备，说：*Salve, vel Salvus sis, Doctor, doctorum eruditissime!*⁽⁶⁾嘻！你拿我当什么人了，我的朋友？

小 丑 天呀，原谅我吧；我心里烦，我就没有想着我在做什么；不过，我很清楚，你是君子人。

博 士 你知道“君子人”是怎么来的？

小 丑 它爱从哪里来，就从哪里来，我才不搁在心上。

博 士 你要知道“君子人”这个词来自“君子”；君就是君，子就是子，合起来就成了君子，再添上一个“人”字，就成了“君子人”。不过，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了？

小 丑 我把你当作一位博士看。不管它，我们还是谈谈我要向你提起的事吧。

博 士 你事前就该知道，我不光是一位博士，而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倍的博士：

一，因为，既然共性是基础，是根据，是所有数目字中的第一位，所以，我呀，我是所有博士中的第一人，博学的博学之士。

二，因为有两种必要的器官：感觉与智力来完善地认识万物；既然我是全部感觉和全部智力，我就是两倍的博士。

小 丑 同意。原因是……

博 士 三，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三的数字是完善的数字；既然我是完善的，我就是三倍的博士。

小 丑 好啦！博士先生……

博 士 四，因为哲学有四部分：逻辑、道德、物理与形而上学；既然我四部分全有，我又完善地精于此道，我就是四倍的博士。

小 丑 活见鬼！就算你是。听听我的吧。

博 士 五，因为有五种普遍性质：属、类、区别、特性与偶然性；不认识它们，就不可能做出任何良好的推论；既然我用它们对自己有利，我又知道它们的用途，我就是五倍的博士。

小 丑 我必须好好地忍耐一下才是。

博 士 六，因为六的数字是工作的数字；既然我为我的荣誉在不断地工作，我就是六倍的博士。

小 丑 好！你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博 士 七，因为七的数字是幸福的数字；既然我对全部使人快乐的事物有完善的知识，事实上我又以我的才分证明我有完善的知识，我说起自己来就不得不说：O ter quatuorque beatum! ⁽⁷⁾

八，因为八的数字是公正的数字，由于它本身就含有平等在内，我以公正与谨慎来衡量我的全部行动，它们也就使我成为八倍的博士。

九，因为有九位文艺女神，⁽⁸⁾我又同样受到她们的钟爱。

十，因为谈起十的数字，就不得不重复一遍其他数字，它是普遍的数字，所以，所以，别人看见我，就找到了普遍的博士：我本身含有所有其他的博士。所以，你就以可赞美的、真正的、论证的与信服的理由看见我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倍的博士。

小 丑 鬼话连篇，都是些什么呀？我以为找到一位很有学问的人，会帮我出好主意，结果找到的却是一个扫烟筒的，不但不给我出主意，反而在扳手指头玩儿。一，二，三，四，哈，哈，哈！——算啦！不是这个：我在请你听我讲话，而且请你相信，我不是一个让你白操心的人，假使我问你的事，你满足了我，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愿意的话，就给钱。

博 士 噫！钱。

小 丑 是呀，钱，别的东西也随你要。

博 士 （在屁股后面撩起他的袍子）你拿我当成什么人了？一个见钱忘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之辈？我的朋友，你要知道，你就是给我一个装满了皮司陶耳⁽⁹⁾的口袋，这个口袋搁在一个考究的匣子里，这个匣子放在一个值钱的套子里，这个套子放在一个奇异的盒子里，这个盒子放在一个珍贵的柜子里，这个柜子放在一间豪华的屋子里，这间屋子盖在一套称心的房子里，这套房子又在一座特大的庄园里，这座庄园又在一座无比的砦堡里，这座砦堡又在一个著名的城市里，这个城市又在一个肥沃的岛上，这个岛又在一个富裕的省份，这个省份又在一个昌盛的王国里，这个王国又在整个世界；你就是把世界给我，这里有昌盛的王国，这里有富裕的省份，这里有肥沃的岛，这里有著名的城市，这里有无比的砦堡，这里有特大的庄园，这里有称心的房子，这里有豪华的屋子，这里有珍贵的柜子，这里有奇异的盒子，这里有值

钱的套子，这里有考究的匣子，里面放着装满皮司陶的口袋，我对你的钱，连你本人，全不放在心上，就像这个⁽¹⁰⁾一样。

小丑 天呀，我弄错了：因为他穿得像一位医生，我就以为应当跟他讲钱，他既然不要钱，让他满足也就很容易了。我去追追他看。⁽¹¹⁾

第三场

昂皆利克，法赖尔，卡斗。

昂皆利克 先生，我告诉你，你有时陪伴我，我非常感谢：我丈夫为人可坏啦，活活儿一个色鬼，一个醉鬼，跟他过活呀，我是活受罪；跟他这样一个蠢人在一起，你可以想象，我有称心啦。

法赖尔 太太，你太赏我脸啦，允许我陪伴你。我答复你，一定尽我的能力，来让你开心。你既然表示我陪伴你还算称心，我也让你明白，你告诉我的好消息，多么让我高兴。我的殷勤总算有了报酬。

卡斗 噢！改变话题吧：看死鬼来啦。

第四场

小丑，法赖尔，昂皆利克，卡斗。

法赖尔 太太，给你带来这样坏的消息，我很难过；不过，这坏消息，你也可以从别人那里听到，既然你兄弟的病很重……

昂皆利克 先生，别跟我讲下去啦，我领你的情，谢你操这份儿心。

小丑 天呀，不用到公证人那里去，我当王八的证书就有啦。哈！哈！死鬼太太，我不答应，我看你跟个男人在一起，你还是给我送绿帽子来啦！

昂皆利克 嘻呀！为这也骂人？这位先生来告诉我，我兄弟病得厉害：这有什么好吵的？

卡 斗 啊！他这一来呀，我奇怪，我们还能不能长久安静。

小 丑 天呀，你们这些臭娘儿们，两个人别想有一个好过得了。卡斗你呀，你败坏我女人：自打你伺候她以来，原来还好，现在赶不上先前的一半。

卡 斗 可不是嘛，你别想骗得了我们。

昂皆利克 由着这醉鬼闹去吧，你不看他醉的那个样子，说什么连自己也不清楚？

第五场

高尔吉毕斯，维耳柏洛干，昂皆利克，卡斗，小丑。

高尔吉毕斯 我该死的姑爷不又在跟我女儿吵嘴？

维耳柏洛干 看他们吵些什么。

高尔吉毕斯 怎么样？总在吵个没完没了！你们家里想不想安静？

小 丑 这臭娘儿们叫我醉鬼。⁽¹²⁾看，当着你父亲，我恨不得赏你一巴掌。

高尔吉毕斯⁽¹³⁾ 你要真是这样的话，咱们这门阔亲事可算白结啦。

昂皆利克 可是，起头闹的总是他……

卡 斗 你看中这个吝啬鬼做女婿的时辰呀欠诅咒！……

维耳柏洛干 得啦，住口，别吵啦！

第六场

博士，维耳柏洛干，高尔吉毕斯，卡斗，昂皆利克，小丑。

博 士 出了什么事？多乱！多吵！多闹！多嘈杂！多凌乱！多不和！多火爆！到底怎么啦，先生们？到底怎么啦？到底怎么啦？来，来，让我们看看，有没有办法叫你们意见一致，我是你们的调解人，我给你们带来团结。

高尔吉毕斯 是我的姑爷和我的女儿在一块儿争吵。

博 士 为什么事？来，把纠纷的原因讲给我听。

高尔吉毕斯 先生……

博 士 可是，要话短。

高尔吉毕斯 对。请你戴上帽子。

博 士 你知道帽子这个字的来由吗？

高尔吉毕斯 不知道。

博 士 这来自旁边的手巾，手巾就是手巾，因为手巾能抵挡伤风、肿块。

高尔吉毕斯 家伙，这我不知道。

博 士 快把这场争吵讲给我听吧。

高尔吉毕斯 事情是这样的……

博 士 我相信你不是耽搁我的人，因为我在请求你。城里有急事要我去；不过，为了你一家人和好起见，我愿意留一下步。

高尔吉毕斯 我一下子就会说完的。

博 士 那么，要简短。

高尔吉毕斯 这马上可以做到。

博 士 高尔吉毕斯先生，必须承认，用极少的话把事情说清楚，是一种美德，而爱啰嗦的人，叫人听不下去，经常惹人讨厌，说什么话也就没有人听：

Virtutem primam esse puta Compescere linguam.⁽¹⁴⁾ 是呀，一位正人君子的最高的品德，就是说话少。

高尔吉毕斯 所以你会知道……

博 士 苏格拉底对他的弟子极其小心地建议了三件事要做：克制行动、节制饮食、避免废话。所以讲吧，高尔吉毕斯先生。

高尔吉毕斯 我要做的就是这个。

博 士 要话少，随便，不要糟踏时间在乱讲话上头，千万别引用格言，快些，快些，高尔吉毕斯先生，说吧，不要啰嗦。

高尔吉毕斯 那就让我说话吧。

博 士 高尔吉毕斯先生，一言为定，你话说得太多了；他们争吵的原因，得让别人告诉我啦。

维耳柏洛干 博士先生，你要知道……

博 士 你是一个无知之徒、一个无学之辈、一个没有受过任何良好学科的教育的人，一个说法兰西语言的蠢才罢了。什么？你开始叙述也不先来一段开场白？得换一个人告诉我骚乱的原因。太太，对我讲讲这阵嘈杂的细节吧。

昂皆利克 你看得明白，那不是我的大骗子、我的酒囊袋男人？

博 士 请你慢些：你在我这样的一位博士的胡子前面讲你丈夫要放尊敬。

昂皆利克 啊！真的，可好啦，博士！我才不拿你跟你的学说放在心上，我要做博士的话，我就是博士。

博 士 你要做博士的话，你就是博士，可是我呀，认为你是一个滑稽博士。你的长相就是由着你的任性乱来：在演说的部分，你爱的只是连接词；属性，也就是阳性；在动词变化上，也就是所有格；在句法上，mobile cum fixo；⁽¹⁵⁾最后，在音节上，你爱的只是音步，quia constat ex una longa et duabus brevibus⁽¹⁶⁾。来吧，⁽¹⁷⁾轮到你了，告诉我什么是你们这场火爆的原因、起因吧。

小 丑 博士先生……

博 士 这样开始就对了：“博士先生！”博士这个字样，耳朵听进去，有些受用，有些气力饱满：“博士先生！”

小 丑 就我的意志来说……

博 士 这就对了：“就我的意志！”意志假设希望，希望假设达到目的的手段，目的假设一个对象：这就对了，“就我的意志来说！”

小 丑 气死我。

博 士 给我取消这句话：“气死我。”这是一个下流的和老百姓的字眼。

小 丑 嘻！博士先生，求你了，听我一回吧。

博 士 Audi quaeso.⁽¹⁸⁾西塞罗会这样说的。

小 丑 噢！天呀，撕碎自己、⁽¹⁹⁾粉碎自己、摧毁自己，我一点也不嫌痛苦；不过，你要听我的话，不然的话，我就要粉碎你的博士嘴脸的；这到底怎么回事？

〔小丑、昂皆利克、高尔吉毕斯、卡斗、维耳柏洛干同时说话，想说争吵的原因，博士也在说话，说和睦是一桩好事，吵吵嚷嚷的谁也听不清谁的话；就在这吵嚷期间，小丑捆起博士的脚，把他放倒了；博士仰天倒下；小丑拉着捆他的脚的绳子，虽然被拖，博士一直在说话，拿手指头数着他的理由，就像他不是躺在地上一样，最后他不见了。 (20)

高尔吉毕斯 走吧，女儿，回你家里去，跟你男人好好过。

维耳柏洛干 再见，晚安。 (21)

第七场 法赖尔，拉·法奈。

法赖尔 先生，我谢谢你，你对我表示好感。你送我票，我答应你一小时以内我一定到会场上去。

拉·法奈 这不能延期用；你要是迟一刻钟去，跳舞会就要散场，你要是不赶快去的话，你就不会在那边看到你所爱的女人了。

法赖尔 那，我们现在就一道去吧。

第八场 昂皆利克。

昂皆利克 赶着我男人不在家，我的邻居在家里开跳舞会，我到那边转一趟。我在他前头回来，因为他这时在什么小酒馆里：他不会晓得我出门的。这浑人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好像我成了他的看家狗一样。

第九场 小丑。

小丑 我清楚，我不会上这个鬼博士的当，不会信他那整套胡闹的学说的。见鬼去吧，无知的人！他那套子学问，我给他一个扫地出门。不过，我得去看看，我们的女当家的有没有把消夜给我准备好。

第十场 昂皆利克。

昂皆利克 我可真倒楣啦！我去得太迟啦，会散啦：我到了的时候，正赶上人都出来，不过，没有关系，下一回再说吧。我回家，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可是门关上了。卡斗，卡斗！

第十一场 小丑（在窗口），昂皆利克。

小丑 卡斗，卡斗！好啦！她干什么啦，卡斗？你打哪儿来，死鬼太太，在这时候，赶上这份儿天气？

昂皆利克 我打哪儿来？给我先开开门，我过后再告诉你。

小丑 是吗？啊！天呀，你打哪儿来，到哪儿去睡吧，要是你喜欢的话，就在街上：对待你这样跑街串巷的女人，我才不开门呐。什么，鬼东西！都什么时候啦，一个人！我不晓得是见鬼了还是怎么的，反正我的前额头已经冷了半截啦。⁽²²⁾

昂皆利克 怎么的啦！一个人，你说什么呀？你跟我吵的时候，有人陪着我：到底怎么做才对你的路子？

小 丑 就该在家里头，预备消夜，料理家务，照料孩子；不过，这全是废话，再见，晚安，见鬼去吧，别吵我啦。

昂皆利克 你不打算给我开门？

小 丑 对喽，我不开门。

昂皆利克 嘻！我可怜的小丈夫，求你啦，给我开开门吧，我的亲热的小心肝。

小 丑 啊，鳄鱼！啊，危险的蛇！你跟我要好，为了出卖我。

昂皆利克 开门，你倒是开门呀。

小 丑 再见！Vade retro, Satanas. ⁽²³⁾

昂皆利克 什么？你不给我开门？

小 丑 不开。

昂皆利克 你女人可爱你啦，你也不可怜可怜她？

小 丑 不，我是铁石心肠：你伤了我的心。我像魔鬼一样，就爱记仇，这就是说，我横了心：我是没有情面的。

昂皆利克 你明白，你把我逼急了，你让我动了肝火，我会干出你后悔也来不及的事吗？

小 丑 你干什么，母狗？

昂皆利克 看哇，你不给我开门呀，我就在大门外头自尽：我的爹妈回家呀，一定会打这儿经过，了解一下我们是不是在一道，发现我死了，会打发你上绞刑架的。

小 丑 哈，哈，哈，哈！好禽兽！咱们两个人里头，谁顶丢人？去，去，你想吓人呀，还不是那份儿材料。

昂皆利克 你不信我干得出来？看，看，我连刀子都准备好了，你要是不开门呀，我马上就照准了心口这么一刀。

小 丑 当心哇，它可够尖的。

昂皆利克 那么，你决计不给我开门？

小 丑 我对你讲了多少回啦，我不会开门的。自尽吧，寻死吧，见鬼去吧，我才不在乎。

昂皆利克 （假装扎自己）那么，再见啦！……啊噫！我死啦。

小 丑 难道她真就那么蠢，给自己一刀？我倒要下去照着蜡烛看看。

昂皆利克 我得照本儿学。但凡我能进了家呀，我请你找我找个够，走马看花，一人一趟。

小 丑 好啊！难道我不清楚，她不就那么傻吗？她死啦，可是，她跑起来呀，比马还快。天呀，她刚才吓了我那一跳。她溜掉了，算她做得对；因为，我要是看见她活着呀，先前把我吓坏了，我会朝她屁股踢五六记，看她下回还学不学禽兽。现在我睡觉去。噢！噢！我想，风把门关了。噶！卡斗，卡斗！给我开门。

昂皆利克 卡斗，卡斗！好啊！她干了什么事，卡斗？你又打哪儿钻出来，醉鬼先生？啊！真的，来吧，我父亲马上就要回来的，会知道底细的。丢脸的酒囊袋，有本事你就在小酒馆别出来，你丢下一个可怜的女人跟孩子们，不管他们的死活，整天在等你回来。

小 丑 快开门，鬼东西，要不呀，我就砸开你的脑壳。

第十二场

高尔吉毕斯，维耳柏洛干，昂皆利克，小丑。

高尔吉毕斯 什么事？总在吵呀闹地不和！

维耳柏洛干 怎么的啦？你们老是和不到一块儿！

昂皆利克 你们看啦，他装了一肚子酒，回来就大闹特闹，也不管是什么时候，他吓唬我。

高尔吉毕斯 这可不是回来的时候。作为一位家长，难道你不该早点儿回来，跟你女人一道过？

小丑 我敢对天赌咒，我就没有离开过家，问问这些先生们看，他们一直在那边池子里；回来晚的是她。啊！无辜的人净受气！

维耳柏洛干 好啦，好啦；得，两下讲和吧；请她饶恕吧。

小丑 我，请她饶恕！我宁可看鬼把她带走。我在气头儿上，自己也莫明所以。

高尔吉毕斯 得，女儿，搂搂你男人，讲和吧。

第十三场

博士（在窗口，戴着睡帽，穿着短衫），小丑，维耳柏洛干，高尔吉毕斯，昂皆利克。

博士 又怎么啦？总是争吵、凌乱、不和、争执、吵闹、纠纷、火爆、口角。出了什么事？到底怎么啦？人就别想安静得了。

维耳柏洛干 没有什么，博士先生，大家谐和得很。

博士 说起谐和来，你们要不要我给你们读一章亚里士多德，他在这里证明，宇宙的各部分之所以能存在，全靠它们之间的谐和。

维耳柏洛干 很长吗？

博士 不，不长：大概有六十或者八十页。

维耳柏洛干 再见，晚安！我们谢谢你啦。

高尔吉毕斯 用不着。

博 士 你们不想听？

高尔吉毕斯 不想。

博 士 那就再会吧！既然如此，晚安！*Latine bona nox.* ⁽²⁴⁾

维耳柏洛干 剩下我们，一道儿去吃消夜吧。

-
- (1) 原作是散文体。传说这是莫里哀早年写的闹剧。
 - (2) 莫里哀有时不用“人物”，改用“演员”，意指人物。
 - (3) 小丑是意译，脸上抹了粉的，原文有冠词*le*，可以证明。
 - (4) 法赖尔的朋友，在第七场出现；“演员”表中不见此人。
 - (5) 拉丁文，意思是：“地点、时间与人的理智、礼貌。”
 - (6) 拉丁文，意思是：“敬礼，或者健康，博士，最有学问的博士。”
 - (7) 拉丁文，意思是：“噢！三倍与四倍的快乐！”
 - (8) 文艺女神，古希腊有九人：天文、哲学、历史、喜剧、悲剧、哀歌、情歌、演说与史诗，称为缪斯。
 - (9) *pistole*，当时西班牙和意大利通用的一种金币，约合十一法郎。
 - (10) “这个”用动作表示，大拇指的指甲蹭过上排牙尖，发出轻微响声，这是表示一种无足轻重的传统演技。
 - (11) 1819年版增加：“（他下。）”
 - (12) 根据1819年版，增加：“（向昂皆利克。）”
 - (13) 根据1819年版，增加：“（向昂皆利克。）”
 - (14) 拉丁文，意思是：“你要相信，第一品德就是不说废话。”
 - (15) 拉丁文，意思是“变格与不变格”，即形容词与名词。
 - (16) 拉丁文，意思是“意即一个长音节与两个短音节”。
 - (17) 转向小丑。

- (18) 拉丁文，意思是：“求你了，听我一回吧。”
- (19) 小丑不了解西塞罗是罗马演说家，就声音误为“撕碎。”
- (20) 1819年版，增加：“（小丑和博士下。）”
- (21) 1819年版，增加：“（维耳柏洛干、高尔吉毕斯与昂皆利克走掉。）”
- (22) 指戴绿帽子。
- (23) 拉丁文，意思是：“去你的吧，魔鬼。”
- (24) 拉丁文，意思是：“用拉丁话讲，晚安。”

飞医生⁽¹⁾

演 员

法赖尔 吕席耳的情人。

萨毕娜 吕席耳的表妹。

斯嘎纳赖勒 法赖尔的听差。

高尔吉毕斯 吕席耳的父亲。

胖子·洛内 高尔吉毕斯的听差。

吕席耳 高尔吉毕斯的女儿。

一位律师

第一场 法赖尔，萨毕娜。

法赖尔 好啦！萨毕娜，你有什么好主意帮我出？

萨毕娜 说真的，消息倒也不少。我舅父一心一意要我表姐嫁给维耳柏洛干，事情进行得挺顺当，不是她爱你呀，他们今天就把喜事办啦，可是表姐背地里告诉我，她爱的是你，我的可恶的舅父又嫌贫爱富，这下子把我们逼得无路可走，我们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推迟婚礼。事情是我表姐，就在我同你讲话这时候，假装生病；老头子实心眼儿，信了我们的话，让我出来寻找医生。你要是能有一个什么人来，他是你的好朋友，跟我们走一条线，让病

人到乡下去养病，那就好啦。老头子就会立刻让我表姐住到我们花园靠里的那座凉亭，你也好趁着老头子不提防，跟她亲近，把她娶到手，让老头子一个人跟维耳柏洛干做伴儿去。

法赖尔 可是马上到哪儿找这位帮忙的医生，愿意为我冒险卖力气？我对你实说了吧，我是一个医生也不认识。

萨毕娜 我倒有一个主意：你把你的听差扮成医生怎么样？只要骗得过老头子，没有比这再容易的了。

法赖尔 他是一个笨蛋，会坏事的；可是手头没有人，只好用他。再见，我去找他来。这狗东西现在哪儿去啦？那不是他，来得倒是时候。

第二场

法赖尔，斯嘎纳赖勒。

法赖尔 啊！我可怜的斯嘎纳赖勒，看见你，我多开心！我有一件急事，等着你做，不过，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

斯嘎纳赖勒 我能不能做，少爷？派我承担你的急事吧，派我干点儿重要事吧，比方说，打发我到钟楼看看钟点，到市场去了解一下牛油的价钱，饮马，你就知道我能不能干了。

法赖尔 不是这些：我要你装做医生。

斯嘎纳赖勒 我，医生，少爷！你高兴差遣我干的事，我都乐意干；不过，做医生，我没有那份儿本领，只好敬谢不敏：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了，上帝？我的天！少爷，你在寻我开心。

法赖尔 只要你肯干，得，我给你十个皮司陶耳。

斯嘎纳赖勒 啊！就算是十个皮司陶耳，我也不能说我是医生；因为，这不是明摆着的嘛，少爷？实对你说了吧，我的才分不、不

那么细巧；不过，就算我是医生吧，我去什么地方啊？

法赖尔 去老头子高尔吉毕斯家里，看他女儿，她病了；不过，你是一个蠢人，做不好，反而会……

斯嘎纳赖勒 哎！我的上帝，少爷，这倒用不着操心；我保险，我跟城里任何医生一样，会打发人上路的。有一句谚语，通常讲：“死在前头走，医生随后来。”可是你看吧，我要是一搀和呀，人就要讲：“医生前脚走，死就后脚来！”不过，我又一想，做医生，确实也有困难；我要是做不出什么值钱的事……

法赖尔 两下里打交道，数这回容易；高尔吉毕斯是一个粗野不文、心地简单的人，你说起话来，什么伊波克拉特呀、嘎连呀，⁽²⁾加上点儿流氓味道，会闹得他晕头转向。

斯嘎纳赖勒 那就是说，讲话应该讲哲学、数学。让我来吧；他既然是一个好对付的人，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保险没有问题。你只要给我弄一身医生衣服，教我该怎么做，再把毕业证书给我，就是把答应下的那十个皮司陶给我，我保证成功。

第三场 高尔吉毕斯，胖子·洛内。

高尔吉毕斯 快去找一个医生来，因为我女儿病大发了，快走啊。

胖子·洛内 见了你的鬼！你凭什么要把你女儿许给一个老头子啊？你以为她不是想要一个小伙子，才把她害的？你就看不出里头的关系……（乱说一顿。）

高尔吉毕斯 快去吧；我清楚这个病要推迟婚事啦。

胖子·洛内 叫我生气的是：我以为可以吃一顿好的，撑饱肚皮，现在算是吹啦。我去找一位医生，能看你女儿的病，也能看我的

病：我失望透顶。

第四场

萨毕娜，高尔吉毕斯，斯嘎纳赖勒。

萨毕娜 我找到你了，舅父，正是时候，因为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我给你带来了人世最能干的医生，一个从外国来的人，他知道最高明的方子，一定会治好我表姐的病的。幸亏人家指给我看，我就给你带来了。他本事可大了，我打心眼儿里愿意自己生一场病，叫他给我治好了。

高尔吉毕斯 他在哪儿？

萨毕娜 他不是跟在我后头来了吗；看呀，这不是。

高尔吉毕斯 医生先生，你的十分谦恭的仆人！我请你来，为了给我女儿治病；我把希望全搁在你身上了。

斯嘎纳赖勒 伊波克拉特讲，嘎连也以生动的理由说服人，一个人生了病，身子就不舒服。你把希望放在我身上，很有道理；因为我是植物、感觉、矿物学院中最伟大、最能干、最有学问的医生。

高尔吉毕斯 我喜欢得很。

斯嘎纳赖勒 你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寻常医生，一个普通医生。所有其余的医生，同我比起来，也就是一些医学界的小崽子。我有特殊才分，我有一些秘方子。Salamalec, Salamalec. ⁽³⁾ “罗德里格，你有这个胆子？” ⁽⁴⁾ Signor, si; ⁽⁵⁾ segnor, non. ⁽⁶⁾ Per omnia saecula saeculorum. ⁽⁷⁾ 可是，我们还是看病吧。 ⁽⁸⁾

萨毕娜 嘻！病人不是他，是他女儿。

斯嘎纳赖勒 没有关系：父亲的血跟女儿的血原来就是一回事；听父亲的血，我就能诊断女儿的病。高尔吉毕斯先生，有没有办法看

一看，égrotante⁽⁹⁾的尿呀？

高尔吉毕斯 成，成；萨毕娜，去拿我女儿的尿来。⁽¹⁰⁾医生先生，我怕极了她要死。

斯嘎纳赖勒 啊！她不能死！没有医生的处方，她就不该由着自己去死。⁽¹¹⁾这个尿的颜色，表示内火太热，五脏全在发炎：不过，她还有救。

高尔吉毕斯 怎么？先生，你把尿喝啦？

斯嘎纳赖勒 没有什么好惊奇的；医生们，平常望望也就满意了；可是我呀，是一位非寻常的医生，我就把尿喝了，因为味道在我嘴里，我就鉴别得出病的原因和后果。不过，实对你说，尿太少了，做不出正规的判断。让她再多撒点儿尿出来。

萨毕娜⁽¹²⁾ 要她撒尿呀，可费事啦。

斯嘎纳赖勒 怎么？简直不像话！让她大量地、大量地撒。⁽¹³⁾要是个个儿病人都这样撒尿的话，我情愿当一辈子医生。

萨毕娜⁽¹⁴⁾ 我白费气力：她再也撒不出来啦。

斯嘎纳赖勒 怎么？高尔吉毕斯先生，你女儿一滴尿也撒不出来！你女儿这病可不轻；我看，我非得开方子叫她利尿不可。有没有办法看一下病人？

萨毕娜 她起来啦；你等着，我去叫她来。

第五场

吕席耳，萨毕娜，高尔吉毕斯，斯嘎纳赖勒。

斯嘎纳赖勒 嘻呀！小姐，你病啦？

吕席耳 是啊，先生。

斯嘎纳赖勒 活该！这就是你身体不好的一个标记。你感觉头部、腰部都疼得厉害吗？

吕席耳 是啊，先生。

斯嘎纳赖勒 很好。是啊，这位大医生，在那一章讲动物性的地方，说……许多美丽的话；就像身子里那些流通的液体一样，全有关联；因为，比方说吧，忧郁就是喜悦的仇敌，撒在我们身上的胆汁让我们变成黄颜色，对健康最最有利的就是病了，我们和这位大人物是意见一致的，可以说：你女儿有病，病还不轻。我得给你开一个方子。

高尔吉毕斯 快拿一张桌子、纸、墨水来。

斯嘎纳赖勒 这儿有人会写吗？

高尔吉毕斯 难道你不会写？

斯嘎纳赖勒 啊！我想不起来；我脑子里头要记的东西很多，我忘了一半……——我想，你女儿应该吸吸新鲜空气，应该在乡下散散心。

高尔吉毕斯 我们有一座很别致的花园，还有几间房子跟它连着；你要是觉得合适的话，我就让她住在那里。

斯嘎纳赖勒 去！去看看这个地方。

第六场 律师。

律 师 我听说高尔吉毕斯先生的女儿病啦；我应该问问她的病，作为她全家的朋友，看我能不能帮帮忙。喂！喂！高尔吉毕斯在家不在？

第七场

高尔吉毕斯，律师。

高尔吉毕斯 先生，你的非常谦恭的……

律 师 听说令媛病了，我特意来表示一下我的关怀，看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出出力。

高尔吉毕斯 我方才跟最有学问的人正在那里头。

律 师 有没有办法请他谈一谈？

第八场

高尔吉毕斯，律师，斯嘎纳赖勒。

高尔吉毕斯 先生，我有一位很能干的朋友，希望跟你见见面，谈谈话。

斯嘎纳赖勒 高尔吉毕斯先生，我没有工夫：我还得去看我那些病人。我跟你走的不是一条路，先生。

律 师 先生，听见高尔吉毕斯讲起你的才具和你的学问，我有世上最大的激情和与你相识的荣誉，我冒昧向你致敬，我相信你不会觉得我有坏的企图。必须承认，所有长于某种学问的人，全值得人盛大赞扬，尤其是那些行医的学者，不仅由于医学有用，而且因为本身就包含着好几门学问，这就使完整的知识非常困难；所以伊波克拉特说起他的头一句格言，就非常合适：Vita brevis, ars vero longa, occasio autem praeceps, experimentum periculosum, iudicium difficile。⁽¹⁵⁾

斯嘎纳赖勒 （向高尔吉毕斯。）Ficile tantina pota baril cambustibus。⁽¹⁶⁾

律 师 你不是那种医生，行的医道也就是被人叫做理性或者教条的医道，我相信你每天行医，都收效很大：experientia magistrarum。⁽¹⁷⁾第一代行医的人们，掌握这种美好的学问，很受尊重，人把他们放入神的行列，为了他们每天收到良好的疗效。医生没有能使他的病人恢复健康，不应该怪罪医生，因为健康并不完全靠他的医药，也不靠他的知识：

Interdum docta plus valet arte malum。⁽¹⁸⁾

先生，担心惹你讨厌，我向你辞行，希望我下次和你相会，有荣幸和你更从容地交谈。你的时间是宝贵的，等等。⁽¹⁹⁾

高尔吉毕斯 你觉得这人怎么样？

斯嘎纳赖勒 他懂得一点点。他要是再待下去的话，我就要对他提出一种崇高和高雅的材料来。不过，我该告辞了。嘻！你要干什么？

高尔吉毕斯 我清楚我欠你的情分。

斯嘎纳赖勒 你在拿人开心，高尔吉毕斯先生。我不要钱，我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²⁰⁾。你的十分谦恭的仆人。

第九场 法赖尔。

法赖尔 我不晓得斯嘎纳赖勒都干了些什么：我没有他的消息。我在哪儿能见到他，我简直就弄不明白⁽²¹⁾。可是，好啦，他来啦。怎么样！斯嘎纳赖勒，我好久没有见到你，你都干了些什么呀？

第十场 斯嘎纳赖勒，法赖尔。

斯嘎纳赖勒 奇迹之上加奇迹；我干得漂亮极了，高尔吉毕斯把我当成了一个能干的医生。我让人带到他跟前，劝他让他女儿吸吸新鲜空气，她如今就在花园靠里一个房间里，离老头子远得很，你去看她可方便啦。

法赖尔 啊！听了你的话，我开心死啦！不耽搁时间，我马上就去看她。⁽²²⁾

斯嘎纳赖勒 应当承认，这位老好人高尔吉毕斯是一个真正的笨蛋，由着人骗。⁽²³⁾啊！天呀，糟啦，这一下子可把医学推倒啦，我得骗骗他才行。

第十一场 斯嘎纳赖勒，高尔吉毕斯。

高尔吉毕斯 你好，先生。

斯嘎纳赖勒 先生，你的仆人。你看见的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在发急；不久以前，城里来了一位医生，看起病来可有门道啦，你认识他不？

高尔吉毕斯 是呀，我认识他：他才从我家里出去。

斯嘎纳赖勒 先生，我是他兄弟，我们是双生；我们长得很相像。别人常把我们两个人弄错了。

高尔吉毕斯 我不把你当做他呀，才叫见鬼呐。你叫什么名字？

斯嘎纳赖勒 拿尔席斯，先生，供你差遣。你必须知道，我在他的诊所，我打翻了放在桌子一头的两个浓汁小瓶；他马上冲我发了大火，从家里把我赶出来，说什么也不肯再见到我，眼下我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孩子。前不巴天，后不着地，无依无靠，一个熟人也没有。

高尔吉毕斯 好啦，你放心好了，我是他的朋友。我答应帮你说和。
我一看见他就对他讲。……

斯嘎纳赖勒 高尔吉毕斯，我谢谢你啦。(24)

第十二场 斯嘎纳赖勒，高尔吉毕斯。

斯嘎纳赖勒 必须承认，病人要是执意不听医生的劝，一个劲儿胡闹……

高尔吉毕斯 医生先生，你的极谦恭的仆人。我求你赏我一个脸。

斯嘎纳赖勒 什么事，先生？难道有事要我给你做吗？

高尔吉毕斯 先生，我方才遇见你兄弟，他十分难过……

斯嘎纳赖勒 高尔吉毕斯先生，他是一个坏蛋。

高尔吉毕斯 我给你保证，他让你生气，他难过极了……

斯嘎纳赖勒 高尔吉毕斯先生，他是一个醉鬼。

高尔吉毕斯 唉呀！先生，难道你真想把这可怜的孩子逼上绝路吗？

斯嘎纳赖勒 别再提起他啦；看这坏蛋多不要脸，找你替他求情；我请你别再跟我谈起他啦。

高尔吉毕斯 看在上帝的份上，医生先生！为了我的缘故，就这么做吧。我要是能在别的方面酬谢你呀，我一定尽心办到。我夸下了大口，说……

斯嘎纳赖勒 你求我求到这份儿田地，虽说我发下了大誓，决不宽恕他，得，就这么着啦：我宽恕了他。实对你说，我答应你，大大违背了自己的良心。我是看在你的情面上才这么做的。高尔吉毕斯先生，再会啦。

高尔吉毕斯 先生，你的极谦恭的仆人。我去找这个可怜的孩子，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第十三场 法赖尔，斯嘎纳赖勒。

法赖尔 我得承认，我从来不相信斯嘎纳赖勒会把事办得这样称我的心。⁽²⁵⁾啊！我可怜的孩子，我多承你的情，我高兴死了！我……

斯嘎纳赖勒 天呀，你说话真自在。高尔吉毕斯认出了我；露了馅儿啦，我就想不出个办法来弥补。快跑吧，他来了。

第十四场 高尔吉毕斯，斯嘎纳赖勒。

高尔吉毕斯 我到处在找你，为了告诉你：我跟你哥哥谈过啦，他对我讲，他宽恕了你；不过，为了更放心起见，我要他当着我的面搂抱一下你；到我家里去吧。我去找他来。

斯嘎纳赖勒 啊！高尔吉毕斯先生，我相信你现在找不到他；再说，我也不在你家里等他来，他生起气来，我可害怕啦。

高尔吉毕斯 啊！你要待下来，因为我要把你锁在房子里。我现在找你哥哥去：别怕他，我保证他不会生气。⁽²⁶⁾

斯嘎纳赖勒⁽²⁷⁾ 天呀，这下子把我给扣住啦；我就没有法子可以逃跑。云彩太厚，我怕它爆炸了的话，我背上要挨许多记棍子，要不呀，比医生开的方子还要狠，少说也会给我肩膀打上罪人的王家标记。我的事由儿不妙；可是干吗绝望？我已经捣了那么多鬼，索性捣到底。是呀，是呀，还得出去，让人看看斯嘎纳赖勒是诡计之王⁽²⁸⁾。

第十五场

胖子·洛内，高尔吉毕斯，斯嘎纳赖勒。

胖子·洛内 啊！说真的，可出奇啦！简直像闹鬼，窗户跳进又跳出的！我倒要待在这儿，看到头会变出个什么把戏。

高尔吉毕斯 我简直找不到医生；我不知道这鬼家伙藏在哪儿。⁽²⁹⁾ 那不是他。先生，光说一句宽恕你兄弟，不行。求求你，满足满足我，拥抱他一下吧。他在我家里。我到处找你，请你当着我的面赏我这个脸。

斯嘎纳赖勒 高尔吉毕斯先生，你在开玩笑：难道我宽恕他还不够吗？我再也不要看见他。

高尔吉毕斯 可是，先生，为了我的缘故。

斯嘎纳赖勒 我就没有法子拒绝你：请他下来吧。⁽³⁰⁾

高尔吉毕斯⁽³¹⁾ 你兄弟在那边等你，他答应我，我要他做什么，他做什么。

斯嘎纳赖勒⁽³²⁾ 高尔吉毕斯先生，请你让他过来；我再三向你声明，我给他宽恕，是个人的私事，因为，毫无疑问，他当着人面会叫我一百个丢脸，一百个难堪的。⁽³³⁾

高尔吉毕斯 对，对，我要这样告诉他。他说他没脸，他请你进去，为的是请你私下里宽恕。这儿是钥匙，我可以进去了：我求你别拒绝我，你把这份儿喜欢给我吧。

斯嘎纳赖勒 为了让你满意，我什么也做：你听听我怎么样对待他吧。⁽³⁴⁾ 啊！你在这儿，坏蛋。——哥哥先生，你饶了我吧，我说实话，不是我的错。——不是你的错，连心也变坏了的大坏蛋？得啦，我要好好儿教训教训你。你竟然敢折磨高尔吉毕斯先生，

拿你那些瞎胡闹的事腻烦他！——哥哥先生……——住口，我吩咐你。——我再也不敢……——住口，坏蛋。(35)

胖子·洛内 你以为现在在你家里的是哪个鬼东西？

高尔吉毕斯 是医生和他兄弟拿尔席斯；哥儿俩吵嘴来的，现在和好啦。

胖子·洛内 活见鬼，他们是一个人。

斯嘎纳赖勒 你是醉鬼，我要好好儿教训你一顿。你不抬头！死鬼，他倒明白他出了差错。啊！伪君子，看他装使徒装得多像！

胖子·洛内 先生，对他讲讲，请他兄弟到窗口来。

高尔吉毕斯 对，对，医生先生，我求你让你兄弟站到窗口。

斯嘎纳赖勒 他不配正人君子看，再说，我不答应他到我跟前来。

高尔吉毕斯 先生，你赏了我那么多脸，这回也赏个脸吧。

斯嘎纳赖勒 说真的，高尔吉毕斯先生，你对我的权力真大，我就没有法子拒绝你。出来吧，露面吧，坏蛋。(36)——高尔吉毕斯先生，我谢谢你。(37)——好啊！你就是这副缺德相？

胖子·洛内 天呀，他们是一个人；要证明这一点，你不妨对他讲，你想看他们在一起。

高尔吉毕斯 你索性赏我个脸，让他和你一道出来，在窗口当着我搂搂他。

斯嘎纳赖勒 这件事呀，除非是你求我，换了别人，我才不答应。可是，为了向你表示，为了你的缘故，我什么也肯做，尽管做起来有困难，我决计还是做了。我事前希望他请你宽恕他给你招惹的种种麻烦。——是呀，高尔吉毕斯先生，我求你宽恕我，给你制造了那么多麻烦；我答应你，哥哥，当着高尔吉毕斯的面，从今

以后好好儿做，你再也不用抱怨我，求你再也不要想到以往的事。（他拥抱他的帽子和他的皱领。）⁽³⁸⁾

高尔吉毕斯 好啊！那不是两个人吗？

胖子·洛内 啊！老天爷，他是法师。

斯嘎纳赖勒⁽³⁹⁾ 先生，这是你家的钥匙，我还给你；我不希望这个坏蛋跟我一道下来，因为他叫我丢脸：我不愿意人家看见我陪着他在城里走，我在城里是有点儿名气的。你回头高兴让他什么时候出来，随你的便。我祝你们日安，你的仆人，等等。⁽⁴⁰⁾

高尔吉毕斯 我得把这可怜的孩子救出来；说实话，他要是宽恕了他的话，一定也受了不少他的气。⁽⁴¹⁾

斯嘎纳赖勒 先生，谢谢你了，你为我操足了心，你对我的一片好意，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

胖子·洛内 你想医生如今在什么地方？

高尔吉毕斯 他走远啦。

胖子·洛内 我把他夹在我胳膊里了。这不是那个坏蛋，他装医生骗你。就在他骗你、耍你的时候，法赖尔和你女儿待在一起，到见鬼的地方去了。

高尔吉毕斯 啊！我真倒楣！我非把你绞死不可，骗子，坏蛋。

斯嘎纳赖勒 先生，你凭什么要绞死我呀？请你听我一句话：不错，我的主人和你女儿在一起，是我的鬼主意；可是，我在伺候他的时候，我也没有坏你的事；就门第来看，就财富来看，这是一门配得过她的亲事。听我的话，别大吵大闹，把事情弄糟了，还是打发这个坏蛋、维耳柏洛干见鬼去吧。可是，我们的情人来啦。

最后一场

法赖尔，吕席耳，高尔吉毕斯，斯嘎纳赖勒。

法赖尔 我们跪下求你来啦。

高尔吉毕斯 我宽恕你们，斯嘎纳赖勒骗我骗得好，得到这么一个好姑爷。我们去庆贺吧，为全体人们的健康干杯。

-
- (1) 原作是散文体。传说这是莫里哀早年写的一出闹剧。
 - (2) Hippocrate（前五世纪），生于希腊，是当时最著名的医生。Galien（前二世纪），生于小亚细亚，也是当时有权威的医生。他们在法国十七世纪还有最高的威望。
 - (3) 阿拉伯语，意思是：“和平跟你在一起。”祝福对方的话。
 - (4) 名剧《熙德》的对话；罗德里格是熙德的名字。
 - (5) 意大利语，意思是“先生，是”。
 - (6) 西班牙语，意思是“先生，不”。
 - (7) 拉丁文，意思是：“在所有世纪的世纪之中。”
 - (8) 说“看病吧”时，他摸高尔吉毕斯的脉管。
 - (9) 拉丁文变化出来的法文，意思是“女病人”。
 - (10) 1819年版，增加：“（萨毕娜下。）”
 - (11) 1819年版，补加：“（萨毕娜回来。）”
 - (12) 1819年版，补加：“（萨毕娜出去又回来。）”
 - (13) 实际上是酒，只骗老实头高尔吉毕斯一个人。
 - (14) 1819年版，补加：“（萨毕娜出去又回来。）”
 - (15) 拉丁文，意思是“生命短暂，艺术浩长，机会飘忽，经验充满危险，欣赏困难”。
 - (16) 冒充拉丁文；他抓了末了的一个字音，开始他的“拉丁文”。
 - (17) 拉丁文，意思是“经验教人一切”。
 - (18) 拉丁文，意思是“有时病比医道和学问更高”。

- (19) 1819年版，补加：“（律师下。）”
- (20) 1819年版，补加：“（他收下钱。）”
- (21) 1819年版，补加：“（斯嘎纳赖勒穿着听差服装上场。）”
- (22) 1819年版，补加：“（他下。）”
- (23) 1819年版，补加：“（望见高尔吉毕斯。）”
- (24) 1819年版，补加：“（斯嘎纳赖勒下，换上他的医生袍子，马上又出来。）”
- (25) 应当补加：“（斯嘎纳赖勒换听差服装，上。）”
- (26) 1819年版补加：“（高尔吉毕斯下。）”
- (27) 1819年版补加：“（在窗口。）”
- (28) 1819年版补加：“（斯嘎纳赖勒跳进窗户，下。）”
- (29) 1819年版补加：“（望见斯嘎纳赖勒，换了医生服装，上。）”
- (30) 1819年版补加：“（高尔吉毕斯由大门进了屋子，斯嘎纳赖勒从窗口跳入。）”
- (31) 1819年版补加：“（在窗口。）”
- (32) 同上。
- (33) 1819年版补加：“（高尔吉毕斯从门里走出家来，斯嘎纳赖勒从窗户出来。）”
- (34) 1819年版补加：“（在窗口。）”
- (35) 他一直在学两个人讲话。他装医生又装医生兄弟。
- (36) 1819年版补加：“（他不见了一刻，又换上听差的服装露面。）”
- (37) 1819年版补加：“（他又不见了，立刻换上医生长袍出现。）”
- (38) 1819年版补加：“（他的帽子和他的皱领，他放在他的肘子的末端。）”
- (39) 1819年版补加：“（走出屋子，医生装束。）”
- (40) 1819年版补加：“（他装出走远了，然后脱掉他的袍子，从窗户进了屋子。）”
- (41) 1819年版补加：“（他走进他的家，和穿着听差服装的斯嘎纳赖勒一道出来。）”

冒失鬼或者阴错阳差⁽¹⁾

演 员

赖 利 庞道耳弗的儿子。

赛 丽 特吕法耳旦的使女。

马斯卡里叶⁽²⁾ 赖利的听差。

伊波莉特 昂塞耳默的女儿。

昂塞耳默 老年人。

特吕法耳旦 老年人。

庞道耳弗 老年人。

赖昂德 大户子弟。

昂德耐 被人认为埃及人⁽³⁾。

艾尔嘎司特 听差⁽⁴⁾。

信差一人

两队假面人

地 点

墨西拿⁽⁵⁾。

第一幕

第一场 赖利。

赖 利 好！赖昂德，好！非斗不可，咱们就斗斗看；两个人里头，看谁能赢谁吧。这位如花似玉的姑娘，咱们两个人都在追；情敌的那些勾当，谁顶能破坏，咱们就试试看。使出你的本领来吧，做好防备吧，你要知道，我这方面，什么也会使上的。

第二场 赖利，马斯卡里叶。

赖 利 啊！马斯卡里叶。

马斯卡里叶 做什么？

赖 利 事情多着呐：我在谈恋爱，到处是疙瘩：赖昂德爱上了赛丽。我换了对象，可是定数难逃，他照样儿是我的情敌。

马斯卡里叶 赖昂德爱上了赛丽！

赖 利 岂止爱她，他膜拜她。

马斯卡里叶 真糟。

赖 利 是呀！真糟。我直为这个难受。说归这么说，我也犯不上就因此万念俱灰，因为有你帮忙，我是可以放心的。我晓得你这个人，足智多谋，不管遇到多难的事，也不会愁眉不展，我简直可以称你为用人国的王爷，世上就……

马斯卡里叶 哎呀！别灌米汤啦。用得着我们这些混账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举世无双的宝货；下一次，赶上人家发芝麻大的小脾气了，我们又成了欠揍的坏蛋。

赖 利 你这种气话，说实话，也就是冤枉我。不过我们还是谈谈我那女奴隶吧⁽⁶⁾：人长得那么好看，哪怕是铁石心肠，你说怎么样，也得拜倒。拿我来说，我从她的谈吐和面貌上，就看出了她出身高贵的凭证；我相信是上天把她发配在下等社会，瞒着不说明她的来历罢了。

马斯卡里叶 大白天说梦话，您成了传奇人物了。可是庞道耳弗晓得了这事，会怎么着？少爷，他是您的父亲，至少他这么说。您知道，他一来就动肝火，他不待见您那些胡作非为，骂您骂了个出奇。他正在为您和昂塞耳默谈亲事，要他的伊波莉特给您做媳妇，以为只有成亲，您才能安分。万一他晓得了您不要他挑的姑娘，偏爱一个来历不明的丫头，竟然痴迷不悟，把孝道丢在一边不管，上帝晓得要出什么乱子，他要怎么样狠狠地教训你一顿。

赖 利 哎呀！求你啦，收收你的高谈阔论吧。

马斯卡里叶 可是您呀，您那套做法不很高明，还是收收您那套做法吧。您应该想法子……

赖 利 招我生气，一点好处也得不到，你可知道？劝告从我这儿拿不到好报酬，你可知道？一个好言相劝的听差在我这儿就会坏自己的事，你可知道？

马斯卡里叶⁽⁷⁾ 他动怒啦！⁽⁸⁾我讲这话，不为别的，只是闹玩儿，试探试探您的性子罢了。难道我像一个老古板？马斯卡里叶是天性的死对头？您晓得我不是。千真万确的是，人家只能嫌我太心软。一个糟老头子的教训，就算他是父亲，也由他去，犯不着搁在心上。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说真的，我就这样想，这些上年纪的荒唐鬼，愁眉苦脸的，讲的那些蠢话，惹人讨厌。别看他们道貌岸然，其实是概不由己，心里吃年轻人的飞醋，就盼着把人生的乐趣给他们毁掉⁽⁹⁾！您晓得我的才分：我就想着给您效劳。

赖 利 你说这种话，才能讨我欢喜。倒是说，让我一见钟情的女孩子，对我表白的情意，一点没有嫌弃的意思。可是赖昂德方才对我讲，他准备把赛丽从我这儿抢走。所以事不宜迟，你开动开动脑筋，想些最快当的法子，帮我把她弄到手。想些巧招儿、妙招儿、诡招儿、好招儿，让情敌的希望全落空。

马斯卡里叶 给我点儿时间想想看。⁽¹⁰⁾我能想出什么应急的点子呢⁽¹¹⁾？

赖 利 怎么样？计策呢？

马斯卡里叶 哎呀！看您有多急！我的脑筋一向是稳步前进。我想出来啦：应当……不对，我想错啦。可是假如您到……

赖 利 到哪儿去？

马斯卡里叶 这个招儿不灵。我想出一个来啦。

赖 利 什么招儿？

马斯卡里叶 也不顶事。可是您就不会……？

赖 利 怎么样？

马斯卡里叶 您是什么也不会。和昂塞耳默谈谈吧。

赖 利 我跟他有什么好说的？

马斯卡里叶 可不是，只有更糟。不过总得想个主意才是。上特吕法耳旦家里走动走动吧。

赖 利 做什么？

马斯卡里叶 我不知道。

赖 利 越说越不像话；你净这么扯闲淡，我要发脾气啦。

马斯卡里叶 少爷，您手上要是有一大批皮司陶耳的话，我们现在也就用不着绞脑汁子，打歪主意，就能把那女奴隶干脆买到手，免去您的情敌抢先一步，和您为难了。那些埃及人把她押给特吕法耳旦。特吕法耳旦一边看守她，一边直担心，因为他等了好久，就是不见他们来赎她。他巴不得把她卖掉，找回自己的钱来，这我再清楚不过，因为他做人就像一个道地的吝啬鬼，宁可屁股挨一顿打，一个小钱也少不得。银钱是他崇敬万分的上帝；不过糟的就是……

赖 利 什么？糟什么？

马斯卡里叶 就是令尊大人也是一个小气鬼，不让您动用他那些都喀⁽¹²⁾，您想动用也无处下手，哪怕是顶小的钱包包，现在也找不到窍门儿打开，帮您行行方便。不过我们就想法子和赛丽谈谈吧，听听她的意见再说。窗户就在这儿。⁽¹³⁾

赖 利 不过特吕法耳旦白天黑夜把她看守得严严的，你要当心才好。

马斯卡里叶 我们先在那边角上待一会儿。好造化！她来啦，来的还真是时候。

第三场

赖利，赛丽，马斯卡里叶。

赖 利 啊！感谢上天，让我得见您这天仙般的美人！您的眼睛在我心里引起的痛苦，不管有多剧烈，我都乐意在这地方见到！

赛 丽 听您的话，我有理由大吃一惊，我的眼睛会伤人，我怎么也想不通。万一它们有什么地方冒犯您的话，我可以向您保证，不是由于我的本心。

赖 利 哎呀！它们的顾盼是如此美妙，不会给我带来丝毫羞辱的感觉，相反，我以珍惜我的伤口为我莫大的荣誉，并且……

马斯卡里叶 你们说起话来，调子有一点太高：我们现在用不着这种格调。我们还是更好地利用时间，赶快问明她的……

特吕法耳旦 （在房内。）赛丽！

马斯卡里叶⁽¹⁴⁾ 怎么样？

赖 利 唉呀！好事多磨！这缺德老头子凭什么打搅我们？

马斯卡里叶 好，您走开，我会有话支应他的。

第四场

特吕法耳旦，赛丽，马斯卡里叶和赖利（躲在一个角落里）。

特吕法耳旦 （向赛丽。）你在外头干什么？你有什么急事，我不是不许你跟人讲话吗？

赛 丽 我先前认识这个老实人，你用不着对他起什么疑心的。

马斯卡里叶 这位就是特吕法耳旦老爷吗？

赛 丽 是呀，正是他。

马斯卡里叶 先生，有礼。先生闻名天下，小的敬仰无已，今日得见，快乐之至。

特吕法耳旦 不敢当。

马斯卡里叶 我也许来得唐突；不过我在旁的地方见过她，晓得她神机妙算，善知未来，所以特来请教。

特吕法耳旦 什么！你会妖法？

赛 丽 不是的，我晓得的全是正道⁽¹⁵⁾。

马斯卡里叶 事情是这样的。我伺候的主人，在为他的意中人害相思病，一直希望能把自己的心事说给他心爱的美人听，可是有一条龙守着这绝色女子，他呕尽心血，总是不能接近，尤其使他苦恼、痛苦的，是他新近发现了一个可怕的情敌。所以我来请你指教，他的恋爱有没有多少成功的希望，因为我相信能从你的口里如实听到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消息。

赛 丽 你的主人是应哪一颗星降生的？

马斯卡里叶 应一颗恋爱永不负心的星。

赛 丽 他心爱的女子，你就是不对我说破她的姓名，我凭我的神通，也能推测出来。这位姑娘有的是勇气，即使处境困苦，也知道保持高贵的自尊心；人家在她心里引起的秘密感情，她也轻易不会让外人晓得，不过我知道她的底细，就像是她本人一样，而且做人比她和善，用不了几句话，就能一五一十对你交代清楚。

马斯卡里叶 喝！真是法力无边！

赛 丽 只要你的主人情真意坚，居心善良，就不必担心希望落空；他要攻夺的要塞，并不拒绝谈判，而且情愿投降，所以他是理由乐观点的。

马斯卡里叶 好是好，不过这座要塞有一位司令官，很难通融。

赛 丽 坏就坏在这上头。

马斯卡里叶⁽¹⁶⁾ 讨厌鬼真他妈的讨厌，老盯着我们看！

赛 丽 该怎么做，我来教你。

赖 利 （来到他们跟前。）喂，特吕法耳旦，您用不着担心，他是我特意派来拜望您的。我派这个忠心的用人来看你，一方面向您

致敬，一方面和您谈谈她的事，我希望在最短的期间，从您那儿把她赎出来，只要我们双方把身价议定，就算妥了。

马斯卡里叶 世上会有这种笨蛋！

特吕法耳旦 嘿！嘿！两个人，相信哪一个人好？他们彼此的话，牛头不对马嘴。

马斯卡里叶 先生，这位少爷脑筋不清楚，您不知道？

特吕法耳旦 我知道我知道的。我怕这里头有什么把戏⁽¹⁷⁾。进去，以后再也不许这样抛头露面。至于你们两个家伙，我要是没有猜错呀，准是大骗子，你们想作弄我呀，先把你们的双簧练熟了再说。

马斯卡里叶 这下子可好啦。说老实话，我真还希望他再给我们两个人一顿棍子。您干什么露面呀？干什么像一个冒失鬼，把我说的话全给捅了？

赖 利 我原以为我做得对。

马斯卡里叶 是啊，可真料事如神啦。不过，算啦，我也犯不上大惊小怪；像这一类阴差阳错的事，你干的可多啦，大家已经不拿你那些神不守舍的乱子当回事了。

赖 利 哎呀！我的上帝，为了这么一点小事，我成了罪大恶极的罪人！乱子真就那么大，挽救不回来了吗？不管怎么样，万一你不能把赛丽给我弄到手的话，少说也要想办法破坏赖昂德的计划，别叫他先把美人买走。我怕我待在这儿又碍你的事，我还是走了吧。

马斯卡里叶⁽¹⁸⁾ 很好。说实话，要把我们这档子事办好，银钱是一个又牢靠、又得力的帮手。不过两手空空，也就只好另打主意了。

第五场

昂塞耳默，马斯卡里叶。

昂塞耳默 我的妈哟，我们这世纪是一个怪世纪！我替它害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爱财富的，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难把自己的财富收回来的。今天放出去的债呀，都像胎里的小孩子，快快活活地怀了孕，把它养出来可就费了大劲，钱包包有钱进来，开心得很，可是到期还账，肚子就疼起来了。得啦！两千法郎，不能说少，整整拖了两年不还，好不容易才讨回来。能讨回来，总算造化。

马斯卡里叶⁽¹⁹⁾ 哦！上帝！鸟在当头飞，正好开枪打！且住：我应该凑到跟前，看能不能把他乖乖儿哄住。摇摇篮的词儿，我有的是。昂塞耳默，我方才看见……

昂塞耳默 看见谁？

马斯卡里叶 您的奈利娜。

昂塞耳默 她说我什么，这漂亮的害人精？

马斯卡里叶 她一心都在爱您。

昂塞耳默 她？

马斯卡里叶 她把您爱的呀，真还叫人可怜。

昂塞耳默 你让我开心死啦。

马斯卡里叶 小可怜儿把您爱的呀，就欠多一口气啦。她哭叫个不停：“昂塞耳默，我的心肝，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成亲呀，你什么时候才肯遂我的心愿呀？”

昂塞耳默 可是她为什么一直瞒着不叫我知道呀？女孩儿家，说真的，就会装模作样！马斯卡里叶，不打谎语，你说怎么着？我老虽老，相貌还够招人喜爱的。

马斯卡里叶 可不，说实话，这张脸子还很过得去，就算不是最美的，也是够绝的。

昂塞耳默 所以……

马斯卡里叶⁽²⁰⁾ 所以她就迷上了您，只把您当作……

昂塞耳默 当作什么？

马斯卡里叶 当作男人，要您……

昂塞耳默 要我……？

马斯卡里叶 不顾死活，也要您的钱包包。

昂塞耳默 要……？

马斯卡里叶⁽²¹⁾ 要您抱抱。

昂塞耳默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听我说：你看见她，多对她说我两句好话。

马斯卡里叶 交给我办好啦。

昂塞耳默 再见。

马斯卡里叶 愿上天保佑您！

昂塞耳默⁽²²⁾ 唉呀！我这人可真不会做人啦，你说不定要怪我待你冷淡的。我请你成全我的好事，从你这方面听到一个好消息，没有一点点礼物谢谢你的热心肠。对，我要你记住……

马斯卡里叶 呀！不用啦。

昂塞耳默 我一定要给。

马斯卡里叶 我一定不要。我不是为图利才这么做的。

昂塞耳默 我知道，可是……

马斯卡里叶 不，昂塞耳默，您听我说：我是一个君子人，您这么一来，我就难堪了。

昂塞耳默 那就再见吧，马斯卡里叶。

马斯卡里叶⁽²³⁾ 唉呀！真能唠叨！

昂塞耳默⁽²⁴⁾ 我要经你的手让我的意中人欢喜欢喜；我拿点儿钱给你，买一只戒指送她，或者别的什么小玩艺儿，你看着办吧。

马斯卡里叶 不，留下您的钱吧；您用不着操心，我会送她的。我手边就有一只新式戒指，中她的意的话，您再给我钱好了。

昂塞耳默 好，就替我送给她吧；不过顶要紧的是，你要做的她老心里头想着我一个人。

第六场

赖利，昂塞耳默，马斯卡里叶。

赖 利⁽²⁵⁾ 这是谁的钱口袋？

昂塞耳默 呀！诸天神圣！是我掉的，事后说不定还会冤枉人偷了我的。您这样行好，把钱袋还给我，免得我乱着急，我很感激。我这就回家，把钱存好了。

马斯卡里叶 真会献殷勤，臭殷勤，把我气死！

赖 利 说真的，不是我呀，他就把钱丢了。

马斯卡里叶 的确，您有本事，今天您就显出了一种非常难得的判断力，断送了一种人人眼红的好运。我们要有大进展的，您就老这么干下去吧。

赖 利 怎么啦？我又怎么不好啦？

马斯卡里叶 一个字，蠢：我可以这么说，我也应该这么说。他明明晓得父亲不给他钱，又有一个可怕的情敌死跟在屁股后头，可是我为了帮他忙，露一手儿，豁出去丢脸我一个人丢，有危险我一个人承当……

赖 利 什么？这是……？

马斯卡里叶 是呀，捣乱鬼，是为赎那个丫头，我把钱偷到了手，您又好心好意给我们弄没啦。

赖 利 这么说来，是我错；不过谁猜得到啊？

马斯卡里叶 的确，要特别精明。

赖 利 你就该丢一个眼色给我。

马斯卡里叶 可不，我就该后背长眼睛。看在天老爷的份上，让我安静安静，那些不合时宜的话，也给我们免了吧。换一个人的话，经过这么一回，也许会撒手不管的；不过我这会儿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巴不得马上就见效，问题全在……

赖 利 对，我答应你，我再也不开口，再也不打岔啦。

马斯卡里叶 走吧，您在跟前，我就有气。

赖 利 千万要快哟，怕的是这条计……

马斯卡里叶 我再说一遍，走吧；我这就下手。⁽²⁶⁾只要能照我的想法儿一步一步办好了，这个鬼招儿，怕是再妙不过了。就这么做去……好啊，我要找的人，说来就来。

第七场

庞道耳弗，马斯卡里叶。

庞道耳弗 马斯卡里叶。

马斯卡里叶 老爷。

庞道耳弗 直说了吧，我不满意我儿子。

马斯卡里叶 我的主人？抱怨他的，不是您一个人。他品行恶劣，事事乖谬，我是一时一刻都没法子忍受。

庞道耳弗 我先前总以为你们是一个鼻孔儿出气的。

马斯卡里叶 我？老爷，您这样“以为”不得的。我一来就想法子劝他尽孝道，两个人吵嘴吵了个没完没了。就在眼前，说起伊波莉特的婚事，我们还吵来的。父亲的安排，竟敢抗命，有亏孝道，太不成体统啦。

庞道耳弗 吵嘴！

马斯卡里叶 是呀，吵嘴，吵得可凶啦。

庞道耳弗 这么说来，是我错看了你；我先前以为他无论干什么，你都有份儿。

马斯卡里叶 我有份儿！看看今天这个世道，好人永远出不了头！他雇我当用人，要是您知道我为人多正直的话，您还会掏钱请我当家庭教师呐。可不，我要他安分守己，对他讲的话呀，您不见得会比我多。我一来就对他讲：“少爷，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由着性子胡搞啦，收敛收敛吧。单说上天赐给您的那位正人君子父亲，就多受人尊重；别再伤他老人家的心啦，学学他的好样儿，作一个体面人吧。”

庞道耳弗 言之有理。他拿什么话回答你？

马斯卡里叶 回答我？也就是瞎三话四，欺我老实罢了。其实他心里头，您留下的为人的影响，也不是没有，只是现在做主的不是他的理智。要是您许我斗胆说的话，用不了多久，也费不了什么事，他就会听话的。

庞道耳弗 说好啦。

马斯卡里叶 这是一个秘密，泄露出去，对我会很不利，不过您一向持重，我可以放心说给您听。

庞道耳弗 你讲得好。

马斯卡里叶 您要晓得，少爷爱上了一个女奴隶，才不照您的意思做的。

庞道耳弗 有人对我讲起来的；不过由你讲给我听，印象就更深了。

马斯卡里叶 您看，不是您的心腹，我会……

庞道耳弗 我的确听了高兴。

马斯卡里叶 可是不声不响，就让他回心转意，您愿不愿意？这样就该……我一直害怕有人偷听我们的话，万一他晓得了这些话呀，我就完蛋啦。我说，为了釜底抽薪起见，就该悄不作声，把那迷人的女奴隶买过来，送到外乡去。昂塞耳默和特吕法耳旦相熟，今天上午就好托他帮您买过来。买到手以后，您看重我的话，把她交给我，我认识一些生意人，保险照原来的数目，收回她的身价，到时不由少爷做主，就让人把她带走。因为话说回来，希望他照您的意思结婚呀，就非得把这才冒头的爱情搞掉不可。再说，就算他下定决心照您的意思结婚，只要另一个女孩子在，就能勾起他的旧情，还会对亲事有害的。

庞道耳弗 很有道理；我很喜欢这个主意。我看昂塞耳默去。放心，我一定想法子把这害人的女奴隶赶快弄到手，由你摆布就是。

马斯卡里叶⁽²⁷⁾ 好，我去把这事告诉我的主人知道。诡计和坏包，万岁！

第八场

伊波莉特，马斯卡里叶。

伊波莉特 好啊，坏蛋，你就这样给我帮忙呀！我方才全听见了，我也看到你玩的把戏了。不是这样的话，我说什么也不会相信！你吃骗人这碗饭，吃到我头上来啦！口不应心的东西，你先前答应我，要成全我对赖昂德的心事，我还直在等你成功；他们看中了赖利，要我嫁给他，你说你有计谋、有办法帮我退婚，让我父亲的计划落空，可是现在呐，你做的满不是那么一回子事！不过你先别得意，我晓得一个可靠的法子，破坏你热心做成的买卖。我马上去……

马斯卡里叶 呀！你这人怎么这么急碴儿的！说炸就炸，也不看看有理无理，就对我乱发脾气。我错，你既然这样糟蹋我，就该让你的话应验了，给你一个我不管。

伊波莉特 你还想拿话糊弄我呀？口不应心的东西，我方才听见的话，你能否认吗？

马斯卡里叶 不否认。可是你要晓得，这套把戏不但对你无害，而且完全有利。这个巧妙的主意，看上去像是老幼无欺，正好把两个老头子骗个实在。我利用他们把赛丽弄到手，只是为了把她交给赖利。这样一来，昂塞耳默想了许久的女婿想不到手，大怒之下，就会挑赖昂德作他的姑爷的。

伊波莉特 什么？惹我生气的这套大计划，马斯卡里叶，你是为我想出来的！

马斯卡里叶 可不，是为你想出来的。不过既然效劳不中人意，还得受你这种没来由的恶气，人家报答我的只是高高在上，骂我废物、骂我口不应心、骂我骗人，我还是及早弥补错误，马上住手为是。

伊波莉特 （揪住他。）唉呀！我是一时情急，你就宽恕我，别对我这么认真了吧。

马斯卡里叶 不，不，放我走；你这么不待见，我有办法改变这种做法的。从今以后，你对我的瞎张罗决不会抱怨的。是呀，包你嫁给我的主人就是。

伊波莉特 哎呀！我的乖孩子，别生气啦；我错怪了你，我承认，我错。（取出她的钱口袋。）不过我希望这能挽回我的过错。你能狠得下这个心，把我丢了不管吗？

马斯卡里叶 是呀，我再怎么心狠，也不能丢了你不管，可是你那份儿急脾气也太不像话。你要知道，正派人就怕名誉上受挂累，天下没有比这再伤心的了。

伊波莉特 我的确骂你骂得太不像话；不过这两个路易⁽²⁸⁾会治好你的创伤的。

马斯卡里叶 唉呀！一点儿也不顶事；像这样的打击，我顶受不了。不过我已经觉得气在往下消：朋友之间，有些事是该看开些的。

伊波莉特 你能成全我的好事吗？你以为你那些胆大的计谋，像你说的那样，会帮我如愿以偿吗？

马斯卡里叶 别为这事着急啦，我有的是应付种种变局的办法；一计不成，另有一计，总会成功的。

伊波莉特 你放心好啦，再怎么讲，也不会知恩不报。

马斯卡里叶 就中图利，也不合我的心思。

伊波莉特 你的主人有话对你讲，他在对你招手呐。我走啦，想着把事给我办好了啊。

第九场

马斯卡里叶，赖利。

赖 利 你这家伙在这儿干什么？你应我的话好神啦，可是做起事来，慢悠悠的，我看倒好数第一啦。不是天公作美，使我逢凶化吉呀，我的好事早就完事大吉啦。那样一来，我的幸福吹台，我的喜悦吹台，我要遗恨终生啦。干脆一句话，不是我在场，昂塞耳默就要把女奴隶买到手，我就毫无指望啦。他正要把她带回家去，可是我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费尽口舌，把特吕法耳旦这家伙说怕了，总算没有带走。

马斯卡里叶 第三回！坏事坏到第十回的时候，也好功德圆满啦。唉呀！你这改不过来的笨脑壳，昂塞耳默中了我的计，才干这桩有利的买卖的！他打算把她买过来给我，想不到你鬼迷了心，坏了自己的事。我还会为你的恋爱卖命吗？我宁愿当一辈子大笨驴，变成傻蛋、傻瓜、废物、怪物，也要撒旦⁽²⁹⁾老爷勾你的魂。

赖 利⁽³⁰⁾ 我得把他带到一家酒馆，拿酒平平他的怒气。

第二幕

第一场

马斯卡里叶，赖利。

马斯卡里叶 我这是万不得已，才依顺了您的。我赌咒不管您的闲事，可是我狠不下这个心，现在又为您在冒风险。我这人就是这样好说话。马斯卡里叶一出娘胎就是闺女的话，会怎么样，我不说，您也明白。不过您千万不要以为我好说话，就打乱我安排的计划，背地里杵我一记，叫我白干一场。我还要到昂塞耳默跟前，帮您说句好话，照我们的意思，从中取利。可是今后您再不

小心的话，您喜欢的那个姑娘可就永别了，说什么我也不过问了。

赖 利 不，我一定小心，你相信我，你用不着耽心，你看好了……

马斯卡里叶 那您就记好了。我为您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妙计：老太爷迟迟不死，您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我方才把他杀死，我是说拿话把他杀死。我散布谣言，说老头子忽然中风咽气了，我怕他装死装得不像，还事先骗他去了他的田庄。有人去对他讲，不用说是我出的主意，工人在他的谷仓附近打地基，无意之中挖出了一堆宝物，他马上奔去了，除掉我们两个人，一家人都跟着他下了乡。我今天在每个人的心里把他杀死，还弄了一个假尸替他入土。我最后要您做的就是：把您的角色演好了。说到我这方面，您要是看出我有一字半字的差错，您就敞开儿讲我是傻瓜好了。

赖 利 （一个人。）他要我称心如意，确实是异想天开，把什么怪主意也想出来了。不过赶上你热恋一个绝色女子的时候，为了成就好事，有什么不肯干的？爱情既然能成为犯罪的一种相当漂亮的借口，无伤大雅的诡计也就更好解释了。想着我就要到手的幸福，我也就情不由己，非赞成不可了。我的天！他们可真快当！我看他们已经谈起来了。我准备一下我那个角色去。

第二场

马斯卡里叶，昂塞耳默。

马斯卡里叶 您听到消息，自然要大吃一惊。

昂塞耳默 就这么样儿死啦！

马斯卡里叶 他的确不应该。说死就死，我不满意他这一手儿。

昂塞耳默 连害病的时间也没有！

马斯卡里叶 是呀，从来还没有人死得这么快过。

昂塞耳默 赖利怎么样？

马斯卡里叶 他打自己，看什么也不顺眼，浑身上下是浮伤、是肿疱，闹着要跟他的爸爸到坟里去，闹到后来，我看他太苦恼，怕他当着死人过分伤心，会跟自己过不去，就急急忙忙把死人入殓了。

昂塞耳默 不管怎么样，你都应该挨到天黑才好，慢说我还想见他一面，而且埋早了，往往等于谋害，看上去像是死了，其实没有死。

马斯卡里叶 我担保他是真死。不过还是接着谈我们方才的话吧。赖利希望给父亲来个大出丧，表表他的孝思，安慰安慰死者，死者看见身后事这样体面，也可以稍稍瞑目了。他继承的财产很多，不过他料理家务是一个生手，一时又欠头绪，而且产业大半不在本地，眼前有的只是一些字据，所以他求您宽恕他方才的冒犯，至少借他一笔钱，成全他这最后的孝思……

昂塞耳默 你已经对我说过了，我这就看他去。

马斯卡里叶⁽³¹⁾ 至少到眼下为止，一切顺利，只要以后能想法子总照这种步伐走，也就好了。怕的是船靠码头遇到暗礁，我还是眼到手到，亲自来领港吧。

第三场

赖利，昂塞耳默，马斯卡里叶。

昂塞耳默 我们出来吧。看见他裹的那副怪样子，我难过极了。噫！一眨眼的工夫！今天早上还活着！

赖 利⁽³²⁾ 哇哇！

昂塞耳默 有什么办法？好赖利，他到了儿是人，就连罗马也发不出免死券的。(33)

赖 利 哇哇！

昂塞耳默 死对人从来不存好心，提防也不喊一声，就把人打倒了。

赖 利 哇哇！

昂塞耳默 这残忍的野兽一口咬住了人，你再怎么求，也不会松口的：每个人要挨这一口。

赖 利 哇哇！

马斯卡里叶 您白劝解，哀痛在他心里长了根，拔不掉的。

昂塞耳默 我的好赖利，你听了这些劝告，即使一定要伤心，也该想法子节哀才是。

赖 利 哇哇！

马斯卡里叶 他才不呐，我晓得他的脾气。

昂塞耳默 还有，听你的底下人讲，你给父亲发丧要钱用，我现在给你带来了。

赖 利 哇哇！哇哇！

马斯卡里叶 他听了这话，越发难过了！他一想到这场飞祸，就像自己要死一样。

昂塞耳默 你看一眼老头子的字据，就知道我欠他的钱比这大多了，不过即使我一个钱也不欠你的，你照样可以随意使用我的财产。拿去吧，我乐意效劳，以后你会明白的。

赖 利 （走开。）哇哇！

马斯卡里叶 我们少爷真是万分哀伤！

昂塞耳默 马斯卡里叶，他亲手给我写一张收据，那怕是寥寥两个字，我相信也没有什么不合适。

马斯卡里叶 哇哇！

昂塞耳默 世事是多变的。

马斯卡里叶 哇哇！

昂塞耳默 我要的收据，叫他写出来吧。

马斯卡里叶 嘻！照他现在的样子，怎么满足得了您啊？等他不痛苦了再说吧。他心里一不那么难过了，我马上就想法子让他给您立一张借据。再见啦，我觉得心里难过得不得了，我去陪他哭个痛快！哇哇！

昂塞耳默 （一个人。）尘世充满了苦难，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受折磨，人生从来就……

第四场

庞道耳弗，昂塞耳默。

昂塞耳默 呀！诸天神圣！吓死我啦！庞道耳弗的游魂出现！愿他得到安息！他这一死，脸也瘦了！唉呀！求你别挨近我，我就厌恶和死鬼在一起！

庞道耳弗 怎么吓成这副怪样子？

昂塞耳默 你待在远处告诉我，你做什么回到阳间来。你要是为了和我告别，不辞辛苦，你未免太客气啦，我实在担当不起。要是你的阴魂有罪，找人祷告，唉呀！我答应你也就是了，千万别吓唬我。我以魂飞胆裂的人的诚意，立刻为你祷告上帝，你一定会满意的。

求你快快走开！

但愿上天施恩，

保佑阁下大人

健康而又欢欣！⁽³⁴⁾

庞道耳弗 （笑。）我又是气，又不由自己觉得好笑。

昂塞耳默 唉呀！你一个死了的人，也这么开心！

庞道耳弗 把活人当死人看，你倒说，是开玩笑，还是发疯？

昂塞耳默 唉呀！你明明死啦，方才我还看见尸首来的。

庞道耳弗 什么？我会咽气，自己不觉得？

昂塞耳默 马斯卡里叶一给我报丧，我就难过得要死。

庞道耳弗 倒说，你是睡着，还是醒着？你认识我不？

昂塞耳默 你的身子是空气给你扮出来的，过一时就会变成另一副模样。我顶怕看见你变成一个巨人，脸也丑得出奇。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变成怕人的模样，现在已经够我胆战心惊的了。

庞道耳弗 像你这样头脑简单，轻于相信，昂塞耳默，要是在别的时候的话，我也许会看成一种有趣的游戏，凑趣延长一下，可是宝物出土的谣言，半路上就有人给我戳穿了，现在又说什么我死了，自然就要引起我正当的疑心。马斯卡里叶是一个坏蛋、坏到不能再坏的坏蛋，不懂得什么叫作害怕，也不懂得什么叫作疚心，跟人捣乱，有的是馊主意。

昂塞耳默 难道会开我的玩笑，把我骗了？唉呀！我的理智，你可真算漂亮啦！让我摸摸他看：的确是他。妈的我今天可真成了笨蛋！你行行好，别把这事张扬出去，人家会演成戏，出我的丑的。不过庞道耳弗，我拿出来埋你的钱，你亲自帮我弄回来吧。

庞道耳弗 你说什么？钱！啊哈！原来是为了这个！现在到了事情的节骨眼儿！活你的该！我呀，我管不着！我去把事情打听明白，只要能把马斯卡里叶捉住呀，出什么代价，我也要绞死他。

昂塞耳默⁽³⁵⁾ 我呐，大傻瓜，轻易就相信一个无赖的话，害得我今天又破财，又成了冤大头。说实话，头发都半白了，还一来就干蠢事，也不细想想风言风语的来历，真是胡涂透顶！不过我看见……

第五场 赖利，昂塞耳默。

赖 利 现在，我有了这笔买路钱，就容易拜望特吕法耳旦了。

昂塞耳默 依我看来，你不哀痛啦。

赖 利 您说到哪儿去啦？终身之忧，一日不可忘怀，在我是绵绵无尽期的了。

昂塞耳默 我回来就为实对你说，方才我没有对你交代清楚，原来那些路易，看上去像很不错，其实也有假的，是我无意之中掺在里头的。我现在带了钱来调换。我们国里造假钱的太多了，胆大妄为，简直没有一个钱不惹人疑心的。我的上帝！把他们全绞死了，真是一桩好事！⁽³⁶⁾

赖 利 你肯调换，我很高兴，不过我看过了，里头没有一个假的。

昂塞耳默 是真是假，我认得出来；你给我看，给我看看就知道了：全在这儿吗？

赖 利 全在。

昂塞耳默 太好啦！我总算又把你们捞回来了，我的宝贵儿钱，进我的衣服口袋来吧。至于你呀，我的大骗子，成了两手空空。你杀

死身体健康的人啊？那你又怎么收拾我这瘦弱的老丈人啊？家伙！我会看中这么一位娇客，会把你当作一位规行矩步的女婿！去，去，你就该惭愧死，疚心死！

赖 利⁽³⁷⁾ 没的说，我上当啦。真想不到！他怎么这么快就识破诡计了呢？

第六场 马斯卡里叶，赖利。

马斯卡里叶 怎么？您已经出来啦？我到处找您。怎么样？我们总算大功告成了吧？顶呱呱的捣乱鬼，我让他试六回，也没有我棒。来，拿钱给我，买我们的女奴隶去，您的情敌过后有的吃惊的。

赖 利 唉呀！我的乖孩子，时运变啦！你想得出我的命有多苦吗？

马斯卡里叶 什么？出了什么事？

赖 利 昂塞耳默识破了计，冒说钱里头有假的要换，现在又把借给我们的钱全收回去了。

马斯卡里叶 您大概是说笑吧？

赖 利 再真不过啦。

马斯卡里叶 当真？

赖 利 当真。我难过得要命。你要暴跳如雷啦。

马斯卡里叶 我，少爷？怒火伤身，傻瓜才生气。不管结局如何，我要自得其乐。赛丽最后自由也好，当奴才也好；赖昂德买她也好，她待下来也好；对我说来，就像这个一样⁽³⁸⁾，满不在乎。

赖 利 呀！千万别对我这样漠不关心。这么一丁点儿的粗心，你就看开了吧。最后的祸事不算，你也好否认我称职吗？就拿假出丧

来说，我装孝子装得人人上当，连最老练的人不也信以为真了吗？

马斯卡里叶 您确实有理由夸口。

赖 利 好啦！我有罪，我情愿领罪；可是你关心我的话，就帮我把这场祸事打消了吧。

马斯卡里叶 您饶了我吧，我没有闲工夫。

赖 利 马斯卡里叶，我的好人。

马斯卡里叶 不成。

赖 利 赏我这个脸吧。

马斯卡里叶 不，我什么也不干。

赖 利 你待我心狠，我要寻死的。

马斯卡里叶 请便，你不妨试试。

赖 利 我不能感动你吗？

马斯卡里叶 不能。

赖 利 你看见剑出鞘了吗？

马斯卡里叶 看见啦。

赖 利 我要刺死自己。

马斯卡里叶 你高兴怎么着就怎么着。

赖 利 你见死不救，会不会疚心呀？

马斯卡里叶 不疚心。

赖 利 永别了，马斯卡里叶。

马斯卡里叶 永别了，赖利先生。

赖 利 什么？……

马斯卡里叶 快动手吧：唉呀！扯起闲话来，老没个完！

赖 利 家伙，你要我做傻瓜、抹脖子，好剥我的衣裳。

马斯卡里叶 这些先生们呀，别看赌咒要寻死，今天就没有一个急着去寻死的：全是装腔作势，我有什么不知道的？

第七场

赖昂德，特吕法耳旦，赖利，马斯卡里叶。

(39)

赖 利 我看见了谁？我的情敌和特吕法耳旦在一起！他把赛丽买走啦！呀！我吓掉了魂！

马斯卡里叶 毫无疑问，他能做到的，他一定做；有钱的话，他想做的，就能做到。我呀，倒也开心，这就是你粗枝大叶、犯急性病的报酬。

赖 利 我该怎么办好？说吧，指点指点我。

马斯卡里叶 我不会。

赖 利 你闪开，我去跟他较量较量。

马斯卡里叶 有什么用？

赖 利 你要我怎么挽回呀？

马斯卡里叶 得啦，我就饶了您吧。我对你又一次起了可怜的心思。

让我研究研究他；我相信我用比较和气的办法⁽⁴⁰⁾，会打听出来他的底细的。⁽⁴¹⁾

特吕法耳旦⁽⁴²⁾ 回头你派人来，就算定局啦。⁽⁴³⁾

马斯卡里叶⁽⁴⁴⁾ 我应该钓他上钩，成为他的心腹，才好打乱他的计划。

赖昂德⁽⁴⁵⁾ 托庇上天，我的幸福现在摆脱风险啦；我如今是一劳永逸，不用再耽心啦。从今以后，情敌尽管兴风作浪，也奈何不得我了。

马斯卡里叶⁽⁴⁶⁾ 哎哟！哎哟！救命啊！杀人啦！救命啊！有人打我！
哎哟！哎哟！哎哟！哎哟！哎哟！哎哟！坏东西！杀人犯！

赖昂德 哪儿有人喊救？什么事？他们怎么你啦？

马斯卡里叶 人家揍了我两百记棍子。

赖昂德 谁揍你？

马斯卡里叶 赖利。

赖昂德 为什么？

马斯卡里叶 为了一点小事，他赶我走，还狠打了我一顿。

赖昂德 呀！他可真不应该！

马斯卡里叶 可是我呀，除非办不到，我赌大咒要报这个仇。对，上帝不会饶你的，我要你看看，平白无故给人一顿呀，不成。我是底下人，可也是正经人，我给你当了四年听差，说什么你也不该揍我，活作践我，把肩膀打得这么疼。我对你再说一遍，我要想法子报仇的。你看上了一个女奴隶，要我给你弄到手，我宁可让别人抢了你的，也不给你，做不到呀，鬼抓了我去！

赖昂德 你听我说，马斯卡里叶，别这么生气啦，我一向就喜欢你，很盼望有你这么一个精明、忠心的底下人，能有一天给我当差。所以你觉得相宜的话，愿意跟我的话，我就用你了。

马斯卡里叶 敢情好，少爷。尤其难得的是，上天有眼，我服侍您，就抓住报仇的机会。我卖力气让你称心如意，这期间也就正好收拾我的仇人。一句话，凭我的鬼招儿，赛丽就会……

赖昂德 我的爱情已经给自己找到了门道。我方才把她买到了手，我出的价钱，像我那样爱她，就不算多。人家是什么缺点也没有。

马斯卡里叶 什么？赛丽已经成了您的啦？

赖昂德 我能完全做主的话，你这就见到她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做主的是我的父亲。我收到他给我写的一封信，硬要我娶伊波莉特，所以我真怕这事传到他的耳朵，招他生气。我才从特吕法耳旦家里出来，故意说成是为别人进行生意，我付过了钱，和他约定，拿我的戒指为凭，见到戒指，不问来人是谁，就把赛丽交给来人带走。不过我要先想一个法子，赶快找一个安全地点，不让旁人看见那可爱的女奴隶，就藏好了。

马斯卡里叶 我有一个老亲戚，住家离城不远，我可以让他把房子借给您用，您可以把她安安全全藏在那儿，不让一个人知道底细。

赖昂德 说真的，你这话正合我的心思。拿好了，替我去把美人接出来。特吕法耳旦一看见我的戒指，就会把她交给你的。你再把她领到你说起的房子……嘘！伊波莉特就在我们后头。

第八场

伊波莉特，赖昂德，马斯卡里叶。

伊波莉特 赖昂德，我有一个消息跟你讲，不知道你爱听还是不爱听？

赖昂德 要判断明确，还能即刻回答，就非知道消息不可。

伊波莉特 那你陪我到神庙去，我在路上说给你听。

赖昂德⁽⁴⁷⁾ 去，快把事给我办好。

马斯卡里叶⁽⁴⁸⁾ 对，我要照我的方式给你办事。从来世上可曾有过一个更走运的人？啊！赖利回头要快活死了！想不到我们会这样弄到他的情人！想不到眼巴巴望着祸害，望到了全部幸福！还是情敌给他制造幸福！大功告成以后，我希望有人把我当作英雄，给我画像，头戴桂冠，画像底下用金字写着：“坏包皇帝，马斯卡里叶万岁！”⁽⁴⁹⁾

第九场

特吕法耳旦，马斯卡里叶。

马斯卡里叶 喂！

特吕法耳旦 你有什么事？

马斯卡里叶 你看看这只戒指，就晓得我的来意了。

特吕法耳旦 是的，我认识这只戒指。我去叫女奴隶来，你在这儿等一下。

第十场

信差，特吕法耳旦，马斯卡里叶。

信 差⁽⁵⁰⁾ 老爷，麻烦您告诉我一个人……

特吕法耳旦 谁？

信 差 我想这个人叫特吕法耳旦。

特吕法耳旦 你找他有什么事？我就是。

信 差 也就是送这封信给他。

信⁽⁵¹⁾ “上天垂怜，使我新近获知一喜讯，即小女于四岁时为匪人所拐，改名赛丽，现售于贵府为奴。亲亲之情，人皆有之，阁下当能体验此情，视同己出，将我心爱之小女暂留贵府。我当即日启程，亲来领取，并向阁下致谢照拂小女之恩，是阁下为我造福之日，亦即阁下纳福之日也。”堂·派德洛·德·古日曼，孟塔耳卡乃侯爵，寄自马德里。

特吕法耳旦⁽⁵²⁾ 把她典押给我的那些人，难得有几句话可以相信的，不过他们先前对我说过，不久会有人来赎她的，我不会吃亏的。可是我今天急不能待，眼看着就要失去大好的机会。⁽⁵³⁾你迟来一刻，就要空跑一趟了。我正要把这位姑娘给他带走。不过还来得及，我照办就是。⁽⁵⁴⁾我方才念这封信，你也听见了，你对派你来的人讲，我不能照约行事，他来收钱好了。

马斯卡里叶 可是你这样一来，对他就很不公道了……

特吕法耳旦 去吧，别啰嗦啦。

马斯卡里叶⁽⁵⁵⁾ 噫！会收到这么一封倒楣的信！天公不作美，我的希望统统落空！不迟不早，从西班牙来了这个信差，雷怎么一路不劈了他，雹子不一路砸了他！说实话，像这样美好的开场，从来还没有过，想不到一转眼间，就变成这么可怜的下场！

第十一场

赖利⁽⁵⁶⁾，马斯卡里叶。

马斯卡里叶 您现在有什么喜事，会这样开心？

赖 利 让我笑够了再告诉你。

马斯卡里叶 好，敞开儿笑吧，我们本来该笑嘛！

赖 利 啊哈！我再也不会挨你抱怨了。你一来就冲我嚷嚷，说我打乱了你所所有的诡计，今后，你再也不会这么说我了。我使了一个绝妙的鬼招儿；不错，我性子急，有时候好发脾气，可是我开动了脑筋呀，只要我高兴开，就谁也跟不上我的心思活动。我讲过以后，连你也得承认，世上就没有人能想出那种鬼主意来。

马斯卡里叶 那就让我听听您开动脑筋都干了些什么。

赖 利 方才看见特吕法耳旦和我的情敌在一起，我吓了一跳，希望自己也能想出一个抵抗的法子，于是我就聚精会神，深思熟虑，制订了一条巧计。你老夸耀你的计谋妙，这回跟我的一比，毫无疑问，是低了一着。

马斯卡里叶 到底是什么？

赖 利 啊哈！请你听我慢慢道来。所以我就连忙写了一封假信，作为一位大贵人写给特吕法耳旦的，说他邀天之幸，得知他有一个女奴隶，名字叫作赛丽，原来就是他的女儿，从前为匪人所拐，他打算把她接走，求他加意照拂，千万不要转手。他特为这事离开西班牙，并且一定会为他的热心肠重谢他，决不能让他后悔不该作成他的幸福。

马斯卡里叶 好极。

赖 利 你听我说：更好的还在后头。我说起的那封信，于是就送出去了，可是你猜怎么着？信去的恰是时候，信差告诉我，不是这个滑稽主意呀，会有人把她带走的，那家伙的样子可尴尬啦。

马斯卡里叶 您干这一手儿，有没有跟魔鬼打交道？

赖 利 是呀，你想不到我会下这么一步高棋吧？少说你也应该赞扬赞扬我的主意和我破坏情敌的如意算盘的心计。

马斯卡里叶 照您的功劳赞扬赞扬，我缺乏辞令，也没有那份儿才气。可不，表扬这种高贵的努力、这种有目共睹的美好的战绩、这种不输于任何人的开动脑筋的伟大和少有的成果，我的口齿笨拙，无济于事。我希望自己能有所有学问精深的人们的口齿，用美丽的诗句或者熟练的散文告诉您，而且即使有人不同意，我也要这样说：您怎么活下来，永远怎么活下去。这就是说，您是一脑门子的官司：您是思路不清，总往歪里想；您是见识全无；您是判事不明；您是一个捣乱鬼、一个大笨蛋、一个急躁鬼、一个冒失鬼，一个什么又什么……我说一千回也说不完全：这就是我用三言两语奉献给您的歌功颂德的话。

赖 利 告诉我你为什么生我的气。我做错什么事了吗？把话给我说清楚。

马斯卡里叶 不，您没有做错什么事。可是别跟我走。

赖 利 我跟你跟到天涯海角，也要知道这个底细。

马斯卡里叶 真的？那就好吧，把您的两条腿准备好，因为我这就给您机会练练腿。

赖 利⁽⁵⁷⁾ 他丢下我跑啦！嘻！莫名其妙的祸事！他对我说的这番话，我怎么了解才是？我给自己惹下什么乱子啦？

第三幕

第一场

马斯卡里叶。

马斯卡里叶 （一个人。）我的慈悲心肠，你就住嘴，别唠叨了吧；你是一个傻瓜，我不听你那一套。对，我的忿怒，我承认你有道理：一趟又一趟补救捣乱鬼惹的乱子，未免太有涵养。我那些漂

亮的出手，让他搅了一个稀里哗啦，也该撒手不管啦。不过我们还是平心静气地理论理论看：我应当使性子，可是我现在使性子的话，人家就要说我一筹莫展，知难而退了。你多次为自己赢得广大的声誉，人人夸你是了不起的坏包，从来没有人看见你束手无策过，可是这么一来，公众对你的敬重，岂不成了镜花水月？唉呀！马斯卡里叶，事关荣誉，非同儿戏，你的高贵工作，千万中断不得，不管主子怎么惹你生气，也要完成，不是为了他的感激，而是为了你的名声。可是一池清水，被这多事的家伙搅成了浑水，你又有什么好做的？⁽⁵⁸⁾你眼睁睁望着他时时刻刻坏你的事，你想拦住这股急流也拦不住，大水一转眼就把你经营的画栋飞梁冲走了。得啦，我就再做一回好事吧，不管结果如何，卖卖力气。他再破坏我到手的机会有话，我抽身不管，也还不迟。⁽⁵⁹⁾其实我们的事情还不算糟，只要我这么做，能打退他的情敌，赖昂德最后心灰意懒，给我留下一整天照计行事，也就成了。说着说着，我心里就来了一条妙计，只要我不再有这种困难要我克服，我敢说大功一定告成。好，让我看看他的痴情是不是还像先前那样执着。

第二场

赖昂德，马斯卡里叶。

马斯卡里叶 少爷，您那位先生不守信用，害我白跑了一趟。

赖昂德 他本人已经对我交代过了，不过并不那么简单，我把内情全打听出来了，什么埃及人的拐骗喽、一位大贵人是父亲喽、要离开西班牙到本地来喽，不过是赖利妄想破坏我们买赛丽的生意，使出来的一种诡计、一种滑稽手段、一种骗人的故事、一种无稽之谈罢了。

马斯卡里叶 想不到这么坏！

赖昂德 可是特吕法耳旦让这无稽之谈吓破了胆，居然信以为真，说什么也不肯改变主张。

马斯卡里叶 这样一来，从今以后，他要看守好了她，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好想。

赖昂德 起先我觉得她可爱，现在呀，我简直入了迷。为了把她弄到手，我心里盘算，好不好铤而走险，表示我的信义，改变她的命运，提高她的地位，和她结婚。

马斯卡里叶 你真还打算娶她！

赖昂德 我说不上来；她的身世虽然有些地方不怎么清楚，可是她的仪容和她的人品，有意想不到的魅力，打动人心。

马斯卡里叶 您说什么，她的人品？

赖昂德 什么？你唧咕些什么？有话说出来，人品怎么啦？给我解释清楚。

马斯卡里叶 少爷，您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我也许顶好还是不说为妙。

赖昂德 不，不，说出来。

马斯卡里叶 那么，好，我就大发慈悲，把真情说给您听吧。这个姑娘……

赖昂德 讲下去。

马斯卡里叶 一点儿也不拿乔；她私下里大开方便之门；您听我说，她那颗心根本不是石头做的，不管什么人，只要迎合得了她的心思，就全好办。她做出天真的模样，要人把她看作正经女人。我说这话，有的是真凭实据。您知道我在这方面还算内行，耍这种把戏，瞒不了我。

赖昂德 赛丽……

马斯卡里叶 可不，她那副冷若冰霜的模样，完全是摆出来给人看的，人品对她说来，只是一个影子，钱包里头放出一道阳光来，我不说你也明白，影子就不见了⁽⁶⁰⁾。

赖昂德 噫！你说什么？这样的话，我也好相信吗？

马斯卡里叶 少爷，信不信由您，关我什么事？对，别信我的话，照您的计划做去，带走这个鬼丫头，跟她结婚吧：全城的人要为这种热心肠感谢您的，因为您娶她等于娶公共财产。

赖昂德 天下会有这种出人意外的怪事！

马斯卡里叶⁽⁶¹⁾ 他上钩啦。放胆子干吧，只要他是真上钩，我们就算把脚上的刺拔掉了。

赖昂德 是的，听了这番话，我就像挨了雷打一样。

马斯卡里叶 什么！您会……？

赖昂德 你到邮局去一趟，看有没有我盼望的一封信来。⁽⁶²⁾ 谁能不上当啊？他说的话是实在情形的话，世上找不出第二张脸的模样更能骗人的啦。

第三场 赖利，赖昂德。

赖 利 看你心事重重的，为了什么事呀？

赖昂德 你说我？

赖 利 正是。

赖昂德 我根本没有心事。

赖 利 我看出来了，你是为了赛丽。

赖昂德 这种小事，我就不在心上。

赖 利 可是你为她费尽了心机。不过也应该这么说，因为枉费心机了。

赖昂德 我迷恋她的风情，就够蠢的了，可是再怎么，也不玩你那些花招儿？

赖 利 哪些花招儿？

赖昂德 我的上帝，我全知道。

赖 利 知道什么？

赖昂德 你从头到尾耍的手段。

赖 利 你的连篇怪话，我一句也不懂。

赖昂德 假装不懂呀，听便。不过你听我说，不必再耽心啦，我和你竞争那种财产，感到遗憾。我爱极了守身如玉的美人，可是决不追逐一个伤风败俗的女子。

赖 利 慢着，慢着，赖昂德！

赖昂德 啊哈！你可真好！得，我再对你说一遍，伺候她吧，别瞎起疑心啦。你很可以把自己说成最走运的人的。她的美貌确实不同寻常，不过此外也就很寻常了，大可相抵。

赖 利 赖昂德，这种不入耳的话，还是少说为是。你为了她，爱怎么对付我就怎么对付我，可是千万别拿脏话作践她。你要知道，尽着人说我的女神的坏话，我会怪自己太懦怯的。我容忍得了你的爱情，可是我说什么也不要听你那些中伤的话。

赖昂德 我说这话是有来源的。

赖 利 谁对你说这话，谁就是坏蛋，谁就是无赖。我不许人糟踏这位姑娘，我清楚她的。

赖昂德 可是审问这样的案件，马斯卡里叶是一位胜任的法官。判她有罪的就是他。

赖 利 马斯卡里叶？

赖昂德 正是。

赖 利 他以为信口雌黄，诽谤一位正经姑娘，我也许会一笑置之，我打赌他要改口的。

赖昂德 我呀，打赌不会。

赖 利 家伙！他要是对我坚持这种谎话呀，就乱棍把他打死。

赖昂德 我呀，他要是不证明他对我说过的话呀，就当场削掉他的耳朵。

第四场

赖利，赖昂德，马斯卡里叶。

赖 利 好，好，他来了。过来，狗东西。

马斯卡里叶 什么事？

赖 利 你这一味骗人的烂舌根子，竟敢糟踏赛丽？像她那样人间少有的人品，出污泥而不染，你也竟敢诽谤？

马斯卡里叶⁽⁶³⁾ 别急，这话是我编派出来的。

赖 利 不，不，用不着作眉眼，用不着打哈哈。我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哪怕是亲兄弟，我也决不善罢甘休。竟敢作践我的意中人，等于是把我的心挖出来。这些手势呀，都无济于事。你对他说什么来的？

马斯卡里叶 我的上帝，别找我的碴儿，要不，我就走啦。

赖 利 你逃不掉。

马斯卡里叶 哎哟！

赖 利 说，招出来。

马斯卡里叶⁽⁶⁴⁾ 放我走，你听我说，这是计。

赖 利 快讲，你说什么来的？看看我们谁对。

马斯卡里叶⁽⁶⁵⁾ 我说过我说了的，你就别生气啦。

赖 利⁽⁶⁶⁾ 啊！我要让你换一个样子说话。

赖昂德⁽⁶⁷⁾ 住手，犯不上生这么大的气。

马斯卡里叶⁽⁶⁸⁾ 世上会有这种死脑壳！

赖 利 我这口恶气非出不可！

赖昂德 你要当着我的面打他呀，太过分。

赖 利 什么！我没有权力处分我的底下人？

赖昂德 怎么，他怎么会是你的底下人？

马斯卡里叶⁽⁶⁹⁾ 糟糕！他要全知道啦。

赖 利 就算我有意把他打死，又怎么样？他是我的听差。

赖昂德 现在是我的。

赖 利 真会开玩笑！怎么成了你的？明明……

马斯卡里叶 （低声。）⁽⁷⁰⁾ 别急。

赖 利 哼！你有什么好讲的？

马斯卡里叶 （低声。）⁽⁷¹⁾ 唉呀！这个红了眼的败事精！什么事都要坏在他手上！随你怎么打手势，他就是不理睬！

赖 利 赖昂德，你自己做梦，还要我相信。他怎么不是我的听差？

赖昂德 他不是做坏了什么事，让你辞掉了吗？

赖 利 我不懂你的话。

赖昂德 你不是大生其气，臭打他来的？

赖 利 没有的事。我？打他，赶走他？赖昂德，你在寻我的开心，要不，就是他在寻你的开心。

马斯卡里叶⁽⁷²⁾ 说下去，说下去，败事精，你在成全你的好事！

赖昂德⁽⁷³⁾ 这么说来，挨打这话是假的！

马斯卡里叶 他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他的记性……

赖昂德 不，不，那些手势就说明你心里有鬼。对，我真还疑心你在搞什么鬼把戏。不过你编派你的，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就是。对我说来，他打开我的亮眼，看出你愚弄我的动机，也就很上算了。我一直相信你的假热心肠，如今会这么便宜就脱身，也算造化：这和“奉劝读者，当以此为鉴”效果相同。再见，赖利，再见，您的卑微的仆人。⁽⁷⁴⁾

马斯卡里叶 勇敢呀，我的孩子，我们有好运陪伴，举起剑来，冲上前去，扮演杀害无辜的奥利柏里屋斯吧。⁽⁷⁵⁾

赖 利 他说你诽谤……

马斯卡里叶 所以您见不得我用计，使他误会？可是他这一误会不要紧，您就占了便宜，他的爱情差不多就烟消云散了。不，人家心地率直，决不行诈。我费了老大心思糊弄住他的情敌，眼看他的情人就要落到我的手里，他来了一封假信，把事坏了。我有意给他的情敌拉后腿，我的勇士立刻出马，打开他的亮眼，我白给他做手势，暗示这是计，没有用，他一马当先，不揭底，决不罢

休：这种开动脑筋的伟大和崇高的成果，不输于任何人！这是一件稀世之宝，简直就该献给国王，摆在御书房！

赖 利 我不奇怪我会给你泼冷水，你要做的事，不告诉我知道，泼你一百回冷水也免不了。

马斯卡里叶 那就活该。

赖 利 你要恼我恼得有道理，少说也该让我知道一些你的计划。可是我对你的情形一无所知，自然就老要出岔子了。

马斯卡里叶⁽⁷⁶⁾ 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位剑法大师的，你在任何危险场合，都是你来我去，横冲直撞，杀法奇绝⁽⁷⁷⁾。

赖 利 过去的事，说也白说，就搁下不说了吧。反正我的情敌奈何不得我，我靠你的本事……

马斯卡里叶 我们就谈谈别的，不提这话了吧。可不，我是一肚子的气，不就那么容易平息下来的。您先帮我一个大忙，随后再看我该不该成全您的好事。

赖 利 这点儿小事，我不会拒绝的。说吧，你要用我的血，还是要用我的胳膊？

马斯卡里叶 看他想到什么地方去啦！您就像那些决斗的副手，拔剑比掏一枚太司东⁽⁷⁸⁾，往往容易多了。实际需要的是太司东。

赖 利 那么，你要我干什么？

马斯卡里叶 就是：一定要把老爷的气给平下来。

赖 利 我们已经和好了。

马斯卡里叶 对；不过可不是为的我。我今天早上为了您的缘故，散布谣言，说他死了。想到这上头，他就受不了。⁽⁷⁹⁾像他这样的老年人，什么死呀死的，就像几把刀子杵在他心里头，别看他们天

年快到了，想起死来，就不开心。所以老头子别看年纪大，总想多活几天，决不许人在这方面开他的玩笑。他害怕恶兆，有人告诉我，他生我的气，到法院把我告下来了。万一牢监成了我的公馆，我害怕我住在里头，心满意足，就不肯出来了。法院老早就为我出了许多告示，因为，话说回来，在这该死的世纪，从来有道德就有妒忌，所以一向道德就受迫害。去劝他把心肠软下来吧。

赖 利 好，我去劝他，可是你也要答应……

马斯卡里叶 唉呀！我的上帝，那还用说！⁽⁸⁰⁾ 家伙，累了这老半天，也该喘喘气，暂时停止我们的诡计，别总像一个折腾鬼，折磨自己。反正赖昂德乱了步伐，不能为害了；赛丽被人看管起来，坏在那封假信上……

第五场 艾尔嘎司特、马斯卡里叶。

艾尔嘎司特 我有一个重要的秘密告诉你，到处找你找不到。

马斯卡里叶 什么事？

艾尔嘎司特 有没有人在跟前偷听？

马斯卡里叶 没有。

艾尔嘎司特 咱哥儿俩的交情，嫡亲兄弟也跟不上，我晓得你那些计划跟你主人的爱情。你千万要当心，赖昂德搞了一群人来抢赛丽；他晓得在这些日子里，本区有些妇女，常常在晚上戴着面具，来看特吕法耳旦，所以他心想组织一队戴面具的，就进得了他的大门，听说已经安排停当啦。

马斯卡里叶 是吗？好的。他还没有称心如意，我来得及从中打劫的。有来有去，他进攻他的，我正好将计就计，让他有进无退，尝尝我的厉害，也好领教领教我有多大的才分。再见，下次碰头，不醉不休。⁽⁸¹⁾这抢亲的计划倒也不错，有利的部分大可借用一下，来它一个不同寻常的巧妙的袭击，反正无险可冒，碰碰运气也还值得。我戴上面具先下手，赖昂德一定来不及和我们作对。这样一来，我们把人抢到手，他后来一步，开销就全归他负担了。⁽⁸²⁾他的计划差不多已经走漏风声，疑心永远落在他的头上，乱子就算惹下了。一切有他承当，有后果我们也不害怕。正是，不屑锣鼓喧天，便好因人成事。妙哉！妙哉！我这就去找一些弟兄来，把面具戴上：要他们做好准备，一刻迟延不得。我晓得他们的巢穴，可以不费手脚，就能立时找到人手和用具。⁽⁸³⁾看吧，我会大显身手的。上天既然把捣鬼的本事给了我，我就决不会像那些小气鬼，藏起上帝送给他们的才分不用。

第六场

赖利，艾尔嘎司特。

赖 利 他打算带他的假面人手把她抢走？

艾尔嘎司特 消息再可靠不过：他那群人里头，有一个人把这个计划透露给我，我马上跑来找马斯卡里叶，一五一十说给他听，他当时就想出了一条妙计，破坏他们的阴谋去了。凑巧遇见您，我以为应该全告诉您才是。

赖 利 你通风报信给我，我太感激你了。你走吧，我不会忘记你待我的好意的⁽⁸⁴⁾。我那坏蛋一定是跟他们捣乱去了。不过我也想出一把力，帮他把事搞成了。我不能由人说，自己的事，也袖手旁观，像树桩子一样，动也不动。时候差不多啦，他们看见我，要吃一惊的。噍！我怎么不带着我的骑兵铙啊？⁽⁸⁵⁾可是谁想跟我作

对，谁就来吧，我有两把好手枪，我的剑也锋利无比。喂！有人吗？有话告诉你。

第七场

赖利，特吕法耳旦。⁽⁸⁶⁾

特吕法耳旦 什么事？是谁找我？

赖 利 府上的大门，今天晚上当心关好。

特吕法耳旦 做什么？

赖 利 有些人戴了面具，来府上表演，是闹事来的：他们想抢走赛丽。

特吕法耳旦 哎呀！诸天神圣！

赖 利 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一定到这儿来了。你待着别走，你在窗户那边全看得见的。好！我没有说错吧？你看见他们来了没有？别做声，我要你当面看我出他们的丑。不出意外的话，我们会有好戏看的。

第八场

赖利，特吕法耳旦，马斯卡里叶（戴着面具）⁽⁸⁷⁾。

特吕法耳旦 啊哈！你们这些跳梁小丑，竟想蒙我呀！

赖 利 戴假面的，你们跑哪儿去？可以见告吗？特吕法耳旦，给他们开开大门，和女孩子掷掷骰子，赌赌输赢吧⁽⁸⁸⁾。我的上帝！她真标致呀！小模样儿多可爱呀！什么？你嘀咕什么？摘下你的假面具，露出你的真脸来，你不见怪吧？

特吕法耳旦⁽⁸⁹⁾ 滚吧，你们这些存心不良的坏包；给我走开，你们这些混账东西。⁽⁹⁰⁾ 先生，您晚安，万分感谢。

赖 利⁽⁹¹⁾ 马斯卡里叶，是你？

马斯卡里叶 不对，是旁人。

赖 利 嘻！真意想不到！我怎么这么背时呀！你干什么改装，你没有告诉我，我怎么猜得着呢？我说什么也想不到，我这么一来，坏了你戴假面的事，我真倒楣！我心里这个气呀，恨不得亲手打自己，打自己一百棍子！

马斯卡里叶 永别了，聪明绝顶的人，世上少有的开动脑筋的人！

赖 利 唉呀！你生了气不帮我，我还有谁好靠啊？

马斯卡里叶 靠地狱里的大魔鬼去！

赖 利 唉呀！哪怕你是铁石心肠，也要再一回饶恕我的鲁莽。万一不亲你的膝盖头，我就得不到你的饶恕，你看……

马斯卡里叶 别扯淡啦！走吧，哥儿们，走吧：我听见有人跟在我们后头来了。

第九场

赖昂德（戴着面具，和他伙伴），特吕法耳旦。

赖昂德 别出声！我们要文文静静的！

特吕法耳旦 什么！整夜有戴假面的包围我的大门？先生们，千万别无缘无故着了凉啊。出这个主意的人，可真闲在呀。抢赛丽嘛，有点儿太迟啦。她恳求你们，今天晚上就免了吧。美人上床了，不能和你们答话，我很抱歉。不过你们关心她，也不能白来一趟，她感谢你们的盛情，送这一锅香水给你们。

赖昂德 呀呀采！难闻得很，我溅了一身，我们叫人家给看破啦，朝这边儿退。

第四幕

第一场

赖利⁽⁹²⁾，马斯卡里叶。

马斯卡里叶 您这副扮相，可真滑稽啦。

赖 利 你这一回又给我带来了希望。

马斯卡里叶 我生气一向长久不了，咒一通，骂一通，气就消了。

赖 利 你看好了，我要是有朝得势呀，我的酬谢你不会不满意的，哪怕是我只有一块面包……

马斯卡里叶 算啦！您就一心一意想着这条新计吧。你要是一捅娄子的话，这一回您可不好意思归罪到意想不到上头啦：你应该把台词背熟了。

赖 利 可是特吕法耳旦怎么款待你的？

马斯卡里叶 我假装热心，好好先生就中了计。我好心好意去对他讲：他不担心的话，会受人暗算的。各方面都有人注目他的女奴隶，先前已经有过一封信，捏造她的身世了。他们很想邀我合伙，可是我躲开了。我一向就对他关心，所以特地来警告他，多加小心。说着说着，我就大发议论，摆出一副道学面孔，大骂尘世天天都有的鬼蜮行为。我本人，厌倦人世和人世的无耻生涯，希望拯救我的灵魂，远离忧患，能长久靠近一位正人君子，过着安静的日子。要是他赞成的话，我仅有的愿望就是在他的门下度过我的余生。我对他的感情是这样深，非但伺候他不要工钱，而

且要拿父亲的一点财产和我辛辛苦苦挣来的几个钱，给他保管，因为我觉得他为人可靠。万一上帝要我离开人世，我决计让他一个人继承我的遗产。这是得他的欢心的真正方法。我希望您和您的情人私下见一面，商量一个主意，看怎么做才好如愿以偿，不料他自己给我指出了一条明路，能让您和她公开住在一起。他同我说起他有一个儿子，人已经死了，昨天晚上梦见回来了。听了这话，我马上想出这条妙计来。你听听他告诉我的故事。

赖 利 得啦，我全知道：你对我讲过两回了。

马斯卡里叶 对，对，不过我就是讲上三回，凭您那份儿才情，到时也许还会出事。

赖 利 可是时间拖得太久，我要紧张的。

马斯卡里叶 急中有错，还是别急的好。您明白，您的脑壳有点儿钝，顶好是多听几次，练牢靠些。特吕法耳旦是那不勒斯人，当时的名字是萨诺比奥·卢拜尔提。有一派人在闹内乱，当局对他起了一点点疑心（其实他不是那种扰乱国家治安的人），他不得不在一天晚晌，悄悄离开本地。他留下他的老婆和一个很小的女儿，隔了不久，她们死了，他听到消息，非常伤心，不但想把他的财产转移到别的城市，而且还想把他的独生子也带在身边。儿子叫作贺拉斯，是他传宗接代的唯一的指望。为了受到更好的教育，一位青年教师叫作阿耳拜的，一直把他带在波伦亚上学。他写信到波伦亚，可是两年过去了，他在指定会面的地点一个人也没有见到。过后，他认为他们都死了，只好来到本城，改叫现在这个名字。十二年来，别说是这位阿耳拜，就连他的儿子贺拉斯，他也是什么音信都没有听到。这就是事情的大概，再说一遍，你心里也好有个谱儿。你现在冒充一位亚美尼亚商人，在土耳其见过这两个人，都活得好好儿的。我所以这样做，把他日夜思念的人们弄活过来，也有一个缘故。一条土耳其战船把人从海

上抢走，⁽⁹³⁾过上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人以为没有指望了，偏巧就在紧要关头送到家里来。这种事，说起来也很寻常，我就看过一百部这样的故事。不绞脑汁子，用现成的，有什么不好？您听人说起他们不幸的遭遇，就拿钱把他们赎了出来。可是您有急事在身，非先走不可，贺拉斯晓得他父亲的境遇，就拜托您探望他父亲，在他家里住几天，等他们回来：我不嫌烦，把课给您上完啦。

赖 利 重复来，重复去，简直多余，我一听就全明白啦。

马斯卡里叶 我进去先把第一步做好。

赖 利 马斯卡里叶，你听我说，我只担心一件事：万一他问起他儿子的脸相来，怎么办？

马斯卡里叶 这也为难！难道您不知道，他看见他的时候，他不还很小吗？何况日子久了，又给人家当奴隶，面貌有什么不会变的？

赖 利 不错。可是你说，万一他认出我来，怎么办？

马斯卡里叶 您没有记性还是怎么的？我方才不是对您说过，他看见您也就是一会儿工夫，您的模样儿在他心里一闪就过去了，何况还有胡子跟衣服，把您整个儿改了。

赖 利 很好；不过我想起来了，土耳其那个地点……？

马斯卡里叶 你听我说，土耳其也好，巴巴利⁽⁹⁴⁾也好，都是一样的。

赖 利 可是我看见他们的城叫什么名字？

马斯卡里叶 突尼斯。我看他问我要问到天黑了。他说，用不着重复，可是这个城名，我已经说过十二回了。

赖 利 去，开路去吧，我没有别的再问你啦。

马斯卡里叶 说什么也要小心，也要检点，千万开动脑筋不得。

赖 利 一切有我，你可真够胆小的！

马斯卡里叶 贺拉斯在波伦亚上学；特吕法耳旦，萨诺比奥·卢拜尔提，是那不勒斯的公民；教师阿耳拜……

赖 利 呀！你不是教我，你明明是在臊我。依你看，我是傻瓜，还是什么？

马斯卡里叶 不，不全是；可是也差不离。

赖 利 （一个人。）我不靠他的时候，他就摇尾乞怜，像一条狗，可是一觉得他有忙可帮了，他放肆到了这般地步。我就要来到那双明媚的眼睛跟前了，秋波一转百媚生，我作奴才也甘心。我可以无拘无束，热情奔放，向这位美人述说我心灵的痛苦了。我就要知道我是命好命坏了……不过他们来了。

第二场

特吕法耳旦，赖利，马斯卡里叶。

特吕法耳旦 感谢上苍，我也有运转时来的一天。

马斯卡里叶 你应该白天做梦，夜晚做梦，因为您做起梦来，梦而不幻。

特吕法耳旦⁽⁹⁵⁾ 先生，我怎么样才报得了、酬谢得了您的大恩呀？我就该称您为我的幸福的天使才是。

赖 利 用不着这些礼数，您就免了吧。

特吕法耳旦⁽⁹⁶⁾ 我记不清在什么地方，见过一个人，长得挺像这位亚美尼亚人。

马斯卡里叶 我也这么说的；有时候人可相像啦。

特吕法耳旦 您看见我那希望所在的儿子来的？

赖 利 看见了，特吕法耳旦先生，他是世上顶豪放的人。

特吕法耳旦 他同您讲起他的生平，还常常谈到我？

赖 利 有一万多回。

马斯卡里叶 我看，不到一万回吧。

赖 利 他形容您，和我现在看到的一模一样：面貌、风度……

特吕法耳旦 有这种事？他最后看见我的时候，才只七岁，就说他的教师吧，过了这多年，怕也很难认出我的面貌了吧？

马斯卡里叶 亲血肉就不同了，会把模样保留下来的。有人的模样勾勒的深透了，家父就……

特吕法耳旦 够啦。您在什么地方离开他们的？

赖 利 在土耳其，在都灵。

特吕法耳旦 都灵？不过我想，都灵是在皮也孟吧⁽⁹⁷⁾？

马斯卡里叶⁽⁹⁸⁾ 唉呀！敲不开的死脑壳！⁽⁹⁹⁾您没有听懂他的话，他说的是突尼斯，他的确是在突尼斯离开您的儿子的。亚美尼亚人发言，全有一种坏习惯，把每一个字的尼斯说成灵，所以他们不说突尼斯，说成都灵。我们外国人听起来，可别扭啦。

特吕法耳旦 这么说来，想听懂他的话，先得知道这个。他告诉您怎么样和他的父亲相会吗？

马斯卡里叶⁽¹⁰⁰⁾ 看他怎么回答！⁽¹⁰¹⁾我在温习剑法。从前我比剑就没有敌手，我在许多教比剑的学校显过身手。

特吕法耳旦⁽¹⁰²⁾ 我现在不想知道这个。⁽¹⁰³⁾他说我从前叫什么名字来的？

马斯卡里叶 啊！萨诺比奥·卢拜尔提先生，上天现在给您的喜悦有多大呀！

赖 利 这是您的真名字，另一个是后取的。

特吕法耳旦 他告诉您他在什么地方生的？

马斯卡里叶 那不勒斯似乎是一个住家的好地方，可是对您说来，却成了一个顶可恨的地方。

特吕法耳旦 你能不能住住口，让我们谈谈？

赖 利 他生在那不勒斯。

特吕法耳旦 他小时候，我叫他去的什么地方，谁照顾他的？

马斯卡里叶 这位可怜的教师阿耳拜也真难得，你托他照管儿子，他从波伦亚起，就一直陪伴着他。

特吕法耳旦 啊！

马斯卡里叶⁽¹⁰⁴⁾ 再这么谈下去，我们就毁啦。

特吕法耳旦 我很想从您这儿晓得他们的遭遇。时运不济，是在什么船上……

马斯卡里叶 我不晓得怎么的啦，直打呵欠。不过特吕法耳旦先生，您看这位外国先生也许要吃东西了吧？天色不早了吧？

赖 利 我不饿。

马斯卡里叶 嘻！您就不知道您有多饿。

特吕法耳旦 请进。

赖 利 您请。

马斯卡里叶⁽¹⁰⁵⁾ 老爷，在亚美尼亚，主人是不拘礼的。⁽¹⁰⁶⁾ 可怜虫！没有说上两句话！

赖 利 我也就开头让他给吓住啦。可是你放心，我已经振作起来啦，说起话来，会滔滔不绝的……

马斯卡里叶 我们的情敌来了，他不晓得我们在捣什么鬼⁽¹⁰⁷⁾。

第三场

赖昂德，昂塞耳默。

昂塞耳默 站住，赖昂德，听我谈两句，这关系到你一生的安乐和荣誉。我决不是作为小女的父亲、作为关心我的家庭利益的人，才和你谈话，而是像令尊那样，关怀你的幸福，不想奉承你，也不要瞒着你什么。总而言之，遇到同样的事，我希望人家也能肝胆相照，这样对待我的子女。你的佳话，一夜之间，传遍全城，你知道每一个人的看法吗？你昨天抢亲的事，你知道在各方面引起多少议论，造成多少笑柄吗？你一时高兴，看中本地一个埃及的贱货、一个卖笑的姑娘做老婆，她的高尚职业也不过是沿街乞讨，大家会怎么样批评你啊？我为自己害臊，因为我自己也卷进漩涡来了，小女已经许配给你，外人看不起她，就不会不给我带来羞辱的，可是我说，我替你比替我自己还害臊。唉呀！赖昂德，别再堕落下去了。睁开眼睛，看看清楚吧。倘使我们不能终日循规蹈矩的话，犯过错的时间总是越短越好。老婆带来的嫁妆只有美貌，喜事一过，就会懊悔。欢好无常，最美的女人也抵挡不了事后的冷淡。你再听我说，青年人一时激动，一时热狂，一时不顾一切，起初有几夜觉得开心，可是这种欢娱，决不耐久，我们度过这些良宵，热情减低，苦难的日子就要接踵而至：结局就是父亲盛怒之下，取消儿子的继承权，眼前只有烦恼、忧虑和苦难了。

赖昂德 您说的话，我已经都想到了。您对我的热切关怀，我一方面觉得自己不配，一方面是万分感激。我纵然不克自主，一时误入歧途，可是令媛的才貌，还有她的人品，我是心中有数，所以我一定尽力……

昂塞耳默 这家大门开开了，我们走远些，免得看到什么坏人，反而于你不利。

第四场

赖利，马斯卡里叶。

马斯卡里叶 您干的一些蠢事，也太不像话了，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诡计很快就会亮相的。

赖 利 我怎么就该老受你的责备？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我说的话不都恰如其分吗？……

马斯卡里叶 也就是凑合。比方说，您把土耳其人叫邪教徒，还一口咬定他们信奉的神是月亮和太阳。这都不说啦。我顶气不过的是⁽¹⁰⁸⁾，您在赛丽跟前，里里外外只有爱情，就像火太旺了，牛奶面汤烧开了，往四外涨，流得到处都是。

赖 利 要人怎么样克制自己？我差不多还没有跟她说话呐。

马斯卡里叶 对，可是光不说话，也不顶事。用饭用了一会儿工夫，您那些手势，就比别人整整一年制造出来的疑心还多。

赖 利 那怎么会？

马斯卡里叶 怎么会？有目共睹。特吕法耳旦让她一块儿用饭，您直不愣腾，老盯着她看。脸红红的，一副窘相，眉来眼去，看也不看一眼上的菜。她喝起来了，您才觉得渴，从她手里抢过杯子，洗也不洗，剩下的酒也不倒，就拿嘴对准她的嘴印子喝。她的小手碰过的面包，或者牙咬过的面包，您伸手去拿，比猫捉老鼠还快，张口就吞，跟吞豌豆一样。除此以外，您还在桌子底下发响声，脚蹬来蹬去，讨厌到了极点，特吕法耳旦也让您狠狠踢了两脚，没有地方出气，处罚了两回两条完全无辜的狗；狗要是胆

子的话，会找您算账的。您后来的行为，难道又好来的？⁽¹⁰⁹⁾我
呐，像扎了一身刺；别看天气冷，我急出了一身汗。我望着您，
就像一个玩球的，扔出了球以后，看着球滚⁽¹¹⁰⁾，身子扭过来扭
过去，直想制止您所有的行为。

赖 利 我的上帝！你感觉不到那些快乐的原因，所以怪起人来，才
这样容易！不过为了使你喜欢一回，我也希望压制压制我那专制的
爱情，从今以后……

第五场

赖利，马斯卡里叶，特吕法耳旦。

马斯卡里叶 我们在讲贺拉斯的经历。

特吕法耳旦 好得很。⁽¹¹¹⁾我有一句话同他私下里谈，您不见怪我
吧？

赖 利 见怪的话，我就很失礼了。⁽¹¹²⁾

特吕法耳旦 你听我讲，你清楚我方才做什么来的吗？

马斯卡里叶 不晓得，但是只要您见告，我一定会很快就晓得的。

特吕法耳旦 有一棵结实的大栎树，已经活了将近两百年了，我方才
特意挑了一个枝子，粗细正好，砍下来，我马上就聚精会神修成
一根棍子，约摸有……是呀，有这么粗细⁽¹¹³⁾；有一头没有这么
粗，不过打到肩膀上头，总比三十根竹竿子重，因为很合手，绿
油油的，疙里疙瘩的，沉甸甸的。

马斯卡里叶 不敢请问，这是为谁预备的？

特吕法耳旦 为你；再次就为那个假冒为善的骗子，哄我相信他是好
人，打我的主意；就为那个亚美尼亚人，那个乔装的商人；他假
造故事来糊弄我。

马斯卡里叶 什么？您不相信……？

特吕法耳旦 你用不着找借口。是我运气，他自己泄露了他的狡计。

他握着赛丽的手，对她说：他是借题来的，是为她来的。他没有留意我的干女儿小贞就在跟前，一句又一句，全听见了。他没有提到你，不过我相信你不会不是该死的同谋。

马斯卡里叶 唉呀！您可错怪了我！您要知道，他糟踏您算不了什么，头一个受骗的是我。

特吕法耳旦 你要我相信你说的是真话吗？那你就帮我把他赶走，把这个坏包臭打一顿，我打，你也打，我就免了你共犯的罪名。

马斯卡里叶 来呀，奉陪，我要赏他一顿棍子，让您看看我跟他是不是一伙儿的。⁽¹¹⁴⁾啊！亚美尼亚先生，你要挨揍的，什么事总坏在你手上！

第六场

赖利，特吕法耳旦，马斯卡里叶。

特吕法耳旦⁽¹¹⁵⁾ 请，我有一句话讲。好啊，骗子先生，你今天竟敢愚弄一位正经人，寻他的开心吗？

马斯卡里叶 假装在外国见到他的儿子，好混进他的家呀？

特吕法耳旦⁽¹¹⁶⁾ 滚，马上滚。

赖 利⁽¹¹⁷⁾ 哎哟！坏蛋！

马斯卡里叶⁽¹¹⁸⁾ 捣鬼就该……

赖 利 凶手！

马斯卡里叶 尝尝这种甜头儿。记住这个。

赖 利 什么！我会让……

马斯卡里叶⁽¹¹⁹⁾ 去，去，不的话，我就揍死你。

特吕法耳旦 这下子我称心啦。进去吧，我满意啦。⁽¹²⁰⁾

赖 利⁽¹²¹⁾ 打我！一个当听差的，这么作践我！这坏家伙胆大妄为，竟敢欺负他的主人，谁能料的到？

马斯卡里叶⁽¹²²⁾ 请问，尊背疼不疼呀？

赖 利 什么！你还敢对我说这种话？

马斯卡里叶 这呀，这就是看不见小贞和说话一直不小心的报应。我这一回决不生气，我不发作，也不骂您。随您举动怎么轻率，我也由它去，反正我的手在您的脊梁骨上已经给我出气了。

赖 利 你卖主求荣，我要报仇的。

马斯卡里叶 你是自作自受。

赖 利 我？

马斯卡里叶 您方才和您的心上人谈话，您要是头脑清醒的话，就会留意到小贞在您后头，就不至于让她的尖耳朵全听了去。

赖 利 难道对赛丽讲的话，她会听到？

马斯卡里叶 不听到，怎么会这么快就扫地出门的？是呀，就由于话多，您才到了外头。我不晓得您是不是常玩“皮盖”，手里起码应该留下几张好牌才成。⁽¹²³⁾

赖 利 嘻！世上人数我运气坏了！可是话说回来，你凭什么撵我走？

马斯卡里叶 我是万不得已。我这么做，起码他先不会疑心我是主谋或者同谋了。

赖 利 那你打我就该轻点儿呀。

马斯卡里叶 有这种笨人！特吕法耳旦斜着眼睛盯牢了我。再者，不瞒您说，来这么一个方便的借口，消消我这口恶气，我决不遗憾。反正事情已经做下了，只要您保证不跟我记仇，不管是兜圈子，还是不兜圈子，不报我高高兴兴打了您那一顿的仇，我就答应您，靠我现在的地位，不出两夜，让您心满意足。

赖 利 你待我就算太不成话，只要你答应我，我有什么好刁难的？

马斯卡里叶 那么，您答应我啦？

赖 利 对，我答应你。

马斯卡里叶 还有。您答应我，不管我做什么事，您不要插一脚进来。

赖 利 行。

马斯卡里叶 您要是说话不算话呀，害症疾死掉⁽¹²⁴⁾！

赖 利 可是你也要说话算话，想着让我放心。

马斯卡里叶 去把衣服脱了，给背上抹点儿药膏吧。

赖 利⁽¹²⁵⁾ 倒楣事怎么跟定了了我，一个劲儿老丢脸呢？

马斯卡里叶⁽¹²⁶⁾ 怎么！您还没有走？快走吧。千万别再操心啦，有我效劳，您就放心好了，随我有什么计划，也不劳您帮助……安心歇着去吧。

赖 利⁽¹²⁷⁾ 是，行，我一定这么着。

马斯卡里叶⁽¹²⁸⁾ 现在看看我用什么计谋好。

第七场

艾尔嘎司特，马斯卡里叶。

艾尔嘎司特 马斯卡里叶，我来告诉你一个消息；它要给你的计划带来狠命的打击。就在我说话的时候，来了一个年轻的埃及人，皮肤不算黑，样子像很有钱，⁽¹²⁹⁾一道儿来的还有一个憔悴不堪的老婆子。他到特吕法耳旦家里来赎你们想弄到手的那个女奴隶。他像是很爱她。

马斯卡里叶 这一定是赛丽说起的那位情人了。世上没有人比我们再命苦的了！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听说赖昂德正打退堂鼓，不跟我们捣乱了；他父亲出其不意地来了，伊波莉特占了上风；父命所在，焉敢不从，婚约就要立了：可是知道了这个也不顶事。去一个情敌，来一个更厉害的情敌，我们仅有的一点希望也无踪无影了。不过靠我的神机妙算，我相信我还能推迟他们上路的日子，找到必需的时间，努力结束这桩好事。新近出了一件大窃案，谁干的，没有人知道。很少有人把他们当作好人看待。我希望略施小计，给这小子添点儿无妄之灾，在牢监里头关上几天。⁽¹³⁰⁾我认识几位法院的官儿，个个儿饥不择食，干这种事，决不迟疑。他们为了弄几文小费进账，就张牙舞爪，无所不为。为了他们的利益，钱口袋常常有罪，掏钱赎罪，也就成了理所当然。

第五幕

第一场

马斯卡里叶，艾尔嘎司特。

马斯卡里叶 噍！蠢货！噍！双料的蠢货！木头脑壳！你要折磨我一辈子，还是怎么着？

艾尔嘎司特 仗着伤口警官⁽¹³¹⁾的周密布置，你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眼看那小子就要关起来了，你的主人早不来，晚不来，偏巧

在这时候赶来，像疯子一样，打乱了你的计谋。他高声喊道：

“我不能答应一位正人君子受这种羞辱；我看他的脸相，就敢担保；一切有我。”衙役不肯放手，他马上就动武，打了他们一个胡天胡帝，他们平时一棍也挨不起，我说话的这个当儿，他们还在逃命，全以为赖利在追他们。

马斯卡里叶 坏东西就不知道，这个埃及人已经到了特吕法耳旦家里，要把他的宝货带走哩。

艾尔嘎司特 再见，我另外有事，不奉陪啦。

马斯卡里叶⁽¹³²⁾ 可不，这么一手绝活儿，使我目瞪口呆，无话可说。这家伙一定有魔鬼附身，人家会说，我也确信，这捣蛋鬼就爱拆我的台脚，什么地方他能坏事啦，魔鬼就把我带到那个地方去。不过我偏干到底，别看我一次又一次失败，倒要看看是魔鬼赢，还是我赢。赛丽有点儿向着我们，很不愿意离开。我就想法子利用利用这个机会吧。不过他们来了，想着我该怎么做吧。这所房子，家具现存，由我支配，我可以自由使用。运气好的话，就算定规了，房子只我一个人住，钥匙也在我手里。唉呀！上帝！在这短短的时间，出了多少怪事！我这坏包也不得不变化多端。

第二场 赛丽，昂德耐。

昂德耐 你知道，赛丽，只要能向你表白我的感情真挚，我什么事也做。从我年轻时候起，威尼斯人见我作战勇敢，就相当器重，不是我夸口，这样干下去的话，我会有一天得到一个体面的职位。可是我看见了您，心里忽然起了变化，抛弃前程，改头换面，很快就作为您的情人，混入你那一伙人里边，任何意外摇动不了我

的坚决的心情，连你的冷淡也办不到。后来出了岔子，你我天各一方，说什么也想不到会那样久长。为了和你再在一起，我不辞辛苦，破除时间，总算找到那个埃及老婆子，探听到你的下落：原来是你那些伙伴，急于弄一笔钱，解除大家的困难，把你在这个地方典给别人了。我听到消息，急莫能待，赶快跑来粉碎你做奴隶的锁链，听候你的吩咐。按说你恢复自由，就该眉飞色舞才是，想不到你竟然是愁容满面。如果你喜欢清静的话，我打仗得了许多东西，足够两个人在威尼斯过活。万一我还得像往常那样，随你东飘西荡，我也同意，因为我的野心就是待在你一旁，你爱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赛丽 您对我的热心，有目共睹，我为这个愁眉不展，未免忘恩负义。我脸上显出激动的情绪，一点也说明不了我当前的心情。原因是我头疼得实在厉害。假使我对您多少还有一点力量的话，我们的旅行最好是等我病好了，过三四天再走不迟。

昂德耐 你愿意缓几天走，就缓几天走，我一心一意只为图你喜欢。我们找一所房子让您将息将息。说来也巧，那边就有招租条子。

第三场

马斯卡里叶⁽¹³³⁾，赛丽，昂德耐。

昂德耐 瑞士先生，你是这房子的主人吗？

马斯卡里叶 不敢当，是咱。

昂德耐 有房子出租吗？

马斯卡里叶 有。房间带家具，租给外国人住，行为不端的人可不租哇。

昂德耐 你这所房子，想来名声还好吧？

马斯卡里叶 咱瞅你的脸子，不像本城人。

昂德耐 不是。

马斯卡里叶 女的是先生屋里的？

昂德耐 什么？

马斯卡里叶 是老婆，还是妹子？

昂德耐 都不是。

马斯卡里叶 长相怪俊的。你是干啥的，做生意，还是告状的？可别打官司，要大破钞的，犯不上！公家讼师是贼，私人讼师也糟得很。

昂德耐 跟这不相干。

马斯卡里叶 那你带这位闺女上路，是散心的，到城里开眼的？

昂德耐 你就少管闲事吧。(134) 我去去就来。我马上就找老婆子来，再把我们预订的车给退掉。

马斯卡里叶 她有病啊？

昂德耐 她头疼。

马斯卡里叶 咱呀，有好葡萄酒，有好干酪。请咧，请咧，到咱的小房子来。(135)

第四场

赖利，昂德耐。

赖 利(136) 我心里纵然着急，可是有言在先，我只好耐心等待，一无所为，由人料理，看上天怎样安排我的命运。(137) 你找这家什么人吗？

昂德耐 这所带家具的房子，是我方才租的。

赖 利 不过房子是家父的，我的听差为了看房子，夜晚就住在这儿。

昂德耐 我不晓得。反正有招租条子。你念念看。

赖 利 我承认，这的确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家伙！是谁贴的？做什么用？啊！有啦，我猜了个八九成：跟我猜的也许是一档子事。

昂德耐 请问是哪一档子事？

赖 利 换了旁人，我决不奉告，不过你就不同了，你会守口如瓶的。你看见的招租条子，据我猜测，不会是别的，一定是我说起的那个听差的什么计策，一定是他搞出来的什么鬼花样，帮我把一位埃及姑娘弄到手。我爱极了她，说什么也要弄到她；可是我失败了，一连几次都失败了。

昂德耐 她叫什么名字？

赖 利 赛丽。

昂德耐 唉呀！你怎么不早说？只要你开口，我一定会免去这个计划给你带来的种种的烦难。

赖 利 什么！你认识她？

昂德耐 我现在才把她赎出来不久。

赖 利 哦！真想不到！

昂德耐 由于她的健康关系，我们一时不能上路，所以就让她在这所房子住下来了。难得你如今把你的意图说给我知道，我很愉快。

赖 利 什么！我希望的幸福，会从我这儿得到？你能……？

昂德耐⁽¹³⁸⁾ 我立刻让你满意。

赖 利 我对你说什么好？怎样才能报答……？

昂德耐 不必，我用不着，我根本不要报答。

第五场

马斯卡里叶，赖利，昂德耐。

马斯卡里叶⁽¹³⁹⁾ 得！那不是我的急性子主人！他又要给我添新麻烦了。

赖 利 穿了这么一身怪衣服，谁认得出是他啊？过来，马斯卡里叶，欢迎。

马斯卡里叶 咱是个场面人，不是马克里叶。咱自来就没有卖过女人，卖过闺女。

赖 利 怪腔怪调的，还真逗呢！真有你的！

马斯卡里叶 拿咱开心，滚你的吧。

赖 利 好，好，别装蒜啦，认认你的主人吧。

马斯卡里叶 妈的，咱自来就不认识你这个鬼东西。

赖 利 全说妥当啦，用不着装假。

马斯卡里叶 你不走哇，咱揍你个好看的。

赖 利 你听我说，你的德意志方言⁽¹⁴⁰⁾已经成了多余，因为我们说定了，他成全我的好事，满足我的愿望，你用不着再担惊受怕。

马斯卡里叶 既然时来运转，你们已经说定了，我也就变成自己，不必充瑞士人了。

昂德耐 你这个听差对你非常忠心。不过你等一等，我就回来。

赖 利 好！你说怎么样？

马斯卡里叶 我们没有白费心血，终于结局美满，我从心里快活。

赖 利 你先前还不肯露出你的本相，直不信我会成功。

马斯卡里叶 因为我清楚你的为人，所以怕得不得了，就是现在，我还觉得出奇。

赖 利 不过你得承认，我最后立下了大功劳。至少，我这一回是将功赎罪了。完成大业的荣誉要归我啦。

马斯卡里叶 就算是吧：靠你运气好，不是靠你聪明。

第六场

赛丽，马斯卡里叶，赖利，昂德耐。

昂德耐 她是不是你和我说起的那位姑娘？

赖 利 呀！世上没有比我再幸福的人了！

昂德耐 不错，我受过你的恩惠，不承认这一点，我会受责难的。可是话说回来，拿我的心头肉来酬谢，这种恩惠的代价也就未免太高了。我为她的美貌，神魂颠倒，我该不该出这样的高价报答，你想想也就明白了。阁下宽洪大量，想来也不会要我这样做的。过几天再会。我们到我们原来的地方去。(141)

马斯卡里叶(142) 我笑，可是我并不想笑。(143) 你们说定了，他送赛丽给你。还……你懂我的意思。

赖 利 太不像话，我再也不想求你为我帮这种多余的忙了。我是蠢货，是奸细，是可憎的凶手，配不上你的好意，什么事也不会做。算啦，别为一个背时的人卖命啦，我不允许自己坐享其成。经过种种挫折，经过我的轻率，应当助我一臂之力的，只有死。

马斯卡里叶⁽¹⁴⁴⁾ 这是完成他的事业的真正方法：他干的傻事，不一而足，可是登峰造极，还欠一死。想到他做的那些错事，他恨极了自已，赌气不要我过问，不要我协助，不过没有用，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反正要帮忙到底，不管他愿不愿意，也要战败他的磨难，取得胜利。障碍越大，荣誉越高。我们克服的困难只是些装扮勇敢的侍女罢了。

第七场 马斯卡里叶，赛丽。

赛丽⁽¹⁴⁵⁾ 随你怎么说，随你有什么建议，我对迟走几天，不存什么奢望。我们单看结局，也就明白，他们两下里离妥协还很远呐。我早已对你说过，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肯为了一方害另一方的。我对双方都有强烈的感情，只是感情并不一样罢了：赖利有我的爱情、强烈的爱情，昂德耐那方面也分到我的感激，决不可许可我的私心，有一点点损害他的利益。是的，就算他在我心里没有位置，就算我对他的痴情并不热衷，起码我也应该报答他为我付出的代价，决不可以违拂他的信义和旁人相好，就说克制自己的私念，如同我压制他明白表示的欲望一样。我的责任为我制造出了这些困难，你说说看，你能有什么希望？

马斯卡里叶 说实话，这些障碍很难解除，我又没有制造奇迹的本领。不过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哪怕是上天入地，哪怕是跑遍天涯海角，也要想法子找出一个两全之策。怎么做才好，我这就告诉你。

第八场 赛丽，伊波莉特。

伊波莉特 自从你住到我们这个地方以来，本地的妇女有充分理由抱怨你那双销魂的眼睛：你抢去了她们最得意的胜利品，把她们的爱人全变成了负心汉。他们才一露面，你就箭不虚发，一箭一个。他们甘心给你当奴隶，似乎我们的损失每天都在帮你增加财富。拿我来说，我对你那种横行霸道的出奇的魅人力量，本来也不要抱怨，只要我那些情人变成你的情人的时候，你给我留下一个来，此外的损失我也就不介意了。可是你惨无人道，全给我抢走了。你这种残酷的作风，我也只有抱怨了。

赛 丽 这是一种温文尔雅的揶揄。不过求您网开一面吧。您的眼睛，您自己的眼睛就十分晓得自己的力量，用不着对我有丝毫的畏惧。它们对自己的魅力很有信心，从来不会无谓惊惶的。

伊波莉特 其实我这些话，大家早已心中有数，我一点也没有添油加醋，别的不说，人人晓得赛丽迷住了赖昂德和赖利。

赛 丽 他们迷失方向，我相信你失去了他们，也不会难过的。你的情人会看中这样一个坏女孩子，你不会器重他的。

伊波莉特 恰巧相反，我的看法完全两样。我认为你的美貌是一种抗拒不了的威力，他们不由自主就变了心，倒也十分值得原谅。所以赖昂德喜新厌旧，不守誓言，我也就不能怪罪他了。我希望自己心平气静，不久就会见到他听凭父亲做主，和我结婚。

第九场

马斯卡里叶，赛丽，伊波莉特。

马斯卡里叶 好消息！好消息！意料不到的结局！让我现在来告诉你。

赛 丽 什么消息？

马斯卡里叶 我不骗你，你听我说……

赛 丽 什么？

马斯卡里叶 一出真正和地道的喜剧的收场。就在现在，那个埃及老婆子……

赛 丽 怎么样？

马斯卡里叶 走过广场，什么也不在想，就见另外一个老婆子，长得相当丑，面对面，打量了她老半晌，就扯开沙嗓子，破口大骂，狠命和她厮打起来⁽¹⁴⁶⁾。她们的武器不是火枪，不是短剑，也不是射箭，空里只有四只干瘪的爪子，岁月给她们骨头上留下的一点点肉，两位女战士拼了命往下抓。大家听见的只是什么泼妇、淫妇、贱货。她们的包头布老早就在广场上飞开了，露出两颗没有头发的光头，把一场好战也变得又难看、又好笑。听见吵架的声音，昂德耐和特吕法耳旦也挤在人群里面跑了过来。两个老婆子怒气冲天，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把她们揪开。一场狠斗过去了，两个人都想着遮掩自己的现眼的秃头。大家想知道她们为什么怄气，就见头一个惹起这场风波的老婆子，别看她一肚子的气，还仔细打量了半晌特吕法耳旦，接着就大声嚷嚷：“人家说您隐姓埋名，住在本地，我眼下要是没有认错人的话，您就是他了！哦！有这么巧的相会！是呀，萨诺比奥·卢拜尔提老爷，我正在为您苦恼不堪，不料就在这时候，天叫我遇见了您！⁽¹⁴⁷⁾您把家丢在那不勒斯走了，您知道，您的女儿自小儿由我带大，从四岁起，做人跟长相，就样样儿可爱。您眼前的这个不要脸的女妖精，常到我们家里走动，就把小宝贝偷去了。噫！太太为了这事，我相信难过的不得了，不多久就下世了。我一看小姐让人拐骗了，怕您怪罪到我头上来，就捎信给您，说两个人全死了。不过我既然撞见了她，现在就非冲她要人不可，小姐到底怎么样了。”她一连几次说起萨诺比奥·卢拜尔提的名字，昂德耐听在

耳里，脸色改变了好一阵工夫，就冲吃惊的特吕法耳旦说：“什么？我一直寻访不到的人，上天可怜，到底让我找到了！看见生我养我的人，竟然当面不相识！⁽¹⁴⁸⁾是呀，父亲，我是您的儿子贺拉斯。照管我的阿耳拜去世了，凑巧我心里有别的挂虑，就抛弃学业，离开波伦亚，六年以来，受好奇心的驱使，浪游各地，后来又起了回乡见见亲人的心思，可是我在那不勒斯，嗨！没有找到您，而且一个人一个说法，得不到您的确实消息。寻问不出您的下落，我在威尼斯住了一个时期，没有再作无谓的奔波。直到现在，除去您的姓名，家里事我就一无所知了。”你们想想看，特吕法耳旦听到这话，高兴到了什么程度。总而言之，得闲的时候，盘问一下你的埃及老婆子，你就全知道了，我用不着跟你啰嗦，特吕法耳旦认你是他的女儿。昂德耐成了你的哥哥，他一见自己不能娶你，因为你是他的妹妹，就希望报答我的主人，求父亲许你给他做老婆。我们那位老爷从始至终也在场，不但满口应允，而且为了给家里喜上添喜，建议把女儿嫁给新找到的贺拉斯。你看，一下子出了多少稀奇事！

赛 丽 这么多的新鲜事，我听也听呆了。

马斯卡里叶 他们全跟在我后头来了，只有两位女斗士打完了架，还在调理她们的身子。赖昂德和他们在一起，你的父亲也来了。我现在找我的主人，拿话对他讲明白。他以为障碍重重，决难如愿以偿，可是上天显出奇迹，成全了他。⁽¹⁴⁹⁾

伊波莉特 我听了这些话，不晓得怎么样欢喜才是，我对自己的事也不会让我分外欢喜。不过他们来了。

第十场

特吕法耳旦，昂塞耳默，庞道耳弗，
昂德耐，赛丽，伊波莉特，赖昂德。

特吕法耳旦 呀！我的女儿！

赛 丽 呀！我的父亲！

特吕法耳旦 你已经晓得上天怎么样保佑我们了吗？

赛 丽 我听到这神奇的结局也就是一会会儿工夫。

伊波莉特 （向赖昂德。）你的心上人就在我眼面前，所以你为你的负心找借口，根本是自说白话。

赖昂德 我要求的是宽洪大量饶恕我。不过青天在上，我之所以临崖勒马，家父的主张跟不上我自己的主意。

昂德耐 （向赛丽。）那样真纯的热爱，谁会相信有一天要受大自然的谴责呢？幸而一直有荣誉支配着它，所以用不着太大的改变，我就可以维持我的热爱。

赛 丽 我这方面，一直责备自己，以为做错了事，因为我对你只有一种极高的敬重。我不能知道有什么强大的阻力，止住我不走又愉快、又光滑的下坡路，而且我即使勉强自己相爱，也不知道有什么阻力，让我对你的情话一直不感兴趣。

特吕法耳旦⁽¹⁵⁰⁾ 可是我才找到你，又打算马上和你分手，把你嫁给他的儿子，你要怎么样说我呀？

赛 丽 女儿的终身如今由您做主。

第十一场

特吕法耳旦，马斯卡里叶，赖利，昂塞耳默，庞道耳弗，赛丽，昂德耐，伊波莉特，赖昂德。

马斯卡里叶⁽¹⁵¹⁾ 我倒要看看，你的魔鬼这一回有没有本事破坏这种牢不可破的希望，你还能不能开动脑筋，抵制你这天大的造化。

天公作美，一转眼的工夫，想也没有想到，您的愿望就满足了，赛丽成了您的。

赖 利 上天竟有旋转乾坤的能力，我能相信吗？

特吕法耳旦 是呀，我的女婿，是真事。

庞道耳弗 亲事已经说定啦。

昂德耐⁽¹⁵²⁾ 我正好借此酬谢你的恩典。

赖 利 （向马斯卡里叶。）乐死我啦，我得亲你一千回，再一千回……

马斯卡里叶⁽¹⁵³⁾ 哎哟！哎哟！求您啦，轻点儿。他差点儿没把我闷死，万一您跟赛丽要好，也这样兴奋的话，我替她担心死了。宁可免了的好。

特吕法耳旦 （向赖利。）你知道我托庇上天，现在何等快乐。我们既然在一天之中人人如意，天黑以前就不要分手，同时还要尽快把他的父亲⁽¹⁵⁴⁾请来。

马斯卡里叶 现在你们全有了着落，难道就没有一个姑娘，敷衍敷衍可怜的马斯卡里叶？⁽¹⁵⁵⁾看见一个一个成双结对，我也动了娶媳妇的心思。

昂塞耳默 我倒有一个。

马斯卡里叶 走吧，愿上天保佑我们是自己的孩子的父亲。

(1) 原作是诗体。第一次演出可能是1655年，在里昂，在莫里哀和他的剧团进入巴黎之前。初次成书在1663年。

副题《阴错阳差》（*Les contre temps*）又是比剑术语：一方故意留空子，对方以为有机可乘，即行刺入，不料扑空上当。

(2) 有“小假面”的意思。莫里哀演这个角色，可能在眉、鼻之间戴假面具，意大利职业喜剧的影响是显然的。这个名字是从西班牙mascarilla一字变化出

来的。

- (3) 通常指算命、行乞的游民，过去错把他们看成埃及人。本剧地点在西西利，作为真正埃及游民看，也未尝不可。
- (4) 1734年版改“听差”二字为“马斯卡里叶的朋友”。
- (5) 1734年版增添：“一个广场”。根据当时一位装置者的札记，关于这出喜剧：“舞台正面是一些房子，两个门，有窗户。需要一个夜壶、两把木剑、两只火把。”
- (6) 1682年版改为：“让我们谈谈那可爱的女奴隶吧。”赛丽不是卖绝的丫头，而是被典押的待赎的丫头。“我那女奴隶”意思是“我喜欢的那个女奴隶”。
- (7)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8) 1773年版增添：“（高声。）”
- (9) 1682年版，从“说真的”到“毁掉”为止，加括弧，表示演出时不说这几句话。
- (10)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11) 1673年版取消这句旁白。
- (12) ducat，威尼斯当时铸的一种金币，约值十至十二法郎，另有一种银币，约值金币的一半，在南欧一带通行。
- (13) 1682年版改为：“她的窗户就在这儿。”
- (14) 1734年版增添：“（向赖利。）”
- (15) 同样是旁门左道，和魔鬼有关联的就是妖法（magie noire），受天神庇佑的就是正道（magie blanche）。
- (16) 1734年版增添：“（旁白，望着赖利。）”
- (17) 1734年版增添：“（向赛丽。）”
- (18)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19) 1734年版增添：“（前四行诗旁白。）”即到“我有的是”为止。
- (20) 1682年版增添：“（打算偷他的钱包。）”
- (21) 1734年版增添：“（偷到钱包，扔在地上。）”
- (22) 1734年版增添：“（折回。）”

- (23)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24) 1734年版增添：“（折回。）”
- (25) 1734年版增添：“（捡起钱包。）”一般演法：先是马斯卡里叶把钱包踢到背后地上，预备回头再拿，不料赖利从后走来，捡起它来，高高举起，向四面问是谁的。
- (26) 1734年版增添：“（赖利下。）”
- (27)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28) louis，路易十三铸的金币，当时值十法郎，后来值二十四法郎。
- (29) 撒旦即魔鬼。
- (30)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31) 1682年版增添：“（一个人。）”
- (32) 1734年版增添：“（哭泣。）”
- (33) 从十六世纪起，罗马教皇大量颁发免罪券，换取钱财。免死券自然是针对免罪券而言。
- (34) 他跪在地上，面无人色，唧啷着这首小诗。
- (35) 1682年版增添：“（一个人。）”
- (36) 据说，从1610年到1633年为止，造赝币者被判死刑的就在五百以上，但是也仅占全数四分之一。
- (37) 1734年版：“（一个人。）”
- (38) “这个”：拇指的指甲蹭过上排牙尖，发出轻微的响声。这是一种表示无足轻重的传统动作。
- (39) 1693年版增添：“（特吕法耳旦低声向赖昂德耳语。）”1734年版又增添：“（在舞台后方。）”
- (40) 有些版本改变标点符号，把意思变成：“让我用比较和气的方法来研究研究他；我相信我会探听出来他的底细的。”
- (41) 1734年版增添：“（赖利下。）”
- (42) 1734年版增添：“（向赖昂德。）”
- (43) 1734年版增添：“（特吕法耳旦下。）”

- (44) 1734年版增添：“（边走，边旁白。）”
- (45)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46) 1734年版增添：“（在房里说过这几句话才上场。）”
- (47) 1734年版增添：“（向马斯卡里叶。）”
- (48)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49) 原话是拉丁文。
- (50) 1734年版增添：“（向特吕法耳旦。）”
- (51) 1734年版改成：“特吕法耳旦（读信。）”
- (52) 1734年版改成：“他继续”。
- (53) 1682年版增添：“（向信差。）”
- (54) 1734年版增添：“（信差下。）” 1682年版增添：“（向马斯卡里叶。）”
- (55)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56) 1734年版增添：“（笑着。）”
- (57)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58) 1682年版，下面一句加括弧，表示演时不说。
- (59) 1682年版，下面一句加括弧，表示演时不说。
- (60) 有一种旧金币，叫作艾居（écu）的，一面是一顶王冠，王冠上头有一个小太阳，射出八道光线。马斯卡里叶的俏皮话是说：她实际上是一个卖淫的女人。
- (61)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62) 1682年版增添：“（一个人，沉思之后。）”
- (63)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赖利。）”
- (64)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赖利。）”
- (65)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赖利。）”
- (66) 1682年版增添：“（剑举在手里。）”
- (67) 1682年版增添：“（阻止他。）”

- (68)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69)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70)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赖利。）”
- (71) 1734年版改为：“（旁白。）”
- (72)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73) 1734年版增添：“（向马斯卡里叶。）”
- (74) 赖昂德下。
- (75) Olibrius，四世纪罗马的高卢总督，以残酷闻名。
- (76) 1682年版改为：“唉呀！毛病全出在这上头，坏事的正是这个：说真的，亲爱的主人，我对您再说一遍，您将来永远只是一个大傻瓜。”
- (77) 原文是比剑术语，字面有挖苦的意思。“你来我去”即副题的“阴错阳差”。“横冲直撞”（rompre les mesures）本意是“避开对方的冲刺”。
- (78) teston，法国古币，合半法郎。
- (79) 1682年版，下面一句加括弧，表示演时不说。
- (80) 1734年版增添：“（赖利下。）”
- (81) 1734年版增添：“（艾尔嘎司特下。）”
- (82) 1682年版，下面一句加括弧，表示演时不用。
- (83) 1682年版，下面一句加括弧，表示演时不用。
- (84) 1734年版增添：“（艾尔嘎司特下。）”
- (85) 骑兵铳（porter respect）是大口径，有威慑作用。
- (86) 1734年版增添：“（在窗口。）”
- (87) 1734年版改为：“（马斯卡里叶和他的假面伙伴。）”
- (88) “和女孩子掷骰子，赌赌输赢吧（jouer un mom'on）”，是一种过节的风俗。司卡隆（Searron）写的《演员传奇》（1662年），有一段文字描写这种游戏：“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伙伴戴上面具……我吹灭蜡烛，走到桌子跟前，把我们的糖杏盒子放在上面，就掷起骰子来了。百合花小姐问我点谁掷骰子，我冲她做手势，表示同她掷；她又问我：要她出什么作赌注，我就指着她的一个蝴蝶结和她左臂上的一只珊瑚镯子……我们掷骰子，我赢了，我把我的糖杏送给她。”

- (89) 1734年版增添：“（向扮作妇女的马斯卡里叶。）”
- (90) “（向赖利。）”
- (91) 1734年版增添：“（摘下马斯卡里叶的面具。）”
- (92) 1734年版增添：“（亚美尼亚人装束。）”
- (93) 1682年版，下面的话，到“有什么不好？”为止，加括弧，表示演时不说。
- (94) Barbarie，泛指非洲北部沿地中海一带广大地域。
- (95) 1734年版增添：“（向赖利。）”
- (96) 1734年版增添：“（向马斯卡里叶。）”
- (97) Piedmont，意大利西北一带通称，紧挨着法兰西。
- (98)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99)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100) 1734年版增添：“（向特吕法耳旦。）”
- (101) 1734年版增添：“（舞剑，然后向特吕法耳旦。）”特吕法耳旦发现马斯卡里叶对赖利作手势，马斯卡里叶立即装成练剑的样子。
- (102) 1734年版增添：“（向马斯卡里叶。）”
- (103) 1734年版增添：“（向赖利。）”
- (104)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105) 1682年版增添：“（向特吕法耳旦。）”
- (106) 1734年版增添：“（等特吕法耳旦进去以后，向赖利。）”
- (107) 1734年版增添：“（他们走进特吕法耳旦的家。）”
- (108) 1682年版，下面的话加括弧，表示演时不说。这就需要译成：“这让我顶气不过。”不过这样译，还是解决不了上下文不属的基本情况。
- (109) 1682年版，下面的话，到“看着球滚”为止，加括弧，表示演时不说。
- (110) 滚球游戏，远处立九根短棒（quilles），看木球能打倒几根，多者赢。
- (111) 1734年版增添：“（向赖利。）”
- (112) 1734年版增添：“（赖利走进特吕法耳旦的住宅。）”

- (113) 1682年版增添：“（他伸出他的胳膊。）”
- (114)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115) 1734年版增添：“（叩门后，向赖利。）”
- (116) 1682年版增添：“（打赖利。）”
- (117) 1734年版增添：“（马斯卡里叶也打他，向马斯卡里叶。）”
- (118) 1682年版增添：“（还在打他。）”
- (119) 1734年版增添：“（一直在打他，赶他走。）”
- (120) 1734年版增添：“（特吕法耳旦走进他的住宅，马斯卡里叶随下。）”
- (121) 1734年版增添：“（回来。）”
- (122) 1682年版增添：“（在特吕法耳旦的窗口。）”
- (123) piquet，一种扑克游戏，三十二张，七点以下不用。二人，每人十二张，每次发二张，下余八张，换牌用。
- (124) “害疟疾”是当时流行的咒语。
- (125)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126) 1734年版增添：“（从特吕法耳旦的家里出来。）”
- (127) 1734年版增添：“（走开。）”
- (128)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129) 有人把“样子像很有钱”（Sent assez son bien），解释为“样子像很文雅”，一般认为不妥当。“有钱”关系着下文赎女奴隶。
- (130) 1682年版，下面的话加括弧，表示演时不说。
- (131) 这位警官有伤口，本来是身体上一种标记，后来成了诨名，甚至于成了人名。旧版本“伤口”原文（balafre）第一字母小写，直到1773年版，才改为大写（Balafre）。
- (132)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133) 1734年版增添：“（扮成瑞士人。）”
- (134) 1734年版增添：“（向赛丽。）”
- (135) 1734年版增添：“（赛丽、昂德耐和马斯卡里叶走进房子。）”
- (136) 1682年版增添：“（一个人。）”

- (137) 1734年版增添：“（向昂德耐，后者从房子里面出来。）”
- (138) 1734年版增添：“（过去叩门。）”
- (139)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140) 瑞士有一部分人说德意志语言。马斯卡里叶的瑞士话是学德国人说的不准确的法国话。演时可以改成“瑞士方言”。
- (141) 1682年版增添：“（他带赛丽下。）” 1734年版让“过几天”和下句相连，应译为：“我们到我们原来的地方过几天去。”
- (142) 1682年版增添：“（歌唱。）”
- (143) 1682年版改为：“（我唱，可是我并不想唱）。”
- (144)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145) 1734年版增添：“（向马斯卡里叶；他先对她低声说话来的。）”
- (146) 1682年版，下面一句话加括弧，表示演时不说。
- (147) 1682年版，下面的话，到她说完为止，加括弧，表示演时不说。
- (148) 1682年版，下面的话，到“高兴到了什么程度”，表示演时不说。
- (149) 1734年版增添：“（马斯卡里叶下。）”
- (150) 1734年版增添：“（向赛丽。）”
- (151) 1682年版，下面一句加括弧，表示演时不说。
- (152) 1734年版增添：“（向赖利。）”
- (153) 1734年版增添：“（向赖利。）”
- (154) 指赖昂德的父亲。
- (155) 根据一般习惯，演员说下面一句，走到台口，望着观众。

爱情的怨气⁽¹⁾

人 物

艾拉斯特 吕席耳的情人。

阿耳贝尔 吕席耳的父亲。

胖子·洛内 艾拉斯特的听差。

法赖尔 波里道尔的儿子。

吕席耳 阿耳贝尔的女儿。

马丽内特 吕席耳的使女。

波里道尔 法赖尔的父亲。

福罗席娜 阿斯卡涅的知心女友。

阿斯卡涅 阿耳贝尔的女儿，男装。

马斯卡里叶 法赖尔的听差。

麦塔福拉斯特 学究。

拉·辣皮耶尔 比剑者。

第一幕

第一场

艾拉斯特，胖子·洛内。

艾拉斯特 你要我讲给你听吗？我心神不宁，受了暗伤。可不，说起我闹恋爱的事来，随你怎么讲，实说了吧，我担心它上人家的当；不是我的情敌买通了你，你把心变坏了，就是，至少你跟我一样受了骗。

胖子·洛内 说到我，疑心我会耍鬼把戏，不怕我说出什么来得罪您，我干脆实说了吧，那有伤我的为人，简直是当面不认识人。像我这种长相的人，多谢老天爷，骂我是坏蛋，是骗子，我真还不配。人夸我厚道，我是受之而无愧的，本来我就胖墩墩的嘛。说到人家欺骗我，倒也很有可能，怀疑是有根据的，不过，我不相信我会上当。除非我是一个笨蛋，我就看不出来，会有什么值得您折磨自己。在我看来，吕席耳对您表白心情够瞧的了；她见您，整天跟您讲话；至于您害怕的法赖尔，说到临了，现在吃苦，似乎受到了什么压力。

艾拉斯特 假象往往蒙哄住一个情人的眼睛。最心爱的人常常不就是最受欢迎的人。妇女显示的热情有时只是一幅包藏别的爱情的遮羞布。最后，作为一个失意的情人，法赖尔近来有点儿过于安静；我受到的那些你所谓的表面的优待，他表示喜悦或者漠不关心，就是最可爱的魅力的一副一副毒药，成为这种你不懂得的苦恼的根由，让我疑心我的幸福是假的，我就难以相信吕席耳说的是真心话。要我好受呀，我宁可看他醋海兴波，又不高兴，又不耐烦，那时我才真正心安理得。你自己想想看，谁能看着一位情敌心满意足，像他那样？就算你什么也不相信吧，你告诉我，我有没有理由为这事发愁。

胖子·洛内 也许他认识到自己伤心叹气没有用，改变了主意。

艾拉斯特 人家不待见，哪怕真爱人家，也要躲得远远的，说什么也要闹它个天翻地覆，绝不会息事宁人，处在一种偃旗息鼓的境地。先前爱人家爱得像个命根子，过后心里绝不会漠然置之；看

着爱过的人，他不增加蔑弃之心，爱慕之心很快就会回来。总之，相信我的话，即使你不爱人家，心里总有那么一点吃醋的意思，你不会看着自己，平白无故地被人摔掉，由着别人顶替。

胖子·洛内 就我来说，我不懂得这么大的道理：我眼里看见什么，我就老实相信，不做自己的死对头，不管有没有道理，折磨自己一顿。干吗死活找寻理由，为了痛苦不堪？没影儿的事，我也怕个没完没了！过不过节，等节日到了再说。我觉得，操心是一件不方便的事：没有正当理由，我绝不操那份儿闲心，甚至于眼前是一片操心的事，我也不要看它一眼。我跟您闹恋爱闹到一条路上，您关心，我也关心，要小姐骗您，先得丫头骗我？可是我小心在意不这样想。有人对我讲：“我爱你”，我就信她信个实在，犯不上为了快活，去看一眼马斯卡里叶有没有拔掉头发。就算马丽内特高高兴兴答应姚得赖随意摸她、亲她，这位漂亮情敌笑得像个疯子，我也要学他笑个足，让人看看谁笑得顶好。

艾拉斯特 这话也就是你说。

胖子·洛内 可是我看她过来啦。

第二场

马丽内特，艾拉斯特，胖子·洛内。

胖子·洛内 天，马丽内特！

马丽内特 噢！噢！你在这儿干什么？

胖子·洛内 说真的，问吧，我们正在讲你。

马丽内特 您也在这儿，少爷！有一个钟头了，您让我跑来跑去，像巴斯克人一样⁽²⁾，撒谎才怪！

艾拉斯特 怎么回事？

马丽内特 为了找您，我跑了十里路，告诉您一个……

艾拉斯特 什么？

马丽内特 您不在教堂，不在散步的地方，不在家里，也不在广场。

胖子·洛内 顶好在哪儿等着。

艾拉斯特 请你告诉我，是谁叫你找我的？

马丽内特 说实话，这个人呀，对您没有太大的恶意，一句话，是我的小姐。

艾拉斯特 啊！亲爱的马丽内特，你说的话真是她心里的想法？别对我隐瞒不祥的秘密。把真情讲出来吧，我不恨你。看在上天的份上，告诉我，你的美丽的小姐有没有拿虚情假意来报答我的真心实意？

马丽内特 哎！哎！您从哪儿来的这种滑稽想法的？难道她的感情还没有表白够？您的爱情还需要什么保证？您要怎么样？

胖子·洛内 除非是法赖尔上吊；没有这一点点保证，他的心就安定不下来。

马丽内特 怎么回事？

胖子·洛内 他吃醋吃到这种地步。

马丽内特 吃法赖尔的醋？啊！真是想到哪儿去啦！这只能是您脑子里胡思乱想的结果。我一直以为您是一位懂事的人；可是，眼下看来呀，我弄错了。你的脑壳有没有过上这个毛病？

胖子·洛内 我，吃醋？上帝可别让我犯这个毛病。也别糊涂透顶，拿这种焦心事儿糟蹋自己身子！先不说你的心对我是一种保证，就拿我对自己的意见来说吧，额头骨可高呐，除了我以外，就不会想到还有人能讨你喜欢。你到哪儿再找一个人跟得上我的？

马丽内特 说真的，你的话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吃醋的人不会让这些疑心露面的！结果也就是祸害自己，带动情敌的计谋得逞。你的忧虑往往擦亮情人的眼睛，看到那个伤害你的人的本领；我就认识一个人，由于情敌爱吃醋，一来就吵闹，反而如愿以偿，交上最好的运。总之，不管怎么样，表示怀疑不安，就在爱情里扮演了一个认输的角色，最后，得不到信任的是他本人。艾拉斯特少爷，这话是捎带着说给您听的。

艾拉斯特 好啦！不再讲这个。你找我有什么话讲？

马丽内特 正该让您多等一等。为了惩罚您，我为什么找您找得那么辛苦，我就该把这个大秘密瞒住不对您讲。看吧，看这封信，别再乱猜疑了。没有人偷听，您就扯开嗓子念吧。

艾拉斯特 （读）“你曾经对我讲，你为爱情什么也敢做，假如你能得到父亲的同意，爱情今天就可以给自己加冕。你对我特有的权力可以用了，我给你自由；如果事情对你有利的话，我的回答就是我一定服从。”啊！多福气！噢！你呀，给我带来一封这么好的信，我应当把你看成一尊神。

胖子·洛内 我早就对您讲过了。我对事情的看法从来没有错过。也只有您不信。

艾拉斯特 （读）“你对我特有的权力可以用了，我给你自由；如果事情对你有利的话，我的回答就是我一定服从。”

马丽内特 我要是告诉她你为人有多别扭，她会马上不认有这一封信的。

艾拉斯特 啊！我不过是偶尔胆怯，以为近处都是黑暗一片，求你就替我遮掩遮掩吧。万一你对她讲起来呀，就再加上一句：我准备好了死，来补偿我的过失；我要是有意惹她不欢喜呀，她生我的气是应该的，我愿意把我的性命献在她的脚边。

马丽内特 别说死不死的，还不是时候。

艾拉斯特 反正我欠下你的大人情。我希望很快就能漂漂亮亮地酬谢这样一位又高贵又善良的信差的恩德。

马丽内特 说正经，您知道我方才在哪儿找您来的？

艾拉斯特 怎么样？

马丽内特 靠近菜场，您知道。

艾拉斯特 到底在哪儿？

马丽内特 那，在那家铺子，上个月，您慷慨大度，自己答应赏我一只戒指。

艾拉斯特 啊！我明白啦。

胖子·洛内 鬼东西！

艾拉斯特 不错，我答应你的东西，到现在没有给，拖的日子也太久了，可是……

马丽内特 我说这话，可不是逼你。

胖子·洛内 噢！不是！

艾拉斯特⁽³⁾ 这只戒指，你也许看得上眼，先拿着它吧。

马丽内特 少爷，您这是怎么的啦，我可不好意思拿。

胖子·洛内 不要脸的东西，拿着吧，别再蘑菇啦：少爷赏的东西，不要，那才是傻瓜哩。

马丽内特 这也是为了讨你点儿纪念。

艾拉斯特 我什么时候可以向这位可爱的天使道谢？

马丽内特 想办法弄到父亲的欢心。

艾拉斯特 万一他拒绝我，我该不该……

马丽内特 走着瞧！我们会帮您使出种种计策的。不管怎么说，她一定是您的：您那边加把劲，我们也拼命干。

艾拉斯特 再见。我们今天就会知道结果的⁽⁴⁾。

马丽内特 倒说咱们俩，咱们那档子事该怎么办？你说也不跟我说一声。

胖子·洛内 到时候拜天地，像咱俩，事情还不明摆着嘛。我要你；你也照样要我？

马丽内特 那还用说。

胖子·洛内 就这么办啦，完啦。

马丽内特 再见，胖子·洛内，我的心肝。

胖子·洛内 再见，我的星星。

马丽内特 再见，我的烧火棍儿。

胖子·洛内 再见，亲爱的扫帚星，我心上的七彩虹。⁽⁵⁾感谢上天，我们的事由儿有门道啦：阿耳贝尔不会不答应。

艾拉斯特 法赖尔朝我们走过来啦。

胖子·洛内 晓得事情的经过，我可怜这个穷鬼。

第三场

艾拉斯特，法赖尔，胖子·洛内。

艾拉斯特 好啊，法赖尔先生？

法赖尔 你好啊，艾拉斯特先生？

艾拉斯特 恋爱进行得怎么样？

法赖尔 你的事由儿呢？

艾拉斯特 一天比一天有进展。

法赖尔 我的也在飞速前进。

艾拉斯特 还是吕席耳？

法赖尔 是她。

艾拉斯特 说真的，我承认，你是少有的坚贞的范例。

法赖尔 你的忠诚该是后人的一个少见的榜样。

艾拉斯特 就我来说，我不喜欢那种严峻的爱情，仅仅看上两眼就知足了，我对经常受到虐待也没有什么好感，总之，我要是爱呀，就要见爱、相爱。

法赖尔 这是自然的，我的看法跟你一样。我所爱的是最完美的美人，我不见爱呀，我就不会献上我的心。

艾拉斯特 可是吕席耳……

法赖尔 我要什么，吕席耳就给什么，心里可爱我啦。

艾拉斯特 你那么容易满足？

法赖尔 也不就像你想的那样容易。

艾拉斯特 我不是夸口，可是我相信，她爱的是我。

法赖尔 我呀，我就知道我在她心里有一个相当好的位置。

艾拉斯特 相信我吧，别让自己上当。

法赖尔 相信我吧，别让你的死心眼儿的眼睛太上当。

艾拉斯特 我要是敢给你看一件确实的东西，证明她的感情……不：你会大为震动的。

法赖尔 我要是敢对你揭露一个秘密……我会伤你的心的，还是不作声的好。

艾拉斯特 说真的，我并不乐意，是你逼得我，你太神气了，我得打击打击你。你念吧。

法赖尔⁽⁶⁾ 可真多情啦。

艾拉斯特 你知道是谁写的？

法赖尔 对，是吕席耳写的。

艾拉斯特 怎么样？事情十拿九稳……

法赖尔 （笑）再见，艾拉斯特先生。

胖子·洛内 他发疯了，这位少爷：他有什么好笑的？

艾拉斯特 说实话，这出乎我的意外。不瞒你说，我就不知道这里头在闹什么鬼。

胖子·洛内 他的听差来了，我想。

艾拉斯特 是的，我看见他来了。我们假装不知道，逗他。把他主人的恋爱事由儿全讲出来。

第四场

马斯卡里叶，艾拉斯特，胖子·洛内。

马斯卡里叶 是啊，没有人比我现在更糟的啦，找了这么一位闹恋爱的年轻东家。

胖子·洛内 你好。

马斯卡里叶 你好。

胖子·洛内 马斯卡里叶这时候到哪儿去？有什么贵干？回来？走？还是待下来？

马斯卡里叶 不，我不回来，因为我哪儿也没有去；我也不走，因为我留住了；我也不待下来，因为眼下我就得走。

艾拉斯特 别这么作难自己：马斯卡里叶，慢点儿。

马斯卡里叶 啊！少爷，小的有礼。

艾拉斯特 你躲我们躲得好急呀！为什么？我有什么好让你怕的？

马斯卡里叶 我不相信你会吓唬我的。

艾拉斯特 讲和吧，我们不再为争风吃醋使气了。我们是朋友。我不搞这套把戏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好敞开来进行啦。

马斯卡里叶 但愿能这样就好！

艾拉斯特 胖子·洛内知道我的心在别的上头。

胖子·洛内 是这样的，我把马丽内特也奉让给你。

马斯卡里叶 这话就别提了，咱俩的争夺不会闹得那么不可开交。可是您少爷确实是不搞恋爱这档子事了，还是拿人寻开心啊？

艾拉斯特 我听说你主人进行得很成功，那位美人私下给了他好处，我再追下去就成傻瓜了。

马斯卡里叶 听你这么一讲，我确实高兴。不说我们的方案，我过去害怕的就是您捣乱，现在您知难而退，不能说您没有见识。是呀，女的对您好，玩的都是假招子，您不上她这个当，再好没有。事情我一五一十全清楚，我有一千回可怜您希望要落空。愚弄老实人是要造罪的。可是，话说回来，您怎么识破这个鬼把戏的？因为给他们要好当证人的，除去夜晚之外，也就是我跟别的

两位。我们的两位情人可知足啦，不过，事情一直严守秘密，总以为不会有人知道底细的。

艾拉斯特 怎么！你说什么？

马斯卡里叶 我说，我就意想不到，少爷，也猜不出谁会讲给您听。

我们装作没事人，把人人骗住，也把您骗住，其实，他们好的要命，私下已经结婚啦。

艾拉斯特 你撒谎。

马斯卡里叶 少爷，小的领教。

艾拉斯特 你是混蛋。

马斯卡里叶 同意。

艾拉斯特 你胡说八道，欠当场给你来一百记棍子。

马斯卡里叶 您说到做到。

艾拉斯特 啊！胖子·洛内。

胖子·洛内 少爷。

艾拉斯特 这话我听了胆战心惊，我否认。（向马斯卡里叶。）你想跑？

马斯卡里叶 不。

艾拉斯特 什么？吕席耳嫁给了……

马斯卡里叶 不，少爷，我在开玩笑。

艾拉斯特 啊！你开玩笑，混账东西！

马斯卡里叶 不，我不开玩笑。

艾拉斯特 那么，是真的？

马斯卡里叶 不，不，我没有说这话。

艾拉斯特 那你在说什么？

马斯卡里叶 哎呀！我什么也不说，怕说错了话。

艾拉斯特 这是真事，还是假事，给我讲明白。

马斯卡里叶 您说真就是真，说假就是假；我在这儿，不是跟您争论这个的。

艾拉斯特⁽⁷⁾ 你讲不讲？现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的舌头就活动了。

马斯卡里叶 它还要讲傻话的！得啦，求您了，您要是高兴的话，就快揍我一顿，由着我滚吧。

艾拉斯特 我要听你把真话吐出来，不然呀，你就是死。

马斯卡里叶 哎呀！我说；不过，少爷，您听了也许要生气的。

艾拉斯特 说吧！可是当心你说的话：要是你讲的话有半句是谎话呀，我生起气来，你就没命啦。

马斯卡里叶 我讲真话；我要是有半句话骗您呀，您就剁掉我的腿、我的胳膊，比这还厉害，剁掉我的脑壳。

艾拉斯特 结婚是真的？

马斯卡里叶 我看，我的舌头这回可要惹乱子啦；不过，一句话，事情就像您说的那样，经过五个夜晚的拜访，利用你这堵遮风墙给他俩的好事打掩护，他们就在前天结了婚。从这以后，吕席耳本来热恋着我主人，也装作不怎么爱了，为了不叫人知道他们的秘密，就完全装成表面爱您，其实是她谨慎小心，做出来给您看的。要是您不相信我赌的咒，胖子·洛内可以随便哪一晚晌跟我

一块儿去，我会让他看个清楚，因为我是放哨的，我们夜里可以自由进出她的屋子。

艾拉斯特 滚开，无赖。

马斯卡里叶 正中下怀；我要的就是这个。⁽⁸⁾

艾拉斯特 怎么样？

胖子·洛内 哎呀，少爷，咱俩全受骗啦，要是他讲的是真话的话。

艾拉斯特 哎呀！他讲的话太真啦，该死的刽子手。他说的句句话，我看了个透明。还有法赖尔，看见那封信就笑，也是不谋而合的做法。毫无疑问，统统是忘恩负义的女人为她男人设下的圈套。

第五场

马丽内特，胖子·洛内，艾拉斯特。

马丽内特 我来告诉你们，回头晚晌，我的小姐答应您到花园看她。

艾拉斯特 你还敢跟我讲话，你这两面做人的奸细？走开，离我远远的，告诉你的小姐，说她别再拿她写的字条吵闹我啦；混账东西，她的信呀，我就这么回答了⁽⁹⁾。

马丽内特 胖子·洛内，告诉我，他中了什么邪？

胖子·洛内 你还敢跟我讲话，不讲理的女人，骗人的鳄鱼，心比波斯的总督还黑、比耐斯屯贡人⁽¹⁰⁾还黑？去吧，去告诉你那位小姐，对她照实讲吧：别看她能随机应变，我们不是傻瓜，少爷不是，我也不是，从今以后，让她跟你一道见鬼去吧。

马丽内特⁽¹¹⁾ 我可怜的马丽内特，你是醒着还是睡着？是什么鬼迷上了他们的心窍？什么？就这样欢迎我们的好心好意？噢！这可真叫人意料不到！

第二幕

第一场

阿斯卡涅，福罗席娜。

福罗席娜 阿斯卡涅，多谢上天，我是一个保守秘密的女孩子。

阿斯卡涅 可是，我们在这儿讲这番话合适吗？当心别遇到意外，让人偷听了什么的。

福罗席娜 我们在家里倒不保险了。这儿四面八方都在我们眼底下，我们正好放心讲话。

阿斯卡涅 哎呀！把话讲出来，在我可真是一桩难事啊！

福罗席娜 看你把话说的！那么，这一定是一个重要的秘密。

阿斯卡涅 太重要了，因为对你讲，我都觉得疚心，我要是能隐瞒下去的话，你不会知道的。

福罗席娜 啊！你这是看不起我，有话不对我讲，迟疑来，迟疑去，可你知道这个关心你的人多么不爱开口！我跟你一道吃奶长大，对你那么关系重要的事都一向不对人讲！知道……

阿斯卡涅 是的，你知道不让世人晓得我的性别和家庭的秘密理由；你知道我幼年过活的家庭，小阿斯卡涅死了，害怕家产由外人继承，就把我装扮成他，顶替他的小命，所以我才放心向你讲起这话来。可是福罗席娜，在讲下去以前，我经常犯的一个疑心，请你给我解释明白。阿耳贝尔真就一点也不知道我这样装成男孩子、让他成为我的父亲的原因吗？

福罗席娜 说实话，你要我讲的事，也就够作难我的了：我始终弄不清楚这桩事由儿的底细，我母亲在这上头也帮不了我什么忙。据说在这个儿子出生以前，就有一位阔极了的舅父，小心翼翼地立

下遗嘱，把大笔财富留给他，可是这位宝贝疙瘩儿子后来死了，他母亲瞒着不让人知道，她丈夫又不在家，担心老头子急疯了，看见整个家产落到别人手里，自己家里反而一点便宜也沾不到。你听我讲，为了掩盖这档子事，就决定把你接到家里来，养活成人，你母亲也同意这种骗人的做法，冒充那位死了的儿子，给知情的人送了些礼，答应一道保守秘密。阿耳贝尔从来不晓得其中的变化，他女人瞒着不叫他知道，整整十二年还要多，直到她害了急病，死得那样快，来不及把事情说破。不过，我看见他一直跟你生身的母亲有来往，我还清楚他私下里送她东西，他这么做，也许是有所谓而为之的。另一方面，他要你成亲，让你跟一个女孩子结婚，葫芦里卖什么药，人就知道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晓得你顶替的事，反正他不晓得你是女孩子。可是我把话扯远了，也没有法子再扯了，还是回来谈你的秘密吧，我急着要听呐。

阿斯卡涅 你要知道，爱神不会受骗的，我是女孩子，瞒不过爱神的，他射出来的细箭，穿过我的男孩子衣服，一直射进一个弱女孩子的心里：总之，我爱上了人。

福罗席娜 你爱上了人？

阿斯卡涅 别急，福罗席娜；别先就吃惊，还不是时候；意想不到的事多着呐，这颗呻吟的心还有别的事要告诉你。

福罗席娜 什么事？

阿斯卡涅 我爱上了法赖尔。

福罗席娜 啊！你有道理。你爱的这个人呀，你这一顶替，就把他应该继承的一笔产业给顶丢了，他要是有点儿影子知道你是女的呀，会马上把家产弄回去的！这又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大标题。

阿斯卡涅 你倒真想不到我还有事瞒着你。我是他女人。

福罗席娜 噢！天呀！他女人！

阿斯卡涅 是的，他女人。

福罗席娜 啊！这可真拔尖儿啦，说什么我也想不到这上头。

阿斯卡涅 我还有话告诉你。

福罗席娜 还有？

阿斯卡涅 我是他女人，可是，他本人连想都没有想到，他也想不到我是谁。

福罗席娜 好！讲吧，我不说话了，我不争论了，一连串的怪事把我都搅糊涂啦。我简直就想不出还有什么好惊人的。

阿斯卡涅 你高兴听，我就仔细给你讲。法赖尔决心给我姐姐当俘虏，我觉得他倒是一个可取的情人，人家不要他，我倒觉得他怪可怜的，不免对他有了一点好感。我希望吕席耳爱听他谈话，我怪她无情，怪她好厉害，不知不觉，不由自己，就领会了她不要接受的感情。他跟她讲话，领情的是我；他的叹息对人家不起作用，却让我受到深深的感染；他追求的女孩子不理他那一套，他却像胜利者，把我打败了。所以，福罗席娜，我的有点儿太脆弱的感情，噫！就把人家不要的东西当作宝贝捡了起来，不由自己受了伤，用过高的利息替别人还账。总之，我的亲爱的，总之，我爱他的这番意思直想有所表示，可是用的是别人的名字。这位太惹人爱的情人，有一夜晚，听我讲话偏袒他，还以为遇到的真是吕席耳；我小心在意跟他谈话，他一点也不感到我是乔装打扮。我就这样骗住了他，还得到他的喜爱，我对他讲，虽然我爱他，可是我父亲另是一种心思，我不得不照着他的吩咐来做。这样我们相爱就只好瞒着人，也只有夜晚才好相会；白天怕出乱子，我们之间任何私话也要避免；他看见我也要装出素不相识，就像我们先前毫无来往的模样。他那一方面，跟我这方面，都不

许打手势、说话、递纸条子，泄露半点儿秘密。总之，这出骗人的好戏由我引导，我靠这个办法，把一个大胆的计划做到底，我为自己看中了一个丈夫，事情都像我说的那样。

福罗席娜 你这坏孩子，你真有天大的本事！谁看得出你冷冰冰的脸会干出这个！别看我盼望事情成功，你也太性急了点；难道你真以为事情会长久不为人知道吗？

阿斯卡涅 爱情强烈，什么也挡不住它，满足它的也只有它的计划，除非它达到给自己建议的目的地，它事后什么也不放在眼里。不过，今天，我讲给你听了，你的劝告……我丈夫来了。

第二场

法赖尔，阿斯卡涅，福罗席娜。

法赖尔 要是你们两个在一起商量什么事，我不该打搅你们的话，我就走开。

阿斯卡涅 不，不，你来得巧，正好需要你打断我们的谈话。

法赖尔 我？

阿斯卡涅 正是。

法赖尔 怎么会的？

阿斯卡涅 我在讲，我要是女孩子的话，法赖尔一定有办法讨我喜欢；我要是他心上人的话，我也一定会很快就让他幸福。

法赖尔 说这些话表白自己，不费什么事，因为有一个“要是”在中间挡着。话虽然甜，可是经不起考验，一出事，你就脱不了身了。

阿斯卡涅 一点也不；听我讲，你要是真爱我呀，我会心甘情愿满足你的。

法赖尔 你是不是有心帮我忙，让我如愿以偿？

阿斯卡涅 我满足不了你的期待。

法赖尔 你这话可不够交情。

阿斯卡涅 什么？我要是女孩子，真还爱你的话，法赖尔，你当真要我答应你，帮你得到另一个女人的爱？这事对我太难堪了，我做不到。

法赖尔 这不等于白说？

阿斯卡涅 我对你说的话，是作为一个女孩子说的，你就该把它当作一个女孩子的话来听。

法赖尔 这么看来，阿斯卡涅，我对你的恩典没有什么好指望的，除非是上天在你这里显示一个大奇迹。总之，你不是一个女孩子，永别了你的情意：你对我感不感兴趣也就无所谓了。

阿斯卡涅 我的用心比什么人都细，牵连到爱情上来，一点点顾虑也会得罪我。总之，我是真心诚意：你要是不能叫我完全放心，放心你对我有同样的感情，你有同样热烈的友情，法赖尔，我也决不会管你的闲账，再说，我要是一个女孩子的话，我也决不允许另外一个女的占住你的心。

法赖尔 你这样妒忌，顾虑重重，我还没有遇到过；你感情这么激动，尽管事情古怪，我也只好答应了！你要我做的事，我照办就是。

阿斯卡涅 当真？

法赖尔 是的，当真。

阿斯卡涅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法赖尔 我回头有一个重要的秘密告诉你，你听了以后，怎么样想，对我很有关系。

阿斯卡涅 我也同样有秘密告诉你，你听了以后，你的真情就自然流露了。

法赖尔 噫！这怎么会的？

阿斯卡涅 原因是我有一桩恋爱事由儿不敢对人讲，你对我所爱的人影响大极了，我将来幸福不幸福全看你了。

法赖尔 阿斯卡涅，说吧。只要我做得到，我在事前就可以做出担保，你一定幸福。

阿斯卡涅 你眼下答应的远比你答应得多。

法赖尔 不，不：你要我传话的人，告诉我吧。

阿斯卡涅 还不到时候；不过，这个人，跟你关系很近。

法赖尔 你的话让我吃惊。但愿这不是我妹妹……

阿斯卡涅 我告诉你，现在不是我解释的时候。

法赖尔 为什么？

阿斯卡涅 有原因的。等我知道了你的秘密，你就知道我的秘密了。

法赖尔 要我说破我的秘密呀，我需要另外一个人的许可。

阿斯卡涅 把许可弄到手吧。到我们彼此亮出爱情的那一天，我们再看我们两个人谁顶守信用。

法赖尔 我接受这个打赌，再见。

阿斯卡涅 我也接受，法赖尔。⁽¹²⁾

福罗席娜 他以为从你这儿得到的是一位兄弟的帮助。

第三场

福罗席娜，阿斯卡涅，马丽内特，吕席耳。

吕席耳 就这么决定啦：只有这么做，我才能平下这口气来；这么做，能折磨他，再合我的心意不过。⁽¹³⁾我的兄弟，事情又大变啦。我一直不理睬法赖尔，现在我改了主意，我站到他这一边啦。

阿斯卡涅 姐姐，你说什么？怎么回事？变心！你这个变化，我觉得太怪气啦。

吕席耳 我倒觉得你的变化才不可解释啦。从前，是你要我爱法赖尔；你为了他怪我三心二意，什么瞎折磨人啦，什么骄傲啦，什么不公平啦，全朝我头上撂；现在我要爱他啦，你又不高兴我这么做，我看你在反对他！

阿斯卡涅 姐姐，我不支持他了，我听你的。我知道他在接受另外一个女人的支配，你要是叫他回来，他不回来，那你可就丢人啦。

吕席耳 单单是这个的话，我保险我会打赢的。至于他的心思，我再有把握不过：我的眼睛看得可清楚了，那是瞒不过人的。我把我的心思对他讲，用不着担惊受怕。你要是不肯帮我传话呀，我自己会让他知道，他爱我的一片心意有好报应。什么？兄弟，你惊呆了，像天打雷劈一样？

阿斯卡涅 啊！姐姐，我要是对你有作用的话，你要是肯听一个兄弟的劝告的话，就别这么做了，别让法赖尔做出违心的事来，他爱的那个年轻姑娘跟我很要好，说真的，她有权利要你关心她。那个不幸的可怜虫爱疯了他，她的心思只讲给我一个人知道，多骄傲的人，再冷酷的心也会被她的婉转的柔肠所打动。是的，你知道你这下子对她的打击有多大，她的心情你也会可怜的；她的痛苦我体会得一清二楚，姐姐，你要是把她喜爱的人抢走的话，我可

以说，她会死的。艾拉斯特跟你是天生的一对，彼此也都相爱……

吕席耳 够啦，兄弟。我不知道你目前关心的是谁，不过，求你别再讲下去了，让我再细想一想吧。

阿斯卡涅 好吧，残忍的姐姐，你要是照你讲的计划做呀，那我就绝望透顶啦。

第四场 马丽内特，吕席耳。

马丽内特 小姐，您的决心也真够快的。

吕席耳 人家欺负我欺负到这种地步，怪不得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要报仇，我生了气，眼前有什么，我就用什么。蛮横无礼到了极点，混账东西！

马丽内特 您看我到现在还为这生气。可是我也反复寻思来的，事情来的个怪，我就猜不透是怎么回事。因为，说真的，听到好消息，他可高兴啦，心亮堂堂的；看到您那封信，他高兴得要死，就欠把我当作神仙看待。可是过后，一样的信，我这丫头受的气别提有多狠啦。我真不明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会起这么大的变化，我真还不懂是什么缘故。

吕席耳 我恨他，他也找不出话来回护自己，因为就没有事情能让他感到痛苦的。什么？你想在天良丧尽之外，另帮他寻找干这种坏事的秘密原因？我那封倒楣的信，都怪我不好，要给他写信，可是他凭什么借口糟蹋它？

马丽内特 说实话，我明白你有道理，这种吵闹纯粹是无理取闹。我们受骗了，小姐。这些该死的狗东西，嘴可巧啦，装出一副懒洋

洋的神情，寻我们开心，可是我们偏偏又要听！听了他们求饶的话，我们就狠不下心啦，他们发誓我们也就相信啦，我们真是脆弱之至！我们实在蠢，男人也实在坏！

吕席耳 好，好！他欺负我们，由他夸口，由他笑，他得意长久不了的。我要他看看，一个心灵健康的人，先前待他好，他不受，也会蔑视他的。

马丽内特 赶上这种事，明白他没有拿着你什么把柄，少说也是一桩称心的快事。随人怎么说，马丽内特先头是对的，有一夜晚，大家寻欢作乐，她就是不答应你跟他走。换了别人的话，你希望成亲，就会听凭人家摆弄的；可是我呀，不认识你。

吕席耳 你这半天净说蠢话了，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总之，我心里的难受就别提了，万一这位背信弃义的情人，有一天心回意转（我现在不该对事情抱什么希望，因为上天存了心来折磨我，不会给我机会报复他的），我说，哪怕是我交好运，他会心回意转，把他的性命交给我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趴在地上憎恨他今天的所作所为，我也不许你帮他说话。恰巧相反，对他犯罪的严重性，我倒希望你能在我面前骂上两句；甚至于我经不起他勾引，要做什么坏事的话，你也不要客气，鼓起我正当的怒火，绝不放过他。

马丽内特 说真的，不用怕，交给我办吧，少说我的怒火也跟你一样高。我宁可做一辈子老姑娘，也不许我那个胖坏小子惹我再喜欢他。他要是来了的话……

第五场

马丽内特，吕席耳，阿耳贝尔。

阿耳贝尔 回去吧，吕席耳，给我叫家庭教师来；我要跟他讲讲话，他教阿斯卡涅念书，我要听听他的情形，他知不知道他近来有多无聊。（他独自讲下去。）行为不正当，会让我们多么焦急，不知所措！先前由于我太爱财，给自己弄了一个孩子，从这时起，我心里那个难过呀，就跟犯了罪一样。看见自己这样活活儿受罪，我巴不得自己没有这个孩子。一时我怕人说破这个骗局，家里陷入穷困之中；一时我又怕儿子遇到千百种意外，我得用一切力量来保全他。要是碰到什么买卖叫我出去，我担心回来听到什么坏消息：“怎么！你不晓得？他们没有告诉你？你儿子在发烧，或者胳膊呀腿的摔断了。”总之，随时我都要停住手，脑子里头七上八下，各种各样的苦恼在折腾我。啊！

第六场

阿耳贝尔，麦塔福拉斯特。

麦塔福拉斯特 Mandatum tuum curo diligenter. ⁽¹⁴⁾

阿耳贝尔 老师，我想……

麦塔福拉斯特 “老师”来自magis ter, ⁽¹⁵⁾像我们说的：“三倍伟大”。

阿耳贝尔 我要死了，我要是懂得你说些什么。算了，说别的吧！那么，老师……

麦塔福拉斯特 讲下去。

阿耳贝尔 我也愿意讲下去，不过，你不要老是这样打断我讲话。现在，再讲一遍，老师（这是第三回了），我儿子使我难过；你知道我爱他，我一直在当心把他养大。

麦塔福拉斯特 不错：filio non potest praeferri Nisi filius。
(16)

阿耳贝尔 老师，我们在一起讲话，我觉得，这种语言不是必要的。我知道你是拉丁文大学者，还是有证书的大博士，我相信那些证人；不过在我想同你进行的谈话之中，千万别把你的学问摆出来，像书呆子，讲许多怪话，好像你在教堂讲话那样。先父虽然头脑最清楚，也不过教我读书读到祷告书为止，我天天读，读了五十年，对我还是高深莫测。你就收起你的大学问，委屈你一下，跟我讲普通话吧。

麦塔福拉斯特 行。

阿耳贝尔 谈我儿子。他似乎害怕结婚，我帮他提了几门亲事，他总是冷冰冰的，不接碴儿。

麦塔福拉斯特 也许他有马库斯·土里屋斯的兄弟的脾气，这是土里屋斯对阿提库斯讲起的⁽¹⁷⁾，这在希腊人就叫做：“Atanaton⁽¹⁸⁾...”

阿耳贝尔 老天爷！永生的老师，求你了，把他们摆在一边儿吧，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埃斯科拉文尼亚人⁽¹⁹⁾，你方才讲的各种人：他们都同我儿子的事不相干。

麦塔福拉斯特 怎么样，你儿子？

阿耳贝尔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私下里有什么心爱的人，反正有事在苦恼他，否则，就是我受骗了，昨天我就看见他，他没有看见我，在树林一个人不去的黑角落。

麦塔福拉斯特 在树林一个人不去的地方，你的意思是说，一个隐秘角落，latine, secessus⁽²⁰⁾；维吉尔⁽²¹⁾说过：Est in secessu locus⁽²²⁾...

阿耳贝尔 见了鬼了，这个叫维吉尔的，怎么会讲这话？我拿稳了，在这安静地方，除掉我们两个人，就再没有什么人了。

麦塔福拉斯特 我讲起维吉尔来，因为他是一位有名的作家，用精选的语言说你所说的话，不是讲你昨天的事的见证人。

阿耳贝尔 我呀，我告诉你，我用不着精选的语言，用不着作家或者见证人，有我自己做见证就够了。

麦塔福拉斯特 可是你应该就最优秀的作家们所用的语言来选择，正如人们所说：Tu vivendo bonos，scribendo sequare peritos⁽²³⁾。

阿耳贝尔 是人，还是鬼，我都不管，你能不能不争论，听我讲话？

麦塔福拉斯特 宽提连⁽²⁴⁾拿它做成了法则。

阿耳贝尔 该死的健谈的人！

麦塔福拉斯特 他在这方面学问渊博，用的那个字，你一定高兴听。

阿耳贝尔 活见你的鬼，狗东西！噢！我多想给他的狗脸添几记巴掌印子！

麦塔福拉斯特 可是先生，谁惹你生气来的？你要我怎么着？

阿耳贝尔 我要你听我讲话，我对你讲了有二十回了。

麦塔福拉斯特 啊！要是只是这个的话，你一定会得到满足的：我住口就是。

阿耳贝尔 那你就识抬举啦。

麦塔福拉斯特 我已经准备好了听你讲话。

阿耳贝尔 那就好。

麦塔福拉斯特 我要再讲半句话的话，我就死。

阿耳贝尔 上帝会赏你这个脸的。

麦塔福拉斯特 从今以后，你不会埋怨我啰嗦的。

阿耳贝尔 但愿如此。

麦塔福拉斯特 你要说什么，就请说吧。

阿耳贝尔 我就说。

麦塔福拉斯特 别再担心我会打搅你。

阿耳贝尔 够瞧的啦。

麦塔福拉斯特 我比什么人都说话算话。

阿耳贝尔 我相信。

麦塔福拉斯特 我答应你什么话也不说。

阿耳贝尔 行。

麦塔福拉斯特 从现在起，我是哑巴。

阿耳贝尔 很好。

麦塔福拉斯特 说吧，放大胆！至少，我在听你讲；我不会让你埋怨
我不沉默的，我连嘴动一下都不动。

阿耳贝尔⁽²⁵⁾ 混蛋！

麦塔福拉斯特 可是求你就快点儿吧。我已经听了老半天，按道理也
该轮到我了。

阿耳贝尔 该死的凶手……

麦塔福拉斯特 哎！上帝！难道你要我永远听你讲下去吗？少说，我
也得分享一下讲话的权利，要不我就走了。

阿耳贝尔 我的忍耐是……

麦塔福拉斯特 什么？你还要讲？还没有讲？Per Jovem！⁽²⁶⁾我要疯。

阿耳贝尔 我没有讲……

麦塔福拉斯特 又来了？上帝！多能讲话！难道就没有办法拦住他不讲下去吗？

阿耳贝尔 气死我了。

麦塔福拉斯特 还讲？噢！折磨得死人！噓！求你了，也让我讲两句吧。一个不讲话的傻瓜，和一位不开口的学者，就无所用其区别。

阿耳贝尔 （走开。）家伙！要他住嘴呀只有走开！

麦塔福拉斯特 因而就有了一位哲学家的至理名言：“说吧，也好叫人知道你。”所以，如果人家剥夺了我说话的权利的话，就我来说，我宁可丧失人性，把我的本性换成一只走兽的特性。我一头疼起来呀就要头疼一个星期。噢！我多恨这些爱唠叨的人！什么？要是学者的话没有人听，要是人长久要封住他们的嘴呀，事物的自然秩序就必然乱了套：母鸡不久要吃掉狐狸，年轻孩子要教训老人，小羔羊要欢欢喜喜地追赶狼，疯子制定法律，妇女打架，罪犯审判法官，学生殴打老师，病人给健康的人开方子，胆小的兔子……天呀！救命啊！

〔阿耳贝尔上来，拿着一串铃铛在他耳边摆动，把他赶跑了。〕

第三幕

第一场

马斯卡里叶。

马斯卡里叶 一个计划草率，有时候上天会帮它成功；人惹了乱子，也可以躲开。说到我，口风太松是我的大毛病，补救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做到底，尽快对老主人把全部诡计说破了。他儿子是一个轻浮家伙，净给我留下一些难题做；另一位，家伙！把我告诉他的事到处讲，恨不得揍我们一顿！在他怒火大发作之前，至少碰碰好运气，说不定老头子之间还能讲和。这就是我要做的，我要赶快找到老头子，替我主人传话。⁽²⁷⁾

第二场 马斯卡里叶，阿耳贝尔。

阿耳贝尔 谁敲门？

马斯卡里叶 朋友。

阿耳贝尔 噢！噢！什么风儿把你吹来的，马斯卡里叶？

马斯卡里叶 老爷，我给您请安来了。

阿耳贝尔 啊！说真的，太麻烦你了。我祝福你，日安。

马斯卡里叶 回答的好干脆呀！真是急性子！

阿耳贝尔 又来了？

马斯卡里叶 老爷，您还没有听我讲呐。

阿耳贝尔 你不是问过安了吗？

马斯卡里叶 是的。

阿耳贝尔 好啦！我说过了，日安。

马斯卡里叶 是的，可是我还用波里道尔先生的名义向你致敬。

阿耳贝尔 啊！这另是一回事了。你的主人叫你向我致敬的？

马斯卡里叶 是的。

阿耳贝尔 我多谢他了。去告诉他：我希望他万事如意。

马斯卡里叶 这人一点儿也不喜欢礼节。老爷，我没有讲完他的问
候：他求您能立即帮他一个忙。

阿耳贝尔 好啦！他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我在等他驾
到。

马斯卡里叶⁽²⁸⁾ 等一下，我有两句话就完：他有要事同您面谈，他会
来的。

阿耳贝尔 哎！他有事跟我面谈，到底出了什么事啦？

马斯卡里叶 您听我讲，不久以前，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不用说，关
系到两个人的大事。这就是我带来的话。

第三场 阿耳贝尔。

阿耳贝尔 噢！天呀，我直打颤！因为，说到最后，我们很少交往。
我的计划要被破坏了，不用说，这个秘密正是我害怕听到的秘
密。有人想弄到钱把我出卖了，我的生活有了污点：我的骗局要
被揭发了。噢！要真情实况长久保密起来有多困难。为了我的名
声起见，我能照着正当的害怕来做倒好多了，我有许多次心神不
宁，直想把我欠给波里道尔的一份财产送还给他，防止我受打
击，陷于不可收拾的地步，让一切都安安静静地过去！可是，哎
呀！做了就是做了，追悔也来不及了；这靠诈骗弄到手的财产，
要想不为我所有呀，就要把我干干净净的名声也给带走。

第四场

阿耳贝尔，波里道尔。

波里道尔⁽²⁹⁾ 人不知鬼不觉地就这样结了婚！但愿这种荒唐行为能有好结局！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位大财主父亲生起气来呀，我真还害怕。可是我看见他了，一个人。

阿耳贝尔 上帝！波里道尔来了！

波里道尔 我挨近他，直打哆嗦。

阿耳贝尔 我害怕得动也不敢动。

波里道尔 我从哪儿开头呀？

阿耳贝尔 我说什么好呀？

波里道尔 他整个儿在激动。

阿耳贝尔 他的脸变了颜色。

波里道尔 阿耳贝尔先生，你的眼睛的神气告诉我，你已经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

阿耳贝尔 哎呀！是的。

波里道尔 你一定意想不到听见这消息，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听到的事。

阿耳贝尔 按说我应该无地自容。

波里道尔 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也不情愿谅解犯罪的人。

阿耳贝尔 愿上帝怜悯无耻的小人。

波里道尔 这种事你应该这样看待。

阿耳贝尔 必须宽大为怀。

波里道尔 确实应当如此。

阿耳贝尔 看上帝的份上，噢！波里道尔先生，宽恕吧！

波里道尔 哎！求你的应该是我。

阿耳贝尔 为了得到你的宽恕，我跪下来求你。

波里道尔 应该下跪的是我，不是你。

阿耳贝尔 可怜可怜我的不幸遭遇。

波里道尔 我是跪下来求你的人。

阿耳贝尔 你这么宽厚，我的心简直经不住了。

波里道尔 你这样谦逊，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好。

阿耳贝尔 我再次请你宽恕。

波里道尔 哎呀！应该宽恕的是你。

阿耳贝尔 我为这事痛苦万分。

波里道尔 我呐，也为这事同样痛苦。

阿耳贝尔 我斗胆求你，别让人人知道。

波里道尔 哎呀！阿耳贝尔先生，我希望的也正是这个。

阿耳贝尔 不要损害我的名声。

波里道尔 哎！是的，我也这样想。

阿耳贝尔 至于财产，你自己就好做主。

波里道尔 我不要你的财产，我要的只是你决定给的；在这方面，我希望你能做主；你要是肯这样做，我就太满意了。

阿耳贝尔 哎！多有善心的人！宽大到了极点！

波里道尔 宽大的是你：在这样不幸之后！

阿耳贝尔 愿你万事如意！

波里道尔 愿上帝跟你在一起！

阿耳贝尔 让我们像兄弟一样拥抱。

波里道尔 我完全同意；事情结局能这样美满，我非常高兴。

阿耳贝尔 谢天谢地。

波里道尔 你不必装假了，你不生气反而使我恐惧：吕席耳在我儿子这方面犯了一个过失，因为你又有钱又有朋友……

阿耳贝尔 噫！你说什么犯过失，还有吕席耳，怎么的啦？

波里道尔 好，不啰嗦啦。我承认我儿子很不好，搅在里头，不过，为了你放心起见，我可以说，事情全是他一个人干的，过失在他；你女儿的人品无可非议，干不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这都是坏人从中挑拨的缘故。她天真无邪，没有坏人勾引，绝不会伤你教养她的心。既然祸事已经闯下来了，我们两个人也不作难他们，凡事和为贵，我看就这样吧。用不着追究既往，举行正式婚礼来补救也就成了。

阿耳贝尔⁽³⁰⁾ 噢！上帝！多大的误会！他告诉了我些什么？我才放下心来，又撞上另一个大乱子。心里乱糟糟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我一开口呀，我怕我会闹出大笑话来。

波里道尔 阿耳贝尔先生，你在想什么？

阿耳贝尔 什么也不想。改天再谈吧，求你啦：我忽然有点儿不舒服，不得不离开你。

第五场 波里道尔。

波里道尔 我看见他在难受。道理他讲了一大篇，其实心里照常还是不快活。凌辱的形象还在，他躲开了，掩饰他的痛苦。他的羞愧我也有份，他的忧患也打动我。他需要一点时间来让自己平静下来，痛苦约制得太紧了，容易加倍的。我的年轻蠢才来了，乱子都是他给我们惹出来的。

第六场

波里道尔，法赖尔。

波里道尔 好啊，宝贝儿子，你的行为可好啦，无时无刻不在催父亲的老命；你每天都有怪花样，我们听也听腻啦。

法赖尔 我每天都干了些什么，惹你老人家生这么大的气？

波里道尔 我是一个怪人，脾气坏透顶，居然怪罪这样懂事和这样安分的一个孩子！可不！他像一位圣徒过活，从早到晚都在家里祷告。说他改变自然的秩序，把白天变成夜晚，噢！是一个大骗局！说他净干些不尊重父亲和亲戚的事，是谎话连篇！说他新近私下里和阿耳贝尔的女儿成亲，也不怕惹出多大的乱子，那是错冤枉了他！连我要说什么，清白的可怜虫都不知道！啊！狗东西！老天为了处分我才生下你来，由着性子胡来，在我咽气之前，我就一次也看不到你安分守己？

法赖尔 （一个人。）这是怎么回事？他这么教训我，我看只有马斯卡里叶明白。可是他绝不肯向我认罪的：必须使计谋，克制一下我的正当的怒火。

第七场

马斯卡里叶，法赖尔。

法赖尔 马斯卡里叶，我方才看到我父亲，他知道了我全部的事情。

马斯卡里叶 他知道了？

法赖尔 是的。

马斯卡里叶 家伙！他怎么会知道的？

法赖尔 我就不知道猜谁好；不过，事情的结局还算称心，我有理由十分高兴。他一句骂我的话也没有说，他谅解我的过失，他赞成我的爱情。是谁有本领把他变得这样柔和，我真想知道。我简直表现不出我的满意来。

马斯卡里叶 少爷，你想到哪儿去啦，事情这么顺当；不是我的功劳又是谁？

法赖尔 好呀！好呀！你的功劳可大啦！

马斯卡里叶 你听我讲，老爷知道这事，是打我这儿知道的；是我帮你得到这个好结果的。

法赖尔 可是，真是这样子，不开玩笑？

马斯卡里叶 开玩笑的话，不是这样的话，鬼抓了我去！

法赖尔⁽³¹⁾ 你要是不马上得到正当报酬的话，鬼抓了我去！

马斯卡里叶 啊！少爷，这是怎么搞的？容我分辩两句。

法赖尔 这就是你答应我的忠心？我就猜是你耍的诡计，不是我骗出你的话来呀，就别想你会告诉我。奸细，你这张嘴巴呀，鬼透啦，会扇起父亲的肝火来收拾我，完全把我毁了的；不用废话了，你给我死。

马斯卡里叶 慢些：说死呀，我的魂灵儿还没有做好准备。求求你，等一下，看看事情的结局再收拾我不迟。你没有敢公开的婚事，我有好些正当理由给你公开的，这是一个大变化，结果会打消你

这口恶气的。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我这么一声张，你会完全心满意足的，你受到的压制也会结束的，又有什么不好？

法赖尔 要是你这番话扑空了呢？

马斯卡里叶 那你有的是时间收拾我。可是我的计划会有好效果的，有上帝帮忙，结果会好的，你将来会为我的行动感谢我的。

法赖尔 我们看吧。可是吕席耳……

马斯卡里叶 住口！她父亲出来了。

第八场

法赖尔，阿耳贝尔，马斯卡里叶。

阿耳贝尔 我越不像先头那样张皇，我越觉得那番话古怪，我的害怕也改变了一个式样，因为吕席耳坚持这是扯谎，讲话的神气也去掉了我的疑心。啊！先生，你在这儿呀，你好大的胆，作践我的名声，编出这个鬼话骗人？

马斯卡里叶 阿耳贝尔先生，声音放和气点儿，少对您的姑爷发怒。

阿耳贝尔 姑爷，混账东西？你的模样活脱脱就像一架机器的弹簧，是最早的设计人。

马斯卡里叶 我看不出这里头有什么可招您生气的。

阿耳贝尔 告诉我，你觉得毁谤我女儿、羞辱全家人应该吗？

马斯卡里叶 他人在这儿，听凭您的吩咐。

阿耳贝尔 我要他说实话，除掉这个，我还有什么要他做的？他要是有意要我女儿的话，他追她就该有礼貌，走正道！他就该照规矩向她求爱，就该向她父亲要求结婚，不该打这种浑蛋主意，糊弄人，不顾廉耻地胡来。

马斯卡里叶 什么？难道吕席耳没有把终身许给我的小主人？

阿耳贝尔 没有，奸细，也永远不会。

马斯卡里叶 慢着！要是真有这事的话，您赞成他们的婚事吗？

阿耳贝尔 要是这不是事实的话，你愿意打断你的胳膊和腿吗？

法赖尔 先生，证明他说的是真话并不难。

阿耳贝尔 好！又来了一位，配有这样一位听差的主子！噢！无耻的撒谎大家！

马斯卡里叶 说真的，我讲的是实话。

法赖尔 我们除去要你相信之外，还有什么目的？

阿耳贝尔⁽³²⁾ 他们两个协作起来，就像市场的小偷。

马斯卡里叶 不用吵了，还是听听证人吧，叫吕席耳出来，让她讲。

阿耳贝尔 她要是否认的话，你们还打算怎么着？

马斯卡里叶 我担保，老爷，她不会照您的话做的。您就答应他们的婚事吧，她要是不亲口承认她的热情和她们的婚约的话，我甘愿领受最狠的处分。

阿耳贝尔 到底是怎么回事，让我们来看吧。⁽³³⁾

马斯卡里叶⁽³⁴⁾ 好啦，逢凶化吉。

阿耳贝尔 喂，吕席耳，问你一句话。

法赖尔⁽³⁵⁾ 我担心……

马斯卡里叶 不用怕。

第九场

法赖尔，阿耳贝尔，马斯卡里叶，吕席耳。

马斯卡里叶 阿耳贝尔先生，您也该让别人说话啦。小姐，事情可趁您的心啦，您这位父亲老爷，知道了您的事，承认了婚姻，把丈夫给您留下来，只要您证实我们的话是真的，他的无所谓的恐惧也就烟消云散了。

吕席耳 这个十拿十稳的坏蛋跟我讲了些什么呀？

马斯卡里叶 好！我已经有有了一个漂亮的头衔。

吕席耳 先生，你们今天宣扬的这个多情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倒要听听。

法赖尔 宽恕我吧，可爱的人，把话说出去的是一个听差，由不得我做主，婚事就张扬开了。

吕席耳 婚事？

法赖尔 人全知道了，可爱的吕席耳，想掩饰也是枉费心机。

吕席耳 什么？我的热情让你成了我的丈夫？

法赖尔 这件事应该给我招来一个人妒忌；不过我这种幸运，并不完全来自你的热情，而更多来自你的心地善良。我晓得你有理由生气，你不要人知道这个秘密，我也曾努力克制我的热狂的感情，不要违反你的特意的叮咛，可是……

马斯卡里叶 好啦，是的，是我，都是我惹出来的娄子！

吕席耳 还有什么事比得上这个骗局的？你竟敢当着我的面坚持它，以为靠这种诡计就可以把我弄到手吗？噢！滑稽的情人，他的多情的热恋得不到我的心，愿意伤害我的名声，好让我父亲听到这个编造的谎话就害怕，答应这羞辱我的婚事！即使样样成全你的激情，我父亲、命运、我的心情全在你这一边，我也要不顾死活，跟我的心情、命运、我父亲作对到底，我宁可死，也不要嫁给这个靠诡计就以为能把我骗到手的人。去吧，我要是不顾礼

节，不管自己是不是女孩子，能由着我的性子去做的话，你这样对待我，我会换一个样子教训你的。

法赖尔⁽³⁶⁾ 完啦，没有法子让她别生气。

马斯卡里叶 让我跟她讲话。哎！小姐，求您了，您现在装模作样有什么用？您想到哪儿去啦？您生这么大的气，拼命作难的是谁，还不是自己？要是您父亲没有人性，由他去；不过他也让理性控制他，他自己就对我讲，只要您承认有这事，他就什么也答应。我相信，承认自己有意中人，您觉得有点儿害臊；不过这要是有点儿拘束您的话，您只要一结婚，就全弥补过来了。即使有人责备您不该动心，这也算不了什么，总比杀死一个人好得多吧。人知道有时候肉体是脆弱的，女孩子又怎么样，不是石头，也不是木头。不用说，您不是头一个，我相信，也不会是末一个。

吕席耳 什么？您听了这些不要脸的话，一点反应也没有？

阿耳贝尔 你要我说什么？这样的怪事把我气糊涂了。

马斯卡里叶 小姐，我敢说，您早就全该承认了。

吕席耳 承认什么？

马斯卡里叶 什么？您跟我主人之间的事：装糊涂！

吕席耳 无耻之尤，你倒说，我跟你主人之间的什么事？

马斯卡里叶 我相信，您晓得的事应该比我多，昨儿晚晌对您太甜了，您不会这么快就忘记的。

吕席耳 父亲，纵容这样一个厚颜无耻的听差也太过分了。⁽³⁷⁾

第十场

法赖尔，马斯卡里叶，阿耳贝尔。

马斯卡里叶 她方才给了我一记耳光。

阿耳贝尔 滚吧，坏蛋，流氓，她方才打你那一下子，得到我做父亲的称赞。

马斯卡里叶 尽管这样，我要是说的不是真话呀，鬼把我带走！

阿耳贝尔 尽管这样，你要是再敢大胆胡来呀，我由人割掉一只耳朵！

马斯卡里叶 你要我带两个证人来给我作证吗？

阿耳贝尔 你要我的两个听差出来揍你一顿吗？

马斯卡里叶 他们的证词会证明我不撒谎的。

阿耳贝尔 他们的胳膊会补救我没有力气的。

马斯卡里叶 我告诉您，吕席耳这样做，是怕羞的缘故。

阿耳贝尔 我告诉你，对的是我。

马斯卡里叶 您认识奥尔曼、那个能干的胖公证人吗？

阿耳贝尔 你知道格栾庞、城里的刽子手吗？

马斯卡里叶 跟当年时髦极了的裁缝西蒙吗？

阿耳贝尔 跟集市中心支起的绞架吗？

马斯卡里叶 您会听到他们证实这个婚礼的。

阿耳贝尔 你会看到他们结果你的性命的。

马斯卡里叶 他们全是有信用的证人。

阿耳贝尔 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给我报仇的。

马斯卡里叶 那些看见的人不会撒谎的。

阿耳贝尔 那些人会看你一瘸一拐的。

马斯卡里叶 作为标记，吕席耳蒙了一块黑头巾。

阿耳贝尔 作为标记，你的额头骨证明你要绞死的。

马斯卡里叶 噢！固执的老头子！

阿耳贝尔 噢！下地狱的坏包！滚吧，谢谢我上了岁数，为了你给我的羞辱，不能当场处分你：我告诉你，少不了你的，你等着吧。

第十一场 法赖尔，马斯卡里叶。

法赖尔 好啊！这就是你想到手的好结果……

马斯卡里叶 你要说的那半句话，我明白；全在跟我作对；我看见四面八方全准备好了棍子、绞架来对付我。所以，在这大乱子当中，我想安静呀，就得打石头上往下跳才成，我一肚子的绝望，但愿我走运碰得见一块顶高的石头。永别了，少爷。

法赖尔 不，不，逃跑也是多余；你寻死呀，还是当着我的面死好。

马斯卡里叶 看着我死，我反而不能死；那么，我死的日期，只好推迟了。

法赖尔 跟在我后头，奸细，跟在我后头；我火儿上来呀，你不会由人摆布的，这你不是不明白。

马斯卡里叶⁽³⁸⁾ 遭殃的马斯卡里叶！你今天看见自己，为了别人的罪孽，吃到多大的苦！

第四幕

第一场 阿斯卡涅，福罗席娜。

福罗席娜 事情糟透啦。

阿斯卡涅 啊！我亲爱的福罗席娜，命里注定了我要毁灭。别瞧这事已经到了顶点，显然不会在这儿待下来，还要往前冲；吕席耳和法赖尔，想不到这么希奇古怪，一定要把这个秘密揭开了，这一下子我的计划就全流产了。因为说到最后，不是阿耳贝尔参与计谋，就是连他和大家都受骗了，万一有一天我的身份暴露了，他不得不把吞并的财产让给别人的话，你再看他肯不肯收留我吧：他的钱财没有了，他不管我的死活，恩情也就吹了。到了那时，我的情人不管对我的计策是什么看法，一个没有钱财跟家庭的女孩子，他会娶她为妻吗？

福罗席娜 我觉得你的议论挺有道理；不过早点儿想到这上头就好了。谁阻挡你这样想来的？从你计划的那时候起，你今天才看清楚的事，用不着做大巫婆也看得出来。明摆着的事，我一听你讲起，我就看不到有更好的结局。

阿斯卡涅 可我该怎么做才是？我心里乱极了。你就设身处地给出主意吧。

福罗席娜 出主意的应当是你自己，我处在你的地位，遇到这种倒楣事，就该你替我设想才是。因为我现在是你，你是我。福罗席娜，跟我出个主意吧：像我现在这个处境，有什么办法挽救？说吧，我求你啦。

阿斯卡涅 哎呀！别拿这事寻开心啦。看见我这种情景，还对我这些恼人的事情发笑，太不同情人啦⁽³⁹⁾。

福罗席娜 说实话，你的苦恼的确让我难受，我要尽我的力量来搭救你。可是，话说回来，我又能怎么样化险为夷，让事情有利于你的爱情，我就看不出一点点办法。

阿斯卡涅 万一我得不到帮助的话，那我就只有死了。

福罗席娜 啊！要死呀，那还不容易，死是随时随地可以想到的办法，人尽最大的可能来推迟它。

阿斯卡涅 不，不，福罗席娜，不；要是你的好主意还不能领我走出这些困境，我就只有绝望这条死路好走了。

福罗席娜 你知道我怎么样想吗？我得去看望一下……不过，艾拉斯特来了，他会打搅我们的。我们可以边走边研究这事：来吧，让我们走开。

第二场 艾拉斯特，胖子·洛内。

艾拉斯特 又拒绝啦？

胖子·洛内 我这个外交使者糟透啦，人家就不让我讲话。我才一开口，说您希望得到时间，和她谈谈话，她就仰起脸来，回答我：“去，去；我重看他，跟重看你一样，让他滚蛋吧。”才把这好听的话说过，她就朝我转开了脸，人也走开了。还有马丽内特，一副看不起人的怪脸相，说什么“走开，下贱东西”，把我丢在那儿，跟小姐一模一样。我的命和您的命一个样，谁也比谁好不了多少。

艾拉斯特 忘恩负义的女人！我有什么不该生气的？我才一回心转意，她就待我这么傲慢！什么？我上当上得那么狠，第一次激动也不配谅解？难道在这致命的时辰，面对着情敌的幸福，我就该

让我最激昂的热情无所表白？换了别人的话，在我的地位，有什么不好做的？人家胆大胡来，看着也不奇怪？难道我不该猜疑，还是猜疑的时间太久啦？我没有等她赌咒发誓。人们还在不相信她，我这颗心不耐烦再等下去，就把荣誉摆在她跟前，寻找借口要她原谅；我这样尊敬她，她一点也看不到我的崇高的热爱！她不让我的灵魂放心，提供武器防止情敌引起的不安，忘恩负义的女人让我自己在醋海里受罪，不肯接受我的口信、文字和会面！啊！不用说，爱情就没有力量来消灭这样一次轻微的侮辱。这口怨气发作上来，不留情面，她的心就算有海一样深，也要把它掏出来看个明白，即使她的三心二意能奉承我的情意，我现在也知道给它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是呀，我不再留连她了，我已经看出我受到多大的冷淡；既然她这样无情无义，我也要学她同样无情无义。

胖子·洛内 我也一样；我们两个人全发怒，把我们的爱情归到老账上吧。这些轻浮的女孩子该怎么活着，得好好儿教训教训，要她们承认我们是有勇气的。谁容忍她们蔑视，谁就得到蔑视。只要我们能看重自己，女人们就不会趾高气扬的。噢！由于我们的过失，她们对我们有多傲气！我宁愿上吊，也不愿看她们搂住我们的脖子，比我们愿意看她们搂的时候多。在我们这个世纪，大多数男子汉每天低三下四地惯坏了她们。

艾拉斯特 拿我来说，我在每件事上都看不起自己；为了惩罚她，我要她受到同样的蔑视，我要另找一个女孩子相爱。

胖子·洛内 说到我呀，我再也不要为女人呕心啦：我全不要，说实话，我相信你学我做，才叫有人的气派。因为，你看哇，女人像人家讲的，我的少爷，是一种走兽，你就很难认它一个明白，它天性倾向于作恶。因为一个走兽永远是走兽，哪怕活上十万年，也还只是走兽，所以，不说玩笑话，女人永远是女人，只要世界

存在一天，也只能还是女人。所以，有一个希腊人就讲，她的头可以被看作流动的沙子；因为，请少爷听好了，理由在这儿是十足的：因为头是身子的长官，没有长官的身子就走兽还坏，如果长官不和头是一回事，什么也不受罗盘的支配，就要出乱子了。兽性那一部分就要主有感觉那一部分，你就会听见有人喊“驾”，有人喊“吁”；有人要求软，有人要求硬；总之，人走路就没有一个准方向。这就是说，在尘世上，像人们解说的那样，一个女人的头就像房顶上的风标，随着风乱转。所以亚里士多德老表经常拿她和大海相比，所以人在尘世上讲，没有比波浪更流动无常的了。我们不妨比较比较来看（因为比较可以帮助我们领会一个道理，我们另外一些研究学问的人，就喜欢用比较，不怎么喜欢用类似），所以靠比较，我的少爷，让我把话讲完，像我们看见海那样，暴风雨来了，海也生了气；大风在吹在刮，浪卷浪，乱作一团，情形可怕已极；随你船夫怎样拨弄，船一会儿露出船底，一会儿露出船顶，就是这样，一个女人的头要是古怪起来呀，人就看见一阵暴风，变成大风模样，说起话来，就要……抢……先，于是又……一阵风……一片浪……这么一来，就像一堆沙子……总之，女人们呀比魔鬼还坏。

艾拉斯特 讲得好极了。

胖子·洛内 相当好，谢谢天。可是我看见她们过来了。少说也要坚强。

艾拉斯特 你不用操心。

胖子·洛内 我真还担心，她的眼睛会收紧你的链子。

第三场

艾拉斯特，吕席耳，马丽内特，胖子·洛内。

马丽内特 我看见他啦，你要撑着点儿。

吕席耳 别疑心我会软弱到这种程度。

马丽内特 他朝我们走过来啦。

艾拉斯特 不，不，小姐，别相信我又来同你谈起我的爱情。那已经过去了；我要把它忘掉。我深深知道你的心曾经占有我的心。为了一点冒犯的小事，居然经久恼怒，我太了解你的漠不关怀了；我应当让你明白，慷慨大度的人们对藐视特别敏感。我承认，我的眼睛在你的眼里看到从别人的眼里寻不到的魅力；我看重我在奴役中体会到的喜悦之情，比国王的权杖还要宝贵。是的，不用说，我对你的爱情是非常的；我整个活在你的心里；我甚至承认，也许说到最后，尽管受欺负，我摆脱你还有相当的困难。虽然我试着脱离你的支配，也许我受到的伤口还要长久流血，我从前爱你是我的幸福，现在我不爱了，我下定决心谁也不爱了。反正这话等于白说，因为每次向你表示爱情，你对我的憎恨又把我赶走；这是最后一次，我不会再纠缠你了，你拒绝我也就是这一次了。

吕席耳 你很可以彻底宽恕我，先生，省去这最后一次见面。

艾拉斯特 好，小姐，好，你会满意的！既然你愿意，我同你断绝关系，永远断绝关系：我要是再想同你谈话呀，我就不得好死！

吕席耳 那就好了，承情之至。

艾拉斯特 不，不，不要怕我说话不实在，就算我为人多情，忘不了你的形象，你再也不会看见我回来：相信我的决心吧！

吕席耳 回来也是白搭。

艾拉斯特 在这种苛待之后，我要是还摇尾乞怜的话，我就亲自动手，一剑扎进自己的胸膛。

吕席耳 好，那就别再说下去啦。

艾拉斯特 对，对，别再说下去。为了把多余的话统统扫除干净，给你一个确实的证明，忘恩负义的女人，我要永远砸碎你的枷锁，我要打心里把你连根拔掉，一样东西也不留下：这是你的画像，看上去，它现出你奇迹般的魅力，不过在魅力底下，也藏着千百种同样大小的短处，总之，我还你的是一个骗子的画像。

胖子·洛内 我呀，学你把纪念品全还了，这儿有你从前强迫我接受的钻石。

马丽内特 很好。

艾拉斯特 这儿还有你的镯子。

吕席耳 这儿还有你送给我的玛瑙，我拿它刻了个图章。

艾拉斯特 （读）“你十分爱我，艾拉斯特，要我掏出心来给你看；我要是不能像艾拉斯特爱我那样爱他，至少我非常爱艾拉斯特这样爱我。吕席耳。”这不是你对我做出的保证，同意我爱你吗？这是假招子，就该受这种惩罚。⁽⁴⁰⁾

吕席耳 （读）“我不清楚我的热恋的命运，和我受罪到多久；可是我知道，噢！可爱的美人，我永远爱你。艾拉斯特。”这就是你对我做出的保证，永远爱我？两个全都撒了谎，你的手和你的信。⁽⁴¹⁾

胖子·洛内 撕吧。

艾拉斯特⁽⁴²⁾ 这不是你写的？够啦，同样的命。

马丽内特⁽⁴³⁾ 坚定些。

吕席耳 留下一封不撕，我倒难过了。

胖子·洛内⁽⁴⁴⁾ 一封信也别留。

马丽内特⁽⁴⁵⁾ 坚持到底。

吕席耳 总算完了。

艾拉斯特 谢天谢地，信没了。我要是说话不算话呀，叫我不得善终！

吕席耳 我要是说话不算数呀，叫我见不得人！

艾拉斯特 那么，永别了。

吕席耳 那么，永别了。

马丽内特⁽⁴⁶⁾ 该这样做。

胖子·洛内⁽⁴⁷⁾ 你赢了。

马丽内特⁽⁴⁸⁾ 好啦，我们走吧。

胖子·洛内⁽⁴⁹⁾ 露过这一手儿，也该走了。

马丽内特⁽⁵⁰⁾ 你还在等什么？

胖子·洛内⁽⁵¹⁾ 你还要怎么着？

艾拉斯特 啊！吕席耳，吕席耳，像我这样的人会后悔的，我早就清楚啦。

吕席耳 艾拉斯特，艾拉斯特，像你这样的人，很容易受人安慰的。

艾拉斯特 不，不，四下里搜寻吧，我敢说，像我这样爱你的人，你就找不出来。我说这话，不是为了打动你；经过这场风波，我还有心爱你，那就不像话了。我的最热烈的尊敬也不抵事，你不会感谢我的；你要跟我断绝关系，我不该再往这上头想了。可是在我以后，不管他们多么在你跟前献殷勤，没有一个人会赶得上我这样对你多情。

吕席耳 一个人爱别人的时候，就不这样想了，对自己的评价也就更高了。

艾拉斯特 一个人爱别人的时候，就会为了许多表面现象，大吃其醋；可是他这时候在爱别人，说实话，就下不了决心来断绝关系，可是你呐，你下了决心。

吕席耳 妒忌，不夹杂别的心思，会礼貌多了。

艾拉斯特 由于爱，有所冒犯，人会宽待的。

吕席耳 不对，艾拉斯特，你就不是真心爱人。

艾拉斯特 是的，吕席耳，你就没有爱过我。

吕席耳 哎！我相信，你不会为这太伤心的。也许我不在人世倒好多了……不过，这些多余的话说它干什么，我说的就不是我想的话。

艾拉斯特 为什么？

吕席耳 因为我们已经断绝关系，我看，也不是时候谈这个。

艾拉斯特 断绝关系？

吕席耳 可不，是的；什么？难道没有断绝？

艾拉斯特 你这回可称心啦。

吕席耳 跟你一样。

艾拉斯特 跟我一样？

吕席耳 毫无疑问，把心里难过给人看，才是弱点。

艾拉斯特 你真心狠呀，不是你要我这样的嘛。

吕席耳 我？才不是呐，是你自己愿意做的。

艾拉斯特 我？我相信这让你很高兴。

吕席耳 我不高兴。是您自己想取乐罢了。

艾拉斯特 可是，要是我还愿意听你支使……虽然他过去生了气，可是万一他请求宽恕……？

吕席耳 不，不，别请求宽恕：我太脆弱了，我怕我会马上答应的。

艾拉斯特 噢！答应宽恕我，没有什么马上不马上，我也不会怕我请求太快的。小姐，答应我吧。你这样一种热情，太美了，应该永生不朽的。我最后再求一次：答应我，宽恕我吧。

吕席耳 送我回家吧。

第四场 马丽内特，胖子·洛内。

马丽内特 噢！胆怯的人！

胖子·洛内 啊！脆弱的心！

马丽内特 我脸都气红了。

胖子·洛内 我胀破了肚子。别妄想我也这样认输。

马丽内特 你别心想我会上你的当。

胖子·洛内 来，来，尝尝我生气的味道。

马丽内特 你别错看了人，你打交道的可不是我的糊涂小姐。看这张狗脸喔，就冲这张皮也想勾引人！我，我会爱上你这张狗脸？我会到处找你？天呀，我这样的姑娘，由着你糟蹋！

胖子·洛内 喝！你倒神气起来啦？得，得，看你那个花边结子，还有你那条细带子，打扮起来够份儿啦，我的耳朵尖儿可体面啦！

马丽内特 你呀！我才看不上眼，这是你昨儿个送我的巴黎的五十根针，别臭美啦。

胖子·洛内 这是你那把刀子：是难得的好刀子，花了你六个小钱，买来送我。

马丽内特 还有你的剪子跟你的铜链子。

胖子·洛内 我忘记前天你给我的那块干酪啦：拿去。你让我喝的汤，我也恨不得吐出来还你，那才叫两清啦。

马丽内特 我现在身边没有带着你给我写的信，我回头拿火烧掉，一封也不留。

胖子·洛内 你晓得我拿你的信怎么着？

马丽内特 当心点儿，以后别再求我。

胖子·洛内 为了我俩不再好起见，得弄折一根麦秆：麦秆断了，生意就算吹啦。⁽⁵²⁾ 别瞧我：我要发脾气的。⁽⁵³⁾

马丽内特 你呀，别偷着看我：我气透啦。

胖子·洛内 弄断了它，再也不会反悔啦。弄断了它：你笑，怪人？

马丽内特 是呀，你在逗我笑。

胖子·洛内 笑你的鬼！我想生气也生不成了。你说怎么着？断，还是不断？

马丽内特 看吧。

胖子·洛内 你说，看。

马丽内特 是你说的，看。

胖子·洛内 难道你答应我永远不爱你？

马丽内特 我？随你的便。

胖子·洛内 你要怎么着，你，说呀。

马丽内特 我什么也不说。

胖子·洛内 我也不说。

马丽内特 我也不说。

胖子·洛内 说真的，还是别装蒜了吧：拉拉手，我宽恕你。

马丽内特 我呀，我赏你脸。

胖子·洛内 我的上天！你真让我着迷！

马丽内特 一牵连到胖子·洛内呀，马丽内特就成了傻瓜！

第五幕

第一场

马斯卡里叶。

马斯卡里叶 少爷对我讲：“全城一黑，我就要去吕席耳的房间；快去准备一下灯笼⁽⁵⁴⁾，和随身带的兵器。”他吩咐我这话，我就像听见：“快去找一根上吊的缢绳。”好啊，我的少爷。（因为在开头你吩咐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一吃惊，就没有时间能回答你；可是我现在想回答你了，而且还要弄昏你的头脑：所以保卫自己吧，我们就不出声地理论一通吧。）你说，你想今天晚晌去看吕席耳？“是呀，马斯卡里叶。”你打算干什么？“做一件情人的事，要满足一下自己。”这是一个头脑非常简单的人做的事、冒着皮肉痛苦去做不必要的事。“可是你知道是什么动机让我去做的吗？吕席耳在生气。”算啦，那她就受着得啦。“可是爱情要我去缓和一下她的痛苦。”可是爱情是一个傻瓜，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难道，请问，这个爱情能防卫得了一位情敌、一位

父亲或者一位兄弟在怄气？“你不以为他们中间有谁要对我们行凶吗？”是呀，我也这么想来的，尤其是那位情敌。“马斯卡里叶，我们不得不防备防备意外，我考虑，我们得带上兵器去；万一有人见怪下来，我们就要打架了。”是呀，这正是你的听差干不来的事：我，打架，我的上帝！我是罗兰，我的少爷，还是什么费辣居⁽⁵⁵⁾？那可真不知道我啦，我把问题想过啦，我这人顶爱惜自己，只要有兩個手指头宽的一块铁进了身子，就能把一个活人送进棺材，我一想到这上头就浑身发抖。“可是你要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倒楣，我跑进林子不那么轻快就是了。再说，一把凶险的刀尖，哪怕铠甲扣得再牢实，也挡不住它扎进来。“噢！人家要把你当作一个胆小鬼了。”我不在乎，只要我能吃能喝就得。在饭桌子上，你可以拿我一个当四个看；说到打架嘛，我就不算数了。总之，阴间对你要是可爱的话，对我来说，我觉得阳世还是挺舒服的。我并不急着要死，也不急于受伤，听我说，做傻瓜你就一个人去做吧。

第二场

法赖尔，马斯卡里叶。

法赖尔 我过的日子，数今天无聊了：太阳待在天空，好像忘了走一样；在它上床睡觉之前，他还有好大的一段路程要跑，我相信它永远也不会完成得了。它这份慢腾腾劲儿快把我急疯了。

马斯卡里叶 您急着要到黑地里去，很快就会摸到什么可怕的障碍物！您自己看见的，吕席耳就不答应……

法赖尔 别尽对我讲废话了。就算我会在这儿遇见千百致命的陷阱，她待我太残酷，生的气也太大了，我要劝转她，要不我就结果我的性命：我决定好了这么干。

马斯卡里叶 我赞成你这种性急劲儿，不过麻烦的是，少爷，必须偷偷摸进去。

法赖尔 很好。

马斯卡里叶 我怕你受伤。

法赖尔 怎么会的？

马斯卡里叶 我咳嗽得要死，讨厌之至，咳嗽起来，会让人家发觉您的：它就时刻……⁽⁵⁶⁾您看，有多受罪。

法赖尔 咳嗽会过去的：喝点儿甘草汤就行了。

马斯卡里叶 少爷，我相信它不会过去的。不过，我倒是喜欢跟您在一起；可是我会疚心死的，我要是使我亲爱的少爷受到什么连累的话。

第三场

法赖尔，拉·辣皮耶尔，马斯卡里叶。

拉·辣皮耶尔 先生，我从可靠方面得知艾拉斯特对你还很恼火，还有阿耳贝尔为他女儿说要弄断你的马斯卡里叶的胳膊和腿。

马斯卡里叶 我嘛，在这场冲突里，什么也顶不上。我干下什么了，要弄断我的胳膊和腿？难道我是城里姑娘们的童贞的守卫者吗？难道我有什么方法对付诱惑吗？难道我这个可怜虫，有什么能力防止心朝哪边跑吗？

法赖尔 噢！希望他们不像他们讲得那样恶毒！尽管艾拉斯特为爱情什么也干得出来，他总不会占我们的上风。

拉·辣皮耶尔 要是你需要的话，我愿意助一臂之力，你一直知道我在哥儿们里头是一个不怕死的家伙。

法赖尔 拉·辣皮耶尔先生，感谢你的帮助。

拉·辣皮耶尔 我还有两位朋友可以给你们，他们对任何来犯者都是拔剑而起的勇士，你完全可以放心使用他们。

马斯卡里叶 先生，把他们接受下来吧。

法赖尔 你太热情啦。

拉·辣皮耶尔 本来吉尔可以帮我们的忙的，都是出了倒楣的怪事，把他的命送了。先生，真正可惜！多有用的人！你晓得司法机关在这中间捣鬼，他死得像恺撒一样，刽子手弄断他的骨头，他吱声都不吱声。

法赖尔 拉·辣皮耶尔先生，这样一个人是值得惋惜的。不过，说到你的护送嘛，我多谢了。

拉·辣皮耶尔 好吧；可是我警告你，他在找你，可能是你的一个凶狠的敌手。

法赖尔 我呀，我还真害怕他，万一他找我的话，他要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我都心甘情愿，而且在全城里走来走去，只要他一个人相伴，别人我都不要。⁽⁵⁷⁾

马斯卡里叶 什么？少爷，你想诱惑上帝？多大的胆！唉呀！你明明看见他们怎么威胁我们，四面八方……

法赖尔 你看见什么？

马斯卡里叶 像是有棍子从这边来。总之，相信我的谨慎吧，别让我们老在街上待着啦：回去把我们关起来吧。

法赖尔 把我们关起来，坏蛋！你怎么敢向我建议一个无赖的行为！来，别再唠叨了，跟我走吧。

马斯卡里叶 哎！少爷，我亲爱的主人，活下去是这么快活！人只有一回死，还遥遥无期！

法赖尔 我再要听见你讲话，我就要狠狠给你几棍子！阿斯卡涅来了，我们走吧。我们得让他打定好了主意。跟我回到家里，把打架的东西搬出来。

马斯卡里叶 我一点都不感兴趣，诅咒爱情，诅咒想尝尝它的味道的女孩子，跟那些诱惑人心的甜模样！

第四场

阿斯卡涅，福罗席娜。

阿斯卡涅 福罗席娜，这话当真，我不是在做梦？

福罗席娜 细节回头你会知道的，耐烦些吧。这类事情平日里不断来来去去地重复。说这些也就够了。遗嘱上写明要一个男孩子来承担诺言，阿耳贝尔的女人最后养下来的却是你：她先前就私下里商量好了执行她的计划，拿你和卖花婆子伊涅斯的儿子交换，让我妈拿你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喂养。十个月以后，那小男孩子死了，阿耳贝尔不在家，怕丈夫不答应，还有母爱又让她想出了鬼点子来瞒人：这女人就偷偷把她亲生的女儿接了回来，你变成了那个替代你的儿子，于是儿子的死就变成了女儿的死，瞒哄的只是阿耳贝尔一个人。这就是你出生的秘密，你母亲一直瞒着人，现在全明白了，她说了一些理由，也许还有别的，不关系到你的利益。最后是那次拜访，我本来一点儿也不心存指望，却比什么也对你的爱情有利。这位伊涅斯不承认你是她的孩子，弄清楚你的事情成了必要，我们两个人去看你父亲，把话全讲了；他女人有一封信做证明。我们走得还要远，我们的计谋又赶上了好运气，把阿耳贝尔和波里道尔的好处全照顾到了，对波里道尔讲起

这事的前前后后，一点一点地透露，怕事情把他吓住了，总之，我们做得很小心，一步一步把他引到答应的道儿上来，跟你父亲一样，表示愿意赞成你俩的亲事。你这回可如了愿！

阿斯卡涅 啊！福罗席娜，我喜欢死了……你对我的照应真算到了家了，全亏了你！

福罗席娜 再说，他老人家兴致可高啦，不许我对他儿子提半个字。

第五场

阿斯卡涅，福罗席娜，波里道尔。

波里道尔 过来，我的女儿，我现在有权利这么叫你，我也晓得你这身衣服藏着的秘密。你做了一件好事，你的大胆显出了你又聪明又和善，我全谅解；我儿子那方面，他也会快活的，得到了他追求的对象。你比得上全世界的财宝，我对他说的就是这话。可是他来了；让我们快活吧，快把你的家里人全请过来。

阿斯卡涅 照您的吩咐去做，是我的头一件孝心。

第六场

马斯卡里叶，波里道尔，法赖尔。

马斯卡里叶 失宠的事经常靠上天来揭露：我今天晚晌梦见脱了线的珍珠和打碎了的鸡蛋：少爷，做这种梦我要倒楣的。

法赖尔 胆小的狗东西！

波里道尔 法赖尔，你有一场决斗要进行，你的勇敢对你还是必要的，你的对手很厉害。

马斯卡里叶 老爷，难道就没有人起来阻止人们互相割断咽喉？换了我，我就要阻止的；可是万一碰到意外大祸的话，您就没有儿子了，到了那时候，您可怪罪我不得。

波里道尔 不，不，不怪罪你，是我叫他干的。

马斯卡里叶 违反人性的父亲！

法赖尔 父亲，这种感情说明你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我为这个尊敬你。我把你得罪下来了，不得父亲的允许，我干下这一切事来，我是有罪的；不管我多么惹你生气，自然总表示自己最强有力；为了你的荣誉，你不要看见艾拉斯特气我，你做得对。

波里道尔 前不久，人还在我面前把他说得可怕得不得了；可是从那时以来，事情就变了样；有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向你进攻，躲又没有地方好躲。

马斯卡里叶 就没有办法说和吗？

法赖尔 我，逃走？我才不干呐。这人到底是谁？

波里道尔 阿斯卡涅。

法赖尔 阿斯卡涅？

波里道尔 是的，你就要看见他。

法赖尔 他呀，赌了咒要帮我忙的！

波里道尔 可不是，他找你的麻烦，在关系你的名誉的决斗场上，要单对单，解决你们之间的争吵。

马斯卡里叶 这是一个勇敢的人，他知道，他们的事不要连累别人的。

波里道尔 总之，他们说你犯了谎骗罪，在我看来，他们的气忿也有道理；阿耳贝尔和我就同意了你这个过失上应当对阿斯卡涅做

出的补偿。不过，补偿必须公开进行，而且立刻完成，手续也理应具备才是。

法赖尔 可是，父亲，吕席耳心硬着呐……

波里道尔 吕席耳嫁给艾拉斯特，她也谴责你。为了证明你说的是假话，要当着你举行婚礼。

法赖尔 啊！气死我了，这女的可真叫厚颜无耻了，难道她丧尽了鉴别力、信仰、良心、荣誉？

第七场

马斯卡里叶，吕席耳，艾拉斯特， 波里道尔，阿耳贝尔，法赖尔。

阿耳贝尔 好啊！战士们，怎么样？我们的人来了，你有勇气比剑吗？

法赖尔 是的，是的，既然有人逼我决斗，我是有准备的。我要是心里有点儿拿不稳自己的话，原因是我还有点儿尊重对方，不是胳膊不听使唤。不过太不给人留余地了，这种尊重也就到此为止，我决计蛮干到底；背信弃义的行为太离奇了，我必须加以狠狠地打击，替我的爱情出这口恶气。这里没有丝毫爱你的意思，我是一腔怒火，概不由己。我把你的坏事讲出来，让人人知道，你这见不得人的婚事也就不关我什么事了。好，吕席耳，你的做法是可憎的，我简直不相信我眼睛里看到的；这说明你是一切廉耻的仇敌，光害臊就该臊死。

吕席耳 我身边有一个人替我报仇，听你讲这种怪话，我是不会难受的。现在阿斯卡涅来了；他可以不费什么力气，很快就让你改变语言的。

第八场

马斯卡里叶，吕席耳，艾拉斯特，阿耳贝尔，法赖尔，胖子·洛内，马丽内特，阿斯卡涅，福罗席娜，波里道尔。

法赖尔 他办不到，就让再有二十只胳膊给他帮忙，也办不到。保卫一个有罪的姐姐，我先可怜他。不过，他既然要跟我争吵，我会满足他的，还有你、我的勇士，也会让你称心的。

艾拉斯特 我先前对这一切都关心来的，可是后来阿斯卡涅把事情承担下来，我也就由他承担，不管这事了。

法赖尔 他做得好，谨慎总是相宜的，不过……

艾拉斯特 他会让你明白过来的。

法赖尔 他？

波里道尔 别受骗了，你还不知道阿斯卡涅是一个多怪的男孩子。

阿耳贝尔 他现在不知道。可是没有多久，他就会让人知道的。

法赖尔 来吧！他现在就让我知道。

马丽内特 当着众人？

胖子·洛内 这可不妙啊。

法赖尔 寻我开心？谁敢取笑我，我就砸碎谁的脑壳。是什么结局，我倒要知道。

阿斯卡涅 不，不，我不像你想的那样坏；在这件事里，我和人人有关系，你看到的尽是我的弱点。要知道上天执掌我们的命运，给我的不是一颗反对你的心，而且，为了你容易取胜起见，让你结束吕席耳的兄弟的命运。是的，阿斯卡涅不但不夸耀他的胳膊孔武有力，反而准备好了从你手里接受死亡。他也情愿以死相报，

倘使他死了，能叫你现在称心，当着众人，给你一位除去你谁也不嫁的妻子的话。

法赖尔 不行，她忘恩负义、寡廉鲜耻，整个人世都在……

阿斯卡涅 啊！法赖尔，让我告诉你吧，跟你相好的人就不能说是对你犯了罪：她的爱永远纯洁，她的忠心经久不变，我可以请你父亲自己来证明。

波里道尔 是呀，儿子，我们开你玩笑够数了，我看现在是让你明白真相的时候了。你赌咒要娶的那个女子，你亲眼看见，衣服变了，人没有变。打她年幼的时候算起，由于钱财的问题，她就乔装打扮，骗过了许多人眼。前不久，爱情让她骗了你，不但这样，连两家人都给骗了。别瞪着眼睛看大家，我现在是认真跟你讲话。是的，就是她，一句话，晚晌使计谋，借用吕席耳的名义，接受了你的婚约。她就用这个法子，人不知鬼不觉，在你们当中，撒下了不和的种子。可是，现在阿斯卡涅让位给道洛泰，所有欺骗的幌子全摘掉了，就该完成头一次婚礼，举行一次更神圣的婚礼。

阿耳贝尔 那场令人不解的决斗，就是这么回事，你伤害我们的名声，也只有这么做，才能补救。这样一场决斗，敕令也没有禁止过。⁽⁵⁸⁾

波里道尔 这场意外的喜事让你心乱，不过你犹疑不决，却就枉费心机了。

法赖尔 不，不，我不想在这上头帮我辩解。这件事是我意料不到的，不过意外使我高兴，我觉得心里又是爱来又是喜欢。难道我的眼睛……？

阿耳贝尔 进去吧，亲爱的法赖尔，她这身衣服不允许你同她谈情说爱。让她换了衣服再谈吧；同时你也就知道了这件事的细节了。

法赖尔 你，吕席耳，宽恕我吧，我在受骗之下……

吕席耳 忘掉这场伤害是一件容易的事。

阿耳贝尔 进去吧，道喜的话还是回家说吧，我们大家有的是时间相互道喜的。

艾拉斯特 你说这话，就不想这儿还有引起屠杀的事情吗？不错，我们两个人的问题解决了，可是马丽内特该怎么着？是让她嫁给她的马斯卡里叶，还是嫁给我的胖子·洛内？要解决这事，就非流血不可。

马斯卡里叶 用不着，用不着，我的血在我身子里头待得挺舒服。让他娶她吧，我不在乎这个；我知道亲爱的马丽内特的脾气，结婚并不妨碍求爱。

马丽内特 你以为我会让你当我的情人啊？做丈夫，不勉强，他是什么，女人也就由他去了，不会为这操心的。可是情人呀，就得有本事叫人动心才成。

胖子·洛内 听着：亲事一把我们这两张皮连到一起呀，我就不许你理睬所有的调情好手。

马斯卡里叶 老兄，你真以为你成亲就为你一个人？

胖子·洛内 仔细听着：我要一个规矩女人，不然呀，我就要到处嚷嚷。

马斯卡里叶 哎！我的上帝！你跟别人一样，会变得和和气气的。有些人在成亲以前，怪模怪样，挑东拣西的，常常到后来，也就变成了太平无事的丈夫。

马丽内特 好了，好了，宝贝男人，别怕我不定心：马屁精对我完全白搭。我什么事也告诉你。

马斯卡里叶 噢！天呀！可妙啦！拿丈夫当心里人……

马丽内特 住口，蠢东西。

阿耳贝尔 我第三回请大家到我家里去，也好自由自在地说开心的话。

-
- (1) 原作是诗体。1656年第一次在贝济埃（Béziers）演出。
 - (2) Basque，法国与西班牙交界一带的山民，以身手轻捷出名，是走私的能手。
 - (3) 1682年版，补加：“（拿下他的戒指给她。）”
 - (4) 1682年版，补加：“（艾拉斯特低声读信。）”
 - (5) 1734年版，补加：“（马丽内特下。）”
 - (6) 1734年版，补加：“（读过以后。）”
 - (7) 1734年版，补加：“（抽出他的宝剑。）”
 - (8) 1734年版，补加：“（马斯卡里叶下。）”
 - (9) 1734年版，补加：“（他撕掉信，下。）”
 - (10) Lestrygon，是吃人的巨灵，见于荷马的史诗《奥德赛》第十章。
 - (11) 1682年版，补加：“（一个人。）”
 - (12) 1734年版，补加：“（法赖尔下。）”
 - (13) 1734年版，补加：“（以上的话向马丽内特讲。）”
 - (14) 拉丁文，意思是：“我奉命而来。”
 - (15) 拉丁文，意思是“三倍伟大”。
 - (16) 拉丁文，意思是“只有一个儿子，也就只能爱惜一个儿子”。
 - (17) Marc Tulle是罗马大演说家西塞罗（Ciceron）的名字。Atticus是他兄弟的亲戚。
 - (18) 希腊字，意思是“永生”。
 - (19) Albanaïs和Esclavonie即南斯拉夫人，都是希腊的近邻。
 - (20) 拉丁文，意思是“拉丁文，隐僻所在”。
 - (21) Virgile（前71—前19），罗马大诗人，著有史诗《阿尼亚特》。

- (22) 拉丁文，意思是“有一个人迹不到之处”。维吉尔描写一个僻远的海湾，《阿尼亚特》（*Enéide*），卷一，159行。
- (23) 拉丁文，意思是“行为照着有德行的人的范例去做，行文照着优秀的作家的范例去做”。
- (24) Quintilien，公元后的罗马学者，著有《演说术》（*Institutions oratoires*），此处指卷十第二章。
- (25) 1734年版，补加：“（旁白。）”
- (26) 拉丁文，意思是：“裘彼得！”表示气极呼天。
- (27) 1734年版，补加：“（他叩阿耳贝尔的大门。）”
- (28) 1734年版，补加：“（拦住他。）”
- (29) 1734年版，补加：“（到‘我真还害怕’为止，没有看见阿耳贝尔。）”
- (30) 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1) 1734年版，补加：“（手里抽出宝剑。）”
- (32) 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3) 1734年版，补加：“（他过去敲自己的家门。）”
- (34) 1682年版，补加：“（向法赖尔。）”
- (35) 1734年版，补加：“（向马斯卡里叶。）”
- (36) 1734年版，补加：“（向马斯卡里叶。）”
- (37) 1734年版，补加：“（她打了他一记耳光。）”
- (38) 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39) 1682年版，指出上面福罗席娜一段话和阿斯卡涅这一段话，演出时都被删掉。可能是由于这里开玩笑，不适合两个人的处境。
- (40) 1734年版，补入：“（他撕掉信。）”
- (41) 1734年版，补入：“（她撕掉信。）”
- (42) 《法国大作家集》指出：他又拿出一封信来。
- (43) 1734年版，补入：“（向吕席耳。）”
- (44) 1734年版，补入：“（向艾拉斯特。）”
- (45) 1734年版，补入：“（向吕席耳。）”

- (46) 1734年版，补入：“（向吕席耳。）”
- (47) 1734年版，补入：“（向艾拉斯特。）”
- (48) 1734年版，补入：“（向吕席耳。）”
- (49) 1734年版，补入：“（向艾拉斯特。）”
- (50) 1734年版，补入：“（向吕席耳。）”
- (51) 1734年版，补入：“（向艾拉斯特。）”
- (52) 胖子·洛内捡起一根麦秆。旧时双方谈生意，每每用麦秆做标记，扔掉或者弄断，表示不成交。
- (53) 据说，两个人背靠背，左看右看，眼睛遇到了，就急忙装出生气的模样，同时胖子·洛内从肩膀上给马丽内特麦秆，她碰也不碰。
- (54) “灯笼”有一个形容字，关闭灯光的。
- (55) Roland和Ferragu见于意大利阿利奥斯陶（Ariosto）的《疯狂的罗兰》。罗兰与费辣居之战见于该诗的第十二节。
- (56) 1734年版，补入：“（他咳嗽。）”
- (57) 1734年版，另分一场，人物只有法赖尔和马斯卡里叶。
- (58) 黎希留首相坚决禁止决斗，路易十四继承他的敕令，不允许贵人决斗，在他统治期间，难得看到一次决斗。

可笑的女才子⁽¹⁾

序

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就拿人家的东西付印，是一件怪事。我以为天下事数这不公道了，我宁可原谅其他任何暴行，也不原谅这种怪事。

并非我想在这里冒充谦虚的作家，故作大方，小看我的喜剧。假如我指责全巴黎不该对一个胡闹的东西喊好，我就许不巧得罪了全巴黎。因为观众是这一类作品的唯一裁判，我加以反驳，未免不合时宜；在《可笑的女才子》演出以前，即使我对它持有最恶劣的见解，现在我也相信它有相当价值，因为有许多人同声夸它。不过，既然大家看到的优点，有一大部分是靠动作和声调得来的，照我看来，好花还须绿叶扶持，也就不必两相分离；我觉得它演出的成绩相当好，单只演演也就算了。我说，我先前打定了主意，只让烛光照亮它⁽²⁾，免得与人口实，引用谚语⁽³⁾；我不愿它从波旁剧院⁽⁴⁾跳到法院的走廊⁽⁵⁾。然而我没有能够幸免，我不幸就看见书商手里拿着我的戏的一份偷去的稿本，并以欺诈手段取得专利权⁽⁶⁾。我白喊了半天：“呕，时代！呕，风俗！”⁽⁷⁾有人告诉我，我不付印，就该起诉；后一项比前一项还要糟糕。那么，我必须听命运摆布，同意一件非我同意不可的事了。

我的上帝，印一本书就够窘人的了，何况作者初出茅庐，第一次印书！假如我有时间也就好了，我还可以为自己做出更好的打算，还可以采取种种预防的步骤，就像作家先生们，如今是我的同业，在同一机会经常采取的步骤一样。我很可以不管大贵人愿意不愿意，请一

位来做我的作品的保护人，我还很可以写一封献词式的藻丽的书札，试探试探他的雅量⁽⁸⁾，之外，我还很可以想法子写一篇美丽而又渊博的序；我一点也不短少书，很可以提供我一切学者讲解悲剧、喜剧的言论、这二者的字源、它们的来源、它们的定义以及其他。我也很可以告诉我的朋友们，推荐推荐我的戏，他们不至于就不帮我写一首法文诗，或者拉丁诗的。我甚至于有朋友可以用希腊文誉扬我，大家想必明白，一篇希腊文谀词，放在一本书前头，是有神效的。可是人家印我的东西，就不给我闲暇想想自己的问题；我就连说两句话，表明我对这出喜剧的主题的意图的自由都不能够得到。我倒想让人明白：它处处都在正经、合理的讽刺范围以内；最好的东西容易叫一些笨人学坏了，取笑的该是他们；那些模仿最完美的东西的拙劣行为，永远属于喜剧资料；由于同一理由，真正的学者和真正的勇士还没有想到对喜剧的博士和队长⁽⁹⁾生气，同样是法官和王公们，看见特里勿兰⁽¹⁰⁾或者别人在舞台上调侃法官和王公们，也没有生气。因此，真正的女才子，看见可笑的妇女学她们学坏了，也就不该动怒。总而言之，我前面说过，人家不给我留下喘息的时间，德·吕伊先生⁽¹¹⁾想立刻就把书装订出来：上帝既然有这意思，就随它去吧！

人 物

拉·格朗吉 ^①	}	被冷落的求婚人。
杜·克瓦西 ^②		
高尔吉毕斯 ^③		富裕的资产者。
玛德隆 ^④	}	可笑的女才子。
喀 豆 ^⑤		
玛罗特 ^⑥		

①拉·格朗吉（La Grange，1639？—1692）是演员的名字。拉·格朗吉是他的母姓，有贵人身份，他的姓名是查理·法尔莱（Charles Varlet）。他经常饰演公子、贵人一类角色。在莫里哀去世前六年，他继莫里哀之后，担任剧团的“说

话人”（l’orateur）重要职务，向观众介绍下期剧目，感谢他们一向的爱护，并请他们来看新的演出。他给后人留下一本关于剧团的日记或称账簿，从1659年4月28日开始，到1685年8月31日为止。莫里哀死后，路易十四对他的剧团失去兴趣，剧团几乎瓦解，由于拉·格朗吉的坚强信心和组织能力，终于在最后吸收敌对剧团，成为法兰西戏剧事业的中心力量，开始了法兰西喜剧院的光荣的生命。

②杜·克瓦西（Du Croisy，1603？—1695）是演员的名字。他有贵人身份，爱好戏剧，他的真名姓是菲力拜尔·贾叟（Philibert Gassot）。他经常饰演被讽刺的家长以及其他可笑的人物，他最大的成功是饰演伪君子达尔杜弗这个角色。

③高尔吉毕斯（Gorgibus）可能是莫里哀创拟的一个定型人物，担任资产阶级封建家长这个角色，不过也仅在他的初期闹剧里面出现。

④玛德隆（Magdelon）是女演员玛德兰·贝雅尔（Madelaine Béjart，1618—1672）的名字的缩称。这个角色可能由她扮演。莫里哀青年时期的恋爱对象、组织剧团和流浪法兰西各地的忠实戏剧伴侣。她演悲剧和演喜剧同样成功。由于剧团同仁对她的敬重，她有选择角色的特殊权利，但是她选择的往往倒是次要人物，例如《达尔杜弗》里面的女仆道丽娜。她创造出了泼辣然而善良的莫里哀式的女仆典型。

⑤喀豆（Cathos）是女演员喀代丽娜·勒克莱尔（Catherine Leclerc）的名字的缩称。这个角色可能就由她扮演。她在1650年参加莫里哀剧团，第二年嫁给剧团的演员德·柏立（De Brie）。她是莫里哀剧团的一个忠实而又重要的女演员。她最成功的创造是《太太学堂》的年轻女主人公，直到年老，观众还要她扮演这个天真少女。

玛罗特⁽¹²⁾ 可笑的女才子的使女。

阿耳芒骚尔⁽¹³⁾ 可笑的女才子的跟班。

马斯卡里叶⁽¹⁴⁾ 侯爵 拉·格朗吉的听差。

姚得赖⁽¹⁵⁾ 子爵 杜·克瓦西的听差。

两个轿夫

女邻居⁽¹⁶⁾

提琴手⁽¹⁷⁾

第一场

拉·格朗吉，杜·克瓦西。

杜·克瓦西 拉·格朗吉先生⁽¹⁸⁾……

拉·格朗吉 什么事？

杜·克瓦西 看我一眼，可别笑。

拉·格朗吉 怎么样？

杜·克瓦西 你对我们的拜访有什么意见？你是不是很满意？

拉·格朗吉 难道依你看来，我们两个人有理由满意？

杜·克瓦西 说实话，不怎么满意。

拉·格朗吉 我呀，老实对你说了吧，我认为岂有此理。你倒说呀，谁从来见过两个内地来的蠢丫头比这两个额头骨高的？谁从来见过两个男人还比我们让人看不起的？她们差不多就拿不定主意叫人给我们端座儿坐⁽¹⁹⁾。我从来没有见过人像她们那样，老咬耳朵，老打呵欠，老揉眼睛，老问“几点钟”了的。我们好不容易有话和她们说了，可是她们除去是呀、不是以外，还回答别的来的？总之，你承认不承认，就算我们是世上顶下贱的人吧，有谁待我们比她们待我们更不像话的？

杜·克瓦西 我觉得你很介意这件事。

拉·格朗吉 还用说，我介意，而且介意到了这种地步，她们傲慢无礼，我要报复她们一下子。我晓得她们看不起我们什么。风雅空气不但在巴黎散毒，也串到了内地，我们这两位可笑的小姐，就吸了不少进去。一言以蔽之，她们身上掺和着风雅和妖媚的气味。我明白，要她们欢迎，该怎么着才成；你要是由着我来，我

们两个人就要她们一个好看的，也好叫她们看看自己多胡闹、叫她们学着认认清来往的人。

杜·克瓦西 该怎么办呢？

拉·格朗吉 我有一个底下人，叫做马斯卡里叶，照许多人的意见，可以算得上一个才子；因为现在没有比才子再廉价的了。这是一个怪人，心里就想着做贵人。他平时自命风流、能吟善咏，不把别的底下人放在眼里，甚至于把他们叫做俗人。

杜·克瓦西 好，你要他做什么？

拉·格朗吉 我要他做什么？应该……不过，我们先离开这地方。

第二场

高尔吉毕斯，杜·克瓦西，拉·格朗吉。

高尔吉毕斯 好啦，你们见过我侄女和我女儿啦：事情有进展吗？见面的结果怎么样？

拉·格朗吉 这事你还是问她们吧，比问我们强多了。我们能够对你说的，就是，我们谢谢你的好意，告辞了。⁽²⁰⁾

高尔吉毕斯⁽²¹⁾ 哎嘻！他们离开这里，好像并不满意。他们怎么会不满意的？得弄清楚。喂！

第三场

玛罗特，高尔吉毕斯。

玛罗特 老爷有话？

高尔吉毕斯 小姐们呢？

玛罗特 在她们的绣房。

高尔吉毕斯 在干什么？

玛罗特 做嘴唇膏⁽²²⁾。

高尔吉毕斯 就膏个没完没了。叫她们下来⁽²³⁾。这两个死丫头，膏来膏去，我想，是存心要我破产。我到处看见的只是鸡蛋白、安息香水⁽²⁴⁾和成千种我不认识的小零碎。自从我们住到这个地方以来，她们起码用了靠十二条猪的肥膘，她们用过的羊脚⁽²⁵⁾，够四个底下人天天吃的。

第四场

玛德隆，喀豆，高尔吉毕斯。

高尔吉毕斯 真有那种需要，花那么多钱，往你们脸上抹油。说给我听听，我看见那两位先生走出去，模样可冷淡啦，你们是怎么招待的？我不是吩咐你们，当做我给你们看中的女婿招待吗？

玛德隆 父亲，这两个人的做法就不合规矩，您要我们怎么敬重啊？

喀 豆 伯父，一个懂点道理的姑娘家，怎么会同他们那种人合得拢啊？

高尔吉毕斯 你们嫌他们什么？

玛德隆 他们可真叫有风情啦！什么？出口就谈结婚！

高尔吉毕斯 那么，你们要他们先谈什么？先谈做姘头？难道这种做法不该让你们两个人和我认为满意？还有什么比这更有礼貌的？他们想着的神圣结合，不就是他们心地清白的一种表示？

玛德隆 啊！父亲，您说的话呀，完全是资产阶级口吻。听您这样讲话，我先脸红，您就应当学学高雅风度。

高尔吉毕斯 我用不着风度，也用不着风情⁽²⁶⁾。我告诉你，结婚是一件又简单、又神圣的事，先谈这个，才是正人君子的作风。

玛德隆 我的上帝，人人都像您呀，一部传奇三言两语也就了啦⁽²⁷⁾。要是席吕斯开头就娶芒达娜⁽²⁸⁾、阿龙斯顺顺当当就和克莱利成了亲⁽²⁹⁾，可真叫妙啦。

高尔吉毕斯 这丫头对我讲什么？

玛德隆 父亲，不单我这样讲，妹妹也要对您讲的：除非经过别的风险，否则，结婚就永远不该实现⁽³⁰⁾。一个做爱人的，想讨人喜欢，就该懂得怎么样表达美丽的情愫、怎么样宣扬甜蜜、温柔和热烈⁽³¹⁾。求婚也必须照规矩进行。首先，他应当到庙宇⁽³²⁾，或者散步的地点，或者举行某种公共仪式的场合去看他们的心上人；再不然就是，姻缘前定，亲戚或者朋友凑巧把他带到她的公馆，离开的时候，他显出一副有心事和忧郁的模样。他有一阵子瞒住他的热情，不叫喜爱的人知道，同时，他拜访她几次，这期间少不了有人提出风情问题，练习练习会上人们的才情⁽³³⁾。表白的日子到了，平常还该到一所花园的幽径去做才是，同时离别人也要稍微远些；他一表白完，我们就该害羞了，骤然动怒，有一阵子，把爱人从我们面前赶走。随后，他想方法平我们的气，让我们不知不觉就习惯于听他讲解他的热情，引出我们那句难以出口的话来。这之后就起了风险：阻挠百年好合的情敌喽、父亲的迫害喽、由误会而起的妒忌喽、抱怨喽、绝望喽、抢亲喽和种种后话。这就是进行的真正方式，也是按照真正风情而不可少的规律。可是一见面就谈结婚，把谈爱看成签订婚约，简直是拿传奇倒过来写！再说一遍，父亲，没有比这种做法更商人气了；我单往这上头一想就恶心。

高尔吉毕斯 我现在听见的，是什么鬼话？想必就是高贵风格了吧！

喀 豆 真的，伯父，姐姐的话是对的。那些完全不懂风情的人，怎么好正经招待啊？我敢打赌，他们就从来没有见过情意图，对于他们，爱笺、殷勤、情札和好词，全是无名地带⁽³⁴⁾。您不见他们一直表现愚昧无知，根本缺乏那种头一面就有好感的风度？说是为了爱情来拜访，可是裤子光溜溜的、帽子不插羽毛、头发零乱、衣服忍受带子的贫困！……我的上帝，他们这叫什么样的情人哟！什么样的装束素淡、什么样的谈吐枯燥哟！人就受不了，人就忍不下去。我还注意到：他们的领花不是上等裁缝出品，裤子不够宽，欠半尺多。

高尔吉毕斯 我想她们两个全疯了，叽里咕噜，我连一句也听不懂。
喀豆，还有你，玛德隆……

玛德隆 哎！求您啦，父亲，就给我们取消这些怪名字，另换个称呼吧⁽³⁵⁾。

高尔吉毕斯 怎么，这些怪名字！难道不是你们领洗礼的时候取的名字？

玛德隆 我的上帝！您多俗气哟！就我来说，我的惊奇之一，就是，您怎么会养出我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女儿来。谁从来用美丽的风格说起喀豆或者玛德隆来的？难道您不承认，两个名字用上一个，最美丽的传奇也会挨骂？

喀 豆 的确，伯父，听觉但唯有一点点灵敏，听见这些字眼，就要一百二十分⁽³⁶⁾痛苦。姐姐选的波莉克赛纳这个名字，和我给自己取的阿曼特这个名字⁽³⁷⁾，听起来就雅致，您也不见得就不同意。

高尔吉毕斯 听我讲，也就是一句话：你们的名字，除去你们的教父教母为你们取的以外，别的全不许用。说到那两位先生，我清楚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财产，我决定要你们一心当丈夫看待。我

也懒得再担待你们下去，像我这样年纪的人，管两个女孩子，担子是有一点太重了。

喀 豆 谈到我嘛，伯父，我能够对您讲的，就是，我觉得结婚根本是一件可怕的事。一个男人精赤条条的，怎么可以想到在旁边睡觉的？

玛德隆 我们才到巴黎不久，您就答应我们呼吸呼吸上流社会的空气吧。您就由着我们从从容容编出我们的传奇，别一下子就逼我们把结尾做出来吧。

高尔吉毕斯⁽³⁸⁾ 她们完全疯了，问也不必问啦⁽³⁹⁾。再说一遍，这些废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要独断独行；闲话少说，你们两个丫头不在最近结婚，真的！就到修道院做嬷嬷去：我发了狠誓啦。

第五场

喀豆，玛德隆。

喀 豆 我的上帝！我的亲爱的⁽⁴⁰⁾，看你父亲的精神是多深深陷在物质之中哟！看他的悟性多么浅、灵魂里头多么黑哟！

玛德隆 我的亲爱的，你要怎么着？我直替他难为情。我简直就不能够说服自己，我会真是他的女儿；我相信我会有一天遭逢什么奇遇，发现自己的身世更显赫的⁽⁴¹⁾。

喀 豆 我相信会的；是的，世上什么可能都有；就我来说，我一看自己，就也……

第六场

玛德隆，喀豆，玛罗特。

玛罗特 那边有一个跟班，问你们在不在家，说他的主人要来看你们。

玛德隆 蠢丫头，学着把话说得少伦俗点儿。应该说：“那边有一个少不得⁽⁴²⁾，问你们方便不方便会客。”

玛罗特 得啦！我不懂拉丁，我也不像你们，学过那本《伟大的席尔》的学羹⁽⁴³⁾。

玛德隆 傻东西！谁受得了这个？这跟班的主人是谁？

玛罗特 他告诉我，他叫马斯卡里叶侯爵。

玛德隆 啊！我的亲爱的，一位侯爵！是的，你去说，我们可以见他。没有疑问，他是一位才子，听见谁讲起了我们。

喀 豆 一定是喽，我的亲爱的。

玛德隆 我们应该在底下这个大厅接待他，比我们的房间好。少说，我们也该把头发理理齐，不辱没我们的名声。快，现在到里头给我们举着美之顾问⁽⁴⁴⁾。

玛罗特 真是的，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畜牲：你们要是想我听得懂呀，得说人话。

喀 豆 给我们拿镜子，你这敲不开的脑壳，千万当心别让身影子的接触脏了镜子。

第七场 马斯卡里叶⁽⁴⁵⁾，两个轿夫⁽⁴⁶⁾。

马斯卡里叶 喂，轿夫，喂！看、看、看、看、看、看。这两个坏蛋，碰了墙又碰地，我想存心要把我碰伤了。

第一个轿夫 妈的！倒不怪门窄：也是你要我们一直抬到里头的。

马斯卡里叶 我想是吧。难道你们，臭东西，要我把我的羽毛之肥美
抛向雨季之严酷、把我的鞋印在泥泞之中？好啦，把轿子抬走。

第二个轿夫 那么，开发轿钱，请，老爷。

马斯卡里叶 嗯？

第二个轿夫 我说，老爷，请，给我们钱。

马斯卡里叶 （打他一记耳光。）怎么，混账东西，问我这样一位贵
人要钱！

第二个轿夫 就这样开发穷人？你的贵人身份难道有饭给我们吃？

马斯卡里叶 啊！啊！啊！我要叫你们认认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这些
无赖竟敢当面辱没我！

第一个轿夫 （举起一根轿杠。）好，快开发我们！

马斯卡里叶 什么？

第一个轿夫 我说，我要马上给钱。

马斯卡里叶 这话有道理⁽⁴⁷⁾。

第一个轿夫 那么，快给。

马斯卡里叶 行啊。你这人，讲话就对碴儿；可是另一个耍无赖，就
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瞧：你满意了吧？

第一个轿夫 不，我不满意；你打过我的伙伴一记耳光，还⁽⁴⁸⁾……

马斯卡里叶 慢着。瞧，就为那记耳光。一个人讲礼行，问我要什么
有什么。去吧，回头来，把我抬到卢佛宫，去参加就寝小礼⁽⁴⁹⁾。

第八场

玛罗特，马斯卡里叶。

玛罗特 先生，小姐们马上就来。

马斯卡里叶 她们不必急：我待在这里等候，没有什么不方便。

玛罗特 她们来啦。

第九场

玛德隆，喀豆，马斯卡里叶，阿耳芒骚尔。

马斯卡里叶 （行过了礼。）小姐们，我斗胆拜访，不用说，你们感到惊奇；不过，给你们引起麻烦的，是你们的名誉；声望对我的诱惑是那样大，我到处跟着它跑。

玛德隆 你要是追寻声望，就不该到我们的地面行猎。

喀 豆 想在舍下看见声望，就得你把它带来。

马斯卡里叶 啊！我对你们的话提出抗议。名下无虚士，你们要左加分、右加分，加到后来⁽⁵⁰⁾，把巴黎的风情全部赢了去。

玛德隆 你太客气，对它的赞扬有一点过于大方；妹妹和我、我们不能够真就拜领你的恭维的甜蜜。

喀 豆 我的亲爱的，应当端座儿来。

玛德隆 喂，阿耳芒骚尔！

阿耳芒骚尔 小姐。

玛德隆 快，把谈话之利器⁽⁵¹⁾给我们送来。

马斯卡里叶 不过至少，府上对我安全不安全⁽⁵²⁾？

喀 豆 你害怕什么？

马斯卡里叶 偷盗我的心、杀害我的自由。我看见这里有些眼睛，样子好像亡命之徒，攻打自由，待人就像土耳其人欺负摩尔人一样

(53)。怎么，家伙，我才一靠近，就摆出了杀人的架式？啊！真的，我起了疑心，我要逃之夭夭，不然呀，我就要资产阶级的保条(54)，保证它们决不害我。

玛德隆 我的亲爱的，这就是那欢笑性格(55)。

喀 豆 我看他就是阿米耳喀尔(56)。

玛德隆 你不用害怕：我们的眼睛没有恶意，你可以安心睡在它们的贤明之上。

喀 豆 可是，先生，这张椅子朝你伸胳膊，伸了有一刻钟了，请你不要拒之于千里之外，就满足一下它想吻抱你的愿望吧。

马斯卡里叶 （梳过头(57)，理过膝襜(58)。）好，小姐们，你们觉得巴黎怎么样？

玛德隆 唉嘻！我们能够说什么呢？不承认巴黎是大宝库：赏鉴才情和风情的中心，就等于站在理性的对面。

马斯卡里叶 依我看呀，我认为正人君子离开巴黎就没有救。

喀 豆 这是一种无可置疑的真理。

马斯卡里叶 有一点烂泥；不过我们有轿子。

玛德隆 的确，对付泥泞和恶劣天气的侮辱，轿子是绝妙的堡垒。

马斯卡里叶 拜访你们的客人不少：府上才子有谁？

玛德隆 唉嘻！我们还不怎么出名；不过，也就快了，我们有一位要好的女朋友，答应我们把《选集》(59)的先生们全带到舍下来。

喀 豆 还有别人来，人家告诉我们，也是文艺方面的最高权威。

马斯卡里叶 你们的事交我办，比交谁办都灵；他们全拜访我；我可以，没有六七位才子在旁边，我就决不起床(60)。

玛德隆 哎！我的上帝，你提携我们，我们将以最大的感激之情感谢你；因为，说到最后，一个人想进上流社会，就该全都认识这些先生。人在巴黎的名誉，就是他们鼓动出来的；你们知道，他们中间有几位，只要你同他们来往，你就有了行家的声誉，即使你没有别的条件，单这也就行了。不过，就我来说，我特别重视的，就是，通过这些显露才情的拜访，人学到了种种生活上必须知道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一个才子的本质。这样，人就天天听到了风流韵事、散文和诗词的美妙交换⁽⁶¹⁾。人就即时知道：“某先生用某主题写成最好的文章；某女士照某歌谱填好歌词；这一位得蒙青睐，写了一首小唱；那一位由于女子负心，写了几行短句；某先生昨天黄昏献一首六行诗给某夫人，某夫人今天早晨八点钟有答复给他；某作家拟出某一大纲；这一位把传奇写到第三卷；另一位拿他的作品付印。”这样一来，社会上就敬重你了。人要是不知道这些事情，多有才情，我也看不上眼。

喀 豆 真的，一个人自命有才情，可是，连每天写成的最短的四行诗也不知道，我觉得十分可笑；就我来说，有什么新东西我要是没有看到，偏巧有人问我看到了没有，我会惭愧死的。

马斯卡里叶 不先看到，的确惭愧；不过，你们不必难过，我想在府上成立一个才子学院⁽⁶²⁾；我答应你们，巴黎有人写半行诗，你们不先背下来，别人就不知道。我这方面，你们看得出来，我一高兴，也写两首玩玩；你们将来会看见我写的二百首歌、同样多的十四行诗、四百首讽刺小诗、一千多首小唱，在巴黎的小巷⁽⁶³⁾，跑出跑进，还不算谜语和像赞。

玛德隆 我对你说，我一百二十分拥护像赞；我看没有比这再有风情的了。

马斯卡里叶 像赞难写，需要才情深刻：你们将来看到我写的像赞，不会不喜欢的。

喀 豆 说到我呀，我一千二百分喜爱谜语。

马斯卡里叶 这练习才情，我今天早晨还做了四个，将来我给你们猜。

玛德隆 小唱做好了，也中人爱。

马斯卡里叶 这是我的特长；我目前的工作就是把全部罗马史放进小唱。

玛德隆 啊！这一定美到无可再美。你付印的话，起码我要保留一本。

马斯卡里叶 我答应你们每人送一本，最考究的装订。这降低我的身份⁽⁶⁴⁾，不过，书商不放松我，我印书也就是送他们赚两文钱罢了。

玛德隆 看见自己的书印出来，我想乐趣是大的。

马斯卡里叶 毫无疑问。不过，说到这里，我想起昨天我拜访一位公爵夫人，她是我的朋友，我临时来了一首即兴诗，我应当背给你们听听；因为即兴诗，我“他妈的”顶在行。

喀 豆 即兴诗正是才情的试金石。

马斯卡里叶 你们听好了。

玛德隆 我们用心在听。

马斯卡里叶 呕，呕！我没有留意：

当我不怀恶意地望你，

你的眼睛就悄悄偷去我的心。

捉贼，捉贼，捉贼，捉贼！

喀 豆 啊！我的上帝！这才叫传情传到无可再传。

马斯卡里叶 我写的东西全有骑士风度，就看不出书呆子气⁽⁶⁵⁾。

玛德隆 当中隔着两千多里地呐。

马斯卡里叶 你们注意这种开始“呕，呕！”了没有？真了不起：
“呕，呕！”好像一个人忽然想到什么，“呕，呕！”一惊之下：“呕，呕！”

玛德隆 是的，我觉得这“呕，呕！”可爱。

马斯卡里叶 这似乎算不了什么。

喀 豆 啊！我的上帝，你说什么？这一类东西，就是有钱也买不到。

玛德隆 毫无疑问；我宁可写这“呕，呕！”也不写一首史诗。

马斯卡里叶 家伙！你们有欣赏力。

玛德隆 哎！我的欣赏力不算顶坏。

马斯卡里叶 可你们不也赞美“我没有留意”？“我没有留意”、我没有注意到这上头；语气自然：“我没有留意”。“当我不怀恶意地”、天真地、心地善良地，就像一只可怜的绵羊；“望你”，这就是说，我乐于查看你、我观察你、我打量你；“你的眼睛就悄悄……”你们觉得“悄悄”这两个字怎么样？选得好不好？

喀 豆 真好。

马斯卡里叶 “悄悄”、偷偷地：好像是才捉住了一只老鼠的猫：“悄悄”。

玛德隆 世上没有比这再好的啦。

马斯卡里叶 “偷去我的心”，把它拿走了、把它抢走了。“捉贼，捉贼，捉贼，捉贼！”你们不以为是一个人一面嚷嚷，一面追

贼，叫人把他逮住？“捉贼，捉贼，捉贼，捉贼！”

玛德隆 必须承认，这种表现方式显出了才情和风情。

马斯卡里叶 我想给你们唱唱我为这做的歌谱。

喀 豆 你懂音乐？

马斯卡里叶 我？一窍不通。

喀 豆 那你怎么会唱呀？

马斯卡里叶 贵人是永远什么也不必学就会知道。

玛德隆 （向喀豆。）当然喽，我的亲爱的。

马斯卡里叶 你们听听，看歌谱对不对你们的口胃。“哼、哼。啦、啦、啦、啦、啦。”季节的严酷一百二十分伤害我的声音的清越；不过，没有关系，这是骑士风格。

（他唱：“呕，呕！我没有留意……”）

喀 豆 啊！这才是充满热情的歌谱！谁听了不死啊？

玛德隆 这里头有半音阶⁽⁶⁶⁾。

马斯卡里叶 你们不觉得歌表现思想表现得好吗？“捉贼！……”随后，好像大声在喊：“捉、捉、捉、捉、捉、捉贼！”忽然，好像一个人气喘吁吁：“捉贼！”

玛德隆 这就是领会学问、高深的学问、学问的学问。我对你说，整个儿妙不可言；我喜欢歌谱和歌词。

喀 豆 我还没有见过这种气势。

马斯卡里叶 我写的东西，全都得来自自然，勿需乎钻研。

玛德隆 自然对待你，就像一位真正的慈母，你是它娇生惯养出来的孩子。

马斯卡里叶 倒说，你们拿什么消磨时间啊？

喀 豆 什么也没有。

玛德隆 截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娱乐上是一万二千分饥饿。

马斯卡里叶 你们愿意的话，我情愿在最近一天带你们看戏去；正好有一出新戏要上演，我很高兴我们一道去看。

玛德隆 这不在拒绝之列。

马斯卡里叶 可是到了那边，我要求你们按规矩喝采；因为我答应人家捧场来的，今天早晨剧作者还来求过我。剧作者来对我们贵人们读他们的新戏，希望我们说好话、吹嘘几句，已经成了本地的习惯；我们一发话，池座敢不敢驳我们⁽⁶⁷⁾，我请你们想想也就明白了。就我来说，我在这上头很认真；我答应了诗人，我就不等蜡烛点亮，总喊：“真美。”

玛德隆 你不用告诉我：巴黎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每天这里发生许多事，才情再高也没有用，反正人在内地不知道。

喀 豆 这就够啦：我们既然了解情况，我们就要尽我们的责任，照你们的话，按规矩喊好。

马斯卡里叶 我不知道我弄错了没有，不过看样子，你们很像写过戏。

玛德隆 哎！可能就是你说起的什么东西吧。

马斯卡里叶 啊！真的，将来该让我们看看。不瞒你们说，我写了一出，我想上演。

喀 豆 那，你给哪些演员演？

马斯卡里叶 这还用问！给大演员⁽⁶⁸⁾演喽。只有他们能够把戏演好；别的演员没有知识，读词就像说话一样；他们不懂把诗句读响

亮、在漂亮地方停顿：演员要是不在这些地方停顿、不这样警告我们应该大声喊好，怎么晓得哪儿是漂亮诗句啊？

喀 豆 真的，这是让观众体味作品妙处的方法；戏好不好，全看演的好不好。

马斯卡里叶 你们觉得我的飘带呀什么的⁽⁶⁹⁾怎么样？你们看称不称衣服？

喀 豆 完全称。

马斯卡里叶 带子选得好。

玛德隆 一百二十分好。是道地的派尔得里戎⁽⁷⁰⁾。

马斯卡里叶 你们说我的膝襴怎么样？

玛德隆 完全有格调。

马斯卡里叶 至少我可以夸口，比别人做的全宽四分之一欧纳⁽⁷¹⁾。

玛德隆 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衣着这样考究。

马斯卡里叶 你们的嗅官不妨反应反应这副手套。

玛德隆 一千二百分好闻。

喀 豆 我从来没有闻过配合得更好的香味。

马斯卡里叶 还有这个⁽⁷²⁾？

玛德隆 完全是贵族格调；刺到天庭⁽⁷³⁾，好受。

马斯卡里叶 你们一句话也没有说起我的羽翎：你们觉得怎么样？

喀 豆 一万二千分好看。

马斯卡里叶 一根羽翎花我一块金路易，你们知道吗？说到我呀，我平时就爱搜寻天下最好看的東西，这成了我的癖好。

玛德隆 我对你说，我们、你和我，有同一雅好：我对我的穿着一百二十分讲究；连我的布袜罩也这样，不是上等裁缝做的东西，我就什么也忍受不了。

马斯卡里叶 （忽然叫喊起来。）啊噫，啊噫，啊噫，慢着！不得了，小姐们，这样做很不好；我应该抱怨你们的做法；这不公平。

喀 豆 出了什么事？你怎么啦？

马斯卡里叶 什么？两个人都在进攻我的心，还在同时！右面攻打我，左面又攻打我！啊！这违反公法；力量不相等；我要喊暗杀啦。

喀 豆 必须承认，他说话独具一格。

玛德隆 他有一种令人钦佩的才气。

喀 豆 你的畏惧大于你的痛苦，你的心没有受伤，就喊起来了。

马斯卡里叶 怎么，家伙！从头到脚是伤。

第十场

玛罗特，马斯卡里叶，喀豆，玛德隆。

玛罗特 小姐，有人找您。

玛德隆 谁？

玛罗特 姚得赖子爵。

马斯卡里叶 姚得赖子爵？

玛罗特 是的，先生。

喀 豆 你认识他？

马斯卡里叶 他是我顶好的朋友。

玛德隆 快请进来。

马斯卡里叶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这回不期而遇，我挺开心。

喀 豆 他来啦。

第十一场

姚得赖，马斯卡里叶，喀豆，玛德隆，玛罗特⁽⁷⁴⁾。

马斯卡里叶 啊！子爵！

姚得赖 （互相吻抱。）啊！侯爵！

马斯卡里叶 遇见你，我真高兴！

姚得赖 看见你在这里，我真欢喜！

马斯卡里叶 那么，请你再吻吻我。

玛德隆⁽⁷⁵⁾ 我的亲爱的，我们开始出名啦；上流社会现在迈开了步，
看我们来了。

马斯卡里叶 小姐们，允许我给你们介绍这位贵人：相信我，他值得
你们认识。

姚得赖 把你们应得的尊敬来还给你们，是天公地道；你们的容色有
权使各色人等臣服。

玛德隆 你的礼貌开扩到了恭维的最远的边疆。

喀 豆 今天应当作为幸福的一日，写在我们的历书上。

玛德隆⁽⁷⁶⁾ 看，孩子，难道有话总得对你重复不成？你就看不出来，
该额外加一张椅子？

马斯卡里叶 子爵的模样，你们看了，不必惊奇：他新近害了一场病，所以，像你们看到的，脸色发白⁽⁷⁷⁾。

姚得赖 这是宫里守夜和作战疲劳的结果。

马斯卡里叶 你们知道不知道，小姐们，子爵是本世纪最猛人物中间的一个？他是一个超等勇士。

姚得赖 侯爵，你这方面并不输我；我们也知道你的本事。

马斯卡里叶 的确，我们曾经并肩作战过。

姚得赖 在一些非常热的地方⁽⁷⁸⁾。

马斯卡里叶 （望着她们两个。）是的；不过，没有这地方热。嘻，嘻，嘻！

姚得赖 我们是在军队相识的；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在马耳他的军舰统领一队骑兵。

马斯卡里叶 不错；可是你在我从军以前，就已经担任军职了；我记得我还是一名下级军官的时候，你已经统领两千匹马。

姚得赖 战争是好的；不过，真的，宫里今天报酬我们这样有功劳的将官很菲薄。

马斯卡里叶 子爵，你记得攻打阿腊斯⁽⁷⁹⁾的时候，我们从敌人那边夺过来的月牙儿⁽⁸⁰⁾吗？

姚得赖 你说月牙儿，什么意思？是一个大圆月亮呀。

马斯卡里叶 我想，你说对了。

姚得赖 真的，我应该记得：我的腿中了一颗手榴弹，现在还有痕迹。请你们摸摸看；你们会觉得出来的，在这地方。

喀 豆⁽⁸¹⁾ 的确，瘢痕挺大。

马斯卡里叶 把你的手给我，摸摸这个，就在这里，正在脑袋后头：
摸着了没有？

玛德隆 是的：我觉得出来点儿东西。

马斯卡里叶 这是我最后一次作战，让铙子打的。

姚得赖⁽⁸²⁾ 这是攻打格拉勿林⁽⁸³⁾的时候我受的伤，前后穿透了。

马斯卡里叶 （手放在他的袴钮上。）让我给你们看一个厉害的伤口。

玛德隆 不用啦：我们不看就相信。

马斯卡里叶 它们是光荣的痕迹，说明身份。

喀 豆 我们决不疑心你们的身份。

马斯卡里叶 子爵，你的马车在吗？

姚得赖 做什么？

马斯卡里叶 我们带两位小姐到郊外散散步，用用野餐。

玛德隆 我们今天不能够出门。

马斯卡里叶 那么，找提琴手来，我们跳舞吧。

姚得赖 真的，这是好主意。

玛德隆 这个嘛，我们同意；那就得额外加人才成。

马斯卡里叶 喂！香槟人、皮喀尔狄人、布尔高涅人、乌头、巴司克人、青草、劳栾人、浦罗忘司人、二月兰⁽⁸⁴⁾！这些跟班全见鬼去啦！我想法兰西贵人没有比我更伺候不周的啦。这些混账东西总是把我一个人丢下来。

玛德隆 阿耳芒骚尔，告诉先生的跟随去找提琴手，再把附近的先生、小姐们约来，充实一下我们舞会的寂寞。⁽⁸⁵⁾

马斯卡里叶 子爵，你觉得这些眼睛怎么样？

姚得赖 可是你自己，侯爵，你觉得怎么样？

马斯卡里叶 我呀，我说，我们的自由就难干干净净离开这里。至少，就我来说，我受到奇异的震动，我的心悬在一根线上。

玛德隆 他说起话来多自然呀！经他一说，话动听到了极点。

喀 豆 的确，他用才情用到了一百二十分。

马斯卡里叶 为了向你们表示我说的是真话，我愿意用它做题目，来一首即兴诗⁽⁸⁶⁾。

喀 豆 哎！我以我的心的全部虔诚求你：让我们得到为我们做的东西。

姚得赖 我也很想来一首；不过，前些日子我放了大量的血，我发现我的诗意有一点稀薄。

马斯卡里叶 鬼东西，怎么搞的？头一行诗我总做得好；可是别的几行就把我难住了。真的，这有一点太急促：我要在得闲的时候给你们做一首即兴诗，你们将发现是世上最美的诗。

姚得赖 他的才情忒高。

玛德隆 而且有风情，而且有表现。

马斯卡里叶 子爵，告诉我，你好久没有看见伯爵夫人了吗？

姚得赖 我有三个多星期没有拜访她了。

马斯卡里叶 公爵今天早晨来看我，想带我下乡猎公鹿，你知道吗？

玛德隆 我们的女朋友们来啦。

第十二场

姚得赖，马斯卡里叶，喀豆，玛德隆，玛罗特，吕席

耳⁽⁸⁷⁾。

玛德隆 我的上帝，我的亲爱的，吵扰你们啦。这两位先生兴致高，给我们找来足之灵魂⁽⁸⁸⁾；我们打发人找你们来，充满我们集会的空虚。

吕席耳 我们真得承情啊。

马斯卡里叶 这不过是一个临时舞会；不过，最近有一天，我们要给你们举行一次正式舞会的。提琴手来了吗？

阿耳芒骚尔 是，先生；他们在这里。

喀 豆 来吧，我的亲爱的，全站好。

马斯卡里叶 （作为引子，他一个人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玛德隆 他的身段十分美妙。

喀 豆 而且一看就知道，舞姿优雅。

马斯卡里叶 （挽住玛德隆。）我的自由像我的脚一样，要跳古琅舞⁽⁸⁹⁾。拍子，提琴手，拍子。呕！真笨！就没有法子同他们一起跳。见鬼去！你们就不会照拍子拉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加油，呕，乡下提琴手。

姚得赖 （也在跳舞。）喂！别把拍子拉得那么急：我才病好。

第十三场

杜·克瓦西，拉·格朗吉，马斯卡里叶⁽⁹⁰⁾。

拉·格朗吉⁽⁹¹⁾ 啊！啊！坏蛋，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找你们找了三小时。

马斯卡里叶 （挨打。）啊噫！啊噫！啊噫！你先头就没有对我讲，还有棍子要挨。

姚得赖 啊噫！啊噫！啊噫！

拉·格朗吉 下流东西，想做上等人，你们试试看。

杜·克瓦西 这叫你们学着认认自己。

〔他们下。〕

第十四场

马斯卡里叶，姚得赖，喀豆，玛德隆⁽⁹²⁾。

玛德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姚得赖 这是打的一个赌⁽⁹³⁾。

喀 豆 什么！叫人那样毒打一顿！

马斯卡里叶 我的上帝，我方才是有意做出不理会的样子；因为我性子暴，我会管不住自己的。

玛德隆 忍受这样的羞辱，当着我们的面！

马斯卡里叶 这没有什么：我们来跳我们的。我们早就极熟了；朋友之间，不为这点小事翻脸的。

第十五场

杜·克瓦西，拉·格朗吉，马斯卡里叶，姚得赖，玛德隆，喀豆⁽⁹⁴⁾。

拉·格朗吉 真的，混账东西，我明讲了吧，你们要笑不了我们。进来，你们几个人⁽⁹⁵⁾。

玛德隆 你们到底凭什么，竟敢这样到我们家里捣乱？

杜·克瓦西 怎么，小姐们，我们忍受我们的跟班比我们受欢迎？忍受他们揩我们的油，同你们谈恋爱，给你们开舞会？

玛德隆 你们的跟班？

拉·格朗吉 是的，我们的跟班：你们这样给我们败坏他们，不但不漂亮，也不忠厚。

玛德隆 哦，天呀！真正岂有此理！

拉·格朗吉 可是他们以后别想占便宜，穿我们的衣服，到你们面前卖弄；你们要是爱他们呀，真的，以后就为他们的漂亮脸子。快，马上剥掉他们的衣服。

姚得赖 永别了，我们的盛装。

马斯卡里叶 这就是侯爵和子爵的下场。

杜·克瓦西 啊！啊！坏蛋，你们竟敢享受我们的现成！我叫你们知道，以后要让你们的美人看上眼呀，到别的地方找衣服去。

拉·格朗吉 顶替我们、拿我们自己的衣服顶替我们，太过分啦。

马斯卡里叶 呕，命运女神，你真水性杨花哟！

杜·克瓦西 快，把他们的衣服剥光了⁽⁹⁶⁾。

拉·格朗吉 把这些衣服全带走，赶快。现在，小姐们，他们还了原，你们喜欢，你们可以继续同他们谈恋爱了；我们给你们留下这样做的各色自由，我们、先生和我，向你们发誓，我们决不妒忌⁽⁹⁷⁾。

喀 豆 啊！真难为情！

玛德隆 我难过死了。

提琴手 （向侯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着，谁开发我们？

马斯卡里叶 问子爵。

提琴手 （向子爵。）谁给我们钱？

姚得赖 问侯爵。

第十六场

高尔吉毕斯，马斯卡里叶，玛德隆。(98)

高尔吉毕斯 啊！你们这两个贱货，我看，你们是给我惹出乱子来啦！方才出去的先生们，可不，把好事说给我听啦！

玛德隆 啊！父亲，他们把我们耍狠啦！

高尔吉毕斯 是的，耍狠啦，不过，那是你们不识好歹的结果，不要脸的东西！他们气你们冷淡他们；可是，我就这么倒楣，我得把耻辱咽下去。

玛德隆 啊！我赌咒，我们要报仇，不然的话，我死也不甘心。你们，混账东西，捣完了乱，竟敢待在这里不走？

马斯卡里叶 就这样对待一位侯爵！这就叫世道！原来爱我们的人，一见我们有一点点小不幸，就看不起我们。走吧，伙伴，到别的地方碰运气去：我看得出来，此地爱的只是虚荣浮华，决不看重赤裸裸的品德。

第十七场

高尔吉毕斯，玛德隆，喀豆，提琴手。

提琴手 先生，我们在府上拉了半天琴，他们不付钱，我们希望你付。

高尔吉毕斯 （打他们。）是的，是的，我要付，这就是我要付给你们的钱。还有你们，死丫头，我不知道什么拦着我，不也照样臭打你们一顿。我们眼看就要变成人人的话柄、笑柄，这就是你们胡作非为的好处。贱人，去把你们藏起来吧；去把你们永远藏起来吧⁽⁹⁹⁾。还有你们、她们胡闹的原因、无聊透顶的东西、闲人的有害的娱乐：传奇、诗词、歌曲、十四行和十三行诗，全见鬼去！

-
- (1) 原作是散文体。1659年11月18日首演。一位贵人才子可能设法禁止它演出。12月2日重演，营业奇佳。
 - (2) 当时舞台照明全部使用蜡烛。
 - (3) 谚语是：“烛光下的美人，经不起日光一照。Cette femme est belle à la chandelle, mais le jour gâte tout.”
 - (4) 莫里哀剧团公演的场所。
 - (5) 法院走廊当时是书店丛聚的地方。
 - (6) 指让·芮布（Jean Ribou）书商。他获得专利许可的日期是1660年1月12日，在莫里哀提出抗议之后，许可证被吊销了。但是投机书商并不死心，他在3月3日又领到一份许可证，印销所谓《诗剧·可笑的女才子》，约人把散文改写成诗体。
 - (7) 见于罗马共和国末期政治活动家与演说家西塞罗（Cicéron，前106—前43）的演说《明告喀提里纳》（*Catilinaires*）。
 - (8) 当时作家大多通过献词，谄谀显贵，换取生活补助，高乃依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 (9) “喜剧的博士和队长”。是意大利职业喜剧（Commedia dell'arte）里面两个定型人物：一个好卖弄，一个好吹牛。
 - (10) 特里勿兰（Trivelin）是意大利职业喜剧在巴黎创造的一个定型人物，饰跟班一类角色。

- (11) 德·吕伊 (De Luyes) 先生是出版《可笑的女才子》的书商。他得到剧作者同意，在1660年1月19日，领到专利许可证，在29日出书。
- (12) 玛罗特 (Marotte) 是玛丽 (Marie) 的昵称，鲁昂居民这样称呼他们的小姑娘。根据这样一个线索，有人推测《可笑的女才子》是剧团到巴黎以前在鲁昂写的。其实很可能这只是一个女演员的名称，不是拉·格朗吉的嫂子玛罗特，就是拉·格朗吉后来的太太玛罗特·辣格漏 (Marotte Ragueneau)。
- (13) 阿耳芒骚尔 (Almanzor) 是龚伯尔维耳 (Gomberville) 的小说《波莱克桑德》 (*Polexandre*)，(1632—1637) 里面的人物。他是非洲一个国家的太子。莫里哀借用这个名字，可能是因为它声音好听的缘故。或许他在法兰西南部遇到过叫这样名字的一个非洲人。但是更可能的是：这个传奇名字是女才子为她们的跟班取的。而莫里哀从小说借用过来，和女才子的家常名称玛德隆、喀豆形成幽默的对比。
- (14) 马斯卡里叶 (Mascarille) 是莫里哀创拟的一个定型人物，根据意大利职业喜剧传统，戴小面具，担任公子的听差这个角色，在戏里是主要人物，由莫里哀本人扮演。最早在《冒失鬼》里面出现，最后一次使用就是《可笑的女才子》。马斯卡里叶的字义是“小面具”，来源不是西班牙的 Mascarilha，就是旧浦罗忘司省的 Mascarilha，当地人用这个字比喻一个人讨厌。
- (15) 姚得赖 (Jodelet, 1590? —1660) 是演员的名字。他的姓名是玉连·白斗 (Julien Bedeau)。他在1659年复活节参加莫里哀剧团，第二年三月就去世了。他是法兰西名丑之一，远在参加莫里哀剧团之前，就有很大的名气，剧作家用姚得赖这个定型人物的名称给他写戏。他根据法兰西闹剧传统，往脸上抹粉，不戴面具。
- (16) 根据1734年版，“女邻居”改用人名“吕席耳”和“赛莉曼娜”代替，名字底下注明“高尔吉毕斯的女邻居”，并放在两个“轿夫”之前。
- (17) 根据1734年版，应当在“提琴手”之后，加添一行：“景在巴黎、高尔吉毕斯家里”。马艾劳 (Mahelot) 的《札记》有这样的记载：“需要一顶轿子、两张椅子、两把木头宝剑”。木头宝剑 (batte) 原来是意大利职业喜剧的道具，这里可能就是拉·格朗吉和杜·克瓦西拿的棍子 (第十三场)。
- (18) “先生”原文是 seigneur，不是 monsieur，朗松 (G. Lanson) 教授认为：这种称谓表示西班牙与意大利喜剧 (特别是意大利) 的影响。不过有人也认为：通过这种称谓，可以看出贵人身份。

- (19) 十七世纪法兰西贵族社会非常重视身份、名次，扶手椅或靠背椅、椅或凳、坐或立，由主人按照来客不同的社会地位分配。
- (20) 根据1682年和1734年版，杜·克瓦西重复：“告辞了。”
- (21)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22) 嘴唇膏往常用蜡做底子，配制经过相当烦琐，又容易变坏。
- (23)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24) 安息香水（lait virginal）是醋化铅水和盐水的化合物，色白如奶，抹皮肤用。
- (25) 猪膘、羊脚：做膏用。
- (26) 原文是双关语，“风度（air）”有“曲谱”的意思，“风情”照原文应做“歌（chanson）”，意即“我用不着歌谱，也用不着歌词”。
- (27) 当时的传奇小说大都很长，往往分成十卷，用好几年来写。
- (28) 席吕斯（Cyrus）和芒达娜（Mandane）是传奇小说《伟大的席吕斯》（*Le Grand Cyrus*, 1649—1653）的主要人物。全书十卷。作者是斯居代里（Scudéry, 1607—1701）女士、巴黎风雅社会主要支柱之一。
- (29) 阿龙斯（Aronce）和克莱利（Clélie）是斯居代里女士另一部传奇小说《克莱利》（1654—1660）的主要人物。全书十卷。
- (30) 传奇小说里面的主要人物，几乎全部是一见钟情，然而结婚却要在千山万水、经过长期考验之后，才能成为事实。风雅社会创始人朗布叶（Rambouillet）夫人的女儿就让她的情人等了十三年才结婚。
- (31) 把形容词当做名词用，是当时风雅社会的一种说话习惯。
- (32) 剧作家表示尊敬，在喜剧里面避免使用“教堂”字样。“庙宇”实际指“教堂”而言。
- (33) 风雅社会喜欢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爱与被爱，哪一样更好受？夫妻之间有没有爱情？美人应当不应当妖娆？情人应当不应当服从情妇的不公正的吩咐？真正的爱情会不会妒忌？等等。
- (34) 《情意图》（*La carte de tendre*）是斯居代里女士和她的才子朋友想出来的玩意，她把它放在她的传奇小说《克莱利》第一卷末尾。图上面有三条河，它们的名称是感激、尊重和相悦。相悦河在当中，河的末端是新友谊城，沿河而下，就到了相悦情意城；出了河口，往左可以驶入感激河，来到

感激情意城；往右可以驶入尊重河，来到尊重情意城。爱笺、殷勤、情札、好词，还有许多村镇，都在相悦河两岸不远的地方。河流进危险海，正对河口是“无名地带”。

- (35) 出入风雅社会的男女，大都从希腊、罗马或者波斯名字里面，找一个给自己做称呼，例如斯居代里女士的称呼就叫萨波（Sappho）。朗布叶夫人的名字是喀代丽娜，就改成了阿尔代妮丝（Arthénice）。
- (36) 风雅社会喜欢使用夸张的副词，成了一时的风尚。
- (37) 两个名字都是从当代传奇小说里面借用的。在意大利牧歌剧里面，阿曼特（Aminthe）是一个男牧羊人的名称，到了法兰西传奇小说里面，变成一个女人的名称。
- (38)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9) 根据1734年版，补加：“（高声。）”
- (40) “我的亲爱的ma chère”是当时风雅社会爱用的一种女性称谓。
- (41) 传奇小说或者戏剧常用这种伏笔，让主要人物在最后发现身世，回到统治阶级，因而解除结婚的最大障碍。
- (42) “少不得”是“少不得的人”的缩称，即“听差”。
- (43) “《伟大的席尔》”，即《伟大的席吕斯》。“学粪”filofie，即“学问”。丫环无知，学她听来的话，学走了样子。
- (44) 风雅社会喜欢杜撰名词，替代日常名称，例如：“羞耻的宝座”替代“面颊”；“老人的青春”替代“假发”；“口之家具”替代“牙齿”；“太阳的补遗”替代“蜡烛”；等等。
- (45) 在《闹剧女才子的故事》（Récit en prose et en vers de la Farce des Précieuses）里面，代雅尔旦女士（Desjardins, 1640? —1683）叙述《可笑的女才子》的演出，有一段文字描绘莫里哀扮演的马斯卡里叶的装束，写道：“夫人，你不妨想象一下：他的假辫那样大，他每一鞠躬，就在地上扫来扫去；他的帽子那样小，人立刻就明白，侯爵拿在手里的时候比戴在头上的时候多多了；他的领花，可以正正经经叫做梳头用的披肩；他的膝襠好像做了来就为藏小孩子，玩捉迷藏用……从他的口袋出来的绦带，就像没有穷尽的样子；他的鞋面盖着那样多的带子，我就不可能告诉你，鞋是俄罗斯皮、英吉利小牛皮还是摩洛哥羊皮做的；不过，至少我清楚，鞋有半尺高，我很难想出那样高和那样小的后跟，怎样撑得起侯爵的身子、他的带子、他的膝襠和他的香粉来。”

- (46) 巴黎直到十七世纪初叶才有轿子。亨利四世做国王的时候，有了露天轿子；到路易十三时代，不露天的轿子才从英吉利介绍过来。
- (47) 根据1682年和1734年版，这句话是：“他这家伙倒懂道理”。
- (48)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举起杠子。）”
- (49) 路易十四就寝，有一套繁文缛礼：起先当着宫廷贵人更衣，叫做“大礼”（grand coucher），然后一般贵人辞出，亲贵留下，服侍路易十四上床，叫做“小礼”（petit coucher）。能够参加“就寝小礼”，表示自己和国王非常亲近。
- (50) “左加分、右加分，加到后来”原文是pic, repic et capot，属于赢牌的三种术语。第一种，加三十分；第二种，加六十分；第三种，加四十分：这种扑克牌的玩法叫做“皮盖”。
- (51) 即椅子。
- (52) 根据1734年版，补加：“（阿耳芒骚尔下。）”
- (53) maures，非洲北部一带信奉伊斯兰教的居民，土耳其人侵入非洲，摩尔人极受虐待。
- (54) 向人借钱，请资产阶级人物出保条，担保如期归还，表示可靠。
- (55) 玛德隆说这话的时候，想着《克莱利》里面有代表性的不同性格。
- (56) Amilcar，《克莱利》里面一个人物，迦太基人，有说有笑，是所谓“欢笑性格”。
- (57) 依照风雅社会的礼节，客人寒暄过后，从口袋取出一把牛角大梳子，把头发理好。
- (58) Canons，膝盖底下一种装饰品，很宽很长，镶花边，白颜色，非常妨碍走路。
- (59) “选集”在当时相当流行，玛德隆指的可能是一部诗选Poésies choisies de MM Corneille, Benserade, de Scudéry, Boisrobert ..., et de plusieurs autres。在1662年前，已经出过五集。
- (60) 男女贵人们起床以前接见客人，是宫廷社会的习俗。
- (61) 毛尔奈（Mornet）教授解释：“才子之间”的诗文交换。
- (62) 1635年，路易十三批准成立法兰西学院，从此以后，贵夫人们集合友好，纷纷在家里成立才子“学院”。

- (63) 十七世纪贵族，在床上半坐半卧，把寝室当做会客的地点，床的一侧留给用人走动，另一侧所谓“小巷”，有种种椅、凳，专备来客使用。
- (64) 贵族以为当作家降低身份，即使出书，也往往不用本人名姓，直到十八世纪还有这种风气。
- (65) 骑士和书呆子相反，不懂写诗规律，崇尚活泼自由。
- (66) Chromatique，音乐术语，玛德隆根本不懂它是什么意思。
- (67) 贵人们大多出较高代价（半个金路易），到舞台后部左右两侧看戏，妨碍演员演戏，而且几乎就面对池座观众。他们对池座的市民观众经常流露蔑视情绪。莫里哀对这些自命不凡的贵族观众，很为反感，参看他的《太太学堂的批评》。这种站在演员旁边看戏的恶风气，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才开始不存在。
- (68) “大演员”指久在巴黎演出的“王室剧团”的演员。他们在布尔高涅府（Hôtel de Bourgogne）演出。莫里哀剧团的名称在当时是“亲王剧团”，而且新来京城，不如对方有历史号召力。他对他们的演技在这里提出了批评，后来在《凡尔赛宫即兴》提出更具体的严厉批评。这种夸张的演技传统，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在莫里哀训练出来的演员的良好影响之下，逐渐得到了改善。
- (69) petite-oie，指衣服以外各种装饰。
- (70) Perdrieon，巴黎一家有名的时装商店。
- (71) aune，旧尺，一欧纳合1.182米。
- (72) 根据1682年和1734年版，补加：“（他让她们闻他扑了粉的假辫。）”
- (73) le sublime，指脑壳。
- (74) 根据1734年版，上场人物有：“喀豆，玛德隆，姚得赖，马斯卡里叶，玛罗特，阿耳芒骚尔。”
- (7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喀豆。）”
- (7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耳芒骚尔。）”
- (77) “脸色发白”：实际由于演员脸上抹粉的缘故。
- (78) 代·格朗吉（Des Granges）教授解释：姚得赖暗示“厨房”。
- (79) Arras，在巴黎正北，邻近海峡。“敌人”应当指西班牙军队。1640年，法兰西军队占领阿腊斯，西班牙守军曾经在城外据壕抵抗九天。

- (80) “月牙儿”，指防守某一地点的半圆形战壕。
- (81) 根据1734年版，补加：“（摸过那个地方以后。）”
- (82) 根据1734年版，补加：“（敞开他的胸脯。）”
- (83) Gravelines，在敦刻尔克与加来之间，面对海峡。1644年，法兰西军队攻破西班牙守军，加以占领。
- (84) 全是他假定的听差的称呼，一种是用生长的地名；一种是用绰号，这里全是花草：乌头（Casquaret）、青草（La Verdure）和二月兰（La Violette）。当时的听差取名有这种习俗。
- (85) 根据1734年版，补加：“（阿耳芒骚尔下。）”
- (86) 根据1682年和1734年版，补加：“（他在想诗。）”
- (87) 根据1734年版，上场人物有：吕席耳，赛莉曼娜，喀豆，玛德隆，马斯卡里叶，姚得赖，玛罗特，阿耳芒骚尔，提琴手。
- (88) 即提琴。
- (89) la courante，当时流行的一种双人舞，三拍子，原来是两拍子，从意大利传到法兰西。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要丧失自由了。”
- (90) 根据1734年版，上场人物有：杜·克瓦西，拉·格朗吉，喀豆，玛德隆，吕席耳，赛莉曼娜，姚得赖，马斯卡里叶，玛罗特，提琴手。
- (91) 根据1682年和1734年版，补加：“（拿着一根棍子。）”
- (92) 根据1734年版，上场人物有：喀豆，玛德隆，吕席耳，赛莉曼娜，马斯卡里叶，姚得赖，玛罗特，提琴手。
- (93) 代·格朗吉教授指出：“演时，演员添一句：‘我们赢啦。’”
- (94) 根据1734年版，上场人物有：“杜·克瓦西，拉·格朗吉，玛德隆，喀豆，吕席耳，赛莉曼娜，马斯卡里叶，姚得赖，玛罗特，提琴手”。
- (95) 根据1682年和1734年版，补加：“（进来三四个打手。）”
- (96) 根据前人记载：姚得赖本人很瘦，演时，里头穿着大批背心，一件一件剥下来以后，露出厨师的打扮，又从腰带抽出一顶白帽子，戴在头上。他恭恭敬敬跪在喀豆前面，她又急又气，把他推开了。据说，他直打冷颤，还到脚灯前头取暖。
- (97) 根据1734年版，这里分出一场，成为第十六场，人物是：“玛德隆，喀豆，姚得赖，马斯卡里叶，提琴手”。

(98) 根据1734年版，上场人物有：“高尔吉毕斯，玛德隆，喀豆，姚得赖，马斯卡里叶，提琴手。”

(99)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斯嘎纳耐勒或名疑心自己当了乌龟的人⁽¹⁾

人 物

高尔吉毕斯 巴黎市民。

赛 丽 他的女儿。

莱 利 赛丽的情人。

胖子·洛奈 莱利的跟随。

斯嘎纳耐勒 巴黎市民，疑心自己是乌龟的人。

他的女人

维耳柏洛干 法赖尔的父亲。

赛丽的女仆

斯嘎纳耐勒的亲戚

景在巴黎⁽²⁾

第一场

高尔吉毕斯，赛丽，她的女仆。

赛 丽 （哭哭啼啼出来，父亲跟在后面。）

啊！再辈子也甭想我会同意。

高尔吉毕斯 你那儿嘟囔什么，不孝的东西？

父亲决定了的事，你妄想反对？
难道对你，我没有绝对的权威？
你这毛孩子，自己就头脑不清，
倒想拿父亲的见识不当正经？
我们两个人，谁有权利做主张？
一家人里头，蠢东西，叫你来讲，
能够为你打算的，是你还是我？
家伙！小心兜起了父亲的肝火：
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叫你尝尝
我这胳膊还有没有力量。
干脆接受人家给你挑的丈夫，
造反的小姐，你就有了活路。
你说，我不清楚他这人的脾气，
事前应当问问你中不中意：
听说他分到了一大笔遗产，
还用我多加小心，问长问短？
这位丈夫有两万通用的都咯，
还有什么让你不好爱他？
得啦，这样有钱，管他老几，
我担保他是文质彬彬的君子。

赛 丽 唉嘻！

高尔吉毕斯 听听她这声“唉嘻”，什么毛病？

哼！我要真是生起气来，
我会叫你没完没了地“唉嘻”！
白天黑夜你忙着看你的小说，
瞧，瞧，就把你忙成这种结果：
脑子里头塞满了言情小诗，
一嘴的克莱利⁽³⁾，就没有上帝的事。
这种坏书统统给我烧掉，
省得天天祸害青年的头脑。
要念就给我念念皮柏辣的《四行》⁽⁴⁾，
还有马修顾问渊博的《真相》⁽⁵⁾，
谚语连篇，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
值得背熟。还有《罪人的指引》⁽⁶⁾
也是一本好书：转眼之间，
你就学会了怎么样同人周旋；
你先前念过这些修身的理论，
也就会格外懂得对我孝顺。

赛 丽 什么？莱利对我的长远情义，
父亲居然会要我半路忘记？
我要自做主张，算我胡闹；
不过，是您要我和莱利相好。

高尔吉毕斯 就算你和他婚约一订再订，

来了财主，还不成了画饼。

莱利很好看，不过你要记住，

有财可发，什么事都得让步；

丑八怪有了金子也会顺眼，

没有金子，一切都是枉然。

你不喜欢法赖尔，做情人不行，

可是做你的男人，我看还成。

丈夫这个名字是一种诱力，

爱情往往是婚姻的一种果实。

不过，我有权力支配一切，

何必傻瓜一样多费口舌？

所以，顶撞我的话，请你免掉，

瞎抱怨的话也别让我再听到。

今天黄昏，姑爷一定来看你：

你不妨试试，试试待他欠礼！

我要是看见你没有好脸子待他，

我就……我就怎么，你去猜吧。

第二场 赛丽，她的女仆。

女 仆 什么？多少女的要眼红心热，

小姐，您就居然一口回绝！
人家提亲，你倒流泪，说句
情意绵绵的“嗯”也有顾虑！
唉嘻！怎么我就没有这个命？
不用人求，我会满口答应，
我要一口气说它十来句“嗯”，
单只这么一句又要什么紧。
给你兄弟温课的那位老师，
讲起世上的事来很有见识，
他说女人好比一棵常春藤，
要长得美，贴紧树身子才成，
可是如果分在两下里的话，
它就甭想能够利用人家。
我的好小姐，这话再真不过，
我就觉得挺对，苦命的我。
愿我可怜的马丁早日升天！
他在的日子，我就像一位神仙，
心满意足，眼睛亮，人也发胖，
现在我成了我这副可怜模样。
欢乐的年月就像一道电光，
我在寒九，不生火也照样上床；

晾晾床单子我也觉得好笑：
如今三伏天我就抖个不了。
小姐，夜晚身边来上个丈夫，
听我的话，这才叫做幸福；
你打喷嚏，单是为了听人
讲一句“上帝保佑”，你也开心。

赛 丽 你真就能够劝我不守信义，
丢了莱利，嫁给那个丑东西？

女 仆 真的，您那莱利才是蠢才，
出门担搁，只是不见转来；
不是我这里有意要疑心人家，
日子一久，难保他不变卦。

赛 丽 （给她看莱利的画像。）
这些怕人的话，你就少讲，
先来仔细看看这副脸相：
只要一看，就相信他决不变心。
单凭这副脸相，就不会骗人，
总之，他对我的爱情终始如一，
就像画儿和本人不差分厘。

女 仆 这副脸相的确是令人生爱，
小姐一往情深，倒也难怪。

赛 丽 可是你倒……扶我一把。

女 仆 小姐，您说什么……？晕了过去。老天爷！

快呀，来人！

第三场

赛丽，女仆，斯嘎纳耐勒。

斯嘎纳耐勒 出了什么事？有我。

女 仆 小姐死啦。

斯嘎纳耐勒 怎么？不过这个？

喊成这样子，我以为天崩地裂。

让我看看。您真死啦，小姐？

怪事！她不作声。

女 仆 我找人把她

抬进去，过来扶着，劳驾。⁽⁷⁾

第四场

赛丽，斯嘎纳耐勒，他的女人。

斯嘎纳耐勒 （用手摸她的胸脯。）

浑身冰冷，简直是莫明所以。

让我看看她嘴里还出不出气。

真的，说不上来，可是，不错，觉

得像是有救。

斯嘎纳耐勒的女人 （由窗外向里张望。）

我看见什么？

我男人搂着……下去看个明白：

他呀准有相好的，我要走快。

斯嘎纳耐勒 应当尽早救她活命才是。

真的，她不应该说死就死：

人生在世，能够俯仰自如，

再要寻死，就是绝顶糊涂。

（女仆喊来一个听差，和他把她抬了进去。）⁽⁸⁾

第五场 斯嘎纳耐勒的女人（一个人）。

斯嘎纳耐勒的女人 转眼他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他这一溜，我倒白来了一趟；

不过，眼见为真，由小知大，

他那里一定瞒着我，另外成家。

怪不得他这一向那么冷淡，

拿我的恩情就不当正经来看；

忘恩负义的东西，寻欢作乐，

一心向外，单单我忍饥挨饿。

我们的丈夫都有这种脾胃：

到口的东西，总嫌它不是滋味。

开头几天，就像他到了仙境，
向你显出十二万分的热情，
可是不久就对你的情分起了腻，
心上早已换了别人来顶替。
啊！不许女人换衬衫一样，
换掉丈夫，法律也太不应当！
这才方便；眼下我就知道，
有人像我一样，愿意换掉。

（捡起赛丽方才失落的画像。）
说来也巧，这是什么宝贝？
不但是人像中看，珐琅也挺美。
打开看看。

第六场 斯嘎纳耐勒和他的女人。

斯嘎纳耐勒⁽⁹⁾ 我当她死啦，没事。

不好也不差什么，她还有治。

我女人来啦。

他的女人⁽¹⁰⁾ 天啊！是一幅小像。

好个美男子，就像活的一样！

斯嘎纳耐勒 （旁白，由他的女人肩上望过去。）

她看什么看得这么出神？

这张人像不像是好事上门。

我是七上八下，心里直犯疑。

他的女人 （没有看见他，继续下去。）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美的东西。

金子值钱，手艺更值得人夸。

闻闻，真香！

斯嘎纳耐勒 （旁白。）

什么？浑账！香它！

背地里偷人！

他的女人 （继续下去。）

实说了吧，能够

有这种美男子伺候，人一定好受，

他要是谈情说爱再一认真，

女人十有八九就会私奔。

像我那个丈夫，秃头又寒碜，

就没有人家好看……！

斯嘎纳耐勒 （从她手里抢过画像。）

啊！狗贱人！

当场叫我捉住了把柄！句句

毁谤你那心肝丈夫的名誉。

那么，太贤的贤妻，依你看来，

事无大小，老爷全跟不上太太？

妈的！白耳塞毕⁽¹¹⁾把你抓走！

你要配个什么宝贝对手？

难道我还有什么可挑剔之处？

身材，走式，人人看了羡慕，

还有脸子，成千的美人欢喜，

白天黑夜都要为它叹气；

总之，我这身子，里外可爱，

试问，你还有什么嫌弃不才？

难道为了你那虎狼胃口，

吃完了丈夫，还得情人下酒？

他的女人 讥笑的用意我也听出了一半，

你想拿话……

斯嘎纳耐勒 要骗别人呀，请便，

可是我这方面，你没有指望，

通奸的真凭实据到了我手上。

他的女人 本来我就火儿直往上冒，

你不用火上加油，无理取闹。

听我说吧，拿我的宝贝盒子

还我，你想……

斯嘎纳耐勒 我想掐你的脖子。

要是我能逮住画儿上的坏蛋，

那就好了！

他的女人 什么？

斯嘎纳耐勒 没事，心肝：

我就不该大吵大闹，好人，

我应该谢谢你送我的这条绿头巾。

〔打量莱利的画像。

看呀，床头的相公，俊俏的后生，

帮你不守妇道的该死的畜牲，

那混账东西，你同他……

他的女人 我同他……讲你的。

斯嘎纳耐勒 你同他，我说……会把我活活儿气死的。

他的女人 醉鬼讲什么，我听不出个头绪来。

斯嘎纳耐勒 你太懂我的意思了，婊子太太。

从今没有人称我斯嘎纳耐勒，

以后要叫就叫我王八了吆。

我把脸丢了；可是你也别美，

起码我也要叫你丢一条胳膊。

他的女人 你真就敢对我来讲这样的怪话？

斯嘎纳耐勒 你真就敢冲我来玩这套鬼戏法？

他的女人 什么鬼戏法？要说就说个痛快。

斯嘎纳耐勒 嘻！犯不上抱怨，还不够明白！

当头给我戴上一顶绿帽子，

哎呀！打扮得可也真够花哨的！

他的女人 好啊！你平白无故把我欺负，

单凭这个，女人就该报复，

你倒满不介意，假装生气，

免得我再发作，对你不利？

这种混账做法也真新鲜，

欺侮了人，还要吵翻了天。

斯嘎纳耐勒 没脸的货，单看这份架势，

谁不相信她是高贵的女士？

他的女人 去哄你的情妇，陪她去幽会，

可是我这方面，少拿我开胃。

再就是，拿我的人像还我拉倒。

〔她抢过像盒，逃开了。〕

斯嘎纳耐勒 （追她。）

照样抢回来，你呀甭想跑得了。

第七场 莱利，胖子·洛奈。

胖子·洛奈 总算到啦。不过，就算我胆大，

少爷，让我来问您一句闲话。

莱 利 好吧，你讲。

胖子·洛奈 您身子里头有鬼，
经过这样辛苦，还不嫌累？
一星期以来，整天路上奔波，
打着跛马，由着它们颠簸，
四肢就像让轮子碾了一样，
还不提那回碰伤的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我也不必讲起。
可是，您一到家，也不歇息，
也不吃一口东西，就又出了门，
亏你哪儿来的这种精神。

莱 利 你也不必怪我过于心急，
我爱赛丽，这你也知道，所以
听说婚事不幸起了变化，
我心里急于先要问明真假。

胖子·洛奈 可是，少爷，想要问明事情，
吃上一顿好饭，也是正经：
肚皮一饱，您什么也不害怕，
就有勇气抵抗命运的攻打。
拿我来说，赶上我没有吃饭，
人家拿脸一板，我就完蛋。

饭一吃饱，我就精神十足，
天坍了下来，心里也不在乎。
是啊，对付命运的意外攻击，
听我的话，就是大吃而特吃。
要是您想堵住痛苦的进攻，
就得来二十杯酒把心围拢。

莱 利 我吃不下。

胖子·洛奈 （首行独白。）

我要是不吃，完蛋！

可是眼看着就要给您开饭。

莱 利 给我住口。

胖子·洛奈 吩咐也忒专制！

莱 利 我不是饿，我是心中有事。

胖子·洛奈 我呀，是又饿，又心中有事，
就担心您拿恋爱当了饭用。

莱 利 我要打听的事情，由我打听；
你要吃饭，别吵我啦，你请。

胖子·洛奈 主人的吩咐我是向不回驳。

第八场 莱利（一个人）。

莱 利 她父亲已经答应了，女儿对我

也有心心相印的真凭实据，
是啊，我心里未免过于畏惧。

第九场 斯嘎纳耐勒，莱利。

斯嘎纳耐勒⁽¹²⁾ 抢来啦。该死的畜牲，现我的眼，
让我欣赏他这副狗脸。

我就不认识。

莱 利 （旁白。）

我看到什么？

万一是我的小像，有什么信不过？

斯嘎纳耐勒 （继续下去。）

可怜的斯嘎纳耐勒！名誉扫地！

命运待你怎么会这样严厉？

〔发现莱利望他，转往另一方向。

难道……

莱 利 （旁白。）

我送给人家的信物转了手，

我不心惊肉颤也不能够。

斯嘎纳耐勒 难道因为女人没有了家教，

我就应该当面受人耻笑，

从今以后叫人编成歌曲，

伸出五指，将我比来比去？

莱 利 （旁白。）

我没有弄错？

斯嘎纳耐勒 我还年轻有为，

贱人怎么敢叫我就当乌龟？

嫁的丈夫人人都说漂亮，

难道一个丑八怪、一个小荒唐……

莱 利 （旁白，再望一眼他的画像。）

明明是我的小像，不是瞎猜。

斯嘎纳耐勒 （背转了他。）

这人一直在张望。

莱 利 （旁白。）

好不奇怪！

斯嘎纳耐勒 他在恼谁的气？

莱 利 （旁白。）

问问他看。

（高声。）

请教……喂！劳驾。

斯嘎纳耐勒 （依然避他。）

有什么贵干？

莱 利 请教，可否见告，这张人像

怎么就会落到先生手上？

斯嘎纳耐勒 （旁白，比较莱利和他拿着的人像。）

何以他问这个？我看一定……

哎嘻！有啦！我看出他犯的毛病！

现在我不再为他的惊奇纳闷：

他是我的人，不如说，我太太的人。

莱 利 说说明白，你从哪儿弄来……

斯嘎纳耐勒 感谢上帝，我懂阁下的关怀。

你就是这张惹我生气的人像，

从前是在你那相好的手上；

女的同你私下发生了关系，

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秘密。

我不晓得她和阁下要好，

有没有拿我讲给阁下知道。

不过，今后给我断了来往，

因为丈夫觉得这太不像样；

试想婚姻大事，既圣且神……

莱 利 什么？你说，给您信物的女人……

斯嘎纳耐勒 是我太太，我是丈夫。

莱 利 丈夫？

斯嘎纳耐勒 是呀，丈夫，丈夫成了气毖；

原因你全清楚；眼下小可
就往岳家送信。

第十场 莱利（一个人）。

莱 利 我听见什么！

人家讲得不错，她嫁的无赖！
男人当中，就数他长得古怪。
你赌的咒就算全不可靠，
许我的那些话也都只是胡闹，
单看你选的这个下流东西，
也该无地自容，回心转意。
没心肝的东西，就算他有钱……羞辱，
又赶上旅途相当长，一路辛苦，
我就像当头挨了一棒，
心里发冷，身子东摇西晃。

第十一场 莱利，斯嘎纳耐勒的女人。

斯嘎纳耐勒的女人 （转向莱利。）⁽¹³⁾

坏东西还是抢了去……⁽¹⁴⁾ 哎呀！先生，看样子您要晕过去，您有什么病？

莱 利 忽然之间就病了，真没想到。

斯嘎纳耐勒的女人 我怕你支不住，马上就会晕倒：

等好了再走，到我家安歇安歇。

莱 利 我就暂领你这份好意。

第十二场 斯嘎纳耐勒和他太太家的亲戚。

亲 戚 丈夫应当关怀这种事体；

不过，凡事也不可操之过急；

姑爷说她的话，我全听到，

可也不就证明她有违妇道。

此事非同小可，无凭无据，

加人以罪，自来就不允许。

斯嘎纳耐勒 这就是说，还得当场抓住。

亲 戚 我们不可过急，急中有误。

人像怎么就会到了她手上，

有谁知道？而且，她也不像

认识本人，万一她不认识。

如何是好？所以，打听确实，

当务之急，倘若所言不谬，

女家处分从严，决不落后。

第十三场 斯嘎纳耐勒（一个人）。

斯嘎纳耐勒 言之有理。的确，应当从缓。

大概是我自己心里在捣乱，
这才看见王八的影子直跑，
额头冒汗因而也冒得太早。
这张人像不见得证明她错，
我也未免有些张皇失措。
以后还是当心……

第十四场 斯嘎纳耐勒，他的女人，莱利（在斯嘎纳耐勒的门口，同他太太讲话）。

斯嘎纳耐勒 （继续下去。）⁽¹⁵⁾

什么！完蛋，
如今看也不用再看，
眼前是，真的，本人自己应差！

斯嘎纳耐勒的女人 （向莱利。）

先生的病也许还会再来，
您走得怕是太快？不必客气。

莱 利 不，多谢，多谢你这番盛意。

亏了你叫我歇歇，这才转好。

斯嘎纳耐勒 （旁白。）

婊子对他的礼数就没个终了！（16）

第十五场 斯嘎纳耐勒，莱利。

斯嘎纳耐勒 （旁白。）

他望见我啦。看他有什么话讲。

莱 利 （旁白。）

看见这人我就要冒火，直想……

不过，动怒我也大可不必，

要怨只好怨自己命里不济。

人家走运，我也只有吃醋。

〔从他身旁走过，看着他。

娶到那样一位美人：幸福！

第十六场 斯嘎纳耐勒，赛丽（望着莱利走开）。

（17）

斯嘎纳耐勒 （没有看见赛丽。）

一清二楚，人家讲话有种。

这句怪话好不让我发窘，

就像我背上长了一个硬盖。

〔他转向莱利走出的方向。

可不，这种作为根本是无赖。

赛 丽 （旁白。）⁽¹⁸⁾

什么？方才明明就是莱利。

他做什么回来见了我躲避？

斯嘎纳耐勒 （继续下去。）⁽¹⁹⁾

“娶到那样一位美人，幸福！”

简直倒霉，娶了这个淫妇，

背地里偷人，查也不必再查，

明目张胆，就叫你做了王八！

〔赛丽渐渐走近，等他紧张过了，
要同他说话。

事已至此，我还放他走开，

两只胳膊一搭，像个蠢才。

起码丢他的帽子我也应当，

拿石头砍他，把他的大衣弄脏，

为了出气，就该大声喊叫，

也好让四邻认认奸夫的面貌。

赛 丽⁽²⁰⁾ 方才有一位先生来到你这里，

还同你谈话来的，你和他认识？

斯嘎纳耐勒 唉呀！不是我认识他这个人，是我太太。

赛 丽 你怎么这样气闷？

斯嘎纳耐勒 您就让我叹气叹它一个够，

千万别怪我难过的不是时候。

赛 丽 先生怎么会这样痛苦不堪？

斯嘎纳耐勒 我痛苦并非为了小事一端，

我倒希望别人也尝它一尝，

看看会不会像我这样悲伤。

倒霉的丈夫里头就数我现眼：

可怜的斯嘎纳耐勒丢了大脸，

是光丢了大脸就已经不妙，

人家还会拿我的名声偷掉。

赛 丽 怎么？

斯嘎纳耐勒 这位少爷胡作非为

叫我——请你原谅——做了乌龟；

今天我就亲眼证实这厮

和我的女人两下暗地里有私。

赛 丽 方才是他……

斯嘎纳耐勒 对啦，把我糟踏；

他爱我太太，同时，我太太爱他。

赛 丽 让我猜着啦，他回来这样秘密，

心里头一定打了什么坏主意；

他一出现，我就立刻打颤，
好像预先觉得事情要变。

斯嘎纳耐勒 你能够为我说话，实在善良。

别人就没有这种慈悲心肠；
事情伤心，可是别人听到，
非但不表同情，反而大笑。

赛 丽 谁干的坏事比你⁽²¹⁾更不像话？

有谁能够想出法子来罚他？
你不守信义，做事这样混账，
还以为自己也配活在人世上？
天啊！谁想得到？

斯嘎纳耐勒 真有这事。

赛 丽 啊！骗子！流氓！黑心，背誓！

斯嘎纳耐勒 心肠真好！

赛 丽 是啊，地狱的刑罚，
对你犯的罪来说，都嫌不大。

斯嘎纳耐勒 多会讲话！

赛 丽 亏你狠得下心，
才会这样欺负无辜好人！

斯嘎纳耐勒 （他大声叹息。）

噤！

赛 丽 人家没有一点点差错，
你就叫人家在世上没有脸活！

斯嘎纳耐勒 对啊。

赛 丽 人家非但……想起这种事，
心里头那份难过，就只有死。

斯嘎纳耐勒 别这样生气，我最亲爱的小姐：
你太为我难过了，我的心要裂。

赛 丽 可是你别以为我除去了抱怨，
就什么也不作，尽着你这样欺骗：
我晓得应当怎么样拿你报复；
说去就去；谁也拦我不住。

第十七场 斯嘎纳耐勒（一个人）。

斯嘎纳耐勒 但愿她永远平安，有上天保佑！
多好的心，愿意为我报仇！
其实，人家为我的丑事发怒，
我该怎么做，不用说也就清楚。
受到这样的羞辱，不说一句话，
除非这人是一个道地的傻瓜。
所以，赶快寻找这该死的东西，
报仇雪耻，显显自己的勇气。

浑蛋，看你还敢拿人开心，
肆无忌惮，给人戴一顶绿头巾！

〔他走了三四步，折回身来。
慢着，您啦！这人有一副恶相，
也许脾气暴躁，就会反抗，
硬盖之外，打我几记棍子，
丢脸不说，背上还添印子。
我从心里头就恨和人拚命，
要爱也就只爱心平气静；
我不打人，因为我怕人打；
过分善良：我的美德就是它。
不过，荣誉所在，岂可撒手，
事已至此，绝对必须报仇。
真的！随你荣誉一旁卖嘴，
谁要照办，那才叫作见鬼！
我一逞强，对方力之所及，
就许一剑戳穿了我这肚皮：
我死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
亲爱的荣誉，请问，你会发胖？
害怕肚子疼的人们也嫌棺材
过于阴沉，过于卫生有碍。

就我来说，全盘考虑之后，
我看，当王八比死还要好受。
这有什么不好？弯了的腿
还会再弯，身材还会欠美？
叫人净为这种形象苦恼，
还有，女人轻狂，男人再好，
也有丧失荣誉的危险，我说，
谁先发明这个，谁才缺德！
既然法律罪到本人为止，
牵连我们的荣誉，又何所指？
别人出了岔子，我们坐监。
要是太太背地里和人通奸，
一切过错应由我们担负，
她们胡闹，我们就该糊涂！
这种恶习，未免太不公道，
警察应当为我另起炉灶；
我们精疲力竭，受尽折磨，
难道这种意外还不算多？
吵闹、官司、饥饿，还有疾病，
扰乱生活，已经甬想平静，
还拿没影的事往头上一套，

岂非自讨苦吃，无理取闹？
别拿这放在心上，也不必警惕，
应当揩掉眼泪，取消叹气。
错在太太，请她哭个十足；
错不在我，我为什么要哭？
总之，男子当中，像我这样人，
不止一个，我可以不必气忿。
不少君子，由着人调戏太太，
毫无表示，像煞今天应该。
所以，为了一件丢脸的小事，
我是决不大兴问罪之师。
我不报复，人家叫我傻瓜，
跑去找死，成了傻瓜大家。

〔拿手放在肚子上。〕

不过，我觉得我这里肝火上升，
要我拿出男儿本色一拚；
是啊，我动了怒；这太懦弱；
我决计报仇，看我是不是好惹。
赶着冲劲儿正足，我要大闹，
逢人就讲：他和我太太睡觉。

第十八场 高尔吉毕斯，赛丽，女仆。

赛 丽 是的，我愿意接受严正的指示：

父亲，随您安排女儿的亲事。

您说什么时候订婚就订婚；

反正我是打定了主意孝顺；

女儿的感情女儿想法子对付，

不管什么事，都听父亲吩咐。

高尔吉毕斯 照这样回话，父亲方才爱听。

可不，现在我真是满心高兴，

不是害怕有人看见了发笑，

我就会马上连腿带脚蹦跳。

来，到我跟前来，让我亲亲；

这样做，我并不显得怎么过分：

父亲可以随时看他的姑娘，

别人不会背地里说短道长。

行啦，看见你有这样孝顺，

我一开心，就像小了十岁。

第十九场 赛丽，女仆。

女 仆 想不到小姐变卦。

赛 丽 可是你明白

事情的底细，也会说我应该。

女 仆 也许会吧。

赛 丽 说给你听也行：

莱利骗我，伤了我的感情；

他来这儿就不……

女 仆 人家来啦。

第二十场 赛丽，莱利，女仆。

莱 利 同你永别以前，就算出气吧，我在这地方也要数说你一场……

赛 丽 什么？还同我讲话？好大的胆量！

莱 利 的确胆量大；你挑了那么一门亲，我再数说你，简直成了罪人。如意郎君既然是让你体面，你就忘了我，活吧，活个舒坦！

赛 丽 是呀！坏蛋！我偏这样去活；看着你恼气，我打心里快乐。

莱 利 你到底为了什么事生我的大气？

赛 丽 什么？你倒大惊小怪，刨根问底？

第二十一场 赛丽，莱利，斯嘎纳耐勒，女仆。

斯嘎纳耐勒 （武装上场。）

杀死，杀死专偷荣誉的扒手，他一点也不怜惜，出我的丑！

赛 丽 （向莱利。）⁽²²⁾

不用我回答，你转开，转开眼睛。

莱 利 啊！我看见……

赛 丽 这人足够叫你发窘。

莱 利 叫你抬不起头来，倒不如说。

斯嘎纳耐勒⁽²³⁾ 现在怒火眼看就要发作；勇气好比骑着战马的豪杰；我要是遇到了他呀，遍地流血。是的，我要他死；谁也挡不住：随时遇见，我随时送他上路。⁽²⁴⁾我应当一剑穿透他的正中心……

莱 利⁽²⁵⁾ 同谁过意不去？

斯嘎纳耐勒 没有一个人。

莱 利 为什么武装？

斯嘎纳耐勒 我穿这身衣裳，为了防雨。（旁白。）啊！死在我手上，我才满意！拿出勇气来干。

莱 利⁽²⁶⁾ 怎么？

斯嘎纳耐勒 （为了刺激自己，捶自己的胸脯，打自己耳光。）我没说话。（旁白。）简直丢脸！懦夫！饭桶！

赛 丽⁽²⁷⁾ 当面叫人说破，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你恨他不过。

莱 利 是啊，他正显出了小姐的罪状：背信弃义，没有人能够原谅，爱情头一回受人这样蹂躏。

斯嘎纳耐勒 （旁白。）来点儿勇气多好！

赛 丽 住口，坏人！这种无礼的气话少对我唠叨。

斯嘎纳耐勒⁽²⁸⁾ 老弟，你看，人家在帮你争吵：放大胆子吧，拿出点儿气力；趁他背转身子，来罢！这里，想法子使劲来一下，他就完蛋。

莱 利 （漫不经心走了两三步，斯嘎纳耐勒本来走到跟前杀他，反而被吓得退回去了。）

这样的话既然气得你发颤，我就不妨装做口悦心服，现在来夸赞一声你看中的人物。

赛 丽 是啊，是啊，好到无可挑剔。

莱 利 好嘛，还想卫护他，难得之至。

斯嘎纳耐勒 卫护在下的权利，的确难得。这种行为，先生，就不合法则：我有理由申诉，幸而是我仔细，不然呀，看吧，就许流血遍地。

莱 利 你申诉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苦恼……？

斯嘎纳耐勒 够啦。你明白我背上那儿发毛。良心和自爱也该让你看出太太是我的太太，当着她的丈夫，你满不在乎，就想占为己有，做事一点也不像善良的教友。

莱 利 你这种疑心，是下流而又可笑。得啦，放心回去睡你的好觉：我晓得她是你的，我是非但……

赛 丽 啊！坏人，你现在倒会装蒜！

莱 利 什么？这厮一脑门子的官司，你也疑心我有那种心思？难道你也想拿这种坏话毁谤我？

赛 丽 讲吧，讲吧，他会帮你解说。

斯嘎纳耐勒⁽²⁹⁾ 说到卫护我，你比我还在行，这事一定要你从旁帮忙。

第二十二场

赛丽，莱利，斯嘎纳耐勒，他的女人，女仆。

斯嘎纳耐勒的女人 （向赛丽。）小姐，我这种人不是那种脾气，有心要对你显显我太妒忌：不过，我长着眼睛，也决不受骗。有人作爱，就很令人不堪；你应当拿心用到更好的地方，勾引人也别勾引到我这门上。

赛 丽 这话讲得真够清楚明白。

斯嘎纳耐勒 你这贱人，我没有叫你出来：你害怕人家把你的情人抢掉，赶着人家卫护我，前来吵闹。

赛 丽 得啦，你可别以为我会要他。（转向莱利。）我很开心，你看看是真是假。

莱 利 我听了些什么？

女 仆 真的，我就不知道，你们乱扯到何年何月为了。我这半天直想听懂，没有，我是越往下听，越听不懂；我看，事到如今，只好打岔。

（走到莱利和她的小姐中间。你们挨个儿回答我问的话。

（向莱利。）您说，您做什么怪罪小姐？

莱 利 负心的，把我丢了，和别人拉扯。她结婚这个坏消息我一听到，充满了无比的爱情，我就往回跑，她会忘了我，说什么也不相信，可是，赶到一看，她已经嫁了人。

女 仆 嫁了人？嫁了谁？

莱 利 （指着斯嘎纳耐勒。）嫁给他。

女 仆 怎么，是他？

莱 利 对。

女 仆 谁说的？

莱 利 今天，他自己说的话。

女 仆 （向斯嘎纳耐勒。）当真？

斯嘎纳耐勒 问我？我说我娶的女人是我的太太。

莱 利 方才你很伤心，看着我那小像直在生气。

斯嘎纳耐勒 是啊；这就是。

莱 利 你还对我说起，那个让你抢过信物的女人，从前早就已经和你成了亲。

斯嘎纳耐勒 （指着他的女人。）当然，我是从她手里抢过来。不是这东西，我还不知道她坏。

斯嘎纳耐勒的女人 你抱怨什么？没事瞎找岔子。我是脚底下凑巧碰到它的。先是你在乱发脾气，过后，

〔指着莱利。

先生病了，我扶到房子里头，我就没有认出画儿上是谁。

赛 丽 是我不好，惹下了人像的是非；方才我晕了过去，拿它丢掉，

〔向斯嘎纳耐勒。

回去的时候，还多亏先生照料。

女 仆 你们看，不是我，你们还在胡涂，你们用得着我这点儿藜芦⁽³⁰⁾。

斯嘎纳耐勒⁽³¹⁾ 我真就相信这个？可是，好险！盖子也几乎把我压了个扁。

斯嘎纳耐勒的女人 我还有点儿害怕，不管怎么样；多小的当，我也是害怕上当。

斯嘎纳耐勒⁽³²⁾ 算啦！全是好人，谁也相信谁：出了毛病，我比你还要吃亏；好歹你就接受了解决的方式。

斯嘎纳耐勒的女人 好吧。当心别叫我抓住你的坏事！

赛 丽 （先和莱利低声说话，然后。）天啊！你看我闯下多大的祸？我就应当想想生气的后果：是啊，我恨你负心，想着报仇，不幸就把孝顺看成了帮手；方才我就不该答应父亲，接受一向我讨厌的婚姻；话已经说出了；让我难受的还有……我看见他来啦。

莱 利 他不会对我改口。

第二十三场

赛丽，莱利，高尔吉毕斯，斯嘎纳耐勒，他的女人，女仆。

莱 利 先生，您看，我已经回到家乡，还是那样热切，一心就望先生的期许能够早日实现，完成赛丽的亲事和我的心愿。

高尔吉毕斯 先生，我又看见您回到家乡，还是那样热切，一心就望敝人的期许能够早日兑现，完成赛丽的亲事和您的心愿，惜乎事与愿违，不胜遗憾⁽³³⁾。

莱 利 先生，您就这样对我失信？

高尔吉毕斯 是啊，先生，我这是尽我的责任：小女也是。

赛 丽 女儿的责任不过是，父亲，帮您对他保持信义。

高尔吉毕斯 这就算女儿听从父亲的吩咐？你一转眼就把孝心结束！
方才你对法赖尔……我望见他父亲：他来一定是为了布置婚姻。

最后一场

赛丽，莱利，高尔吉毕斯，斯嘎纳耐勒，他的女人，
维耳柏洛干，女仆。

高尔吉毕斯 维耳柏洛干先生有事见教？

维耳柏洛干 一件重要的秘密，早晨才听到，让我不得不取消先前的婚约。令爱虽然接受了我儿子的喜帖，可是他和丽丝结成了夫妇，四个月以来，明里把人瞒住；因为女家有钱又有身份，我就无法拆散他们的婚姻，所以，我来……

高尔吉毕斯 拉倒。法赖尔既然不经您同意，和人另结姻缘，我也不必相瞒，小女赛丽早就由我亲口许给了莱利：少年老成，今天回到家乡，我要是另找女婿，也不妥当。

维耳柏洛干 您很有眼力。

莱 利 这种公正的决定让我一辈子的幸福有了保证。

高尔吉毕斯 我们现在就去选一个吉日。

斯嘎纳耐勒⁽³⁴⁾ 当乌龟，这半天谁比我自信更是？你们明白，事情表面一相像，人就有可能错想到旁的地方。记住这个例子：千万要当心，即使是一目了然，也别就相信。

(1) 原作是诗体。1660年5月28日第一次演出。

(2) 布景是一个十字街口。马艾劳的《札记》有这样的记载：“疑心自己做了乌龟的人。需要两所窗户敞开的房屋，一个有画像的盒子，一把木剑，一副盔甲，一个盾牌。”

(3) Clélie，斯居代里女士的同名长篇小说的女主人公。

- (4) Guy du Faur, seigneur de Pybrac (1528—1584)，法国一个政治人物，写过两本四行诗（*Quatrains*）集子（上集，1575年；下集，1576年），曾经风行一时，但是实际和女教并无关系。
- (5) Pierre Matthieu (1563—1621)，法国一个史官，他的四行诗体的《生死真相》（*Tablettes de vie et la mort*, 1616年）在当时很享盛名。
- (6) 《罪人的指引》（*La Guide des pécheurs*）（1555年），西班牙修士路易·德·格洛纳德（Louis de Grenade, 1504—1588）所作，两度译成法文。（1651年与1658年）
- (7) 根据1682年版，女仆的话是：“她得闻闻醋，我跑到里头拿去，请您先扶扶。”
- (8)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把她抱进她的家去。）”
- (9)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以为就是一个人。）”
- (10)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以为就是自己一个人。）”
- (11) Belzebut，魔鬼的名称。
- (12) 根据1734年版，补加：“（没有看见莱利，手里拿着画像。）”
- (13)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以为就是自己一个人。）”
- (14) 根据1734年版，补加：“（望见莱利。）”
- (15)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看见他们。）”
- (16) 根据1734年版，补加：“（斯嘎纳耐勒的女人回转自己家里。）”
- (1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在她的窗口，看见莱利走开。）”
- (18)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上场，独白。）”
- (1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没有看见赛丽。）”
- (2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斯嘎纳耐勒。）”
- (21) 从现在起，本场赛丽的“你”，全指莱利而言。
- (2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莱利，指斯嘎纳耐勒给他看。）”
- (23)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24)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抽出一半佩剑来，走到莱利跟前。）”
- (25) 根据1734年版，补加：“（扭转身子。）”

- (2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又扭转身子。）”
- (2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莱利。）”
- (28)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2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莱利。）”
- (30) *ellébore*，即嚏根草，往日法国民间以为可以医治疯狂。
- (31)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他的女人。）”
- (33) 原文是三行一韵。
- (34) 根据1665年版，补加：“（一个人。）”

丈夫学堂⁽¹⁾

人 物

斯嘎纳赖勒 ^①	}	兄弟。
阿利斯特		
伊萨白耳	}	姊妹。
莱奥诺尔		

莉赛特 莱奥诺尔的女仆。

法莱尔 伊萨白耳的情人。

艾尔嘎斯特 法莱尔的听差。

警 官

公证人⁽²⁾

景在巴黎⁽³⁾

第一幕

第一场

斯嘎纳赖勒，阿利斯特。

斯嘎纳赖勒 兄长，我们生活各从所好，请你不必多讲。你虽然比我大几岁，老马识途，可是我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决不领教。兴趣是我唯一的导师，我认为我的生活方式很好。

阿利斯特 可是人人反对。

斯嘎纳赖勒 对，兄长，也就像你这样的糊涂虫。

阿利斯特 承奖，多谢。

斯嘎纳赖勒 既然必须领教，我就希望知道，这些高贵的章句家，挑剔我什么呢？

阿利斯特 你那种乖僻的性情，羞与世俗为伍，所作所为，处处显出怪样来，就连衣服在内，你也落落寡合。

斯嘎纳赖勒 不错，我必须符合时尚，不该为自己穿衣着裤！你是不是希望，用你那些漂亮的废话，我的兄长先生（因为感谢上帝，你比我大二十岁，我用不着为你隐瞒，这也用不着劳神一说），你是不是希望，我说，劝我在这方面学学你那些铃兰少年的风度⁽⁴⁾？你是不是要我戴他们那种小帽，把他们的脆弱的脑壳露在外头走气？披他们那种金黄假头发，氍氍氍氍，把人脸遮个实在？穿他们那种袖管不知去向的小紧身短袄⁽⁵⁾？系他们那种搭拉到脐窝上的大领巾？穿他们那种袖管在盐水斗里蹭来蹭去的衬衫？穿他们那种所谓灯笼裤的裙子⁽⁶⁾？穿他们那种缀满了带子的小鞋，活脱脱就像两只鸽子脚？膝头系他们那种大膝襻；像戴脚镣一样，两条腿每天早晨绑在上头，就见这些风流人物走起路来，一扭一拐，好似两个毬子，我这样一装束，毫无疑问，你就喜欢了，我看你就是他们那么一身胡闹的时髦东西。

阿利斯特 我们应该和大多数人穿得一致，千万不要自树一帜。每一个人明白事理，就该穿衣和说话一样，一方面决不过分造作，一方面不急不忙，随着习俗改变：任何方面一走极端，就要落人话柄。我的见解是：我们不要学那些一味追求时尚的人的做法，他们爱走极端，看见别人走在自己前头，就会忿忿不平。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固执己见，一意羞与众人为伍，同样错误。活在一群疯子里头，我认为比起单枪匹马，独守贤明，反对全体要好多了。

斯嘎纳赖勒 老头子戴上黑颜色的假头发，藏起他的真头发，要人相信他不老，你这篇话就有这种味道。

阿利斯特 说来也怪，你一来就当面讲起我老。还有就是我时时刻刻看见你嫌我装饰，嫌我快活，好像老年人就该郁郁不欢，只许想到咽气，老丑不算数，还得肮脏、阴沉。

斯嘎纳赖勒 不管怎么样，我是坚决不改服装。我愿意戴一顶软布帽，不合时尚，可是我的脑壳全部受到好处；我愿意穿一件又长又合体的紧身短袄，保持肠胃暖和，便利消化；我愿意穿一条合腿的灯笼裤；我愿意穿一双鞋，脚不在里头受罪，像我们的贤明的祖先那样穿鞋。谁嫌不好，谁闭眼睛得了。

第二场

莱奥诺尔，伊萨白耳，莉赛特，阿利斯特，斯嘎纳赖勒。⁽⁷⁾

莱奥诺尔 （向伊萨白耳。）万一他责备你的话，有我承当。

莉赛特 （向伊萨白耳。）老关在屋子里头不见人？

伊萨白耳 他生成那种脾气。

莱奥诺尔 妹妹，我可怜你。

莉赛特⁽⁸⁾ 小姐，幸而他的哥哥不是那种性情。你落在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的手上，算你造化。

伊萨白耳 他今天没有把我锁起来，或者带在身边，已经是梦想不到的事了。

莉赛特 说老实话，我巴不得他和他的皱领⁽⁹⁾见鬼去。另外……⁽¹⁰⁾

斯嘎纳赖勒⁽¹¹⁾ 不敢请问，你们到什么地方去？

莱奥诺尔 我们还不知道；天气晴和，我邀妹妹出来吸吸新鲜空气。可是……

斯嘎纳赖勒⁽¹²⁾ 对于你，你爱到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¹³⁾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你可以放心蹓跹。⁽¹⁴⁾ 不过你，小姐，我不许你到外头来。

阿利斯特 哎！兄弟，让她们去散散心罢。

斯嘎纳赖勒 兄长，承教。

阿利斯特 青年需要……

斯嘎纳赖勒 青年是蠢，有时候老年也是。

阿利斯特 你认为她和莱奥诺尔在一起有害处？

斯嘎纳赖勒 不是；不过和我在一起，我认为更有好处。

阿利斯特 可是……

斯嘎纳赖勒 可是她的行动由我负责，所以我知道我应当对她的行动关心。

阿利斯特 难道我对她的姐姐的行动就不如你关心？

斯嘎纳赖勒 我的上帝，天下事各有各的理，各照各的喜好行事。她们没有亲戚，她们的父亲是我们的朋友，临死托我们料理她们的教育，还要我们两个人娶她们为妻，万一我们不肯的话，就把她们嫁给别人。所以从她们小时候起，我们根据遗嘱对她们就有父亲和丈夫的充分权威。你负起教育姐姐的责任，我呀，我就负起教育妹妹的责任。你照你的意思管教姐姐，请你就随我的喜爱约束我那一位吧。

阿利斯特 我觉得……

斯嘎纳赖勒 我觉得，我不妨大声讲，关于这件事，我的话恰如其分。你答应你那一位出门，又轻狂，又花哨，我完全同意。你让她又有跟班，又有女仆，我也赞成。你要她游东走西，好闲贪懒，招蜂引蝶，我也十分满意，不过我要我那一位照我的心思过活，不照她的心思过活。我要她穿一身规规矩矩的十字呢⁽¹⁵⁾，只有节日才许穿黑料子⁽¹⁶⁾。我要她关在家里，本本分分，一心料理家务，闲来无事，补补

我的衬衫，或者织织我的袜子解闷。我要她不听铃兰少年的说话，没有人监视，也决不抛头露面。总而言之，软弱的是肉，我听到各样的故事。我能不戴绿头巾，我就不希望戴绿头巾。她既然注定要嫁我，我就要她守身如玉，像是我的身体一样。

伊萨白耳 我想，你没有理由……

斯嘎纳赖勒 住口。我要你知道，没有我在一起，你绝不该出门。

莱奥诺尔 什么，先生……？

斯嘎纳赖勒 我的上帝，小姐，我不必解释，我不是对你讲话，因为你太明白事理。

莱奥诺尔 你不待见伊萨白耳和我们在一起？

斯嘎纳赖勒 是的，既然非说不可，我干脆就说给你听：你把她给我惯坏了。我不喜欢你来看她，你以后不来，感激之至。

莱奥诺尔 你要我也干脆对你说吗？我不晓得她对这一切的看法，可是我知道疑心在我心里所起的作用。我们虽然是同胞姊妹，可是你的做法要是能使她天天相爱，我们也就不像姊妹了。

莉赛特 说实话，左提防，右提防，就不像话。难道我们是在土耳其，要把女人关在家里？据说，女人在那地方当奴才用，也正由于这缘故，上帝诅咒他们。我们要是非有人时刻看管才能守贞节的话，先生，贞节也就大有问题了。再说，你以为有了提防我们就不起歪心思了吗？我们存了什么心，最精明的男人不也成了笨蛋？监视是痴人的妄想。说实话，最稳当的方法就是信任我们。谁拘禁我们，谁就危险百出。因为贞节不贞节，我们愿意自己负责。千方百计阻挠我们做坏事，几乎等于勾起我们做坏事的心思。我要是发现丈夫管束我，他耽心的事，我还真巴不得做给他看。

斯嘎纳赖勒⁽¹⁷⁾ 我的好教师，这就是你的家教。你听这话，居然无动于衷。

阿利斯特 兄弟，她这些话，虽然只逗人笑，却也有几分道理。女性喜欢享受一点点自由，严加管束，反而很难收效。疑心重重，防了又防，可惜是门闩和栅栏促成不了太太和姑娘们的贞节。要她们本分，不看我们严峻不严峻，全看她们有没有荣誉观点。实对你说了吧，一个女人由于管束，才能明白事理，就是怪事。我们企图控制她的步伐，无济于事；我认为必须赢得她的心。一个女人很可能伤情思春，机缘凑巧，就会失足。把我的名誉交给这样一个女人，说实话，再小心，我也不觉得可靠。

斯嘎纳赖勒 全是瞎胡扯。

阿利斯特 就算是吧。不过我一向认为，我们教育青年，应当和颜悦色，责备也要十分委婉。说起道德来也不要让青年望而生畏。我管教莱奥诺尔，就照这些格言。那些小小过分的地方，我并不看成罪恶。她那些年轻人的念头，我永远同意，感谢上天，我也绝不后悔。我答应她出门做客。随心娱乐，参加舞会，到剧场看戏。在我看来，我一直认为这对青年心灵的形成很有好处。依我看来，社会学校比什么书也增长怎样生活的知识。她喜欢在衣服上、衬衫上、首饰上花钱，你要我怎么着？我设法满足她的愿望就是。这是我们有钱人家可以允许女孩子们的快乐。她父亲遗命要她嫁我，可是我没有意思做她的专制魔王。我明白我们彼此年龄不当，我给她全部自主的自由。如果每年四十艾居⁽¹⁸⁾的稳定收入，真挚的情意，还有诚恳的关怀，在她看来，可以弥补我们之间的年龄悬殊，她就不妨嫁我；不然，她就另嫁别人好了。她不嫁我，更有前程，我同意这种看法。我宁可看她另行婚配，也不要她勉勉强强嫁我。

斯嘎纳赖勒 哎！他可真甜呀！全是糖，全是蜜。

阿利斯特 总之，这是我的性情，我就谢谢上天罢。反正，我决不照那些严厉的格言做。正是由于这些格言，子女才咒父亲早死。

斯嘎纳赖勒 可是青年时代逾闲荡检，大了就不容易纠正。将来到了必须改变整个生活方式的时候，你觉得她的种种看法不对头也就迟了。

阿利斯特 为什么改变？

斯嘎纳赖勒 为什么？

阿利斯特 对。

斯嘎纳赖勒 我不知道。

阿利斯特 你觉得有什么地方损害名誉吗？

斯嘎纳赖勒 什么？她做姑娘的时候，逾闲荡检，难道嫁你以后，能照样逾闲荡检？

阿利斯特 为什么不？

斯嘎纳赖勒 将来你真就迎合她，连面绒和带子也许她用？

阿利斯特 当然。

斯嘎纳赖勒 让她像一个疯子参加所有的舞会和集会？

阿利斯特 对，让她参加。

斯嘎纳赖勒 答应花花公子到府上来？

阿利斯特 干什么？

斯嘎纳赖勒 做游戏，请野餐？

阿利斯特 同意。

斯嘎纳赖勒 你的太太听他们的绵绵情话？

阿利斯特 很好。

斯嘎纳赖勒 你就眼睁睁看着这些花花公子来，一点不表示厌弃？

阿利斯特 这还用说。

斯嘎纳赖勒 得啦，你是一个老胡涂。（向伊萨白耳。）进去。不许听这种败坏德行的话。

阿利斯特 我愿意信任我的太太，而且希望自己照老样活下去。

斯嘎纳赖勒 他当了王八，我多开心。

阿利斯特 我不知道我来到人世，命该如何，可是我晓得，对你说来，万一你当不成的话，不该归罪于你，因为你一直在为当王八努力。

斯嘎纳赖勒 你爱笑，笑吧。哦！近六十了，还要贫嘴，真也好笑啦。

莱奥诺尔 他尽可放心，我保证他不是你说的那种命，万一他娶我的话。不过你要知道，万一我成了你的太太的话，我就决不保险了。

莉赛特 人家相信我们，我们负心、就叫没有良心。可是对于你这种人，说实话，也就很配了。

斯嘎纳赖勒 走开，该死的舌头，没有家教的东西。

阿利斯特 兄弟，你自己招来那些不中听的话。再见。改改性情罢，你要知道，禁闭太太是要不得的处置。我是你的仆人。

斯嘎纳赖勒 我不是你的仆人⁽¹⁹⁾，哦！他们两个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多美满的家庭！一个不懂事的老头子，不嫌腰酸背折，还装风月子弟。一个姑娘家，不但老气横秋，而且绝顶风骚。还有用人，不识体统。是呀，希望改造这样的家庭，就连智慧女神也要晕头转向，完成不了任务。他们常来常往，影响所及，伊萨白耳就可能丧失我教给她的名誉观点。所以为了防止起见，我决定就在最近，再打发她回到乡下去。

第三场

艾尔嘎斯特，法莱尔，斯嘎纳赖勒。

法莱尔⁽²⁰⁾ 艾尔嘎斯特，他就是我讨厌的那个阿尔古斯⁽²¹⁾，我的意中人的严厉的保护人。

斯嘎纳赖勒⁽²²⁾ 总之，时下风俗败坏，到了惊人的地步！

法莱尔 有办法，我倒希望过去，设法和他接近接近，做做朋友。

斯嘎纳赖勒 古时候，道德最注重严正，而今，但见本地青年，放荡不羁，独断独行，决不……⁽²³⁾

法莱尔 他没有看见我对他行礼。

艾尔嘎斯特 说不定他那只坏眼睛就在这边⁽²⁴⁾。我们到右面来。

斯嘎纳赖勒 就该离开这地方。住在城里，我只能……

法莱尔⁽²⁵⁾ 我必须设法混进他的家去。

斯嘎纳赖勒⁽²⁶⁾ 哦！……我相信有人说话。⁽²⁷⁾感谢上天，住到乡间，我就看不见时下那些伤风败俗的行径了。

艾尔嘎斯特⁽²⁸⁾ 到他跟前去。

斯嘎纳赖勒⁽²⁹⁾ 什么响？⁽³⁰⁾是我自己的耳朵响。⁽³¹⁾女孩子在乡下，娱乐只有……⁽³²⁾是对我行礼？

艾尔嘎斯特⁽³³⁾ 过去。

斯嘎纳赖勒⁽³⁴⁾ 住在乡下，儇薄子弟不来……⁽³⁵⁾活见鬼！……⁽³⁶⁾又来了？帽子就摘个不停？

法莱尔 先生，我也许吵扰你了吧？

斯嘎纳赖勒 大概是吧。

法莱尔 那又为什么？幸得拜识阁下，在我是一种无比的幸福、无上的喜悦，我热望对你表示我的敬意。

斯嘎纳赖勒 好。

法莱尔 我来告诉你，我没有别的用意，只是完全愿意为阁下效劳。

斯嘎纳赖勒 这话我信。

法莱尔 我有幸是阁下的邻居，应当感谢我有造化。

斯嘎纳赖勒 很好。

法莱尔 倒说，先生，你知道宫里说起的消息吗？据说消息可靠。

斯嘎纳赖勒 关我什么事？

法莱尔 不错，不过人对新发生的事也会好奇的。先生，要看筹备太子诞生的庆典吗？

斯嘎纳赖勒 看我高兴。

法莱尔 我们必须承认，巴黎有无数赏心乐事，我们在别处，就看不到。相形之下，内地就成了僻静地方了。阁下怎样消磨时光？

斯嘎纳赖勒 干我自己的事。

法莱尔 精神需要休息。从事于严肃的工作过久，有时就要感到疲劳。阁下夜晚就寝之前做些什么？

斯嘎纳赖勒 我喜欢的事。

法莱尔 话说得确实再高明不过，言之有理。根据常识，人似乎也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如果我不是想到阁下工作繁重，我倒愿意在晚饭后，偶尔到府上坐坐。

斯嘎纳赖勒 失陪。

第四场 法莱尔，艾尔嘎斯特。

法莱尔 你看这怪疯子怎么样？

艾尔嘎斯特 他是对答粗暴，接待冰冷。

法莱尔 啊！气死我了。

艾尔嘎斯特 气什么？

法莱尔 气什么！我气的是，看见我的心上人由一个野人管制，一条毒龙监视⁽³⁷⁾，决不通融，她就得不到丝毫自由。

艾尔嘎斯特 这反而对你有利。他这样一来，你的恋爱就该大有希望。你要知道——我说这话，要你精神振作——一个女人受到监视，就起了一半外心，丈夫或者父亲爱发脾气，永远成全情人的好事。我很少和妇女打过交道，这是我的缺点，我也不是风月场中的能手；不过，我伺候过许多风流人物，他们一来就说，他们的最大的喜悦就是遇到性情乖张的丈夫。他们回到家来，只有叱责。还有就是那些脾气暴躁的浑人，无缘无故就无大无小挑剔太太的行为，旁若无人，卖弄丈夫的名义，当着爱慕她的那些人骂她一顿。他们说：“这中间，就有机可乘，一方面太太遭受这类羞辱，恼恨在心，一方面在场的男子怀玉惜香，加意温存，事情便大有可为。”一句话，伊萨白耳的保护人的严厉，在你倒是一个绝妙的机会。

法莱尔 可是我爱她爱了有四个月了，就连和她说话的机会也没有找到。

艾尔嘎斯特 人有爱情就有心计。可是你就完全不同，假如我是……

法莱尔 可是你能怎么样？她不出来便罢，出来就有这浑人跟着。何况里头又没有女用人、听差，我可以送一点人情，买动他们给我作内应？

艾尔嘎斯特 难道她还不晓得你爱她？

法莱尔 我一时还摸不清底细。那野蛮家伙带她出来走动，她总看见我像一个影子盯在她后头，我的眼睛每天试着向她的眼睛解说我的爱慕的热诚。我的眼睛说了不少情话，可是话说回来，谁能让我知道，她能听懂眼睛的语言呀？

艾尔嘎斯特 没有文字或声音当翻译，这种语言有时候的确不能达意。

法莱尔 我怎么做，才能不苦恼万分，才能知道知道美人晓得我爱她？教我一个法子。

艾尔嘎斯特 一定要想一个法子出来。我们回到家里，仔细想想罢。

第二幕

第一场 伊萨白耳，斯嘎纳赖勒。

斯嘎纳赖勒 好，我知道房子，单靠你告诉我的标记，我也认得出本人。

伊萨白耳 （旁白。）哦！天保佑我，帮助天真无邪的爱情的妙计在今天成功吧。

斯嘎纳赖勒 你不是说有人告诉你，他的名字叫法莱尔？

伊萨白耳 是的。

斯嘎纳赖勒 好，放心吧，你回家去，由我做去就是。我马上就去对这年轻的冒失鬼说明白。

伊萨白耳⁽³⁸⁾ 我一个女孩子，使这种计，未免胆大。不过，心地纯正的人，见他不拿我当人看待，会原谅我的。

第二场 斯嘎纳赖勒，艾尔嘎斯特，法莱尔。

斯嘎纳赖勒⁽³⁹⁾ 趁热打铁。就是这家：是谁敲门？⁽⁴⁰⁾得，我在做梦。
喂！我说，喂，来人！喂！现在我知道了底细，也就不奇怪他方才为什么那样低声下气了。不过我要迅雷不及掩耳，让他的胡闹的希望……⁽⁴¹⁾瘟死这蠢猪，在我前头一站，像一根大竿子，险些跌我一跤！

法莱尔 先生，对不住……

斯嘎纳赖勒 啊！我正找你。

法莱尔 找我，先生？

斯嘎纳赖勒 找你。你的名字不叫法莱尔？

法莱尔 是呀。

斯嘎纳赖勒 我找你有话讲，假如你方便的话。

法莱尔 我有造化为阁下效劳吗？

斯嘎纳赖勒 我用不着，不过我想，倒是我有效力的地方。我到府上来也就是为了这个。

法莱尔 先生，到舍下来？

斯嘎纳赖勒 到府上来：这也用得着大惊小怪？

法莱尔 我有理由，我感到荣幸……

斯嘎纳赖勒 丢开荣幸别谈了吧，我求你了。

法莱尔 请进，好吧？

斯嘎纳赖勒 不必。

法莱尔 先生，请吧。

斯嘎纳赖勒 不，我一步也不多走。

法莱尔 阁下站在这里，我于心不安。

斯嘎纳赖勒 我呀，偏不进去。

法莱尔 好吧！我不坚持。先生既然决定这样做，快端一张座椅来。

斯嘎纳赖勒 我愿意站着说话。

法莱尔 真就这样委屈阁下……？

斯嘎纳赖勒 啊！要不得的拘束！

法莱尔 未免太失礼了。

斯嘎纳赖勒 别人有话和我们讲，我们不听，没有比这再失礼的了。

法莱尔 那么，遵命就是。

斯嘎纳赖勒 这样才对。⁽⁴²⁾不需要繁文缛礼。你怎么不愿意听我讲？

法莱尔 当然愿意，十分愿意。

斯嘎纳赖勒 我是一位相当年轻而又相当美貌的姑娘的保护人，她住在本区，名字叫作伊萨白耳，你说，你知道吗？

法莱尔 知道。

斯嘎纳赖勒 你知道，我就不告诉你了。可是，我不但作为保护人，觉得她美貌，而且她将要做我的夫人，你也知道吗？

法莱尔 不知道。

斯嘎纳赖勒 那么，我叫你知道知道。请你死了你爱她的心思吧。你不追她，才是正经。

法莱尔 什么？我，先生？

斯嘎纳赖勒 对，你。别装蒜了吧。

法莱尔 谁告诉你，我对她有情意的？

斯嘎纳赖勒 可以相信的人。

法莱尔 到底是谁？

斯嘎纳赖勒 她自己。

法莱尔 她？

斯嘎纳赖勒 她。话够明白了吧？她是一个正经姑娘，自幼爱我，方才把话对我全讲了，而且她还要我告诉你：她十分厌恶你的追求，从你盯梢以来，她就看出你眉目传情，就连你的心事，她也相当明白，因为她对我有好感，所以不喜欢你的热情，你想解说清楚，也是白费心思。

法莱尔 你说，是她亲自叫你……？

斯嘎纳赖勒 对，叫我把话老老实实、明明白白告诉你。她见你如醉如痴，倒想尽早叫你知道她的心思，不过她心绪不宁，一时想不出传话的人来。最后，限制重重，无路可走，她痛苦不堪，只好叫我本人传话，像我方才告诉你的，要你知道：她一心爱我，此外任凭是谁，

不在她的意中。你的眉目已经传情传够了，只要你还有那么一点点头脑的话，就该另作打算才是。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话。再见。

法莱尔⁽⁴³⁾ 艾尔嘎斯特，你觉得这事怎么样？

斯嘎纳赖勒⁽⁴⁴⁾ 看他那副可怜的模样！

艾尔嘎斯特 （旁白。）⁽⁴⁵⁾ 照我想来，没有什么对你不好的地方，里头还有文章。总之，不像是一位不要你相爱的人说的话。

斯嘎纳赖勒 （旁白。） 他该当受到打击。

法莱尔⁽⁴⁶⁾ 你觉得还有文章……

艾尔嘎斯特⁽⁴⁷⁾ 是的……不过他在看我们，我们还是走开吧。

斯嘎纳赖勒⁽⁴⁸⁾ 他一脸的窘相！毫无疑问，他想不到我带来这番话。让我把伊萨白耳叫出来，显示教育对她的效果。她重视道德，一心不二，就连一个男人望望她，她也有气。

第三场 伊萨白耳，斯嘎纳赖勒。

伊萨白耳⁽⁴⁹⁾ 我害怕我那位情人，情迷心窍，反而不懂我的话的用意。我虽然行动失去自由，愿意再冒一回险，把我的心事交代清楚。

斯嘎纳赖勒 我回来了。

伊萨白耳 怎么样？

斯嘎纳赖勒 你的话很见效，追你的家伙大吃其瘪。他想否认他害相思来的，可是一听说是你叫我来的，他马上就哑口无言，不知如何是好，我想他不会再讨厌了。

伊萨白耳 啊！你说什么？我怕的是正相反，他还会跟我们捣乱呐。

斯嘎纳赖勒 你说怕，你有什么理由？

伊萨白耳 方才你前脚离家，我站在窗口吸新鲜空气，就见一个年轻人在拐角的地方露面了。他一看见我，就出我不意，替那混账人向我致意，对准我的房间扔进一只小匣子，里头搁着一封封好了的情书。我想立刻扔还给他，可是他已经跑到街那头了，把我气得什么也似的。

斯嘎纳赖勒 看他多狡猾、多奸诈！

伊萨白耳 照我的本分说来，就该连匣子连信，马上还给那混账东西，我要一个人帮我做，因为我不敢麻烦你……

斯嘎纳赖勒 好孩子，不是麻烦，你这是对我表示真情实意，我欢欢喜喜接受这份差事。你这样差遣我，我说不出该怎么感谢你。

伊萨白耳 那你就拿去吧。

斯嘎纳赖勒 好。看看他有什么好给你写的。

伊萨白耳 噫！天呀！千万别拆信看。

斯嘎纳赖勒 为什么？

伊萨白耳 你要他相信是我拆信看的吗？一位正经姑娘就该永远不看男子给她写的书信。你一好奇不要紧，可就显出了喜欢听他甜言蜜语的私心。我觉得这封信就该原封不动，立时还他，也好叫他今天知道，我心上根本没有他这个人，从今以后，他没有了指望，也就不至于再这样胡闹了。

斯嘎纳赖勒 她这话说得的确有道理。⁽⁵⁰⁾可不，你的道德，还有你的谨慎，使我感动。我看我的教训，在你心里生根发芽，一言以蔽之，你显然配做我的太太。

伊萨白耳 不过我不愿意拂你的意，信在你手上，你要看就拆开看好了。

斯嘎纳赖勒 不，我不要看。哎呀！你的理由太正确了，我现在就把话给你传到，好在相去不远，我说上三两句话，就会回来的，你安心好了。

第四场

斯嘎纳赖勒，艾尔嘎斯特。

斯嘎纳赖勒 看见她是这样一位贤德姑娘，我简直喜欢极了！家门有幸，出了一个守身如玉的闺秀。把眉目传情看成大逆不道！收到一封情书就像受到奇耻大辱，要我亲自送还浮浪子弟！说到这里，我倒愿意知道，我的哥哥抚养的姑娘会不会照办。可不！你教女孩子什么，女孩子就是什么。喂！⁽⁵¹⁾

艾尔嘎斯特 什么事？

斯嘎纳赖勒 拿去；告诉你的主人：别再胆大妄为，写什么信，封在金匣子里头给人；伊萨白耳收到以后，非常有气。你看，她连打开看也没有打开看。人家看不看重他的相爱，他有没有指望，他也就明白了。

第五场

法莱尔，艾尔嘎斯特。

法莱尔 那怪家伙，方才给你什么东西？

艾尔嘎斯特 先生，这封信，还有这个匣子，说是你给伊萨白耳的。他说伊萨白耳收到以后，很是生气，看也不肯看，就还给你。快看罢，看我有没有弄错。

信⁽⁵²⁾ “你读这封信，一定感到惊奇，可能还会觉得我给你写信的心思和我送信给你的方式都很冒昧。问题就在我的处境不许可我再安分下去了。人家要我在六天以内结婚，嫁给我所痛恨的男子，我不得不出此下策。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也决计逃婚，所以我相信我宁可选择你，也不选择绝望。不过你也不要以为是我的恶运作成对你的选择；我对你有好感，和我的处境不自由没有关系，不过正是由于处境不自由，加快我对你表白我的心情，让我忽视女子应守的礼貌或者礼防。我会不会很快就成为你的妻室，也就只看你了。我现在等待的也就只

是你向我表示相爱的意图，你一有表示，我就让你知道我的主意。不过你千万要想到时间紧，其实两个人相爱，只要一言半语，也就意会了。”

艾尔嘎斯特 妙啊！先生，你说，计策出奇不出奇？别看她是一个年轻姑娘，她还真有两下子！谁料得到她想得出这些恋爱的诡计？

法莱尔 啊！我觉得她十分可爱。她的才情和她的友谊让我越发爱她。先不说我对她的美貌醉心……

艾尔嘎斯特 冤大头来了；想想你应该说的话吧。

第六场

斯嘎纳赖勒，法莱尔，艾尔嘎斯特。

斯嘎纳赖勒 圣诏禁止服装奢华，确实令人满意！⁽⁵³⁾作丈夫的不会再那样苦恼了，为妻的有什么要求，也有了约束。哦！我多感谢国王出这些布告！为了丈夫们高枕无忧起见，我真希望圣上禁绝风骚，像禁绝丝线花边和绣货一样！我特意买了一份圣诏，好叫伊萨白耳大声念给我听；用过晚饭，她不做活了，正好作成我们的消遣。⁽⁵⁴⁾金黄头发先生，你还送金匣子和情书吗？你以为你遇到的是一位风骚姑娘，喜欢偷情，爱听情话吗？不过你看见人家怎样拜领你的礼物了吧。听我的话，你这叫白费气力。她明理，她爱我，她把你的相爱看成侮辱：开步走，另找对象去吧。

法莱尔 对，对，人人承认先生德高望重，对于我的愿望，这就是一种太大的障碍。我虽然真心相爱，可是和你竞争伊萨白耳的爱情，根本就是胡闹。

斯嘎纳赖勒 不错，是胡闹。

法莱尔 我要是早知道我这可怜的心会遇到你这样一位劲敌的话，我早就中止爱她，不再迷恋她的美色了。

斯嘎纳赖勒 我相信这话。

法莱尔 现在我没有丝毫希望，先生，我心甘情愿，闪在一旁。

斯嘎纳赖勒 你做得对。

法莱尔 理智要我这样做。先生盛德在身，伊萨白耳对你有好感，理所当然，我决不该怒目而视。

斯嘎纳赖勒 这是可以了解的。

法莱尔 对，对，我让路给你。不过我求你，（先生，这是一个可怜的求爱的人的唯一请求，他现在的痛苦是你一个人给的，）所以我恳求你告诉伊萨白耳：我爱她有三个月了，一心相爱，决无恶意，从来没有起过丝毫念头，有碍她的名声。

斯嘎纳赖勒 行。

法莱尔 还有就是：如果不是命运反对这种正当爱情，你服了她的心的话，我看中她，原打算娶她作太太的。

斯嘎纳赖勒 很好。

法莱尔 还有就是：人事变化虽多，可是她不要以为我永远忘得了她的美丽；我虽然服从上天的决定，可是我爱她注定爱她到死；如果我不继续追求，原因就是我对先生的人品，有正当的尊敬。

斯嘎纳赖勒 话说得好；我现在就去把话讲给她听，她听了不会有气的。不过，听我劝你，还是想法子把这种热情从你的脑子里头赶开了吧。再见。

艾尔嘎斯特⁽⁵⁵⁾ 骗得妙。

斯嘎纳赖勒⁽⁵⁶⁾ 这背运的人一心相爱，我看在眼里，很是可怜。不过我征服的堡垒，他妄想夺取，也实在是不自量力。⁽⁵⁷⁾

第七场

斯嘎纳赖勒，伊萨白耳。

斯嘎纳赖勒 他看见情书原封不动，就送回来，非常难过，看样子，世上求爱的人就数他难过了。总之，他丧失一切希望，只有走掉。不过他委婉求我告诉你，他爱你，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祸害你的名声；如果不是命运反对这种正当爱情，我服了你的心的话，他看中你，一心就想娶你作太太；人事变化虽多，你不要以为他永远忘记得了你的美丽；他虽然服从上天的决定，可是他爱你注定爱你到死，如果他不继续追求，原因就是他对我的为人品，有正当的尊敬。

这是他自己的话；我不但不怪罪他，反而觉得他是一位君子人，可怜他爱你。

伊萨白耳 （低声。）我心里想他爱我，果然对了，他的眼色就一向显得他是真心相爱。

斯嘎纳赖勒 你说什么？

伊萨白耳 我恨到要死的一个男子，你居然可怜过来可怜过去，我听了实在难受：你爱我要是像你所说的那样爱我的话，你就体会到我受到的羞辱了。

斯嘎纳赖勒 不过他不知道你心里的想法。再说他爱你，存心规矩，就不该……

伊萨白耳 你倒说说看，打算拐人走，也是存心好？把我从你手里抢走，计划逼我成亲，也好说是正人君子？我做姑娘的，受人这样糟蹋，倒像有脸活着！

斯嘎纳赖勒 怎么？

伊萨白耳 是呀，是呀，我听说这下流东西，说起要把我抢走。你打算至迟在一星期以内和我结婚，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秘密法子，很快就打听到了，因为你是那天才告诉我的。不过据说，他打算在你我行礼的那天以前动手。

斯嘎纳赖勒 这家伙简直不是人。

伊萨白耳 哦！饶了我吧！他是一位大君子人，对我只有……

斯嘎纳赖勒 他不对，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伊萨白耳 得啦，你性子好，他才敢胡闹。你方才同他讲话，只要厉害些，他也就怕你发脾气，怕我憎恨他了。因为他就是在退回他的信以后，才说起这可恨的计划来的。依我看来，他还以为我对他有好感，不管表面怎么样，我总会逃婚，总会欢欢喜喜看自己逃出你的手掌的。

斯嘎纳赖勒 他疯了。

伊萨白耳 他在你前头假痴假呆，存心拿你取笑。其实这下流东西，把话说得漂漂亮亮的，也就是为了糊弄你。说实话，我真不幸啊，我费尽心血，维护我的名声，根绝一个混账小人的勾引，可是临了还得受气，看人家胆大妄为，不怕笑骂，把我拐走！

斯嘎纳赖勒 好了，什么也别怕。

伊萨白耳 实对你说，他这样胡作非为，你还不动肝火；像他那样目中无人，羞辱于我，你再不赶快设法禁止，我呀，我就不干啦，他糟蹋我，我也别自讨苦吃啦，干脆依着他就得了。

斯嘎纳赖勒 别这么难过；好啦，我的小太太，我去找他，狠狠数说他一顿。

伊萨白耳 千万要对他讲清楚：他不承认也无济于事，因为我是从可靠方面听到他的计划的。这话说过以后，我敢说，他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别想能抢了我走。总而言之，他应该知道，追也没有用，那是浪费时间，我的心跟你走，他不想引起祸害便罢，否则就该识相，一样的话，别叫人说两次。

斯嘎纳赖勒 该怎么说，我会说的。

伊萨白耳 可是你说话的调子，要表示出我这是真心话。

斯嘎纳赖勒 好，你放心好了，我什么也忘不掉的。

伊萨白耳 请你就你的力量放快吧，我等你回来，等得心焦死了。我一时看不见你，就挨不下去。

斯嘎纳赖勒 去吧，小宝宝，我的心肝，我去去马上就来。⁽⁵⁸⁾世上还有比她更乖、更好的姑娘吗？啊！我多有福气！讨到一个合我心思的老婆，我多快活！是的，女人全该这样才是，不是像我知道的那些老婆、那些卖俏的女人，尽人调情，叫全巴黎人讥笑自己的老实丈夫。⁽⁵⁹⁾喂！我们不干好事的风流相公！

第八场

法莱尔，斯嘎纳赖勒，艾尔嘎斯特。

法莱尔 先生，你有什么事，又到舍下来？

斯嘎纳赖勒 因为你瞎胡闹。

法莱尔 怎么？

斯嘎纳赖勒 你明白我要说什么。不瞒你说，我先前还以为你很懂事来的。原来你一面甜言蜜语骗我，一面私下还有坏打算。你看，我一直拿你当好人看待，其实你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不生气就不行。像你这样一个人，居然图谋不轨，妄想拐诱一位良家少女，扰乱她终身依靠的婚事，你倒是羞也不羞？

法莱尔 先生，谁告诉你这怪消息的？

斯嘎纳赖勒 别装假啦：我是听伊萨白耳讲的。她让我告诉你，也是末一回告诉你：她的意中人是谁，她已经给你交代得相当明白了，她的心完全向我，所以她听到这种计划，非常生气，她宁可死，也不接受这种无耻行径，你不悬崖勒马，会惹出大乱子来的。

法莱尔 我方才听到的话，万一真是她讲的，我承认我就该死心才是。她这些话说得够明白的了，我看我是没有指望了，她做出来的判决，我只有服从。

斯嘎纳赖勒 万一？那么，我把她埋怨你的话说给你听，你还不相信，以为是我骗你？你要不要她亲口表白一下？为了免除误会起见，我愿意她当面把话交代清楚。你跟我来，看我有没有多添半句话，看她到底属意我们两个人中间哪一个人。⁽⁶⁰⁾

第九场

伊萨白耳，斯嘎纳赖勒，法莱尔。

伊萨白耳 什么？你带他过来见我？你是什么心思？你帮他跟我作对？你看中他的人品，打算逼我爱她，许他来往吗？

斯嘎纳赖勒 不是的，好人，我那样宝贝你，做不出这种事的。原因是他不拿我的话当真，以为话是我讲的，故意把你说成了恨他，说成了爱我，所以我才要你亲口说破，让他明白自己错，永远断了爱你的心思。

伊萨白耳 什么？难道我的心还没有让你看够，你还对我的爱情有什么疑心不成？

法莱尔 是的，小姐，先生替你说的那些话，实在令人意想不到。我承认我不相信。我的最高判决是我今后能不能爱你的关键，正因为对我关系太大，所以我才愿意听你再说一遍。我相信你也决不会因此生我的气。

伊萨白耳 不，不，我说那话，你不必看成意外。他告诉你的话，就是我心里要说的话。我那些话句句合情合理，所以也就句句实在。是的，我要你知道：眼前我有两位对象，我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在我心里也激起种种反应，这你就该相信才是。一位得到我的全部敬重和我的全部爱情，因为那选择适当，关系我的声名。另一位，他爱他的，我对他可只有忿怒、厌恶。其中一位，我看见了，又觉得开心，又觉得亲，心里头没有一个地方不觉畅快，可是看见另一位，我私下不由就起了又是憎恨又是恐怖的心思。我一心一意希望嫁给前一位，

可是嫁给后一位，我宁可寻死。我的真正的想法，我想我说的已经够一清二楚的了，再这样熬煎下去，我简直受不了。所以我钟情的那一位，就该及早想法子，让我憎恨的那一位不存半点希望，也让我早脱苦海，因为对我说来，不幸的婚姻比死还要痛苦。

斯嘎纳赖勒 对，小宝贝，我一定满足你的希望。

伊萨白耳 这是唯一使我满意的方法。

斯嘎纳赖勒 你很快就会称心的。

伊萨白耳 我知道女孩子这样说出自己的心事来就不合适。

斯嘎纳赖勒 合适，合适。

伊萨白耳 不过像我这样苦命的人，最好不避嫌疑把话全说出来，何况对面是我已经心许的男子，我把心事说给他听，也没有什么好害羞的。

斯嘎纳赖勒 对，我的好乖乖、我的小心肝。

伊萨白耳 所以请他想着向我证明他的爱情吧。

斯嘎纳赖勒 对，好，吻我的手。

伊萨白耳 他就别再唉声叹气了，我一心盼望的亲事，快给办好了吧。我决不接受另一个人的爱，我这番明心的话，他现在就该相信才是。

(61)

斯嘎纳赖勒 哈！哈！我的小东西、我的小可怜，我担保你不会熬煎久的。去吧，别再说啦！⁽⁶²⁾你看见的，不是我要她说，她才说的，她心里头只有我一个人。

法莱尔 好！小姐，好！你的心迹已经表明了。听了你这番话，我知道你催我干什么事了：把你害苦了的那个人，我不久就有法子帮你甩掉了的。

伊萨白耳 你这样做，我再称心不过，因为我一见他就难过，就觉得讨厌，反感到了极点……

斯嘎纳赖勒 哎！哎！

伊萨白耳 我这话你不爱听？我说……

斯嘎纳赖勒 我的上帝，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说实话，你恨他恨得也未免太厉害了，想想他现在的情形，我倒可怜起他来了。

伊萨白耳 我倒嫌我现在不太厉害呐。

法莱尔 对，你会满意的。三天以内，你就再也看不见你讨厌的人了。

伊萨白耳 好吧。永别了。

斯嘎纳赖勒⁽⁶³⁾ 我可怜你，不过……

法莱尔 不，你不会听到我有半句怨言的。小姐明明是把两个人的底全给抖出来了。我这就想法子去满足她的愿望。永别了。

斯嘎纳赖勒 可怜的孩子！他难过极了。来搂搂我，把我当作她好了。

⁽⁶⁴⁾

第十场 伊萨白耳，斯嘎纳赖勒。

斯嘎纳赖勒 我觉得他很可怜。

伊萨白耳 得啦，一点也不可怜。

斯嘎纳赖勒 还有，乖孩子，你的爱情感动我感动到了极点，我愿意好好谢你一番。看你这副情急的样子，一星期是太长了，我明天就娶你，我不想请……

伊萨白耳 明天？

斯嘎纳赖勒 你是害羞，才做出不愿意的模样；不过我清楚你听了我的话，心花怒放，恨不得已经成了亲才好。

伊萨白耳 可是……

斯嘎纳赖勒 我们看喜事有什么要筹备的，去筹备好了。

伊萨白耳⁽⁶⁵⁾ 天呀，帮我想一个逃婚的办法吧！

第三幕

第一场 伊萨白耳。

伊萨白耳 这害人一辈子的亲事，强迫我嫁，比起死来，我觉得还要可怕一百倍。为了逃出牢笼，我就是做过了分，责难我的人，也一定会宽恕我。时候不多了，天也黑了。好吧，我就大起胆子，把我的终身交给爱我的人吧。

第二场 斯嘎纳赖勒，伊萨白耳。

斯嘎纳赖勒 我回来了，明天你们给我……

伊萨白耳 天呀！

斯嘎纳赖勒 是你，小乖乖？天都黑了，你到哪儿去？我方才离开你的时候，你说，你有点累了，要一个人在房间里头歇歇。你还求我回来不要吵你，让你一直睡到明天天亮。

伊萨白耳 话是这么说的，不过……

斯嘎纳赖勒 什么？

伊萨白耳 你单看我这副窘模样，就明白我不知道怎么样请你原谅了。

斯嘎纳赖勒 到底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伊萨白耳 一桩惊人的秘密：我现在到外头来，全是为了姐姐的缘故。她借我的房间用，我就把她关在里头了。原来是她有一个主意。为这，

我狠狠数说了她一顿。

斯嘎纳赖勒 怎么？

伊萨白耳 谁想得到啊？她爱上了我们赶走的那个情人。

斯嘎纳赖勒 法莱尔？

伊萨白耳 简直入迷了。她那种一往情深样子，世上就没有第二份。深到什么地步，你只要想想她独自一个人，在这时候，赶到这儿来，把她的相思病一五一十告诉我，也不管我数说她，就讲：她要是不能如愿以偿的话，就只有死了。他们一年以来，私下里就在相爱，而且打得相当火热，一开头就彼此许下你婚我嫁的誓言……

斯嘎纳赖勒 贱货！

伊萨白耳 她听说她喜欢相见的男子，由于我的缘故，心灰意懒，想到别的地方去，她就求我答应她，看她的爱情能不能打消他的远行。因为他真走了的话，她就要心碎了。我的房间对着一条小巷，她要我答应她，用我的名义，今天夜晚学我的声音，和他在窗口谈情说爱，试着留他，最后把他对我的爱慕，想办法移转到她自己身上。

斯嘎纳赖勒 你觉得这……

伊萨白耳 我？我直生气。“什么？”我说，“姊姊，你疯了还是怎么着？这类人喜新厌旧，一天一个花样，你居然迷上了他，忘记作女儿的体面，欺骗上天给你安排的男子，你倒是羞也不羞？”

斯嘎纳赖勒 我那位兄长该受这个，我听了只有高兴。

伊萨白耳 总之，我一生气，唧唧呱呱，举了无数理由，一面责备她不该这样下贱，一面拒绝她今晚的要求。可是我看她那副情急的模样，直淌眼泪，直叹气，直说什么我不成全她的恋爱，就会把她逼到绝路上去，说到后来，我再不愿意，也由不得自己就依顺了她。我顾全亲姐妹的关系，应是应了她，可是为了证明今晚的幽会和我并不相干，我去

找吕克莱丝陪我睡，你不是每天都在夸她人品好吗？可是不料你回来这么早，碰上你了。

斯嘎纳赖勒 不，不，我可不愿意家里出这种怪事。出兄长的丑，我未尝不乐意，可是就许外头有人看见，那就坏事了。一个女孩子有幸嫁我，不但应该贞静、有教育，而且就该不起别人的疑心。我们去把不要脸的丫头赶出来，让她的私情……

伊萨白耳 啊！你这么一来，她要难为情死了，而且也要振振有词，抱怨我太不会替她保守秘密了。我既然不赞成她那种做法，你还是等我劝她走好了。

斯嘎纳赖勒 好！劝她去罢。

伊萨白耳 可是我求你千万闪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要同她讲，单看着她出来就是了。

斯嘎纳赖勒 好吧，看在你的分上，我不发脾气就是。不过她一出来，我立刻就去找我的兄长：跑去一五一十告诉他，我别提要多开心啦。

伊萨白耳 我求你千万不要说起我的名字。晚安。因为我马上就要关房门，睡觉去了。

斯嘎纳赖勒 小心肝，明天见。⁽⁶⁶⁾我看见我的兄长，把他的造化说给他听啊！老头子爱耍聪明，这回可挨上了。他要是不丢人呀，我输二十真艾居。

伊萨白耳 （在室内。）是的，看见你这样痛苦，我也难过。不过你要我办的事，姐姐，我办不到。我爱惜我的名声，所以我不乐意冒太大的险。再见。走吧，等来不及，可就晚啦。

斯嘎纳赖勒 她出来了，看她那副样子，就要不得。我把大门锁好，免得她再来。

伊萨白耳⁽⁶⁷⁾ 天呀，保佑我的主意成功！

斯嘎纳赖勒⁽⁶⁸⁾ 她到什么地方去？跟她看看。

伊萨白耳⁽⁶⁹⁾ 好在是夜晚，不会出事。

斯嘎纳赖勒 到情人家里去。她有什么好干的？

第三场

法莱尔，斯嘎纳赖勒，伊萨白耳。

法莱尔⁽⁷⁰⁾ 对，对，我今天晚晌，就要想一个法子，和她谈一下……来的是谁？

伊萨白耳⁽⁷¹⁾ 别作声。法莱尔，我来在你前头了，我是伊萨白耳。

斯嘎纳赖勒⁽⁷²⁾ 臭丫头，你说谁，你就不是她：她严守妇道，你可声名扫地。你冒用她的名字和她的声音。

伊萨白耳⁽⁷³⁾ 可是除非你肯正式结婚……

法莱尔 我盼的就是和你厮守一辈子。我现在不妨对你起誓，明天你愿意在什么地方行礼，我就到什么地方行礼。

斯嘎纳赖勒⁽⁷⁴⁾ 上当的小傻瓜！

法莱尔 你放心进去吧。有我对付你的受骗的阿尔斯。不等他从我怀里把你抢走，我先把他的心扎一个稀烂。

斯嘎纳赖勒⁽⁷⁵⁾ 啊！我告诉你，我没有意思把偷汉子的不要脸的丫头从你手里抢过来。你起誓好了，我决不吃醋，而且相信我的话，你会作她的丈夫的。对，趁他和不知羞耻的丫头在一起，正好下手。念起她的父亲，一生为人敬重，加以我对她的妹妹十分关切，少说我也应该想法子保全她的名声才是。喂！⁽⁷⁶⁾

第四场

斯嘎纳赖勒，警官，公证人，随从⁽⁷⁷⁾。

警 官 什么事？

斯嘎纳赖勒 警官先生，你好。我们有事借重你公家。请你打起火把跟我走。

警 官 我们出来……

斯嘎纳赖勒 有一桩急事。

警 官 什么？

斯嘎纳赖勒 到这人家去，里头有一对野男女，就该把他们揪到一起，结婚才是。女孩子和我们有关系，有一个叫法莱尔的，许她成亲，把她骗到他的家里。女孩子生在一个高贵有德的家庭，不过……

警 官 这么说来，倒是你的造化，因为我们里头就有一位公证人。

斯嘎纳赖勒 是先生？

公证人 对，一位有公家身份的公证人。

警 官 还是一位君子人。

斯嘎纳赖勒 那还用说。你们进这家大门，不要出声，小心有人出来。你们会得到很好的酬谢的，可是你们千万不要受贿赂。

警 官 怎么？你相信一位司法官员……

斯嘎纳赖勒 我说这话，不是挖苦你们公家人。我马上就去找家兄来。只要有火把给我照亮就行。⁽⁷⁸⁾我要娱乐娱乐这位自得其乐的先生。喂！⁽⁷⁹⁾

第五场 阿利斯特，斯嘎纳赖勒。

阿利斯特 谁敲门？啊！啊！兄弟，你有什么事？

斯嘎纳赖勒 来吧，能言善语的导师、过时的风流人物，我有漂亮事带你看。

阿利斯特 怎么？

斯嘎纳赖勒 我给你带来了一桩好消息。

阿利斯特 什么？

斯嘎纳赖勒 你的莱奥诺尔，请问，在什么地方？

阿利斯特 问这干什么？我想，她是到女朋友家开舞会去了。

斯嘎纳赖勒 哎！对，对；跟我来，你就知道小姐开的是什么舞会了。

阿利斯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斯嘎纳赖勒 你管教她管教得好：“经常吹毛求疵，并不妥当；只有和易近人，才能感化人心。疑心重重，防了又防，可惜是门闩和栅栏促成不了太太和姑娘们的贞节。严加管束，反而容易让她们学坏，女性需要一点点自由。”说实话，鬼丫头已经自由透顶，贞节在她已经是人人可得而有的了。

阿利斯特 你这番话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斯嘎纳赖勒 得啦，我的兄长，你这叫报应。我宁可不要二十皮司陶耳，也不要你那些胡闹格言的后果。我们对两个姐妹的教育，产生了什么作用，一看就明白：一个回避这位多情男子，另一个追逐这位多情男子。

阿利斯特 你要是不说破这个哑谜……

斯嘎纳赖勒 哑谜就是：她的舞会是在法莱尔先生家里。我夜晚看见她去的，如今他还搂着她呐。

阿利斯特 谁？

斯嘎纳赖勒 莱奥诺尔。

阿利斯特 请你别开玩笑啦。

斯嘎纳赖勒 我开玩笑？……他说我开玩笑，真有他的！可怜的人，我告诉你，我再度告诉你，法莱尔把你的莱奥诺尔留在家里。在他想到追

伊萨白耳以前，他们就有了婚约。

阿利斯特 你像在说梦话……

斯嘎纳赖勒 他亲眼看见，也会不相信的。气死我了。说实话，背上不长盖子，再老也没有用。

阿利斯特 什么？兄弟，你是说……？

斯嘎纳赖勒 我的上帝，我不说了。你就跟我来吧。马上你就心满意足了，你就明白我是不是糊弄你，他们私下相爱有没有一年多了。

阿利斯特 也许她会瞒着，答应和别人结婚。可是我从她作小孩子时候起，就一向样样事都对她表示绝对随和，而且保证决不干扰她的主张，这话说足了有一百回了，她怎么还会这样？

斯嘎纳赖勒 事情是真是假，你自己看过再说。我已经把警官和公证人请来了。在我看来，他们希望结婚，也只有结婚才能立时挽回她失去的名声。因为我想，你不会那样没有志气，要娶一个不清不白的姑娘，如果你的头脑还相当清醒，不要自己为人耻笑的话。

阿利斯特 我决不至于软弱到了这步田地，不管对方愿不愿意，要把人家娶到手来。可是，话说回来，我不能相信。

斯嘎纳赖勒 你可真能唠叨！算啦，这种官司是打不完的。

第六场

警官，公证人，斯嘎纳赖勒，阿利斯特。

警官 两位先生，原来根本用不着强制。你们要是仅仅希望他们结婚的话，大可不必动气了。他们两个人也一样愿意成亲。法莱尔已经接受你们的要求，签过字，娶留在身边的女孩子作妻房。

阿利斯特 女孩子……

警官 又把自己锁在屋里了，你们不赞成他们结婚，她就不肯出来。

第七场

警官，法莱尔，公证人，斯嘎纳赖勒，阿利斯特。

法莱尔 （在窗口。）对，先生们，除非你们表示同意，否则别想有人进来。你们知道我是谁，你们要我签婚约，我也照办了，你们不妨看着。你们本心既然是赞成结婚，就该也签字给我作保证。不然的话，你们就是要了我的命去，也别想从我这儿抢走我的意中人。

斯嘎纳赖勒 不，我们没有意思拆散你们两个人。⁽⁸⁰⁾他还一点不知道不是伊萨白耳。我要利用误会才好。

阿利斯特⁽⁸¹⁾ 不过真是莱奥诺尔……？

斯嘎纳赖勒⁽⁸²⁾ 住口。

阿利斯特 不过……

斯嘎纳赖勒 别说话。

阿利斯特 我想知道……

斯嘎纳赖勒 还问？我说，你住不住口？

法莱尔 总之，不管怎么样，伊萨白耳和我是誓不相离。而且各方面考虑下来，你们也不见得有理由反对我作她的丈夫。

阿利斯特⁽⁸³⁾ 他说的话不……

斯嘎纳赖勒 你就住口罢，我有我的理由，回头你就知道了。⁽⁸⁴⁾对，闲话少说，我们两个人统统赞成你作如今在你家里的女孩子的丈夫。

警 官 婚约用的就是这种词句。女方没有签字，因为我们还没有见到她。签字吧。女孩子最后一签字，大家也就和好了。

法莱尔 我同意这个办法。

斯嘎纳赖勒 我呀，我也完全同意。我们马上就要大笑的。哥哥，这边，签字吧。该你先签。

阿利斯特 什么？这种秘密劲儿……

斯嘎纳赖勒 家伙！真烦！签吧，可怜的笨牛。

阿利斯特 他说的是伊萨白耳，你说的是莱奥诺尔。

斯嘎纳赖勒 就算是她，哥哥，你不也赞成他们两个人实现嫁娶的婚约吗？

阿利斯特 当然。

斯嘎纳赖勒 那你就签字吧。我也照样签字。

阿利斯特 好吧。反正我是什么也不明白。

斯嘎纳赖勒 你回头会明白的。

警 官 我们去去就来。

斯嘎纳赖勒 好，让我来把这桩私情秘密说给你听吧。⁽⁸⁵⁾

第八场

莱奥诺尔，莉赛特，斯嘎纳赖勒，阿利斯特。

莱奥诺尔 活遭殃！那些年轻的傻瓜，我觉得个个讨厌！我只有从舞会溜出来。

莉赛特 他们人人希望讨你喜欢。

莱奥诺尔 可是我受不了，我没有见过比他们再要命的人了。我宁可听听最简单的谈话，也不要听那些莫明其妙的连篇废话。他们以为自己戴的是金黄假头发，别人就该事事让着他们。他们用要不得的揶揄口吻，作出一副蠢样来，对你嘲笑老年人的爱情，还自以为说的是世上顶漂亮的语言。他们想不到我重视老年人的感情，远在少不更事的脑壳的一切兴奋之上。可是我看见的不是……？

斯嘎纳赖勒⁽⁸⁶⁾ 是的，事情就是这样。⁽⁸⁷⁾啊！我看见她出来了，还有女用人。

阿利斯特 莱奥诺尔，我不生气，不过我有理由抱怨你：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意思拘束你，而且我保证你有充分恋爱自由。这话我说过有一百多次了，可是你不拿它搁在心上，瞒着不叫我知道，把心和爱情许给了别人。我过去待你宽厚，我现在并不后悔，可是你的做法伤我的心，也是必然的。这种行为是配不上我一向对你的情谊的。

莱奥诺尔 我不懂你说这话的根据，可是我和从前一模一样，你是可以相信的。什么也不能改变我对你的敬重。和别人相好，我就看成一种罪恶。假如你肯满足我的心愿的话，明天我们就好行婚礼的。

阿利斯特 那么，兄弟，你有什么根据来……？

斯嘎纳赖勒 什么？你不是从法莱尔家里出来的？难道你今天没有讲起你的恋爱故事？难道你一年以来不就在爱他？

莱奥诺尔 是谁在你跟前说我这种坏话，存心造我这种谣言的？

第九场

伊萨白耳，法莱尔，警官，公证人，艾尔嘎斯特，莉赛特，莱奥诺尔，斯嘎纳赖勒，阿利斯特。

伊萨白耳 姐姐，我行为失检，玷污了你的名字，求你就慷慨大度饶恕了我吧。我因为事出意外，情形紧急，无路可走，这才出此下策。以你的为人来说，你一定怪罪这种偏激行为，可是命运待我们两个人不一样，我也就顾不得了。⁽⁸⁸⁾至于你这方面，先生，我不想对你道歉，因为我给你的好处比我给你的坏处多多了。上天没有安排我们两个人厮守到老，我也知道自己不配你来相爱。我宁可嫁给别人，也不要愧对你这样的好心。

法莱尔⁽⁸⁹⁾ 先生，从你手里接她过来，就我来说，我又是体面，又感到莫大的幸福。

阿利斯特 兄弟，你这是自作自受，就认了晦气吧。人家知道你上了当，可是并不可怜你，我看你不走运到了极点。

莉赛特 说实话，他受报应，我挺开心，正好给世人作作榜样。

莱奥诺尔 我不知道这事该不该得到好评，可是我知道至少我是不能责备的。

艾尔嘎斯特 他命里本该当乌龟的，没有当上，总算便宜了他。

斯嘎纳赖勒⁽⁹⁰⁾ 是啊，这太意外，我一时还转不过来。我理会不到这种薄幸行为。就连撒旦⁽⁹¹⁾本人，我想也不至于像狗贱人这样坏。我为了她，连这只手也会放到火里头。今后谁相信女人，谁是自寻苦吃！最好的女人也永远诡计百出。女人天生就是男人的祸水。我永生永世不和这种奸诈的东西来往，而且心甘情愿，把她们统统送给魔鬼。

艾尔嘎斯特 好。

阿利斯特 都到舍下来。请，法莱尔先生。我们明天想法子让他息怒就是了。

莉赛特⁽⁹²⁾ 各位，你们知道的怪僻丈夫，务必送到我们的学堂来。

(1) 原作是诗体。1661年6月24日首次演出。

(2) 根据1734年版，人物最后是：“两个跟班”。

(3) 根据1734年版，应作：“景在巴黎一个广场”。马艾劳的《札记》关于“丈夫学堂”有这样的记载：“台上是房屋与窗户。需要一个火把、一件长袍、一个文具几与纸张。”

(4) muguet少年是当时的花花公子，喜欢洒铃兰香水。铃兰是百合科，花白色，铃形、下垂，亦名君影草。

(5) pourpoint，袖管很短，衬衫袖管又大又长，相形之下，它的袖管就不知去向。后来演变成为今天的背心。

(6) 一件时髦灯笼裤当时需要近九米料子。

(7) 根据1734年版，补加：“阿利斯特与斯嘎纳赖勒（一道在舞台前部，低声说话，没有让人看见。）”

(8)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莱奥诺尔。）”

(9) “皱领”（fraise）有两三层，蜂窝或者“肠间膜”（字义）一般，摊在颈项四周，盛行于十七世纪初叶，在莫里哀时期已经不时兴。

- (10) 根据1682年版，补加：“（撞斯嘎纳赖勒。）”
- (11) 根据1734年版，补加：“（莉赛特撞了他。）”
- (1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莱奥诺尔。）”
- (13)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莉赛特。）”
- (1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伊萨白耳。）”
- (15) 当时衣料以绸缎为最名贵，丝、毛合成品次之，呢、毛最次，普通人家穿用。
- (16) 当时把黑色衣料看成奢侈品。
- (1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利斯特。）”
- (18) 艾居（écu）分大小两种，小为银币，大为金币，分别值三法郎与六法郎。
- (19)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2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在舞台深处。）”
- (21) Argus，古希腊神话人物，有一百只眼睛，其中五十只永远睁开，所以成了精明可畏的监视人的代称。
- (22)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
- (23) 根据1734年版，补加：“（法莱尔远远向斯嘎纳赖勒行礼。）”
- (24) 某些注释者认为斯嘎纳赖勒真有一只坏眼睛。代普瓦（Eugène Despois）指出，艾尔嘎斯特根本不认识他，无从晓得他有一只坏眼睛。这只是听差的一句俏皮话罢了。
- (25) 根据1734年版，补加：“（逐渐走近。）”
- (2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听见响声。）”
- (27)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
- (28)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法莱尔。）”
- (2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又听见响声。）”
- (30)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什么也没有听见。）”
- (31)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
- (32)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发现法莱尔向他行礼。）”
- (3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法莱尔。）”
- (34)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不注意法莱尔。）”
- (35) 根据1734年版，补加：“（法莱尔向他行礼。）”

- (36)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转开身子，看见艾尔嘎斯特从另一面向他行礼。）”
- (37) 欧洲常有神龙保护珠宝的传说。
- (38) 根据1734年版，补加：“（边走边讲。）”
- (39)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40) 斯嘎纳赖勒敲别人门，听见门响，根据防人的习惯，以为有人在敲自己的门，所以下文醒悟过来，又说“我在做梦”。
- (41) 根据1682年版，补加：“（艾尔嘎斯特冲出来。）”
- (42) 根据1682年版，补加：“（他们为了戴帽子，拼命礼让。）”
- (43)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
- (44)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旁白。）”
- (45) 根据1734年版，改为：“（低声，向法莱尔。）”
- (46)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向艾尔嘎斯特。）”
- (47)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
- (48)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49) 根据1682年版，补加：“（旁白。）”
- (50) 前一句话是旁白。下面他又回到对话，转向伊萨白耳。
- (51)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叩法莱尔的大门。）”
- (52) 根据1734年版，“信”字改为“法莱尔（读）”。
- (53) 1660年11月27日，幼主路易十四有旨，禁止服装奢华，不得衣金着银，跟班不许着绸缎衣服，商店不得出售花边、绣货等名贵装饰品。
- (54) 根据1734年版，补加：“（望见法莱尔。）”
- (5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法莱尔。）”
- (56) 根据1734年版，另分一场，并补加：“（一个人。）”
- (57) 根据1682年版，补加：“（斯嘎纳赖勒敲自己的大门。）”
- (58) 根据1734年版，另分一场，增加：“（一个人。）”
- (59)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敲法莱尔的大门。）”
- (60)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过去敲自己的大门。）”

- (61) 根据1682年版，补加：“（她装作吻抱斯嘎纳赖勒，却拿手给了法莱尔。）”
根据1734年版，改成：“（她装作吻抱斯嘎纳赖勒，却拿手给法莱尔吻。）”
- (6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法莱尔。）”
- (6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法莱尔。）”
- (64)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吻抱法莱尔。）”卡雅法（Cailhava）在他的《莫里哀研究》一书中说，有一位饰法莱尔的演员，吻过斯嘎纳赖勒，把他甩给他的听差，听差吻抱斯嘎纳赖勒，半晌不放手，由着他的主人再度吻伊萨白耳的手。
- (65)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66)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67) 根据1734年版，补加：“（进来。）”
- (68)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6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70) 根据1682年版，补加：“（骤然走出。）”
- (7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法莱尔。）”
- (72) 应当增加：“（旁白。）”
- (7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法莱尔。）”
- (74)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75)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76)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叩一位警官的大门。）”
- (77) 根据1734年版，补加：“（拿着一个火把。）”
- (78)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79)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敲阿利斯特的门。）”
- (80)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旁白。）”
- (8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法莱尔。）”
- (8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利斯特。）”
- (8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斯嘎纳赖勒。）”
- (8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法莱尔。）”
- (85)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们退到舞台深处。）”

- (8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利斯特。）”
- (87) 根据1734年版，补加：“（望见莱奥诺尔。）”
- (88)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斯嘎纳赖勒。）”
- (8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斯嘎纳赖勒。）”
- (90) 根据1734年版，补加：“（摆脱沉重的心情。）”
- (91) 撒旦是魔鬼头子。
- (9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观众。）”

讨厌鬼⁽¹⁾

与国王书

陛下：

我给喜剧添了一场戏：一个人给别人献一本书，就是一种相当难以忍受的讨厌事。圣上晓得这个，比王国哪一个人也晓得更清楚，因为圣上成为献书狂的目标，也不是从今天起始的。不过，我虽然是学别人的榜样，把自己放在我演的那些角色的行列，可是我斗胆奉告圣上，我写这封献书，不光是为了呈上一本书，也是为了这出喜剧成功向圣上致谢。陛下，成功超过我的期望，而我之所以能成功，不仅是由于圣上在献演的时候，驾临看戏，盛加称许，引起广大的赞赏，也更由于圣谕，要我在戏里增加一个讨厌鬼人物。这是全戏最美的所在，而且是圣上亲自启发我写的。⁽²⁾陛下，我应当指出，我写东西从来没有像写圣上要我从事的这场戏那样又顺又快的。服从圣上，在我只有快活，这比服从阿波罗和全体缪斯好多了。这让我想到，如果我有同样旨意做灵感的话，我能写成一出完整的喜剧来的。身世高贵的人们，可以在建立功勋方面为圣上效命；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我能盼到的荣誉，也只有娱乐圣上。我的野心不过尔尔，可是我相信，我能尽一分力，致悦法兰西国王，对法兰西来说，也不就一点没有用处。万一我做不到的话，永远不是由于缺乏热心或者努力，而仅仅是由于恶运为难罢了。恶运常常跟在最大的善意后面，毫无疑问，十分使我伤心。

陛下，你的最谦卑、最服从
和最忠心的臣子
约-巴·波 莫里哀

前言

从来上戏没有像上这一出戏这样急的了，一出戏连想带写、连背带演，只用十五天，我想，这还是创举。我说这话，并没有因为神速就自命不凡，觉得了不起的意思，不过只是预防有些人挑剔，说我没有把形形色色的讨厌鬼全写进去。我知道，宫里宫外，有大批讨厌鬼在，我用不着节外生枝，就可以拿他们写成一出结结实实的五幕喜剧，还有富余。但是给我的时间那样短促，我不可能做出大计划，仔细考虑一下人物的选择和主题的安排。所以我被迫只能碰到有限几个不识相的人，谁先在我的心头涌现，我就写谁。戏演给大人物看，我相信，我挑选的这几个不识相的人正好作成他们的娱乐。我随便编了一个情节，把这几个不识相的人贯串在一起。我没有意思在如今检查一下这一切是否尽善尽美，看戏的人是否全按照法则笑过⁽³⁾。将来也许有一天，我刊印我对自己的戏的意见，像大作家一样，引证一下亚里士多德或者贺拉斯，我也不觉得就办不到。我这篇“审查”也许流产⁽⁴⁾，所以我一面等它出世，一面先拿它交给群众判断，我认为打倒一部公众赞美的作品相当困难，同时辩护一部公众谴责的作品也同样困难。

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戏是为了联欢写的；庆典盛大，也勿需乎我再说起；但是谈两句喜剧的装璜，不见其就不合适。

原来计划还有一个芭蕾舞剧。不过挑选出来的舞蹈好手很少，舞剧各场就不得不隔得远远的，有人主张分配在喜剧的幕间，舞蹈家利用中间的空当，换好了衣服再出来：这样一来，避免这些类似插曲的东西打断剧情，我想尽我所能，把它们结到主题上头，让舞剧和喜剧成为一个东西。但是由于时间局促，不是全部交给一个人统一策划的缘故，舞剧有许多地方或许不像另一些地方，和喜剧紧紧扣在一起。不管怎么样，这对我们的舞台来说，总是一种新的混合，虽然我们可能在古代找到若干先例⁽⁵⁾；观众人人觉得有趣，将来写别的东西，有更多的时间从容考虑，就很可以作为借镜了。

幕一升起，就有一个演员，你们不妨说是我吧，穿着平常衣服，在台上出现，一脸惊惶，向国王献词。为台上只我一个人，为缺乏时间和演员，不能满足圣上的期待，而乱七八糟道歉。同时就在二十道自然喷泉之中，展开那只人人看见的贝壳，里面露出可爱的水仙⁽⁶⁾走到台口，以一种高贵的姿态，朗诵玻立松写的序诗⁽⁷⁾。

序幕⁽⁸⁾

瞻仰最伟大的国王，在这美丽的地点，
和世人待在一起，我走出幽深的穴坎。
为了欢迎他，难道波涛与大地
不该在你们面前搬演一出新戏？
他说什么，他做什么，说到做到，
他本人不正是一个神奇的异兆？
在他的治下出现了各种业迹，
难道整个宇宙不该为他提供奇迹？
年轻，果断，勇敢，庄严，明智，
公正而有效，和悦而严厉，
治理国家就像约束他本人的欲望，
把最高贵的欢乐结合在高贵的工作之上，
从来不会弄错他的正确的方案，
日理万机，亲自去听，亲自去看，
只要他大着胆子来做，就无事不成，
他要什么，上天也不会不答应。

倘使路易下令，这些界石⁽⁹⁾也将起步，
这些树木也将说话，胜过多多纳⁽¹⁰⁾的树木。
低级的神祇，以树身为家，
路易要你们出来，泉林各仙，就出来吧。

〔好几位林仙，和长着母山羊腿的小妖与长着公山羊腿的小妖，一道走出树木和界石。

我帮你们出个主意，问题在于讨他欢喜，暂时扔掉你们通常的形体。

对臣民的关怀，英雄的兴趣，
最动人的研读，帝王的忧虑：
你们让他休息一下，让这伟大人物
暂时忘怀于娱乐的乡土，
你们明天将看见他，如获新生，
专心致志于为民请命的勤劳工程，
恩泽得以平分，法律得以遵守，
我们的愿望将得到公平的庇佑。
维持宇宙于永久的和平之中，
自己不休息，将休息送给公众。
但愿今天一切能使他欢喜，
同意为娱乐做出的唯一的设施。
讨厌鬼，走开，否则，他看你们来，
只是为了激起他的衷心喜爱。

〔水仙为了喜剧演出，把一部分她使之出现的人带走，留下的人开始跳舞，有双簧管和小提琴伴奏。〕

人 物⁽¹¹⁾

艾辣斯特

大 山⁽¹²⁾

阿耳席道

奥尔菲丝

李桑德

阿耳冈德

阿耳席波⁽¹³⁾

奥朗特

克丽麦娜

道琅特

卡利提代斯

奥尔曼

费兰特

大密斯

酸 枣

河流和两个伙伴⁽¹⁴⁾

第一幕

第一场 艾辣斯特，大山。

艾辣斯特 老天爷，我生下来的时候，冲撞了什么星辰，怎么老有讨厌鬼跟我捣乱！随便走到什么地方，命运也像不饶我，天天遇到新型的讨厌鬼，可是和今天的讨厌鬼一比，就全不算数了。我用午饭的时候，平白无故，起了看戏的念头，自以为有乐可寻，不料受到严厉的处罚。我诅咒我这一念之差，诅咒了有一百回。我非原原本本给你讲讲不可，因为直到如今，我一想起来，还觉得有气。我听见有些人夸戏好，所以到了台子上⁽¹⁵⁾，全神贯注听戏。演员开始了，谁也不留神，就见忽然进来了一个人，大膝襠，神气十足，也不怕吵别人，喊着：“喂！快端座儿来！”他扯嗓子叫唤，惊动了全场观众，戏正演到顶好的地方，也让搅了一个稀糟。我想：“哎！我的上帝！我们法兰西人，一来就挨人批评，怎么就永远做不出通情达理的人样儿来？邻国人一来就笑话我们轻举妄动，怎么我们自己不争气，倒在公众戏台子上，搬演我们这些要不得的缺点？”我想到这儿，耸了耸肩膀，演员也打算把戏演下去，可是这家伙又出了响声：两边有的是空地方，他很可以舒舒服服坐下来的，他偏要大踏步跨过戏台子，在台口正中放下他的椅子，高仰着脸，大背对着观众，池座有四分之三别想看得见演员。换了旁人，听见观众咕哝，早就臊死了，可是他呀，刚强不屈，一点不放在心上，如果不是我倒楣，他一眼望见了我的话，就会这样一直坐到戏散。他坐到我旁边，招呼我道：“哈！侯爵，你好吗？答应我搂搂你。”我想到人家见我认识这样一位没有头脑的人，先涨红了脸。其实彼此就说不上相熟，可是单看外表，便不同了。有一种人，一点原因也没有，死乞白赖要和你好，见了面，你得受他吻抱，好像老朋友一样，称呼也亲昵得不得了。他就是这种人。所以他马上就来了一大串无聊的话问我，调门提得比演员还高。人人咒他，我要他住口，就说：“我想看戏。”他就说：“侯爵，你先生没有看过呀？啊！

家伙！我觉得简直要不得；我在这上头也不就是一窍不通，我知道一部作品靠什么法则才会完美，高乃依写的戏，就出书念给我听。”说着说着，他就把戏的故事给我说了一个大概，下一场戏是什么，他也先讲给我知道，甚至于有些诗句，他也背得下来，不等演员出口，他先背了出来。我不要他说也办不到，他利用机会，一直利用到底。可是不等戏完，他老早就站起来了，因为时髦君子，凡事风雅，一向特别当心，不听结局。我感谢上帝，以为这下子好了，戏完了，我的活罪也受完了，可是好像这太便宜了我，我这位冤家对头又盯住了我，同我讲起他的丰功伟绩、他的超凡入圣的高山景行，还讲起他的马、他的恋爱、君主对他的宠幸，又说他诚心诚意，情愿为我效劳。我轻轻点头谢过了他，一直在寻思一个抽身的好机会，可是他一见我要离开他，就对我讲：“走吧，人都走光了。”出了剧场，他盯我盯得更紧了：“侯爵，上林荫道看看我的嘎乃赦⁽¹⁶⁾去，做得才考究，不少公爵大法官⁽¹⁷⁾叫承造的匠人，照样子也造一辆。”我谢过了他，编了一个借口，说我请人吃晚饭。

“啊！妙啊！我是你的朋友，我也来，我本来答应了元帅的，失约就失约了。”我就说：“酒席太寻常，不敢劳动你这样有身份的人的大驾。”他回答我道：“没有关系，我这人很随便，我去也只为了和你聊聊天儿，对你实说了吧，我已经吃腻了山珍海味。”我就说：“可是有人等你，你不去，会得罪人的……”——“侯爵，别开玩笑啦，我们全都熟识，和你在一起，我觉得愉快多了。”想不到我的推托之词，倒给自己惹出了麻烦，我一边生自己的暗气，一边正愁无计脱身，就见过来了一辆金碧辉煌的马车，前前后后，全是跟班，响声如雷，在我们面前停住，从里跳下来一位衣饰华丽的年轻人。纠缠我的讨厌鬼，和他抱在一道吻抱，过往行人瞪圆了眼睛，看他们大发神经。就是他们两位一涌向前，不住行礼的时候，我不声不响，悄悄溜掉。这半天的活罪可够我受了，我咒这讨厌鬼咒得什么也似的，他拚命要好不要紧，我这儿的约会可就给我担搁了。

大 山 老爷，乐中有苦，就是生活，天下不会样样事如意的。上天要世上人都有讨厌鬼，因为不然的话，人就太快活了。

艾辣斯特 可是在我的全部讨厌鬼里面，顶讨厌的就是大密斯，我心爱的姑娘的保护人。他毁坏女孩子给我的希望，她在保护人面前见也不敢见我。约好的时间我怕已经过了，奥尔菲丝说好了在这两旁有树的小路的。

大 山 情人相会，平常总是往长里拉，时间就限制不住。

艾辣斯特 话是对的，不过我还是害怕，因为我爱她爱到极点，一点点小错，我也看成对她犯了大罪。

大 山 您一百二十分爱她，您也证明您是一百二十分爱她，所以您才把一点点小错看成对她犯了大罪，可是她如果对您也同样相爱的话，您犯的种种大罪，她也应该看成小错。

艾辣斯特 不过，说真的，你相信她爱我？

大 山 什么？证明了的爱，您还不相信……？

艾辣斯特 啊！一个人真爱上了别人，碰着这种事，就不会完全心安的。明明顺当，他怕不顺当。他的情人献殷勤，他最希望到手的东西也最不相信。不过我们还是想法子找寻找寻这位绝世美人吧。

大 山 老爷，您前头的拉巴⁽¹⁸⁾分开啦。

艾辣斯特 没有关系。

大 山 请您让我把它理齐了。

艾辣斯特 哎呀！蠢东西，你缢死我啦，尽它去好了。

大 山 让我帮您理好头发……

艾辣斯特 没有人再比你笨的啦！你简直要拿梳子把我的耳朵梳掉啦⁽¹⁹⁾。

大 山 你的膝襠……

艾辣斯特 由它们去好了，你也忒仔细啦。

大 山 全皱啦。

艾辣斯特 我要这样。

大 山 少说您也应该让我掸掸这顶帽子，上面全是土：赏我这个脸吧。

艾辣斯特 非掸不可，你就掸罢。

大 山 您愿意戴这样的帽子？

艾辣斯特 我的上帝，快些。

大 山 说什么我也得把它弄干净。

艾辣斯特 （等了一会儿。）成啦。

大 山 您耐心等一会儿。

艾辣斯特 把我急死。

大 山 您去哪儿来的，帽子弄得这么脏？

艾辣斯特 你真一生一世不给我帽子？

大 山 好啦。

艾辣斯特 那你给我呀。

大 山 （帽子落在地上。）噫！

艾辣斯特 掉到地上啦：这下子帽子可干净啦。瘟死你！

大 山 让我掸干净它，两下儿就成……

艾辣斯特 我不高兴。鬼抓了这种听差去！死盯着主人，拿主人耍蘑菇，没完没了。处处献好，就是不讨喜欢。

第二场

奥尔菲丝，阿耳席道，艾辣斯特，大山。(20)

艾辣斯特 我望见的不是奥尔菲丝？对，来的就是她。她到哪儿去，走得这样快？陪她的那个男人是谁？（她走过去，他行礼，但是她转开了脸。）什么？她老远就望见我了。假装不认识我，走了过去！有什么好相信的？你有什么好说的？你倒是说呀！

大 山 老爷，我什么也不说，因为我怕当讨厌鬼。

艾辣斯特 我难过得什么也似的，你倒一句话也没有，倒真成了讨厌鬼。还是趁早安慰安慰我吧。我该怎么办？说呀，你是什么看法？拿你的意思说给我听。

大 山 老爷，我不想说话，也不想献好。

艾辣斯特 瘟死你这没规没矩的东西！跟住他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别离开他们。

大 山 （回来。）远远跟着？

艾辣斯特 对。

大 山 （回来。）不让他们看见，或者装出不是有人差我盯他们的样子？

艾辣斯特 不，顶好还是让他们知道，你跟他们是奉了我的命的。

大 山 （回来。）我还到这儿找你？

艾辣斯特 雷劈了你！我看你就是世上顶讨厌的人！（大山走出。）啊！我心乱极了！这倒楣的幽会，让人把我担搁住了来不成，我倒觉得好受多了！我原来以为样样事顺当，可是我眼里看到的，只有罪受。

第三场

李桑德，艾辣斯特。

李桑德 亲爱的侯爵，我远远认出树底下是你，马上就朝你走过来了。

我谱了一个古朗特⁽²¹⁾小舞曲，全宫廷的行家表示满意，已经有二十多人给它填词，你是我的一位朋友，我一定要唱给你听听。我有钱，有门第，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做，在法兰西也算得上一个重要人物，不过我宁可什么也不要，也不肯不写这首我要你听的歌谱。啦，啦，哼，哼。我请你仔细听好。（他唱他的古朗特曲。）好听不好听？

艾辣斯特 啊！

李桑德 结尾实在漂亮。（他又唱了四五次结尾。）你觉得怎么样？

艾辣斯特 的确很好听。

李桑德 我给它配的舞步也很可爱，尤其是合舞，优美极了。（他又唱、又说、又舞，同时强迫艾辣斯特跳女的那一部分。）看，男的这样过去，接着女的又过去了；一道舞；然后分开了，女的来到这边。你看出女的假装逃走了没有？这两步脚尖舞了没有？前后脚挪动，追美人了没有？背对背；面对面，背牢她。（表演完了。）侯爵，你觉得怎么样？

艾辣斯特 这些舞步统统好看。

李桑德 那些舞蹈教师，我是一个也看不上眼。

艾辣斯特 这还用说。

李桑德 那么，舞步……？

艾辣斯特 步步惊人。

李桑德 你要不要我看朋友分上教你？

艾辣斯特 真的，我现在有别的事……

李桑德 好！那么，以后再说吧。我没有带新歌词来，不然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读读，看哪一首词顶好。

艾辣斯特 改一天吧。

李桑德 再会。我的亲爱的巴提司特⁽²²⁾还没有看见我的古朗特，我这就找他去。我们对乐谱有同等欣赏力，我想请他把伴奏写出来。（他走出，总在唱着。）

艾辣斯特 老天爷？难道地位真就无所不能，能藏垢纳污，也能叫我们天天容忍这许多傻瓜，而我们就得低声下气奉承，经常称赞他们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第四场 大山，艾辣斯特。

大山 老爷，奥尔菲丝一个人从那边过来了。

艾辣斯特 啊！我心乱成了什么？我还在爱着这狠心的美人，可是我的理性要我憎恨。

大山 老爷，您的理性就不晓得它要什么，也不晓得情人对我们有多大势力。就算您有正当理由生气，美人只一句话，您也就服帖了。

艾辣斯特 哎呀！我承认你的话对，单她走过来，我这一腔怒火就已经变成了尊敬。

第五场 奥尔菲丝，艾辣斯特，大山。

奥尔菲丝 你像不高兴看见我来的样子，难道我这一来，反而得罪了你不成？怎么回事？你怎么啦？你一见我就叹气，什么事这样不开心？

艾辣斯特 哎呀！狠心的人，你倒好意思问我，是什么让我这样万分难过？明明是你害的我，还假装不知道，不是有意气人是什么？你听那位先生谈话听出了神，从我眼前走过，理也不理我……

奥尔菲丝 （笑。）原来你是为了这个苦恼啊？

艾辣斯特 好狠心啊，我已经够倒楣的了，你还侮辱我。你知道我多爱你，所以你这无情无义的人，就不该嘲笑我的痛苦、作践我的爱情。

奥尔菲丝 我真还非笑不可，也只有你这种傻瓜，才这样自讨苦吃。你说的那个男人，我不但不喜欢，而且因为他是一个讨厌鬼，还在想法子摆脱他。有些蠢人，喜欢巴结，忒不识相，看见别人一个人待着，就不过意，马上凑到跟前，说些甜言蜜语，还拿你讨厌的胳膊换你。他就是其中一个。我不要他知道我的真心思，假装要走，他就一直送我送到马车跟前。我用这法子才一下子甩掉了他，又从另一个门进来找你。

艾辣斯特 奥尔菲丝，你对我真是心口如一吗？我该不该相信你这些话呀？

奥尔菲丝 你那些抱怨本来就没有道理，你听了我的解说，还说这种怪话，我看你也太过分了。我这人太老实，心地善良到了胡涂的地步……

艾辣斯特 啊！先别生气，太严厉的美人。我离开你就活不了，所以你说什么，我也愿意盲目相信。你要欺骗，就欺骗你的不幸的情人好了，反正我到死也尊敬你。作践我的爱情，不拿你的爱情给我，让我眼睁睁看着别人得意，对，我忍受一切：我会死的，可是说什么我也不会抱怨。

奥尔菲丝 你一脑门的这种怪心思，不好怪我……

第六场

阿耳冈德，奥尔菲丝，艾辣斯特，大山。

阿耳冈德 侯爵，一句话。小姐，请你饶恕我放肆，当着你同他谈一件私事。⁽²³⁾侯爵，我不愿意求你，不过方才有人当面侮辱我，所以为了不示弱起见，我热切希望你立刻替我找他。你知道，有一天你遇到这种事，我也一定会高高兴兴，照样回报你的。

艾辣斯特 （不说话，待了一会儿。）我不想在这儿吹牛，不过，大家看见的，我在没有做廷臣以前，先当兵来的，我服军役服了十五年，所以我相信，我不照办并不丢人，我不给你做副手，也不怕有人骂我懦弱。决斗就要违法，可是我们的国王不是一个纸扎君主：他能使一国之中最有权势的人低头，我认为他是一位英明的圣君。我有的是勇气为他尽忠，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必要惹他发怒。我把他的旨意看成最高的法律，你还是找别人不服从他吧，我是做不来的。⁽²⁴⁾子爵，我这话说得非常直率，你有别的事见教，我一定效劳就是。再会。⁽²⁵⁾鬼抓了这些讨厌鬼去！我心爱的人到哪儿去啦？

大山 我不知道。

艾辣斯特 你到四处找找她看，看她去了什么地方，我在这边小路等着。

第一幕 舞剧

第一场

有些玩槌球的人，喊着当心，把他逼开了。他们打开了球，他想回来。

第二场

就见来了一些好奇的人，想认出他是谁，兜着他转悠，又有一时把他逼开了。

第二幕

第一场 艾辣斯特。

艾辣斯特 我那些讨厌鬼终于散开了吧？我想他们是无孔不入，四面八方全有。我躲来躲去躲不过；更糟糕的是，我不知道到哪儿找我的心上人去。雷雨说收就收，也没有把上流人从这地方撵走。老天爷厚爱于人，怎么就不把这些爱捣乱的人统统赶走！太阳眼看就要沉下去了，我纳闷我的听差还不见回来。

第二场 阿耳席波，艾辣斯特。

阿耳席波 你好。

艾辣斯特⁽²⁶⁾ 什么？总有人跟我的爱情作对！

阿耳席波 侯爵，安慰安慰我吧。昨天我和一个叫散·布万的，在一起玩皮盖⁽²⁷⁾，我一点也没有搁在心上，结果输了一个希奇古怪。我输惨啦，从昨天起，我就一肚子气闷，巴不得斗牌的人全叫鬼抓了去，我自己也在人来人往的地方上吊。再有两分我就赢了；对于想赢还得六十分。我发过牌，他一看只有六分好拿，求我重发一回。我看自己花色挺全，就一口回绝了。我的牌是梅花爱司（看我有多倒楣吧）、红桃爱司、国王、王子、十点和八点，我的目的是在赢分，所以换牌的时候，我就去了方块王后和国王、黑桃王后和十点。我有五张红桃，又换进来红桃王后，变成最好的大顺。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对手有方块爱司，又在牌桌上打出六张小顺来。

我把方块国王和王后在换牌的时候换掉了，可是我一想，他得打六十分才赢，也就心放宽了。起码两分我总相信自己是做得到的。他有七张方块，四张黑桃，可是他打出来一张黑桃的时候，我那两张爱司，我不晓得留哪一张好了。我去了红桃爱司，留下梅花爱司，觉得自己挺对，可是他早就在换牌的时候，一气换掉了四张梅花，所以打到末一张牌，一张鸡心小六就赢了我的梅花爱司，来了一个满堂红，六十分之外，又多饶上了四十分。⁽²⁸⁾我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家伙！你倒说说看，我怎么输得这么冤？除非亲眼看见，谁能相信啊？

艾辣斯特 赌场最看得出命运捉弄人了。

阿耳席波 家伙！你倒说说看，我错在哪儿，我该不该生气。我们斗的那两副牌，我特地带在身上，这就是。看，这是我原来的牌，我对你说过，这是……

艾辣斯特 我单听你讲，就全听出来了。你有理由生气，不过我还有别的事要做，非离开你不可。再会。别尽着难过啦。

阿耳席波 谁，我？我永远忘不了这次打击，这比雷劈了我还要命。我要讲给世上人全知道。（他走出，又回来，一边想，一边说。）一张红桃小六！两分！

艾辣斯特 我是在什么地方？转来转去，总有傻瓜打搅。⁽²⁹⁾啊！你可让我等得心焦死啦！

第三场 大山，艾辣斯特。

大山 老爷，我不能再快啦。

艾辣斯特 你倒是给我带了什么消息来没有？

大山 你心爱的美人有话吩咐下来，我当然有话回禀。

艾辣斯特 什么话？我恨不得马上听到。说吧。

大 山 您要我告诉您？

艾辣斯特 是啊，你就快说吧。

大 山 老爷，请您等一等。我是一路跑来的，简直气都喘不过来了。

艾辣斯特 你故意要我等着，看了开心啊？

大 山 美人吩咐我的话，您既然是马上就想知道，我就告诉您……真的，不是我夸口，我跑了许多地方才找到她的。要是……

艾辣斯特 瘟死你！别瞎扯啦！

大 山 啊！压压火性才是，塞耐加⁽³⁰⁾说过……

艾辣斯特 塞耐加到了你嘴上，不是傻瓜也是傻瓜，因为他说的话，跟我现在全不相关。告诉我，她吩咐了些什么，快。

大 山 你的奥尔菲丝，为了满足您的愿望……您的头发里面有一个虫儿。

艾辣斯特 由它去。

大 山 美人要我告诉您……

艾辣斯特 什么？

大 山 您猜猜看。

艾辣斯特 你知道不知道，我不高兴开玩笑？

大 山 她吩咐我说，您就在这地方等她，她一离开内地来的几个女的，就看您来，不会多担搁的。这些女人一见是出入宫廷的人，就死缠着不放。

艾辣斯特 那么，我们就在她挑定的地点等下去吧。不过，我这期间还有一点闲暇，你先让我一个人在这儿等好了。有一个曲子她挺喜欢，我想把词填出来。

第四场

奥朗特，克丽麦娜，艾辣斯特。

奥朗特 人人会同意我的见解的。

克丽麦娜 你以为固执己见就会取胜吗？

奥朗特 我相信我比你更有理由。

克丽麦娜 我希望有人听听看。

奥朗特 我看见一位不是外行的先生，一定会给我们判断谁是谁非。侯爵，对不住，一句话：我们两个人有一件事，争执不下，请你判断判断看。问题就是怎么样才算得上最完美的情人。

艾辣斯特 这种问题很难解决，你们另请高明。

奥朗特 不，你说这话只是白说；你有才情，我们久已闻名了。我们晓得人人把你看做……

艾辣斯特 哎！请你就别说下去了……

奥朗特 总而言之，你当我们的仲裁人，我们先占你两三分钟工夫。

克丽麦娜⁽³¹⁾ 你请的仲裁人，不会说你对的，因为，我要是看人没有看错了的话，先生一定赞成我的理由。

艾辣斯特⁽³²⁾ 我怎么就没有提醒我那混账听差，编两句话，救我出去！

奥朗特⁽³³⁾ 对他的才情，我这方面有许多很好的证据，所以我不相信他会对我不利。⁽³⁴⁾ 说来说去，我们之间的重大争论就是：一个情人该不该妒忌。

克丽麦娜 是的，把我的思想和你的思想说得更清楚些，就是谁讨对方喜欢，是妒忌的人，还是不妒忌的人？

奥朗特 我这方面认为是后一种人。

克丽麦娜 我的主张是前一种人。

奥朗特 我认为得到我们称赞的，应当是敬意最大的人。

克丽麦娜 我觉得我们如果欣赏的话，应当是爱情最多的人。

奥朗特 对；不过，一个人表现热情，在敬意上要比在妒忌上好多了。

克丽麦娜 我的见解是：谁最妒忌，谁就最爱我们。

奥朗特 才不！有些人做情人，爱对方就和恨对方一样，他们的敬意，还有他们的好心，也只是永远招对方讨厌，这种人，克丽麦娜，你还是别同我讲起的好。再小不过的小事，他们也看成罪大恶极；他们不说自己眼睛瞎，倒把人家说成存心不良，哪怕是眼珠子一转，也要交代明白。他们一见我们的眼睛显出一点快活的意味，就认为是他们的情敌兜起来的。总而言之，他们把他们的热狂看成一种权利，不说话便罢，说起话来，就同你争吵。他们不嫌冒昧，禁止任何人和你来往，表面上说我们征服了他们，其实他们倒做了我们的暴君。所以我要情人全有敬意：他们只有服从，才能衬托出来我们的威势。

克丽麦娜 才不！有些人做情人，对我们丝毫没有热情。这种人，你还是别同我说起的好。这种不冷不热的情人，心平气和，把事情看得就像铁定了似的，信心十足，不怕丢掉我们，由着他们的爱情酣睡，不光同他们的情敌称兄道弟，还四门大开，看着情敌长驱直入。他们爱我们爱得那样安静，我一想到就生气。所以不妒忌就说不上爱。我希望一个情人，证明他有热情，就该时时刻刻起疑心才是，说急就急，说怒就怒，显出他对情人一百二十分看重。我欣赏他这样疑神疑鬼。万一他待我们偶尔太野蛮了，可是一看他那般可爱，跪在我们脚跟前，说他不该发臭脾气，求我们饶恕，又是伤心，又是流眼泪，恨自己怎么会得罪了我们，我们就像着了魔一样，不息怒也息怒了。

奥朗特 假如讨你欢心，只要发脾气就成，那太容易办到了，我晓得巴黎有许多男人专爱打老婆。

克丽麦娜 假如讨你欢心，只要永远不妒忌就成，我晓得有些男人对你就很方便；他们爱归爱，可是一点脾气也没有，见你倒在一群男人怀里，决不难过。

奥朗特⁽³⁵⁾ 你觉得哪一种爱情好，现在你就宣判吧。⁽³⁶⁾

艾辣斯特 既然不宣判，我脱不了身，我就同时来满足满足你们吧。你们认为好的，我并不说坏。我的看法是：妒忌的人爱得最热，不妒忌的人爱得最好。

克丽麦娜 话说得非常聪明，不过……

艾辣斯特 够啦，我没有话添啦。我请你们放我走吧。

第五场 奥尔菲丝，艾辣斯特。

艾辣斯特 小姐，你来的可真慢啦，我觉得……

奥尔菲丝 不，不，你们谈得有趣，还是谈下去吧。你用不着怪我来得太晚，⁽³⁷⁾我就是不来，你也有人陪你。

艾辣斯特 无踪无影的事，你怎么也好生我的气？我正在活受罪，你倒怪起我来了。啊！求你了，等……

奥尔菲丝 放我走，求你啦，你还是追你的好伴儿去吧。（她走出。）

艾辣斯特 天呀！这些男女讨厌鬼，今天简直是勾结好了，破坏我的好事！不过，她不理我也罢，我还是追下去，把我的冤枉给她解释清楚。

第六场 道琅特，艾辣斯特。

道琅特 啊，侯爵，我们兴会淋漓，正在行乐，可是见天就有讨厌鬼打搅！你知道我打猎打得好好的，有一个傻瓜……我一定要把详细情形讲给你听。

艾辣斯特 我正要找一个人去，待一下来听你讲。

道琅特 家伙，我就是一边走，也要讲给你听。我们昨天组织好一个猎队，去打一只公鹿。我们先在当地住下来，就是说，我的亲爱的，在森林顶深的地方。我这人挺喜欢这种游戏，所以我要亲自到树林子里头，把应有的工作准备好⁽³⁸⁾。我们大家商量好了，把力量集中在一只公鹿身上，据说这是一只起码有七岁大的公鹿⁽³⁹⁾，可是，我的看法不一样，认为它只是一只三岁大的公鹿，理由我也就不必细说了。我们照规矩，给狗分配好了岗位，急急忙忙吃了几颗新鲜鸡蛋当早点，就见来了一位土里土气的乡绅，带着一把长剑，傲形于色，骑着一匹育马的母马，他把它叫做他的好母马，过来和我们打招呼，更气人的是，他把一个和他一样蠢的笨蛋儿子介绍给我们。他说自己是一个打猎的好手，求我们大家答应他和我们一道打猎。上帝保佑打猎的好手，别都像他一样，带一只他乱吹的小喇叭⁽⁴⁰⁾，后头跟十条一身疥疮的小狗，说成“我的狗队”，把自己吹成了了不起的猎人！我们见他有本事，就答应了他。我们在掰下来的树枝子底下埋伏好了。在有三条拉狗绳子长的地方，嘻！公鹿在狗前头出现了。我喊狗追，拚命吹号角。我那只公鹿出了树林子，在相当宽阔的田野上跑，我那些狗在后头追，可是聚在一道，一件紧上身就好把狗全盖在底下。公鹿回到森林里头。于是，我们放出老狗⁽⁴¹⁾追它。我这时候急忙跨上我的栗子颜色马。你见过它吧？

艾辣斯特 没有吧，我想。

道琅特 怎么？这匹马又好又漂亮，是我前些日子从贾渥⁽⁴²⁾那边买来的。他一向看重我，你就知道他会不会骗我了，所以我就买下来了。说实话，他卖的马数它好，数它美。巴尔巴里马⁽⁴³⁾的头，当中一颗形象分明的星星，天鹅脖子，又细又直，像兔子一样没有肩

膀，膝盖弯子短，走动起来，生龙活虎一般！还有蹄子，家伙！蹄子！背平平的，分开了腰（说实话，只我一个人有办法驾驭它，贾渥的小·约翰⁽⁴⁴⁾，看上去虽然装得满不在乎，可是骑上去的时候，直打哆嗦），马屁股宽宽的就没有一匹马比得上；还有后腿，我的上帝！一句话，没的说！你听我说，国王给我一百皮司陶耳，外饶一匹马，我也不换。话说回来，我骑在马上头，眉飞色舞，喜笑颜开，望着狗还在田野抄近赶公鹿。我追着追着，追到树林子一个偏僻幽深的地方，我一个人和德莱卡⁽⁴⁵⁾在狗后头。我们有一小时，在这地方搜寻公鹿。我喊狗追，响得什么也似的，总而言之，打猎的人没有比我再开心的啦。我一个人把公鹿逼了出来，眼看万事如意，就见有一只小公鹿给我们的公鹿做伴，我的狗有一部分跑开了去追小公鹿。侯爵，你想象得出来，它们惶惶无主，就连飞漏⁽⁴⁶⁾也不晓得怎么办好了。忽然之间，它换了方向，认准了路，我高兴得什么也似的，又是喊，又是吹号筒：“飞漏！飞漏！”我在高冈子上头发现公鹿的脚印，欢欢喜喜，自自在在，又吹起了号角。有些狗回到我跟前，可是事不凑巧，侯爵，小公鹿从我那位乡绅跟前跑过去了。于是冒失鬼拚命吹小喇叭，扯嗓子喊：“达尤！达尤！达尤！”⁽⁴⁷⁾我的狗全离开我，去了傻瓜那边。我赶到前头，发现路上还有公鹿的蹄印子，可是我朝地面一望，我的亲爱的，就看出狗追错了鹿，我这一伤心，就像死了爹妈一样。我想尽方法叫他明白，我追的那只公鹿和他追的那只公鹿，蹄印子不一样，可是不起作用，糊涂虫照样糊涂，坚持追的是开头追的那只公鹿。我们这样一争不要紧，狗这时候已经跑远了。我气得不得了，一边暗暗骂这家伙，一边打着我的马跑，不顾地势高低，跳过胳膊一样粗的树林子，折了也不管它，又把狗带到原来路上。狗又追下公鹿去了，就像看见了它一样，我甭提有多喜欢了。公鹿又在逃命；可是，你猜怎么着？对你实说了吧，亲爱的侯爵，活活把我一气一个死。我追的那只公鹿，从蠢家伙前头跑过，他以为这样做才算得一个打猎的好手，他在马鞍前头搁了一管手枪，就见不偏不倚，一子弹打在公

鹿头正中，还远远对我喊着：“啊！我把鹿放躺啦！”我的上帝！谁从来听说过猎公鹿用手枪的？所以我一赶过去，看见他打猎不照规矩，一怒之下，两只刺马钐踢着我的马，一直跑回家，不高兴和这傻瓜打一句交道。

艾辣斯特 你做得再对不过，像你这样聪明的，就世上少有。跟讨厌鬼分手，就该这样才对。再会。

道琅特 你有兴致的话，我们一道打猎去，到一个不会遇见打猎的乡绅的地方。

艾辣斯特 好得很。⁽⁴⁸⁾简直要把我急坏啦。赶快想法子找我的美人，把话说开了罢。

第二幕 舞剧

第一场

有些滚地球的人，为了滚球，一边测量，一边争执，过来把他拦住。他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摆脱开。他们舞着一种复合步伐，全是做这种游戏经常应有的种种姿态。

第二场

一些投石的儿童过来打断了他们，随后他们又被赶走了。

第三场

男修鞋匠与女修鞋匠，还有他们的父亲和别人，他们也被赶走了。

第四场

一个花匠独舞，然后退出，把地方留给第三幕。

第三幕

第一场

艾辣斯特，大山。

艾辣斯特 不错，我在一方面有了成就，我心爱的小姐你算息了怒；可是另一方面，我又遇到了困难，老天爷心狠，对我的爱情设下重重阻碍。是的，大密斯、她的保护人，我的最大的讨厌鬼，又在加强反对我的最甜蜜的愿望。他不许他的可爱的侄女看我，还打算在明天把她嫁给别人。可是，奥尔菲丝不管他禁止不禁止，答应今天晚晌和我在她家私下相会。爱情特别欣赏幽期密约，障碍也就是滋长双方的欢愉。和心爱的美人会面，得不到许可，结局就是：匆匆一面，也成了无上幸福。我现在去赴幽会，眼看时间就要到了，我宁可早到，也不情愿迟到。

大 山 要不要我跟着您？

艾辣斯特 不要，你这样一跟不要紧，人家倒认出我来了。

大 山 不过……

艾辣斯特 我就是不要。

大 山 我听您的吩咐就是，不过，我在老远的地方跟，不至于就……

艾辣斯特 我说了几十回了，你住口不住口？你做听差怎么老是这样不识相，就永远改不过来？

第二场

卡利提代斯，艾辣斯特。

卡利提代斯 先生，时间不作美，见你的荣誉我就很难到手：早晨走访，应当是最相宜了，可是会到你，也不那么容易，因为你总在睡觉，要不就是出门了，至少尊介这样告诉我来的。所以我能现在遇到你，的确幸运，简直幸运之至，因为再迟上两分钟，我又要见不到你了。

艾辣斯特 先生，你找我有何事？

卡利提代斯 先生，我来向你表示我对你的敬意……请你……原谅我的冒昧，假如……

艾辣斯特 别客气了，你有什么话说？

卡利提代斯 人人誉扬你，说你有身份，有才情，见义勇为……

艾辣斯特 对，人家誉扬我。

卡利提代斯 先生，一个人自己介绍自己，非常难以出口，所以就该永远有人，在王公大人面前，善为说辞，帮我们的小才能吹嘘两句，打动他的心才是。一言以蔽之，先生，我希望有人晓得我的来历，向你引见。

艾辣斯特 先生，你是什么样人，就凭你对我说话的这种方式，我也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卡利提代斯 是的，我是一位仰慕先生德高望重的学者，不是那种名字有“屋斯”的学者，照拉丁语尾取名字，再也寻常不过，可是做希腊装束，就好看多了，所以我为了名字末了有一个“艾斯”，就把自己叫成了卡利提代斯。

艾辣斯特 就叫卡利提代斯好了。你想说什么？

卡利提代斯 先生，我有一份表章，希望读给你听，同时像你这样在朝廷有地位的人，我斗胆求你，呈上国王过一下目。

艾辣斯特 哎！先生，你自己就好呈上的。

卡利提代斯 不错，圣恩浩荡，俯听民情，可是有许多恶劣表章，先生，就是利用圣上这种天高地厚的仁心呈上去的，闹到后来，就连好表章也难以上达天听了。所以我万分希望能在国王是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呈上我的表章。

艾辣斯特 好啊！能做到的。你耐心等着好了。

卡利提代斯 啊！先生，传达官先是杀不过去的关口！他们就不拿学者当人看。照他们待我那副穷凶极恶的模样，我也就只有望宫门而兴叹了。不过我没有完全丧失希望，因为我相信你是我在圣驾前的米西那斯⁽⁴⁹⁾。是啊，你的信用就是一种安全的保证……

艾辣斯特 好吧！给我，我呈上去就是了。

卡利提代斯 这就是，不过，请你听我读一遍。

艾辣斯特 不必……

卡利提代斯 先生，我求你听我读一遍，你听了，也就知道上面说些什么了。

“上国王书

陛下：

你的极谦逊、极服从、极忠诚和极渊博的臣子卡利提代斯（法兰西是他的国家，希腊是他的职业），发现住宅、商店、酒馆、槌球场，以及京城巴黎其他场所的字号，错误百出，荒谬已极，而这些字号的无知作者，以其不学无术、遗毒无穷、可憎可恨的拚字，摧毁一切感性与理性，无视语原学，类似学、能力学或任何寓言学，引起文坛与法兰西国家的公愤。由于这些谬误和愚蠢的错乱，法兰西国家名誉扫地，貽笑外邦，尤其是嗜读字号，钻研不懈的德意志人……”

艾辣斯特 表章很长，圣上可能不喜欢的。

卡利提代斯 啊！先生，一字不能改易。

艾辣斯特 快念完了吧。

卡利提代斯 （继续。）“所以我诚惶诚恐，恳求陛下，为国家的福利和圣治的荣誉，设立一关于这类字号的监察官、督察官、纠查官、审核官与总修复官，并考虑声请人学问渊博，予以任命，因为他对国家和陛下立有巨大而又显赫的功绩，用各种语言变换陛下的名称，如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叙利亚文、沙尔代文⁽⁵⁰⁾、阿拉伯文……”

艾辣斯特 （打断。）很好。快给我，回避了吧。放心好了，国王会看到的。

卡利提代斯 哎呀！先生，我请你做的，就是呈上我的表章。只要国王看到，我相信一定成功。圣上判事如神，一向正确无比，决不会拒绝我的请求。还有，我要让你名满天下，请你写下你的名姓吧。我希望拿你的名姓的字母写成凤顶格⁽⁵¹⁾，在每行的开头、中腰和末尾出现。

艾辣斯特 对，卡利提代斯先生，你明天会有的⁽⁵²⁾。真的，像他那样的学者，活脱脱就是一头蠢驴。换一个时间，看见他的傻模样，我会笑坏了的……

第三场

奥尔曼，艾辣斯特。

奥尔曼 我有大事在身，可是我不愿意在他走开以前说给你听。

艾辣斯特 很好！不过快些说吧，因为我要走了。

奥尔曼 先生，我敢说离开你的那个家伙，一定把你腻味死了：这是一个老讨厌，头脑不清，我一看见他，总找借口把他打发掉。人在槌球场，卢森堡公园，杜伊勒里花园，听他讲梦话，听得头也疼了。

像你这样的人，就该避开这些没有用处的学究，不打交道才是。就我来说，先生，我不担心你会讨厌我，因为我是帮你发财来的。

艾辣斯特⁽⁵³⁾ 原来是一个炼金子的，自己是穷光蛋，可是总答应你能大发其财。⁽⁵⁴⁾先生，能帮帝王致富的点金石，你一定找到了吧？

奥尔曼 哎呀！你想到哪儿去啦？先生，上帝保佑我，不当那种傻瓜！我对空中楼阁，丝毫不感兴趣，我告诉你的，是一种保证可以实现的计划，我一向严守秘密，不露半句风声，可是我希望你拿我的建议转禀国王知道，也就只好告诉你了。我的建议不是那些财政总监们也听够了的愚蠢计划、空洞想法。也不是那些可怜相建议，顶多也就是两三千万进项。我的计划不同了，每年就拿最少的数目来说吧，也能给国王带四亿现款进来，而且顺顺当当，用不着冒险，用不着疑神疑鬼，也用不着丝毫压榨老百姓。总而言之，我的建议招财进宝，源源无穷，单听头一句话，就知道是行得通的。是啊，只要你助我一臂之力……

艾辣斯特 好，我现在有急事在身，回头再谈。

奥尔曼 你只要答应我保守秘密，我就把这重大建议告诉你。

艾辣斯特 不，不，我不想知道你的秘密。

奥尔曼 先生，我相信你为人持重，不会讲出去的，所以我愿意老老实实、简简单单，把秘密告诉你。倒要当心附近有没有人听了去。⁽⁵⁵⁾我想出来的这个绝妙建议就是……

艾辣斯特 先生，离远点，你自己明白。

奥尔曼 用不着我讲，你就知道，国王每年从海港得到很多好处。我的建议虽然没有人想到，可是行起来，却也方便，就是把法兰西的海岸全部变成出名的海港。这可以增加一笔绝大的收入，如果……

艾辣斯特 建议是好的，国王听了，一定喜欢。再会，改天见。

奥尔曼 说什么你也要支持我，争取第一个讲给国王知道。

艾辣斯特 对，对。

奥尔曼 先生方便的话，借我两个皮司陶耳，将来我得到奖金就还给……

艾辣斯特⁽⁵⁶⁾ 好，请。⁽⁵⁷⁾但愿上帝保佑，我能这样摆脱个个讨厌鬼！看他们来得多不是时候！我想我终于可以走啦。不会再有人打扰了罢！

第四场 费兰特，艾辣斯特。

费兰特 侯爵，我方才听到一件怪事。

艾辣斯特 什么？

费兰特 方才有人跟你争吵来的。

艾辣斯特 跟我？

费兰特 你否认也没有用。我从正当方面听到，有人送信给你，要和你决斗。我是你的朋友，凭他千军万马，我也不怕后果，效命来了。

艾辣斯特 我感谢你，不过，你要知道，我……

费兰特 你不承认，可是你出来不带听差，就瞒不了人。所以你在城里也罢，到乡间也罢，随你去什么地方，我也要陪你。

艾辣斯特⁽⁵⁸⁾ 啊，我要疯啦！

费兰特 你瞒我有什么用？

艾辣斯特 我对你赌咒，侯爵，人家把你骗啦。

费兰特 你赖不掉。

艾辣斯特 我要是跟人吵过嘴，雷劈了我……

费兰特 你以为我信你的话吗？

艾辣斯特 哎，我的上帝，我告诉你，我不骗你……

费兰特 别以为我是傻瓜，轻易会上你的当。

艾辣斯特 你不相信？

费兰特 不。

艾辣斯特 我求你了，离开我。

费兰特 决不，侯爵。

艾辣斯特 今天黄昏，我和情人有一个约会……

费兰特 我不离开你，你去哪儿，我跟到哪儿。

艾辣斯特 家伙！你要我跟人吵架，为了满足你这份热心，我答应跟人吵架就是。这就是跟你吵架，因为你把我气坏了，我说什么好坏也脱不开身子。

费兰特 你这样接受朋友的好意，太不应该了，不过，你既然不表欢迎，就再会吧：但愿你没有我，能一个人办好了事。

艾辣斯特 你离开我，就成了我的朋友。⁽⁵⁹⁾看我这份苦命！倒楣事一桩又一桩，就完不了，眼看约会的时间也要过了。

第五场

大密斯，酸枣，艾辣斯特，河流⁽⁶⁰⁾。

大密斯⁽⁶¹⁾ 什么？不管我反对不反对，坏蛋硬要把她弄到手！我这一怒啊，他就成不了事。

艾辣斯特⁽⁶²⁾ 我望见奥尔菲丝门口有人。什么？她应下我的好事，总有人捣乱！

大密斯⁽⁶³⁾ 是的，我晓得我的侄女，不顾我日常吩咐，约好艾辣斯特，今天晚晌在家里私下见面。

河 流⁽⁶⁴⁾ 我听见这些人讲起我们的主人。轻轻溜过去，别让他们觉了出来。

大密斯 可是不等他达到目的，我先收拾他的性命。他不拿我当人，我就叫他尝尝我的厉害。去叫方才我对你说起的那些人来，埋伏在我指定的地点，一听见艾辣斯特的名字，就准备好了给我出气，打断他的幽会，拿他自己的血浇灭他的有罪的爱焰。⁽⁶⁵⁾

河 流 （和他的伙伴攻打他。）坏蛋，你想拿他出气呀，先应付应付我们看。

艾辣斯特 （拿起他的宝剑。）他虽然存心害我，可是救出我的情人的叔父，在我也是义不容辞。（向大密斯。）先生，我救你来了。

大密斯 （在他们逃走以后。）天呀！我眼看死定了，是谁救下我的性命？谁是我的救命恩人？

艾辣斯特 没有什么，理当效劳。

大密斯 天呀！我也好相信我的耳朵？莫非是艾辣斯特救下我的……？

艾辣斯特 对，对，先生，是我，救下你的性命，我太走运；可是被你所憎恨，我又未免太不幸了。

大密斯 什么？我一心一意想害死的人，就是救我性命的人？啊！我太感动啦：我再也狠不下这个心啦。不管你今晚晌来这儿存的是什么心，你这种见义勇为的意外行事，打消掉我的种种仇恨。我不应该闹意气。想起我的过错，我就脸红。委屈你也委屈得太久了。为了从严惩罚我的憎恨，今天晚晌我就满足你的心愿。

第六场

奥尔菲丝，大密斯，艾辣斯特，侍从⁽⁶⁶⁾。

奥尔菲丝 （举着一枝银烛台。）先生，出了什么乱子，闹得那样可怕……？

大密斯 侄女，没有比这乱子再称心的了，我从前怪你找错了对象，可是现在我倒答应艾辣斯特做你的丈夫啦。他救下我的性命，我要你嫁给他，代我报答他的大恩。

奥尔菲丝 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为了报答他的大恩，我同意嫁他就是。

艾辣斯特 我说什么也想不到会有这种好收场，我高兴得简直疑心自己是在做梦了。

大密斯 为了庆祝你的幸福的未来，我们的提琴手就来娱乐娱乐我们罢。

（提琴手正要奏乐，就见有人拚命砸门。）

艾辣斯特 谁砸门砸得这样凶？

酸 枣 老爷，是那些戴面具的。他们还带了弦子和巴司克人的鼓⁽⁶⁷⁾。

（戴面具的人们进来，占有全部地点。）

艾辣斯特 什么？又来了讨厌鬼！喂！瑞士门警⁽⁶⁸⁾，这儿来，把这些叫化子给我赶走。

第三幕 舞剧

第一场

一些瑞士门警，拿着他们的长钺，赶走所有讨厌的戴面具的人们，然后退出，把空地留给第二场的人们自由自在地跳舞。

末 场

四个男牧羊人和一个女牧羊人，翩翩起舞，结束全部娱乐。观众觉得他们跳得相当美妙。

- (1) 原作是诗体。1661年8月写出，同年11月4日首演。
- (2) 指第二幕第七场。相传《讨厌鬼》首次演出，国王指着专爱打猎的斯瓦古尔（Soyecourt）侯爵，对莫里哀说“这是一个怪人，你还没有写过”，建议把他也写进去。莫里哀很快就应命写出了猎公鹿这场好戏。
- (3) “按照法则”来笑，显然是在讽刺学究。参看《太太学堂的批评》的第六场。
- (4) “大作家”意指高乃依。他在1660年印行戏剧集三册。每册之前，有一篇“讲话”（Discours），同时每一出戏有一篇“审查”（Examen）。
- (5) 意指古希腊喜剧，特别是阿里斯托芬的作品。
- (6) Naiade，由玛德兰·贝雅尔饰演。
- (7) Pellisson（1624—1693），法国文学家。上演《讨厌鬼》的时候，他是财政总监福该（Fouquet）的第一助理。路易十四在福该举行联欢，招待王室之后，立即下令逮捕福该，玻立松也被关在监狱。路易十四在1666年，又邀他做他的史官。这首歌颂路易十四的序诗，我们没有译出。

在水仙朗诵中间，从树木和半身石像里面，出来一群男女小仙。她读完序诗，带走一部分小仙，留下一部分随着提琴和牧笛的节奏跳舞。

- (8) “序幕”后，根据1734年版，补加：“舞台表现一个界石和好几座泉水的花园。一个水仙（走出水来，在一个贝壳里）。”下面的话由她独白。
- (9) Terme，罗马神话中一个小神，管理田界，石柱顶端有一个半身像。
- (10) Dodone，古希腊埃皮鲁斯（Epirus）的一个城市，有宙斯庙，附近橡树林的声响被作为预言来解释。埃皮鲁斯在马其顿之南。
- (11) 根据1734年版，人物分列如下：

喜剧演员	
大密斯	奥尔菲丝的保护人。
奥尔菲丝	
艾辣斯特	奥尔菲丝的情人。
阿耳席道	} 讨厌鬼
李桑德	
阿耳冈德	
阿耳席波	
奥朗特	
克丽麦娜	
道琅特	
卡利提代斯	
奥尔曼	
费兰特	

大 山	艾辣斯特的听差。
酸 枣	大密斯的听差。
河流和艾辣斯特另外两个听差。	
舞剧演员	

第一幕	{ 玩槌球的人们 好奇的人们
第二幕	{ 滚地球的人们 投石的人们 修理旧鞋的男鞋匠与女鞋匠 一个花匠
第三幕	{ 门警们 四个男牧羊人 一个女牧羊人

(12) 听差取大山、酸枣、河流这种名字，是当时的习俗。

(13) 根据莫里哀的财产目录（他死后，别人编制的），他在《讨厌鬼》里面扮演了至少有三个角色：一个是学究卡利提代斯，一个是爱打猎的道琅特，一个是侯爵。问题是他演哪一个侯爵，阿耳席波？还是李桑德？还是两个都演？然而就侯爵衣着而论，目录上却只有一套。他们的衣着是：“《讨厌鬼》的侯爵的服装，内有一条宽绰如裙的短裤（Rhingrave），有道道蓝色与曙色的缎料，缀着许多肉色、黄色饰物和柯尔伯花边；柯尔伯花边料紧上身，缀着红罌粟色带子；丝袜和袜带。同戏卡利提代斯的服装，有贴花的斗篷和呢裤，一件有花洞眼的紧上身。道琅特的服装是，打猎用的兜腰短大衣，腰刀和腰带，短大衣缀着银绿袖章，一双鹿皮手套，一双花边口普通质料的袜筒。共值五十法郎……”

- (14) 根据1734年版，加添：“景在巴黎”。马艾劳的《札记》有这样的记载：“需要一副扑克牌、一枝烛台、假刀。背景是树木。”
- (15) 贵人喜欢出较高代价（半个金路易，也就是五法郎），坐在舞台两侧看戏。莫里哀非常厌恨这种制度，参看《太太学堂的批评》第五场。直到1759年，剧场才取消这种制度。
- (16) galèche，一种敞篷轻便四轮马车，上演《讨厌鬼》的时候，兴起不久。一般乘坐的是“喀乃赦”（Calèche）。
- (17) un duc et pair，参加巴黎最高法院工作的大贵族。
- (18) Rabat，前胸领口底下一装饰：一小幅黑布分成两块相等的长方形，四周滚一道小白边。
- (19) 贵人随身都带一把牛角梳子。听差同样也带一把伺候。
- (2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奥尔菲丝在舞台后部走过，阿耳席道搀着她。”
- (21) courante，一种行动徐缓的三拍舞曲，一对男女在舞会开始的时候跳。路易十四很喜欢它，十八世纪后半叶，又有别的舞曲起而代之。
- (22) Jean-Baptiste Lulli（1633—1687），法国歌剧的创始人，他虽然生在意大利，但是从十二三岁起，就到了巴黎。他得到路易十四的赏识，给莫里哀的喜剧——舞剧做伴奏，莫里哀晚年很受他的排挤。莫里哀一死，他就得到路易十四的允许，把莫里哀的剧团赶出王宫剧场。

李桑德的“古朗特”舞曲，其实就是吕里写的。

- (2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奥尔菲丝走出。）”
- (24) 决斗是违法的，做副手同样受到严厉惩罚，因为当时做副手的也参加决斗。1651年，法令规定，即使待在一旁看决斗的人，也要受到剥夺官职、爵位和津贴的处分，财产也要没收四分之一。
- (25) 根据1734年版，这里另分一场，只有大山和艾辣斯特在场。
- (26)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27) Piquet，一种扑克牌戏。在莫里哀时代，两个人玩，共三十六张，去掉五点、四点、三点与二点。双方每人得牌十二张，桌上留牌十二张，头家有换八张牌（可以少换）的权利，二家有换四张（最少）的权利。赢到一百分为满分。
- (28) 散·布万取得先出牌的权利，打败阿耳席波的红桃大顺。他赢了一个满堂红，本分之外，再加四十分，超过一百分了，阿耳席波一分也没抢到手。
- (29) 根据1734年版，这里另分一场，下一句话是对大山说的。

- (30) Sénèque（前约计4—65）是罗马帝国时期哲学家与悲剧作家，有《论怒》（*De Ira*）一书，共三卷。
- (3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奥朗特。）”
- (32)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丽麦娜。）”
- (3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艾辣斯特。）”
- (35) 应当加添“（向艾辣斯特。）”
- (3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奥尔菲丝在舞台后部出现，看见艾辣斯特在奥朗特和克丽麦娜中间。）”
- (37)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走出的奥朗特和克丽麦娜。）”
- (38) 打前站的工作，平时是让听差去做。
- (39) 原文是“十个犄角的公鹿”。
- (40) buchet，号角的一种，声尖而远，一般是驿夫用，当时打猎已经不时兴了。
- (41) 猎狗分成两队，年轻力壮的一队打先锋，年老力衰的一队打接应。
- (42) 根据莫里哀的注解，贾渥（Gaveau）是“宫廷有名的马贩”。
- (43) 巴尔巴里指非洲北部沿地中海一带地域。
- (44) 小·约翰是马贩驯烈马的马夫。
- (45) 根据莫里哀的注解，德莱卡（Drécar）是“著名的猎狗管理员”。
- (46) Finaut，猎狗名。
- (47) tayaut，鼓励猎狗的呼声。
- (48)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49) Mécène（前74—8）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大富商。他是奥古斯督皇帝的朋友。大诗人维吉尔和贺拉斯都受过他的保护，一般用为“文艺保护人”。
- (50) Chaldéen，古巴比伦语言的一种。
- (51) “凤顶格”是中国诗，一种嵌字游戏，原文是acrostiche。
- (52)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53)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旁白。）”
- (54) 根据1734年版，补加：“（高声。）”

- (55) 根据1682年版，补加：“（向艾辣斯特的耳朵。）”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张望有没有人偷听，然后凑近艾辣斯特的耳朵。）”
- (56) 根据1734年版，补加：“（给奥尔曼两个路易。）”
- (57)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58)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59)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60) 根据1734年版，上场人还有：“（和他的伙伴。）”
- (6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酸枣。）”
- (62)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6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酸枣。）”
- (64) 根据1682年版，补加：“（向他的伙伴。）”
- (65) 酸枣应当走出。
- (66) 根据1734年版，无“侍从”字样。
- (67) 巴司克人是居住在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各省的居民。鼓，即铃鼓，一面鼓皮，和我们的手鼓相仿。
- (68) 门警是瑞士人，受雇于贵族与教堂，执行门警任务。手里拿着一支长钺，挂着一把长剑。王国时期，有瑞士人服役于禁卫军，至1830年跟长支王朝一同消失。

Les Comédies de Molière

莫里哀喜剧全集

Molière

哪怕我的墨水流到
最后一滴

[法] 莫里哀 —— 著 李健吾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太太学堂⁽¹⁾

序

这出喜剧刚一上演，就有许多人攻击；可是开怀畅笑的观众拥护他，坏话再多，也挡不住它有一个使我满意的成功。

我知道有人希望我这回拿它付印⁽²⁾，来一篇序，回答回答评论家，解释解释我的作品；我对称赞它的人，毫无疑问，很是感激，他们以为我应该反驳别人的见解，维护他们的见解；不过，关于这方面的话，大部分我已经放进一篇对话的论文了，虽然我还不知道怎样处理这篇论文才好⁽³⁾。我想到写这篇对话，或者，像人家说的，这出小喜剧，是在戏上演了两三场以后。有一天黄昏，我在一家公馆，说起这种想法；有一位贵人⁽⁴⁾才名素著，辱蒙见爱，对计划马上表示相当好感，不但要我写，而且自己也要写；想不到过了两天，他真掏出一篇东西给我看，说实话，文思高妙，不是我写得出来的，只是有些地方，太夸奖我了，我怕演出来，马上会有人讥笑我，说戏里的誉扬，是我求出来的。我原来已经动笔了，表示尊重，也就没有写完它。我不晓得拿它写成什么，可是天天有许多人催我写出来；也正由于自己思想不定，我才没有拿批评里的话放进序来，防备有一天我决计用它。万一非演不可，我再说一遍，也只是某些人心怀不满，一味苛求，得罪公众，我帮公众出气罢了。因为，就我来说，喜剧演出成功，我就认为相当出气了。我希望我今后写出来的东西，他们一视同仁，一般看待，假定此外也都一样。

人 物

阿尔诺耳弗 也就是德·拉·树桩先生。

阿涅丝⁽⁵⁾ 阿尔诺耳弗抚养的天真姑娘。

奥拉斯 阿涅丝的情人。

阿 南 乡下人、阿尔诺耳弗的听差。

尧尔耶特 乡下女人、阿尔诺耳弗的女仆。

克立萨耳德 阿尔诺耳弗的朋友。

昂立克 克立萨耳德的妹夫。

奥隆特 奥拉斯的父亲、阿尔诺耳弗的挚友。⁽⁶⁾

地 点

城里一个广场。⁽⁷⁾

第一幕

第一场

克立萨耳德，阿尔诺耳弗。

克立萨耳德 你说，你来就为了娶她？

阿尔诺耳弗 是的，我打算明天成亲。

克立萨耳德 这儿只有你我，我想，我们可以一块儿谈谈，不怕有人听见。你愿意我以朋友资格，把真心话讲给你听吗？我听了你的计划，为你耽足了心思。娶太太这事，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反正在你是一种很冒失的举动。

阿尔诺耳弗 你说得对，我的朋友。也许府上的事，你怕舍下也有。
我相信，只有你这种脑壳，才以为绿帽子是世上婚姻必不可少的
专有品。

克立萨耳德 绿帽子不绿帽子，全看造化，谁也难保谁不戴，我看，
只有傻瓜才在这上头操心。不过我为你耽心的倒是许多可怜丈夫
受的那种冷嘲热讽。因为我不说你也知道，大人物、小人物，没
有一个当丈夫的能逃得过你的批评；因为你最大的乐趣，就是每
到一个地方，便拿人家的私情勾当到处嚷嚷……

阿尔诺耳弗 很好。像本地丈夫这样有耐性的，世上还有第二个城
市？难道我们没有看见他们，不分贵贱高低，个个在家里受气？
有的攒下钱来，太太受用不说，还叫送他绿帽子的人一块儿受
用；有的比较走运，可也不见得就少丢脸，他看见天天有人给太
太送礼，心里没有丝毫吃醋的意思，因为太太告诉他说，送礼由
于器重她的才能⁽⁸⁾。有的吵翻了天，一点也不起作用；有的心平
气和，听其自然，看见公子驾到，恭恭敬敬，接过他的手套和斗
篷。有的太太，有一般妇女的狡猾，假意对她忠心的丈夫，泄露
她情人的秘密，丈夫信以为真，不但高枕无忧，而且可怜这位情
人枉费心机，其实人家没有枉费；有的女人乱花钱，怕人疑心她
的财路不明，就说她是要钱要来的，傻瓜丈夫感谢上帝她赢了
钱，也不想想她是怎么一个要法。总之，处处是讽刺的材料；作
为观众，我也好不笑？当着这些活王八，我能不……？

克立萨耳德 对；可是笑话旁人，也该提防旁人笑话自己。世人就爱
闲言闲语，议论眼前的事，飞短流长，津津有味；可是尽管天花
乱坠，我听了那些流言，却从来没有幸灾乐祸，沾沾自喜过。我
在这方面，相当有节制。有些丈夫，贪图安逸，凡事容忍，我也
实在看不下去，不过有些情形，我虽然反对宽大，却也没有意思
张扬出去；因为话说回来，必须提防自己变成讽刺的对象。我们

根本就不应该夸夸其谈，说什么这件事这样做相宜，那件事这样做欠妥。所以万一我的脑壳背运，也遇到尘世上这种丢脸的事，我几乎拿稳了，按照我的作法，旁人掩口笑笑，也就心满意足了；说不定我会捡到这种便宜：有些善心人，还会说我一声可惜哩。可是亲爱的朋友，你就两样了：我不妨对你再说一遍，天晓得你冒多大的风险。你对苦命的丈夫，一向不留口德，活像一条疯狗，见人就咬，所以你就该凡事仔细，不作旁人的笑柄。万一你让人家抓住一点点小辫子，就得当心人家会在闹市辱骂你……

阿尔诺耳弗 我的上帝！不劳操心，我的朋友。谁能在这上头扳倒了我，真算得上有本事啦。女人给我们绿帽子戴，用的诡计和阴谋，还有她们用什么样的妙算糊弄丈夫，我全知道；我对这种意外，早就有了防备。我娶的这个姑娘，天真到了极点，我的脑壳可以免戴绿帽子了。

克立萨耳德 你真就以为一个傻瓜女人……

阿尔诺耳弗 娶一个傻瓜，就为自己不当傻瓜⁽⁹⁾。我真诚相信，嫂夫人十分贤德；不过一个女人灵巧，并非好兆，我就知道有些男人，娶太太娶得太有才分，等于自讨苦吃。我呀，娶太太会娶一位女才子？一开口，不是小会⁽¹⁰⁾，就是小巷⁽¹¹⁾；写情书，不用散文，就用诗体；来客不是侯爵，就是才子；而我名为太太的丈夫，活像一位背时的圣者，无人理睬。不，不，我不要有才学的女子；女人写文章，知道的就比不该知道的多。我要我的女人不怎么有学问，就连什么是韵脚，也不知道。万一有人非和她“玩筐子”⁽¹²⁾不可，轮到问她：“你往里头放什么？”我要她回答：“放一块奶油蛋糕。”一句话，我要她一无所知。老实对你说了吧，对她说来，懂得祷告上帝、爱我、缝缝纺纺，也就够了。

克立萨耳德 那么，你的偏好是一个蠢女人了？

阿尔诺耳弗 正是，我宁可爱一个傻里傻气的丑八怪，也不爱一位才华出众的俏佳人。

克立萨耳德 有才，有貌……

阿尔诺耳弗 只要有德就好。

克立萨耳德 可是话说回来，你怎么能要一个傻瓜懂得什么叫作有德呢？而且一辈子和一个傻瓜待在一起，我相信，也就够腻人的了。这且不说，你以为你就保险自己不戴绿帽子了吗？有才思的女人，可能不守妇道，不过起码她也得敢作敢为。蠢女人寻常没有意思做，也没有想到做，可是就把坏事做下来了。

阿尔诺耳弗 对于这种高谈阔论，我的回答就像庞达格吕艾耳回答巴女尔吉的话一样：劝我娶一个不是傻瓜的女人，你就开导吧，你就鼓励吧，你一直讲到圣灵降临节，讲到无话可讲，你也只有干瞪眼，休想说服得了我。⁽¹³⁾

克立萨耳德 我再也不劝你就是了。

阿尔诺耳弗 各人有各人的作法。我找太太，和我干别的事一样，要照自己的想法做。我觉得自己够阔的了，我相信，很可以挑一个靠我活命的太太，处处看我的脸色，事事受我的挟制，也绝不会怪罪我，财产和门第都不如她的娘家。从她四岁起，我看见她在一群孩子当中，一副温柔和端庄的模样，就对她有意。她是一个穷人家女儿，家境困窘，我动了问她母亲要她的念头；善良的乡下女人，晓得了我的心思，也很乐意摆脱她的负担。我把她搁在一家小修道院，和世人断绝往来，按照我的方针，把她教养成人，这就是说，要求她们加意照拂，尽可能把她变成一个白痴。感谢上帝，我的希望没有落空。她长大了，心地十分简单，总算上天有眼，成全我的愿望，给了我一个称心如意的太太。所以我又把她接出来，只是我的住宅随时有各色人等进出，必须预防周

到，我让她住在一个僻静地方，就是这所房子，这儿没有一个人来看我。我怕她的善良天性受害，我给她雇的下人，也都像她一样朴实。你一定问我，“说这话干什么？”我说这话，无非是叫你知道，我已经先有过提防了。事情的结果就是：我以知己朋友的资格，请你今天和她一块儿用晚饭，我希望你能细看她一眼，看看我的选择有没有道理。

克立萨耳德 我同意来。

阿尔诺耳弗 你和她谈过话以后，就可以看出她是什么长相，她有多么天真了。

克立萨耳德 听了你方才的话，这方面就不会……

阿尔诺耳弗 我的话还跟不上实在情形。我赞叹她处处天真，有时候说起傻话来，活活把我笑死。有一天（谁能相信这是真的？），她很苦恼，过来问我，那副傻相，世上就没有第二份：小孩子是不是从耳朵眼里生出来。

克立萨耳德 阿尔诺耳弗先生，我很高兴……

阿尔诺耳弗 看你！怎么老爱叫我这个名字？

克立萨耳德 啊！叫惯了这个名字，不由自主，就顺口溜出来啦。我从来想不起叫你德·拉·树桩先生。人都四十二岁了，谁给你出的这个鬼主意，想起改名换姓，拿你田庄上一棵烂了的老树身子，当作领主姓名，在社会上用？

阿尔诺耳弗 不说这所房子是用这个名字出面的，就是在我听来，拉·树桩也比阿尔诺耳弗中听。⁽¹⁴⁾

克立萨耳德 抛开祖先的真名实姓不用，换上一个不见经传的名姓，多不应该！许多人爱这个调调儿；我就晓得有一个乡下人，叫作胖子·彼耶，（我没有意思将他比你，你不要误会。）全部产业

也只有那么一小块地，他在周围挖了一道烂泥沟，就大模大样，把自己叫作德·海岛先生。

阿尔诺耳弗 这一类例子，你就免了吧。反正我姓定了德·拉·树桩。我有我的理由，我觉得好听，叫我另一个名字，就是成心跟我过意不去。

克立萨耳德 可是有许多人还一时记不住，我就看见有人给你写信……

阿尔诺耳弗 人家不知道，我也就由它去了，可是你……

克立萨耳德 行。我们别尽在这上头吵啦。我以后多加小心，练熟了嘴，光叫你德·拉·树桩先生好了。

阿尔诺耳弗 再见。我敲门去了，我问一声好，也就是说我回来了。

克立萨耳德 （走开。）⁽¹⁵⁾说真的，我看他是一个十足的疯子。

阿尔诺耳弗⁽¹⁶⁾ 有些事他有一点想不通。也真是怪事，人人固执成见，死不让步！⁽¹⁷⁾喂！

第二场

阿南，尧尔耶特，⁽¹⁸⁾阿尔诺耳弗。

阿 南 谁在敲门？

阿尔诺耳弗 开门。⁽¹⁹⁾十天没有见到我，我想，见了我，一定喜欢得不得了。

阿 南 谁在外头？

阿尔诺耳弗 我。

阿 南 尧尔耶特！

尧尔耶特 什么事？

阿 南 开门去。

尧尔耶特 你去。

阿 南 你去。

尧尔耶特 说真的，我不去。

阿 南 我也不去。

阿尔诺耳弗 你们两下里一客气，我在外面可进不来啦！喂，喂，我求你们啦。

尧尔耶特 谁在打门？

阿尔诺耳弗 你们的主人。

尧尔耶特 阿南！

阿 南 什么事？

尧尔耶特 是老爷。快开门去。

阿 南 你开去。

尧尔耶特 我在扇火呐。

阿 南 我怕我的麻雀飞出去，叫猫吃了。

阿尔诺耳弗 你们两个人，谁不开门，谁就四天不给饭吃。啊！

尧尔耶特 我跑过来开门，你来干什么？

阿 南 凭什么该你开，不该我开？好滑稽的战料⁽²⁰⁾！

尧尔耶特 给我走开。

阿 南 偏不，你自己走开。

尧尔耶特 我要开门。

阿 南 我呀，也要开门。

尧尔耶特 你开不成。

阿 南 你也开不成。

尧尔耶特 你也不成。

阿尔诺耳弗 我现在真得有好耐性才成！

阿 南⁽²¹⁾ 老爷，应门的是我。

尧尔耶特⁽²²⁾ 是我、您的女用人。

阿 南 不看在老爷分上，我就……

阿尔诺耳弗 （挨了阿南一记耳光。）混账！

阿 南 对不起。

阿尔诺耳弗 看看这个蠢才！

阿 南 老爷，全怪她……

阿尔诺耳弗 两个人全给我住嘴，想着回我的话，别尽胡闹啦。好，
阿南，家里人都怎么样？

阿 南 老爷，我们⁽²³⁾……老爷都⁽²⁴⁾……托福上帝，我们……

〔阿尔诺耳弗三次从阿南头上摘下他的帽子。⁽²⁵⁾〕

阿尔诺耳弗 目无尊长的蠢才，在我面前回话，谁教你戴着帽子的？

阿 南 你做得对，是我错。

阿尔诺耳弗 （向阿南。）去喊阿涅丝下来。⁽²⁶⁾（向尧尔耶特。）我
不在家，她是不是闷闷不乐？

尧尔耶特 闷闷不乐？没有。

阿尔诺耳弗 没有？

尧尔耶特 有的。

阿尔诺耳弗 那么为什么……？

尧尔耶特 是呀，骗你不得好死，她时时刻刻盼你回来；门前过来马呀、驴呀、要不骡子呀，她总以为是你。

第三场

阿涅丝，尧尔耶特，阿尔诺耳弗。

阿尔诺耳弗 手里拿着活计！这是一个好表示。好！阿涅丝，我出门回来啦，你很开心吧。

阿涅丝 是呀，感谢上帝，先生。

阿尔诺耳弗 我又看见你，也很开心。看样子，你这一向都好吧？

阿涅丝 只有跳蚤，夜晚闹得我睡不好。

阿尔诺耳弗 啊！没有好久，就有人给你捉跳蚤了。

阿涅丝 那你就趁了我的心啦。

阿尔诺耳弗 我也这么想。你在做什么活？

阿涅丝 我在给自己做睡帽。你的睡衣和睡帽罩儿全做好了。

阿尔诺耳弗 啊！这就对啦。好，上楼去吧。不必难过，我马上就回来，还有要紧事告诉你。（都下去了。）时代的女英雄们哟，有学问的太太们哟，高谈情意和优美感情的妇女们哟，所有你们的诗词、你们的传奇、你们的书信、你们的情书、你们的全部学问，我敢说，没有一样比得上这种诚实、坚贞的无知。

第四场

奥拉斯，阿尔诺耳弗。

阿尔诺耳弗 我们决不应该看重财富；只要名声清白……我看见了谁？他不是？……是的，我看错了人。不对。是看错了。不，是他。奥……

奥拉斯 阿……

阿尔诺耳弗 奥拉斯。

奥拉斯 阿尔诺耳弗先生。

阿尔诺耳弗 啊！我高兴极了！你来了多久？

奥拉斯 九天。

阿尔诺耳弗 真的？

奥拉斯 我一来，就到府上看您，可是没有见着。

阿尔诺耳弗 我下乡了。

奥拉斯 对，有两天啦。(27)

阿尔诺耳弗 哦！孩子们长得真快，这才几年工夫！记得我看见你的时候，还不到这么高，想不到而今已经是一表堂堂了。

奥拉斯 净长个子啦。

阿尔诺耳弗 可是令尊奥隆特、我器重和尊敬的亲爱的好朋友，请问，在干什么？在说什么？(28)身子一直好？他晓得，他样样事，我都关心。我们四年没有见面了。

奥拉斯 尤其糟的是，我想，彼此也不通信。(29)阿尔诺耳弗先生，他比我们快活多了。我有他一封给您的信。不过他后来有一封信给我，说他也要来，什么缘故，我还不晓得。您知道，您有一位同乡，在美洲待了十四年，发了大财，新近回到本地吗？

阿尔诺耳弗 不知道。信上没有说起他的姓名？

奥拉斯 说他叫昂立克。

阿尔诺耳弗 不认识。

奥拉斯 家父对我讲，说他回来了，倒像我和他非常熟识一样；信上说：他们一道儿上路，来办一件要紧事，什么事，信上却又没有说起。⁽³⁰⁾

阿尔诺耳弗 看见他，我一定要乐坏了，我要好好儿招待招待他。

（读过信后。）朋友之间，写信不必这么客气，根本用不着这些客套。他信上即使一字不提，你也可以像用自己的钱一样，用我的钱。

奥拉斯 我这人是一个实心眼儿，顺风扯旗，现在正缺一百皮司陶耳⁽³¹⁾。

阿尔诺耳弗 说真的，你这样做，是看得起我。好得很，我身上就有这笔钱。你连钱包也拿去吧。

奥拉斯 应该……⁽³²⁾

阿尔诺耳弗 别闹这一套啦。好啊！你觉得这城市怎么样？

奥拉斯 人烟稠密，房屋富丽，我相信种种娱乐，一定也很出色。

阿尔诺耳弗 寻欢作乐，因人而异；不过就所谓风流人物来说，他们在本城会感到心满意足的，因为本城妇女好的就是搔首弄姿。棕色头发、金黄色头发，个个女子心性随和，而丈夫又都最好说话。这是一种帝王消遣；我常常就拿我见过的偷情勾当，当作一出好戏看。也许你已经弄到了一个女的。还是你没有交上桃花运？像你这样的男子，比金子还要打动人心，相貌堂堂，是制造王八的好手。

奥拉斯 不瞒您说，我在本城已经有了一桩风月好事，两家相好，我不得不据实以告。

阿尔诺耳弗⁽³³⁾ 妙啊！又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我的笔记本要添新材料了。

奥拉斯 可是一定要请您守秘密。

阿尔诺耳弗 哦！

奥拉斯 这一类事，您也不是不知道，一走露风声，就要全功尽弃。

我现在索性就都对您明说了吧：我爱上本地一位美人儿。我那些小殷勤，开头很见效，我顺顺当当就接近她了。我说这话，不是夸口，也不是贬低她的身份，不过这也是真的，我是一帆风顺，马到成功。

阿尔诺耳弗 （笑。）女的是谁？

奥拉斯 （指阿涅丝的住宅给他看。）您这儿看见的这所房子，墙是红的，⁽³⁴⁾里面住着一位年轻姑娘。她什么也不懂，原因是有一个男人，荒谬绝顶，禁止她和世人往来，可是别瞧她愚昧无知，那是人家要她这样愚昧无知，她出脱得却也实在俏丽动人；那副惹爱生怜的多情模样，就是铁石人见了，也狠不下心去。这颗风姿绰约的爱情小星星⁽³⁵⁾，说不定您也见过：她的名字叫作阿涅丝。

阿尔诺耳弗 （旁白。）啊！气死我啦！

奥拉斯 那个男的，人家叫他德·拉·树身，要不就叫他德·拉·树桩，到底叫什么，我没有很搁在心上。据说，他很阔，不过头脑不算怎么清楚。人家对我说起他来，像说一个滑稽人。您不认识他？

阿尔诺耳弗 （旁白。）活要人命！

奥拉斯 哎！您怎么不说话呀？

阿尔诺耳弗 哎！是的，我认识他。

奥拉斯 他是一个疯子，对不对？

阿尔诺耳弗 哎……

奥拉斯 您说什么？什么？哎？是说对？妒忌到了好笑的地步？是傻瓜？我看，人家对我形容他的话，是形容对了。总之，可爱的阿涅丝把我征服了。我不骗你，她那副小模样真惹人爱。一位绝世佳人，受这种怪人管制，简直罪过。所以尽管这醋缸子管得严，我要尽我的全部力量，以我的热烈愿望，把她夺过来。我向您冒昧借钱，就是为了完成这正义的举措。您比我还明白，我们再怎么努力，也离不了金钱，金钱是一把万能钥匙，人人见了这块勾魂的东西，眉开眼笑，在情场上像在战场上一样，保证胜利。我觉得您像在难过：莫非您心里不赞成我的计划？

阿尔诺耳弗 不，我是在想……

奥拉斯 我们谈了这半天，您该累了。再见。回头我再到府上来谢您。

阿尔诺耳弗⁽³⁶⁾ 啊！真就……！

奥拉斯 （回来。）我再说一遍：求您当心，千万不要泄露我的秘密。

〔他下。〕

阿尔诺耳弗 我觉得心里真……！

奥拉斯 （回来。）尤其是，不要告诉家父知道，他也许要生我的气的。

阿尔诺耳弗 （以为他又要回来。）哦！……哦！这半天谈话，我真叫难受！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心烦意乱过。他多大意，多性急，把这事情讲给我本人听！他虽然不清楚另一个名字也就是我，可是谁从来像这冒失鬼这样热狂的？不过我尽管难受，也该约制一下自己，把我担心受惊的事弄明白，让他喋喋不休，把话叨叨出

来，探听清楚他们私下的往来，再作计较。我想，他还没有走远了，想法子赶上他，让他一五一十，把前后经过都讲出来。想到这样做，要有祸事临头，我就浑身打颤，明知问不出好事来，却又非问不可。

第二幕

第一场 阿尔诺耳弗。

阿尔诺耳弗 我白赶了一趟，没有能追上他，可是我仔细一想，毫无疑问，这样倒好。因为话说回来，我心乱极了，不见得能当着他，不露马脚。我心里万分苦恼，这样一来，就摊出来了；他不晓得的事，他也知道，反而不是我的本意。不过由人摆布，给花花公子谈情说爱大开方便之门，我也不是那种孺头。我要断绝他们的往来，马上晓得他们相好到了什么地步。这事关系到我的名声，不由我不十分关心：就现在的关系来说，我应当把她当作太太看待。她一出丑，我就丢人。总之，她有差错，我就遭殃。噫！我离开离出了是非！旅行旅出了祸殃！

〔叩门。〕

第二场 阿南，尧尔耶特，阿尔诺耳弗。

阿 南 啊！老爷，这回……

阿尔诺耳弗 别作声！两个人全到这儿来：这边，这边。来这儿，倒是来呀，我说。

尧尔耶特 啊！您的样子好怕人，我的血都不流啦。

阿尔诺耳弗 我不在家，你们就这样服从我，两个人就这样狼狈为奸欺骗我呀？

尧尔耶特⁽³⁷⁾ 哎呀！老爷，我求您行行好，别把我吃了。

阿 南 （旁白。）我敢说，一定疯狗把他咬了。

阿尔诺耳弗⁽³⁸⁾ 呜佛！⁽³⁹⁾我一脑门子的祸事，急得话都说不来啦。我出不来气，巴不得脱光了，一丝不留。⁽⁴⁰⁾该死的东西，那么，你们居然放一个男人进来？……⁽⁴¹⁾你想溜啊！应该马上……⁽⁴²⁾你要是动一动啊……我要你们告诉我……哦！……对，我要两个人都……⁽⁴³⁾谁动，我就打死谁！这个男人怎么混进家里的？哎！说呀，快，赶快，马上，趁早，别发愣，你们说不说？

阿南和尧尔耶特 啊！啊！

尧尔耶特⁽⁴⁴⁾ 我吓晕啦。

阿 南⁽⁴⁵⁾ 我吓死啦。

阿尔诺耳弗⁽⁴⁶⁾ 我出了一身汗：先换一口气；我得吹吹风，散散步。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谁知道他长大了来这一手儿？天呀！我心里好难过！我想，我顶好还是和颜悦色，从她自己嘴里，套出和我有关的事来。想法子压压我的怒火。⁽⁴⁷⁾忍耐呀，我的心，急不得，急不得。⁽⁴⁸⁾起来，进去，叫阿涅丝下来。站住。⁽⁴⁹⁾他们会对她讲，我在发脾气，她就有了防备了，还是我自己找她下来的好。⁽⁵⁰⁾你们在这儿等着我。

第三场

阿南，尧尔耶特。

尧尔耶特 我的上帝！看他多凶啊！他那双眼睛，盯着人看，吓坏了我，简直吓死我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有这么难看的。

阿 南 我对你说过了，是那位先生把他惹的。

尧尔耶特 可是他见了什么鬼了，那样蛮不讲理，要我们把女当家的在家里看守起来？他为什么要把她藏得严严的，不许外人挨近？

阿 南 因为这事让他吃醋。

尧尔耶特 可是他从哪儿来的这种怪想法呀？

阿 南 是从……是从他吃醋上来的。

尧尔耶特 对；可是为什么吃醋？为什么动怒？

阿 南 因为吃醋……尧尔耶特，你听明白了，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让人不放心……把房子四周的人赶走。我给你打个比喻，你就清楚了。你端着一碗汤，来了一个饿鬼，要喝掉你那碗汤，你不单生气，还要揍他，你说，对不对？

尧尔耶特 对，这话我懂。

阿 南 吃醋完全跟这一样。女人确实就是男人的汤。一个男的看见别人有时候也想尝尝他的汤呀，马上就大发雷霆。

尧尔耶特 对；可是为什么有人就不是这样子啊？我就看见有些男的，看见太太和漂亮的先生在一起，反而显得高兴。

阿 南 那是因为有人闹恋爱，并不这么贪，只肯一个人独吞。

尧尔耶特 我要是没有看错人的话，是他又回来啦。

阿 南 你看对啦，是他。

尧尔耶特 看他那副苦相儿呀。

阿 南 那是因为他难过呀。

第四场

阿尔诺耳弗，阿南，尧尔耶特。

阿尔诺耳弗⁽⁵¹⁾ 有一个希腊人，对奥古斯督皇帝讲：遇到我们动怒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该背背我们的字母表，这期间，肝火熄了，不该干的事也就免了。⁽⁵²⁾这是一个有用而又合理的建议。我对阿涅丝的事情，就是遵照他的劝告做的。我拿散步作借口，特意把她叫到这个地方，根据我这精神近乎失常的人的猜疑，一步一步勾出她的话来，试探她的真心，不动声色，把真相弄明白。过来，阿涅丝。⁽⁵³⁾你们进去吧。

第五场

阿尔诺耳弗，阿涅丝。

阿尔诺耳弗 散散步，怪舒畅的。

阿涅丝 很舒畅。

阿尔诺耳弗 天气又好！

阿涅丝 很好。

阿尔诺耳弗 有什么新闻吗？

阿涅丝 小猫死啦。

阿尔诺耳弗 糟糕；不过有什么办法？我们全有一死；人各为己。我下乡的期间，有没有下雨？

阿涅丝 没有。

阿尔诺耳弗 你闷不闷？

阿涅丝 一点也不闷。

阿尔诺耳弗 这九天，也许是十天，你还做了些什么？

阿涅丝 六件睡衣，我想，还有六顶睡帽罩儿。

阿尔诺耳弗 （沉吟了一下。）亲爱的阿涅丝，人世间无奇不有。听听那些流言蜚语看，人人说短道长：有些街坊对我讲，我在外期间，有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到家里来过，你不但允许他相见，还耐心听他唠叨来的；不过我并不相信这些闲言闲语，我敢打赌说，这不是真的……

阿涅丝 我的上帝，别打赌，你准输。

阿尔诺耳弗 什么？真有一个男人……？

阿涅丝 千真万确。我敢发誓，他几乎就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家。

阿尔诺耳弗 （旁白。）她说这话，诚诚恳恳的，在我看来，至少表示她天真无邪。⁽⁵⁴⁾不过阿涅丝，我记得我好像禁止你见生人来的。

阿涅丝 是的；我见是见了他，不过你不明白我为什么见他；你是我的话，一定也会见他的。

阿尔诺耳弗 也许会吧。不过你说说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阿涅丝 可真出奇啦，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我在阳台上做活，乘凉，就见旁边树底下，来了一个好看的年轻人，看见我在望他，马上对我行礼，深深一躬；我怕失礼，我这方面也就还他一躬。他忽然对我又是一躬，我呐，也就赶快照样陪上一躬。接着他又鞠第三个躬；我也连忙还他第三个躬。他去了来，来了去，也不嫌烦，每回对我总是深深一躬；我呐，目不转睛，望着他走来走去，也一个又一个躬回他。不是天色黑了下來啊，我就要老这样还礼还下去啦。因为我不愿意示弱，让他小看我，说我不如他礼数周到，落个心里不痛快。

阿尔诺耳弗 很好。

阿涅丝 第二天，我站在门口，有一个老婆子，走到我跟前，这样讲道：“我的孩子，愿上帝保佑你，让你长久这样标致！他给了你一个美人身子，并非叫你把它瞎糟蹋了。你应该知道，你伤了一个人的心，人家眼下正在抱怨你呐。”

阿尔诺耳弗 （旁白。）啊！撒旦⁽⁵⁵⁾的走狗！可恶的死鬼！

阿涅丝 我大吃一惊道：“什么，我伤了人！”她就说：“是啊，伤啦，的确伤啦；就是昨天看见你在阳台的那个男的。”我就说：“哎呀！怎么会？难道是我失手掉下什么东西，砸了他不成？”她就说：“不是的，坏事的是你的眼睛，是你看他把他看病了的。”我就说：“哎呀！我的上帝！这可真是再也想不到的祸事，难道我的眼睛还会害人不成？”她就说：“是啊，我的姑娘，你不晓得，你的眼睛有毒，能把人毒死的。别的话也就不必说了，反正可怜的人在等死就是了。”善心的老婆子接着又道：“你要是狠了心，不肯救他呀，他也就只有两天好活啦。”我就说：“我的上帝，那我可真要难过死了。不过他要我怎么救他啊？”她对我道：“我的孩子，他希望得到的，也不过是有福分见见你，和你谈谈话。你的眼睛害了他，还得你的眼睛治好他，也只有你的眼睛能救他。”我就说：“哎！好吧；既然这样，他乐意看我多少回，就来看我多少回好了。”

阿尔诺耳弗 （旁白。）啊！该死的巫婆！害人精，冲你这些善心的诡计，就该下地狱！

阿涅丝 他就这样见到了我，把病治好了。你倒是说说看，我该不该这样做？我见人难过，就自己难过；我见小鸡死，自己就哭；你说，我能见死不救，落个良心不安吗？

阿尔诺耳弗 （低声。）坏都坏在她天真无邪。也怪我自己粗心大意，出门不托人照管这善良的女孩子，由着坏人千方百计勾引。我怕死鬼色胆包天，一不做，二不休，干出不妙的事来，不是玩玩就好歇手的。

阿涅丝 你怎么啦？看样子，你是不是有点儿不开心？我把事情说给你听啦，难道我做错了不成？

阿尔诺耳弗 没有什么。倒是，那回见面以后，年轻人来看你，又怎么来的，你讲给我听听。

阿涅丝 哎呀！你要是知道他多开心，我一见他，他病去得多快，他送了我一个好看的首饰匣子，给我们的阿南和尧尔耶特赏钱，你也一定会爱他，像我们一样，说……

阿尔诺耳弗 对。他一个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又怎么来的？

阿涅丝 他发誓说他爱我，那份儿痴情，简直数一无二，对我说的话，再动听不过，说的事情也是什么都比不上。我每回听他说话，心里那份儿受用呀，就说不出里头有什么东西在打动我。

阿尔诺耳弗 （旁白。）嘻！我问底细问出了苦恼，而且只有问话的人，一个人受这份儿活罪！（向阿涅丝。）除去这些话、这种种小意思之外，他有没有做过别的亲爱表示？

阿涅丝 哦！多着呐！他拿起我的手和胳膊，香呀香的，就没完没了。

阿尔诺耳弗 他有没有，阿涅丝，动你别的地方？（见她在发愣。）
呜佛！

阿涅丝 哎！他动……

阿尔诺耳弗 什么地方？

阿涅丝 我的……

阿尔诺耳弗 嗯！

阿涅丝 那……

阿尔诺耳弗 你是说？

阿涅丝 我不敢说，你也许要生我的气的。

阿尔诺耳弗 我不生气。

阿涅丝 会的。

阿尔诺耳弗 我的上帝，不会的！

阿涅丝 那你赌咒。

阿尔诺耳弗 好吧，我就赌咒。

阿涅丝 他动我的……你要恼的。

阿尔诺耳弗 不会的。

阿涅丝 会的。

阿尔诺耳弗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见鬼哟，怎么这么蘑菇！他
动你的什么？

阿涅丝 他……

阿尔诺耳弗 （旁白。）真把我急死！

阿涅丝 他动我那条扎头带子：他把你给我的那条扎头带子拿走了。
说真的，我没有办法叫他不拿。

阿尔诺耳弗 （平静下来。）带子的事，不必说了。我要知道的是，
他除了香你的胳膊以外，有没有做别的事？

阿涅丝 怎么？还有别的事好做？

阿尔诺耳弗 不是的。不过他说他有病要你治，他没有问你要别的法子治吗？

阿涅丝 没有。他要是问我要的话，你明白，我为了救他，会什么也答应他的。

阿尔诺耳弗⁽⁵⁶⁾ 总算上天有眼，我还没有做赔本生意。我要是再犯错误呀，我就由人作践好了。不说了。⁽⁵⁷⁾阿涅丝，这是你不懂事的结果。过去的事，说也无益，我也就不说什么了。我知道，这风流家伙说话媚你，一心就为骗你，骗到了手，又取笑你。

阿涅丝 哦！绝不会的：他说这话给我听，说了总有三十回以上了。

阿尔诺耳弗 啊！你不知道，他的话就相信不得。总之，你要晓得，收人家的首饰匣子、听这些恶少瞎扯淡、懒洋洋的，任凭他们香手、调情，就犯下了滔天大罪。

阿涅丝 你说什么，犯罪？请问，有什么理由？

阿尔诺耳弗 有什么理由？理由就是：早就明文规定好了，上天看见行为不轨，就怫然大怒。

阿涅丝 大怒？有什么大怒的必要？唉呀！这事可真适意啦，可真好受啦！先前我不晓得这些事，现在尝到了味道，快活得不得了，我觉得真有意思啦。

阿尔诺耳弗 是的，这种种柔情蜜意、这些甜言蜜语和这些温存的爱抚是一种莫大的快乐，不过必须经过正当手续才成；结婚以后，这种快乐就不算犯罪了。

阿涅丝 结婚以后，就不算犯罪啦？

阿尔诺耳弗 不算啦。

阿涅丝 那就赶快让我结婚吧，我求你啦。

阿尔诺耳弗 不单你盼望，我也盼望：我回来就为了你结婚。

阿涅丝 能行吗？

阿尔诺耳弗 能。

阿涅丝 你可真叫我称心啦！

阿尔诺耳弗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结婚的。

阿涅丝 你希望我们、我们两个人……

阿尔诺耳弗 一点也不错。

阿涅丝 真这样的话，我要把你疼成什么了啊！

阿尔诺耳弗 哎！我也一样疼你。

阿涅丝 我这个人，旁人开玩笑，我是一点也听不出来的。你说话当不当真？

阿尔诺耳弗 当真，回头你就明白啦。

阿涅丝 我们回头结婚？

阿尔诺耳弗 对。

阿涅丝 什么时候？

阿尔诺耳弗 今天晚上。

阿涅丝 （笑。）今天晚上？

阿尔诺耳弗 今天晚上。你是不是听了这话才笑的。

阿涅丝 是呀。

阿尔诺耳弗 我要的就是你能称心如意。

阿涅丝 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感激你才好，和他结婚，我可称心啦！

阿尔诺耳弗 和谁结婚？

阿涅丝 和……那儿。(58)

阿尔诺耳弗 那儿……那儿不和我相干。你挑丈夫未免挑得有点太急。一句话，我给你看中的，是另一个人。至于那位先生。不必再提啦。(59) 他说他害病，那是哄你的话，就算他害病吧，哪怕害死，从今以后，我请你和他完全断绝关系。他再来家里，你表示礼貌，就照准他的脸，老实不客气，关上大门。他要是敲门的话，你从窗口扔下一块石头砍他，他就再也不敢来了。阿涅丝，你听明白我的话没有？我藏在一个墙角儿，看着你做。

阿涅丝 哎！人家那样好看！这也……

阿尔诺耳弗 啊！啰嗦！

阿涅丝 我狠不下这个心……

阿尔诺耳弗 不许唠叨啦。上楼去吧。

阿涅丝 什么？你要……

阿尔诺耳弗 够啦。我是主子，我把话吩咐下来啦：去吧，服从。

第三幕

第一场

阿尔诺耳弗，阿涅丝，阿南，尧尔耶特。

阿尔诺耳弗 是啊，一切顺利，我甭提有多喜欢啦。你们一丝不走，照着我的吩咐做。勾引良家妇女的恶少，处处受打击，这就是有贤明导师的好处。阿涅丝，你是天真无邪，上了坏人的当。你看你，想也没有想到，让人家作弄到这般地步。不是我开导你，你就要一直走上地狱和毁灭的大路。我太清楚这些花花公子的作风了：他有漂亮的膝襜(60)，有许多带子和羽毛，假头发大大的，牙

齿好看，谈吐十分销魂，可是你听我说，魔鬼的爪子就在底下藏着。他们是真正的撒旦，张开大口，饿狼一般，专吃妇女的名声。⁽⁶¹⁾不过你这一回，幸而营救及时，清清白白，就逃出来了。我看见你朝他扔石头，这块石头粉碎了他的种种心计。我叫你准备结婚，看你扔石头的模样，我越发觉得喜事不该再拖延下去了。不过有几句话，你听了对你有益，我还是先说了的好。⁽⁶²⁾搬一张凳子到外头来。你们要是……

尧尔耶特 你吩咐的话，我们都记住啦。我们先前是受了那位先生的骗，不过……

阿 南 他要是再进得来呀，我就把酒戒了。这家伙还是一个坏蛋：前回他给了我们两个金艾居⁽⁶³⁾，原来分量不足。

阿尔诺耳弗 照我的口味，备好晚饭。我方才说起我们的婚书，你们两个人，随便哪一个人，回头回来，去把公证人请来，他就住在十字路口拐角的地方。

第二场

阿尔诺耳弗，阿涅丝。

阿尔诺耳弗 （坐下。）放下你的活计，听我讲话。头扬起来点儿，把脸转过来。这儿，⁽⁶⁴⁾我讲话的时候，看着我这儿，句句话全要牢牢记在心上。阿涅丝，我娶你当太太，你就该一天一百回，庆幸自己时来运转，想念自己出身低微，同时称道我的慈心，把一个穷乡下姑娘，从下贱身份，高升为资产阶级的体面太太，当我的配偶，享受鱼水之乐。许多人家小姐，和我门当户对，因为我一心要抬举你，就谢绝了这些亲事。所以我说，你就应该常常想着：不是嫁我嫁得体的，世上就没有你立脚的地方，也只有这样，你才会勉励自己，对得起我抬举你的地位，念念不忘你的出

身，小心在意博取我的欢心，不辜负我的一片好意。⁽⁶⁵⁾阿涅丝，婚姻非同儿戏，作太太，并非为了你不守规矩，寻欢作乐。你们女人活在世上，就只为了服从：大权都在胡子这面。社会虽然男女各半，可是各半不就等于两下相等：一半高高在上，一半低低在下；一半管理，一半但凭吩咐；好比兵士遵守纪律，服从上级长官，听差服从主人，孩子服从父亲，品级最低的小修士服从他的师父，都跟不上太太伺候丈夫那样应当柔和、依顺、低声下气和必恭必敬，因为丈夫就是她的长官、她的领主和她的主人。丈夫望着她，神色肃然，她的本分就是赶快低下头去，正眼不敢相望，除非他青眼相加，有好脸子赏她。眼下女人不大懂得这种道理，可是你不要跟坏榜样学。那些妖娆女子，伤风败俗，艳闻传遍全城，你是学不得的。也不要漫不经心，任凭魔鬼诱惑，就是说，听信恶少的谎话。阿涅丝，你要想着，我抬举你当我的内助，等于拿我的名誉给你经管：名声这种东西经不起碰，一碰就伤，所以千万儿戏不得。地狱里有滚水锅，女人不干正经，扔在锅里，就再也出不来了。我对你讲这番话，并非信口开河，你一定要记牢了，用心揣摩。你要是听我的话，不学妖娆女子，你的灵魂就永远像一朵白净的百合花。可是万一不守妇道，玷辱名声，你的灵魂就会变得像炭一般黑：人人把你看成一个狰狞怪物，你会有一天，变成魔鬼的吃食，永生永世，在地狱里挨煮：但愿上天开恩，不让你受这份活罪！行一个礼。一个女孩子，快要出嫁了，就该把我这些话背熟了，好比初学修行的人，应当在修道院背熟弥撒课程一样。我这衣服口袋里有一篇重要文字，（他站起来。）教你怎么样当太太。我不晓得作者是谁，不过一定是个好人。我要你把它看作你唯一的读物。拿去吧。念给我听听，看你念得对不对。

阿涅丝 （读。）“婚姻格言又名妇道须知，附每日课题。

“格言第一 女人经正当仪式，与男子同床共枕，今日风尚虽异，亦应牢记在心：男子娶妻只为自己。”

阿尔诺耳弗 文字的意思，我以后给你解释；目前光念念也就成啦。

阿涅丝 （继续。）

“格言第二 妻为丈夫所有，装扮自应尽如其意，冶容仅为丈夫，他人如以为丑，一笑置之可矣。

“格言第三 眉来眼去，香水、铅华、香膏，并无数美容脂粉，均应抛置一侧。凡此种种，日日败坏名声；何况搔首弄姿，初与丈夫无涉。

“格言第四 名誉所在，必须冠戴出门，并不得眉语眼笑，诚以取悦丈夫，不应取悦他人。

“格言第五 有客求见丈夫，为妻不妨一会，此外任何男子，依礼不得出迎。浮浪子弟有事但求夫人，未免不利先生。

“格言第六 有人送礼，务须飧以闭门，诚以世风不古，不望报者绝无其人。

“格言第七 即使深感不便，桌上亦应不备墨水、纸、笔并其他文具。家中书写，务须养成良好习惯，概由丈夫出面。

“格言第八 所谓风雅集会，实即伤风败俗之地，日日腐蚀妇女心灵，自应严加取缔，诚以阴谋对付丈夫，每在此等场所进行。

“格言第九 女人爱惜羽毛，务须戒赌，视为不祥之物，诚以赌局多变，女人走投无路，往往将身下注。

“格言第十 女人切忌出游，并在郊外用饭，智者有言，女人应邀野餐，总是丈夫赔钱。

“格言第十一……” (66)

阿尔诺耳弗 回头你一个人念完它，我再逐字逐句给你解释。我想起一件小事来，我只有一句话讲，不会久待的。进去吧，这本书保存好了。公证人要是来了的话，叫他等我一下好了。

第三场 阿尔诺耳弗。

阿尔诺耳弗 娶她当太太，在我非常得法。我将来照着我的心思，把她调理出来，好像手里一块蜡，我喜欢什么样式，就捏成什么样式。她太天真，我不在家的時候，险些受人欺骗。不过说实话，太太在这方面，宁可有缺陷，也比没有缺陷强。对症下药，并不困难：头脑简单，接受教训，反而容易。即使误入歧途，三言两语，就能立刻让她再走正路。可是一位太太，爱好风雅，就完全另是一回事了，我们的命运，是好是歹，只看她的高兴。她做出了决定，别想她能回心转意；我们循循善诱，也只是白费唾沫。她卖弄才情，奚落我们的箴言，花言巧语，把她的过错往往说成道德，而且千方百计，达到她罪恶的目的，就连最精明的男子，老于世故，也会上当。你左一挡，右一闪，精疲力竭，也躲不过她的中伤：有才情的太太，就是一个诡计多端的魔鬼，她心血来潮，就会悄不作声，宣判我们的名声死刑，我们的名声也只有眼睁睁等死。谈起这事来，许多正人君子，全有话讲。反正我那位冒失鬼，他开心不了：这正是他太爱唠唠叨叨的报酬。这也正是我们法兰西人常犯的毛病：他们交了好运，守口如瓶，总嫌憋闷；他们好的就是无聊的虚荣心，宁可上吊，也要讲给别人知道。噫！女人一定是鬼迷了心，才看中了这些没有头脑的子弟，才……倒说，他来了，我先一字不提，试探一下他扫兴到了什么程度。

第四场

奥拉斯，阿尔诺耳弗。

奥拉斯 我从府上出来。命里注定我在府上看不见您。不过我多去几回，总有一回……

阿尔诺耳弗 哎？我的上帝，这种无谓的客套，你我就免了吧。我最讨厌这些繁文缛礼，照我的话办，早就取消了，这是一种要不得的习惯，大部分人，就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这上头瞎糟蹋掉了。不用客气，戴上帽子吧。好！你寻花问柳，怎么样了？奥拉斯先生，怎么样得意，可以见告吗？方才我想着旁的事，没有留心听，后来回味一下，我不但欣赏你旗开得胜，进展迅速，而且事情本身，我就关心。

奥拉斯 说真的，自从我把心事讲给你听以后，我的恋爱事就出了岔子。

阿尔诺耳弗 嗯！嗯！怎么会？

奥拉斯 我不走运，美人儿的保护人又从乡下回来了。

阿尔诺耳弗 真糟糕！

奥拉斯 我尤其懊恼万分的，就是他晓得了我们两下里的私情。

阿尔诺耳弗 见鬼，他怎么会这么快，就晓得了这事？

奥拉斯 我不清楚；不过这是事实。我正打算照平常看她的时间去拜望我的小佳人，就见女用人和听差，看见我来，声调和脸色都变了样，堵住我的去路，一面说着：“走开，少啰嗦，”一面就蛮不讲理，赏了我个闭门羹。

阿尔诺耳弗 闭门羹！

奥拉斯 闭门羹。

阿尔诺耳弗 未免岂有此理。

奥拉斯 我想隔着门缝跟他们说话；可是任我说什么，他们只是回答：“老爷吩咐下来，不许你进来。”

阿尔诺耳弗 他们真就没有开门？

奥拉斯 没有。阿涅丝站在窗口，也证实这位主人回来了，因为她不但声色俱厉地赶我走，还拿起一块石头砍我。

阿尔诺耳弗 怎么，一块石头？

奥拉斯 一块老大的石头，她拿它来欢迎我。

阿尔诺耳弗 见鬼哟！这简直是玩儿命！我看你的事情不妙。

奥拉斯 说的是呀，他这一回来，我可遭殃啦。

阿尔诺耳弗 你相信我，我确实为你难过。

奥拉斯 这家伙打乱我的全盘计划。

阿尔诺耳弗 是的。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会有法子挽回全局的。

奥拉斯 要克服醋缸子的严密看守，就非用计试试不可。

阿尔诺耳弗 在你还不容易。何况说到最后，姑娘爱你。

奥拉斯 当然。

阿尔诺耳弗 你会达到目的的。

奥拉斯 我也这样希望。

阿尔诺耳弗 石头打乱了你的计划，不过你也不必因此就惊慌失措。

奥拉斯 这还用说。我当时立刻就明白，我的对头躲在里面，自己不出头，操纵一切。可是有一件事，你听我说，不单你想不到，就是我也没有想到：原来是这位年轻美貌的姑娘，人家以为她头脑简单，绝干不出什么来，岂知竟干出惊人的事来。应当承认：爱

情是一位伟大的导师，教我们重新做人；由于它的教诲，我们的习性，往往在刹那之间，就完全改观；它摧毁我们天性中的故障，马到成功，仿佛奇迹一般；它让守财奴立时乐善好施，胆小鬼勇不可当，粗人彬彬有礼；它让最迟钝的人心思灵活，最无知的人也能随机应变。是的，阿涅丝就是这样一种奇迹的现成例子。因为她虽然斩钉截铁，拒绝我再看她，说什么：“走开，我不要见你；你要说的话，我全晓得；这就是我的回答，”可是使你惊奇的那块小石头，或者铺路的碎石子，带了一封信，掉在我的脚跟前。妙的就是这封信，和她的话，和她扔下来的小石头，全有呼应。您想不到她有这一手儿吧？爱情有本事启发思路，对不对？您能否认强烈的爱情能在人心发生神奇的作用？您对妙计和这封信有什么想法？哎！您能不佩服这种心计？在整个儿这场趣事之中，我那位醋缸子扮了一个什么角色，您不也觉得好笑？您说呀。

阿尔诺耳弗 是的，很好笑。

奥拉斯 那您就笑它一笑吧。（阿尔诺耳弗勉强笑了一声。）这家伙一开始就对我的爱情有了戒备，把家变成阵地，拿石头作为防御的武器，好像我要大举进攻一样。他要打退我，却又怕了一个出奇，鼓动全家的人跟我对垒；他要女孩子完全无知，偏偏就是这完全无知的女孩子，用他想出来的兵器，就在他眼面前，把他骗了！就我来说，尽管他回来，对我的恋爱很是不利，可是实对您说，我觉得这事好笑得不得了，我不想到便罢，一想到就要开怀大笑；我看，您没有笑够。

阿尔诺耳弗 （勉强笑了笑。）才不，我尽力笑来的。

奥拉斯 不过作为朋友，我得给您看看那封信。她心里的话，她全写出来了，话感动人，而且句句善良，句句天真多情，句句真诚，总之，纯洁的自然表现出了爱情的第一次创伤。

阿尔诺耳弗 （低声。）鬼丫头，你学写字原来是为了写这种东西；
其实教你写字，就不是我的本意。

奥拉斯 （读信。）

“我想给你写信，我不知道从哪儿写起。我有些心事，希望你也知道；不过我不晓得怎么样讲给你听，因为我不信我的话会做得到。我现在晓得人家一直要我不懂事，因为是才晓得，所以我直怕把话说错了，说些我不该说的话。说实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害我，可是我觉得人家要跟你作对，我就难过得要死；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跟你在一起，我就很开心。也许不该说这种话，可是临了，我又不由自己不说，我希望这话就是说了，也没有什么不好。人家老对我说：青年男子全是骗子，不该听他们讲话，你对我讲的话全是糊弄我的；不过我告诉你，我怎么也想不透你是这种人；你的话太感动我了，我不能相信这是谎话。你老老实实告诉我，是不是谎话；因为你晓得，我没有意思害人，所以你要是骗我的话，你就太不应该了，我想我会难受死的。”

阿尔诺耳弗⁽⁶⁷⁾ 哼！狗丫头！

奥拉斯 您怎么啦？

阿尔诺耳弗 我？什么事也没有。我在咳嗽。

奥拉斯 您几时见过语句比这更多情的？天性更美的？权力再滥用，管教得再可恨，照样挡不住天性流露。狠心毁坏这种可贵的品质，难道不是罪大恶极，该当处罚？故意把这颗明光闪闪的心灵，投入无知和愚蠢之中，难道不是罪大恶极，该当处罚？爱情开始在撕破罗网；我要是运气好，照我所希望的，能遇见这畜牲、这大坏包、这刽子手、这流氓、这野蛮家伙……

阿尔诺耳弗 再见。

奥拉斯 怎么，这么快就走？

阿尔诺耳弗 我猛然间想起了一桩急事。

奥拉斯 不过人家把她看得严严的，您知道不知道，有什么人能出入这家的？朋友之间，你帮我，我帮你，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我才冒昧问您。他家里人都在提防我；我方才发现，我说什么好话，也不中用，女用人和听差就是不理。我有一个老婆子可以相帮，说实话，心眼儿比什么人也灵，起初很帮了我一阵子忙，可是可怜的女人，死了有四天了。您能不能替我想想办法？

阿尔诺耳弗 没有，的确没有；即使我没有，你也想得出来的。

奥拉斯 那么，再见吧。您看，我什么也没有瞒着您。

第五场 阿尔诺耳弗。

阿尔诺耳弗 我在他面前受够了活罪！痛苦到了极点，还得闷在心里！什么？一个天真无知的女孩子，心眼儿会这样灵活！贼丫头，她对我装出一副傻样子来，不然呀，就是魔鬼帮她想出了这条诡计。反正这封恶毒的信要了我的命就是了。我看坏小子已经抓住她的心，把我顶掉，在里头待下来了。我又是伤心，又是苦恼万分。人家偷了她的心，我受双重罪：爱情和名声都受到打击。我气的是，我的位子让人夺了去；我气的是，我的安排无济于事。我晓得，她不守规矩，应当受到惩罚，我只要由她自作自受，断送一生，我也就报了仇。可是丢掉心上人，并不好受。天呀！我是经过多次考虑才挑上她的，怎么还会这样迷恋她的美貌！她没有父母，没有亲友，没有钱财；她辜负我的关切、我的恩爱、我的情意；可是她干下对不起我的勾当，我还是爱她，爱到难分难解的地步。傻瓜。你羞也不羞？啊！我恨死了，我气死了，简直想打自己一千记耳光。我想进去看看，也就是看看她干

下这样黑心事，拿什么脸见人。天啊！免了我这顶绿帽子戴吧，万一注定了我非戴不可，至少也把某些人有的刚强之气给我，应付应付这些意外变故吧。

第四幕

第一场 阿尔诺耳弗。

阿尔诺耳弗 我承认自己走到什么地方，也是坐立不安，心里千头万绪，七上八下，就不晓得怎么样才能从里从外，打消纨绔子弟的种种努力。负心的东西见了我，就像没事人一样，她干下了这种丢人的事，满不在乎，我却为她几乎死在眼前，可是看着她，你会说：不和她相干。我越见她安详，越觉得自己肝火上升；心头怒火又像滚油一般，浇旺我的爱情火焰。我对她又怨、又气，恼恨万分，可是我从来没有见她像现在长得这样美，她的眼睛对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透亮，引起我这样强烈的欲望：我要是背了运，真丢脸的话，我觉得我一定会没有活命的。什么？我那样有情有义，那样小心谨慎，把她教养成人，从小收留在家，一往情深，满腔热望，将心寄托在她日新月异的花容月貌上，十三年以来，又疼又爱，以为她是我的，难道我耗尽心血，只为一个她钟情的小荒唐鬼，从我眼面前，过来把她抢走？何况她和我也算一半夫妻！家伙，不成！家伙，不成！小傻瓜，我的朋友，你白费心思。不是我徒劳无功，就是，说真的，我让你希望落空：你想要笑我呀，干脆就是不成。

第二场 公证人，阿尔诺耳弗。

公证人 啊！那不是他！您好。您希望立婚书，在下来得正是时候。

阿尔诺耳弗 （没有看见他。）怎么办？

公证人 应当按照一般形式办。

阿尔诺耳弗 （没有看见他。）我要事前考虑周到。

公证人 对您不利的地方，我不会写上去的。

阿尔诺耳弗 （没有看见他。）必须提防种种意外。

公证人 交给我办，不会错的。害怕上当，实物不到手，您不在婚书上签字，也就成了。

阿尔诺耳弗 （没有看见他。）我怕走漏风声，这件事传遍全城。

公证人 这好办！防止张扬出去，并不困难，我可以背地里写您的婚书。

阿尔诺耳弗 （没有看见他。）可是这笔账我跟她怎么算啊？

公证人 您给她的财产，按照她给您带进门来的财产给。

阿尔诺耳弗 （没有看见他。）我爱她，使我很为难的正是这种爱情。

公证人 遇到这种情形，丈夫可以多给太太财产的。

阿尔诺耳弗 （没有看见他。）有了这种事，我怎么待她合适？

公证人 根据惯例，未婚夫立在未婚妻名下的财产，应当是未婚妻带进门的财产的三分之一；但是愿意多给，可以多给，惯例也算不了什么。

阿尔诺耳弗 （没有看见他。）倘使……

公证人 （阿尔诺耳弗开始看见他。）关于未亡人的特殊权益，双方可以一同协商的。我是说，未婚夫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指定由未

婚妻承受。

阿尔诺耳弗 （看见了他。）哎？

公证人 他很爱她，情愿表示好感，可以多给她财产，采用指赠方法，也就是所谓预先指定方法，在她死后，丧失效力；或者丈夫不收回，直接由她的亲生子女继承；不然就按照惯例，根据愿望，做出不同的决定；不然就在婚书上，明文规定，写明赠送，由一方承受或者由未亡人承受。您耸肩膀干什么？难道是我胡说八道，还是我不懂婚书形式？谁教得了我？我敢说，没有人。难道我不知道，成为夫妇，根据惯例，动产、钱财、不动产与婚姻期间的收入，除非一方做出不要的声明，全是共同所有吗？难道我不知道，未婚妻的财产，有三分之一成为双方共有，以便……

阿尔诺耳弗 对，这是事实，你全知道；可是谁问你来的？

公证人 就是你自己啊。你用不着耸肩膀，做鬼脸，拿我当傻瓜看待。

阿尔诺耳弗 看他这张狗脸，简直是害了黑死病！再见：要你住口不讲，只有这个办法。

公证人 难道不是你请我来立婚书的？

阿尔诺耳弗 不错，我请你来的；不过婚礼延期举行，到时再奉请好了。看这鬼东西，就叽里咕噜个没完！

公证人 我想他是疯了，我相信我的想法是对的。

第三场

公证人，阿南，尧尔耶特，阿尔诺耳弗。

公证人⁽⁶⁸⁾ 不是你为你的主人请我的？

阿 南 是我。

公证人 我不晓得你把他当什么人看，不过马上就去告诉他，说我说的：他是一个头号儿疯子。

尧尔耶特 我们一定告诉。

第四场

阿南，尧尔耶特，阿尔诺耳弗。

阿 南 老爷……

阿尔诺耳弗 过来；你们是我真正忠心的好朋友，我有话告诉你们。

阿 南 公证人……

阿尔诺耳弗 改天再谈他吧。有人想破坏我的名声，你们说，你们的主人要是坏了名声的话，你们该多丢人啊！你们以后，什么地方也不敢露脸了，人人看见你们，都要指指点点，议论你们。事情对我和对你们一样有关系，所以你们一定要分外当心，千万不能让这轻薄少年……

尧尔耶特 您方才已经教过我们怎么对付他。

阿尔诺耳弗 千万别理他那些花言巧语。

阿 南 嗯！那当然了。

尧尔耶特 我们晓得怎么样对付他。

阿尔诺耳弗 万一他走来，娇声娇气地说什么：“阿南，我的好人，我快死了，救救我吧。”

阿 南 你是一个傻瓜。

阿尔诺耳弗 好。（向尧尔耶特。）“尧尔耶特，我的宝贝，我觉得你又温柔，又好看。”

尧尔耶特 你是一个笨蛋。

阿尔诺耳弗 好。（向阿南。）“一个正正经经、规规矩矩的计划，你觉得怎么不好？”

阿 南 你是一个坏蛋。

阿尔诺耳弗 好极。（向尧尔耶特。）“我在受活罪，你不可怜我，我就死定了。”

尧尔耶特 你是一个蠢蛋、一个不要脸的东西。

阿尔诺耳弗 好极。“我不是一个空口求人的人，人家帮我忙，我也忘记不了；现在，阿南，你先拿着这个，买杯酒喝；尧尔耶特，这个给你，买条衬裙。（他们两个人伸手拿钱。）这不过是我表表心的一点小意思。话说回来，我求你们帮忙的事就是：我能见见你们的标致主妇。”

尧尔耶特 （推他。）找旁人去。

阿尔诺耳弗 好。

阿 南 （推他。）走开。

阿尔诺耳弗 好。

尧尔耶特 （推他。）快滚。

阿尔诺耳弗 好。喂！够啦。

尧尔耶特 我做得对不对？

阿 南 您是不是要这样做？

阿尔诺耳弗 对，好极，除去钱，你们不该拿他的。

尧尔耶特 我们忘了这一点。

阿 南 您要我们现在再来一遍吗？

阿尔诺耳弗 不用啦。够啦。两个人全进去吧。

阿 南 您只要说一声，我们就再来一遍。

阿尔诺耳弗 我说了，用不着。进去，我要你们进去。钱，你们留着吧。去吧，我就来。处处留神，把事给我办好了。

第五场 阿尔诺耳弗。

阿尔诺耳弗 我们这条街，拐角地方有一个修鞋的，我去找他暗地里守望，就万无一失了。我要永远把她关在家里，严加看管，尤其是，不许卖带子的女人、做假头发的女人、梳整头发的女人、做手绢的女人、做手套的女人、卖旧货的女人进来。这些女人不干正经，天天帮人作偷情勾当。总之，我饱经世故，晓得那些鬼把戏。我的对头想带口信或者捎条子进来呀，得有通天的本事。

第六场 奥拉斯，阿尔诺耳弗。

奥拉斯 总算我有造化，又在这儿遇见您啦。我方才险些逃不出来：您不相信，我可以发誓给您听。我离开您，没有料到，望见阿涅丝独自一个人，来到阳台上，靠近旁边的树乘凉。她比手势给我，想法子走到楼底下，溜到花园，把门给我开开。可是我们两个人才一走进她的房间，她就听见她的醋缸子在楼梯上走动；仓促之间，措手不及，她只得把我关在一只大衣橱里头。说着说着，他就进来了。我看不见他，可是我听见他大踏步走来走去，

闷声不响，不时发出一声可怜的叹息，有时候使劲捶桌子，揍一条跟着他走的小狗，信手乱丢手边的东西。姑娘装饰壁炉的花瓶，他也一生气，砸碎了。她使的计，候补王八一定是得了风声。最后，我的心烦意乱的醋缸子，走上走下，没有地方好出气，也不说有什么在折磨他，走出了房间。我也就走出了衣橱。我们怕他再来，不敢再在一起多待：这太危险了。不过今天晚上，靠后半夜，我可以不声不响，悄悄溜进她的房间。我的记号是一连咳嗽三回，阿涅丝听见声音，就打开窗户，放下一架梯子，把我接上楼去。您是我唯一的朋友，我愿意告诉您知道。快乐有人分担，也就分外快乐；一个人再怎么幸福，没有外人知道，心里也不满足。我想，我的事情顺利，您也一定开心。再见，我做必要的准备去了。

第七场 阿尔诺耳弗。

阿尔诺耳弗 什么？恶运一味和我为难，就连喘气的时间也不给我？难道只见他们接二连三，用计打乱我的严密布置？我一个中年人，居然会上一个傻丫头和一个愣小子的当？二十年来，我以精通世故的哲人的身份，观察丈夫们的凄凉命运，细心钻研使最慎重的丈夫也陷入不幸的种种变故。我想娶太太，又要保证自己不和别人一样也戴绿帽子，就利用他们出乖露丑的经验，做好万一的准备。为了实现这高贵的计划，我相信，人类智慧所能想到的策略，我都用上了。我在这些问题上，积了一些经验，有了一些知识，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索，不蹈无数前人的覆辙，然而好像命里注定了世上没有一个男子可以例外一样，我临了发现自己也是一样丢脸！啊！残酷的命运，你兑不了现！他追求的姑娘还是我的。短命的恶少即使偷去了她的心，至少我还阻止得了他占有她

的身子。他们今天晚上约好了幽会，不见得会像他们想的那样称心如意。我固然是日暮途穷，可是知道了他们谋我的暗计，这冒失鬼打算害我，拿自己的情敌当作知己，在我也是一种快乐。

第八场

克立萨耳德，阿尔诺耳弗。

克立萨耳德 好！我们用过晚饭再散步？

阿尔诺耳弗 不，我今天不吃晚饭。

克立萨耳德 你怎么变卦啦？

阿尔诺耳弗 求你原谅我吧：我手上有旁的事。

克立萨耳德 你决定了的婚事，不举行啦？

阿尔诺耳弗 少管闲事。

克立萨耳德 啊！啊！这么暴躁！什么事让你这么不开心？老朋友，难道你的好事有了波折不成？我一看你的脸，差不多也就明白了。

阿尔诺耳弗 随它什么波折，反正我比某些人高明，不像他们那样忍气吞声，看着情人们来到跟前。

克立萨耳德 你这人见识很高，可是在这方面，总是大惊小怪，似乎世上没有别的荣誉可求，全部幸福单看它了。这确实是一件怪事。叫你看来，和这一比，一个人吝啬、粗鲁、狡诈、恶毒、卑鄙，都算不了一回事；一个人不管怎么样过活，只要不当王八，就算体面。我索性打破沙锅问到底吧：你为什么相信我们的名声好坏，只靠这种偶然事故？横祸飞来，怪也只好怪横祸，一个天性善良的人，有什么好怪自己的？我说，娶太太就娶太太好了，你为什么还要人把自己的毁誉，都算在意中人的账上？她对我们负

心就负心好了，你为什么要人把耻辱看成一个狰狞可怖的妖怪？一个人戴不戴绿帽子，满好学学正人君子，付之行云流水，命里要来的事，既然谁也提防不了，变故到来，就该无动于衷才好。总之，世人的诋毁，都不相干，痛苦不痛苦，只看应变的方法对不对头。因为困难当前，你想安然走过，就该像处理旁的事情一样，不走极端。有些人有点儿太老好人，碰到这一类事，沾沾自喜，一来就说起太太的相好，逢人称道，夸他们有才分，不但表示密切关心，还回回参加他们的野餐、他们的聚会，不顾外人耻笑，公然在中间出现：这种作法根本欠妥当，你犯不上跟他们学。可是另一种极端，也不见得可取。我不赞成和太太的相好交朋友，我也反对那些乱吵乱闹的人：心里有气，不管三七二十一，吵翻了天，人人注目，活像他们生怕旁人不知道似的。除去这两种作法以外，还有一种慎重的人应变的正当作法。只要处理得好，即使太太真正岂有此理，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总之，即使外人议论也罢，当王八这件事，看上去还并不那么可怕。你听我说，凡事朝好处想，才见聪明。

阿尔诺耳弗 听过阁下的宏论，王八丈夫协会应当全体向你道谢。而且谁听了，谁一定踊跃入会。

克立萨耳德 我的话不是这种意思，因为这正是我所不赞成的；不过命里注定我们要娶太太，我说，我们就该像掷骰子一样，你要的点子偏不来，那你就必须多使心计，然后头脑冷静，在谈笑自如之中，转败为胜。

阿尔诺耳弗 这就是说，整天好吃好睡，不拿这事放在心上，看作等闲。

克立萨耳德 你把话说得轻飘飘的，其实不瞒你说，你怕这种变故怕得要死，可是我在人世经见的事，比起这种变故来，有许多还要可怕，简直还要糟糕多了。有些贤惠太太，芝麻大的小事，也穷

发脾气。这些凶悍的泼妇，赛过母夜叉，一来就把她们那副从一而终的面孔摆出来，仗着自己没有怎么丢我们的脸，便自以为有权小看男人，于是就拿对我们始终不渝作理由，要我们事事受她们节制。你以为我选一样来做的话，宁可当这种女人的丈夫，也不照着你说起的那种丈夫去做吗？老朋友，我再说一遍，你要知道，事实上，王八不王八，都是自己弄出来的；有人为了某些原因，就许希望当王八，而当王八，也和干旁的事一样，有它的乐趣。

阿尔诺耳弗 你有兴致当王八，我可没有心思奉陪。与其现这种眼，还不如……

克立萨耳德 我的上帝！别发誓，应了誓就不好了。命里注定你是王八，你再提防也无济于事，没有人在这上头问你讨主意的。

阿尔诺耳弗 我，会当王八？

克立萨耳德 你简直疯了！成千上万的人当王八，——我可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你在面貌上、勇敢上、财产上、门第上，就没有一样比得上。

阿尔诺耳弗 我呀，也不希罕比。不过这种玩笑话，一句话，我不爱听，请你就免了吧。

克立萨耳德 你在大生其气。我回头会晓得原因的。再见。你记住好了：在这问题上，不管你的名声要你怎么做，只要你一发誓，说你决不会当王八，你就已经当了一半了。

阿尔诺耳弗 我呀，还要发誓，说我不会当王八，而且马上就去想一个好办法，对付这种变故。⁽⁶⁹⁾

第九场

阿南，尧尔耶特，阿尔诺耳弗。

阿尔诺耳弗 朋友们，现在我求你们帮帮我的忙。我晓得你们爱我，可是这一回，你们得把爱我的心思做出来。你们给我出力办事，放心好了，一定会有犒劳的，你们知道的那个人，——可别讲出去，——我打听出来，他今天晚上想跟我捣乱，架起梯子来，爬到阿涅丝房间。所以我们三个人一定要埋伏好了等他来。我要你们一个人拿一根大棍子，等他快要上到末一级的时候，（我这时正好打开窗户，）你们两个人就给我狠狠地揍这坏蛋一顿，打疼他的脊梁背，想着就寒心，以后再也不敢来了就好，可是千万不要说起我的名字，也别露出来我在背后指使的痕迹。你们有没有聪明帮我出这口恶气？

阿 南 老爷，单只打他一顿，您交给我们办好了。打的时候，手劲儿大不大，您到时候看好了。

尧尔耶特 我的手呀，看上去，没有那么结实，可是也不会轻易就饶了他的。

阿尔诺耳弗 进去吧，千万别走漏风声。⁽⁷⁰⁾这对世人，等于上一堂有用的课。本城当丈夫的，人人像我这样招待太太的相好，王八数目就不会那么多了。

第五幕

第一场

阿南，尧尔耶特，阿尔诺耳弗。

阿尔诺耳弗 坏东西，你们干什么下那么重的手？

阿 南 老爷，我们是照您的吩咐做的。

阿尔诺耳弗 你们想拿这话搪塞，不顶事。我吩咐你们打他，我可没有吩咐你们打死他。我叫你们乱棍齐下，打他的脊梁背，并没有

叫你们打他的脑壳。天呀！我怎么就这么背时，惹下这种乱子！出了人命，我能怎么样？进去吧，千万别露口风，说是我胡里胡涂吩咐你们干的。⁽⁷¹⁾天这就要亮，我去想想办法，看怎么样才免得了这场祸事。哎呀！我怎么得了？他父亲听到凶讯，要说什么呀？

第二场 奥拉斯，阿尔诺耳弗。

奥拉斯⁽⁷²⁾ 我得弄清楚这人是谁。

阿尔诺耳弗⁽⁷³⁾ 谁料想得到……⁽⁷⁴⁾请问，是谁？

奥拉斯 是您，阿尔诺耳弗先生？

阿尔诺耳弗 是我。可是你是谁？……

奥拉斯 是奥拉斯。我到府上找您，有事求您。您一大清早就出了门！

阿尔诺耳弗 （低声。）⁽⁷⁵⁾一团糟！是妖法？还是闹鬼？

奥拉斯 说实话，我正在左右为难，不知道怎么办好，多谢上天大发慈悲，让我在紧急关头，遇见了您。我来告诉您：一切顺利，我说什么也不敢预料会这么顺利，中间还出了一个岔子，几乎要前功尽弃。她约我幽会，我不晓得怎么会惹起了人家的疑心。我正要爬到窗口，岂知大出意外，就见影影绰绰，有几个人，恶模恶样，冲我举起胳膊，我一失脚，就掉下去了。我受了点轻伤，可是我这一摔，倒少挨几十棍子打了。我猜我那位醋缸子，也在这些人中间，他们以为我摔下去，是他们打的，我摔疼了，在地上躺了许久，没有动静，他们真还以为把我打死了，马上就惊惶失措了。夜晚静悄悄的，我所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你怪我不该行

凶，我怪你不该行凶，抱怨不走运，当时没有一点灯亮，他们蹑手蹑脚，过来摸我是不是死了。黑漆漆的夜晚，我装得像不像一个死人模样，我不说，您也明白。他们还当我真死了，心惊肉颤，躲到别的地方去了。我正打算走开，就见阿涅丝慌慌张张往我这边来了：她不晓得我是假死，急得不得了。因为这些人的话，立时传进她的耳朵，所以她赶着乱糟糟的当儿，防守松懈，就轻而易举，逃出了房间。她见我并没有受伤，那份儿高兴，就没有法子形容。我对您说什么好？总之，这可怜的姑娘，感情用事，怎么也不肯回去，一心一意要跟我走。单看一下这种天真的作为，您就明白一个疯子，伤天害理到了什么程度，万一我如今不怎么爱她的话，她会冒多大的风险。可是我爱她的心太真纯了，我宁可死，也不要骗她。我看她国色天香，应该加意爱护，除了死，我和她是什么也拆散不了的。家父晓得了这事，我料定要生气的，不过我们将来找机会让他息怒，也就成了。我既然贪恋她如花似玉的姿色，在人世上也就很可以知足了。我晓得您为人可靠，守口如瓶，这才求您玉成我的好事，把她留在府上，躲过一两天，再作计较。您晓得，像她这样一位姑娘，和一个男孩子在一起，旁人看到，要起老大疑心的。您不但要藏严了她，不让人看见，还得防人找到她。我信得过您为人慎重，把话全告诉了您；我把您看作一位热心朋友，所以也只把我的心上人托付给您一个人。

阿尔诺耳弗 你放心，我一定效劳就是。

奥拉斯 您真肯帮我这个大忙？

阿尔诺耳弗 愿意得很，你放心好了。我有这个机会效劳，十分愉快。托天之福，我得到这个机会，我从来做事，没有像这回这样兴高采烈过。

奥拉斯 我对您的种种恩典，真是万分感激！我先还怕您说我，不过您见识广，人情熟，晓得怎么样原谅年轻人的痴情的。我有一个听差，在那边拐角的地方陪着她。

阿尔诺耳弗 天蒙蒙亮了，我们怎么办，才会万无一失？我从这儿把她带走，就许有人看见；你来舍下，听差又会说长道短的。万全之策，就该在一个比较隐僻的地方，把她交给我。去我花园的小巷子倒也方便，我在那边等她就是了。

奥拉斯 您料事如神，我照办就是。我一把她交给您，我就立刻不声不响走开。

阿尔诺耳弗 （一个人。）啊！三心二意的命运，你害苦了我，现在总算有了这难得的妙事，你可以将功赎罪了！

〔他拿斗篷蒙住了脸。〕

第三场

阿涅丝，阿尔诺耳弗，奥拉斯。

奥拉斯⁽⁷⁶⁾ 我带你去的地方，是一所安全的房子，你用不着担心。和我住在一起，反而坏事。你进这个大门，跟人走就是。

〔阿尔诺耳弗拿她的手，她没有认出他来。〕

阿涅丝 你干什么离开我？

奥拉斯 亲爱的阿涅丝，非离开不可。

阿涅丝 那我求你尽早回来。

奥拉斯 我的痴情就够催我回来的。

阿涅丝 我看不见你，就高兴不起来。

奥拉斯 我离开你，也是一样无精打采。

阿涅丝 哎呀！真是这样的话，你就别走了吧。

奥拉斯 什么？我都爱疯了 you，你还不相信！

阿涅丝 是啊，你不像我这样爱你。（阿尔诺耳弗拉她。）啊！⁽⁷⁷⁾他拚命拉我。

奥拉斯 亲爱的阿涅丝，那是因为你我在这地方叫人看见，会出事的。这位好朋友拉你走，是由于关怀我们、谨慎热心的缘故。

阿涅丝 可是跟一个生人走……

奥拉斯 不用害怕：你和他在一起只有好。

阿涅丝 我倒以为和奥拉斯在一起再好不过。

奥拉斯 我也……

阿涅丝 （对拉他的人。）等一下。

奥拉斯 再见：天亮了，我得走。

阿涅丝 那我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你啊？

奥拉斯 一定不会久的。

阿涅丝 等到那时候，我要心焦死了！

奥拉斯⁽⁷⁸⁾ 感谢上天，我的幸福不再有波折，现在我可以高枕无忧了。

第四场

阿尔诺耳弗，阿涅丝。

阿尔诺耳弗 （拿斗篷蒙着脸。）⁽⁷⁹⁾ 来吧，我为你准备好的住处不是这儿，还在旁的地方。我打算把你搁到一个牢靠地方。⁽⁸⁰⁾ 你认识我吗？

阿涅丝 （认出他来。）哎呀！

阿尔诺耳弗 鬼丫头，你根本不要在这儿看见我，所以看见我，吓作一团。我打乱了你的恋爱计划。（阿涅丝张望奥拉斯，看能不能望见。）别指望你的相好救你啦，他去远了，救不了你了。啊！啊！还这么年轻，就在捣鬼！你一副天真烂漫的模样，好像世上只此一家，问我小孩子是不是从耳朵眼里出来，可是你懂得晚上约人幽会，悄不作声，要跟相好逃跑！家伙！你和他说起话来，嘁嘁喳喳，就没完没了！显见你是进过什么好学堂的喽。是什么鬼东西忽然一下子教你教出来的？难道你就不怕遇见鬼怪？还是这位相好晚上壮了你的胆子？啊！混账丫头，居然这样负心？胡作非为，满不拿我的前后恩情搁在心上，你这条小蛇，我在胸口暖和你，可是你一恢复知觉，就忘恩负义，起心害你的恩人！

阿涅丝 你凭什么骂我？

阿尔诺耳弗 我的确不大应该。

阿涅丝 我做的事，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

阿尔诺耳弗 跟相好偷跑，不是丑事是什么？

阿涅丝 人家对我讲：情愿娶我作太太。你对我讲：想不犯罪，就该成亲。我是照你的话办啊。

阿尔诺耳弗 对。不过我的意思是我娶你作太太，我似乎把话对你也交代得够清楚的啦。

阿涅丝 对。不过干脆把话对你直说了吧，和他成亲，比和你成亲，更合我的心思。和你成亲，又痛苦，又气闷；你把婚姻描绘成一个可怕的样子。可是婚姻上了他的嘴啊，哎呀！就喜盈盈的，让人直想成亲。

阿尔诺耳弗 啊！贱骨头，那是因为你爱他呀！

阿涅丝 是的，我爱他。

阿尔诺耳弗 你有脸对我说这话！

阿涅丝 是真事，我有什么不该说的？

阿尔诺耳弗 不识好歹的东西，你该爱他吗？

阿涅丝 哎呀！我能不爱他吗？全是他招我招的。我没有朝这上头想，就已经这样儿啦。

阿尔诺耳弗 可是就该收起你那春心才是。

阿涅丝 逗人喜欢，怎么收啊？

阿尔诺耳弗 你晓得不晓得我不喜欢？

阿涅丝 我？简直不晓得。这对你有什么不好？

阿尔诺耳弗 也真是的，我就该欢天喜地才是。这么说来，你不爱我喽？

阿涅丝 你？

阿尔诺耳弗 对。

阿涅丝 哎呀！不爱。

阿尔诺耳弗 怎么，不爱！

阿涅丝 你要我撒谎不成？

阿尔诺耳弗 不要脸的小姐，为什么不爱我？

阿涅丝 我的上帝，你不该怪罪我：你为什么不像他一样招人爱呀？我想，我没有拦着你吧。

阿尔诺耳弗 我使足了力气，可是我的心血完全白费了。

阿涅丝 说实话，他在这上头比你在行，因为他不费什么事，就招人爱。

阿尔诺耳弗⁽⁸¹⁾ 看这乡下丫头多会议论，多会答话！家伙！女才子会有她话多？啊！我看错了她，不然就是，说真的！一个傻丫头在这上面，比最聪明的男人也知道的多。⁽⁸²⁾你既然口才出众，能说善道的小姐，请问，我用了许多年月，花钱带大你，难道就为了他消受？

阿涅丝 放心吧。他会还你的，一个小钱也短不了你的。

阿尔诺耳弗⁽⁸³⁾ 她有些话，我听了，只有气上加气。⁽⁸⁴⁾混账丫头，你欠我的情分，他再有能耐，难道也还得了？

阿涅丝 我欠你的情分，不像你想的那么多吧？

阿尔诺耳弗 把你从小带大，也好说不算什么？

阿涅丝 你在这上头，可真辛苦啦！我各方面受的教育，也真漂亮啦！你以为我真就得意洋洋，看不出自己是一个傻瓜吗？想到这上头，连我自己都脸红；我要是有能耐的话，在我这年龄，我怎么也不要人把我当糊涂虫看。

阿尔诺耳弗 你不要愚昧无知，难道你倒愿意不惜任何代价，跟恶少学？

阿涅丝 当然。我现在这点知识，就是跟他学的：我欠他的情分，我想，比欠你的情分多多了。

阿尔诺耳弗 听了这撒野的话，我不晓得有什么拦着我，不捶她一顿。看她那副冷模冷样，我就有气，只有给她几拳头，我才称心。

阿涅丝 哎呀！你高兴打，你就打吧。

阿尔诺耳弗⁽⁸⁵⁾ 听了她这句话，加上她那一看，我的怒气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心又软了，又有了情义，她干的负心勾当，我也看开了。恋爱这事也真古怪，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男人就这样舍不得丢！人人晓得她们有缺点，转举妄动，无法无天，心眼儿又坏、又活，世上就数她们软弱无能，就数她们虚情假意。可是尽管这样，人为这些畜牲什么也干。⁽⁸⁶⁾得！我们就和好了吧。好，小贱人，我全饶你，还照样儿疼你。单看我这样儿看你、这样儿仁德，你也该知情知义爱我才是。

阿涅丝 我巴不得事事如你的意，我要是能办得到的话，这对我又算得了什么？

阿尔诺耳弗 我的好小心肝，只要你肯，你就做得到。（他叹了一口气。）单只听听这声叹息，就知道我多爱你；单只看看我这要死的模样，张望张望我这可怜的身子，你也就该回绝毛小子和他爱你的心思。他一定是拿妖法迷住了你，可是你和我在一起，比和他在一起，会快活一百倍的。你顶爱打扮的花枝招展一般，好，我把话说在前头，你就老这样下去好了。我白日黑夜疼你、摸你、香你、舔你。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用不着解说，这话也就够明白的了。（旁白）痴情把我带到哪儿去啦？⁽⁸⁷⁾总之，我爱你的情义，就没有东西可以相提并论。负心丫头，你还要我拿什么证据给你看？你要看我哭？你要我打自己一顿？你要我揪下一边头发来？你要我弄死自己？你要什么，你说吧。狠心丫头，只要你相信我爱你，我什么也干。

阿涅丝 算啦，你絮叨了这半天，我一点儿也不感动：奥拉斯两句话，都比你感动人。

阿尔诺耳弗 啊！你太欺人，也太气人。你这倔强丫头，我只好照我的主意办啦。我马上送你出城。你不要我，我只好出此下策：只有把你关到修道院的黑屋子，我才出得了这口恶气。

第五场

阿南，阿尔诺耳弗。⁽⁸⁸⁾

阿 南 老爷，不晓得怎么会的，阿涅丝和尸首像是一道儿走了。

阿尔诺耳弗 这不是她。去把她关到我的房间。⁽⁸⁹⁾他不会到那儿找她的。再说，也就是关半小时。我去找一辆车来，送她去一个稳当地方。⁽⁹⁰⁾当心把门关好，眼睛千万别离开她。⁽⁹¹⁾换换地方，说不定她爱他的心思就淡下来了。

第六场

阿尔诺耳弗，奥拉斯。

奥拉斯 啊！我痛苦得不得了，向您求救来了。阿尔诺耳弗先生，祸从天降，我走到了绝路。我受到极不公道的狠命打击。他们要把我和我心爱的美人拆散了。家父连夜赶来，已经在附近住下啦。往简单里说吧，他干什么来，先前我说我不知道，原来是他信也不写，就给我订了婚，他到本地来就为了办喜事。您一直为我的事耽心，想想看，对我说来，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不如意的。昨天我对您讲起的那位昂立克，就是祸事的根源。他和家父来，简直害苦了我：您不晓得，他要把他的独养女儿死塞给我。他们话一出口，我就险些晕了过去。家父说起要来看您，我没有心思再听下去，担惊受怕，马上赶在前头先来了。我求您别对他讲起我那当子事，免得他受刺激，气上加气。他顶听您的话，您设法劝劝他，把这门亲事帮我打消掉。

阿尔诺耳弗 成。

奥拉斯 您劝他推迟一下日子，以朋友资格，玉成我的好事。

阿尔诺耳弗 一定效劳。

奥拉斯 您是我唯一的希望。

阿尔诺耳弗 很好。

奥拉斯 我把您当作我的真正父亲。您对他讲：在我这年龄……啊！
我看见他来啦。我想到一些理由供您用，让我说给您听。

〔他们退到舞台一个角落。〕

第七场

昂立克，奥隆特，克立萨耳德，奥拉斯，阿尔诺耳弗。

昂立克 （向克立萨耳德。）我一看见你，旁人就是不说破，我也认得出你是谁来。你们兄妹的长相，活脱脱就像一个模子出来的。自从我和你那位可爱的妹妹结婚以来，她对我始终不渝，可恨天公不作美，死在外乡了，不然的话，我们一道儿回国，经过多年苦难，又和亲故聚首一堂，说说笑笑，欢欢喜喜，我要乐成什么了啊。只是人死不能复活，命里注定的事，也挽回不了，所幸我们相爱一场，她还给我留下了一个女儿，你我就聊且乐天知命，拿这唯一的爱情果实来安慰自己吧。她是你的近亲，我不得你的同意，就做主把她许配与人，也是不对的。我看中了奥隆特的世兄，这门亲事本身体面，不过光我中意没有用，也得你喜欢才成。

克立萨耳德 选女婿选得这样得当，还要问我赞成不赞成，简直是拿我的判断能力不当一回事了。

阿尔诺耳弗 （向奥拉斯。）对，我要竭诚帮忙。

奥拉斯 您要当心，再来一次打击……

阿尔诺耳弗 你放心好了。(92)

奥隆特 （向阿尔诺耳弗。）啊！我们的拥抱充满了友情！

阿尔诺耳弗 见到了你，我觉得十分愉快！

奥隆特 我来这儿……

阿尔诺耳弗 你做什么来，你不说，我也知道。

奥隆特 已经有人告诉你啦。⁽⁹³⁾

阿尔诺耳弗 是的。

奥隆特 那就更好啦。

阿尔诺耳弗 世兄心上已经有了人，所以对于你提起的这门亲事，根本反对，甚至于求我劝你把亲事退了。我呐，也没有什么好劝告的，除非是劝你拿出父亲的权威来，不许婚礼拖延下去。年轻人应当严加管教，我们纵容他们，反而害了他们。

奥拉斯⁽⁹⁴⁾ 啊！奸细！

克立萨耳德 他不情愿，我觉得倒也不必逼他。我相信我的妹丈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阿尔诺耳弗 什么？让儿子摆布自己？难道你倒愿意父亲优柔寡断，没有法子叫孩子服从？应当是父亲管儿子，今天可真妙啦，儿子管父亲！不，不，他是我的知心朋友，他的名声就是我的名声：话说出了口，就得坚持到底。他现在应当意志坚定，勒令儿子恪尽孝道才是。

奥隆特 你说得对。关于这门亲事，我担保你，他会服从的。

克立萨耳德 （向阿尔诺耳弗。）我意料不到，你对这门亲事的成功，比我们谁都着急，我简直猜不出来你的动机是什么……

阿尔诺耳弗 我知道我做的事，说我该说的话。

奥隆特 对，对，阿尔诺耳弗先生是……

克立萨耳德 他讨厌这个称呼；我已经对你说过了，他要人叫他德·拉·树桩先生。

阿尔诺耳弗 没有关系。

奥拉斯⁽⁹⁵⁾ 我听见了什么！

阿尔诺耳弗 （转向奥拉斯。）对，秘密就在这儿：我该怎么做，我不说，你也可以明白了。

奥拉斯 我心里这份儿乱呀……

第八场

尧尔耶特，昂立克，奥隆特，克立萨耳德，奥拉斯，
阿尔诺耳弗。

尧尔耶特 老爷，您不在跟前，我们就看不住阿涅丝；她直想逃走，说不定会跳窗户的。

阿尔诺耳弗 把她带出来，我打算这就带她走。⁽⁹⁶⁾ 你不要难过：长年享福，人会得意忘形的；常言说得好，有福轮流享。

奥拉斯⁽⁹⁷⁾ 天啊！还有什么痛苦，比得上我的心酸！从来有谁像我这样呼吁无门的！

阿尔诺耳弗 （向奥隆特。）赶快举行婚礼吧，我是不请自到，一定观光。

奥隆特 我也正是这个意思。

第九场

阿涅丝，阿南，尧尔耶特，奥隆特，昂立克，阿尔诺耳弗，奥拉斯，克立萨耳德。

阿尔诺耳弗 （向阿涅丝。）来吧，美人儿，来吧，谋反的丫头、不服管教的东西。他是你的相好，你不妨情意绵绵，深深一躬，权作报答。再见。⁽⁹⁸⁾事情有点儿出乎你的意外；不过天下的有情人，也不是个个儿称心如意的。

阿涅丝 奥拉斯，你就让人把我这样带走吗？

奥拉斯 我心如刀割，连我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阿尔诺耳弗 走吧，话匣子，走吧。

阿涅丝 我偏不走。

奥隆特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给我们听听。我们全看愣了，谁也摸不着头脑。

阿尔诺耳弗 等我闲下来，再奉闻吧。眼下就再见啦。

奥隆特 你打算到哪儿去？你对我们说话的样子，就像我们不够朋友。

阿尔诺耳弗 我已经劝过你，不管他反对不反对，快办喜事。

奥隆特 对，你全听说了，可是要办喜事，还有你没有听说的，那就是：可爱的安皆莉克，往年私嫁昂立克先生，养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如今就在府上，所以你方才那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克立萨耳德 我看了他的作法，也很诧异。

阿尔诺耳弗 什么？……

克立萨耳德 舍妹私嫁，生了一个女儿，瞒住全家人不让知道。

奥隆特 她丈夫怕人查出底细来，就给女儿改名换姓，送到乡下抚养。

克立萨耳德 这期间命运和他为难，他不得不离开故乡，远走高飞。

奥隆特 他在外洋，经历了千辛万苦。

克立萨耳德 他在本国不是受人欺骗，就是有人妒嫉，可是到了海外，他辛辛苦苦，发了大财。

奥隆特 回到法兰西，他马上就找抚养女儿的那个女人。

克立萨耳德 这个乡下女人老老实实告诉他，在她四岁上，把她给了你。

奥隆特 她这样做，一方面是自己穷苦不过，一方面也听说你仁慈可靠。

克立萨耳德 他听了这话，又是兴奋，又是愉快，就把这个女人带到本地来了。

奥隆特 总之，你回头就会在这儿看见她，当面把话交代明白。

克立萨耳德 你听了这话，心里难过，我猜出了八九成。不过你在这上头，也不好说你背运：你认为不当王八是无上幸福，那么不结婚，才是不当王八的真正法子。

阿尔诺耳弗 （非常激动，话也说不出来了，只好走开。）哦！⁽⁹⁹⁾

奥隆特 他怎么一声不响，就溜掉了？

奥拉斯 啊！爸爸，这惊人的秘密，您回头就全知道。我和这位美人相爱，有约在前，所以不遵父命，也就是为了她的缘故：我以为您一定会生气的。谁晓得机缘凑巧，您想作成的好事，这儿已经做了，原来她就是您找寻的姑娘。

昂立克 我一看见她，就起疑心，心里也一直在激动。啊！女儿，我说不出来有多快活。

克立萨耳德 妹夫，我和你一样，打心里快活。不过这儿不是谈这种话的地方，我们还是回家畅谈吧，一方面把这些秘密解说清楚，

一方面酬谢我们的朋友费心养育之情，另一方面，也感谢上天，凡事逢凶化吉。

- (1) 原作是诗体。1662年12月26日首演。1663年刊印。
- (2) 1663年3月17日成书。
- (3) 即《太太学堂的批评》，是剧于1663年6月1日上演。
- (4) 这位“贵人”，传说系出入才子社会的杜·毕意松（Du Buisson）修道院院长。
- (5) “阿涅丝”（Agnès）的字义是羔羊。在这出喜剧里，它和exprès（第二幕第四场，字义是“特意”）、frais（第四幕第六场，字义是“凉”）、accès（同上，字义是“接近”）押韵，而frais又与près（第五幕第六场）押韵，说明“阿涅丝”在当时读“阿涅”。现代法国演出这出喜剧，如路易·茹外（Louis Jouvet）的演出（1936年），不顾韵脚，仍读“阿涅丝”。
- (6) 1734年版增补一个人物：公证人。
- (7) 1734年版改为：“巴黎郊区的一个广场。”根据当时的舞台装置记录，“舞台前部有两所房子，此外是一个城市广场。”
- (8) 原文vertu有“德行”（对妇女而言）、“贞节”等涵义，但由于意大利语言当时在上层社会的影响，并有广泛的“才能”（mérite）的涵义。
- (9) “傻瓜”在当时有“王八”的意思。
- (10) “小会”（cercle）的座次是半圆形，主人坐在当中。这是17世纪宫廷社会一种聚会形式。
- (11) “小巷”（ruelle）是另一种17世纪宫廷社会里的聚会形式。主人在床上半坐半卧，把卧室当作会客室，床的一侧留给仆人走动，另一侧所谓“小巷”，有各式椅、凳，专供客人使用。
- (12) “玩筐子”是一种风雅的联字游戏，回答的字一定要和“筐”（corbillon）这个字押韵。
- (13) “你就开导吧……”见于拉伯雷的《巨人传》第三卷第五章。巴女尔吉认为社会治安，需要人人是债户，没有能说服庞达格吕艾耳。
- (14) 阿尔诺耳弗这个名字，来自中世纪的圣者阿尔诺耳弗Saint Arnolphe，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位圣者在中世纪变成王八丈夫的护神。这个名字，他嫌不

“中听”，是可以意会的。

(15) 1734年版增改：“（旁白，走开。）”

(16)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17) 1734年版增添：“（他叩他的家门。）”

(18) 1734年版指出，阿南和尧尔耶特在房内。

(19) 1734年版增添：“（旁白。）”

(20) 他错把“战料”当作“战略”用了。

(21) 1734年版增添：“（上场。）”

(22) 1734年版增添：“（上场。）”

(23) 1734年版增添：“（阿尔诺耳弗从阿南头上摘下他的帽子。）”

(24) 1734年版增添：“（阿尔诺耳弗又摘下他的帽子。）”

(25) 1734年版增添：“（第三次摘下阿南的帽子，扔在地上。）”

(26) 阿南下。

(27) “两天”应作十天。1734年版改为“十天”。

(28) 1666年版，改为：“如今在干什么？”取消：“在说什么？”

(29) 有些版本，把这句话交给阿尔诺耳弗连下去讲，似更相宜。

(30) 1734年版增添：“（奥拉斯把奥隆特的信交给阿尔诺耳弗。）”

(31) 皮司陶耳（Pistole）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一种金币，在法国与金路易价值相等，值十到十二法郎，1665年12月16日，明令定为十一法郎。

(32) 根据下面阿尔诺耳弗的话：“别闹这一套啦。”可以推知奥拉斯没有说完的话是：“应该立一张借据”。

(33) 1734年版增添：“（旁白）”。

(34) “房子点缀着转红的葡萄枝叶。季节虽然还好，但是秋天来了。‘红’会不会表示红砖，具有路易十三时代的建筑外表？两个意思都可以用。”（阿尔纳风〔Jacques Arnavon〕：《莫里哀的太太学堂》。）

(35) “星星”是当时风雅社会流行的一种庸俗比喻。

(36) 1734年版增添：“（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 ”

(37) 1734年版增添：“（跪在阿尔诺耳弗面前。）”

- (38)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39) 他精神过于紧张，出长气：“呜佛！”
- (40) 1734年版增添：“（向阿南和尧尔耶特。）”
- (41) 1734年版增添：“（向要逃的阿南。）”
- (42) 1734年版增添：“（向尧尔耶特。）”
- (43) 1734年版增添：“（阿南和尧尔耶特站起来，还想溜走。）”
- (44) 1734年版增添：“（又跪在阿尔诺耳弗面前。）”
- (45) 1734年版增添：“（又跪在阿尔诺耳弗面前。）”
- (46)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47)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48) 模拟悲剧格调。
- (49) 1734年版增添：“（向阿南和尧尔耶特。）”
- (50) 1734年版增添：“（向阿南和尧尔耶特。）”
- (51)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52) 这是斯多葛派哲学家阿太诺道路斯（Athenodorus）辞别罗马皇帝奥古斯督时的赠言：“陛下，你有气的时候，别说话，也别做事，先默诵一遍二十四个字母。”
- (53) 1734年版增添：“（向阿南和尧尔耶特。）”
- (54) 1734年版增添：“（高声。）”
- (55) 犹太教和基督教传说里的魔鬼。
- (56) 1734年版增添：“（低声，旁白。）”
- (57) 1734年版增添：“（高声。）”
- (58) “那儿”（là）指奥拉斯常走来走去的树林那边。
- (59) “不必再提啦”（là），由于各种版本标点不同，因而有了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指着前边的“那儿”，可以译为“那儿那位先生”；一种即“不必再提啦”。
- (60) “膝襴”（canons）是灯笼裤在膝盖的地方的装饰品，主要是由花边和各种颜色的带子组成，这是当时的时尚。

- (61) 1682年版指出：从“不是我开导你”到“专吃妇女的名声”演时删去。可能是为了避免“地狱”字样，索性连下几句也一同删掉。
- (62) 1734年版增添：“（向阿南和尧尔耶特。）”
- (63) 艾居（écu）最先是一种金币，值六法郎，1655年停止铸造；路易十四时期，改铸银币，值三法郎。
- (64) 1734年版增添：“（指着他的额头。）”
- (65) 1682年版指出：从“许多人家小姐，”到“我的一片好意。”演时取消。
- (66) 1682年版指出：演出时只读格言第一、第五、第六与第九，其余不读。
- (67)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68) 1734年版增添：“（走到阿南和尧尔耶特面前。）”
- (69) 1734年版增添：“（他去叩他的大门。）”
- (70)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71)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72)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73) 1734年版增添：“（以为就是自己一个人。）”
- (74) 1734年版增添：“（奥拉斯撞在他身上，他没有认出他来。）”
- (75) 1734年版改作：“（低声，旁白。）”
- (76) 1666年版增添：“（向阿涅丝。）”
- (77) 1734年版增添：“（向奥拉斯。）”
- (78) 1734年版增添：“（走开。）”
- (79) 1734年版增改：“（藏在斗篷内，改换声音。）”
- (80) 1734年版增添：“（露出本相来。）”
- (81)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82) 1734年版增添：“（向阿涅丝。）”
- (83) 1734年版增添：“（低声，旁白。）”
- (84) 1734年版增添：“（高声。）”
- (85)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86) 1734年版增添：“（向阿涅丝。）”
- (87) 1734年版增添：“（高声。）”
- (88) 1734年版，上场人物改为：“阿南，阿涅丝，阿尔诺耳弗。”
- (89)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90) 1734年版增添：“（向阿南。）”
- (91)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92) 1734年版增添：“（阿尔诺耳弗离开奥拉斯，过去拥抱奥隆特。）”
- (93) 1682年版，句号改为问号。
- (94)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95)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96) 1734年版增添：“（向奥拉斯。）”
- (97)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98) 1682年版增添：“（向奥拉斯。）”一般多将动作放在“再见”之前，把“再见”的句号改成逗号。
- (99) 1734年版，把“哦！”改为“呜佛！”。事实上，莫里哀本人演出，根据当时的资料，就已经采用“呜佛！”了。“呜佛！”本剧共用三次，参看第二幕第二场和第五场，都在阿尔诺耳弗心情最紧张的时候。根据舞台传统，阿南和尧尔耶特都学他说“呜佛！”然后下场。

太太学堂的批评⁽¹⁾

人 物

余拉妮⁽²⁾

艾莉丝⁽³⁾

克莉麦娜

嘉劳般 跟班。⁽⁴⁾

侯 爵⁽⁵⁾

道琅特 骑士。

李希达斯 诗人。

第一场 余拉妮，艾莉丝。

余拉妮 什么？妹妹，你也一直没有人看望你？

艾莉丝 一个人也没有。

余拉妮 这可真叫出奇啦，我们两个人今天一整天冷冷清清的。

艾莉丝 我也觉得出奇，平日不是这样的。感谢上帝，府上成了宫廷
懒汉的安乐窝。

余拉妮 说实话，我嫌下午太长。

艾莉丝 我呀，倒嫌太短。

余拉妮 那是因为，妹妹，有才的人就爱寂寞。

艾莉丝 啊！才字不敢当；你知道，我不存那种奢望。

余拉妮 就我来说，我承认，我喜欢人多。

艾莉丝 我也喜欢，不过，我喜欢有所选择；一般过访，也还罢了，可是有些人看望你，受不了你也得受，单冲这个，我就常常高兴一个人待着。

余拉妮 单只招待中意的人，未免过分挑剔。

艾莉丝 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招待，未免过分殷勤。

余拉妮 我欣赏懂事的人，对那些瞎闹的人，我也引以为乐。

艾莉丝 说真的，和瞎闹的人在一起，三言两语过后，你就腻烦了，下次再来，他们中间有一大半人，也就乏味了。可是，说到瞎闹的人，我倒想起你那位讨厌的侯爵来了，你好不好把他给我打发掉？你以为他长年胡诌，我受得了，就老拿他来磨难人？

余拉妮 眼下时兴这种语言，宫里拿它当谈笑资料。

艾莉丝 这些人整天挖空心思，说这种听不懂的双关话，真也无聊透顶。菜市和毛拜广场⁽⁶⁾的陈词滥调，不三不四，也当宝贝似的，夹七夹八，在卢佛宫说起，可漂亮啦！王公大人打趣打到这上头，格调真高！一个人卖弄才气，走到你跟前，说什么：“夫人，你在王家广场⁽⁷⁾一站，人在巴黎三古里⁽⁸⁾开外，就眉飞色舞，望见你了，原因是梅肥村⁽⁹⁾相离三哩远！”难道这话不别致、不聪明？想出这些俏皮隐语的人，难道不该得意？

余拉妮 没有人说这聪明；学这种语言的人，中间就有一大半，自己也明白这滑稽。

艾莉丝 千辛万苦，就为说些蠢话；拿定主意，就为瞎开玩笑：越发无聊了。依我看来，也就越发不该原谅了。我要是法官的话，从

严惩处这些胡诌的先生，一个也逃不脱我的板子。

余拉妮 说起这话，你就冒火，还是别说了吧。倒说，我约好了道琅特和我们一起用晚饭的，我看，他来迟了。

艾莉丝 说不定他忘了，所以……

第二场 嘉劳般，余拉妮，艾莉丝。

嘉劳般 太太，克莉麦娜看你来了。

余拉妮 哎！我的上帝！怎么她来啦？

艾莉丝 你抱怨一个人冷清，上天派她罚你来了。

余拉妮 快去，就说我不在家。

嘉劳般 已经说您在家了。

余拉妮 是哪个傻瓜说的？

嘉劳般 是我，太太。

余拉妮 见你的鬼！我要好好儿收拾你这小坏家伙一顿，看你还自作主张不！

嘉劳般 我去告诉她，太太，您想出门。

余拉妮 站住，笨蛋，你已经说错了话，就请她上来吧。

嘉劳般 她还在街上和一个男人讲话。

余拉妮 啊！妹妹，她赶这时候看我来，可真别扭！

艾莉丝 这位太太天生有点儿别扭，也是真的；我一向一百二十分厌恶她；她自命什么都懂，其实，别看她有贵人身分，再蠢不过。

余拉妮 看你把她说的。

艾莉丝 得啦，得啦，她也就配我这么说；我说这话，还是客气，不然呀，有的是话形容。就说女才子吧，单从顶坏的意思来看，难道世上还有比她更是所谓女才子的？

余拉妮 可是她一口否认这种名称。

艾莉丝 对，她否认名称，可是她抹杀不了事实；因为说到临了，她里里外外都是；不单这个，她还是世上顶爱装模作样的女人。她的身子七歪八扭，活脱脱就像拼出来的，她的屁股、她的肩膀和她的头，一动一动的，仿佛有弹簧在底下顶着。她说话总是一副有气无力的呆腔呆调，翘起嘴来显着嘴小，眼珠滚来滚去，表示眼睛大。

余拉妮 低点儿声吧，万一她听见了……

艾莉丝 不会的，不会的，她还没有上来。我一直记着那天黄昏，她听人说起达蒙有名气，有著作，想见见他。你晓得这位先生，人家说话，天生懒得搭腔，她却当作才子，请他用饭。个个对他抱着热望，眼睛睁大了看他，好像他自成一格，与众不同一样。可是他在众人当中，显出十足傻相。他们满以为他谈笑生风，口才出众，句句奥妙，别人有话，他也一定应对如流，就连要酒喝，也会来上一句俏皮话，逗得满座欢笑。可是他不言不语，大失众望；女主人不满意他，就像我不满意女主人一样。⁽¹⁰⁾

余拉妮 别说了。我这就到屋子门口接她。

艾莉丝 还有一句。我直盼她和我们方才说起的侯爵结婚：一个女才子，一个胡诌的人，正好一对活宝！

余拉妮 你要不要给我住嘴？她来了。

第三场

克莉麦娜，余拉妮，艾莉丝，嘉劳般。

余拉妮 你可真是来晚了……

克莉麦娜 哎！我的亲爱的，你赶快赏我一个座儿坐吧，求求你啦。

余拉妮⁽¹¹⁾ 快移一张椅子过来。

克莉麦娜 啊！我的上帝！

余拉妮 出了什么事？

克莉麦娜 我可支不住啦。

余拉妮 你怎么啦？

克莉麦娜 我要晕过去。

余拉妮 头不舒服？

克莉麦娜 不。

余拉妮 你要人帮你松松带子⁽¹²⁾？

克莉麦娜 我的上帝，不要。啊！

余拉妮 你到底哪儿难受？你什么时候开始的？

克莉麦娜 我难受了三小时多，我是在王宫开始难受的。

余拉妮 怎么？

克莉麦娜 也是我倒楣，方才我看了《太太学堂》那出七拼八凑的坏戏。我到现在还觉得恶心，直要晕过去，我看我半个多月也不会好起来。

艾莉丝 说的也真是呀，病来如箭。

余拉妮 我不晓得妹妹和我是什么体质，不过，前天我们也看这出戏来的，两个人看完回来，都好好儿的，身子结实得什么也似的。

克莉麦娜 什么？你们看过？

余拉妮 是啊；从开幕看到闭幕。

克莉麦娜 我的亲爱的，难道你们没有闹抽筋？

余拉妮 感谢上帝，我的身子没有那么娇嫩；就我来说，我倒觉得这出喜剧，与其说是给人添病，不如说是帮人治病。

克莉麦娜 啊！我的上帝！你在说什么呀？一个人富有常识，怎么也会说出这种话来？像你这样排斥理智，也好不受惩罚？这出喜剧，废话连篇，说真的，哪一个好打趣的人，能够欣赏啊？拿我来说，我告诉你们，整个儿一出戏，一滴刺激胃口的东西，我也没有找到。“小孩子是不是从耳朵眼里生出来”，我觉得趣味下流；“奶油蛋糕”让我恶心⁽¹³⁾；想着那碗“汤”，我就要吐⁽¹⁴⁾。

艾莉丝 我的上帝！经你一说，话可文雅啦！我先还以为这出戏好来的；不过夫人说起话来令人口服心服，看书的方式也令人无比愉快，你就是不愿意，也得同意她的见解。

余拉妮 我可没有那么好说话；我就说说我的想法吧，我认为这是作者写的最有趣的一出喜剧。

克莉麦娜 啊！你说这话，我也就是可怜你。鉴别力这样低，我可不应你。一出戏随时随地毁谤贞节，时时刻刻玷污想象，难道规矩女人也会喜欢？

艾莉丝 看你把话说得多么漂亮呀！夫人，想不到你竟是一位铁面无私的批评家，可怜的莫里哀有你做对头，也算倒了楣了！

克莉麦娜 听我的话，我的亲爱的，你就认真改改你的见解吧。哪怕是为了爱惜你的名声也好，千万别对人说起你喜欢这出喜剧。

余拉妮 你说戏上海淫，我就看不出来。

克莉麦娜 哎呀！从头到尾诲淫。我发现句句色情、猥亵，正经女人看这出戏，我认为不脸红也得脸红。

余拉妮 别人看不出，单单你看得出，想必你有什么妙法儿吧。因为拿我来说，我就什么也没有看到。

克莉麦娜 那是因为你肯不肯看，一定是的。因为，感谢上帝，色情就明明摆在眼面前嘛，一点遮盖也没有，赤裸裸的，多不怕羞的眼睛也看不下去。

艾莉丝 啊！

克莉麦娜 是的，是的，是的。

余拉妮 那就请你指一个你所谓色情的地方给我看。

克莉麦娜 哎呀！指给你看，有必要吗？

余拉妮 有。你看不下去的地方，我只要你举出一个地方来，也就成了。

克莉麦娜 不看别的，单看阿涅丝说人家动她的那场戏⁽¹⁵⁾，不也就够了吗？

余拉妮 好！你觉得它怎么猥亵？

克莉麦娜 啊！

余拉妮 请问？

克莉麦娜 哎哟！

余拉妮 倒是说呀？

克莉麦娜 我没什么好对你说。

余拉妮 拿我来说，我就看不出有什么不好。

克莉麦娜 你可真糟。

余拉妮 我倒觉得，就该说成真好才是。人家要我看什么，我就看什么，人家没有要我看的，就不该死乞白赖地瞎折腾，看那没有要看的東西。

克莉麦娜 女人的名节……

余拉妮 女人的名节不在于假模假式。比规矩女人还要守规矩，也不见得合适。在这上头，装腔作势，比在什么上头也糟。事关名节，就分外苛细，鸡蛋里面挑骨头，看什么也不顺眼，最天真的话也有恶意，不相干的事也要生气：我看没有比这再滑稽的了。相信我的话，女人乔支乔张，就算不得贤德女子。她们的严厉，来路不明，她们那些假招子是装出来的，不但不给人好感，反而成为话柄，惹人批评。一个人有了错儿，落到别人眼里，别人只有开心。也好，我举一个例子看。有一天，有几位妇女在看这出喜剧，正对我们的包厢，演戏中间，她们装模作样，不是回过头去，就是藏起脸来，四面八方，评头品足，人人在说她们的怪话；她们不这样做，也就不会惹出这些议论来了。就连那些跟班，也有人扯开了嗓子喊：她们的身子，只有耳朵干净。

克莉麦娜 总而言之，看这出戏，也就是瞎了眼，才像什么也看不出来。

余拉妮 戏上没有的事，就不该瞎看。

克莉麦娜 啊！我再说一遍，我认为色情刺目。

余拉妮 我呀，偏不同意。

克莉麦娜 什么？我们说的阿涅丝说话的地方，不明明就在诲淫吗？

余拉妮 当然没有。她说的话，就没有一句本身不是极其正经的。如果你以为还有别的什么的话，猥亵的是你，不是她，因为她大不了也不过是说：人家动她的扎头带子。

克莉麦娜 啊！你高兴说成扎头带子，随你！可是说到这个“那”，她住了口，这不是平白无故搁上去的。这个“那”，勾起奇奇怪怪的念头。这个“那”一百二十分胡闹；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这个“那”，犯嫌越礼，你想回护，也回护不了。

艾莉丝 真的，姐姐，我赞成夫人这话，反对这个“那”。这个“那”，犯嫌越礼，到了极点，你就不该回护这个“那”。

克莉麦娜 “那”的意思好淫啦，简直听不下去。

艾莉丝 夫人，你说什么？

克莉麦娜 夫人，我说淫。

艾莉丝 啊！我的上帝！淫。我不晓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不过，我觉得这个字妙不可言⁽¹⁶⁾。

克莉麦娜 你看，你自己的本家姊妹也赞成我。

余拉妮 哎！我的上帝！她是一个话匣子，想也不想，就出了口。你听我讲，她那些话，就相信不得。

艾莉丝 啊！你这人可真恶毒啦，居然要夫人疑心我！万一她信了你的话，看我还有立脚的地方嘛。夫人，难道我就这么背运，你真这样看我？

克莉麦娜 不，不。她那些话，我就没有搁在心上，她说你不诚恳，我偏不信。

艾莉丝 啊！夫人，这话你就说对了。我觉得你是世上最可爱的人，你嘴里出来的话，我完全同意，句句觉得中听。你信得过我这些话，才对得住我。

克莉麦娜 哎呀！我说话从来不带假。

艾莉丝 夫人，我一看就看出来了，你什么也是自自然然的。你的语言、你的声调、你的眼色、你的脚步、你的姿态和你的打扮，我就不知道有什么高贵风采吸引人。我是眼睛带鼻子在研究你，心上整个是你，试着学你，样样照着你做。

克莉麦娜 夫人，你在寻我的开心。

艾莉丝 没有的话，夫人，谁寻你的开心做什么？

克莉麦娜 夫人，我不配人学。

艾莉丝 哦！夫人，才配！

克莉麦娜 夫人，你夸奖我。

艾莉丝 夫人，一点也不是。

克莉麦娜 夫人，你就开恩饶了我吧。

艾莉丝 夫人，我已经开恩饶了你啦，我心上的话，有一半儿还没有说呐。

克莉麦娜 啊！我的上帝！别说啦，求求你。你这么一来，我可诚惶诚恐啦。（向余拉妮。）总而言之，我们这儿有两个人反对你，聪明人不好一意固执的……

第四场

侯爵，克莉麦娜，嘉劳般，余拉妮，艾莉丝。

嘉劳般 先生，请您站住。

侯爵 你一定是不认识我。

嘉劳般 才不，我认识您；可是，您别进去。

侯 爵 啊！吵什么，小跟班！

嘉劳般 没有要您进去，硬要进去，就不应该。

侯 爵 我要见见你的女主人。

嘉劳般 我告诉您，她不在家。

侯 爵 她明明在房间。

嘉劳般 对，在房间；可是，她不在家。

余拉妮 那边怎么啦？

侯 爵 夫人，是你的跟班在瞎闹。

嘉劳般 我告诉他，夫人，您不在家，他偏要进来。

余拉妮 你为什么对先生说我不在家？

嘉劳般 您有一天怪我，不该告诉他您在家来的。

余拉妮 看这没礼貌的东西！先生，他说的话，我求你别信他的。他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小傻瓜，拿你错看成别人了。

侯 爵 夫人，我早就看出来了；不是看在你的分上，我会教训他怎么接待贵人的。

艾莉丝 阁下这种敬意，家姊非常承情。

余拉妮 不懂规矩的东西，端一个座儿过来。

嘉劳般 那边不有一个？

余拉妮 移到前头。

〔小跟班粗手粗脚地推动座椅⁽¹⁷⁾。〕

侯 爵 你的小跟班，夫人，看不起我。

余拉妮 的确是他不该。

侯 爵 说不定是我面相难看，这才罪有应得吧⁽¹⁸⁾？哈！哈！哈！
哈！

艾莉丝 等他长大了，他就辨别得出上流人了。

侯 爵 夫人们，我打断你们的谈话，你们在谈什么？

余拉妮 谈喜剧《太太学堂》。

侯 爵 我正看完戏出来。

克莉麦娜 好！先生，请问，你觉得怎么样？

侯 爵 完全胡闹。

克莉麦娜 啊！听你这话，我真高兴！

侯 爵 这是世上顶坏的戏了。什么，见鬼！我几乎找不到一个座位；在门口还差点儿闷死，脚叫人踩过来踩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请你们看看我的膝襠⁽¹⁹⁾和我的带子乱成了什么。

艾莉丝 单冲这个，《太太学堂》就要不得。你贬它贬得有道理。

侯 爵 依我看来，这样坏的一出喜剧，还从来没有人写过。

余拉妮 啊！我们等了好久道琅特，总算来啦。

第五场

道琅特，侯爵，克莉麦娜，艾莉丝，余拉妮。

道琅特 请别起来，也别中断谈话。你们说的这出戏，四天以来，差不多成了巴黎家家户户的谈话资料，而且意见分歧，从来没有看见这样好玩过。因为，说到最后，我听见有人贬这出喜剧，可是同样一个地方，我又听见有人拼命称赞。

余拉妮 我们这位侯爵先生，就说了这出喜剧许多坏话。

侯爵 不错，我觉得可憎；家伙！可憎，极其可憎；所谓可憎的可憎。

道琅特 可是我，我的亲爱的侯爵，我觉得你的看法可憎。

侯爵 什么？骑士，你打算给这出戏撑腰？

道琅特 对，我打算撑腰。

侯爵 家伙！我保证它可憎。

道琅特 不是有产者的保条⁽²⁰⁾。不过，侯爵，请你讲讲凭什么理由，你这样看这出喜剧？

侯爵 因为可憎。

道琅特 对。

侯爵 可憎，因为可憎。

道琅特 这样一说，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是官司输定了。不过，还是指点指点我们，对我们说说戏上的缺点吧。

侯爵 我晓得什么？我听都懒得去听。不过，活见鬼！我晓得我从来没有看过再坏的东西。还有道立拉斯，坐在一旁，和我的看法一样。

道琅特 了不起的权威人士，这下子你可来头大了。

侯爵 只要看看池座不停地哄笑，也就明白了。我用不着别的证明它没有价值。

道琅特 有些风度高雅的先生，不许池座也有常识，哪怕戏好得不得了，发现自己和池座在一起笑，就觉得有气。难道，侯爵，你也是其中一位？前不久，我看见一位朋友，坐在戏台子上⁽²¹⁾，由于这样做，成了滑稽人。他听这出戏，从开幕到闭幕，严肃到了极点，碰到别人发笑的地方，就皱眉头。听见哄堂大笑，他就耸耸

肩膀，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情，望着池座；有时候，他望着池座发脾气，大声嚷嚷：“笑吧，池座！笑吧！”我们这位朋友的气性，成了另外一出喜剧。他大大方方演给全场看，众口同声，认为谁也演不过他。侯爵，我求你注意，也求别人一样注意：常识在戏上没有固定地点，半个金路易和十五个苏的区别⁽²²⁾，对欣赏也毫无作用，站着也好，坐着也好，谁也可能有不正确见解。总之，一般说来，我相当信任池座的称赞，原因是：他们中间，有几位能按规矩批评一出戏，但是更多的人，却照最好的批评方式来批评，就是，就戏论戏，没有盲目的成见，也没有假意的奉承，也没有好笑的苛求。

侯爵 骑士，你怎么成了池座的辩护人？家伙！我听了，倒也高兴。我一定会让他们晓得你是他们的朋友的。哈！哈！哈！哈！哈！哈！

道琅特 你爱怎么笑，就怎么笑吧。我拥护常识，可是我忍受不了我们那些马斯卡里叶侯爵⁽²³⁾的异想天开。看见这些人不顾贵人身分，把自己变成滑稽人，我就有气；看见这些人一窍不通，总在肆口裁判一切，我就有气；看见这些人看到坏的地方喊好，好的地方却不声不响，我就有气；看见这些人看油画，或者听音乐会，褒也好，贬也好，全不对头，胡扯艺术名词，不是加以歪曲，就是用错地方，我就有气。哎！家伙，先生们，住口吧，上帝既然没有给你这份辨别事物的知识。别让自己变成听你说话的人的笑料了吧，你就想想自己一言不发，倒许有人相信自己聪明，也就成了。

侯爵 家伙！骑士你说这话……

道琅特 我的上帝！侯爵，我这话不是说给你听，而是给另外十多位出入宫廷的先生们听的。他们轻举妄动，玷辱宫廷，人民看在眼里，真还以为我们个个都是一般模样。就我来说，我尽力把自己

区别出来，而且一有机会，就尽情取笑，希望他们临了会得聪明过来。

侯爵 请问，骑士，你看李桑德有没有才情？

道琅特 当然有，而且很高。

余拉妮 这是谁也否认不得的。

侯爵 问问他对《太太学堂》的意见吧，他会告诉你，他不喜欢的。

道琅特 哎！我的上帝！有许多人，就因为才情太高，倒害了事。他们正因为眼睛亮，反而看不清楚，甚至于发现自己和别人见解雷同，就会生气，因为他们就爱独断独行。

余拉妮 不错，我们的朋友显然就是其中一位，他要有话先说，别人恭恭敬敬地候他判决。他没有称赞，你先称赞，等于谋害他的知识，于是他就公开报复，站到反方面。凡是知识问题，他要大家首先向他请教；我敢说，作者在上演以前，先拿戏给他过目，他会认为是唯一无二的杰作的。

侯爵 阿拉曼特侯爵夫人，你说怎么样？她到处讲它要不得，还说它充满色情，简直看不下去。

道琅特 我说，她这样做，和她的新作风倒也相称。我还说，有些女人太在名节上做文章，变成了滑稽人。这些女人眼看老境就要到来，想找东西弥补弥补失去的年华，以为摆出一副正经模样，凡事吹毛求疵，就顶替得过她们的少艾和美丽。我们这位夫人有才情，可是学这些坏样子学坏了，学得比哪一个女人也过分，别人从来看不出猥亵的地方，单她眼尖，有本事发现。人家还讲，这位夫人挑剔我们的语言，要它改头换面，可是她这一苛求不要紧，几乎没有一个字，不是去头，就是斩尾，因为她发现某些字音撩拨人心。

余拉妮 骑士，我看你疯了。

侯爵 说到最后，骑士，你喜欢的喜剧，说不好的那些人，你以为挖苦一顿，也就辩护了。

道琅特 不见得；我不过是嫌这位夫人有些庸人自扰……

艾莉丝 话别说急了，骑士先生，除去她以外，或许有人也抱同样见解。

道琅特 至少我晓得你不是，因为你看戏的时候……

艾莉丝⁽²⁴⁾ 不错，可是我换了看法；夫人说起她的看法，理由十足，我就改了主意，投到她那边去了。

道琅特⁽²⁵⁾ 啊！夫人，请你宽恕我；为了尊重你，只要你愿意，我说过的话，我统统撤销。

克莉麦娜 我愿意你这样做，不是为了尊重我，而是为了尊重理智；因为，说到最后，再怎么看，这出戏根本也就辩护不出一个什么名堂来，我就想象不出……

余拉妮 啊！作家李希达斯先生来了。他来得再巧不过。李希达斯先生，你自己取一把椅子过来，坐到这儿。

第六场

李希达斯，道琅特，侯爵，艾莉丝，余拉妮，克莉麦娜。

李希达斯 夫人，我来迟一步；不过，我必须在侯爵夫人府上读我的戏，我先前对你提过；我听赞扬听入了神，自己就没有感到会多呆一小时。

艾莉丝 指望作家留下来，赞扬顶有效验。

余拉妮 李希达斯先生，你倒是坐呀；我们晚饭后读你的戏。

李希达斯 献演的时候，在座的人都一定出席，而且答应我竭力捧场来的。

余拉妮 我信得过。不过，我再说一遍，请你坐下。我们正在议论一桩事，我希望继续下去。

李希达斯 我想，夫人，你哪一天也会留一个包厢的。

余拉妮 到时看。我们还是请接着往下讲吧。

李希达斯 夫人，我不妨提醒你一声，包厢差不多全预订出去了。

余拉妮 那太好了。话说回来，你来的时候，可把我吓坏了，因为人人跟我作对。

艾莉丝⁽²⁶⁾ 开头他在你那边，不过，现在他晓得夫人是反对派的领袖，我想，你也就只好另讨救兵了。

克莉麦娜 不，不，我不要冷落令姐，我允许他的才情和他的感情一致。

道琅特 夫人，有了你的允许，我就放胆为自己辩护了。

余拉妮 不过先让我听听李希达斯先生的意见。

李希达斯 夫人，关于什么事？

余拉妮 关于《太太学堂》。

李希达斯 啊，啊。

道琅特 你觉得怎么样？

李希达斯 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你知道，在我们作家之间，谈起彼此的作品来，就该特别细心才是。

道琅特 不过，单我们自己讲讲，也没有关系。你觉得这出喜剧怎么样？

李希达斯 先生，我？

余拉妮 真的，你的看法说给我们听听。

李希达斯 我觉得很好。

道琅特 当真？

李希达斯 当真。凭什么不？难道真还不是独一无二的杰作？

道琅特 哼，哼，李希达斯先生，你是一个大滑头：你心里的话，你不说出来。

李希达斯 不见得吧。

道琅特 我的上帝！我晓得你的。我们就别装假了吧。

李希达斯 哈，哈，哈。

道琅特 真的，你干脆就说，这出喜剧要不得好了。

李希达斯 行家也确实不赞成来的。

侯 爵 真的，骑士，看你丢人的吧，这回有你挖苦的啦：哈，哈，哈，哈，哈！

道琅特 再接再厉，我的亲爱的侯爵，再接再厉。

侯 爵 你看，学者站在我们这边。

道琅特 李希达斯先生的批评，的确非同小可。不过李希达斯先生要原谅我：我听了这话，并不认输。方才我斗胆反对⁽²⁷⁾夫人的见解，我驳他的见解，想必不会怪我唐突吧。

艾莉丝 什么？你有夫人、侯爵先生和李希达斯先生作对，你还敢抗拒？哟！瞧你多不识相呀！

克莉麦娜 拿我来说，我就不明白，有些人明明懂事，怎么会带头袒护这出岂有此理的戏。

侯 爵 活见鬼！夫人，从开幕到闭幕，没有一个地方不糟糕。

道琅特 侯爵这话讲的痛快。一脚踢开，再方便不过。经你这样一判决，威风凛凛，我看，什么事也完蛋了。

侯 爵 家伙！旁的演员也都在看戏，就骂它骂了一个体无完肤⁽²⁸⁾。

道琅特 啊！我再也没有话好讲了：你对，侯爵。旁的演员既然说坏，当然就该相信。他们全是有识见的人，说话不存私心。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投降就是。

克莉麦娜 投降也罢，不投降也罢，这出戏伤风败俗，对妇女无礼讽刺，我知道，你再劝我，我也听不进去。

余拉妮 就我来说，我没有一点生气的意思，戏上的话，我也决不硬往自己头上套。这类讽刺直接打击风俗，只在无意之中，捎带上了个别人士。箭头指向一般，我们犯不着自己往上碰。可能的话，我们就利用利用戏上的教训也好，可是不要自作聪明，以为正指我们自己。舞台上搬演的种种滑稽画面，人人看了，都该不闹脾气。这是一面公众镜子，我们千万不要表示里面照的只是自己。以为戏上责备自己，不免有气，等于当众给自己加上罪名。

克莉麦娜 就我来说，我不是因为戏上可能牵涉到我，这才说起。戏上那些女人，逾闲荡检，我想，我在社会上，一向循规蹈矩，倒也不怕人家影射。

艾莉丝 当然，夫人，他们就是想影射你，也影射不上。你的行为，有目共睹，没有惹人议论的地方。

余拉妮⁽²⁹⁾ 所以，夫人，我也不是冲你才说那些话的；好比戏里的讽刺一样，我是就一般而言。

克莉麦娜 夫人，我相信你。不过，这话不谈也罢。戏上有一个地方，糟蹋我们女性，我不晓得你们怎样看待，我对你们说，把我可气得不得了，作者真正可恶，居然拿我们叫做“畜牲”⁽³⁰⁾。

余拉妮 这话他派给一个滑稽人讲，你不也听见了吗？

道琅特 再说，夫人，难道你不晓得，情人的咒骂，向来就无所谓？爱情有温柔，也有狂暴？而且，碰到同样情形，男子会说出最古怪的话、还要难听的话来，可是女人听了，往往反而当成恩爱表示？

艾莉丝 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我消化不了，还有夫人方才说起的那碗“汤”和那块“奶油蛋糕”，我一样听不下去。

侯 爵 啊！真的，对，“奶油蛋糕”！我方才就注意到了：“奶油蛋糕”！夫人，你提醒我“奶油蛋糕”，我多感激你呀！诺曼底的苹果，也不见得够应付“奶油蛋糕”吧⁽³¹⁾？“奶油蛋糕”，家伙！奶油蛋糕！

道琅特 好！你说“奶油蛋糕”，是什么意思？

侯 爵 家伙！骑士，“奶油蛋糕”。

道琅特 到底是什么意思？

侯 爵 “奶油蛋糕”！

道琅特 你的理由说给我们听听。

侯 爵 “奶油蛋糕”！

余拉妮 不过，我看，你也该说说清楚啊。

侯 爵 “奶油蛋糕”，夫人！

余拉妮 你觉得这怎么不好？

侯 爵 我，什么也不觉得。“奶油蛋糕”！

余拉妮 啊！我可不问啦。

艾莉丝 侯爵先生一出手，你们只有弃甲丢盔的份儿。不过，我倒希望李希达斯先生，也来上三拳两脚，打得个个告命求饶。

李希达斯 责备不是我的习惯，我对别人的作品一向就相当宽大。骑士先生对作者表示好感，我没有意思破坏，不过，有人告诉我，这类戏就算不得什么喜剧，这些小玩意儿比起正经戏的美丽来，还隔着很远很远哪。今天人人就好这个，大家抢着去看，可是就在全巴黎欣赏这些无聊东西的时候，就见伟大作品，冷冷清清，难得有人去看。我告诉你的，有时候想到这上头，我就伤心，觉得这是法兰西的耻辱。

克莉麦娜 的确这样，公众欣赏力受到很坏的影响，本世纪变得一百二十分贱。

艾莉丝 贱这个字，又是妙不可言。夫人，这是你造出来的吗⁽³²⁾？

克莉麦娜 哎！

艾莉丝 我就说来的。

道琅特 李希达斯先生，你真就以为全部才情和全部美丽只在正经诗里头，滑稽戏是胡闹东西，一点也不值得赞扬吗？

余拉妮 拿我来说，我就不这样想。悲剧写好了的话，确实了不起；不过，喜剧也有它可爱的地方，我认为这一个不见得就不比另一个难写。

道琅特 当然，夫人。说到难写不难写，你往喜剧方面添上一句“难写多了”，也不见其就错。因为，说到最后，发一通高贵感情，写诗斥责厄运，抱怨宿命，咒骂过往神明，比起恰如其分地表现人的滑稽言行，在戏台上轻松愉快地扮演每一个人的缺点，我觉得要容易多了。你描画英雄⁽³³⁾，可以随心所欲。他们是虚构出来

的形象，不问逼真不逼真；想象往往追求奇异，抛开真实不管，你只要由着想象海阔天空，自在飞翔，也就成了。可是描画人的时候，就必须照自然描画。大家要求形象逼真；要是认不出是本世纪的人来，你就白干啦。总而言之，在正经戏里面，想避免指摘，只要话写得美，合情合理就行；但是临到滑稽戏，这就不够了，还得诙谐；希望正人君子发笑，事情并不简单啊。

克莉麦娜 我相信正人君子中间有我一份；可是我看的这出戏，一句逗我笑的话，我也没有听到。

侯爵 真的，我也没有。

道琅特 说到阁下，侯爵，我并不觉得奇怪：原因是你在戏上没有听见有人胡诌。

李希达斯 真的，先生，人在戏上听见的，可也并不高明；在我看来，戏上的诙谐，全部相当平淡。

道琅特 宫廷可不这样想。

李希达斯 啊！先生，宫廷！……

道琅特 说完了好了，李希达斯先生。我看你的意思是说，宫廷在这上头是外行；你们作家先生，赶上作品失败，寻常没有地方好躲，就怪时代不公道，廷臣缺乏识见。李希达斯先生，请你明白：廷臣也跟别人一样，长着一双好眼睛；一个人戴威尼斯花边和羽翎，也像戴短假辫子和又小又平的胸缀⁽³⁴⁾一样聪明；你的全部剧作的最高考验就是宫廷的评论；你想成功，就该研究宫廷的爱好；任何地方也跟不上宫廷的评价那样正确；宫廷有的是学者，这且不提，单说人在宫廷，出入上流社会，根据简单、自然的常识，就会形成一种才情，看起事来，比起书呆子长锈的全部知识，不知道要精细多少。

余拉妮 不错，你在宫廷即使呆不长久，可是，天天有许多事在你眼前过来过去，你也就养成了解的习惯，尤其是关于说说笑话，怎么说就漂亮，怎么说就拙笨，太容易养成了。

道琅特 宫廷也有滑稽人，这我承认。大家也看得出来，我头一个冲他们开炮。不过，真的，其中就有许多是职业才子；扮侯爵固然好玩，不过，我倒以为，扮作家才更好玩。他们的道学假招子、他们的滑稽推敲、他们的思想掩护、他们对赞扬的渴求、他们对名望的交易、他们的攻守同盟、他们的精神战争、他们的散文与诗的比斗，还有他们拿笔害人的恶习，一件一件在戏台上搬演出来，那才有趣。

李希达斯 先生，莫里哀交鸿运，有你这样一位热心的保护人。不过，还是回到本题来看，问题全在他的戏是好是坏，说到这上头，我就可以随手指指出无数明显的缺点来。

余拉妮 也是怪事，你们诗人永远谴责人人抢着去看的戏，只有没有人看的戏，你们这才夸好。你们对前一种戏显出不可克服的仇恨，而对后一种戏，显出难以想象的情义。

道琅特 这是因为和落难的人们站在一道，表示自己见义勇为。

余拉妮 不过李希达斯先生，我就没有看出那些缺点来，求你就说给我们听听吧。

李希达斯 精通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那些人，一下子就看出这出喜剧违反艺术的全部法则。

余拉妮 我告诉你，我同这些先生没有来往，也不懂什么叫做艺术法则。

道琅特 你们就是那些妙人，口口声声法则，天天折磨外行，吵得我们不能安宁。听你一说，艺术法则好像成了世上顶大的秘密；其实，这不过是一些得来并不费力的心得罢了。人读这类诗，发生

快感，于是常识就根据可能打消这些快感的东西，做出这些心得来。同样的常识，从前做出这些心得来，现在没有贺拉斯和亚里士多德帮忙，也天天轻而易举，做了出来。我倒想知道，在所有法则之中，最大的法则难道不是叫人欢喜？一出戏在戏台子上演出，既然达到目的，难道不是顺大路走下来的？难道你倒愿意，观众在这上头全错，人人判断不来自己得到的快感？

余拉妮 这些先生有一件事，我注意到了，就是最爱说起法则的人，也比别人多知道法则的人，写出来的戏反而没有人夸好。

道琅特 所以，夫人，他们的争论，杂乱无章，人就不该注意才是。因为，说到最后，如果照法则写出来的戏，人不喜欢，而人喜欢的戏不是照法则写出来的，结论必然就是：法则本身很有问题。所以，他们想拿这种奥妙东西拘束公众的爱好，我们蔑弃的也正是这种奥妙东西。我们谈论戏的好坏，只看它对我们所起的作用。让我们诚心诚意把自己交给那些回肠荡气的东西，千万不要左找理由，右找理由，弄得自己也没有心情享受吧。

余拉妮 就我来说，我看戏只看它感动不感动我；只要我看戏看得很开心，我就不问我是不是错，也不问亚里士多德的法则是不是禁止我笑。

道琅特 这正像一个人，吃到一种上等酱油，还要翻翻《法兰西食谱》这本书⁽³⁵⁾，看照上面的方子，是不是还是好的。

余拉妮 正是这样；我纳闷，有些事，我们明明体会出来了，就是有些人，穿凿的可古怪啦！

道琅特 夫人，这些穿凿，莫名其妙，你觉得古怪，也是应该的。因为，说到最后，如果真有这事的话，我们也就不会相信自己了；我们自己的感觉，样样事做不了主，就连吃什么、喝什么，没有专家先生们的允许，我们也不敢再说一声好了。

李希达斯 总而言之，先生，你的全部理由只是：你喜欢《太太学堂》。你一点也不在乎它合不合法则，只要……

道琅特 且慢，李希达斯先生，我没有讲过这话。我说，伟大的艺术是叫人欢喜，这出喜剧是为看戏的人写的，看戏的人既然喜欢，我觉得在它这就够了，此外，也就不必在意才是。不过，我同时照样坚持：它不违反你说起的任何一条法则。感谢上帝，我像别人一样，也用心念过这些法则；我也许能轻而易举，证明我们上演的戏，没有一出比它再合规格的了。

艾莉丝 拿出勇气来，李希达斯先生！你要是后退的话，我们就吃败仗了。

李希达斯 什么？先生，“普洛塔斯”、“艾彼塔斯”、“派立派细”⁽³⁶⁾……？

道琅特 啊！李希达斯先生，你这些艰深字眼，我们听不懂，求你别这样渊博了吧。你就把话说通俗些，也好叫人听懂。你以为一个希腊字，会给你的理由添分量？难道你觉得说“入题”、“开展”和“结束”，不像说“普洛塔斯”、“艾彼塔斯”和“派立派细”一样好吗？

李希达斯 这是术语，许可用的。不过，你不爱听这些字样，我就换一个方式说话好了。我求你干脆回答一下我这几个问题吧。一出戏根本违反戏之所以为戏，也好算戏？因为，说到最后，戏剧诗这个名字是从一个希腊字来的，意思是“动”，表示这种诗的性质含在动作里头；可是这出喜剧没有动作，一切含在阿涅丝或者奥拉斯的叙述里头。

侯爵 哈！哈！骑士。

艾莉麦娜 话说得聪明，真是一语中的。

李希达斯 有些话逗人笑，特别是那句“小孩子是不是从耳朵眼里生出来”，还有比这再笨的，或者，往准确说，再下流的？

侯 爵 很好。

克莉麦娜 啊！

李希达斯 听差和女用人在房子里面那场戏⁽³⁷⁾，难道不是又长又腻，根本不适当？

侯 爵 对。

克莉麦娜 的确。

艾莉丝 有道理。

李希达斯 阿尔诺耳弗给奥拉斯钱，是不是太随便？他既然是戏里的滑稽人物，正人君子的动作怎么也好给他？

侯 爵 好。话讲得妙。

克莉麦娜 高明。

艾莉丝 神乎其神。

李希达斯 难道那段讲道和那些“格言”，不但滑稽，而且根本侮辱我们对教理的尊敬⁽³⁸⁾？

侯 爵 说得好。

克莉麦娜 恰到好处。

艾莉丝 再好不过。

李希达斯 最后，这位德·拉·树桩先生，被写成一位懂事的先生，在好些地方非常严肃，可是，临到第五幕，他对阿涅丝解释他的热狂的爱情，却又眼睛拼命转，气叹得滑稽，泪流得荒唐，把人人逗笑，不也太可笑，太过分？

侯 爵 家伙！神乎其神！

克莉麦娜 奇迹！

艾莉丝 万岁！李希达斯先生。

李希达斯 我怕你们腻烦，许多别的毛病，也就不提了。

侯 爵 家伙！骑士，这下子你遭殃了。

道琅特 看吧。

侯 爵 真的，你遇见对手啦！

道琅特 也许。

侯 爵 回答，回答，回答，回答。

道琅特 我就回答。他……

侯 爵 回答呀，我求你啦。

道琅特 你听我回答。如果……

侯 爵 家伙！我看你就回答不出。

道琅特 对，如果你总在打岔的话。

克莉麦娜 好，我们就听听他的理由看。

道琅特 首先，说整出戏只是叙述，话就不对。动作有许多，全在戏台子上发生，而且按照题材的组合，叙述本身就是动作；尤其是这些叙述，都是天真烂漫地讲给当事者听的。他回回听，回回窘，观众先就看了开心。再说，他一得到消息，就尽他的力量，想出种种办法来，打消他怕遇到的祸事。

余拉妮 就我来说，我觉得《太太学堂》的主题的美丽，正在不断讲秘密话上。我看着相当有趣的，就是一个懂事的人，而且事事有

他心爱的一个傻丫头和一个做他的情敌的冒失鬼预先通知，不过，尽管如此，要来的事，他还是打消不掉。

侯爵 瞎扯，瞎扯。

克莉麦娜 勉强得很。

艾莉丝 不成其为理由。

道琅特 说到“小孩子是不是从耳朵眼里生出来”，只在和阿尔诺耳弗有联系的时候，这才有趣。阿涅丝随便说的一句傻话，他当做最漂亮的话重复一遍，心里兜起无限喜悦。作者把这句话写下来，不是因为这句话本身俏皮，只是因为表达阿尔诺耳弗的性格，而且正好说明他多荒唐。

侯爵 答得不好。

克莉麦娜 不满人意。

艾莉丝 等于没有说。

道琅特 至于他随便给钱，知己朋友的信在他就是一种充分保证，这且不说；其实，一个人在某些事上滑稽，在另外一些事上正派，并不矛盾。说到阿南和尧尔耶特在住宅里面那场戏，有人嫌长、嫌平淡，说实话，不就没有道理。在阿尔诺耳弗出门期间，由于他爱的女孩子过于无知，他上了当，同样，由于用人无知，他回来在门外待了许久：一切也就是要他处处受到惩罚，而惩罚他的正是他以为能保障他的种种安全设施。

侯爵 这些理由不值一谈。

克莉麦娜 对解决问题，就不起作用。

艾莉丝 简直要不得。

道琅特 说到那篇训话，也就是你所谓的讲道，说实话，真正信士听了以后，不就像你说的那样有气。阿尔诺耳弗的荒唐和受训的女孩子的天真，充分说明“地狱”和“滚水锅”这些词句的使用。至于第五幕的爱情激动，有人嫌太过分，或者嫌太可笑，我倒想知道，这对爱人是不是讽刺？甚至于正人君子和最严肃的人，遇到同样情况，难道不也有这种……

侯 爵 真的，骑士，你顶好还是住嘴吧。

道琅特 很好。说到最后，我们自己要是也有了爱情的话，看看自己……？

侯 爵 我简直听也不要听你的。

道琅特 就请你听听吧。难道在热烈相爱的时候……

侯 爵 啦、啦、啦……

〔他唱了起来。

道琅特 什么……？

侯 爵 啦、啦……

道琅特 我不知道是不是……

侯 爵 啦、啦……

道琅特 我觉得……

侯 爵 啦、啦……

余拉妮 我们争论中间，出了一些相当有趣的事。我觉得很可以写成一出小喜剧，放在《太太学堂》后头，也不见其太坏。

道琅特 你这话有道理。

侯 爵 家伙！骑士，戏上你那个角色，不见得对你有利。

道琅特 对，侯爵。

克莉麦娜 我也希望写出来，不过，要照方才的实在情形写出来。

艾莉丝 我情愿奉献我这个人物的。

李希达斯 我想，我也不会吝惜我这个人物的。

余拉妮 既然全都赞成，骑士，你就记下来，交给你认识的莫里哀，写成喜剧好了。

克莉麦娜 他一定不会干的，这全是骂他的话。

余拉妮 不会的，不会的；我晓得他的脾气：只要有人看他的戏，他不在乎人攻击。

道琅特 是的。不过，有什么法子好收场啊？因为这儿没有婚姻，也没有重逢。我就不晓得争论好在什么地方打住。

余拉妮 那就想一个意外事故吧。

第七场

嘉劳般，李希达斯，道琅特，侯爵，克莉麦娜，艾莉丝，余拉妮。

嘉劳般 夫人，饭开上啦。

道琅特 啊！我们想收场想不出，这倒来得正好。没有比这再自然的啦。双方唇枪舌剑，争执不下，就像我们一样，谁也不让谁；来了一个小跟班，说：开饭啦；于是个个站起，吃晚饭去了。

余拉妮 再好的结束，喜剧不会有的了，我们就说到这儿为止吧。

(1) 原作是散文体。1663年6月1日，星期五，在巴黎首演。

- (2) 根据欧皆（Auger）的注释：余拉妮的口吻说明，她比艾莉丝年长，应当是堂姊。这个角色可能由德·柏立夫人扮演。
- (3) 扮演这个角色的是阿尔芒德·拜雅尔，莫里哀的新婚夫人。这可能是她第一次演戏。艾莉丝的性格，在《愤世嫉俗》里面，得到充分发展，衍成赛莉麦娜。
- (4) 根据1734年版，嘉劳般在人物表上是末一名，同时在“跟班”后面有这样一行，“景在巴黎，在余拉妮住宅。”
- (5) 根据代浦瓦（Despois）的解说：这个丑型侯爵，应当由莫里哀本人扮演。
- (6) 毛拜（Maubert）广场，在巴黎第五区，从中世纪起，就是巴黎小市民和流浪汉的主要活动场所，暴动往往从这里开始。
- (7) 王家广场（la place Royale）在巴黎第四区，现在叫做渥吉广场（la place des Vosges）。
- (8) 每古里（lieue）合4.445公里。
- (9) 原文是Boneuil村，谐de bon oeil（眉飞色舞）音。村在巴黎东南，全名是Bonneuil-sur-marne，在塞纳河与马恩河之间。
- (10) 一般以为达蒙是莫里哀的自画像。1663年8月，道漏·德·维塞（Donneau de Visé）的小喜剧《日兰德·或者太太学堂的真正的批评与批评的批评》（*Zélinde ou la Véritable critique de l'École des femmes et la critique de la critique*）成书问世。一个花边商人形容艾劳米尔（Elomire，影射莫里哀）在他的店铺道：

“阿尔吉蒙 夫人，我没有能够满足你的期望，非常难过；我下去以后，艾劳米尔连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发现他靠住我的店面，姿势就像一个人在做梦。他的眼睛盯牢了三四位买花边的贵人；他的模样像在用心听他们说话，看他的眼神，他像要一直看进他们的灵魂深处，看看他们没有说的话都是一些什么；我甚至于相信，他带着笔记本子，拿他的斗篷遮好了，不叫人看见，写下他们说的最中听的话。

“奥立阿 也许是一管铅笔吧，他拿铅笔画下他们的脸相，打算照原样在戏台子上扮演出来。

“阿尔吉蒙 就算他没有在笔记本上画出来，我相信他也嵌在他的想象里了。他是一个危险人物；有人带着他们的手走路，不过我们说起他来呀，还可以说：他带着他的眼睛或者他的耳朵走路。

“奥立阿 人人开始对他不表信任，我就知道有些人不愿意再请他到家里来了。”维塞的用意是诽谤，但是也相当刻画出了莫里哀的现实主义的观察精神。布洛塞特（Brossette）在他的关于布瓦洛的杂记（*Bolaeana*）里面，同样说起：“代普赖欧先生自始至终景仰莫里哀，一直把他叫做‘静观人’（le Contemplateur）。 ” 不过，也有人（例如柏赖 [René Bray] ）就不相信莫里哀笔下的达蒙是他自己。

- (1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嘉劳般。）”
- (12) 指“束腰”带子，往往在背后打结。
- (13) “小孩子是不是从耳朵眼里生出来”和“奶油蛋糕”，见于《太太学堂》第一幕第一场。
- (14) “汤”，见于《太太学堂》第二幕第三场。
- (15) 这里指的是《太太学堂》第二幕第五场。
- (16) 根据1734年版，补加：“（站在屋门口。）”
- (17) 根据1734年版，补加：“（……推动座椅，并下。）”
- (18)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笑。）”
- (19) “膝檐”是膝盖底下一种装饰品，很宽很长，镶花边，白颜色，非常妨害走路。
- (20) 向人借钱，请资产阶级人物出保条，担保如期归还，表示可靠。
- (21) 贵人喜欢出较高代价（半个金路易），坐在舞台两侧看戏。
- (22) 半个“金路易”等于五法郎。二十“苏”等于一法郎。前者是包厢和台上特席的票价。“十五个苏”是池座站着看戏的票价。
- (23) 马斯卡里叶侯爵，指《可笑的女才子》的假侯爵。
- (24)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克莉麦娜。）”
- (2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莉麦娜。）”
- (2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余拉妮，指着道琅特。）”
- (27)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克莉麦娜。）”
- (28) “旁的演员”指其他剧团的演员，特别是布尔高涅府的演员，参看《可笑的女才子》。他们成了莫里哀的死对头，参看《凡尔赛宫即兴》。
- (2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莉麦娜。）”

- (30) 见于第五幕第四场，阿尔诺耳弗旁白：“人为这些畜牲什么也干。”
- (31) 观众对某演员，有所不满，当时往往朝台上扔苹果打他。诺曼底（Normandie）是出产苹果的省份。
- (32) “贱”（s’encanaille）在当时还是一个新字。
- (33) “英雄”指剧中主要人物。
- (34) 贵族爱在衣服上缀饰花边，意大利花边比较价昂，特别风行一时，“威尼斯花边”由于最轻、最透明，尤其受人欢迎。羽翎在当时也是一种名贵的装饰品，在《可笑的女才子》里面，马斯卡里叶说：“一根羽翎花我一块金路易。”《太太学堂的批评》上演二十天之后，当局颁布明令，禁止衣服上缀饰花边以及一切真假金、银装璜。当时上等人全戴假辫子，讲究的是又长又大的假辫子。胸缀（rabat）是一种平整的衣领，缀花边，正当颌下，贴在上胸。“戴短假辫子和又小又平的胸缀”，显然是李希达斯之流的作家们的装饰。
- (35) 《法兰西食谱》（*Cuisinier français*, 1651年），在当时很有名，作者是拉·法栾（La Varenne）。
- (36) “普洛塔斯”（Protase）、“艾彼塔斯”（épitase）、“派立派细”（Péripétie），全是希腊字，参看下文道琅特的调侃。
- (37) 见于《太太学堂》第一幕第二场。
- (38) 有些人攻击莫里哀，捏造罪名，以为“格言”影射《旧约》的十诫，亵渎神圣，希图激起教会和信士的反感。根据朗松（G. Lanson）教授的解释，“格言”主要是借用代马奈（Desmarets de Saint-Sorlin, 1596—1676）在当时发表的《宗教著述》（*Oeuvres Chrétiennes*）里面的一首诗，翻译圣·格奈格瓦（Saint Grégoire de Nazianze, 330—约390）的《妇规》（*Préceptes de mariage de Saint Grégoire de Nazianze, envoyés à Olympias le jour de ses nocés*）。

凡尔赛宫即兴⁽¹⁾

演员姓名：⁽²⁾

莫里哀 滑稽侯爵。

柏奈古尔 贵人。

德·拉·格朗吉 滑稽侯爵。

杜·克瓦西 诗人。

拉·陶芮里耶尔 惹厌侯爵。

白雅尔 多管闲事的人⁽³⁾。

杜·巴尔克女士⁽⁴⁾ 装模作样的侯爵夫人。

白雅尔女士 正经女子。

德·柏立女士 顾全面子的风骚女子。

莫里哀女士 冷言冷语的聪明女子。

杜·克瓦西女士 假装好人、背地骂人的女子。

艾尔外女士⁽⁵⁾ 有女才子气的女仆。⁽⁶⁾

景在凡尔赛宫剧场。

第一场

莫里哀，柏奈古尔，德·拉·格朗吉，杜·克瓦西，
杜·巴尔克女士，白雅尔女士，德·柏立女士，杜·
克瓦西女士，艾尔外女士。

莫里哀⁽⁷⁾ 倒说，先生们和夫人们⁽⁸⁾，你们慢慢腾腾，一个一个不肯出来，是开玩笑，还是怎么着？瘟死你们这些人！喂！德·柏奈古尔先生！

柏奈古尔⁽⁹⁾ 什么事？

莫里哀 德·拉·格朗吉先生！

德·拉·格朗吉 做什么？

莫里哀 杜·克瓦西先生！

杜·克瓦西 有事吗？

莫里哀 杜·巴尔克女士！

杜·巴尔克女士 怎么样？

莫里哀 白雅尔女士！

白雅尔女士 有什么事？

莫里哀 德·柏立女士！

德·柏立女士 你喊我做什么？

莫里哀 杜·克瓦西女士！

杜·克瓦西女士 干什么？

莫里哀 艾尔外女士！

艾尔外女士 就来啦。

莫里哀 我看这些人呀，一个一个会把我逼疯了的。⁽¹⁰⁾哎！家伙！先生们，你们是成心气我，还是怎么着？

柏奈古尔 你要人怎么着？我们连词儿也背不下来，你逼我们演，明明是你气我们。

莫里哀 啊！伺候演员呀，就像吆喝捣蛋的畜牲一样！⁽¹¹⁾

白雅尔女士 好！我们来啦。你要我们做什么？

杜·巴尔克女士 你有什么主意？

德·柏立女士 你想怎么着？

莫里哀 请，全到这儿来；我们已经上好了装，圣上还有两小时才来，我们就利用时间排排戏，看看该怎么演吧。

德·拉·格朗吉 词儿背不下来，怎么演？

杜·巴尔克女士 拿我来说，我告诉你，我那个角色的词儿，我一句也不记得。

德·柏立女士 反正我晓得，我那个角色，句句得帮我提示。

白雅尔女士 我呀，我打算好了，带本儿上台。

莫里哀女士 我也这么打算。

艾尔外女士 好在我那个角色没有多少话讲。

杜·克瓦西女士 我也没有多少话讲，不过，就算是吧，我也不担保背得下来。

杜·克瓦西 我宁愿出十个皮司陶耳，也不演。

柏奈古尔 我呀，我告诉你，我宁愿挨一顿臭打，也不演。

莫里哀 你们演的那个角色，个个讨人嫌，如果你们是我的话，又怎么办？

白雅尔女士 谁，你？你没有什么可怜的；因为，戏是你写的，你不怕背不下来。

莫里哀 难道我单怕没有记性？成不成功，不和别人相干，和我可大有关系，你以为我提心吊胆，就算不得一回事了吗？就说我们眼

前的观众吧，一方面我们尊敬他们还来不及，一方面他们高兴笑才笑，你以为我们扮演一点轻松东西，想法子逗他们笑笑，是一桩小事？哪一个作家碰上这种考验，有不战战兢兢的？难道我不该说，我宁愿什么也干，就是不演戏？

白雅尔女士 你有今天战战兢兢的，先前就该多加小心，不像你現在这样，一星期赶出戏来。

莫里哀 国王吩咐我写，我怎么也好不写？

白雅尔女士 怎么？你就必恭必敬告罪，说时间短促，写不出来，不也成了。别人是你的话，爱惜羽毛，绝不会像你这样鲁莽灭裂的。请问，万一不成功，你怎么办？你想想看，你那些仇人，机会到手，哪一个肯放过去？

德·柏立女士 的确也是。你就应当恭恭敬敬，向圣上告罪才是；不然的话，就应当请求放宽时限。

莫里哀 我的上帝！女士，做国王的就爱应令迅速，最不喜欢的是听人诉苦。照他们指派的时间赶出来，才称他们的心；希望他们改期，等于打消他们寻欢作乐的兴致。他们要娱乐随说随有；最现成的娱乐，永远最中他们的意。他们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千万考虑不得自己，我们的本分是让他们欢喜。他们有话下来，我们就该尽快利用他们的愿望。他们要我们做的事，哪怕做坏了，也比延迟一时半时的好。我们即使不成功，觉得惭愧，可是他们的吩咐，我们很快就应命了，照样永远有光彩的。不过，请大家还是想着排练吧。

白雅尔女士 我们背不下词儿，你要我们怎么排？

莫里哀 听我说，你们会背得下来的；就算你们一句也背不下来吧，反正是散文，你们又晓得自己的主题任务，你们不会编一套代替？

白雅尔女士 谢谢呐：散文比诗句还糟。

莫里哀女士 你要不要听我说一句？你就该写一出独角戏，自己一个人演。

莫里哀 住口，太太，你是一个笨蛋。

莫里哀女士 感谢之至，我的丈夫老爷。天下事就是这样：人一结婚，就变了样，一年半以前，你不会冲我说这话的。⁽¹²⁾

莫里哀 请你住口。

莫里哀女士 行一回小礼，我们种种优良品质，就失了踪迹，而且，同样一个女人，丈夫是一副眼睛看，情人又是一副眼睛看，可也真是怪事。

莫里哀 真啰嗦！

莫里哀女士 真的，我要是写喜剧呀，我会用这个主题的。许多责备女人的话，我全给顶回去；丈夫举止粗暴，情人彬彬多礼，相形之下，我会叫做丈夫的心飞肉跳的。

莫里哀 唉呀！算了吧。现在不是闲扯淡的时候：我们还有别的事干。

白雅尔女士 人家写批评攻击你，你受命回答⁽¹³⁾，许久以前，你对我们也讲起要写一出演员喜剧，那你为什么不写呀？材料现成，又正对题，再说，也是应该的，他们在戏上刻画你，就作成你在戏上刻画他们的机会⁽¹⁴⁾。他们刻画你，根本不像你，倒是你刻画他们，正像他们。因为，想模仿一个演喜剧角色的演员，就不是刻画他自己，只是学到刻画他演的那些人物，而他照自然模拟滑稽性格，迫不得已，才用线条和颜色加以不同的描绘，所以，他们也只是用同样线条和颜色罢了。但是模仿一个演正经角色的演员

(15)，就是刻画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缺点，因为这一类人物，用不着他的别具一格的手势和滑稽声调的。

莫里哀 话是对的；不过，我不写，有我自己的理由。我不妨单说给你听好了，我不相信值得一写。再说，照这个意思做，就得更多的时间才成。他们演戏的日子和我们在同一天，所以，我们自到巴黎以来，我简直没有机会看他们的戏，多也不过三四回(16)。他们读词的方式，我领教是领教过了，可是，也就很表面了，希望刻画逼真，还需要再下功夫研究。

杜·巴克女士 有些人你学得挺像，我一听就听出来了。

德·柏立女士 我可从来没有听到。

莫里哀 我有一回偶尔想到这上头，我嫌无聊，玩笑开得没有意思，也许不逗人笑，我就丢在一旁了。

德·柏立女士 你给别人学过，也给我学学好了。

莫里哀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

德·柏立女士 只一点点。

莫里哀 我原先想写一出喜剧，里面有一位诗人，由我自己演。诗人写了一出戏，送给一个新从内地来的剧团排演。他说：“你们有没有男、女演员，能演好一部作品？因为我的戏是一出……”当时就有演员回答道：“哎！先生，我们的演员，男的，女的，处处受到欢迎。”——“你们中间谁演国王？”——“这儿有一位，有时候胜任。”——“谁？这位翩翩少年？你不是寻开心？演国王就得身子粗粗的，胖胖的，有四个人一样大小，家伙！肚子鼓得什么也似的，老大的身躯，颤巍巍挤上宝座，填它一个死满。国王会身材轻盈，简直不像话！这已经是一种大缺点了；(17)不过，我再听他读十来行诗看。”演员听见这话，好比说，就读《尼高梅德》里面国王那几行诗：

“我说，阿拉斯波，他立功太高；扩张我的权势……”⁽¹⁸⁾尽可能往自然读。诗人又发话了：“怎么？你们把这叫做读词，简直是开玩笑，应当使劲儿读才是。听我读。（模拟布尔高涅府著名演员孟夫勒里。）

‘我说，阿拉斯波……’等等。

你看见这个姿势没有？注意一下。还有，加重末一行诗的读音。采声就是这样得来的。”——演员回答道：“不过，先生，我觉得，一位国王和他的禁军统领私下闲谈，口吻会温和一点的，不会那样狂呼大叫的。”——“你不懂。你照你的读词方式读好了，看有没有人冲你喊好！我们看看情男情女的场面。”听见这话，一位女演员和一位男演员一道读一场戏，就是《卡米叶和居里亚斯》那场戏：

“好人，你走？难道你真就爱上

“这害人的荣誉，不顾我们的幸福？

“——哎呀！我看得太清楚了，……”⁽¹⁹⁾

和前一位演员一样，他们尽可能往自然读。诗人立即发话了：“你们在寻开心，你们只是瞎闹，应该这样读才对。（模拟布尔高涅府女演员保沙斗女士。）

‘好人，你走？……’等等。

‘不；我更清楚你……’等等⁽²⁰⁾。

你们看！何等自然、热烈？欣赏欣赏她在绝顶伤心之中保持的那张笑脸吧。”这就是我先前的想法，他就这样以同一方式批评了所有男女演员。

德·柏立女士 我觉得这个想法怪有趣的，你读第一行诗，我就听出是谁来了。求你读下去吧。

莫里哀 （模拟演员保沙斗，读《熙德》的诗句。）

“打击突如其来……”等等。(21)

还有这一位，读《塞尔陶里屋斯》里面的庞贝的诗句，你听出来了没有？（模拟演员欧特洛赦。）

“我们两党有仇，可是有仇，

“不就取消得了荣誉的权利……” (22)

德·柏立女士 我想，我听出一点来了。

莫里哀 还有这位？（模拟演员维利艾。）

“国王波里柏崩驾……” (23)

德·柏立女士 对，我晓得这是谁；不过，他们中间有几位，我相信，你学不来的。

莫里哀 我的上帝！只要我下功夫研究，总会有什么地方学得出的。

不过，你让我丢了宝贵的时间。想想我们自己的事吧，请你们别再瞎扯了。（向德·拉·格朗吉。）你嘛，用心和我一道演你那个侯爵角色。

莫里哀女士 又是侯爵！

莫里哀 对！又是侯爵。一个有趣的性格，家伙！你不让我用，倒要我用什么？侯爵成了今天喜剧的小丑，古时候喜剧，出出总有一个诙谐听差，逗观众笑，同样，在我们现时出出戏里，也得总有一个滑稽侯爵，娱乐观众。

白雅尔女士 不错，少不了他。

莫里哀 至于你，女士……

杜·巴尔克女士 我的上帝！至于我，我那个人物，我不会演好的，我不晓得你为什么给我这个装模作样的角色。

莫里哀 我的上帝！女士，《太太学堂的批评》里面那个角色给你演的时候，你也这么说来。可是，你当时演得神乎其神，众口同声说，谁也演不过你。听我的话，这个角色也是一样演法，你以为演不好，其实你会演好的。

杜·巴尔克女士 可怎么一个演法呀？因为，我这个人离装模作样的女子，再远不过了。

莫里哀 话是对的，也正由于这个缘故，你才显出来你是一位优秀演员，演好一个和你天性极其相反的人物。所以，大家都好好儿体会一下自己的角色的性格，想着你们就是你们扮演的人物。

（向杜·克瓦西。）你演诗人，你。你就该处处都是这个人物，作出那种出入上流社会的书呆子神情，那种吹毛求疵的声调。而且要加重个个字母的准确发音，绝对严格遵守任何一个字的拼音方式。

（向柏奈古尔。）至于你，你演一位出入宫廷的正人君子，像你在《太太学堂的批评》里面演的那样就成了，就是说，作出一种安闲神情，一种自然声调，手势越少越好。

（向德·拉·格朗吉。）至于你，我没有什么话对你讲。

（向白雅尔女士。）你嘛，你演的是这样一种女人，因为不谈情说爱，就以为此外一切，可以任意胡为，而且傲形于色，永远躲在正言厉色后头，高高在上，小看每一个人，心想旁人的种种美德，比起她的可怜的名声，也不可同日而语。其实，就没有人在乎她的名声。让这个性格永远活在你的心头，把她的假招子全给作出来。

（向德·柏立女士。）至于你，你演的又是这样一种女人，只要表面过得去，就以为自己成了大贤大德的妇女；坏事不张扬出去，就相信自己没有罪，心平气和，干她们的勾当，好像光明正大的来往一样，旁人叫做情夫的，她们说成朋友。用心体会这个性格。

（向莫里哀女士。）你嘛，你演的人物，和《批评》里面的人物一样，我没有什么话对你讲。同样，我对杜·巴尔克女士，也没有什么话讲。

（向杜·克瓦西女士。）至于你，你演的又是这样一种女人，甜言蜜语，像煞悲天悯人，可也总免不了捎带一句刻薄话，而且听人讲三邻四舍的好话，就不由气上心来。我相信这个角色，你不会演坏了的。

（向艾尔外女士。）至于你，你是女才子的女仆，凭她的聪明，学会了女主人说起的种种字汇，人家谈话，她也夹七夹八，来上一言半语。你们的性格，我全交代一遍，为了你们加深印象。现在我们开始排练吧，看看演得怎么样。啊，来了一个讨厌鬼打岔！我们就别想排练的成。

第二场

拉·陶芮里耶尔，莫里哀，等等。

拉·陶芮里耶尔 好，莫里哀先生。

莫里哀 先生，有礼。⁽²⁴⁾瘟死这家伙！

拉·陶芮里耶尔 你怎么一个好法？

莫里哀 很好，当得效劳。⁽²⁵⁾女士们，别……

拉·陶芮里耶尔 我才从一个地方来，我在那儿，说了你许多好话。

莫里哀 谢谢。⁽²⁶⁾见你的鬼去！⁽²⁷⁾大家留意……

拉·陶芮里耶尔 你今天上演一出新戏？

莫里哀 是的，先生。⁽²⁸⁾你们不要忘记……

拉·陶芮里耶尔 是国王让你写的？

莫里哀 是的，先生。⁽²⁹⁾请你们想着……

拉·陶芮里耶尔 叫什么名字？

莫里哀 是的，先生。

拉·陶芮里耶尔 我在问你，戏叫什么名字？

莫里哀 啊！真的，我不知道。⁽³⁰⁾请你们务必……

拉·陶芮里耶尔 你们穿什么衣服？

莫里哀 就是我们身上的衣服。⁽³¹⁾我求你们……

拉·陶芮里耶尔 你们什么时候开演？

莫里哀 圣上驾到就演。⁽³²⁾见你的鬼，总问个没完没了！

拉·陶芮里耶尔 你看什么时候驾到？

莫里哀 我要是知道的话，先生，瘟死我。

拉·陶芮里耶尔 你不知道……？

莫里哀 说实话，先生，我是世上最无知的人了；我发誓，随你问我什么，我也回答不出。⁽³³⁾气死我！这刽子手，一副安详模样，左问你一句，右问你一句，也不管人家有一脑门子的事。

拉·陶芮里耶尔 女士们，有礼。

莫里哀 啊！好，又兜到另一面去了。

拉·陶芮里耶尔 （向杜·克瓦西女士。）你呀美得就像一个小天使。你们两个人都上戏？（望着艾尔外女士。）

杜·克瓦西女士 是的，先生。

拉·陶芮里耶尔 没有你们，喜剧也就不值一看了。

莫里哀⁽³⁴⁾ 你们要不要打发这家伙走？

德·柏立女士⁽³⁵⁾ 先生，我们现在要排戏。

拉·陶芮里耶尔 啊！家伙！我没有意思打搅你们：你们尽管排下去好了。

德·柏立女士 可是……

拉·陶芮里耶尔 是啊，是啊，搅扰别人，我会过意不去的。你们原来打算做什么，就像我不在一样，做你们的好了。

德·柏立女士 对，不过……

拉·陶芮里耶尔 我说，我这人再随便不过，你们要排戏，就排戏好了。

莫里哀 先生，这些女士想对你说，排练的时候，她们很不希望有外人在场，只是她们不好出口就是了。

拉·陶芮里耶尔 为什么？我没有什么好怕的呀。

莫里哀 先生，她们也只是照习惯做罢了，其实，回头看戏，你会格外看得开心的。

拉·陶芮里耶尔 那么，我就去讲，你们预备好了。

莫里哀 一点也没有预备好，先生。请你别催我们出场。

第三场

莫里哀，德·拉·格朗吉，等等。

莫里哀 啊！世上净是不识相的人！好，开排吧，首先你们设想背景是侯见圣上的前殿；因为天天有相当有趣的事，在这地方发生。你要什么人来，就可以随意叫什么人来，甚至于要妇女出现，也找得出理由做借口。喜剧开场是两位侯爵遇到一起。

你记好了，⁽³⁶⁾照我告诉你的样子走过来，显出那种所谓高雅风度的风度，梳着你的假头发，嘴里哼唧一支小歌。“啦、啦、啦、啦、啦、啦”。此外各位全闪开了，因为两位侯爵需要地方宽敞；地点小了，不够他们施展的。⁽³⁷⁾好，说话吧。

拉·格朗吉 “好，侯爵。”

莫里哀 我的上帝！侯爵的声调不是这样的。应当再高一点；这些先生，大半要和一般人有区别，采取一种特殊说话方式：“好，侯爵。”再来吧。

拉·格朗吉 “好，侯爵。”

莫里哀 “啊！侯爵，有礼。”

拉·格朗吉 “你在这儿做什么？”

莫里哀 “家伙！你明白：我在等这些先生腾出一条路来，我好进去。”

拉·格朗吉 “家伙！多少人！我可没有意思挤过去，我宁可最后一个进去。”

莫里哀 “那边有许多人，根本没有希望传见，可也挤到前头，把通到门的路全给堵住了。”

拉·格朗吉 “拿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对传达官喊上去，等他叫我们好了。”⁽³⁸⁾

莫里哀 “这对你相宜；不过，就我来说，我可不愿意莫里哀演我。”

拉·格朗吉 “可是，侯爵，他在《批评》里面演的，我认为就是你。”

莫里哀 “是我？我不够资格：是你自己。”

拉·格朗吉 “啊！明明是你，硬派成我，你也真行。”

莫里哀 “家伙！拿你的账挂到我的名下，倒也亏你。”

拉·格朗吉 “哈，哈，哈！真好笑。”

莫里哀 “哈，哈，哈！真滑稽。”

拉·格朗吉 “什么！《批评》里面的侯爵，你真就以为不是你吗？”

莫里哀 “的确是我。‘可憎，家伙！可憎！奶糕！’是我，是我，当然，是我。”

拉·格朗吉 “是啊！家伙！是你；你用不着讥笑。你要是高兴的话，我们不妨打打赌，看我们两个人谁对。”

莫里哀 “你赌什么？”

拉·格朗吉 “我赌一百皮司陶耳，是你。”

莫里哀 “我呀，赌一百皮司陶耳，是你。”

拉·格朗吉 “一百现款？”

莫里哀 “现款：九十皮司陶耳，阿曼塔斯代付⁽³⁹⁾，十皮司陶耳现款。”

拉·格朗吉 “作数。”

莫里哀 “一言为定。”

拉·格朗吉 “你的钱要输得一干二净。”

莫里哀 “你的也不保险。”

拉·格朗吉 “我们找谁做中证？”

第四场

莫里哀，柏奈古尔，拉·格朗吉等。

莫里哀⁽⁴⁰⁾ “这儿来了一个人，给我们做仲裁。骑士！”

柏奈古尔 “什么事？”

莫里哀 好。又是一个侯爵声调！我没有告诉你，你那个角色，说话应该自然吗？

柏奈古尔 可不。

莫里哀 再来。“骑士！”

柏奈古尔 “什么事？”

莫里哀 “我们打了一个赌，你给我们做仲裁。”

柏奈古尔 “什么赌？”

莫里哀 “我们在争论谁是《批评》里面的侯爵：他打赌是我，我呐，打赌是他。”

柏奈古尔 “我呐，我认为，不是你，也不是他。你们两个人全是傻瓜，拿这扣在自己头上。我有一天听见莫里哀抱怨，因为有些人也像你们一样，怪罪他这么做出来的。他告诉他们，他刻画人物，不拿什么人做对象，所以，听了这话，他非常难过。他的本心是描绘风俗，不关个人的事，他表现的人物，都是空中楼阁、想象人物，照他的喜好，穿红戴绿，取悦观众。在戏上确指一个人，随便什么人，他也会深感遗憾的。要是有什么让他不高兴写喜剧的话，就是别人总想从戏上找出真人来：他的仇人有意同他为难，就想法支持这种看法，好让他从来没有想到的某些人怀恨他。说实话，我觉得他这话有道理；因为，请问，为什么一定要指定他做的种种手势、他说的种种话，给他制造是非，当众宣

扬：‘他演的是某某人’，实际这些手势、这些话，用在许多人身上，都一样合适？喜剧的责任既然是一般地表现人们的缺点、主要是本世纪的人们的缺点，莫里哀随便写一个性格，就会在社会上遇到，而且不遇到也不可能。他描绘的缺点，如果一定说是根据真人写出来的话，毫无疑问，他就不必再写喜剧了。”

莫里哀 “说实话，骑士，你有意帮莫里哀辩护，开脱我们这位朋友。”

拉·格朗吉 “一点不是。他开脱的是你。我们找别人仲裁好了。”

莫里哀 “好吧。不过，说给我呀，骑士，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莫里哀才华尽了，没有材料可写……”

柏奈古尔 “没有材料可写？哎！我的可怜的侯爵，我们给他制造的，也就够多的了。他再怎么写，再怎么，我们全当耳旁风，并不因此就放聪明。”

莫里哀 停住，这个地方应当加重才是。听我说一遍。“没有材料可写——没有材料可写？哎！我的可怜的侯爵，我们给他制造的，也就够多的了。他再怎么写，再怎么，我们全当耳旁风，并不因此就放聪明。你以为他在他的喜剧里面已经写尽了人世的笑料吗？就拿宫廷来说，不还有许多人的性格，他还没有碰到？比方说吧，不就有人友谊长，友谊短，万分要好，可是扭过背去，就你骂我，我骂你，还自以为作风正派？不就有人臭巴结，穷拍马屁，恭维起人来，半句得罪人的话也不搀进去，甜得就是听了的人也嫌恶心？不就有人高官厚禄，感恩知己，然而随风转舵，反复无常，在你得意的时候，焚香顶礼，在你失意的时候，落井下石？不就有人追随朝廷，不离左右，庸庸碌碌，无功可表，我说，除非是横插一脚，惹人生厌，然而他们怨言百出，因为纠缠君王纠缠了十年，不见酬劳？不就有人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礼貌周到，逢人吻抱，时时表白友情？‘先生，我有极谦卑的敬

意。’——‘先生，献上我的敬意。’——‘把我当做你的朋友，我的亲爱的。’——‘先生，把我看成你的最知己的朋友。’——‘先生，我吻抱你，万分喜悦。’——‘啊！先生，我先就没有看见你！你就赏脸用用我吧。相信我，我完全供你驱使。你是世上我最尊敬的人。我敬重的人，谁也比不上你。我求你相信我的话。我请你不要加以怀疑。’——‘有礼。’——‘极谦卑的敬意。’来，来，侯爵，莫里哀永远不缺主题，截到现下为止，他写过的材料，和没有写过的材料一比，简直不算一回事。”

柏奈古尔 够了。

莫里哀 排下去。

柏奈古尔 “克莉麦娜和艾莉丝来了。”

莫里哀⁽⁴¹⁾ 你们听见这话，两个人全都出来。

（向杜·巴尔克女士。）你呐，小心在意，做出扭扭捏捏，装模作样的姿态。这有一点拘束你；不过，有什么办法？有时候必须勉强自己。

莫里哀女士 “真的，夫人，我远远就望见你了，我一看见你的模样，就看出除非是你，没有第二个人了。”

杜·巴尔克女士 “你明白，我来这儿，等一个人出来，有事商量。”

莫里哀女士 “我也是。”

莫里哀 夫人们，那边有柜子，你们权当扶手椅坐吧。

杜·巴尔克女士 “好，夫人，请坐。”

莫里哀女士 “你先请，夫人。”

莫里哀 好。两下默不作声，行过了礼，坐下讲话。只有侯爵们，好动成性，一时站起来，一时坐下。“家伙！骑士，你的膝襠也该医治医治了。”

柏奈古尔 “怎么？”

莫里哀 “它们看上去，很不舒服。”

柏奈古尔 “有你胡诌的，承情。”

莫里哀女士 “我的上帝！夫人，我觉得你的脸白得打眼，嘴唇红得像火一样！”

杜·巴尔克女士 “啊！夫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千万别看我，我今天丑不堪言。”

莫里哀女士 “哎！夫人，掀掀你的蒙头巾。”

杜·巴尔克女士 “我可不掀！我告诉你，我难看得不得了，连我自己也怕看自己。”

莫里哀女士 “你美极了！”

杜·巴尔克女士 “不，不。”

莫里哀女士 “多露露吧。”

杜·巴尔克女士 “啊！没有的话，求你别说啦。”

莫里哀女士 “请你就掀掀好了。”

杜·巴尔克女士 “我的上帝！我可不掀。”

莫里哀女士 “就掀掀看。”

杜·巴尔克女士 “你要逼死人。”

莫里哀女士 “也就是一会儿工夫。”

杜·巴尔克女士 “哎呀。”

莫里哀女士 “你还是干脆把脸露出来吧。看不见你啊，我就甭想活得下去。”

杜·巴尔克女士 “我的上帝，你是一个怪人！你存了什么心啊，就死乞白赖地要做到。”

莫里哀女士 “啊！夫人，我向你赌咒，你白天露出脸来，不会不好看的。有些人硬说你往脸上抹东西，可也真坏！真的，从现在起，我要好好儿拿话给驳回去。”

杜·巴尔克女士 “哎呀！什么叫做抹东西，我根本就不懂。倒说，这些位夫人，去什么地方？”

第五场

德·柏立女士，杜·巴尔克女士等等。

德·柏立女士 “夫人们，你们要不要我把最最有趣的新闻，顺便说给你们听听？李希达斯先生方才告诉我，有人写了一出戏攻击莫里哀，那些大演员就要上演。”

莫里哀 “不错，有人打算念给我听来的！是一个叫柏尔……柏虑……柏洛叟写的。”

杜·克瓦西 “先生，广告上的名字是布尔叟。⁽⁴²⁾不过，对你实说了吧，这部作品是许多人合伙儿写的，我们对它抱了相当高的期望。所有作家和所有演员得把莫里哀看成他们的最大的仇敌。我们携起手来同他捣乱，每人给了他一笔来刻画他，不过，却也小心在意，不拿自己的名字放上去：拿整个文艺界的力量压倒他，叫人看起来，太体面了他，所以，我们要他败得更丢人，就故意挑了一个无名的作家承当。”

杜·巴尔克女士 “就我来说，我告诉你们，我听了这话，说不出有多开心。”

莫里哀 “我也一样。家伙！讥笑旁人，反被旁人讥笑，真也有他受的！”

杜·巴尔克女士 “教训教训他也是好的，看他以后，还乱讽刺不。怎么？这家伙不识高低，反对女人有才情！他谴责我们种种高贵表现，要我们永远说老生常谈！”

德·柏立女士 “语言不算什么；可是他批评我们种种社交关系，即使关系清白，他也批评；而且照他谈论的样式看呀，女人能干，成了罪名。”

杜·克瓦西女士 “简直不像话。女人就别想再做什么事了。他凭什么不让我们的丈夫过过安闲日子，偏要他们睁开眼睛，留心他们意想不到的勾当？”

白雅尔女士 “这全由他说去好了；可是，这个恶人连贤德女子也讽刺起来了，把她们叫成母夜叉。”⁽⁴³⁾

莫里哀女士 “这人不识高低，就该狠收拾一顿。”

杜·克瓦西女士 “夫人，上演这出喜剧，需要支持，演员也……”

杜·巴尔克女士 “我的上帝！他们用不着害怕。我拿性命担保他们的戏成功。”

莫里哀女士 “夫人，一定成功。开心的人太多了，不会不说好的。我请你们想想看，自以为被莫里哀讽刺了的人们，会不会利用机会，称道这出喜剧，给自己出气。”

柏奈古尔⁽⁴⁴⁾ “当然；拿我来说，我就担保有十二位侯爵、六位女才子、二十位风骚女子和三十位王八去捧场。”

莫里哀女士 “一定的。凭什么得罪这些人呀？特别是王八，他们是世上最善良的人了。”

莫里哀 “家伙！我听人说，他和他的全部喜剧，逃不过一顿臭骂，演员和作家，不分大小，都恨透了他。”

莫里哀女士 “对他很适合。他凭什么写些刁恶的戏，轰动全巴黎，而且人物刻画得那样好，人人以为就是自己？他为什么不写李希达斯先生写的那种喜剧？那就不会有人反对他了，作家也就全都说他好话了。不错，这样的喜剧没有多少人看；可是，相反，戏永远写得干干净净的，没有人写东西攻击，看戏的人也没有一个不一心想着说好的。”

杜·克瓦西 “不错，我就好在没有仇人，我的作品部部得到学者的称赞。”

莫里哀女士 “你能自得其乐，这就对了。观众再喝采，莫里哀的戏再赚钱，也比不上一个人自得其乐。只要你的同行先生们称赞，管它有没有人看你的戏？”

拉·格朗吉 “不过，什么时候上演《画家像赞》？”

杜·克瓦西 “我不知道；不过，我准备好了坐到头一排喊：‘戏可真好！’”

莫里哀 “我也一样，家伙？”

拉·格朗吉 “我也一样，不一样才怪！”

杜·巴尔克女士 “就我来说，少不了也要走走；我担保喊好喊到敌对的意见溃不成军。人家帮我们报仇，我们帮帮场又算得了什么，真是也太应该了。”

莫里哀女士 “言之有理。”

德·柏立女士 “我们就该都这样做才是。”

白雅尔女士 “当然。”

杜·克瓦西女士 “一定。”

艾尔外女士 “这家伙净糟蹋人，饶不得他。”

莫里哀 “真的，骑士，我的朋友，你的莫里哀这回非得藏起来不可了。”

柏奈古尔 “谁，他？侯爵，我告诉你，他打算坐到戏台子上，和旁人一道笑他们刻画出来的他的形象。” ⁽⁴⁵⁾

莫里哀 “家伙！他笑呀，是苦笑。”

柏奈古尔 “没有的事，他在戏上找到的笑料，也许比你想的多。我看过这出戏；戏上有趣的地方，其实全是借的莫里哀的，他看了自然不会不高兴；因为，戏上企图糟蹋他的地方，除非我瞎了眼，才会有人称赞；至于他们想法子鼓动人去恨他，他们讲，他刻画人物刻画得太逼真，我觉得这话再滑稽、再冤枉不过，还不说显得他们自己就意思欠通；截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相信，刻画人物刻画得太好，会成为指责演员的口实。”

拉·格朗吉 “那些演员告诉我，他们等他回答，再……”

柏奈古尔 “回答？他要是想到回答他们的谩骂，真的，我倒觉得他是一个大傻瓜了。人人知道，他们骂他的动机是什么；最好的回答就是他写一出喜剧，像他所有的别的喜剧一样成功。这才是真正合理的报复。他这个人的脾气，就我知道的来讲，我敢说，写一出新戏，把他们的观众全抢了去，他们那个苦恼呀，比起讽刺他们本人来，厉害多了。”

莫里哀 “可是，骑士……”

白雅尔女士 我打断一下排练，也只是一会儿工夫。 ⁽⁴⁶⁾ 你要不要听我说一句话？我要是你的话，我会换一个方式做的。人人盼你来一

个有力的回答：根据别人告诉我的话，这出喜剧很糟蹋你来的，那你就有权利攻击那些演员，就该一个也不饶他们才是。

莫里哀 听你说这种话，我就有气。这就是你的怪想法、你们女人的怪想法。你希望我立刻照准他们开火，学他们的样子，肆口谩骂。可是我这么做，我有什么体面，他们又有什么难堪！难道他们不早就安下了这个心，等我这么做？他们怕我反驳，讨论演不演《画家像赞》的时候，中间不就有人回答：“他爱骂我们什么，就骂我们什么好了，只要我们赚钱就成。”说这种话，不正表示自己于心有愧吗？他们盼什么，我给他们什么，在我不也就是报复了吗？

德·柏立女士 可是你在《批评》里面和在《女才子》里面，有三四句话，他们怨得不得了。

莫里哀 不错，这三四句话很得罪他们，他们有理由引用。不过，问题不在这上头。我顶得罪他们的地方，就是我侥幸比他们更得观众欢心。自从我们到了巴黎以来，他们的所作所为，处处说明了这一点。不过，他们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我丝毫没有搁在心上。他们批评我的戏：好得很。上帝保佑我，别写他们喜欢的戏！那样一来，我就遭了殃了。

德·柏立女士 可见，由着人糟蹋自己的作品，也不就怎么开心。

莫里哀 这碍我什么事？我写喜剧，特别企图得到地位高贵的人士的喜爱，既然侥幸得到，我不已经通过我的喜剧达到了我的目的？我对它的命运，还有什么不该知足的？他们的种种挑剔，不也就来得太晚了吗？请问，这现在和我有什么关系？攻击一出成功的戏，与其说是攻击作者的艺术，岂不更是攻击称赞它的人们的见解？

德·柏立女士 说实话，我倒真想扮演这位作家小先生，他写东西攻击人家，人家却就没有想到他。

莫里哀 你疯了。布尔叟先生娱乐宫廷，也好说是主题！我倒想知道，我有什么法子能让他有趣？我把他送上戏台，他能不能像小丑一样，侥幸逗人一笑？在地位高贵的观众前面扮演他，未免太体面了他：他求的也正是这个。他不管有没有理由，就乱攻击我，也只是不顾一切，要人知道他罢了。他这样做，毫无损失，那些演员放他出来咬我，不过是要我卷入旋涡，瞎闹一场，中了他们的诡计，放弃要写的作品不写罢了。而你们也就头脑简单，居然上这个当，不过，说到最后，我就关于这事，公开宣言两句吧。随他们批评，随他们反批评，我不打算做任何回答。他们就说尽我的戏的坏话好了，我全同意。他们就照样学我好了，他们就拿我的戏当做衣服，在戏台上翻过来穿好了，好玩的地方他们就试着利用利用，走走我的好运好了，我都同意：他们有这种需要，帮他们维持生活，在我也是乐意的，只要他们知足，不对我做过分的要求，也就成了。礼让应当有限度；有些事既不逗观众笑，也不逗被说起的人笑。我情愿给他们留下我的作品、我的面孔、我的手势、我的语言、我的声调和我的读词方式，由他们用，由他们说，只要他们有利可图：我决不反对，他们能靠我取悦观众，我也只有欢喜。可是，我把这一切留给他们，他们也就应当知趣，把此外一切留给我，不要牵连性质严肃的问题，据说，他们在他们的喜剧里面，就从这一方面攻击我来的。⁽⁴⁷⁾这位不相干的先生，帮他们执笔，我客客气气求他的，也就是这话；这也就是他们从我这儿得到的全部回答。

白雅尔女士 可是，说到最后……

莫里哀 可是，说到最后，你不要把我逼疯了。别再絮叨这个了；我们不排除我们的喜剧，倒瞎聊起天玩。我们排到什么地方？我不记

得了。

白雅尔女士 你排到……

莫里哀 我的上帝！我听见响声：一定是圣驾到了；我看，我们没有时间排下去了。这就叫做浪费时间。哦！好，卖点儿气力，把下边的戏排好了吧。

白雅尔女士 说实话，我心里发慌，不排完，我没有法子演下去。

莫里哀 怎么，你演不下去？

白雅尔女士 演不下去。

杜·巴尔克女士 我也演不下去。

德·柏立女士 我也演不来。

莫里哀女士 我也不成。

艾尔外女士 我也不成。

杜·克瓦西女士 我也不成。

莫里哀 那你们要怎么办？你们不是个个都看我的笑话？

第六场 白雅尔，莫里哀，等等。

白雅尔 先生们，我来通知你们，圣驾到了，等你们开演。

莫里哀 啊！先生，你看，眼下我正在走投无路，难过得要死！女演员们心里发慌，说在开演以前，一定先要排排她们的戏。我们请求再朝后挪挪时间。圣上心地仁慈，晓得戏是赶出来的。⁽⁴⁸⁾哎！请你们镇定下来吧，拿出勇气，我求你们了。

杜·巴尔克女士 你就该前去告罪才是。

莫里哀 可怎么告罪啊？

第七场
莫里哀，白雅尔女士，等等⁽⁴⁹⁾。

一个多管闲事的人 先生们，开演吧。

莫里哀 先生，这就开演。这出戏搅得我头昏脑涨，我看……

第八场
莫里哀，白雅尔女士，等等⁽⁵⁰⁾。

又一个多管闲事的人 先生们，开演吧。

莫里哀 先生，一会儿就开演。⁽⁵¹⁾什么？你们愿意我丢脸啊？

第九场
莫里哀，白雅尔女士，等等。

又一个多管闲事的人 先生们，开演吧。

莫里哀 是啊，先生，这就上戏。哎！多少人无事找事，来说：“开演吧”，可是圣上没有旨意给他们！

第十场
莫里哀，白雅尔女士，等等。

又一个多管闲事的人 先生们，开演吧。

莫里哀 先生，齐备啦。什么？我就等着丢人……

第十一场

白雅尔，莫里哀，等等。

莫里哀 先生，你来通知我们开演，可是……

白雅尔 不是的，先生们，我来通知你们，圣上听说你们上戏有困难，破例开恩，降旨改期上演新戏，今天你们随便演一出，圣上就满意了。

莫里哀 啊！先生，你救了我的命！圣上希望看到的戏，给我们时间从容排练，体恤下情到了极点。圣恩浩荡，宠命优渥，我们全去陞谢才是。

-
- (1) 原作是散文体。1663年10月14日，在凡尔赛宫御前首演；1663年11月4日公演。
 - (2) 这出喜剧的人物是演员，他们在排练，不是在表演，所以不用“人物”字样。实际上，他们的排练仍是表演，其中如惹厌侯爵和多管闲事的人们，又以“人物”身份出现。
 - (3) 白雅尔扮演一个传旨的廷臣，并非“多管闲事的人”。这证明“演员”下面的说明，并非出自莫里哀的手笔。
 - (4) 当时称呼非贵族身份的妇女，不问已婚或未婚，都用“小姐”字样。这里译成“女士”，因为这些女演员大半已婚，应该依照已婚与未婚，分别译成“夫人”与“小姐”，但是，这又显不出当时的阶级差别，所以，一律译成“女士”。
 - (5) 艾尔外（Hervé）是玛德兰·白雅尔的妹妹，她用的是母姓。
 - (6) 根据1734年版，“演员”增加：“四个多管闲事的人”。
 - (7)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向后台的同伴说话。）”
 - (8) “夫人”是当时贵族妇女的通称，不问已婚、未婚。莫里哀这里用“夫人”，因为“先生们和夫人们”，是一种集体的习惯称呼。单称女演员，他仍用“女士”字样。
 - (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在后台。）”台上只有莫里哀一个人。

- (10) 根据1734年版，补加：“（柏奈古尔、德·拉·格朗吉、杜·克瓦西上。）”
- (11) 根据1734年版，补加：“（白雅尔、杜·巴尔克、德·柏立、莫里哀、杜·克瓦西与艾尔外众女士出来。）”
- (12) 莫里哀在1662年2月20日结婚，到1663年10月14日上演《凡尔赛宫即兴》为止，约为二十个月。这里假定《凡尔赛宫即兴》是在相隔十八个月后排演。
- (13) 根据这里和下面几处对话，证明这出答辩的喜剧是奉路易十四的旨意写的。
- (14) 1663年9月末，布尔高涅府剧场上演《画家像赞》，攻击莫里哀和他的喜剧《太太学堂》与《太太学堂的批评》。
- (15) 布尔高涅府的剧团当时以演悲剧出名。
- (16) 一般演戏的日期是星期二、星期五与星期日。但是莫里哀的剧团，由于和意大利剧团在同一剧场上演，日期并不完全相同。不过，莫里哀看布尔高涅府的演出，只看过“三四回”，可能也是事实。
- (17) 指布尔高涅府的著名演员孟夫勒里（Montfleury，1600—1667）。他和莫里哀变成了死冤家，他的儿子是剧作家，后来写了一出戏《贡代府即兴》（*L'Impromptu de l'Hôtel de Condé*，1663年12月末），攻击莫里哀。
- (18) 《尼高梅德》（*Nicomède*，1651）是高乃叶的悲剧，引文见于第二幕第一场413与414行。
- (19) 见于高乃叶的悲剧《贺拉斯》（*Horace*，1640）第二幕第五场533、534与535行。
- (20) 见于《贺拉斯》同幕同场543行。
- (21) 见于高乃叶的悲喜剧《熙德》（*Le Cid*，1636）第一幕第六场292行。原来引文是291行。两行的意思是：
- “打击突如其来，
“十分猛烈，一直刺透了心。”
- (22) 见于高乃叶的悲剧《塞尔陶里屋斯》（*Sertorius*，1662）第三幕第一场759与760行。
- (23) 见于高乃叶的悲剧《俄狄浦斯》（*Oedipe*，1659）第五幕第二场1672行。

- (24)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2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众女演员。）”
- (26)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2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众男演员。）”
- (28)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众女演员。）”
- (2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众男演员。）”
- (3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众女演员。）”
- (3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众男演员。）”
- (32)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3)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4)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向众女演员。）”
- (3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拉·陶芮里耶尔。）”
- (3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拉·格朗吉。）”
- (3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拉·格朗吉。）”
- (38) 1663年初，路易十四颁发奖金，名单上有莫里哀（“优秀喜剧诗人”，奖金一千法郎，除去三个六百法郎和四个八百法郎之外，莫里哀是奖金最少的一个），莫里哀在《谢诗》（*Remerciement au Roi*）里面，形容一位侯爵求见（40行到49行）：

“你拿梳子去挠

“国王寝殿的宫门；

“或者，不出所料，

“实在拥挤不堪，

“就远远举起帽子，

“或者，爬得高高的，

“露出你那副嘴脸，

“扯嗓子喊个不停，

“声调就欠自然：

“‘传达先生，某某侯爵见驾’。”那时候见不许敲门，只可以用指甲或者梳子挠门。

- (39) 阿曼塔斯是他的债户，不是赌牌就是打赌输给他的。
- (4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柏奈古尔。）”
- (4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杜·巴尔克和莫里哀两位女士。）”
- (42) Edme Boursault（1638—1701），法国诗人与剧作家，出入贵族社会，相当活跃，保护者大多是反动的圣体会（Compagnie du Saint-Sacrement）会员。莫里哀认为他的仇人是那些“大演员”和他们的傀儡剧作者布尔叟，其实，他未尝不明白：真正的仇人是支持他们演出的贵族和贵人们参预的圣体会。这从他接下去就写《达尔杜弗》和《堂·璜》，可以看出消息。
- (43) 见于《太太学堂》第四幕第八场。
- (44) 根据1734年版，补加：“（揶揄。）”
- (45) 这是事实：当时有两出戏，说莫里哀曾经坐到戏台上，看《画家像赞》演出。
- (46) 根据1734年版，在“你要不要”上面补加：“（向莫里哀。）”
- (47) 指《太太学堂》第三幕阿尔诺耳弗的训诫和箴言，以及其他有关宗教的词句。莫里哀非常恼恨诽谤者就宗教信仰上，打击他和教会方面已经坏了的社会关系。
- (48) 根据1734年版，白雅尔下，这里另起一场。
- (49) 根据1734年版，上场人物有：“莫里哀与前场演员，一个多管闲事的人。”
- (50) 根据1734年版，上场人物有：“莫里哀与前场演员，第二个多管闲事的人。”
- (5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他的伙伴。）”

逼婚⁽¹⁾

人 物

斯嘎纳赖勒

皆洛尼莫

道丽麦娜 风流女郎、斯嘎纳赖勒的未婚妻。

阿耳康陶尔 道丽麦娜的父亲。

阿耳席大斯 道丽麦娜的哥哥。

李卡斯特 道丽麦娜的情人，

两个埃及女人⁽²⁾

庞克拉斯 亚里士多德学派⁽³⁾博士。

马尔夫利屋斯 皮浪学派⁽⁴⁾博士。⁽⁵⁾

第一场 斯嘎纳赖勒，皆洛尼莫。

斯嘎纳赖勒⁽⁶⁾ 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家里要照料好，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有人给我送钱来，赶快到皆洛尼莫先生那边找我；有人问我要钱的话，就说我出门了，一整天不回来。

皆洛尼莫⁽⁷⁾ 吩咐得可真周到啦。

斯嘎纳赖勒 哦！皆洛尼莫先生，我正要到府上去，不期而遇，巧极巧极。

皆洛尼莫 不敢当，有什么事见教？

斯嘎纳赖勒 我心上有一桩事，想讲给你听，请你帮我拿拿主意。

皆洛尼莫 该当效劳。我很高兴我们会面，我们现在无拘无束，正好谈话。

斯嘎纳赖勒 请你戴上帽子。事情是别人建议我做的，但是关系重大，没有听到朋友的意见，还是不进行的好。

皆洛尼莫 承你看得起我，选中了我。什么事，你尽管说好了。

斯嘎纳赖勒 不过我首先求你，千万不要奉承我，一定要把你的想法，痛痛快快告诉我。

皆洛尼莫 我遵命就是。

斯嘎纳赖勒 有话不照实说，我认为这种朋友顶要不得。

皆洛尼莫 你说得对。

斯嘎纳赖勒 如今这个世道，难得看见真心朋友。

皆洛尼莫 有道理。

斯嘎纳赖勒 所以皆洛尼莫先生，你要先答应我，有什么对我说什么，一句也不要隐瞒。

皆洛尼莫 我答应你。

斯嘎纳赖勒 发发誓吧。

皆洛尼莫 好，我有话不说，就叫不够朋友。说你的事给我听吧。

斯嘎纳赖勒 事情就是：我要你告诉我，我结婚好不好。

皆洛尼莫 谁结婚，你啊？

斯嘎纳赖勒 对，正是在下。你对这事有什么意见？

皆洛尼莫 我求你先告诉我一件事。

斯嘎纳赖勒 什么事？

皆洛尼莫 你现在该有多大年纪？

斯嘎纳赖勒 你问我？

皆洛尼莫 对。

斯嘎纳赖勒 说真的，我不知道；不过我很结实。

皆洛尼莫 什么？你连大概也不知道？

斯嘎纳赖勒 不知道。谁还老想着这个？

皆洛尼莫 哦！请你告诉我：我们相识那年，你多大年纪？

斯嘎纳赖勒 说真的，我当时也只有二十岁。

皆洛尼莫 我们在罗马一块儿待了多久？

斯嘎纳赖勒 八年。

皆洛尼莫 你在英国住了几年？

斯嘎纳赖勒 七年。

皆洛尼莫 后来你去了荷兰，又是几年？

斯嘎纳赖勒 五年半。

皆洛尼莫 你回到这儿有多少年了？

斯嘎纳赖勒 我是公元一六五六年回来的。

皆洛尼莫 从五六年到六八年，我看，是十二年。五年在荷兰，就是十七年；七年在英国，就是二十四年；我们在罗马住了八年，是三十二年；我们相识那年，你二十岁，正好是五十二岁：好，斯

嘎纳赖勒先生，照你自己的话看来，你现在大概不是五十二岁，就是五十三岁。

斯嘎纳赖勒 你说谁？我吗？不可能。

皆洛尼莫 我的上帝！算法没有错。你方才要我答应你有话直说，我现在就以朋友的资格，当面明说了吧：结婚对你并不相宜。年轻人遇到这事，还得三思而后行，像你这样年纪的人，根本就不该往这上头想。荒唐事有许多，据说最大的荒唐事就是结婚，这话如若有几分道理的话，活到我们这种应当更懂事的年龄，我看，就没有比做这种荒唐事更不相宜的了。总之，我把我的想法，痛痛快快地告诉你。我决不劝你想到结婚。到目前为止。你一直是自由自在的，假如你现在自讨苦吃，戴上最沉重的锁链，我会把你当作世上最滑稽的人的。

斯嘎纳赖勒 我呀，我告诉你：我决计结婚，娶我朝思暮想的姑娘，我决不滑稽。

皆洛尼莫 啊！这另是一回事了。你先前没有对我这么讲。

斯嘎纳赖勒 我喜欢这个姑娘，我一心一意都在爱她。

皆洛尼莫 你一心一意都在爱她？

斯嘎纳赖勒 当然。我已经对她父亲开过口啦。

皆洛尼莫 开过口啦？

斯嘎纳赖勒 是啊。婚礼就在今天晚上举行。我已经把话说出去了。

皆洛尼莫 哦！那你就结婚吧。我什么话也没有啦。

斯嘎纳赖勒 我会放弃我的计划？皆洛尼莫先生，你以为我想到娶老婆，已经很不相宜啦？我多大岁数，用不着说，我们只要就事论事得了。你见过三十岁的人，比我还要精神、还要硬朗的？难道我的手脚有什么不灵活？难道你看我走路吃力，需要坐马车、坐

轿子？难道我的牙齿不是个个儿顶呱呱的？⁽⁸⁾难道我一天四顿饭，吃得不欢势？你见过谁的胸脯比我的胸脯还要中气足的？⁽⁹⁾咳，咳，咳：哎！你觉得怎么样？

皆洛尼莫 你说得对；我弄错了。你应当结婚。

斯嘎纳赖勒 我从前讨厌结婚：可是现在结婚，我有充分理由。娶一个标致太太，左疼我，右疼我，我累了还哄我、摸我，除了这种快活之外，我说，像我这样老单身下去，我看就要绝了我斯嘎纳赖勒一门之后了；我结了婚，就能看见自己又在旁人身上活转过来了，也就有了看见自己生儿养女的乐趣；这些小把戏，和我一模一样，活脱脱就像两滴水珠子一模一样，整天在家里玩耍，我从街上回来，赶着我叫爸爸，对我东拉西扯，讲些最有意思的小怪话。真的，我像已经这样啦，约莫有半打孩子，在我身边转来转去。

皆洛尼莫 没有比这事再有意思的了；我劝你结婚，越快越好。

斯嘎纳赖勒 你当真这样劝我？

皆洛尼莫 当然。你这样做，再好不过啦。

斯嘎纳赖勒 说实话，你以真正朋友的资格，对我作这种劝告，我很愉快。

皆洛尼莫 倒说，不敢请教，你娶的是哪一位？

斯嘎纳赖勒 道丽麦娜。

皆洛尼莫 那位又优雅、又会打扮的年轻的道丽麦娜？

斯嘎纳赖勒 对。

皆洛尼莫 阿耳康陶尔先生的女儿？

斯嘎纳赖勒 正是。

皆洛尼莫 一个爱佩剑的⁽¹⁰⁾阿耳席大斯的妹妹？

斯嘎纳赖勒 是她。

皆洛尼莫 我的妈哟！

斯嘎纳赖勒 你觉得怎么样？

皆洛尼莫 好对象！赶快成亲吧。

斯嘎纳赖勒 我选她，有没有道理？

皆洛尼莫 当然有。啊！你这门亲事太好啦！你就快结婚吧。

斯嘎纳赖勒 听了你这话，我开心死了。谢谢你的劝告，我请你今天晚上参加我的婚礼。

皆洛尼莫 我要来的；我为了表示诚意起见，还戴假面具来。⁽¹¹⁾

斯嘎纳赖勒 恭候驾临。

皆洛尼莫⁽¹²⁾ 年轻的道丽麦娜、阿耳康陶尔先生的女儿，嫁给斯嘎纳赖勒先生，他才五十三岁：好姻缘呀！好姻缘呀！⁽¹³⁾

斯嘎纳赖勒⁽¹⁴⁾ 这门亲事一定美满，因为人人听了开心。我一出口，就见个个人喜笑颜开。我现在别提有多开心了。

第二场 道丽麦娜，斯嘎纳赖勒。

道丽麦娜⁽¹⁵⁾ 喂，小跟班，举好我的后摆，别尽贪玩。

斯嘎纳赖勒⁽¹⁶⁾ 我的未婚妻过来了。多招人爱呀！多美妙的体态！多苗条的身材！谁看见了她，谁不想着跟她结婚？⁽¹⁷⁾小佳人、你未婚夫的亲爱的未婚妻，你到哪儿去？

道丽麦娜 我去买点东西。

斯嘎纳赖勒 好，我的美人儿，你我如今眼看就要享福啦，你没有权利拒绝我的要求了，我高兴和你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不怕有人耻笑了。你浑身上下都要归我所有，我要当你整个身子的主人了：你灵活的小眼睛、你玲珑的小鼻子、你销魂的嘴唇、你多情的耳朵、你漂亮的小下巴颏、你圆溜溜的小奶头、你……总之，你整个身子由我支配，就连香你、摸你，也由着我尽情香你、摸你。我可爱的小心肝，你满意不满意这门亲事？

道丽麦娜 十分满意，我对你说的是真心话；因为家父管我管得很严，直到今天，我过的还是最苦恼的奴才生活。我一想起他给我的有限度的自由，就不晓得要生多大的气。所以我一直巴不得他把我嫁出去，也好早日脱离他的管束，高兴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感谢上帝，你来得正好，从今以后，我准备放手行乐，把我白过掉的时间，按照规矩，找补过来。你是一位君子人，晓得怎么样才叫活着，我相信，我们会在一起，过最美满的家庭生活，你也绝不是那些碍手碍脚的丈夫，要太太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实对你说，这种生活我受不了，我怕透了寂寞。我爱赌钱，爱交际，爱集会，爱野餐，爱散步，一句话，爱形形色色的娱乐：娶我这样一位性情的太太，你一定喜欢得不得了。我们永远不会在一起吵架的，你做什么，我决不干涉，所以我希望你那方面，对我做什么，也决不干涉，因为在我看来，我主张夫妇应当互相和顺，结婚绝不是为了彼此愠气。总之，结婚以后，我们要像两个世故老一样过活，不起分毫妒忌的心思，你相信我忠实，我信得过你忠实，也就够了。可是你怎么啦？我看你的脸色完全变了。

斯嘎纳赖勒 是浊气升到我脑子里的缘故。(18)

道丽麦娜 眼下有许多人害这种病；不过我们结婚以后，你会好起来的。我早就应该扔掉这些破旧衣服，换上一些合身的衣服，我已

经迟啦。现在我就去买我需要的各式各样东西，账单我叫铺子给你送过来。

第三场 皆洛尼莫，斯嘎纳赖勒。

皆洛尼莫 啊！斯嘎纳赖勒先生，又在这儿见到你，我很高兴。我遇见一位珠宝商人，听说你在物色一只名贵的钻石戒指送太太，求我在你跟前美言两句，说他有一只最精美的钻石出卖。

斯嘎纳赖勒 我的上帝！不着急。

皆洛尼莫 怎么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方才那股子热劲，哪儿去啦？

斯嘎纳赖勒 我这会儿对婚事又起了一点小小顾虑。我希望在迈下一步之前，先把事彻底弄明白；还有，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方才忽然想到了，希望有人给我详解详解。你知道，梦像镜子一样，有时候人会在梦里看到未来种种的。我好像坐在一条船上，海浪滔天，我……

皆洛尼莫 斯嘎纳赖勒先生，我现在有一点小事，不能听你讲下去。我根本不会详梦。关于婚姻的理论，你有两位邻居，全是学者，全是哲学家，可以把这个问题，一清二楚，对你讲解明白。他们学派不同，你正好考虑一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至于我，方才我也说过了，没有别的话说，我们就再会吧。

斯嘎纳赖勒⁽¹⁹⁾ 他说得对。我拿不定主张，就该找他们两位商量商量才是。

第四场

庞克拉斯，斯嘎纳赖勒

庞克拉斯⁽²⁰⁾ 算了吧，朋友，你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一个应该从学术界驱逐出去的人。⁽²¹⁾

斯嘎纳赖勒 啊！妙啊，巧得很，说着说着就来了一位。

庞克拉斯⁽²²⁾ 是的，我以无上理由，坚持你是一个愚人、至愚之人、愚而被愚之人，无往而不愚，无所不用其愚。

斯嘎纳赖勒⁽²³⁾ 他在和人争吵。⁽²⁴⁾ 先生……

庞克拉斯⁽²⁵⁾ 你连推理的原理也不知道，就妄想推理。

斯嘎纳赖勒⁽²⁶⁾ 他气得连我也看不见了。⁽²⁷⁾ 先生……

庞克拉斯⁽²⁸⁾ 任何哲学部门都谴责这种命题。

斯嘎纳赖勒⁽²⁹⁾ 一定是有人气坏了他。⁽³⁰⁾ 我……

庞克拉斯⁽³¹⁾ *Toto coelo, tota via aberras.*⁽³²⁾

斯嘎纳赖勒 博士先生，在下有礼。

庞克拉斯 岂敢。

斯嘎纳赖勒 我可不可以……？

庞克拉斯⁽³³⁾ 你晓得你多荒唐吗？那是一种 *in balordo*⁽³⁴⁾ 三段论法。

斯嘎纳赖勒 我想……

庞克拉斯⁽³⁵⁾ 大前题不合，小前题不通，结论滑稽。

斯嘎纳赖勒 我……

庞克拉斯⁽³⁶⁾ 你说的话，我宁可死，也不能承认；哪怕我的墨水流到最后一滴，我也坚持我的意见。

斯嘎纳赖勒 我能不能……？

庞克拉斯⁽³⁷⁾ 是的，我要 pugnīs et calcibus, unguibus et rostro⁽³⁸⁾ 禁止这种命题。

斯嘎纳赖勒 亚里士多德先生，不敢请教，你怎么会气成这副模样的？

庞克拉斯 为了一个最正当的理由。

斯嘎纳赖勒 请教是什么？

庞克拉斯 有一个愚人，不顾我的反对，坚持一种错误的命题，一种可怖、可畏、可憎的命题。

斯嘎纳赖勒 我能不能请教，那是什么？

庞克拉斯 啊！斯嘎纳赖勒先生，今天是典型不存，世风不古，样样东西变坏，到处是肆无忌惮的可怖现象。设立官员，为了维持国家治安，我说起的坏事，根本要不得，他们照样许它存在，就该臊死才对。⁽³⁹⁾

斯嘎纳赖勒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庞克拉斯 容忍当众说“一顶帽子的形状”，难道不是一件万恶不赦、天诛地灭的事？

斯嘎纳赖勒 怎么一回事？

庞克拉斯 我坚持必须说成“一顶帽子的形象”，不该说成“形状”，正因为形状和形象之间，有这样一个区别：形状是有生命的物体的外在结构，形象是无生命的物体的外在结构，帽子既然是无生命的物体，就必须说成“一顶帽子的形象”，不该说成

“形状”。⁽⁴⁰⁾ 是的，你是愚人，必须这样说才对；这是亚里士多德在《性质》那一章里，用的特殊名词。⁽⁴¹⁾

斯嘎纳赖勒⁽⁴²⁾ 我看简直没有救。⁽⁴³⁾ 博士先生，别再想着这个啦，我……

庞克拉斯 我正在怒火冲天，所以就什么也觉不出来了。

斯嘎纳赖勒 丢开形状和帽子别谈了吧。我有话对你讲。我……

庞克拉斯 不通之至！

斯嘎纳赖勒 求你镇定下来吧。我……

庞克拉斯 愚人！

斯嘎纳赖勒 哎呀！我的上帝！我……

庞克拉斯 妄想对我坚持这种命题！

斯嘎纳赖勒 他不应该。我……

庞克拉斯 亚里士多德谴责的命题！

斯嘎纳赖勒 言之有理。我……

庞克拉斯 用的特殊名词！

斯嘎纳赖勒 你说得对。⁽⁴⁴⁾ 你是一个傻瓜、一个无耻的东西，妄想和一位懂得读书、写文章的博士争论。⁽⁴⁵⁾ 我骂过也就算了：我求你听我谈谈。我有一件棘手的事，特来向你求教。我打算娶一位太太，在家里和我做伴。人长得又俊、又匀称；我很喜欢她；她也乐意嫁给我。她父亲答应把她嫁给我；可是你知道，我又怕丢脸，丢了脸，还没有人可怜。你是哲学家，所以我求你指教来了。哎！你对这事有什么意见？

庞克拉斯 我宁可承认 *datur vacuum in rerum natura*⁽⁴⁶⁾，宁可承认我只是一个笨蛋，也不承认必须说成“一顶帽子的形状”。

斯嘎纳赖勒⁽⁴⁷⁾ 这家伙就欠害黑死病！⁽⁴⁸⁾ 哎呀！博士先生，听听旁人的话吧。我同你谈了一小时了，我问你的话，你一句也没有回答。

庞克拉斯 请你宽恕我。我满腔都是正义的怒火。

斯嘎纳赖勒 哎呀！别说这个啦，劳驾听听我的话吧。

庞克拉斯 行。你要对我讲什么？

斯嘎纳赖勒 我有一件事请教。

庞克拉斯 你打算用哪一种话对我讲？

斯嘎纳赖勒 哪一种话？⁽⁴⁹⁾

庞克拉斯 对。

斯嘎纳赖勒 家伙！用我嘴里的话。我想我不会借用我的邻居的话吧。

庞克拉斯 我是对你说：用哪一种方言、哪一种语言？

斯嘎纳赖勒 啊！这另是一回事啦。

庞克拉斯 你和我讲话，用意大利语言？

斯嘎纳赖勒 不用。

庞克拉斯 用西班牙语？

斯嘎纳赖勒 不用。

庞克拉斯 用德意志语言？

斯嘎纳赖勒 不用。

庞克拉斯 用英吉利语言？

斯嘎纳赖勒 不用。

庞克拉斯 用拉丁语言？

斯嘎纳赖勒 不用。

庞克拉斯 用希腊语言？

斯嘎纳赖勒 不用。

庞克拉斯 用希伯来语言？

斯嘎纳赖勒 不用。

庞克拉斯 用叙利亚语言？

斯嘎纳赖勒 不用。

庞克拉斯 用土耳其语言？

斯嘎纳赖勒 不用。

庞克拉斯 用阿拉伯语言？

斯嘎纳赖勒 不用，不用，用法兰西语言。⁽⁵⁰⁾

庞克拉斯 啊！法兰西语言！

斯嘎纳赖勒 正是。

庞克拉斯 那么，请到这边来；因为这只耳朵指定专听科学和外国语言，另一只耳朵专听本国语言。

斯嘎纳赖勒⁽⁵¹⁾ 对这类人呀，就非繁文缛礼不可！

庞克拉斯 你有什么事？

斯嘎纳赖勒 讨教一个小小的难题。

庞克拉斯 想必是哲学上的难题了？⁽⁵²⁾

斯嘎纳赖勒 对不起：我……

庞克拉斯 你也许想知道：实体和偶性，就存在而言，是同义语，还是异义语。(53)

斯嘎纳赖勒 一点也不是，我……

庞克拉斯 你想知道逻辑是艺术，还是科学？(54)

斯嘎纳赖勒 也不是。我……

庞克拉斯 你想知道逻辑的对象是三种精神作用，还是只是第三种？(55)

斯嘎纳赖勒 也不是。我……

庞克拉斯 你想知道范畴有十种，还是只有一种？(56)

斯嘎纳赖勒 不相干。我……

庞克拉斯 你想知道结论是不是三段论法的本质？

斯嘎纳赖勒 不对头。我……

庞克拉斯 你想知道善的本质是欲望，还是适应？(57)

斯嘎纳赖勒 也不是。我……

庞克拉斯 你想知道善和目的是不是相等？(58)

斯嘎纳赖勒 哎呀！不是的。我……

庞克拉斯 你想知道目的其所以能感动我们，是靠实际上的存在，还是意图上的存在？(59)

斯嘎纳赖勒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见你的鬼，不是。

庞克拉斯 那么，我猜不出，你说明白你的意思好了。

斯嘎纳赖勒 我倒也想对你说明白来的，可是也得你听才成。（和博士一同说话。）我对你要说的事，就是我想和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结婚。我很爱她，向她父亲也求过了婚；不过我耽心……

庞克拉斯 （和斯嘎纳赖勒同时。）语言给了人，是为的说明白他的思想；思想是事物的再现，同样我们的语言也是我们的思想的再现。⁽⁶⁰⁾不过这些再现，和别的再现不同，因为别的再现在各方面都和原来事物不一样；语言既然不是旁的，只是用外在符号说明白的思想，所以语言本身就含有原来事物在内，因而善于构思的人也就是最会说话的人。在所有符号里面，语言最容易理会，所以你对我说明白你的思想，就用语言吧。

斯嘎纳赖勒 （他把博士推进家去，关上门，不让他出来。）⁽⁶¹⁾害黑死病的家伙！

庞克拉斯 （在房子里面。）是的，语言是 animi index et speculum⁽⁶²⁾；它是内心的翻译，它是灵魂的形象。（他爬上窗户，继续说下去。斯嘎纳赖勒离开门口。）它是一面镜子，为我们真实地照出我们生命最深奥的秘密所在。你既然同时具有推理和说话的机能，你要我领会你的思想，为什么不用语言？

斯嘎纳赖勒 我想这么做，可是你不肯听我讲。

庞克拉斯 我听你讲，说吧。

斯嘎纳赖勒 博士先生，那么，我说……

庞克拉斯 可是千万要简短。

斯嘎纳赖勒 会简短的。

庞克拉斯 要避免冗长。

斯嘎纳赖勒 哎呀！博……

庞克拉斯 把你的谈话给我缩成拉克尼亚式⁽⁶³⁾名言。

斯嘎纳赖勒 我……

庞克拉斯 忌讳迂回、散漫。（斯嘎纳赖勒没有机会说话，恼了上来，拾起石子，要砍博士的头。）哎！怎么啦？你不把话说明白，反倒生起气来了。去你的，你比那个妄想对我坚持必须说一顶帽子的形状的家伙，还要不明事理。我可以随时随地，以有说服力与论证性的理由，以in Barbara⁽⁶⁴⁾的论据，证明你只是、也将永远只是一个蠢才，而我是、也将一直是in utroque jure⁽⁶⁵⁾庞克拉斯博士。

〔博士走出房子。〕

斯嘎纳赖勒 这鬼东西真能絮叨！

庞克拉斯 我是文学之士、博学之士。

斯嘎纳赖勒 还说……

庞克拉斯 高明之士、才能之士，（走开。）精通一切自然、道德与政治科学，（回来。）饱学之士、per omnes modos et casus⁽⁶⁶⁾绝顶饱学之士，（走开。）Superlative⁽⁶⁷⁾精通寓言、神话与历史，（回来。）文法、诗歌、修辞学、辩证法与诡辩术，（走开。）数学、算术、光学、详梦术、物理学与形而上学，（回来。）宇宙测量学、几何学、建筑学、卜镜术与天象学，（走开。）医学、天文学、占星术、人相学、面相学、手相法、扬土占卜术，等等。

斯嘎纳赖勒⁽⁶⁸⁾ 滚他妈的一边去，不肯听人讲话的学者！人家从前对我说对了，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什么也不会，只会絮叨。我还是找找另一位吧；他文静多了，也明理多了。喂！

第五场

马尔夫利屋斯，斯嘎纳赖勒。

马尔夫利屋斯 斯嘎纳赖勒先生，你找我有什么事？

斯嘎纳赖勒 博士先生，我有一桩小事，要你指教，我来就是为了这事。⁽⁶⁹⁾啊！这回顺当了：这位先生听人讲话。

马尔夫利屋斯 斯嘎纳赖勒先生，请你改变一下这种说话方式。我们的哲学要我们务必放弃肯定说法，谈任何事物，都要模棱两可，永远不下断语，所以根据这种理由，你就不该说：“我来”，而应当说：“我似乎来”。

斯嘎纳赖勒 似乎！

马尔夫利屋斯 对。

斯嘎纳赖勒 家伙！明明是，也用得着似乎。

马尔夫利屋斯 话不能这样肯定；不见得真有其事，很可能就是似乎。

斯嘎纳赖勒 怎么？我来不是真来？

马尔夫利屋斯 这不可靠，我们应当怀疑一切。

斯嘎纳赖勒 什么？我不是在这儿，你不是在对我说话？

马尔夫利屋斯 我觉得你像在这儿，我似乎在对你说话，可是不敢说确有其事。

斯嘎纳赖勒 哎呀！活见鬼！你在瞎扯。我在，你也明明在，这里头根本就没有什么“似乎”。请你别钻牛角尖了，还是谈谈我的事吧。我来告诉你，我想结婚。

马尔夫利屋斯 我什么也不知道。

斯嘎纳赖勒 我说给你听。

马尔夫利屋斯 就算行吧。

斯嘎纳赖勒 我要娶的姑娘，人很年轻，长得很俊。

马尔夫利屋斯 不见得不可能。

斯嘎纳赖勒 我娶她好不好？

马尔夫利屋斯 也好也不好。

斯嘎纳赖勒⁽⁷⁰⁾ 哈！哈！又是一种调调儿。⁽⁷¹⁾我对你说起的姑娘，
我问你，我还是娶她好，还是不娶她好。

马尔夫利屋斯 看情形。

斯嘎纳赖勒 不好？

马尔夫利屋斯 或许。

斯嘎纳赖勒 求你就照常规回答我吧。

马尔夫利屋斯 这是我的本意。

斯嘎纳赖勒 我对那位姑娘很有好感。

马尔夫利屋斯 可能有吧。

斯嘎纳赖勒 她父亲把她许配给我啦。

马尔夫利屋斯 大概会的吧。

斯嘎纳赖勒 可是娶她过来，我又怕当王八。

马尔夫利屋斯 会当的吧。

斯嘎纳赖勒 你看怎么样？

马尔夫利屋斯 没有什么不可能。

斯嘎纳赖勒 你要是我的话，你怎么办？

马尔夫利屋斯 我不知道。

斯嘎纳赖勒 你看我该怎么着？

马尔夫利屋斯 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斯嘎纳赖勒 气死我。

马尔夫利屋斯 和我不相干。

斯嘎纳赖勒 见你的鬼哟，心不在焉的老头子！

马尔夫利屋斯 走着瞧。

斯嘎纳赖勒⁽⁷²⁾ 害黑死病的冷心肝家伙！⁽⁷³⁾我要让你改改腔调，疯狗哲学家。⁽⁷⁴⁾

马尔夫利屋斯 哎唷！哎唷！哎唷！

斯嘎纳赖勒 这就是你胡言乱语的报酬，我现在开心啦。

马尔夫利屋斯 怎么？岂有此理！这样作践我！打我这样一位哲学家，简直胆大！

斯嘎纳赖勒 请你换换这种说话方式吧。必须怀疑任何事物；你就不该说：“我打你，”而应当说：“我似乎打你”。

马尔夫利屋斯 啊！我去报告本区的警务员⁽⁷⁵⁾，说我挨了打。

斯嘎纳赖勒 和我不相干。

马尔夫利屋斯 我身上有你打的印子。

斯嘎纳赖勒 可能有吧。

马尔夫利屋斯 是你把我打成这样的。

斯嘎纳赖勒 没有什么不可能。

马尔夫利屋斯 我会叫官方逮捕你的。

斯嘎纳赖勒 我什么也不知道。

马尔夫利屋斯 你会受处分的。

斯嘎纳赖勒 走着瞧。

马尔夫利屋斯 我告你去。

斯嘎纳赖勒⁽⁷⁶⁾ 怎么？从这狗东西嘴里，就问不出一句肯定的话来。我开头怎么糊涂，末了还怎么糊涂。我弄不明白结婚以后的情形，该怎么好？没有人再比我左右为难的啦。啊！那边来了几个埃及女人！我还是叫她们给我算算命看。

第六场 两个埃及女人，斯嘎纳赖勒。

〔埃及女人边唱，边舞，敲着她们的鼓进来。〕

斯嘎纳赖勒 她们真快活。你们听我讲呀，你们能不能给我算算命看？

第一埃及女人 能，我的好先生，我们两个人给您算命。

第二埃及女人 您只要把手伸给我们，手心放着有十字架的钱⁽⁷⁷⁾，我们就有吉利话儿说给您听。

斯嘎纳赖勒 看，你们要的东西，两只手全有。

第一埃及女人 您有一副福相，我的好先生，一副好福相。

第二埃及女人 是啊，一副好福相；看脸相，您有一天要交好运的。

第一埃及女人 没有多久，您就要结婚了，我的好先生，没有多久，您就要结婚了。

第二埃及女人 您要娶一位娇滴滴的太太、一位娇滴滴的太太。

第一埃及女人 是呀，一位万人迷、人人爱的太太。

第二埃及女人 一位给您交结许多朋友的太太，我的好先生，给您交结许多朋友的太太。

第一埃及女人 一位招财进宝的太太。

第二埃及女人 一位让您名满天下的太太。

第一埃及女人 她让您受人敬重，我的好先生，受人敬重。

斯嘎纳赖勒 很好。不过说给我听，我有没有当王八的危险？

第二埃及女人 王八？

斯嘎纳赖勒 是啊。

第一埃及女人 王八？

斯嘎纳赖勒 是啊，我有没有当王八的危险？

〔两个女人边唱，边舞：啦、啦、啦、啦……

斯嘎纳赖勒 活见鬼！等于没有回答我。过来。我问你们两个人：我会不会当王八？

第二埃及女人 王八，您？

斯嘎纳赖勒 是啊，我会不会当王八？

第一埃及女人 您，王八？

斯嘎纳赖勒 是啊，当呀，还是不当？

〔两个女人边唱，边舞：啦、啦、啦、啦……

斯嘎纳赖勒⁽⁷⁸⁾ 坏娘儿们就欠害黑死病！她们反而让我心神不安。

我绝对需要知道我婚后的造化。有一位大法师，人人称道，法力高强，你希望什么，就让你看见什么，我去找找他看。说真的，我相信，我只要去找法师，我问他的话，他都会指点明白的。

第七场

道丽麦娜，李卡斯特，斯嘎纳赖勒⁽⁷⁹⁾。

李卡斯特 什么？美丽的道丽麦娜，你说这话，不是取笑？

道丽麦娜 不是。

李卡斯特 你当真嫁人？

道丽麦娜 当真。

李卡斯特 今天晚上就成亲？

道丽麦娜 今天晚上。

李卡斯特 狠心的姑娘，你真就这样把我爱你的痴情忘了？把你先前为我立的誓忘了？

道丽麦娜 我忘了？一点也没有忘。我待你永远一样，你就不该为我出嫁难过：我嫁给这个人，仅仅是为了他阔。我没有财产，你也没有，你知道，没有财产，人在世上就过不了好日子。所以就该不惜任何代价，想法子弄到财产。我抓住这个机会，就为了享福。我嫁给这个饿老头子，存这么一个希望：没有多久，就把他开发了。他要不了几天就会死的，顶多也就是再活半年。我担保他在我说的期间咽气。当寡妇的好光景，我求上天求不了多久，就会弄到手的。⁽⁸⁰⁾啊！我们正在说你，我们说的句句都是关于你的好到不能再好的好话。

李卡斯特 这位先生就是……

道丽麦娜 是呀，他就是娶我的那位先生。

李卡斯特 先生，让我为您的婚事向您道喜，同时向您献上我至诚的敬意。我告诉您，您娶了一位十分贤德的太太。还有，小姐，我对您选的如意郎君，和您一样感到愉快。您找不到更好的了，看

上去，先生像是一位很好的丈夫。是的，先生，我愿意和您交朋友，彼此来往，一块儿寻欢作乐。

道丽麦娜 您太看得起我们夫妇了。走吧，我要来不及啦，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在一起谈话的。

斯嘎纳赖勒⁽⁸¹⁾ 我现在完全厌恶我的婚姻。我相信，我解除婚约，没有什么不好。我破一点财，可是即使破财，也比我将来丢脸强。想一个聪明法子，摆脱掉这门亲事吧。喂！⁽⁸²⁾

第八场

阿耳康陶尔，斯嘎纳赖勒。

阿耳康陶尔 啊！我的姑爷，欢迎，欢迎。

斯嘎纳赖勒 先生，有礼。

阿耳康陶尔 你成亲来啦？

斯嘎纳赖勒 不是。

阿耳康陶尔 我告诉你，我对这事，和你一样心急。

斯嘎纳赖勒 我是为旁的事来的。

阿耳康陶尔 办喜事的种种准备，我都吩咐下去啦。

斯嘎纳赖勒 不和这事相干。

阿耳康陶尔 请妥了提琴手，说定了酒席，小女也装扮好了接待你。

斯嘎纳赖勒 我不是为这事来的。

阿耳康陶尔 总之，回头你会满意的，眼看就要你称心如意了。

斯嘎纳赖勒 我的上帝！是旁的事。

阿耳康陶尔 好，那么，进来吧，我的姑爷。

斯嘎纳赖勒 我有一两句话对您讲。

阿耳康陶尔 啊！我的上帝！千万别多礼。请你就快进来吧。

斯嘎纳赖勒 不必了。我希望先和您谈谈。

阿耳康陶尔 你希望和我谈谈？

斯嘎纳赖勒 是的。

阿耳康陶尔 什么事？

斯嘎纳赖勒 阿耳康陶尔先生，不错，我曾经求您把令爱许配给我，
您也应允了我；不过我觉得，我年纪比她大了些，我怕我根本就
和她配对不上。

阿耳康陶尔 没有的事，小女很满意你；我相信她将来和你在一起过
活，会很称心的。

斯嘎纳赖勒 不会的。我有怪脾气，有时候发作起来，可怕万分，她
会大受委屈的。

阿耳康陶尔 小女天性柔顺，她会处处凑和你的，将来你就知道了。

斯嘎纳赖勒 我身上有些见不得人的病，她会讨厌我的。

阿耳康陶尔 这不算什么。一位贤惠太太，从来不讨厌丈夫的。

斯嘎纳赖勒 您要我把话对您明说了吗？总之，我不劝您把她许配给
我。

阿耳康陶尔 你说到哪儿去啦？我宁可死，也不要失信。

斯嘎纳赖勒 我的上帝，不必了，我……

阿耳康陶尔 决不可以。我把她许配给你了，求婚的人尽管多，你也
要娶她。

斯嘎纳赖勒⁽⁸³⁾ 真见鬼啦！

阿耳康陶尔 你知道，我特别器重你的为人，特别珍贵你的友谊，我宁可拒绝一位王爷，也要小女嫁你。

斯嘎纳赖勒 阿耳康陶尔先生，感谢您的盛情，不过我要明白告诉您，我不想结婚。

阿耳康陶尔 谁，是你吗？

斯嘎纳赖勒 对，是我。

阿耳康陶尔 什么理由？

斯嘎纳赖勒 什么理由？就是我觉得自己绝不宜于结婚，我想学家父和本家所有的男子，他们就是一直不要结婚来的。

阿耳康陶尔 你听我讲，士各有志，我这人从不强人所难。你娶小女，有言在先，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不过你既然有意毁约，我去看看应当怎么办好。用不了多久，我就有回话给你。

斯嘎纳赖勒⁽⁸⁴⁾ 我原以为解除婚约，要很费周折，想不到他比我所预料的要通情达理多了。说真的，我一想到这事，就觉得自己摆脱开了，很有见地。我要是错迈一步呀，后悔都来不及了。瞧，他儿子给我带回话来了。

第九场

阿耳席大斯，斯嘎纳赖勒。

阿耳席大斯 （说起话来，声调永远是甜蜜蜜的。）先生，我万分斗胆问候您好。

斯嘎纳赖勒 先生，我真心诚意问候您好。

阿耳席大斯⁽⁸⁵⁾ 先生，家父告诉我，您是为了解除婚约来的。

斯嘎纳赖勒 是的，先生；我觉得遗憾，不过……

阿耳席大斯 哦！先生，这没有什么不好。

斯嘎纳赖勒 我告诉你，我很过意不去；我倒希望……

阿耳席大斯 您听我说，这没有什么。（向他呈上两把剑。）先生，
您喜欢哪一把剑，就费神挑一把吧。

斯嘎纳赖勒 挑一把剑？

阿耳席大斯 对。请挑吧。

斯嘎纳赖勒 做什么用？

阿耳席大斯 先生，您有言在先，娶舍妹为妻，现在您既然不肯娶
她，我相信，我向您表示些微敬意，您不会嫌弃的。

斯嘎纳赖勒 怎么？

阿耳席大斯 换了别人，就许大吵大闹，生您的气；不过像我这种
人，喜欢和和气气把事办好了的。我来就为客客气气告诉您，您
赞成的话，我们就必须在一块儿抹脖子。

斯嘎纳赖勒 简直是不成敬意的敬意。

阿耳席大斯 好啦，先生，请您挑吧。

斯嘎纳赖勒 承情之至，我还不想抹脖子。⁽⁸⁶⁾这种说话方式多要不得！

阿耳席大斯 先生，请吧，非这样做不可。

斯嘎纳赖勒 哎！这种敬意呀，还是求你收回鞘去吧。

阿耳席大斯 先生，我们就赶快吧：我还有一桩小事要做。

斯嘎纳赖勒 我告诉你，我决不干。

阿耳席大斯 您不愿意比剑？

斯嘎纳赖勒 自然是不喽。

阿耳席大斯 当真？

斯嘎纳赖勒 当真。

阿耳席大斯⁽⁸⁷⁾ 先生，您根本没有理由抱怨，您明白，我这是照章行事。您不守信，我要和您决斗，您拒绝比剑，我只好拿棍子打您了：这是规矩。您是正人君子，不会不赞成我的作法的。

斯嘎纳赖勒⁽⁸⁸⁾ 这家伙是个什么鬼东西？

阿耳席大斯⁽⁸⁹⁾ 好啦，先生，放漂亮，可别叫我揪您的耳朵啊。

斯嘎纳赖勒 还说？

阿耳席大斯 先生，我不强人所难；不过您必须决斗，要不然，就非娶舍妹不可。

斯嘎纳赖勒 先生，我告诉你，不管是哪一样，我都干不来。

阿耳席大斯 一定？

斯嘎纳赖勒 一定。

阿耳席大斯⁽⁹⁰⁾ 那么，您别见怪……

斯嘎纳赖勒 哎唷！哎唷！哎唷！哎唷！

阿耳席大斯 先生，我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对付您的，其实是万分过意不去；不过您不答应决斗，也不答应娶舍妹，对不住，我就决不住手。⁽⁹¹⁾

斯嘎纳赖勒 好！我娶，我娶……

阿耳席大斯 啊！先生，我很高兴，您终于明白过来，事情能顺利解决。因为话说回来，您是世上我最器重的人，我说这话，可以发誓的。我方才对待您，出于万不得已，我难过极了。我去请家严出来，禀告他：一切言归于好。⁽⁹²⁾

第十场

阿耳康陶尔，阿耳席大斯，斯嘎纳赖勒⁽⁹³⁾。

阿耳席大斯 父亲，先生完全明白过来了。他心甘情愿把事办好，您可以把妹妹嫁给他了。

阿耳康陶尔 先生，这是她的手，你只要把你的手拿出来就成。多谢上天！这下子我可轻松啦，从今以后，该你管教她啦。我们去开开心，庆贺庆贺这幸福的婚姻吧。

-
- (1) 原作是散文体。1664年1月29日，首次演出，有芭蕾舞；1668年2月24日演出，扩充对话，取消芭蕾舞；同年刊印。
- (2) 指一般算命行乞的游民。
- (3) 亚里士多德学派指经院哲学（烦琐哲学）而言。它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为教会服务，由此一切脱离生活的无谓的钻牛角尖、咬文嚼字、死啃书本、只凭一般的概念和推理而不顾事实和实践等等的情况都被称为“经院习气”。早期的资产阶级哲学是在同经院哲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1624年，巴黎法院接受巴黎大学神学院的请求，曾经下令逮捕公开批评亚里士多德的学者。莫里哀死后一百多年，经院哲学还在大学照常讲授。
- (4) 皮浪学派即怀疑论。创始者是希腊人皮浪（Pyrrhon，约前360—前270）。这一学派确信事物是不可认识的，所以主张在理论上应当“放弃判断”，而在实践中应当对事物抱着漠不关心的、冷淡的态度，即保持心灵的“恬静”。
- (5) 根据André Philidor（1647？—1730）关于喜剧——芭蕾舞《逼婚》的手抄本，应当增添：“背景是个靠近斯嘎纳赖勒住宅的广场。”
- (6) 1734年版增添：“（嘱咐家人。）”
- (7) 1734年版增添：“（听见斯嘎纳赖勒末了的话。）”
- (8) 1734年版增添：“（他露出他的牙齿。）”
- (9) 1734年版增添：“（他咳嗽。）”
- (10) 真正贵族佩剑是本分，无所谓爱不爱。“爱佩剑”，想见女家不是真正贵族。

- (11) 《逼婚》原来是舞剧。“戴假面具”参加婚礼，有调侃意味，同时也说明皆洛尼莫在舞剧末一场带了许多戴假面具的年轻人来跳舞。
- (12)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13) 1682年版增添：“（他在走开以前重复了好几次。）”
- (14)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15) 1734年版增添：“（在舞台紧里，向她后头的小跟班。）”
- (16) 1734年版增添：“（旁白，望见道丽麦娜。）”
- (17) 1734年版增添：“（向道丽麦娜。）”
- (18) 当时医学落后，医生常这样解释病象。
- (19) 只他一个人在场。
- (20) 1734年版增添：“（转向他进来的方向，没有看见斯嘎纳赖勒。）”
- (21) 1682年版增添对话：“……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应该从文学共和国驱逐出去的人。”
- (22) 1734年版增添：“（同样，没有看见斯嘎纳赖勒。）”又，1682年版更改对话：“我以无上理由、以哲学家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证明你是一个愚人。”
- (23)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24) 1734年版增添：“（向庞克拉斯。）”
- (25) 1734年版增添：“（同样，没有看见斯嘎纳赖勒。）”
- (26)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27) 1734年版增添：“（向庞克拉斯。）”
- (28) 1734年版增添：“（同样，没有看见斯嘎纳赖勒。）”
- (29)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30) 1734年版增添：“（向庞克拉斯。）”
- (31) 1734年版增添：“（同样，没有看见斯嘎纳赖勒。）”
- (32) 拉丁成语：你离真理远得很，隔着“全部天空、全部你走过的路程”。
- (33) 1734年版增添：“（转向他进来的地点。）”

- (34) 三段论法的术语，指第二格第四式：A、O、O。全套是一个“全称肯定”与两个“特称否定”。术语的正确写法应当是baroco，不是balordo，莫里哀改用后者，有嘲骂意思在内，等于骂人“蠢货”。
- (35) 1734年版增添：“（同样。）”
- (36) 1734年版增添：“（同样。）”
- (37) 1734年版增添：“（同样。）”
- (38) 拉丁成语：“以拳和脚、以爪和喙”，或“以全力”。
- (39) 1624年，巴黎最高法院应巴黎大学神学院的请求，明令不许一般学者反对经院哲学，以后神学院常常烦渎法院，要求再下禁令。但是法院不愿多管闲事，有损自身尊严，神学院很不满意。
- (40) 1734年版增添：“（又转向他进来的方向。）”
- (41) 亚里士多德认为：物质是物的可能性、能力，观念形式是物的现实。可能性由于运动而转为现实：形式物质化，物质形式化。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状”（forme）是物的灵魂。亚里士多德的弟子们以为“形状是物的动力”。经院哲学把他的《工具论》论文集看成唯一的经典，里面收五篇论文，第一篇是《范畴篇》，其中第八章是《性质》。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章，作为第四种涵义，谈到形状和形象（figure）：“第四类性质是物的形象或者形状。”有人把形象或者形状解释成一个东西。有人如庞克拉斯，用形状来指天生的东西，形象来指人工的东西。帽子不是天生的，也就是庞克拉斯所谓“无生命的”，所以不该和形状用在一起，说什么“一顶帽子的形状”，而应说成“一顶帽子的形象”。
- (42)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43) 1734年版增添：“（向庞克拉斯。）”
- (44) 1734年版增添：“（转向庞克拉斯进来的方向。）”
- (45) 应当增添：“（向庞克拉斯。）”
- (46) 拉丁文：“自然有真空”。亚里士多德否认有真空。
- (47)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48) 1734年版增添：“（向庞克拉斯。）”
- (49) “话”（langue）在法文中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舌头”。斯嘎纳赖勒错以为指“舌头”说。中文只能强调“哪一种”三个字。

- (50) 1682年版增添：对话：“不用，不用，用法兰西语言、法兰西语言、法兰西语言。”
- (51)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52) 1734年版增添对话：“啊！啊！想必是……”
- (53) 直到18世纪，这还是法国学校中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经院哲学把一件东西的种种样式叫作“偶性”。它和实体及一切构成实体的本质的因素互相对立。偶性是五种普遍性之一，其他四种为“种类”、“族别”、“殊性”与“本性”。
- (54) 1604年，巴黎出了一本《逻辑或者谈论或者推理的艺术》，作者是都波莱克斯（Scipion Dupleix），其中有一章标题《逻辑怎么可以叫作科学》。又有一章标题《逻辑怎么可以说成艺术》。
- (55) 按照当时的逻辑，三种精神作用是感受、判断和推论；推论即根据判断做新的判断。
- (56) 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指出，观念有十类，即“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与“遭受”。
- (57) “适应”是认识事物并掌握客观规律的结果。
- (58) 意为：善即目的，目的即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幸福、荣誉、快乐与知识都只是使人幸福的标准，不能算作幸福本身。
- (59) “实际上的存在”即绝对存在或者客观存在；“意图上的存在”即相对存在或者主观存在。
- (60) 1682年版增添：“（斯嘎纳赖勒不耐烦了，拿手去捂博士的嘴，一连捂了几次；斯嘎纳赖勒一拿开手，博士就又说了起来。）”
- (61) 从“害黑死病的家伙！”到庞克拉斯的“扬土占卜术，等等”为止，第一次见于1682年版。
- (62) 拉丁文：“灵魂的符号和镜子”。
- (63) 拉克尼亚（Laconie）在希腊东南部，居民是斯巴达国家的组织者，语言以精简著称。“拉克尼亚式”等于“简短的”。
- (64) 三段论法的术语，指第一格第一式：A、A、A。全套都是全称肯定。
- (65) 拉丁文：“在这一种法和那一种法上”，指民法与教会法。

- (66) 拉丁文：“无往而不是”。
- (67) 拉丁文：“最上级地”，意即最高明地。
- (68) 1734年版增添：“（一人。）”
- (69)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70)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71) 1734年版增添：“（向马尔夫利屋斯。）”
- (72)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73) 1682年版增添：“（他拾起一根棍子。）”
- (74) 1734年版增添：“（他拾起棍子打马尔夫利屋斯。）”
- (75) 警务员在当时是捐官性质，在巴黎总监下的法庭工作，穿长袍，地位低于法官，不属于同一系统。参看《吝啬鬼》的第五幕第一场。
- (76)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77) 钱的背面往往铸着一个十字架。
- (78)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79) 1734年版增添：“（退到舞台一个角落，没有被人看见。）”
- (80) 1734年版增添：“（她望见斯嘎纳赖勒，对他说话。）”
- (81)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82) 1734年版增添：“（他敲阿耳康陶尔的房门。）”
- (83)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84)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85) 1734年版增添：“（总是同一声调。）”
- (86)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87) 1734年版增添：“（拿棍子打他。）”
- (88)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89) 1682年版增添：“（又向他呈上两把剑。）”
- (90) 1682年版增添：“（又拿棍子打他。）”
- (91) 1682年版增添：“（他举起棍子。）”

(92) 1734年版增添：“（他去叩阿耳康陶尔的门。）”

(93) 1682年版，上场人物有道丽麦娜。

达尔杜弗或者骗子⁽¹⁾

演 员

白尔奈耳太太 奥尔贡的母亲。

奥尔贡 艾耳密尔的丈夫。

艾耳密尔 奥尔贡的太太。

大密斯⁽²⁾ 奥尔贡的儿子。

玛丽雅娜 奥尔贡的女儿与法赖尔的情人。

法赖尔 玛丽雅娜的情人。

克莱昂特 奥尔贡的内兄。⁽³⁾

达尔杜弗⁽⁴⁾ 伪信士。

道丽娜 玛丽雅娜的侍女。⁽⁵⁾

雷信义先生⁽⁶⁾ 承发吏。

一位侍卫官⁽⁷⁾

福莉波特 白尔奈耳太太的使女。⁽⁸⁾

地 点

巴黎⁽⁹⁾。

第一幕

第一场

白尔奈耳太太和她的女仆福莉波特，艾耳密尔，玛丽雅娜，道丽娜，大密斯，克莱昂特。

白尔奈耳太太 走，福莉波特，走，我不要看见他们。

艾耳密尔 您走得这么快，我们简直跟不上。

白尔奈耳太太 算啦，我的儿媳妇，算啦，别往远里送啦：这些礼貌，我统统用不着。

艾耳密尔 我这是对您应尽的本分。可是婆婆，您为什么走得这么急呀？

白尔奈耳太太 因为呀，这种治家之道，我说什么也看不下去。因为呀，根本就没有人想到讨我欢喜。是的，我离开你们家，很不称心：我留下来的话，一句也不照办，什么也不敬重，人人扯着嗓子讲话，活脱脱就像到了叫化子窝⁽¹⁰⁾。

道丽娜 要是……

白尔奈耳太太 你呀，我的朋友⁽¹¹⁾，是一个陪伴小姐的女用人，不作兴那么多嘴多舌，那么没上没下：样样事你都要插嘴。

大密斯 可是……

白尔奈耳太太 我的孩子，你是一个大傻瓜；是我对你说这话，我呀，是你奶奶；我对我儿子、你爸爸，早已说过一百回了，你长大了不会成材，一辈子只会让他吃苦受罪。

玛丽雅娜 我想……

白尔奈耳太太 我的上帝，他的妹妹，你装出说话有分寸的模样，看上去像个糖人儿，什么事也不懂；不过常言说得好，世上的水就数死水坏，你私下里的行为，我恨得不得了。

艾耳密尔 不过，婆婆……

白尔奈耳太太 我的儿媳妇，不是我说你，你的一举一动，也确实不成体统；你应当给他们作一个好榜样才是。他们死去的母亲，在这上头，比你好多了。你花钱就像流水一样，还有这身打扮，穿得就像一位王妃，我不喜欢。单想着讨丈夫的欢心呀，我的儿媳妇，就用不着拼命打扮。

克莱昂特 不过，亲家太太，话说回来……

白尔奈耳太太 至于您呀、舅老爷，我很看重您、爱您、尊敬您；话虽这么说，不过我要是我儿子、她丈夫呀，我会再三请求您，别登我们的门。您经常宣讲一些过日子的格言；可是这些格言呀，正人君子就听不得。我对您把话说得有些直率；不过我就是这种直筒子脾气，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大密斯 您那位达尔杜弗先生，当然是很高明喽……

白尔奈耳太太 他这人品德高尚，大家就该听他的话才是；像你这样一个疯子，也同他吵，我忍受不了，看着就有气。

大密斯 什么？一个好找碴儿的假道学，到人家里，竟然作威作福，代天行道，万一这位漂亮先生不肯答应，我们就不能有任何消遣，我，我忍受这个？

道丽娜 万一非听他的话、非信他的格言不可，人除去犯罪，就别想干得出好事来；因为他什么事也管，这位专爱找碴儿的先生。

白尔奈耳太太 凡事经他一管，就管好啦。他希望带你们上天，我儿子就该让你们个个儿爱他才是。

大密斯 办不到，我的奶奶，您看好了，不管是父亲也好，天王爷老子也好，反正谁也不能逼我对他有好感：我要改口呀，除非是我

黑了心。他那副模样，一举一动，都惹我生气。这样下去，我料定了要出娄子，我同这家伙总会闹翻的。

道丽娜 一个不相识的人，居然在人家里发号施令；一个叫化子，来的时候，鞋也没有，全身的衣服就值六个铜钱⁽¹²⁾，居然忘记本来面目，摆出作主子的架式，样样事干预，也是的确让人看不下去。

白尔奈耳太太 哎呀！天可怜见！全照他的至诚吩咐做，倒好多啦。

道丽娜 他在您心上是一位圣人，其实呀，他一举一动，全是做给人看的。

白尔奈耳太太 听听看，还像话！

道丽娜 除非有靠得住的担保，否则我呀，我就是不相信他，也不相信他的劳朗⁽¹³⁾。

白尔奈耳太太 我不知道听差为人好坏；可是我担保老爷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你们恨他，讨厌他，只因为他对你们讲的都是真情实话。他心里恼的是罪恶，干什么也都是为了上天的利益。

道丽娜 就算是吧；可是为什么，特别是近来，他不肯让别人常到家里走动？规规矩矩拜访一趟，又碍了上天什么，何必大吵大闹，让我们不得安宁？你们要我私下里把话给你们说清楚吗？⁽¹⁴⁾我想他是，真的，吃太太的醋。

白尔奈耳太太 住口，想想你说的什么话。指责这些拜访的，不光是他一个人。常来常往的这些人先不去说，单是来了以后那份嘈杂、大门口那些应接不暇的车辆，还有许多跟班乱哄哄聚在一起，就招惹四邻议论纷纷。我愿意相信不出乱子；可是闲言闲语的，到底不好。

克莱昂特 哎呀！亲家太太，您打算封人家的嘴吗？想不听议论我们的无聊谈话呀，只有同最好的朋友绝交，可是这样一来，人活着也就成了苦事。就算能横下心来这么做吧，您以为就可以叫人不开口了吗？铜墙铁壁也阻止不了流言蜚语。所以那些无聊的闲话，我们还是别搁在心上了吧；我们过日子，只要于心无愧，别人说不说闲话，只好由它去了。

道丽娜 说我们坏话的，不就是我们的女邻居大芙奈和她的矮男人吗？行为顶不检点的那些人，一向总是头一个说别人坏话；他们抓住谁家一点恋爱故事的影子，决不放过，马上欢天喜地，照他们要人相信的式样，散布消息：人家好端端的事，抹上他们自己的颜色，心想这样一来，自己的事也就好在社会上鬼混过去了，也因为看上去有点儿像，就痴心妄想，他们那些没皮没脸的事，能干干净净了，再不然就是，公众责备的太厉害，他们受不住，就索性把别人拖下海来，分担一部分。

白尔奈耳太太 你们议论了半天，就没有一句有意思的。大家知道：奥琅特过的是模范生活，一心想着上天；我听人说，和你们常来常往的客人，她就很不赞成来的。

道丽娜 这位太太可好啦，真叫模范啦，不错，她过日子过得刻苦，可是她信教心诚，是因为有了年纪；她作正经女人，大家知道，也是出于无奈。往常只要她能勾引男人，她就及时尽情行乐，可是后来一看她的眼神发暗，她想断绝社会往来，社会也甩掉她，只好放聪明，拿富丽堂皇的遮羞帕子，把她变丑了的脸蛋子盖住。这就是过时的风流女子的鬼主意。情人冷淡她们，她们受不下去，心里干着急，想不出别的办法，冷冷清清，只有正经女人这行子生意好搞。这些贤德女人，一脸的杀气，处处挑眼儿，事事不饶人；别人过日子过得好好儿的，她们也扯着嗓子一个一个

责备，不是出于好心，是因为眼红：她们何尝不想寻欢作乐，无奈年龄不作美，所以也就不许别人寻欢作乐。

白尔奈耳太太⁽¹⁵⁾ 这些胡言乱语，是为了你爱听，编排出来的。我的儿媳妇，人在府上，只好不作声，因为这位奶奶⁽¹⁶⁾，整天唧唧呱呱，就不住嘴。不过我想，临了儿也轮到我说说话啦：我告诉你，我儿子把这位信教的人物接到家里住，做得再聪明不过；上天在紧要关头打发他来，就为了把你们走岔路的人全带到正路来，你们希望灵魂得救，就该听他的吩咐才是：不该责备的事，他也决不责备。这些拜访、这些舞会、这些谈话，全是魔鬼的发明。人在这儿从来听不见敬神的语言：说来说去，不是风言风语，就是废话、空话。邻居也常常裹在里头，净讲些张三李四的坏话。总之，头脑清醒的人，遇到这种乱哄哄的集会，也要头昏脑涨的：叽叽嘎嘎，一转眼工夫，形形色色的怪话就露了脸。正如那天，一位神学博士说的，简直成了巴比伦塔⁽¹⁷⁾，因为人人在这儿说东道西，漫无顾忌；他怎么讲到这上头的，我来说说……⁽¹⁸⁾可是这位先生不是已经在冷笑了吗？找你那些逗你笑的小丑儿去吧，别以为……⁽¹⁹⁾再见，我的儿媳妇，我什么话也不想说啦。你记住好啦，我对这家人，心已经冷了一半，要我上门呀，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打了福莉波特一记耳光。）走，你呀，你大白天做梦，冲空里张着嘴发愣。老天爷！我不打掉你的门牙才怪。开步，臭丫头，开步。

第二场

克莱昂特，道丽娜。

克莱昂特 我不想送她，怕她再训我一顿，这个老婆子……

道丽娜 啊！您这样称呼她，她没有听见，真可惜啦：她会对您讲，老的是您自己，像她这样的年纪，离老还远着呐。

克莱昂特 她也真可以，无缘无故，就对我们发脾气！她的达尔杜弗，看样子，她真还入迷！

道丽娜 哦！和儿子一比，也就不算一回事了，您要是看见他的话，您会说：“糟多啦！”内乱的时候⁽²⁰⁾，他受人敬重，辅佐他的国王，显得英勇有为；可是自从他迷上了达尔杜弗以来，就变成一个傻子；他称他兄弟，心里那份儿爱他呀，比起爱母亲、儿子、女儿和太太来，都要强过百倍。他的秘密就只告诉他一个人知道，他成了他作事的贤明导师；他疼他，搂他，我想一个人对待情妇，不会更温存了吧：吃饭的时候，他要他坐在上手；见他饭量有六个人大，他就开心；好吃的东西，他叫人统统让给他吃；万一凑巧他打响嗝的话，他就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说这话的是一个女仆⁽²¹⁾。）总之，他爱疯了他；他成了他的英雄、他的命根子；他时时刻刻赏识他，句句话引证他；他干的顶无聊的小事，他看作奇迹；他说的话，在他看来，全是神谕。达尔杜弗清楚他的傻瓜，为了利用他，做足表面功夫，想法子来糊弄他。他装出一副虔诚的模样，时时刻刻骗他的钱，还自以为有权数说我们上下一家人。就连伺候他的那个坏蛋，也挤在里头教训我们；他瞪圆了眼睛管教我们，扔掉我们的带子、我们的胭脂和我们的假痣⁽²²⁾。最近有一天，在一本《诸圣纪事》⁽²³⁾里头，坏东西找到了一条围巾⁽²⁴⁾，就给我们撕掉了，还说我们犯了滔天大罪，拿魔鬼的装饰品和圣书混在一起。

第三场

艾耳密尔，玛丽雅娜，大密斯，克莱昂特，道丽娜。

艾耳密尔⁽²⁵⁾ 你真走运，没有听到她在门口的议论。不过我看见我丈夫来啦：好在他没有看见我，我愿意到楼上等他来。

克莱昂特 我呀，节省时间，在这儿等他，也只是为了问他一声好。

大密斯 和他谈谈我妹妹的亲事。我疑心是达尔杜弗从中作梗，嗾使我父亲推诿的。您明白我多关心这事。我妹妹和法赖尔是一个心思，您知道，我爱法赖尔的妹妹，万一必须……

道丽娜 他进来啦。

第四场

奥尔贡，克莱昂特，道丽娜。

奥尔贡 啊！舅爷，你好。

克莱昂特 我正要走，看见你回来，我很高兴。田野现在相当荒凉。

奥尔贡 道丽娜……⁽²⁶⁾舅爷，对不住，等一下：让我先问问家里消息，免得心里挂念。⁽²⁷⁾这两天，家里全好？有什么事吗？人好吧？

道丽娜 太太前天发烧，一直烧到黄昏，头疼得不得了。

奥尔贡 达尔杜弗呢？

道丽娜 达尔杜弗啊？他那才叫好呐，又粗又胖，脸蛋子透亮，嘴红红的。

奥尔贡 可怜的人！

道丽娜 黄昏的时候，太太头疼得还要厉害，一点胃口也没有，一口晚饭也吃不下！

奥尔贡 达尔杜弗呢？

道丽娜 他坐在太太对面，一个人，虔虔诚诚，吃了两只鹌鹑，还有半条切成小丁儿的羊腿。

奥尔贡 可怜的人！

道丽娜 太太难过了整整一夜，没有一刻可以阖阖眼皮；她因为发烧，睡不好觉，我们只好在旁边陪她一直陪到天亮。

奥尔贡 达尔杜弗呢？

道丽娜 他用过晚饭，有了困的意思，就走进他的房间，立刻躺到暖暖和和的床上，安安逸逸，一觉睡到天明。

奥尔贡 可怜的人！

道丽娜 太太临了听我们劝，决定叫人给她放血，紧跟着没有多久，她就觉得好过啦。

奥尔贡 达尔杜弗呢？

道丽娜 他照样儿精神抖擞，为了抵偿太太放掉的血，滋补他的灵魂，抵抗所有的罪恶，早点的时候，喝了满满四大杯的葡萄酒。

奥尔贡 可怜的人！

道丽娜 两个人现在总算都好啦；我先去禀报一声太太，说您听见她病好了，有多关切。

第五场 奥尔贡，克莱昂特。

克莱昂特 妹夫，她是当面要笑你；我没有意思惹你生气，不过实对你说了吧，她就该这样做。谁从来听说过，有人像你这样任性的？难道今天真会有一个人，神通广大，使你为了他，忘记一切？你把他从贫困之中救出来，接到家里住还不够，居然……

奥尔贡 舅爷，别说下去啦，你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

克莱昂特 你既然这样说，就算我不认识吧；不过话说回来，要晓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奥尔贡 舅爷，认识到他，你会喜欢的，你的兴奋也不会有了结的。他是一个……他……哈！……一个……总之，是一个人。谁照他的话做，谁就心神安宁，谁就把人世看成了粪土。可不，听他讲话，我就变成一个新人；他教我凡事冷淡，割断我对尘世的关联；我可以看着兄弟、儿女、母亲和太太死掉，就像这个一样⁽²⁸⁾，全不在乎。

克莱昂特 妹夫，这全是人的感情！

奥尔贡 哈！你要是看见我怎么样遇到他的话，我对他的好感，你也会有。他每天来到教堂，一副和善模样，双膝跪倒，正好就在我的对面。他专心致志，祷告上天，吸引全堂的人都在看他；他叹气，他内心激动，他时时刻刻，卑躬屈节，亲着土地；我走出教堂的时候，他赶到前头，在门口向我献上圣水。他的听差样样儿学他，我从听差那儿晓得了他的贫寒和他的人品；我送他钱；他对我讲：“这太多啦，一半儿都嫌太多；我不值得你这样可怜。”他见我执意不肯收回，就当着我的面，把钱散给了穷人。最后，上天叫我把他接进家来，从这时候起，家里样样事都像有了起色。我看见他什么事也责备，就是我太太，为了我的荣誉，他也十分关怀；他警告我，有些人对她使眉眼，那副醋意，似乎比我要大六倍。可是你绝想不到他虔诚到了什么地步：他干错一点点小事，他都说成犯了大罪；一件事看起来并无所谓，他也会大发雷霆；甚至于到了这种情况：新近有一天，他作祷告的时候，捉住一个跳蚤，因为太生气，把它弄死了，他直怪自己不应该。

克莱昂特 可不得了！妹夫，我想，你是疯啦。难道你是寻我开心，才说这种话的？明明是胡闹，你真就以为……？

奥尔贡 舅爷，你这话有自由思想⁽²⁹⁾的味道。你有一点堕入魔障。我劝你劝了不止十回，你要给自己惹出祸事来的。

克莱昂特 这正是你那路人的老生常谈，希望人人和他们一样双目不明。眼睛看得清，就是思想自由，谁不膜拜虚有其表的姿态，谁就是不尊敬、不信奉圣道。得啦，你这些话，我听了并不害怕：我知道我说什么，上天一眼就望见我的心。你那些装模作样的人，不就个个欺哄得了人。世上有假勇士，也有假信士，正如我们看见的，在荣誉的道路上，真勇士不全是那些大喊大叫的人，我们应当效法的善良的真信士，也绝不是那些装腔作势之徒。什么？你真就一点也区别不出虚伪和虔诚？愿意用同样语言恭维他们，把同样荣誉送给面具和人脸，把伪装和真诚看成一个东西，混淆真情实况和表面现象，看重影子像看重本人一样，看重假钱像看重真钱一样吗？多数人生来也真古怪！你从来看不见他们行中常之道。理智对于他们，天地太小；不管是什么性格，他们做起事来，一定超越它的疆界。最高贵的东西，由于他们有意夸张，过分强调，就常常受害。我说这话给你听，是偶尔想到，我的妹夫。

奥尔贡 是啊，毫无疑问，你是一位人人尊敬的博士，人世的知识集于你一人之身，你是唯一的贤者、唯一的学者、一种神谕、当今的一位加图⁽³⁰⁾；和你一比，人人成了傻瓜。

克莱昂特 妹夫，我不是一位人人尊敬的博士，知识也没有集于我一人之身。不过简单说来，我的全部学问是我知道真假的区别罢了。就我看到的人物来说，谁也比不上笃实的信士值得令人敬重，世上也没有东西比真心信教的虔诚更高贵、更美好的了，所以在我看来，也就没有比假意信教、貌似诚恳，和那些大吹大擂的江湖郎中、自卖自夸的信士更可憎的了。他们亵渎神明，假冒为善，欺骗众人，不但不受惩罚，还能随意取笑人世最神圣的事物。这些人唯利是图，把虔诚当作了职业和货物，单凭眼皮假动几动，装出一副兴奋模样，就想买到信用和职位；这些人，我说，沿着上天的道路，追逐财富，异常热烈；他们一面祷告，一

面却又天天讨封求赏；他们在宫廷宣扬隐居；他们知道怎么样配合他们的恶习和他们的虔诚；他们容易动怒，报复心切，不守信义，诡计多端；为了害一个人，他们就神气十足，以上天的利益，掩盖他们狠毒的私忿。他们拿起世人尊敬的武器对付我们；他们的偏激得到世人的赞扬；也正由于偏激，他们想用神圣的利刃暗害我们；所以他们大怒起来，也就分外危险。这种虚伪性格，我们今天看见得太多了，不过真诚的信士，也容易辨别出来。妹夫，本世纪就有这样的信士作我们光荣的榜样。阿里斯东就是一个，派里昂德、奥隆特、阿耳席大马斯、波黎道尔、克里汤德全是。这样称呼他们，不会有人反对的，根本他们就不吹嘘自己道德高尚；那种不可一世的炫耀，人在他们身上也看不到。他们的虔诚，通情达理，和蔼可亲；他们并不事事责难我们；觉得纠正别人，显得自己过于骄傲；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责备我们的行动，把狂言傲语留给别人去讲。他们衡量别人，倾向于看好处，决不根据表面现象，加人以罪。他们不结党，不进行阴谋，小心在意，但求正正经经过日子。一个做过坏事的人，他们也从来不想迫害。他们恨的只是罪过本身，即使考虑上天的利益，也决不希望热狂过分，超出上天的愿望。这才是我所敬仰的人，才是应有的处世之道，总而言之，才是学习的榜样。你那位先生，说实话，不属于这一类表率。你称赞他的虔诚，虽然十分恳切，不过我相信，是虚假的光采照花了你的眼睛。

奥尔贡 我亲爱的舅爷先生，你话说完了没有？

克莱昂特 说完啦。

奥尔贡 失陪。（他打算走。）

克莱昂特 对不住，妹夫，还有一句话。方才的话到此为止。你知道，你有言在先，要法赖尔作你的女婿吗？

奥尔贡 有过。

克莱昂特 你已经选定了喜事的日子。

奥尔贡 不错。

克莱昂特 那么又为什么迟迟不举行婚礼？

奥尔贡 我不知道。

克莱昂特 难道你有别的打算？

奥尔贡 也许有。

克莱昂特 你想毁约吗？

奥尔贡 我没有说过这话。

克莱昂特 我想即使有困难，你也不会失信吧？

奥尔贡 看情形。

克莱昂特 一句话就了的事，何必吞吞吐吐的？法赖尔就是为了这事要我来看看你。

奥尔贡 多谢上天！

克莱昂特 不过怎么回他的话？

奥尔贡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克莱昂特 可是也得先知道你的想法啊。你到底是什么打算？

奥尔贡 照上天的意思办吧。

克莱昂特 不过说正经，你答应了法赖尔的：你说过的话，算话不算话？

奥尔贡 再会。

克莱昂特⁽³¹⁾ 我耽心他的爱情要没有着落。我应该把前后的经过告诉他才是。

第二幕

第一场

奥尔贡，玛丽雅娜。

奥尔贡 玛丽雅娜。

玛丽雅娜 爸爸。

奥尔贡 过来，我有话单独同你讲。

玛丽雅娜 您找什么？

奥尔贡 （他朝一个小套间里张望）我看有没有人在里头听我们讲话；因为这小屋子正好方便偷听。好，我放心啦。玛丽雅娜，我一向认为你心地相当柔和，所以我也一直疼你。

玛丽雅娜 我对爸爸的慈爱很感谢。

奥尔贡 女儿，话说得很好，要不辜负我的慈爱，你就该想着讨我的欢心才是。

玛丽雅娜 这正是我应尽的孝道。

奥尔贡 很好。我们的客人达尔杜弗，你说怎么样？

玛丽雅娜 谁，我？

奥尔贡 你。当心怎么回答啊。

玛丽雅娜 哎嘻！我呀，您要我说什么，我说什么。⁽³²⁾

奥尔贡 这话就对啦。那么，说给我听，女儿，说他人品高贵，说他中你的意，说我选他作你的丈夫，你听了喜欢。哎？

〔玛丽雅娜惊退。〕

玛丽雅娜 哎？

奥尔贡 怎么啦？

玛丽雅娜 请问？

奥尔贡 什么？

玛丽雅娜 我是不是听错了？

奥尔贡 怎么？

玛丽雅娜 爸爸，您要我说，谁中我的意，您选谁作我的丈夫，我听了喜欢？

奥尔贡 达尔杜弗。

玛丽雅娜 爸爸，我向您发誓，根本没有这回事。您为什么要我撒这种谎？

奥尔贡 可是我要它成为事实；我决定了，对你也就够了。

玛丽雅娜 什么？爸爸，您要……

奥尔贡 是的，女儿，我想借你的亲事，让达尔杜弗成为我家里的人。他当定了你的丈夫，我已经决定啦；我对你的终身既然……

第二场 道丽娜，奥尔贡，玛丽雅娜。

奥尔贡⁽³³⁾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可真叫好奇啦，我的朋友，居然偷听我们说话。

道丽娜 也真是的，我不晓得这谣言是怎么来的，是揣测，还是随便说说，可是有人对我提起这门亲事的消息来，我是当作胡言乱语听的。

奥尔贡 什么？有什么不好相信的？

道丽娜 老爷，就是您自己讲，我也决不相信。

奥尔贡 我有办法让你相信。

道丽娜 对，对，您当笑话说给我们听。

奥尔贡 我说的就是眼前要有的事。

道丽娜 瞎掰！

奥尔贡 女儿，我可不是说着玩玩的。

道丽娜 得啦，别相信老爷的话：他在寻人开心。

奥尔贡 我告诉你……

道丽娜 不，您白说，没有人相信您的。

奥尔贡 我可要发脾气啦……

道丽娜 好吧！就相信您，您也没有好处。什么？会有这种事，老爷？一副懂事的模样，脸当中还长着这把大胡子，您会那样胡涂，想把……？

奥尔贡 听着：你在我家里一向有些放肆；我告诉你，我不喜欢。

道丽娜 老爷，我求您啦，咱们说话，可别动气。您捣这个乱，是拿人开玩笑，还是怎么着？一个信教的，要动脑筋的事可多啦，您女儿的事跟他不相干。再说，走这门亲，您有什么好处？您有产有业的，挑一个叫化子当女婿，打的是什么主意？

奥尔贡 住口。他什么也没有，可是你要知道，这正是应当尊敬他的地方。他的贫困不但确实于心无愧，而且也绝不是世俗的名位所能衡量的，因为说到最后，他是由于热爱圣业，太不留意俗事，才把财产丧失了。不过有我协助，他就可以摆脱困境，重建家业：他受封的土地，家乡人谈起来，也有凭有据，证明他确实是一位贵人。

道丽娜 对，这话是他说的，可是这种夸耀的心思，老爷，就和虔诚很不相称。一个人既然过着清苦的教门生活，就绝不该口口声声，卖弄他的门第、出身，真心信教，就要谦虚，这种要名要利的心思，先不合适。夸耀有什么用？……不过这话您不爱听，我们就不谈他的贵族身份，谈他本人好了。把她这样一个女孩子，送给他那样一个男人，您难过不难过？难道您就不该想想，两下里配不配，预计一下后果？您要知道，女孩子嫁人嫁得不称心，就有不守妇道的危险，嫁过去规矩不规矩，全看给她挑的丈夫是好是坏；有些太太不正经，丈夫变成人人的笑柄，往往就是丈夫作成了太太不正经的。总之，有些丈夫，怪模怪样，女人不存二心，很难办到。谁把女儿嫁给一个她所恨的男人，谁就对上天负责女儿所犯的过失。想想看，您这种打算要惹多大的乱子。

奥尔贡⁽³⁴⁾ 我告诉你，做人的道理，我得跟她学才成。

道丽娜 照我的话做，您只有更好。

奥尔贡 女儿，别糟蹋时候，听她瞎掰了：我体贴你，我是你父亲。我先前把你许给法赖尔，可是据说他好耍钱，这且不提，我疑心他有一点自由思想，我看不见他常上教堂去。

道丽娜 您要他在您去的时候赶去，跟那些只为人看见才去的人一样？

奥尔贡 我没有问你要意见。总而言之，另一位和上天的关系好得不得了，这就是一桩最了不起的财富。这门亲事给你带来种种幸福，你一定会心满意足的。你们将来在一起过小日子，卿卿我我，眉语眼笑，就像两个乖孩子一样，一对斑鸠一样，恩爱到老，你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就连小两口子拌嘴的事，你也永远不会遇到。

道丽娜 她吗？您放心吧，她会叫他当王八的。

奥尔贡 噫！什么话！

道丽娜 我说，他才像呐，就算您女儿谨守妇道吧，也挡不住他的王八命。

奥尔贡 不要打断我的话，不许开口，不和你相干的事，用不着插嘴。

道丽娜 老爷，我说话只是为了您好。

（每逢他转过身子要同女儿说话的时候，她总打断他。）

奥尔贡 用不着你太献殷勤：请啦，住口。

道丽娜 万一人家爱护您……

奥尔贡 我不希罕。

道丽娜 我要爱护您嘛，老爷，不管您希罕不希罕。

奥尔贡 啊！

道丽娜 我爱惜您的名声，个个儿人耻笑您，我看不下去。

奥尔贡 你住不住口？

道丽娜 由着您乱订亲事，我良心过不去。

奥尔贡 不要脸的东西，你住不住口？

道丽娜 啊！您是信士，也发脾气？

奥尔贡 是呀，听了这些蠢话，我就肝火上升。我一定要你住口。

道丽娜 好吧。可是不说话，我不见得就不想。

奥尔贡 想，随你；可是千万当心，别对我讲出来，不然……够啦。

（转向女儿。）我是一个懂事的人，事情我全都仔细考虑过了。

道丽娜⁽³⁵⁾ 不许说话，气死我了。

〔他转过头来，她就住了声。

奥尔贡 达尔杜弗不是公子哥儿，可是样子也……

道丽娜⁽³⁶⁾ 对，嘴脸好看着呐。

奥尔贡 就算你对他别的优点一点也不在意……

〔他朝她转过身子，两臂交叉，望着她。

道丽娜 她可真叫命好啦！我要是她呀，男人逼我嫁他，我不给他苦头儿吃，才怪。喜事一过，我就叫他看看，女人从来不是好欺负的，报仇的法子有的是。

奥尔贡⁽³⁷⁾ 好啊，我说的话，简直不当一回事？

道丽娜 您埋怨什么？我又不是跟您说话。

奥尔贡 那么，你在干什么？

道丽娜 我在跟自己说话。

奥尔贡 很好。⁽³⁸⁾她眼里简直没有主子，我非打她一个翻手巴掌，收拾收拾她不可。（他摆好了打耳光的架式，他每看道丽娜一眼，她就直挺挺站着，不说话。）⁽³⁹⁾女儿，你应当赞成我的主意……相信我为你选中的……丈夫……⁽⁴⁰⁾你为什么不跟自己说话？

道丽娜 我没有话跟自己说。

奥尔贡 再说半句看。

道丽娜 我呀，不高兴。

奥尔贡 那呀，有你好受的。

道丽娜 我没有那么傻！

奥尔贡 总之，女儿，一定要听我的话，我选中的人，一定要完全尊重。

道丽娜 （逃开。）嫁那样一个丈夫呀，我才不干呐。

〔他想打她一记耳光，没有打着。〕

奥尔贡 女儿，你跟前这个女人可混账啦，有她在，我就别想能好好儿活着。我觉得现在没有法子再说下去了：听过她那些没规没矩的话，我心里冒火；我先到外头散散步，敛敛神再说。

第三场 道丽娜，玛丽雅娜。

道丽娜 你倒是说给我听听，难道你变成了哑巴，这种事也好我来替你说话？不通情理的亲事，你由着人提，没有一言半语反驳？

玛丽雅娜 爸爸专制，你要我怎么对付？

道丽娜 害你一辈子的事，要想办法对付。

玛丽雅娜 什么办法？

道丽娜 对他讲：两下里相好，别人管不着；你嫁人是为自己，不是为他；事情既然整个儿关系到你，丈夫合不合意，看你不看他；他的达尔杜弗，他要是觉得很称心的话，他嫁他好了，没有人拦着。

玛丽雅娜 说老实话，爸爸管我管得可严啦，我从来没有胆子顶嘴。

道丽娜 我们理论理论看。法赖尔对你有过表示。我问你：你爱他，还是不爱他？

玛丽雅娜 啊！道丽娜，谈到爱不爱，你可真叫冤枉我啦！你还用得着问我这话？难道我的心事，我对你讲的回数还算少吗？难道你不知道我爱他爱到什么地步？

道丽娜 我怎么知道你是心应口，口应心，这位情人正中你的意？

玛丽雅娜 你这样不相信我，道丽娜，可真冤死我啦。我就是不说，我心里的想法也早瞒不住人啦。

道丽娜 那么，话说回来，你爱他？

玛丽雅娜 是啊，一心一意爱他。

道丽娜 看表面，他也一样爱你？

玛丽雅娜 我想是吧。

道丽娜 两个人都盼望作夫妻？

玛丽雅娜 当然。

道丽娜 那么，你对另一门亲事，又打什么主意？

玛丽雅娜 他们逼我的话，我就寻死。

道丽娜 很好：想不到你有这么一个办法。你只要一死，就一了百了：法子确实是妙极啦。听到这类怪话，把我气死。

玛丽雅娜 我的上帝！道丽娜，看你气成了什么样子！别人难过，你连可怜的心思也没有。

道丽娜 我不可怜这种人，讲讲废话，到了紧要关头，像你那样软弱无能。

玛丽雅娜 可是你要怎么着？我就是胆小。

道丽娜 可是一个人要相爱，就得心坚。

玛丽雅娜 可是我对法赖尔，不一直就是心坚吗？难道向我父亲求亲的，不该是他吗？

道丽娜 可是万一你父亲是一个三心二意的怪物，眼里只有他的达尔杜弗，他答应下来的亲事不认账，也好把错儿推到你情人身上？

玛丽雅娜 可是我一公开拒绝，把看不起的心思露在外头，不就让人知道了我在恋着谁吗？就算法赖尔高人一等吧，我也好为了他，把廉耻和孝道丢开了不管？难道你愿意我在社会上丢人……？

道丽娜 不，不，我什么也不愿意。我看你倒是愿意嫁给达尔杜弗先生当太太；我现在一想，真不该不叫你结这门亲事。我有什么理由好跟你为难的？这门亲事好处多着呐。达尔杜弗先生！喝！喝！提他的亲，这还了得？真的，达尔杜弗先生，仔细想来，不是一个，可不，不是一个无名小辈。给他当太太，福气不小。人人已经把他捧上了天；他在家乡是贵人，⁽⁴¹⁾相貌堂堂，耳朵红，脸蛋子透亮，和这种丈夫过一辈子，你要太满意啦。

玛丽雅娜 我的上帝！……

道丽娜 丈夫是一个美男子，给他当太太，你要多称心哟！

玛丽雅娜 啊！求你就别说这种怪话啦，帮我想主意取消这门亲事吧。就这么着，我全依你，什么也干。

道丽娜 不成，父亲要女儿嫁一只猴子，她就应当听话才是。你的命好着呐，有什么可抱怨的！你坐拖船⁽⁴²⁾，去他的小县份，当地有的是舅公叔伯堂表兄弟，你正好欢欢喜喜招待他们。人家先带你到上流社会走走，为了联络感情，要你拜会一下法官⁽⁴³⁾太太和推事⁽⁴⁴⁾太太，她们给你面子，赏你一张活动凳子坐坐⁽⁴⁵⁾。狂欢节的时候，你在外县也许可以看到跳舞会和大乐队，乐队可大啦，有两管风笛⁽⁴⁶⁾。有时候还可以看到猴儿戏⁽⁴⁷⁾和木偶戏，只要你丈夫……

玛丽雅娜 啊！你要我死，还是怎么着？你倒是帮我出主意啊。

道丽娜 失陪。

玛丽雅娜 哎！道丽娜，求你啦……

道丽娜 单单为了收拾你，这门亲事也非定不可。

玛丽雅娜 我的好人！

道丽娜 不成。

玛丽雅娜 我要是把我的心思讲出来……

道丽娜 不必：达尔杜弗是你的人，你就受下去吧。

玛丽雅娜 你知道我一向信任你，你就……

道丽娜 不成！说真的，非叫你达尔杜弗一下子不可。

玛丽雅娜 好吧！我的苦命感动不了你，从今以后，你就由我伤心下去吧：世上没有我的活路，我知道还有一个法子救我，而且一定见效。

〔她打算走开。〕

道丽娜 噍！站住，回来。我不生气啦。不管怎么样，我得可怜可怜你。

玛丽雅娜 你明白，他们要是逼我的话，我告诉你，道丽娜，我一定会寻死的。

道丽娜 先别难过。会有妙计阻挡的……那不是你的情人法赖尔来啦。

第四场

法赖尔，玛丽雅娜，道丽娜。

法赖尔 小姐，方才有人告诉了我一个我先前不知道的消息，当然还是好消息。

玛丽雅娜 什么消息？

法赖尔 你嫁给达尔杜弗。

玛丽雅娜 家父的确这样盘算来的。

法赖尔 你父亲，小姐……

玛丽雅娜 变了主意。他方才对我提这事来的。

法赖尔 什么？很认真？

玛丽雅娜 是啊，很认真。他是公开宣布的。

法赖尔 小姐，你作什么打算？

玛丽雅娜 我不知道。

法赖尔 话倒回得老实。你不知道？

玛丽雅娜 不知道。

法赖尔 不知道？

玛丽雅娜 你看我该怎么着？

法赖尔 我呀，我看你该嫁给这个丈夫。

玛丽雅娜 你要我这么做？

法赖尔 对。

玛丽雅娜 当真？

法赖尔 当然：男家体体面面的，很该听从才是。

玛丽雅娜 好吧！你的劝告，先生，我接受就是。

法赖尔 我相信，你照着做，不会太痛苦的。

玛丽雅娜 你作这种劝告，不见得比我还痛苦。

法赖尔 我嘛，小姐，我是为了讨你欢喜，才这么作的。

玛丽雅娜 我嘛，我是为了使你开心，才要照着做的。

道丽娜⁽⁴⁸⁾ 看看他们这样下去，有什么结果。

法赖尔 原来是这样相爱啊？你先前是虚情假意，你说……

玛丽雅娜 求求你，这话就别提啦。你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人家派给我的丈夫，我就应该接受才是，所以我呀，我对你讲：这是你给我的好主意，我打算这样做。

法赖尔 你用不着拿我的话打掩护。你早已打定了主意，现在不过是随便找一个借口，将来不守信，也好有话说。

玛丽雅娜 是这样的，你说对啦。

法赖尔 当然，你从来就没有真心爱过我。

玛丽雅娜 哎呀！你要这样想，就这样想吧。

法赖尔 对，对，我要这样想；可是我恼了起来呀，就许赶在你前头，另找一位，我晓得到什么地方去找的。

玛丽雅娜 啊！我相信找得到；像你这种人品，不愁恋爱……

法赖尔 我的上帝，放下人品别谈了吧：我当然很不够资格，你就证明了我人品不高。可是我希望别的女孩子不这样看不起我；我就知道有那么一位，听说我公开撤退，同意弥补我的损失，并不介意。

玛丽雅娜 好在损失不大。有了新人，你安慰自己也相当容易。

法赖尔 你就放心吧，我会尽我的力量去做的。对方冷淡我们，连累我们的名声受害，我们就该用尽心思冷淡对方，万一做不好，少说也该装装样子。人家不要我们，我们还表示爱情，未免太没有骨气了，就连自己也看不过去。

玛丽雅娜 这种感情当然是高贵难得的。

法赖尔 很好；人人应当赞成。什么？眼睁睁看着你投入别人的怀抱，你还要想我对你朝思暮想，恋恋不舍，把你不要的这颗心不送别人？

玛丽雅娜 正相反：对我来说，我不但衷心希望，而且巴不得早已实现。

法赖尔 你巴不得实现？

玛丽雅娜 对。

法赖尔 小姐，你糟蹋我也糟蹋够啦，我立刻就让你称心。

〔他举步要走，走开又走回来。〕

玛丽雅娜 很好。

法赖尔⁽⁴⁹⁾ 不过你要记住：是你自己逼我走这个极端的。

玛丽雅娜 对。

法赖尔 我打这个主意，是跟你学的。

玛丽雅娜 跟我学的，就算是吧。

法赖尔 行：我回头会让你如意的。

玛丽雅娜 敢情好。

法赖尔 你今天看见我，是最后一回啦。

玛丽雅娜 好吧。

法赖尔 哦？

〔他走到门口，转回身子。〕

玛丽雅娜 什么事？

法赖尔 你没有叫我？

玛丽雅娜 我？你在做梦。

法赖尔 好吧！那么，我走我的啦。永别了，小姐。

玛丽雅娜 永别了，先生。

道丽娜⁽⁵⁰⁾ 依我看来，你们这阵子，胡言乱语，就欠头脑清醒；我这半天尽你们吵闹，看你们到底能吵出一个什么名堂来。喂！法赖尔爵爷⁽⁵¹⁾。

〔她过去揪住他的胳膊，他做出极力抗拒的模样。〕

法赖尔 噫！道丽娜，你干什么？

道丽娜 这边来。

法赖尔 不，不，我一肚子气。你别拦我，是她要我这样的。

道丽娜 站住。

法赖尔 不，你看出来了没有？我打定了主意。

道丽娜 啊！

玛丽雅娜⁽⁵²⁾ 他不喜欢我，我在，他就走，还是我把地方让给他吧。

道丽娜 （她离开法赖尔，去追玛丽雅娜。）她又来啦。你往哪儿跑？

玛丽雅娜 松手。

道丽娜 回来。

玛丽雅娜 不，不，道丽娜，你想拉我回来，那叫白费气力。

法赖尔⁽⁵³⁾ 我看出来了，她看见我就难过，毫无疑问，顶好还是我别给她罪受。

道丽娜 （她离开玛丽雅娜，去追法赖尔。）又走啦？我要是放你们走啊，除非鬼迷了心！别瞎胡闹啦，两个人全过来。

〔她揪住两个人。〕

法赖尔⁽⁵⁴⁾ 你打什么主意？

玛丽雅娜⁽⁵⁵⁾ 你要怎么着？

道丽娜 我要你们言归于好，相安无事。⁽⁵⁶⁾你这样吵吵闹闹的，不是疯了吗？

法赖尔 你没有听见她怎么样对我说话吗？

道丽娜⁽⁵⁷⁾ 你看你，生什么气，不是疯了吗？

玛丽雅娜 难道你没有看见他怎么欺负我来的？

道丽娜 两个人都是胡闹。⁽⁵⁸⁾她除去想嫁你以外，没有别的心思，我是见证。⁽⁵⁹⁾他只爱你一个人，唯一的愿望就是当你的丈夫，我拿我的性命作担保。

玛丽雅娜⁽⁶⁰⁾ 那么，为什么给我出那种主意？

法赖尔⁽⁶¹⁾ 这种事为什么也问我讨主意？

道丽娜 你们两个人全是疯子。好，两个人的手。⁽⁶²⁾来，你的手。

法赖尔 （把手伸给道丽娜。）要我的手干什么？

道丽娜 啊！⁽⁶³⁾好，你的手。

玛丽雅娜 （也伸出她的手。）这全有什么用？

道丽娜 我的上帝！快，到前头来。你们就想不到你们两个人多相爱。⁽⁶⁴⁾

法赖尔⁽⁶⁵⁾ 可是要好就好，也别勉强。还有，眼睛看人，也别记恨。

〔玛丽雅娜拿眼睛望着法赖尔，嫣然一笑。〕

道丽娜 实对你们说了吧，情人都是疯子！

法赖尔 你倒说，我该不该埋怨你？你成心拿话气我，你说你坏不坏？

玛丽雅娜 可是你呐，不是顶负心的男子……？

道丽娜 你们另找时候拌嘴吧，如今还是想着对付这门讨厌的亲事的好。

玛丽雅娜 那么，告诉我们，该用什么法子。

道丽娜 我们什么法子也用。⁽⁶⁶⁾你父亲在开玩笑。⁽⁶⁷⁾这是瞎扯。⁽⁶⁸⁾不过你这方面，对他的胡言乱语，顶好还是装成百依百顺的样子，万一事情紧急，他说起的那门亲事也好拖延。有了时间，样样顺利。有时候你就借口骤然害病，往后推日子，有时候你就借口兆头不吉利，倒楣遇到死人啦，镜子摔破啦，要不就是梦见烂泥水啦。不过顶好的办法就是：你不说一个“肯”字出来，他们就不能叫你嫁随便哪一个人。不过要想成功，我想，还是别叫人家看见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说话的好。（向法赖尔。）走吧，快去发动你的朋友，把讲定的亲事撮合成功。我们去找她哥哥帮忙，把后妈也拉到我们这边来。再会。

法赖尔 （向玛丽雅娜。）我们人人努力，不过我最大的希望，说实话，全在你身上。

玛丽雅娜 （向法赖尔。）父亲的心思我做不了主：可是要嫁，我就嫁法赖尔。

法赖尔 什么也比不上你这话叫我开心！哪怕天塌下来……

道丽娜 啊！作情人的，絮叨起来，从来就没有个完。听我的话，走吧。

法赖尔 （他走了一步，又走回来。）总之……

道丽娜 你也不嫌啰嗦！这边出去；你呀，那边出去。

〔推着每一个人的肩膀。〕⁽⁶⁹⁾

第三幕

第一场

大密斯，道丽娜。

大密斯 我要是见了尊长或者官长就畏缩不前，我要是豁不出去，来它一下子，雷劈了我，到处把我当作顶要不得的废物看待！

道丽娜 求求你，先别生这么大的气：这门亲事你父亲不过是口头上提了提。话到，不见得做到；从说到做，还有一大段路呐。

大密斯 我一定要把坏蛋的阴谋揭破，让他听几句好听的。

道丽娜 嘻！慢着！对付他，还有你父亲，都交给你后妈办吧。她对达尔杜弗有作用；她一开口，不管说什么，他就笑脸相迎，他心里头就许对她很有意思。但愿真是这样才好！那就妙啦。总之，她为了你们的缘故，要请他过来谈谈。你气不过的亲事，她约他就为试探试探他，听听他的意见，还要让他知道，万一他对这个计划抱着什么希望的话，就会引起不幸的纠纷的。他的听差说他在祷告，我没有能见到他；不过这听差又对我讲，他就要下来。所以，我求你了，出去吧，让我等他好了。

大密斯 我可以参加他们的谈话。

道丽娜 使不得。只好他们两个人。

大密斯 我不对他开口也就是了。

道丽娜 你这是自说自话：谁不晓得你平时脾气急躁，真正坏事的就是这种脾气。出去吧。

大密斯 不，我偏要看，我不动怒就是了。

道丽娜 你可真叫讨厌！他来啦。走开。(70)

第二场

达尔杜弗，劳朗，道丽娜。(71)

达尔杜弗 （望见道丽娜。）(72) 劳朗，把我修行的苦衣(73)和教鞭(74)收好了；祷告上帝，神光永远照亮你的心地。有人来看我，就说我把募来的钱分给囚犯去了。

道丽娜(75) 真会装蒜、吹牛！

达尔杜弗 你有什么事？

道丽娜 告诉您……

达尔杜弗 （从他的衣袋内掏出一条手绢。）啊！我的上帝，我求你了，在说话之前，先给我拿着这条手绢。

道丽娜 干什么？

达尔杜弗 盖上你的胸脯。我看不下去：像这样的情形，败坏人心，引起有罪的思想。(76)

道丽娜 原来您这样经不起诱惑，肉身子对您起这么大的作用？说实话，我不知道您心里热烘烘的，在冒什么东西，可是我呀，简直麻木不仁，我可以从头到脚看您光着。您浑身上下的皮，别想动得了我的心。

达尔杜弗 你说话要有一点分寸，不然的话，我马上就走。

道丽娜 不，不，该走的是我，您待下来吧，我就那么一句话对您讲。太太就要到楼底下这间大厅来，希望您赏脸谈谈。

达尔杜弗 哎呀！欢迎之至。

道丽娜 （向自己。）他一下子就软下来啦！真的，我总觉得我先前的话有道理。

达尔杜弗 她这就来？

道丽娜 我好像听见她来了。是的，是她本人，我留下你们在一起啦。

第三场 艾耳密尔，达尔杜弗。

达尔杜弗 愿上天体好生之德，保佑您心身永远健康，并俯允最谦恭的信徒的愿望，赐你福寿无疆。

艾耳密尔 十分感谢这种虔诚的祝词。不过我们坐下来吧，这样舒服多了。

达尔杜弗⁽⁷⁷⁾ 尊恙见好了吗？

艾耳密尔⁽⁷⁸⁾ 好多了；很快就退烧啦。

达尔杜弗 上天这种恩典，绝不是我的祷告所能为力的；可是我没有一次祈祷，不是恳求上天，恢复您的健康的。

艾耳密尔 您过分为我操心了。

达尔杜弗 珍重您宝贵的健康，就无所谓过分不过分；我宁可牺牲自己的健康，也要恢复您的健康。

艾耳密尔 难得您这样发扬基督的仁爱精神，种种盛德，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感谢了。

达尔杜弗 比起我该当为您效劳的，相去还很远。

艾耳密尔 我想跟您单独谈一桩事，我很高兴现在没有人偷听。

达尔杜弗 我也一样喜出望外：夫人，只我一个人和您在一起，我确实心里好过。我求上天赐我这样一个机会，直到如今，才算给了我。

艾耳密尔 我这方面，就希望听您一句话，什么也不隐瞒，以真诚相见。⁽⁷⁹⁾

达尔杜弗 感谢上天的特殊恩典，我也希望，把我全部的心情暴露给您看，并以上天的名义，向您声明：有些人爱慕您的姿色，来府上做客，我虽然责备，但是对您本人，并没有丝毫仇恨的意思，其实只是热情所至，不由自主，动机纯洁……

艾耳密尔 我也这样想，并且相信您是为了我好，才操这份心的。

达尔杜弗 （捏住她的手指尖。）是呀，夫人，的确是这样的，我热烈到这种地步……

艾耳密尔 呀！您把我捏疼啦。

达尔杜弗 因为我过于心热。我没有一点点要您难过的意思，我宁可……

〔他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

艾耳密尔 您把手放在我这儿干什么？

达尔杜弗 我摸摸您的衣服：料子挺柔软的。

艾耳密尔 啊！请您拿开手，我顶怕痒痒。

〔她往后挪开椅子，达尔杜弗拿椅子往前凑。〕

达尔杜弗⁽⁸⁰⁾ 我的上帝！花边织得多灵巧！如今的手艺简直神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细巧的东西。

艾耳密尔 的确好。不过我们还是谈谈正经吧。据说，我丈夫打算毁约，把女儿另嫁给您，您说，真有这回事吗？

达尔杜弗 他对我提起来的；不过说实话，夫人，这不是我朝思暮想的幸福；人间极乐，美妙难言，能使我心满意足的，我看还在旁的地方。

艾耳密尔 那是因为您不贪恋红尘的缘故。

达尔杜弗 我胸脯里的心不是石头做的。

艾耳密尔 在我看来，我相信您一心一意礼拜上天，尘世与您无关。

达尔杜弗 我们爱永生事物的美丽，不就因此不爱人间事物的美丽；上天制造完美的作品，我们的心灵就有可能容易入迷。类似您的妇女，个个儿反映上天的美丽，可是上天最珍贵的奇迹，却显示在您一个人身上：上天给了您一副美丽的脸，谁看了也目夺神移，您是完美的造物，我看在眼里，就不能不赞美造物主；您是造物主最美的自画像，我心里不能不感到热烈的爱。起初我怕这种私情是魔鬼的奇袭，甚至于把您看成我修道的障碍，下定决心回避，可是最后，哦！真个销魂的美人，我认识到了这种痴情不就那样要不得，安排妥帖，就能适应廉耻，我也就能随心所欲，成其好事。我敢于把这颗心奉献给您，我承认，冒昧之至；不过我这方面，道行不高，努力也属徒然，我的愿望能不能实现，也就全看您的慈悲。您是希望、我的幸福、我的清静。我是受苦受难，还是欢悦无量，大权在您。总之，您要我享福，我就享福，您要我遭殃，我就遭殃，全看您的最后决定。

艾耳密尔 您这番话，非常多情，不过说实话，有一点出人意外。我以为您就该刚强自持，稍加检点才是。像您这样一位信士，人人说是……

达尔杜弗 哎呀！我是信士，却也是人，我看见您的仙姿妙容，心荡神驰，不能自持，也就无从检点了。我知道我说这话，未免不伦不类，可是说到最后，夫人，我不是神仙。您要是怪我不该同您谈情说爱，就该责备自己貌美迷人才是。我一看见您这光彩奕奕的绝世仙姿，您就成了我内心的主宰；我未尝不想抗拒，可是您水汪汪的眼睛，投出一道明媚的神光，摧毁抗拒，战胜斋戒、祷告、眼泪、一切我的努力，您的魅力吸去我全部的愿心。我的眼睛和我的呻吟有一千回向您说破我的心事，如今我借重声音再把我的情况向您交代。您对您这不称职的奴才的苦难稍有恻隐之心，愿意慈悲为怀，加以安慰，俯就微末，哦！秀色可餐的奇迹，我将永远供奉您，虔心礼拜，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跟我在一起，您的名声绝无挂碍，您也不必害怕从我这方面受到任何羞辱，妇女喜爱那些出入宫廷的风流人物，其实他们个个儿办事粗心，语言轻薄，不断夸耀他们的进展，逢人张扬他们得到的好处。人家相信他们口紧，不料他们舌无留言，竟然玷污他们供奉的圣坛。不过像我们这样的人，谈爱小心谨慎，永远严守秘密，女方大可放心。我们爱惜名声，对所爱的女子先是最好的保证，所以接受我们的心，她们就能从我们这边，得到爱情而不惹是生非，得到欢乐，也不必害怕。

艾耳密尔 我细细听您道来，觉得您的辞令，对我解释得也相当清楚。难道您就不怕我一时兴起，把这番热烈的情话说给我丈夫知道？我直截了当把这番情话告诉他，难道您就不怕他改变对您的友谊？

达尔杜弗 我知道您居心仁慈，会宽恕我的孟浪行为的，也会想到人的弱点，原谅我情不自禁，出语无状，冒犯了您的；而且，看一眼您的风姿，就会承认我不是瞎子，人是肉体凡胎。

艾耳密尔 别人遇到这事，也许会换一种作法；不过我倒以为还是慎重的好。我不说给我丈夫知道，可是要我这样做，有一件事也要您做到，这就是：老老实实，促成法赖尔和玛丽雅娜的亲事，决不从中作梗，也决不利用不正当的势力，牺牲别人的幸福，满足您的希望……

第四场

大密斯，艾耳密尔，达尔杜弗。

大密斯 （从他躲进去的套间出来。）不行，母亲，不行。这事就该声张出去才是。我方才在那里面，恰好全都听见了。上天有眼，像是有意把我带到里面，打击害我的坏蛋的气焰，给我指出一条对他的虚伪和狂妄报复的道路，掰开父亲的眼睛，看清这和您谈情说爱的恶棍的灵魂。

艾耳密尔 大密斯，不必：只要他学好，努力报答我宽恕他的恩意，也就成了。我已经答应过他的事，你就别叫我改口了吧。锣鼓喧天，不合我的脾胃：做女人的遇到这一类混账事，也就是一笑而已，绝不会拿这吵扰丈夫的耳朵的。

大密斯 您这样做，有您的理由；我不这样做，也有我的理由。平白把他放过，成了笑话。他假装虔诚，作威作福，在我们中间，制造了许多纠纷，我太应该生气了，可是我一肚子闷气，就没有地方发泄。这流氓反对我的亲事和法赖尔的亲事，把父亲也控制得太久了。这小子的面目，父亲也该认清了。总算上天有眼，赐了我这么一个方便的办法。这个机会太有利啦，我感谢上天还来不及，白白放过，未免可惜：到手的机会不用，还是上天收回去得好。

艾耳密尔 大密斯……

大密斯 对不住，不成，我得照我的想法办。我如今喜出望外，开心极了：您劝我放弃报仇的快乐，等于白劝。不用再说下去了，我这就去把事办好。父亲来得正合我的心思。

第五场

奥尔贡，大密斯，达尔杜弗，艾耳密尔。

大密斯 爸爸，方才出了一件新鲜事，您简直意想不到，我们正要讲给您听，您听了也一定开心。您行好得了好报，这位先生加倍报答您的盛情。他方才表示过了莫大的热诚：不是别的，就是玷污您的名声。我发现他伤天害理，在这儿对母亲表白他的私情。母亲心地善良，过于拘谨。一意只要保守秘密；可是我不能纵容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我以为瞒着不叫您知道，就是对您不敬。

艾耳密尔 是的，我认为那些话没有意义，作太太的听到以后，就决不该学嘴学舌，让丈夫心神不安。好名声也不是靠学嘴学舌得来的。我们知道怎么样保卫自己，这就够了。我是这样想的。大密斯，你要是尊重我的话，也就什么话都不说出来了。

第六场

奥尔贡，大密斯，达尔杜弗。

奥尔贡 天呀！我方才听到的话是真的吗？

达尔杜弗 是的，道友，我是一个坏人、一个罪人、一个可恨的败类，无法无天，自古以来最大的无赖。我的生命只是一堆罪行和粪污，没有一分一秒不是肮脏的。我看上天有意惩罚我，才借这个机会，考验我一番。别人加我以罪，罪名即使再大，我也不敢高傲自大，有所声辩。相信人家告诉你的话吧，大发雷霆吧，把

我当作罪犯，赶出你的家门吧。我应当受到更多的羞辱，这一点，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奥尔贡 （向他的儿子。）啊！不孝的忤逆，你竟敢造谣生事，污损他的清德？

大密斯 什么？这家伙虚伪成性，装出一副柔顺的样子，您真就相信……？

奥尔贡 住口，该死的东西。

达尔杜弗 啊！让他说吧：你错怪了他，他那些话，你还是相信的好。既然事实如此，你何苦待我这样好啊？说到最后，我有什么干不出来的，你可知道？道友，你相信我的外表？你根据表面，相信我是好人？使不得，使不得：你这是受了现象的欺骗，哎呀！我比人想的，好不了多少。人人把我看成品德高尚的人；然而实情却是：我不值分文。（转向大密斯。）对，我亲爱的孩子，说吧，把我当作背信的东西、无耻的东西、恶人、强盗、凶手看待吧，用还要可憎的字眼儿来骂我吧：我决不反驳；而且正该如此。我愿意跪下来拜领奇耻大辱，因为我平生作恶多端，丢人是应当的。

奥尔贡 （向达尔杜弗。）道友，你太过分了。（向他的儿子。）不孝的忤逆，你还不认错？

大密斯 什么？您真就相信他这套鬼话……

奥尔贡 住口，死鬼。（向达尔杜弗。）道友，哎！起来，求你了！（向他的儿子。）无耻的东西！

大密斯 他会……

奥尔贡 住口。

大密斯 气死我啦！什么？把我看成……

奥尔贡 你说一句话，我就打断你的胳膊。

达尔杜弗 道友，看在上帝分上，不要动怒。我宁可忍受最可怕的痛苦，也不愿意他为我的缘故，皮肤上拉破一点点小口子。

奥尔贡 （向他的儿子。）忘恩负义的东西！

达尔杜弗 由他去吧。需要的话，我跪下来，求你饶他……

奥尔贡 （向达尔杜弗。）⁽⁸¹⁾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向他的儿子。）混账东西！看人家多好。

大密斯 那么……

奥尔贡 闭住你的嘴。

大密斯 什么？我……

奥尔贡 听见了没有，闭住你的嘴。我明白你为什么攻击他：你们人人恨他，我今天就看见太太、儿女和听差跟他作对来的；你们厚颜无耻，用尽方法，要把这位虔诚人物从我家里赶走。可是你们越是死命撵他走，我就越要死命留他。为了打击我一家人的气焰，我偏尽快把女儿嫁给他。

大密斯 您想逼她嫁给他？

奥尔贡 对，不孝的忤逆，为了气死你，今天晚上就行礼。哎！咱们就斗斗看，我要叫你们知道，我是家长，人人应当服从。好啦，把话收回去，捣蛋鬼，赶快跪到他面前，求他宽恕。

大密斯 谁，我？求这混账东西宽恕！他仗着他骗人的本事……

奥尔贡 啊！叫化子，你不听话，还敢骂他？拿棍子来！拿棍子来！（向达尔杜弗。）别拦我。（向他的儿子。）好，马上滚出我的家门，永远不许回来。

大密斯 对，我走；可是……

奥尔贡 快滚。死鬼，我取消你的继承权，还咒你不得好死。

第七场 奥尔贡，达尔杜弗。

奥尔贡 竟敢这样得罪一位圣人！

达尔杜弗⁽⁸²⁾ 天啊，宽恕他给我的痛苦！⁽⁸³⁾（向奥尔贡。）看见有人在道友面前，企图说我的坏话，你晓得我心里怎么样难过，也就好了……

奥尔贡 哎呀！

达尔杜弗 我一想到人会这样恩将仇报，我心上就像有千针万针在扎一样……世上会有这种事……我痛苦万分，话都说不出来了，我相信我不久于人世了。

奥尔贡 （他满脸眼泪，跑到他撵出儿子的门口。）混账东西！我后悔手下留情，没有在一开头的时候就把你立时打死⁽⁸⁴⁾。道友，别难过，生气不得。

达尔杜弗 我们就中止、中止了这场不幸的吵闹吧。我看出我给府上带来多大的纠纷，道友，我相信，我还是离开府上的好。

奥尔贡 什么？你这叫什么话？

达尔杜弗 他们恨我，我看他们是成心要你疑心我对你不忠诚。

奥尔贡 有什么关系？你看我理他们来的？

达尔杜弗 他们一定不会就此罢休的；同样坏话，你现在不相信，也许下一回就相信了。

奥尔贡 不会的，道友，决不会的。

达尔杜弗 嘻！道友，作女人的，轻轻松松，就能把丈夫哄骗过去的。

奥尔贡 不会的，不会的。

达尔杜弗 赶快放我走吧，我一离开府上，他们就没有理由再这样攻击我了。

奥尔贡 不，你留下来：你一定要走，我就活不成了。

达尔杜弗 好吧！那么，非这样不可，我就再煎熬下去吧。不过，要是你肯的话……

奥尔贡 啊！

达尔杜弗 算啦，不必说啦。可是我晓得我该怎么样做。名誉经不起糟蹋，我作为朋友，就该预防谣言发生，杜绝别人起疑心才是。我今后避开嫂夫人不见，将来你看不见我……

奥尔贡 不，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偏和她常在一起。我最大的喜悦就是把他们气死。我要大家时时刻刻看见你和她在一起。这还不算：我要和他们斗到底，除了你以外，谁也别想当我的继承人，我把我的全部财产赠送给你，我马上就去办正式手续。一位善良诚实的朋友当了我的女婿，比起儿子、老婆和父母来，分外亲热。你接受不接受我的建议？

达尔杜弗 愿上天的旨意行于一切⁽⁸⁵⁾。

奥尔贡 可怜的人！我们快去准备证书。谁看不过，谁就气死好了！

第四幕

第一场

克莱昂特，达尔杜弗。

克莱昂特 是的，人人在谈论这事，你可以相信我的话，事情张扬出去，满城风雨，对你的名声并不有利。先生，机缘凑巧，我遇见你，我就简单几句话，把我的想法说给你听吧。旁人怎么解说，我不深究，也就不谈了，不过从最坏的角度看看问题，也有好处。我们假定大密斯做事欠考虑，不该告你一状，可是宽恕过错，取消一切报复的心思，不是基督徒的本分吗？难道由于你们吵闹，你就忍心看父亲把儿子赶出家门吗？我还是干脆对你全讲了吧，不分贵贱，人人听了气忿。你还是听我的劝告，化大为小，化小为无，不要把事情弄僵了才好。为了上帝的缘故，你就息息怒，让他们父子和好如初吧。

达尔杜弗 哎呀！说到我这方面，我倒真心诚意希望这样做。先生，我决不记仇；我宽恕他一切，不说一句责备他的话，愿意尽我的能力帮他，不过上天利益所在，上天不会同意我这样做的：他前脚进门，我就后脚出去。他干下了空前绝后的坏事，我和他再有来往，就要惹人议论了。上帝晓得大家一下子想到什么上头！大家会以为我完全是在耍手段，到处说我良心不安，对告发人装出一副慈悲面孔，假意热心，其实是我心里怕他，不得不敷衍他，希望私下里买住他的嘴，不声张出去。

克莱昂特 你说来冠冕堂皇，可惜全是空口搪塞。你的种种理由，先生，未免离题太远。上天的利益何劳阁下操心？难道上天降罪，也要劳动我们的大驾？上天要报复，就由上天自己去报复吧，你只要想着上天指示我们宽大为怀也就成了。你既然唯上天之命是听，人世的评论，还是丢开了不管的好。什么？为了虚无缥缈的小小利益，居然放弃行好事的荣誉？不，不，我们顶好还是按照上天的指示行事，不要多操闲心，给自己制造混乱吧。

达尔杜弗 我已经对你讲过了，我宽恕他：先生，这就是上天的指示。可是经过今天这场辱骂以后，上天不指示我和他在一起安居

下去了。

克莱昂特 先生，上天也指示你听他父亲的一时之见，接受送给你然而你绝对无权过问的财产吗？

达尔杜弗 知道我的人，就不会想到这是我有私心的结果。尘世的财宝和我无缘，它们的光彩，照耀人眼，可是迷糊不了我。他父亲愿意把家私赠送给我，我之所以决计接受，说实话，只是因为我怕这份财产落在歹人手中，他们分到这笔家私，在社会上胡作非为，不像我存心善良，用在上天的荣誉和世人的福利上。

克莱昂特 得啦，先生，别为旁人担忧了吧。你这样一来，倒要引起合法继承人的抱怨。还是让他继承他的财产，担当风险，你也不添麻烦。与其落一个明抢暗夺的坏名声，你想想看，倒不如由他乱用的好。我所奇怪的是，你会无愧于心，容纳这种建议。因为说到最后，真正的信士几时有过一条规定，可以抢夺合法继承人的财产的？万一和大密斯在一起安居下去，上天在你心中留下不可克服的困难，那么，与其让人家为了你的缘故，违反常理，把儿子赶出家门，何如自己放聪明，规规矩矩离开？先生，相信我吧，这样一来，你就显出自己为人正直了……

达尔杜弗 先生，现在是三点半钟，我要到楼上去做圣课，原谅我这样快离开你。

克莱昂特⁽⁸⁶⁾ 啊！

第二场

艾耳密尔，玛丽雅娜，道丽娜，克莱昂特。

道丽娜⁽⁸⁷⁾ 求您啦，先生，跟我们一道儿帮她动动脑筋吧：她快难过死了。她父亲说定今天黄昏举行订婚仪式，她一听这话，简直折腾得死去活来。她父亲就要来了。我们合伙儿想个主意，文的

也好，武的也好，我求您了，打消这搅乱我们大家的害人的主张吧。

第三场

奥尔贡，艾耳密尔，玛丽雅娜，克莱昂特，道丽娜。

奥尔贡 啊哈！你们聚在一起，我见了喜欢。（向玛丽雅娜。）我带的这份契约，能叫你眉开眼笑。你已经晓得这话的意思。

玛丽雅娜 （跪下来。）爸爸，天晓得女儿有多痛苦。您就看在上天分上，收起您的铁石心肠，权且放弃生父的权利，饶了我这回吧。把您那无情的家法搁在一边，千万不要逼我，到天父跟前，抱怨您不该生我养我一场。这条性命是您给我的，哎！爸爸，您可不要让我这样命苦啊。我先前抱的美好希望，您即使不赞成，不许我嫁给我斗胆喜爱的男子，我跪在您面前，求您大发慈心，至少也要减轻我的痛苦，不拿您的威权统统用在我身上，逼我嫁给我厌恶的男子，把我朝绝路上赶。

奥尔贡 （觉得心软。）⁽⁸⁸⁾ 噫，我的心，坚强些，不许有人的弱点。

玛丽雅娜 您待他好，我并不难过；您就跟他好下去吧，把您的财产给他好了，嫌不够，连我名下那一份也送他⁽⁸⁹⁾。我是真心同意，完全由您处分；不过至少，给我留下一个自由的身子，允许我进修道院修行，消磨上天给我规定好了的凄凉岁月。

奥尔贡 啊哈！我算遇到啦，父亲一同她们的爱情作对，她们就要当女修士！起来！你越是不肯嫁他，你就越该嫁他：一样是吃苦修行，你就应了这门亲事，别再同我啰嗦啦。

道丽娜 什么……？

奥尔贡 你给我住口；有话，找你那一帮人说去。我干脆就是不许你开口。

克莱昂特 假如你许我回答的话，我倒有两句话劝告……

奥尔贡 舅爷，你的劝告是世上最好的劝告，理由充分，我极其重视，不过我不采纳，你就免了吧。

艾耳密尔 （向她的丈夫。）我看了这半天，不晓得说什么才好，奇怪你怎么会成了睁眼瞎子。今天的事，明摆在眼面前，你还不信，你是迷上了他，有心向着他。

奥尔贡 对不起，我相信外表。⁽⁹⁰⁾我知道你讨好我那捣蛋鬼儿子，他打算对这可怜的人使坏，你怕泄了他的底。实有其事的话，你当时就要显出一副激动的神情了，总而言之，你太安静了，人不会相信的。

艾耳密尔 人家不过表示了一下爱慕的意思，我们就该为了名声，大惊小怪吗？难道人除了眼中冒火，破口相骂，就没有别的法子应付了吗？拿我来说，我听了这一类话，也就是一笑而已。我顶不待见的，就是一言不合，大吵大闹。我喜欢我们女人有克制，凡事通情达理。我根本讨厌那些疾言厉色的正经女人，张牙舞爪，保护名声，等闲一句话，就要抓破旁人的脸：愿上天保佑我，不守那种妇道！我要的一种美德，就是决不急躁。我相信拒绝追求，不言不语，冷冷淡淡，不见其就不生效。

奥尔贡 反正我心中有数，决不上当。

艾耳密尔 我再说一回，我奇怪一个人会这样入迷。我们对你讲的是真事，你偏不信，可是我要是叫你亲眼看见，你怎么回答我呢？

奥尔贡 看见？

艾耳密尔 是啊。

奥尔贡 瞎掰。

艾耳密尔 什么？要是我有法子叫你清清楚楚看见，你怎么样？

奥尔贡 扯淡。

艾耳密尔 真有这种人！至少你也回答我一句呀。我并不一定要你相信我们，可是假定我们现在找得出这么一个地点，你能看得明，听得清，你这时候，还有什么话讲你那位品德高尚的人？

奥尔贡 这样嘛，我就讲……我什么也不讲，因为不会有这事的。

艾耳密尔 谬见太深了，倒把我说成了撒谎的人。哪怕是为了取乐，大家说过的话，我也要叫你此时此地亲眼看见。

奥尔贡 好，一言为定，就这么着吧。我倒要试试你的本事，看你怎么实现这句大话。

艾耳密尔⁽⁹¹⁾ 把他给我请过来。

道丽娜⁽⁹²⁾ 他这人诡着呐，不见得会那么容易上钩。

艾耳密尔 会的：一个人闹恋爱，就容易叫对方骗了的。再说自尊心也会叫他上自己的当的。把他给我请下来吧。（向克莱昂特和玛丽雅娜。）你们出去吧。

第四场

艾耳密尔，奥尔贡。

艾耳密尔 我们把那张桌子抬过来。你钻到桌子底下。⁽⁹³⁾

奥尔贡 什么？

艾耳密尔 把你藏好了，是一个紧要关键。

奥尔贡 为什么要在这张桌子底下？

艾耳密尔 噫，我的上帝！你就别管啦。我自有安排，你回头看好了。听我的安排，钻到底下去；待在底下，当心别叫人看见，也别叫人听见。

奥尔贡 我承认，我现在十分迁就你，不过你这事，我一定要看到底。

艾耳密尔 我相信，这样一来，你就没有话驳我了。（向桌子底下的丈夫。）听好了，我要办一件希罕事，你可千万动怒不得。不管什么话，都得由着我说，我方才说好了的，这是为了说服你。我要拿话媚他，因为我非这样做不可，也只有这样做，才能让这伪君子摘下假面具，扇起他恬不知耻的欲火，放胆胡作非为。我只是为了你，也为了更好地收拾他，回头才装出依顺他的模样，你一明白过来，我就不做下去了，事情也就是做到你不要做的地方停住。你觉得事情进展到了相当程度，勿需乎再继续下去，那么，打断不打断他的疯狂热情，爱惜不爱惜你女人，要不要我做到你清醒为止，就全看你自己啦：这是你自己的事，该你做主才是，再说……他来了。待好，当心身子别露出来。

第五场

达尔杜弗，艾耳密尔，奥尔贡⁽⁹⁴⁾。

达尔杜弗 有人告诉我，您愿意和我在这地方谈谈。

艾耳密尔 是的。我有几句秘密话要和您讲。不过在我说给您听以前，先把那扇门关好，再四处张望张望，别叫人撞见了⁽⁹⁵⁾。我们现在可千万别像方才那样，再来那么一回了。我从来没有那样吃惊过。大密斯闹得我为您担惊受怕到了极点；您也不是看不出来，我尽力劝他平心静气，收回他的主张。我当时也的确心慌意乱之至，简直没有想到否认他那些话；可是感谢上天，结果反而

再好没有，我们倒更有保障了。由于我丈夫对您的敬重，满天的乌云散了，他对您也不会起疑心了。为了杜绝坏人的流言蜚语，他要我们时时刻刻守在一起；这样一来，我就不怕别人责难，能像现在一样，关好了门，一个人和您待在一起，也才敢不避嫌疑，向您表白我的衷肠，不过我接受您的情意，也许显得有点儿太快了。

达尔杜弗 夫人，我不大了解您这番话的意思，方才您说话，可不是这样来的。

艾耳密尔 哎呀！您要是为了先前没有答应，就怒气冲冲的，可也真叫不懂女人的心啦！她明明是半推半就，您会看不出她的意思，也真叫不在行啦！男人在我们心里引起了好感，我们当时由于害羞，总要抵抗一阵子的。爱情在我们心里扎下了根，即使理由十足，可是当面承认，我们总有一点难为情的。我们开头不肯，可是人一看我们的模样，就知道我们心里其实愿意，面子上尽管口不应心，那样的拒绝也就等于满口应承。我对您表心显然过于露骨了些，很少顾到我们女人的廉耻，不过既然话已出口，我倒要请您说说看，我有没有用心劝阻大密斯？我有没有腼腆，耐着心烦，听您谈情说爱？我要是不喜欢听您谈情说爱，会不会像您看见的那样行事？婚事宣布以后，我要亲自劝您退婚，情急到了这般地步，您倒说说看，不是对您有意又是什么？我要整个儿心是我的，这门亲事成功的话，起码就有一半儿心给了别人，您说我会不会难过？

达尔杜弗 夫人，听心爱的人说这些话，当然是万分愉快：句句话像蜂蜜一样，一长滴又一长滴，沁人心脾，那种香甜味道，我从来没有尝过。我用心追求的幸福，就是得您的欢心，我把您能见爱看成我的正果。不过我对我的幸运，还是请您许我斗胆怀疑一下吧。您这番话，我可能当作一种权宜之计，要我取消就要成为定

局的婚事。我不妨把话对您明说了吧，我决不相信甜言蜜语，除非是我盼望的恩情，能有一点实惠给我，保证情意真挚，让我对您的柔情蜜意，能在心里树立经久不渝的信念。

艾耳密尔 （她咳嗽，警告她的丈夫。）怎么？您想快马加鞭，一下子就把柔情蜜意汲干？人家好不容易把心里最多情的话也给您掏出来了，您还嫌不够，难道不把好处全给您，真就不能满足您了吗？

达尔杜弗 人越觉得自己不配，越不敢希望幸福到手。长篇大论也难保证我们的希望不落空。命运太辉煌了，人反而容易起疑心，要人相信，先得现享现受。拿我来说，我就相信自己不配您的慈悲，疑心我的唐突不会有好结果。夫人，我是什么也不相信，除非您有实实在在的好处，能以满足我的爱情。

艾耳密尔 我的上帝！您的爱情活像一位无道的暴君，压制人心，唯我独尊，予取予求，漫无止境，我就心慌意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什么？人就不能逃避您的追求，连喘气的时间您也不给？您一步也不放松，为所欲为，不留回旋余地，而且明明知道人家对您有意，还这样迫不及待地逼人，不也太过分些了吗？

达尔杜弗 您既然怜念我的赤诚，青眼相加，为什么又不肯给我确实的保证？

艾耳密尔 不过您口口声声全是上天，我同意您的要求，岂不得罪上天？

达尔杜弗 如果您只有上天和我的爱情作对，去掉这样一种障碍，在我并不费事，您大可不必畏缩不前。

艾耳密尔 可是人家一来就拿上天的裁判吓唬我们！

达尔杜弗 夫人，我能帮您取消这些可笑的畏惧，我有解除顾虑的方法。不错，上天禁止某一些享受；（这是一个恶棍在说话。）⁽⁹⁶⁾

不过我能叫它让步的。有一种学问，根据不同的需要，放松束缚我们的良心的绳索，也能依照我们动机的纯洁，弥补失检的行为。夫人，我会教您这些秘诀的；您只要由我引导就成了。不要害怕，满足我的欲望吧：一切有我，有罪我受。⁽⁹⁷⁾夫人，您咳嗽得厉害。

艾耳密尔 可不，我直难受。

达尔杜弗⁽⁹⁸⁾ 您要不要来一块甘草糖？

艾耳密尔 我害的一定是一种恶性感冒，我看现在就是全世上的糖，也无济于事。

达尔杜弗 这可真糟。

艾耳密尔 是啊，说不出来有多糟。

达尔杜弗 说到最后，解除您的顾虑并不困难。您放心好了，事情绝对秘密。只有张扬出去的坏事才叫坏事。世人的议论是获罪于天的根源，私下里犯罪不叫犯罪。

艾耳密尔 （又咳嗽了一阵之后。）⁽⁹⁹⁾说到最后，我看，我非横下心来依顺您不可了，我非同意样样应允您不可了，不这样做的话，我就不必妄想人家⁽¹⁰⁰⁾心满意足，明白过来。走到这一步，的确糟糕；不守妇道，在我也是概不由己。不过人家既然是执意要我走这条路，不肯相信一切能说出来的话，要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我就非横下心来，满足人家不可。万一我同意这样做，事情本身有获罪于天的地方，谁逼我这样出丑丢人，谁就活该受着吧，反正罪过绝不该归我承当。

达尔杜弗 对，夫人，由我承当，事情本身……

艾耳密尔 请您把门开开，看看我丈夫在不在那边廊子。

达尔杜弗 您有什么必要顾虑到他？没有外人，我就说给您听吧，他是一个我牵着鼻子走路的人。他以我们的全部谈话为荣；我已经把他摆布到这步田地：看见什么，不信什么。

艾耳密尔 不管怎么样，请您先出去一会儿，在外面四处仔细看看。

第六场

奥尔贡，艾耳密尔。

奥尔贡 （从桌子底下爬出来。）这家伙，我承认，是一个大坏蛋！我说什么也料想不到，简直把我气死。

艾耳密尔 什么？这么快就出来啦？你在寻人开心。回到桌毯底下去，还不到时候；你就等水落石出，看明白了吧，将信将疑的事，还是不相信的好。

奥尔贡 不，从地狱里出来的鬼怪，没有比他再坏的了。

艾耳密尔 我的上帝！千万轻易相信不得。有了证据，再明白过来也不迟。千万着急不得，小心弄错了。

〔她把丈夫藏在背后。〕

第七场

达尔杜弗，艾耳密尔，奥尔贡。

达尔杜弗⁽¹⁰¹⁾ 夫人，天公作美，一切如我的意。我把这所房子全看过了；不见一个人；我是心花怒放……⁽¹⁰²⁾

奥尔贡 （拦住他。）慢来！你调情也调得太没有分寸了，你不该这样情急才是。噫！噫！品德高尚的人，你骗苦了我！你多经不起诱惑！你要娶我的女儿，又要偷我的女人！我好半天不信这是真

事，我直以为你会改变腔调，可是证据已经够充分的了，我这方面也用不着再添新的了。我知足了。

艾耳密尔 （向达尔杜弗。）我这样做，并非出于本心；我也是万不得已，才这样对付你的。

达尔杜弗⁽¹⁰³⁾ 什么？你相信……？

奥尔贡 得，别辩啦，我求你。滚吧，别拘礼啦。

达尔杜弗 我的本意……

奥尔贡 废话少说：马上离开这所房子。

达尔杜弗 你说起话来，倒像主人，不过应该离开的，是你。房子是我的，回头就叫你知道。你们想出这些下流的鬼主意，故意和我为难，是白费心思。你们以为可以平白无故地作践我一顿，没有那么容易。我有本事揭穿骗局，处罚骗子，为受害的上天报仇，叫那些现在夸口撵我走的人懊悔不及。你们看着好了。

第八场

艾耳密尔，奥尔贡。

艾耳密尔 这叫什么话？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奥尔贡 真的，糟啦，我遇见要命的事啦。

艾耳密尔 什么？

奥尔贡 听他的话，我看出我把事做错了。赠送财产这件事苦了我了。

艾耳密尔 赠送财产……

奥尔贡 是的，这已经成了定局。可是我担心的还有旁的事。

艾耳密尔 什么事？

奥尔贡 你回头就全知道。不过我们先快看看，有一只匣子还在不在楼上。

第五幕

第一场

奥尔贡，克莱昂特。

克莱昂特 你往哪儿跑？

奥尔贡 嘻！我知道哪儿呀？

克莱昂特 我觉得我们应当先在一起商量一下，看有什么办法对付这种变局。

奥尔贡 那只匣子完全把我弄昏了头，比什么都让我着慌。

克莱昂特 那么，匣子里头放着重要的机密文件？

奥尔贡 这是我苦命的朋友、阿尔嘎寄存的东西。逃走的时候，他看我可靠，在极端秘密之中，亲自交给我收藏。根据他告诉我的话，里面放着一些和他的性命、财产有关的文件。

克莱昂特 那么，你为什么又拿它交给了别人呢？

奥尔贡 起因是怕良心不安。我一五一十全讲给我那坏东西听了；他劝我不如拿匣子给他保存，万一官方搜查起来，我可以心安理得，振振有词，矢口否认了，我觉得他这番话有道理，就相信了。

克莱昂特 至少从表面看来，情况对你不利；赠送财产，还有你泄露机密的知心话，不瞒你说，你的作法也确实是轻率了些。你有这

样的文件落在他手上，他就可能随时随地陷害你；而且这人既然抓住了这些把柄，你就该想些比较缓和的手段对付他，更不该引火烧身，随便逼他才是。

奥尔贡 什么？表面上假冒虔诚，万分动人，内里却包藏着一颗万分险诈的心、一个万分恶毒的灵魂！我收留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叫化子，一无所有……我可灰心啦，任何品德高尚的人，我都不相信啦：从今以后，我不拿他们当人看，我要变得比一个魔鬼待他们还要坏。

克莱昂特 好啊！看你又激动起来啦！你在什么事上也知道节制自己；你的思路从来不切合正确的思路，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你看到你的过错了，你也承认你上了貌为虔诚的大当。可是你改正错误，凭什么理由，再犯一个更大的过错，拿一个忘恩负义的无赖和全部品德高尚的人混为一谈？什么？因为一个捣蛋鬼装模作样，庄严灿烂，耀眼夺目，大胆妄为，把你骗了，你就要人人和他一样，今天没有一个真正的信士了吗？这些荒唐的结论让自由思想的人们做吧。你要拿道德和虚有其表区别开来，表示尊敬千万不可过早，必须合乎中常之道。你能避免尊敬奸诈，就避免尊敬，不过也不要因此就诬蔑真正的虔诚。万一非走极端不可，倒不如你还是在另一方面作孽的好。

第二场

大密斯， 奥尔贡， 克莱昂特。

大密斯 什么？爸爸，那混账东西当真吓唬您来的？他居然把恩义一笔勾销，不顾笑骂，下流无耻，大模大样，恩将仇报？

奥尔贡 是啊，孩子，我心里别提有多难受啦。

大密斯 让我把他的两只耳朵割下来。对付这种狂妄的家伙，人就不该迁就退让。我一下子就把他给您解决了，也只有我把他干掉，才能平安无事。

克莱昂特 活脱脱就是一个年轻人说话。请你就收敛收敛这些惹是生非的火气吧。我们活在一位英明有为的国王的治下，处在一个赏罚严明的时代，谁动武谁就遭殃。

第三场

白尔奈耳太太，玛丽雅娜，艾耳密尔，道丽娜，大密斯，奥尔贡，克莱昂特。

白尔奈耳太太 什么事？我听说这里出了意想不到的乱子？

奥尔贡 我亲眼看见的新奇事。您看我行好不得好报。我一片热肠，收留了一个穷光蛋，给他房子住，当亲兄弟看待，每天送东送西；我把女儿许配给他，全部财产送给他；可是就在同时，背信的东西、无耻的东西，包藏祸心，勾引我女人。他干这些下流勾当还不知足，居然恩将仇报，倒打一耙，霸占我的家业，断送我的一生。我也做人太欠仔细，乱送好处，我的家业还是我转让给他的！可是他如今把我害到我救他的时候那副落魄光景。

道丽娜 可怜的人！

白尔奈耳太太 孩子，他会做出这样黑心的事来，我说什么也不能相信。

奥尔贡 怎么？

白尔奈耳太太 品德高尚的人总有人妒忌。

奥尔贡 母亲，您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白尔奈耳太太 意思是呀，你这一家子，太不像话；意思是呀，大家恨他，谁也知道。

奥尔贡 大家恨他，和我告诉您的事有什么关系？

白尔奈耳太太 你小时候，我对你说过一百回了，好人在世上受尽折磨，妒忌的人会死的，可是妒忌永远死不了。

奥尔贡 可是这话和今天的事有什么关系？

白尔奈耳太太 他们给他编排了许多无稽的谣言叫你听。

奥尔贡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全是我亲自看见的。

白尔奈耳太太 说坏话的人，就恶毒得不得了。

奥尔贡 母亲，您真急死我。我告诉您，我亲眼看见他色胆包天，为非作歹的。

白尔奈耳太太 人的舌头总有毒散，尘世上就没有谁能不受害的。

奥尔贡 您说的话就欠常识。我说了，我看见，看见，我一双眼睛亲自看见，人叫作看见那样看见的。难道非得在您耳边说上一百回，扯嗓子嚷嚷，才好算数吗？

白尔奈耳太太 我的上帝，看表面常常是看不出什么来的，好歹也不该单凭眼睛看。

奥尔贡 气死我啦。

白尔奈耳太太 人天生就爱错疑心人。好事一来就叫人说成了坏事。

奥尔贡 难道他想搂我女人，我也该说成慈悲心肠？

白尔奈耳太太 非难旁人，理由就该充分。你应当等到看确实了再作计较。

奥尔贡 哎呀，活见鬼！还要我怎么确实？那么，母亲，我就该等到睁大眼睛看他……您要叫我说出蠢话来了。

白尔奈耳太太 总之，我看见的，他一心向往圣教，再真诚不过。他会存心干你说起的坏事，凭什么我也不能相信。

奥尔贡 噫，气疯了我！您要不是我母亲呀，我不知道我会对您说出什么样的浑话来。

道丽娜⁽¹⁰⁴⁾ 老爷，一报还一报，人间的事就是这样的。先前您不肯相信，如今人家不相信您。

克莱昂特 时间不多，我们就该商量出来一些办法才是正理，别尽在无谓的争执上耗费时间了。恶棍的恐吓，我们千万大意不得。

大密斯 什么？他会厚颜无耻到这地步？

艾耳密尔 在我看来，我不相信他会告状，他的忘恩负义是谁也知道的。

克莱昂特 一心情愿不得。他会找到理由为难你的。多少的官司，营私舞弊起来，也会让你昏头转向，不辨东西南北⁽¹⁰⁵⁾。我不妨对你再说一回：他既然拿住了你的把柄，你就绝不应该把他逼到这条路上。

奥尔贡 话是对的；可是怎么办呢？看见这坏东西气焰十足，我就怒火冲天，管不住自己了。

克莱昂特 我真心诚意，希望有人能想出法子来，让你们两个人表面上言归于好。

艾耳密尔 我要是早知道他拿住了把柄的话，也就不会打草惊蛇了……

奥尔贡⁽¹⁰⁶⁾ 那人来干什么？快去问问明白。我这样子怎么能见客！

第四场

雷信义先生，白尔奈耳太太，奥尔贡，大密斯，玛丽雅娜，道丽娜，艾耳密尔，克莱昂特。

雷信义先生⁽¹⁰⁷⁾ 您好，亲爱的女道友，烦劳大驾，回禀一声，我有事要见老爷。

道丽娜 他正在和人谈话，我怕他现在不能会客。

雷信义先生 我没有意思打搅，我相信他会欢迎我来的。我来办一件他很乐意的事。

道丽娜 您先生贵姓？

雷信义先生 您只要对他说起，我是秉承达尔杜弗先生的意思，为了他的利益⁽¹⁰⁸⁾来的。

道丽娜⁽¹⁰⁹⁾ 来的这位先生，和和气气的，据说，秉承达尔杜弗先生的意思，为一件您很乐意的事。

克莱昂特⁽¹¹⁰⁾ 你倒要看看他是什么人，听听他的来意。

奥尔贡⁽¹¹¹⁾ 也许他是为我们说合来的。我对他说些什么好？

克莱昂特 千万不要动怒，他谈到调解，就该听他谈下去才是。

雷信义先生⁽¹¹²⁾ 敬礼，先生。愿上天打击阁下的对头，照我的愿望保佑阁下！

奥尔贡⁽¹¹³⁾ 开头几句话，客客气气，不出我的料想，显然有调解的意味。

雷信义先生 我对府上，一向在心在意。我曾经给令先尊大人当过差。

奥尔贡 先生，我十分惭愧，您要宽恕我不认识您，也不知道尊姓大名。

雷信义先生 在下叫作雷信义，原籍是诺曼底⁽¹¹⁴⁾，在王家法院当承发吏⁽¹¹⁵⁾，虽然眼红我的大有人在。托庇上天，我在职四十年，奉公守法，薄有声誉。所以我敢于放肆，来送达一份判决书，执行……

奥尔贡 什么？你来……？

雷信义先生 先生，不必激动。这不过是一份通知，命令您和家小离开此地，把家具搬到外头，腾清房屋，不得逾限延期，照文行事……

奥尔贡 我，离开此地？

雷信义先生 是啊，先生，请您离开。房子现在，其实您也晓得，无可争辩，归善心的达尔杜弗先生所有。根据我带在身边的契约，从今以后，他成了您的财产所有人。契约完全合法，没有丝毫可疑的地方。

大密斯⁽¹¹⁶⁾ 这家伙厚颜无耻，确实到了惊人的地步。

雷信义先生⁽¹¹⁷⁾ 先生，我这事和你不相干；有关系的是这位先生，⁽¹¹⁸⁾他又讲理，又和气。他一点没有违抗的意思，他太清楚一位品德高尚的人的职责了。

奥尔贡 不过……

雷信义先生 是啊，先生，我知道就有一百万送您，您不但不肯抗拒，还会照正人君子的身份，允许我在此地执行我带来的法令。

大密斯 承发吏先生，你这身黑上衣，很有可能在这儿挨顿打。

雷信义先生 先生，吩咐令郎住口或者走开。我万不得已，把你们的名字写到我的报告上，可就遗憾啦。

道丽娜⁽¹¹⁹⁾ 这位雷信义先生，看起来很不守信义！

雷信义先生 我对所有品德高尚的人，都有极大的好感。先生，我之所以肯秉承上命；送达公文，也不过是为您效劳，免得换一个人来，不像我这样对您热心，公事公办，就要不客气了。

奥尔贡 命令别人离开自己的家，还要怎么样心狠？

雷信义先生 先生，我多给您一些时间，我延缓到明天早上执行判决书。我只带十名人手，到这儿过夜，不声不响，也不使您难堪。由于手续上的关系，请您务必在上床以前，叫人把钥匙给我拿来。我当心不叫人搅扰你们睡觉。任何不妥帖的行为，我也不许发生。不过明天天一亮，您一定要想办法，不分大小，把用具统统搬到外头。我的人手可以帮忙，为了帮您往外搬东西，我挑的全是有力气的。我想，没有人比我办事办得再好了。我待您既然十分宽大，先生，我请您也放漂亮，不得干扰我执行公事的任务。

奥尔贡⁽¹²⁰⁾ 我身上有一百顶好的路易⁽¹²¹⁾呀，我愿意立时奉送，只要我能痛痛快快，照准这张狗脸，狠狠给它一拳头。

克莱昂特⁽¹²²⁾ 由他去吧，别把事再闹大了。

大密斯 这家伙欺人太甚，我手心痒痒，简直憋不住啦。

道丽娜 雷信义先生，你的脊梁背怪结实的，真的，挨几棍子，对你倒也合适。

雷信义先生 我的朋友，冲你这些下流话，我们就好处罚你，法院照样儿出票传女人。

克莱昂特⁽¹²³⁾ 先生，够啦，别再说下去啦。请你及早留下公文，离开我们吧。

雷信义先生 再会。愿上天保佑你们人人快乐！

奥尔贡 愿上天惩罚你和打发你来的人！

第五场

奥尔贡，克莱昂特，玛丽雅娜，艾耳密尔，白尔奈耳太太，道丽娜，大密斯。

奥尔贡 好，母亲，我有没有道理，您看见了。此外的事，有公文在，是真是假，您也可以明白了。事到如今，您承认他出卖朋友了吧？

白尔奈耳太太 我吓呆了，像从云端里跌下来一样！

道丽娜⁽¹²⁴⁾ 您不该抱怨，也错怪了他，他这样做，正显得他心地虔诚。他道行高尚，爱人如己，又晓得人心败坏，往往是有家有业的缘故，所以才慈悲心肠，打算把坏您道行的东西统统拿走。

奥尔贡 住口：你就欠常听这句话。

克莱昂特⁽¹²⁵⁾ 我们还是看看有什么主意，替你想一个吧。

艾耳密尔 把忘恩负义的人的伤天害理的事给公开了。这种办法能让契约失效，他背信的行为就要显得太见不得人了，他妄想成功，也就办不到了。

第六场

法赖尔，奥尔贡，克莱昂特，艾耳密尔，玛丽雅娜等人。

法赖尔 先生，我来让您痛苦，实在过意不去，不过眼见大祸临头，也就只好来了。我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晓得我一向对您关心，就小心从事，帮我打听出来一件有关国事的秘密，不久以前，送信给我，照信上的话看来，您只有立刻出走，才有活路。许久以

来就在欺哄您的恶棍，前一时，到御驾前把您告下了，他控告您种种不是，还把一个国事犯的重要匣子呈缴上去，说您不尽臣子的职守，保存有罪的秘密文件。状词的全部内容，我不清楚，不过逮捕的命令已经发出了，而且为了贯彻执行起见，指派他本人随同捉拿您的官员一道前来。

克莱昂特 现在他的权利有了保障。坏蛋眼红你的家业，这下子，他就可以霸占过去了。

奥尔贡 这家伙，我承认，简直不是人！

法赖尔 一点点耽误，就可能对您不利。我送您走，马车停在府上门口，我还给您带来一千路易。别再耽误下去啦，祸事说来就来，只有逃走，才能脱身。我愿意陪您亡命，不到安全的地方，我不走开。

奥尔贡 哎呀！劳你费心照应，我简直是谢也无从谢起！一切只有留待来日了。你见义勇为，但愿上天见怜，让我能有一天补报。再会。一家人都要小心……

克莱昂特 快走吧，妹夫，此处的事，我们会料理的。

最后一场

侍卫官，达尔杜弗，法赖尔，奥尔贡，艾耳密尔，玛丽雅娜等人。

达尔杜弗⁽¹²⁶⁾ 慢走，先生，慢走，别跑得这么快！你找投宿的地方，不必远走，我奉圣旨逮捕你来了。

奥尔贡 坏蛋，你害我没有害够，末了再给我这么一手儿！无赖，你这回算是害我害到家了！绝子绝孙的事，叫你一个人做尽做绝！

达尔杜弗 你骂你的，反正我不生气就是了；我为上天，学会容忍一切。

克莱昂特 我承认，克制的功夫很深。

大密斯 无耻的东西，开玩笑居然开到上天头上！

达尔杜弗 你们就是怒火冲天，我也无动于衷，我一心想着的，只有尽我的责任。

玛丽雅娜 你干这种事，非常相宜，还能捞到很大的名声。

达尔杜弗 圣上差我前来公干，不会不体面的。

奥尔贡 可是你记不记得，忘恩负义的东西，你当年穷途潦倒，是我行好救了你的？

达尔杜弗 是的，我知道我从你这方面，得过一些什么帮助，不过我的首要责任是维护圣上的利益。在这种神圣责任的正当威力之下，任何感恩的心思也不存在。为了取得这种强大的联系，即使牺牲朋友、妻子、父母和我自己，我也甘心。

艾耳密尔 骗子！

道丽娜 凡是世人尊敬的东西，他都有鬼招儿给自己改成一件漂亮斗篷披在身上。

克莱昂特 你说你是忠心为国，就算你是像你吹嘘的那样忠心耿耿吧，可是为什么直到他发现你勾引他女人，你才想到效忠的？为什么直到他顾全名声，不得不撵你走，你才想到告发他的？我绝口不提他新近送给你的全部财产，免得妨害你为国效忠，可是你今天既然愿意把他当作罪人看待，为什么又同意拿他的东西？

达尔杜弗 （向侍卫官。）先生，别让他们鸡猫子乱喊叫了，请你执行圣旨吧。

侍卫官 对，的确耽误的太久了，你亲自邀我，正是时候。立刻跟我到监狱里去，那边才是你待的地方。

达尔杜弗 谁？我，先生？

侍卫官 是你，你。

达尔杜弗 那，为什么监狱？

侍卫官 我不需要对你说明理由。⁽¹²⁷⁾先生，你不必惊恐。我们活在一位嫉恶如仇的国王治下。圣上目光炯炯，洞见人心，骗子本领再大，也蒙哄不了。⁽¹²⁸⁾何况圣上受命于天，察微知隐，永远明烛万里，而又认识坚定，不走极端，也就绝不至于偏听偏信。圣上虽然敬礼品德高尚的人，赐以不朽荣誉，可也并非盲目从事，故示恩宠，所以圣上爱护真正品德高尚的人，并不因此就不厌恶冒充品德高尚的人。像这家伙，就骗不了圣上，即使更狡猾的诡计，也无能为力。⁽¹²⁹⁾他初献身手，圣上鉴远知来，目光如炬，就看穿了他全部隐蔽的卑鄙心思。他来告发你，正好自投罗网。天理昭彰，圣上认出他是一个著名的恶棍，因为先前就有关于他的报告，只是他换过名姓罢了。他作奸犯科，不计其数，详细情形，可以写出几本书来。总之，他对你寡恩无情，背信弃义，⁽¹³⁰⁾现在新罪与旧罪并发，圣上怫然震怒，所以命我把他带到府上，看他能无耻到什么程度，就便也好让他向你低头认罪。⁽¹³¹⁾你的全部证件，他说归他所有，圣上让我从坏蛋手里拿过来，还你本人。你先前立的赠与契约，把你的全部财产送他，圣上以最高权力，宣布无效。最后，朋友亡命，你受到牵连，私下触犯国法，圣上也宽恕你了。这是你当年忠心保国的酬劳。你从前拥戴圣驾，勤劳王事，所以你虽然意想不到，圣上却要你知道，他晓得怎么样奖赏有功，他不但决不健忘，而且比较功过，总是赏多于罚。

道丽娜 谢天谢地！

白尔奈耳太太 现在我喘过气来了！

艾耳密尔 结局圆满！

玛丽雅娜 谁料得到？

奥尔贡 （向达尔杜弗。）⁽¹³²⁾ 好啊！坏蛋，你看……⁽¹³³⁾

克莱昂特 啊！妹夫，快别这样，千万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有失身份。恶人自作自受，随他去吧。他正在疚心，你就不必增加他的罪过了。最好还是希望他今后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能感动圣上，从轻发落。再说，圣恩浩荡，你就该前去叩谢才是。

奥尔贡 对，你说得对：我要高高兴兴，跪到圣驾前，感谢再造之恩。这是我第一桩应该做的事。等我表达过这点下情之后，我还得料理另外一桩事。法赖尔是一位高尚、真挚的情人，我要奖励他，玉成他的美满姻缘。

附录：第一陈情表

为喜剧《达尔杜弗》事，上书国王⁽¹³⁴⁾。

陛下，

喜剧的责任既然是通过娱乐改正人的错误，我相信，我要把工作做好，最好就是以滑稽突梯的描画，攻击我的世纪的恶习；毫无疑问，虚伪是最通行、最麻烦和最危险的恶习之一，所以，我想，陛下，我也许帮国内所有正人君子的一个不小的忙，如果我写一出喜剧，贬低伪君子们的身价，适当地暴露那些厚爱于人的有德之士钻研出来的一切假招子、那些故作虔诚的奸徒掩盖了的一切诈术：他们装作热心信教，摆出煞有介事的慈悲面孔，希望把人骗了。

我写这出喜剧，陛下，我相信，赔尽小心；材料需要慎重，我也竭尽所能，仔细从事；为了保持人对真信士应有的尊重和恭敬，我尽量把真信士和我要刻画的性格区别开来；我没有留下模棱两可的东西，我去掉可能混淆善恶的东西，我描画的时候，也只用鲜明的颜色和主要的特征，人一接触，立时认出他是一个真正、道地的伪君子来。

然而我的预防全白费了。人家利用陛下对宗教慎重其事的精神，想办法通过唯一可以蒙哄圣上的地方，我的意思就是说，通过陛下对神圣事物的尊敬，把圣上蒙哄住了。达尔杜弗之流，暗中施展伎俩，赢去圣上的恩意；摹象虽然清白无辜，人虽然觉得摹象逼真，但是真人终于取消了摹象。

取消这部作品，对我虽然是一种痛苦的打击，但是，圣上说明问题所显示的态度，却减轻了我的不幸；当时圣上恩谕：这出喜剧虽然禁止公开演出，可是，并不认为有丝毫不韪的地方；我相信，听过陛下这话，我也就没有什么要申诉的了。

但是，尽管世界最伟大和最圣明的国王有过这种谕旨，尽管教皇特使先生和绝大多数教廷官员也有过称赞，——我在个别机会上读我的作品给他们听⁽¹³⁵⁾，他们的见解不谋而合，全和圣上一致，尽管如此，我说，我看见某某堂长写了一本书⁽¹³⁶⁾，公然反对这一切庄严的证明。圣上说话没有用，教皇特使先生和教廷官员先生们下判断也没有用：他看也不看我的喜剧，就把它说成魔鬼的制作，把我的脑壳说成魔鬼的脑壳；我是一个装扮成人，有肉身子的魔鬼、一个自由思想分子、一个应该作为借镜，处以极刑的不信教的人。拿火把烧死赎罪，还嫌不够，那太便宜我了：这位狡猾的高尚的人，抱着恻隐之心，不肯就此罢休：他不愿意我得到上帝的赦免，一心一意要把我打入地狱，而且毫不犹豫。

陛下，这本书曾经献给圣上，毫无疑问，圣上一望而知：天天被这些先生们侮辱，在我有多遗憾；万一必须允许这类诬蔑存在下去的话，我在社会上要受多大损害；最后，我非常希望消除这些谗谤，为的让公众知道，我的喜剧绝不是他们诬陷的那种样子。陛下，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为我的名誉必须提出要求，向一般人证明我的作品清白：像陛下这样圣明的国王，用不着人对他们诉说自己的愿望，他们像上帝一样，看出我们的需要，比我们还知道应该俞允我们什么。我们事交由圣上处理，在我也就够了。关于这件事，我必恭必敬，等候敕令。

第二陈情表

上书国王，国王在福朗德的里尔城前御营内。(137)

陛下，

一位伟大的君主正从事于光荣的征伐，而我在这期间来噜苏他，实在是很冒昧；但是，就我的遭遇来说，陛下，我不到这里来找他，我到什么地方去寻保护？抵制欺压我的权势，我不乞求权势的根源、神圣组织的公正分配者、万物之神和万物之主，我能够祈求谁？

陛下，我的喜剧没有能够在这里仰蒙圣恩。演出的时候，我把戏名改为《骗子》，把人物改成交际家装束，但是没有用；我让他戴一顶小毡帽，留长头发，挽大领巾，佩一把宝剑，礼服沿了花边(138)，有几个地方做了修改，凡我认为有可能给我希图描摹的著名的真人以轻微借口的东西，我都小心删掉：统统不起作用。阴谋家们单凭他们对于剧本的猜测，就又活跃起来了。有些人做什么事也很自负，自以为绝不会受骗，但是阴谋家们有办法把他们骗了。我的喜剧才一出现，就受到应当为人尊敬的当道的打击(139)；我只有自己营救自己，然而想要躲避这场狂风暴雨的吹打，我唯一能做的也就是说说：圣上

曾经恩许我演出来的，我以为我无需乎再求别人批准，因为当初禁演的，也只有圣上一个人。

我相信，陛下，我在我的喜剧里面描摹的那些人，在圣上左右，像他们已经做到了的那样，用计把真正有德之士拉进他们一伙，而真正有德之士，视人如己，也就更容易受骗了。他们有本事粉饰他们的一切意图；他们装模作样，一点不是为了上帝的利益，上帝的利益就不能感动他们！单看有些喜剧，他们一言不发，允许多次公开上演，就足够显出这一点来了。这些喜剧攻击的只是虔诚和宗教，所以他们也很少在乎；但是我那出喜剧攻击的、搬演的，却只是他们自己，这是他们不能允许的。他们不能饶恕我当众揭发他们的欺骗行为。毫无疑问，他们不会不禀告圣上：人人气忿不过我的喜剧。但是，唯一的事实却是，陛下，全巴黎仅仅气忿不过他们的禁止；最慎重的人们也觉得上演有利于世道人心；大家奇怪，有些人是十分出名的正直，会对人人应当厌恶的这些人那些奉命唯谨，而这些人自命虔诚，恰和真正的虔诚背道而驰。

关于这件事，我必恭必敬，等候圣上恩决；不过，陛下，如果达尔杜弗们占了上风的话，我是一定再也不想写喜剧了，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以后权利所在，有例可循，更要迫害我了，即使我写的是无辜的东西，他们也会妄加挑剔的。

望陛下恩赠保护，使我不落他们的毒手，在圣上赢得无比光荣战役，班师还朝的时候，我能恢复圣上征伐之劳，欢娱圣上于无比崇高的业绩之后，使震动全欧罗巴的君主得以开怀畅笑！

第三陈情表

上书国王。

陛下，

我有荣誉做一位极规矩的医生⁽¹⁴⁰⁾的病人，他答应我，愿意当着公证人，负责叫我多活三十年，如果我能代他邀得圣恩的话。听了他的诺言，我就对他说：我对他没有太多的奢望，只要他负责不害死我，我就对他满意了。陛下，他乞求的恩典就是万塞王家小教堂的圣职，由于某人去世，正好出缺。

圣恩浩荡，《达尔杜弗》活过来了，在它死而复生的伟大的日子，我敢有求圣上施恩吗？通过这头一个恩典，我和信士们言归于好；通过这第二个恩典，我会和医生们言归于好的。我一下子乞求两份恩典，的确过分，不过，在圣上看来，也许并不过分；我必恭必敬，怀着一线希望，等待圣谕。

-
- (1) 原作是诗体。1664年5月12日，第一次演出，仅前三幕，在官内；次日，国王谕令，停止公开演出。1667年8月5日，公开演出，五幕，改名《骗子》；次日，巴黎最高法院禁演。1669年2月5日，公开演出；同年刊印。
 - (2) 大密斯（Damis），根据本剧第四幕第一场，与mis字押韵，根据《愤世嫉俗》（*Le Misanthrope*）第二幕第四场，与amis字押韵，证明当时读大密，不读大密斯。现在按照《太太学堂》里“阿涅丝”的译例，仍将最后子音译出。
 - (3) 奥尔贡的年龄应比克莱昂特大，但是他的续弦夫人艾耳密尔很可能是克莱昂特的妹妹，这里照亲戚关系，译为“内兄”。
 - (4) “达尔杜弗”（Tartuffe）字义是骗子。意大利喜剧有“达尔杜否”（Tartufo）这个角色，剧名《达尔杜弗》（*Le Tartuffe*），有冠词，表示“达尔杜弗”即骗子，已成普通名词。
 - (5) 上层资产阶级妇女，出门多有地位较低的妇女相随。这些女伴，属于仆从，但身分稍高于一般女仆（servante）。侍女（suivante）在这里应当是带大玛丽雅娜的看妈，农民出身，很久就在奥尔贡家，忠心和年月使她有了发言权。奥尔贡母子都称她“我的朋友”，证明她在一家的情形。当时扮演者为剧团内年事已高的女演员，可资旁证。

- (6) 音译应是“罗瓦雅耳”（Royal）先生。由于道丽娜的奚落，译名不得不首先联系到字义。参看第五幕第四场。
- (7) 这位侍卫官应该是副官身分，转为实职，担任营长一类官职，手里有一根指挥棒。
- (8) 根据当时一封《关于喜剧〈骗子〉的信》，她是一个“小姑娘”。
- (9) 根据第一幕第四场克莱昂特的对话：“田野现在相当荒凉”，全剧的时间应当是暮冬初春的一个整天。第四幕的时间，根据同幕第一场达尔杜弗的对话：“先生，现在三点半钟”，靠近黄昏（冬季昼短），根据1669年版的插图，桌子上点着蜡烛。
- (10) “叫化子窝”原文是“白斗王爷府”。“白斗”（petaut）是巴黎乞丐团体的头目，有“王爷”之称，但“府”内杂乱无章，各自为政。一说是一群聚在前厅的跟班的头目。“白斗”字根是拉丁的“我要”（peto）。一说来自中世纪“乡下人”（pitaut）一字。
- (11) “我的朋友”（m'amie）在17世纪是对女仆的一种随便称谓。
- (12) 原文“代尼耶”（denier），是法国最小的辅币。
- (13) 劳朗是达尔杜弗的仆人。
- (14) 1734年版增添：“（指着艾耳密尔。）”
- (15) 1734年版增添：“（向艾耳密尔。）”
- (16) 她指着道丽娜。
- (17) 老太太把巴别（Babel）塔错说成了巴比伦塔。《旧约·创世记》第十一章，说耶和华妒忌人民造塔通天，就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不能往来。“巴别”是变乱的意思。
- (18) 1734年版增添：“（指着克莱昂特。）”克莱昂特笑她说错了塔名。
- (19) 1734年版增添：“（向艾耳密尔。）”
- (20) “内乱”指路易十四幼时“投石政变”（1648—1653）。
- (21) 这是莫里哀亲自加添的一个小注。当时演出，从“吃饭的时候”起，到这一句，演员不讲。
- (22) 假痣是人工美人痣，用黑缎剪成小圆点，妇女贴在脸上，掩饰缺点，或者衬托脸白。

- (23) 《诸圣纪事》 (*Les Fleurs des vies des saints et des fêtes de toute l'année*) 是西班牙人黎巴代奈伊拉 (Ribadeneira, 1527—1611) 的著作 (1599年), 法文译本是两开本, 两册, 又宽又长。
- (24) “围巾” (mouchoir de col) 镶着美丽的花边, 妇女喜欢用来掩护、装饰她们的颈项。
- (25) 1734年版增添: “(向克莱昂特。)”
- (26) 1734年版增添: “(向克莱昂特。)”
- (27) 1734年版增添: “(向道丽娜。)”
- (28) “这个” 用动作表示, 大拇指的指甲蹭过上排牙尖, 发出轻微的响声。这是表示一种无足轻重的传统演技。
- (29) “自由思想” (libertinage) 对天主教来说, 有“不信教”的意思在内。
- (30) Caton (前234—前149), 古罗马政治家, 以生活严肃、坚持原则知名。
- (31) 1734年版增添: “(一个人。)”
- (32) 1734年版在这里另分一场, 增添: “(道丽娜轻轻进来, 闪在奥尔贡背后, 所以他看不见她。)”
- (33) 1734年版增添: “(望见道丽娜。)”
- (34) 他这句话向谁说的? 一种可能: 向观众; 另一种可能: 向自己; 最后一种可能: 向女儿。第三种可能比较合适。
- (35) 1734年版增添: “(旁白。)”
- (36) 1734年版增添: “(旁白。)”
- (37) 1734年版增添: “(向道丽娜。)”
- (38) 1734年版增添: “(旁白。)”
- (39) 1734年版改为: “(他摆好了打道丽娜耳光的架式; 他每同女儿说一句话, 他就转过身子望道丽娜; 道丽娜直挺挺站着, 不说话。)”
- (40) 1734年版增添: “(向道丽娜。)”
- (41) 有人把“在家乡” (chez lui) 解释成“自己说”, 强调讽刺口吻。
- (42) “拖船”, 用马在纤道拉。顺塞纳河, 到各小县去, 当时交通不便, 每多利用拖船 (coche d'eau)。拖船更能说明旅途困难。原文只“coche”一

字，译为“四轮公共马车”亦可。

(43) “法官” (bailli) 是地方法官，由最高法院任命，在小县算是大官了。

(44) “推事” (élu) 是处理赋税纠纷的初审官员，最初由平民会议选出，是小县的另一位大官。

(45) 17世纪，法国贵族社会非常重视身份、名次，沙发椅或扶手椅、椅或凳、坐或立，由主人按照来客不同的社会地位分配。

(46) “大乐队”指内府乐队，有24只小提琴。现在只有两管风笛，意在讥笑。

(47) “猴儿戏”的原文是法高旦 (Fagotin)，当时江湖艺人驯养的一只聪明猴子，衣著古怪，在集市作表演。

(48) 1734年版增添：“（退到舞台后部。）”

(49) 1734年版增添：“（他迈了一步走开。）”

(50) 1734年版增添：“（向玛丽雅娜。）”

(51) “爵爷” (seigneur)，亦可译为“先生”，第五幕第六场证明法赖尔和宫廷有密切关系，想见他是武将（宝剑贵族、封建贵族）门第。

(52) 1734年版增添：“（旁白。）”

(53) 1734年版增添：“（旁白。）”

(54) 1734年版增添：“（向道丽娜。）”

(55) 1734年版增添：“（向道丽娜。）”

(56) 1734年版增添：“（向法赖尔。）”

(57) 1734年版增添：“（向玛丽雅娜。）”

(58) 1734年版增添：“（向法赖尔。）”

(59) 1734年版增添：“（向玛丽雅娜。）”

(60) 1734年版增添：“（向法赖尔。）”

(61) 1734年版增添：“（向玛丽雅娜。）”

(62) 1734年版增添：“（向法赖尔。）”

(63) 1734年版增添：“（向玛丽雅娜。）”

(64) 1734年版增添：“（法赖尔和玛丽雅娜彼此握着手，一时谁也不看谁。）”

- (65) 1734年版增添：“（转向玛丽雅娜。）”
- (66) 1734年版增添：“（向玛丽雅娜。）”
- (67) 1734年版增添：“（向法赖尔。）”
- (68) 1734年版增添：“（向玛丽雅娜。）”
- (69) 1734年版改为：“（道丽娜推着每一个人的肩膀，活生生把他们分开了。）”
- (70) 1734年版增添：“（大密斯转到舞台后部的套间内。）”
- (71) 1734年版，上场人物仅有：“达尔杜弗，道丽娜”。
- (72) 1734年版改为：“（他一望见道丽娜，就高声对屋里的听差说话。）”
- (73) “苦衣”（haire）是修行穿的一种贴身内衣，山羊毛或鬣编织成的。有人解释为一种贴身的腰带，用有刺的铁丝编织成的。
- (74) “教鞭”（discipline）是修行者用的鞭子，有的是细绳揉成的，有的是细铁链扭成的，自己犯了过失打自己，或者门徒犯了过失打门徒。
- (75)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76) 据说，当时马赛有一位主教姓苟（T. B. Gaud）的，特别反对妇女在公共场合裸露上胸。他见反对无效，写成小册子，但是来不及开讲，他就死了。
- (77) 1734年版增添：“（坐下来。）”
- (78) 1734年版增添：“（坐下来。）”
- (79) 1734年版增添：“（大密斯躲在套间内，为了听到谈话，把套间的门推开一半，但是没有露出身子。）”
- (80) 1734年版增添：“（摸弄艾耳密尔的肩巾。）”
- (81) 1734年版改为：“（也跪下去，抱住达尔杜弗。）”
- (82)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83) 伏尔泰告诉我们，这句话初稿是：“天啊，像我宽恕他一样宽恕我！”一说是：“天啊，像我宽恕他一样宽恕他！”莫里哀可能因为这句话太近似祷告词“我们天上的父”里的话：“像我们宽恕那些冒犯我们的人一样宽恕我们（《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容易引起教会方面的反感，就改成现在的样子，但口气软弱，现在一般演出仍采用初稿。
- (84) 1734年版增添：“（向达尔杜弗。）”

- (85) 这句话近似《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祷告词“我们天上的父”里的话。
- (86)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87) 1734年版增添：“（向克莱昂特。）”
- (88)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89) 她名下的财产是她亲生的母亲死后留给她的，父亲无权动用。
- (90) 他说的是反话。实际是：“我不相信外表。”
- (91) 1734年版增添：“（向道丽娜。）”
- (92) 1734年版增添：“（向艾耳密尔。）”
- (93) 根据1669年再版本的插图，桌上点着蜡烛，天已经黑下来了。
- (94) 1734年版增添：“（在桌子底下。）”
- (95) 1734年版增添：“（达尔杜弗过去把门关好，走回来。）”
- (96) 这个小注是莫里哀自己加添的。
- (97) 1734年版增添：“（艾耳密尔咳嗽得更厉害了。）”
- (98) 1734年版增添：“（献给艾耳密尔一个纸包。）”
- (99) 1734年版增添：“（在又咳嗽和敲桌子之后。）”
- (100) “人家”是双关语，意指她的丈夫。
- (101) 1734年版增添：“（没有看见奥尔贡。）”
- (102) 1734年版增添：“（达尔杜弗张开胳膊朝前走，打算拥抱艾耳密尔，在她往后退的时候，达尔杜弗望见了奥尔贡。）”
- (103) 1734年版增添：“（向奥尔贡。）”
- (104) 1734年版增添：“（向奥尔贡。）”
- (105) 当时打官司，手续重重。参看《司卡班的诡计》第二幕第五场。
- (106) 1734年版增添：“（看见雷信义先生进来，向道丽娜。）”
- (107) 1734年版增添：“（在舞台后部，向道丽娜。）”
- (108) “利益”（bien）还有“财产”的意思，根据道丽娜的回禀，译“利益”比较相宜。而且立刻说破，会伤害逐渐积累起来的戏剧效果。

- (109) 1734年版增添：“（向奥尔贡。）”
- (110) 1734年版增添：“（向奥尔贡。）”
- (111) 1734年版增添：“（向克莱昂特。）”
- (112) 1734年版增添：“（向奥尔贡。）”
- (113)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克莱昂特。）”
- (114) Normandie，旧时法国西北一个省份，首府鲁昂，传说居民过去健讼，爱到法院当差。
- (115) 王家法院承发吏（huissier à verge）手持小棒，表示身份和权力。
- (116) 1734年版增添：“（向雷信义。）”
- (117) 1734年版增添：“（向大密斯。）”
- (118) 1734年版增添：“（指着奥尔贡。）”
- (119)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120)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121) 路易（louis）是当时一种金币，值十法郎。
- (122)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奥尔贡。）”
- (123) 1734年版增添：“（向雷信义先生。）”
- (124) 1734年版增添：“（向奥尔贡。）”
- (125) 1734年版增添：“（向奥尔贡。）”
- (126) 1734年版增添：“（拦住奥尔贡。）”
- (127) 1734年版增添：“（向奥尔贡。）”
- (128) 1682年版指出，下面从“何况……”到“冒充品德高尚的人，”演时删去。
- (129) 1682年版指出，下面从“他初献身手……”到“……写出几本书来，”演时删去。
- (130) 1682年版指出，下面从“现在……”到“……低头认罪，”演时删去。
- (131) 1734年版指出，上面从“何况……”到“……低头认罪，”演时全删，不留一句。
- (132) 1734年版改为：“（向达尔杜弗，侍卫官正带走他。）”

- (133) 1734年版在这里另分一场，侍卫官带达尔杜弗下。
- (134) 根据孟法耳（Jean Morval）先生：第一陈情表写于1664年8月31日。同年5月12日，《达尔杜弗》前三幕在宫内上演，国王路易十四在以母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压力下，不得不以委婉的口吻，指出作者用意善良，但是由于圣上对宗教问题一向就特别慎重，所以《达尔杜弗》暂时不要公演，等戏写成之后，再候最后处理。
- (135) 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特使石伊（Flavio Chigi）来到法兰西，莫里哀利用娱乐国宾的机会，在1664年8月4日，读《达尔杜弗》给他听，取得他和他的扈从的称赞。
- (136) 圣·巴尔代勒米（Saint Barthélemy）教堂的堂长卢莱（Pierre Roullés）在1664年8月15日，献了一本书给路易十四，攻击莫里哀，书名是《人世光荣的国王或在所有国王之中最光荣的路易十四》（*Le Roi glorieux au monde ou Louis XIV le plus glorieux de tous les rois du monde*）。
- (137) 1667年5月，路易十四统率大军，征略西班牙的领土福朗德（Flandre），8月，打到里尔（Lille）。8月，《达尔杜弗》第二次公演，戏名改成《骗子》，巴女耳弗（Panulphe）替换了达尔杜弗的名称。但是第二天，得到当时盟国的巴黎法院主席的通知，禁止演出。8月8日，莫里哀派了两个演员去见路易十四。
- (138) 第二次上演，达尔杜弗改成“交际家”装束。但是第一次演出，却也绝不是“教士”装束。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装束介乎在俗与在教之间，长斗篷，黑礼服，不治花边，戴一顶大毡帽，披短假发，挽素小领，不带宝剑。
- (139) 指路易十四在远征期间指定盟国的巴黎法院主席拉木瓦永（G. Lamoignon）。
- (140) 莫维南（Mauvillain）医生，1666年当选为巴黎医科主任。莫里哀讽刺医生的材料，据说有一部分由他提供。第三陈情表写于1669年2月5日，莫里哀以胜利者的愉快心情，为他医生的儿子谋一个堂长的职位。路易十四批准了他的请求。

堂·璜或者石宴⁽¹⁾

人 物

堂·璜⁽²⁾ 堂·路易的儿子。

斯嘎纳耐勒 堂·璜的听差。

艾耳维尔 堂·璜的太太。

古司曼 艾耳维尔的盾士⁽³⁾。

堂·卡尔劳斯 }
堂·阿龙斯 } 艾耳维尔的兄长。

堂·路易 堂·璜的父亲。

法兰西斯克 穷人⁽⁴⁾。

莎尔劳特 }
玛杜莉娜 } 乡下姑娘。

彼艾罗⁽⁵⁾ 乡下人。

统领⁽⁶⁾的石像

二月蓝^⑥ }
小矮胖 } 堂·璜的跟班。

狄芒舍先生 商人。

树枝 剑客。

堂·璜的随从

堂·卡尔劳斯和堂·阿龙斯的随从
一个鬼魂

地 点

西西里⁽⁷⁾。

第一幕

第一场

斯嘎纳耐勒，古司曼。

斯嘎纳耐勒 （拿着一个鼻烟壶。）亚里士多德和那批哲学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什么也比不上闻鼻烟儿：这是正人君子的嗜好，活着不闻鼻烟儿，就不配活着⁽⁸⁾。闻闻鼻烟儿，不光头脑活泼、清醒，就是心地也纯正了，人闻鼻烟儿自然而然就闻成了正人君子。难道你就没有看见，人一闻鼻烟儿，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到一个地方，就欢欢喜喜，左请人闻，右请人闻？他连等人要也不等，就投其所好，先意逢迎：正是谁闻鼻烟儿，谁就心头涌起荣誉和道德的情操，诚然诚然。话说到这儿为止，如今回到我们的本题吧。亲爱的古司曼，听说你来，你的女主人艾耳维尔夫人，竟想不到我们动身，亲自追赶下来，我的主人把她迷住了，不来找他，你说，她就活不下去。你要我私下里把话说给你听吗？我担心她的爱情得不到好报，她到本城来没有好结果，你们倒不如待在那边，省得白跑一趟。

古司曼 理由呢？求求你，告诉我吧，斯嘎纳耐勒，你怎么会想到这样可怕的恶兆的？你的主人有什么心腹话告诉你来的？是不是他对我们冷了心肠，所以才走开的？

斯嘎纳耐勒 他没有讲，不过我大致一看，也就差不多有了一个大概。

不劳他对我讲，我就拿稳了十之八九。我也许会弄错，可是话说回来，像这类事，我有充分经验。

古司曼 什么？难道是堂·璜变了心，才不告而别的？艾耳维尔夫人一心相与，他好意思伤她的心？

斯嘎纳耐勒 不是的，原因是他还年轻，心上就没有……

古司曼 像他这样的贵人，也做见不得人的坏事？

斯嘎纳耐勒 对啦，他这样的贵人！理由好漂亮啦，倒像单冲这个，他会洗手不干。

古司曼 可是婚姻神圣，他不可能不遵守。

斯嘎纳耐勒 哎呀！我可怜的古司曼，我的朋友，听我说吧，你还不晓得堂·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古司曼 当然喽，我不晓得他是什么样儿人，会对我们小姐那样薄幸。我真不明白，一个人口口声声恩爱，处处表示情急，千万遍甜言蜜语，时时刻刻明心、叹气、流眼泪，一封一封热烈的情书，又是慷慨陈词，又是山盟海誓，总之，他神魂颠倒，如醉如痴，最后情之所至，破坏修道院的圣规，抢走艾耳维尔小姐，我说，我不明白，在这种种以后，他会有心背信。

斯嘎纳耐勒 我呀，不费苦心，也就明白了。你要是清楚这只馋猫呀，就会发现，对他说来，相当轻而易举。我不是说他对艾耳维尔夫人变了心，我还有证据：你晓得，他吩咐我先动身，他来到以后，根本没有跟我说上过话。不过我不妨作为警告，私下里先告诉你！我的主人堂·璜是世上自来有的最大的坏蛋，他是一个疯子、一只饿狼、一个魔鬼、一个土耳其人⁽⁹⁾、一个异端，不信天，不信地狱，不信妖怪，⁽¹⁰⁾像真正野兽一样过日子，一只伊壁鸠鲁的猪⁽¹¹⁾，一个道地的萨尔达纳帕耳⁽¹²⁾，堵住耳朵，不听任何劝告，把我们的信仰全都看成扯谈。你对我讲，他娶下你的女主人：你听我说，他一

时兴起，再怎么也干，娶她的时候，他可以连你，连她的狗和她的猫一道娶过来。结婚在他，初无所谓。这成了他勾引美人的不二法门。他是一个有求必应的新郎官。夫人，小姐，城里的，乡下的，他是见一个，要一个。他在各地娶的妇女，我要是一个一个把名字全告诉了你呀，可以一直说到天黑。你听这话，大吃一惊，脸色也变了，其实我说这人只说了一个大槪其，想把本人画好了呀，还得添许多笔。反正上天有眼，总有一天他会受报应的。对我说来，伺候魔鬼，也比伺候他强。他干的坏事，我看得太多了。不过一位大贵人同时又是一个坏人，那就可怕了。我讨厌他，可是还得对他忠心：畏惧作成我的热心，管制我的感情，让我常常夸我心里痛恨的事。他来了，在这家府里散步，我们分手吧。千万记住：我是舌无留言，把话告诉了你，出口未免也快了一些，可是万一有什么风声传进他的耳朵呀，我可干脆讲你撒谎。

第二场

堂·璜，斯嘎纳耐勒。

堂·璜 谁在跟你讲话？看上去，样子像是艾耳维尔小姐的听差古司曼。

斯嘎纳耐勒 大概其也差不到哪儿去。

堂·璜 什么？是他？

斯嘎纳耐勒 正是。

堂·璜 他来本城多久啦？

斯嘎纳耐勒 昨天晚晌。

堂·璜 他来干什么？

斯嘎纳耐勒 他惦记着什么事，我想，您也不是不清楚。

堂·璜 想必是为我们动身的事了？

斯嘎纳耐勒 老实人为这难受得不得了，问我动身的缘故。

堂·璜 你怎么回答？

斯嘎纳耐勒 您事前对我什么也没有讲。

堂·璜 可是你的想法呢？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

斯嘎纳耐勒 我呀，我相信，您别见怪，您又在盘算什么新恋爱事由儿。

堂·璜 你这样想？

斯嘎纳耐勒 是的。

堂·璜 说真的，你没有猜错，我应当对你承认，我另看中了一个女的，艾耳维尔已经不在我的心上啦。

斯嘎纳耐勒 哎呀！我的上帝！我算准了我的堂·璜，拿稳了您的心思，晓得您是世上顶爱走动的人：喜欢变动关系，就恨死待在一个地方。

堂·璜 你说，你不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吗？

斯嘎纳耐勒 哎呀！少爷。

堂·璜 什么？说吧。

斯嘎纳耐勒 当然喽，您要这样做，就是该做，旁人没有什么好说的。可是您不要这样做的话，也许就另是一回事了。

堂·璜 好啦！我许你开口，把你的见解说给我听。

斯嘎纳耐勒 这样的话，少爷，我实对您讲，我不赞成您的作法儿，像您那样到处有情，我认为很糟糕。

堂·璜 什么？你要我们死守着头一个让我们入迷的女人，为她谢绝尘世，再也不看旁人一眼？坚贞不渝，从一而终，年轻轻就心如古井，对此外所有的绝色女子视而无睹，还以这种虚假的荣誉自得，未免

也太不像话！不，不，坚贞不渝，只对傻瓜有用：个个美人都有权利疯魔我们；先遇见不该造成一种优势，损害旁人对我们的正当要求。拿我来说，看见绝色女子，我就色授魂与，情不由己，向这种销魂的暴力投顺。婚约与我无关，我对一位佳人的爱情绝不妨碍我对旁人不公道。我长眼睛，就为观看个个妇女的妙处，献上大自然要我们奉献的赞美和贡礼。我不问后果，反正看见可爱的女子，我就不能不倾心相与。一张漂亮脸子问我要心，我有一万颗心，也会照数全给。一见钟情，说到最后，有不可言传的魅力。恋爱的乐趣全在换来换去。说好话，赔小心，打动一个美貌少女的春心；看见自己一天比一天小有进展；装癫狂，流眼泪，叹长气，进攻一颗不愿投降的娇羞的心灵；一步一步摧毁她抵抗我们的各种微弱的障碍；战胜她引以为荣的重重顾虑，慢慢地把她带进我们希望她落入的圈套：我们感到一种乐不可支的欢愉。可是我们一成了她的主子，也就没有什么可说、可希罕的了。热情的妙处不见了；假使没有新的对象唤醒我们的欲望、没有引人入胜的征战的好景在心头出现，我们就要在这种爱情的死海睡着了。总之，世上没有再比打败一位绝色女子的抵抗好受的了。我在这上头有征服者的野心，永久由胜利飞向胜利，难以下定决心限制自己的希望。什么也阻止不了我的迫切的欲望，我觉得我有一颗心爱全地球，像亚历山大一样，恨不得多来几个旁的世界，展开我爱情上的胜利。

斯嘎纳耐勒 我的妈呀！您可真能说啦。您就像背熟了，说起话来，跟一本书一样。

堂·璜 你听了我这话，有什么话讲？

斯嘎纳耐勒 说真的！我有话讲……我不晓得怎么讲好：因为您把话说得像怪有理似的：其实可不是，您就没有理。我原来的想法妙不可言，您的长篇大论把它搅成了一锅粥。这一回就算啦，下一回跟您辩论，我先把我的论点写出来。

堂·璜 你就写出来吧。

斯嘎纳耐勒 不过少爷，我会不会得到您的许可，假如我告诉您，您过的生活我多少有点儿看不过眼？

堂·璜 怎么？我过的什么生活？

斯嘎纳耐勒 有条有理的生活。不过譬方说，像您这样一个月结一次婚……

堂·璜 还有比这开心的？

斯嘎纳耐勒 不错，很开心，很有趣，这我能领会，没有害处的话，我也会照办的；不过少爷，这样拿圣典当儿戏……

堂·璜 得啦，得啦，这是我和上天之间的事，我们将来会在一起把账算清楚的，你就免去操心吧。

斯嘎纳耐勒 说真的！少说，我常听人说，拿上天开玩笑，不是什么好事，那些不信教的人从来没有好结果。

堂·璜 算啦，大傻瓜，你知道，我对你讲过，我不喜欢那些好言相劝的人。

斯嘎纳耐勒 所以上帝明鉴，我也不是劝说您。您呐，您晓得您在干什么；您什么也不相信，您有您的理由。不过社会上就有一些头脑不清楚的年轻人，不信教，还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要思想自由，因为他们以为这很对劲。我要是遇到这么一位主人呀，就会老实不客气，当面问他：您敢这样侮慢上天，像您这样儿拿圣事开玩笑，真就一点也不害怕？您、一条小蚰蜒，一个小矧子（我是在对我说起的主子讲话），也有您拿人人尊敬的事开玩笑的份儿？您以为自己是贵人，有一顶卷成圆圈圈的金黄假头发，帽子上插着羽毛，礼服滚着金边，飘带像火一样的颜色（我不是在讲您，我是在讲别人），我说，您就以为自己才学比谁都渊博，可以无恶不作，旁人也就不敢当面直说啦？我虽然是您的听差，可是您听我讲，上天迟早要惩罚那些背教的人的，不干好事，不得好死……

堂·璜 住口！

斯嘎纳耐勒 什么事情？

堂·璜 事情是：你要知道，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这才游魂似的，跟她一直跟到本城。

斯嘎纳耐勒 少爷，半年前您杀死那位统领，您不害怕出什么岔子？

堂·璜 有什么害怕的？难道我不是按照规矩把他杀死的⁽¹³⁾？

斯嘎纳耐勒 完全照规矩，再稳当不过，他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堂·璜 官方已经不追究这事啦。

斯嘎纳耐勒 官方不追究，可是他的亲戚、朋友，不见得就不记仇……

堂·璜 哎呀！别净想着我们会遭到的祸事啦；还是让我们光想着会使我们快活的好事吧。我对你说起的那位姑娘已经有了婆家，女人里头数她娇媚了。送她到这儿来的，就是她的未婚夫。我在他们上路前三四天，凑巧看见这一对情人。我还没有见过一对男女这样心投意合，有谁比他们还要你恩我爱的。他们两下里是郎有情、女有意，露在外头，把我看了一个神不守舍；我心里头别是一种滋味；我的爱情由妒忌开始了。是呀，看见他们在一起好合无间，我打一开始就不能忍受。怨气叫醒我的欲望；我要是能把他们离间了，把这种我打心眼儿里就不待见的恩情给拆散了，我就快活到了极点。可是直到现在为止，我什么力量也白费了，看样子只好铤而走险。那位未婚夫今天邀他的情人到海上游玩去。我事前什么也没有告诉你，不过满足我的爱情的准备，全都安排妥当了，我雇好了一条小船和人手，我想到时候我会很容易把美人抢走了的。

斯嘎纳耐勒 哎呀！少爷……

堂·璜 嗯？

斯嘎纳耐勒 您可真行，干起活儿来，真有两下子。像您这样满足自己的，世上没有第二位啦。

堂·璜 那你就收拾好了跟我走吧。当心把我的兵器全带齐，万一……
啊！糟糕！怎么会碰到了她！混账东西，你先前没有告诉我，她本人就在这儿。

斯嘎纳耐勒 少爷，您先前没有问我啊。

堂·璜 她疯了还是怎么的，一身乡下打扮，衣服换也不换，就到这地方来啦？

第三场

艾耳维尔，堂·璜，斯嘎纳耐勒。

艾耳维尔 堂·璜，你好不好赏脸，破格认我一认？起码我能希望屈尊一下你的脸，朝我转过来？

堂·璜 夫人，实对你说，我没有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太出人意外啦。

艾耳维尔 是的，你想不到在这儿见到我，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说实话，太出你意外啦。不过我也大失所望。我先还不相信，可是你这不待见我的样子，把我充分说服了。我奇怪自己会这么老实、这么心软，一目了然的事，还不相信你会负心。我承认自己善良，或者不如说是愚蠢，尽想着欺哄自己，千方百计不把我的眼睛和我的判断当真。我明明见你待我冷淡，可是情之所至，还在为你寻找理由；你不告而别，我也特意想出种种合法的借口，为你开脱我理智上给你确定的罪名。我每天白起正当的疑心，我不睬理我眼前把你告下来的声音，只欢欢喜喜信任把你在我心上描成无辜的许多可笑的幻想。可是看看你现在对待我的这副模样，我再也不能怀疑了；凭你瞥了我那一眼，就对我说明了比我想知道的还多的心情。不过听你亲口讲讲你走的理由，到底对我好受多了。说吧，堂·璜，求你啦，让我看看你有什么脸给自己辩护。

堂·璜 斯嘎纳耐勒在这儿，他晓得我为什么走。

斯嘎纳耐勒⁽¹⁴⁾ 我，少爷？您饶了我吧，我什么也不晓得。

艾耳维尔 好啦！斯嘎纳耐勒，说吧，那些理由，不管谁讲，我都要听。

堂·璜 （做手势叫斯嘎纳耐勒过来。）得啦，就对太太说了吧。

斯嘎纳耐勒⁽¹⁵⁾ 您要我说什么？

艾耳维尔 过来，既然人家要你说，你就对我讲讲不告而别的那些原因吧。

堂·璜 你不回答？

斯嘎纳耐勒⁽¹⁶⁾ 我没有话回答。您是在拿您的用人开心。

堂·璜 倒说，你要不要回答？

斯嘎纳耐勒 太太……

艾耳维尔 什么？

斯嘎纳耐勒 （转向他的主人。）少爷……

堂·璜⁽¹⁷⁾ 要是……

斯嘎纳耐勒 太太，征服者，亚历山大，还有旁的世界，是我们走的原因。少爷，我能说的，就是这个。

艾耳维尔 堂·璜，可不可以请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些漂亮的古怪话？

堂·璜 夫人，实对你说……

艾耳维尔 哎呀！你是一位出入宫掖的人物，按说这类事也该习惯了，怎么还这样不会为自己辩护！看你这副窘相，我倒可怜你了。你为什么不高步阔视，装出一副恬不知耻的神气？你为什么不发誓，说你对我永远一片至诚，说你爱我永远如醉如痴，谁也比不了，说除非是死，什么也不能把你我分离？你为什么不对我说，你有十万火急的要事，来不及向我告别？说你身不由己，不得不在这儿勾留一

时？说我放心回去好了，你一定快马加鞭，跟着我的后影就回来？说你确实盼望和我朝夕相处？说你离开了我，无情无绪，就像丧魂失魄一样？你就该这样为自己辩护，不像现在这样狼狈才是。

堂·璜 夫人，我承认我没有作假的才分。我有一颗真诚的心。我决不会对你讲，我对你永远一片至诚，我盼望和你朝夕相处，因为说到最后，我走，确实只是为了把你撇掉。我撇掉你，并非由于你编排的那些理由，而是纯粹由于良心不安，因为我相信和你再在一起，就不能不犯罪。夫人，良心不安，我就头脑清醒，看出我的问题来了。为了娶你，我把你从修道院抢走，使你违背修行的初愿，上天对这一类事非常妒忌，所以我细细思量下来，唯恐上天震怒，不由起了疚心。我相信我们的婚事只是一种化装通奸，会给我们带来报应的，所以我最后不得不想法子把你忘掉，也好让你回头是岸，再能修行。夫人，难道你心甘情愿，反对这样一种虔诚的思想，让我为了你，受到上天的惩罚……？

艾耳维尔 啊！恶棍，现在我算把你看透啦。不幸是我知人太晚，除掉伤心，也不能做出别的来。可是你要晓得，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你戏弄的上天会为我报你负心的仇的。

堂·璜 上天，斯嘎纳耐勒！

斯嘎纳耐勒 可不是，我们这种人呀，就不拿这搁在心上！

堂·璜 夫人……

艾耳维尔 够啦。我不要再听下去，我简直怪自己听多啦。由人把自己的耻辱抖出来，先就没有志气。心高气傲的人，碰到这种事，听到一句话，就该打定主意，你不要以为我会破口骂你：不，不，我决不是两句空话，就会把一天的怒火化为乌有的。说什么我也要痛心疾首把仇报了的。我对你再说一遍，负心贼，你害我，上天要罚你的。假使你不畏惧上天的话，起码你也要畏惧一个弃妇的忿恨。

斯嘎纳耐勒⁽¹⁸⁾ 他能疚心倒也好了！

堂·璜 （想了想。）还是想着去办抢亲的事要紧。

斯嘎纳耐勒⁽¹⁹⁾ 哎呀！看我在伺候一个什么样的混账主人哟！

第二幕

第一场

莎尔劳特，彼艾罗。

莎尔劳特 彼艾罗，亏得娘娘保佑，你不迟不早，赶着当口到。

彼艾罗 可不是，奶奶的，只差一口气的工夫，咱俩都会淹死。

莎尔劳特 这么说来，是早上那阵风，把他们刮下海的？

彼艾罗 可不，你听哇，莎尔劳特，怎么回事，俺马上说给你听；因为常言说得好，俺是头一个瞭见他的，瞭见他们俺是头一个。反正就是这么的，咱俩在海边，俺跟胖小子吕卡，咱们耍着玩，拿土疙瘩丢脑壳；因为你晓得，胖小子吕卡爱耍，俺有时也耍。所以咱俩在耍，耍着耍着，俺就老远望见水里头有个东西，一涌一涌，朝咱俩漂过来。俺瞅得一清二楚，一眨眼工夫，瞅着瞅着就瞅不见啦。俺就讲：“喂！吕卡，俺想那边有人游水。”他就对俺讲：“扯个啥，你见到鬼，迷眼咧。”俺就讲：“奶奶的，俺眼没迷，那是人。”他对俺讲：“才不对咧，日头照花了你的眼。”俺就讲：“打赌不？日头没照花俺的眼。”俺就讲：“是两人。”俺就讲：“照直游过来咧。”他就对俺讲：“奶奶的，俺打赌不是。”俺就讲：“哦！那，赌十个苏⁽²⁰⁾，你干不？”他就对俺讲：“干”；他就对俺讲：“说干就干，钱在眼面前。”俺呀，不是疯子，也不是二愣子，可也说丢就丢，朝地上丢了四个百合花钱，外加五个苏，是双代尼耶⁽²¹⁾，丢得可冲啦，奶奶的，就像喝了一碗酒；因为俺呀，豁出去啦，跟他拼咧。可是俺心中有数。俺不是傻瓜！反正就是这么的，俺才拿赌注撒开手，就见有两人露出水面来，还直摆

手，要咱俩去搭救，俺一看情势，先抄注子。俺就讲：“瞅哇，吕卡，你瞧见的，他们在喊咱俩哇，快去救他们吧。”他就对俺讲：“不救，是他们让俺输的。”哦！所以乱到后来，不啰嗦啦，俺数说了他一顿，咱俩就跳进一条划子，七手八脚忙了一大阵，把他们从水里拖出来，带到家里烤火，他们脱得精赤条条，晒干衣服，后来他们一伙人又来了俩，是靠自己挣到活命的。后来玛杜莉娜也来了。当中有一个人直对她眉来眼去的。这就是原来的经过，莎尔劳特，不差一点。

莎尔劳特 彼艾罗，你不是告诉俺，当中有一个人比啥人也秀气？

彼艾罗 是啊，那是主子。他一定是一位大、大老爷，因为他的衣服，从上到下，全有金边边；伺候他的那些人，也是老爷；可是就算他是大老爷，真的，没有咱俩在那块儿，就淹死咧。

莎尔劳特 有你说的！

彼艾罗 哦！奶奶的，没有咱俩，他就蹬腿啦。

莎尔劳特 彼艾罗，他还精赤条条在你家？

彼艾罗 不在啦。他们当着咱们给他换好啦。老天爷，俺可从来没有见人那样穿过衣服。朝里那些老爷们，穿起衣服来，真蘑菇啦！俺钻进去，别想能出来，瞅就把俺瞅愣啦。老天爷，莎尔劳特，他们的头发跟他们的头就不连在一起；他们穿完衣服，拿它套到头上，像戴一顶大麻絮帽子。他们穿的衫子，袖筒那个宽哇，咱俩就这样也钻得进去。他们不穿裤子，扎一条围裙，那个大哇，像从今天到复活节。他们不穿小袄，穿一件小背心，连胸口都不到。他们不戴平领，脖子上拴一条有网眼的大手绢，挂着四个大布穗子，搭在胸脯上头。他们的胳膊梢也有小平领，腿上绑着金线带子大漏斗，其中还不算许多带子，左一条，右一条，真难看啦。就连鞋也这头到那头，全是带子。前也是，后也是，绊来绊去，俺别想能有活命。

莎尔劳特 真的，彼艾罗，俺得开开眼去。

彼艾罗 喂！莎尔劳特，先听俺讲一句话，俺有旁的话对你讲哩。

莎尔劳特 好吧！什么事，说吧。

彼艾罗 你晓得，莎尔劳特，常言说得好，得把心里的话掏出来。俺爱你，这你知道，咱俩就要成亲啦，可是奶奶的，俺对你可不满意咧。

莎尔劳特 怎么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彼艾罗 实说了吧，你老伤俺的心。

莎尔劳特 怎么会的？

彼艾罗 奶奶的，你不爱俺。

莎尔劳特 哎呀！哎呀！单为这个？

彼艾罗 是的，单为这个，这就够受的啦。

莎尔劳特 老天爷，彼艾罗，你总对俺唠叨这个。

彼艾罗 俺总对你唠叨这个，因为老是这个呀；不老是这个，俺还不会总对你唠叨这个咧。

莎尔劳特 可是你要怎么着？你这是什么意思？

彼艾罗 奶奶的！俺要你爱俺呗。

莎尔劳特 难道俺不爱你？

彼艾罗 不，你不爱；俺可为这出足了力：来一个过路贩子，俺就给你买一回带子，俺说这话，可没有怪你的意思。俺不怕摔死，为你爬到鸟巢；你过生日，俺叫弹绞弦琴⁽²²⁾的，弹给你听。俺可像井里捞月，捞一个空。你晓得，人家爱俺，俺不爱人家，就不应该，就不象话。

莎尔劳特 可是老天爷，俺也爱你呀。

彼艾罗 是的，你爱得可好样儿啦！

莎尔劳特 你要俺怎么个爱法？

彼艾罗 俺要你照规矩爱，像人家那样爱。

莎尔劳特 难道俺不也照规矩爱你？

彼艾罗 才不，爱呀，一眼就看得出来。一个人真心相爱，就会对相爱的人做出许许多多小嗲样子来。瞅瞅胖丫头陶玛丝，爱疯了小罗班，老去逗他，从来不让他安静，老去跟他捣乱，要不呀，从跟前走过，揍他几下子；前天他坐在凳子上头，她从底下抽掉凳子，摔了他一个狗吃屎。奶奶的！这才叫相爱咧。可是你呀，见了俺从来不开口，老是那么一站，活像一块木桩子；俺在你跟前走过二十回，你可身子僵僵的，轻轻拍俺一下子，扯一句闲谈，你都不肯。奶奶的！不管怎么讲，反正不应该。

莎尔劳特 你要俺咋着？俺这是天生的，不能换一个样子做。

彼艾罗 没有什么天生不天生。跟人相好，再咋着也总会有一点小表示的。

莎尔劳特 反正俺用心爱你来着。你嫌不称心呀，去爱旁人好了。

彼艾罗 好呀！这可是你讲的，奶奶的！你爱俺，会对俺讲这话？

莎尔劳特 那你又为什么跟俺死蘑菇？

彼艾罗 奶奶的！俺咋着你啦？俺不过是给你点子情意。

莎尔劳特 好吧！那你就放自在，千万别逼俺啦。也许俺有一天，会猛不愣瞪改过来的。

彼艾罗 给我手，莎尔劳特。

莎尔劳特 好吧！给你。

彼艾罗 那你答应俺，你想法子多爱着俺。

莎尔劳特 俺能有多少，就有多少，可是也得自己来呀。彼艾罗，这就是那位老爷吗？

彼艾罗 对，就是他。

莎尔劳特 哎呀！老天爷，长得多秀气呀，淹死了真可惜啦！

彼艾罗 俺去去马上就来：俺累坏啦，去喝碗酒，提提神。

第二场

堂·璜，斯嘎纳耐勒，莎尔劳特。

堂·璜 斯嘎纳耐勒，我们没有抢成功，那阵意外的飓风把我们的船，连带我们拟订的计划，都给打翻了。不过实对你说，我方才离开的那个乡下姑娘，补偿了这场灾殃。我们不走运，抢亲不成，可是这个乡下姑娘，美貌动人，我看在眼里，一肚子懊恼也就化为乌有了。我已经做好准备，决不白白放她过去，用不了多久时间，就会把她弄到手的。

斯嘎纳耐勒 少爷，说实在的，您这话让我大吃一惊。上天垂怜，我们方才死里逃生，您不但不感谢，反而又拈花惹草，冒犯天威，积习难返，伤……⁽²³⁾少说废话！你这坏蛋，你就不晓得在说什么，可是少爷晓得他在干什么。走吧。

堂·璜 （望见莎尔劳特。）喝！喝！斯嘎纳耐勒，这个乡下姑娘又是哪儿来的？你见过比她更标致的？你说，你不觉得两个一样好看？

斯嘎纳耐勒 当然。⁽²⁴⁾又要新花样啦。

堂·璜⁽²⁵⁾ 美人，是什么缘分让我和你相逢？什么？在这田野地方，树木山石所在，会遇见你这样的妙人？

莎尔劳特 先生夸奖。

堂·璜 你是这个村的？

莎尔劳特 是，先生。

堂·璜 你住在这个村吗？

莎尔劳特 是，先生。

堂·璜 你叫什么名字？

莎尔劳特 莎尔劳特，听您使唤。

堂·璜 哎呀！长得好标致，眼睛也水汪汪的！

莎尔劳特 先生，您不怕把我臊死。

堂·璜 哎！我说的是实情，千万害臊不得。斯嘎纳耐勒，你怎么说？谁见过还有比她招人爱的？请你转转身子。喝！身材有多苗条！请你仰仰头。喝！脸有多秀丽！把你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喝！有多美呀！让我看看你的牙齿，求求你。有多销魂呀，嘴唇又这么鲜妍！说真的，我已经神魂颠倒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

莎尔劳特 先生，您说这话，是一时高兴，我不晓得您是不是取笑我。

堂·璜 我，取笑你？上帝不容我这样做！我太爱你啦，我对你讲的全是真心话。

莎尔劳特 这样我就很感谢您啦。

堂·璜 千万不要道谢！我说的话，没有一句值得你道谢的，你要谢就谢你的花容月貌吧。

莎尔劳特 先生，您说的话对我全太高啦，我拙嘴笨舌的，就回答不来。

堂·璜 斯嘎纳耐勒，看看她的手。

莎尔劳特 啐！先生，黑得简直就要不得。

堂·璜 哎呀！你说到哪儿去啦？这是世上一双顶美的手；让我亲亲你的手，求你啦。

莎尔劳特 先生，您太赏脸啦，我要是早晓得的话，会拿麸皮把手洗干净的。

堂·璜 你说给我听，美丽的莎尔劳特，你想必还没有嫁人吧？

莎尔劳特 没有，先生；不过没有多久我就要嫁给彼艾罗，他是女邻居席莫易特的儿子。

堂·璜 什么？像你这样一位姑娘，嫁给一个乡下人作老婆！不好，不好，简直是冒渎天仙。你天生就不该住在乡村的。毫无疑问，你配得上更好的运道。总算上天有眼，特意让我来到这儿，阻挠这门亲事，不辜负你的美貌，因为实对你说，美丽的莎尔劳特，我是真心真意爱你，所以要不要我把你从这穷乡僻壤带走，放到和你相称的地位上，全看你啦。当然了，我很快就爱上了你，可这又怎么样？莎尔劳特，怪也只好怪你自己长得太美，人一刻钟就爱上了你，爱旁人总得半年啊。

莎尔劳特 说真的，先生，您说话的时候，我就不晓得怎么做才好。您说的话，我全爱听，也一心希望能信得过；不过我常听人言，老爷们的话千万信不得，你们在朝里当官的，花言巧语，就只想着玩弄女孩子。

堂·璜 我不是这种人。

斯嘎纳耐勒⁽²⁶⁾ 不是才怪。

莎尔劳特 先生，您明白，被人玩弄，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我是一个可怜的乡下姑娘，可是我看重名声，宁可看我死了，也不要看我名声败坏。

堂·璜 难道我、我会昧足了良心，玩弄你这样一位姑娘？我会十足下流，败坏你的名声？不，不，我有的是良心，不会干这种事的。我爱你的心思，莎尔劳特，是万分真挚，万分规矩的。为了证明我说的是真心话起见，我不妨告诉你，我除去娶你之外，没有别的用意：难道你还要更大的证据不成？你愿意什么时候，我就什么时候娶你。那边这位先生，可以给我的话作见证。

斯嘎纳耐勒 是的，是的，用不着害怕：你愿意多少回，他就娶你多少回。

堂·璜 哎呀！莎尔劳特，我看出你还是不晓得我的为人。你将人比我，可就太冤枉我啦。世上假如有坏蛋、有存心玩弄女孩子的恶人的话，你就该从中把我剔出来，不怀疑我对你情真意切才是。再说，你的姿色就是你的保证，一个女孩子有你这般模样，就什么害怕的心思也用不着了。相信我吧，你根本就没有那种受人玩弄的长相。拿我来说，我要是有一点点负心的念头，实对你说，我会一千次刺穿自己的心的。

莎尔劳特 我的上帝！我不晓得您说的话是真是假，可是您有本事让我相信。

堂·璜 你相信我，也就必然待我公道；我方才和你相约的话，也就不妨再说一遍：你答应不答应、情愿不情愿作我太太？

莎尔劳特 成，只要我的姑妈答应。

堂·璜 那么，莎尔劳特，你本人既然愿意，就把手给我吧。

莎尔劳特 不过我求您先生，千万骗我不得。您看我这么相信您，那就太黑良心啦。

堂·璜 怎么？你好像还不相信我的真诚！你要我发大誓吗？上天……

莎尔劳特 我的上帝，千万别发誓，我相信就是。

堂·璜 那么，作为你的情意的保证，你就轻轻亲我一下吧。

莎尔劳特 哟！先生，等我们成了亲吧，求您啦。成亲以后，您愿意我亲多少回，我亲您多少回。

堂·璜 好吧！美丽的莎尔劳特，你要怎么着，我就怎么着。单把你的手给我好了，让我亲一千遍你的手，表白一下我多神魂颠倒……

第三场

堂·璜，斯嘎纳耐勒，彼艾罗，莎尔劳特。

彼艾罗 （来在他们两人中间，推开堂·璜。）慢着，先生，后退，请啦。你太兴奋，要害肋膜炎的。

堂·璜 （粗暴地推开彼艾罗。）这没规没矩的家伙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彼艾罗⁽²⁷⁾ 俺告诉你，后退，别跟咱们有婆家的姑娘亲热。

堂·璜 （继续推他。）哎呀！嚷嚷什么！

彼艾罗 奶奶的！推人没有这样推的。

莎尔劳特 （揪着彼艾罗的胳膊。）彼艾罗，随他去。

彼艾罗 怎么？随他去？俺呀，不干。

堂·璜 哦！

彼艾罗 奶奶的！因为你是大老爷，你就当着咱们的下巴壳跟咱们的女人亲热？去亲热你们自己的吧。

堂·璜 嗯？

彼艾罗 嗯。（堂·璜打了一记耳光。）奶奶的！别打我。（又挨了一记耳光。）哦！他妈的！（又挨了一记耳光。）狗的！（又挨了一记耳光。）妈的！婊子养的！打人可不对，这也不是救你不淹死的报酬。

莎尔劳特 彼艾罗，千万别生气。

彼艾罗 我偏生气；你呀，尽着人家调戏，也不是好东西。

莎尔劳特 哎呀！彼艾罗，不像你想的那样。这位先生打算娶我，你就不该发脾气。

彼艾罗 怎么？奶奶的！你是许配给俺的。

莎尔劳特 彼艾罗，那算不了什么。你爱俺，俺当阔太太，难道不该高兴吗？

彼艾罗 奶奶的！就是不高兴。俺宁可看你死了，也不要看你跟旁人。

莎尔劳特 去，去，彼艾罗，千万别急：俺当了阔太太，会有你的好处的，咱们吃你的牛油和干酪。

彼艾罗 奶奶的！你出两倍价钱，俺也不送。原来你是这个缘故，才听他讲话的？婊子养的！俺要是老早晓得这个呀，不但不从水里救他出来，还要一桨打开他的天灵盖。

堂·璜 （走近彼艾罗，要打他。）你说什么？

彼艾罗 （闪到莎尔劳特身后。）奶奶的！俺就是不怕。

堂·璜 （走到彼艾罗那边。）等着我。

彼艾罗 （闪到莎尔劳特另一边。）俺哩，啥也不摆在心上。

堂·璜 （追彼艾罗。）我倒要看看。

彼艾罗 （又躲到莎尔劳特身后。）俺见到的可多啦。

堂·璜 啊哈！

斯嘎纳耐勒 哎呀！少爷，由这可怜家伙去吧。打他要遭罪的。⁽²⁸⁾我可怜的孩子，听我说，走吧，别对他叨叨啦。

彼艾罗 （从斯嘎纳耐勒面前走过，傲然向堂·璜。）俺呀偏对他叨叨！

堂·璜 （举手打彼艾罗耳光，彼艾罗一低头，斯嘎纳耐勒正好挨上。）啊！我要教训教训你。

斯嘎纳耐勒 （看着低下头躲过耳光的彼艾罗。）瘟死你这小杂种！

堂·璜⁽²⁹⁾ 这是你慈心的好报。

彼艾罗 妈的！俺去把这事都讲给她姑妈听。

堂·璜⁽³⁰⁾ 这回我要成最快乐的人了，世上随便什么东西，我也不会拿我的造化调换的。你当我的太太，该多快活！……

第四场

堂·璜，斯嘎纳耐勒，莎尔劳特，玛杜莉娜。

斯嘎纳耐勒 （望见玛杜莉娜。）啊哈！

玛杜莉娜 （向堂·璜。）先生，您在这儿跟莎尔劳特干什么？也在跟她谈恋爱呀？

堂·璜 （向玛杜莉娜。）⁽³¹⁾不，倒是相反，她对我表示，情愿当我的太太，我回答她，和你已经有了婚约。

莎尔劳特⁽³²⁾ 玛杜莉娜问您一些什么？

堂·璜 （低声，向莎尔劳特。）她嫉妒我跟你说话，直想我娶她，可是我告诉她，我要你。

玛杜莉娜 什么？莎尔劳特……

堂·璜 （低声，向玛杜莉娜。）你就是跟她说破了嘴，也不顶事，她是一个死心眼儿。

莎尔劳特 怎么？玛杜莉娜……

堂·璜 （低声，向莎尔劳特。）你跟她讲什么，也是白费唾沫；你怎么也打消不掉她这个念头。

玛杜莉娜 难道……？

堂·璜 （低声，向玛杜莉娜。）要她懂道理，就没有办法。

莎尔劳特 我想……

堂·璜 （低声，向莎尔劳特。）她固执起来呀，跟个魔鬼一样。

玛杜莉娜 真就……

堂·璜 （低声，向玛杜莉娜。）她是一个疯子，别理她。

莎尔劳特 我想……

堂·璜 （低声，向莎尔劳特。）由她去吧，她是一个怪人。

玛杜莉娜 不，不，我一定要跟她讲话。

莎尔劳特 我要听听她的理由。

玛杜莉娜 什么？……

堂·璜 （低声，向玛杜莉娜。）我打赌她要对你讲，我答应娶她来的……

莎尔劳特 我……

堂·璜 （低声，向莎尔劳特。）我们打打赌看，她要对你坚持，我跟她讲好了娶她当太太的。

玛杜莉娜 喂！莎尔劳特，抢旁人的生意，就不应该。

莎尔劳特 玛杜莉娜，先生跟俺讲话，你吃飞醋，就不像话。

玛杜莉娜 先生头一个看见俺。

莎尔劳特 他头一个看见你，第二个看见我，答应娶我。

堂·璜 （低声，向玛杜莉娜。）好啊！我对你说什么来的？

玛杜莉娜⁽³³⁾ 算了吧，他答应娶的是俺，不是你。

堂·璜 （低声，向莎尔劳特。）我没有猜错吧。

莎尔劳特 请你哄旁人去吧，俺对你讲他答应娶的是俺。

玛杜莉娜 你别拿人开心啦，俺再讲一遍，他答应娶的是俺。

莎尔劳特 好在他本人就在眼面前，俺讲错了，他好讲的。

玛杜莉娜 好在他本人就在眼面前，俺扯谎呀，他好不认账的。

莎尔劳特 先生，您答应娶她来的？

堂·璜 （低声，向莎尔劳特。）你在寻我开心。

玛杜莉娜 先生，您讲好了当她丈夫来的？

堂·璜 （低声，向玛杜莉娜。）你想到哪儿去啦？

莎尔劳特 您看见的，她坚持到底。

堂·璜 （低声，向莎尔劳特。）由她闹去。

玛杜莉娜 您是见证，她怎么也不改口。

堂·璜 （低声，向玛杜莉娜。）由她说去。

莎尔劳特 不，不，一定要晓得实情。

玛杜莉娜 非辨明真假不可。

莎尔劳特 是的，玛杜莉娜，俺要先生指出你这黄毛丫头不懂事。

玛杜莉娜 是的，莎尔劳特，俺要先生叫你丢丢脸。

莎尔劳特 先生，请您就说明谁对吧。

玛杜莉娜 给我们作决定吧，先生。

莎尔劳特 （向玛杜莉娜。）你看好啦。

玛杜莉娜 你自己看好啦。

莎尔劳特 （向堂·璜。）讲呀。

玛杜莉娜 说呀。

堂·璜 （窘，同时向两个人讲。）你们要我说什么？你们异口同声，坚持我答应娶你们当太太。难道你们各人不晓得怎么一回事，还用得着我往细里解释吗？何苦逼我再讲一回？我真答应了谁，谁就自己心中有数，还在乎别人说什么不成？我答应的事，只要我办到也就是了，又何必放心不下？说实话，千言万语，无补于事。重要的是做，不是说。行动比说话还解决问题。所以要辨真假，只有这么一个办法：我结婚的时候，你们就看出两个人里头我爱谁了。（低

声，向玛杜莉娜。）她愿意相信什么，让她相信什么好了。（低声，向莎尔劳特。）她爱怎么胡思乱想，让她怎么胡思乱想好了。

（低声，向玛杜莉娜。）我爱疯了你们。（低声，向莎尔劳特。）我心里只有你们。（低声，向玛杜莉娜。）跟你们的脸子一比，谁也难看。（低声，向莎尔劳特。）我看到了你们，谁我也受不了。⁽³⁴⁾我有几句话要吩咐，过一刻钟就找你们来。⁽³⁵⁾

莎尔劳特 （向玛杜莉娜。）反正他爱的是俺。

玛杜莉娜⁽³⁶⁾ 他要娶的是俺。

斯嘎纳耐勒⁽³⁷⁾ 哎呀！你们这两个可怜的姑娘，我可怜你们天真无邪，不忍心看你们受害。两个人听我的话：千万别上他的当，他那些话全是瞎扯淡，还是待在自己的村子里吧。

堂·璜 （回来。）⁽³⁸⁾我倒想知道，为什么斯嘎纳耐勒不跟我来。

斯嘎纳耐勒 我的主人是一个坏蛋；他唯一的存心就是骗你们；他骗过许多人了；他见一个娶一个……（他望见堂·璜。）这话是假的；不管是谁对你们讲这话，你们都该对他讲：他在扯谎。我的主人绝不是见一个爱一个，他绝不是坏蛋，他没有存心骗你们，也没有骗过许多人。啊！看，他来啦！你们问他本人好啦。

堂·璜⁽³⁹⁾ 对。

斯嘎纳耐勒 少爷，世上多的是说人坏话的人，所以我抢先一步告诉她们，万一有人对她们讲你的坏话，千万相信不得，还一定要对他讲，他在扯谎。

堂·璜 斯嘎纳耐勒。

斯嘎纳耐勒 是呀，少爷是一个有德行的人，我担保他是。

堂·璜 哼！

斯嘎纳耐勒 那是没规矩的家伙。

第五场

堂·璜，树枝，莎尔劳特，玛杜莉娜，斯嘎纳耐勒。

树枝⁽⁴⁰⁾ 少爷，我来警告您，这儿对您不利。

堂·璜 怎么？

树枝 有十二个人，骑着马找您，很快就要到这儿来了。我不晓得他们怎么会跟下来的，不过他们盘问过乡下人，对他把您比画了一番，我就是从他那儿得到的消息。事情紧急，您越早离开这儿越好。⁽⁴¹⁾

堂·璜 （向莎尔劳特和玛杜莉娜。）我有急事在身，非走不可；不过我请你们记住我的约言，不到明天天黑，保准会听到我的消息。⁽⁴²⁾敌强我弱，就非用计摆脱眼前的祸事不可。我希望斯嘎纳耐勒穿上我的衣服；我……

斯嘎纳耐勒 少爷，您在开玩笑。穿上您的衣服去送死……

堂·璜 快换吧，我这是太赏你脸了！你要知道，有荣誉为主人而死的仆人，是很幸运的。

斯嘎纳耐勒⁽⁴³⁾ 谢谢您赏我这个脸。老天爷，既然关系着死，您就开恩，千万别让我被人错当成另一个人。

第三幕

第一场

堂·璜（乡间装束），斯嘎纳耐勒（医生打扮）。

斯嘎纳耐勒 说真的，少爷，您得承认我有道理，我们两个人的改装，妙到秋毫。您的头一个计划，根本就不合适；我们这个藏身法儿，要比您的想法高明多了。

堂·璜 你这身打扮，的确不错。我不晓得你从哪儿弄到这套滑稽行头。

斯嘎纳耐勒 是吗？这是一位老医生的衣服，一直搁在当铺，是我花了钱把它赎出来的。不过您知道，少爷，这件衣服已经让我受到尊重，我遇见的人们对我行礼，有人把我当作学者请教啦！

堂·璜 怎么会的？

斯嘎纳耐勒 有五六个乡下人，男男女女，见我走过，都来问我医治几种病的意见。

堂·璜 你就回答你什么也不懂？

斯嘎纳耐勒 我？才不呐。我希望维持我的衣服的荣誉：我谈论病情，给他们个个人开方子。

堂·璜 你有什么好方子给他们开？

斯嘎纳耐勒 说真的，少爷，我想到什么就开什么；我靠临机应变开方子。万一手到病除，有人来道谢的话，倒真成了妙事一桩。

堂·璜 凭什么不？个个医生有的特权，你凭什么就不该有？治好病人，你没有份，他们照样没有份，他们的医道完全是样子货。他们的本领也就是接受坐享其成的荣誉。病人的幸运你和他们一样可以利用，你也很可以把机缘的巧合和自然的力量说成你的药方子的功劳。

斯嘎纳耐勒 怎么，少爷，您对医学也没有信心！

堂·璜 这是人们铸成的一个大错。

斯嘎纳耐勒 什么？您不相信决明，不相信旃那，也不相信呕吐酒？

堂·璜 你凭什么要我相信？

斯嘎纳耐勒 您是打心眼儿里就什么也不信。可是您看，这些天，呕吐酒出了大名。它那个灵劲儿，就连最爱怀疑的人也感化过来了，还

不到三个星期，我亲眼见到的，效果可神啦。

堂·璜 什么效果？

斯嘎纳耐勒 有一个人，六天以来等着断气，医生不晓得开什么方子好，什么药也不济事，临了大家想到给他呕吐酒喝。

堂·璜 是不是他有救啦？

斯嘎纳耐勒 没有，他死啦。

堂·璜 真见效啦。

斯嘎纳耐勒 怎么？整整六天他不能死，这一下子就送了他的性命。您还要怎样见效？

堂·璜 你说得对。

斯嘎纳耐勒 可是不谈医学也好，反正说什么您也不信，还是谈旁的吧。原因是这件衣服启发我的才情，我才觉得自己起了和您争论的兴致。您明白，您许我争论来的，您只禁我劝告罢了。

堂·璜 怎么样？

斯嘎纳耐勒 我想彻底了解您的思想。您真就一点也不相信上天吗？这可能吗？

堂·璜 这没有什么好谈的。

斯嘎纳耐勒 那就是说不相信。那么地狱呢？

堂·璜 哎呀！

斯嘎纳耐勒 照样儿不相信。请问，魔鬼呢？

堂·璜 是，是。

斯嘎纳耐勒 也不怎么相信。您对来世也决不相信？

堂·璜 哈！哈！哈！

斯嘎纳耐勒 感化这位先生，我算是无能为力了。您倒是说给我听，夜叫鬼⁽⁴⁴⁾，您相信不？哎！

堂·璜 瘟死你这蠢驴！

斯嘎纳耐勒 这我就不能答应您啦，因为没有比夜叫鬼再真的了，不真的话，我上绞刑架⁽⁴⁵⁾。不过人在世上总得相信点什么：到底您相信什么？

堂·璜 我相信什么？

斯嘎纳耐勒 是的。

堂·璜 我相信二加二等于四，斯嘎纳耐勒，还有四加四等于八。

斯嘎纳耐勒 信这个，可真绝啦，这么说来您的信仰难道是数学？必须承认，人脑子里存着好些古怪想法，学问越深，往往就越糊涂。让我来说，少爷，感谢上帝，我的学问万不及您，也没有人会夸口，从来教我什么来的。不过根据我的有限的见识、我的浮浅的判断，我看事倒比什么书全都高明。我十分明白，我们看见的世界，不是一只香菌，一夜工夫就自己长了出来。我倒很想问您：谁造出这些树木、这些石头、这地和那高高在上的天，是不是全是自己把自己造出来的？就拿您来说吧，您活在世上，难道是您养出自己来的？难道老夫人不怀孕，您就有了自己？您能看着构成人的这架机器的种种发明而不赞美彼此搭配的方式？这些神经、这些骨骼、这些静脉、这些动脉，这些……这肺、这心、这肝，和一切应有尽有的成分……哎呀！我的妈呀，请您就打断我的话吧。人家不打断我的话，我就争论不下去啦。您故意不开口，不存好心，尽看我说下去。

堂·璜 我在等你讲完你的道理。

斯嘎纳耐勒 我的道理就是，随您怎么说，人身子里的妙处，学者就全解释不来。我站在这儿，脑壳里有什么东西，在短短一个时间，想到许许多多不同的事情，而且随意支配着我的身体，您说出奇不出

奇？我想拍手，举胳膊，眼睛朝天望，低下头，动动脚，向右走，向左走，向前走，向后走，转身子……

〔他一转身，摔倒了。

堂·璜 妙啊！你的道理摔了一个狗吃屎。

斯嘎纳耐勒 去他妈的！我是傻瓜，跟您理论，就是糟蹋时候。您爱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好了；您下不下地狱，关我屁事！

堂·璜 可是我相信，我们尽顾理论，把路迷了。那边有一个人，叫他过来问问路看。

斯嘎纳耐勒 喂，喂，你来呀！喂，老乡！喂，朋友！对不住，问你一句话。

第二场

堂·璜，斯嘎纳耐勒，一个穷人。

斯嘎纳耐勒 指引我们一下去城里的路。

穷人 先生们，你们只要顺着这条路走，走到大树林子边边头，往右手转就是。不过我劝你们要多加小心，这一带最近出了强盗。

堂·璜 朋友，承你指路，我十二分感谢。

穷人 先生，您行好施舍我几个钱，成不成？

堂·璜 哈！哈！我看出来啦，你的劝告是有打算的。

穷人 先生，我是一个穷人，一个人在这树林里隐居了十年。我会祷告上天赐给你各样财富的。

堂·璜 哎呀！祷告上天赐给你一件衣服穿，少管旁人的闲事吧。

斯嘎纳耐勒 老实人，你不晓得这位先生：他只相信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

堂·璜 你在这树林里干什么？

穷 人 每天祷告上天，让给我施舍的正人们前程万里。

堂·璜 这么说来，你的生活不会不舒服了？

穷 人 哎呀！先生，我过的是世上顶穷顶苦的日子。

堂·璜 你在开玩笑，一个人每天祷告上天，就不会少东缺西的。

穷 人 先生，实对你说，我常常啃不到一星星面包。

堂·璜 这可就怪啦，你行好不得好报。啊！啊！我马上给你一个金路易⁽⁴⁶⁾，只要你肯咒骂上天。

穷 人 哎呀！先生，难道你愿意我干这种坏事？

堂·璜 你要不要赚一个金路易，现在全看你了。这儿是一个金路易，只要咒骂上天，我就给你一个金路易。来吧，非咒骂上天不可。

穷 人 先生……

堂·璜 你不这样做，钱就到不了手。

斯嘎纳耐勒 好，好，咒骂两句吧，不碍事的。

堂·璜 拿去吧，这儿是钱；拿去吧，你听我讲；不过先得咒骂上天。

穷 人 不，先生，我宁可饿死。

堂·璜 得，得，看在人类的分上，我就给了你吧。⁽⁴⁷⁾可是我看见了什么？三个人攻打一个人？太不势均力敌啦，我不该容忍这种不平的事的。

第三场

堂·璜，堂·卡尔劳斯，斯嘎纳耐勒。

斯嘎纳耐勒⁽⁴⁸⁾ 我的主人真是一个疯子，去冒不相干的险。可是说真的！忙儿倒帮上啦，两个人把三个人吓跑了。

堂·卡尔劳斯 （拿着剑。）强盗逃跑，说明阁下拔刀相助，作用很大，所以先生，允许我向你致谢这种见义勇为的行径……

堂·璜 （回来，拿着剑。）先生，不足挂齿，你在我的地位，也会这样做的。我们自己的荣誉就和这一类的遭遇息息相关。这些恶棍未免也太不成话，我不反抗这种坏事，等于同流合污。不过你怎么会赶巧落在他们手里的？

堂·卡尔劳斯 我和家兄，还有我们的所有随从，不幸全都失散了。我正在寻找他们，就遇到了这些强盗，他们先收拾我的马，不是阁下舍命相救，会把我也收拾了的。

堂·璜 你打算奔城那边去？

堂·卡尔劳斯 是的，不过不想进去。家兄和我，为了一桩倒楣事，不得不待在田野。遇到这些倒楣事，当贵人们就要按照他们的荣誉的严格要求，牺牲自己和一家大小，因为最美满的结果也永远悲惨，不放弃生命，就得放弃祖国⁽⁴⁹⁾。所以在我看来，贵人身份就是一种不幸，所作所为，即使小心谨慎、正直无亏，也决不能就高枕无忧；可是旁人为非作歹，又必须照荣誉的准则行事；随便一个狂徒，心血来潮，羞辱正人君子一场，他就非死不可，眼睁睁看着他的生命、他的休息和他的财产由着狂徒摆弄。

堂·璜 可也有这种好处：那些轻举妄动，随意侮辱我们的人，我们能使他们同样冒险、同样生活不得安定。不过我倒想知道你有什么事？我问这话也许不算怎么冒昧。

堂·卡尔劳斯 事情已经到了不能隐瞒的地步，羞辱一经张扬在外，关系着我们的荣誉，我们不但该加以隐瞒，而且就该进行报复，甚至于公开我们已有的计划。所以不瞒你说，先生，我们要报的仇就是：我们有一个妹妹，被人奸骗，拐出了修道院，这人就是堂·路易·太诺里奥的儿子、一个叫作堂·璜·太诺里奥的。我们找他找了好几天了，有一个听差告诉我们，说他骑着马，带了四五个人，

沿着这边海岸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早晨跟踪下来。可是我们白费气力，没有能发现他的去处。

堂·璜 先生，你说起的这个堂·璜，你认识吗？

堂·卡尔劳斯 不，我不认识。我从来没见过他，我只是听到家兄形容他来的。不过他的名声很不好，他的生活……

堂·璜 先生，请你别说下去了。他也算我的朋友，听人讲他的坏话，在我就未免不够朋友了。

堂·卡尔劳斯 先生，看在你的份上，我一句也不说起他就是。你认识的一个人，我谈起他来，又非讲他的坏话不可，所以在你面前，我还是不谈他的好，因为比起搭救我的性命来，我的报答是太微不足道了。不过尽管你和他是朋友，我还是斗胆希望你不赞成他这种行径，并不认为我们报仇奇怪。

堂·璜 正相反，我希望助你一臂之力，免去徒劳无益的搜寻。我和堂·璜是朋友，我没有办法不是；不过侮辱贵人而不受到惩罚，也不合理，我答应他满足你就是了。

堂·卡尔劳斯 什么样儿的满足才能抵补这一类羞辱？

堂·璜 你的荣誉所能希望的任何满足。你不必劳神找堂·璜了，我一定让他在你希望的地点和时间内出现就是。

堂·卡尔劳斯 先生，这种希望，对受羞辱的人们说来，十分称心。不过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把你也牵连在内，我会感到很大的痛苦的。

(50)

堂·璜 我是堂·璜的知己，有他决斗，一定就会有我；不管怎么样，我担保他，就像担保自己一样，你只要说出你希望他出面满足你的时间就成。

堂·卡尔劳斯 我的命运怎么这样坏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怎么堂·璜偏偏又是你的朋友？

第四场

堂·阿龙斯（和三个随从），堂·卡尔劳斯，堂·璜，
斯嘎纳耐勒。

堂·阿龙斯⁽⁵¹⁾ 到那边饮饮马去，饮完了，再牵过来；我想走动走动⁽⁵²⁾。天呀！我看见了谁！什么？兄弟，你和我们的死对头在一起。

堂·璜 （后退三步，把手傲然放在剑柄上。）是的，我就是堂·璜。你们人数虽然多，却也不足以使我改名换姓。

堂·阿龙斯⁽⁵³⁾ 啊！坏东西，你的死时到了……⁽⁵⁴⁾

堂·卡尔劳斯 啊！哥哥，住手。我的性命是他救下来的；我遇到强盗，不是他拔刀相助，早已死了。

堂·阿龙斯 你愿意让这种考虑阻挠我们报仇吗？你要知道，仇人对我们效劳，不论大小，都不屑我们一顾。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恩和仇，兄弟，你就明白你的感激有多好笑了。荣誉既然远比生命可贵，一个人糟蹋我们的荣誉，即使他救下我们的性命，也算不得一回什么事了。

堂·卡尔劳斯 哥哥，我晓得一位贵人应当永远把这两样儿东西区别开来；感激的心思也绝取消不了我对羞辱的憎恨。不过你还是让我现在就答谢他，立刻回报他的再生之德吧：我们推迟一下报仇的日子，让他自由自在享受几天他做好事的果实，也就成了。

堂·阿龙斯 不，不，延迟就可能再也报不了仇，永远把机会丢掉。上天现在把机会送到我们跟前，用不用全在我们。荣誉既然受到了致命伤，我们就决不应该有任何让步；如果你不愿意动手的话，你尽可以闪开，把这种任务的荣誉留给我好了。

堂·卡尔劳斯 哥哥，我求你……

堂·阿龙斯 这些话都是多余：他非死不可。

堂·卡尔劳斯 哥哥，听我的话，住手。我决不答应你把他害死，上天作证，我现在要保护他，对付任何一个人；我决定以这条他救下的性命来保卫他；你想杀死他，就得先把我刺死。

堂·阿龙斯 什么？你站到我们的仇人那边，跟我作对？你见到他，不但不像我一样动怒，反而对他流露十分的好感？

堂·卡尔劳斯 哥哥，即使行动正当，也让我们表示一下有节制吧；即使为我们的荣誉报仇，也千万不要像你这样激动吧。我们要勇敢，但是也要头脑冷静，千万不能蛮不讲理；应付事变，必须完全根据我们理智上的考虑，决不能根据忿怒的盲目冲动。哥哥，我决不希望欠下仇人的情分，他对我有恩，我就应该首先回报才是。我们延迟报仇，不会因为延迟，就欠光采；正相反，只有更好。有机会而不用，世人会越发觉得我们是正当的。

堂·阿龙斯 哎呀！为了虚无缥缈的恩惠的滑稽想法，就这样把荣誉的利益放在未定之天，真是奇怪的软弱、可怕的盲目！

堂·卡尔劳斯 不，哥哥，用不着担心。如果是我错，我会补救的；我承担保卫我们的荣誉的全部责任。我知道报答的限度。我的感激心情为他要求宽限一天，只有增加报仇的决心。堂·璜，你看见的，我受了你的好处，我在用心报答。此外我就是不说，你也应当明白，我这人恩怨分明，报恩固然心切，可是回答你的羞辱，也不会不如报恩那样准确。我决不希望强迫你现在就表示你的态度，我给你仔细考虑你应当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的自由。你对我们的侮辱，大到什么程度，你也很清楚，所以该怎么办，才能解决，你自己想好了。满足我们的要求，有息事宁人的办法，也有激烈和流血的方法，不过随你走哪一条路，你答应下我，让堂·璜满足我来的：请你就想着给我办到了吧。你记好了，离开此地，我就只有我的荣誉在我的心上。

堂·璜 我对你没有要求，我答应你的事，我一定办到。

堂·卡尔劳斯 走吧，哥哥。暂时的祥和绝不妨碍我们坚决执行责任。

第五场 堂·璜，斯嘎纳耐勒。

堂·璜 喂，嘻，斯嘎纳耐勒！

斯嘎纳耐勒⁽⁵⁵⁾ 有什么吩咐？

堂·璜 怎么？混账东西，人家攻打我，你倒跑啦？

斯嘎纳耐勒 少爷，您饶了我吧，我就在近处。这件衣服我相信是一剂泻药，穿它等于吃药。

堂·璜 瘟死你这没上没下的东西！你还是另找一块像样的料子把你的小胆盖起来吧。你晓得我救的人是谁？

斯嘎纳耐勒 我？不晓得。

堂·璜 他是艾耳维尔的一位哥哥。

斯嘎纳耐勒 一位……

堂·璜 他算得上一位君子，很有风度，我懊恼不该和他有纠纷。

斯嘎纳耐勒 息事宁人，在您也并不难。

堂·璜 是的；不过我爱艾耳维尔的心思已经消了。宜家宜室根本不合我的脾胃。你晓得，我在恋爱上，就爱自由。把我的心关在四堵墙里头，我打不定这个主意。我对你说过多少回了，什么吸引我，我就跟什么走，这是我的天性。我的心属于普天下的美人，所以她们也就应该轮流享用，尽她们的能力把它留住。不过我看见那些树当中，有一座庄严的建筑物，那是什么？

斯嘎纳耐勒 您不晓得？

堂·璜 我的确不晓得。

斯嘎纳耐勒 好！那是您杀死的统领生前给自己立的坟。

堂·璜 哦！你说对啦。我不晓得就在这一带。人人对我讲起这座建筑物，还有统领的雕像，怎么怎么了不起，我倒想看看去。

斯嘎纳耐勒 少爷，千万去不得。

堂·璜 为什么？

斯嘎纳耐勒 去看一个你杀死的人，并不礼貌。

堂·璜 才不呐，我拜访他，正表示我愿意对他有礼貌，他要是漂亮的话，就该心悦诚服地接待才是。来吧，进去吧。

（墓冢打开，⁽⁵⁶⁾露出一座庄严的墓碑和统领的雕像。）

斯嘎纳耐勒 呀！真美！雕像都多美呀！大理石多美呀！柱子都多美呀！呀！真美！少爷，您说怎么样？

堂·璜 我看一个死人好胜也就到此为止了。我觉得奇怪的是，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有几间平屋陋居，也就心满意足，可是临到用不着了，倒要来这么所高楼大厦。

斯嘎纳耐勒 这儿是统领的雕像。

堂·璜 家伙！他这身罗马皇帝装束，可滑稽啦！

斯嘎纳耐勒 说真的，少爷，雕得挺好，就像他还活着，要开口说话。

他一双眼睛望着我们，单只我一个人呀，我会害怕的，我想他是不乐意看见我们吧。

堂·璜 那是他错，是他不识抬举。问问他要不要和我一道用晚饭。

斯嘎纳耐勒 我想，他用不着吧。

堂·璜 我叫你问问他。

斯嘎纳耐勒 您不是开玩笑吗？去跟一个雕像讲话，简直成了疯子。

堂·璜 照我的吩咐问他就是了。

斯嘎纳耐勒 真是想入非非！统领大人……⁽⁵⁷⁾我笑我这样胡闹，不过是我的主人要我这样做的。⁽⁵⁸⁾统领大人，我的主人堂·璜问您，肯不肯赏光，和他一道用晚饭。（雕像点头。）妈呀！

堂·璜 什么？你怎么啦？讲呀，你要不要讲？

斯嘎纳耐勒 （学雕像点头。）雕像……

堂·璜 好啦！坏东西，你要说什么？

斯嘎纳耐勒 您听我说，雕像……

堂·璜 好啦！雕像？你不说，我揍你。

斯嘎纳耐勒 雕像跟我打招呼。

堂·璜 瘟死你这混账东西！

斯嘎纳耐勒 您听我说，它跟我打招呼：真有这事来的。您自己去对它说，就知道了。也许……

堂·璜 来，狗东西，来，我要你自己看看你多胆小。看仔细了。统领大人，你愿不愿意和我一道用晚饭？

（雕像又点了点头。）

斯嘎纳耐勒 我宁可放弃十个皮司陶耳，也不要错过这个。好啦！少爷？

堂·璜 走，离开这儿。

斯嘎纳耐勒⁽⁵⁹⁾ 这就是我那些什么也不要相信的自由思想人士。

第四幕

第一场

堂·璜，斯嘎纳耐勒。

堂·璜 不管怎么样，由它去吧：一点点小事，算不了什么，可能就是光线模糊，我们看晃了眼，要不就是气往上冲，我们眼花了。

斯嘎纳耐勒 哎呀！少爷，明明是我们这双眼睛看见的，眼睛又都好好儿的，您就不要费心否认了吧。确实是点头来的，再真不过了；我相信是上天见不得您那种生活，才来这种奇迹说服您，好让您改邪……

堂·璜 听我讲。你要是再拿你这些瞎胡闹的教训麻烦我，再有半句话说到这上头，我就去叫人来，找一根牛皮条，让三四个人把你捆起来，重责一千记。你听明白了没有？

斯嘎纳耐勒 很好，少爷，再好没有。您解释得一清二楚：做事绝不兜圈子，这就是您的好处。您说起话来，一是一，二是二，干净利落之至。

堂·璜 得啦，开晚饭来，越快越好。小东西⁽⁶⁰⁾，端一张椅子来。

第二场

堂·璜，二月蓝，斯嘎纳耐勒。

二月蓝 少爷，您那位生意人狄芒舍先生来了，有事要见您。

斯嘎纳耐勒 得，债主上门，我们算赶上啦。他犯了什么病，想起讨债来了，你怎么不对他讲，少爷不在家啊？

二月蓝 我对他说了有三刻钟了，可是他偏不相信，坐在那边死等。

斯嘎纳耐勒 他高兴等，就让他等去。

堂·璜 不，恰相反，叫他进来。避开债主不见，是一种顶坏的手段，应当还他一点儿东西才是，我有妙法不给他们一文钱，就满意而去。

第三场

堂·璜，狄芒舍先生，斯嘎纳耐勒，随从。

堂·璜 （彬彬多礼。）呀！狄芒舍先生，走近些。见到您，我多开心呀！底下人没有立刻请您进来，我对他们可不满意啦！我吩咐过他们，我不见客；可是这话不是为您说的，您有权利随时到舍下来。

狄芒舍先生 少爷，您待我太好啦。

堂·璜 （对他的跟班发话。）家伙！混账东西，你们让狄芒舍先生待在前厅，我要教训你们一顿，我要叫你们把客人认认清楚。

狄芒舍先生 少爷，没有什么。

堂·璜 怎么？对您、对我的最好的朋友狄芒舍先生讲：我不在家？

狄芒舍先生 少爷，您抬举我。我来是……

堂·璜 快去，给狄芒舍先生端一个座儿来。

狄芒舍先生 少爷，我站着就好。

堂·璜 不，不，我要您坐在我旁边。

狄芒舍先生 实在用不着。

堂·璜 拿去这张折凳，端一张扶手椅来。(61)

狄芒舍先生 少爷，您在寻我开心……

堂·璜 不，不，我晓得欠您的情分，我决不希望我们两个人中间还分什么上下。

狄芒舍先生 少爷……

堂·璜 来，坐下。

狄芒舍先生 少爷，没有这个必要，我只有一句话回禀。我来……

堂·璜 听我说，坐下来吧。

狄芒舍先生 不，少爷，这样就好。我来是为……

堂·璜 不，您不坐，我决不听您说下去。

狄芒舍先生 少爷，我遵命就是。我……

堂·璜 家伙，狄芒舍先生，您的气色很好。

狄芒舍先生 是的，少爷，为了效劳。我来……

堂·璜 您的身子骨儿结实得不得了，鲜红的嘴唇，脸色也白里透红，雪亮的眼睛。

狄芒舍先生 我希望……

堂·璜 嫂夫人，狄芒舍太太这一向好吗？

狄芒舍先生 很好，少爷，感谢上帝。

堂·璜 她是一位贤德女子。

狄芒舍先生 承您夸奖，少爷。我来……

堂·璜 还有您的小女儿克楼狄娜，她好吗？

狄芒舍先生 好得很。

堂·璜 她可真是一位漂亮的小姑娘！我打心眼里喜欢她。

狄芒舍先生 您太赏她脸啦，少爷。我请您……

堂·璜 还有小高兰，他敲起鼓来，总是那样响？

狄芒舍先生 总是那样，少爷。我……

堂·璜 还有您的小狗柏吕斯盖？总是那样汪汪地叫，总在咬您的客人的腿？

狄芒舍先生 比先前还要厉害，少爷，我们简直没有办法。

堂·璜 我打听府上的消息，没有什么好惊奇的，因为本来就非常关切。

狄芒舍先生 少爷，我们是万分感激。我……

堂·璜 （伸手给他。）那么，拉拉手，狄芒舍先生。您真是我的朋友吗？

狄芒舍先生 少爷，您看得起我。

堂·璜 家伙！我由衷敬重您。

狄芒舍先生 您太体面我啦。我……

堂·璜 任何事我都好为您效劳的。

狄芒舍先生 少爷，您待我太好啦。

堂·璜 而且没有自私的打算，请您相信我。

狄芒舍先生 我实在不配这种恩典。不过，少爷……

堂·璜 好，狄芒舍先生，您愿意跟我随使用点儿晚饭吗？

狄芒舍先生 不，少爷，我得马上就回去。我……

堂·璜 （站起。）来呀！快拿火把给狄芒舍先生照路，派四五个人带上他们的镜子护送。⁽⁶²⁾

狄芒舍先生 （也站起。）少爷，不需要，我一个人就好走的。不过……

〔斯嘎纳耐勒立刻撤去座椅。〕

堂·璜 怎么？我坚持他们护送，我太关心您个人的安危了。我是您的仆人，又是您的债户。

狄芒舍先生 哎呀！少爷……

堂·璜 我不但不瞒着这事，而且逢人就讲。

狄芒舍先生 假如……

堂·璜 您要不要我送您一程？

狄芒舍先生 哎呀！少爷，您在开玩笑。少爷……

堂·璜 那么，请您吻抱我吧。我再一次求您相信我十分敬重您，世上没有任何事我不好为您效劳的。

〔他下。〕

斯嘎纳耐勒 必须承认，少爷很爱您，您算遇着人啦。

狄芒舍先生 没有二话。他待我礼貌周到，恭维备至，我就一直没有法子向他开口要账。

斯嘎纳耐勒 我告诉您，他一家人会为您舍命的。我倒希望您遇到什么困难，有人不怀好意，要揍您一顿，您也好看他一家人怎么样。……

狄芒舍先生 这话我信得过。可是斯嘎纳耐勒，我求您在他跟前提醒一声我那笔钱。

斯嘎纳耐勒 这呀！您就别操心啦，他会还清的。

狄芒舍先生 不过你自己，斯嘎纳耐勒，你也欠我钱的。

斯嘎纳耐勒 啐！您就别提啦。

狄芒舍先生 怎么？我……

斯嘎纳耐勒 难道我不晓得欠您钱，还是怎么的？

狄芒舍先生 是的，不过……

斯嘎纳耐勒 来吧，狄芒舍先生，我来给您打亮。

狄芒舍先生 不过我那笔债……

斯嘎纳耐勒 （握住狄芒舍先生的胳膊。）您在开玩笑？

狄芒舍先生 我希望……

斯嘎纳耐勒 （拉他。）哎呀！

狄芒舍先生 我的意思是……

斯嘎纳耐勒 （推他。）小事！

狄芒舍先生 不过……

斯嘎纳耐勒 （推他。）啐！

狄芒舍先生 我……

斯嘎纳耐勒 （把他完全推到台外。）啐，我说。

第四场

堂·路易，堂·璜，二月蓝，斯嘎纳耐勒。

二月蓝 少爷，老爷来啦。

堂·璜 啊！这下子我算碰上啦：我就欠他来逼我发疯啦。

堂·路易 我一眼就看出来，我把你为难住啦。我顶好是不来，你才称心。说实话，我们两个人谁也是谁的眼中钉，肉中刺。你不待见我，我对你的行为也是不待见。唉！我们不让上天为我们做出最好的安排，自以为比上天聪明，不怕它讨厌，对它啰哩啰嗦，提出盲目的希望和轻率的要求，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盼望儿子，盼到无言可喻的地步，情急意切，简直难以令人相信，于是上天经不起我求，把儿子给了我，而这个儿子，我满以为是我一生的喜悦和安慰，不料竟是我这一生的痛苦和灾难。你那许许多多不争气的行为，一点体面也不留，我就是想对世人解释两句，也找不出话来解释。你那一连串伤天害理的坏事，让我不时去求主上开恩，眼看我的功勋和朋友的威望对主上也不起什么作用。你倒说说看，我会不会好受？啊！称下流到了什么程度！你配不上你的门第，你害不害羞？你有什么权利引以为荣，你倒是说给我听呀？你在人世立过什么功劳，也当贵人？你以为有名有姓，有祖荫可庇，就够了吗？你以为平日为非作歹，只要出身高贵，就脸上有光吗？不，

不，没有人品，门第不值分文。我们除非努力学我们的祖先，否则祖先的荣誉我们就没有份。他们的功勋光耀子孙，我们想当他们的真正后裔，就不得不以同样的荣誉孝敬他们，就不得不遵循他们的遗范，无损于他们的德业。所以你是祖先的后代，无济于事：他们不承认你是他们的子孙，他们的全部功勋对你没有一丝好处。正相反，他们的光辉照在你身上，只有把你衬得更不光彩：他们的荣誉就是火炬，把你的恶行在人人眼前照亮。总之，你要知道，一位贵人，行为不检，就是自然界的一个怪物。品德是贵族的第一个头衔。我看重你的为人远在你的签名之上：一个挑夫的儿子，正直无欺，比起你这样的太子来，我更器重。

堂·璜 父亲，您坐下来说话要舒服多了。

堂·路易 不，没规没矩的东西，我不要坐，也不要再说下去。我看出来我的话对你毫无作用。可是你要知道，不肖子，你的行为伤透了父亲的心，我制止你的胡作非为，比你想到的还要快，赶在上天的盛怒前头惩罚你，洗雪生养你的耻辱。

〔他下。〕

第五场

堂·璜，斯嘎纳耐勒。

堂·璜 哎呀！你给我趁早儿咽气，越早越好：这是你能做得最好的事。人皆有死，所以看见父亲和儿子一样命长，我就有气。

〔他坐在他的扶手椅里。〕

斯嘎纳耐勒 哎呀！少爷，您错。

堂·璜 我错？

斯嘎纳耐勒⁽⁶³⁾ 少爷……

堂·璜 （从他座椅站起。）我错？

斯嘎纳耐勒 是呀，少爷，您错；您就不该由他说长道短，就该把他撵出门外才是。谁从来见过比这还不成体统的？当父亲的来训斥儿子，要他改邪归正，要他记住他的门第，要他过正人君子的生活，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类似的怪话！像您这样的一个人，又懂得处世之道，能忍受这个？我奇怪您怎么会这样有耐性。我要是您呀，早打发他上路啦。⁽⁶⁴⁾ 噫！该死的奴性！你把我害到什么地步！

堂·璜 晚饭要开了吧？

第六场

堂·璜，艾耳维尔，小矮胖，斯嘎纳耐勒。

小矮胖 少爷，来了一位太太，蒙着面纱，她要见您。

堂·璜 会是谁？

斯嘎纳耐勒 还是见见吧。

艾耳维尔 堂·璜，你见我在这时候，这样一身装束，大可不必惊奇。我有迫切的理由，非来看你不可，我对你讲的话，也不希望再耽搁下去。方才我大生其气，如今我已经心平气静，你看我已经不和早晨一样了。先前艾耳维尔恼怒在怀，一心想着恐吓、报复，现在我已经不是那个咒骂你的艾耳维尔了。上天从我心里赶走我对你的种种不争气的痴情，来自有罪的热恋的种种狂乱的兴奋和由尘世庸俗的爱情引起的种种可耻的激动，在我心里只给你留下一种不受任何欲念干扰的感情，一种至圣的恩情、一种无私的爱，丝毫不为自己打算，关心的只是你的利益。

堂·璜 （向斯嘎纳耐勒。）我想你是在哭。

斯嘎纳耐勒 饶了我吧。

艾耳维尔 正是这种完美、纯洁的爱，让我来到你这儿，为了你好，为了告诉你上天的警告，尽力把你从悬崖的边沿救回。是的，堂·

璜，你的荒唐生活，我都晓得；也正是点化我，让我看出我的行为失检的同一上天，提醒我来看你，要我通知你：慈悲有限，你作恶多端，激怒上天，上天就要降罚于你。你想免除祸殃，只有立即悔改，否则大难临头，就许一天也不给你留下来。我这方面，已经和你没有丝毫瓜葛。我过去沉湎情欲，误入歧途，本当受上天惩罚，感谢上天，我如今已经摒绝种种邪念，决意隐居修行，不求长寿，但求能赎回我的过错，得到宽恕就好。不过想起我钟情的男子，变成上天惩罚的一个可怕的例证，我尽管隐居修行，也会感到深切的痛苦。我要是感动得了你，能把即将到来的大祸从你的身边移开，在我会是一种难以相信的喜悦。堂·璜，你就作为最后的恩情，把这愉快的安慰赐给我吧。千万不要不为自己设想，我淌着眼泪求你。你就是不为你的利益着想，起码也要看在我的哀求的份上。免去我看你堕入永劫的伤心的痛苦吧。

斯嘎纳耐勒⁽⁶⁵⁾ 可怜的女人！

艾耳维尔 我曾经一心一意热爱你来的，世上也没有比你对我再相亲的了；我为你忘却我的本分，我为你什么也做过，而我向你求的唯一的报酬，就是要你改过自新，防祸于未然。救救你自己吧，我恳求你了，不算为你，就算为我吧。我再一次，堂·璜，淌着眼泪求你。万一你相爱过的一个女人的眼泪还感动不了你，我就以一切最能感动你的事物来哀求你。

斯嘎纳耐勒⁽⁶⁶⁾ 简直是铁石心肠！

艾耳维尔 我要对你说的话，我全说了，现在我要走了。

堂·璜 夫人，天黑啦，就在这儿住下来吧：我们尽力让你住舒服了。

艾耳维尔 不，堂·璜，不要再留我了。

堂·璜 说实话，夫人，你住下来，我才感到愉快。

艾耳维尔 不，我告诉你，我们不要白费时间，尽说废话了。快让我走吧，不劳大驾送我，单想着利用我的劝告吧。

第七场

堂·璜，斯嘎纳耐勒，随从。

堂·璜 你晓得吗？我对她的心情又有了点儿波动，觉得这种古怪的新变化挺有意思；她的不经意的衣著，她的弱不禁风的模样和她的眼泪把我熄了的火烬又有点儿点着了。

斯嘎纳耐勒 这就是说，她那些话对您还有影响。

堂·璜 快开饭吧。

斯嘎纳耐勒 就开。

堂·璜 （坐在桌前）斯嘎纳耐勒，可也真得想到悔改哟。

斯嘎纳耐勒 说的是呀！

堂·璜 是呀，说真的，非改不可。我们再活上这么二三十年，到时候就要想到自己了。

斯嘎纳耐勒 哦！

堂·璜 你说怎么样？

斯嘎纳耐勒 我没有话说。饭来啦。

（他从端上来的一只盘子，取下一块东西，放在嘴里。）

堂·璜 我觉得你的脸庞肿胀胀的。怎么会的？说呀，你怎么啦？

斯嘎纳耐勒 没有什么。

堂·璜 让我看看，家伙！他这半边儿脸浮肿起来啦。快找竹叶刀戳破了它。可怜的人受不下去啦，脓会把他噎死的。等一下：看已经熟透了。啊！你这混账东西！

斯嘎纳耐勒 说真的！少爷，我想尝尝厨子有没有把盐或者胡椒放得太多了。

堂·璜 算啦，坐到那边，吃吧。用过晚饭我有事差遣你。看样子，你是饿啦。

斯嘎纳耐勒 （坐在桌旁。）我想是吧，少爷：我从早晨起，还什么也没有吃过。尝尝这个看，好吃极啦。（斯嘎纳耐勒才往盘子里放好东西，就有一个跟班把盘子撤走了。）我的盘子，我的盘子；请你摆着。妈的！小东西，你撤干净盘子倒有本领！还有你，小二月蓝，你斟酒要在当口上斟！

（一个跟班给斯嘎纳耐勒斟酒，另一个跟班又撤走他的盘子。

堂·璜 谁敲门敲得这样急？

斯嘎纳耐勒 是什么鬼东西来打搅我们用饭？

堂·璜 起码晚饭要让我用安静。任何人不许放进来。

斯嘎纳耐勒 交给我办。我亲自去。

堂·璜⁽⁶⁷⁾ 到底怎么啦？什么事？

斯嘎纳耐勒 （学雕像点头。）那……在外头。

堂·璜 让我去看看，你就晓得什么也吓不住我。

斯嘎纳耐勒 哎呀！可怜的斯嘎纳耐勒，你藏到哪儿好？

第八场

堂·璜，统领雕像（走来坐在桌前），斯嘎纳耐勒，随从。

堂·璜⁽⁶⁸⁾ 一张椅子，一份刀叉，快些。（向斯嘎纳耐勒。）来，过来吃饭。

斯嘎纳耐勒 少爷，我已经不饿啦。

堂·璜 我告诉你，坐在这儿斟酒。祝统领健康。斯嘎纳耐勒，敬酒。
给他斟酒。

斯嘎纳耐勒 少爷，我不喝。

堂·璜 喝吧，唱个歌儿，娱乐娱乐统领。

斯嘎纳耐勒 少爷，我着了凉。

堂·璜 没有关系。好。你们都来呀，给他伴唱。

雕像 堂·璜，够啦。我请你明天和我一道用晚饭。你有胆量来吗？

堂·璜 好，我来，只带斯嘎纳耐勒一个人。

斯嘎纳耐勒 谢谢您啦，我明天吃斋。

堂·璜 （向斯嘎纳耐勒。）拿着那个火把。

雕像 我有上天指引，用不着照亮。

第五幕

第一场

堂·路易，堂·璜，斯嘎纳耐勒。

堂·路易 什么？孩子，上天见怜，遂我的心，这有可能吗？你对我讲的是真话？你不是用空洞的希望骗我？我能相信这样一种惊人的新转变吗？

堂·璜 （装作伪君子的模样。）是的，您看见的我已经改邪归正，不复是昨天夜晚的我了。上天在一刹那间把我转变过来，谁听到这消息，也会大吃一惊。上天感应我的灵魂，掰开我的眼睛，让我痛心疾首看出自己长久迷误，过着伤风败俗的罪恶生活。我过去作恶多端，如今细细想来，不由万分奇怪，天理昭彰，怎么能容我作恶如此之久，不以雷霆万钧之势，多次降罚。我犯罪累累，上天不加惩

罚，想见天心宽大，所以我决定利用我应当利用的这个大好机会，让人人看见我生活上有了迅速的转变，借以挽回先前的坏名声，努力取得上天的全面饶恕。我今后朝着这个方向做，父亲，我求您成全这个计划，亲自为我选择一位导师，在他指引下，我能稳步迈入我要走的道路。

堂·路易 哎呀！孩子，作父亲的心是容易受感动的，孩子有半句话表示悔改，天大的罪过也就很快烟消云散了！我现在已经忘却你给我的种种痛苦，你方才说给我听的话也把什么都一笔勾销了。我承认自己乐不可支，流出了喜悦的眼泪；我的心愿统统实现了，从今以后，我不再烦渎上天了。孩子，吻抱我吧。这种上进的心思，我要你坚持下去，我如今立刻就把这好消息告诉你母亲去，和她一道享受我这种愉快的美好心情，同时感谢上天不弃，让你做出神圣的决定。

第二场

堂·璜，斯嘎纳耐勒。

斯嘎纳耐勒 哎呀！少爷，看见您改过自新，我真开心！我盼这盼了许久，感谢上天，现在我完全如愿以偿了。

堂·璜 瘟死你这笨蛋！

斯嘎纳耐勒 怎么，笨蛋？

堂·璜 什么？我方才的话，你居然信以为真，以为我心口相应啊？

斯嘎纳耐勒 什么！难道……您不……您的……⁽⁶⁹⁾哦！什么样的人哟！什么样的人哟！什么样的人哟！

堂·璜 不，不，我根本没有转变，我的想法还是和老想法一样。

斯嘎纳耐勒 难道那座雕像走动、说话，这惊人的奇迹你也好不信？

堂·璜 其中有些情况，我的确不懂；不过不管这是什么，反正不能说服我，动摇我的灵魂。如果我说，我希望改邪归正，那是我纯粹由于策略的缘故而形成的一种计划、一种有用的战略、一种我想逼迫自己采取的必要的虚伪手段，为了应付一位对我有用处的父亲，预防我在社会上可能遭遇到的许许多多的意外困难。斯嘎纳耐勒，我很想把真话讲给你听，我也十分高兴有一位见证，在我的灵魂深处；对我非这样做不可的真正动机有所领会。

斯嘎纳耐勒 什么？您什么也不信，倒想当起道德高尚的人来了？

堂·璜 凭什么不？许多人和我一样，干这种生意，用同一面具欺骗世人！

斯嘎纳耐勒⁽⁷⁰⁾ 哎呀！什么样的人哟！什么样的人哟！

堂·璜 这在今天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虚伪是一种时髦的恶习，而任何时髦的恶习，都可以冒充道德。在所有的角色里面，道德高尚的人是今天人们所能扮演的最好的角色，而伪君子这种职业也有无上的便利。这是一种艺术，伪装在这里永远受到尊重；即使被人看破，也没有人敢说什么话反对。别的恶习，桩桩难逃公论，人人有自由口诛笔伐；可是虚伪是享有特权的恶习，钳制众口，逍遥自在，不受任何处分。有人就靠装模作样，和党羽结成一个亲密的帮会。谁攻击其中一个，就全体起而应战；甚至于有些人，我们明明知道表里如一，而且人人晓得确实是在体天行事，也一直是受坏人操纵，他们纵身⁽⁷¹⁾跳入装模作样的人们布置的陷阱，盲目支持模仿自己的行为猴子。多少我知道的人，你说说看，不是仗着这种战略，偷天换日，把青年时期的放荡生活补缀起来？不是把宗教的道袍变成一面盾牌，拿这件为人尊敬的衣服打掩护，肆行无忌，成为世上最坏的人的？尽管大家晓得他们的诡计，清楚他们的为人，他们在社会上照样还是有人望。他们只要低那么一下头，叹一口有克制工夫的气，两只眼睛转动一下，他们干的任何坏事就都在社会上面目一新了。我希望将在这有利的避难地带，让我的事情有个安全

保障。我当然决不放弃我的风月勾当，不过我要把自己隐藏好了，然后不声不响，寻欢作乐。万一为人发觉，我用不着忙乱，就有整个兄弟会，同心一德，出面声辩，帮我反击一切对头。总之，这是我为所欲为而又不受制裁的不二法门。我可以道貌岸然，指摘旁人的行为，谴责每一个人，除去自己，对谁也没有好话说。有人得罪了我一回，哪怕是一点点小事，我也决不宽恕，怀恨在心，念念不忘。我把自己扮成上天的护法使者，然后利用这种方便的借口，击退我的仇敌，控告他们目无上天，想法子鼓动一些轻举妄动的热心人士和他们为难，不问情由，就公开攻讦，出口咒骂，然后运用私人的权势，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们打入地狱。我们必须这样利用人们的弱点，一个识时务的人，也应该这样适应本世纪的恶习。

斯嘎纳耐勒 天呀！我听见了什么？你想功德圆满，欠的也就只有作伪君子了。作恶到此，可以说是至矣尽矣。少爷，您这末一手儿也太那个了，我非说上两句不可。您高兴怎么收拾我，就怎么收拾我吧，打我，揍我，杀我，请便；反正我作为义仆，得把心里的话、把该说的话全对您说出来。少爷，您要知道，桶盛水，盛到后来就破了，这位作家——我不晓得他是谁——说得很好：人在世上就像鸟在枝上，枝和树相连，所以谁和树相连，谁就在照老话办事⁽⁷²⁾；老话比漂亮话好；漂亮话在朝廷上讲；朝廷上有作官的，作官的学时髦，时髦是瞎想出来的，瞎想是一种灵魂活动；灵魂给我们生命，生命的结束是死；死让我们想到上天；天在地上；地不是海；海受风暴支配；风暴让船晃来晃去；船需要一位好领港；一位好领港就要小心，小心不合年轻人的心性；年轻人应当服从老年人；老年人爱财；财制造富翁；富翁不是穷人，穷人没吃没穿；没吃没穿就不守法，谁不守法，谁就是野兽；结局就是你要被打入地狱，与鬼为邻。

堂·璜 哎呀！妙论呀妙论！

斯嘎纳耐勒 听了这话，您还不改悔，那就只好活该啦。

第三场

堂·卡尔劳斯，堂·璜，斯嘎纳耐勒。

堂·卡尔劳斯 堂·璜，我正找你，问你决定了没有。我在这儿和你谈话，比在府上舒坦多了。你知道这事和我相关，因为我是当着你的面把责任承担下来的。就我来说，实不相瞒，我十分希望事情能走上和好的道路，愿意尽一切能力协助你公开承认舍妹是你的夫人。

堂·璜 （用一种伪君子的声调。）唉！我倒真心诚意热望满足你的希望，不过上天坚决反对，在我心里引起了改变生活的计划：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完全抛弃尘缘，即早丢开种种虚荣，从今以后，规行矩步，不再干那些伤天害理的坏事：这都是年轻人不懂事，一时任性胡闹的结果。

堂·卡尔劳斯 堂·璜，这种计划和我的建议并不矛盾。有一位合法的夫人陪伴，和上天给你的上进心思，彼此之间，很能配合的。

堂·璜 唉！绝不可能。令妹本人选定了这个计划，决计隐居修行。我们两人同时受到了感应。

堂·卡尔劳斯 她隐居修行不能使我们满足，外人会把这看成你蔑视她和蔑视我们的家族的结果。我们的荣誉要求她和你住在一起。

堂·璜 对你实说了吧，这不可能。我本人一万二万分愿意，就在今天，我还为了这事，向上天求主意来的；可是就在求上天指引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讲，我决不应该思念令妹，有她在一起，我是一定不会得救的。

堂·卡尔劳斯 堂·璜，你相信这些漂亮借口就会把我哄得团团转吗？

堂·璜 我奉行上天的指示。

堂·卡尔劳斯 什么？你以为你这套鬼话说服得了我吗？

堂·璜 这是上天的旨意。

堂·卡尔劳斯 你从修道院拐走我的妹妹，难道就为了遗弃？

堂·璜 上天这样规定下来的。

堂·卡尔劳斯 我们容忍我们的家族有这污点？

堂·璜 你埋怨上天好了。

堂·卡尔劳斯 什么？老是上天？

堂·璜 上天要这样希望嘛。

堂·卡尔劳斯 够啦，堂·璜，我懂得你的意思啦。我不希望在这儿决斗，地点不相宜，不过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找到你的。

堂·璜 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你晓得我决不缺少胆量，到了必要的时候，我会用我的剑的。我回头就到那条通大修道院的僻静的小巷来，不过我告诉你，就我来说，希望决斗的却绝不是我：上天不许我有这种心思。如果你先动手，后果我们再看好了。

堂·卡尔劳斯 我们就再看好了，不错，再看好了。

第四场

堂·璜，斯嘎纳耐勒。

斯嘎纳耐勒 少爷，您说话怎么鬼腔鬼调的？这比什么都糟；像您往常那样，我倒爱看多了。我一直盼望您得救，可是如今我不存这个心啦。我相信许您活到今天的天，对您最后干的这种坏事，说什么也不会答应的。

堂·璜 去，去，上天不像你想的那样严厉。如果人们每次……

斯嘎纳耐勒⁽⁷³⁾ 啊！少爷，上天对您说话来了，对您提警告来了。

堂·璜 如果上天对我提警告，希望我懂，就该把话说得再清楚点儿。

第五场

堂·璜，一个鬼魂（女相，蒙面网），斯嘎纳耐勒。

鬼魂 上天的慈悲，堂·璜，只能有不多的时间利用了。他现在不忏悔，一定难逃劫数。

斯嘎纳耐勒 少爷，您听见了没有？

堂·璜 谁敢说这样的话？我相信我听得出这个声音。

斯嘎纳耐勒 哎呀！少爷，是一个鬼魂，我看走势看出来了。

堂·璜 鬼魂也罢，妖精也罢，魔鬼也罢，我要看看本相。

〔鬼魂改变形象，代表时间，手里拿着他的大镰刀。〕

斯嘎纳耐勒 天呀！少爷，您看见他改样子了没有？

堂·璜 不，不，天下没有能叫我害怕的东西，我要用我的剑试试它是肉体还是灵魂。

〔鬼魂在堂·璜要砍的时候不见了。〕

斯嘎纳耐勒 呀！少爷，面对着这么多的证据，您就认输吧，快忏悔吧。

堂·璜 不，不，不管出什么事，我不能让人讲，我能忏悔。来，跟我走。

第六场

雕像，堂·璜，斯嘎纳耐勒。

雕像 站住，堂·璜，昨天你答应我，跟我一道去用饭。

堂·璜 对。到哪儿去？

雕像 把手给我。

堂·璜 给你。

雕像 堂·璜：执意为恶，必遭横死，拒绝上天的垂宥，就要身受雷殛。

堂·璜 天呀！我觉到了什么？一道看不见的火在烧我，我受不了，我的整个身子变成一团烈焰。啊！

〔雷声轰轰，电光闪闪，扑向堂·璜；地面裂开，堂·璜下陷，从他陷落的地方，冒出大火。〕

斯嘎纳耐勒 他这一死，人人称心；被冒渎的上天、被破坏的法律、被奸污的少女、被损害的家庭、被羞辱的父母、被引入歧途的太太、被陷入绝境的丈夫：个个满意。倒楣的就我一个人，伺候了许多年，一点儿报酬也没有捞到，只有亲眼看见我的主人，对上天不敬，受到了极可怕的惩罚⁽⁷⁴⁾。

(1) 剧名“堂·璜”，意为璜老爷。“石宴”意为石像之宴。原作是散文体。1665年2月15日首演；仅得演15场；1682年作为“遗作”收入全集，还有两种版本，一种经过官方检查（硬封皮本），一种未经过检查。一般认为1683年荷兰版最接近原作首演的本子，把第三幕第二场的全文给保留下来。

(2) “堂”（Don）并非姓氏，在西班牙类似“老爷”一类称呼。“璜”是名，姓是太诺里奥（Tenorio），一般用惯“堂·璜”，姓氏反而不彰。

(3) “盾士”是为骑士执盾的侍从，是身份最低的贵人。1683年荷兰版用“听差”二字代替“盾士”。

(4) 1682年版，正文（第三幕第二场）只作“一个穷人”或者“穷人”，没有“法兰西斯克”这个名字，一说，可能是演员的名字。

(5) “彼艾罗”（Pierrot）是农村对“彼尔”（Pierre）名字的用法。

(6) 根据西班牙传说，他是卡拉塔（Calatrava）城骑士军的统领。

(7) 当时的舞台装置家有这样的记载：“《石宴》，第一幕，需要一座府邸。第二幕，需要一个房间、海。第三幕，需要一座树林，一个墓冢。第四幕，需要一个房间、酒宴。第五幕，墓冢出现。需要一个机关，松香，两只沙发椅，一只凳子。松香供烟火用。”第二幕的“房间”应是“田野”之误。

- (8) 约当16世纪60年代，法国驻葡萄牙大使尼考（Jean Nicot，1559—1561）介绍烟草到法国。路易十三曾下令禁止出卖，但是在本剧上演九年后，松尔柏下令解禁，并收归国有专卖。
- (9) 土耳其人，当时借用为野蛮人。
- (10) 妖怪原作“人狼”（loup-garou），迷信以为有一种人，夜间变成狼，噬害行人。
- (11) “伊壁鸠鲁的猪”意为酒色之徒，出典见于贺拉斯的《书信集》第四封。
- (12) 萨尔达纳帕耳（Sardanapale）即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前668—前626），是亚述的末代皇帝，冢上立一半醉舞像，碑铭是：“行人，吃吧，喝吧，玩儿吧，此外就什么也不做。”通常借用为荒唐鬼。
- (13) 意即按照决斗的规章把他杀死，所以官方并不追究。
- (14)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堂·璜。）”
- (15)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堂·璜。）”
- (16)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堂·璜。）”
- (17) 1682年版增添：“（恐吓他。）”
- (18)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19)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20) “苏”等于一个法郎的二十分之一。十个苏等于半个法郎。
- (21) “百合花钱”是巴黎造，钱上铸有百合花（王国国徽）。每四个等于外省五个苏。一个“代尼耶”值一“苏”的十二分之一。“双代尼耶”是一枚作两个代尼耶用的钱。乡下人穷，用了许多小钱（三十个代尼耶又四个百合花钱）凑成十个苏。
- (22) 绞弦琴（vielle）类似小提琴，六弦，左手绞弦，右手用上过松香的轮状物弹拨。
- (23) 1734年版增添：“（堂·璜摆出威胁的神情。）”斯嘎纳耐勒急忙改口骂自己。
- (24)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25) 1734年版增添：“（向莎尔劳特。）”
- (26)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27) 1734年版增添：“（走在堂·璜和莎尔劳特中间。）”

- (28) 1734年版增添：“（向彼艾罗，来在他和堂·璜之间。）”
- (29) 1734年版增添：“（向斯嘎纳耐勒。）”
- (30) 1734年版增添：“（向莎尔劳特。）”
- (31) 1734年版改为：“（低声，向玛杜莉娜。）”
- (32) 1734年版增添：“（向堂·璜。）”
- (33) 1734年版增添：“（向莎尔劳特。）”
- (34) 1734年版增添：“（高声。）”
- (35) 堂·璜下。
- (36) 1734年版增添：“（向莎尔劳特。）”
- (37) 1734年版增添：“（阻止莎尔劳特和玛杜莉娜。）”
- (38) 堂·璜上。1734年版改动作：“（回来）”为“（在舞台深处，旁白。）”
- (39) 1734年版增添：“（看着斯嘎纳耐勒，疑心他多嘴。）”
- (40)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堂·璜。）”
- (41) 剑客下。
- (42) 两位乡下姑娘下。
- (43)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44) 根据迷信，夜叫鬼在圣诞节前四个星期内出现，叫声凄厉，为害于人。
- (45) 从“夜叫鬼，您相信不？”到“我上绞刑架”，莫里哀在第二场演出时删去，1683年荷兰版收入。
- (46) 金路易当时合二十四个法郎。
- (47) 从“这可就怪啦”到“我就给了你吧”，莫里哀在第二场演出时删去，1683年荷兰版收入。
- (48)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49) 为耻辱而进行决斗，是贵族的荣誉观点，但在路易十三时代，政府严厉处分决斗双方，所以决斗后，便非逃亡国外不可。莫里哀这里说的显然是法国情况。
- (50) 当时进行决斗，副手同样参与比拼，他担心他会和他的救命恩人交锋。
- (51) 1734年版增添：“（向他的随从说话，没有看见堂·卡尔劳斯和堂·璜。）”
- (52) 1734年版增添：“（望见他们两个人。）”

- (53) 1734年版增添：“（拔出剑来。）”
- (54) 1734年版增添：“（斯嘎纳耐勒跑开，躲藏起来。）”
- (55) 1734年版增添：“（从他躲藏的地方出来。）”
- (56) 当指推开入口的栅栏。
- (57)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58) 1734年版增添：“（高声。）”
- (59)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60) 这个“小东西”可能就是他的跟班小矮胖。他端过椅子，就又走了。
- (61) 17世纪法国贵族社会非常重视身分、名次，扶手椅或靠背椅，椅或凳，坐或立，由主人按照来客不同的社会地位分配。
- (62) 巴黎当时没有街灯，盗匪出没，行人不便。两年后（1667年），巴黎开始在冬季五个月内安装烛灯，并派马步弓箭手，于夜间巡逻街巷。背景虽在西西里，剧作者显然意指巴黎。
- (63) 1734年版增添：“（打哆嗦。）”
- (64) 1734年版增添：“（低声，旁白。）”
- (65)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66) 1734年版增添：“（旁白，望着堂·璜。）”
- (67) 1734年版增添：“（看见斯嘎纳耐勒心惊胆战地回来。）”
- (68) 1734年版增添：“（向他的仆人们。）”
- (69)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70)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71) 1682年硬封皮版把“纵身”改为“糊里糊涂”。
- (72) 法国有一句谚语：“抱牢树身子”，意思是要照谚语办事。
- (73) 1734年版增添：“（望见了鬼魂。）”
- (74) 1683年荷兰版，用“喂！我的工钱！我的工钱！”开始这段对话；末了又用“我的工钱！我的工钱！我的工钱！”代替“倒楣的就我一个人”，直到末尾。

爱情是医生 喜剧——舞剧⁽¹⁾

与读者

这里只是一幅铅笔素描、一出即兴小戏，国王一时心喜，聊以娱目而已。我奉旨写的东西，数它急促；从建议到写成，从背到演，只有五天，我说这话并不夸张。我用不着提醒你：有许多东西，要靠动作，才看得出来。大家晓得，写戏只为上演；所以，我不劝人读这出戏，除非是谁能一边读，一边体会台上的演技。我要告诉你的也就是：这一类作品，只有能够永远照宫廷的装璜上演，才有可看。也只有这样，你才勉强看得下去。吕里先生⁽²⁾，才华盖世，所制的歌曲和伴奏，加之歌唱家歌声清丽，舞蹈家技艺非凡，美不胜收，自不必说，而这一类作品，离开他们，也就甚难得以自存。

人 物

斯嘎纳耐勒⁽³⁾ 吕散德的父亲。

阿曼特

吕克莱丝

居由末先生 彩毡商人。

姚色先生 珠宝商人。

吕散德 斯嘎纳耐勒的女儿。

莉塞特 吕散德的女用人。

陶麦斯 ^② 先生	}	医生。
代·佛南得莱斯 ^③ 先生		
马克洛东 ^④ 先生		
巴伊斯 ^⑤ 先生		
费勒龙 ^⑥ 先生		

②“陶麦斯”（Thomès）从希腊字变化得来，意思是“出血”，据说被影射的医生国王医生达干（Daquin）。

③“代·佛南得莱斯”（Des Fonandrès），从希腊字变化得来，意思是“杀人”据说，被影射的医生是当时的名医代·福日莱（Des Fougerais）。

④“马克洛东”（Macroton），从希腊字变化得来，意思是“口吃”，据说，被影射的医生是王后医生盖诺（Guenault）。

⑤“巴伊斯”（Bahys），从希腊字变化得来，意思是“吠”，据说，被影射的医生是御弟的医生艾司波里（Esprit）。

⑥“费勒龙”（Fileron），从希腊字变化得来，意思是“爱吵”，据说，被影射的医生是御弟夫人的医生伊勿兰（Ivelin）。

克利荡德 吕散德的情人。

一位公证人

江湖医生 卖万应药水的⁽⁴⁾。

几个特里勿阑与斯喀拉木赦⁽⁵⁾

喜 剧

音 乐

舞 剧

景在巴黎，斯嘎纳耐勒家中一间大厅⁽⁶⁾

序幕
喜剧、音乐与舞剧。

喜 剧

丢开我们无谓的争吵，
别管到底是谁才分顶高，
今天一同来争取
一种更大的荣誉：
我们三个要以无比的热狂，
娱乐我们人世最伟大的国王。

全 体

我们三个要以无比的热狂，
娱乐我们人世最伟大的国王。

喜 剧

有时候他找我们散心，
人就想不到他多么勤劳过分；
有什么荣誉、幸福，
会比这个入目？
我们三个要以无比的热狂，
娱乐我们人世最伟大的国王。

全 体

我们三个要以无比的热狂，
娱乐我们人世最伟大的国王。

第一幕

第一场

斯嘎纳耐勒，阿曼特，吕克莱丝，居由末先生，姚色先生。

斯嘎纳耐勒 啊！人生也真古怪！古时那位大哲学家说得好：“谁有地，谁有气”，还说：“祸不单行”，我也这么说。我只有一个太太，她死啦。

居由末先生 你到底想要几个？

斯嘎纳耐勒 她死啦，先生，我的朋友。她这一死，我难过得不得了，不想便罢，一想就哭。我不很满意她的行为，我们经常在一起吵嘴；可是，一死百了。她死啦，我哭她。她活着的话，我们会吵嘴的。老天爷给了我一群孩子，活下来的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成了我的挂累。因为，不瞒众位说，我见她整天愁眉苦脸，闷闷不乐，我没有法子逗她开心，就连一个原因，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为了这事，费尽心血，不知如何是好，直盼有人帮我出出主意。⁽⁷⁾你是我的侄女；⁽⁸⁾你是我的女邻居；⁽⁹⁾还有你们，我的老朋友：我求你们全帮我想想主意，看我该怎么做才是。

姚色先生 依我看来，我认为，衣服、首饰，最得女孩儿们欢心；我是你的话，从今天起，就给她买上一批金刚钻，或者，红宝石，或者，翡翠。

居由末先生 我呐，我是你的话，就买一幅绣了风景的织锦，或者，绣了人物的织锦，挂在她的睡觉房间，又醒目，又散心。

阿曼特 依我看来，我才不这样张致。不是说，前些日子，有人上门来求婚嘛，尽早拿她嫁给那人，不也就得了。

吕克莱丝 我呐，我认为，你的女儿出嫁就不相宜。她的体气也太娇脆、太不结实，像她这样风吹就倒的人，要她养孩子，还不是存心

要她的命。人世根本对她不适合，我劝你不如送她进修道院，里头有的是消遣，她会觉得更对劲的。

斯嘎纳耐勒 这些主意，当然全有道理，不过，我认为，都有一点为自己着想：对你们来说，倒怪好的。姚色先生，你是珠宝商人，听你的主意，觉得你像急于要货脱手。居由末先生，你卖织锦，看你的样子，像是嫌货太多。我的女邻居，据说，你爱的那个男人，对我的女儿很有好感，所以拿她嫁给另一个男人，你并不遗憾。至于你，我的亲爱的侄女，大家知道，我没有意思要她嫁人，我这么做，有我自己的理由；不过，你劝我逼她做女修士，听上去像是慈悲为怀，其实，你也就是指望做我的唯一无二的继承人罢了。所以，先生们与女士们，你们的主意虽然好得不得了，请你们别见怪，我是一个也不要听。⁽¹⁰⁾出的好时髦主意！

第二场

吕散德，斯嘎纳耐勒。

斯嘎纳耐勒 啊！女儿到外头溜达来啦。她没有看见我；她在叹气；她拿眼睛望着天。⁽¹¹⁾上帝保佑你！你好，我的乖孩子。哎呀！什么事？你怎么样？哎！什么？总像这样愁眉不展的，也不肯告诉我你的毛病。得啦，就拿你的小心眼儿全给我抖出来吧。呸，我的小乖乖，说呀，说呀；拿你的小心事说给你的小乖乖爸爸听。拿出勇气来！你要我吻吻你吗？过来。⁽¹²⁾看见这种拗脾气，我就有气。⁽¹³⁾倒是，说给我听，你是有意要我难过，死了算数，还是怎么的？我就没有法子知道你怎么会这样无精打采了吗？什么缘故，你就给我讲出来吧；我答应一定帮你做到。是的，你只要告诉我，你为什么愁闷就成；我现在担保，我也发誓，只要你满意，我什么也干：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啦。难道你的女伴儿衣服比你好看，你眼红不过？还是有什么新料子，你想做一件衣服？不是，还是你的睡觉房间你嫌不够花哨？还是你想上圣·劳朗集⁽¹⁴⁾，买一只花花小柜？也不

是。你想学什么不成？你要我给你请一位教师，教你弹琴？不对。你爱上了什么人，你想出嫁？

〔吕散德点头。〕

第三场

莉塞特，斯嘎纳耐勒，吕散德。

莉塞特 先生，原来你在同小姐讲话。你查出她的愁闷来由没有？

斯嘎纳耐勒 没有，贼丫头就会气我。

莉塞特 先生，交我办，我来问问她的底细。

斯嘎纳耐勒 用不着问；她爱发这种脾气，我看还是尽她发去吧。

莉塞特 你听我说，交我办好了。有些话，她对我出口，就许比你方便。什么？小姐，你是怎么回事，就是不说给我们听，你存心折磨人玩儿，还是怎么的？叫我看，旁人都不像你这样别扭，你就算不高兴讲话给父亲听，讲给我听，你总该没有什么不高兴了吧。告诉我，你是不是要他送你什么东西？他对我们说过不止一回了，只要你称心，他什么也肯。还是你要由着性子自在，他不应你？还是散步呀，野宴呀，逗不起你的兴致？哦！有谁得罪你了，还是怎么着？哦！是不是你私底下喜欢什么男人，希望父亲答应你们成亲？啊！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真也是的，干什么要这样张致？先生，秘密问出来啦！原来是……

斯嘎纳耐勒 （打断她的话。）走开，没有心肝的东西，我再也不要跟你讲话了，你死不开口，我也由着你。

吕散德 父亲，你既然要我说实话给你听……

斯嘎纳耐勒 对，我先前向着你，现在我可一点也不向着你。

莉塞特 先生，她愁眉不展……

斯嘎纳耐勒 贼丫头就盼我死。

吕散德 父亲，我想……

斯嘎纳耐勒 我把你教养成人，没有得到好报。

莉塞特 不过，先生……

斯嘎纳耐勒 不成，我生了她的大气。

吕散德 不过，父亲……

斯嘎纳耐勒 我再也不疼你啦。

莉塞特 不过……

斯嘎纳耐勒 她是一个坏丫头。

吕散德 不过……

斯嘎纳耐勒 一个没有心肝的丫头。

莉塞特 不过……

斯嘎纳耐勒 一个贼丫头，不肯对我说她的真心话来。

莉塞特 她想嫁人。

斯嘎纳耐勒 （做出没有听见的模样。）我不要她。

莉塞特 嫁人。

斯嘎纳耐勒 我恨透了她。

莉塞特 嫁人。

斯嘎纳耐勒 我不认她做我的女儿。

莉塞特 嫁人。

斯嘎纳耐勒 不，别讲给我听。

莉塞特 嫁人。

斯嘎纳耐勒 别讲给我听。

莉塞特 嫁人。

斯嘎纳耐勒 别讲给我听。

莉塞特 嫁人，嫁人，嫁人。

第四场 莉塞特，吕散德。

莉塞特 人家说得对，世上顶坏的聋子，就是那些不肯听人讲话的人。

吕散德 好！莉塞特，我有心事，不该瞒着不讲，我一讲出来，父亲就会全答应我的！这回你可看见啦。

莉塞特 可不！这人真坏；我告诉你，耍弄耍弄他，我才开心。可是，小姐，你为什么一直拿你的苦恼瞒着我呀？

吕散德 唉呀！我早一时讲给你听，又有什么用？一辈子瞒着人不讲出来，不也就混过去了吗？现在你看见的事，你以为我早先没有料到吗？你以为父亲的种种想法，我都不晓得？人家托朋友求亲，他不答应，你以为没有毁掉我满心的希望？

莉塞特 什么？那位陌生人来求亲，原来你……

吕散德 一个女孩子，随口乱讲心事，也许并不相宜；不过，我不瞒你说，要是许我做终身打算的话，我看中的人，还就是他。我们在一起没有交谈过半句话，他也没有对我开口说过爱我；可是，只要他在一个地方见得到我，眉目、举动，对我就都显出无限情意来。他央人求亲，我觉得非常正派，不知不觉，对他起了好感。不过，父亲心狠，你看，儿女之情，临了还不是一场空。

莉塞特 好啦，交我办。你瞒着不叫我知道，我在先埋怨你，可是丢了你，不管你的事，我狠不下这个心来。只要你打定主意……

吕散德 可是，父亲当家，你要我怎么着？万一他扬起脸来不睬我……

莉塞特 好啦，好啦，千万别像小傻瓜一样，由人摆弄，只要不坏名声，哪怕父亲专制，儿女还好做一点主张的。他要你怎么着？难道你没有活到嫁人的岁数？他以为你是石头雕的？好啦，我再说一遍，我要成全你的好事。从今以后，你的事有我关心，你看我会不会诡计多端……可是，我看见你的父亲来了，我们进去吧，你听我安排。

第五场 斯嘎纳耐勒

斯嘎纳耐勒 明明听得一清二楚，假装听不见，有时候倒也方便；人家有事求我，我拿不定主意答应，有了这个聪明办法，也就搪塞过去了。父亲做儿女的奴才，天下有什么风俗比这更专制的？你千辛万苦赚下钱来，你尽心尽意把女儿带大，结果一样不留，拱手送给一个外姓男子，还有比这更不合理，更滑稽的？不，不。管你什么风俗不风俗，我偏要拿我的钱和我的女儿给自己留下来。

第六场 莉塞特，斯嘎纳耐勒。

莉塞特⁽¹⁵⁾ 啊，不好啦！啊，丢人啦！啊，可怜的斯嘎纳耐勒先生！我到哪儿找你去？

斯嘎纳耐勒⁽¹⁶⁾ 她说什么？

莉塞特⁽¹⁷⁾ 啊，倒楣的父亲！你听到这事，怎么办呀？

斯嘎纳耐勒⁽¹⁸⁾ 什么事？

莉塞特 我的可怜的小姐！

斯嘎纳耐勒⁽¹⁹⁾ 我毁啦。

莉塞特 啊！

斯嘎纳耐勒⁽²⁰⁾ 莉塞特。

莉塞特 真不走运。

斯嘎纳耐勒 莉塞特。

莉塞特 真想不到！

斯嘎纳耐勒 莉塞特。

莉塞特 真要人命！

斯嘎纳耐勒 莉塞特。

莉塞特⁽²¹⁾ 啊，先生！

斯嘎纳耐勒 什么事？

莉塞特 小姐。

斯嘎纳耐勒 啊，啊！

莉塞特 先生，先别哭成这样，我要笑的。

斯嘎纳耐勒 那你就快说。

莉塞特 小姐听了你的话，看你生她那样大的气，又急又怕，快步上楼，去了她睡觉的房间，一时想不开，就打开朝河开的窗户。

斯嘎纳耐勒 怎么样？

莉塞特 她眼睛朝天，说道：“父亲生我的气，我没有法子再和他住下去啦，他不认我做女儿，我还是死了吧。”

斯嘎纳耐勒 她投河啦。

莉塞特 没有，先生：她慢腾腾关上窗户，过去躺到她的床上。她在床上哭呀哭的，哭得可厉害啦；猛不防她就脸白了，眼睛瞪圆了，心

也不跳了，我一直这么抱着她。

斯嘎纳耐勒⁽²²⁾ 啊，我的女儿！

莉塞特 我拼命摇她，总算把她摇醒过来啦。可是，隔上一阵子，她又昏过去啦，我看她活不过今天啦。

斯嘎纳耐勒 香槟人，香槟人，香槟人，快，去请医生来，请一大堆来：情形危急，少了就不行。啊，我的女儿！我的可怜的女儿！

第一幕间

香槟人舞蹈，叩四位医生的门。医生一边舞蹈，一边彬彬多礼，走进女病人的父亲的家。

第二幕

第一场

斯嘎纳耐勒，莉塞特。

莉塞特 先生，你请了四个医生，要那么多干什么？把人害死，一个医生不就够了？

斯嘎纳耐勒 住口。四个医生会诊，总比一个强。

莉塞特 难道没有这些医生帮忙，小姐不会安安静静死掉？

斯嘎纳耐勒 难道医生专治死人？

莉塞特 当然，我就认识一个人，证明不该讲：“某人是害寒热和肺炎死的”，该讲：“是四个医生和两个药剂师害死的”，理由可足啦。

斯嘎纳耐勒 瞎扯。别把这些先生得罪了。

莉塞特 真的！先生，我们的猫，从房顶跳到街上，没有跳好，三天不吃东西，脚和爪子也不能动弹，前不久，它又好啦。幸而没有猫医生，不然呀，它就完蛋啦。它们不会不给它洗肠、放血的。

斯嘎纳耐勒 听我说，你要不要住口？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来啦。

莉塞特 看着好啦，有你开眼的。他们要用拉丁话告诉你：你的女儿有病。

第二场

医生陶麦斯先生，代·佛南得莱斯先生，马克洛东先生，巴伊斯先生，斯嘎纳耐勒，莉塞特。

斯嘎纳耐勒 怎么样，先生们？

陶麦斯先生 我们仔细看过病人，毫无疑问，很不干净。

斯嘎纳耐勒 小女不干净？

陶麦斯 我是说，她有大量浊气，身体很不干净⁽²³⁾。

斯嘎纳耐勒 啊，我听懂你的意思啦。

陶麦斯 不过……我们一道研究研究再说。

斯嘎纳耐勒 好，端座儿过来。

莉塞特⁽²⁴⁾ 啊！先生，你也来啦。

斯嘎纳耐勒⁽²⁵⁾ 你怎么认识先生的？

莉塞特 还是那一天，在侄小姐的好朋友家，见到他的。

陶麦斯 她的车夫怎么样啦？

莉塞特 好得很：死啦。

陶麦斯 死啦！

莉塞特 对。

陶麦斯 不会的。

莉塞特 我不知道会不会，不过，我知道，这是真事。

陶麦斯 你听我说，他不会死。

莉塞特 我呀，我告诉你，他死啦，也埋啦。

陶麦斯 你弄错啦。

莉塞特 我看见的。

陶塞特 不可能。伊波克拉特⁽²⁶⁾说：这一类病要十四天，或者，二十一天完事；他病了才只四天。

莉塞特 伊波克拉特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车夫死了，也是真的。

斯嘎纳耐勒 住嘴，长舌妇！来，我们出去。先生们，我求你们细心研究一下。一般习惯，事后付钱，不过，我怕自己忘记，先付清了，这儿是……

〔他付诊费，他们一边收钱，一边摆出不同的姿势。〕

第三场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陶麦斯先生，马克洛东与巴伊斯先生。

〔他们就座，咳嗽⁽²⁷⁾。〕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巴黎这地方，大得惊人，出诊一多，就得到处奔波。

陶麦斯先生 你们不知道，我有一匹好骡子，每天来来去去，谁也想不到要走多少路。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我有一匹骏马，就不嫌累⁽²⁸⁾。

陶麦斯先生 你们知道我的骡子今天走了多少路？我先去的是兵器库附近；从兵器库，又去了圣·日耳曼关厢尽头；从圣·日耳曼关厢，又去了烂泥洼紧里；从烂泥洼紧里，又去了圣·奥诺奈门；从圣·奥诺奈门，又去了圣·雅克关厢；从圣·雅克关厢，又去了黎塞留门；从黎塞留门，又来到此地；从此地，我还得去王家广场⁽²⁹⁾。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这些地方，我的马今天全走过；除此之外，我还去卢埃尔⁽³⁰⁾看了一个病人。

陶麦斯先生 倒说，代奥夫拉斯特和阿尔代米屋斯两位医生争论，你赞成谁？我们医学界，人各一词，分成两派。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我嘛，我赞成阿尔代米屋斯。

陶麦斯先生 我也是。大家看得出来，照他的说法，病人一样治死，代奥夫拉斯特的说法，显然也不高明，可是，说到最后，他不按照细节行事，就不该和前辈有异议才是。你以为怎么样？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当然。必须永远遵守程序。

陶麦斯先生 除非是朋友，可以通融，否则，我这方面，一向认真到底。有一天，人家约我会诊，我们这边是三位，另一位是外路医生⁽³¹⁾，我马上停止会诊，我就说：不照规矩办事，我决不答应继续下去。病家再怎么央求，病再怎么危急，我也决不让步：病人就在争论期间乖乖儿死了。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做得对，羽毛未丰就想飞呀，那是飞不起来的。怎么才叫活着，就得教教他们。

陶麦斯先生 死人总归是死人，没有关系；可是疏忽程序，医生就要全体受到大害。

第四场

斯嘎纳耐勒，陶麦斯先生，代·佛南得莱斯先生，马克洛东先生与巴伊斯先生。

斯嘎纳耐勒 先生们，小女更气闷了，你们决定用什么药，就求你们快告诉我吧。

陶麦斯先生⁽³²⁾ 先生，请。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不，先生，你请。

陶麦斯先生 你在说笑。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我不先说。

陶麦斯先生 先生。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先生。

斯嘎纳耐勒 哎！求你们了，先生们，别再客气啦，病急着呐。

〔四个医生同时说话。

陶麦斯先生 令媛的病……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我们大家的意见……

马克洛东先生 经——过。仔——细。研——究……

巴伊斯先生 为了讨论……

斯嘎纳耐勒 哎！先生们，请你们一个一个讲。

陶麦斯先生 先生，令媛的病，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这是血太热的缘故，我的结论就是，尽快放血，越快越好。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我呐，我说，病是浊气上升，过饱的结果，我的结论就是，让她服呕吐剂。

陶麦斯先生 我坚持呕吐剂要治死她的。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我呐，坚持放血要害死她的。⁽³³⁾

陶麦斯先生 看你这副神气，也配装聪明人。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对，我配；随便哪一门学问，我敢同你比。

陶麦斯先生 记着你前几天治死的那个男人。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记着你三天前送到阴曹地府的那位太太。

陶麦斯先生⁽³⁴⁾ 我对你说了我的意见。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³⁵⁾ 我对你说了我的想法。

陶麦斯先生 你要是不让令媛马上放血的话，她是死定了⁽³⁶⁾。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你要是让她放血的话，她一刻之中就要没命的⁽³⁷⁾。

第五场

斯嘎纳耐勒，医生马克洛东先生与巴伊斯先生。

斯嘎纳耐勒 相信哪一位好？方子完全相反，用谁的方子好？先生们，我求你们帮我拿个主意，心平气和告诉我，在你们看来，治小女的病，什么方子顶好。

马克洛东先生 （他说话口吃。）先——生。看。这样。毛——病。就，得，小——心。从——事。做。什么。事。也。别。那么。急。像——人——家。说——的。那——样。忙——中。有——错。我——们。的。师——傅。伊——波——克——拉——特。说——得——好。会——有。危——险。的。后——果。

巴伊斯先生 （这一位说话总是又急又不清楚。）是这样的，看病处方，必须小心在意；这和小孩子玩耍不一样，有了差池，想再补救，把治坏了的病再治好，就要大费周折：experimentum periculosum⁽³⁸⁾。所以，我们就该按照规矩，在事前加以讨论，从长考虑，斟酌病人的体气，检查得病的因由，然后决定应当用什么法子医治。

斯嘎纳耐勒⁽³⁹⁾ 一个说话活像牛走路，一个说话活像马在跑。

马克洛东先生 所——以。先——生。说。到。本——题。我——觉——得。令——媛。害——的——是。一——种。慢——性——病。要——是。不。加——以。治——疗。她。就——会。没——救——的。特。别。是。令——媛。的。病——象。表——示。这。是。一——种。有——煤——烟。性——质。和。叮——刺。性——质。的。恶——气。使。脑——膜。疼——痛。关——于。这。种。恶——气。我——们。在。希——腊——文。上。叫——做at——mos ⁽⁴⁰⁾。来——自。下——腹。含——有——的。一——种。顽——强。粘——着。而。腐——烂。的。恶——气。

巴伊斯先生 这些恶气在下腹形成，实际已经潜伏了一个长久时间，经过烘烤，化而为气，上到脑子里头，为非作歹。

马克洛东先生 所——以。想。要。抽——出。隔——离。抓——走。驱——逐。排——除。说——起——的。这——些。浊——气。就。得。厉。行。清。洗。不——过。事——前。先。用——上。一——些。止——痛。小。药。就——是。说。用——上。一——些。有。软——化。洗——涤。作——用——的。小。泻——药。止——痛——水。清——凉——糖——水。兑。在。药——汤。里——头。

巴伊斯先生 然后我们再考虑清洗、放血，有必要的话，我们就多来几回也好。

马克洛东先生 然——而。这——不——是。说。经——过。治——疗。令——媛。就——可——以。不。死。不——过。至——少。你。尽——过。一——番。心——力。你。也——可——以。安——慰。自——己。她。是。照。规——矩。死——的。

巴伊斯先生 照规矩死，总比不照规矩活强。

马克洛东先生 我——们。的。想——法。我——们。老——老。实——实。说——给——你——听。

巴伊斯先生 我们告诉你，就像告诉自己的兄弟一样。

斯嘎纳耐勒 （向马克洛东先生。）我。非——常。感——谢。你。

（向巴伊斯先生。）我对你的操心表示无限的感激。

第六场 斯嘎纳耐勒。

斯嘎纳耐勒 我现在比方才还要莫名其妙。哎嘻！我倒想起一个主意来了，我就该去买万应药水给她吃才是。许多人用过了都说好。

第七场 江湖医生，斯嘎纳耐勒。

斯嘎纳耐勒 喂！先生，请你给我一盒你的万应药水。我这就数钱给你。

江湖医生 （歌唱。）

世上金子有多少，谁说多少，
就能买下我这活命的法宝？
什么药也不及它棒，它治的病，
就是诉说一年，也诉说不了：
癣、
疥、
头疮、
寒热、
鼠疫、

痛风、
天花、
疝气、
麻疹。

万应药水实在是灵！

斯嘎纳耐勒 先生，世上的金子，我相信，也不够买你的药水的；不过，这儿是一个值三十苏⁽⁴¹⁾的钱，请你将就收下了吧。

江湖医生 （歌唱。）

我这宝贝秘方，其效如神，
卖你有限几文钱，只为行善。
老天嫌人不乖，拿病磨人，
可是有了这药，百病消散：
癣、
疥、
头疮、
寒热、
鼠疫、
痛风、
天花、
疝气、
麻疹。

万应药水的确少见！

第二幕间

几个特里勿阑与斯喀拉木赦、江湖医生的听差，兴高采烈地舞蹈。

第三幕

第一场

费勒龙先生、陶麦斯先生与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费勒龙先生⁽⁴²⁾ 先生们，你们害不害羞，岁数也一大把了，居然那么胡涂，像年轻冒失鬼一样吵闹？这样吵闹下去，你们也不看看，给我们在社会上带来多大害处？我们的作家标新立异，一反前辈大师的教训，你们还嫌学者没有看够，再要老百姓看看我们的争执、吵闹，我们医道上的骗人把戏？拿我来说，我们中间有些人爱玩这种恶劣策略，我就丝毫不懂有什么意思。我们应当承认，由于这种种争论，我们近来受到莫大损害，再不当心的话，我们就会自己把自己毁了的。我说这话，不为自己着想；因为感谢上帝，我的小日子已经安排妥了。风也好，雨也好，雹子也好，死了的人反正死了，活着的人我也由他们骂去。可是这些争执，对医学没有好处，也是真的。上天既然厚待我们，多少世纪以来，都有人迷着我们，我们不但该乱闹派别，毁坏他们的好印象，而且就该安安静静，尽情利用他们的愚蠢才是。你们知道，想法子利用利用人类的弱点，不光是我们这些人。世上有一大半人，在这上头，苦下功夫，一个一个图谋对准别人的弱点，从中牟利。譬如说，好拍马屁的人，就想法子利用人爱奉承的心思，找些他们希望听到的空话恭维；这是大家看到的，他们靠这种本领，大发其财。炼金子的法师，想法子利用贪财的心思，答应那些相信他的人们，积金成山；算命的相士，看出那些容易受骗的人们的爱虚荣，有野心，就拿预言欺哄他们。可是人的最大的弱点，就是贪生：我们做医生的，就拿我们的浮

言、谰语，从中牟利；我们晓得他们尊敬我们这种行业，由于怕死，自然也就懂得如何加以利用。我们之所以为人敬重，由于人有这种弱点，那么，我们就要永远叫人敬重才成。难得他们生病，我们在病人面前，就该同心协力，把好转说成我们的功劳，把我们医道上的错误扔给自然承当。我说，我们千万不要胡里胡涂，破坏自己的好事，要知道，幸而他们有这种偏见，许多人才有饭吃⁽⁴³⁾。我们把他们送进坟墓，同时就拿他们的钱，在四周给自己置下一大片产业。

陶麦斯先生 你说的话，句句都是金玉之言；不过，我们也是血热了才争执起来的，有时候，就由不了自己。

费勒龙先生 好啦，先生们，收起怒气，现在就和好了吧。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我同意。只要他承认我给这位女病人开的呕吐剂，我以后也就承认他给下一个病人开的随便什么方子。

费勒龙先生 话说得再好不过；你们总算明白过来啦。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一言为定。

费勒龙先生 拉拉手吧。再会，下一次，要多加小心。

第二场

陶麦斯先生，代·佛南得莱斯先生，莉塞特。

莉塞特 什么？先生们，你们待在这儿，那边有人糟蹋医学，也不想着报仇？

陶麦斯先生 怎么？什么事？

莉塞特 方才有一个人，胆大妄为，寡廉鲜耻，混入你们的行业，不得你们允许，就一剑戳死了一个人。

陶麦斯先生 好，你取笑我们，可是，你总有一天要落在我们手里的。

莉塞特 我求到你们的时候，我许你们把我弄死，也就是了。

第三场 莉塞特，克利荡德⁽⁴⁴⁾。

克利荡德⁽⁴⁵⁾ 喂，莉塞特，你觉得我这样好吗？

莉塞特 好极啦，我盼你来盼得好不心焦。老天给了我一条顶软的心肠，我一看见一对情人，你想我，我想你，我就不由自己，起了行好的念头，热乎乎的，一心就想帮他们去掉苦恼。我拼了性命，也要从火坑救出吕散德，交到你手。我头一眼看见你，就喜欢上了你；我分得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她看中的人真是再好不过了。要相爱就得冒险。我们一道想出这个计谋，说不定就会帮我们打赢这一仗。我们也全准备好了。我们的对手不是一个顶有心计的人；我们这一回不成功，没有关系，我们总要千方百计弄成功的。你在那边等着我，我会来找你。⁽⁴⁶⁾

第四场 斯嘎纳耐勒，莉塞特。

莉塞特 先生，好消息！好消息！

斯嘎纳耐勒 什么事？

莉塞特 你开心好啦。

斯嘎纳耐勒 有什么好开心的。

莉塞特 听我说，开心好啦。

斯嘎纳耐勒 告诉我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许会开心的。

莉塞特 不，我要你先开心，先唱，先跳。

斯嘎纳耐勒 当真？

莉塞特 我发誓，不是骗你。

斯嘎纳耐勒⁽⁴⁷⁾ 好吧。拉、勒拉、拉、拉、拉、勒拉、拉。见他妈的鬼！

莉塞特 先生，小姐病好啦。

斯嘎纳耐勒 我的女儿病好啦！

莉塞特 是的，我给你请了一位医生、一位了不起的医生，治病治得可神啦，一点也不像别的医生。

斯嘎纳耐勒 他在哪儿？

莉塞特 我去请他进来。

斯嘎纳耐勒⁽⁴⁸⁾ 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比别的医生高明。

第五场

穿了医生衣服的克利荡德，斯嘎纳耐勒，莉塞特。

莉塞特⁽⁴⁹⁾ 他就是。

斯嘎纳耐勒 这位医生，胡子好短。

莉塞特 学问高低，不拿胡子量，聪明不聪明，也不看下巴。

斯嘎纳耐勒 先生，人家告诉我，你有方子催人上厕所。

克利荡德 先生，我的方子和别人的方子不同：他们是呕吐剂、放血、药水和灌肠；可是我呐，我治病靠说话，靠声音，靠文字，靠护符和星光戒指。⁽⁵⁰⁾

莉塞特 我对你说什么来的？

斯嘎纳耐勒 他是一位大医生。

莉塞特 先生，小姐穿好了衣服，坐在椅子上，我带她来。

斯嘎纳耐勒 对，带她来。

克利荡德 （切斯嘎纳耐勒的脉。）令媛的病不轻。

斯嘎纳耐勒 你现在就晓得？

克利荡德 是啊，父女之间，息息相关。

第六场

吕散德，莉塞特，斯嘎纳耐勒，克利荡德。

莉塞特⁽⁵¹⁾ 先生，她旁边有一张椅子。⁽⁵²⁾好，让他们两个人待在那儿好了。

斯嘎纳耐勒 为什么？我要待在那儿。

莉塞特 你是说笑，还是怎么的？应该走开的：医生有许多话问，一个男人听了不相宜。

克利荡德 （向吕散德，旁白。）⁽⁵³⁾啊！小姐，我高兴极了！我就不知道对你说什么好！往常我望着你，没有机会说话，我觉得像有千言万语，要说给你听；现在我可以自由自在，照我的心思和你说话了，我又一句话说不出来；我是喜出望外，反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吕散德 我也像你说的这样，心里一阵一阵欢喜，就是说不出话来。

克利荡德 啊！小姐，你要是真体会得出来我的种种感受，同时，许我照我自己的心推断你的心，我可太幸福啦！不过，小姐，我能够和你亲近，全靠这条妙计，我倒想知道，是不是你想出来这条妙计的？

吕散德 不是我想出来的，可是，我欢欢喜喜赞成来的。

斯嘎纳耐勒 （向莉塞特。）我觉得他同她讲话凑得很近。

莉塞特 （向斯嘎纳耐勒。）他观测她的相貌、脸纹，才这样近。

克利荡德 （向吕散德。）小姐，你待我的情义，会不会长久？

吕散德 倒是，你会不会变心？

克利荡德 啊！小姐，到死不变。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娶你，我回头怎么做，你一看就明白了。

斯嘎纳耐勒⁽⁵⁴⁾ 好啊！我们的病人，我觉得，有点儿兴致勃勃啦。

克利荡德 我照我的医道治疗她，已经见了效验。精神对身体有莫大影响，病往往就是从这上头得的，所以，我的习惯就是，没有医治身体以前，先从精神方面下手。我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这才观测她的眼神、她的脸纹和她的手纹；我仗着上天给我的学问，看出她是精神方面有病，原因全是胡思乱思，一心就想嫁人。这种要嫁人的心思，在我看来，不但荒谬，简直滑稽。

斯嘎纳耐勒⁽⁵⁵⁾ 真是一位能人！

克利荡德 我有生以来，过去也好，未来也好，对婚姻怀有极大的恶感。

斯嘎纳耐勒⁽⁵⁶⁾ 真是一位大医生！

克利荡德 可是，想拿病治好，就得顺着病人的心思，我看她精神错乱，不快医治，就会危险百出，所以，方才根据她的弱点，告诉她：我到府上，就是为了求婚来的。她听见这话，马上面貌改变，脸色发亮，眼睛有神；你看好了，只要你肯让她这样多误会上几天，她就会清醒过来的。

斯嘎纳耐勒 妙啊，我是求之不得。

克利荡德 然后我再用别的药，把她这种怪想法完全治好。

斯嘎纳耐勒 对，妙不可言。好啦！女儿，这位先生有意娶你，我已经告诉他，我同意啦。

吕散德 唉呀！会有这事？

斯嘎纳耐勒 是啊。

吕散德 当真？

斯嘎纳耐勒 是的，是的。

吕散德⁽⁵⁷⁾ 什么？你有意思做我的丈夫？

克利荡德 对，小姐。

吕散德 我的父亲答应？

斯嘎纳耐勒 对，女儿。

吕散德 啊，这是真的话，我太幸福啦！

克利荡德 小姐，一点不假。我爱你，不是从今天开始，我盼望的也就是做你的丈夫。我到府上，就是为了这事来的；你愿意听我一五一十，把实在情形说给你听的话，我就不妨告诉你：这身衣服不过是遮眼罩子，我冒充医生，也只是为了容易到你跟前，达到我的心愿。

吕散德 听你这话，你倒是真心爱我，我心里很受感动。

斯嘎纳耐勒⁽⁵⁸⁾ 哦，傻丫头！哦，傻丫头！哦，傻丫头！

吕散德 那么，父亲，你真是愿意这位先生做我的丈夫啦？

斯嘎纳耐勒 愿意。来，拿你的手给我。先生，你也拿手给我。

克利荡德 不过，先生……

斯嘎纳耐勒 （忍俊不禁。）不，不，这是为了……为了满足她。拉拉手。这就了事啦。

克利荡德 为了保证我永不变心，戴上我给你的这只戒指。⁽⁵⁹⁾这是一只星光戒指，专治精神错乱。

吕散德 那么，为了手续周到，我们就连婚书也立了吧。

斯嘎纳耐勒 那就好，那就好。

克利荡德 唉呀！小姐，我是求之不得。（向斯嘎纳耐勒。）我去喊那
给我写方子的人来，骗她当公证人看。

斯嘎纳耐勒 好极。

克利荡德 喂！我带来的公证人，叫他上来⁽⁶⁰⁾。

吕散德 什么？你还带了一位公证人来。

克利荡德 是啊，小姐。

吕散德 我真高兴。

斯嘎纳耐勒 哦，傻丫头！哦，傻丫头！

第七场

公证人，克利荡德，斯嘎纳耐勒，吕散德，莉塞特。

〔克利荡德向公证人耳语。〕

斯嘎纳耐勒⁽⁶¹⁾ 对，先生，帮这两个人立一份婚书。你就写吧。（公
证人书写。）婚书写好了。我给她两万艾居⁽⁶²⁾做陪嫁。写上吧。

吕散德 父亲，我谢谢你。

公证人 全写好啦：你们只要签一个字就成。

斯嘎纳耐勒 婚书立得真快。

克利荡德⁽⁶³⁾ 至少……

斯嘎纳耐勒 哎！不，我告诉你。我有什么不知道的？⁽⁶⁴⁾好，拿笔给她
签字。⁽⁶⁵⁾好，签字，签字，签字。好，好，我回头再签。

吕散德 不，不，我要自己拿着婚书。

斯嘎纳耐勒 好吧！看⁽⁶⁶⁾你满意了吧。

吕散德 你就想不出我多满意。

克利荡德 我不单预先想到带一位公证人来，我还带了几位歌唱家，音乐家来，⁽⁶⁷⁾庆贺喜礼，一同作乐。叫他们来吧，他们是我的亲随，我天天用他们的音乐⁽⁶⁸⁾安定精神错乱的病人。

最后一场⁽⁶⁹⁾ 喜剧、舞剧与音乐。

全 体

世上没有我们，
就会人人有病，
只有我们才是
他们顶好的医生。

喜 剧

脾脏出来浊气，
人人病个不了，
你要不要我们
舒舒服服治好？
那就来看我们，
丢开古人拉倒。

全 体

世人没有我们，
就会人人有病，
只有我们才是
他们最好的医生。

〔在他们歌唱的时候，在众竞技之神、笑神与游戏之神舞蹈的时候，克利荡德带走吕散德。〕⁽⁷⁰⁾

斯嘎纳耐勒 这是一种治病的快活方法。倒说，我的女儿和医生哪儿去啦？

莉塞特 他们结束婚礼去了。

斯嘎纳耐勒 怎么，婚礼？

莉塞特 可不！先生，你中了计啦，你以为是闹着玩儿的，其实是真的。

斯嘎纳耐勒 （舞蹈家拦住他的去路，硬要他也跳舞。）怎么，见鬼！放我走，我告诉你们。又来啦？瘟死这些人！⁽⁷¹⁾

(1) 原作散文体。根据格朗吉的账簿，以及其他记录，同时还有一个标题，叫做《医生们》。

1665年9月15日，奉旨在凡尔赛宫献演，同年9月22日公演。

(2) 吕里（Lully，1633—1687）原籍意大利，留在巴黎，先与莫里哀合作，莫里哀死后，擢升路易十四，逐出莫里哀剧团，在剧场创建法兰西国家歌剧院。

(3) 莫里哀本人扮演这个角色。根据他的财产目录（他死后，别人编制的），斯嘎纳耐勒的服装是：“一个表演《医生们》的衣服盒子，里面有一件套在金线洛克上的彩缎小领紧身短袄、斗篷和金地丝绒短裤，有绞线和钮扣：值十五法郎。”“洛克”（rocoe）下面，原文有一个问号，意思不明。麦纳（P. Mesnard）疑心是一种长夹背心。

(4) “卖万应药水的”（orviétan）：另外的意思是“奥尔维艾陶”（Orvieto）人，或者，“从奥尔维艾陶来的”。一个意大利江湖医生、奥尔维艾陶人，在巴黎的法院和新桥附近，出售一种药水，据说无病不治，一直卖了几代。

(5) 特里勿阑（Trivelin）是意大利职业喜剧的一种定型丑角，17世纪中叶，在巴黎舞台出现，衣服上面有三角形、太阳和月亮做装饰。

斯喀拉木赦（Scaramouche）是意大利职业喜剧的一种定型丑角，在巴黎极受欢迎，莫里哀也十分欣赏他的演技，衣服完全是黑颜色。

江湖医生雇用若干听差，扮演这些滑稽形象，在摊旁做即兴表演，招揽生意。

(6) 米收教授认为：“序幕”的背景应当是野景；“幕间”和第二幕最后一场的背景应当是广场。

关于道具，马艾劳的札记有这样的记载：“一个文具匣、纸、一个戒指、假钱、一只钱口袋、四张椅子。”

根据1734年版，人物归类如下：

序幕的演员

喜剧

音乐

舞剧

喜剧的演员：

斯嘎纳耐勒 吕散德的父亲。

吕散德 斯嘎纳耐勒的女儿。

克利荡德 吕散德的情人。

阿曼特 斯嘎纳耐勒的女邻居。

吕克莱丝 斯嘎纳耐勒的侄女。

莉塞特 吕散德的女用人。

居由末先生 彩毡商人。

姚色先生 珠宝商人。

陶麦斯先生	}	医生
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马克洛东先生		
巴伊斯先生		
费勒龙先生		

一位公证人

香槟人 斯嘎纳耐勒的听差。

舞剧的演员：

第一幕间

香槟人 斯嘎纳耐勒的听差，舞蹈。

四位医生 舞蹈。

第二幕间

一位江湖医生 歌唱。

众特里勿阑与斯喀拉木赦 舞蹈，江湖医生的随从。

第三幕间

喜剧

音乐

舞剧

众竞技之神、笑神、游戏之神，舞蹈。

- (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吕克莱丝。）”
- (8)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曼特。）”
- (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居由末先生和姚色先生。）”
- (10)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1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吕散德。）”
- (12)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吕散德。）”
- (14) 圣·劳朗（Saint Laurent）集，从6月20日到9月30日，在巴黎圣·马丁区举行。
- (1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在台上跑来跑去，假装没有看见斯嘎纳耐勒。）”
- (16)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7) 根据1734年版，补加：“（总在跑来跑去。）”
- (18)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20) 根据1734年版，补加：“（追赶莉塞特。）”
- (21) 根据1734年版，补加：“（站住。）”
- (22) 根据1682年版，对话改成：“斯嘎纳耐勒：啊！我的女儿，她死啦？莉塞特：没有死，先生，我拼命摇她……”
- (23) “不干净”（impuretés）又作“淫”解，所以斯嘎纳耐勒错会意思，大吃一惊。
- (2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陶麦斯。）”

- (2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莉塞特。）”
- (26) Hippocrate（前460—前370），古代希腊最有声誉的医生，遗留著作多种，成为中世纪医学方面必读之书。
- (27) 根据麦纳的解释：他们在装模作样，严肃讨论之前，先清清嗓子，心想斯嘎纳耐勒还在张望他们。
- (28) 医生出诊，都骑骡子，骑马还是创举，当时只有盖诺一个人骑马，轰传一时。
- (29) 几乎走遍巴黎四城。
- (30) Ruel，在巴黎西郊，离巴黎十四公里远近。1649年4月，首相马扎里尼和法院“投石”政变的领袖，曾经在这里签订和约。
- (31) 外路医生，指不是巴黎大学医学院出身的医生，特别是派系不同的蒙彼利埃（Montpellier）（法国南部）医学院出身的医生。
- (3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代·佛南得莱斯先生。）”
- (33) 呕吐剂含有锑。这是一种化学剂，量重可以致人于死命，在当时是新的尝试。代·佛南得莱斯先生是新派医生代表，使用锑剂、骑马。陶麦斯先生是旧派代表，主张放血，认为血热，但是否认血液循环的新学说。他们的争执说明当时医学界的纠纷。
- (3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斯嘎纳耐勒。）”
- (3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斯嘎纳耐勒。）”
- (36) 根据1682年版，补加：“（他走出。）”
- (37) 根据1682年版，补加：“（他走出。）”
- (38) 拉丁文，意思是：“实验充满了危险”。
- (3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40) 意思是：“气”。
- (41) 三十苏等于一个半法郎。
- (42) 根据福吕特（F. Flutre）的解释：费勒龙先生是这两位医生的前辈，所以他们请他公断，他有权利申斥。
- (43) 下面的对话是根据1682年版添上的。
- (44) 根据1734年版，人物是：“穿了医生衣服的克利荡德，莉塞特”。
- (45) 根据1682年版，对话扩充：“喂，莉塞特，你说我的装束怎么样？你看我穿上这身衣服，骗得过老头子吗？你觉得我这样好吗？”

- (4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克利荡德退到舞台深处。”
- (47)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唱歌、舞蹈。）”
- (48)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4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带克利荡德过来。）”
- (50) 星光戒指是在星斗底下炼铸的戒指，具有法力。
- (5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利荡德。）”
- (5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斯嘎纳耐勒。）”
- (53) 根据1734年版，“旁白”一词改为“低声”。
- (5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利荡德。）”
- (55)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56)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5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利荡德。）”
- (58)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59)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向斯嘎纳耐勒。）”
- (60) 根据1734年版，增补“低声”一词。
- (61) 根据1734年版，补充动作：“斯嘎纳耐勒（向公证人。）对，先生，帮这两个人立一份婚书。你就写吧。（向吕散德。）婚书写好了。（向公证人。）我给她两万艾居做陪嫁。写上吧。”
- (62) 艾居是一种银币，通常指值三法郎的。还有一种值六法郎的。
- (6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斯嘎纳耐勒。）”
- (6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公证人。）”
- (6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吕散德。）”
- (66) 根据1734年版，补加：“（签过字以后。）”
- (67) 根据1682年版，这句话是：“我还带了几位歌唱家、音乐家和舞蹈家来。”
- (68) 根据1682年版，这句话是：“我天天用他们的音乐和他们的舞蹈。”
- (69) 根据1744年版，人物分场改成：第八场 斯嘎纳耐勒，吕散德，克利荡德，莉塞特。

第三幕间 喜剧，舞剧，音乐，众竞技之神，笑神，游戏之神。

- (70) 根据1734年版，下文是“最后一场”，人物有：“斯嘎纳耐勒，莉塞特，喜剧，音乐舞剧，众竞技之神，笑神，游戏之神”。
- (71) 根据1734年版，补充动作：“怎么，见鬼！（他打算追赶克利荡德和吕散德，舞蹈家拦住他的去路。）放我走，放我走，我告诉你们。（舞蹈家一直拦住他的去路。）又来啦？（他们硬逼斯嘎纳耐勒跳舞。）瘟死这些人！”

Comédies de Molière

莫里哀喜剧全集

Molière
III

我不稀罕和人类的朋友交朋友

〔法〕莫里哀——著 李健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愤世嫉俗⁽¹⁾

演 员

阿耳塞斯特⁽²⁾ 赛莉麦娜的情人。

费南特⁽³⁾ 阿耳塞斯特的朋友。

奥隆特 赛莉麦娜的情人。

赛莉麦娜 阿耳塞斯特的情人。

艾莉昂特 赛莉麦娜的堂姊。⁽⁴⁾

阿尔席诺艾 赛莉麦娜的女朋友。

阿卡斯特 }
克利汤德 } 侯爵

巴司克人⁽⁵⁾ 赛莉麦娜的听差。

法兰西元帅府⁽⁶⁾ 一个卫士。

木 头 阿耳塞斯特的听差。

景在巴黎⁽⁷⁾

第一幕

第一场

费南特，阿耳塞斯特。

费南特 出了什么事？你怎么啦？

阿耳塞斯特⁽⁸⁾ 走开，求你啦。

费南特 可是你倒是告诉我，你这古怪脾气是怎么……

阿耳塞斯特 我告诉你，走开，快别露脸了吧。

费南特 可是少说听听别人的话，也犯不上生气啊。

阿耳塞斯特 我呀，偏要生气，偏不要听。

费南特 我摸不清你为什么发脾气；我们虽然是朋友，我头一个……

阿耳塞斯特⁽⁹⁾ 我，你的朋友？你弄错啦。我先前一直把你当朋友看来的；可是看过你方才那种样子，我干脆对你讲，我不再是你的朋友啦，我不希罕坏人看得起我。

费南特 那么照你看来，阿耳塞斯特，我很不像话喽？

阿耳塞斯特 可不，你就欠活活羞死；那种行为就没有法子谅解，是正人君子就一定看不下去。我看见你拼命和一个人要好，对他表示一百二十分的情意；你嫌吻抱不够热烈，又连声许诺，但凭差遣，立誓为证。过后我问你这人是谁，你连他叫什么，也差点说不上来；两个人一分手，你就热情下降，和我说起他来，当作不相干的人看待。家伙！一个人下流到了言行不符的地步，实在恶劣、卑鄙、无耻。万一我不走运也这样的话，我一难过，马上就会上吊的。

费南特 就我来说，我看不出有上吊的必要，所以我求你开恩，许我自动减刑，稍稍修改一下你的判决，不为这事上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阿耳塞斯特 玩笑开的多不是地方！

费南特 可是说正经，你要我怎么着？

阿耳塞斯特 我要你相见以诚，作为正人君子，不说言不由衷的话。

费南特 一个人欢欢喜喜来吻抱你，你就该如法炮制，尽可能回报他那些殷勤的表示；他但凭差遣，你也但凭差遣；他立誓为证，你也立誓为证。

阿耳塞斯特 不，你们多数时髦人爱好的那种卑鄙的风尚，我就无法忍受。所有那些乱造谎言的人们，所有那些随随便便就吻抱的彬彬有礼的人们，所有那些爱说废话的讨好的人们，个个儿抢着礼尚往来，不分好歹，一般看待正经人和傻瓜，我恨透了他们的怪模怪样。一个人和你握手言欢，发誓对你忠心、热心、敬重、讲交情、有情意，把你捧上了天，可是随便看见一个下流人，跑过去也一样亲热，你又有什么体面？不，不，心性高傲的人决不肯接受这样滥的一种敬重；我们一发现自己并不例外，最体面的敬重也分文不值：敬重的基础是偏爱，一律敬重，等于一个人也不敬重。你既然沾染上这些时下的恶习，家伙！就不配和我打交道；我见不得对人品无所轩轻的交游手段。我要人另眼看待。干脆说了吧，我不稀罕和人类的朋友交朋友。

费南特 可是人在上等社会，依照风俗习惯，就该注重外表礼貌才是。

阿耳塞斯特 我告诉你，用不着。这种假装有交情的可耻往来，就该受到无情的惩罚才是。我要我们首先是人，在任何场合，直言无隐，说的全是由衷之言，我们的感情永远不戴空洞恭维的假面具。

费南特 有许多情况，完全开诚布公，不但不许可，而且会成为笑谈的。有时候，——阁下不要见怪，——还是收起心里的话，不说的好。我们关于千百人的想法，统统讲给他们听，合适吗？合礼吗？难道我们恨某一个人，不喜欢某一个人，也必须照实说给他听？

阿耳塞斯特 说给他听。

费南特 什么？你去告诉年老的艾密莉：活到她这把子年纪，臭美并不相宜，谁看了她脸上的白粉，也倒抽一口冷气？

阿耳塞斯特 当然告诉。

费南特 也去告诉道里拉：他太讨厌，老讲自己勇猛，老讲他的家世显赫，宫廷上没有谁不听腻了的？

阿耳塞斯特 正是。

费南特 你在开玩笑。

阿耳塞斯特 我不是开玩笑。我一个人也不饶。我的印象太坏了；宫廷和城市，我处处看了生气。我看见人像他们那样活在一起，我就打心里闷闷不乐，苦恼万分。我发现到处全是卑鄙的阿谀，全是不正义、自私自利、奸佞和欺诈。我受不下去，我一肚子的气闷，我打定了主意和全人类翻脸。

费南特 这种哲学上的苦恼，有点太不近情，所以看见你忧从中来，我倒好笑起来了；我们两个人，我觉得就像《丈夫学堂》形容的两兄弟，受的教养一样，可是……

阿耳塞斯特 我的上帝！你这些无聊的比喻，就免了吧。

费南特 不。倒是说实话，把这些狂言乱语全给收起来吧。人世不会因为有你操心，就变样子的。坦白对你既然这样有魅力，我就索性对你明说了吧：随你去什么地方，这种乖僻就成了笑料。像你这样暴跳如雷，反对时下的风俗，许多人觉得滑稽。

阿耳塞斯特 更好，家伙！更好，求之不得。这对我倒是一个很好的标记。我开心死啦。我厌恶透了个个人，他们觉得我通情达理，我倒难过了。

费南特 想不到你这样仇视人性！

阿耳塞斯特 是的，我恨到不可言喻的地步。

费南特 这些可怜的活人，难道一个例外也没有，个个在你厌恶之列？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纪，也有许多人……

阿耳塞斯特 对，我全恨，我恨每一个人：有的人，我恨他们，因为他们居心险恶，为非作歹；有的人，我恨他们，由于他们顺从坏人，

缺乏强烈的憎恨，可是高尚的心灵，按说应当痛恨恶习才是。看看和我打官司的道地恶棍吧，被纵容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奸贼的真面目，连他戴的假面具也隐瞒不了；天下人全清楚他的底细；他转眼珠子，放柔声调，也不过是骗骗外乡人。大家晓得这下流东西，就欠狠狠收拾一顿，可是他靠卑鄙的伎俩，爬到上等社会，有了显赫的地位，害得才能忿忿不平，道德羞愧难当。尽管处处有人送他不相称的头衔，却也没有一个人为他的臭名声作辩护；说他是坏蛋、是无赖、是该死的恶棍，人人同意，谁也不反对。然而他的鬼脸到处受人欢迎：他有缝就钻，到处有人欢迎，有人笑脸相迎；遇到高官显爵，他阴谋百出，排挤最有资望的人，将职位窃取到手。家伙！我见人纵容恶习，痛心疾首，有时候感情冲动，恨不得逃到沙漠地，和人世断绝往来。

费南特 我的上帝，我们就少为时下风俗担忧，多原谅一点人性吧。我们衡量人性，不要失之过严，看见缺点，也应从宽发落。社会上需要的是一种和易可亲的道德；过分正直，也不见得就不受责备；健全的理智不走任何极端，要人立身处世，适可而止。古代的道德，严正不阿，离我们的世纪和世俗的习惯相去太远，而且以古例今，要世人十全十美，就不妥当：固执没有用，我们应当随波逐流，跟着时间走；妄想改革社会，是天字第一号的傻事。我像你一样，每天看到有许多事，只要换一个方向，就会往好里变的，不过即使遍地荆棘，一步一颠，我也决不会像你那样大怒不止。人是什么样子，我就本本分分，看成什么样子，养成习惯，容忍他们的作为。我相信我的冷血和你的肝火一样，在宫廷也罢，在城市也罢，有哲学上的依据。

阿耳塞斯特 可是能言善道的先生，就没有东西能让这种冷血发热吗？万一凑巧有朋友欺骗你，用计霸占你的财产，或者设法散布你的坏话，难道你眼睁睁看着，也不动怒？

费南特 不动怒。这些缺点惹你生气，可是在我看来，只是依附人性的恶习罢了。总之，我看见一个人诡诈、不公道、自私自利，就像看见嗜肉的秃鹰、恶作剧的猴子和疯狂的饿狼一样，并不分外生气。

阿耳塞斯特 眼睁睁看着自己受骗、挨宰、被盗，我也不……家伙！我不要谈下去啦，这不是议论，是胡说八道。

费南特 说实话，你不作声，要好多了。你就少骂骂你的对头，分出心来料理料理官司吧。

阿耳塞斯特 有话在前，我决不料理。

费南特 可是你到底要谁帮你打官司呀？

阿耳塞斯特 要谁？理智、我的正当权利、公平。

费南特 你一位法官也不访问？⁽¹⁰⁾

阿耳塞斯特 不访问。难道我控诉的理由不正当，还是有什么信不过的地方？

费南特 我同意你有道理，可是你斗不过阴谋……

阿耳塞斯特 不，我拿定了主意，一步也不奔走，不是我错，就是我对。

费南特 别这么吃稳。

阿耳塞斯特 我决不走动。

费南特 你的对头有权有势，就可能背地里捣鬼，赢了……

阿耳塞斯特 没有关系。

费南特 你要上当的。

阿耳塞斯特 好吧。我要看到底。

费南特 不过……

阿耳塞斯特 败诉我也甘心。

费南特 不过话说回来……

阿耳塞斯特 我倒要凭这场官司，看看人会不会寡廉鲜耻，会不会居心险恶，为非作歹，背信弃义，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我做出不公道的事来。

费南特 真有你这种人！

阿耳塞斯特 就算代价大吧，我宁可输了我的官司，也要看看演变的美好的结果。

费南特 人家要是听见你说这话呀，说实话，阿耳塞斯特，会笑话你的。

阿耳塞斯特 活该笑话。

费南特 可是你事事全要直内方外，处处讲究做人耿直，难道你所爱的本宅这个女人都有？你和人类闹翻了，似乎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可是尽管你有种种理由厌恶人类，还是从中选了一个使你入迷的女人。就我说来，这已经大不可解了，然而尤其出乎我的意外的，就是你选意中人选了一个希奇古怪。真诚的艾莉昂特对你有意，正经的阿尔席诺艾垂青于你：你冷落她们的情意不说，却又甘心荒废时光，去当赛莉麦娜的奴隶，而赛莉麦娜，心性轻狂，喜好说长道短，似乎对时下的风俗有万分的好感。你对时下的风俗，既然是深恶痛绝，这位美人一身时下的习气，你怎么又容忍下来啦？难道缺点到了意中人身上，就不算缺点了吗？是你看不见，还是原谅了这些缺点？

阿耳塞斯特 不对，我爱这年轻的寡妇，可是我并不因为爱她，就闭住眼睛不看她的缺点。她在我心里引起的痴情就算再大，也挡不住我头一个看见她的缺点，头一个谴责她的缺点。不过话说回来，我承认我有弱点，我就是不想爱她，她也有本事讨我喜欢：我白看见她有缺点，我白责备她，她不管我怎么样，全有法子叫我爱她。她的风貌压倒一切。我的恩情将来一定能帮她摆脱时下这些恶习的。

费南特 那呀，你得赔上性命。这么说来，你相信她爱你了？

阿耳塞斯特 噫，什么话！我不相信，我会不爱她的。

费南特 不过她要是对你有情意的话，你那些情敌怎么还会让你坐立不安的？

阿耳塞斯特 因为一心相爱，就要对方完全属于自己。我来这儿就为告诉她我这方面的意见。

费南特 对我来说，我要是闹恋爱的话，我就找她的堂姐艾莉昂特。她敬重你，而且感情真诚，始终不渝，你选她对你合适多了。

阿耳塞斯特 不错，我的理智也天天这样对我讲，不过理智做不了爱情的主。

费南特 我很为你的恋爱担心，你的希望就许……

第二场 奥隆特，阿耳塞斯特，费南特。

奥隆特⁽¹¹⁾ 我在底下听说，艾莉昂特出去买东西，赛莉麦娜也出去了；不过他们告诉我你在这里，所以我上来真心诚意地对你讲：我一向对你万分敬重，因而许久以来，我就热烈希望作你的朋友。是的，我这人好的就是标奖贤能，十分盼望我们能成莫逆之交。我相信一位热心的朋友，有我的身份，一定不会被拒绝的。对不住，我这话是说给你听的。

〔在这期间，阿耳塞斯特显出有心事的模样，好像没有听见奥隆特是在对他讲话。〕

阿耳塞斯特 说给我听的，先生？

奥隆特 说给你听的。你觉得冒渎你了吗？

阿耳塞斯特 不是的。不过我非常感到意外，想不到会有这种荣幸。

奥隆特 你不必为我对你的敬重感到意外，因为你尽可能得到普天之下
人人的敬重。

阿耳塞斯特 先生……

奥隆特 国家就没有一样东西能和你的长才相比。

阿耳塞斯特 先生……

奥隆特 是的，就我来说，本国最有名望的人物，我认为也不及你。

阿耳塞斯特 先生……

奥隆特 我有半句谎话，天塌下来压死我！为了现在证实我的感情，先生，允许我热情奔放地吻抱你，并且求你把我当作你的朋友看待。拉拉手，请。做你的朋友，你答应我吧？

阿耳塞斯特 先生……

奥隆特 什么？你拒绝？

阿耳塞斯特 先生，你太赏我的脸了。不过交朋友，多少需要一点神秘，因为乱讲交情，就必然等于亵渎。结交全凭熟识和选择，所以我们相好之前，就该相知更深才是，否则心性不投，我们彼此会后悔多此一举的。

奥隆特 真有你的，话说的就像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我反而越发敬重你了。我们就让时间培养那种美好的友情吧。不过同时，我完全供你差遣：如果朝廷方面你有什么活动的话，你知道，我在国王面前算得上一个人物，言听计从，说真的！国王待我，永远礼遇优渥，简直无以复加。总之，任何一方面，我都效劳。阁下才情高妙，为了开始我们中间的友谊，我请你看一首我所写成的十四行诗，看我好不好发表。

阿耳塞斯特 先生，我不宜于做这种决定，请你饶了我吧。

奥隆特 为什么？

阿耳塞斯特 我在这方面有一个缺点，就是有一点过于认真。

奥隆特 我要的正是这个。我在听取你的真实意见，你要是愚弄我，对我有所隐瞒，那我就会抱怨你的。

阿耳塞斯特 既然如此，先生，我从命就是。

奥隆特 《十四行诗》……这是一首十四行诗……一位贵夫人鼓励我，给了我一点希望。《希望》……这不是那种大笔淋漓的巨制，而是一种温柔、亲切、至情的小品。

〔每一停顿，他就望着阿耳塞斯特。〕

阿耳塞斯特 等一下就知道了。

奥隆特 《希望》……我不知道，风格对你能不能显得相当清楚、通顺，字选得会不会让你满意。

阿耳塞斯特 先生，回头就晓得了。

奥隆特 而且你要知道，我写这首诗，只费了一刻钟。

阿耳塞斯特 先生，开始吧。时间跟这不相干。

奥隆特⁽¹²⁾ 希望确实让我心宽，

暂时哄住我的伤心；

不过菲莉丝，美景有限，

倘使没有旁的紧跟。

费南特 这一小节已经把我迷住了。

阿耳塞斯特⁽¹³⁾ 什么？你好意思说这好？

奥隆特 纵然你是额外加恩，

可是不该有所表示，

不该破费你那精神

只把希望给我才是。

费南特 一样的话，说来就分外动人！

阿耳塞斯特 （低声。）家伙！马屁精，这种无聊的东西你也恭维？

奥隆特 如果只有永生的期待

耗损我这心头的热爱，

我的救星将是死亡。

你那颗好心并不及时：

永远希望，美丽的菲莉丝，

希望其实就是绝望。

费南特 收尾是又漂亮、又多情、又可爱。

阿耳塞斯特 （低声。）⁽¹⁴⁾瘟死你的收尾！伤风败俗的鬼东西，但愿你
也来这么一个收尾，一死了事！

费南特 这样的佳作，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阿耳塞斯特⁽¹⁵⁾ 家伙！……

奥隆特⁽¹⁶⁾ 你口上恭维我，也许心里……

费南特 不，我不是口上恭维。

阿耳塞斯特 （低声。）⁽¹⁷⁾那你又在干什么，口是心非的东西？

奥隆特 不过你这方面，你知道，我们有言在先的：请你就开门见山，
把你心里的话说给我听吧。

阿耳塞斯特 先生，向来这就是一个难以应付的题目，因为我们喜欢人
家恭维我们有才情。不过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人的诗，他的名字我
不说了，就对他讲：一位君子人，必须永远从严克制写东西的欲

望；他应当约束自己，不要对公开这一类的消遣之作，显出过分的
热衷；一个人急于公开他的作品，就有贻笑大方的危险。

奥隆特 你说这话，是不是说我不该有意……

阿耳塞斯特 我说的不是这话；可是我当时对他讲：一篇没有生气的作品，叫人就受不了；一个人有了这种弱点，单凭这一点，就会贬低身价；即使他有许多优点，也不中用，因为惹人注意的总是缺点。

奥隆特 你是不是嫌我的十四行诗不好？

阿耳塞斯特 我说的不是这话；可是我为了劝他不写起见，让他明白：在我们今天，许多正人君子就受了这种欲望的害。

奥隆特 是不是我写得坏？还是我和他们相像？

阿耳塞斯特 我说的不是这话；可是最后，我对他讲：你有什么急需，非写诗不可？有什么鬼东西逼你出书？假如我们能原谅人出坏书的话，也只是原谅那些卖文为活的可怜虫罢了。听我的话，拒绝诱惑，不要让公众晓得你在搞这个；你在宫廷上有正人君子的名声，千万不要由于任何理由，就放弃这种名声，到一个贪得无厌的出版商跟前，去拾可笑又可恨的作家的头衔。这就是我当时企图要他领会的话。

奥隆特 话说得很好，我相信我听懂你的意思。不过可否见告，我的十四行诗有什么……

阿耳塞斯特 老实说了吧，最好还是放到小柜子里头。你在模仿一些坏诗，所以表现并不自然。什么叫作“暂时哄住我的伤心”？什么叫作“倘使没有旁的紧跟”？什么叫作“不该破费你那精神只把希望给我才是”？什么叫作“永远希望，美丽的菲莉丝，希望其实就是绝望”？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比喻风格，根本就不合情理，违反真实；这只是文字游戏、只是矫揉造作，自然并不这样说话的。我一想到本世纪在这方面，趣味不高，就忧心忡忡。我们的祖先粗野不

文，可是在这上面，比我们好多了。现在大家欣赏的东西，在我看来，大不如一首古老的歌谣，我不妨背给你听听：

要是王爷给我巴黎

他那京城，

条件是我必须不爱

我那小精灵，

我就告诉王爷亨利：

“收回你那巴黎，

“我更爱我的小精灵，呀呼嗨！

“爱我的小精灵。”

韵脚变化不大，风格陈旧，可是比起那些缺乏常识的无聊东西来，你不觉得好多了吗？你不觉得热情的语言在这里十分真挚吗？

要是王爷给我巴黎

他那京城，

条件是我必须不爱

我那小精灵，

我就告诉王爷亨利：

“收回你那巴黎，

“我更爱我的小精灵，呀呼嗨！

“爱我的小精灵。”

这才是真心相爱可能用的语言。（向费南特。）是的，小先生，随你的才子们说长道短，反正我看重它，远在那些人人赞不绝口的全部假钻石的珠光宝气之上。

奥隆特 我呀，我坚持我的诗很好。

阿耳塞斯特 你这样想，有你自己的理由，不过你也要承认，我可以有旁的理由，不一定要依顺你的理由。

奥隆特 我有旁人器重，也就满意啦。

阿耳塞斯特 那是因为他们有本事装假，而我没有这种本事。

奥隆特 你真就以为自己才情非常高？

阿耳塞斯特 假如我夸奖你的诗，还得更高才行。

奥隆特 我用不着你称赞。

阿耳塞斯特 请便，本来你就应该用不着。

奥隆特 我真希望你用同一题目，照你的式样，也写这么一首给我看看。

阿耳塞斯特 我不走运，也可能写出这样要不得的诗来，可是我决不会拿出来让人看的。

奥隆特 你和我说话，旁若无人，自负……

阿耳塞斯特 要人焚香顶礼呀，你找错了地方。

奥隆特 不过我的小先生，还是少趾高气扬一点的好。

阿耳塞斯特 说真的，我的大先生，我这里照章行事。

费南特 （来到二人中间。）好啦！二位，够瞧的啦，请别再说下去啦。

奥隆特 啊！我承认，是我错，我走就是。先生，你我后会有期。

阿耳塞斯特 先生，我这方面，也失陪了。

第三场

费南特，阿耳塞斯特。

费南特 好！这回你看见啦：由于太真诚的缘故，你给自己惹下了麻烦。我早就看出奥隆特要人恭维，才……

阿耳塞斯特 不要跟我讲话。

费南特 不过……

阿耳塞斯特 我不要跟前有人。

费南特 你太……

阿耳塞斯特 走开。

费南特 如果我……

阿耳塞斯特 住口。

费南特 不过什么……

阿耳塞斯特 我不要听。

费南特 不过……

阿耳塞斯特 还说？

费南特 你得罪了……

阿耳塞斯特 啊！家伙！够受的啦。别跟着我。

费南特 你是寻我开心，我就是不离开你。

第二幕

第一场

阿耳塞斯特，赛莉麦娜。

阿耳塞斯特 夫人，你要我把话对你直说了吗？我不满意你的行为；我一想到这上头，心里就大冒其火，觉得你我非分手不可。是的，换一个样子说话，我就是骗你；我们迟早一定要分手；我即使一千遍答应你不这么做，也办不到。

赛莉麦娜 看样子，你是为了骂我，才好意把我拉回家里来的？

阿耳塞斯特 我决不是骂；不过夫人，你喜欢见一个，欢迎一个，未免也太那个：那么多的男人兜着你求婚，我就是看不惯。

赛莉麦娜 求婚的人多，你也好把错儿归到我身上？旁人觉得我可爱，我能阻挡得了？难道他们情意绵绵地来看我，我倒该拿起一根棍子来把他们撵走？

阿耳塞斯特 不，夫人，用不着一根棍子。你对他们的情意，只要少方便、少温顺些，也就成了。我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全是如花似玉，可是由于你的欢迎，那些狂蜂乱蝶才待了下来；本来他们已经归顺请降了，你再一情意绵绵，他们自然就死心塌地，成了你的美貌的俘虏。你把无限美好的希望送给他们，他们势必恋恋不舍，加意殷勤，所以你少给他们一点颜色，这群闹哄哄的求婚的人，也就鸟兽散了。不过夫人，起码你也应该告诉我，你的克利汤德交了什么好运，有福气这样讨你喜欢？凭他哪一种高才、哪一种美德，你敬重他？难道是靠小指留着长指甲⁽¹⁸⁾，他才得到你的敬重？难道是他的亮光光的金黄假头发，把你和整个儿上流社会征服下来？还是为了他的大膝襴，你才爱他？还是他的一球一球的带子迷住了你？还是他仗着他的肥大灯笼裤的魅力，在给你当奴才的中间，得到了你的欢心？还是他笑起来的样式和他的假嗓门的腔调，有什么诀窍感动你？

赛莉麦娜 你可真不应该吃他的飞醋！难道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应酬他？难道不是为了我打官司，他答应我托人情，动员他所有的朋友吗？

阿耳塞斯特 夫人，你就鼓起勇气，输了你的官司，不要应酬一个我讨厌的情敌。

赛莉麦娜 可是你变成了对普天下人都在妒忌。

阿耳塞斯特 因为普天下的人都在受到你的欢迎。

赛莉麦娜 既然我对谁也是一视同仁，那你就该放心啦，用不着疑神疑鬼的。要是我专心只爱一个人的话，你看见了生气，倒还有理可说。

阿耳塞斯特 你怪我太妒忌，可是请问夫人，我和他们众人比，又多得了些什么？

赛莉麦娜 知道人家爱你，就是幸福。

阿耳塞斯特 你有什么好叫我的痴心相信的？

赛莉麦娜 我想我从前不怕难为情，已经对你说过：你就该知足了。

阿耳塞斯特 可是谁保得定，你不会在同时，对别人也说？

赛莉麦娜 也真有你这样作情人的，说话中听，把我当个好榜样看待。好吧！免得你老是这样不放心，我说过的话，我现在全部收回就是，以后除掉你本人以外，你就再也不会受骗了：这下子你该称心啦。

阿耳塞斯特 家伙！我怎么就非爱你不可？哎呀！我要是能从你的手里把我的心领回来的话，我要为这稀有的幸福多么感谢上天！不瞒你说，我也尽我所有的力量，斩断我对你的可怕的迷恋来的，不过截到现在为止，我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我这样爱你，不是爱，是受活罪。

赛莉麦娜 世上也的确没有第二个人，像你这样入迷的。

阿耳塞斯特 是的，谁在这上头也比不上我。谁也想象不出我多么爱你，夫人，从来就没有人像我这样爱你。

赛莉麦娜 说实话，你的恋爱方法也真新鲜，因为你爱旁人就为了和他们吵架。你只有狠话表示你的迷恋，我从来还没有见过一种这样爱骂人的爱情⁽¹⁹⁾。

阿耳塞斯特 可是我使不使性子，全看你自己。结束了我们的种种争执吧，我求你啦，掏出真心来说话，想法子打断……

第二场 赛莉麦娜，阿耳塞斯特，巴司克人。

赛莉麦娜 什么事？

巴司克人 阿卡斯特在楼下面。

赛莉麦娜 好！请他上来。

阿耳塞斯特⁽²⁰⁾ 什么？我就永远不能和你在一起谈谈心？你总在想着接见客人？你就不能下下决心，哪怕一回也好，说你不在家？

赛莉麦娜 你要我和他吵架，还是怎么的？

阿耳塞斯特 你有些顾虑，我不欣赏。

赛莉麦娜 你要是晓得了我讨厌见他呀，一辈子也不会饶我的。

阿耳塞斯特 这有什么关系，把你难为成了这个样子……

赛莉麦娜 我的上帝！这种人的好心好意，有重要性的。我不晓得是怎么回事，这些人在朝廷上，可以高谈阔论。他们不管合适不合适，就参与种种谈话，虽然成事不足，可是败事有余，所以即使你另外还有靠山，也不该和这些大喊大叫的人闹翻。

阿耳塞斯特 总之，不管什么事，不管为了什么原因，你找得出理由敷衍每一个人；而你那些先见之明……

第三场

巴司克人，阿耳塞斯特，赛莉麦娜。

巴司克人 太太，克利汤德也来啦。

阿耳塞斯特 （他做出要走的模样。）说到就到。

赛莉麦娜 你跑哪儿去？

阿耳塞斯特 我出去。

赛莉麦娜 待下来。

阿耳塞斯特 办不到。

赛莉麦娜 我要你待下来。

阿耳塞斯特 没有用。那些谈话只能惹我腻烦。硬要我受这份罪，简直是要我的命。

赛莉麦娜 我偏要、偏要你待下来嘛。

阿耳塞斯特 不，不可能。

赛莉麦娜 好！走你的，去你的，随你的便。

第四场

艾莉昂特，费南特，阿卡斯特，克利汤德，阿耳塞斯特，赛莉麦娜，巴司克人。

艾莉昂特⁽²¹⁾ 两位侯爵和我们一道上来啦。给你回过了没有？

赛莉麦娜 回过啦。⁽²²⁾给大家看座。（向阿耳塞斯特。）你没有走？

阿耳塞斯特 没有走。不过夫人，为他们也好，为我也好，我要你把话交代明白。

赛莉麦娜 住口。

阿耳塞斯特 就是今天，你要交代明白。

赛莉麦娜 你疯啦。

阿耳塞斯特 不疯。你要讲讲清楚。

赛莉麦娜 哎呀！

阿耳塞斯特 你要做出决定来。

赛莉麦娜 你在寻开心，我看。

阿耳塞斯特 不是的，你要选择，我等够啦。

克利汤德 家伙⁽²³⁾！我从卢佛宫来，克莱翁特参加起床典礼⁽²⁴⁾，夫人，他那副滑稽模样，真叫绝啦。难道他就没有什么朋友，能帮他出一个仁德的主意，纠正一下他的姿式？

赛莉麦娜 说实话，他在交际场合，活脱脱就像一个小丑；他处处摆出一副活灵活现的神气，老远就照人眼睛；隔了一会儿你再看他，他比先前还要古怪。

阿卡斯特 家伙！说起怪人来，我方才遇到了一个最腻烦的：那就是爱说长道短的大蒙，你们听我说，他有一小时，让我下了轿子，站在大太阳地。

赛莉麦娜 他这个人呀，可真能说啦，芝麻大的小事，也有本事大扯一通，他说了半天话，你就听不出一点头绪来；你费了半天劲，也就是听到一些响声。

艾莉昂特 （向费南特。）开场白不坏：谈话有一个挺好的方向，朝着相识的人开炮。

克利汤德 还有狄芝特，夫人，也是一个有趣的人物。

赛莉麦娜 这个人呀，从上到下，都是神秘，从你旁边走过去，慌慌张张地望你一眼，整天摆出有事的樣子，其实一点事儿也没有。他装模作样，只能叫人作呕；他时时刻刻打断谈话，声音放低，说有秘

密话告诉你，这个秘密根本分文不值；稀松平常的东西，他夸成宝物，就连一声“你好”，也凑近耳朵讲。

阿卡斯特 夫人，皆拉耳德又怎么样？

赛莉麦娜 哦！讨厌的吹牛大王！从来就看不见他走出大贵人圈子，成天在上流社会钻来钻去，挂在嘴上的也永远是公爵、公主或者亲王：他成了贵人迷。他说话离不开狗、马、猎具；谈到金枝玉叶，他便称兄道弟；至于“先生”这个称呼，对他已经成了古董。

克利汤德 据说他和白莉丝非常要好。

赛莉麦娜 这个女人呀，头脑简单，语言无味！她来看我，我就像在受难一样：单为找话向她讲，就得一身又一身冒汗，可是她那些话，偏又空空落落，前言不接后语，随时可以中断。你想打开僵局，向四面八方求救，可是客套话全说完了，也不顶事：晴呀阴的、冷呀热的，你同她说不上两句，就一干见底。她拜望你，你已经消受不下，她还偏往长里拖，简直怕人：你问时间也好，老打呵欠也好，她就像一块木头，一动不动。

阿卡斯特 你觉得阿德拉斯特怎么样？

赛莉麦娜 哎呀！简直是傲气冲天！这个人呀，眼眶子里头只有自己。朝廷永远满足不了他的要求，所以咒骂朝廷，成了他每天的正经。短差也好、实授也好、圣职也好，随你给他什么官职，他都认为不配他的才能。

克利汤德 可是年轻的克莱翁，你看他怎么样？我们的正人君子，如今都到他那边做客。

赛莉麦娜 他让他的厨子变成一种才能，大家拜访的是他的饭桌子。

艾莉昂特 他用心开出很精致的菜肴。

赛莉麦娜 对，不过我倒希望，我不把自己端上饭桌子：他那副蠢相是一盘顶坏的菜，所以照我的口味看，他每回请客，都受了这道菜的

害。

费南特 大家器重他的舅父大密斯，夫人，你说他怎么样？

赛莉麦娜 他是我的朋友。

费南特 我觉得他是一位正人君子，看上去也很有见识。

赛莉麦娜 对，可是他自负才情高，我就气不过了；他自以为语妙天下，只要他谈话，就见他高人一等，搜索枯肠，找俏皮话说。自从他异想天开，自以为有学问以来，他就斤斤较量，觉得什么也不合他的胃口；天下文章，经他一看，全有毛病；他认为恭维不是才子的本色，作学者就要善于挑剔，称赞和讥笑总是蠢才的事，所以他一笔抹煞时下的作品，自己就高出众人之上。就连日常谈话，他也吹毛求疵：话说得过于下流，他犯不上屈尊俯就，于是两只胳膊搭在一起，站在他的才情的高空，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望着每一个人说话。

阿卡斯特 我的妈呀，简直活活把他画出来啦。

克利汤德 你刻画人刻画到了入木三分！

阿耳塞斯特 好，来，再接再厉地来，我的朝三暮四的好朋友：你们一个人也不饶，而且人人有份，可是他们中间谁在你们面前一出现，就见你们急忙迎上前去，朝他伸出了手，引天作证，愿供差遣，再来一个谄媚的吻作支持。

克利汤德 我们有什么好见怪的？你不爱听，就该责备夫人才是。

阿耳塞斯特 不是她，家伙！是你们。都是你们先意逢迎，欢欣鼓舞，才让这些诽谤，全像利箭一样，从她那边射了出来。她的讽刺的兴致，是你们焚香顶礼，逢迎作恶，不断培养出来的。不见有人称赞，她也就兴致索然，没有心情去揶揄人了。所以看见世人沾染恶习，我们并不怪罪恶习，反而处处怪罪那些阿谀之徒。

费南特 可是这些人的过错，你既然同样谴责，为什么又这样关切他们？

赛莉麦娜 我们这位先生不说拧话，那怎么成？你也好指望他人云亦云？上天给他顶嘴的才情，你也好指望他不到处显白显白？旁人的见解从来不称他的心思；他也永远坚持相反的意见；假如有人发现他和谁的看法一致，他会以为自己变成了庸人的。他对标新立异的荣誉是那样入迷，常常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明明是他的见解，他听见旁人一说，也立刻加以反驳。

阿耳塞斯特 夫人，你有说笑的人捧场，声威十足，可以把讽刺的矛头对准了我的。

费南特 不过这也是真的，随便人家说什么，你总是严阵以待，而且由于脾气坏，这你自己也承认，你就不能忍受旁人说好说歹。

阿耳塞斯特 那是因为，家伙！人们没有道理；那是因为对他们发脾气是应当的；那是因为他们对任何事不是乱恭维，就是瞎挑剔。

赛莉麦娜 不过……

阿耳塞斯特 不，夫人，不，哪怕是粉身碎骨，我也要讲：你有一些娱乐，我不能忍受；这里这些人就不该鼓励你坚持他们自己也在责备的缺点。

克利汤德 就我来说，我不知道，不过我公开承认，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夫人没有缺点。

阿卡斯特 我看见她柔情绰态，如花似玉，可是我看不出她有缺点。

阿耳塞斯特 我全看见了，我不但不隐瞒，她晓得，反而加意数说了她一顿。人越相爱，就越不该面谀；真心相爱，就是决不讳过；就我来说，我一发现那些下流的求婚人，处处依顺我的见解，或者时时刻刻低声下气，奉承我那些谬言谬行，我就统统把他们赶走。

赛莉麦娜 总之，照你的话做，真心相爱，就得取消甜言蜜语，把咒骂相爱的人看成完美爱情的无上荣誉。

艾莉昂特 就一般而言，恋爱很少照这些规则形成，情人总在夸耀自己的意中人，这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痴情不但让他们从来看不出意中人有什么不好，反而样样觉得可爱。他们把缺点看成优点，还能给缺点取一些动听的名词。面无血色，可以和素馨比白；黑到怕人，说成可爱的褐色美人；身子单薄，就夸腰肢苗条，体态轻盈；身子发胖，就是仪态端庄；衣饰零乱，人也并不好看，叫成不修边幅的美人；其大无比，看上去像一尊女神；矮子又是上天的小号奇迹；心性高傲，佩戴金冠；刁钻成了多才；愚蠢成了善良；饶舌是性情爽快；不说话成了守身如玉。情人就是这样的，心一入迷，专走极端，连意中人的缺点也爱。(25)

阿耳塞斯特 我这方面，我坚持，我……

赛莉麦娜 话到此为止，我们去廊子转两转吧。什么？先生们，你们要走了吗？

克利汤德和阿卡斯特 不走，夫人。

阿耳塞斯特 你很怕他们走。先生们，你们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不过我警告你们，你们走了以后，我才走。

阿卡斯特 除非是夫人嫌我待得太久，我整天没有事做。

克利汤德 我这方面，只要不误就寝小礼(26)，也没有另外的约会。

赛莉麦娜(27) 我相信，你是开玩笑。

阿耳塞斯特 不，一点也不是；你愿意我走，还是谁走，回头就知道了。

第五场

巴司克人，阿耳塞斯特，赛莉麦娜，艾莉昂特，阿卡斯特

特，费南特，克利汤德。

巴司克人⁽²⁸⁾ 先生，外边有一个人要见您，说是有要紧事，不能耽搁。

阿耳塞斯特 对他讲，我没有火急的事。

巴司克人 他穿一件制服，下摆宽宽的，打褶子，上面还有金边儿。

赛莉麦娜⁽²⁹⁾ 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要不然，叫他进来吧。

阿耳塞斯特 你有什么事？先生，进来。

第六场

卫士，阿耳塞斯特，赛莉麦娜，艾莉昂特，阿卡斯特，
费南特，克利汤德。

卫 士 先生，我有两句话传达。

阿耳塞斯特 先生，你要我知道，你就大声讲好了。

卫 士 先生，我奉了众家元帅的命令，要你立刻前去参见。

阿耳塞斯特 什么？先生，要我去？

费南特⁽³⁰⁾ 是奥隆特和你斗嘴的那件滑稽事。

赛莉麦娜⁽³¹⁾ 怎么一回事？

费南特 有几行小诗，他说不好，奥隆特和他拌嘴来的；上面想排难解纷，化小为无。

阿耳塞斯特 我这方面，决不低头让步。

费南特 可是你应该服从命令，走吧，准备……

阿耳塞斯特 他们打算怎么样调解我们之间的纠纷？难道那些先生们一声斥责，造成我们争端的诗句，我就会说好？我说过的话，我决不改口：我认为诗是坏诗。

费南特 可是口气要放平……

阿耳塞斯特 我决不收回：诗糟透了。

费南特 你应当叫人觉得你这人好说话才是。去吧，来吧。

阿耳塞斯特 我去，可是逼我改口呀，休想。

费南特 我们去了再说。

阿耳塞斯特 除非是圣上降旨，要我称赞这兴师动众的破诗，否则，家伙！我永远坚持：诗是坏诗，一个人写这种诗，就欠上绞刑架。

（向笑着的克利汤德与阿卡斯特。）妈的！先生们，我不相信我就这么好笑。

赛莉麦娜 快到你该去的地方吧。

阿耳塞斯特 我去，夫人，可是我立刻就转回这里，结束我们的争论。

第三幕

第一场

克利汤德，阿卡斯特。

克利汤德 亲爱的侯爵，我看你踌躇满志，欢天喜地，无忧无虑。老实说，你以为自己真有充分理由喜形于色，而不是自高身价？

阿卡斯特 家伙！我检查自己一遍，看不出我有任何理由，应该忧心如捣。我有钱，我年轻，生在一个有相当道理把自己说成贵族的世家；我相信，就门第给我带来的地位而言，很少有官职我谋不到手的。说到勇敢，我们应当特别重视，不是我吹牛，大家知道，我不缺欠勇敢；我在社会上，也是大家看见的，处理有关荣誉的事件，方式十分坚强、痛快。说到才情，当然我有；我有欣赏力，能立即判断好坏，能论列天下是非，能摆出内行的架式，坐在舞台的长凳上，对我醉心的新戏，作权威性的决定，看到每一个值得叫好的妙

处，就高喊一通。我不但十分机警，而且风度翩翩，神采奕奕，牙
尤其美，举止又很潇洒。说到打扮，不是我夸口，我相信，谁想和
我较量，谁算找错了人。闺秀极其爱我，国王又很宠我，我受到的
尊敬，我看可以说是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我相信，我亲爱的侯
爵，我相信有了这一切，随便走到什么地方，也会对自己满意。

克利汤德 对，不过既然在旁处容易成功，又何必在这里长叹其无用之
气呢？

阿卡斯特 我？家伙！凭我的品格、我的心性，就不能忍受美人的白
眼。也只有笨人，也只有庸才，这才坚贞不渝，热爱铁石心肠的美
人，在她们的脚边死活不得，忍受她们的苛责，向呻吟和眼泪求
救，仰仗终年累月的追求，企图得到不配得到的婚姻。不过像我这
种人，侯爵，不是为了害单相思、做赔本生意来到世上的。美人就
算价值连城吧，我想，感谢上帝！我的身价也和她们一样高。而且
既然以取悦我这种人为荣，她们不出代价，就不合理，少说也该你
来我往，平分开支，才有成就。

克利汤德 那么，侯爵，你想你在这里很有把握了？

阿卡斯特 我这样想，侯爵，是有相当理由的。

克利汤德 听我的话，别存这种妄想啦：我的亲爱的，你是在给自己戴
高帽子，给自己戴遮眼罩子。

阿卡斯特 不错，我是在给自己戴高帽子，也的确是在给自己戴遮眼罩
子。

克利汤德 可是你凭什么认为自己幸福无边呢？

阿卡斯特 我是在给自己戴高帽子。

克利汤德 你的揣测有什么根据？

阿卡斯特 我是在给自己戴遮眼罩子。

克利汤德 莫非你有可靠的凭证？

阿卡斯特 我告诉你，我是在哄骗自己。

克利汤德 是不是赛莉麦娜私下对你说起她爱你来的？

阿卡斯特 不，她没有好脸子给我。

克利汤德 回答我的话，我求你啦。

阿卡斯特 我碰到的全是钉子。

克利汤德 说正经，告诉我，她给了你些什么希望？

阿卡斯特 我倒楣，你交运，就是这个。她非常厌恶我，总有一天，我一定要上吊的。

克利汤德 这样吧，侯爵，为了避免你我爱情上有冲突起见，你愿不愿意我们两个人协力做好一件事；谁将来拿得出真凭实据，证明自己得到赛莉麦娜的欢心，另一个人就给未来的胜利者腾清地方，帮她排挤一个寸步不离的情敌，怎么样？

阿卡斯特 好啊，家伙！这话我爱听，我以百分之百的诚意接受。不过，哟？

第二场

赛莉麦娜，阿卡斯特，克利汤德。

赛莉麦娜 还在这儿？

克利汤德 爱情留住我们的脚步。

赛莉麦娜 我方才听见楼底下来了一辆马车，你们知道是谁来了？

克利汤德 不知道。

第三场

巴司克人，赛莉麦娜，阿卡斯特，克利汤德。

巴司克人 太太，阿尔席诺艾上楼看您来啦。

赛莉麦娜 这女人找我做什么？

巴司克人 艾莉昂特在楼底下陪她谈话。

赛莉麦娜 她在打什么主意？她来干什么？

阿卡斯特 她去的地方，都把她看成十全十美的正经女人，一心向道……

赛莉麦娜 是的，是的，全是假招子。她是心在红尘，费尽心机，勾引男人，可是一个也捞不到手。看见旁的女人后头跟着男人求婚，她就眼红。长得难看，人人冷落，瞎了眼睛的世纪永远成了她的出气筒。她怕人看出自己寂寞无聊，就企图用正经女人这块招牌，把真相掩饰起来。相貌寻常，她为了挣面子，就把本人没有的魅力叫作罪恶。其实这位太太倒也很喜欢有一位情人，甚至于对阿耳塞斯特就情意绵绵，所以他向我献殷勤，成了侮辱她的美丽，咬定牙根，说是从她那边把他抢过来的，于是又吃醋，又恼气，几乎隐瞒也不隐瞒了，到处背地里对我使坏。总之，像她这样蠢的女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言行不规到了极点，简直……

第四场

阿尔席诺艾，赛莉麦娜。

赛莉麦娜 哟！是什么好风儿把你吹到舍下来的？夫人，不打谎语，我直惦记你。

阿尔席诺艾 我来是因为我觉得，有几句话我应当奉告。

赛莉麦娜 哟！我的上帝，看见你，我多开心呀！⁽³²⁾

阿尔席诺艾 他们走得再相宜不过了。

赛莉麦娜 我们坐下好不好？

阿尔席诺艾 不必啦，夫人。对我们最有影响的事，做朋友的遇到了，就该分外关心才是；说到影响，对我们最有影响的事，就数名誉和礼貌了，我来就为奉告一桩和你的名誉相关的事，表白一下我对你的衷心的友谊。昨天，我看望几位崇德的君子，谈话之中，谈到了你。你的一举一动，远近皆知，夫人，不幸是大家并不赞扬。你招待的那群客人、你的情场韵事和佳话，引起许许多多的责言，尖锐到了我意料不到的地步。你当然明白我要帮谁说话：我想尽我的能力为你辩白，也一再为你的本意开脱，情愿为你的心地作担保。可是你知道，世上有些是非，尽管你想原谅，也不就能原谅得了，所以说到最后，我不得不承认：你的生活方式对你有一点不利，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恶劣的印象，到处引起飞语流言，不过只要你肯改，你的种种行为就会少受到批评的。我说这话，并非真就相信你有什么品行不端的地方，上天保佑我没有这种想法！不过人很容易相信外表的，所以各行其是就不够了。夫人，我相信你这人十分明白事理，不会误会我这番好意，也不会错想到别的上头的。说到动机，我也就是心肠热，处处关心你罢了。

赛莉麦娜 夫人，十二分感谢你。承你这样见爱，我不但不曲解，而且立刻斗胆图报，也说两句和你的名誉相关的话。你证明你是我的朋友，把关于我的谣言告诉我知道，我这方面也愿意照好样学，把议论你的话说给你听。我有一天在一个地方做客，见到几位戴仁抱义的高人，说起真正做人的道理，夫人，就说到了你。就在座的人们看来，你的正经和你的虔诚算不得很好的范例：那种表面上装出一副严肃的模样；你说起品行和名誉来，喋喋不休地议论；你听见一句无中生有的两可之词就做怪脸，乱嚷嚷；你把自己看得了不起地高；你看旁人那副不屑的神气；你经常的教导，和你对天真无邪的事的酸溜溜的批评；这一切，夫人，实对你说了吧，受到异口同声的责备。他们说：“这种谦和的面相，还有这种贤德的外表有什么用，既然和此外的言行不符？她做祷告准得不得了，可是她打她的下人，不给工钱。她在敬神的场合显出一百二十分的虔诚，可是她

搽了粉，想作绝色女子。她把画上的光身子盖住，可是她对真人有好感。”我为了你呀，和个个人争论，再三要他们晓得，这是诽谤；可是他们驳斥我的看法，他们的结论是：少管旁人的闲事，多检点一下自己，才是你的本分；想谴责旁人，就该先仔细查看查看自己；希图旁人改过，就得自己先过模范生活，然后才有分量；即使有必要的話，上天指定专人负责，还是由他们办好了。夫人，我相信你也一样十分明白事理，不会误会我这番好意，也不会错想到别的上头的，说到动机，我也就是心肠热，处处关心你罢了。

阿尔席诺艾 劝人会劝出是非来，并不希奇，可是倒打一耙，我可没有想到；夫人，我谆谆相劝，反而伤了你的心，看你反咬一口的狠劲儿，我也就明白了。

赛莉麦娜 夫人，正相反。人放聪明的话，相互之间的劝告就会流行起来的：这样一来，以诚相见，就会摧毁那种人各为己的极端盲目情况的。我们能不能以同样的热心肠，继续这样忠心合作下去，小心在意，把我们听来的话，你听到关于我的话，我听到关于你的话，彼此私下里传来传去，可就看你啦。

阿尔席诺艾 噫！夫人，关于你的话，我什么也没有能听到；应当受人指摘的，也就是我罢了。

赛莉麦娜 夫人，我相信，事情全有可褒可贬的一面，而且按照年龄或者趣味，各人有各人的道理。有一个期间，谈情说爱相宜；再一个期间，只有正经合适。韶华已逝，青春不在，我们作为手段，不妨挑选后者。它正好遮掩恼人的冷落。我不否认我有一天，也走你的道路：年龄支配一切，可是二十岁上就作正经女人，夫人，大家晓得，不合时宜。

阿尔席诺艾 一个微不足道的优点，你也实在犯不上洋洋得意，在你的年龄上大做文章。我就算年纪大几岁，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值得你这样盛气凌人。夫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动怒，把我逼到这般田地。

赛莉麦娜 我呀，我也不知道，夫人，你为什么处处和我为难。你有伤心事，何必一定老找我算账？人家不向你献殷勤，我又能怎么着？要是我引起人家的爱情、要是人家每天继续对我焚香顶礼，——你也许巴不得我香火冷落。我就不晓得怎么办好，因为这不是我的过错；你尽好行动自由，我阻挠不了你有魅力招揽香火。

阿尔席诺艾 哎呀！你以为你有一群人求婚，觉得神气，旁人就会难过吗？招蜂惹蝶，今天出什么代价，你以为我们不会一目了然吗？你想按照常情，要人相信，完全是靠你的人品招来这群狂蜂乱蝶？他们以一种正当的爱情追你？他们向你求婚，都是为了你的徽音清德？遮掩耳目遮掩不了许多，社会也绝不是傻瓜。我就看见有些女人，惹爱生怜，可是家里并不总有好些情人。所以我们从这上面得到结论：她们不先意逢迎，男人绝得不到她们的欢心；没有一个男人是为了我们水汪汪的眼睛，才向我们求婚；我们不出代价，他们就不追求我们。所以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胜利的小小得意，你犯不上这样傲气冲天；把你这倾国倾城的气焰压压低吧，不要为了这个就目中无人。我们要是眼红你那些胜利的话，我想，不爱惜羽毛，就照样能像旁人一样得意，照样会让你看看，只要愿意，就能有许多情人的。

赛莉麦娜 那么，夫人，招引情人来吧，我们也好开开眼：你就用这诀窍努力得人欢心吧，不要……

阿尔席诺艾 这种谈话，夫人，我们就停止了吧：你我这样谈下去，谈不出什么好话来的。不是我的马车还要我等下去的话，我早该告辞了。

赛莉麦娜 你高兴待多久，就待多久，夫人，不必急着就走。我这半天陪你，你也一定腻烦了，我给你找一个更好的伴儿吧。这位先生，来得适当其时，比我陪你要胜任愉快多了。阿耳塞斯特，我得写一封信去，再不写，就要得罪人了。你陪陪夫人吧，即使我有失礼的地方，她也会网开一面，容易原谅的。

第五场

阿耳塞斯特，阿尔席诺艾。

阿尔席诺艾 你看哟，我在等我的马车来，她希望我陪你聊聊天；她从来做人就细致，可是什么也比不上她给我这样一个谈话的机会，真是再称心不过了。说实话，有大才的人受到个个人的敬爱；而你的才能，千真万确，就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让我处处对你关心。我真希望朝廷能另眼看待，不辜负你的槩槩大才：你应该抱怨；看见他们每天什么也不为你安排，我气得不得了。

阿耳塞斯特 我，夫人！我有什么好要他们提携的？谁看见我为国立功来的？请问，我立下了什么皇皇大功，抱怨朝廷什么也不为我安排？

阿尔席诺艾 朝廷倚重的那些官员，也不就个个都立过丰功伟绩。出人头地，看机会，也看权势；总之，就你的大才而言，就该……

阿耳塞斯特 我的上帝！求你就放开我的才能不谈了吧。你怎么能要朝廷操心操到这上头？整天发掘人才，朝廷不但会乱成一片，还要劳碌不堪。

阿尔席诺艾 高才是埋没不了的；许多人就十分看重你的才能：你听我说，昨天在两个难得的场合，就有几位权贵夸你来的。

阿耳塞斯特 哎呀！夫人，人人今天有人夸，我们这个世纪就没有什么好坏高低：个个是长才大器，所以有人称道，也给自己带不来什么光采。满嘴的恭维词句，见一个送一个，我的听差也上了《新闻》⁽³³⁾。

阿尔席诺艾 就我来说，我真还希望朝廷有什么官职，你能感到兴趣，显显你的身手。只要你对我透露出一点点想做官的意思，我就可以四出活动，帮你效劳的，而且我手边有人奔走钻营，哪怕是赴汤蹈火，也要给你弄到一条进身的捷径。

阿耳塞斯特 夫人，你要我在朝廷干什么？我的性格不容我接近朝廷。

我出世的时候，上天根本就没有交给我一颗适应宫廷风尚的灵魂；我也根本缺乏那些功成名就、发家致富的必要的品质。我最大的才分就是坦白，真诚，我也根本不会花言巧语玩弄人；谁没有口是而心非的天分，谁就应该少在当地停留。不在朝廷，当然就要失去只有它今天能给的支持和名位；可是另一方面，也免去扮演大傻瓜的苦恼：用不着去碰数不清的大钉子，用不着奉承某些先生的诗，用不着巴结某一位夫人，用不着忍受我们滑稽侯爵的无知。

阿尔席诺艾 你不喜欢，我们就不谈出仕的事好了，不过关于你的恋爱，我真还没有法子不可怜你。把我心里的话说给你听吧，我简直希望你找一个更好的闺秀相爱。你太应当有一个更好的命了，可是把你迷住了的那个女人，就配不上你。

阿耳塞斯特 不过说这话的时候，夫人，请问，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女人是你的朋友？

阿尔席诺艾 是朋友，不过她对不住你，再容忍下去，我可真要良心不安了。你的遭遇太让我难过了，所以我只得警告你：她把你的爱情出卖啦。

阿耳塞斯特 夫人，你这是对我表示热切的关怀，作情人的听到这样的劝告，十分承情。

阿尔席诺艾 是的，尽管她是我的朋友，我照样认为她不配占有一位君子的心，因为她对你的柔情蜜意全是装出来的。

阿耳塞斯特 这有可能，夫人，我们看不见旁人的心，不过你有好心，就不该引起我这种疑心才是。

阿尔席诺艾 你愿意蒙在鼓里头，那还不容易，我就什么也不对你讲好了。

阿耳塞斯特 不；关于这事，不管我们听到什么，疑心比起什么来也都难过。拿我来说，宁可什么也不知道，知道就要全都知道。

阿尔席诺艾 好！话多无益，你就去看看真凭实据吧。是的，眼见为真，我要你看了再说。你只要把我送到家就行。然后我给你看一份忠心的凭据，证明你的美人并不忠心。你要是还能爱爱旁人的话，我也许能想法子安慰安慰你的。

第四幕

第一场 艾莉昂特，费南特。

费南特 可不，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倔强的人、更难调停的僵局：人家从各方面拿话开导他，也别想指望他能改变他的成见；我想那些先生们断案子，还从来没有遇到这样古怪的争执吧。他说：“先生们，不，我决不改口，除去这一点，我全同意。他凭什么有气？他要我怎么着？难道诗写不好，就毁坏他的名声不成？我的劝告怎么他啦，他那样不开心？诗写不好，一个人照样是正经人：这些事根本关碍不到名誉；我在各方面承认他是正人君子，承认他是贵人、是通才、是壮士，随你说什么都成；然而是一位很坏的作家。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称赞他的随从、他的开销，还有他的骑马的本领、使兵器的本领和跳舞的本领；可是恭维他的诗，我只能敬谢不敏。一个人没有运气把诗写好，就不该押什么韵，除非是不这样做要判处死刑。”僵持到最后，他表示好感，接受调解，勉强让了让步，委屈了一下他的看法，就是说，以为语气已经很缓和了：“先生，我这样不随和，表示遗憾，其实我倒真心诚意希望先前把你的十四行诗说得更好些来的。”为了结束起见，大家就在他们吻抱之下，把全部案件勾销了。

艾莉昂特 单看他的行止，他这人很格别；不过我承认，我反而因此特别看重他。他对真诚有自豪感，就其本身而论，也未尝没有高贵、

壮烈的味道。这在我们本世纪是一种罕有的道德。我真还希望人人能跟他学。

费南特 对我来说，我越看他，我就越觉得奇怪，特别是这种痴情怎么会在他心里扎下根的：上天给了他那么一种性格，我不晓得他怎么会心血来潮，想到了恋爱，我尤其不晓得你的堂妹怎么会成了他的意中人。

艾莉昂特 这十足说明，爱情之于人，不总是心性相投的缘故；那些心心相印的道理，根据这个例子，全站不住脚了。

费南特 可是从表面看，你相信她爱他吗？

艾莉昂特 这就很难说啦。怎么能判断她是不是真爱他呢？她自己都不清楚她心里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她在闹恋爱，她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另外一些时候，根本没有这当子事，她以为自己在闹恋爱。

费南特 我相信我们的朋友，在这位堂妹跟前，找到的苦恼比他想到的还多。他要是和我的感情的话，老实说，就会改变心思，朝另一个方向看，做出更好的选择，夫人，就会利用一下你待他的恩情。

艾莉昂特 我这方面，决不乔张乔致，掩饰我的感情，因为我相信，遇到这一类事，就应该以诚相见才是。我决不反对他一心一意爱她，正相反，倒想帮他一臂之力。如果由得了我的话，我会给他和他的意中人作撮合山的。不过人事变幻莫测，万一选择的时候，命运给他做下另外的安排，万一她嫁了旁人，我未尝不可以下决心，接受他的要求；我也不会因为先有人拒绝过他，就对这事有反感。

费南特 就我来说，夫人，我这方面并不反对你待他有情有义；我先前也同他谈过，他愿意的话，很可以一五一十告诉你的。不过万一他们两个人能偕老百年，你不再可能接受他的婚约的话，我愿意不揣冒昧，争取你待他的山高海深的恩情；他错过的恩情，夫人，能归我消受，我要乐坏啦。

艾莉昂特 费南特，你是在说笑。

费南特 夫人，不是说笑；我眼下和你说的话，出自我的本心。我等待公开求婚的机会，望眼欲穿，一心盼望机会快来。

第二场 阿耳塞斯特，艾莉昂特，费南特。

阿耳塞斯特 啊！夫人，帮我出出这口恶气，我真心相待，落了这么一个下场。

艾莉昂特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你这样激动？

阿耳塞斯特 事情是……单单一想，我就会死。整个天塌下来，也不会像这事让我这样痛不欲生。完啦……我的爱情……我说不出口来。

艾莉昂特 你想法子先定定心。

阿耳塞斯特 哦！不长眼的天！一个千娇百媚的人，怎么会有最下流的人的可憎的恶习？

艾莉昂特 可是到底是什么事让你……

阿耳塞斯特 哎呀！全毁啦；我是、我是受骗啦，我是受害啦：赛莉麦娜……谁能相信这个消息？赛莉麦娜骗我，是一个负心女子。

艾莉昂特 你有什么确实根据这样相信？

费南特 说不定是瞎起疑心的结果，你有时候净吃无事生非的醋……

阿耳塞斯特 家伙！张罗你的吧，先生，我的事不劳操心。⁽³⁴⁾ 她的负心，太千真万确了，我的衣袋就放着她的亲笔字据。是的，夫人，一封写给奥隆特的信，上面写好了我的不幸、她的无耻：我一直以为她不理奥隆特，在情敌里头，我也顶不在乎他了，偏偏就是他。

费南特 一封信算得了什么，有时候不像人想的那样就是罪证，表面上很可能骗人的。

阿耳塞斯特 先生，我再说一遍，请你由着我好了；要管，管你自己的事去。

艾莉昂特 你应该保持镇静，说到侮辱……

阿耳塞斯特 夫人，这事就看你啦。我能不能消除我的心如刀割的痛苦，今天全看你啦。帮我报仇吧，她是一个忘恩背信的亲戚，不顾道义，出卖我的坚贞的爱情。帮我报仇吧，这种行为，你一定会痛恨的。

艾莉昂特 我，帮你报仇！怎么个帮法？

阿耳塞斯特 把我的心收下好了。收下吧，夫人，负心女子的位置，你取而代之，我就报了仇了。我希望惩罚她，从真诚的愿望、深沉的爱情、恭敬的体贴、殷切的关注和勤恳的效劳，把我这颗火热的心献给你。

艾莉昂特 我确实同情你的痛苦，也决不小看你献给我心；不过事情也许不像你想的那样不可救药，你还有放弃这种报仇的心思的可能。

阿耳塞斯特 不，不，夫人，不：糟蹋我糟蹋到了这步田地，我和她吹了，要我回心转意是办不到的，什么也不能改变我的决心，我再敬重她，我会惩罚自己的。她来啦。我一见她走近，就心里冒火八丈高。我要狠狠骂她一顿，骂她阴险，骂她一个体无完肤，然后把一颗完全从她的欺诈的魅力解放了的心献给你。

第三场 赛莉麦娜，阿耳塞斯特。

阿耳塞斯特⁽³⁵⁾ 天啊！我现在能心平气静吗？

赛莉麦娜⁽³⁶⁾ 哟！⁽³⁷⁾你怎么啦，看你这副心乱样子？你嗟声叹气，眼睛死盯着我，是什么意思？

阿耳塞斯特 一个人再怎么能为非作歹，也比不过你不守信义；命运、魔鬼、震怒的上天产生的东西，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可恶的。

赛莉麦娜 我就爱听这种甜言蜜语。

阿耳塞斯特 哎呀！别开玩笑，现在不是说笑的时候。倒是害臊的好，你有害臊的理由，我有你不守信义的真凭实据。我心乱早就有了来由：我为我的爱情担惊受怕，不就没有道理；我常起疑心，你嫌讨厌，可是这样做，机会终于让我发现了事情的真相。你费尽心机，使尽伎俩，可是吉人天相，我担心的事还是出现了。不过你不要以为我会忍气吞声，由你糟蹋，并不报复。我知道爱情不受支配，无依无靠，随处而生；强横霸道，也从来成不了好事；个人有自由挑选自己的意中人。所以你一开头就对我把话明说了，我没有丝毫理由抱怨；你一起始就拒绝我的要求，我只有怪罪自己命中不济。可是用谎言谎语鼓舞我和你相爱，就是薄幸，就是背信，再大的惩罚也不过分，我尽可以痛心疾首，为所欲为。是的，是的，你这样糟蹋我，等着看吧，我已经不是我了，我已经气疯了：你把我收拾得苦不堪言，我已经失去了理性，满腔都是正当的怒火，我今后的举措，我也做不了担保。

赛莉麦娜 求你啦，你哪儿来的这样大的气？告诉我，你是不是失去了头脑？

阿耳塞斯特 是的，是的，失去了头脑，就在我每次倒楣见到你，受你毒害的时候，就在我让欺诈的魅力迷惑住，还以为真心相待的时候。

赛莉麦娜 你这样埋天怨地，我到底干下了什么负心事？

阿耳塞斯特 哎呀？看她有多虚伪，装假的本领有多在行！不过我早已布置好了天罗地网，你就束手待擒吧：看看这个，认认自己的笔迹；这封信到了我手上，你就作声不得，你没有法子不承认这个凭据。

赛莉麦娜 你心乱就是为了这个呀？

阿耳塞斯特 你看见这封信，也不害臊？

赛莉麦娜 我凭什么要害臊？

阿耳塞斯特 什么？你要诡计，还要厚脸皮？就算没有盖印吧⁽³⁸⁾，你也否认得了？

赛莉麦娜 为什么否认我的亲笔信？

阿耳塞斯特 你这封对我有罪的信，你看了居然能不惭愧？

赛莉麦娜 你呀，说实话，是个大怪物。

阿耳塞斯特 什么？你居然不把这驳不倒的凭证放在心上？我看你在信上对奥隆特表示好感，不就等于糟蹋我，不不够你害臊的？

赛莉麦娜 奥隆特？谁告诉你，信是写给他的？

阿耳塞斯特 就是今天拿信给我的那些人。其实就算我同意是写给另一个人的，难道我就没有理由抱怨你？难道你真就没有什么对不住我？

赛莉麦娜 可是万一收信的是一个女人，又有什么冒犯你的地方？又有什么告罪的地方？

阿耳塞斯特 啊哈！好聪明的心计！好巧妙的遁辞！我承认，我没有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儿，这下子我算是心服口服啦。你竟敢玩弄这套下流把戏？你以为旁人真就那样不懂事？来吧，我们就看看你想用什么样的诡计，拿什么样的脸面，圆这一眼望穿的谎！信上的话，句句多情，你怎么可以说成是写给女人的？你想掩饰自己不守信义，就解释解释信上这几句话吧……

赛莉麦娜 我呀，不高兴。你这样强权霸道，当着我，竟敢这样信口雌黄，真是岂有此理。

阿耳塞斯特 不，不，不必动怒，你就费费心，把这几句话给我解释解释看。

赛莉麦娜 不，我才不干呐；你爱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不关我的事。

阿耳塞斯特 你就行行好，说给我听，这封信怎么能解释成写给一个女人的，我就满意啦。

赛莉麦娜 不，是写给奥隆特的，我偏要你这样相信；我十二分欢迎他的种种殷勤；我欣赏他的谈话，敬重他的为人，你说什么我全同意。你就打定主意，由着性子来吧，可就是别再折磨我啦。

阿耳塞斯特⁽³⁹⁾ 天呀！还有什么事比这更残忍的？谁从来受过这种虐待？什么？我有正当的理由生她的气，诉苦的是我，而受责备的也是我！我的痛苦和我的疑心让她逼到了无路可退，她由着我往最坏处想，她还引以为荣。然而我又那样懦弱，就不能砸开系牢我的锁链，以高贵的蔑视把自己武装起来，反对这太让我入迷的狠心女子！⁽⁴⁰⁾啊！负心女子，你可真叫在行啦，现在利用我的极度软弱打击我自己，拿这受你眼睛骗的致命爱情的无比狂热为你打掩护！你干下这伤我的心的坏事，起码也该声辩两句，不要装出对不起我的模样才是。万一可能的话，你就让我明白这封信是冤枉了你：我的恩情要我扶你一把，眼下只要你尽力做出真情实意的样子，我这方面，也就尽力相信你是真情实意。

赛莉麦娜 得啦，你吃起醋来，成了疯子，就不配人家相爱。我倒愿意晓得，有什么会逼我屈尊自己，非下流骗你不可，钟情别人的话，为什么会不开诚布公说出来。什么？你有我的恩情作确实保证，还帮我打消不了你的种种疑心？你的疑心就那样重，有了这样的保证还不成？信得过你的疑心，信不过我，不是糟蹋我，又是什么？我们女人承认相爱，要下老大的决心才能办到，因为妇女的名声，就是我们闹恋爱的对头，它说什么也反对招认自己钟情：作情人的，看见女人为他突破这道难关，再要疑心人家说假话，该不该受罚？

人家经过几番了不起的斗争，好不容易才说出了口，他还不相信，算不算有罪？得啦，像这样起疑心，就配我生气，不值得我尊重你：我是傻瓜，也恨自己太老实，还对你这么心软面善的；按说我就该把心给了旁人才是，你再抱怨，也就振振有词了。

阿耳塞斯特 哎呀！冤家，看我爱你爱到了什么地步！毫无疑问，你这些甜言蜜语，是说了骗我的；不过没有关系，我这是命该如此：我拿自己完全交给了你；你会不会变心，会不会丧尽天良骗我，我情愿看到底。

赛莉麦娜 不，你不像应当爱我的这样爱我。

阿耳塞斯特 哎呀！我是情深似海，什么也不能相比；我恨不得人人晓得我爱你，甚至于情急到这步田地，不盼望你好。是的，我倒愿意没有一个人觉得你可爱，你遭逢意外，过着苦日子，上天在你生下来的时候，什么也不给你，没有地位，没有身份，没有财产，也好让我倾心相与，能把不公道的命运为你扭转过来，欢欢喜喜，体体面面，看着你在这一天，借重我的爱情，取得一切。

赛莉麦娜 有这样希望我好的，真也少见！但愿上天保佑我，不给你机会……木头来啦，看他这身滑稽装扮！

第四场

木头，赛莉麦娜，阿耳塞斯特。

阿耳塞斯特 什么意思，这副打扮、这副惊惶的样子？你怎么啦？

木 头 老爷……

阿耳塞斯特 怎么样？

木 头 出了怪事。

阿耳塞斯特 什么怪事？

木 头 老爷，大事不好。

阿耳塞斯特 什么？

木 头 我可以大声说话吗？

阿耳塞斯特 可以，说吧，快些。

木 头 眼边没有什么人……

阿耳塞斯特 哎呀！真能蘑菇！你想不想说？

木 头 老爷，得避避风头。

阿耳塞斯特 怎么？

木 头 得一声不响地溜。

阿耳塞斯特 为什么？

木 头 您听我说，非逃不可。

阿耳塞斯特 理由？

木 头 老爷，连私人告别也来不及。

阿耳塞斯特 可是你说这话，有什么缘故？

木 头 缘故就是，老爷，非卷铺盖不可。

阿耳塞斯特 哎呀！你不把话交代清楚呀，混蛋，看我不砸开你的脑壳。

木 头 老爷，有一个黑人，衣服黑，脸子黑，一直走进厨房，给我们留下一张纸，上头涂了个横七竖八，想把它认出来，就得比魔鬼还坏才成。一定是您打官司的事，我看准没有别的；可是我相信，就是地狱的鬼怪，也不会认出一个大概其来。

阿耳塞斯特 好啦！怎么样？混账东西，这张纸，和你说起的出走，又有什么联系？

木 头 我要告诉您的，老爷，就是过了一个钟头，一个常来看您的人，急急忙忙找您来了，看您不在，晓得我伺候您很忠心，就和颜悦色，托我告诉您……等等看，他叫什么来的？

阿耳塞斯特 别管他姓甚名谁了，混账东西，说他告诉你的话吧。

木 头 反正是您的一位朋友就得了。他告诉我，您眼下大祸临头，您不逃走，就有关监牢的灾殃。

阿耳塞斯特 到底什么事？他不愿意对你明说，还是怎么的？

木 头 没有：他问我要墨水和纸，给您留下了几句话，我想，您一看信，就晓得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

阿耳塞斯特 那么，拿信给我看。

赛莉麦娜 出了什么乱子？

阿耳塞斯特 我不知道，不过我希望就会水落石出的。不识好歹的鬼东西，你还不快找？

木 头 （找了许久。）他妈的！老爷，我把它留在您的桌子上了。

阿耳塞斯特 我恨不得把你揍个……

赛莉麦娜 先别生气，快去把事情弄清楚再说。

阿耳塞斯特 不管我怎么留心，好像命里注定了打断你我的谈话；不过为了打败命运起见，夫人，你就答应我在天黑以前，再来看你一回。

第五幕

第一场

阿耳塞斯特，费南特。

阿耳塞斯特 你听我说，我下定决心啦。

费南特 可是打击再大，你真还非这样不可……？

阿耳塞斯特 是的，随你怎么做，怎么劝我，反正说话算数，我不会改变心思的：我们这个世纪，道德败坏，不可收拾，我宁可和人断绝往来。什么？荣誉、正直、廉耻和法律，明明对我的对头是一概不利；人人说我有理；我也心安理得，以为胜券可操。结局是我眼睁睁看着自己受骗：我虽然公道在握，还是输了官司！一个臭名远扬的坏蛋，居然偷天换日，赢了官司！金科玉律输给他的奸诈！他杀害我，还有理可据！他那包藏祸心的鬼脸，居然有力量推翻正当的权利，歪曲正义！他还弄到一份判决书，表扬他的滔天大罪！恶棍这样欺负我还不满意，有一本要不得的书，风行一时，即使读一遍也应当受到谴责，一本根本值得取缔的书，他也诬赖我是作者⁽⁴¹⁾！奥隆特看见有机可乘，也不怀好意，随声附和，支持谗谤！他在朝廷还算是一位正人君子！我对他只有真诚、坦白，从来也没有得罪过他！他自己恳切万分，要我评鹭他写的诗，又不是我要评鹭！因为我对他直言无隐，不想欺骗他，也不想欺骗真理，他就推波助澜，加我以莫须有的罪名，变成了我最大的仇人！因为我没有称赞他的十四行诗，他就说什么也不肯饶恕我！家伙！人就是这样做成的！虚荣让他们干的就是这一类事！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信义、操守、公道和荣誉！算了吧！我受他们的罪也受够了，还是离开这强盗窝和这送命所在吧。既然人和人相处，全像豺狼一样，我有生一日，你们这些坏蛋也就永远见不到我了。

费南特 我觉得你的计划有点做得太快，害处不见得像你说的那样大：即使你的对头大胆栽诬你，也决办不到把你拘禁起来；他的假报告，本身就站不住脚，很可能害人不成反害己。

阿耳塞斯特 害他？那些为鬼为蜮的伎俩，他就不怕张扬出去；他是一个正式批准了的大恶棍，这件事不但无损于他的信用，他明天反而会因此地位更高的了。

费南特 反正这也是真的，他陷害你，可是他捏造的谣言，大家并不太怎么相信：你在这方面，早已没有什么好怕的了；至于你的官司，你尽好上诉的，你有的是理由翻案，撤掉判决书……

阿耳塞斯特 不，我偏支持它。这样的裁决，对我再怎么不公道，我也要小心在意，不让人把它推翻了：正当权利受害，明眼人一看判决书，也就明白了，所以作为我们这个世纪的人的恶毒的一种明显标志、一个出名的证据，我要它垂之久远。这可能要破费我两万法郎；不过花两万法郎，我就有权咒骂人性败坏，对它长抱永生之恨，也未尝不是好事。

费南特 可是归根结柢……

阿耳塞斯特 可是归根结柢，你是枉费精神：先生，你这上头有什么同我好谈的？眼前这种种丑事，难道你也好意思对我当面加以谅解？

费南特 不，你的见解，我全部同意：事事全靠结党营私，今天只有耍诡计，才能踌躇满志，所以人不洗心革面，就好不下去。不过因为他们心地败坏，也好作为理由，退出他们的社会？人的种种缺点，正好给我们在生活上运用我们哲学的机会。这是道德的最好的锻炼；如果事事公正无欺，人人坦白、正直、和善，大部分道德对我们也就没有用了，因为我们借重道德，就是为了在我们有正当权利的时候，能以忍受旁人的横暴，而不感到痛苦；同样也因为，一个人道德高尚……

阿耳塞斯特 先生，我晓得你说起话来，娓娓动听，永远理由十足；不过你在浪费时间，白费唾沫。理智为了我的利益，要我退出社会：我这人心直口快，不大控制得了自己，说些什么，我也担保不了，会给自己惹出许多乱子来的。别唠叨了，让我等赛莉麦娜来吧：她应当同意我的来意；我要看她是不是爱我，现在该是让我相信的时候了。

费南特 我们一面等她回来，一面上楼看艾莉昂特去。

阿耳塞斯特 不，我觉得心里烦得不得了。你看她去吧，有我的解不开的苦恼陪着，你就由我待在这小黑角落吧。

费南特 这是等人的一个怪伴儿，我还是邀艾莉昂特下来吧。

第二场

奥隆特，赛莉麦娜，阿耳塞斯特。

奥隆特 是的，夫人，你要不要借重赤绳，把我完全拴在你的身旁，就看你了。我需要对你的心有充分保证：一个求婚的人，最不喜欢的就是女方犹疑不决。我的痴情如果能打动你的话，你就决不该瞒着不让我知道。其实我问你要的证据，也不过是不要再让阿耳塞斯特向你求婚罢了；夫人，接受我的爱情，把他牺牲了，而且由今天起，你就再也不许他上门。

赛莉麦娜 可是我常听见你说他好来的；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你这样生他的气？

奥隆特 夫人，没有必要解释；问题在知道你对谁有感情。留这一个，还是留另一个，请你挑吧：我的决心单看你的决心了。

阿耳塞斯特 （从他待着的角落出来。）是啊，先生言之有理。夫人，必须选择，他的要求现在正合我的心思。我也是一样焦急，我来也为了放心不下。我的爱情要你做出明确的表示，事情已经到了不能再拖延的地步，如今是你表示的时候了。

奥隆特 先生，我决不希望自讨无趣，扰乱你的福分。

阿耳塞斯特 先生妒忌也罢，不妒忌也罢，我决不希望和你平分她的心。

奥隆特 假如她认为你的爱情胜过我的爱情……

阿耳塞斯特 假如她对你能有一丝丝好感……

奥隆特 我发誓从今以后不求婚来了。

阿耳塞斯特 我当众发誓不再看她来了。

奥隆特 夫人，用不着顾忌，该你说话啦。

阿耳塞斯特 夫人，用不着害怕，你可以解释啦。

奥隆特 你只要告诉我们，谁是你的意中人就成。

阿耳塞斯特 你只要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干脆选一个就行。

奥隆特 什么？你选一个似乎也有困难！

阿耳塞斯特 什么？你犹疑不决，好像拿不定主意！

赛莉麦娜 我的上帝！你们执意强求，也不看看时候，两个人就没有一个讲理的！我看中谁，我会做出决定来的，我现在也并不犹疑不决！在你们两个人中间，根本就用不着左右为难，世上没有再像爱情的选择这样快的了。不过说实话，这样的话，面对面说出口来，我心里窘得不得了：这些伤人感情的话，我认为决不该当着人面说出口来。一个人喜欢谁，总有痕迹外露，用不着非让我们破脸不可。总之，一个求婚的人，稍微体会出来一点不利的情况，就该心中有数，知难而退。

奥隆特 不，不，当面说破，我没有什么好怕的：就我来说，完全赞成。

阿耳塞斯特 我也要求你这样做。我现在特别坚持当众宣布，决不指望你有丝毫顾忌。你的主要用心是个个保留，不过拖延和犹疑全不行了，你一定要把话交代明白，不然的话，我就把你的拒绝当作裁决来看。你默不作声，我自己晓得怎么解释的，我要把我的最坏的想法看作实有其事的。

奥隆特 先生，你这样生气，我极表好感，我现在要对她讲的也是这话。

赛莉麦娜 你们这样任性，活活把我烦死！难道你们的要求正当！我没有告诉你们，我为什么不讲吗？艾莉昂特来啦，让她评评看。

第三场

艾莉昂特，费南特，赛莉麦娜，奥隆特，阿耳塞斯特。

赛莉麦娜 姐姐，可不得了，他们像是一个心眼儿在折磨我。两个人全一个口气，一定要我宣布看中了他们中间哪一个，当面做出裁决，禁止另一个人对我再有任何好意的表示。你倒说说看，什么时候有过这种怪事。

艾莉昂特 千万不要同我商量这事！说不定你就问错了人，我是赞成有话就说出来的。

奥隆特 夫人，你回避不了的。

阿耳塞斯特 你的推托得不到人支持的。

奥隆特 一定要说，一定要放弃模棱两可的态度。

阿耳塞斯特 你继续保持沉默，就是回绝我的表示。

奥隆特 我只要你说一句话，结束我们之间的争执。

阿耳塞斯特 你不开口，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第四场

阿卡斯特，克利汤德，阿尔席诺艾，费南特，艾莉昂特，奥隆特，赛莉麦娜，阿耳塞斯特。

阿卡斯特⁽⁴²⁾ 夫人，不要见怪，我们两个人有一点小事要你解释。

克利汤德⁽⁴³⁾ 先生们，你们都在，再巧不过，这事和你们也有牵连。

阿尔席诺艾 夫人，你见我来，一定觉得惊奇，其实是两位先生约我来的：他们两位来到舍下，向我抱怨一件事，我说什么也不能相信。我十分敬重你的为人，说什么也不相信你会干出这种坏事。他们的最有力的证据也说服不了我；他们虽然闹小意见，不过朋友还是朋友，所以为了看你洗雪这种污蔑，我也就乐于奉陪他们到府上来了。

阿卡斯特 是的，夫人，我们心平气静，看你怎么样维护它。这封信是你写给克利汤德的？

克利汤德 这封多情的信是你写给阿卡斯特的？

阿卡斯特 先生们，信上的字迹，你们并不生疏，我相信她彬彬有礼，回答你们的书信，你们对她的手笔也一定特别熟悉；不过念念这封信，也还很值得：

“你是一个怪人⁽⁴⁴⁾，谴责我不该有说有笑，还责备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从不那样兴高采烈。没有比这再不公道的啦，你把我得罪下来啦；你不赶快求我宽恕，我会一辈子不宽恕你的。我们那位又高又笨的子爵……”

他应当在这地方。

“我们那位又高又笨的子爵，你从他开始你的抱怨，根本就不合我的口味；自从我看见他有三刻钟之久，让水面起圈圈，朝井里吐痰以来，我对他就永远不能有好印象了。说到那位小侯爵……”

信上说的，先生们，正是不才在下。

“说到那位小侯爵，他昨天挽我的手挽了许久，我觉得世上没有比他再浮薄的人啦，他是那类除去小斗篷和宝剑之外⁽⁴⁵⁾就没有长处的人。说到系彩带子的男人……”⁽⁴⁶⁾

先生，这回轮到你啦。

“说到系彩带子的男人，有时候他的粗暴和他的乖僻也还逗我开心，不过许多时候，我觉得他是世上顶讨厌的人。说到穿上衣的人……” (47)

这回是挖苦你 (48)。

“说到穿上衣的人，他自命才子，不顾舆论，冒充作家，我就耐不下心来听他谈话；他的散文像他的诗一样让我疲倦。所以你记着，我不像你想的那样永远开心；随便人家把我带到什么好玩的场合，我看不见你，就遗憾之至；一个人寻欢作乐，有所爱的人们在一起，就会分外津津有味。”

克利汤德 现在轮到欣赏我啦。

“你和我说起你那位克利汤德，他有一副假温柔模样，是我最不喜欢的人了。他想入非非，自以为人爱他；你也想入非非，相信人不爱你。和他交换一下你的想法吧，你就通情达理啦；我让他纠缠得好生苦恼，为了帮助我忍受起见，尽你的可能，常来看我吧。”

夫人，信上显出了一个性格十分高贵的典范。你晓得这叫什么？我们两个人到任何地方，把你内心的体面形象宣扬一下，也就够了。

阿卡斯特 我有许多话讲，题材也挺漂亮，不过我认为你不配我生你的气，我要让你知道，那些小侯爵有的是品格崇高的妇女安慰他们。
(49)

奥隆特 什么？看过你给我写的信，我决想不到你这样糟踏我。你这颗心装出一副有情模样，轮流许给全人类！算啦，我上够了当，不要

再上当啦。承你情，让我认识到你的真面目：你这样把心还我，我反而富裕了，所以你失去它，我也就报了仇了。（向阿耳塞斯特。）先生，我不再阻挠你求婚了，你大可以和夫人明定终身。⁽⁵⁰⁾

阿尔席诺艾 说实话，这是世上最见不得人的事了；我想不作声也不成，心里直在冒火。谁见过像你这样待朋友的？旁人的事，我也决不搁在心上；⁽⁵¹⁾可是这位先生，——给你带来了好运道——像他这样的人，有才分，有身份，把你捧得像神仙一样，难道也该……

阿耳塞斯特 夫人，我的事我自己会料理，请你就撒开手，不必操这份多余的心吧。你为我打抱不平，也是白费气力，根本我就报答不了你的盛意。即使我要报复，另选意中人，也不会想到你。

阿尔席诺艾 哟！先生，你以为我有这种念头，一心就想着嫁你？你不识好歹，信以为真的话，我看呀，你是狂妄到了极点：这位夫人拣剩下的残余，我还当作宝货，未免也太作践自己啦。请你放明白，少神气些吧：像我这样的女人，你还不配呐。你顶好还是追追她吧，我巴不得早一天看见你们两美必合。（她走出。）

阿耳塞斯特 好啦！我看了个一清二楚，可是我一直不开口，由着旁人先讲话。我这半天克制自己，也算相当久了，现在我可不可以……

赛莉麦娜 是的，你可以敞开讲：你有权利埋怨我，愿意怎么责备就怎么责备我。我承认我错，所以心中有愧，也不想找话对你做无益的辩解。我不在乎旁人恼不恼，不过你这方面，我承认我对不住你。你确实理应生气；我晓得你一定觉得我罪过不小，处处证明我一直在糊弄你，总之，你有理由恨我。恨吧，我同意。

阿耳塞斯特 哎呀！负心女子，我能恨你吗？我能就这样结束我的恩情？就算我想把你痛恨个死，我这颗心肯乖乖儿听我支使？（向艾莉昂特和费南特。）你们看不争气的恩情能把人祸害到什么地步，我请你们两个人都作我心软的见证。不过对你们实说了吧，这还算不了什么，你们看好了，我还要心软下去，证明把人说成聪明就是

错误，因为人在感情上总归是人。是的，负心女子，我情愿忘记你的滔天罪行，我可以衷心宽恕一切，说成一时失于检点，由于青春年少，受了时下恶习的熏染，只要你肯帮我完成逃出人世的计划，立刻下定决心，随我去我发誓要去居住的沙漠地。只有这样做，你才能在人心目中挽回你信上的过错；也只有这样做，经过这场高尚人士厌恶的是非，我才能允许自己继续爱你。

赛莉麦娜 我，不等年老，就弃绝人世，去你的沙漠地，把我活埋了！

阿耳塞斯特 假如你爱我能像我爱你一样，人世不人世，与你又有什么相干？难道和我在一起，你还不心满意足？

赛莉麦娜 二十岁的人就怕寂寞，所以下决心执行这样一种计划，我觉得我还不够伟大，不够坚强。如果结婚能满足你的愿望的话，我可以下决心嫁你；婚事……

阿耳塞斯特 不，现在我从心里憎恨你，单单这种拒绝就比什么也坏事。我和你结婚，样样称心，既然你和我结婚，并不样样称心，好吧，我拒绝你；这种明显的侮辱让我永远摆脱你的不相称的拘束。

（赛莉麦娜走出，阿耳塞斯特向艾莉昂特说话。）夫人，千百清芬衬托你的容貌，可是我只从你身上看到真诚。许久以来，我就十分敬重你的为人，不过让我永远这样敬重你，而且在我心乱如麻的时候，允许我不争取向你求婚的荣誉：我觉得自己太不相配，开始认识到天上没有为我安排这种婚事的好命。把一颗配不上你的心的残余献给你，未免对你也太猥亵。总之……

艾莉昂特 你可以永远这样想的；我要嫁谁也并不为难；你的朋友就在眼前，只要我开口相求，我用不着太担心，他就会接受的。

费南特 哎呀！夫人，这种荣誉是我的全部愿望；即使赴汤蹈火，我也甘心。

阿耳塞斯特 但愿你们能真正知足，彼此长久持有这种感情！遍地不公，到处受害，我要走出这恶习横流的深渊，到天涯海角，寻找一

个能有自由作正人君子的僻静地方。

费南特 来，夫人，让我们尽一切可能，打消他给自己拟订的计划。

- (1) 原作是诗体。1666年6月4日首演；第二年付印。
- (2) “阿耳塞斯特”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语言，字义是坚强。莫里哀饰这个角色。服装根据死后财产目录，是：“一个盒子……里面是《愤世嫉俗》的演出服装，内有金线条彩缎短裤与外衣，加有波状织品，并有彩带饰物；金缎上衣；丝袜与袜带。”
- (3) “费南特”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语言，字义是仁爱。
- (4) 就谈吐和风度来看，艾莉昂特待人接物，都比赛莉麦娜更老成，更有世故，年龄应当大三四岁才是。她和堂妹（一个寡妇）住在一起，婚姻能自主，行动有自由，显然和堂妹和阿尔席诺艾一样，也是寡妇。参看阿尔纳风（Jacques Arnavaon）的《莫里哀的〈愤世嫉俗〉》一书。
- (5) 当时用人取名，每每用花草、什物、地名等等，代替本人真名姓，如本剧的木头、巴司克人等。巴司克是法国西南部山地一带通称，接壤西班牙。
- (6) 法兰西元帅府，有保安司令部性质，附调解厅，1566年成立，防止贵族决斗以及解决有关名誉纠纷的事项。主问官为众元帅，便于慑服宝贵剑族（武将）阀阅的子孙。根据巴司克人（第二幕第五场）对服装的描绘，卫士可能是一位副官（exempt）。
- (7) 根据1734年版，应作“景在巴黎，在赛莉麦娜的住宅”。当时的舞台装置家有这样的记载：“舞台上是一个房间。需要六张椅子、三封信、一双靴子。”靴子显然是杜布瓦穿的，预备出走用，参看第四幕最后一场。艾莉昂特和赛莉麦娜住在一起，但是住在更高一层（第三层），参看第五幕第一场末尾。戏发生在二楼、赛莉麦娜的会客室。
- (8) 根据1682年版，补加：“（坐着。）”
- (9) 根据1682年版，补加：“（猛然站起来。）”
- (10) 当时打官司，两造公开拜访问官，送礼物，走人情。
- (1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耳塞斯特。）”
- (12) 根据1734年版，补加：“（读。）”
- (13)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向费南特。）”
- (14)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5)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费南特。）”
- (17)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旁白。）”
- (18) 当时晋见国王，只许用梳子或者长指甲挠内殿的门，不许敲门。所以长指甲，成了出入宫廷的标志。
- (19) 1674年版将“爱情”改为“爱人”。
- (2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巴司克人下。）”
- (2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赛莉麦娜。）”
- (2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巴司克人。）”
- (23) 开口就来一句下流话（家伙！），成了宫廷贵人的风气。有时候“家伙”表示感情重，例如阿耳塞斯特说的时侯。
- (24) “起床典礼”是路易十四给自己制定的一种仪式。能参预他起床穿衣的，一定是他的亲信。
- (25) 这一段关于爱情的分析，见于古拉丁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前约98—前55）的科学长诗《物性赋》，第四卷。
- (26) “就寝小礼”是路易十四给自己制定的一种仪式：当着一般显贵更衣，叫作“大礼”，随后一般显贵辞出，留下亲信。服侍他上床，叫作“小礼”。
- (2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耳塞斯特。）”
- (28)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耳塞斯特。）”
- (2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耳塞斯特。）”
- (3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耳塞斯特。）”
- (3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费南特。）”
- (3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克利汤德和阿卡斯特边笑，边走出。）”
- (33) 《新闻》（*La Gazette*）是法国最早的刊物，创于1631年，专门报道新闻；1762年起，改为双周刊，取名《法兰西新闻》。
- (3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艾莉昂特。）”
- (35)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6)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耳塞斯特。）”

- (38) 十九世纪以前，法国人写信，不用信封，信叠好了，用火漆在叠口盖印，所以又可以译成：“就算没有盖印吧。”一般作“签字”解释，但不够合理。
- (3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4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赛莉麦娜。）”
- (41) “一本要不得的书（un livre abominable）”：当时确有一首匿名的长诗，攻击路易十四的宠臣柯尔柏（Colbert）、路易十四的母亲和她周围结党营私（如费南特下面说起的）的信徒（也就是阻挠《达尔杜弗》上演的当权人士），盛传一时。十九世纪翻印，诗名即用《要不得的书》，认为是莫里哀的手笔。一般认为是莫里哀的朋友们集体执笔，他本人可能提供一些意见。莫里哀这里虽属客观泛指，显然是有所指而言。攻讦当道，当时往往受到严厉处分，阿耳塞斯特的仇人才恶意诬赖他是“一本要不得的书”的作者。
- (4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赛莉麦娜。）”
- (4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奥隆特和阿耳塞斯特。）”
- (44) 根据1682年版，补加“克利汤德”这个名字。
- (45) 赛莉麦娜嘲笑贵族家庭的小兄弟，除去服装，别无所有。“小斗篷和宝剑”是贵族装束的特征。
- (4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耳塞斯特。）”
- (47) 1682年版改“穿上衣的人”为“写十四行诗的人”。大衣底下，一般都穿小袄pourpoint，当时开始改穿上衣veste，认为时髦。“写十四行诗的人”易于联想到奥隆特，不过十四行诗事件发生在当天，赛莉麦娜即使知道，也不可能就写信。
- (48) 根据1734年版，在本句之前补加：“（向奥隆特。）”
- (49) 根据1734年版，补加：“（阿卡斯特和克利汤德下。）”
- (5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奥隆特下。）”
- (51)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阿耳塞斯特。）”

屈打成医⁽¹⁾

演 员

斯嘎纳赖勒 马婷的丈夫。

马 婷 斯嘎纳赖勒的老婆。

罗拜尔先生 斯嘎纳赖勒的邻居。

法赖尔 皆隆特的仆人。

吕 卡 雅克林的丈夫。

皆隆特 吕散德的父亲。

雅克林 皆隆特家里的奶妈，吕卡的老婆。

吕散德 皆隆特的女儿。

赖昂德 吕散德的情人。

狄 保 珀兰的父亲。

珀 兰 狄保的儿子，农民。

第一幕⁽²⁾

第一场

斯嘎纳赖勒，马婷（彼此吵着嘴，在舞台上出现）。

斯嘎纳赖勒 不，我告诉你，我什么也不要干，讲话的是我，当家的
是我。

马 婷 我呀，我告诉你，我要你照着我的想法过活，我嫁你不是为了看你胡闹。

斯嘎纳赖勒 噢，要一个女人可真叫受了大罪呐！亚里士多德讲，一个女人比一个恶魔还坏，这话可有道理呐！

马 婷 你们看看这个能人，跟他那个傻瓜亚里士多德哟！

斯嘎纳赖勒 对，能人：你倒找一个打柴的给我看，跟我一样，懂得议论天下大事，伺候一位有名气的大夫六年，小时候念过初级拉丁，还背得下来。

马 婷 头号疯子，臭！

斯嘎纳赖勒 死人骨头，臭！

马 婷 我答应嫁你的那天，跟那个钟点儿呀就欠咒！

斯嘎纳赖勒 活王八公证人要我签的那个毁我的破字呀，就欠咒！

马 婷 说真个的，你倒埋怨起来啦，倒像也配！讨我做你老婆，哪一时哪一刻你不该谢谢上天？你配讨我这样的一个女人吗？

斯嘎纳赖勒 咱们成亲的头一晚哟，要是让我抖出来呀，说实话，你可真够我体面的啦！哎！家伙！我还是不讲的好，要是讲出来呀……

马 婷 什么？你讲出什么？

斯嘎纳赖勒 得，老账本子提也没有味道。咱们知道什么，心里有数，也就行啦，反正你碰上了我算你福分。

马 婷 你说碰上了你算我福分，这话是什么意思？一个把我逼到济贫院的男人，一个荒唐鬼，一个黑了良心的鬼东西，把我的陪嫁

吃了个精光？

斯嘎纳赖勒 你扯谎，我也就是喝酒喝掉了一部分。

马 婷 屋子里的家具，一桩又一桩，全给我卖了。

斯嘎纳赖勒 这叫省吃俭用。

马 婷 连我的床都给撤了个无影无踪。

斯嘎纳赖勒 你好早点起床。

马 婷 临了，全家里没有留下一件家具。

斯嘎纳赖勒 搬起家来方便。

马 婷 从早到晚，也就是要钱、喝酒。

斯嘎纳赖勒 为了老爷子解闷。

马 婷 这期间，你要我跟家里人怎么办？

斯嘎纳赖勒 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

马 婷 我手头有四个小可怜。

斯嘎纳赖勒 放到地上不就结啦。

马 婷 时时刻刻问我讨面包。

斯嘎纳赖勒 抽他们一顿鞭子：我吃饱了，喝足了，我要家里人个个儿饿死。

马 婷 醉鬼，你真就以为日子不会往坏里变？

斯嘎纳赖勒 家里的，请你把调子放低点。

马 婷 难道我就该永生永世看你胡闹，受你欺负？

斯嘎纳赖勒 家里的，咱们可别动气。

马 婷 难道我就找不出办法，叫你回到正路上来？

斯嘎纳赖勒 家里的，你知道，我的性子暴，胳膊有的是力气。

马 婷 我才不拿你的吓唬放在心上。

斯嘎纳赖勒 我的心肝，我的小家里的，你跟往常一样，皮又痒痒啦？

马 婷 我要让你知道，我说什么也不怕你。

斯嘎纳赖勒 我的那一口子，你是想挨揍呀，还是怎么着。

马 婷 你以为我会怕你讲废话？

斯嘎纳赖勒 别看我心里就有你，我会赏你耳光子的。

马 婷 你呀，醉鬼！

斯嘎纳赖勒 我要打你。

马 婷 酒坛子！

斯嘎纳赖勒 我要揍你。

马 婷 没脸没臊的东西！

斯嘎纳赖勒 我要捶你。

马 婷 鬼东西，混账东西，骗子，懦汉，流氓，死东西，叫化子，要饭的，捣蛋鬼，无赖，强盗……！

斯嘎纳赖勒 （拿起一根棍子打她。）啊！你喜欢这个？

马 婷⁽³⁾ 啊！啊！啊！啊！

斯嘎纳赖勒 要你安宁呀，只有这个法子。

第二场

罗拜尔，斯嘎纳赖勒，马婷。

罗拜尔 喂！喂！喂！不像话！怎么的啦？多丢脸！该死的流氓，打老婆，打成这样子！

马 婷 （手放在两侧，边说话，边逼他后退，最后，打了他一记耳光。）我呀，我愿意挨打。

罗拜尔 啊！我完全赞成。

马 婷 关你什么事？

罗拜尔 我错。

马 婷 有你什么事？

罗拜尔 你有道理。

马 婷 看这人多不识相，想阻挡男人打自己的老婆。

罗拜尔 算我没说。

马 婷 你有什么好挑剔我的？

罗拜尔 没有。

马 婷 要你多管闲事？

罗拜尔 不啦。

马 婷 管管你自己的事吧。

罗拜尔 我再也不插嘴啦。

马 婷 我挨打，开心。

罗拜尔 同意。

马 婷 跟你不相干。

罗拜尔 对。

马 婷 跟你不相干的地方你要蹭上来，你是傻瓜。

罗拜尔 （他随后走向丈夫，丈夫边同他说话，也总在逼他后退，用同一棍子打他，把他吓跑了；他最后说。）好伙计，我全心全意求你原谅。揍你老婆，打你老婆，请便；你需要的话，我帮你。

斯嘎纳赖勒 我呀，我不高兴。

罗拜尔 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斯嘎纳赖勒 我要打她，我就打她；我不要打她，我就不打她。

罗拜尔 好极。

斯嘎纳赖勒 她是我老婆，不是你老婆。

罗拜尔 当然喽。

斯嘎纳赖勒 我不要你吩咐。

罗拜尔 同意。

斯嘎纳赖勒 我不用你帮忙。

罗拜尔 领情。

斯嘎纳赖勒 别人家的事，要你管，你可不识相啦，记住，西塞罗⁽⁴⁾说过，在树跟指头当中，千万别放树皮。⁽⁵⁾（随后他回到他女人跟前，边握着她的手，边说。）噢！好啦，公母俩好了吧。拉拉手。

马 婷 对！把我打成这个样子！

斯嘎纳赖勒 不算什么，拉拉手。

马 婷 我不要。

斯嘎纳赖勒 哎！

马 婷 不。

斯嘎纳赖勒 我的小家里的！

马 婷 不成。

斯嘎纳赖勒 来吧，听我的。

马 婷 我不干。

斯嘎纳赖勒 来，来，来。

马 婷 不，我偏要生气。

斯嘎纳赖勒 算啦，小事一桩，来，来。

马 婷 放开我。

斯嘎纳赖勒 拉拉手，听我的。

马 婷 你待我太狠心。

斯嘎纳赖勒 哎！好啦，我求你原谅，给我手。

马 婷 我原谅你；（她低声说。）可，回头有你受的。

斯嘎纳赖勒 你真傻，这也在意。这是些小事，相好有时用得着；在相爱的人中间，添上五六记棍子，感情只有快活。好啦，我去树林子，我答应你，今天给你砍一百多捆柴。

第三场 马婷（一个人）。

马 婷 好啦，不管我摆出什么笑脸来，我忘不了我那口气：你打我，不能让你白打，我巴不得有什么妙法子来收拾你。我晓得，做老婆的要在丈夫身上出气呀，眼面前有的是办法；不过，对我这位死鬼嘛，那种处分太细致，他不会放在心上的。⁽⁶⁾我要的一种处分呀，要刺激他个狠；我受的那份气呀，光我称心还不够我受用。

第四场

法赖尔，吕卡，马婷。

吕 卡⁽⁷⁾ 娘的！咱俩这份苦差事算赶上啦，俺就想不出个啥办法，交这个差。

法赖尔⁽⁸⁾ 你要怎么着，我可怜的奶公公？我们得听主人支使；再说，你我都关心他女儿、我们的小姐的健康；不用说，她这一病，把喜事给担搁了，把我们到手的外快也给弄飞了。贺拉斯手头宽，攀亲的人里头，数他有希望；尽管她有点喜欢一个叫赖昂德的，你清楚，她父亲说什么也不肯答应他来做姑爷。

马 婷 （在一旁独自想心事。）难道我就想不出个主意帮我出出怨气？

吕 卡 大夫连他们学的拉丁也泡干了，他老爷子还能忙出个啥道道来呀？

法赖尔 人开头找不到，有时候拼命一找，就兴找到了；往往在想不到的地方……

马 婷⁽⁹⁾ 可不，豁出去了，我也得出这口气：这些棍子打得我伤心透了，我就咽不下去……（她边说边想心事，不留神撞上了这两个人，她转回身，向他们道。）啊！对不住，两位先生；我脑壳里净是些苦事由，就没有看见你们。

法赖尔 一家子有一家子的苦，我们也巴不得有啥办法，把手头的事给了了。

马 婷 有没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法赖尔 兴许有用；我们试看碰上一位能人，一位名医，有本事治得了我们主人的女儿；她得了一种怪病，一下子舌头就不听使唤了。好几位大夫治她的病，把他们那点学问都用光了，也不顶

事；不过，有时候，就兴碰上什么人，有宝贵的秘方子，专治怪病的药方子，治得好别人治不了的病；我们找的就是这个。

马 婷 （她头几句低声说。）啊！上天帮我出了个好主意，替我出我那死鬼给我的气！（高声。）你们要找的那个能人呀，问我算是问着啦：我们这儿就有这么个人，世上顶顶了不起的人，专治没人能治的病。

法赖尔 求你啦，我们到什么地方可以遇见他？

马 婷 你们现在到那边那个小地方就可以见到他，他在劈柴玩儿。

吕 卡 一位大夫劈柴火！

法赖尔 你是说，他在捡药草玩儿？

马 婷 才不。他是一个喜欢劈柴火的怪人，古怪，邪门，任性，他是什么人，你们就猜不透他。他穿衣服的样子可古怪啦，有时候假装没有道行，把学问藏得严严的，上天给他行医的了不起的才分，他见天躲来躲去，就怕人知道。

法赖尔 天下事就是这样怪，大人物总有点任性，学问里头掺着一点点疯劲儿。

马 婷 这位先生的疯劲儿，说出来谁也不相信，因为，要他承认他有本事治病呀，有时候他甘愿挨一顿打，才肯认账。他要是一死心眼儿，就决不承认他是大夫，你们干瞪眼也拿他没有办法。我帮你们出个主意吧，你们每人拿一条棍子，拼命打他，打得他叫天叫地，不得不承认他开头隐瞒自己是大夫为止。我们赶到需要他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对付他。

法赖尔 这个疯劲儿真够怪气的！

马 婷 的确是这样。打过他以后，你们再看吧，他看起病来可灵啦。

法赖尔 他怎么个称呼？

马 婷 他叫斯嘎纳赖勒，其实挺容易认出他的：他这人留着一大把黑胡子，戴着一个皱领，衣服是黄颜色跟绿颜色。

吕 卡 衣服是黄颜色跟绿颜色！难道他是看鹦鹉的大夫？

法赖尔 不过他真就像你说的那样有能耐？

马 婷 怎么？他能把奇迹给你们做出来。半年以前，有一个女人，别的大夫全不管了，大家以为她死了六个钟点，打算把她埋掉，这时候我们说起的那个人被逼得露面了。他看了看，就往她嘴里滴了一小滴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见病人这时候，从床上站起来，马上就在屋子里头走来走去，活像没这回事似的。

吕 卡 啊！

法赖尔 这一定是可以喝的金汁子。

马 婷 可能是吧。三个星期不到以前，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打钟楼高头摔下来，在石块铺的地上摔伤了头、胳膊跟腿。我们的大夫被请来看病，就拿出一种他配好的膏药敷在他整个身上，小孩子马上就站起来，跑过去丢石子耍⁽¹⁰⁾。

吕 卡 啊！

法赖尔 这位大夫一定有仙方子。

马 婷 谁能不信呀？

吕 卡 娘的！咱们要寻的人不就是他嘛！快把他寻出来。

法赖尔 我们谢谢你帮我们这个忙。

马 婷 可是千万要记牢我给你们的警告。

吕 卡 哎，娘的！交咱俩办：光靠打，就能打出个大夫来，那他就是咱们的了。

法赖尔 咱俩走运，遇见这个女人，单就我说，我心里抱的希望可大啦。

第五场 斯嘎纳赖勒，法赖尔，吕卡。

斯嘎纳赖勒 （唱着歌，拿着一只瓶子，走向舞台。）啦，啦，啦。

法赖尔 我听见有人唱歌、劈柴火。

斯嘎纳赖勒 啦，啦，啦……家伙，够累的啦，该喝一口了。好歹也得喘一口气。（喝酒，喝过之后说。）活见鬼，木头发咸。⁽¹¹⁾

美酒飘香，

瓶子多漂亮，

喝口美酒，

咕咚咚响！

你看总能装得那样满，

人们可都要把我妒忌。

啊，小心肝，俏瓶子，

你为什么空荡荡？⁽¹²⁾

好啊，家伙！可别把忧愁兜上来。

法赖尔⁽¹³⁾ 那是他。

吕 卡⁽¹⁴⁾ 咱看你说对咧，咱可赶上啦。

法赖尔 凑近了看。

斯嘎纳赖勒 （望见他们，转向他们，轮流看着他们，放低声音说。）⁽¹⁵⁾啊！我的小坏蹄子！我多爱你哟，我的宝贝⁽¹⁶⁾！

……人人……都要……冲着我……眼红……见他妈的鬼！这些人在打什么主意？

法赖尔 一定是他。

吕 卡 活活个子他嘛，跟人家对咱们描的一模子一样。

斯嘎纳赖勒 （旁白——他这时把瓶子放在地上，法赖尔弯腰朝他行礼，他以为法赖尔有意抢他的瓶子，放到另一面；随后，吕卡一样朝他行礼，他拿起瓶子，贴住他的胸口，做出各种手势，极尽表演之能事。）他们冲我望，还在商量。他们存了什么心思？

法赖尔 先生，你的名字是不是叫斯嘎纳赖勒？

斯嘎纳赖勒 哎，怎么啦？

法赖尔 我问你，你的名字是不是叫斯嘎纳赖勒。

斯嘎纳赖勒 （转向法赖尔，再转向吕卡。）也是，也不是，看你们要他干什么。

法赖尔 我们也就是想对他表示表示我们的敬意。

斯嘎纳赖勒 这样的话，我就叫斯嘎纳赖勒。

法赖尔 先生，我们见到您，非常高兴。我们寻访的人，人家让我们问您；我们需要您帮助，特意来请您出一把力。

斯嘎纳赖勒 两位先生，这要是什么事，我那点子小本事有用处的话，我是情愿为两位出力的。

法赖尔 先生，您太赏我们脸啦。不过，先生，您请戴上帽子，太阳会把您晒坏了的。

吕 卡 老爷子，戴上吧，甭客气。

斯嘎纳赖勒 （低声。）两位先生可真讲礼。

法赖尔 先生，我们到您这儿来，没有什么好希罕的：能人总是受人器重的，您的本事我们已经打听出来了。

斯嘎纳赖勒 的确，两位先生，不是我吹牛，砍柴火我是头一个。

法赖尔 啊！先生……

斯嘎纳赖勒 我什么也不省，没得话说，你可以放心。

法赖尔 先生，我们不是为了这个。

斯嘎纳赖勒 我一百捆也就卖一百一十苏。⁽¹⁷⁾

法赖尔 我们不谈这个，劳驾。

斯嘎纳赖勒 我答应你，价钱可不能再低啦。

法赖尔 先生，我们懂。

斯嘎纳赖勒 你们既然懂，你们就该知道我这个价钱够低的啦。

法赖尔 先生，您是在寻开心……

斯嘎纳赖勒 我不开心，价钱不能再少啦。

法赖尔 赏个脸，换个样子谈吧。

斯嘎纳赖勒 你到别的地方可以问到便宜货：柴火有各种各样的，可是我的柴火……

法赖尔 哎！先生，这话就别谈了吧。

斯嘎纳赖勒 我对你明誓，少两个代尼耶⁽¹⁸⁾，我也不卖。

法赖尔 哎！别提这个。

斯嘎纳赖勒 不，说良心话，这个数儿你得出。我跟你讲的是实话，我不是那种漫天讨价的人。

法赖尔 先生，像您这样一位人物，竟然也玩这些荒唐的假招子，不顾身份，也说这种话？一位有天大学问的人，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夫，像您这样的人，也想瞒哄世人，把高才埋没了？

斯嘎纳赖勒 （旁白。）他疯了。

法赖尔 求求您，先生，就别跟我们遮遮掩掩了。

斯嘎纳赖勒 怎么回事？

吕 卡 你想哄咱们老哥儿俩呀，不中；你的老底子，俺知道。

斯嘎纳赖勒 知道什么？你们对我讲的些什么呀？你们把我当作什么人了？

法赖尔 你本人呀，一位大医生呗。

斯嘎纳赖勒 你才是大夫呐，我不是，这辈子也别想我是。

法赖尔 （低声。）他的疯劲儿上来啦。（高声。）先生，您就别再否认了，劳您驾，您就别逼我们啦，那会对不起您的。

斯嘎纳赖勒 什么对起对不起的。

法赖尔 我们不高兴干的事。

斯嘎纳赖勒 家伙，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我不是大夫，听不懂你们对我说的话。

法赖尔 （低声。）我看，非用最后一着不可了。（高声。）先生，我再说一回，请您就露出本相来吧。

吕 卡 哎！真有他的，你就别扯淡了，干脆讲你是大夫就结啦。

斯嘎纳赖勒⁽¹⁹⁾ 把我气死。

法赖尔 明明是，否认济得了什么事！

吕 卡 干吗摆样子呀？这顶个啥呀？

斯嘎纳赖勒 两位先生，说一句话，也还是那一句话，我不是大夫，就不是大夫。

法赖尔 你不是大夫？

斯嘎纳赖勒 不是。

吕 卡 咋着，你不是大夫？

斯嘎纳赖勒 不是，听我说。

法赖尔 这是你自讨的，我们只好不客气了。

〔他们拿起一根棍子揍他。〕

斯嘎纳赖勒 啊！啊！啊！两位先生，你们高兴要我当谁，我就当谁。

法赖尔 先生，你干吗非要我们动手不可？

吕 卡 要咱们打你一顿，有啥子好？

法赖尔 实对你说，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吕 卡 说穿了，俺的娘！俺可难过咧。

斯嘎纳赖勒 两位先生，见鬼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求你们了，你们是取笑，还是你们发了疯，硬逼着我当大夫？

法赖尔 什么？你还不认账，不承认自己是大夫？

斯嘎纳赖勒 活见鬼了，我是大夫的话！

吕 卡 咋着，你真不是大夫？

斯嘎纳赖勒 不是，瘟死我，也不是！（他们又动手打他。）啊！啊！好啦，先生们，是的，你们既然要我当，我是大夫，我是大夫：你们觉得合适，我还是药剂师。我宁肯什么也同意，也不要挨打。

法赖尔 啊！先生，这就对碴儿啦：我就喜欢你通情达理。

吕 卡 俺听你这话，打心窝里高兴。

法赖尔 我实心实意请你原谅。

吕 卡 俺刚才撒野，你饶了俺吧。

斯嘎纳赖勒 （旁白。）咋搞的？难道是我受骗，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大夫？

法赖尔 先生，你对我们露本相，用不着后悔，你看好了，你一定会满意的。

斯嘎纳赖勒 不过，两位先生，告诉我，你们真就没有受骗？拿稳了我是大夫？

吕 卡 俺的天，没错！

斯嘎纳赖勒 当真？

法赖尔 还用说。

斯嘎纳赖勒 活见鬼，我就不知道。

法赖尔 怎么？你是人世顶能干的大夫。

斯嘎纳赖勒 啊！啊！

吕 卡 治好了不知道多少病的大夫。

斯嘎纳赖勒 天呀！

法赖尔 一个女人说是死了六个钟点，眼看要埋掉，就见你拿出一滴不知道什么东西把她救活了，马上就在屋子里走动。

斯嘎纳赖勒 中了邪！

吕 卡 一个十二岁的娃子，打一座钟楼高头栽下来，头呀腿的、胳膊啦，全给摔坏咧，你不晓得拿什么药膏子马上让他站起来，玩

儿丢石子去啦。

斯嘎纳赖勒 见鬼！

法赖尔 先生，说到了，你跟我们走，会称心的；你只要由着我们把你带走，你要赚多少，就会赚多少。

斯嘎纳赖勒 我要赚多少就赚多少？

法赖尔 可不。

斯嘎纳赖勒 啊！我是大夫，没得二话。我先前把这个忘记啦，可我现在又想起来啦。看什么病，去什么地方？

法赖尔 我们陪你去。看一位姑娘不说话啦。

斯嘎纳赖勒 家伙！我可没话给她。

法赖尔⁽²⁰⁾ 他就爱说笑。请吧，先生。

斯嘎纳赖勒 不穿大夫袍子？

法赖尔 我们会帮你找一件的。

斯嘎纳赖勒 （把瓶子递给法赖尔。）你，拿着这个；我拿这盛安神汤。（随后吐痰，转向吕卡。）你呀，照大夫的吩咐，在前头走。

吕 卡 狗的！俺就待见这样的大夫！俺看他，怪滑稽的，一定手到病除。

第二幕

第一场

皆隆特，法赖尔，吕卡，雅克林。

法赖尔 是呀，老爷，我想您会满意的；人世最伟大的大夫，我们给您带来啦。

吕 卡 噢！娘的！这一门拔尖的就数他咧，别人给他脱鞋都不够格。

法赖尔 他这人治起病来可神啦。

吕 卡 死了的人也治得活。

法赖尔 您听我讲，他这人脾气有点怪；有时候真神一离开，他就不像是他本人啦。

吕 卡 看呀，他爱耍滑稽；老爷可别见怪，人有时候会说，他有那么点子疯疯癫癫的。

法赖尔 可是，往里一看，全是学问，讲出来的话往往高明之至。

吕 卡 他一高起兴来呀，叽里咕噜也不知道说个啥子，没完没了，跟念书一样。

法赖尔 他的名声在本地已经传开了，找他看病的简直没天没地。

皆隆特 快把他请过来，我巴不得这就见到他。

法赖尔 我去请他来。

雅克林 呀呀呸！老爷，这家伙行的医道呀，跟别人差不到哪儿去。

照咱看，就是那么回子事；对症下药，依咱，要中你闺女的个心意，除非是给她找个标致相公。

皆隆特 得了！奶妈，好人，你管闲事管得真够宽的啦。

吕 卡 住口，老婆子，雅克林，人家讲话，用不着你插嘴。

雅克林 听俺对你们说，不听也是这个，天下的大夫跟白水一样，就拿她没治：你闺女要的不是大黄，也不是决明，她那个万应膏呀，就是给她找个汉子，姑娘家害的都是这种病。

皆隆特 她这一病不打紧，现在有谁肯挑她这副担子？前一时我打算嫁她，她不顶撞我，说她不干吗？

雅克林 敢情是，你要她嫁的那个汉子，她就不爱，那咋成。你做啥不要赖昂德先生，那才是她心上的相公哩。那她可就听话咧。俺打个赌，你要是肯把他给她呀，像她这样的闺女，他呀，一定要。

皆隆特 这个赖昂德配不上她：他不像另一个有钱。

雅克林 他有一个舅舅阔得不得了，死了由他承继。

皆隆特 不到手的财产，我看全是瞎掰。捏在手里的钱财才算自己的，财产在别人名下算不了自己的，否则就会大上其当。承继人许愿、求神，全是白搭，死神不买账，只能干瞪眼睛；所以活着等别人死，等到两眼发黑，肚皮挨饿，也无济于事。

雅克林 可我总听别人讲，成亲跟干别的事一个样子，心满意足要比发财好。做爹的做娘的有个子坏习气，一来就问：“男家有啥？”“女家有啥？”皮耶老爹把他的闺女嫁给胖子陶马，贪他比小罗班多那么一块葡萄地，可闺女偏偏中意罗班；可怜的丫头嫁了过去，脸黄得比蜡还黄，自打那天起，就没有过过称心的日子。老爷，这个例就够你用的呐。人活在世上就图个快活；咱有闺女呀，宁可给她寻一个她看中的好男人，也比保司⁽²¹⁾的全部佃租强。

皆隆特 瘟死你！奶妈太太，狗嘴吐不出象牙来！请你住口吧：你关心过了头，你的奶会变坏的。

吕 卡 （边说这话，边打皆隆特的胸脯。）奶个熊！住口，你这不懂上下的东西。老爷用不着听你这场子讲话，他懂得他做啥。你就当心喂好你的孩子，少给我发议论。老爷是他闺女的爹，又善良，又懂事，该做啥，人家知道。

皆隆特 轻点！噢！轻点！

吕 卡⁽²²⁾ 老爷，俺是要克制克制她，教训她对你以后有礼行。

皆隆特 对；不过，没有必要做这些手势。

第二场

法赖尔，斯嘎纳赖勒，皆隆特，吕卡，雅克林。

法赖尔 老爷，做好准备。我们的大夫来啦。

皆隆特⁽²³⁾ 先生，你到舍下来，极表欢迎，我们热烈盼望你。

斯嘎纳赖勒 （穿着医生袍子，戴着一顶再尖不过的帽子）伊波克拉特⁽²⁴⁾说……我们都戴上帽子。

皆隆特 伊波克拉特说这个？

斯嘎纳赖勒 是呀。

皆隆特 请教，在哪一章？

斯嘎纳赖勒 那一章……讲戴帽子的。

皆隆特 既然伊波克拉特说过，就该照办才是。

斯嘎纳赖勒 大夫先生，听说你有本领治好病人……

皆隆特 你对谁讲话，请问？

斯嘎纳赖勒 对你呀。

皆隆特 我不是医生。

斯嘎纳赖勒 你不是医生？

皆隆特 不是，的确不是。

斯嘎纳赖勒 （捡起一根棍子，像人打他一样打皆隆特。）真的不是？

皆隆特 真的不是。(25)啊！啊！啊！

斯嘎纳赖勒 现在你是大夫啦，我就没得过别的文凭。

皆隆特(26) 你给我带来的这个人是什么鬼东西？

法赖尔 我跟您讲过，这位大夫好取个乐子。

皆隆特 他乐他的，可我呀，得请他带着他的乐子上路。

吕 卡 老爷，别把这搁在心上；他不过是寻开心。

皆隆特 我不喜欢这种玩笑。

斯嘎纳赖勒 先生，请你原谅我的放肆。

皆隆特 我是你的下人。

斯嘎纳赖勒 对不起……

皆隆特 没什么。

斯嘎纳赖勒 那几棍子……

皆隆特 不妨事。

斯嘎纳赖勒 打你在我是一种荣誉。

皆隆特 这事不用再讲啦，先生，我有一个女儿，害了一种怪病。

斯嘎纳赖勒 先生，你的女儿用得着我，我十分欢喜；我也诚心诚意希望你，你和你的家人都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向你表示一下情愿为你效劳的心思。

皆隆特 承情之至。

斯嘎纳赖勒 实对你说，我说这话，完全出自我的本心。

皆隆特 你太赏脸啦。

斯嘎纳赖勒 你女儿叫什么名字？

皆隆特 吕散德。

斯嘎纳赖勒 吕散德！啊！漂亮名字，该吃药！吕散德！

皆隆特 我去看看她在干什么。

斯嘎纳赖勒 这位大个子女人是谁？

皆隆特 她是我的一个小孩子的奶妈。⁽²⁷⁾

斯嘎纳赖勒⁽²⁸⁾ 奶奶的！这奶妈可真标致！⁽²⁹⁾啊！奶妈，可爱的奶妈，我的医学是你的奶水的十分谦恭的下人，我真诚希望自己是走运的小不点，有幸吃你的奶。（把手放在她的胸脯上。）我的全部方子，全部学问，全部本领，都为你效劳……

吕 卡 对不住，大夫老爷，请你别动我的老婆子。

斯嘎纳赖勒 什么？她是你的老婆？

吕 卡 对啊。

斯嘎纳赖勒 （他装作吻抱吕卡，却朝奶妈转过去，吻抱她。）啊！说实话，我先不知道这个，我为你们两口子相依为命感到开心。

吕 卡 （把他拉过来。）请咧，斯文点子。

斯嘎纳赖勒 实对你说，我高兴你们两口子是夫妻。我向她道喜，（仍然装作要吻抱吕卡，钻过他的胳膊，搂着他女人的脖子。）嫁一个这样的男人。我向你道喜，娶一个她这样美，这样懂事，这样端正的女人。

吕 卡 （又把他拉回来。）哎！娘的！求你啦，少恭维两句。

斯嘎纳赖勒 当着这样一对好夫妻，难道你不乐意和我一道开心？

吕 卡 跟咱一道嘛，随你的便；可是跟咱老婆子吗，就免了你的礼行吧。

斯嘎纳赖勒 你们两个人有福气，我全关心（他继续同样的作为。），我香你，为了对你表示我的欢喜，我同样香她，也为了对她表示我的欢喜。

吕 卡 （又把他拉回来。）啊！娘呀，大夫老爷，够瞧老半天的咧。

第三场

斯嘎纳赖勒，皆隆特，吕卡，雅克林。

皆隆特 先生，我女儿马上就带过来给你看病。

斯嘎纳赖勒 先生，我以全部医学在等她。

皆隆特 它在什么地方。

斯嘎纳赖勒 （指着额头。）这里头。

皆隆特 很好。

斯嘎纳赖勒 （想摸奶妈的乳房。）可是，我对你的一家人全关心，我必须试验一下你的奶妈的奶，检查一下她的胸脯。

吕 卡 （拉回他，让他打了一个旋。）不成，不成；俺用不着这个。

斯嘎纳赖勒 看一下奶妈的奶头，是大夫的分内事。

吕 卡 对不住，这个分内事，免了吧。

斯嘎纳赖勒 你好大胆子，敢反对大夫？滚出去！

吕 卡 俺呀，偏不走。

斯嘎纳赖勒 （怒目而视。）我要让你发烧。

雅克林 （揪住吕卡的胳膊，也让他打了一个旋）你走开不就结咧；
俺这么大的个子，他要是动手动脚的话，不知道保护俺自己？

吕 卡 俺呀，就是不要他碰你，那不中。

斯嘎纳赖勒 呸！乡下娃，吃他女人的醋！

皆隆特 我女儿来啦。

第四场

吕散德，法赖尔，皆隆特，吕卡，斯嘎纳赖勒，雅克林。

斯嘎纳赖勒 她就是病人？

皆隆特 可不，我只有她这个闺女，她死了的话，我会难过死的。

斯嘎纳赖勒 那她可得当心！大夫不开方子，她就不该死。

皆隆特 好，端个座儿。

斯嘎纳赖勒⁽³⁰⁾ 这位病姑娘不那么讨人嫌，我想，一个结实小伙子会中她的意的。

皆隆特 先生，你把她逗笑了。

斯嘎纳赖勒 好得很，大夫把病人逗笑了，这是顶好的标记。说吧！
什么毛病？你怎么的啦？你觉得哪儿不舒服！

吕散德 （用手势回答，拿手指指她的嘴，她的头，她的下巴）杭，
伊，洪，杭。

斯嘎纳赖勒 哎！你说的是些什么呀？

吕散德 （继续做着同样的手势。）杭，伊，洪，杭，杭，伊，洪。

斯嘎纳赖勒 算个什么呀？

吕散德 杭，伊，洪。

斯嘎纳赖勒 （学她）杭，伊，洪，杭，哈。我简直听不懂。这算什么鬼话？

皆隆特 先生，这就是她害的病。她变成了哑巴，直到如今，人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由于这个变故，婚事也推迟了。

斯嘎纳赖勒 为什么？

皆隆特 她要嫁的那个人，愿意等她治好了病，再谈亲事。

斯嘎纳赖勒 天下有哪个傻瓜，不愿意他女人哑巴的？求求上帝，让我女人害害这种病吧！说什么我也不要给她往好里治。

皆隆特 总之，先生，我们求你尽心治好她的病。

斯嘎纳赖勒 啊！你用不着难过。告诉我，这种病是不是让她很气闷来的？

皆隆特 是呀，先生。

斯嘎纳赖勒 太好啦。她觉得疼来的？

皆隆特 疼极了。

斯嘎纳赖勒 这就太好啦。她上茅房，你知道吗？

皆隆特 知道。

斯嘎纳赖勒 多吗？

皆隆特 我不懂你这话的意思。

斯嘎纳赖勒 气味正吗？

皆隆特 我不晓得。

斯嘎纳赖勒 （转向病人。）把你的胳膊给我。脉上表示，你女儿是哑巴。

皆隆特 哎，是呀，先生，她害的正是这病！你一下子就诊出来啦。

斯嘎纳赖勒 啊！啊！

雅克林 看呀，人家把病给猜出来啦！

斯嘎纳赖勒 我们这些大医生，头一眼就认出病来。一个无知的大夫就会慌了手脚，对你讲“这个病，那个病”的，可是我呐，一言不发就中了的，告诉你说，你女儿是哑巴。

皆隆特 对，不过我倒希望知道，这病是怎么得的。

斯嘎纳赖勒 再容易不过了：原因是她不说话。

皆隆特 是极，不过，请问，是什么原因让她不说话的？

斯嘎纳赖勒 我们顶好的作家全会告诉你，是舌头的动作受到阻碍的缘故。

皆隆特 可是，你对舌头动作受到阻碍又是什么见解。

斯嘎纳赖勒 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有过……很好的解释。

皆隆特 我相信。

斯嘎纳赖勒 啊！他是一个大人物！

皆隆特 当然。

斯嘎纳赖勒 （举起胳膊肘子。）真正的大人物：也就是比我大这么多⁽³¹⁾。现在回到我们的理论上来，我认为，舌头动作之所以受到阻碍，是由于某些气，我们这些学者把这叫做浊气……浊，就是说……浊气；原因就是有病的部位发出有坏作用的恶气……来自……好比说……自……你懂拉丁吗？

皆隆特 一句不懂。

斯嘎纳赖勒 （骤然站起。）你不懂拉丁！

皆隆特 不懂。

斯嘎纳赖勒 （做出各种有趣的姿势。）Cabricias arci thuram, catalamus, singulariter, nominativo hæc musa, “缪斯”，bonus, bona, bonum, Deus sanctus, estne oratio latinas? Etiam, “是”。Quare, “为什么？”Quia substantivo et adjectivum concordat in generi, numerum, et casus。 ⁽³²⁾

皆隆特 啊！我怎么就不念书啊？

雅克林 看这个能人呀！

吕 卡 是的，俺一个字也听不懂，这真美！

斯嘎纳赖勒 所以，我对你讲起的那些恶气，从左边过来，那里有肝，窜到右边，那里有心，于是肺，我们在拉丁文叫做armyan，跟脑子有交往，脑子在希腊文叫做nasmus，仰仗凹静脉管，凹静脉管在希伯来文叫做cubile，在半路遇到方才说起的恶气，恶气装满肩胛骨的空当；由于方才说起的恶气……求你用心听一下这种理论：由于方才说起的恶气含有某种毒性……我求你用心听听这话。

皆隆特 我是在听。

斯嘎纳赖勒 有某种毒性，其所以发生……请你注意。

皆隆特 我是在注意。

斯嘎纳赖勒 其所以发生，是由于横膈膜的空当出来一些浊气，浊气有刺激性，所以这些恶气……Ossabandus, nequeys, nequer potarinum quipsa milus。正是这个原因，使你女儿成了哑巴。

雅克林 啊！话有多清楚，咱们这位大夫！

吕 卡 俺的这个舌头就这么不中？

皆隆特 不用说，理论不能再好了。有一桩事我觉得怪：就是肝和心的位置。我觉得你拿它们放颠倒了，心在左边，肝在右边。

斯嘎纳赖勒 可不，从前是那样子，可是全让我们改过来了，我们现下行医，用的是一种新方法。

皆隆特 这我就知道了，请你原谅我的无知。

斯嘎纳赖勒 这没有什么关系，你不必非跟我们一样精通不可。

皆隆特 当然。不过，先生，你看这种病得用什么药？

斯嘎纳赖勒 我看得用什么药？

皆隆特 是呀。

斯嘎纳赖勒 我的意思是，把她放在她的床上，拿大量面包泡在葡萄酒里，当药给她吃。

皆隆特 先生，什么道理？

斯嘎纳赖勒 因为葡萄酒跟面包，放在一起，出来一种亲力，让人说话。你不看给鹦鹉吃的东西只有这个，它们学会说话，只吃这个？

皆隆特 有道理。啊！大人物！快，大量的面包，大量的葡萄酒！

斯嘎纳赖勒 黄昏时候，我再来看她是什么情形。⁽³³⁾（向奶妈。）你，别就走。先生，这奶妈我得给她开点小药吃。

雅克林 谁？俺身子骨可好咧。

斯嘎纳赖勒 糟透了，奶妈，糟透了。人怕的就是这种了不起的健康。给你小小地、和气地放点血，给你小小地、甜甜地用点泻

药，保你万事如意。

皆隆特 不过，先生，这种做法我就不懂了。一个人没有病，放什么血？

斯嘎纳赖勒 没关系，这种做法卫生。好比人喝水，为了解渴，人放血，为了不生病。

雅克林 （走开。）呀呀呸！俺呀，不中！俺这个身子不是药材铺。

斯嘎纳赖勒 你反对吃药；不过，我们过后会让你懂这个理的⁽³⁴⁾。

（向皆隆特。）我们也再见啦。

皆隆特 请你等一下。

斯嘎纳赖勒 你要做什么？

皆隆特 先生，给你钱。

斯嘎纳赖勒 （手朝后伸，从袍子底下出来，同时皆隆特打开钱袋。）先生，我不要。

皆隆特 先生……

斯嘎纳赖勒 用不着。

皆隆特 耽搁不了多少时光。

斯嘎纳赖勒 决不要。

皆隆特 求你了。

斯嘎纳赖勒 你寻人开心。

皆隆特 就这么定啦。

斯嘎纳赖勒 我不定。

皆隆特 哎！

斯嘎纳赖勒 我来，不是为了钱。

皆隆特 我相信。

斯嘎纳赖勒 （收下钱。）分量准吗？

皆隆特 准，先生。

斯嘎纳赖勒 我不是一位贪利的大夫。

皆隆特 那我知道。

斯嘎纳赖勒 利就管不了我。

皆隆特 我没有这种念头。

第五场 斯嘎纳赖勒，赖昂德。

斯嘎纳赖勒 （看着他的钱。）我的天！不坏，除非……

赖昂德 先生，我等你等了好半天。我来求你帮我个忙。

斯嘎纳赖勒 （拿起他的手腕。）脉相可坏啦。

赖昂德 先生，我没有病，我不是为这个看你来的。

斯嘎纳赖勒 你没有病，活见鬼，你怎么不早说？

赖昂德 我是没有病。我把话往短里讲，我叫赖昂德，爱你方才看过病的吕散德；因为，她父亲脾气坏，把我接近她的门路全给堵死了，我斗胆求你成全成全我的爱情，给我机会，实现我想到的一个计谋，跟她讲两句话，我的幸福和我的性命全看这个了。

斯嘎纳赖勒 （装出生气的样子。）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你怎么敢对我讲，成全成全你的爱情，降低我做医生的尊严，干这种下流事？

赖昂德 先生，别嚷嚷。

斯嘎纳赖勒 我呀，偏嚷嚷。你不识好歹。

赖昂德 哎！先生，轻点。

斯嘎纳赖勒 有失检点。

赖昂德 求求你！

斯嘎纳赖勒 我要你知道，我不是干这种事的人，这胡闹到了极点……

赖昂德 （掏出一个钱包给他。）先生……

斯嘎纳赖勒 （收下钱包。）想收买我……我不是冲你讲，因为你是一位规矩人，我很高兴为你效劳。可是，世上就有某些不识相的人，人家明明不是，硬要说成是；实对你讲，这让我生气。

赖昂德 先生，请你原谅我方才放肆……

斯嘎纳赖勒 你说笑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赖昂德 先生，你回头就知道，你治的那个病是装出来的病。许多医生议论长，议论短，说了个天花乱坠，把害病的原因也讲成各式各样，有的说是脑子毛病，有的说是肚肠毛病，有的说是脾脏毛病，有的说是肝脏毛病；可是，确实的是，爱情才是真正原因，吕散德害这个病，也只是为了解除一门她讨厌的亲事。不过，我怕人家看见我们在一起，还是离开这个地方吧，我边走，边告诉你我指望你帮什么忙。

斯嘎纳赖勒 走吧，先生：你让我对你的爱情起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好感；我拿我的全部医道在这上头拼了，病人不死，就得嫁你。

第三幕

第一场 斯嘎纳赖勒，赖昂德。

赖昂德 我觉得我做一个药剂师，还差不离；老爷子从来没有见过我，我相信，换上这身衣服和辫子，很能骗过他的眼睛。

斯嘎纳赖勒 还用说。

赖昂德 会五六个医学大字，装璜装璜我的语言，衬出我是能人的样子，我就知足了。

斯嘎纳赖勒 得啦，得啦，那全叫瞎掰：换上衣服就够了，我知道的比你多不了多少。

赖昂德 怎么回事？

斯嘎纳赖勒 我要是懂医道呀，鬼把我抓了去！你是正经人，我不妨讲真话给你听，就像你讲真话给我听一样。

赖昂德 什么？你当真不是……

斯嘎纳赖勒 不是的，你听我讲：他们好说赖说，把我逼成了大夫。做这样大有学问的人，我从来就没有这份胆子；我上学也就是上到中学一。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想到这上头的，可是他们不顾死活，非要我冒充医生不可，我一看躲不过，就豁出去了，不管在行不在行，先做了再说。可是错中错，你说什么也想不到，名声张扬出去了，简直鬼迷了心窍，人人把我当成了能人。四处有人请，生意好不兴隆，我这辈子不吃定医道，也要吃定。我觉得行医这个道道，是个顶好的职业，因为，看好了也罢，看坏了也罢，反正照样有人付钱。出了偏差，我们什么也不担当。料子随我们剪裁，爱怎么剪裁就怎么剪裁；一个做皮鞋的，不敢错剪一块皮，错剪了，赔也赔不起。可是治坏了一个人，一根毫毛也不用赔。我们自来不会有差池，过失总在死鬼身上。总而言之，干

这行的好处可大啦，死鬼全有最高的美德、规矩、谨慎，大夫把人医死了，从来没有见过死人抱怨的。

赖昂德 的确，在这一点上，死人很是规矩。

斯嘎纳赖勒 （看见有人向他走来。）那边像是有人找我看病。你总在你情人的住房附近等我。

第二场

狄保，珀兰，斯嘎纳赖勒。

狄 保 先生，咱是找你的，珀兰跟俺。

斯嘎纳赖勒 什么事？

狄 保 可怜他娘哟，名字叫巴奈特，病咧，躺在床上，有半年咧。

斯嘎纳赖勒 （伸出手去像是收钱。）你要我做什么？

狄 保 先生，俺请你老人家开个小药方子，帮她治治。

斯嘎纳赖勒 那要看她害的是什么病。

狄 保 先生，她害的个子水壶呀。

斯嘎纳赖勒 水壶？

狄 保 是哇，就是说哇，她浑身上下发肿；有人讲，她身子里头全是水，什么肝子，肚肠，还有什么脾脏，就像人说的那个子一样，不出血，出的都是个子水。她哇，两天里头，总有这么一天，发烧，腿上的那根筋，不是酸就是疼的，没个完没个了。喉咙里头有痰，人听得见呼呼地响，简直就要把她噎死；有时候，她晕过去，还直抽搐，俺当她过世了咧。咱们村子里有个子药剂师，老爷子别见笑，拿药给她吃，不知道给了多少剂；洗肠子哇，你别见怪，灌她的汤药呀，风信子汁呀，跟些子补药呀，花

了俺十二块还多的艾居⁽³⁵⁾，可是这些办法呀，像人家讲的，都海底捞月，泡了汤咧。他想给她吃一种药，叫个子呕吐酒，实说了吧，俺直怕她喝了，回她姥姥家，人家还讲，这些个子大医生，用这种把戏，不知道坑了多少个子人的性命。

斯嘎纳赖勒 （一直伸出手，摇来摇去，表示要钱。）咱们谈正经的，朋友，谈正经的。

狄 保 正经的嘛，先生，就是俺求你告诉咱爷儿俩，该咋个做才是。

斯嘎纳赖勒 我简直听不懂你说些什么。

珀 兰 先生，俺娘病着；这里有两个艾居，是咱爷儿俩孝敬你老人家的，求你给俺娘开个方子。

斯嘎纳赖勒 啊！你的话，我听懂了，这孩子回话回得一是一，二是二，头头是道。你说，你娘害水臌症，浑身上下发肿，发烧，腿疼，有时候晕过去，抽搐，就是说，不省人事。

珀 兰 哎！是啊，先生，俺娘害的正是这个。

斯嘎纳赖勒 我一下子就懂了你的话。你爹就乌七八糟地不知道说些什么。现在，你问我要个方子？

珀 兰 是哇，先生。

斯嘎纳赖勒 治病的方子？

珀 兰 俺正是这个意思。

斯嘎纳赖勒 拿去，这里有一块干酪，你给她吃了就好了。

珀 兰 先生，干酪？

斯嘎纳赖勒 是呀，这是一种特制干酪，里头有金子、珊瑚跟珍珠，跟好些宝贵东西。

珀 兰 先生，俺这里多谢你啦，俺这一回去就让她马上吃。

斯嘎纳赖勒 去吧，万一死了的话，千万想法子把她体体面面地埋掉。

第三场

雅克林，斯嘎纳赖勒，吕卡。

斯嘎纳赖勒 标致奶妈来啦。啊！我心上的奶妈哟，见到你，我可开心啦：见你这一面，我就像服了大黄、旃那、决明，把我心头的忧郁全给洗刷干净啦。

雅克林 天老爷子！大夫老爷，你这些话，对俺说来，是太深了，俺就不懂你那些个子拉丁。

斯嘎纳赖勒 奶妈，请你害害病吧；为我的缘故，害场病吧，能把你治好了，就甭提我有多开心啦。

雅克林 我担当不起；俺嘛，欢喜没人给俺治病。

斯嘎纳赖勒 美丽的奶妈哟，我多可怜你呀，嫁了一个你那样的男人，吃醋，捣乱。

雅克林 先生，你要怎么着？那是对俺的罪过的惩罚呀。母山羊拴在啥个子地方，就得在啥个子地方啃草。

斯嘎纳赖勒 怎么？像他那样一个土包子！走一步跟一步，就不许人同你讲话。

雅克林 哎呀！你没有瞅到的还多呐，他的脾气可坏啦，这不过是个小样子罢咧。

斯嘎纳赖勒 天底下会有这种事？好好一个男人，竟然狠得下心，虐待你这样一位女的？啊！美丽的奶妈，我就晓得有一个人，离这

里不远，只要能香香你的小脚巴丫的小尖尖，就会乐疯了的。为什么长得这样端正的一个美人，会落在那种人的手里，他活活就是一个畜生、一个粗人、一个笨蛋、一个傻瓜……？宽恕我吧，奶妈，我要是这样说起你丈夫的话。

雅克林 哎！先生，俺知道，他呀就该人这么叫。

斯嘎纳赖勒 是的，奶妈，还用说，就该这么叫他；你给他后背添上个硬盖子，惩罚他不该疑心你，那就更好了。

雅克林 可不，单为他着想呀，俺会干出坏事来的。

斯嘎纳赖勒 家伙！你寻个相好的，出出气，没什么不可以。我告诉你，他这个人呀，就该受这个；美丽的奶妈，我要是真有那个福气的话，你看中我……

〔就在这时候，两个人都看见吕卡在他们身后，听他们讲话，朝各自一方后退，医生的样子很逗笑。⁽³⁶⁾

第四场

皆隆特，吕卡。

皆隆特 喂！吕卡，你没有在这里看到我们的大夫？

吕 卡 可不，狗娘养的，见到咧，还有那个女的。

皆隆特 他这时候哪儿去啦？

吕 卡 俺不知道，可是俺巴望，鬼跟他在一起。

皆隆特 去看一下我女儿在干什么。

第五场

斯嘎纳赖勒，赖昂德，皆隆特。

皆隆特 啊！先生，我正在问你去了什么地方。

斯嘎纳赖勒 我穷开心，正在你的院子里排除多余的酒。病人怎么样啦？

皆隆特 自打你看过，以后更重了。

斯嘎纳赖勒 好啊：这表示药性在发作。

皆隆特 是呀；不过，药性发作，我怕把她噎住了。

斯嘎纳赖勒 你不必发愁，我有些药可灵啦，不到咽气，我不会用的。

皆隆特 你带的这个人是谁呀？

斯嘎纳赖勒 （做手势，表示他是一个药剂师。）他是……

皆隆特 什么？

斯嘎纳赖勒 那位……

皆隆特 哎？

斯嘎纳赖勒 他……

皆隆特 我明白啦。

斯嘎纳赖勒 你女儿用得着他。

第六场

雅克林，吕散德，皆隆特，赖昂德，斯嘎纳赖勒。

雅克林 老爷，这是你闺女，她想走动走动。

斯嘎纳赖勒 走动对她有好处。去吧，药剂师先生，号号她的脉，回头我好跟你讨论一下她的病情。

（在这时候，他把皆隆特拉到舞台另一端，一只胳膊搭在他的肩头，手放在他的下巴底下，让他面朝自己，不让他（直想望过去）朝他女儿和药剂师在一起的方向望，同他说着下面的话消磨时间。

先生，女人是不是比男人容易治疗，对医生说来，是一个重大的难题。我请你仔细听我讲。有人讲不，有人讲是；我呐，也讲是也讲不：正因为浊气不透明，遇到妇女天生的气质就合不拢，造成生理这一部分总想超越感觉那一部分，我们明白，他们意见不均等是月亮圆圈倾斜运行的结果，因而太阳，把光线射到大地的凹处，就发现……

吕散德 不，我决不会变心。

皆隆特 我女儿讲话啦！噢！伟大的药性！噢！可敬的医生！先生，我多感激你，看病真神啦！我拿什么来报答你呢？

斯嘎纳赖勒 （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揩额头的汗。）这种病可费我的手脚啦！

吕散德 是的，父亲，我又说话啦；可是，我说话也就是为了对你讲，我要嫁的人呀，除掉赖昂德，我是什么人也不嫁，你打算叫我嫁给贺拉斯，没用。

皆隆特 可是……

吕散德 我打定了主意，别想我能动摇。

皆隆特 什么？

吕散德 你那些漂亮理由呀，反对我也不顶事。

皆隆特 万一……

吕散德 你说什么也打动不了我。

皆隆特 我……

吕散德 我横了心。

皆隆特 可是……

吕散德 就算父亲权威再大，强迫我嫁给我不要嫁的人呀，也办不到。

皆隆特 我……

吕散德 你白费气力。

皆隆特 他……

吕散德 我决不服从这种专制作风。

皆隆特 那……

吕散德 我宁可进一家修道院，也不嫁给一个我不爱的男人。

皆隆特 可是……

吕散德 （提高声调，震耳欲聋。）不。说什么也不成。我就是不嫁。你自作践辰光。我决不答应。我豁出去了。

皆隆特 啊！话简直是滔滔不绝！就没有办法抵挡。⁽³⁷⁾先生，我请你再把她变成哑巴。

斯嘎纳赖勒 这我可没有办法做到。我能为你效劳的，就是把你变成聋子，如果你愿意的话。

皆隆特 多谢之至。⁽³⁸⁾难道你真以为……

吕散德 不成。你那些道理呀说服不了我。

皆隆特 你今天晚晌就嫁给贺拉斯。

吕散德 我宁可嫁给死。

斯嘎纳赖勒 我的上帝！⁽³⁹⁾别讲下去了，让我拿药调理调理。她这样不听话是有病，我知道应该下什么药。

皆隆特 先生，这种精神病你居然也能医治？

斯嘎纳赖勒 可不！交我办好了，我有方子医治百病，我们的药剂师可以帮我们用药，（他叫药剂师同他谈话。）一句话。你看见的，她对那个赖昂德的一副热情，完全违反父亲的主张，浊气非常厉害，要及时抢救，必须马上找到对症的药，再担搁就怕还要误事，依我看来，只有一个方子，就是服一帖下泻的走药，你照我的方子配，用上一两四分之一重的合欢回生丸，也许她服这个药有些作难；不过，你在你那一行里头是一位能手，说服她就全看你的了，你说什么也得想办法让她把药丸子吞下去。你先陪她到花园里头转个小圈子，把浊气准备准备，我在这里陪她父亲谈谈；可是，千万别担搁辰光；吃药，要快，药到病除！

第七场

皆隆特，斯嘎纳赖勒。

皆隆特 先生，你方才说的那个药，是什么药呀？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见人讲过。

斯嘎纳赖勒 这个药也就是在紧急情况之下才用。

皆隆特 你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目无尊长的孩子？

斯嘎纳赖勒 姑娘们有时候固执着呐。

皆隆特 你就想不到她多入迷那个赖昂德。

斯嘎纳赖勒 年轻人思想才这样子。

皆隆特 我在这方面，一发现这种爱情过了头，我总有办法把我女儿关起来。

斯嘎纳赖勒 你的做法有分寸。

皆隆特 他们要来往，我就从中作梗。

斯嘎纳赖勒 好极。

皆隆特 我要是答应他们见面的话，会闹事的。

斯嘎纳赖勒 还用说。

皆隆特 我相信这孩子会跟他逃走的。

斯嘎纳赖勒 想问题不能不小心。

皆隆特 人家警告我，他想尽办法要跟她讲话。

斯嘎纳赖勒 真好笑！

皆隆特 他呀白作践辰光。

斯嘎纳赖勒 啊！啊！

皆隆特 我以后不叫他看见她。

斯嘎纳赖勒 他的对手不是傻瓜，讲诡计呀，你比他知道得多。比你再机灵的人也蠢不到哪儿去。

第八场

吕卡，皆隆特，斯嘎纳赖勒。

吕 卡 啊！俺的娘哇，老爷子，这下子可好咧，乱成了一锅粥！你闺女跟着她的赖昂德逃跑咧。他就是那个抓药的；出这个主意的，都是大夫先生哇。

皆隆特 怎么？他把我祸害狠啦！去，喊警察来！别放他溜掉。啊！奸细！有你官司吃的。

吕 卡 啊！有你受的！大夫先生，这回你要上绞刑架啦：动一步要你的命。

第九场

马婷，斯嘎纳赖勒，吕卡。

马 婷⁽⁴⁰⁾ 啊！我的上帝！我找这所房子可费了劲！我送给你的大夫，他现在怎么样了，告诉我吧。

吕 卡 那不是，要上绞刑架啦。

马 婷 什么？绞死我男人！哎呀！他犯下了什么要绞死他？

吕 卡 咱们主子的闺女，他帮人抢走咧。

马 婷 哎呀！我的宝贝男人，人家要绞死你，这话当真？

斯嘎纳赖勒 你看。啊！

马 婷 难道你当着那么多的人非死不可？

斯嘎纳赖勒 你要我怎么着？

马 婷 你把树林子砍完了，再死不迟，我好歹也安心了。

斯嘎纳赖勒 你走吧，你让我心碎。

马 婷 不，我要待下来，鼓励你死，不看到你被绞死，我不会离开你的。

斯嘎纳赖勒 啊！

第十场

皆隆特，斯嘎纳赖勒，马婷，吕卡。

皆隆特⁽⁴¹⁾ 警察马上就来，他们把你放到一个你逃不掉的地方。

斯嘎纳赖勒 （拿着帽子。）⁽⁴²⁾ 哎呀！难道就不能改成几记棍子吗？

皆隆特 不，不，给法律制裁……可，我看见什么？

第十一场 即最后一场

赖昂德，吕散德，雅克林，吕卡，皆隆特，斯嘎纳赖勒，马婷。

赖昂德 先生，我来就为让赖昂德在你面前出现，把吕散德交回你管。我们两个人原来计划好了逃走，一道去结婚；不过，有一个更体面的方法，用不着这种举动了。我不要把女儿抢走，我要从你手里把她接过来。先生，我对你要讲的就是，我方才收到几封信，通知我，我舅舅已经去世了，我是他的全部财产的承继人。

皆隆特⁽⁴³⁾ 先生，我非常敬重你的人品，我把女儿许配给你，一百二十分欢喜。

斯嘎纳赖勒⁽⁴⁴⁾ 医道有救啦！

马 婷 你既然不上绞刑架，你当大夫就得感谢我才是，因为，是我给你弄到这种荣誉的。

斯嘎纳赖勒 可不，是你给我弄到不知道多少记棍子。

赖昂德⁽⁴⁵⁾ 结尾太好啦，也就不必记仇啦。

斯嘎纳赖勒 好吧。⁽⁴⁶⁾你抬高我的地位，我饶恕那些棍子；不过，从今以后，要准备一个新样子过活：像我这样一个重要人物，你必须敬重，须知一位大夫动了怒呀，你就想不到有多可怕。

(1) 原作是散文体。1666年8月6日首演。

(2) 景可能是，第一幕是乡下外景；第二、三幕是城中内景。

(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叫喊。）”

(4) Cicero（前106—前43），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大演说家。斯嘎纳赖勒记错了，把树跟树皮当中别放指头，说成了树跟指头当中别放树皮。

(5) 罗拜尔下。

- (6) 丈夫是粗人，给他绿帽子戴，他不会放在心上。
- (7) 根据1734年版，增加：“（向法赖尔，没有看见马婷。）”
- (8)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吕卡，没有看见马婷。）”
- (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总以为只是自己一个人。）”
- (10) 一种玩小洞的游戏：远处有一个小洞，大家拿石子往里抛，看谁抛得多。
- (11) 汗出多了，木头也发咸。
- (12) 这支歌的曲谱保存下来。给这支歌谱曲的是路易十四的音乐家吕里（Lulli）。但现在见到的却是两个谱子，一个是1717年的，收在《民歌总谱》（*La Clef des Chansonniers*），一个是1753年的，收在《法兰西喜剧院汇编》（*Recueil de la Comédie-Française*），曲谱却说明是吕里1616年为莫里哀写的原谱。现在我们把两个曲谱附在正文后面。
- (13)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向吕卡。）”
- (14)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向法赖尔。）”
- (15) 根据1734年版，补加：“（拥抱他的瓶子。）”
- (16) 根据1734年版，增补行动：“（他歌唱。）……人人……都要……冲着我……（瞥见法赖尔和吕卡在打量他，他放低声音。）……眼红（看见他们走近了打量他。）”
- (17) 一个“苏”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
- (18) 一个代尼耶是一个“苏”的十二分之一。
- (1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2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斯嘎纳赖勒。）”
- (21) Beauce，在巴黎西南，以土地肥沃，收益大著称。
- (22)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仍然打皆隆特的肩膀。）”
- (2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斯嘎纳赖勒。）”
- (24) Hippocrare，与苏格拉底同时的医生，他的医学没有传下来，但是后人却把他看成一位权威医生。
- (25) 根据1734年版，捡棍子打皆隆特的动作移到这里。
- (2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法赖尔。）”

- (27) 1734年版，在这里另分一场，皆隆特下。
- (28)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29) 根据1734年版，补加：“（高声。）”
- (3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坐在皆隆特和吕散德之间。）”
- (31) “大”有高意，他做手势喻高。
- (32) 他一听皆隆特不懂拉丁文，就胡诌上来：这里一开始是胡诌，后来就语无伦次，拿他念过的初级课本来唬人。
- (33) 根据1734年版，这里另分一场。舞台上只有皆隆特、斯嘎纳赖勒和雅克林三个人。
- (34) 根据1734年版，这里另分一场，舞台上只有皆隆特和斯嘎纳赖勒二人。
- (35) écu，旧时的银币，值三法郎。也有值六法郎的，比较少见。
- (36) 根据1774年版，改为：“在斯嘎纳赖勒伸出胳膊要吻抱雅克林的时候，吕卡的头从底下钻出来，站在两个人当中。斯嘎纳赖勒和雅克林看着吕卡，朝各自一方退出。”
- (3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斯嘎纳赖勒。）”
- (38)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吕散德。）”
- (3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皆隆特。）”
- (4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吕卡。）”
- (4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斯嘎纳赖勒。）”
- (42) 根据1734年版，改为：“（下跪。）”
- (43) 据说后人演皆隆特，棍子高高举起，要打赖昂德，忽然听到他成了承继人，立即行礼致敬，说：“先生，我非常敬重你的人品。”
- (44)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4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斯嘎纳赖勒。）”
- (4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马婷。）”

西西里人或者画家的爱情⁽¹⁾

演 员

阿德辣斯特 法兰西贵人，伊西道尔的情人。

堂·派德⁽²⁾ 西西里人，伊西道尔的求婚人。

伊西道尔 希腊人，堂·派德的使女⁽³⁾。

克丽麦娜 阿德辣斯特的妹妹⁽⁴⁾。

哈 里 阿德辣斯特的听差。

元 老

乐师们

奴隶舞队

摩尔人⁽⁵⁾ 舞队

两个跟班⁽⁶⁾

第一场

哈里，乐师们。

哈 里 （向乐师们）哟……别再往来走啦，就在这地方待下来，等我叫你们好了。黑洞洞的，像在灶里头一样，今天晚晌打扮得就像斯卡辣木赦⁽⁷⁾一样，我没有看见一颗星星露出他的鼻子尖儿来。做奴隶可真不是人干的事！甬想舒坦得了，时时刻刻跟着主人的热情打转转，看他的兴致行事，可是想做自己的事呀，用

尽了心思也别想能够！我的主人就要我在这儿和他共患难。因为他闹恋爱，我就得白天黑夜歇不下来。不过，那边有了火把，一定是他来了。

第二场

阿德辣斯特和两个跟班，哈里⁽⁸⁾。

阿德辣斯特 哈里，是你吗？

哈里 不是我，会是谁？老爷，在晚晌这种辰光，除开你我，我不相信会有人想着现在上街的。

阿德辣斯特 我也不相信有人会像我这样心里痛苦的。因为，说到临了，你爱慕的美人不瞅不睬也好，冷言冷语也好，就算打动她再不容易，起码你总有抱怨的愉快和叹息的自由，可是没有一点机会和你膜拜的人谈话，没有方法晓得美人喜不喜欢她在你心里滋生的爱情，在我看来，忧患之中，数这折磨人啦。都是那个吃醋的讨厌家伙，把我弄到这步田地。他守着我那可爱的希腊姑娘，小心翼翼，简直是寸步不离。

哈里 人闹恋爱，说话的法子可多啦。快有两个月了吧，我觉得你和她的眼睛，传话也传得够多啦。

阿德辣斯特 不错，我们时常用眼睛通话，可是我们两方面，怎么知道有没有把话解释对了啊？总而言之，我靠视线给她送过去的话，我怎么晓得她是真懂？而她靠视线给我送过来的话，我以为自己有时候懂了，我怎么才晓得自己是真懂啊？

哈里 看情形，得帮你们找别的法子说话。

阿德辣斯特 你把乐师们带到了吗？

哈里 带来啦。

阿德辣斯特 叫他们进来⁽⁹⁾。我要他们在这儿一直唱到天明，看看他们的音乐能不能把美人引到窗口来。

哈 里 他们来了。唱什么？

阿德辣斯特 他们认为顶好的东西。

哈 里 那他们就得唱前不久我听的三重唱。

阿德辣斯特 不，我不要这个。

哈 里 啊！老爷，这是好听的升调。

阿德辣斯特 “好听的升调”，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哈 里 老爷，我喜欢升调。你知道，我是行家。升调把我迷住了……除开升调，就别想有和声，你就听听这个三重唱吧。

阿德辣斯特 不，我要听点温柔、热情的东西，能引我做甜蜜的梦想的东西。

哈 里 我看你是喜欢降调⁽¹⁰⁾。不过，有法子满足我们两方面的。有一出小喜剧，里头有一场戏，我看见他们学来的。他们就得唱这才行。两个闹恋爱的牧羊人，一肚子心事，来到树林子里头，各人用降调唱出各人的哀愁，然后你对我，我对你，说起情人的狠心，这时候就来了一个欢欢喜喜的牧羊人，笑话他们软弱，唱着一种动人的升调。

阿德辣斯特 我同意。就听这个好了。

哈 里 这个地方正好演戏，那边还有两支火把给戏打亮。

阿德辣斯特 你靠住那家门，要是里头有一点点动静，我这儿就好把亮儿藏掉。

第三场 三位乐师唱歌。

第一位乐师

我的故事要是伤心，不对劲，
搅扰了你们这里幽居的安静，
石头啊，千万别生气。
你们知道我心里有多沉重，
别看你们是石头，
你们也会感动。

第二位乐师

天色才一发亮，鸟儿就欢喜，
又在大森林唱起了它们的歌；
可是我到了这里，
又在唱着我的痛苦和寂寞。
啊！亲爱的费兰。

第一位乐师

啊！亲爱的狄尔西。

第二位乐师

我心里好不悲惨！

第一位乐师

我也一直在叹气！

第二位乐师

克丽麦娜一向不赏我脸。

第一位乐师

克劳莉看我从来没有好眼。

两个人

唉！残忍的爱神！

你不能强迫她们和我们相爱，

做什么还让她们兴妖作怪？

第三位乐师

可怜的情人，你们就不该

膜拜铁石美人！

健全的心灵从来不肯

冷言冷语伤人：

爱情没有旁的锁链，

除非是恩情不断。

你们知道，我爱的女郎

在这里有一百个，

我用尽我一切的心

把我的情义献上；

可是谁要是翻脸不认人，

真的！我也一样狠。

第一位和第二位乐师

幸运啊，这样爱你的美人！

哈 里 老爷，我方才听见门里有响声。

阿德辣斯特 赶快闪开，吹灭火把。

第四场 堂·派德，阿德辣斯特，哈里。

堂·派德 （从门里出来，戴着睡帽，穿着睡衣，胳膊底下挟着一把宝剑）我听见有人在我的门口唱歌，唱了好一阵子；平白无故跑到人家门口唱歌，绝没有这种事。我得藏到黑地，想法子看看是些什么人。

阿德辣斯特 哈里！

哈 里 什么？

阿德辣斯特 你没有再听见什么？

哈 里 没有。

〔堂·派德闪在他们后头，听他们讲话。〕

阿德辣斯特 什么？我费了老大气力，一分钟也得不到和这可爱的希腊姑娘谈谈心？这拈酸吃醋的该死东西，这西西里的坏蛋，难道永生永世不许我到她跟前？

哈 里 这讨厌鬼、刽子手，把我们累了一个死去活来，我巴不得有鬼带走他。啊！他一吃醋不要紧，我们可就净白跑腿啦，我们现在要是把他抓住了呀，看我不喜笑颜开，敲断他的脊梁背，出出这口恶气的！

阿德辣斯特 说空话抵不了事，我们得想一个方法、一个计谋、一个鬼主意，把我们的对头骗信了才成。我已经走上这步路，退也退不回来了，问题就在想办法……

哈 里 老爷，我不晓得怎么会的，反正门开开了；你赞成的话，我就轻轻溜进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堂·派德退到家门口。〕

阿德辣斯特 对，进去好了，不过，别出声响。我不走开。但愿上天保佑，是可爱的伊西道尔就好了。

堂·派德 （打了他一记耳光。）是谁？

哈 里 （还了他一记耳光。）朋友。

堂·派德 喂！福朗西斯克，道米尼克，西门，马丁，彼耶，陶马，乔治，查理，巴尔代莱米：来呀，赶快，我的宝剑，我的圆盾，我的长钺，我的手枪，我的短铳，我的长枪。快呀，快来呀。好，杀，一个不饶。

第五场 阿德辣斯特，哈里。

阿德辣斯特 我不听见有人走动。哈里？哈里？

哈 里 （藏在一个角落。）老爷。

阿德辣斯特 你躲在哪儿？

哈 里 那些人出来了没有？

阿德辣斯特 没有：鬼影子也不见一个。

哈 里 （从藏的地方出来。）他们要是来呀，看我不揍他们一顿。

阿德辣斯特 什么？我们就这么白忙活了？我们的计划就永远让这吃醋的讨厌鬼给破坏了？

哈 里 不：荣誉所在，我得出出这口气：我不能由着人说，我的计谋输在他手上。阻碍再多，我也不肯丢我这坏小子的身份。上天给了我一份才分，我得露两手儿给他看。

阿德辣斯特 我只希望有什么方法，或者通信，或者带口信，能让她晓得我爱她，我晓得她爱不爱我，也就成了。然后我们再想办法也就容易了……

哈 里 你交给我办吧：我样样法子都试，试到后来，总有一条路给我们打出来的。好，天亮啦，我先找我的伙伴去，回来再在这地方等我们这吃醋的家伙出来。

第六场

堂·派德，伊西道尔。

伊西道尔 你这么早就把我喊醒，我不晓得你是什么心思。你要人今天给我画像，我看这么一来，就别想画得出好像；天才蒙蒙亮，就挣扎起床，皮肤甬想润泽得了，眼睛亮爽得了。

堂·派德 我有一件事，逼着我非在这时出来不可。

伊西道尔 可是我想，你要做的事不一定要我奉陪。你犯不上操这份心，特意喊醒我，倒不如由着我在早晨睡我的好觉。

堂·派德 对；不过我喜欢看着你总跟我在一起。提防一下那些找机会偷情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好，方才天还黑着，就有人在我们窗户底下唱歌。

伊西道尔 可不，唱得怪好听的。

堂·派德 是为你唱的吧？

伊西道尔 你这么说，我想也该是吧。

堂·派德 你知道是谁叫人唱的小夜曲吗？

伊西道尔 不知道，不过，不管是谁，我领情就是了。

堂·派德 领情！

伊西道尔 当然，人家是在想法子娱乐我啊。

堂·派德 这么说来，人家爱你，你觉得应该？

伊西道尔 太应该了。这种事从来只有惹人喜欢。

堂·派德 你对于这种事的人全有好感？

伊西道尔 那还用说。

堂·派德 你话说得好清爽啊。

伊西道尔 骗人做什么？别看我们假撇清，我们一向就喜欢有人爱我们：称赞我们好看，对我们表示好意，我们从来不会不喜欢的。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相信我好了，女人顶大的野心是引人相爱。她们的心思统统用在这上头。就算一个女人再傲气吧，看见男人做了她的俘虏，也会暗暗心喜的。

堂·派德 不过，你要是喜欢有人相爱，你知道，我爱你，我可一点也不喜欢？

伊西道尔 我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要是爱一个人的话，看见人人爱他，我才顶顶开心。还有比这更显得你挑人挑对了的？我们爱的人，别人全觉得非常可爱，岂不光彩？

堂·派德 各人有各人的爱法，你说的那种爱法，不是我的爱法。没有人说你长得漂亮，我就欢天喜地了；你不在外人面前卖弄风骚，我就感激你了。

伊西道尔 什么？这也吃醋？

堂·派德 对，这也吃醋，而且发疯一样吃醋，我告诉你，就是死人的醋也吃。我的爱情要你全部归我所有；我这人敏感得不得了，哪怕是你对旁人微微一笑，看上一眼，我也冒火。我呕尽心血，就是为了阻挠偷情的人们接近，保证我占有你的全部的心。你的心有一丝一毫不用在我身上，我就不答应。

伊西道尔 你要不要我说实话给你听？你这主意打得并不高明。占有女人的心，你想用武力，一点也不牢靠。拿我来说，我告诉你，我要是爱上了一个受人管制的女子啊，我就想尽方法，叫这人吃醋，白天黑夜守着我想勾引的女子。这是一种成就好事的妙法子。一个女人像奴才一样不自由，心里又是气又是痛苦，很快就会跟我走的。

堂·派德 那么，照你这么说来，有人和你谈情说爱，你会心向往之了？

伊西道尔 我怎么做，我才不讲给你听。总而言之，女人不喜欢拘束，所以，对她们表示不信任，把她们关在家里，有的是乱子闹出来。

堂·派德 你对我可真没有良心。我解除了一个女人的奴隶身份，还打算娶做太太，我觉得……

伊西道尔 要是你解除我的奴隶身份，就为给我换上另一种比这还要酷苛的奴隶身份，要是你不让我享受丝毫自由，像我领教到的，严密看管，一刻也不放松，我有什么好承情的？

堂·派德 可是这一切，只由于过分爱你啊。

伊西道尔 假如这是你的爱法，我求你恨我好了。

堂·派德 你今天是在闹气。可能是你起早了，不高兴的缘故，你说这些话，我不见怪就是了。

第七场

堂·派德，哈里，伊西道尔。

〔哈里向堂·派德⁽¹¹⁾连连鞠躬。〕

堂·派德 别尽行礼啦。你有什么事？

哈里 （他⁽¹²⁾每对堂·派德说一句话，就转向伊西道尔一回。对她打手势，让她领会他的主人的意图。）先生。（小姐原谅我）我告诉你（小姐原谅我），我来找你（小姐原谅我），为了求你（小姐原谅我），赏脸（小姐原谅我）……

堂·派德 在小姐原谅之下，你到这边来。⁽¹³⁾

哈里 先生，我是一个搞艺术的。

堂·派德 我没有钱给。

哈里 我要的不是钱。不过，我懂得一点音乐、舞蹈，教了几个奴隶，希望找到一位行家看看他们行不行。我知道你是一位有身份的人，求你赏脸看看他们跳舞，听听他们唱歌，喜欢的话，你就买了他们去，或者介绍给你的朋友，万一他们有意的话。

伊西道尔 怪有意思的，一定会逗人开心的。叫他们来罢。

哈里 “沙拉·巴拉……”这是一首新歌，为了应景写的。仔细听好了。“沙拉·巴拉”。

第八场

哈里与四个奴隶，伊西道尔，堂·派德。

〔哈里在这一场唱歌，奴隶在他唱歌的间隙舞蹈。⁽¹⁴⁾〕

哈里 （唱歌。）

有一个情人心热如火，
四下里追随一个美人；
可是一个爱吃醋的家伙，
成天把她看了个死紧，
他们不能在一起行乐，
说话也只有眼睛表心。
对情人来说，还有什么
比这种痛苦更为残忍？⁽¹⁵⁾

Chiribirida ouch alla!

Star bon Turca,

Non aver danara.

Ti voler comprara?

 Mi servir à ti

 Se pagar per mi:

Far bona coucina,

Mi levar matina

Far boller caldara

Parlara, parlara:

Ti voler comprara? ⁽¹⁶⁾

活罪一回比一回凶惨，
眼看这些情人就要死，

可是只要美人肯赏脸，
对他能多少有一分情义，
不顾外人做什么眉眼，
答应他爱慕她的美丽，
醋坛子就算再工心计，
防守再严，他也不管。(17)

Chiribirida ouch alla!

Star bon Tarca,
Non aver danara.

Ti voler comprara?

Mi servir à ti,

Se pagar per mi:

Far bona coucina,

Mi levar matina,

Far boller caldara.

Parlara, parlara:

Ti voler comprara? (18)

堂·派德

唱这种歌子，
你们可知道，
就欠拿棍子

把狗腿打掉？

Chiribirida ouch alla!

Mi ti non comprara,

Ma ti bastonara

Si ti non andara.

Andara, andara,

O ti bastonara. ⁽¹⁹⁾

哦！哦！这些浪荡鬼！⁽²⁰⁾好，回家里去：我改了主意；再说，天上也起了云。（向哈里，他又出现了。）啊！坏蛋，看你再敢！

哈 里 好！对，我的主人爱上了她；他没有别的打算，除非是对她表白他的心情；只要她同意，他就娶她做太太。

堂·派德 对，对，我替他把她看好了。

哈 里 随你怎么看，我们会把她弄到手的。

堂·派德 怎么？坏包……

哈 里 我告诉你，你再厉害，我们也会把她弄到手的。

堂·派德 我要是……

哈 里 你呀，白小心：我赌过咒啦，她是我们的。

堂·派德 看好了，我不用跑，就逮住你。

哈 里 是我们把你逮住。她是我们的人，事情就这么定规啦。⁽²¹⁾豁了我这条命，也要成功。

第九场

阿德辣斯特，哈里。⁽²²⁾

哈 里 老爷，我已经小小试探了一番，不过我……⁽²³⁾

阿德辣斯特 你用不着折腾，我无意中得到一个机会，可以大摇大摆，享受进美人家看她的幸福啦。我碰到画家大蒙，他告诉我，他今天来给这可爱的美人画像。许久以来，他是最知己的朋友，所以他愿意帮我成就好事，给了我一封介绍信，替他画像。你知道，我一向就好画画，偶尔也动动画笔，这合乎法兰西风俗，因为依照法兰西风俗，贵人什么也不会做。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得其所哉，大看特看这位美人了。不过，我相信我那酸溜溜的讨厌鬼，一定会老在一边，不让我们把话说畅快的了。我实对你说了吧，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只要一个年轻的丫鬟，就能从醋坛子手里把这位希腊美人弄到手，当然，我得先得到她的同意。

哈 里 交给我办，我想法子帮你弄点儿时间，跟她把话交代明白。
⁽²⁴⁾我不能叫人说我没有在这事上头出力。你什么时候去？

阿德辣斯特 马上就去，我已经全准备好了。

哈 里 我这方面，也准备准备去。

阿德辣斯特⁽²⁵⁾ 我不要浪费一点点时间。喂！⁽²⁶⁾我巴不得立时尝到看见她的快乐。

第十场⁽²⁷⁾

堂·派德，阿德辣斯特。⁽²⁸⁾

堂·派德 贵人到舍下有什么事？

阿德辣斯特 我找堂·派德先生。

堂·派德 在下正是。

阿德辣斯特 请你费心看看这封信。

堂·派德（读信。）“我不能来画像，我现在请了这位法兰西贵人来替我。他一向急人之急，所以听到我的建议，就好意应了下来，大家公认他是这类作品首屈一指的画家，你打算给你心爱的女子画一张漂亮的像，我相信介绍他，一定会合你的要求。千万不要同他谈起任何报酬，他听了这话会生气的，因为他画画也就是为了求名罢了。”法兰西贵人，蒙你光临舍下画像，在下非常感激。

阿德辣斯特 我唯一的野心就是为德高望重的人效劳。

堂·派德 我去把我要画像的人找来。

第十一场

伊西道尔，堂·派德，阿德辣斯特与两个跟班。

堂·派德⁽²⁹⁾ 这位是大蒙给我们介绍来的贵人，愿意不辞辛苦给你画像。（阿德辣斯特向伊西道尔致敬，吻她；堂·派德对他道。）喂！法兰西贵人，本地不兴这种敬礼。

阿德辣斯特 这是法兰西方式。

堂·派德 法兰西方式对你们的妇女合适，不过，对于我们的妇女，这有点儿太随便。

伊西道尔 我欢欢喜喜拜领这种荣誉。我简直想不到会有这种奇遇。说实话，这样一位著名的画家给我画像，太出我的望外了。

阿德辣斯特 给小姐画像，世上没有一个人会不觉得增光的。我没有大能耐；可是要画像的人太美了，一个人再不会画画儿，有这样的模特儿打底子，总不会画得太难看的。

伊西道尔 模特儿算不了什么；可是画家技巧高，晓得怎么遮丑的。

阿德辣斯特 画家就连一点点缺点也看不出来。他唯一的希望是：尽自己看到的她的美丽，能在众人面前一一表现出来。

伊西道尔 你的画笔要是也像你的舌头的话，你给我画出来的人像，就要不像我了。

阿德辣斯特 上天创造下来模特儿，就从我们这边取走把像画好了的方法。

伊西道尔 随你怎么说，上天并不……

堂·派德 请你们打住，别再恭维下去了，想着画画儿吧。给伊西道尔画像的东西统统放好。

伊西道尔⁽³⁰⁾ 你要我坐在哪儿？

阿德辣斯特 这儿。这个地点最相宜，阳光也顶充分，正合我们用。

伊西道尔⁽³¹⁾ 我这样好吗？

阿德辣斯特⁽³²⁾ 好。请你再挺直一点。多朝那边一点。头仰起来一点，露出你的美丽的颈项。这儿再露出一一点来。（他指她的咽喉说。）好。再露一点点。真正一点点。

堂·派德⁽³³⁾ 安排你他很费周折。你不能一下子坐好了吗？

伊西道尔 我是头一回干这种事，先生觉得怎么好，就怎么调派我好了。

阿德辣斯特 现在好极了，你的坐样再好不过了。（让她朝他转过来一点。）请你这样别动。画像的姿态全看本人。

堂·派德 很好。

阿德辣斯特 再朝这边转过来一点。我请你老拿眼睛望着我：你的眼睛对准我的眼睛。

伊西道尔 有些女人找人画像，要它们不像自己，万一画家画得不比本人美，她们就要不满意他了。我不是那种人。其实，满足她们也方便得很，只要画一幅人像就成了，反正她们的要求全都一样：皮肤是百合花和玫瑰花颜色，一个端正鼻子，一张樱桃小口，一双又大又亮的杏眼，尤其是，脸不许比拳头大，哪怕是一尺宽也行。拿我来说，我要你画我像我，免得人家问我画的是谁。

阿德辣斯特 不会有人问你这话的，你的相貌根本就不跟旁人一样，你长得那么文静，那么美，画都画不出来！

堂·派德 我觉得鼻子有点太大。

阿德辣斯特⁽³⁴⁾ 我读书，什么书我不记得了，上面说：阿派耳⁽³⁵⁾从前给亚力山大的一个情妇画像，⁽³⁶⁾他画着画着，忽然没头没脑爱上了她，连性命都成问题，亚力山大倒也大方，就把自己的心上人送给了他⁽³⁷⁾。（他向堂·派德说话。）从前阿派耳做的事，我现在也做得出来，不过亚力山大做的事，你不见得做得出来吧。
⁽³⁸⁾

伊西道尔⁽³⁹⁾ 哪一国的人，一听就听出来。法兰西先生们对妇女说起礼貌话来，就像泉水一样，流个不停。

阿德辣斯特 这类话瞒不过人；像你这样聪明的人，我对你说这类话的本意，一定会一目了然的。是的，就算亚力山大在这儿吧，就算他是你的情人，我也不由要对你讲，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像我现在见到这样美的……

堂·派德 法兰西贵人，我觉得，你不该说话才是，你要不专心画画儿了。

阿德辣斯特 啊！才不。我一向就有画画儿说话的习惯；像这种事，就该一边画，一边聊天，激起他要画像的人的精神，脸上发出必

需的光彩来。

第十二场

哈里（西班牙人打扮），堂·派德，阿德辣斯特，伊西道尔。

堂·派德 这人是干什么的？是谁不通报就放他进来的？

哈里⁽⁴⁰⁾ 我没有通禀就进来了；不过，贵人之间，许可这样做的。先生，你认识我吗？

堂·派德 先生，不认识。

哈里 我是阿法希司的堂·吉耳，西班牙史一定会告诉你我是什么样人的。

堂·派德 你找我有事？

哈里 是啊，我有一桩关系着荣誉的事件请教。找一位比你更在行的贵人，就不容易，不过，我求你，我们到僻静地方谈谈。

堂·派德 我们走得够远的了。

阿德辣斯特 （望着伊西道尔。）她的眼睛是蓝颜色。⁽⁴¹⁾

哈里⁽⁴²⁾ 先生，我挨了人家一耳光，你知道什么是耳光，手伸开了，不左不右，打在脸蛋上。我心里一直忘不掉这记耳光；我想报仇，我不知道我该同他决斗的好，还是叫人把他暗害了的好。

堂·派德 暗害是最简便的方法⁽⁴³⁾。你的仇人是谁？

哈里 请你声音放低。⁽⁴⁴⁾

阿德辣斯特 （跪在伊西道尔前面，在堂·派德和哈里谈话的时候。）是的，可爱的伊西道尔，两个多月以来，我的眼睛对你说得再清楚不过，你也明白我的意思：我爱你，比世上人爱谁也爱

得厉害，除掉一辈子属你之外，我就没有旁的思想、旁的目的、旁的热情。

伊西道尔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心话，不过，你的确把我说服了。

阿德辣斯特 可是我能不能说服你对我起一点好感啊？

伊西道尔 我怕我的好感已经太多了。

阿德辣斯特 美丽的伊西道尔，你的好感能不能帮你同意我的要求？

伊西道尔 我还不能告诉你。

阿德辣斯特 你等什么？

伊西道尔 等我把主意拿定了。

阿德辣斯特 啊！一个人要是真心相爱的话，马上就把主意拿定了。

伊西道尔 好吧！那，对，我同意。

阿德辣斯特 可是，告诉我说，你同意现在就跟我走？

伊西道尔 一个人拿定了主意，还问时间做什么？

堂·派德 （向哈里。）这就是我的见解，我们再会啦。

哈 里 先生，你要是挨了人家耳光的话，我也帮你忙，出一样的主意。

堂·派德 你走，我不送你了，不过，贵人之间，许可这样做的。

阿德辣斯特⁽⁴⁵⁾ 是的，什么也从我心里取消不了这些恩情的证据……（堂·派德望见阿德辣斯特在伊西道尔身边说话。）我看看她下巴旁边这个小酒涡，我开头还以为是一个黑痣。不过，我们今天也画得差不多了，再一会我们就好画完了。（向堂·派德。）⁽⁴⁶⁾不，先别看；请你把这些东西搁到一个稳当地方。（向

伊西道尔。)至于你，我求你帮我完成我们作品的计划，千万放松不得，一定要精神振作，坚持到底。

第十三场

堂·派德，伊西道尔。

伊西道尔 你觉得他怎么样？我觉得他是世上最有礼貌的贵人。我们应当承认，法兰西人温文尔雅，旁的国家就做不到。

堂·派德 对；不过毛病就是，他们有点儿太随便，像冒失鬼一样，喜欢同初谋面的人谈情说爱。

伊西道尔 那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女的就开心。

堂·派德 对；不过女的开心，男的可很不开心。当面看别人大着胆子，奉承自己的太太或者情人，男的并不愉快。

伊西道尔 他们这样做，也不过是好玩罢了。

第十四场

克丽麦娜，堂·派德，伊西道尔。

克丽麦娜 (蒙着面纱。)啊！贵人老爷，求你救救我，丈夫生我的大气，不肯饶我。他吃起醋来，怒气冲天，什么也忘啦，你就想不出他多野蛮。他要我成天拿头蒙住，方才看见我的脸露出一一点来，他就拔起宝剑要杀我，我只好跑到府上逃命来了。我看见他追下来了。贵人老爷，行行好，救救我吧。

堂·派德⁽⁴⁷⁾ 同她一道进去，不要怕。

第十五场

阿德辣斯特，堂·派德。

堂·派德 什么？先生，原来是你？一位法兰西人，也这么吃醋？我还以为只有我们才会吃醋。

阿德辣斯特 法兰西人干什么也在行；我们不吃醋便罢，吃起醋来比一个西西里人凶二十倍。不要脸的东西，错把府上当做安全避难所，不过，你这人再明理不过，绝不会怪我动气的。她罪有应得，我求你就别拦着我了。

堂·派德 啊！请你就算了吧。一点点小过失，犯不上生这样大的气。

阿德辣斯特 问题不在过失大小，在她违犯我的命令。本来不关重要，可是禁止了的事她再做，就成了罪无可逭。

堂·派德 我听她说话，她不是成心违犯，求你还是彼此和解了吧。

阿德辣斯特 什么？你对这类事认真得不得了，倒帮她说话？

堂·派德 是的，我帮她说话。你肯息怒，我就承情。你们两下和解了吧。我求你赏我这个脸；我把这看做一种友谊表示，我希望我们能做朋友。

阿德辣斯特 你把话说到这种地步，我再拒绝，未免太那个啦：我依命就是。

第十六场

克丽麦娜，阿德辣斯特，堂·派德。

堂·派德⁽⁴⁸⁾ 喂！出来。你跟着我，我帮你们说合好啦。你逃到我家，算是逃对啦。

克丽麦娜 我说不出来该怎么感谢你。不过，我还得拿我的面纱去：没有面纱，我可不敢到他跟前。

堂·派德 他去去就来。我告诉他，我帮你们说合好了，你听我说，他听了，开心得什么也似的。

第十七场

伊西道尔（蒙着克丽麦娜的面纱），阿德辣斯特，堂·派德。

堂·派德⁽⁴⁹⁾ 你为我息了怒，我相信，我这儿把你们彼此的手放在一起，你会觉得好的。我希望你们两个人为了我的缘故，好合到老。

阿德辣斯特 对，我答应你一定做到，为了你的缘故，我和她要去过世上最美好的生活。

堂·派德 我十二分承情，一辈子不会忘记。

阿德辣斯特 堂·派德先生，我对你发誓，我为了尊重你起见，要尽我的一切可能待她好。

堂·派德 你太赏脸了⁽⁵⁰⁾。做和事老，永远帮人排难解纷，倒也不差。喂！伊西道尔，出来。

第十八场

克丽麦娜，堂·派德。

堂·派德 怎么？这是怎么回事？

克丽麦娜 （不蒙面纱。）这是怎么回事？一个人爱吃醋，就成了人人憎恨的怪物。哪怕是没有别的原因，单为了跟他捣捣乱，大家

也乐意做。世上的锁、门栓子，就算统统用上，也关不住人。你想把人留住，就该好意赢取对方的心。伊西道尔如今已经随她心爱的男子走了，你忙活了半天也是一个冤大头。

堂·派德 堂·派德受这种气！不，不：我有的是勇气，我要到法庭喊冤，重办奸徒。⁽⁵¹⁾这儿是一位官长的住宅。喂！

第十九场 元老，堂·派德。

元 老 你好，堂·派德先生。你来得再巧不过。

堂·派德 我是告状来的。

元 老 我要举行一个空前盛大的假面具舞会。

堂·派德 有一个法兰西坏蛋对我使坏。

元 老 你一辈子也不会看见那样盛大的舞会。

堂·派德 他抢掉一个我解除了奴隶身分的丫头。

元 老 他们是摩尔人打扮，跳舞跳得好极了。

堂·派德 你想想看，我能不能受这种气。

元 老 服装是专为跳舞做的，好看极了。

堂·派德 我请求法庭重办。

元 老 我希望你也看看。他们为了娱乐人民，就要排练了。

堂·派德 怎么？你在说什么？

元 老 我在说我的假面具舞会。

堂·派德 我在说我的事。

元 老 今天除去玩儿乐，别的事我什么也不要听。好，先生们，过来：我们看看行了没有。

堂·派德 瘟死傻瓜和他的假面具舞会！

元 老 鬼抓了讨厌鬼和他的事！

最后一场

有几个摩尔人在他们中间跳舞，喜剧就在这里结束。⁽⁵²⁾

附录：戏的主旨（演员须知）⁽⁵³⁾

堂·派德的大门在台上右侧，哈里在第一场，应当站在大门前头。阿德辣斯特在第二场，从左侧出来，前边有两个跟班给他打火把；到了台上，他们分开，一个站在台右，一个站在台左。第三场并不唱歌，只要来一次舞剧也就成了。这样一来，就该取消第三场。阿德辣斯特说过这话：“我同意。就听这个好了，”放哈里走了三四步远，又把他叫回来，对他道：“哟！我觉得要声音响，顶好还是叫我们的提琴开头；你呐，站到大门口，万一听见住宅里头有动静，我这边就好弄灭火把。”提琴奏过一首最新的乐谱，舞剧也跳过一次，哈里就去警告他的主人，说：“老爷，我方才听见门里有响声。”堂·派德在第四场，从大门走出，在阿德辣斯特喊哈里的时候，站在他的背后；哈里就在旁边，堂·派德站在他们两个人当中，只是更靠后了些。哈里抓住西西里人打一顿出气的时候，他就离开阿德辣斯特，摸到大门口。在这期间，阿德辣斯特站在西西里人一旁，把他当做了哈里说话，等他注意到大门开着，堂·派德就回去，站在大门口当中，结果就是哈里和他对摸了半晌脸和头，堂·派德打了哈里一耳光，像戏里讲的，哈里还了他一耳光。在西西里人吹牛喊底下人之后，阿德辣斯特拔出宝剑保护自己，同时哈里就躲起来了。哈里在第七场，鞠

躬几次，一时向堂·派德，一时向伊西道尔，他每说一句“小姐原谅我”，就朝她转过身子。随后他就唱第一节法兰西语言和后边难懂的外国语言。他在别人舞蹈过后就一个人说：“Chiribirida”，接下去又是舞蹈，并且唱完另一节，和相同的“Chiribirida”，直到最后，他和舞蹈的人们都被赶走。在第十一场，阿德辣斯特向伊西道尔致敬吻她，堂·派德不乐意，就对他说：“当地人不这样敬礼他们的妇女。”阿德辣斯特说：“好，把东西全拿过来，”他的两个跟班就搁好画框和画架，还有调色板，上面是颜料和画笔。画框应当是白颜色，上面有一张女演员的画像，脸上盖着白颜色，画笔一和脸接触，白颜色就褪了，显出男演员是在画画。画板上的颜色是干的，表面像有颜色，白颜色一褪，就像画家在亲自画画一样。伊西道尔坐在右侧，西西里人在对面左侧，阿德辣斯特在当中，随时站起，照自己的想法安排她，亲自露出她的胸脯：西西里人吃醋了，不放心，每逢阿德辣斯特站起，就拿椅子往前挪，后来还对伊西道尔说：画家安排她，很费周折。哈里把他拉到一边的时候，他说过：“我们走得够远的了”，还回过头来，看见阿德辣斯特离伊西道尔太近，就离开哈里去打岔，但是阿德辣斯特瞥见他了，就对他说：“我在看她的眼睛的颜色”，而不像戏里说的：“她的眼睛是蓝颜色”。于是阿德辣斯特又坐好了，堂·派德又和哈里待在一道。在哈里对堂·派德说话，堂·派德问他仇人是谁的时候，阿德辣斯特把蒙着画像的白颜色已经弄掉，又过去挨近伊西道尔，堂·派德又发觉了，告诉哈里：“你走，我不送你了。”这些全是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其实，你们照诗句的意思和注脚去做，也就行了。

-
- (1) 原作是散文体。1667年1月（根据麦纳的考证，可能是1667年2月14日，）奉旨在圣-日耳曼庄园首演，同年6月10日，在剧场公演。
 - (2) 这个角色由莫里哀扮演。根据莫里哀的财产目录，“一身西西里人的服装：裤与堇色缎斗篷，上有金银绣货，绿波纹绢夹里；金色闪缎短裙；银线袖管，上面有绣货与银箔；一顶睡帽，一条假发辫与一把宝剑。”

- (3) 她是一个被解除了奴隶身份的丫头。
- (4) 在舞剧里面，莫里哀把名字和身份改成：“雅伊德 使女。”
- (5) maures，信奉伊斯兰教，这里指阿拉伯人，公元712年，侵入西班牙，统治南部，达数世纪之久（1492年）。
- (6) 根据1734年版，演员表改订如下：

“喜剧演员

堂·派德 西西里贵人。

阿德辣斯特 法兰西贵人，伊西道尔的情人。

伊西道尔 希腊人，堂·派德的使女。

雅伊德 年轻使女。

一位官儿

哈里 土耳其人，阿德辣斯特的奴隶。

两个跟班

舞剧演员

乐师

歌唱的奴隶

跳舞的奴隶们

跳舞的男摩尔人与女摩尔人

景在墨西哥一个公共地点。”

- (7) Scaramouche（1604或1608-1694），意大利“职业喜剧”著名定型演员。他的真名姓是提摆利奥·费奥芮里（Tiberio Fiorilli）。1604年，他来巴黎演戏，得到路易十四的欢心。莫里哀的剧团回到巴黎以后，无论是在布尔本剧场，或者是在王宫剧场，总是和斯卡辣木赦的剧团轮流演出。传说莫里哀的演技很受他的影响。他的服装永远是一身黑。
- (8) 根据1734年版，词句改成：“阿德辣斯特，两个跟班（每人拿着一支火把），哈里”。
- (9)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10) 麦纳指出：哈里并不内行，他听乐师说起“升调”（bécarré）和“降调”（bémol）这些音乐名词，就自以为是地用了起来。他所谓的“升调”等于“长调”（majeur），“降调”等于“短调”（mineur）。阿德辣斯特不懂这些术语，但是大致明白哈里的意思。
- (11) 根据1682年版，补加：“（哈里做土耳其人装束，向堂·派德连连鞠躬。）”
- (12)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站在堂·派德与伊西道尔之间……）”
- (1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堂·派德站到哈里与伊西道尔之间。）”
- (14) 根据1734年版，动作改成：“（一个奴隶唱歌，向伊西道尔。）”又，根据费立道（Philidor）收藏的乐谱，唱歌之前，有一次舞蹈。
- (1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堂·派德。）”
- (16) 这首歌的第一节，前半用法文，唱给伊西道尔听；后半用的是近东一带欧洲人语言（搀有意大利语言，西班牙语……），唱给堂·派德听，第一行没有意思，此外十行大意是：“我是一个好土耳其人，我没有钱。你愿意买吗？”第二节后半相同。
- 根据1734年版，第一节唱过，紧跟着就是“舞剧第一场（奴隶们舞蹈。）”舞剧之后，注明：“（奴隶唱歌，向伊西道尔。）”
- (1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堂·派德。）”
- (18) 根据1734年版，第二节唱过，紧跟着就是“舞剧第二场（奴隶们又开始他们的舞蹈。）”
- (19) 后五行，大意是：“我不买你，我打你，你要是不走的话。走吧，走吧，不然，我就要打你。”
- (2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伊西道尔。）”
- (21)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22) 根据1734年版，上场人物有“两个跟班”。
- (23) 根据1682年版，哈里的话是回答阿德辣斯特的问话：“阿德辣斯特 好！哈里，我们的事情有没有进展？”
- (24) 根据1682年版，补加：“（他低声向阿德辣斯特耳语。）”
- (25)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26) 麦纳指出：阿德辣斯特叩门，走进堂·派德家。

- (27) 根据1682年版的插图，景是一间大厅。米受教授认为无妨改成一座望台，面临前九场演戏的广场或者街道。麦纳同样指出，在房屋和一棵树底下，也就成了，莫里哀当时演出，由于舞台条件关系，不会在这方面太认真的。
- (28) 根据1734年版，上场人物还有“两个跟班”。
- (2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伊西道尔。）”
- (3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跟班。）”
- (3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德辣斯特。）”
- (3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坐着。）”
- (3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坐着。）”
- (3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伊西道尔。）”
- (35) Apelle，古希腊公元前四世纪后半的名画家，以画像和寓言画知名。
- (36) 根据1682年版，应当添上一个短语：“……一个情妇画像，她像天仙一般美丽，他画着画着……”
- (37) 这段传说见于罗马帝国时代博物学家坡里尼屋斯（Plinius，23—79）的《博物学》（*Histoire Naturelle*）第35卷第24节。
- (38) 根据1682年版，补加：“（堂·派德显出一副尴尬相。）”
- (3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堂·派德。）”
- (4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堂·派德。）”
- (41) 根据1682年版，改换动作和语言：“（过去和伊西道尔说话，堂·派德注意到了。）我凑近看看她的眼睛是什么颜色。”
- (42) 根据1682年版，补加：“（拉开堂·派德。）”
- (43) 根据1682年版，语言改成：“暗害是最稳妥和最简便的方法。”
- (4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哈里一边说话，一边拉走堂·派德，正好叫他看不见阿德辣斯特。）”
- (4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伊西道尔。）”
- (4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堂·派德，他想看看画像。）”
- (4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雅伊德，指伊西道尔给她。）”
- (48) 应当补加：“（向内室的克丽麦娜。）”

(4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德辣斯特。）”

(50)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51) 假如从第十场起换成室内景，从现在起，又该回到开场的室外景。

(52) 根据1734年版，文字更改如下：

“最后一场 一位元老，舞蹈队。

舞剧

几个跳舞的人，摩尔人装束，在元老面前舞蹈，结束喜剧。”

(53) 这篇《演员须知》（*Instructions aux comédiens*）是给外省或外国演员用的，放在1668年外省印本之前。

昂分垂永⁽¹⁾

演 员

水 星⁽²⁾

夜

裘彼特⁽³⁾ 变成昂分垂永的相貌。

昂分垂永 忒拜人的将军。

阿耳克梅娜 昂分垂永之妻。

克莱昂提丝 阿耳克梅娜的女仆，扫西之妻。

扫 西⁽⁴⁾ 昂分垂永的仆人。

阿耳嘎提风提达斯 忒拜人的军队队长。

诺克拉太斯 忒拜人的军队队长。

波里达斯 忒拜人的军队队长。

波西克莱斯 忒拜人的军队队长。

景在忒拜城，昂分垂永的府前。⁽⁵⁾

序 幕

水星（驾着一块彩云），夜（驾着两匹马曳着的一辆车）。

水 星 可爱的夜，慢点！请你留步：我想请你帮帮忙，我奉裘彼特的旨意，有两句话通知你。

夜 啊！啊！是你呀，水星大人！谁想得到你在这头，会是这种姿势？

水 星 天呀！裘彼特叫我跑了几趟腿，我支不住，累坏了，我坐在这云彩上头，边歇息，边等你来。

夜 水星，你在寻我开心：哪儿有神也说累的？

水 星 神是铁打的？

夜 不是铁打的。可是神也应该永远维持一下天上的礼貌。有些话说起来，有伤神的尊严，不成体统，还是留给凡人去说吧。

水 星 你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美丽的神，反正你坐在马车上，漫不经心的贵妇人，由着两匹马拖，去一切你爱去的地方。可是我呀，就没有这种福分，我的命苦，我痛恨诗人们不讲礼貌，对我毫不客气，定出一种不公道的法律，还要维护它的使用权，用起每一位神来，一位一个样子，安排好一种走势，我呐，就派我步行，好像乡下一个送信人，我，你知道，在天上，在人间，是众神之主的著名使者，不是我吹牛，随他叫我干什么事，比起任何人来，都需要车送。

夜 你发这脾气有什么用？诗人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们胡闹起来呀就没个底，其实你不该生他们的气，他们在你的脚上安排好了翅膀。

水 星 是的：可是，难道快走，不照样也累？

夜 不谈这个，神使老爷，告诉我该做的事。

水 星 像我方才说的，裘彼特有了新欢，为了奇迹顺利进行，要你把大地变成漆黑一团。我相信，他的做法对你并不新鲜：他经常

为了大地忽略上天；你知道，这位神明之主喜欢为了美人变成人的模样，使用千百种巧妙的诡计，取消最狠心的女人的抵抗。阿耳克梅娜的眼睛勾了他的魂，趁她丈夫昂分垂永，在贝奥提平原⁽⁶⁾中间，统率忒拜城的军队，他变成他的模样，在疲劳之中换来一次休息，因为他得到最甜蜜的欢愉。夫妻的新婚有利于他的求爱，结婚才几天光景。他们柔情蜜意的热爱使裘彼特想到这个主意，这个无可比拟的妙计。他的诡计在这里对身心有益，可是，在许多钟情人的怀里，这样的伪装简直等于多余，拿丈夫的模样来讨女方喜欢不见得处处都是一个好办法。

夜 我称赞裘彼特，可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回回都想到改装。

水 星 他想尝到各种各式的味道，按照神的方式办事，而免于当傻瓜。不论活人把他放在什么等级，他要是不扔掉他的可怕的面孔，总是高高吊在天空上头，我就一万个看不起他。永远囚在他的伟大之中，依我看来，是最无知的办法，尤其是，在真个销魂的温柔乡里，高贵身份就成了碍手碍脚的东西。裘彼特，毫无疑问，是个寻欢能手，懂得走下他的尊严的宝座；为了容易进入他喜悦的场所，他完全走出自己，成了不是裘彼特的裘彼特。

夜 看见他离开这崇高的阶梯，降到和人类相等，寻求人心所能提供的欢狂，参与他们的轻举妄动，他高兴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只要他依附人性，也就算了，可是看见裘彼特变成公牛，变成蛇，天鹅⁽⁷⁾或者别的什么动物，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有时招惹议论，不足为奇。

水 星 爱议论由他们议论去；变动物自然也有变动物的甜头，他们理解不了这个。这位神懂得他在各方面干的事；说到它们缱绻之情的乐趣，动物不像你想的那样糊涂。

夜 告诉我他要我做的事。他用诡计把情人弄到手，还希望什么？还要我做什么？

水 星 让你的马把步子放慢，让他称心如愿，把这美好的夜晚变成最长的夜晚；你放长他寻欢的时间，推迟白昼的诞生，因为白昼会催丈夫回来，他就不能再做丈夫的替身。

夜 伟大的裘彼特，毫无疑问，赏了我一份好差事，他要我干的活有一个规矩的名字。

水 星 你是一位年轻的女神，生活在先前的快乐时期；这样的事出在穷人窝里，就算卑鄙行为。有幸运降生在高贵等级，做什么也总是又美又好；按照人的不同身份，事物就改换了名称。

夜 关于这一类事，你比我懂得多；要我接受这个命令，先得听听你的开导。

水 星 嘻！啦，啦，夜夫人，我求你了，先别急。你在人间的名声，用不着装腔作势。在不同的地点，许多好事人家全悄悄告诉了你。我相信，就事论事，我们并不欠你的情分。

夜 别再吵下去了，彼此心照不宣吧。用不着揭露我们的秘密，惹人们笑话。

水 星 再见；我到那边有事要做，换掉神使的模样，我要变成昂分垂永的听差的模样。

夜 我在这半球，和我的阴暗的随从，要多停留一时。

水 星 再见，夜。

夜 再见，水星。

第一幕

第一场 扫西。

扫 西 是谁？哦？我步步害怕。各位先生，我是人人的朋友。啊！在这时候出来，真是天大的胆量！我的光荣的主子把我耍了个狠！什么？他有点爱惜人的话，会在这样黑的夜晚打发我出门？难道他就不能等到天亮了，再让我上路，宣告他要凯旋和他打胜仗的详情？扫西，你像话了，做奴才做到这种地步！我们在贵人府里当差，比在穷人家里苦多了。他们要自然界一切为他们做出牺牲，白天黑夜，下雹子，刮风天，风险，热天，冷天，他们一开口，就得亮起翅膀飞。我巴结了二十年，什么也没有捞到；任起性来，不管是芝麻大的事，反正下人遭殃。可是我们的脾气就是怪，偏要挨近他们这个空名气，人人以为我们幸福，我们也就这样自足了。理性告诉我们退隐，我们也同意这样做，可是没有用，他们一露面，一种强大的力量就压了下来，他们轻轻瞟我们一眼，我们就认了输。不过最后，我在黑地里看见了我们的公馆，我的恐惧消失了。当使者，我就得准备一番词令。我应该对阿耳克梅娜描画一番军事场面，怎么样把敌人打个落花流水，可是怎么描画，假使我不在场？不管它，我要大起胆子讲，像个目击者，多少人讲起打仗来，不离打仗老远？为了把我的角色扮好，我要先练习一遍。现在作为报喜人，我被带进大厅，这盏灯笼就算阿耳克梅娜，我应当对她一五一十回话。（他把灯笼放在地上，对它讲起话来）“夫人，昂分垂永、我的主人、您的丈夫……（好！良好的开端！）心里总充满了您的娇媚，在所有人里头把我挑出来，向您传达大军胜利的喜讯，和主人想回来待在您身边的愿望。”“啊！说真的，我可怜的扫西，又见到你，我说不出来有多欢喜。”“夫人，您太赏我脸啦，我的运气要招人妒忌的。”（回答得好！）“昂分垂永好啊？”“夫人，像勇敢的战士，遇到光荣的时机。”（好极了！亏你想得出来！）“他一回来，我们的心就踏实了，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夫人，当然，他尽快赶，不过，比他想望的要迟些。”（啊！）“可是

战争没有把他累着？他说什么？他做什么？讲给我听吧。”“夫人，他说的比做的少，做起来呀敌人也打哆嗦。”（家伙！我怎么想出这么多漂亮话来？）“造反的人怎么样？说呀，他们赶上什么运气？”“夫人，他们挡不住我们的武力，他们的叛乱被粉碎了，杀了他们的首领普太奈拉斯，活捉太莱伯，港口已经响起我们勇猛的凯歌。”“啊！多大的胜利！噢！神明！谁能想到这个？扫西，快讲给我听。”“夫人，我要讲，光荣没有冲昏我的脑壳；说起这次胜仗的详情，我讲起来头头是道。您设想一下，夫人，太莱伯就在这边：（他在手心或者地面做比划）这是一座城，说实话，差不多有忒拜城那么大。河从这里流过。我们的军马在这边扎营；那边是空地，我们的敌人占有了它；在一块高地，就在这地方，是他们的步兵，再下去，靠右手，是骑兵。对众神做过祷告以后，命令下达，发出了打仗的信号。敌人心想我们要给他们制造困难，把他们的骑兵分成三个小队，可是我们很快就压制住他们的斗志，结果回头你就看出来。我们的先头部队很活跃；那边，是我们的国王克瑞翁的弓箭手；这是主力军，（有声音响动）他们一开始，……等一下，主力军害怕。我好像听见什么声音。

第二场 水星，扫西。

水 星 （变成扫西模样。）⁽⁸⁾ 这位讲话人很不识趣，就不知道他这一来，多么打搅我们情人的好梦，我变得和他一模一样，把这讨厌家伙从这地方赶走。

扫 西 我的心总算又安定下来，我想什么事也没有。不过怕遇到不祥的意外，还是回到府里再说吧。

水 星 我一定要把你挡住，除非你比水星更凶。

扫 西 今天晚晌我觉得特别长。自从我上路以来，在天时上，不是我主人把晚晌当作了早晨，就是金黄头发的福玻斯⁽⁹⁾还在睡觉，因为喝酒喝过了量。

水 星 看这坏蛋说起神来，多不尊敬！他这样狂傲失礼，我一定要教训他一顿，我现在先戏耍他一番，我不但和他长得一样，还要偷他的名字用。

扫 西 啊！天呀，我先前说得好：我这下子完了，苦命的孩子！我看见房子外头有人走动，他的上半截先告诉我要出坏事。我装出安详的样子，唱唱歌。

〔他唱歌，水星一开口，他的声音就逐渐弱了下来。〕

水 星 哪儿来的这个坏蛋，胆子天大，居然敢唱歌，使我头脑发胀？难道他要我揍他一顿？

扫 西 这个人显然不爱音乐。

水 星 一个多星期了，我还没有打过人，胳膊都没有力气；我正要找一个有后背的，好让我出口气。

扫 西 这个人是什么鬼东西？我觉得怕得要死。可是打哆嗦有什么用？也许这小子和我一样胆小，嘴上装得硬，其实心里怕得要死？对，对，别让人以为我们是傻瓜：我要是不勇敢，也该冒充一下。胆量不是天生的，他是一个人，跟我一样；我强壮，我有靠山，眼前就是我们的府第。

水 星 那边是谁？

扫 西 我。

水 星 谁？我？

扫 西 我。⁽¹⁰⁾勇敢，扫西！

水 星 你是谁？说给我听。

扫 西 是人，会说话。

水 星 主人，听差？

扫 西 看我高兴。

水 星 你往哪儿去？

扫 西 去我要去的地方。

水 星 啊！我不喜欢听。

扫 西 我高兴。

水 星 我要知道你这奸细，天亮以前来干什么，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归谁管，你不讲，我揍你个半死。

扫 西 我一会儿干好事，一会儿干坏事，我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人人管我。

水 星 你卖弄才气，我看你要对我摆出一副大人物的架式。我直想让你尝尝味道，打你一记耳光。

扫 西 打我？

水 星 打你：这你就记住了。

〔他打了他一记耳光。〕

扫 西 啊！啊！打得好狠啊！

水 星 不狠；我不过是为了开心，还敬你的俏皮话。

扫 西 老天！朋友！什么话也不讲，先给人几记耳光！

水 星 这不过是小小几记，几记普通的耳光。

扫 西 我要是跟你一样冲，咱俩就会打起来。

水 星 想要讲和呀，算不了什么：咱们回头有的是事要看，接着往下讲吧。

扫 西 我不干。

〔他想走开。

水 星 往哪儿去？

扫 西 碍你什么事？

水 星 我要知道你去哪儿。

扫 西 推开这座大门。你凭什么不放我进去？

水 星 你朝前再迈一步，我就要朝你乱棍齐下。

扫 西 什么？你靠吓唬，就想拦阻我回家？

水 星 怎么，回家？

扫 西 对，回家。

水 星 噢！奸细，你说这所房子？

扫 西 正是。难道昂分垂永不是主人？

水 星 好啊！这算什么理由？

扫 西 我是他的听差。

水 星 你？

扫 西 我。

水 星 他的听差？

扫 西 货真价实。

水 星 昂分垂永的听差？

扫 西 昂分垂永。

水 星 你的名字是……？

扫 西 扫西。

水 星 哦？甚么？

扫 西 扫西。

水 星 听着：你可知道我今天要揍你？

扫 西 什么？你犯了什么毛病？

水 星 告诉我，你哪儿来的狗胆，敢叫扫西这个名字？

扫 西 我呀，不是敢，是本来就这么叫。

水 星 噢！谎话连篇！无耻已极！你敢对我坚持，扫西是你的名字？

扫 西 很好：我坚持，我有充分理由，是神的最高权力给我的名字，我做不了主，说自己不叫它，就跟我不是自己，是别人一样。

〔水星打他。

水 星 这样不要脸，赏你一千记。

扫 西 公道，市民们！救救我！求求你。

水 星 怎么，刽子手，你还喊叫？

扫 西 你打我一千记，还不许我喊叫？

水 星 我抡起胳膊来呀……

扫 西 行动不值分文：你占优势，是因为我缺乏勇敢；你打我算不了什么。看见别人胆子小，抡起胳膊就打，还不等于吹牛？打好欺负的人不算好汉；在不勇敢的人眼里，勇敢就该责备。

水 星 得！你现在还是扫西？

扫 西 你白打，你变不了我的模样，你要我变呀，变来变去，还是一个挨打的扫西。

水 星 又来啦？冲你这顿胡说，再添一百记。

扫 西 饶命，高抬贵手。

水 星 那你就少说浑话。

扫 西 遵命，我沉默就是：咱们之间争执太不相等。

水 星 你还叫不叫扫西？说，奸细！

扫 西 唉呀！你要我叫什么，就是什么；我的命由你安排：你的胳膊让你成了主人。

水 星 照你说来，你过去叫扫西？

扫 西 不错，截到现在为止，事情是明明白白的：不过你的棍子，在这件事上，让我知道弄错了的是我。

水 星 叫扫西的是我，全忒拜都承认：昂分垂永的下人只有我是。

扫 西 你，扫西？

水 星 是的，扫西。要是有人拿这当玩笑的话，他可得当心他的小命。

扫 西⁽¹¹⁾ 天！难道我真就这样和自己告别，让一个骗子偷去我的名字？看我是胆小鬼，人家快活极了！不是我胆小，死鬼……！

水 星 我看，你嘴里不知道在嘟哝些什么？

扫 西 没有。不过，看在众神的份上，许我跟你讲两句话。

水 星 说吧。

扫 西 不过请你先答应我，别再打我，讲和吧。

水 星 好吧；行，我答应你啦。

扫 西 请你告诉我，谁叫你玩这一套的？你怎么想起把我的名字从我这儿拿走的？最后，除非你是妖精，谁能让我不是我？我不是扫西？

水 星⁽¹²⁾ 怎么，你居然……

扫 西 啊！慢些：我们讲好了不打人的。

水 星 什么？上绞刑架的，骗子，坏蛋……

扫 西 你想骂我，随你的便；这是些轻伤，我不会为这生气的。

水 星 你说你叫扫西？

扫 西 是的。除非有人瞎编排……

水 星 够啦，我收回我的话，不讲和啦。

扫 西 不管怎么说，我不能为你就不存在，离外表那么远的一番话，我也没法子接受。难道我是谁，也归你管？我能不是我吗？谁想得出这种主意？可谁又能否认这么多的紧迫迹象？我在做梦？我在睡觉？难道我有什么心事，激动到了得不到安宁？难道我在守夜，感觉上有什么不舒服？难道我的见识不正常？难道我主人昂分垂永没有叫我来这地方看女主人阿耳克梅娜？难道我不该夸他对她忠心耿耿，讲他对敌人的英雄事迹？难道我不才打码头那边过来？难道我手里没有提着一盏灯笼？难道我不是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你？难道我不是人气十足地跟你谈话？难道我不是怯小子，让你把我关在大门外头？难道你没有对准我的脊梁背发火？难道你没有打我？啊！这一切都太真实了，我巴不得上天让它别那么真实！请你高抬贵手，别再欺负一个可怜虫了，放我完成我的任务吧。

水 星 住腿，不然呀，你走上半步，就要惹我生气，狠狠揍你一顿。方才你讲的话，全该我说，除去棍子。昂分垂永派出去见阿

耳克梅娜的使者是我，我才从佩尔席克码头过来，我来宣布他的神武威力，帮我们打赢了一次胜仗，杀了敌人的首领；总之，我确实就是扫西，达夫的儿子，正直的牧羊人；死在国外的阿尔巴吉的兄弟，假正经的克莱昂提丝的丈夫；她的怪脾气一直使我生气；我自己嘛，在忒拜城里挨过一千记皮鞭子，从来没有跟人讲起过，过去曾经当众在背上留下了标记，因为做规矩人做过了分。

扫 西 他说的话有道理。他不是扫西，他说的话，人就不可能都知道。我心里好生奇怪，我自己也开始有点相信。说实话，现在我这么一看他，他跟我的身材、面貌、姿态是一模一样。为了把事情弄清楚，让我来问问他看⁽¹³⁾：我们从敌人那边捞到许多战利品，昂分垂永分到什么东西？

水 星 五颗大钻石，串成一个结子，他们的首领当做希罕物，拿它们来装饰自己。

扫 西 这么阔气的礼物，他打算送给谁？

水 星 送给他女人，他要她拿来装饰自己。

扫 西 可是，他现在放在什么里头来送她？

水 星 装在一个小匣子，用我主人的徽章加了封条。

扫 西⁽¹⁴⁾ 每句问话，他一个字都没有回答错，我开始怀疑起自己来了。他站在我前头，靠武力，已经是扫西了；他靠理论要越发还是扫西了。可是，我摸摸自己，回想一下，我觉得又是自己了。我到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些亮光，把我看到的事情理理清楚？我一个人做的事，谁也没有看见，别人不是我，就不会知道。我问他这个问题，他想也想不到，会吓一跳的，那时就全明白了。⁽¹⁵⁾ 两军在交锋，你一个人在帐篷里头躲来躲去，都干了些什么？

水 星 一条火腿……

扫 西⁽¹⁶⁾ 这他也知道！

水 星 我从地里藏它的地方挖出来，大着胆子切了两片，美滋滋地拿它填饱了肚子；这之外，再添上留下来的葡萄酒，在喝以前，光看看就够开心的了，我有了一点勇气，去看我们士兵打仗了。

扫 西 这件怪事他都知道，证明他有道理。我挑不出他一点把柄，好像他藏在瓶子里一样。⁽¹⁷⁾根据你举出来的证据，我不能否认你是扫西，我只好投票赞成。不过你是扫西，告诉我你要我是什么？因为最后，我总得是点什么东西。

水 星 我不是扫西的时候，你是扫西，这一点我是同意的：可是只要我是，你要是再冒充，我保证你死。

扫 西 这件为难的事把我活活累死，道理明明在作梗。可是话说回来，总得是个什么东西才成；对我说来，最短的路是当扫西。

水 星 啊！上绞刑架的东西，你喜欢挨打？

扫 西⁽¹⁸⁾ 啊！这算什么？老天爷！打得好狠啊，我的背要疼一个月。离开这鬼东西，回到码头吧。噢！天呀！我这个传信的差事真叫妙啦！

水 星⁽¹⁹⁾ 我终于把他吓跑了。只有这样做，他吃够了苦才肯逃跑。我看见裘彼特过来，非常有礼貌地领着多情的阿耳克梅娜。

第三场

裘彼特⁽²⁰⁾，阿耳克梅娜，克莱昂提丝，水星。

裘彼特 亲爱的阿耳克梅娜，别让火把靠近我们。把你照得亮亮的，我看你看得清楚，心里老大欢喜；可是我来看你，是偷着来的，光亮就可能让人知道我来，那就不妙了，为了振奋我的军威，我有必要在前方执行我的军职，可是由于爱你，我私下里把时间全

用在你身上。我心里虽然爱你，可是舆论知道了，却不会答应我这样做的，所以没有法子，我只能希望你一个人领我的情，知道这事。

阿耳克梅娜 昂分垂永，你战果辉煌，声威远扬，我也感到体面；你的胜利同样触动我的心灵，让我分享你的荣誉。可是这个荣誉也有害处，把我同我心爱的人分开了，我就不能不怨恨它，就不能不反对这个崇高的命令，指派你充当忒拜人的将军。幸亏你打了个胜仗，声威远扬；这是一桩喜事；可是想到这种声威掺着多少风险，唉！说不定回头就会打败仗，落个生死存亡两不知。真是，听见人讲到打仗，哪怕是一个小小回合，我也担足了心思！一个人老怕身边人出事，还怎么能安慰自己不受威胁呢？一个人打胜仗戴上了桂冠，可以说是光荣到头了，可是和家里人的惦记、时刻担心受惊，又怎么能相比呢？

裘彼特 我一看你，我就止不住自己越来越爱你：在我眼面前，你的心就像一团火那么热；我承认，看见自己所爱的人这么爱自己，心里实在美得很。不过，我敢说，看见你这么爱我，我倒起了一点点疑心；亲爱的阿耳克梅娜，为了欣赏你爱我的这番好心，我倒愿意你这里没有任何为妻的感情：我承受你的喜爱，我要它只是由于你爱我，爱我本人，而我作为你丈夫的身份，在这里不起作用。

阿耳克梅娜 可是也正是这个名分，才让我在白天也有权利表现爱情，所以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爱我还要像你说起的那种疑心。

裘彼特 啊！我对你的那种热劲儿、心疼劲儿，做丈夫的就跟不上，你也不知道，在这种甜蜜时刻，我细致到了什么程度。你就想象不出来，一个人爱了起来，对一点一滴的小事也在细琢细磨，就连最快活的样式也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可爱的美人阿耳克梅娜，在我这里，你有一个丈夫，你有一个情人；可是，把话直说了

吧，我在意的只有情人的身份；我在你身边，丈夫这个身份总在跟情人身份为难。这个情人身份，对什么也妒忌到了极点，指望你的心单单给他独自享受，他的激情就不喜欢丈夫独占鳌头。他愿意从纯洁的源头得到你的热爱，一点也不喜欢成亲那套把戏、对遵守妇道单爱丈夫这种坏做法才不摆在心上，两下里情意绵绵，见天又妇道长妇道短，简直跟放了毒药一样恼人。总之，他不要起疑心，可是疑心死缠着不放，要你满足那些琐细的要求，把祸害它的东西跟它分开，让丈夫跟你的妇道统统见鬼去吧，让情人是你的心、你的美意、你的柔情的唯一主人。

阿耳克梅娜 昂分垂永，说真的，你说的这些话，是在寻开心，要是有什么人听见了，我真还担心别人以为你说话没有分寸。

裘彼特 阿耳克梅娜，你说什么也想不到，我这番话再通情达理不过；可是我再稽留下来，就要有罪了，时间紧迫，我得赶回码头去，再见吧，我的古怪而又野蛮的责任要我暂时和你分离：不过美丽的阿耳克梅娜，等你见到丈夫的时候，我求你，起码也要想着情人。

阿耳克梅娜 众神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想分开就分开，我决不答应，丈夫和情人在我都很宝贵。

克莱昂提丝⁽²¹⁾ 噫，天呀！爱丈夫爱到这么心热，两下里要多情投意合！我那鬼丈夫，一点也不懂得这个门道！

水星⁽²²⁾ 夜啊！我必须提醒，把帷幕卷起来吧；为了星宿退位，太阳现在可以走出寝床了。

第四场

克莱昂提丝，水星（想溜）。

克莱昂提丝⁽²³⁾ 什么？就这样把我丢了？

水 星 你要怎么着？难道你不要我把我的公事交代完毕？难道你不要我跟昂分垂永走？

克莱昂提丝 坏东西，你跟我分手就这么急！

水 星 发脾气的好题目！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可多啦。

克莱昂提丝 什么？说走就走，半句知心的话也不跟我讲！

水 星 妈的！你叫我到哪儿找废话去？夫妻作了十五年，有话也讲干了，我们早已把话说完了。

克莱昂提丝 坏东西，你倒是看呀，人家昂分垂永对阿耳克梅娜多热火，可你对你老婆无情无义，不也臊得慌。

水 星 哎！我的神哟！克莱昂提丝，人家是情人一双。人活到某种年龄，对什么都失掉兴趣；在开头对年轻人很合适，对我们老夫妻来说，就成了不体面的事。把咱俩面对面靠在一起，穷聊情长意短的话，真够好看老半天的啦！

克莱昂提丝 什么？没良心的货，难道我就不配人在跟前谈情说爱啦？

水 星 不是的，我不是这么说；不过，我都成了小老头了，可不敢存这个心，叫旁人看见要笑死的。

克莱昂提丝 上绞刑架的死鬼，娶我这样一位规矩女人，是一件了不起的幸福，可是，你够格儿吗？

水 星 我的天哟！你太诚实啦，这种荣誉在我也就不值分文。作女人别这么太规矩，还是叫我戴绿帽子吧。

克莱昂提丝 怎么？你怪我做人老实？

水 星 使我着迷的是一个女人的风流；又不是贞节牌坊！喊呀叫的，一直使我厌烦。

克莱昂提丝 你呀也就配那些耍假招子的女人。这些女妖精，本事可大啦，甜言蜜语地哄丈夫，把自己养的汉子也要丈夫明摆明地接受。

水 星 家伙！你要我对你明说了吗？坏话只有傻瓜才放在心上；我的格言就是这句话：“名声越坏，心里越安宁。”

克莱昂提丝 怎么？你就一点也不反感，由着我爱张三李四也不管？

水 星 是的，只要我不受你叫骂的气，但愿我看到你能把脾气、做人的方式改好。我宁可要方便的放荡，也不要厌气的贞操。再见啦，克莱昂提丝，我亲爱的女人，我得追昂分垂永去啦。

〔他走开了。〕

克莱昂提丝 惩罚惩罚这个坏东西，为什么我的心就一直拿不定主意？啊！作正经女人，这口气如今真够我受的！

第二幕

第一场

昂分垂永，扫西。

昂分垂永 过来，刽子手，过来。我把你这捣蛋头子，你知道，你这番话就该挨一顿打吗？要按着我的意思办，我冒起火来，就少拿一条棍子？

扫 西 老爷，您要是照着这个调调儿办，我没有旁的話好说，我认罪就是了，您总有道理。

昂分垂永 什么？坏蛋，你把连篇的谎话也当作真话讲给我听？

扫 西 不，我是底下人，您是主子，老爷，您要怎么着，就怎么着。

昂分垂永 好吧，气归气，我不生就是了，我倒要听你讲，你是怎么执行命令的。你看见我女人之前，现在先得把那种乱七八糟的情形理理清楚。你要头脑清醒，心神放稳，一句一句回答我的问话。

扫 西 可是，求您啦，您得先告诉我，万一我说的全是些不三不四的话，您是怎么个看法。老爷，我是本着我的良心说呢，还是像在夫人老爷面前那一套说呢？还是照直说，还是拣老爷爱听的说？

昂分垂永 不，我要你老老实实报告你的经过。

扫 西 好，行啦，由着我的性子来：您就问吧。

昂分垂永 我前不久命令你去做的事……

扫 西 我就出发了，天是黑黑的，像蒙着一层乌纱，一路上骂您不看重我这条狗命，老在诅咒您方才说起的命令。

昂分垂永 怎么，坏蛋？

扫 西 老爷，您没有什么好说的，您要是不喜欢这个调调儿，我就撒谎好了。

昂分垂永 这就是一个听差表示他怎么对我们热心。算啦。你在路上都遇到了什么？

扫 西 我碰到一点点东西，就吓得要死。

昂分垂永 胆小鬼！

扫 西 大自然造就我们的时候可任性呐；我们不同的爱好就说明了问题：有的人就觉得冒险十分好玩，可是，我呐，偏就喜欢把自己保存得好好的。

昂分垂永 来到府门前……

扫 西 我在府门前想演习一遍我要讲的光荣战迹，看用什么声调，用什么方式讲顶合适。

昂分垂永 后来呢？

扫 西 有人过来跟我捣乱，刁难我。

昂分垂永 这人是谁？

扫 西 扫西，另一个我，吃您命令的醋，从码头派来看阿耳克梅娜，对我们的秘密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我在跟您回话一样。

昂分垂永 你胡扯些什么！

扫 西 不，老爷，我讲的是真话。我在府门口看到的比我还是我，在我到以前就去过了。

昂分垂永 你说说看，你打哪儿趸来这该死的乌七八糟的怪话？是做梦？还是喝醉了酒？还是闹精神病？还是有意取闹？

扫 西 不，事情就是这样，根本不是瞎编出来骗人的。我赌咒，我是老实人，您相信也是这个，不相信也是这个。我向您汇报，我一直相信只有一个扫西，可是我在府上，发现了两个；这两个我呀，可吃醋啦，一个在府里，一个跟着您。您眼面前的这个我，累得要死，发现还有另一个我，又饱满，又快活，又轻松，什么顾虑也没有，只爱打人，把人的骨头弄断。

昂分垂永 我承认，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必须又稳当、又安详、又和善，才会许可一个听差编出这套鬼话来糊弄自己。

扫 西 您要是动怒的话，我对您的汇报就算完了，您知道，现在就可以停止进行。

昂分垂永 不，我不生气，我要把话听完；这我答应了你。可是你掏出良心来说，你方才跟我讲起的这种神秘新闻，可有半点儿是真的？

扫 西 没有：你说得对，任何人也不会相信。这件事就没有人能弄明白，这是一个古怪的、可笑的、不合时宜的谎言：它跟常识作对，可是这由不得人。

昂分垂永 除非人是疯子，谁能相信这个？

扫 西 我呀，我也不相信，为这个我吃够了苦头：我成了两个人，心灵也受了伤，我早就把自己当作骗子看待。可是他逼着我来认识自己，我看见了我，人家一点也没跟我捣鬼；从头到脚，他跟我活脱脱就像一个模子出来的：漂亮、匀称、举止高贵、姿态可人；再没有两滴牛奶更像的啦；只有他举起手来有点太重就是了，否则，我会很满意的。

昂分垂永 我可真得有耐心才成！话说回来，你进院子啦？

扫 西 家伙，进去！嘻！怎么个进法？难道人家没有对我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的？难道人家许我进去来的？

昂分垂永 怎么回事？

扫 西 他有一根棍子呀：我的脊梁骨到现在还觉得疼到心窝子呐。

昂分垂永 你挨打来的？

扫 西 打啦。

昂分垂永 谁打的？

扫 西 我呗。

昂分垂永 你，打自己？

扫 西 是的，我自己：不是这儿的我，而是府里的我，打起人来可狠啦。

昂分垂永 你对我这样回话，可真有你的！

扫 西 我说的可不是玩笑话。我前不久找到的那个我，比跟您回话的这个我，有许多长处：他胳膊力气大，敢说敢做，我尝过他的味道，那个鬼东西把我揍了个狠；这是一个不饶人的坏小子。

昂分垂永 别讲了。你看到夫人了吗？

扫 西 没有。

昂分垂永 为什么？

扫 西 理由够充分啦。

昂分垂永 无赖，谁拉着你啦？讲给我听。

扫 西 难道这还要重来复去，说个没完没了？您听我说，我呀，那个我比我结实，那个我当门一站，那个我把我吓坏了，那个我想只一个人做我，那个我吃我自己的醋，那个我胆子大，生起气来可怕人啦，吓住了胆小的我，总之，那个我在咱们府里，那个我表示他是我的主子，那个我把我狠打了一顿。

昂分垂永 你一定是今天早晌喝多了酒，脑子给搅昏了。

扫 西 我喝的只是水，你把我吊死了，我也喝的只是水：我发誓，总该相信我了吧。

昂分垂永 那你一定是在做梦了？难道不是做了一个恶梦，乱七八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你就把没影子的事当作真话给我讲？

扫 西 才不会呐。我没有睡觉，连睡觉的意思都没有。我同您讲话，是醒着的；说真话，我早晌是醒着的，另一个扫西也是醒着的，打我打得可凶啦！

昂分垂永 跟着我。我不许你讲话：你这些话只能让我讨厌。有耐心听一个听差说这些蠢话，我看我也成了疯子。

扫 西 一个没有地位的人说的话全是蠢话；临到一个贵人来说，话就好听啦。

昂分垂永 回家吧，别再等着啦。阿耳克梅娜出来啦，多好看啊。不用说，她这时候不期望我回来。我这一来要吓她一跳的。

第二场

阿耳克梅娜，克莱昂提丝，昂分垂永，扫西。

阿耳克梅娜 克莱昂提丝，我们去为我丈夫谢众神，感谢他们使他战果辉煌，忒拜城靠他孔武有力，才打了胜仗。⁽²⁴⁾噢，天呀！

昂分垂永 感谢上天，昂分垂永打了胜仗，快快活活又见到他女人，今天不仅有利于我的爱情，还重新看到你也有同样的情意，希望我在这里带给你的赤诚之心和你一样高！

阿耳克梅娜 什么？回来得这么快？

昂分垂永 说实话，今天你流露出来，你不爱我的恶劣证明，这个“什么？回来得这么快？”在现时不是一种充满爱情的炽热语言。我敢于称赞自己，我离开你，心却很近。期待回来受到热烈的欢迎，每时每刻都变成了悠长的距离，而心爱的人离开了，不管有多短，也总是太久太长。

阿耳克梅娜 我看见……

昂分垂永 不，阿耳克梅娜，在这种情形之下，时间的标志全以焦急为准。可是你对丈夫出行的看法活像一个人并不相爱。一个人一心相与，出门再短，也会为之心碎；彼此珍惜时间，就不会说什么“回来得这么快”。我承认，我热切的心对你的欢迎免不了要抱怨；我期待于你的是喜悦和柔情。

阿耳克梅娜 听见你这么怪罪我，我一点也不明白你干吗要说这番怪话。你抱怨我，我老实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才能称你的心。昨天晚上晌你回来，有多快活，我冲你表示高兴，也够份儿了，我报答你的恩爱，将心比心，把我的心都掏出来了。

昂分垂永 怎么？

阿耳克梅娜 难道我没有让你看够，我像发了疯一样的快活，看见我心爱的丈夫回转家来，难道我没有表白我激动万分？

昂分垂永 你讲些什么怪话？

阿耳克梅娜 你对我的热烈欢迎，简直喜欢极了，就没有法子相信；今天清早天不亮你才跟我分手，所以见你这么快就回来，你认为我的惊奇就像犯了天条一样。

昂分垂永 阿耳克梅娜，难道你昨天晚上晌梦见我回来，回来得这么急，梦里早就把事实给你摆出来？也许是你睡着了，你在梦里还以为你在回报我的热爱？

阿耳克梅娜 昂分垂永，难道你心里有一股恶气，把昨天晚上晌回家实情给你弄模糊了？还是我的热烈欢迎，一心感谢你的盛情，你把我的好意也一笔勾销了？

昂分垂永 你讲起的这股恶气，我觉得，有点怪气。

阿耳克梅娜 这就是对你跟我讲起的梦的回答。

昂分垂永 除非说成做梦，我就不能原谅你现在跟我讲起的话。

阿耳克梅娜 除非说成恶气，你的精神受到了扰乱，我就没有办法听你讲的话。

昂分垂永 阿耳克梅娜，丢开这种恶气的说法吧。

阿耳克梅娜 昂分垂永，丢开这种做梦的说法吧。

昂分垂永 关于这件事，我一定要盘问到底。

阿耳克梅娜 那当然啦；就拿我来说，我也开始有点激动啦。

昂分垂永 难道你单凭这两句闲话，就打算补救我所抱怨于你的冷淡无情的欢迎吗？

阿耳克梅娜 难道你倒愿意装作不是你寻开心吗？

昂分垂永 啊！求你啦，阿耳克梅娜，别说下去啦，讲讲正经的吧。

阿耳克梅娜 昂分垂永，玩笑也开得够份儿啦，别再拿人取乐了吧。

昂分垂永 什么？你居然当着我的面，坚持说，比现在还早些，你在这儿看见我来的？

阿耳克梅娜 什么？你倒有脸否认，在昨天晚晌，你回家来看我吗？

昂分垂永 我！我昨天回家？

阿耳克梅娜 还用说；天不亮，你就回了大营。

昂分垂永⁽²⁵⁾ 天！谁见过这种争论？谁不为这一切感到惊奇？扫西？

扫西 老爷，太太精神错乱，得吃六颗嚏根草的籽儿⁽²⁶⁾。

昂分垂永 阿耳克梅娜，以众神的名义，你要当心你说的话的后果：你要好好考虑考虑你在说什么。

阿耳克梅娜 我仔细考虑过了；家里的人全看到你来的。我不清楚是什么动机让你这么做的；可是，万一事情需要证明的话；你也确实不记得的话，我还从谁那儿能听到你打赢了的最后一仗的消息，除非是从你自己？还有那五颗钻石，本来是普太奈拉斯戴的，还不是你把他砍翻了，拿来给我的？还要比这更可靠的证明吗？

昂分垂永 什么？我分到的钻石结子，预备送你的，我已经给你了？

阿耳克梅娜 当然。要你相信这个，并不费事。

昂分垂永 怎么样？

阿耳克梅娜 这不就是。

昂分垂永 扫西！

扫 西⁽²⁷⁾ 太太在说笑话，我这不拿得好好的；老爷，太太说的话不作数。

昂分垂永 封条好好的。

阿耳克梅娜⁽²⁸⁾ 难道是假的？看啊。你们瞧，这份证据够不够用？

昂分垂永 啊，天！噢，公正的天！

阿耳克梅娜 好吧，昂分垂永，你一直在开玩笑，现在该害臊了吧。

昂分垂永 快把封条撕开了。

扫 西 （打开匣子）我的天，里头是空的。只有懂得魔术的人，才能把钻石取出去，要不就是，东西自己长了腿，不用向导，就奔到要戴它的太太这边来了。

昂分垂永⁽²⁹⁾ 噢，众神，主管一切的众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爱情受到了威胁，我还有什么好指望的？

扫 西 要是太太讲的是实情的话，咱们的命运就一模一样了；跟我一样，老爷，您也是两个。

昂分垂永 住口。

阿耳克梅娜 你有什么好惊奇的？做什么要乱成这个模样？

昂分垂永⁽³⁰⁾ 噢，天呀！让人多么两为其难！有些怪事，超出了自然的范围；我不了解的怪事，我怕，真会损害我的名声。

阿耳克梅娜 现在，当着真凭实据，你还否认你回来得这么快？

昂分垂永 我不否认。不过，说到这次回来，你可不可以对我讲讲经过？

阿耳克梅娜 你既然要听一遍事情的经过，你好不好讲，回来的不是你吗？

昂分垂永 原谅我；不过，我有一定的理由，要我问问你我之间的一些事体。

阿耳克梅娜 你整天操心军国大事，难道会让你忘事忘得这么快？

昂分垂永 也许是吧；不过，你把整个经过讲一遍，我是喜欢听的。

阿耳克梅娜 经过并不长。我朝你迎过去，心里又喜又惊；情意绵绵地拥抱你，多次表示我的喜悦。

昂分垂永 （向自己。）啊！我可不要听这样甜蜜的欢迎。

阿耳克梅娜 你先把这份重要的礼物递给我，这本来是预定给我的战利品。你的心热腾腾的，对我表示强烈的爱情，你有军务在身，抽不出空来看我，所以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什么见不着面的苦恼啦，什么一心就想回来探望的焦急啦，说也说不出来有多少多少；当时你的爱情，在我看来，就难得这么多情，这么热烈。

昂分垂永 （向自己。）这比要我的命还难受！

阿耳克梅娜 那种狂热劲儿，那种温柔劲儿，你明白，多招我喜欢；我必须承认，昂分垂永，心心相印，诱惑力对我可大啦。

昂分垂永 讲吧，后来呢？

阿耳克梅娜 问长问短，我们都有许多话要问，谁都插不上嘴。后来吃饭了，两个人头偎着头吃饭；用过饭，我们就睡觉了。

昂分垂永 在一起？

阿耳克梅娜 当然啦。你问这话做什么？

昂分垂永⁽³¹⁾ 啊！这是最残忍的一击，打得我晕头转向，把醋碗打翻了。

阿耳克梅娜 这话有什么要脸红的？难道跟你在一起睡觉，也成了坏事？

昂分垂永 不幸到了极点！不，这不是我：谁说我昨天回转家来，谁就说谎，说最可怕的谎！

阿耳克梅娜 昂分垂永！

昂分垂永 不守信义的女人！

阿耳克梅娜 啊！生这么大的气！

昂分垂永 不，不，用不着缠绵，用不着尊敬，这一变化把我对你的忠心变得无踪无影；在这致命的时刻，我心里想着的只是愤怒和报复。

阿耳克梅娜 你报复谁呀？我又怎么不守妇道啦，让你把我当成罪犯看待？

昂分垂永 我不清楚，不过，那不是我；我的绝望让什么也成了可能。

阿耳克梅娜 算啦，不称职的丈夫，事实俱在，装假也骗人不过。欺人不可太甚，骂我不规矩也太不合情理。你乱发脾气，想找借口来休我，嫌我不如你的意，那呀，说这些话都是多余；从现在起，我逆来顺受，咱们的婚姻就算吹啦。

昂分垂永 你叫我受我不该受的凌辱，毫无疑问，下一步该怎么做，你早已打算好了：这都不算数，事情的发展也许由不得你。我的体面扫光了，我看出来我多么不幸，我的爱情有意夹在中间捣乱，无济于事，不过，有些细节我掌握不住，我的正当的愤怒也帮不了什么忙，还需要加以解释。你兄弟可以明确回答，今天早

晌我就没有离开过他：平白无故说我回来过，我去找他证明一下，你就哑口无言了。到现在为止，这个秘密是闻所未闻；打破沙锅问到底，我们还要仔细盘查事情的底细。在我正当怒火爆发之中，谁出卖我，谁就遭殃！

扫 西 老爷……

昂分垂永 用不着陪伴我，在家里等我。

克莱昂提丝 难道真要……？

阿耳克梅娜 出了什么事，我就弄不明白：让我一个人走，别跟着我。

第三场 克莱昂提丝，扫西。

克莱昂提丝 一定有什么东西搅乱他的头脑；不过舅爷很快就会把争吵结束了的。

扫 西⁽³²⁾ 这个打击可够我主人受的，他的事情也真残忍。我还真怕遇到同样的运气，我想还是让她慢慢来解释吧。

克莱昂提丝⁽³³⁾ 看他是不是到我跟前来！不过，我什么也别先露出来。

扫 西⁽³⁴⁾ 事情有时候是认识不透的，让我问她，我就直担惊受怕。为了不冒险起见，可能发生的事情装作不知道，岂不更妙？算啦，冒冒险吧，必须弄明白的事，我就没法子不让它来。人类的弱点就是天生好奇，想知道不该知道的事。神庇护你，克莱昂提丝！

克莱昂提丝 啊！啊！鬼东西，你竟然想到挨近我！

扫 西 我的神哟，你怎么啦？你总在生气，哪怕一点小事，也要怄气。

克莱昂提丝 你所谓的小事是什么，说呀？

扫 西 我所谓的小事，无论是诗，无论是散文，也都叫做小事；你知道得很清楚，小事就是小事，或者也叫琐事。

克莱昂提丝 不要脸的东西，我不知道有谁拦着我，不拿你的眼睛挖掉，不让你知道知道女人生起气来是个什么味道。

扫 西 唉呀！你打哪儿来的这种急脾气？

克莱昂提丝 你以为你待我的样子，也许就是你所谓的小事？

扫 西 什么样子？

克莱昂提丝 什么？你装老实人？难道你倒要照主人学，也要说你没有回来？

扫 西 不，我知道正好相反；不过，我对你把话实说了吧，我们灌了不知道多少酒，把我做的事忘了个干干净净。

克莱昂提丝 你也许拿喝酒来原谅自己……

扫 西 不，说正经的，你可以信得过我。我当时喝酒喝得醉天醉地，干下什么自己后悔不来的事，我真是一点也记不起来。

克莱昂提丝 你打码头那边来，你待我的那种样子，你真就全忘了？

扫 西 一点也不记得。你可以帮我回忆一遍，我是公平的，诚恳的，要是我错了的话，我会自己收拾自己的。

克莱昂提丝 怎么？昂分垂永事前就告诉我，我等你一直等到你来；可是从来没有见你那么冷淡，我得指出我是你女人才成；我要亲亲你，你把脖子一扭，给我耳朵亲。

扫 西 好！

克莱昂提丝 怎么，好？

扫 西 我的天！克莱昂提丝，你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好。我吃了大蒜，怕你闻出我那股子臭味，才把头转开了点儿，我这是做人小心。

克莱昂提丝 我真还承情呐；可是，我就像对着一根树桩子讲话，你嘴里没有一句话中人意。

扫 西⁽³⁵⁾ 妙呀！

克莱昂提丝 总之，我白白热火了一场，你那股子贞洁气味把什么也变成了冰冷；眼巴巴盼着你回来，你给了我一碗空心汤团，咱俩是媒妁之言的夫妻，要你上床，你怎么也不肯。

扫 西 什么？我不肯睡觉……？

克莱昂提丝 可不，胆小鬼。

扫 西 可能吗？

克莱昂提丝 坏东西，这是千真万确。这是羞辱之中最叫人伤心的羞辱；今天早晌，你不但不赔罪，分手的时候，反而把话说得绝绝的，可看不起人呐。

扫 西 扫西万岁！

克莱昂提丝 你犯什么病？我埋怨，你倒高兴，干下这场好事！你倒笑起来了？

扫 西 我对自己可满意呐！

克莱昂提丝 难道你就这样表达你对凌辱的遗憾？

扫 西 我还真想不到我会这么懂事。

克莱昂提丝 这是没良心的行为，你不但不骂自己，反而一脸的笑，像开了花似的！

扫 西 我的天，先别急！我要是满面笑容的话，你就该相信，我心里有一个十足的理由。我想也没有往这上头想，像你所说的那样应付你，我做得再妙不过了。

克莱昂提丝 坏东西，你是不是在取笑我？

扫 西 没有，我说的是实话。当时在我那种情形之下，我一直在担心会出事，可是听你这么一讲，我倒放心了。我顾虑多端，直怕跟你干出蠢事来。

克莱昂提丝 你怕什么？倒要听听你为什么。

扫 西 大夫说，一个人吃醉了酒，就该避免房事，万一避免不了，生下的孩子只能是笨蛋，活不长久。你看，我该不该冷静，后果有多严重！

克莱昂提丝 我才不拿医生跟他们乏味的理论放在心上：那些有病的人，由他们调理好了，至于身子结实的人啊，他们就别管了吧。他们管得也太宽了；人家本来规规矩矩的，他们也硬要把我们压一压；轮到大伏天，他们给我们讲许许多多自己捏造的傻话，还不提他们的严厉的法则。

扫 西 放和气点儿。

克莱昂提丝 不，我坚持这不会有好结果的：那些理由呀，都是头脑不清的人的理由。什么酒啊，时辰啊，就别想管得了夫妻之间的闲账。这些医生都是傻瓜。

扫 西 求你行行好，别生他们的气了，不管世人怎么议论，他们都是正经人。

克莱昂提丝 别装蒜啦：你滑不过去的；假话连篇，原谅你，我才不干呐；说句私房话，迟早我要报仇的；你每天那份儿看不起人的神气，逃不过我的眼睛。方才你讲的话，我句句都记下了，我要

试看用用我的自由，这可都是你答应了的，不讲信义的胆小鬼丈夫。

扫 西 答应什么？

克莱昂提丝 你刚才对我讲，胆小鬼，你完全同意我爱另一个男人。

扫 西 啊，说这话，是我不对。咱们损失太大啦，我改口就是。你可千万别由着性子胡闹。

克莱昂提丝 只要我能管得住我这个人……

扫 西 你就暂且住口吧：昂分垂永回来啦，他的模样挺像心平气静。

第四场

裘彼特，克莱昂提丝，扫西。

裘彼特⁽³⁶⁾ 我来找机会平平阿耳克梅娜的气，排除排除留在她心头的苦恼，在我为这操心的期间，给我的爱情也添上和好的甜蜜的欢乐。⁽³⁷⁾阿耳克梅娜在楼上，是不是？

克莱昂提丝 是呀，心里苦闷得不得了，给自己找个清静的地方，还不许我在后头跟随。

裘彼特 随她怎么不许，也不是冲我来的。

克莱昂提丝 依我看，都是她的苦恼叫她急着躲人的。

第五场

克莱昂提丝，扫西。

扫 西 在他可怕的大闹之后，又换上了欢天喜地的姿态，克莱昂提丝，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克莱昂提丝 要是我的心眼儿一致的话，我们就让男人统统见鬼去，
顶中意的男子汉也白搭。

扫 西 你说的是气话；可是你们挂在男人身上，挂得够紧的，要是
男人会见鬼的话，你们可就作难喽。

克莱昂提丝 才不会……

扫 西 他们来啦。别说话。

第六场

裘彼特，阿耳克梅娜，克莱昂提丝，扫西。

裘彼特 你愿意看我伤心吗？唉呀！站住，美丽的阿耳克梅娜。

阿耳克梅娜 不。给我制造痛苦的人，我决不能在一块儿过活。

裘彼特 求求你……

阿耳克梅娜 走开。

裘彼特 什么……？

阿耳克梅娜 我说过了，走开。

裘彼特⁽³⁸⁾ 她的眼泪冲击我的灵魂，她的痛苦让我悲伤。⁽³⁹⁾ 允许我
表白……

阿耳克梅娜 不，别跟着我。

裘彼特 你要到哪儿去？

阿耳克梅娜 去你大人不在的地方。

裘彼特 “大人”这两个字折杀了我。红绳把我和你拴得紧紧的，一
时也难以分离。阿耳克梅娜，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阿耳克梅娜 我嘛，你在哪儿，我就躲开哪儿。

裘彼特 难道我就那样见不得人？

阿耳克梅娜 在我的眼睛里，就没有法子说。可不是，我对着你，就像对着一只可怕的怪物，一只残暴、疯狂的怪物，来到跟前就要害人，到处都在躲着这只怪物。我看见你，心里就有一种难以置信的痛苦；这是一种我无法忍受的折磨；天底下最可憎、最可怖、最可恶的东西。和你一比，我都承担得了。

裘彼特 唉呀！你可开口啦，滔滔不绝。

阿耳克梅娜 我心里的话还要多，要我把话全吐出来，我就没有话可以表达。

裘彼特 嘻！你把我的爱情搁到哪儿去了？阿耳克梅娜，难道你真就把我当作怪物看待？

阿耳克梅娜 啊！公道的天！这有什么好问的？难道这还不够一个女人受吗？

裘彼特 啊！心放平……

阿耳克梅娜 不，我一点也不要看见你、听见你。

裘彼特 你真忍心这样对待我？难道这就是我昨天来到这儿遇见的那样温柔、那样经久不败的爱情？

阿耳克梅娜 不，不，不是它，你的懦怯的凌辱已经把它变了。那种温柔和热烈的爱情已经不见了，你已经把它在我心里残酷地杀害了，留下的只是许多血淋淋的伤口。替代它的是一种坚定不移的愤怒、一种活生生的仇恨、一种不可抑制的怨气、一种生气勃勃的心灵的绝望，为了这场怵目惊心的侮辱，我要恨你，像先前承认爱你那样恨你，尽我所有的力量来恨你。

裘彼特 唉呀！你的爱情就那么脆弱，为了这么点儿小事，也会寻死！本来是游戏，也非闹得散伙不成？难道为了一句玩笑话，就

没完没了地怄气？

阿耳克梅娜 啊！我生气的正是这个，说什么我也不能宽恕这个。一个人妒忌起来，说几句气话，我倒觉得好受多了。妒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记，往往有力量牵着我们走，最懂事的心灵，遇到这种情形，一冲动，一定也会作出痛苦的回答；一个人受骗，生了气，得罪下别人，都有办法得到谅解；它的根源是由于爱情，所以尽管乱发脾气，起码还有理由为人谅解；像这样记仇的狂暴，找理由来辩护，总会找到促使它们出现的原因，人家也容易宽恕不由自主的人的。可是，一个人本来快快活活的，一下子就暴跳如雷，不讲道理，还挺厉害，可就伤害相好的人的情意和名声了，啊！这种打击本身就太惨酷，我永远忘记不掉我的痛苦。

裘彼特 对，阿耳克梅娜，你有道理，我认罪就是。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可憎的犯罪行为；我再也不想为它辩护。不过，你也应该允许我当着你声辩两句，说明一下是什么缘故，我才这么暴躁，这么欺负人。我把实情对你说了吧，阿耳克梅娜，闯祸的是丈夫；有罪应该归到丈夫头上。发这种粗暴的怪脾气，情人没有份，他就没有那种心肠来得罪你：这颗心对你有的是尊敬和柔情，想也不会朝这上头想。万一他犯下罪，干出什么事来伤害你，为了这个弱点，他真想当着你的面，深深刺他一百记。可是丈夫就不受这种顺从的尊敬辖制，按说应该永远服从才是。丈夫以蛮横出名，有了媒妁之言，他就以为可以无恶不作；是的，毫无疑问，对你犯罪的是他，也只有他才会苛待你可爱的本人：痛恨、憎恨丈夫吧，我同意你这么做，听凭处理。可是，阿耳克梅娜，从盛怒中救出情人来吧，他是不敢得罪你的；不要让他跟着受罪，把他和有罪的人分离开吧。总之，为了公正起见，他没有犯过的罪，千万别让他也跟着受处分。

阿耳克梅娜 啊！这种种的苛细的区别只能是轻浮的托辞，对于被激怒的人，这些话就来得不是时候。你说的这种绕弯子的滑稽话，无济于事，我就分不清谁不是得罪我的人，我看到的是我盛怒的对象，什么情人呀丈夫的，在我公正的激动之中，就只是一个人。两个人同样占有我的思想，同样的外表在我受伤的心灵看来，两个人在我眼面前画得好好的：两个人全有罪，两个人全得罪了我，两个人我全觉得可憎。

裘彼特 好吧，既然你愿意，我就非戴罪人的帽子不可。对，你有道理，你把我作为有罪的牺牲品，献给你的仇恨。你激起一种太公正的怨气来对付我，你现在所显示的冲天怒气，对我只是一种合法的惩处；你不许我挨近你，你有权利这样做；你到处躲开我，你的怒火也在威胁着我：我对你就该成为一个可憎的目标，你就该希望我成为一个大罪大恶的渊藪；任何丑事也比不过我犯下的重罪，伤害你的美丽的眼睛，就是一种伤天害理的罪行；总之，为了惩罚这种胡作妄为，你的仇恨就该冲我投出它最凶狠的标枪。可是我的心要你做的，都是宽恕。为了求你饶恕，我跪下来，并以最热烈的爱火的名义，以为你燃烧的最缠绵的爱情的名义来求你。可爱的阿耳克梅娜，你的心要是拒绝我斗胆向你恳求的恩情，那我就得狠命一击，弄死自己，因为我再也忍受不了痛苦，这对我也的确太残酷了。是的，这种情形使我绝望，阿耳克梅娜，别以为你生气我能活一天下去，像我这样热爱你的绝色仙姿。漫长的期待残酷之至，致命的伤痕已经摧残我愁苦的心；万千秃鹫造成的恶毒创伤都不可能和我钻心的痛苦相比。阿耳克梅娜，你只要宣布一声，要是我希望不到你的宽恕，这把剑只要顺顺当当的一刺，就立即在你面前扎透恶人的心、这忘恩负义的心，它早就该断气了，因为它竟敢招惹一位值得爱慕的人生气。在降往地府的时刻，要是我的死亡能使你息怒，在这愁苦的日子

之后，你想起我的爱情，你心里不留下任何憎恨的印象，那我就算幸福！我恭敬等候这最高的荣幸。

阿耳克梅娜 啊！太忍心的丈夫！

裘彼特 说吧，讲呀，阿耳克梅娜。

阿耳克梅娜 你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来作践我，难道还该对你保留好意不成？

裘彼特 不管凌辱会让我们生多大的气，难道就不许一个热爱的人疚心自责不成？

阿耳克梅娜 一个人在热爱之中宁可死上一千一万回，也不要惹恼心爱的人。

裘彼特 人越是爱着什么人，就越感觉不到痛苦……

阿耳克梅娜 不，别再说下去了，你就该我憎恨。

裘彼特 难道你真就恨我？

阿耳克梅娜 我用我的全部力量来憎恨。我气的是，别看你得罪我，要我的心来报复呀，我真还做不到。

裘彼特 既然为了你出气，我亲自来请死，为什么还要这么激昂？宣布判决吧，我立即执行。

阿耳克梅娜 难道要人死，就不能恨了吗？

裘彼特 我呀，我就活不下去，除非你抛掉你那压在我心头的怒火，答应有利于我的荣幸。我跪在你跟前求你⁽⁴⁰⁾。两个里头你就决定一个吧：或者处分，或者免于处分。

阿耳克梅娜 唉呀！我能决定的，看起来，要比我不愿意的多。人家惹我生气，我要坚持下去，我的心偏偏又不答应。难道说我不恨，不就等于说我宽恕了吗？

裘彼特 啊！美丽的阿耳克梅娜，我这个高兴呀，就得……

阿耳克梅娜 算啦，我恨自己太软弱。

裘彼特 去吧，扫西，快去把队伍上的军官找来，趁我心里无限快活
的时刻，请他们跟我一道用餐。⁽⁴¹⁾我把他从这里打发开，水星就
好来占他的位置。

第三幕

第一场 昂分垂永。

昂分垂永 是的，毫无疑问，命运特地把他⁽⁴²⁾给我藏起来，我转了半
天，把我累坏了。就我知道的而论，没有人的命比我更苦的啦：
我提着脚到处跑，怎么也找不到我要找的人，可是我不要找的人，
偏偏统统碰到。这些讨厌鬼，就不知道自己是讨厌鬼，心狠透啦，
过去跟我在一起作战，许多人都不认识我，为了气我，都过来跟我有
说有笑。他们不管我心乱不心乱，全朝我走来，不停地拥抱，快活得
要死，也不管我有没有伤心的事，多么焦急不安。我准备好了走开。
躲避他们的迫害，无济于事，他们的致命的友谊从四面八方飞来，阻
挠我找人；我回答他们热情的表示，点了点头，低声咒骂了他们几千
几万回。啊！人心里有剧烈的痛苦，恭维、尊敬、大胜仗所带来的一
切，根本就不在我心上！我宁可辞谢这种荣誉，也要心里安静！听人
讲话，我的妒忌可让我想着我丢脸的关节；我越往这上头想，我就越
分不清这该死的混乱。偷掉钻石，我不吃惊；有人去掉封条，没有被
人看到罢了；可是我昨天亲自带去礼物，现在使我尴尬为难，心里觉
得很是难过。自然有时产生相似的情形，某些骗子就有权用来哄人。
可是难以理解的是，在这些迹象当中，一个人能冒充丈夫；别瞧两个

男人相似，一个女人就容易觉察到许多区别。忒萨里亚的魔法⁽⁴³⁾一向被人看重，说灵验之至；可是到处传说的著名的故事，我总当作骗人的把戏看待；现在打了大胜仗，我倒要损害自己的名声，不得不相信了，命运捉弄我也够邪门、够心狠了。我希望试探一下这个讨厌的秘密，看看她精神错乱是否受了虚妄的幻想的祸害。啊！但愿上天公正，让我这种想法确实可靠，为了我的幸福她失去理智！

第二场 水星，昂分垂永。

水 星⁽⁴⁴⁾ 既然我对爱情没有丝毫快感，我希望起码另用一种方式，消遣消遣我的严肃的空闲，把昂分垂永气个半死。一位慈悲为怀的神是不干这种事的。不过我也不会为这不安，我这座行星是有点儿好作弄人的⁽⁴⁵⁾。

昂分垂永⁽⁴⁶⁾ 这时就关上了大门，是怎么回事？

水 星 喂！轻点！谁在敲门？

昂分垂永 我。

水 星 谁，我？

昂分垂永⁽⁴⁷⁾ 啊！开门。

水 星 怎么，开门？你这人，你倒是谁呀，敢这样讲话，大声嚷嚷？

昂分垂永 什么？你不认识我？

水 星 不，也不想认识。

昂分垂永 今天怎么人人神志不清？难道这是一种传染病？扫西，喂，扫西！

水 星 好吧！扫西：是的，这是我的名字；难道你怕我把它忘了？

昂分垂永 你认出我了没有？

水 星 很好。你拼命乱叫唤什么？你那边要什么？

昂分垂永 该死的东西，我要什么，我？

水 星 你怎么不要啦？说话呀，你想叫人听见的话。

昂分垂永 坏东西，你等着好啦。我拿一根棍子到那边叫你听，也叫你知道，该不该斗胆用这种调调对我讲话。

水 星 急什么！你再敢撞门的话，我就派人逮你来啦。

昂分垂永 噢！天呀！谁看见过这样蛮不讲理的？谁想得出这是一个听差、一个叫化子干的？

水 星 得！又怎么的啦？难道你打量我，浑身上下没有看遍？你睁大眼睛，没有把我端相够？你瞪着眼睛，有什么好惊惶的？要是光靠看就能吃人的话，我早让你撕烂了。

昂分垂永 你装模作样的，说着恬不知耻的浑话，我听了气得直哆嗦。你给自己造成了多可怕的风暴！你的脊梁背要遭多少鞭打齐下的阵雨！

水 星 朋友，你要是不愿意离开这地方，就可能皮开肉绽的。

昂分垂永 啊！无赖，一个下人敢抨击他的主子，有你难受的日子。

水 星 你，我的主子？

昂分垂永 是的，流氓。你敢不承认吗？

水 星 我谁也不承认，除非是昂分垂永。

昂分垂永 除去我，还有谁是昂分垂永？

水 星 昂分垂永？

昂分垂永 毫无疑问。

水 星 啊！闹鬼了！你倒说说看，你在哪家酒店灌饱了来的？

昂分垂永 怎么？又来劲儿啦？

水 星 难道喝的是上等酒？

昂分垂永 天呀！

水 星 是陈酒，还是新酒？

昂分垂永 就欠揍！

水 星 喝酒不兑水，新酒容易上脑子的。

昂分垂永 啊！毫无疑问，我要把你的舌头揪掉。

水 星 算啦，我亲爱的朋友⁽⁴⁸⁾。相信我吧，小心有人把话听了去。
我尊重酒。去吧，走开，让昂分垂永在安乐窝里享福吧。

昂分垂永 怎么，昂分垂永在家里？

水 星 正是，他戴着凯旋的桂冠，在美丽的阿耳克梅娜旁边，讲着卿卿我我的亲热话；两个人闹过一场爱情的纠纷，正在尽情享受和好的滋味。你别鲁莽出头，当心吵了他们甜蜜的温柔乡，可就吃罪不起了。

第三场 昂分垂永。

昂分垂永 啊！这打击来得多荒唐！我心乱成了什么！事情要是真像坏东西说的那样，我的名声和我的爱情都往哪儿放？我该怎么做

才是？我还是闹出去，还是瞒下来？难道我该生气，把出丑的事张扬出去还是掩盖起来？啊！难道受到这样大的羞辱，也得考虑周详？我就没有法子补救，也没有法子照顾。我心里焦急不安，一心就想着报复。

第四场

扫西，诺克拉太斯，波里达斯，昂分垂永。

扫 西 老爷，我费了老大周折，只找到两位大人，他们都来了。

昂分垂永 啊！你来了？

扫 西 老爷。

昂分垂永 不懂规矩的东西！鲁莽的东西！

扫 西 什么？

昂分垂永 你对我竟敢那样无礼，我要教训教训你。

扫 西 我怎么的啦？你怎么的啦？

昂分垂永⁽⁴⁹⁾ 我怎么的啦，下流东西？

扫 西 喂！两位大人，快过来呀。

诺克拉太斯 啊！将军住手。

扫 西⁽⁵⁰⁾ 我犯下了什么罪？

昂分垂永 坏蛋，你问我？我就该生气，放开我的手。

扫 西 人要绞死什么人，总讲个为什么要绞死他。

诺克拉太斯 请将军告诉我们，他犯下了什么罪？

扫 西 两位大人，挡住他。

昂分垂永 怎么？他方才胆大包天，竟然把我关在门外头，不但吓唬我，还讲了许多浑话辱骂我！啊，无赖！

扫 西 我死啦。

诺克拉太斯 将军息怒。

扫 西 两位大人。

波里达斯⁽⁵¹⁾ 什么事？

扫 西 他砍着我了没有？

昂分垂永 可不，冲他方才骂我，就该受到教训。

扫 西 你吩咐我到别的地方办事，这怎么可能啊？两位大人现在就好作证，我去请他们来跟你一道用餐。

诺克拉太斯 他的确是给我们送这个信，一直就没有离开我们。

昂分垂永 谁吩咐你送信的？

扫 西 您本人。

昂分垂永 什么时辰？

扫 西 你们夫妇和好以后，你看见阿耳克梅娜息了怒，开心得不得了，吩咐我去请各位大人的。

昂分垂永 噢，天呀！我每过一分钟，每走一步路，我的残酷的折磨就遭到一次新的更坏的变化。我在这致命的困境就不知道相信谁好，说什么好。

诺克拉太斯 他方才跟我们讲起府上的一切怪事，都远远超过自然的力量，你在生气和行动之前，就该把整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昂分垂永 好吧，上天恰巧派你们来到舍下，你们正好帮我这个忙。我们大家来看一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我。让我们把

这个秘密弄清楚，也好知道我的命运是什么。唉呀！我急着想摸清底细，我怕它比怕死还厉害。⁽⁵²⁾

第五场

裘彼特，昂分垂永，诺克拉太斯，波里达斯，扫西。

裘彼特 是什么响声逼着我下来的？我在这儿，谁像主人似的在敲门？

昂分垂永⁽⁵³⁾ 我看见什么？天呀！

诺克拉太斯 天：有这种怪事？什么？我们眼面前出现了两个昂分垂永！

昂分垂永 我的心在发冷；唉！我受不了：怪事怪到了头，我的命运一清二楚，自己亲眼看见，明白无误。

诺克拉太斯 我越往细里看他们两个人，我越觉得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

扫 西⁽⁵⁴⁾ 各位大人，这位是真的，另一位是骗子，就该处分才是。

波里达斯 确实这两个人长得太像了，我的判断也无济于事。

昂分垂永 一个可恨的骗子把我耍得好苦：我要拿起这把剑，把魔法戳穿了。

诺克拉太斯 住手。

昂分垂永 放开手。

诺克拉太斯 诸神在上！你打算做什么？

昂分垂永 惩罚一个骗子无所不用其极的懦怯行为。

裘彼特 慢着！激动在这里很少必要；像这样一来就生气，别人会认为理由不正当。

扫 西 是的，这是一个魔法师，身上有护符，冒充房子的主人。

昂分垂永 你夹在里头起哄，说这些话作践我，看我不把你砍成肉酱。

扫 西 我的主子是勇敢的人，他不会答应你打他的用人的。

昂分垂永 气死我了，用这个混账的血洗掉我的耻辱，才能解恨。

诺克拉太斯 我们决不答应这场奇怪的厮杀，昂分垂永跟自己拼。

昂分垂永 什么？你们就这样对待我的荣誉？我的朋友为一个骗子作辩护？他们不头一个帮我报仇雪耻，却变成了我同仇恨之间的障碍物。

诺克拉太斯 眼前是两个昂分垂永，整个我们的热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还要我们做出决定来？我们今天对你表示热衷，我们害怕弄错了人，把你抬高了。我们明白你看上去是昂分垂永，是忒拜人的大救星；可是我们同样也看到他是，到底哪一个人是，我们就判断不来了。我们的决心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我们一定要让骗子死无葬身之地，可是你们两个人一模一样，分不清谁假谁真。心中无数，瞎抓一个，这种风险是冒不得的。我们需要细看一下，分辨出来哪个是假的，只要我们一认清楚，我们不需要人教我们做什么的。

裘彼特 对，有道理：两个人这么像，你有权怀疑。你迟疑不决是应该的，我不生你的气。我这人通情达理，懂得谅解人。光靠眼睛，是不能把我们区别出来，人也容易在这方面上当的。你看我就不生气，不举起剑来吓唬人：凭这个方法，解答不了这个秘密，我觉得可以找到一个比较温和、比较可靠的方法。我们两个人里头，有一个是昂分垂永，你们是肉眼凡夫，区别不出真假。

我把这场混乱给结束了吧：我认为公众对我知道得很清楚，在急需了解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本人也会同意我出生的家族的意见，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要打开认识真正实情的道路，我愿意和你们一道到忒拜人跟前，寻找机会，当着大家，把事情弄明白，毫无疑问，是有相当重要性的。阿耳克梅娜盼望我找公众做见证：她的贞操受到这次混乱的凌辱，她希望能证明无罪，我也必须这样做，我对她的爱情也让我负担起了这个责任。我要集合最高的首领，做出解释，洗雪她的名声。一边等待这些见证人来，一边我让扫西奉邀两位大人，现在大家就请入席吧。

扫 西 我没有弄错。两位大人。这句话结束了整个犹豫：真的昂分垂永是请客的昂分垂永。

昂分垂永 噢，天呀！我受到的屈辱还有比这更厉害的？什么？我受苦不够，现在我还得听骗子面对着我讲这些怪话？听了这话，我活活气死，可是我能怎么着，人家捆住我的胳膊就不能动！

诺克拉太斯 你不该抱怨才是。你允许我们等候解释，到一定时期再发怒不迟。我不知道他是否行骗，不过听他讲话，倒像他合情合理。

昂分垂永 去吧，脆弱的朋友，谄媚欺诈去吧：忒拜人对我比你们强多了，我去把他们找来，他们感到我的羞辱，知道我动怒正当，一定会帮助我。

裘彼特 好吧！我等他们来，会在他们面前把争端解决的。

昂分垂永 狡诈的东西，你以为这么一来，你就能溜之大吉，可是你逃脱不了我的报复。

裘彼特 我现在不想回答你这些欺人之谈；我回头用两句话，就会让你的怒火惶乱不堪。

昂分垂永 就连上天，上天也挽救不了你，你就是去地狱，我也跟着你去。

裘彼特 没有必要跟你逃避⁽⁵⁵⁾，回头就明白了。

昂分垂永 走吧，跑吧，在他跟他们走掉之前，把跟我一道生气的朋友聚拢来，在他们支援之下，我要把他砍成烂泥。⁽⁵⁶⁾

裘彼特 请两位随便吧。快到家里来。

诺克拉太斯 确实，这桩怪事弄乱了人的感觉和理智。

扫 西 两位大人，别再惊奇啦，高高兴兴去赴宴吧，一直吃到明天。⁽⁵⁷⁾我也要振作精神，有声有色，讲讲我们的战绩！我巴着要用饭，我从来没有这么饿过。

第六场 水星，扫西。

水 星 站住。什么？你狗鼻子倒尖，闻厨房香味来啦，不要脸的东西？

扫 西 啊！饶命，轻点！

水 星 啊！你拔后腿！看我不抽掉你的筋的！

扫 西 唉呀！勇敢和慷慨的我，我求求你，你别生气啦。“扫西”饶过扫西吧，别老打你自己啦。

水 星 谁给你自由叫这个名字的？难道我没有特意禁止你这样叫，否则，要挨一千记棍子？

扫 西 这个名字，我们两个人全可以在同一主人底下同时叫。我走到哪儿，人全知道我叫扫西。你叫扫西，我答应就是；你就答应

我也叫这个吧。两个昂分垂永在吃醋，由他们去；他们争执不下，让两个扫西还是安安宁宁活下去吧。

水 星 不，一个就够了，我决不答应平分秋色，我顽固着哪。

扫 西 你抢先一步不就得了；我是兄弟，你是兄长。

水 星 不，来一个讨厌的兄弟，不合我的意，我要做独养子。

扫 西 噢！野蛮与专制的心！起码也该让我做做你的影子。

水 星 决不。

扫 西 你就大发慈悲，多少可怜可怜小的吧；让我就在你身边做个影子：你走到哪儿，我这个影子就跟到哪儿，你会满意我的。

水 星 决不允许：法律是永恒的。要是你狗胆再往里钻的话，乱棍齐下就是后果。

扫 西 嘻！可怜的扫西，你碰到这种古怪的下场！

水 星 什么？我禁止你用，这个名字又从你嘴里涌出来？

扫 西 不，我说的不是我自己，我说的一个老扫西，从前和我是一家人，用饭的时候，人家毫不容情地把他赶出去。

水 星 当心别再瞎闹，假使你希望在活人当中充数的话。

扫 西⁽⁵⁸⁾ 我要是有胆子的话，我不揍你一顿才怪，你这狗娘养的，看把你神气的！

水 星 你说什么？

扫 西 没有。

水 星 我相信，你说话来的。

扫 西 问吧，我就没喘一口气。

水 星 可是我耳朵明明听见什么“狗娘养的”，再确切不过。

扫 西 那一定是天气好，鹦鹉醒啦。

水 星 再见。你要是觉得背痒痒，我就住在府里头。

扫 西⁽⁵⁹⁾ 噢，天呀！用饭的时候，让人待在外头，真是一个该死的时候！好吧，人在痛苦之中只有认命，今天也只能随着坏运气瞎转悠。有一道桥把不幸的扫西和不幸的昂分垂永连在一起。我望见他跟许多人过来啦。

第七场

昂分垂永，阿耳嘎提风提达斯，波西克莱斯，扫西⁽⁶⁰⁾。

昂分垂永 两位大人，停住；离我远一点，请你们别全到前面来，除非用得着的时候。

波西克莱斯 我明白，这个打击一定很伤你的心。

昂分垂永 啊！我的痛苦是面面受气，我不但爱情上受气，荣誉上也受气。

波西克莱斯 要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一模一样，阿耳克梅娜就不能说有罪……

昂分垂永 啊！在有关的问题上，简单的过失变成真正的罪行，不管同意不同意，多天真的人也在这里毁灭。像这种过失，不管披着什么花色，谈到敏感的地方，即使理性往往可以原谅，荣誉和爱情也不会原谅。

阿耳嘎提风提达斯 我这人是个直筒子，看问题不会拐弯抹角；可是，我痛恨你的下属们的可耻的拖延；他们的做法使我心灵受伤，不是勇敢的人们所能赞成。谁用我们，我们就该一往无前，为他报效到底。阿耳嘎提风提达斯决不妥协。在一旁听朋友和敌

人争论，正经人就不该这样做。只有报复完了才够交情。我不喜欢斯斯文文地打官司。人就该在事情一开始，不玩弄手法，一直拿剑戳穿敌人的身子。是的，你们看好了，不管出什么事，阿耳嘎提风提达斯都照直奔下去。我现在要仔细做的，就是死鬼不要死在别人手上，一定要让他死在我手上。

昂分垂永 好。

扫 西⁽⁶¹⁾ 老爷，我跪在您面前求您，我该死，方才冒犯老爷，该受到狠狠的处分。打吧，揍吧，踢吧，乱棍齐下吧，您在一怒之下把我弄死吧，我该受这个，您做得对，我没有一句话抱怨您。

昂分垂永 起来。他们在干什么？

扫 西 他们干脆把我给轰出来了。我心想我去用饭，和他们一样做游戏，一点也没有准备，说实话，那边有人等着揍我。是的，另一个我、另一个您的跟班，马上就装神弄鬼地跳了出来。老爷，命运对我们可狠着呐，今天一直跟着我们不放。一句话，人家造出好些扫西来，就像造出好些昂分垂永一样。

昂分垂永 跟着我。

扫 西 等里面人出来，不更好吗？

第八场

克莱昂提丝，诺克拉太斯，波里达斯，扫西，昂分垂永，阿耳嘎提风提达斯，波西克莱斯。

克莱昂提丝 噢，天呀！

昂分垂永 是谁把你吓住了？难道我有什么让你害怕的？

克莱昂提丝 唉呀！您明明坐在里头，可是我在这儿看到您！

诺克拉太斯 你用不着急，他自己来啦，要在大家跟前把事情解释明白。我们希望他方才说话算数，他能解除你的困难和忧虑。

第九场

水星，克莱昂提丝，诺克拉太斯，波里达斯，扫西，昂分垂永，阿耳嘎提风提达斯，波西克莱斯。

水星 是的，你们全都要看见他了；首先要知道，他是众神的伟大的主宰，利用这相似的可爱的容貌，取悦阿耳克梅娜，从天上降到人间；至于我，我是水星，不知道做什么好，就揍我变成的那个家伙。不过，现在是他安慰自己的时辰了，一位神的棍子羞辱挨打的听差。

扫西 家伙！我的神老爷，我是您的下人，您犯不上对我讲礼貌。

水星 现在我允许他叫自己扫西。我变成这么丑的一副脸相，我也厌倦；我回到天上，餐霞饮露，把脸上的东西去个干干净净。

〔他飞上天去。〕

扫西 愿上天永远取消您挨近我的想望！您跟我未免跟得也太紧了些；我这一辈子就没有见过一位神比您更鬼样儿的！

第十场

裘彼特，克莱昂提丝，诺克拉太斯，波里达斯，扫西，昂分垂永，阿耳嘎提风提达斯，波西克莱斯。

裘彼特 （在云里。）看吧，昂分垂永，看看谁是你的骗子，裘彼特变成你本人的相貌，出现在人间。看见这些标记⁽⁶²⁾，你可以很容易认出他来。我相信，我把话这么一讲，也就够了，你可以放安心，可以重新建立平静与和悦。我的名字不断受到人间的膜拜，

有权堵塞种种传闻的不实之词。和裘彼特平分秋色，根本不算耻辱。毫无疑问，看见自己是众神之君的情敌，他只能感到荣幸。对你的爱情，也决不会议论纷纷。对这件出乎你意料的事情，别瞧我是神，妒忌的应该是我，我用尽了本事，阿耳克梅娜的心还是整个向着你。她一定是你的爱情的十分甜蜜的对象，为了讨她欢喜，我就没有别的办法，除非变成她的丈夫；裘彼特尽管有不朽的名声，就难以战胜她的信念，我从她赤热的心收到的东西仍然只能还给你。

扫 西 裘彼特大帝懂得给丸药镀一层金。

裘彼特 所以，你就不必难过了，走出黑漆漆的悒郁之林吧，让你零乱的心情完全恢复平静。你会生一个儿子，名字叫海尔库勒⁽⁶³⁾，他的事业将闻名全宇宙。你将万事如意，人人知道我是你的支柱，我会让人人羡慕你的好运。你可以大胆地以恩赏的福分为荣，谁怀疑，谁就是犯罪：裘彼特的语言等于命运的判决。

〔他在云里消失了。〕

诺克拉太斯 的确，听了这些显著的征兆，我心花怒放……

扫 西 各位大人，你们要不要听一听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是，千万不要为这些贺喜的辞藻所拘：这个当是上不得的。从哪一方面来看，这种恭维之词都难免令人难堪。伟大的神裘彼特的光临，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毫无疑问，他的福庇对我们是天大的好事；他许下我们万事如意，这种幸福一定会来，他要我们为他生一个勇猛无敌的儿子，一切好到不能再好：不过，话还是缩短了吧，各人都安安静静回家去吧：关于这类事，永远是、最好是无可奉告。

(1) 原作是自由诗体。1668年1月13日第一次演出。

- (2) mercure, 罗马神话中的商业之神, 和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 (Hermes) 相当, 一般作为使者看待。他在神话中位次极低, 以办坏事知名, 虽然是天神宙斯 (Zeus) 的儿子。
- (3) 裘彼特 (Jupiter) 是罗马神话的天帝, 和希腊神话中的宙斯相当, 此地混为一个。他在神话中的地位最高, 淫乱专横, 为所欲为。他的标志是一手持鹰, 一手持雷电。
- (4) 由莫里哀饰演。根据他死后的财产目录, 角色的服装是: “一件绿塔夫绸罗马悲剧演员的服装, 有细银线勾织的小齿形花边, 一件同样塔夫绸的短袖衬衣, 红缎短裤, 一双配着银花饰带子的鞋, 一双淡灰色到膝盖为止的袜子, 花饰、腰带与衬裙, 一顶锈着金银线的帽子。”
- (5) 根据马艾劳的《札记》, 景是: “舞台上一个城市空场。需要一个阳台, 下面有大门; 序幕有一架神用的机器, 一轮夜乘的车。第三幕, 水星回来, 裘彼特乘着他的车。需要一盏灯笼, 一把木刀。”
- (6) Beotie, 古希腊的一个地名; Thèbes, 它著名的城市。
- (7) 裘彼特变成公牛, 指掠夺欧罗巴 (Europa) 一事。他看见她在海边玩耍, 变成公牛, 把她驮到克里特岛。他还变成天鹅, 勾引王后莱达 (Leda) 成功。
- (8) 根据1682年版, 改为: “(变成扫西模样, 从昂分垂永的家里出来。)”
- (9) Phebus, 即日神阿波罗。
- (10)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旁白。)”
- (11)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旁白。)”
- (12)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朝扫西举起棍子。)”
- (13)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大声。)”
- (14)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旁白。)”
- (15)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大声。)”
- (16)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低声, 旁白。)”
- (17)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大声。)”
- (18)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水星揍他。)”
- (19)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一个人。)”
- (20)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变成昂分垂永的模样。)”

- (21)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22)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23) 根据1734年版，补加：“（止住水星。）”
- (24) 根据1734年版，补加：“（望见昂分垂永。）”
- (25)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26) 用嚏根草（*ellébore*）的籽儿治疯病是土方子。
- (27)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从口袋取出一个匣子。）”
- (28) 根据1734年版，补加：“（递给昂分垂永钻石结子。）”
- (2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0)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1)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2)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3)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4)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5)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6)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莱昂提丝。）”
- (38)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旁白。）”
- (39) 根据1734年版，补加：“（高声。）”
- (40) 根据1734年版，补加：“（扫西和克莱昂提丝也都下跪。）”
- (41)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旁白。）”
- (42) 指他的舅爷。
- (43) Thessalia，是希腊北部地区的通称，后来屈服于邻邦马其顿。忒萨里亚妇女以精通魔术见称于古代。
- (44) 根据1682年版，补加：“（在昂分垂永府里的阳台上。）”
- (45) 根据星相学的说法，水星对人的作用十分不利。
- (46) 根据1734年版，补加：“（没有看见水星。）”

- (47) 根据1734年版，补加：“（望见水星，错当成了扫西。）”
- (48) 根据1682年版，应是：“我可怜的朋友”。
- (49)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举起了剑。）”
- (5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昂分垂永。）”
- (5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扫西。）”
- (52) 根据1734年版，补加：“（昂分垂永叩自己的家门。）”
- (53)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54) 根据1734年版，补加：“（过到裘彼特一边。）”
- (55) 根据1682年版，“逃避”改为“走”。
- (56) 昂分垂永下。
- (57)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58)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5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60) 根据1734年版，补加：“（闪在舞台一个角落，没有被人看见。）”
- (6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昂分垂永。）”
- (62) “标记”指裘彼特一手持鹰，一手执雷电。
- (63) Hercule，希腊神话里的大力士赫刺克勒斯（Heracles）的罗马称谓。他是宙斯和阿耳克墨涅即裘彼特与阿耳克梅娜的儿子。他经历过许多苦难。也做过许多救急的好事。受苦受难的普罗米修斯对他的诞生曾经抱着希望。

乔治·当丹或者受气丈夫⁽¹⁾

人 物

乔治·当丹⁽²⁾ 富裕农民，昂皆丽克的丈夫。

昂皆丽克 乔治·当丹的女人，德·叟汤维勒先生的女儿。

德·叟汤维勒先生⁽³⁾ 乡间贵人，昂皆丽克的父亲。

德·叟汤维勒夫人

克里汤德 昂皆丽克的情人。

克楼狄娜 昂皆丽克的丫环。

吕 班 农民，侍奉克利汤德。

高 南 乔治·当丹的听差。

景在乔治·当丹的宅前。

第一幕

第一场

乔治·当丹。

乔治·当丹 啊！讨一位贵族小姐做老婆，简直成了一桩怪事！农民想提高身份，跟我一样，和贵族家庭联亲，我的婚姻就是一个说明问题的教训！贵族本身没有什么；当然，这是一件值得尊重的事；但是，陪伴它的有多到不可胜计的坏条件，顶好是连碰也别

去碰它。我在这上头成了一位自我牺牲的学者；他们把我们引进他们的家族，我可领教了贵人的作风。他们跟我们走亲，并不看重我们的为人；他们联的是我们的财产；我这么有钱，娶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家的闺女，比娶一位身份高的小姐要称心多了，人家讨厌姓我这个姓，以为我就是拿全部财产也买不到做她丈夫的资格。乔治·当丹，乔治·当丹，你做了一桩傻事，人世间最傻的事。现在我这个家对我可怕透了，我一回去准会碰上什么倒楣的事。

第二场

乔治·当丹，吕班。

乔治·当丹 （看见吕班走出他的家门。）这家伙捣什么鬼，到我家来做什么？

吕 班 那边有一个人在望我。

乔治·当丹 他认不得我。

吕 班 他有点子疑心。

乔治·当丹 看！他行礼显得挺窘。

吕 班 我怕他对人讲看见我打这门里出来。

乔治·当丹 你好。

吕 班 不敢当。

乔治·当丹 我相信你不是本地人。

吕 班 不是：我来是为了看明天过节。

乔治·当丹 哎！请你告诉我：你不是打这人家出来的？

吕 班 嘘！

乔治·当丹 怎么啦？

吕 班 住嘴！

乔治·当丹 什么事？

吕 班 闭口！千万别说你看见我打这人家出来。

乔治·当丹 为什么？

吕 班 我的上帝！那呀。

乔治·当丹 你说呀。

吕 班 慢着。我怕人听见。

乔治·当丹 没人，没人。

吕 班 那呀，我才跟女当家讲话来的，一位老爷看中了她，差我去的。这不好叫人知道的。你懂吗？

乔治·当丹 懂。

吕 班 原因就是这个人。人家吩咐我当心，别叫人看见。我求你了，你起码也得说你没看见我。

乔治·当丹 我当心就是了。

吕 班 人家要我做得秘密，我高兴我做到啦。

乔治·当丹 做到啦。

吕 班 他们讲，丈夫爱吃醋，不要别人对他老婆求爱，这要是让他听了去，他会吵个不停的。你明白了吧？

乔治·当丹 太明白了。

吕 班 千万不能叫他知道底细。

乔治·当丹 还用说。

吕 班 他们想安安静静把他骗了。你懂吧？

乔治·当丹 太懂了。

吕 班 你要是一讲，你看见我打他家里出来，你就把事弄糟啦。你明白不？

乔治·当丹 当然。打发你到里头的人叫什么名字？

吕 班 他是我们乡里的老爷，什么……子爵……娘的！我从来就记不住他们叽里咕噜怎么说这个名字。克里……克里汤德老爷。

乔治·当丹 就是住在附近的年轻宫里人？

吕 班 是他；住在那些树跟前。

乔治·当丹 （旁白。）前不久这位花花公子来做我的邻居，原来是为了这个。不用说，我的鼻子长，我对他这邻居早就起了疑心。

吕 班 娘的！你见过的正经人就数他啦。他给我三块金币，只为对女人讲他爱她，盼望有体面跟她讲讲话。你看，这一点也不劳累，给我给得这么多，就没法子比，我干一天活计，也才不过赚半个法郎！

乔治·当丹 怎么样，你把话带到了吧？

吕 班 带到啦。我在里头找到一个叫克楼狄娜的，她马上明白我的意思，让我跟她女当家的讲话。

乔治·当丹 （旁白。）啊！混账丫头！

吕 班 家伙！这位克楼狄娜可真标致！我看中啦，只要她答应，我们就成亲。

乔治·当丹 可是女主人对这位宫里的老爷怎么回话的？

吕 班 她叫我对他讲……等一下，我不知道我记住了没有；她对他的情意完全承情，不过，她丈夫是个怪人，当心别露出马脚，两

下子见面得先安排好。

乔治·当丹 （旁白。）啊！该死的女人！

吕 班 娘的！好笑之至：因为丈夫就不清楚这些把戏；妙处就在这里。这小子吃醋算是吃着啦。不是吗？

乔治·当丹 可不。

吕 班 再见。千万口紧。保守秘密，别叫她男人晓得。

乔治·当丹 对，对。

吕 班 我嘛，什么也假装不知道。我这人精明透顶，就没人想到我在这里头也有一手。

第三场 乔治·当丹。

乔治·当丹 好啊！乔治·当丹，看你女人把你弄成了什么样子！这就是娶贵族小姐的好处。人家把你玩个够，你可不能报复：贵人身份拘着你，一动也不能动。地位一样，丈夫至少还有发作的自由；她要是一个农民闺女，你现在很可以抡起棍子揍她个公道出来。可是你偏要尝尝贵族的味道；这个家你就别想当得了。啊！我满腔的恨，恨不得打自己几个耳光子。什么！不顾脸皮，听一个花花公子求爱，还答应往来！妈的！轻轻这么放过，我才不干！我必须马上就跟我的丈人和我的丈母娘诉说去，说什么也要打开他们的眼睛，看看他们的闺女给了我多少苦恼、多少气。可是，巧得很，两位老人家都来啦。

第四场 德·叟汤维勒先生，德·叟汤维勒夫人，乔治·当

丹。

德·叟汤维勒 怎么啦，我的姑爷？你像有什么事。

乔治·当丹 是有原因的……

德·叟汤维勒夫人 我的上帝！我的姑爷，你真不懂礼貌，到人跟前，也不见行礼！

乔治·当丹 我的天！我的丈母娘，因为我在想着别的事……

德·叟汤维勒夫人 又来啦！我的姑爷，你真就不懂人事，没法子教你在贵人当中过活吗？

乔治·当丹 怎么样？

德·叟汤维勒夫人 你就不能不喊丈母娘，那种随随便便的称呼，赶着惯例叫我一声夫人？

乔治·当丹 家伙！你喊我姑爷，我觉得，我就可以喊你丈母娘。

德·叟汤维勒夫人 话不是这么讲。人不全平等。请你记住，同我这样一位有身份的人讲话，你那么称呼我，就不合适，虽说你是我们的姑爷，你和我们中间还有老大距离，你就该有自知之明。

德·叟汤维勒 够啦，亲爱的；别讲这些啦。

德·叟汤维勒夫人 我的上帝！德·叟汤维勒先生，也就是你才这样气度宽大，你就不会让人家照你的身份尊敬你。

德·叟汤维勒 得啦！原谅我，别在这上头教训我啦；我这一生有二十回不饶人，叫人明白我应有的权利我是寸步不让。不过，对他嘛，小小警告一番也就成啦。姑爷，说给我们听，你心里有什么事。

乔治·当丹 既然我得把话往简短里说，德·叟汤维勒先生，我就说，我有理由……

德·叟汤维勒 慢着，我的姑爷。须知称人的姓名不恭敬，人家身份比我们高，你当单称先生才对。

乔治·当丹 好吧，单称先生，别再叫德·叟汤维勒先生，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女人……

德·叟汤维勒 慢些！你还得知道，说到我们的女儿，你不应当讲我女人。

乔治·当丹 气死我。怎么！我女人不是我女人？

德·叟汤维勒夫人 是，我们的姑爷，她是你女人；不过，你不许这样称呼她，你要娶了一个跟你身份一样的女人，那就另作一说了。

乔治·当丹⁽⁴⁾ 啊！乔治·当丹，什么地方才该是你待着的地方啊？

⁽⁵⁾ 哎！行行好，权且把你们贵人的身份收在一边，许我现在尽可能把话对你们交代明白吧。（旁白）让这些强权霸道统统见鬼去吧！（向德·叟汤维勒）我告诉你，我不满意我的亲事。

德·叟汤维勒 我的姑爷，理由呢？

德·叟汤维勒夫人 什么！你得到了大便宜，还昧良心说话？

乔治·当丹 夫人，既然你要做夫人，我就叫你夫人；请问，夫人，我有什么便宜得到？这门亲事对你们倒不坏，因为，不是我的话，原谅我，你们的事情就糟不可言，我的银钱用来堵住好些大窟窿；可是，请问，我有什么便宜，除非是名姓放长，不叫乔治·当丹，从你那边得到德·拉·当狄尼耶尔的头衔？⁽⁶⁾

德·叟汤维勒 我的姑爷，和叟汤维勒一姓联亲的好处，能不作数吗？

德·叟汤维勒夫人 还有拉·浦吕道特里这个姓，我的体面的娘家的姓，可高贵啦，仗着这少有的特权，把你的子女变成贵人，能不作数吗？⁽⁷⁾

乔治·当丹 是的，好得很，我的子女将来都是贵人，可是，倘使不预防的话，我嘛，可就成了王八啦。

德·叟汤维勒 我的姑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乔治·当丹 这话是说，你女儿不像一位太太正常过活的样子，做出来的事太伤体面。

德·叟汤维勒夫人 住口！当心你说的话。我女儿的家世真是太清白了，说什么也不会惹乱子，丢自己的人，在拉·浦吕道特里一姓里头，三百多年了，谢谢上帝，就没有发现一个女人让外人闲言闲语的。

德·叟汤维勒 家伙！在叟汤维勒一姓里，从来没有见到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勇敢传给男子，如同贞节传给妇女一样。

德·叟汤维勒夫人 我们这一姓有一位雅克林·德·拉·浦吕道特里，说什么都不肯做一位又是大臣又是公爵的人的情妇，人家还是本省的总督。

德·叟汤维勒 有一位马杜里娜·德·叟汤维勒，拒绝国王一位宠臣的两万艾居，可人家要她做的也不过就是谈谈话。

乔治·当丹 算啦！你女儿不那么刁难；嫁到我家以后她就驯服了。

德·叟汤维勒 我的姑爷，你要把话讲清楚。她干坏事，我们决不帮她撑腰，她母亲和我，我们头一个还你公道。

德·叟汤维勒夫人 事情关系到名声，我们不许人家寻我们开心；我们把她带大成人，家教一向严厉。

乔治·当丹 我所能对你们讲的，是这里有一位你们见过的出入宫廷的贵人，当着我的面向她求爱，叫人带话给她，她也就大发慈悲地听了。

德·叟汤维勒夫人 我的上帝！她要是真不给母亲体面的话，我一定亲手把她掐死。

德·叟汤维勒 狗东西！她作践我的名声，我一定拿剑戳穿她和情人的身子。

乔治·当丹 我把经过对你们讲了，你们也听了，我问你们要处分。

德·叟汤维勒 不用难过，我处分两个给你看，不管是谁，我都会收拾他们的。

乔治·当丹 拿稳了。

德·叟汤维勒 起码，也得当心，因为，贵人之间，这种事弄不好，就会弄僵的，不是闹玩儿的事。

乔治·当丹 听我讲，我对你说的话，就没有一句不是真的。

德·叟汤维勒 我的好人，你去跟女儿谈谈，我跟我的姑爷去找那个人谈谈。

德·叟汤维勒夫人 我的儿子，你知道的，有我这个好榜样，难道她真就把做人的规矩忘了个干净！

德·叟汤维勒 我们这就明白底细。我的姑爷，跟着我，你先别难过。有人跟我家里的人过意不去，你看我不给点儿颜色给他看的。

乔治·当丹 他朝我们走过来啦。

第五场

德·叟汤维勒先生，克里汤德，乔治·当丹。

德·叟汤维勒 先生，你认识我吗？

克里汤德 不，先生，不认识。

德·叟汤维勒 我是叟汤维勒男爵。

克里汤德 我听见了非常高兴。

德·叟汤维勒 朝廷知道我的名姓，年轻时候，南锡那次征召，⁽⁸⁾我有荣誉最先应命。

克里汤德 好。

德·叟汤维勒 先生，家父是约翰-吉勒·德·叟汤维勒，有光荣亲身参加蒙托榜的大围攻。⁽⁹⁾

克里汤德 我高兴听。

德·叟汤维勒 我有一位祖先，拜尔唐·德·叟汤维勒，当时极受敬重，恩许出卖家产，到海外旅行。

克里汤德 我愿意相信。

德·叟汤维勒 据报，先生，你在恋爱，追求一位少妇，就是小女，我关心她，也关心你看见的这个人，他有荣誉做我的女婿。

克里汤德 谁，我？

德·叟汤维勒 是的，我高兴同你谈话，请你务必把这件事解说清楚。

克里汤德 简直是离奇的诽谤！先生，谁告诉你的？

德·叟汤维勒 有人相信全知道。

克里汤德 这个人呀撒谎。我是正经人。这种懦夫行为，先生，你相信我干得出来？我，爱一位美丽的少妇，她有荣誉是德·叟汤维

勒男爵的小姐！我为这个十分尊敬你，希望为你效劳。谁对你讲这话，谁就是傻瓜。

德·叟汤维勒 看，我的姑爷。

乔治·当丹 什么？

克里汤德 是流氓，是坏蛋。

德·叟汤维勒 回答吧。

乔治·当丹 你回答吧。

克里汤德 我要是知道这人的话，我当着你的面，拿剑刺进他的肚子。

德·叟汤维勒 你坚持一下吧。

乔治·当丹 真有这事，用不着坚持。

克里汤德 难道是你的姑爷，先生，他……

德·叟汤维勒 是的，是他本人向我诉说的。

克里汤德 他和你是一家人，的确，他得感谢这种好处；不然呀，随便说我这种人的坏话，我会教训他一番的。

第六场

德·叟汤维勒先生，德·叟汤维勒夫人，昂皆丽克，
克里汤德，乔治·当丹，克楼狄娜。

德·叟汤维勒夫人 就事论事，妒忌本身就是一件怪事！我把女儿带出来，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说清楚。

克里汤德 难道是你，夫人，告诉你丈夫，我爱你的？

昂皆丽克 我？我怎么会对他讲？难道真有这么事？我倒真愿意看你爱我。请你就做戏一番吧，你就知道你在跟谁讲话了。我劝你做做看。好比说，情人们的千方百计，你全好用的。单为取乐也好，试试递我些纸条子，私下给我写些情书，瞧准我丈夫不在家或者我出门的时间，同我谈谈你的爱情，只要你肯来，我答应你，一定按规矩接待你。

克里汤德 噫！得，得，夫人，别急。你用不着这样教训我，也用不着这样有气。谁告诉你我想着爱你来的？

昂皆丽克 我，我怎么知道人家方才讲我什么来的？

克里汤德 人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是你知道我遇见你时，有没有对你谈过爱情。

昂皆丽克 谈情说爱，我完全欢迎。

克里汤德 我告诉你，你没有什么好害怕我的；我不是那种使美人难堪的人；我太尊敬你了，你和你的双亲，我不会起爱你的念头的。

德·叟汤维勒夫人⁽¹⁰⁾ 怎么样！你看见啦。

德·叟汤维勒 我的姑爷，你该满意了。你还有什么话说？

乔治·当丹 我说呀，这都是欺人之谈；我知道我知道的；既然必须说穿了，我就说了吧，她方才收到他一个条子。

昂皆丽克 我？我收到一个条子？

克里汤德 我递过去一个条子？

昂皆丽克 克楼狄娜？

克里汤德 这是真的？

克楼狄娜 青天在上，这是离奇的假话！

乔治·当丹 死鬼，住口。我知道你玩的把戏；方才就是你把信差领进来的。

克楼狄娜 谁，我？

乔治·当丹 是的，你。别假撇清了。

克楼狄娜 唉呀！今天人心可真坏哟，居然疑心到我，我，有名的老实人！

乔治·当丹 住口，坏东西。你是个阴阳脸，我老早就知道你啦；你个大滑头。

克楼狄娜 太太，难道……

乔治·当丹 住口，听我讲。你爹不是贵人，别人的罪过可能全由你承当。

昂皆丽克 这个谎太大，太伤我的心，我简直没有力量回答。我没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丈夫。丈夫偏要冤枉我，太气人啦！唉呀！我要是有什么好指摘的话，就是我待他太好啦。

克楼狄娜 当然。

昂皆丽克 我的不幸全怪我太敬重他；但愿他所说的，上天能让我领受领受别人的调情！我就不怎么值得人家可怜了。再见吧；我走开，我受不了人家这样作践我。⁽¹¹⁾

德·叟汤维勒夫人 对，你配不上你的贤惠夫人。

克楼狄娜 我的天，他也就是配太太做出点儿什么给他看；我要是太太呀，说做就做。⁽¹²⁾可不，先生，为了处罚他，你也应当对我的太太求爱。我对你讲，求好了，你一定成功；人家把我糟蹋苦了，我自愿帮你先生的忙。⁽¹³⁾

德·叟汤维勒 我的姑爷，你也就是配听这种话；你的做法让人人跟你作对。

德·叟汤维勒夫人 对，想着有礼貌地对待一位出身高贵的小姐；从今以后，千万别犯这类过错。

乔治·当丹⁽¹⁴⁾ 明明我有理，偏说我错，真把我气死。

克里汤德⁽¹⁵⁾ 先生，你看见的，我被人冤枉了；关于荣誉的格言，你是知道的；人家侮辱我，我要求赔罪。

德·叟汤维勒 按照程序，理应如此。过来，我的姑爷，向先生赔罪。

乔治·当丹 怎么！赔罪？

德·叟汤维勒 是的，冤枉人家，照规矩，就该如此。

乔治·当丹 冤枉人家，这，我，我不能同意，我明白我心里怎么想。

德·叟汤维勒 没关系。不管你怎么想，问题是他否认了，那你就只有赔罪了。任何人一否认，别人就没有权利申诉。

乔治·当丹 那么，假如我发现他和我女人睡觉，只要他否认，他就没事啦。

德·叟汤维勒 用不着辩。听我的话，对他道歉。

乔治·当丹 我！我还得对他道歉……

德·叟汤维勒 来吧，听我吩咐，用不着推三阻四的；有我指导你做，你用不着害怕做得过分。

乔治·当丹 我不干……

德·叟汤维勒 家伙！我的姑爷，别把我的火儿逗上来。我会和他联合起来对付你。来吧，由我来管。

乔治·当丹⁽¹⁶⁾ 啊！乔治·当丹！

德·叟汤维勒 你先把帽子摘下来；先生是贵人，你不是。

乔治·当丹⁽¹⁷⁾ 气死我！

德·叟汤维勒 跟着我学：“先生”……

乔治·当丹 “先生”……

德·叟汤维勒 “我请你饶恕”……（他看见他的女婿不肯听话）
啊！

乔治·当丹 “我请你饶恕”……

德·叟汤维勒 “我原先对你的恶劣的想法。”

乔治·当丹 “我原先对你的恶劣的想法。”

德·叟汤维勒 “那是因为我没荣誉认识你。”

乔治·当丹 “那是因为我没荣誉认识你。”

德·叟汤维勒 “我求你相信。”

乔治·当丹 “我求你相信。”

德·叟汤维勒 “我情愿为你效劳。”

乔治·当丹 你要我为一个要我做王八的人效劳？

德·叟汤维勒 （他又恐吓他）啊！

克里汤德 先生，成啦。

德·叟汤维勒 不成，我要他照规矩，走完形式：“我情愿为你效劳。”

乔治·当丹 “我情愿为你效劳。”

克里汤德 先生，我同样全心全意为你效劳；过去的事，我不再放在心上。 (18) 至于你，先生，为这事受点小委屈，我很不过意，现在我告辞啦。

德·叟汤维勒 我吻你的手；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到舍间寻乐猎兔子。

克里汤德 你太赏脸啦。

德·叟汤维勒 我的姑爷，事情就这么解决啦。再见。加入一个贵族家庭，家庭一定支持你，不管有什么人怎么欺负你，决不答应。

第七场 乔治·当丹。

乔治·当丹 啊！我……是你要这样做嘛；是你要这样做嘛，乔治·当丹，是你要这么做嘛；这叫自作自受，该当如此，你受的是你该当受的。算啦，唯一的问题就是揩亮我岳父和我岳母的眼睛；我也许能想得出什么法子在这上头成功。

第二幕

第一场 克楼狄娜，吕班。

克楼狄娜 是的，我早就猜着了，一定是由你那儿说出去，你说给什么人听，人又报告我们的主子。

吕班 说实话，我也就是路过，偶尔对一个人透了句话，叫他别讲他看见我打门里出来；这地方的人，半句话也口里藏不住！

克楼狄娜 真的，这位子爵老爷真会挑人，让你给他当信差，用了你这么一个人。

吕 班 算啦，下回我一定仔细，格外当心。

克楼狄娜 好吧，好吧，走着瞧。

吕 班 别讲这个啦。你听听我的。

克楼狄娜 你要我听什么？

吕 班 拿你的脸冲着我。

克楼狄娜 好吧。什么事？

吕 班 克楼狄娜？

克楼狄娜 什么？

吕 班 噫！看！难道你不明白我要说什么吗？

克楼狄娜 不明白。

吕 班 天呀！我爱你。

克楼狄娜 当真？

吕 班 可不！活见鬼！我发誓，你可以相信我。

克楼狄娜 好。

吕 班 我一看你，就觉得心直扑腾扑腾地跳。

克楼狄娜 我高兴听。

吕 班 你怎么长得这么标致？

克楼狄娜 我跟别人长得一个样。

吕 班 你看，你用不着兜圈子：你愿意，就做我的老婆，我就做你的老公，咱俩就是夫妻啦。

克楼狄娜 你也许会跟我们的主子一样吃醋。

吕 班 决不。

克楼狄娜 我呀，就恨丈夫起疑心，我要一个丈夫，不害怕，有信心，信得过我守妇道，看我在三十个男人当中也不担心。

吕 班 好嘛！我就是那种人。

克楼狄娜 不相信女人，折磨她，是人世顶傻的事啦。实情正相反，不但占不到便宜，反而让我们往坏事上想；事情往往都是丈夫自己，大吵大闹，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

吕 班 好呀！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给你自由。

克楼狄娜 这样一来，男人就不会上当了。丈夫由着我们做，好多了，我们需要多少自由，用多少自由；就像有些人，为我们打开他们的钱口袋，对我们讲：拿吧。我们规规矩矩地拿，不合理我们就不拿。可是有些人一来就挑剔，我们不得不骗他们，骗完了，还不饶他们。

吕 班 成，我就是那种打开钱口袋的人，你只要嫁我就得。

克楼狄娜 好吧！走着瞧。

吕 班 克楼狄娜，那么，到我跟前来。

克楼狄娜 你要做什么？

吕 班 咱有话讲，你倒是过来呀。

克楼狄娜 啊！慢着。我不喜欢人动手动脚的。

吕 班 嘻！一点点要好的小意思。

克楼狄娜 听我讲，走开，我可不懂开玩笑。

吕 班 克楼狄娜。

克楼狄娜⁽¹⁹⁾ 啊！噫！

吕 班 啊！你待可怜人可真野！娘的！拒绝人，真没良心！长得这么好看，不要人家香香，你不臊得慌？噫！得啦！

克楼狄娜 我打你的脸。

吕 班 噢！蛮丫头！野丫头！算啦！够啦！狠心的坏丫头！

克楼狄娜 你太过分。

吕 班 让我香一下，你又少得了什么？

克楼狄娜 你得有耐心等。

吕 班 也就是香香，赶明儿还成亲呐。

克楼狄娜 我不干。

吕 班 克楼狄娜，求求你，照单点收。

克楼狄娜 噫！不干！我先前就上过当啦。再见。走吧，告诉子爵老爷，我会留意把信送到的。

吕 班 再见，美人，倔驴子。

克楼狄娜 承情。

吕 班 再见，石头，石子，石块，世上顶硬的东西。⁽²⁰⁾

克楼狄娜 我去交给我的女主人……她跟她丈夫来啦：先躲开，等她一个人的时候再给。

第二场

乔治·当丹，昂皆丽克，克里汤德。⁽²¹⁾

乔治·当丹 不成，不成；骗我，不就那么容易，人家对我讲的话，我太清楚真有事了。人就想不到我眼睛有多尖，你刚才那些怪

话，别想蒙得了我。

克里汤德⁽²²⁾ 啊！那是她；不过，丈夫跟她在一起。

乔治·当丹 单就你那些假模假式看，我就明白人家对我讲的话是真的，你并不看重我们的亲事。⁽²³⁾我的上帝！别行礼啦；我同你讲的不是这类敬重，你用不着取笑我。

昂皆丽克 我，取笑！我没这意思。

乔治·当丹 我知道你的想法，认识……⁽²⁴⁾又来啦！啊！你就别再开玩笑了吧。我明白你出身贵族，把我看得远比你低，我同你说起的敬重，跟我本人不发生关系；我的意思是指你对亲事应有的尊重。⁽²⁵⁾用不着耸肩膀，我没说蠢话。

昂皆丽克 谁想着耸肩膀来的？

乔治·当丹 我的上帝！我看得可清楚着呐。我再讲一次给你听，婚姻是一条应当受尊重的链子；像你这样不拿它放在眼里，很不应该。⁽²⁶⁾是的，是的，不应该；你用不着摇头，冲我做鬼脸。

昂皆丽克 我？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乔治·当丹 我嘛，我太懂啦；我清楚你看不起我。我要是生下来不是贵人，至少我还家世清白。当丹这个姓……

克里汤德 （在昂皆丽克身后，当丹没有看见他）找个谈话的机会。

乔治·当丹⁽²⁷⁾ 哦？

昂皆丽克 什么？我就没有说话。

乔治·当丹 他⁽²⁸⁾直围着你打转转。

昂皆丽克 可，那是我的错？你要我怎么着？

乔治·当丹 我要女人只讨丈夫的欢心，该怎么着，就怎么着。随你怎么讲，你不愿意，那些花花公子绝不纠缠住你不放。就像蜂蜜

招惹蜜蜂一样，你不轻狂，人家还不来呐；正经女人的风度打一开始就知道把他们赶掉。

昂皆丽克 我，赶他？为什么？人家觉得我好看，我不但不反感，反而觉得开心。

乔治·当丹 对。可是你们谈情说爱的时候，要丈夫扮个什么样的角色？

昂皆丽克 一位正经人的角色，高兴看他女人受到尊敬。

乔治·当丹 对不住。我干不出；姓当丹的不习惯这种时髦风气。

昂皆丽克 噢！只要肯，姓当丹的也会习惯的。因为，说到我，我不妨告诉你，我没有心思捐弃人世，把自己活活埋在一个丈夫里头。怎么？因为一个男人存心娶我们，我们一开始就得万事全休，跟活人断绝往来？丈夫老爷们这种专制，也真邪行；要女人取消一切娱乐，活着就为男人自己，我觉得他们也真做得出。我才不在乎这个，也不想死得这么年轻。

乔治·当丹 你公开给我立的婚约，就这样遵守啊？

昂皆丽克 我？那是你从我这儿抢去的，就不是我自愿立的。你可曾在结婚以前，问过我的同意，我愿不愿意嫁你来的？你要我，也就是同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商量；你真正娶的是他们，所以我对你有什么差错，你找他们申诉，本来也是嘛，你娶的就不是我。我这方面，我没有同你讲过你同我结婚，你娶我也没有问过我的心情，我认为我没有必要做你的意志的奴隶；我的青春献给我的美好的岁月，对不住，我要选几天享受享受年龄答应下我的甜蜜的自由，我也要看看上等社会，尝尝人家恭维我的愉快。你准备好了吧，你有的是罪受呐；我没有本领往更坏处做，你就谢天谢地了。

乔治·当丹 对！你就是这样做的。我是你丈夫，我告诉你，我不懂这个。

昂皆丽克 我呀，是你女人，我告诉你，我懂这个。

乔治·当丹⁽²⁹⁾ 我简直想把她的脸揍个稀巴烂，这辈子别想讨好那些风流种子。啊！算啦，乔治·当丹，我吞不下这口气，还是离开这地方的好。

第三场

昂皆丽克，克楼狄娜。

克楼狄娜 太太，我直盼他走，递一封信给你，你知道是谁写的。

昂皆丽克 给我看。

克楼狄娜⁽³⁰⁾ 他写给她的话，看她这副神气，并不怎么惹她不喜欢。

昂皆丽克 啊！克楼狄娜，这封信写得多情意绵绵啊！宫廷的人说话也好，做事也好，气度就是不同寻常！我们外省的人和他们一比，都成了什么哟？

克楼狄娜 我相信，见过他们以后，当丹这家的人不会让你喜欢了。

昂皆丽克 你在外头等着：我去写封回信来。

克楼狄娜 我想，我用不着劝她把信写得有情有义的。可是，现在……

第四场

克里汤德，吕班，克楼狄娜。

克楼狄娜 先生，说实话，你找的这个送信的可真能干！

克里汤德 我不敢打发我的用人来。不过，我可怜的克楼狄娜，你帮我的大忙，我得重重地谢谢你⁽³¹⁾。

克楼狄娜 哎！先生，用不着。不，先生，你用不着破费。我帮你忙，因为你配，我打心里就向着你。

克里汤德 我谢谢你⁽³²⁾。

吕 班 我们不久就成亲，你把钱给我，跟我的放在一起。

克楼狄娜 我替你看，还有你要香的嘴。

克里汤德 告诉我，你把我的信交给你的美丽的女主人了吗？

克楼狄娜 是的，她写回信去啦。

克里汤德 可是，克楼狄娜，有没有方法让我和她谈谈？

克楼狄娜 有：跟我来，我会带你见她的。

克里汤德 可是她喜欢吗？冒不冒险？

克楼狄娜 不，不。她丈夫不在家；再说，她在乎的不是他，是她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只要瞒得住他们，此外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克里汤德 你带路，我就靠你啦。

吕 班⁽³³⁾ 娘的！我要娶的这个女人可真能干！她的脑壳抵得过许多女人。

第五场

乔治·当丹，吕班。

乔治·当丹⁽³⁴⁾ 这是我刚才碰见的那个人。我的岳父和我的岳母不相信，他要是能够去做证人，那就好了。

吕 班 啊！你来啦，话匣子先生，我再三叫你别讲，你再三答应我来的。你就藏不住话，人家讲给你听的秘密，你全给抖了出来。

乔治·当丹 我？

吕 班 可不，你全讲给她男人听了，乱子都是你惹出来的。你舌头长，我算领教了；我受过教训，以后你别想再听我讲给你听啦。

乔治·当丹 听我讲，朋友。

吕 班 你要是先前不讲出去的话，眼下的事我会讲给你听的；不过，为了罚你，我什么也不讲给你听。

乔治·当丹 怎么！出了什么事？

吕 班 没事，没事。这就是你多嘴的报应；你试也白试，去卖你的旧唱片吧。

乔治·当丹 待一下。

吕 班 不。

乔治·当丹 我只一句话对你讲。

吕 班 不听，不听。你想勾出我的话来。

乔治·当丹 不，不是这个。

吕 班 哎！我不是傻瓜。我明白你的用意。

乔治·当丹 另外一桩事。听我讲。

吕 班 不听。你要我对你讲，子爵老爷方才拿钱给克楼狄娜，她带他去见太太。可是我呀，不那么蠢。

乔治·当丹 求你了。

吕 班 不成。

乔治·当丹 我会给你……

吕 班 瞎扯淡！

第六场 乔治·当丹。

乔治·当丹 我白指望了半天，老实头就不听我的。可是他不经心滑出口的新闻，有同样的效验；偷情的汉子在我家里，我的岳父和我的岳母一看，不就显出我有道理，死心塌地相信女儿无耻了嘛。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利用这个消息。假如我回家，坏小子会溜了的；我亲眼看见自己丢人，不中用，我就是发誓人家也不信，说我在大白天做梦。假如换一个做法，我去找我的岳父和我的岳母，拿不稳这小子回头在不在，结局一样，我还是给自己惹了一身臊。我就没有方法弄清楚他是不是还在？⁽³⁵⁾啊！天！不必迟疑啦，我隔着门窟窿望见他啦。命运赏我一个机会出我对头的丑；巧的是，我需要的裁判，像要结束这桩风流案子，也都来了。

第七场 德·叟汤维勒先生，德·叟汤维勒夫人，乔治·当丹。

乔治·当丹 好啦，先前不肯相信我，你们的女儿赢了我，可是我抓住她的把柄给你们看，感谢上帝，我的体面如今丢光了，你们不可能再不相信。

德·叟汤维勒 怎么！我的姑爷，你在这上头还没死心？

乔治·当丹 对，没死心；我就是想死也死不成。

德·叟汤维勒夫人 你怎么又来吵闹我们？

乔治·当丹 说的是呀，夫人；人家把我吵闹得还要糟。

德·叟汤维勒 你讨厌不够，还讨厌人家？

乔治·当丹 不够；可是我讨厌人家把我当傻瓜看。

德·叟汤维勒夫人 你真就不想丢开你那些出奇的念头？

乔治·当丹 不想，夫人；可是，我真想离掉一个毁我名声的女人。

德·叟汤维勒夫人 我的上帝！我的姑爷，你要学着说话。

德·叟汤维勒 家伙！你使用字句，要少惹人生气。

乔治·当丹 生意人赔钱笑不出口。

德·叟汤维勒夫人 想着你娶的是一位贵族小姐。

乔治·当丹 够我想的啦，将来想的怕还要多。

德·叟汤维勒 你要想着，说到她，想着多放尊重。

乔治·当丹 可是她怎么就不想着对我多正经点儿？什么？因为她是贵族小姐，她就可以有自由，高兴怎么我就怎么我，我是一口气也不敢出？

德·叟汤维勒 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要说什么？你对我讲的那个人，她不承认她认识，你今天早晨难道没有听见？

乔治·当丹 对。可是，假如我现在让你看见那花花公子跟她在一起，你，你还有什么话说？

德·叟汤维勒夫人 跟她在一起？

乔治·当丹 是的，跟她在一起，在我家里。

德·叟汤维勒 在你家里？

乔治·当丹 可不，在我本人的家里。

德·叟汤维勒夫人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跟你一样不要她。

德·叟汤维勒 是的。对于我们，我们家族的荣誉比什么都宝贵；倘使你的话是真的，我们就否认她是我们的亲女儿，随你处治。

乔治·当丹 你只要跟我看就成。

德·叟汤维勒夫人 当心别弄错了。

德·叟汤维勒 别像先前一样。

乔治·当丹 我的上帝！你会看见的。⁽³⁶⁾ 看吧，我撒谎来的？

第八场

昂皆丽克，克里汤德，克楼狄娜，德·叟汤维勒先生
和夫人，乔治·当丹。

昂皆丽克⁽³⁷⁾ 再见。我害怕人家在这里看见你，我得小心才成。

克里汤德 夫人，那么，允许我今天晚晌同你谈话。

昂皆丽克 我尽我的力量。

乔治·当丹⁽³⁸⁾ 打后面轻轻过去，别让他们看见。

克楼狄娜 啊！太太，全毁啦：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来啦，还有你丈夫。

克里汤德 天呀！

昂皆丽克⁽³⁹⁾ 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你俩由着我来。⁽⁴⁰⁾ 什么？事情才了，你就敢乱来？你掩饰你的心思，就是这样的啊？刚才人家告诉我，你爱我，打算求我答应，我就表示厌恶，当着人一五一十对你解释过了；你绝口否认，对我发誓，说没有一点意思惹我生气；可是，就在同一天，你居然色胆包天，到家里来看我，说你爱我，怪话连篇，要我跟你瞎闹，倒像我是那种女人，破坏我

给丈夫立的婚约，永远抛掉父母教给我的妇道！要是我父亲晓得了这个，他不教训你一顿才怪；可是一个正经女人不喜欢声张，我当心不对他讲，⁽⁴¹⁾我要让你知道，我虽说是女人，我有的是勇气，人家得罪我，凭我自己也报得了仇。你对我的行为不像一个贵人，所以呀，我也不把你当贵人看待。

〔她拿起一根棍子打她丈夫，他来到他们之间，反而回护了克里汤德。〕

克里汤德⁽⁴²⁾ 啊！啊！啊！啊！轻点！⁽⁴³⁾

克楼狄娜 太太，使劲打，往死里打。

昂皆丽克⁽⁴⁴⁾ 你要是心里还有话呀，我等着你呐。

克楼狄娜 你骗人呀，有你受的。

昂皆丽克⁽⁴⁵⁾ 啊！我的父亲，你来啦！

德·叟汤维勒 是的，我的女儿，我看见了，你的聪明和勇敢都显出你是叟汤维勒家族的好女儿。过来，凑近些，让我吻你一下。

德·叟汤维勒夫人 我的女儿，也吻我一下。可不！我高兴得哭了，你刚才做的事，也就是我的女儿才做得出来。

德·叟汤维勒 我的姑爷，你该多开心哟！这个意外对你该多美哟！你方才有道理担惊受怕；可是你的疑心也该消除啦，真是太合算啦。

德·叟汤维勒夫人 不用说，我的姑爷，现在你该是世上最心满意足的人了。

克楼狄娜 当然。这才叫女人，我们太太！你娶到她太幸福啦，你应当爬下去香香她踩过的脚印子。

乔治·当丹⁽⁴⁶⁾ 哦！奸细！

德·叟汤维勒 我的姑爷，怎么啦？你看见的，你女人对你表白相爱之情，你不谢她一句？

昂皆丽克 不，不，父亲，用不着。他方才看到的，他没有什么好感激我的；我那样做，只是由于我有自尊心。

德·叟汤维勒 女儿，你去什么地方？

昂皆丽克 父亲，我回去，我不要承他的情，接受他的恭维。

克楼狄娜 她生气有道理。她是一位值得膜拜的女人，可是你对待她呀，就不成体统。

乔治·当丹⁽⁴⁷⁾ 臭娘们！

德·叟汤维勒 她发这阵子小脾气，也就是为了刚才的事，你哄哄她，也就过去了。再见，我的姑爷，你现在用不着再担心思啦。去跟她要要好，想法子平平她的气，你本来就不该生她的气嘛，道道歉吧。

德·叟汤维勒 你该想想看，她是一个年轻女孩子，家教严，看见自己被人疑心做坏事，就不习惯。再见。她的行为一定使你开心得不得了，我看见你家里不乱哄哄的，我也就欢喜了⁽⁴⁸⁾。

乔治·当丹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我就是说话也讨不到便宜；像我这样丢人的，世上难得有第二个人。是的，我佩服我的灾殃，跟我那死鬼女人的机灵心思，理总在她那一边，错在我这一边。难道我真就甘拜下风，总让表面现象跟我作难，我就别想制服得了我那不要脸的女人？噢！天呀！帮我个忙，赏我个脸，让大家看看清楚，她多败坏我的名声。

第三幕

第一场 克里汤德，吕班。

克里汤德 夜深了，我怕太晚啦。我就看不出路来。吕班！

吕 班 老爷。

克里汤德 走这边？

吕 班 我想是吧。娘的！有这种傻瓜黑夜，黑到这个样子！

克里汤德 当然，不该黑；一方面，妨害我们看，另一方面，也妨害人家看我们。

吕 班 错得不那么厉害，你这话有道理。老爷，你有学问，我倒想知道，为什么白天不是夜晚？

克里汤德 这问题又大又难。吕班，亏你怎么想到这上头的？

吕 班 说的是呀，我要是念书的话，人想不到的一些事，我都会想到。

克里汤德 这话我信。你的脸蛋子透出你不光心细，还挺能往里钻。

吕 班 这话有道理。看，我虽说没有学过拉丁，可是我解释得来；那一天，看见一扇大门上写着collegium，我猜，意思是说学校。

克里汤德 真了不起！吕班，你认识字？

吕 班 是呀，我会念印出来的字；可是写出来的字，我怎么念也学不会。

克里汤德 我们走到房子跟前啦。⁽⁴⁹⁾这是克楼狄娜给我的暗号。

吕 班 家伙！这女孩子抵得过银子，我实心实意爱她。

克里汤德 所以我带你来跟她谈话。

吕 班 老爷，我谢……

克里汤德 哟！我听见响声。

第二场

昂皆丽克，克楼狄娜，克里汤德，吕班。

昂皆丽克 克楼狄娜？

克楼狄娜 怎么样？

昂皆丽克 门开一条缝。

克楼狄娜 开好啦。(50)

克里汤德 是她们。哟！

昂皆丽克 哟。

吕 班 哟。

克楼狄娜 哟。

克里汤德 （向克楼狄娜。）夫人。

昂皆丽克 （向吕班。）什么？

吕 班 （向昂皆丽克。）克楼狄娜。

克楼狄娜 （向克里汤德。）什么事？

克里汤德 （向克楼狄娜。）啊！夫人，我真开心！

吕 班 （向昂皆丽克。）克楼狄娜，我的可怜的克楼狄娜。

克楼狄娜 （向克里汤德。）轻点，先生。

昂皆丽克 （向吕班。）别吵，吕班。

克里汤德 是你，克楼狄娜？

克楼狄娜 是我。

吕 班 是你，太太？

昂皆丽克 是我。

克楼狄娜 你找错人了。

吕 班 家伙，夜里，什么也看不见。

昂皆丽克 不是你，克里汤德？

克里汤德 是我，夫人。

昂皆丽克 我丈夫睡熟了，直打呼，我利用这时候出来跟你谈话。

克里汤德 我们去找个地方坐下来。

克楼狄娜 这话就对了。

〔他们坐在舞台深处。〕

吕 班 克楼狄娜，你在什么地方？

第三场 乔治·当丹，吕班。

乔治·当丹 我听见我女人下楼，我赶快披上衣服跟下来。她能到什么地方去？会不会出门啦？

吕 班 （把乔治·当丹当作克楼狄娜。）你到底在哪儿，克楼狄娜？啊！在这儿。说真的，你的主子这回上当可上足啦，我觉得这跟刚才的棍子一样滑稽，人家讲给我听来的。你太太讲他这时候在打呼，睡得跟死猪一样，他就不知道在他睡觉的时候，子爵老爷跟她在一起。我真想知道他现在梦见了什么。太好笑啦。吃太太醋，要一个人受用，他存的什么心？简直不识好歹，子爵老

爷太赏他脸啦。你不作声，克楼狄娜？走，跟他们去；把你的小手给我香香。啊！真甜！我觉得我像在吃蜜饯。（他吻当丹的手，当丹猛地一下推开他的脸。）家伙！你怎么的啦！这只小手的劲头儿真还不小。

乔治·当丹 谁在这儿？

吕 班 没人。

乔治·当丹 他逃走啦，把我坏蛋女人的黑良心的消息倒告诉了我。对，迟不得，我应当马上找她的父亲和她的母亲来，帮我跟她离婚。喂！高南！高南！

第四场

高南，乔治·当丹。

高 南 （在窗口。）老爷。

乔治·当丹 快来，到底下来。

高 南 （跳下窗户。）我来啦，没比我再快的啦。

乔治·当丹 你在这儿？

高 南 是，老爷。

〔乔治·当丹顺着高南的声音寻找过去，同时高南朝另一边。〕

乔治·当丹 轻点。放低嗓门说话。听我讲。去我丈人和我丈母娘家里，说我求他们马上就来。听见没有？噍！高南！高南！

高 南 （在另一边。）老爷。

乔治·当丹 鬼东西，你在什么地方？

高 南 这儿。

乔治·当丹 （他们互相寻找，一个走到这一边，一个走到另一边。）瘟死你这狗杂种，离我那么远！我告诉你，快去找我的丈人和我的丈母娘来，告诉他们，我请他们马上到这儿来。听清楚了没有？回话呀。高南，高南。

高 南 （在另一边。）老爷。

乔治·当丹 这死东西要把我气疯了。到我跟前来。（他们碰在一起。）啊！奸细！把我的腿撞断了！你在哪儿？过来，我打你一千棍。我想他在躲我。

高 南 那还用说。

乔治·当丹 你过来不过来？

高 南 才不，我的天！

乔治·当丹 来，听我讲。

高 南 不来，你要打我。

乔治·当丹 好啦！不打，我不打你。

高 南 一定不打？

乔治·当丹 一定不打。过来。好。赶上你走运，我用得着你。快去替我求我的丈人和我的丈母娘到这儿来一趟。尽快赶，告诉他们，有万分火急的事；他们要是嫌夜深，不肯来，千万催他们上路，叫他们明白，他们非来不可，天塌了也得来。你现在听明白了吧？

高 南 听明白了，老爷。

乔治·当丹 快去，快来。我嘛，我先回家，等……我听见有人。会不会是我女人？我得利用黑夜听听。

第五场

克里汤德，昂皆丽克，乔治·当丹，克楼狄娜，吕班。

昂皆丽克 再见。该分手了。

克里汤德 什么？这么快？

昂皆丽克 我们谈得够久啦。

克里汤德 啊！夫人，我陪你谈话能会久？在这短短的时间，我要说的话我能全想齐了？要把我的感情完全解释给你听，我得几个整天才成；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连一小部分也没有对你说到。

昂皆丽克 我下次要多听听。

克里汤德 唉呀！你一说你走，就是刺我的心，现在你给我留下了多少痛苦！

昂皆丽克 我们想法子再会面。

克里汤德 对；可是我想着你离开我，就有丈夫相陪。一想到这上头，我就想死。对于一个钟情的爱人，没有比丈夫的特权再残忍的了。

昂皆丽克 你真就这么傻瓜，连这也不放心？以为某些丈夫真能相爱？人嫁他们，因为没有办法不嫁，父母做主，眼睛死盯住了钱财；不过，我们会还他们一个公道价钱的，再说，我们就根本不尊重他们。

乔治·当丹⁽⁵¹⁾ 这就是我们的死鬼女人！

克里汤德 啊！人家塞给你的丈夫，必须承认，就不配娶你的荣誉；把你这样一个人，和他那样一个人配成夫妇，真是怪事一桩！

乔治·当丹 （旁白）可怜的丈夫！人家就这样厚待你们。

克里汤德 不用说，你配得上另外一种命运；上天生下你来，不是为了给一个农民做太太。

乔治·当丹 但愿上天把她给你做太太！那你就换了调调啦。进去吧，听够了。

〔他进去，把门关住。〕

克楼狄娜 太太，你要是单讲你丈夫坏，那就赶快吧，时候不早啦。

克里汤德 啊！克楼狄娜，你真心狠！

昂皆丽克 她有道理。我们分手吧。

克里汤德 既然你要这么做，那就只好分手了。不过，起码，求你可怜可怜我要度过的那些苦难时光。

昂皆丽克 再见。

吕 班 克楼狄娜，你在什么地方，我好对你说句晚安？

克楼狄娜 去，去，我在远处收，我在远处还。

第六场

昂皆丽克，克楼狄娜，乔治·当丹。

昂皆丽克 我们回去，别出声。

克楼狄娜 门关啦。

昂皆丽克 我有大门钥匙。

克楼狄娜 那么，轻点开门。

昂皆丽克 门打里头关上了，我不晓得我们该怎么办好。

克楼狄娜 男用人睡在旁边，喊他好了。

昂皆丽克 高南，高南，高南。

乔治·当丹 （在窗口探出头来。）高南，高南？啊！我的太太夫人，这回我可逮住你啦，我在睡觉，你溜得好快。这下子我可开心啦，看见你这时候在外头。

克楼狄娜 哎呀！夜晚在外头吸吸新鲜空气，有什么大不了的？

乔治·当丹 对，对。吸吸新鲜空气，你挑对了时候。坏蛋夫人，怕是热空气吧，幽会呀、花花公子调情呀，这些鬼花样，我全知道。我听见你们的绵绵情话，跟你们彼此歌颂我的美丽词句。不过，我也称心，我就要报仇了，你父亲和你母亲现在一定要相信我的抱怨正当。你的行为太荒唐了。我差人请他们，他们就快来啦。

昂皆丽克 啊！天呀！

克楼狄娜 太太。

乔治·当丹 不用说，你想不到你会受到这么大的打击。现在我胜了，我打掉你的傲气，摧毁你的诡计。直到如今，你蔑视我的控告，欺骗你的父母，粉饰你的坏事。我说、我看，全不顶事；我的正当权利，你总用诡计把它破坏了，你总让人家觉得你有道理。不过，这一回，感谢上帝，真相大白，你的无耻要完全被拆穿了。

昂皆丽克 噫！求求你，把门给我开开。

乔治·当丹 不，不，等他们来吧，我请他们去了，我要他们在这时光看看你在外头。趁他们还没来，你不妨打点打点，想个什么新主意，把你从这个烂泥坑拉扯出来；编个什么谎，掩饰掩饰你的私奔；来个什么计谋逃避人们的议论，表示自己清白，找个什么特别借口，什么夜里到教堂上香啊，或者女朋友生孩子要你帮忙呀什么的。

昂皆丽克 用不着。我没意思瞒你。我不想替自己辩护，既然你知道，也不想对你否认。

乔治·当丹 那是因为你见自己走投无路，编造不出话来回护这件事，就是有话回护，也容易让人指出破绽来。

昂皆丽克 是，我承认我错，你有道理抱怨。不过，求你了，千万别让我父母现在撞见了，受他们气，快把门给我开开。

乔治·当丹 抱歉得很。

昂皆丽克 哎！我可怜的小丈夫！我求你了！

乔治·当丹 啊！我可怜的小丈夫！我现在是你的小丈夫了，因为你有把柄在人家手里。这让我很开心，你从前就没有想到对我说说亲热话。

昂皆丽克 听好了，我答应你再也不给你气受，我……

乔治·当丹 说什么也不成。我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要一下子把你的底抖个干净。

昂皆丽克 我求你许我说一句话。我要你听一分钟。

乔治·当丹 好吧，什么话？

昂皆丽克 我再承认一次，我不该那样做，你应当生气；我利用你睡觉的时候走出大门；走出去和你说起的那个人相会。不过，说到临了，你应当原谅我的年龄，年轻人没有经验，入世不久，就闯下了祸；我由着性子胡来，不往坏处上想，其实，不用说，一点也没有……

乔治·当丹 对！你说了，这些事要人虔虔诚诚地相信你对。

昂皆丽克 我说这话，并非就说我对你犯下了大罪，我不过是做事惹你生气，我诚心诚意求你宽恕，求你把它忘记，我的父亲和我的

母亲一定要痛骂我一顿，你就帮我免了这场灾难吧。假如你宽宏大量，答应我的恳求。让我看到你这种恩情，你这种慷慨作为，我一定全心全意认错，就是父母的权威和婚姻的约束做不到，我也会心到人到，为你做到。总而言之，我一定为这事谢绝所有的风月，要爱也就爱你一个人。是的，我对天起誓，从今以后，你看见我是世上最规矩的女人，我给你那么多的情意，那么多的情意，你一定会满意。

乔治·当丹 啊！狐狸精，你说好听的话就为害人！

昂皆丽克 赏我这个脸。

乔治·当丹 不管。我死心啦。

昂皆丽克 你就宽宏大量一次。

乔治·当丹 不干。

昂皆丽克 求求你。

乔治·当丹 不成。

昂皆丽克 我拿我整个的心来求你。

乔治·当丹 不成，不成，不成。我要人不受你的骗，要你的坏名声四海飘扬。

昂皆丽克 好。你把我逼到无路可走，我警告你，一个女人到了这种地步，什么也干得出来，我要是眼下做点事出来，你就后悔莫及了。

乔治·当丹 请问，你有什么好做？

昂皆丽克 我一横心，会寻死的；我会拿这把刀，就地把自己杀死的。

乔治·当丹 啊！啊！请便。

昂皆丽克 你以为请便就完事大吉啦，没那么方便。人人晓得你我争吵，你一向虐待我，看见我死，没有一个人会不疑心是你下的毒手，我父母当然不会看着我死不报仇，法律上的追究、他们感情上的忿恨、他们想到的惩罚，一定会全搁在你身上。我就拿这个法子来报你的仇；这样报仇的，女人里头，我不算头一个；男人狠得下心把我们逼上死路，为了报复，我不是头一个女人说寻死就寻死。

乔治·当丹 听便。现下没人再打寻死的主意，这种风气早就过时啦。

昂皆丽克 我偏要做给你看看；你要是坚持到底，你要是不给我开门，我对你赌咒，我马上就让你看看，一个人无路可走，没有什么不敢做的。

乔治·当丹 瞎扯，瞎扯。你也就吓唬我罢了。

昂皆丽克 好吧。事已至此，我就死给你看，这下子两个人就都满意了，你看我是不是开玩笑。⁽⁵²⁾啊！我死啦。愿上天照我的希望给我报仇，让心肠狠的害我的人受到公正的处分。

乔治·当丹 怎么！她真就那么恶毒，害死自己连累我上绞刑架？我点起蜡烛看看去。

昂皆丽克⁽⁵³⁾ 哟！别出声。赶快一边一个，贴大门两边。

乔治·当丹 一个女人竟然恶毒到这种地步？（他端着蜡烛走出来，没有看见她们；她们进去，立刻把门关住。）没人！噫！我看准了她，死东西见求我不中用，吓唬也吓唬不倒，跟我闹没有用，只好走掉。正好！这下子显得她更坏；丈人和丈母娘就要来啦，看她的罪过也看得更清楚。啊！啊！门关啦。喂！喂！来人！赶快把门给我开开！

昂皆丽克 （和克楼狄娜在窗口。）怎么？是你？死鬼，你打哪儿来的？天快亮啦，你回怎么也不看看时候，难道一位正经人应当过这种生活？

克楼狄娜 一整夜去喝酒，把可怜的年轻媳妇就这样一个人丢在家里，好意思吗？

乔治·当丹 怎么！你们……

昂皆丽克 去，去，贱骨头，我腻死你在外头胡闹啦；没什么好担搁的，我要诉说给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知道。

乔治·当丹 什么？你居然敢……

第七场

德·叟汤维勒先生和夫人，高南，克楼狄娜，昂皆丽克，乔治·当丹。

〔德·叟汤维勒先生和夫人穿着夜服，高南带路，打着灯笼。〕

昂皆丽克⁽⁵⁴⁾ 你们过来吧，女儿求你们啦，来给我主持主持公道。世上就没有见过比他再混账的啦。成天喝酒，整天吃醋，脑子都搅胡涂了，就不晓得他在说什么，做什么，亲自打发人把你们二老请来，要你们看看人从来没听说过的稀奇古怪的荒唐事。家里人等了他整整一夜，你们看见的，他算回来啦；你们要是听他的，他会对着你们讲，他对你们要狠狠地告我一状；什么在他睡觉的时候，我从他身边溜到外头打野食啦，编造出成千成百的坏事。

乔治·当丹⁽⁵⁵⁾ 死鬼女人真恶毒！

克楼狄娜 可不，他要大家相信，他在家里，我们在外头；一脑门子的胡思乱想，去也去不掉。

德·叟汤维勒 怎么？这话是什么意思？

德·叟汤维勒夫人 单为这把我们喊过来，胡闹透顶！

乔治·当丹 从来……

昂皆丽克 不，我的父亲，我再也受不了这样的丈夫。我的耐心到了头。他方才骂了我一大堆怪话。

德·叟汤维勒⁽⁵⁶⁾ 家伙！你就不是一个正经东西。

克楼狄娜 一个可怜的年轻女人让他作践到这个样子，看着心都不忍；上天要报应的。

乔治·当丹 人会……？

德·叟汤维勒 得，你羞也羞死啦。

乔治·当丹 让我对你们说两句话。

昂皆丽克 你们听他讲吧，他可有的是怪话对你们讲！

乔治·当丹⁽⁵⁷⁾ 急死我。

克楼狄娜 你喝了那么多酒，我真怪人会靠他站；他呼出来的酒气一直冲到我们这儿。

乔治·当丹 岳父大人，我求你，……

德·叟汤维勒 走开：你一嘴的酒味道。

乔治·当丹 夫人，我求你……

德·叟汤维勒夫人 啐！别挨近我：你的气味有毒。

乔治·当丹⁽⁵⁸⁾ 让我对你……

德·叟汤维勒 走开，我告诉你，没人受得了你。

乔治·当丹⁽⁵⁹⁾ 允许我……

德·叟汤维勒夫人 呀！你祸害我的心。请你站远些。

乔治·当丹 好，成，我站远些说话。我对你们赌咒，我没有一步离开家，出门的是她。

昂皆丽克 我不是对你们说来的？

克楼狄娜 是真是假，你们一看也就明白了。

德·叟汤维勒 算啦，你活拿人开心。下来，女儿，到这儿来。

乔治·当丹 青天在上，我是在家里……

德·叟汤维勒 住口：胡闹也得有个分寸。

乔治·当丹 雷眼下把我劈死，要是……

德·叟汤维勒 别吵我们啦，想着怎么请求你太太饶恕吧。

乔治·当丹 我！请求她饶恕？

德·叟汤维勒 对，饶恕，马上。

乔治·当丹 什么！我……

德·叟汤维勒 家伙！你再犟嘴下去，你要我们这一趟，看我不教训你的。

乔治·当丹 啊！乔治·当丹！

德·叟汤维勒 好，来，女儿，让你丈夫请求你饶恕。

昂皆丽克 （下来。）我！饶恕他那些骂我的话！不，不，父亲，我办不到；我求你让我和丈夫离婚，我和他没法子在一起过活。

克楼狄娜 这也好不答应？

德·叟汤维勒 女儿，像这样离婚是不可以的，外人议论起来那还了得。你做事应当比他通情达理，就再忍一次吧。

昂皆丽克 他这样胡闹，怎么忍呀？不，父亲，我不能同意。

德·叟汤维勒 女儿，不忍也得忍，是我吩咐你这么做。

昂皆丽克 那我只好不作声啦，你对我有绝对权威。

克楼狄娜 多听话！

昂皆丽克 硬要人忘掉那样的侮辱，也太强人所难了；不过，难归难，我服从你。

克楼狄娜 可怜的绵羊！

德·叟汤维勒 走近些。

昂皆丽克 你撮合没有用，你看好了，一到明天，又来一过。

德·叟汤维勒 我在意就是了。⁽⁶⁰⁾过来，跪下。

乔治·当丹 跪下？

德·叟汤维勒 对，跪下，不许迟疑。

乔治·当丹 （跪下。）噢！天！该说什么？

德·叟汤维勒 “夫人，我请求你饶恕我。”

乔治·当丹 “夫人，我请求你饶恕我。”

德·叟汤维勒 “我过去胡闹。”

乔治·当丹 “我过去胡闹。”（旁白。）娶你！

德·叟汤维勒 “我答应你将来好好做人。”

乔治·当丹 “我答应你将来好好做人。”

德·叟汤维勒 当心，记住你这是末一回荒唐，我们容让过去。

德·叟汤维勒夫人 我的上帝！你要是再犯呀，你对太太的尊敬、对她生身父母的尊敬，一定要让你学会了才算数。

德·叟汤维勒 天就要亮啦。再见。⁽⁶¹⁾回家去，当心要上进⁽⁶²⁾。我们，亲爱的，回去上床躺躺。

第八场

乔治·当丹。

乔治·当丹 啊！今后我撒手不管啦，我就看不出有救。人要是像我娶了一个恶毒女人呀，最好的办法就是头朝前，去跳河。

-
- (1) 原作是散文体。1668年7月18日，在圣-日耳曼庄园首演，1668年11月9日在巴黎公演。
- (2) 莫里哀饰这个角色。服装据说是：“上演《乔治·当丹》的一个盒子，内有塔夫绸的短裤与斗篷，同样材料的衣领；全缀着花边与银扣，同样材料的腰带；深红缎子的小上衣；另外一件罩在外面的上衣，用各种颜色的锦缎做的，银花边，皱领与皮鞋。”服装表示一个发家致富的农民。
- (3) 叟汤维勒（Sotenville）的字义是“蠢人在城市”。意含讥讽。
- (4)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旁白。）”
- (5) 根据1734年版，补加：“（高声。）”
- (6) 这个虚有其名的头衔是从当丹这个姓变化出来的。当丹是姓，不是采邑，因为和贵族人家联系，便放长字尾，听起来好像是采邑。用意显然是讥诮。
- (7) 拉·浦吕道特里（La Prudoterie），意思是“假正经”。这是香槟（Champagne）省的特权：母亲出身贵族，子孙便也升为贵族。传说这种特权是九世纪查理二世恩赐的，德·叟汤维勒夫人的娘家可能是香槟省人。在男权社会，一般说来，嫁鸡随鸡，女方丧失门第的荣誉也就极其自然了。
- (8) 南锡（Nancy）在法国东北部，征召贵族参加战争，大概指的是1635年，国王路易十三征召全省贵族会师，但是，不成体统，很不像样子。
- (9) 蒙托榜（Montauban）在法国西南，1621年，路易十三率领大军围攻被新教徒据守的蒙托榜，损兵折将，无功而返。

- (1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乔治·当丹。）”
- (11) 昂皆丽克下。
- (1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里汤德。）”
- (1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克楼狄娜下。）”
- (14)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德·叟汤维勒。）”
- (16)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7)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手里拿着帽子。）”
- (18)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德·叟汤维勒先生。）”
- (1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推开吕班。）”
- (20) 吕班下。
- (21) 根据1672年版，补加：“（在舞台深处。）”
- (22)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23) 根据1672年版，补加：“（克里汤德和昂皆丽克彼此行礼。）”
- (24) 根据1672年版，补加：“（克里汤德和昂皆丽克又相互行礼。）”
- (25) 根据1672年版，补加：“（昂皆丽克向克里汤德打暗号。）”
- (26) 根据1672年版，补加：“（昂皆丽克用头做暗示。）”
- (27) 根据1672年版，补加：“（没有看见克里汤德。）”
- (28) 根据1672年版，补加：“（乔治·当丹围着太太转，克里汤德朝乔治·当丹行了一个大礼，然后走开。）”
- (2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0) 根据1672年版，补加：“（旁白。）”
- (31) 根据1672年版，补加：“（他摸他的衣袋。）”
- (32) 根据1672年版，补加：“（他给她钱。）”
- (33)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4)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旁白。）”
- (35) 根据1734年版，补加：“（隔着钥匙眼往里窥探之后。）”

- (36)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和昂皆丽克出来的克里汤德。）”
- (3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里汤德。）”
- (38)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德·叟汤维勒先生和夫人。）”
- (39)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向克里汤德。）”
- (40) 根据1734年版，补加：“（高声，向克里汤德。）”
- (41) 根据1672年版，补加：“（她做手势给克楼狄娜拿一根棍子来。）”
- (4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叫唤，好像他挨了打。）”
- (43) 根据1672年版，补加：“（然后他逃掉。）”
- (44) 根据1672年版，补加：“（装作同克里汤德说话。）”
- (4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假装吃惊。）”
- (46)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47)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48) 他们下。
- (4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拍手之后。）”
- (5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夜景。演员在黑地里互相寻找。）”
- (51)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5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假装自杀之后。）”
- (5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楼狄娜。）”
- (5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德·叟汤维勒先生和夫人。）”
- (55)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5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乔治·当丹。）”
- (57)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58)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德·叟汤维勒。）”
- (5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德·叟汤维勒夫人。）”
- (6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乔治·当丹。）”
- (6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乔治·当丹。）”

(6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德·叟汤维勒夫人。）”

吝嗇鬼⁽¹⁾

演 员

阿尔巴贡⁽²⁾ 克莱昂特和艾莉丝的父亲、玛丽雅娜的求婚人。

克莱昂特⁽³⁾ 阿尔巴贡的儿子、玛丽雅娜的情人。

艾莉丝 阿尔巴贡的女儿、法赖尔的情人。

法赖尔⁽⁴⁾ 昂塞耳默的儿子、艾莉丝的情人。

玛丽雅娜 克莱昂特的情人、阿尔巴贡的意中人。

昂塞耳默 法赖尔和玛丽雅娜的父亲。

福洛席娜 虔婆。

西蒙老板 掮客。

雅克师傅 阿尔巴贡的厨子和车夫。

阿 箭⁽⁵⁾ 克莱昂特的听差。

克楼德妈妈 阿尔巴贡的女仆。

荞麦秆儿⁽⁶⁾

干鳕鱼⁽⁷⁾ 阿尔巴贡的跟班。

警务员和他的见习生

地 点

巴黎⁽⁸⁾

第一幕

第一场 法赖尔，艾莉丝。

法赖尔 怎么一回事？可爱的艾莉丝，你好心好意，应了我的亲事，怎么又愁眉不展啦？我正在欢天喜地，嘻！看见你又在长吁短叹。说给我听，是不是你后悔不该把幸福给我？还是你当时见我痴情可怜，勉强应允婚约，如今又懊悔啦？

艾莉丝 不是的，法赖尔，不管为你做什么事，我都不会后悔的。我觉得有一股子说不出来有多么好受的力量在带动我，就连不希望这样做，也没有那份气力。不过实对你说，我一想到将来怎么了局，心里就七上八下，直怕爱你有一点爱过了头，不合女儿身份。

法赖尔 哎呀！艾莉丝，你好心好意爱我，又怕什么？

艾莉丝 哎呀！爸爸的恼怒、家里人的责备、社会上的指摘，样样可怕；不过顶可怕的，法赖尔，还是怕你变心，怕你事后冷淡：女孩子一片真心，做出过于热烈的表示，你们男子反而往往弃之如遗。

法赖尔 哎呀！不要将人比我，把我冤屈了。疑心我什么都可以，艾莉丝，可是不要疑心我会薄幸。我太爱你了，做不出那种事的。我爱你的心将和我的生命一样久长。

艾莉丝 哎呀！法赖尔，谁嘴里都是这么一套。说起话来，个个儿男人差不到哪儿去，只要做起事来，才显出不一样。

法赖尔 既然只有做起事来，我们才露本相，那你起码就该等我这样做了以后，再来怪我不迟。千万不要由于无谓的猜疑，就无中生有，添愁添怕，给我制造罪名。我求你啦，千万不要乱起疑心，使我心神不安，痛苦万分。日久见人心，将来铁证如山，你就相信我是真心相爱了。

艾莉丝 哎呀！一个人多容易让自己心爱的人给说服了啊！是的，法赖尔，我相信你不会骗我，真心相爱，永不负心；我决不再起疑心了，我现在的苦恼，就只剩下耽心外人会责备我。

法赖尔 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顾虑？

艾莉丝 如果人人看你，像我看你一样，我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我凭你本人，把终身许配给你。你的整个儿人品，再加以上天使我对你怀着一种感恩图报的心情，就是我爱你的正当理由。你我初次相会的惊险场面，我时刻在心。你当时跳进惊涛骇浪，舍命相救，你那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实在惊人。你把我救出水来，细心照料，过后你又情意殷殷，倾心相爱，日子久，困难多，你不但灰心，反而忘记父母和祖国，留在本地，为了我的缘故，隐瞒身份，又为了和我亲近，不惜屈辱，居然给我父亲来当仆人。你这种种作为，毫无疑问，使我受到极大的感动。这在我看来，就够说明我为什么许你终身了；可是在旁人看来，理由也许不够充分，我保证不了他们会和我的看法一致。

法赖尔 说来说去，我觉得只有我的爱情，还配你放在心上。至于你那些不安的心情，只要看看你父亲的所作所为，人人也就不得不谅解你了。像他那样万分吝啬，对待儿女那样苛刻，多怪的事情也会发生。对不住，可爱的艾莉丝，我在你面前，这样挖苦你父亲。你知道，我一谈起他来，就没有好话可讲。不过话说回来，我要是能像我希望的那样，找到我的父母，我们费不了什么事，

就会得到他们的同意。我等他们的消息等得好不心焦，再没有音信的话，我就要亲自寻访去了。

艾莉丝 啊！法赖尔，求你别丢下我走；你单想着讨我爸爸的欢心吧。

法赖尔 你看见我怎么着手的：费尽心机，低声下气，混到他的身边当差；怎么样假装和他臭味相投，见解一致，来讨他的欢心；为了得到他的喜爱，我每天在他面前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在这方面，大有进展。要人宠信，根据我的体会，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他们面前，投合他们的爱好，称道他们的处世格言、恭维他们的缺点、赞美他们的行事。你用不着害怕殷勤过分，尽管一望而知，你是在戏弄他们，可是他们一听奉承话，就连最精明的人也甘心上当。你只要话里加蜜加糖，颂扬备至，多荒唐、多滑稽的事，他们也会大口往下咽的。我做这种事，未免有伤忠厚；不过既然有求于人，自然就非巴结不可。既然只有这样做，才能得到他们的宠信，错的就不是那些逢迎他们的人，而是那些喜欢逢迎的人。

艾莉丝 不过你为什么不能联络一下我哥哥呀？万一女用人变卦，说出我们的私情来，有个帮手也是好的。

法赖尔 双管齐下，我办不了，父亲是一种脾气，儿子是一种脾气，想同时变成两个人的心腹，不见得就那么容易。不过你，你那方面，很可以利用利用你们兄妹之间的感情，多在你哥哥跟前活动活动，把他拉到我们这方面来。他来了；我走了。你趁这个机会，和他谈谈。你认为相宜的话，就把我们的事告诉他吧。

艾莉丝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勇气讲给他听。

第二场 克莱昂特，艾莉丝。

克莱昂特 妹妹，我很高兴看见你一个人在这儿，我有一桩心事告诉你，急于找你谈谈。

艾莉丝 哥哥，我洗耳恭听着呐。你要对我说什么？

克莱昂特 事情多着呐，妹妹，不过一句话也说得了，就是：我在闹恋爱。

艾莉丝 你在闹恋爱？

克莱昂特 可不，闹恋爱。不过这话先且不谈。我知道我离不开爸爸，当了儿子，就该事事服从才是。没有父母之命，我们不该私订终身；我们的婚姻大事，上天派定他们主持，所以没有他们吩咐，我们就不得自作主张；他们不像我们那样痴情，比起我们来，什么事对自己相宜，一目了然，所以也就很少上当。青年人意气用事，一来就惹乱子，所以关于这事，宁可听信他们的世故知识，小心翼翼，也不要感情用事，一意孤行。妹妹，我把这话全对你说了，免得你多费口舌，对我唠叨，因为，索性说开了吧，我迷恋到了这种地步，什么话也听不进去，求你就不要对我进忠告了吧。

艾莉丝 哥哥，你和你的意中人已经订婚了吗？

克莱昂特 没有，不过我打定了主意这么办，所以我再求你一回，千万别找理由劝阻我吧。

艾莉丝 哥哥，难道我这就那么怪气？

克莱昂特 不，妹妹。只是你不闹恋爱，你体会不出来恋爱在我们心里那种情牵意惹的力量。再说，我怕你那做人的大道理。

艾莉丝 哎！哥哥，就别说起我那做人的大道理了吧。世上没有一个人能拿得稳，一辈子起码会有一回拿不稳的。我要是把我的心事说给你听呀，你也许就要以为我不及你规行矩步了。

克莱昂特 啊！但愿你和我一样，也闹……

艾莉丝 先说完你的事。告诉我你的意中人是谁。

克莱昂特 有一位年轻姑娘，住到我们这一带，还没有多久，长的那副模样，千娇百媚，谁见了也要动心。妹妹，世上的女孩子数她可爱，我乍一见，就觉得自己神魂颠倒。她叫玛丽雅娜，和母亲住在一起，老太太差不多三天两头在害病。这位可爱的姑娘，你就想象不出对母亲有多孝顺。她伺候老太太，心疼老太太，安慰老太太，体贴入微，谁也要受感动。她做事那副可爱样子，世上就没有第二份。她一举一动，都显得仪态万方，不同凡俗。她又温柔可爱，又有情有义，又温文尔雅……啊！妹妹，你看见她，你就知道啦。

艾莉丝 听你这么一形容，哥哥，我就和看见了她一样。她是什么样儿人，单冲你这样爱她，我也就了解啦。

克莱昂特 我背地看她们的景况，并不很好，尽管省吃俭用，还是周转不过来。妹妹，你想想看，能给意中人添点儿财，该多开心呀；帮助规矩人家一些小忙，解决日常必要的开支，又不让人觉得难堪，该多开心呀。可是爸爸吝啬，我就不能享受这种快活，也不能对美人表示一点点相爱的意思，你也该明白，我多扫兴了。

艾莉丝 是啊，哥哥，我很明白你这份苦恼。

克莱昂特 啊！妹妹，你就想不出我苦恼到了什么地步。因为说来说去，还不都是他老人家，要我们一个劲儿节省，把我们窘得抬不起头来的？还有比这再狠心的？年轻时候没有钱用，老了就是有万贯家私，和我们有什么相干？甚至于为了对付每天的开销，我如今不得不到处举债；为了弄几件合身的衣服穿，我和你都无法可想，只得天天向生意人求救：万贯家私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

总之，我所以要和你谈谈，就是要你帮我试探试探爸爸对我这事的看法。万一他不赞成的话，我就决定和这位可爱的姑娘远走高飞，到天涯海角碰碰运气。我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正在设法向各处借钱。妹妹，如果你的情形和我的情形相仿，爸爸又一味和我们的心思作对，我们两个人干脆都离开他，摆脱他的压制，他那种难以忍受的吝啬，把我们折磨得也够久的了。

艾莉丝 的确是，他每天做的事越来越让我们想念我们死去的母亲……

克莱昂特 我听见他的声音了。我们先走开，把话讲完。然后我们再一同来打动他的铁石心肠。

第三场 阿尔巴贡，阿箭。

阿尔巴贡 马上滚！不许还嘴！走，离开我的家，贼头儿、上绞刑架的死囚！

阿 箭⁽⁹⁾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这该死的老头子这么坏的，说句不怎么的话，我想他是鬼附了身了。

阿尔巴贡 你嘴里在嘟囔。

阿 箭 您凭什么赶我出去？

阿尔巴贡 死鬼，轮不到你问我理由。快滚，免得我揍你。

阿 箭 我怎么您啦？

阿尔巴贡 怎么也不怎么的，我就是要你滚。

阿 箭 您儿子是我的主人。是他吩咐我等他的。

阿尔巴贡 到街上等，别在我家里等，站在我前头，直挺挺的，像一根木桩子，一双贼眼，溜来溜去，就等机会偷东西。我用不着脚后头跟一个奸细、一个坏蛋，每时每刻钉我的梢，我干什么，该瞎的眼睛总不放过，眼红我的东西，四下里张望，看有什么东西好偷。

阿 箭 家伙！您要人家怎么偷您？样样东西锁住，白天黑夜守得严严的，叫人怎么下手？

阿尔巴贡 我高兴锁什么就锁什么，愿意守就守着，我干什么，你这么留心，不是我身边的奸细又是什么？⁽¹⁰⁾我怕他已经猜出我那笔钱的下落了。⁽¹¹⁾难道不是你，散布流言，说我家里有钱藏着？

阿 箭 您有钱藏着？

阿尔巴贡 没有，混账东西，我没有说这话。（旁白。）气死我啦。
⁽¹²⁾我是问你，你会不会存心不良，散布流言，说我有钱。

阿 箭 噻！您有钱也好，没有钱也好，对我们反正一样，跟我们有什么相干？

阿尔巴贡 你还发议论。我叫你尝尝我的议论。（他举起手来，想打他一记耳光。）再说一回，滚。

阿 箭 好！我走。

阿尔巴贡 等一下，你没有拿我什么东西？

阿 箭 我拿您什么？

阿尔巴贡 过来，让我看。拿你的手给我看。

阿 箭 看吧。

阿尔巴贡 还有。⁽¹³⁾

阿 箭 还有？

阿尔巴贡 对。

阿 箭 看吧。

阿尔巴贡⁽¹⁴⁾ 那里头没有放东西？

阿 箭 您自己看。

阿尔巴贡 （他摸他的裤管。）这些大灯笼裤活活儿就是窝藏东西的好地方；穿这种裤子的，我恨不得官里绞死他们一个两个。

阿 箭⁽¹⁵⁾ 像他这种人，怕人偷，就欠人偷！我偷了他呀，可开心啦！

阿尔巴贡 嗯？

阿 箭 什么事？

阿尔巴贡 你说什么偷不偷的？

阿 箭 我说呀，您还是再多搜搜，看我是不是偷您来的。

阿尔巴贡 你倒说着了我的心思。

（他搜索阿箭的衣袋。）

阿 箭⁽¹⁶⁾ 该死的吝啬和吝啬鬼！

阿尔巴贡 怎么？你说什么？

阿 箭 我说什么？

阿尔巴贡 对。你说吝啬和吝啬鬼什么？

阿 箭 我说，该死的吝啬和吝啬鬼。

阿尔巴贡 你指谁说？

阿 箭 指吝啬鬼。

阿尔巴贡 谁是吝啬鬼？

阿 箭 就是那些财迷和钱串子。

阿尔巴贡 可是你的意思是说谁？

阿 箭 您操这份儿心干什么？

阿尔巴贡 该操心的，我就操心。

阿 箭 难道您以为我是说您？

阿尔巴贡 我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不过我要你告诉我，你说这话的时候，是冲谁讲。

阿 箭 我冲……我冲我的帽子讲。

阿尔巴贡 我呀，我扔掉你的破帽瓢儿。

阿 箭 难道您不许我骂那些吝啬鬼？

阿尔巴贡 你骂你的，可是我不许你胡言乱语，没上没下。给我住口。

阿 箭 我没有指名道姓。

阿尔巴贡 你再说话，看我不揍扁你的。

阿 箭 谁心中有鬼，谁自己明白。

阿尔巴贡 你住不住口？

阿 箭 我这叫不由自己。

阿尔巴贡 啊，啊！

阿 箭 （指着自己的一只衣袋。）喽，这儿还有一只口袋。您称心了吧？

阿尔巴贡 好，给我，我不搜你。

阿 箭 给什么？

阿尔巴贡 你拿去的東西。

阿 箭 我根本就没有拿您的東西。

阿尔巴贡 真的？

阿 箭 真的。

阿尔巴贡 那就给我滚。见你妈的鬼去。

阿 箭⁽¹⁷⁾ 真赏我的脸啦。

阿尔巴贡 反正你心里好受不了。⁽¹⁸⁾这死鬼听差太碍我的事，我简直不喜欢看见这狗瘸子。⁽¹⁹⁾

第四场

艾莉丝，克莱昂特，阿尔巴贡。

阿尔巴贡 家里有一大笔钱，要看守好了，的确不简单。把钱全放出去，只把必要的开销留下来，才叫有福气呐。单在家里找一个藏钱的稳当地方，就够为难人的。因为在我看来，保险箱就不保险，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些保险箱，我觉得简直就是引贼入室的好目标，要抢总是先抢保险箱。⁽²⁰⁾不过昨天有人还我一万艾居，我埋在花园里，不知道牢靠不牢靠。一万艾居放在家里，数目也就相当……

〔兄妹这时出现了，低声谈话。⁽²¹⁾〕

天呀！我自己坍自己的台。我一急，什么也忘了，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扯嗓子说长道短。⁽²²⁾什么事？

克莱昂特 没有事，爸爸。

阿尔巴贡 你们早就在这儿了吗？

艾莉丝 我们也就是刚来。

阿尔巴贡 你们听见……

克莱昂特 爸爸，听见什么？

阿尔巴贡 就是……

艾莉丝 就是什么？

阿尔巴贡 我方才说的话。

克莱昂特 没有听见。

阿尔巴贡 听见了的，听见了的。

艾莉丝 我们实在没有听见。

阿尔巴贡 你们听见了几句，我一看就看出来了。我是在对自己讲，
今天弄钱真不容易，我说，谁家里能有一万艾居，就有福气了。

克莱昂特 我们怕搅您，没敢到您跟前来。

阿尔巴贡 我很高兴有一个机会，对你们解释清楚，免得你们发生误会，还以为我说，我有一万艾居。

克莱昂特 您的钱财事儿，我们一点也不感兴趣。

阿尔巴贡 但愿我有一万艾居就好了！

克莱昂特 我不信……

阿尔巴贡 这对我可就太妙了。

艾莉丝 这种事……

阿尔巴贡 我太用得着了。

克莱昂特 我以为……

阿尔巴贡 那就帮了我的大忙了。

艾莉丝 您是……

阿尔巴贡 我就不会像现在，抱怨日子难过了。

克莱昂特 我的上帝！您抱怨什么，谁都晓得您很富裕。

阿尔巴贡 怎么？我很富裕！说这话的人就在撒谎。简直是胡扯。散布这些谣言的，就是坏蛋。

艾莉丝 您千万不要生气。

阿尔巴贡 我自己的孩子捣我的蛋，变成我的对头，太不像话！

克莱昂特 说您富裕，就是您的对头？

阿尔巴贡 正是，像你说的这种话，像你们那样花钱，总有一天，人家以为我浑身是钱，到家里把我害了的。

克莱昂特 我怎么乱花钱啦？

阿尔巴贡 你问我？看看你这身华丽的服装，满城串来串去，惹不惹眼？昨天我数说你妹妹，可是你还要糟糕。简直要受报应的。像你从头到脚这身打扮，就足够换进一大笔长年收入⁽²³⁾。我对你讲过二十回了，孩子，你那些作为，我很不喜欢。你一个劲儿学侯爵⁽²⁴⁾的派头。像你这样穿著打扮下去，就非偷我不行。

克莱昂特 哎呀！怎么偷您呀？

阿尔巴贡 我晓得怎么偷？试问，你拿什么钱维持这一身装束？

克莱昂特 爸爸，您问我吗？靠要钱呀。我运气好，赢来的钱，我全用在身上啦。

阿尔巴贡 这不是好办法。你运气好，就该利用，拿赌场赢来的钱，去放大利。万一要用的话，本钱还在。别的不说，我倒想知道，你从头到脚，缀了许许多多带子，有什么用处？难道半打细绳子不够挂灯笼裤的⁽²⁵⁾。自己头上明明长着头发，一个钱也不破费，偏要拿钱买假头发，倒像有必要似的⁽²⁶⁾。我敢说，假头发和带

子，少说也得二十皮司陶耳。二十皮司陶耳，放一年利，收入就有十八法郎六苏八代尼耶，这还不过是照十二个、一个利算⁽²⁷⁾。

克莱昂特 您说得对。

阿尔巴贡 这话也就不说了，我们谈谈别的。嗯⁽²⁸⁾？我相信他们两个人在打暗号，想偷我的钱包。⁽²⁹⁾你们那些手势是什么意思？

艾莉丝 哥哥跟我，两个人全有话和您讲，商量看谁先说好。

阿尔巴贡 我呀，也有话和你们两个人讲。

克莱昂特 爸爸，我们俩想和您谈的是婚事。

阿尔巴贡 我要和你们谈的也是婚事。

艾莉丝 啊！爸爸。

阿尔巴贡 叫唤什么？女儿，你怕的是这句话，还是这件事？

克莱昂特 照您平日对婚事的看法，我们两个人听了这话全害怕。我们怕您看中的人不合我们的意。

阿尔巴贡 别那么着急，也不必惊慌。我知道什么样亲事对你们两个人顶相宜。按照我的安排，你们两个人谁也不会抱怨的。我们就从头说起吧。⁽³⁰⁾你告诉我，有一个年轻姑娘，住得相离不远，叫作玛丽雅娜，你有没有见过？

克莱昂特 爸爸，见过。

阿尔巴贡 你呢？

艾莉丝 我听人说起过。

阿尔巴贡 孩子，你觉得这姑娘怎么样？

克莱昂特 人很可爱。

阿尔巴贡 相貌怎么样？

克莱昂特 又大方，又聪明。

阿尔巴贡 姿态怎么样？

克莱昂特 当然是优雅了。

阿尔巴贡 这样一位姑娘，你说配不配人想？

克莱昂特 爸爸，配。

阿尔巴贡 这门亲事可以订？

克莱昂特 太可以订了。

阿尔巴贡 看样子，她料理得了家务？

克莱昂特 那还用说。

阿尔巴贡 丈夫会称心如意？

克莱昂特 当然。

阿尔巴贡 有一点小困难，那就是：我希望她有财产带过来，怕要落空。

克莱昂特 啊！爸爸，问题在娶一位好姑娘，财产不财产的，倒是小事一桩。

阿尔巴贡 不见得，不见得。不过不妨这么说，就是：如果财产弄不到手，未尝不可以想旁的办法找补。

克莱昂特 可以这么说吧。

阿尔巴贡 好，你赞成我的看法，我很高兴。因为见她温文尔雅、态度大方，我动了心，决计娶她，只要不拘多少，能有一点好处就成。

克莱昂特 哎？

阿尔巴贡 怎么啦？

克莱昂特 您说，决计娶她……？

阿尔巴贡 娶玛丽雅娜。

克莱昂特 谁，您？您？

阿尔巴贡 对，我，我，我。问这干什么？

克莱昂特 我忽然觉得头晕，我走啦。

阿尔巴贡 没有什么。快到厨房喝一大杯冷水就好了⁽³¹⁾。看看我们这些弱不禁风的公子哥儿，还跟不上母鸡有气力。女儿，我自己的事就这么决定了。至于你哥哥，我给他看中了一个寡妇，是人家今天早晨和我谈起的。关于你，我把你许给昂塞耳默爵爷。

艾莉丝 昂塞耳默爵爷？

阿尔巴贡 是的，一位富有经验、老成持重的长者，还不到五十岁，据说很阔。

艾莉丝 （她行礼。）爸爸，谢谢您啦，我不要嫁人。

阿尔巴贡 （他学她行礼。）我呀，谢谢您啦，我的小女儿、我的心肝，我要您嫁人。

艾莉丝 爸爸，您饶了我吧。

阿尔巴贡 女儿，您饶了我吧。

艾莉丝 我非常敬重昂塞耳默爵爷，不过⁽³²⁾您原谅我，我决不嫁他。

阿尔巴贡 我非常敬重您，不过⁽³³⁾您原谅我，您今天晚上就嫁他。

艾莉丝 今天晚上？

阿尔巴贡 今天晚上。

艾莉丝 爸爸，我不嫁。

阿尔巴贡⁽³⁴⁾ 女儿，你要嫁。

艾莉丝 不嫁。

阿尔巴贡 偏嫁。

艾莉丝 我说，不嫁。

阿尔巴贡 我说，偏嫁。

艾莉丝 这事您强制不了我。

阿尔巴贡 这事我偏要强制你。

艾莉丝 我宁可寻死，也不要嫁那种丈夫。

阿尔巴贡 你寻死不了，还要嫁他。看看你这份儿胆量！谁从来见过作女儿的这样和父亲讲话的？

艾莉丝 可是谁从来见过作父亲的这样嫁女儿的？

阿尔巴贡 这门亲事再好没有；我敢说，人人赞成。

艾莉丝 我呀，我敢说，没有一个懂事的人赞成。

阿尔巴贡⁽³⁵⁾ 法赖尔来了：你肯不肯让他给咱们俩评评理？

艾莉丝 我同意。

阿尔巴贡 你接受他的决定？

艾莉丝 他怎么说，我怎么做。

阿尔巴贡 一言为定。

第五场

法赖尔，阿尔巴贡，艾莉丝。

阿尔巴贡 法赖尔，你过来。我们挑你来告诉我们，是我女儿有道理，还是我有道理。

法赖尔 老爷，不用说，是您喽。

阿尔巴贡 你晓得我们在谈什么吗？

法赖尔 不晓得。不过您不会错的，大大小小的道理都是您的。

阿尔巴贡 我要今天晚上把她嫁给一位又有钱又老成的丈夫；混账丫头竟敢对我说，她决不嫁他。你倒说说看？

法赖尔 我说说看？

阿尔巴贡 对。

法赖尔 哎，哎。

阿尔巴贡 什么？

法赖尔 我说，我实际上同意您的见解；您没有道理，决不可能。可是她也不见得就全错……

阿尔巴贡 怎么？昂塞耳默爵爷是一门好亲事。他是一位出身贵族的贵人⁽³⁶⁾，脾气好，有信用，为人老成，又很宽裕，前房又没有子女。她会碰见比他还好的？

法赖尔 话是对的。不过她也许会对您讲：事情未免有点儿仓猝，少说也该留那么一点时间，看自己能不能顺从……

阿尔巴贡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错过不得。这门亲事有一种好处，是别处找不到的，那就是：他答应娶她，不要嫁妆⁽³⁷⁾。

法赖尔 不要嫁妆？

阿尔巴贡 对。

法赖尔 啊！这下子我没有话说啦。你听见了没有？理由万分充足，就该依顺才是。

阿尔巴贡 这下子我省了一大笔钱。

法赖尔 自然喽，这话是决计驳不倒的。不过，小姐可能要您明白：婚姻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关系到她一生的幸与不幸，婚书一换，不死不散，所以就非特别小心不可⁽³⁸⁾。

阿尔巴贡 不要嫁妆。

法赖尔 您说得对。这决定一切，您就是不说，人也明白。也许有人会对您讲：婚姻大事，女儿愿不愿意，就该加以考虑才是，年龄、性情和见解，太不相当，结婚以后，会出大乱子的。

阿尔巴贡 不要嫁妆。

法赖尔 啊！这话驳不倒，谁也知道。谁能反对？这不等于说，世上许多作父亲的，心疼陪嫁的钱财，就不关心女儿的幸福。他们并不个个唯利是图，不顾女儿的死活。他们所希望于儿女婚姻的，首先就是彼此情投意合，永远不生外心，不闹口角，欢欢喜喜过一辈子……

阿尔巴贡 不要嫁妆。

法赖尔 对呀。“不要嫁妆”，叫人无话可说。理由十足，谁能不听啊？

阿尔巴贡 （他朝花园望。）⁽³⁹⁾哎呀！我好像听见狗叫。是不是有人想偷我的钱啊？⁽⁴⁰⁾别走，我去去就来。

艾莉丝 法赖尔，你对他说的这番话，心里真那样想吗？

法赖尔 我这是为了不刺激他，更有利于达到目的。当面顶撞他，就把事搞糟了。对付某些人，只能从侧面下手，他们对一切抗拒，势不两立，天性倔强，听见真话就吼叫连天，听见正理就永远立眉瞪眼，所以希望他们亦步亦趋，只有迂回从事。你假意奉承，反而容易见效……

艾莉丝 可是法赖尔，这门亲事怎么办？

法赖尔 想办法破坏。

艾莉丝 可是今天晚上就得成亲，有什么法子好想？

法赖尔 那就非装病，把日子往后推不可。

艾莉丝 可是医生一来，不就看破了。

法赖尔 你说到哪儿去啦，他们懂得什么叫医道吗？好啦，好啦，你在他们面前爱装什么病，就装什么病好了，反正他们会找出理由，解说病是怎么得的。

阿尔巴贡⁽⁴¹⁾ 感谢上帝，没有出事。

法赖尔 万不得已，我们还有最后一条计策应付变局：就是逃走。美丽的艾莉丝，你爱我的心思，如果能坚贞不渝……（他望见阿尔巴贡。）是的，作女儿的必须服从父亲。她决不应该过问丈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要嫁妆”的大道理，摆在当前，她就该百依百顺，唯命是从才是。

阿尔巴贡 好。这话说得妙，妙。

法赖尔 老爷，我有点儿气上来，才这样放肆说她，您原谅我吧。

阿尔巴贡 怎么？我才听得高兴呐，我把管教她的权柄给你。⁽⁴²⁾是的，你逃不了的。上天给我权柄管教你，我现在让他管教你，他说什么，你得干什么。

法赖尔⁽⁴³⁾ 老爷吩咐下来，看你还敢不听我的开导。⁽⁴⁴⁾老爷，我方才教训她的话，还没有讲完，我跟过去再接着讲。

阿尔巴贡 去吧，这就对了。的确……

法赖尔 只有严加管束才对。

阿尔巴贡 说得对。一定要……

法赖尔 您用不着操心。我相信我能叫她心回意转的。

阿尔巴贡 就这样做吧，就这样做吧。我到街上转转，这就回来。

法赖尔⁽⁴⁵⁾ 是的，世上的东西，就数银钱可贵；上天给了你一位正人君子当父亲，你就该谢谢上天才是。他懂得什么叫作生活。有人肯娶一个姑娘，不要嫁妆，就不该再问别的。什么全包含在里头：“不要嫁妆”就是美貌、青春、门第、名声、智慧和正直。

阿尔巴贡⁽⁴⁶⁾ 啊！好孩子！说起话来，就像有神仙指点一般。谁能有这样一个用人，谁就福气！

第二幕

第一场

克莱昂特，阿箭。

克莱昂特 啊！你这坏包，你钻到哪儿去啦？我不是吩咐你……

阿 箭 是啊，少爷，我本来一直在这儿等着您，可是老太爷蛮不讲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给撵出来了，差点儿还把我给揍了。

克莱昂特 事情怎么样？情形越来越急，在我没有看见你的这个时期，我发现我爸爸是我的情敌。

阿 箭 老太爷闹恋爱？

克莱昂特 可不，我听了这话，心乱如麻，好不容易才没有让他看出来。

阿 箭 他也闹恋爱！他打的是什么鬼主意？是不是成心和人作对？难道恋爱是为这种人预备的吗？

克莱昂特 一定是我造下孽了，他才害上了这相思病。

阿 箭 可是您为什么瞒着不让他知道？

克莱昂特 免得他起疑心，我在紧要关头上，也好找窍门儿，打消这门亲事。他们怎么答复你的？

阿 箭 说真的！少爷，人倒了楣，才借债；像您这样走投无路，非跨债主的门槛儿不可，有些怪事，就得受着。

克莱昂特 借不到钱？

阿 箭 不是这么说。和我们打交道的那位掮客、西蒙老板，有活动能力，人也热心，他说，他为您的事大卖气力，单凭您的长相，他就乐意效劳。

克莱昂特 我要的一万五千法郎，会不会有？

阿 箭 有的，不过您想事情成功，有几个小条件，可得接受。

克莱昂特 他有没有让你和借钱的人谈谈？

阿 箭 哎呀！您可真不在行啦，哪儿会有这事啊。他藏起来，比您藏自己小心多了；有些秘密事，您说什么也料想不到。人家根本不肯说出他的名姓来，打算今天在一家借来的房子里，让他和您谈谈，从您嘴里问出您的产业和您的家庭。我相信，单老太爷这个姓，就会作成这笔交易。

克莱昂特 尤其是我母亲已经死了，她留给我的财产，旁人是夺不去的。

阿 箭 这是他本人口授给中人的条款，要您在进行交易之前先看看：

“兹假设贷方已有充分保证，又假设借方已达成成年，家境宽裕，产业确实，安全可靠，并无任何纠纷，双方始得于公证人监视下，订立切实而又明确之契约。该公证人必须绝对正直，为此，应由贷方加以选择，因借据是否合乎手续，对贷方关系最大。”

克莱昂特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阿 箭 “贷方为免除良心上任何不安起见，建议所贷之款应以十八个、一个利计算。”⁽⁴⁷⁾

克莱昂特 十八个、一个利！行！公平合理，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阿 箭 说的是。“但该贷方手边并无此款，为满足借方需要起见，本人不得不以五个、一个利⁽⁴⁸⁾向人借入，故该借方自应于承担前利之外，并担负后利，因该贷方之所以借入，仅为资助借方而已。”

克莱昂特 怎么？活见鬼！他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⁴⁹⁾比四个、一个利⁽⁵⁰⁾还高。

阿 箭 着啊；我就这么说来的。您要仔细核计核计看。

克莱昂特 你要我核计什么？我急着等钱用；什么条件我都得接受。

阿 箭 我就是这么回答他的。

克莱昂特 还有别的条件吗？

阿 箭 也就只是一个小条款了。

“所需一万五千法郎，贷方仅有一万二千现金，下余一千艾居⁽⁵¹⁾，以旧衣、杂物与首饰折付，其价格已由该贷方本诸善意，以最低价折合。附清单如下： ”

克莱昂特 这是什么意思？

阿 箭 听听这张清单吧：

“一：四脚床一张，带匈牙利彩绣呢床单一條，料子橄榄色，极为雅致，外有六只椅子与色彩相同之护被单；全部整洁如新，并有红蓝闪光缎沿边。

“又：床帐一顶，料子为暗玫瑰红十字呢，欧马耳⁽⁵²⁾出品，下缀大小不等丝线流苏。”

克莱昂特 他要我拿这些东西干什么用？

阿 箭 还有：

“又：贡保与玛赛行乐图⁽⁵³⁾挂锦一套。

“又：胡桃木大桌一张，两头可以拉长，桌腿为十二根圆柱或旋柱，下附小板凳六张。”

克莱昂特 家伙，我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阿 箭 您听我念：

“又：大型火枪三支，镶珠贝，并有原配架子三只。⁽⁵⁴⁾

“又：砖炉一只，附蒸馏器二只、受容器三只，对爱蒸馏者，极为有用。”

克莱昂特 气死我啦。

阿 箭 别急：

“又：博洛尼亚琵琶一张，弦齐全，缺亦无几。

“又：球桌⁽⁵⁵⁾一张，棋盘⁽⁵⁶⁾一只，与传自古希腊人之鹅图⁽⁵⁷⁾一具，消磨时光，最为相宜。

“又：蜥蜴皮一张，长三尺半，内盛干草，悬于天花板上，珍奇悦目。

“以上所开各物，实值四千五百法郎尚多，贷方力求克己，削价为一千艾居。”

克莱昂特 “力求克己”，见他的鬼！简直是奸商、杀人不见血的凶手！谁从来听说过这种高利贷的？利息已经高到不能再高了，他还不知足，要我把他拾来的破铜烂铁，照三千法郎收下来？我拿到手，连六百法郎也变卖不出。可是有什么办法？我还非接受他

的条件不可，因为他晓得我急于要钱，条件再酷苛，也肯接受。可不，无赖，他简直是活要人命。

阿 箭 少爷，不是我说，您走的路，我看正是巴女尔惹⁽⁵⁸⁾走的那条下坡路，预支钱用，买时贵，卖时便宜，寅吃卯粮。

克莱昂特 你要我怎么着？这就是父亲一毛不拔，年轻人被逼铤而走险的下场。无怪乎儿子要咒父亲死了。

阿 箭 像老太爷那样爱财如命，我敢说，涵养功夫顶深的人，见了也要发火的。多谢上帝，我没有上绞刑架的心思。我那批弟兄，爱干些小不正经的勾当，我可不那么傻，到时说溜就溜；他们干的那些妙事，离绞刑架有点太近，我小心在意，不和他们伙在一起。不过话说回来，冲他的行事，我真还有意偷他。我相信偷他，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克莱昂特 你把这张清单给我，让我再过过目。

第二场

西蒙老板，阿尔巴贡，克莱昂特，阿箭⁽⁵⁹⁾。

西蒙老板 是啊，先生，是一个年轻人等着钱用。他找钱找得很急，您写的条款，他全部接受。

阿尔巴贡 不过西蒙老板，你相信绝对没有风险？你说起的这个人，你晓得他的姓名、财产和家庭吗？

西蒙老板 不知道，他是人家在偶然场合介绍给我的，所以有些情形，我还不能详细讲给您听，不过他本人会对您交代明白的，接头的人告诉我，您见到他以后，一定满意。我所能告诉您的，就是他的家境非常富裕，母亲已经死了，而且有必要的話，他保证他父亲不到八个月就死。

阿尔巴贡 值得考虑。西蒙老板，只要有力量，就该大发慈悲，与人方便才对。

西蒙老板 当然。

阿 箭⁽⁶⁰⁾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那位掮客、西蒙老板，在和老太爷讲话。

克莱昂特⁽⁶¹⁾ 会不会有人告诉他，我是谁来的？会不会是你跟我捣蛋？

西蒙老板⁽⁶²⁾ 啊！啊！你们真是急碴儿！谁告诉你们是这儿来的？
⁽⁶³⁾ 先生，您的姓名和您的住宅，并不是我透露给他们知道的，其实依我看来，也没有什么太要不得。他们做人持重，你们在这儿就可以一块儿谈清楚的。

阿尔巴贡 怎么？

西蒙老板⁽⁶⁴⁾ 我对您说起的一万五千法郎，就是这位先生想跟您借。

阿尔巴贡 怎么，死鬼？不务正业，走短命路的，原来是你啊？

克莱昂特 怎么，爸爸？伤天害理，干欺心事的，原来是您啊？⁽⁶⁵⁾

阿尔巴贡 死活不管，胡乱借钱的，原来是你啊？

克莱昂特 放印子钱，非法致富的，原来是您啊？

阿尔巴贡 你干这种事，还敢见我？

克莱昂特 您干这种事，还敢见人？

阿尔巴贡 你倒说，你这样胡作非为，拿钱乱花，把父母流血流汗为你攒下的家业败光了，害不害臊？

克莱昂特 您做这种生意，辱没您的身份，一个钱又一个钱往里抠，没有知足的一天，丢尽了体面，坏尽了名声，就连古来声名最狼

藉的放高利贷的，他们丧心病狂，想出种种花样，和您重利盘剥的手段一比，也不如您苛细：您倒是羞也不羞？

阿尔巴贡 混账东西，滚开，我不要看见你！

克莱昂特 就您看来，谁顶有罪？是需要钱用而张罗钱的人，还是根本不需要钱用而偷盗钱的人？

阿尔巴贡 我说过了，走开，别招我生气。⁽⁶⁶⁾我对这事，并不难过；这对我倒是一个警告：他的一举一动，以后我要格外注意。

第三场 福洛席娜，阿尔巴贡。

福洛席娜 先生……

阿尔巴贡 等一会。我去去就来。⁽⁶⁷⁾该去看一下我那笔钱了。

第四场 阿箭，福洛席娜。

阿 箭⁽⁶⁸⁾ 这事简直怪气。清单上的东西，我们就没有见到过，他一定在什么地方，有一个放破烂东西的库房。

福洛席娜 噫！是你呀，我可怜的阿箭！想不到在这儿遇见你！

阿 箭 哈！哈！是你，福洛席娜！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福洛席娜 还不是我那老本行：中间跑跑腿，给人效效劳，凭我这点儿小聪明，弄两个钱使。你晓得，人活在上，非有智谋不可，像我这样的人，除掉使计策、耍心眼儿，老天爷就没有给我别的本钱。

阿 箭 你跟当家的有生意往来？

福洛席娜 可不，我在帮他忙活一桩小事，希望有报酬到手。

阿 箭 他报酬你？哎呀，我的天！你破得了他的财呀，算你机伶啦。我送你一句忠言吧：这儿的钱很难脱手。

福洛席娜 有些忙儿帮上了，就有意想不到的效验。

阿 箭 你算了吧，你还不清楚阿尔巴贡先生的为人。在人类当中，阿尔巴贡先生是顶不近人情的人，心最狠、手最紧的人。凭你帮什么忙，要他感恩承情，能把钱包打开呀，那等于做梦。你要恭维，你要敬重，你要顺水人情，你要朋友交情，应有尽有，可是钱呀，下辈子见。说到他的好意呀，说到他的盛情呀，那真是再干、再枯不过的不毛之地了。他恨透了“给”这个字；他从来不说：“我给你日安，”说也只说：“我借你日安。”

福洛席娜 我的上帝！我有法子从男人身上挤出钱来。我有窍门儿打开他们的盛情、投合他们的心思、找到他们容易被打动的地方。

阿 箭 到了这儿呀，全打回票。你能在银钱上打动这位先生呀，我认输就是。到了这上头，他是一副铁石心肠，活脱脱就是一个土耳其人，⁽⁶⁹⁾你拿他没有办法。总之，他爱钱比爱名声、荣誉和道德全厉害多了。他一见人伸手，就浑身抽搐。这等于打中他的要害，刺穿他的心，挖掉他的五脏。要是……不过他回来了，我还是走开吧。

第五场

阿尔巴贡，福洛席娜。

阿尔巴贡⁽⁷⁰⁾ 还在原来地方好好儿的。⁽⁷¹⁾好啊！福洛席娜，什么事？

福洛席娜 啊，我的上帝！您的身子可真结实！看您气色多好！

阿尔巴贡 谁，我？

福洛席娜 我从来没有看见您的脸色这样精神，这样好看过。

阿尔巴贡 真的？

福洛席娜 怎么？您一辈子没有这样年轻过；我看见二十五岁的人，
比您还要老气。

阿尔巴贡 福洛席娜，可是我已经整六十了啊。

福洛席娜 哎呀！六十，那又算得了什么？犯得上老挂在嘴边儿上！
这正是万木向荣的年龄，您如今正当盛年。

阿尔巴贡 说的也是；不过再小上二十，我看，对我也不会有妨碍。

福洛席娜 您说到哪儿去啦？您用不着。像您这样的身子，可以活到
一百岁。

阿尔巴贡 你相信我能活到一百岁？

福洛席娜 当然。您就没有一个地方不显着您要长命百岁的。您站着
别动。看呐，您印堂那个地方，就有长寿的记号！

阿尔巴贡 你懂这个？

福洛席娜 我当然懂。拿您的手给我看。啊，我的上帝！看这条纹！

阿尔巴贡 怎么？

福洛席娜 您没有看到这条纹一直伸到什么地方？

阿尔巴贡 好！这是什么意思？

福洛席娜 说真的！我先说一百岁，其实您要活过一百二十。

阿尔巴贡 有这种好事？

福洛席娜 您听我说，要您死呀，除非把您活活儿打死。您要埋您的
孩子，和您孩子的孩子的。

阿尔巴贡 再好没有！我们那事怎么样啦？

福洛席娜 这还要问？凡我经手的事，谁看见有不马到成功的？我说媒的本事特别高，用不了多少时间，就想得出办法，把世上的旷男怨女配成对儿。我真还这么想，要是我开动脑筋的话，就会让土耳其皇上和威尼斯共和国拜天地的。⁽⁷²⁾像您这档子事，困难当然没有那么大。我和她们母女本来有来往，对她们一个一个说起您来的，我对母亲讲起您看见玛丽雅娜从街上过，在窗口乘风凉，起了娶她的意思。

阿尔巴贡 她怎么说？

福洛席娜 她听见这话可开心啦。后来我对她讲起，小姐今天晚上举行订婚仪式，您很希望她女儿能来，她满口答应，托我带她过来。

阿尔巴贡 福洛席娜，我为了这事，非请昂塞耳默老爷吃晚饭不可，我非常欢迎她能参加宴会来。

福洛席娜 您说得对。她用过午饭，先拜望小姐来，随后离开府上，打算到集上走走，⁽⁷³⁾再来府上用晚饭。

阿尔巴贡 好吧！我把马车借给她们，她们可以一块儿坐马车去。

福洛席娜 那对她可方便啦。

阿尔巴贡 可是福洛席娜，你有没有同她母亲谈起她能给女儿多少财产的事？你有没有对她讲，赶上这种事，她就该想想办法，哪怕是上天入地，皮破肉开，也得张罗一些财礼？因为说到最后，一个姑娘不带点儿东西进门，没有人娶的。

福洛席娜 怎么？这位姑娘每年要给您带进一万二千法郎来。

阿尔巴贡 一万二千法郎！

福洛席娜 是呀。头一桩，她从小到大，吃喝上很节省，生菜、牛奶、干酪和苹果，是她吃惯了的，所以根本就用不着讲究的餐具，用不着香喷喷的肉汤，用不着滋润皮肤的大麦汁⁽⁷⁴⁾，用不着旁的女人少不了的细致东西：这就不是小数，每年起码也有三千法郎省下来。另外，她在穿用上只求古朴，不爱华丽的衣服、珍贵的珠宝、豪华的家具，在她这个岁数上，这些东西，就没有一个姑娘不爱疯了的。这一项，一年就又省下了四千多法郎。再说，她跟时下女人不一样，讨厌赌钱讨厌到了极点，我就晓得我们邻近有一个女的，玩“三十分和四十分”⁽⁷⁵⁾，今年输了两万法郎。我们就照四分之一算吧。一年五千法郎省在赌钱上，四千法郎省在衣服、珠宝上，合在一起，就有九千法郎了；吃食上就算三千法郎吧，一年不就有了您那一万二千法郎了吗？

阿尔巴贡 错是不错，不过算来算去，里头没有实在东西。

福洛席娜 看怎么样说。嫁给您以后，吃喝上力求节省，装饰上一味朴素，又痛恨赌钱，不是实在又是什么？这还不就是一笔老大的遗产、一笔老大的资金！

阿尔巴贡 把她将来不用的开销，作成她的嫁妆，等于开玩笑。我没有收到东西，我不会写收据的。我总得弄到点儿东西才成。

福洛席娜 我的上帝！您将来会弄到的。她们对我提起一个地方来的，说她们在那边有产业，将来自然归您管。

阿尔巴贡 这倒要了解清楚。不过福洛席娜，我还有一件事不放心。你明白，姑娘年轻，年轻人寻常就爱年轻人，只爱和年轻人待在一起。我怕我这样年纪的人，不合她的口味，过门以后，给我来点小乱子，对我可就不相宜了。

福洛席娜 哎呀！您可认错了人啦！我正要对您讲起这话来。那些年轻人呀，她个个儿打心里讨厌，她只爱老头子。

阿尔巴贡 她吗？

福洛席娜 可不是嘛！她说起这事来，我真还希望您也听听。前头过来一个年轻人，她看在眼里，打心里别扭。可是她讲，看见一位漂亮老头子，长着一把大胡子，就别提她多神魂颠倒了。年纪越老，她越中意，所以我不妨提醒您一声，千万别把您打扮得比眼前还年轻。她要嫁的男人，起码也得六十。远里不说，单说四个月以前，眼看就要成亲了，她嫌对方说只有五十六岁，立婚书也不戴眼镜，就一刀两断，把亲事退了。

阿尔巴贡 光为这个？

福洛席娜 可不。她说，五十六岁不合她的意，她特别喜欢架眼镜的鼻子。

阿尔巴贡 你说的这话，我真是头回听见。

福洛席娜 妙话儿多着呐，我跟您学也学不来。我在她屋子里，见到几幅油画跟几幅版画，不过您猜，画了些什么？阿道尼斯吗？塞法耳吗？巴里斯吗？阿波罗吗？⁽⁷⁶⁾都不是的。原来全是这些人物的美妙画像：萨杜恩呀、坡里阿默国王呀、年迈的乃司陶尔呀、儿子背着的老父亲昂基斯呀。⁽⁷⁷⁾

阿尔巴贡 妙得很！我说什么也料想不到。听说她有这种喜好，我很高兴。说实话，我要是女人呀，就决不爱那些年轻人。

福洛席娜 这我信得过。这些年轻人呀，糟不可言，可不值得爱啦！不是流鼻涕的毛孩子，就是油头粉面的活猴儿，妄想人看中他们那张皮！有什么好馋嘴的，我倒真想知道。

阿尔巴贡 拿我来说，我就不懂。我就不知道女人怎么会那样爱他们。

福洛席娜 再傻也没有啦。红粉爱少年！说得通吗？青年相公，也好叫作男子汉？谁能中意那些蠢才？

阿尔巴贡 我天天说这话。脸色灰不溜溜的，男不像男，女不像女，三根小胡子，像猫胡子那样撅着，假头发好像麻絮一般，灯笼裤搭拉下来，衬衫鼓囊囊的，露在外头，可缺德啦。

福洛席娜 哎呀！跟您这样的人一比，可难看啦。您才算得上一个男子汉。您才中人看。招人爱呀，就得有您这份儿长相，有您这份儿衣装。

阿尔巴贡 你看我还好？

福洛席娜 还好？简直迷人。您这副长相儿就该入画。请您转转身子。妙不可言。我看看您走路。这才算得上亭亭玉立，潇洒自如，没有一点儿可挑剔的。

阿尔巴贡 感谢上帝，我没有大毛病。就是肺里有时候有点儿毛病。

福洛席娜 这不算什么。肺里那点儿毛病一点也不碍您的事。您咳嗽起来，模样可好啦。

阿尔巴贡 说给我听：玛丽雅娜还没有看见我吗？我走过的时候，她真的没有留意到我？

福洛席娜 没有。不过我们常常说起您来的。我对她形容您的模样，少不了称赞您一番，吹嘘嫁给您这样一位丈夫对她的好处。

阿尔巴贡 你做得好，我谢谢你。

福洛席娜 先生，我有一点小事求您。（他变成一副冷峻神气。）我跟人打官司，因为缺了一点钱，眼看官司就要输。只要您对我发一点点善心，您就会轻而易举，帮我把官司打赢了的。您想不出她看见了您要多开心。（他又变成一副快活神气。）哎呀！她要多喜欢您呀！您这老式花领箍，她可真要赞不绝口啦！不过她特

别中意的，要算您的灯笼裤了，拿小绳和您的外衣拴在一起，她要爱疯了您的。一位拿小绳系裤子的情郎，别提多合她的胃口了。

阿尔巴贡 听你这话，我确实高兴。

福洛席娜 先生，实对您说，这场官司，对我关系很大。（他又变成一副冷峻神气。）我输了官司，就完蛋啦。帮一点小忙，我就有救。她听我说起您来，那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巴不得您自己看看。（他又变成一副快活神气。）我讲到您的好处，她是眉开眼笑。所以说到后来，她急得什么似的，巴不得马上过门成亲。

阿尔巴贡 福洛席娜，你让我开心死啦。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福洛席娜 先生，我求您帮的小忙，您就答应了我吧。（他又神情严肃了。）您一点小意思，我就好比死里逃生，一生一世忘不了您的大恩。

阿尔巴贡 再会。有几封买卖上的信，我去写完了。

福洛席娜 先生，相信我吧，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着等钱用过，您就帮我这次忙吧。

阿尔巴贡 我去叫人把马车准备好，回头送你们逛集去。

福洛席娜 我不是走投无路的话，也不会吵闹您的。

阿尔巴贡 我要去照料他们早开晚饭，免得把你们饿坏了。

福洛席娜 您就开开恩吧。先生，您想不到我那份儿高兴……

阿尔巴贡 我去啦。有人喊我。回头见。

福洛席娜⁽⁷⁸⁾ 发你的高烧，一毛不拔的老狗，鬼抓了你去！我说烂了嘴，钱串子就是不理，不过上门的买卖，我决不放手。反正扑空了一头，另一头，我拿稳了有好报酬。

第三幕

第一场

阿尔巴贡，克莱昂特，艾莉丝，法赖尔，克楼德妈妈，雅克师傅，荞麦秆儿，干鳕鱼。

阿尔巴贡 好，全过来，听我安排你们回头的活儿，把各人的事给派定了。克楼德妈妈，过来，先打你起。（她拿着一把扫帚。）好，你手里拿着家伙。我要你把四下里打扫干净，擦家具，千万当心，别擦得太重了，蹭伤了什么的。另外，用晚饭的时候，我要你管理酒瓶，万一少掉一只，砸碎什么东西的话，我就找你算账，从你的工资里扣。

雅克师傅⁽⁷⁹⁾ 罚得精明。

阿尔巴贡⁽⁸⁰⁾ 去吧。⁽⁸¹⁾你、荞麦秆儿，还有你、干鳕鱼，你们的活儿是洗干净杯子，倒酒喝；可是要注意，只在人家渴了的时候才许倒。有些跟班不懂事，过来劝酒，人家想也没有想到，就提醒人家喝：这种习惯是学不得的。要倒，也得人家问过不止一次才倒。而且要记住总多往里头兑水。

雅克师傅⁽⁸²⁾ 对，纯酒要上头的。

干鳕鱼 老爷，我们脱不脱罩褂？⁽⁸³⁾

阿尔巴贡 看见有人来，你们再脱。脱了以后，可千万当心，别弄脏了衣服。

荞麦秆儿 老爷，您晓得，我这件制服，前襟有一大块灯油渍。

干鳕鱼 还有，老爷，我这条灯笼裤，后头破了一个窟窿（我说话粗，老爷别见怪），望得见我的……

阿尔巴贡 住口。想办法背朝墙，总拿前脸儿冲人，也就是了。（阿尔巴贡把荞麦秆儿的帽子拿过来，放在制服前头，教他怎么样遮盖油渍。）你呐，伺候客人的时候，老这样拿着你的帽子。⁽⁸⁴⁾至于你，女儿，撤下去的东西，你要看好了，当心别糟蹋掉。女孩子们干这事很相宜。可是你还要准备好了招待我的意中人，她就要来看望你，带你一道逛集去。我的话你听见没有？

艾莉丝 听见了，爸爸。⁽⁸⁵⁾

阿尔巴贡⁽⁸⁶⁾ 至于你，我的花花公子儿子，方才的事，我开恩饶你，你不要故意对她摆出难堪的脸色来。

克莱昂特 我，爸爸，难堪的脸色？为什么？

阿尔巴贡 我的上帝！父亲续弦，子女的作为，和日常给继母看的那副脸相，我们心中全都有数。不过你新近干的荒唐事，你要我忘记，就该换上一副笑脸，殷勤招待这位姑娘，对她表示竭诚欢迎才行。

克莱昂特 爸爸，实对您说，我不能应您，说她当我的继母，我很乐意。我要是对您说这话，那我就是撒谎。可是说到殷勤招待，笑脸相迎嘛，我一定应您：照办不误。

阿尔巴贡 反正你要当心才好。

克莱昂特 您看好了，您不会有什么不满意的。

阿尔巴贡 这就对了。⁽⁸⁷⁾法赖尔，帮我多想想看。喂，雅克，你过来，我把你留到最末来讲。

雅克师傅 老爷，我是您的车夫，又是您的厨子，您想同哪一个讲？

阿尔巴贡 同两个讲。

雅克师傅 不过两个里头，哪一个在先？

阿尔巴贡 厨子。

雅克师傅 请您等等。

〔他脱去他的车夫制服，露出厨子服装。〕

阿尔巴贡 家伙！这是什么臭讲究？

雅克师傅 现在您吩咐好了。

阿尔巴贡 雅克，我约好了今天请人吃晚饭。

雅克师傅⁽⁸⁸⁾ 希罕事！

阿尔巴贡 说说看，你有好菜给我们吃吗？

雅克师傅 有，只要您有很多的钱给我。

阿尔巴贡 见鬼，老离不开钱！除掉了钱，钱，钱！他们就像没有别的话讲。啊！他们挂在嘴边的，只有这个字：“钱”。您在说钱。这成了他们的口头禅：“钱”。

法赖尔 我从来没有听见回话像这样不通情理的。花很多的钱才做得出好吃的菜来，可真新鲜。其实这是最容易的事，多笨的人也照样做得出来。是能手的话，就该说：花很少的钱，做出好吃的菜来。

雅克师傅 花很少的钱，做出好吃的菜来！

法赖尔 对。

雅克师傅 说真的，管家先生，你把这个秘诀告诉我，把我这厨子差事接过去，我承情不浅。你在这家，好管闲事，成了一手抓。

阿尔巴贡 别闲扯啦。到底该怎么做？

雅克师傅 有您的管家先生嘛。他会给您花很少的钱，做出好吃的菜来。

阿尔巴贡 得啦！我要你回话。

雅克师傅 席面上有多少人？

阿尔巴贡 我们不是八个人，就是十个人。就作为八个人好了。有八个人吃的，也就足够十个人了。

法赖尔 当然。

雅克师傅⁽⁸⁹⁾ 好吧！那就得开四份好汤，五道主菜。好汤……主菜……

阿尔巴贡 活见鬼哟！可以款待全城的人了。

雅克师傅 烤的东西……

阿尔巴贡 （拿手捂他的嘴。）哎呀！捣蛋鬼，你吃掉我的全部家当。

雅克师傅 和烤的东西同时上的……

阿尔巴贡⁽⁹⁰⁾ 还有？

法赖尔⁽⁹¹⁾ 你打算把大家撑死啊？难道老爷请客，是要他们死塞活塞，把他们害死吗？你去念念卫生手册吧；问问医生，还有比吃多了对人害处大的？

阿尔巴贡 说得对。

法赖尔 大师傅，你和你那些同行要知道：一张饭桌，上多了菜，等于是家黑店。把客人当作朋友看待，菜饭就该清淡才好，一位古人说得好，“夫食以其为生也，非生以其为食也”。⁽⁹²⁾

阿尔巴贡 啊！说得真好！过来，我要为这话搂搂你。这是我生平听到的最好的格言。“夫生以其为食也，非食以其为生也……”不对，不是这么说的。你怎么说？

法赖尔 “夫食以其为生也，非生以其为食也。”

阿尔巴贡 对。⁽⁹³⁾你听见了没有？⁽⁹⁴⁾这话是哪一位大人物说的？

法赖尔 我现在想不起他的姓名。

阿尔巴贡 记着把这句话给我写下来，我要用金字刻在我饭厅的壁炉上。

法赖尔 我一定写。至于晚饭，交给我办。我会安排妥当的。

阿尔巴贡 就你办吧。

雅克师傅 再好不过：我免去许多麻烦。

阿尔巴贡 就该搭配一些不对胃口的东西，不吃便罢，一吃就饱，好比肥肥的红烧羊肉呐，栗子肉馅的点心呐。

法赖尔 一切有我，您放心好啦。

阿尔巴贡 现在，大师傅，要把我的马车擦干净。

雅克师傅 等一下。这话是对车夫讲的。（他又穿上他的罩褂。）您说……

阿尔巴贡 把我的马车擦干净，把马准备好，回头赶集去……

雅克师傅 老爷，您那些马呀？说真的，一步都走不动啦。我不是说，它们累坏了，躺在槽头站不起来，可怜的牲口不是累坏了，那么说，不合实情。毛病出在您老叫它们挨饿，饿到后来，也就只有皮包骨头，马架子、马影子、马样子了。

阿尔巴贡 什么活儿也不干，说病就病。

雅克师傅 老爷，什么活儿也不干，就该挨饿吗？可怜的牲口，多干活儿，可是有的吃，对它们好多了。看见它们就剩下一口气了，我打心里难过；因为说到临了，我对我那些马有感情，看见它们受罪，就像自己也在受罪一样，我每天省下自己的口粮来喂它们。老爷，对生灵没有一点点怜惜，未免心肠也太狠了点儿。

阿尔巴贡 赶一趟集，又不是什么重活儿。

雅克师傅 老爷，不成，我狠不下这个心吆喝，它们那副可怜样子，我拿鞭子抽，要良心不安的。它们连自己都拖不动，您怎么好叫它们拖车？

法赖尔 老爷，我约街坊毕伽底人⁽⁹⁵⁾吆车好了，再说，我们也需要他预备晚饭。

雅克师傅 也好。宁愿它们死在旁人手中，也别死在我手中。

法赖尔 大师傅真是高谈阔论的能人。

雅克师傅 管家先生真是水来土挡的好手。

阿尔巴贡 别吵！

雅克师傅 老爷，我就是看不惯那些马屁精。不管他干什么，哪怕是每时每刻查对面包呀、查对酒呀、查对劈柴呀、查对盐呀、查对蜡烛呀，我看呀，左不过是巴结、逢迎。想到这上头我就有气。听见人家议论您，我就难过。因为不管我怎么着，说到临了，我觉得自己对您是有感情的。除去我那些马，您就是我顶爱的人了。

阿尔巴贡 雅克，你能不能告诉我，人家议论我什么。

雅克师傅 老爷，说也没有什么，不过话讲在前头，您可不能恼我。

阿尔巴贡 我不恼你，决不会的。

雅克师傅 算了吧，我看十有八九，您要生气的。

阿尔巴贡 我不但不生气，反而爱听。我喜欢知道人家怎么议论我。

雅克师傅 老爷，您一定要听，我就干脆对您明说了吧，到处有人说您坏话。人家说起您来，刻薄话就像大雨点子，四面八方全是。人家就喜欢挖苦您，无时无刻不拿您的吝啬当作笑话讲。有人

讲：您专为自己印了一些历书，四季的大斋⁽⁹⁶⁾和举行圣典之前吃斋的日子，加了一倍，好叫一家大小多断几回食。有人讲：赶上过节送礼或者下人歇工的时候，您总有碴儿跟下人吵，找借口不给他们东西。又有人讲：街坊养的一只猫，有一回偷吃了您吃剩下来的一块羊腿，您告了猫一状。还有人讲：有一夜晚，有人发觉您到马棚偷喂马的荞麦，您的车夫、就是我以前的那个车夫，黑地里不晓得揍了您多少棍子，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总之，您要我说给您听吗？随便走到一个地方，就会听见有人在糟蹋您。您成了人人的话柄、笑柄。人家不说您便罢，一说起您来，总把您叫作吝啬鬼、钱串子、财迷和放高利贷的。

阿尔巴贡 （打他。）你是一个傻瓜、一个混蛋、一个坏包、一个不要脸的东西。

雅克师傅 看！我不早就料到了吗？您就是信不过我嘛。我早对您说过了：我对您讲了真话，您要恼我的。

阿尔巴贡 学学该怎么讲话吧。

第二场

雅克师傅，法赖尔。

法赖尔⁽⁹⁷⁾ 大师傅，看样子，你是好人不得好报。

雅克师傅 妈的！新来的先生，你少神气，我的事跟你不相干。揍你的时候，你笑好了；我挨揍的时候，不用你笑。

法赖尔 哎呀！大师傅先生，千万请你别生气。

雅克师傅⁽⁹⁸⁾ 他泄气啦。我倒要发发横，万一傻小子真怕我的话，给他几下子，也是好的。⁽⁹⁹⁾笑先生，你笑，我不笑，你可知道？你要是恼了我呀，我要叫你换一个样子笑。

〔雅克师傅一边恐吓，一边把法赖尔逼到舞台边沿。〕

法赖尔 哎！慢着。

雅克师傅 怎么，慢着？我呀，不高兴。

法赖尔 饶了我吧。

雅克师傅 你这家伙真是岂有此理。

法赖尔 大师傅先生……

雅克师傅 少来大师傅先生这一套，我不吃这个。我要是拿起棍子来呀，看我不揍你一个好看的。

法赖尔 怎么，棍子？

〔法赖尔逼他后退，正如先前他逼法赖尔。〕

雅克师傅 哎！我没有说这话。

法赖尔 蠢蛋先生，你晓得揍你的不是旁人，是我吗？

雅克师傅 我相信是。

法赖尔 你再体面，也不过是一个下贱厨子？

雅克师傅 我知道我是。

法赖尔 你还不晓得我的厉害？

雅克师傅 我晓得。

法赖尔 你说，你要揍我？

雅克师傅 我是说着玩儿的。

法赖尔 我呀，可不欣赏你的玩笑话。（他拿棍子打他。）我叫你知道知道你的玩笑不对头。

雅克师傅⁽¹⁰⁰⁾ 诚恳！去他妈一边儿的！诚恳就没有好处。从今以后，我收起真话，再也不说了。东家还算有权揍我，揍揍我也罢了，可是凭这位管家先生呀，看我有机会，不报这个仇的。

第三场

福洛席娜，玛丽雅娜，雅克师傅。

福洛席娜 雅克，你晓得你们老爷在家吗？

雅克师傅 在，有什么不在的，我太晓得了。

福洛席娜 请你回禀一声，就说我们来啦。⁽¹⁰¹⁾

第四场

玛丽雅娜，福洛席娜。

玛丽雅娜 哎！福洛席娜，我的处境可别扭啦！我害怕这次会面实对你说了吧。

福洛席娜 为什么？有什么不放心的？

玛丽雅娜 哎呀！你还要问？一个女孩子，眼看就要去受活罪，心惊胆战，你有什么意料不到的？

福洛席娜 我有什么不明白？要死得开心呀，阿尔巴贡就不是你甘愿受的那种活罪。我一看你这个脸蛋儿，就知道你对我说起的那个年轻相公，你又有点儿割舍不下了。

玛丽雅娜 对，福洛席娜，我不否认我有这个心思。他来看我们，恭恭敬敬的，我承认给我印象好。

福洛席娜 可是你晓得他的底细吗？

玛丽雅娜 是的，我不晓得他的底细，可是我晓得他有一种让人倾心的风度；我要是有权挑选的话，我宁可挑他。我一想到他，再一想到你们给我看中的丈夫，我就分外痛苦。

福洛席娜 我的上帝！个个儿相公得人欢喜，谈情说爱，全有两下子，可是多数相公呀，穷得就跟叫化子一样。对你说来，嫁一个老头子，有的是财富给你，倒好多了。我承认，嫁给我说起的老头子，快活不到哪儿去，而且和这样一位丈夫守在一起，厌恶的心思多少是免不了的。不过这种日子不会久的，相信我吧，他死了，你很快就可以再嫁一位如意郎君，多少风流债也会让你背过来的。

玛丽雅娜 我的上帝！福洛席娜，为了享福，就一心一意指望别人死，真不成话。何况我们的计划，不见得死就件件都能成全得了。

福洛席娜 你想到哪儿去啦？你嫁他只是为了没有多久让你当寡妇。这应当是婚约上的一条儿。三个月以内，他要是还不死呀，可就太不懂事啦。说着说着，他倒来啦！

玛丽雅娜 福洛席娜，多怪的长相呀！

第五场

阿尔巴贡，福洛席娜，玛丽雅娜。

阿尔巴贡 美人儿，我戴了眼镜来迎你，你不要见怪。我知道你仙姿绰约，光彩夺目，美貌天成，不戴眼镜就看得清。可是观看星星，又非戴眼镜不可。我不但坚持，并且保证你是一颗星星，而且是星空中最美的星星。福洛席娜，她一句话也不回答，似乎看见我，不露一点点喜色出来。

福洛席娜 那是因为她又惊又喜，说不出话来的缘故。再说，女孩子一向羞人答答的，不肯一下子就把心里的话讲出来。

阿尔巴贡 你说得对。⁽¹⁰²⁾小佳人，我女儿候你来了。

第六场

艾莉丝，阿尔巴贡，玛丽雅娜，福洛席娜。

玛丽雅娜 小姐，我看望您，慢了一步，按说早就该来了。

艾莉丝 小姐，您早了一步，按说该我先去看望您才是。

阿尔巴贡 你看她又高又大：蠢丫头，光长个子啦。

玛丽雅娜 （低声，向福洛席娜。）哦！怎么这么可憎！⁽¹⁰³⁾

阿尔巴贡⁽¹⁰⁴⁾ 美人儿在说什么？

福洛席娜 她说你可爱。

阿尔巴贡 我心爱的小佳人，你太赏我脸啦。

玛丽雅娜 （旁白。）真蠢！

阿尔巴贡 我对你的美意，十分承情。

玛丽雅娜 （旁白。）我再也忍受不下去啦。

阿尔巴贡 我儿子也对你表示敬意来啦。

玛丽雅娜 （旁白，向福洛席娜。）啊！福洛席娜，我看见了谁！他正是我方才对你说起的年轻人。

福洛席娜 （向玛丽雅娜。）真是无巧不成书。

阿尔巴贡 你见我有这么大的孩子，一定吃惊，不过我不久会把他们两个人打发掉的。

第七场

克莱昂特，阿尔巴贡，艾莉丝，玛丽雅娜，福洛席娜。

克莱昂特⁽¹⁰⁵⁾ 小姐，不瞒您说，我的确没有想到这场巧遇。家父前不久对我说起他的打算，我感到非常意外。

玛丽雅娜 我也一样。这次相会，我和您一样意想不到，事前毫无准备。

克莱昂特 小姐，家父眼力绝高，看中了谁，一定是好到无可再好，我有荣幸见到您，觉得万分高兴。不过话说回来，我不敢对您担保，说您嫁过来当我的继母，我就欢喜。实对您说，道喜这话，我难以出口；继母这种称呼，我也决不希望您受。别人来，也许觉得我这话太不礼貌。可是我相信，您能领会这话的意思的。小姐，您可以意想到，我对这门亲事，一定痛心之至。您晓得我的情形，也一定明白，这多损害我的利益。总之，家父允许的话，我一定会对您讲：如果我做得了主的话，这门亲事就结不成的。

阿尔巴贡 有这样道喜的，简直失礼！也不管该不该说，就对人说！

玛丽雅娜 我呐，没有旁的回答，要说的也就是这一句：我和您的想法一样，您讨厌我当您的继母，我这方面也不见其就不讨厌您当我的前房儿子。千万不要以为是我故意使您这样苦恼。让您痛苦，我会很难过的。假如没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逼我这样做的话，您相信我说的话，我决不会同意这门让您痛苦的亲事的。

阿尔巴贡 说得对。岂有此理的道喜，就该这样回敬。我的美人儿，孩子出言无状，你就饶了他吧。他是一个年轻人，傻里傻气的，说话还不晓得轻重。

玛丽雅娜 您放心好了，他对我说的话，我一点也不介意。他这样侃侃而谈，说明他的真正心情，我反而爱听。我喜欢他讲真心话。换一个样子说话，我就不看重他了。

阿尔巴贡 你肯这样原谅他，足见宽洪大量。日子久了，他更懂事了，心情就会变过来的。

克莱昂特 不会的，父亲。我决不是那种三心二意的人，小姐务必要相信我的话。

阿尔巴贡 简直狂妄之至！他越说越不像话。

克莱昂特 您愿意我口是心非呀？

阿尔巴贡 还说？你有没有意思改改词令？

克莱昂特 好吧！既然您要我换一个方式说话，小姐，允许我现在权且充当一下家父，对您表表情意：像您这样如花似玉的女子，我在世上还没有见过；讨您的欢心，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无上的幸福；当您的丈夫，是一种荣誉、一种福分，我宁愿抛弃人间最高贵的帝王而不为。是的，小姐在我看来，最大的财富就是有福气娶您：这是我的全部野心。取这样希世之珍，即使障碍重重，我也要移山倒海，勇往直前……

阿尔巴贡 够啦，孩子。

克莱昂特 我是替您对小姐表示敬意。

阿尔巴贡 我的上帝！我表心，自己有嘴，用不着你这个代理人。好啦，端几张椅子过来。

福洛席娜 不必了。还是我们现在就逛集去，早点儿回来，再多陪您谈谈。

阿尔巴贡⁽¹⁰⁶⁾ 那么，套车吧。⁽¹⁰⁷⁾美人儿，我没有想到在你逛集之前，请你用点点心，求你千万原谅。

克莱昂特 爸爸，我已经预备下啦，我早就用您的名义，叫人送了几盘中国橘子、柠檬和蜜饯来。

阿尔巴贡 （低声，向法赖尔。）法赖尔！

法赖尔 （向阿尔巴贡。）他疯啦。

克莱昂特 爸爸，您是不是还嫌不够？小姐会包涵的。

玛丽雅娜 不敢当，用不着这些东西。

克莱昂特 小姐，家父手上戴的那颗钻石，您从来没有见过那么亮的吧。

玛丽雅娜 的确是很亮。

克莱昂特 （他从父亲的手指上取下钻石来，递给玛丽雅娜。）您得凑近看。

玛丽雅娜 确实很美，亮光闪闪的。

克莱昂特 （玛丽雅娜打算还钻石，他上前拦住。）小姐，不必。只有您的玉手才相配。家父送给您啦。

阿尔巴贡 我？

克莱昂特 爸爸，您希望小姐为了您的缘故留下它来，对不对？

阿尔巴贡 （旁白，向他的儿子。）怎么？

克莱昂特 您好意思问！（¹⁰⁸）他要我劝您收下。

玛丽雅娜 我不要……

克莱昂特 怎么可以？他说什么也不肯收回的。

阿尔巴贡（¹⁰⁹） 气死我啦！

玛丽雅娜 这未免……

克莱昂特 （总在阻挠玛丽雅娜归还戒指。）不，听我讲，他要见怪的。

玛丽雅娜 请您……

克莱昂特 使不得。

阿尔巴贡 （旁白。）该死……

克莱昂特 您不肯收，他有气啦。

阿尔巴贡 （低声，向他的儿子。）啊！忤逆！

克莱昂特⁽¹¹⁰⁾ 您看，他急坏啦。

阿尔巴贡 （低声，向他的儿子，同时加以恐吓。）你这刽子手！

克莱昂特 爸爸，不是我错。我尽我的力量劝她留下来，可是她执意不肯。

阿尔巴贡 （低声，向他的儿子，又气又急。）死鬼！

克莱昂特 小姐，家父骂我，全为了您。

阿尔巴贡 （低声，向他的儿子，一脸怪相如前。）坏包！

克莱昂特 您要把他急病了的。求您啦，小姐，千万别再拒绝啦。

福洛席娜 我的上帝！推来推去，没完没了！既然先生要你留下，你就留下好啦。

玛丽雅娜⁽¹¹¹⁾ 我现在权且留下，免得您生气。我过一时还您。

第八场

阿尔巴贡，玛丽雅娜，福洛席娜，克莱昂特，荞麦秆儿，艾莉丝。

荞麦秆儿 老爷，外头有一个人想见您。

阿尔巴贡 告诉他我有事，下次再来。

荞麦秆儿 他讲，他是给老爷送钱来的。

阿尔巴贡⁽¹¹²⁾ 对不起。我去去就来。

第九场

阿尔巴贡，玛丽雅娜，克莱昂特，艾莉丝，福洛席娜，干鳐鱼。

干鳐鱼 （他跑过来，撞倒阿尔巴贡。）老爷……

阿尔巴贡 啊！可把我摔坏啦。

克莱昂特 爸爸，怎么啦？您哪儿受伤啦？

阿尔巴贡 混账东西一定是受了那些债户的买动，有意害我。

法赖尔 没有什么要紧。

干鳐鱼 老爷，饶了我吧，我以为快跑好，才跑的。

阿尔巴贡 刽子手，你来这儿干什么？

干鳐鱼 来禀告您，您那两匹马脱掌啦。

阿尔巴贡 赶快牵到马掌铺去。

克莱昂特 爸爸，马去打掌，我代您招待客人，带小姐到花园转转，就便在花园那边用点心。

阿尔巴贡⁽¹¹³⁾ 法赖尔，用点心的时候，千万留意。我求你尽可能把东西给我省下来，送回铺子里去。

法赖尔 我一定当心就是。

阿尔巴贡⁽¹¹⁴⁾ 哦！小畜牲，你存心祸害我，还是怎么的？

第四幕

第一场

克莱昂特，玛丽雅娜，艾莉丝，福洛席娜。

克莱昂特 进来吧，这儿好多了。身边没有我们不放心的人，我们可以无拘无束说话了。

艾莉丝 可不是，小姐，家兄爱您的心思，他讲给我听了。遇到这种挫折，我晓得他有多焦心，有多痛苦，也正因为我晓得，所以我对您的事，也就分外同情。

玛丽雅娜 有您这样的人支持我，在我就是很大的安慰。小姐，我求您永远对我保持这种深厚的友谊，我的命不好，有了这种友谊，好过多了。

福洛席娜 说真的，你们两个人可也真不走运！把你们的事早告诉我一声，我一定会免去你们这种烦恼，何至于把事搞到这步田地。

克莱昂特 你要怎么着？是我时运不济，命该如此。不过美丽的玛丽雅娜，您做什么打算？

玛丽雅娜 哎！我能做什么打算？像我这样仰人鼻息，除了把心寄托在希望上，还能怎么样？

克莱昂特 我在您心里头，除了光秃秃的希望以外，就没有别的依靠了吗？没有关怀我的怜念？没有帮助我的善心？没有从中为力的情义？

玛丽雅娜 我能对您说什么？您设身处地为我想想，看我有什么好做的。您帮我出主意吧，您吩咐好了，我一定照您的话做。我相信您通情达理，决不会逼我去干那些坏名节、败礼俗的事。

克莱昂特 唉！您要顾全清白的名节、苛细的礼俗，这些已经够我走投无路的了，我还有什么办法好想呢？

玛丽雅娜 可是您又要我怎么着？就算我把我们妇女应守的闺范全都丢开不管，我还要顾到自己的母亲。她从小把我带大，一向疼爱，惹她不欢，我狠不下这个心来。您试着跟她说说看，想法子得到她的同意，只要她能回心转意，您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说什么就说什么，统统由您。如果只凭我一句话，您和我就能百年好合，我自然愿意把我对您的心事，一五一十，全在母亲跟前吐出来。

克莱昂特 福洛席娜、我的好福洛席娜，你肯不肯成全我们？

福洛席娜 哎呀！这还要问？我打心里愿意。你晓得，我这人生来面慈心软；上天没有给我一副铁石心肠；我看见人家有情有义，真心相爱，就恨不得帮帮小忙。说吧，我有什么好效劳的？

克莱昂特 动动脑筋吧，我求你了。

玛丽雅娜 指点指点我们吧。

艾莉丝 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出一个主意吧。

福洛席娜 可不那么容易。⁽¹¹⁵⁾说到你母亲，她这人不就那么蛮不讲理。她愿意要把女儿嫁给父亲，我们也许能说服她，把女儿嫁给儿子。⁽¹¹⁶⁾不过真正的困难，我看，都在你父亲还是你父亲。

克莱昂特 正是。

福洛席娜 我是说，他看出人家拒绝他的亲事，就要怀恨在心，以后再要他同意你们的亲事，可就难了。所以要想两全其美，就该让他自己出口拒绝，就该想什么法子让他讨厌你才是。

克莱昂特 说得对。

福洛席娜 是，说得对，这我明白。要做就该这样做，可是鬼晓得有什么法子。让我想想看。只要我们能找到一个半老不老的女人，有我的才分，会装模作样，巧扮一位贵妇人，再临时凑一批随从，来一个唬人的称号，什么侯爵夫人啦、子爵夫人啦，领地就算在下布列塔尼⁽¹¹⁷⁾吧，我就有办法叫你父亲相信，她是一位阔太太，不算房产，单现银就有十万艾居，又一心一意想给他当太太，情愿在婚约上写明把她的财产全部送他，我敢说这门亲事，他一定听得进。固然啦，我晓得，他很爱你；可是他有点儿更爱钱。只要他上了圈套，出口答应你的亲事，过后他问起我们那位侯爵夫人的财产，发现自己上当，也就活该了。

克莱昂特 这个主意想得很好。

福洛席娜 交给我办。我这会儿想起我的一个女朋友来，她干这事很在行。

克莱昂特 你能玉成我们的好事，福洛席娜，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重谢你的。不过可爱的玛丽雅娜，请您就先着手说服令堂吧。打消这门亲事，事情就成功大半了。我求您尽您的力量说服令堂；尽可能利用她的钟爱。上天既然让您眉目如画，谈吐生风，您就该尽情使用才是。请您千万不要忘记那些温柔的词句，委婉的哀求、撒娇的姿态，我相信一定会打动她的。

玛丽雅娜 我样样搁在心上，尽力做去就是。

第二场

阿尔巴贡，克莱昂特，玛丽雅娜，艾莉丝，福洛席娜。

阿尔巴贡⁽¹¹⁸⁾ 不成话！我儿子亲他没有过门的继母的手，他没有过门的继母也不怎么推卸。难道这里头有什么把戏不成？

艾莉丝 家父来啦。

阿尔巴贡 马车准备好啦。你们随时可以出门。

克莱昂特 爸爸，您不去，我陪她们去好了。

阿尔巴贡 不必，你待下来吧。她们很可以自己去的。再说，我需要你。

第三场 阿尔巴贡，克莱昂特。

阿尔巴贡 啊！喽，继母问题暂且撇开不谈，单单就人而论，你说，你觉得她怎么样？

克莱昂特 我觉得她怎么样？

阿尔巴贡 对，她的风度、她的身段、她的姿色，她的才情，你说怎么样？

克莱昂特 也就是那样子。

阿尔巴贡 到底怎么样子？

克莱昂特 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如今不觉得她像我先前想的那样好。她的风度十分轻狂，她的身段相当呆板，她的姿色很是平常，她的才情极其平庸。爸爸，您不要以为我说这话，挑拨您对她的感情，因为对我来说，谁当继母，我都一样看待。

阿尔巴贡 可是你方才对她说……

克莱昂特 我是代表您对她说了几句中听的话，只是为了讨您喜欢。

阿尔巴贡 这么说来，你对她没有什么意思喽。

克莱昂特 我？根本没有意思。

阿尔巴贡 这就可惜啦。我有一个念头，现在只好随它去啦。我方才这么一看她，想到自己的年龄，又想到外人见我娶这么一个年轻姑娘，也许说短道长，闲言闲语。经过这番考虑，我起了放弃这个计划的意思。不过我既然遣媒求亲，有言在前，就不该失信才是，所以如果不是你表示厌恶的话，我就把她让给你了。

克莱昂特 给我？

阿尔巴贡 给你。

克莱昂特 成婚？

阿尔巴贡 成婚。

克莱昂特 您听我讲：她确实不很中我的意，不过爸爸，为了讨您的欢心，您要我娶她，我就决定娶她。

阿尔巴贡 我？我比你想要的要讲理多了：我一点儿没有意思勉强你。

克莱昂特 没有关系，为了您的缘故，我愿意勉为其难。

阿尔巴贡 不，不，情意不投，婚姻不会幸福的。

克莱昂特 爸爸，也许婚后反而幸福了，据说，爱情往往是婚姻的果实。

阿尔巴贡 不，就男子方面而论，千万轻率不得，将来后患重重，不堪设想，自寻烦恼，大可不必。如果你有意于她，也还罢了，我不娶她，让你娶她。不过你既然无意于她，我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自己娶她算了。

克莱昂特 好吧！爸爸，事已至此，我不得不对您吐露真情，把我们的私情说给您听了。实情是我有一天散步，看见了她，从那一天起，我就爱她了。方才我还打算求您把她许配给我来的。不是您说出您的爱情来，不是我怕您不喜欢，我就要开口求您了。

阿尔巴贡 你到她家里去过？

克莱昂特 去过，爸爸。

阿尔巴贡 去过许多回？

克莱昂特 就相识的时间来说，也可以说是多的。

阿尔巴贡 你受欢迎？

克莱昂特 很受欢迎，不过玛丽雅娜不晓得我是谁，所以想不到遇见我，才吃惊来的。

阿尔巴贡 你有没有对她说起你爱她，打算娶她？

克莱昂特 当然说啦，就连她母亲那边，我也透露了一点意思。

阿尔巴贡 你对她女儿求婚的话，她听得进吗？

克莱昂特 听得进，她很客气。

阿尔巴贡 女儿也对你有意？

克莱昂特 如果单看外表的话，爸爸，我相信她对我是有几分情义的。

阿尔巴贡⁽¹¹⁹⁾ 听到这样一桩秘密，我很开心，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事。⁽¹²⁰⁾好嘛！孩子，你知道你该怎么做吗？你爱她的这番心思，请你还是想着收起来吧。我自己要娶这个姑娘，你想着别再跟她纠缠下去了。过不了几天，你就要娶我给你说的那个女人。

克莱昂特 爸爸，您是在耍我呀！好吧！事已至此，我呀，我就告诉您，我爱玛丽雅娜，决不死心，哪怕是出生入死，我也要把她抢到手。如果您得到一位母亲的同意，我不见得就没有别的办法。

阿尔巴贡 怎么，死鬼？你竟敢抢我到口的东西！

克莱昂特 是您抢我的！我先认识她的。

阿尔巴贡 我不是你父亲？你不该孝顺我？

克莱昂特 遇到这种事，作孩子的就没有办法尊重父亲。爱情是不认人的。

阿尔巴贡 我狠打你一顿，你就认识我是谁了。

克莱昂特 您怎么吓唬也没有用。

阿尔巴贡 你要放弃玛丽雅娜。

克莱昂特 决不。

阿尔巴贡 马上给我拿一根棍子来。

第四场 雅克师傅，阿尔巴贡，克莱昂特。

雅克师傅 喂，喂，喂，老爷，少爷，怎么的啦？你们在干什么？

克莱昂特 我不在乎。

雅克师傅 哎呀！少爷别急。

阿尔巴贡 对我说话，这样放肆！

雅克师傅 哎呀！老爷看开些吧。

克莱昂特 我决不改口。

雅克师傅 什么？对老爷也好这样讲话？

阿尔巴贡 你让我打他。

雅克师傅 什么？打少爷？打打我也还罢了。

阿尔巴贡 雅克，你来评评理看，就晓得我多对了。

雅克师傅 可以。⁽¹²¹⁾您站开些。

阿尔巴贡 我爱一个姑娘，打算娶她；死鬼目无尊长，居然不拿我的话当话，也要爱她，还要娶她。

雅克师傅 啊！是他不对。

阿尔巴贡 作儿子的，和父亲抢一个女的，算不算混账？他要是孝顺我的话，难道不该让我一步？

雅克师傅 您对。让我跟他谈谈。您待在这儿别动。（他到舞台另一边找寻克莱昂特。）

克莱昂特 好吧！他既然看中你，要你评理，我也并不反对。谁评理在我也是一样；雅克，对，我也愿意你评评我们到底谁是谁非。

雅克师傅 您太赏我脸啦。

克莱昂特 我爱了一位年轻姑娘，我有情，她有意，正好姻缘有份，可是父亲成心跟我们作对，差人求亲，要讨她作老婆。

雅克师傅 当然是他不对。

克莱昂特 他这一把年纪，还想结婚，害不害臊？他还谈情说爱，荒不荒唐？难道他不该把这种事留给年轻人做？

雅克师傅 你说得对。太不像话。我去跟他讲讲。（他回到阿尔巴贡身旁。）好啦！少爷不像您说的那样乖张，他已经明白过来啦。他说：他晓得他应该孝顺您，他开头感情冲动，才冲撞了您的，以后您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决无二话，只要您待他比现在好，让他娶一个可意的姑娘就成。

阿尔巴贡 啊！雅克，你告诉他，他能明白事理，他求我的事，我都会答应他的；除去玛丽雅娜，他爱娶谁就娶谁，我完全由着他。

雅克师傅 （他走向儿子那边。）交给我办。⁽¹²²⁾好啦！老爷不像您说的那样不讲理；他对我讲，他气的是您不该发脾气，他也就是看不过您那种作风罢了。您心爱的那个姑娘，他答应您娶，只要

您能和颜悦色求他，像做儿子的该对父亲那样，也对他恭敬、孝顺、服从就成。

克莱昂特 啊！雅克，你请他放心好了，他给我玛丽雅娜，我就永远还他一个最孝顺的儿子，照他的吩咐做事。

雅克师傅⁽¹²³⁾ 办好啦。您说的话，他应下啦。

阿尔巴贡 这就好啦。

雅克师傅⁽¹²⁴⁾ 说定啦。您许下的事，他很满意。

克莱昂特 谢天谢地！

雅克师傅 老爷，少爷，你们方才吵架，都是闹误会的缘故，现在你们意见一致啦，好好儿在一起谈谈吧。

克莱昂特 我的好雅克，我感激你一辈子。

雅克师傅 没什么，少爷。

阿尔巴贡 雅克，你办事得力，值得酬劳。⁽¹²⁵⁾ 好吧，你放心，我记在心上就是。

〔他从他的衣袋掏出他的手绢，雅克师傅以为他要赏他什么东西。

雅克师傅 谢谢老爷。

第五场 克莱昂特，阿尔巴贡。

克莱昂特 爸爸，我方才冲撞了您，您饶过我吧。

阿尔巴贡 没什么。

克莱昂特 我说实话，我后悔得不得了。

阿尔巴贡 你能明白事理，我就快活得不得了。

克莱昂特 这么快就忘记我的过错，您太好了。

阿尔巴贡 孩子们能尽孝道，父母就容易忘记他们的过错。

克莱昂特 什么？我那种荒唐事，您真就忘记得了？

阿尔巴贡 你能改过自新，孝顺父亲，我也就不多计较了。

克莱昂特 爸爸恩重如山，我答应您，铭心刻骨，到死不忘。

阿尔巴贡 我呐，我也答应你，将来你问我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克莱昂特 啊！爸爸，我什么也不要了，您把玛丽雅娜给我，我已经很知足了。

阿尔巴贡 你说什么？

克莱昂特 我说，爸爸，您答应把玛丽雅娜给我，我已经心满意足，不知道怎么报答了。

阿尔巴贡 谁说把玛丽雅娜给你的？

克莱昂特 爸爸，您呀。

阿尔巴贡 我？

克莱昂特 当然。

阿尔巴贡 你说什么？是你答应放弃她的。

克莱昂特 我，放弃她？

阿尔巴贡 对。

克莱昂特 决不。

阿尔巴贡 你没有丢开娶她的念头？

克莱昂特 完全相反，我比以前还要坚定。

阿尔巴贡 什么？死鬼，你又来啦？

克莱昂特 说什么我也不能改变。

阿尔巴贡 忤逆，我倒要看看。

克莱昂特 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阿尔巴贡 我永远不要见你。

克莱昂特 好吧。

阿尔巴贡 我不要你。

克莱昂特 不要就不要好啦。

阿尔巴贡 我不认你是我儿子。

克莱昂特 可以。

阿尔巴贡 我取消你的继承权。

克莱昂特 随您的便。

阿尔巴贡 我诅咒你。

克莱昂特 您的赏赐，我用不着。(126)

第六场 阿箭，克莱昂特。

阿 箭 （抱着一只匣子，从花园那边出来。）哎，少爷，我正找您！快跟我走！

克莱昂特 什么事？

阿 箭 跟我走就是。这下子可好啦。

克莱昂特 你说什么？

阿 箭 事情有着落啦。

克莱昂特 什么？

阿 箭 我憋了整整一天。

克莱昂特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阿 箭 老爷藏的钱，让我弄到手啦。

克莱昂特 你怎么弄到手的？

阿 箭 回头说给您听。我们快走，我听见他在嚷嚷。

第七场 阿尔巴贡。

阿尔巴贡 （他在花园就喊捉贼，出来帽子也没有戴。）捉贼！捉贼！捉凶手！捉杀人犯！王法，有眼的上天！我完啦，叫人暗害啦，叫人抹了脖子啦，叫人把我的钱偷了去啦。这会是谁？他去了什么地方？他在什么地方？他躲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样才找得着他？往什么地方跑？不往什么地方跑？他不在那边？他不在这边？这是谁？站住。⁽¹²⁷⁾还我钱，混账东西……（他抓住自己的胳膊。）啊！是我自己。我神志不清啦，我不晓得我在什么地方，我是谁，我在干什么。哎呀！我可怜的钱，我可怜的钱，我的好朋友！人家把你活生生从我这边抢走啦；既然你被抢走了，我也就没有了依靠，没有了安慰，没有了欢乐。我是什么都完啦，我活在世上也没有意思啦。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全完啦，我再也无能为力啦，我在咽气，我死啦，我叫人埋啦。难道没有一个人愿意把我救活过来，把我的宝贝钱还我，要不然也告诉我，是谁把它拿走的？哦？你说什么？没有人。不管是谁下的这个毒手，他一定用心在暗地里憋我来的：不前不后，正好是我

跟那忤逆儿子讲话的时候。走。我要告状，拷问全家大小：女用人，男用人，儿子，女儿，还有我自己。这儿聚了许多人！⁽¹²⁸⁾我随便看谁一眼，谁就可疑，全像偷我的钱的贼。哎！他们在那边谈什么？谈那偷我的钱的贼？楼上什么声音响？他会不会在上头？行行好，有谁知道他的下落，求谁告诉我。他有没有藏在你们当中？他们全看着我，人人在笑。你看吧，我被偷盗的事，他们一定也有份。快来呀，警务员，宪兵，队长⁽¹²⁹⁾，法官，刑具，绞刑架，刽子手。我要把个个儿人绞死。我找不到我的钱呀，跟着就把自己吊死。

第五幕

第一场

阿尔巴贡，警务员，他的见习生。

警务员 交给我办：感谢上帝，我吃的这碗饭，我懂。我不是今天才办窃盗案子。我真还希望，我到手的装一千法郎的钱包，有我送上绞刑架的死囚那么多。⁽¹³⁰⁾

阿尔巴贡 个个儿法官都该承办这件案子。要是不能把钱给我追回来呀，我连法官一齐告下来。

警务员 应当进行全部法定手续。你说，匣子里头有……？

阿尔巴贡 一万艾居，现金。

警务员 一万艾居！

阿尔巴贡 一万艾居。

警务员 偷的可真不少。

阿尔巴贡 贼人罪大恶极，世上什么样的刑罚对他都不够用。他要是逍遥法外的话，最神圣的东西也失去了保障。

警务员 这笔款子都有什么钱？

阿尔巴贡 全是上好的金路易和分量十足的皮司陶耳。

警务员 你疑心是谁偷的？

阿尔巴贡 我谁也疑心。我希望你把全城、全关厢的人都给我下到狱里。

警务员 依我的话，打草惊蛇不得，我们就该不动声色，设法搜集一些物证，然后依法追回你丢了的钱，这样才对。

第二场

雅克师傅，阿尔巴贡，警务员，他的见习生。

雅克师傅 （在舞台一边，面向里。）我就回来。马上把它给我宰了，给我烤烤它的脚，放在开水里头煮，吊在楼板上。

阿尔巴贡 吊谁？是不是偷我的那个家伙？

雅克师傅 我在说你那位管家方才给我送来的那只小猪崽子，我打算露两手儿，把菜给您烧好些。

阿尔巴贡 我不是问这个。你要对这位老爷谈谈正经。

警务员 不要害怕，我不是那种给你难堪的人。事情可以不声不响解决的。

雅克师傅 这位老爷在这儿用晚饭？

警务员 我的好朋友，你不该瞒着你的主人不讲。

雅克师傅 真的，老爷，我有多少本事，一定全使出来，让您吃个痛快。

阿尔巴贡 离题八丈远。

雅克师傅 我要是不能照我的心思给您烧出好菜来，全是我们那位管家先生的错，他一味省钱，我有天大的本事，也使不上。

阿尔巴贡 奸细，我们不是在讲晚饭。我的钱叫人偷去了，你听到什么，我要你讲给我知道。

雅克师傅 有人偷您的钱？

阿尔巴贡 是呀，混账东西。你不还我，我就把你送上绞刑架。

警务员⁽¹³¹⁾ 我的上帝！别恶待他。我看他的脸相，晓得他秉心正直，不用坐牢，就会把你希望知道的事情告诉你。⁽¹³²⁾ 是的，朋友，你把实情招出来，你主人不但不为难你，反而要奖赏你。有人今天偷了他的钱，你不会一点风声也不晓得。

雅克师傅 （旁白。）我要报管家的仇，机会不可错过：自他进门以来，他得了宠，言听计从；再说，方才那几棍子，我是忘不了的。

阿尔巴贡 你在思索什么？

警务员 随他好啦。他正在作准备，满足你的希望，他秉心正直，我对你说过了。

雅克师傅 老爷，您要我告诉您实情，我相信是您那位宝贝管家先生干的。

阿尔巴贡 法赖尔？

雅克师傅 对。

阿尔巴贡 是他？他对我好像是忠心耿耿的。

雅克师傅 正是他。我相信是他偷的。

阿尔巴贡 你凭什么相信是他？

雅克师傅 凭什么？

阿尔巴贡 对。

雅克师傅 我相信是他……反正我相信呗。

警务员 不过你必须举出证据来。

阿尔巴贡 你有没有看见他兜着我搁钱的地方走来走去？

雅克师傅 不错，我看见来的。您把钱搁在什么地方？

阿尔巴贡 花园里头。

雅克师傅 正是。我看见他在花园里头走来走去。您那笔钱放在什么里头？

阿尔巴贡 一个匣子里头。

雅克师傅 丝毫不差。我看见他抱着一只匣子。

阿尔巴贡 这匣子，是什么样子？我看是不是我那一只。

雅克师傅 是什么样子？

阿尔巴贡 对。

雅克师傅 那是……那是匣子的样子呗。

警务员 自然喽。不过为清楚起见，你还是形容形容的好。

雅克师傅 是一只大匣子。

阿尔巴贡 人家偷我的那只，是一只小匣子。

雅克师傅 哎！对，你说小匣子，是指匣子说；我说大匣子，是指里头东西说。

警务员 是什么颜色？

雅克师傅 什么颜色？

警务员 对。

雅克师傅 颜色是……喏，是那么一种颜色……⁽¹³³⁾ 您不能帮我说说？

阿尔巴贡 嗯？

雅克师傅 不是红的？

阿尔巴贡 不对，灰的。

雅克师傅 哎！对，灰——红，我要说的就是这种颜色。

阿尔巴贡 不用问了，简直就是。写吧，先生，把他的供词写下来。

天呀！从今以后，相信谁好？天下就没有一样事情靠得住的。以后我相信我会自己偷自己了。

雅克师傅⁽¹³⁴⁾ 老爷，他那边来啦。千万别对他说，是我告的密。

第三场

法赖尔，阿尔巴贡，警务员，他的见习生，雅克师傅。

阿尔巴贡 过来。招出来。简直是自古未有的伤天害理的坏事、穷凶极恶的大罪。

法赖尔 老爷有什么吩咐？

阿尔巴贡 怎么，奸细，你犯下滔天大罪，都不害臊？

法赖尔 您说的到底是什么罪呀？

阿尔巴贡 不要脸的东西，我说的是什么罪？好像你还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隐瞒不住啦，你就别装蒜了吧：事机不密，方才有人全说给我听啦。我待你情至义尽，怎么你竟这样欺心，特意混到我家里来害我？对我下这种毒手？

法赖尔 先生，事情既然败露，我也就不必找话掩饰，绝口否认了。

雅克师傅⁽¹³⁵⁾ 哈！哈！难道真还让我给蒙对啦？

法赖尔 我本打算告诉您来的，我一直在等适当的机会。不过事已至此，我求您别生气，先耐心听听我的理由。

阿尔巴贡 不要脸的贼东西，你能有什么理由说给我听？

法赖尔 哎！先生，您犯不上这样骂我。我确实对不住您，可是细想想，我的错儿也不就那样不能宽恕。

阿尔巴贡 怎么，能宽恕？算计别人？像这样暗害别人？

法赖尔 请您千万息怒。听完我的话，您就明白，也不像您说的那样要不得。

阿尔巴贡 不像我说的那样要不得？什么！是我的血、我的脏腑，死鬼，你可知道？

法赖尔 先生，是你的血，可是也没有落在坏人手里。我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决不玷辱她，而且我做的错事，我没有不能补救的。

阿尔巴贡 你这话正合我意。把你偷去的东西还我就是了。

法赖尔 先生，您的名誉可以得到充分保证。

阿尔巴贡 这牵扯不到名誉问题。不过你怎么会干这个的？说给我听听。

法赖尔 哎！您问我吗？

阿尔巴贡 我当然要问。

法赖尔 是一位天神叫我干的。他叫人干什么，都可以得到谅解。我说的是爱情。

阿尔巴贡 爱情？

法赖尔 对。

阿尔巴贡 爱情，爱情，好漂亮的爱情！和我的金路易发生爱情。

法赖尔 不是的，先生，诱惑我的不是您的财富。我决不是财迷心窍。只要您把我到手的宝贝留给我，您的全部财产，我发誓不要分毫。

阿尔巴贡 活见鬼，我才不干！我不留给你。看他混账到了什么地步，偷了我的宝贝，妄想扣留。

法赖尔 您把这叫作偷吗？

阿尔巴贡 不叫偷叫什么？像那样一件宝贝！

法赖尔 不错，一件宝贝、的确是您最名贵的宝贝。不过留给我，并不等于丢掉。我跪下来求您，把这件迷人的宝贝给我。也只有给我，才算办好了事。

阿尔巴贡 我才不给。这还成话。

法赖尔 我们两下里山盟海誓，彼此约定了决不负心。

阿尔巴贡 山盟海誓，妙不可言！彼此约定了，好笑之至！

法赖尔 是的，我们说好了，一生一世，永不分离。

阿尔巴贡 你看着吧，我会阻挠你们的。

法赖尔 只有死才能把我们分开。

阿尔巴贡 爱我的钱简直爱糊涂啦。

法赖尔 先生，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做这事，决不是利欲熏心的缘故。我根本没有您那种想法。促成我这种决心的，是一种更高贵的动机。

阿尔巴贡 你们看呐，他想把图谋我的财产，说成由于基督的仁爱。可是我不会那么便宜你。不要脸的死鬼，王法要为我主持公道的。

法赖尔 您想怎么收拾我，就怎么收拾我吧，反正我准备好了忍受就是了。不过我求您至少也要相信，如果有错，错在我一个人，您女儿没有丝毫干系。

阿尔巴贡 我当然相信，用不着你求。我女儿会裹在这犯罪的勾当里，未免也太出奇啦。不过废话少说，我要我的宝贝；你把它藏在什么地方？快招出来吧。

法赖尔 我？我根本就没有带她走，她还在你家里。

阿尔巴贡⁽¹³⁶⁾ 哎呀！我的心肝匣子！⁽¹³⁷⁾它还在我家里？

法赖尔 在，先生。

阿尔巴贡 好！那么告诉我：你有没有动它？

法赖尔 我，动她⁽¹³⁸⁾？啊！您这话冤枉了她，也冤枉了我。我为她神魂颠倒，可是我心地纯正，完全以至诚相待。

阿尔巴贡⁽¹³⁹⁾ 为我的匣子神魂颠倒！

法赖尔 我宁可死，也不愿意对她吐露半点轻狂念头。她本人知书识礼，守身如玉，也决不允许自己那样做。

阿尔巴贡⁽¹⁴⁰⁾ 我的匣子守身如玉！

法赖尔 我为她美丽的眼睛心荡神驰，可是我决没有存心不良，玷辱我的痴情，我能看见她，饱餐秀色，就心满意足了。

阿尔巴贡⁽¹⁴¹⁾ 我的匣子有美丽的眼睛！他说起它来，就像一个情人说起他的情妇。

法赖尔 先生，克楼德妈妈晓得这事的实情，可以证明……

阿尔巴贡 什么？我的女用人是同谋？

法赖尔 是的，先生，我们订婚，她是证人。她见我诚实可靠，才帮我劝你女儿和我订下了终身的。

阿尔巴贡⁽¹⁴²⁾ 哎？他是不是怕吃官司，才胡言乱语的？⁽¹⁴³⁾你把我女儿拉扯进来，是什么意思？

法赖尔 先生，我是在说，我千辛万苦，费尽心思，才感动她破除羞怯之情，接受我的爱情。

阿尔巴贡 谁的羞怯之情？

法赖尔 你女儿啊。也只是从昨天起，她才下定决心，和我一同签订婚约。

阿尔巴贡 我女儿和你签订婚约？

法赖尔 是的，先生。我也同时签订了。

阿尔巴贡 天呀！一个乱子不够又来一个乱子！

雅克师傅⁽¹⁴⁴⁾ 写下来，先生，写下来。

阿尔巴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二连三的祸事！好啦，先生，执行你的职务吧，把状子给我写好，告他窃盗，告他拐诱。⁽¹⁴⁵⁾

法赖尔 我没有犯罪，这些罪名加不到我身上。你们知道了我的来历……

第四场

艾莉丝，玛丽雅娜，福洛席娜，阿尔巴贡，法赖尔，

雅克师傅，警务员，他的见习生。

阿尔巴贡 啊！不肖的女儿！我这样的父亲，会养了你这么一个下流女儿！你就这样秉承我的家教啊？你不争气，居然看中了一个贼骨头，不得我的同意，就把终身许配给他？可是你们两个人全在做梦。⁽¹⁴⁶⁾四堵厚墙⁽¹⁴⁷⁾是你的下场。⁽¹⁴⁸⁾绞刑架是你为非作歹的结局。

法赖尔 判断这件事，不能单凭你的感情冲动。至少你在定罪之前，也该听听我的理由才对。

阿尔巴贡 我说绞刑架还说轻啦，你呀，要眼睁睁看自己死在轮子上的。⁽¹⁴⁹⁾

艾莉丝 （跪在她父亲面前。）哎！爸爸，求您开恩，千万不要滥用父亲的权柄，把好事变成坏事。千万不要赶在气头儿上，意气用事。从长考虑一下您要做的事；用心研究一下那得罪您的人。您眼中看见的并非他本来的面目。您要是晓得，不是他相救的话，您早就没有了女儿，我答应嫁他，您也就不会感到意外了。是的，我那次落水，眼看就要淹死，您是知道的，从水里把我救出来的就是他，您女儿的活命就是他给的……

阿尔巴贡 那也算不了什么。对我说来，他当时让你淹死，比他后来为非作歹，倒要好多了。

艾莉丝 爸爸，我求您看在父女的情分上……

阿尔巴贡 不，不，我一句也不要听，非依法重办不可。

雅克师傅⁽¹⁵⁰⁾ 他揍了我一顿，这下子我可要出气啦。

福洛席娜⁽¹⁵¹⁾ 简直是一团糟。

第五场

昂塞耳默，阿尔巴贡，艾莉丝，玛丽雅娜，福洛席娜，法赖尔，雅克师傅，警务员，他的见习生。

昂塞耳默 阿尔巴贡先生，出了什么事？我看你激动得不得了。

阿尔巴贡 啊！昂塞耳默爵爷，你看，世上顶倒楣的人就是我了。你来举行订婚的仪式，可是我这儿千头万绪，乱成一团！我活不成了，银钱失踪，声名扫地：他就是那个奸细、那个无赖，目无王法，冒充下人，混进我家，偷我的钱，拐骗我的女儿。

法赖尔 你东一句钱，西一句钱，对我唠叨来，唠叨去，可是谁想到你的钱来的？

阿尔巴贡 是的，他们两下里私订终身。昂塞耳默爵爷，这可对你是一种侮辱，你就该告他无法无天，依法重办，出出你那口恶气才是。

昂塞耳默 女方已经心有所属了，我也就没有意思逼她嫁我。不过我对你的利益，是像对自己的利益一样关心的。

阿尔巴贡 这位先生是一位正直的警务员，听他的谈话，他很尽职。
(152) 先生，你照手续写状子，把他的罪名拟得重重的。

法赖尔 我看不出我爱你女儿，有什么好控告我的。你以为我们订婚，我就会吃官司，等大家晓得了我是什么人……

阿尔巴贡 这些鬼话你就收起来吧：现下到处都是冒充贵人的家伙。这些骗子利用自己身世暧昧，遇见一个显耀的名姓，就信手拈来，张冠李戴，也不嫌臊。

法赖尔 你要知道，我这人高傲成性，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屑于借重，而且整个儿那波利可以给我的家世作证。

昂塞耳默 且慢！说话要当心，别信口开河，把话说豁了边。你眼前就有一个人，对那波利很熟，你编的故事，是真是假，他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法赖尔 （一副骄傲的样子，戴上他的帽子。）我不是那种怕人家盘问的人。你既然对那波利很熟，你一定晓得堂·陶马·达耳毕尔西。

昂塞耳默 当然晓得；没有比我更熟识他的人。

阿尔巴贡 堂·陶马也好，堂·马尔丹也好，我都管不着。(153)

昂塞耳默 请你让他说下去好了，我们倒要听听他说些什么。

法赖尔 我要说的就是，我是他的孩子。

昂塞耳默 他？

法赖尔 对。

昂塞耳默 得啦，别瞎扯啦。你想蒙人呀，还是另编一个故事吧，别妄想这样骗人骗得过去。

法赖尔 说话要小心。我没有骗人，我说的话，我不费什么事，就全证明得了。

昂塞耳默 什么？你敢说你就是堂·陶马·达耳毕尔西的儿子？

法赖尔 是的，我敢说。不管当着谁，我也要说这话。

昂塞耳默 真是胆大包天。听好了，可别着慌啊。你对我们说起的那个人，少说也有十六年了，当时那波利大乱(154)，许多贵族亡命在外，他们忍受不了残酷的迫害，也想逃出虎口，不料一家大小，统统死在海上了。

法赖尔 对。不过听好了，可别着慌啊。他儿子当时七岁大，还有一个家人，落水以后，由一条西班牙船救了起来，这救活的儿子就

是当面和你讲话的人。听好了，船长见我可怜，起了善心，把我像亲生儿子一样教养成人，从我能拿兵器以来，就在军队当差。我一直以为父亲死了，前不久，得知他还活着，找他找到本地，天公作美，看到了可爱的艾莉丝。我一见之下就成了她花容月貌的俘虏。我一方面爱她心切，另一方面，又怕她父亲家教太严，就下定决心，混入她的住宅，另派一个人去寻找我的父母。

昂塞耳默 可是除了你讲的这番话以外，你还有什么证据，能叫我们相信：你不是利用一件真事编一套假话来骗人吧？

法赖尔 有西班牙船长，有父亲使用的一颗红宝石图章，有母亲给我戴在臂上的一只玛瑙镯子，有年老的派德洛：就是和我一道落水遇救的那个家人。

玛丽雅娜 哎呀！听了你这半天，我现在也可以担保你没有骗人。我从你的话里，明明白白，认出了你是我的哥哥。

法赖尔 你是我的妹妹？

玛丽雅娜 是啊。你一开口，我就很受感动。母亲看见你，要乐坏了。我们一家的灾难，她常常和我说起。托庇上天，我们当时也没有淹死，可是我们得了活命，失了自由，收留我们母女的是海盗，他们从沉船的一块破板上把我们救起来。我们当了十年奴隶，这才转运，恢复自由，回到那波利。我们发现家产让人变卖光了，父亲的下落也无从打听到。我们后来去了热那亚。母亲在那边有一份遗产可得，不过已经叫人分得差不多了，到手的也只是一些七零八碎的东西。亲戚蛮不讲理，她受不了，就又离开那边，来到本地，也就是苟延残喘，挨着日子过罢了。

昂塞耳默 天呀！神力真是无边！您叫人明白，只有您才能显示奇迹！孩子们，拥抱我吧，让你们两个人的欢乐和你们父亲的欢乐打成一片吧。

法赖尔 您是我们的父亲？

玛丽雅娜 您就是母亲哭哭啼啼思念的人？

昂塞耳默 是的，女儿；是的，儿子：我就是堂·陶马·达耳毕尔西。上天从惊涛骇浪中把他救出来，他带在身边的银钱也没有遗失。十六年来，他以为你们全都死了，漂泊多年，准备和一个温柔贤良的女子结婚，希望从一个新家庭寻到安慰。回到那波利，我的生命没有什么保障，我也就永远断了回那波利的念头。我想办法卖掉我那边的财产，决计在本地安家立业，改名换姓。我原来的名姓给我带来那么多的折磨，我希望用昂塞耳默这个名字，忘却另一个名字留在我心里的痛苦。

阿尔巴贡⁽¹⁵⁵⁾ 他就是你儿子？

昂塞耳默 是的。

阿尔巴贡 他偷了我一万艾居，我要法院责成你赔我。

昂塞耳默 他，偷你的钱？

阿尔巴贡 正是。

法赖尔 谁对您讲的？

阿尔巴贡 雅克。

法赖尔⁽¹⁵⁶⁾ 是你讲的？

雅克师傅 您清楚的，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阿尔巴贡 是他说的。警务员先生那边有他的口供。

法赖尔 您能相信我干得出这种下流勾当吗？

阿尔巴贡 能也罢，不能也罢，反正我要定了我的钱。

第六场

克莱昂特，法赖尔，玛丽雅娜，艾莉丝，福洛席娜，阿尔巴贡，昂塞耳默，雅克师傅，阿箭，警务员，他的见习生。

克莱昂特 爸爸，别难过啦，也别乱冤枉人啦。钱匣子的下落，我查明了，我来就为告诉您：只要您肯让我娶玛丽雅娜，您的钱就会还您的。

阿尔巴贡 在什么地方？

克莱昂特 您不必耽心：我担保在一个安稳地方，一切有我。现在就看您告诉我，您怎么决定啦：给我玛丽雅娜，还是把您的匣子丢了，您好选择的。

阿尔巴贡 没有动过分文？

克莱昂特 分文没有动过。我们两个人里头，她母亲许她做主挑选一个，现在就看您怎么打算了，是不是承认这门亲事，同意她母亲的做法。

玛丽雅娜⁽¹⁵⁷⁾ 可是你不知道，单只母亲同意还不够，方才上天不但⁽¹⁵⁸⁾给了我一个哥哥，⁽¹⁵⁹⁾还把父亲也给了我。你应该取得他的同意才是。

昂塞耳默 孩子们，上天把我又给了你们，并不是为了和你们的愿望作对。阿尔巴贡先生，你也不是不明白，让一个年轻姑娘选丈夫，自然选儿子，不会选父亲的。好啦，有些用不着听的话，你还是别叫人说的好的，干脆和我一样，同意了这两对亲事吧。

阿尔巴贡 我见到我的匣子，才能拿主张。

克莱昂特 在那边好好儿的，什么也不缺，回头您就看见。

阿尔巴贡 我可没有钱给我的子女结婚。

昂塞耳默 好啦！我有钱给他们结婚，你就不必挂念啦。

阿尔巴贡 两次喜事的费用，也全部归你出？

昂塞耳默 行，归我出：你满意了吧？

阿尔巴贡 满意，只要你给我做一件礼服，我穿了参加婚礼。

昂塞耳默 同意。赶上这大喜日子，我们去快乐快乐。

警务员 喂！先生们，喂！请慢走一步：谁给我记录口供的费用？

阿尔巴贡 我们用不着你记的那些口供。

警务员 对！可是白记啊，我呀，不干。

阿尔巴贡 你要报酬呀，这儿有一个人，我交给你把他绞死。⁽¹⁶⁰⁾

雅克师傅 哎！到底怎么办好？说真话吧，人家拿棍子揍我，撒谎吧，人家又要把我绞死。

昂塞耳默 阿尔巴贡先生，他骗人的事，就饶了他吧。

阿尔巴贡 那么，警务员的开销归你出？

昂塞耳默 行。快去看你们的母亲，把喜事告诉她吧。

阿尔巴贡 我呀，去看我的宝贝匣子。

(1) 原作是散文体。1668年9月9日，第一次演出。1669年刊印。

(2) “阿尔巴贡”这个名字，最初见于意大利16世纪一本喜剧，格洛头（Luig Groto, 1541-1585）的《艾密莉雅》（*L'Emilia*），里面有一个吝啬鬼，叫做阿尔巴苟（Arpago）。字义是钩与贼。

(3) 他能做主举债，应该25岁了，根据当时的法律，成年规定为25岁。1792年9月20日起，法律规定成年为21岁。

(4) 根据第五幕第五场，他应当是23岁。

- (5) 当时仆人取名，每每用花草、杂物、地名等等，代替本人真名姓。
- (6) 当时仆人取名，每每用花草、杂物、地名等等，代替本人真名姓。
- (7) 当时仆人取名，每每用花草、杂物、地名等等，代替本人真名姓。
- (8) 根据第三幕第一场，当时有栗子吃，根据同幕第七场，当时有橘子、柠檬吃，而且可以到花园走动，天气应当是晴好的秋季。第三幕说起的集，应当是圣·劳朗（Saint Laurent）集，从6月28日起，到9月30日止。《吝嗇鬼》在9月9日上演。一切说明季节应当是9月中旬。
- (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0)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旁白。）”
- (11) 根据1734年版，补加：“（高声。）”
- (12) 根据1734年版，补加：“（高声。）”
- (13) 前边“拿你的手给我看”，是多数。这里“还有”原文又是多数，直译是“另外两只”（les autres），一般解释，认为阿尔巴贡又急又疑，一时过于紧张，忘记已经看过了手，或者心眼灵活，已经想到阿箭的衣袋。有人把手改为单数，有人索性删去这句话和下面三句对话。
- (14) 1734年版增添：“（指着阿箭的灯笼裤。）”
- (15)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6)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7)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8) 他假定阿箭偷了他的东西，所以才这样说。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19) 演这个角色的演员，是莫里哀的内兄。两个朋友打架，他去劝架，脚上中剑，成了瘸子。以后演这个角色，就都扮作瘸子。
- (20) 根据1734年版，补加：“（艾莉丝和克莱昂特在一起谈话，待在舞台后部。）”
- (21) 根据1734年版，改为：“（望见艾莉丝和克莱昂特，旁白。）”
- (2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莱昂特和艾莉丝。）”
- (23) “长年收入”（constitution）是一种变相的放债手段。商人周转不灵，冻结实物，作价举债，订立契约，言明按期付利，直到赎出实物为止。

- (24) “侯爵”本来是有相当于侯爵采邑而又受封于国王的，才能用这种头衔。其后有些法院院长（长袍贵人），滥用侯爵头衔，国王未加禁止，伪侯爵便多如过江之鲫了。
- (25) 旧派系裤子不用裤带，用六条两头包尖的短细绳子，穿过裤子和外衣（pourpoint）底下窄压边的两个小眼，把裤子拴住。趋时尚的，改用缎带。一个时装男子，当时浑身上下，尽量装置缎带。
- (26) 头套从16世纪起，开始在法国上等社会出现，路易十四时期，特别盛行。金黄色头套最为名贵。缺货的时候，甚至于用马鬃编织头套。戴的人先要剪掉自己的头发。
- (27) 计算迅速精确，证明老于此道。一法郎合二十苏，一苏（sou）合十二代尼耶（deniers），全是法国通用的辅币。所谓“十二个、一个利”就是十二个本钱，生一个利。约当现在八又三厘多的利率。1655年，明令规定利率为五厘。阿尔巴贡的利率显然是违法的。
- (28) 根据1734年版，补加：“（看见克莱昂特和艾莉丝互相比手势。）”
- (29) 根据1734年版，补加：“（高声。）”
- (3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莱昂特。）”
- (31) 根据1734年版，在这里另分一场，克莱昂特下。
- (3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再行礼。）”
- (3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再学艾莉丝。）”
- (3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再学艾莉丝。）”
- (35) 根据1734年版，补加：“（远远望见法赖尔。）”
- (36) 来历不明的贵人，当时很多，所以阿尔巴贡才说这话；有揶揄的意思。
- (37) “嫁妆”（dot）不足以概括原文的法定意义。主要指新妇带过去的财产、现金，特别是不动产，丈夫可以经管，也可以使用，虽然无权变卖。参看第二幕第五场。中文“嫁妆”，一般仅指新妇带过去的物品。
- (38) 1682年版指出，从“不过”到“就非特别小心不可”，演时全删。
- (39) 1734年版改为：“（旁白，朝花园那边张望。）”
- (4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法赖尔。）”
- (41)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在舞台后部。）”

- (4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艾莉丝。）”
- (4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艾莉丝。）”
- (44) 1734年版，在这里另分一场，艾莉丝下。
- (45) 根据1734年版，补加：“（朝艾莉丝出去的方向走去，一面对她发话。）”
- (46)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47) 即五又五厘多利。
- (48) 即二分利。
- (49) 犹太人，意指放高利贷的。阿拉伯人，意指野蛮人。
- (50) 即二分五厘利。
- (51) 即三千法郎。
- (52) Aumale，在法国西北部，近海。
- (53) 共有八联，有诗、有画，从订婚到去世，叙一对田野夫妇的日常生活，以贡保为主，在17世纪初叶相当流行。
- (54) 这里说的是老式火枪，十分笨重，要放在架子上，才能瞄准。17世纪中叶，火枪改良，不用架子。
- (55) “球桌”直译应是“夫人洞”（trou-madame）。桌上摆着一个架子，靠桌面开13个小洞，上写数字，不照顺序排列，中间一个洞眼为13，用13个象牙小球往里打。
- (56) “棋盘”音译应是“大密艾”（damier），黑白方格相间，当时共64格。
- (57) “鹅图”（Jeu de l’oie）似“升官图”，共63格，每格有图，中央最大，绘鹅，掷二骰为戏，先到鹅图者赢。
- (58) Panurge，法国16世纪小说家拉伯雷所写《巨人传》里的重要人物。所引“预支钱用……寅吃卯粮”见于第三卷第二章。
- (5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在舞台后部。）”
- (60) 根据1734年版，补加：“（认出西蒙老板，低声，向克莱昂特。）”
- (61)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向阿箭。）”
- (6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箭。）”

- (6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尔巴贡。）”
- (64)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克莱昂特。）”
- (65) 根据1734年版，补加：“（西蒙老板溜掉，阿箭也躲开了。）”
- (66)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67)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68) 根据1734年版，补加：“（没有看见福洛席娜。）”
- (69) 意即犹太人。
- (70)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旁白。）”
- (71) 根据1734年版，补加：“（高声。）”
- (72) 威尼斯共和国从中世纪以来，扩张商业，称霸地中海东部，其后土耳其帝国崛起，夺取威尼斯所占各地，称雄地中海东部，长年战争。“皇上”的原文为le Grand Turc，是基督教徒对土耳其苏丹（sultan）的称呼。
- (73) 指圣·劳朗集。
- (74) 大麦去壳，熬汁，当时贵妇人们认为有保护脸色的作用。
- (75) “三十分和四十分”是一种扑克牌的玩法，越靠近三十分越赢，三十一分赢双倍，四十分输双倍。
- (76) Adonis、Céphale、Pâris，全是希腊神话或者传说中的男子。Apallou，希腊神话中的日神。都以美貌年轻出名。
- (77) Saturne，罗马农神，亦即希腊神话中的克罗路斯（Cronos），通常画成老年人。Priam、Nestor、Anchis，都是希腊神话或传说中的老年人。
- (78)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7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8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楼德妈妈。）”
- (81) 克楼德妈妈下。
- (82)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83) 听差平日穿布罩褂，保持里面的制服清洁。
- (84) 两个跟班下。

(85) 1682年版，接着艾莉丝的对话，给阿尔巴贡添一句：“听见了，蠢丫头。”他学她说“听见了”，想见她回话时死样活气，使他不快。一般认为莫里哀演时，靠面部反应，不见得添这句话。

(86) 艾莉丝下。

(87) 克莱昂特下。

(88)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89) 1682年版增补对话：“雅克师傅 好吧！那就得开四份上好羹汤，配足葱、蒜、香菇，再来五道主菜。羹汤有：刺蛄羹，鹌鹑油菜汤，什锦素汤，鸭子萝卜汤。主菜有：炒仔鸡，小鸽子肉馅饼，小牛喉头腺，奶油鸡肉肠，编笠菌。

“阿尔巴贡 活见鬼哟！可以款待全城的人了。

“雅克师傅烤的东西，摆成宝塔，用一个特号大盘子盛，有：一大块下江小牛的里脊，三只野鸡，三只肥仔鸡，十二只家鸽，两打来的鹌鹑，三打来的蒿雀……”重点如果放在阿尔巴贡不要听，演时不妨放弃；重点如果放在雅克师傅热心配菜，不顾阿尔巴贡的阻挠，一气说完，演时不妨采用。

(9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又拿手捂雅克师傅的嘴。）”

(9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雅克师傅。）”

(92) “吃东西为了活着，不是活着为了吃东西。”传说是苏格拉底说的。

(9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雅克师傅。）”

(9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法赖尔。）”

(95) Picardie，旧时法国北部临海的一个省份。

(96) 天主教规定每季开始，划出三天（星期三、星期五与星期六）吃斋。

(97) 根据1734年版，补加：“（笑。）”

(98)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旁白。）”

(99) 根据1734年版，补加：“（高声。）”

(100)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101) 1682年版，接着这句对话，雅克还有一句：“嘻！我们好着呐……”1734年版把这句对话取消了。

(10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玛丽雅娜。）”

- (103) 他说女儿的话引起玛丽雅娜很大的反感。
- (104)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向福洛席娜。）”
- (10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玛丽雅娜。）”
- (10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荞麦秆儿。）” 荞麦秆儿已在场上。
- (10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玛丽雅娜。）”
- (108)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玛丽雅娜。）”
- (10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1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玛丽雅娜。）”
- (11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尔巴贡。）”
- (11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玛丽雅娜。）”
- (113) 根据1734年版，场上只有阿尔巴贡与法赖尔。
- (114)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11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玛丽雅娜。）”
- (11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莱昂特。）”
- (117) 在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半岛西端，相当远僻。
- (118)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没有被人看见。）”
- (119) 旁白。
- (12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莱昂特。）”
- (12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莱昂特。）”
- (12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莱昂特）。 ” 同时删去上面的括弧和括弧内的动作。
- (12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尔巴贡。）”
- (12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莱昂特。）”
- (125) 根据1734年版，补加：“（阿尔巴贡摸索他的衣袋；雅克师傅伸出手去；但是阿尔巴贡掏出来的只是他的手绢，说。）” 同时删去下面的括弧和括弧内的动作。
- (126) 卢梭认为莫里哀这出喜剧伤风败俗，因为他笔下的父亲固然要不得，儿子却更要不得，并举这一句话为例。

- (12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自己，抓住自己的胳膊。）”同时删去下面的括弧和括弧内的动作。
- (128) 指观众。
- (129) 指宪兵（archers）队的队长（prévôts）。“宪兵”原意是“弓箭手”。在17世纪身佩短铳，手持斧钺，随同队长，巡逻捉拿，主要对象是逃兵和游民。
- (130) 当时法国的官职（司法和财赋）是公开买卖的。警务员也在公开买卖之列，隶属巴黎总监（prévôt de Paris）之下，衙门在大碉堡（le Grand Châtelet）。警务员从8名增设到55名，地位低于最高法院的法官，经手民事案件，为初审性质，刑事有终审性质。官职既然是捐买来的，贪财枉法，自不待言。
- (13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尔巴贡。）”
- (13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雅克师傅。）”
- (13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尔巴贡。）”
- (13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尔巴贡。）”
- (135)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36)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旁白。）”
- (137) 根据1734年版，补加：“（高声。）”
- (138) 他误解“动”（toucher）为和艾莉丝发生苟且关系。
- (13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40)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41)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42)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4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法赖尔。）”
- (14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警务员。）”
- (145) 根据1682年版，雅克重复：“（告他窃盗，告他拐诱。）”
- (14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艾莉丝。）”
- (147) 意指女修道院，一说指监狱。

- (148)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法赖尔。）”
- (149) 这是法国对待强盗的一种刑法，先打坏犯人四肢与胸骨，然后仰天捆在一个平放的轮子上待毙，大革命时废除。
- (150)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51)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15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警务员，指着法赖尔。）”
- (153) 根据1682年版，补加：“（他看见点着两支蜡烛，吹灭一支。）”
- (154) 那波利常有变乱，很难说定这是哪一年的事。比较可能的是1647年与1648年的革命，离莫里哀上演《吝啬鬼》约有二十年。领导革命的是马萨尼艾楼（Masaniello, 1628-1647）。起义由于反对西班牙总督的暴政，特别是水果捐。革命得到暂时的胜利。人民要求贵族与平民权利平等，废除苛捐杂税。当时贵族纷纷逃亡。
- (155) 从阿尔巴贡吹灭桌上的一支蜡烛以后，直到昂塞耳默一家人团聚为止，阿尔巴贡边听，边演哑剧。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演员杜麦尼耳（Dumesnil），以演阿尔巴贡出名，曾有关于这场哑剧的记载：“观众听这场戏，向例有些不耐烦，所以为了逗笑起见，演员们就想出了关于蜡烛的动作。动作是这样的：公证人的桌子，放着两支蜡烛，阿尔巴贡吹灭了一支。他才背转过去，雅克师傅就又把蜡烛点着了。阿尔巴贡看见又点着了，就取过来，吹灭了，拿到手里。可是就在他交起两只臂来，听昂塞耳默和法赖尔谈话的时候，雅克师傅走到他后头，又把蜡烛点着了。过了一时，阿尔巴贡放下两臂，发现蜡烛点着了，便吹灭了，放在他的灯笼裤的右袋。雅克师傅自然第四次又把它点着了。最后，阿尔巴贡的手碰到火苗，动作就这样一直延长到他想要昂塞耳默归还他被偷的一万艾居为止。”
- (15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雅克师傅。）”
- (15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莱昂特。）”
- (158)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法赖尔。）”
- (15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昂塞耳默。）”
- (160)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雅克师傅。）”

Les comédies de Moliè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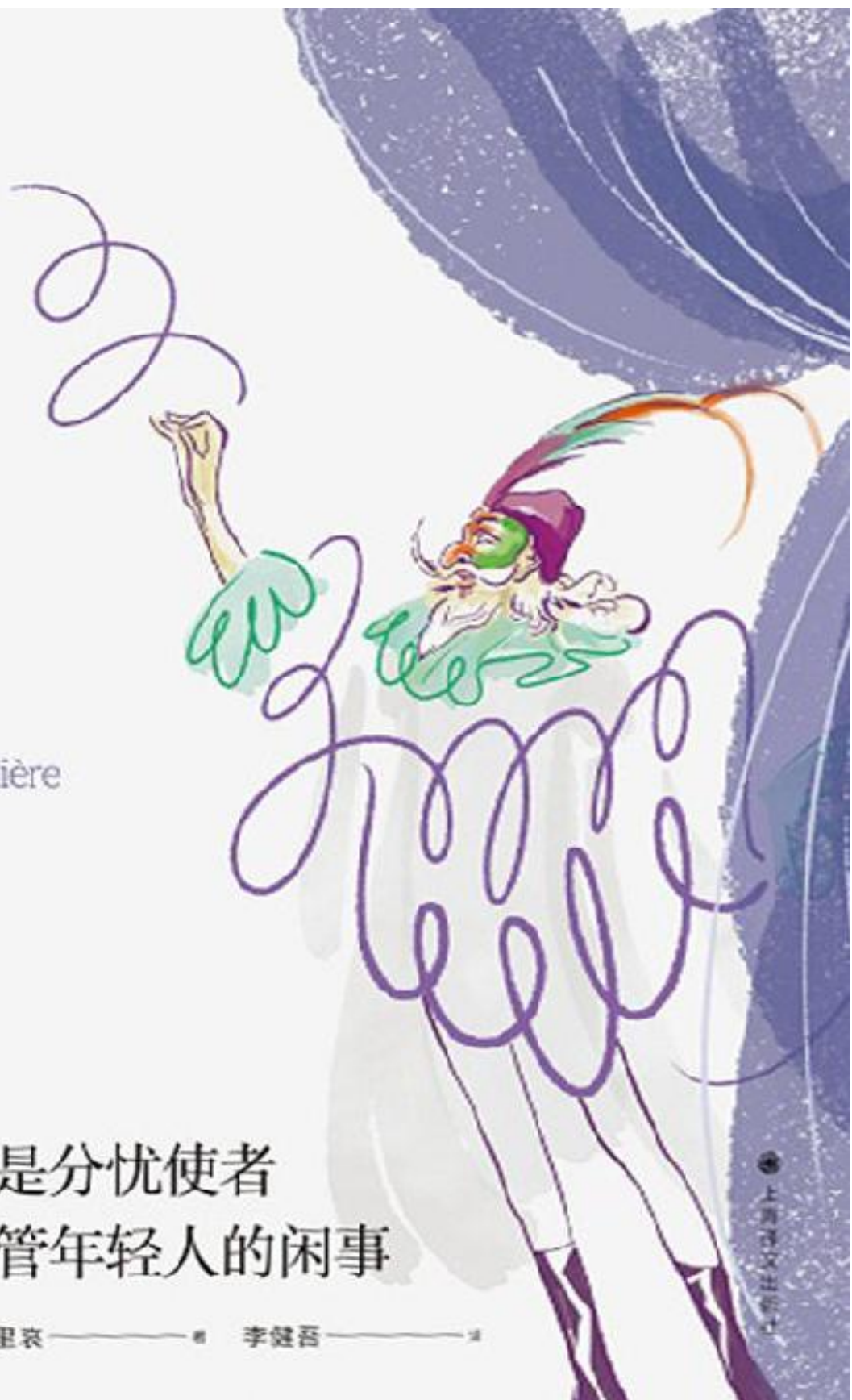
莫里哀喜剧全集

Molière
IV

我是分忧使者
专管年轻人的闲事

[法] 莫里哀 —— 著 李健吾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德·浦尔叟雅克先生⁽¹⁾

演 员

德·浦尔叟雅克先生⁽²⁾ 奥隆特

玉 丽 奥隆特的女儿。

赖利娜 女谋士⁽³⁾。

吕赛特 冒充加斯科尼女人⁽⁴⁾。

艾拉斯特 玉丽的情人。

斯布里嘎尼 那不勒斯人，谋士。

医生甲

医生乙

药剂师

一个农民

一个农妇

歌唱家甲⁽⁵⁾

歌唱家乙⁽⁶⁾

律师甲

律师乙

瑞士门房甲

瑞士门房乙

一位警官

两个弓箭手⁽⁷⁾

几位歌唱家、乐器演奏者与舞蹈家。

景在巴黎⁽⁸⁾

序 曲

艾拉斯特提供序曲，他领导了一个歌唱和器乐的大音乐会，演奏小夜曲，三个声部歌唱对话式的词句，词句和喜剧的主题相关，表现两个情人的感情，他们在一起，受到任性的父母的阻挠。

第一声部

撒呀，迷人的夜，拿你罌粟的芬芳

撒向人人的眼睛，

在这些明媚的地方，

爱神执行权力，只要有心之人苏醒。

你的阴影和你的安静，

比最晴和的白昼还要美丽，

提供甜蜜的时间追求爱情。

第二声部

我们追求爱情，
是件美好的事情，
要是没有力量反对我们的爱情！
我们的心要我们相抚相爱，
可是偏偏就有家长从中作梗。

我们追求爱情，
是件美好的事情，
要是没有力量反对我们的爱情！

第三声部

一切反对力量，
在完美的爱情这里无计可行，
克服一切困难，
只要相爱就成。

三个声部

所以让我们永久热烈相爱：
父母的严厉，残暴的管束，
敌视的命运，别离和劳苦，
只能加强我们友情的诚笃。

所以让我们永久热烈相爱：

两心相爱，
无毒不败。

小夜曲完了，接着就是两个侍童跳舞，同时有四个好奇的观众在一道争吵，手里拿着宝剑。他们打过一场相当悦目的比斗之后，过来两个瑞士门房把他们分开，言归于好，和他们一道跳舞，伴奏着所有的乐器。

第一幕

第一场

玉丽，艾拉斯特，赖利娜。

玉 丽 我的上帝！艾拉斯特，当心别叫人看见，我直害怕人家看见我们在一起；人家不许我跟你在一起，看见你我在一起，那就毁灭啦。

艾拉斯特 我四面看啦，什么也没有看见。

玉 丽 赖利娜，你也要留神，小心有人过来。

赖利娜⁽⁹⁾ 有我呐，你们只管放心好啦；你们有话说，放大胆子说吧。

玉 丽 你对我们的事想出什么好办法没有？我父亲一心要我结的那门讨人嫌的亲事，艾拉斯特，你真有办法改变得了？

艾拉斯特 反正我们都在拼命干；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一大批排炮来摧毁这可笑的计划。

赖利娜⁽¹⁰⁾ 不得了！你父亲来啦。

不对，不对，不对，别动；我看错啦。

玉 丽 我的上帝，赖利娜，你真胡闹，看你吓了我们这一大跳！

艾拉斯特 是的，美丽的玉丽，我们为这事布置了许多机关；按照你先前的许可，我们全部开动，决不迟疑。你不用问我们要玩些什么戏法，到时候有你开心就是了；好比看喜剧，你顶好跟着我往下看，有意想不到的快活，用不着把戏文一五一十全打听出来。我们准备下了种种策划，单等时机一到就施展，主持人是机伶的赖利娜和快手⁽¹¹⁾斯布里嘎尼，你知道这些也就够了。

赖利娜 当然。你父亲不是开玩笑是什么？把他的里摩日⁽¹²⁾律师，德·浦尔叟雅克先生塞给你做姑爷，他一辈子见也没有见过，当着我们的面，坐公共马车把你接走。难道单凭你叔父一句话，加上三四个艾居，就把你心爱的情人扔掉？像你这么一个美人，难道是为一个里摩日人准备的？他想结婚，娶一个里摩日女人不就结了，吵扰基督徒做什么？单浦尔叟雅克这个姓，我听了就怒火冲天。我恨透了德·浦尔叟雅克先生。单就为他这个姓，德·浦尔叟雅克先生⁽¹³⁾，我也要赢这场官司，反正我要破坏这门亲事，你决不会是浦尔叟雅克夫人。浦尔叟雅克！谁受得了这个？不成：浦尔叟雅克，我就受不了；我们要耍他一个好看的，我们要玩他玩个够，我们要把德·浦尔叟雅克先生发回里摩日。

艾拉斯特 我们的精明的那不勒斯人来啦，他会有消息告诉我们的。

第二场

斯布里嘎尼，玉丽，艾拉斯特，赖利娜。

斯布里嘎尼 少爷，你的对头来啦，我在停公共马车的地方看见他的，离这里不到九里⁽¹⁴⁾远；他下车到厨房用饭，我研究他足足研究了大半小时，背也背下来了。说到他的外貌，我不想跟你们谈：你们回头就看见了，大自然用什么方式把他描画出来，他那

么打扮是不是和他相称。可是说到他的头脑，我不妨先告诉你们，世上顶笨的人有他一份；我们遇到他，真还遇着啦。你撒网，他上网，可得心应手啦。

艾拉斯特 你告诉我们的是真话？

斯布里嘎尼 没错儿，我这双眼睛看人准着呐。

赖利娜 小姐，他的名气大着呐；你的事情交给他办，可稳当啦；干大事，他是我们世纪的英雄：他是这样一个人，为了帮助朋友，一生有二十回，见义勇为，冒着划桨⁽¹⁵⁾的风险，宁可丢掉胳膊和肩膀，也要把顶困难的意外事情结束好；像你现在看见的，他被放逐在祖国之外，为了拔刀相助，不知道干出了多少体面事。

斯布里嘎尼 你这样一称赞，倒把我窘住啦；你平生惊天动地的事迹，我说是恭维，不如说是公道，主要是你得到的声誉，你规规矩矩，在赌博之中，赢了带到你家里的年轻的外国爵爷一万二千艾居；又如，你漂漂亮亮签了那张假契，害了整整一家人；又如，你心地高尚，居然否认人家存在你家里的东西；又如，你慷慨出庭作证，成全了两个不该上绞刑架的人的死刑。

赖利娜 这些都是小事，根本不值一提，你这么一表扬，我倒脸红了。

斯布里嘎尼 我情愿顾全你的谦虚，不谈也罢。为了开始我们的事业，我们要赶快跟我们的外省老爷接触，同时，你那方面，你要让喜剧的其他演员全都做好准备，随时要派用场。

艾拉斯特 小姐，少说也得记住你的角色：为了掩饰我们捉弄他，像先前对你讲的，你对父亲的决定要装出一百二十分满意的样子。

玉 丽 假如只要我做这事，一定马到成功。

艾拉斯特 不过，美丽的玉丽，假使我们的机关全部失灵了呢？

玉 丽 我就对父亲宣布我的真情。

艾拉斯特 假如他不顾你的感情，固执到底呢？

玉 丽 那我就吓唬，说我要进修道院。

艾拉斯特 可是，他不管这个，逼着你结这门亲事呢？

玉 丽 你要我对你讲什么？

艾拉斯特 我要你对我讲什么？

玉 丽 是的。

艾拉斯特 一个人真心相爱就会说。

玉 丽 说什么呀？

艾拉斯特 没有力量管束得住你，不管父亲使用全部的力量来阻拦，你也要答应嫁给我。

玉 丽 我的上帝！艾拉斯特，我现在的所作所为，你就满意了吧，别考验我将来的决心了；建议我走极端，惹乱子，别这么强调我的责任了吧；也许我们就根本用不着这么做；万一有必要那样做的话，你就答应我见机行事，起码再说吧。

艾拉斯特 可是……

斯布里嘎尼 我的天，我们的对头来啦，想着我们要做的事。

赖利娜 啊！看这个德行样儿哟！

第三场

德·浦尔叟雅克先生（面向他来的那边，好像在同随着他的人们讲话），斯布里嘎尼。

德·浦尔叟雅克 得啦，什么？怎么回事？怎么的啦？这蠢城，跟这里愚蠢的居民，都给我见鬼去！人就别想迈一步，总有无赖在看你、在笑你！哎！闲逛的先生们，干活儿去，别笑话人了，放人过去吧。我要是再看见有谁带头发笑，我不让他尝尝拳头滋味呀，鬼把我带走！

斯布里嘎尼⁽¹⁶⁾ 先生们，出了什么事？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在取笑谁？怎么寻开心寻到远地来的规矩人身上来了？

德·浦尔叟雅克 这儿有一位就懂道理，这位先生。

斯布里嘎尼 你们这叫什么做法？有什么好笑的？

德·浦尔叟雅克 很对。

斯布里嘎尼 难道先生身上有什么可笑？

德·浦尔叟雅克 是呀。

斯布里嘎尼 跟别人有什么两样？

德·浦尔叟雅克 我是拱腰，还是驼背？

斯布里嘎尼 看人也得先认人。

德·浦尔叟雅克 说得好。

斯布里嘎尼 先生的脸相值得尊敬。

德·浦尔叟雅克 是真的。

斯布里嘎尼 是有身份的人。

德·浦尔叟雅克 是的，里摩日的贵人。

斯布里嘎尼 人有才学。

德·浦尔叟雅克 他念过法律。

斯布里嘎尼 到你们这座城来，是赏你们脸。

德·浦尔叟雅克 还用说。

斯布里嘎尼 先生不是一位逗笑的人。

德·浦尔叟雅克 当然。

斯布里嘎尼 谁笑话他，我不答应。

德·浦尔叟雅克 先生，我一万二千分地承情。

斯布里嘎尼 先生，像你这样一位人物，受到这种款待，我实在看下去，我替全城请求你的宽恕。

德·浦尔叟雅克 多谢之至。

斯布里嘎尼 先生，今天上午你用饭的时候，我看见你，还有公共马车；看你吃面包的那种文雅劲儿，我立刻就对你起了好感；我知道你从前没有来过这地方，一切生疏，我现在又看到你，非常高兴，有机会向你效劳，做向导，带你各处走走，本地的人对正经人缺欠应有的尊敬，往往也是真的。

德·浦尔叟雅克 你待我太好啦。

斯布里嘎尼 我已经对你说了，从我看见你那时候起，我就感到一种向往之情。

德·浦尔叟雅克 感谢之至。

斯布里嘎尼 我欢喜先生的相貌。

德·浦尔叟雅克 十分荣幸。

斯布里嘎尼 我一看就知道你为人正派。

德·浦尔叟雅克 多谢之至。

斯布里嘎尼 为人可爱。

德·浦尔叟雅克 啊！啊！

斯布里嘎尼 为人文雅。

德·浦尔叟雅克 啊！啊！

斯布里嘎尼 为人和善。

德·浦尔叟雅克 啊！啊！

斯布里嘎尼 为人庄严。

德·浦尔叟雅克 啊！啊！

斯布里嘎尼 为人坦率。

德·浦尔叟雅克 啊！啊！

斯布里嘎尼 为人热诚。

德·浦尔叟雅克 啊！啊！

斯布里嘎尼 我告诉你，我愿意为你效劳。

德·浦尔叟雅克 我非常承情。

斯布里嘎尼 我的话是从心窝里掏出来的。

德·浦尔叟雅克 我相信。

斯布里嘎尼 假使我有荣幸见知于你，你就知道我是一个十分真诚的人。

德·浦尔叟雅克 我不怀疑。

斯布里嘎尼 我是奸诈的对头。

德·浦尔叟雅克 这我明白。

斯布里嘎尼 我就不能遮掩自己的看法。

德·浦尔叟雅克 我也这样想。

斯布里嘎尼 你看我的衣服，不和别人一样⁽¹⁷⁾；不过，我原籍是那不勒斯，我希望保留一下衣着的样式和对家乡的真挚之情⁽¹⁸⁾。

德·浦尔叟雅克 做得对极了。拿我来说，我就喜欢按照宫廷的时尚穿衣服。

斯布里嘎尼 我的天！穿在你身上，比我们个个廷臣都相宜。

德·浦尔叟雅克 我的裁缝也这样讲：衣服又趋时，又富丽，会轰动巴黎的。

斯布里嘎尼 毫无疑问。你去不去卢佛⁽¹⁹⁾？

德·浦尔叟雅克 总该走走才是。

斯布里嘎尼 国王看见你一定欢喜。

德·浦尔叟雅克 我相信。

斯布里嘎尼 你有住所没有？

德·浦尔叟雅克 没有；我这就去找。

斯布里嘎尼 我高兴陪你一同去找，这一带地方我全熟。

第四场

艾拉斯特，斯布里嘎尼，德·浦尔叟雅克。

艾拉斯特 啊！这是谁？我看见谁啦？真运气！德·浦尔叟雅克先生！看到你我多高兴呀！怎么？你像记不得我了！

德·浦尔叟雅克 先生，抱歉之至。

艾拉斯特 五六年工夫，你就把我忘光啦？这可能吗？你不记得浦尔叟雅克一家人最好的朋友啦？

德·浦尔叟雅克 原谅我。（向斯布里嘎尼。）说真的！我不知道他是谁。

艾拉斯特 里摩日的浦尔叟雅克，从顶大的到顶小的，我没有一个不认识的，我在当地的期间，只跟他们来往，我有几乎每天看见你的荣幸。

德·浦尔叟雅克 先生，有荣幸的是我。

艾拉斯特 你真就想不起我的脸相来了吗？

德·浦尔叟雅克 没有的话。（向斯布里嘎尼。）我一点也不认识他。

艾拉斯特 你不记得我有幸跟你在一起喝酒喝了不知道多少回？

德·浦尔叟雅克 宽恕我。（向斯布里嘎尼。）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艾拉斯特 里摩日的那位大师傅，烧得一手好菜，他叫什么来的？

德·浦尔叟雅克 小约翰？

艾拉斯特 就是他。我们经常一起在他那里寻欢作乐。里摩日的散步地方，你叫它什么来的？

德·浦尔叟雅克 圆剧场公墓⁽²⁰⁾？

艾拉斯特 正是。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听到你的愉快谈话，一来就是好几小时。你连这也想不起来啦？

德·浦尔叟雅克 对不住，我想起来啦。（向斯布里嘎尼。）活见鬼，我一点也不记得！

斯布里嘎尼 像这种事，成千成百地在脑子里来来去去，人是记不住的。

艾拉斯特 搂搂我吧，我求你了，把我们过去的友谊恢复起来吧。

斯布里嘎尼 他是一位非常爱你的人。

艾拉斯特 告诉我一下你全家人的消息吧：他近来怎么样啦，你那位……他……人可正派啦。

德·浦尔叟雅克 我的哥哥调解官⁽²¹⁾？

艾拉斯特 是的。

德·浦尔叟雅克 他好着呐。

艾拉斯特 真的，听见这话，我开心。还有那位脾气好极了的先生……他……你的……

德·浦尔叟雅克 我的表哥陪审官？

艾拉斯特 就是他。

德·浦尔叟雅克 总快活，总爱捣蛋？

艾拉斯特 我的天！我听见了，开心之至。你叔叔怎么样了？他……

德·浦尔叟雅克 我没有叔叔。

艾拉斯特 可是当时你有……

德·浦尔叟雅克 没有叔叔，有也只有一个姑姑。

艾拉斯特 你姑姑，我要说的正是她。她近来好吗？

德·浦尔叟雅克 她死了有半年啦。

艾拉斯特 哎呀！可怜的女人！她为人那样好！

德·浦尔叟雅克 我们还有一个侄子是主教的议事司铎，后来害天花害死了。

艾拉斯特 真可怜！

德·浦尔叟雅克 你也认识他？

艾拉斯特 岂止认识！一个高个儿的壮实孩子。

德·浦尔叟雅克 不算顶高。

艾拉斯特 不，可是身材挺好。

德·浦尔叟雅克 哎！是的。

艾拉斯特 他是你侄子……

德·浦尔叟雅克 是呀。

艾拉斯特 你哥哥还是你妹妹的儿子……

德·浦尔叟雅克 正是。

艾拉斯特 议事司铎……教堂……叫什么来的？

德·浦尔叟雅克 圣·艾田⁽²²⁾。

艾拉斯特 正是他，我认识的就是他。

德·浦尔叟雅克 我家里人全叫他说了。

斯布里嘎尼 他认识你比你清楚多了。

德·浦尔叟雅克 就我看来，你在我们城里待得很长久？

艾拉斯特 整整两年。

德·浦尔叟雅克 那么，当时我的调解官表弟抱着他的孩子，请我们的省长大人做义父，你在场吧？

艾拉斯特 可不是嘛，请客里头我是头一个。

德·浦尔叟雅克 可讲究啦。

艾拉斯特 非常讲究。

德·浦尔叟雅克 那场酒席可真考究啊。

艾拉斯特 那还用说。

德·浦尔叟雅克 那么，当时我跟那位佩里高尔⁽²³⁾的贵人争吵，你也在场了？

艾拉斯特 是呀。

德·浦尔叟雅克 家伙！他算碰上对手啦。

艾拉斯特 啊！啊！

德·浦尔叟雅克 他打了我一记耳光，可是我骂他骂得可凶啦。

艾拉斯特 当然。话说回来，我不希望你住到别人家去，要住就住在我家。

德·浦尔叟雅克 我不好……

艾拉斯特 你说笑话？我顶好的朋友不住在我家，住到旁的地方，我决不答应。

德·浦尔叟雅克 那会对你……

艾拉斯特 不，你得住在我家，不然的话，鬼抓了我去！

斯布里嘎尼 既然他这样坚持，我劝你就接受他的好意吧。

艾拉斯特 你的行李呢？

德·浦尔叟雅克 在我下车的地方，跟我的听差在一起。

艾拉斯特 叫人把它们搬过来吧。

德·浦尔叟雅克 不行，我不许他走动，除非是我亲自去一趟，我害怕上当。

斯布里嘎尼 是要想得谨慎些。

德·浦尔叟雅克 对本地还是小心点儿好。

艾拉斯特 我看处处都有精明的人。

斯布里嘎尼 我陪先生去一趟，再带他回到府上来。

艾拉斯特 好吧。我正有话吩咐下人，你们只要到那边那所房子⁽²⁴⁾就行。

艾拉斯特 我盼你们来，可别把我盼急了。

德·浦尔叟雅克⁽²⁵⁾ 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会碰上这种好交情。

斯布里嘎尼 他的相貌是一个正经人。

艾拉斯特 （一个人。）家伙！德·浦尔叟雅克先生，我们要请你尝尝各种味道；全准备好了，只要我一拍手就成。

第五场 药剂师，艾拉斯特。

艾拉斯特 方才我叫人去请医生，想必就是先生吧。

药剂师 不是，先生，我不是医生；我没有那种荣誉，我只是药剂师，不称职的药剂师，为你效劳。

艾拉斯特 医生在家里吗？

药剂师 在家，有几个病人，他正在忙着开方子，我去告诉他你在这里等他。

艾拉斯特 不，别动，等他完了事好啦；我们有一位亲戚，我已经同他说过，一来就犯疯病，我们请他医治，希望在他结婚以前，能把他治好了。

药剂师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跟他谈这件事的时候，我正跟他在一起。我的天！我的天！你们算遇着啦，天下的医生数他能干呐：这个人精通医道，就跟我背熟我的看图识字⁽²⁶⁾一样；病人要是该死，古人的规则别想他肯改动一个

字。是的，他总走大路，总走大路，正午是正午，决不在下午两点找正午；人世的金子都搬在他眼面前，学院不许开的方子，他也决不肯开别的方子治疗病人。

艾拉斯特 他做得十分有理：学院不同意，病人就不该希望把病治好。

药剂师 我说这话，不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而是因为做他的病人，有一种乐趣，一种乐趣：因为，不管出什么变化，只要按规律办事，人也心安理得了；死在他手里头，你的承继人不会怪罪你的。

艾拉斯特 这对死人是一种老大的安慰。

药剂师 当然，至少是根据方法死的，也就可以开心啦。再说，他不是那些拿病当生意做的医生；这是一位爽快人、爽快人，希望赶快送走他的病人；一个人要死，到了他手上，死得真是顶快不过了。

艾拉斯特 说实话，直截了当地把事交代完毕，痛快之至。

药剂师 也的确是：围着锅台乱转，老讲价，老还价，有什么用？应当马上把病情认准了才对。

艾拉斯特 你这话有道理。

药剂师 我的孩子里头，已经有三个有荣幸由他调理病，不到四天就死了，交给别人，会拖上三个多月的。

艾拉斯特 这样的朋友，就该多交几位才是。

药剂师 还用说。我现在跟前只有两个孩子了，他照料他们，就跟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他按照他的想法照料、管理，我决不过问；我从城里回来，我时常看见他们根据他的吩咐放血、灌肠，我惊奇得不得了。

艾拉斯特 关心到这步田地，太该感谢了。

药剂师 那不是他，那不是他，他来啦。

第六场

医生甲，一位农民，一位农妇，艾拉斯特，药剂师。

农 民 先生，他顶不住啦，他说，他觉得头疼得要命。

医生甲 病人是傻瓜，他就不知道，他害的这个病，不是头疼，根据嘎连⁽²⁷⁾，疼的应当是脾脏。

农 民 先生，不管是什么，半年以来，头疼之外，他一直泻肚子。

医生甲 好，这表示里头在清除。我三两天里头去看他，可是，万一他在这以前死了的话，别忘记通知我一声，因为，让医生去看一个死人，是不礼貌的。

农 妇 先生，我父亲的病情越来越沉重啦。

医生甲 这不是我的过失：我给他开了方子；他凭什么不好？他放过多少回血？

农 妇 先生，十五回啦，二十六天以来。

医生甲 放过十五回？

农 妇 是呀。

医生甲 还不见好？

农 妇 不见好，先生。

医生甲 这表示病不在血里头。我们再让他洗十五回肠，看病是不是在气里头；要是还不见效的话，我们就送他洗澡去。

药剂师 这个办法就是高，医道真高。

艾拉斯特 先生，前几天，为了一位亲戚，我叫人请你给他看病，他精神有点错乱，我希望他住在府上，一则医治起来方便，二则也少人看望他。

医生甲 是的，先生，我已经全安排好了，我答应尽可能做到安全就是。

艾拉斯特 他来啦。

医生甲 来的时机太巧啦，我这儿正有一位老朋友，我很高兴有他同我研究一下病情。

第七场

德·浦尔叟雅克先生，艾拉斯特，医生甲，药剂师。

艾拉斯特⁽²⁸⁾ 我临时出了一件小事，不得不离开你，不过这儿有一个人，我把你交托给他，他会为我尽心照料你的。

医生甲 这是我职业上应尽的责任，你交给我办，我一定尽心就是。

德·浦尔叟雅克⁽²⁹⁾ 这是他的管家，他一定是一位贵人。

医生甲 是的，我答应你，我一定按照方法照料先生，完全符合我们技术上的全部规则。

德·浦尔叟雅克 我的上帝，用不着待我那么多的礼貌；我不是添麻烦来的。

医生甲 这样用我只能使我开心。

艾拉斯特 这里是我先付的六个皮司陶耳⁽³⁰⁾，以后要付的不在内。

德·浦尔叟雅克 不，请你不要为我破费，我不要你为我添置东西。

艾拉斯特 我的上帝！由它去吧。这不是为你用的。

德·浦尔叟雅克 我求你只把我当朋友看待就行了。

艾拉斯特 这正是我所要做的。（低声，向医生。）我特别请你费心，别放走他；因为，他有时候直想溜掉。

医生甲 你不必挂记。

艾拉斯特 （向德·浦尔叟雅克）我请你宽恕我礼貌不周。

德·浦尔叟雅克 你说笑话，你待我太厚道啦。

第八场

医生甲，医生乙，德·浦尔叟雅克先生，药剂师。

医生甲 先生，挑我为你效命，对我是太大的荣誉。

德·浦尔叟雅克 甘当为你效劳。

医生甲 这是我的同事，一位能干人，我们要一道研究料理你的方式。

德·浦尔叟雅克 我告诉你们，用不着过多的礼节，照日常的样子我就满意了。

医生甲 来吧，端坐椅来⁽³¹⁾。

德·浦尔叟雅克⁽³²⁾ 一位年轻人，用的些底下人，却都那么阴森森的！

医生甲 先生，来吧；请坐，先生。

〔他们就座，两位医生一人拿起他一只手号脉。〕

德·浦尔叟雅克 （伸出手去。）承情之至。（看见他们给他号脉。）这是什么意思？

医生甲 先生，你胃口好吗？

德·浦尔叟雅克 是呀，不但能吃，还能喝。

医生甲 糟糕：这种贪凉、贪湿的奇好的胃口是一种内热和内干的表示。睡得好吗？

德·浦尔叟雅克 饭一吃饱，就睡好了。

医生甲 你做梦吗？

德·浦尔叟雅克 有时候。

医生甲 是哪种性质？

德·浦尔叟雅克 梦的性质。活见鬼，这叫什么谈话呀？

医生甲 大便怎么样？

德·浦尔叟雅克 家伙！我简直不懂这些问话的意思，我倒想喝一杯。

医生甲 忍一下吧，我们就要当着你的面讨论你的问题了，为了你听得懂，我们就用法文来讨论⁽³³⁾。

德·浦尔叟雅克 为了吃东西，要大讨论一番，有这种必要吗？

医生甲⁽³⁴⁾ 病不完全认识，就不可能治好病，所以，想要完全认识病，就不能不对病建立一种特别观点，而正确的分类，依照诊断和病症的标志，学长先生，请允许我在接触病情为治好这种病我们开出适当药方之前，先考虑一下有关疾病的问题。所以，先生，请你允许我说，我们现在这位病人，不幸受到这种疯症所打击、所感染、所侵袭、所破坏：这种疯症，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名称，叫做小腹性悒郁症，是一种极难医治的疯症，必须有一位精于医道、像你这样一位艾斯库拉普⁽³⁵⁾，才能把它治好，我说你，因为阁下如人所云，老于此道，各种样式的疯症经你调治的，就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我把这叫做小腹性悒郁症，以便和另外两种区别；因为知名的嘎连，这样称呼所谓的悒郁症，以渊博的方

式，把日常这种疾病分为三类，不仅拉丁叫悒郁症，就是希腊也叫悒郁症，这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类，来自头脑本身的缺点；第二类，来自血，变成黑色的液体；第三类，叫小腹性，就是我们要治的这种病，来自小腹和下部某一部分的缺点，特别是脾脏，由于它发热和发炎的结果，给我们病人的脑子带来许多浓厚和肮脏的黑气，这种恶毒的黑气造成主要器官的功能的恶变，导致这种疯病的出现。依据我们的理论，他显然就受到它的侵袭和克制。根据我说起的无可争辩的诊断，作为例证，你只要观察一下你所看到的他那种极为严肃的神情就明白了；这种伴有恐惧与疑心的忧郁，正是这种疾病本身所具有的个别标记，曾经由神明的老人伊包克拉特⁽³⁶⁾一清二楚地指示出来；这种面貌、这双惊惶失措的红眼睛、这把大胡子、这种又细又长又黑又多毛的身体的习惯，表示他在害这种疾病，而且非常严重，来自小腹的缺点：这种疾病经过长时间的移植，再老化、习惯化，取得居留权，就可能恶化为躁狂症，或者恶化为肺结核，或者恶化为中风，或者甚至于恶化为高度癫痫症与狂怒症。假使这些设想对症，认识疾病等于治好一半，因为 *ignoti nulla est curatio morbi*⁽³⁷⁾，同意我们给先生开的药方，在你也就不成其为困难。首先，医治这种闭塞性过剩现象和这种全身性的茂盛的虚弱现象，我的意见是慷慨大度地静脉出血，就是说，要经常大量放血：先放臂内的视力血管、再放臂内的脑力血管；甚至于，病要是坚执不愈的话，就该给他打开前额血管，开口要大，让血尽量流出；同时，用适当的特别的清洗药物，就是，清洗胆汁、黑胆汁以及其他等等进行灌肠，洗肠，清除；由于一切疾病的真正原因不是一种浓厚的有渣滓的浊气，就是一种粗糙的黑色气体变暗，污染并弄脏动物性元神，所以随后，他就该用一种洁净与纯粹的水沐浴，搀和大量澄清的奶汁，用水洗清浓厚的浊气的渣滓，用澄清的奶汁消除这种气体的黑色；不过，我认为首先对他

有益的，是用愉快的谈话、歌唱和乐器使他感到欢悦，有舞蹈家参加，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因为他们的行动轻巧、灵活，可以刺激和唤醒他的迟钝的精神和懒惰，因为懒惰滋生他的血的浓度，而血的浓度是他的病根。这就是我想到的医疗方法，学长大师先生，根据你历年行医的经验、判断、智慧与才能，可能增加许多更好的方法。Dixi⁽³⁸⁾。

医生乙 先生，你方才谈的道理，上帝明鉴，我确实是无话可添！关于先生的疾病的标记、症候和原因，你的言论非常精采；你的理论是十分渊博、十分美丽，他就不可能不疯、不是小腹性忧郁症；倘如他不是的话，为了你言论的美丽和你理论的正确，他也必须是疯症，小腹性忧郁症。是的，先生，一切和这种疾病相关的地方，graphice depinxisti⁽³⁹⁾，你全图解地描画出来，令人一目了然：关于这种疾病，无论是诊断，无论是病象，无论是医疗，凡是你宣布的，都不可再渊博、再明智、再巧妙地孕育、思考、想象了；我现在所能做的，只有向先生道喜，他落在你手里，告诉他，他害疯症，太走运了，能享受到你十二分合理地建议的方案的神妙与仁慈。我全部赞成，manibus et pedibus descendu in tuam senlentiam⁽⁴⁰⁾，我所要增加的无非是用单数放血和灌肠：numéro deus impari gaudet⁽⁴¹⁾；在沐浴之前，先用澄清的奶汁，前额放上一条有盐的绷带，盐是智慧的象征；把他住房四墙粉刷成白色，驱散他精神上的黑暗：album est disgregativum visus⁽⁴²⁾；立刻就给他进行一次小型洗肠，作为采用那些合理的方案的序论和导言，如果他得救的话，他应该有舒适之感。先生，但愿上天让你这些方案，遵照我们的意愿，使病人复元！

德·浦尔叟雅克 两位先生，我听了你们一小时。我们是不是在这里演喜剧？

医生甲 不，先生，我们不是演喜剧。

德·浦尔叟雅克 这全是怎么回事？你们唧里咕噜说了半天，都在胡闹些什么呀？

医生甲 好，骂人啦。我们正少这个症候证明他的疾病，这很可能变为躁狂症。

德·浦尔叟雅克 他们把我交给什么人啦？

〔他睡了两三次。〕

医生甲 多痰，又是一种症候。

德·浦尔叟雅克 不谈这个，我们出去吧。

医生甲 不安于一个地点，又是一种症候。

德·浦尔叟雅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要拿我做什么？

医生甲 按照我们方才开的处方，给你治病。

德·浦尔叟雅克 给我治病？

医生甲 是呀。

德·浦尔叟雅克 家伙！我不是病人。

医生甲 一个病人不体会自己有病，是恶劣标记。

德·浦尔叟雅克 我告诉你们，我好着呐。

医生甲 你有病没有病，我们比你清楚，我们是医生，我们清楚你的体质。

德·浦尔叟雅克 你们是医生，跟我不相干；医学就不在我的心上。

医生甲 哼，哼：你这个人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疯。

德·浦尔叟雅克 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从来就不肯吃药，他们两个人临死就没有医生帮忙。

医生甲 我不奇怪他们养出一个儿子是疯子。好啦，开始治疗吧，先用动听的轻快的和声，减轻、安定、镇静他精神上的不安吧，我看他要闹了。

第九场

德·浦尔叟雅克。

德·浦尔叟雅克 这是什么鬼把戏？难道本地的人都是疯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人，我简直什么也弄不明白。

第十场

两位歌唱家（古怪医生装扮的意大利人），跟着八个舞蹈家（伴着乐器的合奏，歌唱家唱着歌）。

两位歌唱家

Buon di buon di, buon di:

non vi lasciate uscidere

Dal dolor malinconico

noi vi faremo ridere

Col nostro canto armonico;

Sol per guarirvi

Siamo venuti qui,

Buon di, buon di, buon di. ⁽⁴³⁾

歌唱家甲

Altro non è la pazzia

Che malinconia.

Il malato

non è disperato,

Se vol pigliar un poco d'allegria

Altro non è la pazzia

Che malinconia. ⁽⁴⁴⁾

歌唱家乙

Sû, Cantate, ballate, ridete;

E se far meglio voleté,

Quando sentite il deliro vicino,

Pigliate del vino,

E qualche vol ta un poco di tabac.

Allegramente, monsu pourceaugnac! ⁽⁴⁵⁾

第十一场

药剂师，德·浦尔叟雅克先生 ⁽⁴⁶⁾。

药剂师 先生，这儿有一小剂药。一小剂药，你一定要服，请吧，请吧。

德·浦尔叟雅克 怎么？我用不着这东西。

药剂师 这是开出来的药，先生，开出来的药。

德·浦尔叟雅克 啊！吵死人啦！

药剂师 服吧，先生，服吧：这不会对你有害的，不会对你有害的。

德·浦尔叟雅克 啊！

药剂师 这是一点洗肠子药水，一点洗肠子药水，好吃，好吃；它好吃，好吃；来，服吧，服吧，服吧，先生：这为了洗肠子，为了洗肠子、洗肠子……

〔两位歌唱家，伴着舞蹈家和乐器，围着德·浦尔叟雅克跳舞，在他面前站住，唱着：

Piglia—lo sù,

Signor monsu,

Piglia—lo, piglia—lo, piglia—lo Sù.

Che non ti farà maie,

Piglia—lo sù questo serviziale;

Piglia—lo Sù

gignoz monsa

Piglia—lo Piglia—lo, Piglia—lo Sù. ⁽⁴⁷⁾

德·浦尔叟雅克 （逃走。）见你们的鬼去！

〔药剂师、两位歌唱家和舞蹈家跟着他，手里全拿着一个灌肠器。

第二幕

第一场 斯布里嘎尼，医生甲。

医生甲 他冲开我布置的种种障碍跑掉，我开始要给他吃的药，他也不吃。

斯布里嘎尼 简直是自己跟自己作对，躲避你开的有益于他的身体的方子。

医生甲 不愿意把病治好，是头脑凌乱和理智损伤的标记。

斯布里嘎尼 只要你治，一定会把他治好的。

医生甲 毫无疑问，就是同时害十二样病，也医治得好。

斯布里嘎尼 可是他这样一逃，你应该有五十皮司陶耳到手，就无影无踪了。

医生甲 我？我不能丢这笔钱，不管他怎么样，也要医治他。他是我的病人，就得服我的药，只要我在什么地方找到他，作为医学的逃犯、我的处方的违抗者，我就要叫人把他抓回来。

斯布里嘎尼 你有理，你的药妙手回春，他不服，等于偷你的钱财。

医生甲 我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他的消息？

斯布里嘎尼 一定是在奥隆特老头子家，他来娶他女儿，他不知道他未来的姑爷有病，说不定想急着成亲。

医生甲 我马上就对他讲去。

斯布里嘎尼 你这样做对。

医生甲 他受我的诊断的全面控制，病人不能拿医生开玩笑的。

斯布里嘎尼 你这话讲得对极了；我要是你的话，你不给他吃药吃到你心满意足，你就不许他结婚。

医生甲 交我办好了。

斯布里嘎尼⁽⁴⁸⁾ 我这方面，再布置一组排炮，老丈人和姑爷一样要上当的。

第二场 奥隆特，医生甲。

医生甲 先生，有一位德·浦尔叟雅克先生要娶你的女儿。

奥隆特 是呀，我等他从里摩日来，他也该到啦。

医生甲 他是到啦，人家把他送到我家，他跑掉了；可是，我以医学的名义，禁止你们进行你们讲定的婚事，除非是我为结婚已经准备妥善，他有资格生产心身完全符合条件的子女。

奥隆特 这是怎么回事？

医生甲 你的未来的女婿已然正式构成我的病人：人家要我治好他的疾病，他的疾病变成归我所有的一件家具，成为我的一部分财产，我向你宣告，我不许他结婚，除非是他首先满足医学，接受我给他开的医疗方案。

奥隆特 他有病？

医生甲 是的。

奥隆特 请教，什么病？

医生甲 你不用操心。

奥隆特 难道病是……？

医生甲 医生有保守秘密的义务。我吩咐你，你和你女儿，没有我的同意，不得和他举行你们的婚礼，否则，就要结怨医学院，经受我们送给你们的各种疾病。

奥隆特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对结婚这件事加意小心就是了。

医生甲 有人把他送给我看管，他就不得不是我的病人。

奥隆特 好吧。

医生甲 他逃不掉，我要让法院判决，他要由我医治。

奥隆特 我同意。

医生甲 是的，他不死，就是我治好了他。

奥隆特 但愿如此。

医生甲 万一我找不到他，我就拿你当他，把你治好了。

奥隆特 我身子好着呐。

医生甲 我不管，反正我得有一个病人，我能找到谁，就算谁。

奥隆特 随你的便，反正不会是我。⁽⁴⁹⁾听听这理由看，有多充分！

第三场 斯布里嘎尼（福朗德⁽⁵⁰⁾商人装扮），奥隆特。

斯布里嘎尼 先生子，吵你啦，俺是福朗德一个外国的跑买卖的，有点子小事跟你先生打听。

奥隆特 什么事，先生？

斯布里嘎尼 先生子，请喽，你戴上子帽子。

奥隆特 告诉我，先生，你有什么事。

斯布里嘎尼 俺煞个子也不说，先生子，你不戴上帽子。

奥隆特 行。先生，什么事？

斯布里嘎尼 你知道不知道这城里头有一个先生子，叫奥隆特的？

奥隆特 是呀，我知道。

斯布里嘎尼 他这人是个啥样子，先生子，请问你喽。

奥隆特 跟别人一样。

斯布里嘎尼 先生子，俺要知道的，他是不是一个有钱的阔人？

奥隆特 是的。

斯布里嘎尼 先生子，阔得了不得。

奥隆特 是的。

斯布里嘎尼 先生子，那俺就大大放心咧。

奥隆特 你问这干什么？

斯布里嘎尼 先生子，对俺们这点子小事关系可重大得了不得。

奥隆特 说呀，到底为什么？

斯布里嘎尼 先生子，是这个子，奥隆特先生子要把他的女娃子嫁给一个叫德·浦尔叟雅克先生子。

奥隆特 怎么样？

斯布里嘎尼 是这个子浦尔叟雅克先生子，先生子，欠下福朗德那个子地方十个子，要不就是十二子做买卖的人的钱，数日子老大老太子，他们全到贵地找他来咧。

奥隆特 这位德·浦尔叟雅克先生欠十一二位商人的债？

斯布里嘎尼 说的就是哇，先生子；有八个月了，俺们把他告下来了，叫他子拿奥隆特先生子嫁女娃子的钱了清债务。

奥隆特 哼，哼，他拿我给女儿的钱还债？

斯布里嘎尼 可不是，先生子，俺们全诚心诚意子就等着他办这门子喜事咧。

奥隆特⁽⁵¹⁾ 幸而听到。⁽⁵²⁾ 再见啦。

斯布里嘎尼 先生子，俺要多谢你指教个子。

奥隆特 不敢当。

斯布里嘎尼 先生子，俺要多谢先生子给俺的那个好消息。⁽⁵³⁾ 不坏。扔掉我的福朗德人的打扮，想想别的机关吧；在老丈人跟姑爷之间，试着多来些疑心、误会，把说妥了的亲事给拆散了。两个人全容易上钩，事情就好办了，遇到这种容易到手的野味，我们这第一流的骗子也就是玩耍玩耍罢了。

第四场

德·浦尔叟雅克先生，斯布里嘎尼。

德·浦尔叟雅克⁽⁵⁴⁾ Piglia—lo Sù, Piglia—lo Sù, Signor monsu⁽⁵⁵⁾：这算什么鬼话？⁽⁵⁶⁾ 啊！

斯布里嘎尼 先生，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德·浦尔叟雅克 我见过的样样事，都像在洗肠子。

斯布里嘎尼 怎么啦？

德·浦尔叟雅克 你把我领到那所房子门口，你不知道我在里头遇到的事？

斯布里嘎尼 真是不知道：到底遇到了什么事？

德·浦尔叟雅克 我以为人家照规矩厚待我。

斯布里嘎尼 怎么样？

德·浦尔叟雅克 你把我交给那位先生。⁽⁵⁷⁾ 几位穿黑衣服的老师。一把椅子里。按脉。像那样子。他疯了。两个脸庞子丰满的大块头。大帽子。Buon di, buon di。⁽⁵⁸⁾ 六个老头子。⁽⁵⁹⁾ 达，拉，

达，达，达，拉，达，达。Allegramente monsu Pourceaugnac。
(60) 药剂师。洗肠子。服吧，先生，服吧，服吧。它好吃，好吃，
好吃。这是为了洗肠子，为了洗肠子，洗肠子。Piglia—lo Sù，
Signor Monsu Piglia—lo，Piglia—lo，Piglia—lo Sù。(61) 我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瞎闹的事。

斯布里嘎尼 这全说的是什么呀？

德·浦尔叟雅克 意思就是说，那个家伙呀(62) 拥抱我，搂我，是一个骗子，把我放在一个人家，为了开我玩笑，跟我捣鬼。

斯布里嘎尼 会有这种事？

德·浦尔叟雅克 毫无疑问，他们是一打鬼迷了心窍的人，在后头追我；我吃够了苦头，才逃出了他们的爪子。

斯布里嘎尼 你看，脸貌可真能骗人哟！我还以为他是你最亲热的朋友。这可真意外啦，我简直要以为世上到处都是骗子啦。

德·浦尔叟雅克 我有没有洗肠子的气味？闻闻看，求你啦。

斯布里嘎尼 哎！倒有那么点近似的味道。

德·浦尔叟雅克 我的嗅觉和我的想象装满这东西，我总像看见有一打来的灌肠器，对准了我。

斯布里嘎尼 真有这种混账事！人都成了奸细跟坏蛋！

德·浦尔叟雅克 请你告诉我奥隆特先生的住处，我恨不得马上去他家。

斯布里嘎尼 啊！啊！原来你是个多情种子呀！你听人讲起奥隆特先生有一个女儿……？

德·浦尔叟雅克 是的，我来娶她。

斯布里嘎尼 娶……娶她？

德·浦尔叟雅克 是的。

斯布里嘎尼 正式结婚？

德·浦尔叟雅克 难道还有别的方式？

斯布里嘎尼 啊！那就另作一说了，我请你原谅。

德·浦尔叟雅克 这话是什么意思。

斯布里嘎尼 没意思。

德·浦尔叟雅克 到底怎么啦？

斯布里嘎尼 听我说，没怎么，我把话讲得太快了点。

德·浦尔叟雅克 我求你啦，你就把隐情讲给我听吧。

斯布里嘎尼 不，没有这个必要。

德·浦尔叟雅克 谢谢你。

斯布里嘎尼 不行，请你宽恕我这次吧。

德·浦尔叟雅克 难道你不是我的朋友？

斯布里嘎尼 是朋友，可也不能过了头。

德·浦尔叟雅克 你就不该有话瞒着我不讲。

斯布里嘎尼 这不单是你的事，还牵连别人的。

德·浦尔叟雅克 为了你打开你的心，我有一个小小的戒指，求你为我的缘故就把它收下来吧。

斯布里嘎尼 你先让我研究一下我这么做会不会违背良心。⁽⁶³⁾这是一个贪图财富的人，想方设法，要给他女儿寻一个有大利可图的好人家，应该不祸害别人才是。这些事是世人都知道的，不过由我揭露给一个不知道底细的人听，不许说人讲他的坏话。这是实情。可是，另一方面，这是一位外乡人，人家有意欺负他，他却

好心好意来娶一位姑娘，这姑娘他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见过；人家是一位心地坦率的贵人，我觉得自己对他有好感，他赏脸把我看成他的朋友，什么话也告诉我，还要我为他的缘故留下一个戒指⁽⁶⁴⁾。是的，我觉得我可以对你讲，并不损害我的良心；不过，我尽可能轻描淡写地告诉你，也要尽可能帮人遮掩一下。我不妨告诉你，那位姑娘生活可不检点啦，其实这话也有点过火；把问题给你解说清楚，还得换上一些比较好听的字眼。摩登女郎这句话不足以说明问题；交际花这句话倒正合我的心意，我可以用过来老实地对你说出她的为人。

德·浦尔叟雅克 难道他们真想把我当成傻瓜看？

斯布里嘎尼 也许实际上不像人想的那么坏。何况有些人，说到了，就不拿这些事放在心上，认为他们的名声不靠这些……

德·浦尔叟雅克 承你的情，我还不想朝自己头上戴那么一顶绿帽子，德·浦尔叟雅克这个家伙爱的是扬着头走路。

斯布里嘎尼 她父亲来啦。

德·浦尔叟雅克 那个老头子？

斯布里嘎尼 正是，我走啦。

第五场 奥隆特，德·浦尔叟雅克。

德·浦尔叟雅克 日安，先生，日安。

奥隆特 效劳，先生，效劳。

德·浦尔叟雅克 你是奥隆特先生，不是吗？

奥隆特 正是。

德·浦尔叟雅克 我呐，是德·浦尔叟雅克先生。

奥隆特 好吧。

德·浦尔叟雅克 奥隆特先生，你以为里摩日全是傻瓜吗？

奥隆特 德·浦尔叟雅克先生，你以为巴黎人全是蠢货吗？

德·浦尔叟雅克 奥隆特先生，你真还自信，像我这样一个人，会是一个急色儿？

奥隆特 德·浦尔叟雅克先生，你真还自信，像我这样一位小姐，会急于嫁男人？

第六场

玉丽，奥隆特，德·浦尔叟雅克先生。

玉 丽 父亲，方才有人对我讲，德·浦尔叟雅克到啦。啊！不用说，那就是他，我的心也对我这么讲。多好的形体！多好的风度！嫁这样一位丈夫，我多满意！答应我搂搂他吧，向他表示表示……

奥隆特 且慢，女儿，且慢。

德·浦尔叟雅克⁽⁶⁵⁾ 家伙！好摩登哟！她一下子就热火上来啦！

奥隆特 德·浦尔叟雅克先生，我倒想知道，你凭什么理由敢来……

玉 丽 看见你，我开心死啦！我一心就盼……

奥隆特 啊，女儿！听我的吩咐，离开这里。

德·浦尔叟雅克⁽⁶⁶⁾ （玉丽走到德·浦尔叟雅克先生跟前，一副媚态看着他，想握他的手。）喝，喝，多轻佻哟！

奥隆特 我倒想知道，我说，请你玩玩，你凭什么理由，竟敢……⁽⁶⁷⁾

德·浦尔叟雅克⁽⁶⁸⁾ 活要人命！

奥隆特⁽⁶⁹⁾ 又来啦？你这是做什么？

玉 丽 你不愿意我亲热亲热你给我挑的丈夫？

奥隆特 不愿意。回家里去。

玉 丽 让我多看看他。

奥隆特 进去，听我的吩咐。

玉 丽 请你就让我在门口多待一会儿。

奥隆特 我不愿意，我；你要不马上进去，看我……

玉 丽 好啦！我进去。

奥隆特 我女儿是一个不懂事的蠢丫头。

德·浦尔叟雅克⁽⁷⁰⁾ 她一下子就看上我啦！

奥隆特⁽⁷¹⁾ 你不愿意进去？

玉 丽 你到底在什么时候才让我跟先生成亲？

奥隆特 永远不；你嫁不了他。

玉 丽 我呀，既然你答应把他给我，我就要他。

奥隆特 我要是先前答应把他给你，现在我又不答应啦。

德·浦尔叟雅克⁽⁷²⁾ 她直想嫁我。

玉 丽 你白反对，就让世人都反对，我们也要在一道结婚。

奥隆特 我对你说明了吧，我非把你们两个人拆开不可。看这丫头任性到了什么程度！

德·浦尔叟雅克 我的上帝！我的未来的岳父，你用不着在这上头操心啦，我一点也没有意思要拐你的女儿走，你那些假招子骗不了

人。

奥隆特 你那些假招子也统统要落空。

德·浦尔叟雅克 你别做梦了，你真就以为我莱奥讷尔·德·浦尔叟雅克是一个糊涂虫，好歹讨个老婆拉倒，头脑里一点是非也没有，不作主打听一下世人的议论，也不看看他的名声受不受伤就结婚？

奥隆特 我不知道你说这话的意思；可是你真就以为一个六十三岁的老头子就那么没有头脑，那么不看重他的女儿，把她嫁给一个你知道自己有什么，还叫人送给一个医生看病的人吗？

德·浦尔叟雅克 这是人家对我用的一个诡计，我根本就没有病。

奥隆特 医生亲自对我讲你有病。

德·浦尔叟雅克 医生撒谎：我是贵人，我要拿剑把他干掉。

奥隆特 我知道我该相信的事，你在这上头骗不了我，还有你欠人家的债，你妄想拿我女儿的钱去抵债，也办不到。

德·浦尔叟雅克 哪些债？

奥隆特 装蒜没有用，我见到那个福朗德买卖人啦，跟别的债主一道，把你告下来，已经有八个月啦。

德·浦尔叟雅克 哪个福朗德买卖人？哪些债主？告下我什么？

奥隆特 我的话呀你全懂。

第七场

吕赛特，奥隆特，德·浦尔叟雅克先生。

吕赛特⁽⁷³⁾ 啊！依来啦个搭！我到处寻，到处寻，走了勿晓得几何地方，总算寻着依啦，我倒要看看依面孔阿会红伐！

德·浦尔叟雅克 那个女人要干什么？

吕赛特 我要啥，死人！依假装勿认得我？真正气杀我啦，皮厚到个升地步，面孔都勿红⁽⁷⁴⁾，先生，我勿晓得人家讲个阿是依，阿是伊想讨依因阮做老婆！勿过，我要告诉依，伊是有老婆个，我嫁拨伊已经七年啦。伊经过佩齐纳斯个辰光，花言巧语个骗我，先生，依还勿晓得伊骗人的本事几何好，骗得上仔伊个当，阮没办法，只好嫁拨伊。

奥隆特 噢！噢！

德·浦尔叟雅克 这是什么鬼话？

吕赛特 格个丧天良个，三年以后就离开仔我，讲要回到啥地方去一趟，一去就无影无踪。去就去，个种嘎人也勿值得我想。勿过前一向我听人家讲，伊到仔格个地方，又想跟另一个年轻姑娘结婚，还骗人家爷娘，讲伊阮没老婆，格还了得！我拚仔性命赶到个搭来，一定要救出格个姑娘，戳穿伊个西洋镜！

德·浦尔叟雅克 一个不害臊的活怪物！

吕赛特 勿要面孔，依还敢骂我？！真正是丧尽天良，简直是一欸欸也勿在乎。

德·浦尔叟雅克 我，我是你丈夫？

吕赛特 啥？依还想骗人！其实心里厢顶清爽，我讲个事体才是真个。依格个丧天良的，我为啥命嘎苦，偏偏碰着仔依，我本来也是一个年轻姑娘，天真活泼，根本勿晓得啥叫忧，啥叫愁！现在变成格副样子，日脚过得像黄连一样苦。我一片真心换来个啥，真是难过得死个心也有。伊倒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一欸欸可怜我的意思也阮没。

奥隆特 我简直忍不住要哭。⁽⁷⁵⁾滚吧，你是一个坏人。

德·浦尔叟雅克 她讲的事我就不知道。

第八场

赖利娜（冒充彼卡尔狄女人），吕赛特，奥隆特，德·浦尔叟雅克先生。

赖利娜 啊！咱走不动咧，咱气也喘不出来咧！啊！混账东西，你害得俺好苦，你别想逃得过俺。法院，法院！咱要挡住他成亲⁽⁷⁶⁾。先生，他是俺的男的，这该死的东西，咱要人把他吊死。

德·浦尔叟雅克 又一个！

奥隆特⁽⁷⁷⁾ 这人是是个什么鬼东西哟？

吕赛特 依讲啥？啥挡啊，吊啊，伊是依个男人？

赖利娜 着哇，太太，咱是他的婆娘。

吕赛特 瞎三话四，我才是伊个老婆，要吊也要等我来吊。

赖利娜 俺又懂你说个啥。

吕赛特 得依讲，我是伊个老婆。

赖利娜 他的婆娘？

吕赛特 对啦。

赖利娜 俺对你讲，你听着，他的婆娘是咱。

吕赛特 我得依讲清爽，伊老婆是我，是我！

赖利娜 俺嫁他有四个年头咧。

吕赛特 我啊，伊讨我做老婆已经有七年啦。

赖利娜 俺讲煞也有凭有据。

吕赛特 我妮个搭个人才晓得个。

赖利娜 俺那里做见证的有一城人。

吕赛特 佩齐纳斯的人才看见我得伊结婚个。

赖利娜 秦·冈丹的人都参加俺们的喜礼的。

吕赛特 再也冇没啥比我讲个更加真了。

赖利娜 俺俩再实在不过了。

吕赛特⁽⁷⁸⁾ 杀千刀个，依敢讲格个不是真个？

赖利娜 坏东西，你也好说俺撒谎？

德·浦尔叟雅克 个个真，一个真似一个。

吕赛特 勿要面孔！依这个丧天良的，难道自嘎亲生的囡囡福朗斯瓦丝，特仔亲生的侬子约翰还勿想要了？

赖利娜 你少胡闹吧。咋着？你就一点子也不记得这可怜女娃子，咱们的小马德兰，你把她留给俺，说有了她，就不会负心俺？

德·浦尔叟雅克 两个死不要脸的臭娘儿们！

吕赛特 啊，福朗斯瓦丝；啊，小约翰，统统过来，到个搭来，看看格个做爷的人心几何狠！

赖利娜 来啊，马德兰，俺的好闺女，快来这地方，看看你爹，把这不要脸的臊回去。

小约翰，福朗斯瓦丝，马德兰⁽⁷⁹⁾ 啊，爹爹，爸爸！爹爹！爸爸！

德·浦尔叟雅克 臭婊子养的这堆龟儿子！

吕赛特 啊？杀千刀个！西洋镜已经全部拆穿了，依还勿想认自价个亲生子女？依休想再逃走，依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要到处

讲，到处喊，一直到我报仇为止，一直到我能够吊死侬为止。
对，我一定要亲自看到侬来啦绳子浪吊死！

赖利娜 你讲这话，也不害臊，这可怜的闺女亲仔，你也狠着心肠不答理？俺要抓破你的脸皮，你别想逃得过；你的牙厉害也不顶事，俺是你婆娘，俺叫人都知道，还叫人家把你吊死。

孩子们 （一道。）爹爹！爸爸！爹爹！爸爸！

德·浦尔叟雅克 救命！救命，我逃到哪儿？我受不住啦！

奥隆特⁽⁸⁰⁾ 走，你们有理，他该受处分，他该吊死。

第九场 斯布里嘎尼。

斯布里嘎尼 我隔着老远指挥，样样如意。我们这位外省人累坏了，家伙，他也该开步走啦。

第十场 德·浦尔叟雅克，斯布里嘎尼。

德·浦尔叟雅克 啊！我要死啦！活受罪！该死的城！四面八方有人谋害！

斯布里嘎尼 什么事，先生？又出了什么岔子？

德·浦尔叟雅克 是的。这地方到处是老婆和洗肠器。

斯布里嘎尼 怎么搞的？

德·浦尔叟雅克 两个臭娘儿们，唧哩咕噜的说怪话，告我娶过她们，要我吃官司。

斯布里嘎尼 这种事难办着啦，本地的法院对这类罪行严得要命。

德·浦尔叟雅克 是的，不过也会听证，传讯、通告，就算来个意外判决，还有缺席和抗传，加以我还有移转辖区的条例来拖延时间，宣告程序无效的方法来应付。

斯布里嘎尼 句句有根有据，先生，我看得出，你是一位行家。

德·浦尔叟雅克 我，一点也不！我是贵人。

斯布里嘎尼 开口成章，你一定研究过诉讼法。

德·浦尔叟雅克 不：我也就是根据常识来判断罢了。我总有事实辩护，仅凭一面之词的控告，不检查证据，不当面质对，就判断我有罪，那是不会的。

斯布里嘎尼 这些话比方才的还要精明。

德·浦尔叟雅克 我就不知道我怎么会说出这些话的。

斯布里嘎尼 我认为一位贵人的常识可以想象得出法院的权力和程序，可是不会知道正确的诉讼名词。

德·浦尔叟雅克 这些字句是我看小说记下来的。

斯布里嘎尼 啊！很好。

德·浦尔叟雅克 为了向你表示我根本不懂诉讼，我求你带我去看一位律师，研究一下我的案情。

斯布里嘎尼 甘当效劳。我带你去看两位非常能干的先生；不过，我事先要警告你，不要见怪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在法庭沾染上某种演说的习惯，别人听了还以为他们在唱歌；他们对你讲的话，你会以为全是音乐。

德·浦尔叟雅克 只要他们把我要知道的事告诉我，随他们怎么说，不管我的事。

第十一场

斯布里嘎尼，德·浦尔叟雅克先生。两位歌唱家律师，一位说话十分慢，另一位非常快，伴着两位检察官和两位执达吏。

律师甲 （拖长语言。）

一夫多妻是一个案子，
一个吊死的案子。

律师乙 （急而不清楚。）

你的案子
清楚明朗，
法律处治
你这种事，
直截了当。
假如你问我们的作家，
立法人和注释家，
玉斯提年、巴被年、
余耳片和屯保年、
费尔南、赖驳夫、约翰·伊冒勒，
保罗、卡斯脱、玉连、巴尔陶勒，
雅松、阿耳齐雅特和居雅斯，⁽⁸¹⁾
这位老练的大师：
一夫多妻是一个案子，

一个吊死的案子。

有法治的民族、
通情的民族，
法兰西、英吉利、荷兰、
丹麦、瑞典、波兰、
福朗德、意大利、西班牙、
德意志、葡萄牙，
对这案子全是一样的话，
立法也只此一家：
一夫多妻是一个案子，
一个吊死的案子。

〔德·浦尔叟雅克先生打他们。两位检察官和两位执达吏跳第一节舞，直到闭幕。〕

第三幕

第一场

艾拉斯特，斯布里嘎尼。

斯布里嘎尼 是的，凡百如意；他的知识非常浅薄，他的理解也极其有限，所以他一听我说起本地法院要从严处理，已经准备好了判他死刑，他吓得要命，直想逃走；我告诉他，城门口有人等着捉拿他，为了容易逃避起见，他决定化装，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女人。

艾拉斯特 我倒想看看他这种打扮。

斯布里嘎尼 你那方面想着结束这出喜剧吧；在我同他扮演我的场面的时候，你先走开吧⁽⁸²⁾……你明白了吧？

艾拉斯特 明白啦。

斯布里嘎尼 我把他打发走了⁽⁸³⁾……

艾拉斯特 很好。

斯布里嘎尼 父亲一收到我的警告⁽⁸⁴⁾……

艾拉斯特 太好啦。

斯布里嘎尼 我们的贵妇人来啦：快走吧，别让他看见我们在一起。

第二场

德·浦尔叟雅克先生（妇女打扮），斯布里嘎尼。

斯布里嘎尼 叫我看，我不信这么一改装，人能认出你来；照现在这个样子，貌儿挺像一位贵妇人。

德·浦尔叟雅克 我奇怪的是，本地就不按照法院的程序办事。

斯布里嘎尼 是呀，我早就对你说过了，本地先绞死人，再打官司。

德·浦尔叟雅克 这个法院简直违法。

斯布里嘎尼 特别关于这类罪行，严得就跟进鬼门关一样。

德·浦尔叟雅克 可是冤枉了怎么着？

斯布里嘎尼 没关系，他们不为这追根究底的。再说，本城的人恨极了你们那个地方的人，见到绞死一个里摩日人，他们才叫开心呐。

德·浦尔叟雅克 里摩日人又怎么他们啦？

斯布里嘎尼 他们是野蛮人，成了别的城市的文明与成就的死对头。

单拿我来说，我不妨告诉你，我可真为你担足了心；你要是上绞刑架，别想我这辈子能安慰得了。

德·浦尔叟雅克 我不是怕死才逃，是因为一位贵人上绞刑架，那就难堪了，有碍我们贵族的头衔，倒成了把柄了。⁽⁸⁵⁾

斯布里嘎尼 你有道理，这样死过以后，就连盾士头衔，人家也不见得承认了。⁽⁸⁶⁾得啦，我挽着你的手，你研究一下学女人走路，模仿一下贵人的语言和各种姿态吧。

德·浦尔叟雅克 我学得好的，我见过上等人；成为问题的，是我有点胡须。

斯布里嘎尼 你的胡子不算什么，有些女的长着胡须，跟你一样多。来，让我看看你学得怎么样。⁽⁸⁷⁾好。

德·浦尔叟雅克 怎么啦，我的马车？我的马车哪儿去啦？我的上帝，净用这样的底下人，我可受苦啦，难道整天让我在马路上等，没有人让我的马车过来？

斯布里嘎尼 很好。

德·浦尔叟雅克 喂！喂！车夫，车童！啊！小流氓，回头有的是鞭子我让人抽你！车童，车童！这个车童到底上哪儿去啦？车童的影子怎么也见不着？真就没有人把这个车童给我叫过来吗？难道我在世上连个车童也没有？

斯布里嘎尼 妙到丝毫，简直神啦；不过，我发现一个差池，这顶女帽子太薄；我去找一顶厚实点的，万一遇到人，可以把脸给你藏起来。

德·浦尔叟雅克 你走了，我怎么办？

斯布里嘎尼 你就在这儿等我。我一会儿工夫就来；你就散散步吧。

(88)

第三场

两个瑞士门房，德·浦尔叟雅克先生。

瑞士门房甲⁽⁸⁹⁾ 来啦，快些，伙计，咱们得赶到格莱茹广场⁽⁹⁰⁾，瞅瞅那个德·浦尔叟雅克先生上刑，小子给判决啦，脖子扎条绳绞死。

瑞士门房乙⁽⁹¹⁾ 想瞅见上刑，咱们得赁一扇窗户。

瑞士门房甲 听人家讲，那边已经立了一只老大的绞刑架，光光新，好吊死那个波尔斯雅克。

瑞士门房乙 好家伙，到那边瞅吊死那个里摩日人，心里头别提那个高兴透顶啦。

瑞士门房甲 是啊，两个脚巴鸭子当着大家吊得高高的，摆过来摆过去。

瑞士门房乙 这小子可缺德啦，是啊：听他们讲，他成了三回家。

瑞士门房甲 一个人捞三个老婆睡，真不像话，一个老婆就够啦。

瑞士门房乙⁽⁹²⁾ 啊！你好，太太。

瑞士门房甲 独自在这搭干啥呀？

德·浦尔叟雅克 先生们，等我的用人。

瑞士门房乙 我的天！标致哎！

德·浦尔叟雅克 先生们，礼貌些。

瑞士门房甲 你这位太太，要不要去格莱茹广场看个乐子？好看
着啦，要吊死一个人，咱俩会叫你瞅见的。

德·浦尔叟雅克 谢谢。

瑞士门房乙 是一个里摩日的贵人，立了一个老大的绞刑架，要把他
活活吊死。

德·浦尔叟雅克 我可不想看。

瑞士门房甲 瞅这个小奶头子，怪滑稽的。

德·浦尔叟雅克 别动手动脚。

瑞士门房甲 我的天！咱倒想跟你睏一觉。

德·浦尔叟雅克 啊！太过分啦，对我这样一位贵妇人讲话，可不能
说脏话。

瑞士门房乙 你算啦，走开；想跟她睏觉的是咱。

瑞士门房甲 咱偏不走开。

瑞士门房乙 咱要你走开，咱。

〔他们用力扯她。〕

瑞士门房甲 咱呀，不干。

瑞士门房乙 你呀，扯蛋。

瑞士门房甲 扯蛋的是你自家。

德·浦尔叟雅克 救命！警察！

第四场

一个警官，两个弓箭手，瑞士门房甲和乙，德·浦尔
叟雅克先生。

警 察 什么事，胡闹些什么？你们想对太太干什么？来，老实讲，要不然呀，你们蹲牢的。

瑞士门房甲 娘的，算了，你弄不到手。

瑞士门房乙 娘的，算了，你也弄不到手。

德·浦尔叟雅克 先生，多谢你啦，帮我把这两个坏人赶走。

警 察 看啦！你这张脸怪像人家给我描画的那张脸。

德·浦尔叟雅克 我敢说，那不是我。

警 察 啊！啊！这话是什么意思？

德·浦尔叟雅克 我不知道。

警 官 那你为什么说这话？

德·浦尔叟雅克 不为什么。

警 官 你这话里头有话，你成了我的犯人啦。

德·浦尔叟雅克 哎！先生，饶了我吧。

警 官 不，不，看你的脸，听你的话，你一定就是我搜索的那个德·浦尔叟雅克先生，假装成这副模样；你马上跟我进牢房去。

德·浦尔叟雅克 哎呀！

第五场

警官，两个弓箭手，斯布里嘎尼，德·浦尔叟雅克先生。

斯布里嘎尼 啊！老天！这是怎么回事？

德·浦尔叟雅克 他们认出我来啦。

警 官 是啊！是啊，我为这事可开心啦。

斯布里嘎尼 哎，先生，看我的分上：你知道，我们好久以来就是朋友啦，我求你别带他进牢房。

警 官 不行，我做不到。

斯布里嘎尼 你这人一向好说话：难道就没有法子把事情安排安排，出几个皮司陶耳？

警 官 （向他的弓箭手们。）你们走到那边去。

斯布里嘎尼⁽⁹³⁾ 你要他放你，就得破财。快点吧。

德·浦尔叟雅克⁽⁹⁴⁾ 啊！该死的城哟！

斯布里嘎尼 好啦，先生。

警 官 多少？

斯布里嘎尼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警 官 不成，我有特殊命令。

斯布里嘎尼 我的上帝！等一下。快吧！再拿那么多给他。

德·浦尔叟雅克 可是……

斯布里嘎尼 你倒是快呀，听我说，别浪费时间啦：等到人家把你吊死，你就开心啦。

德·浦尔叟雅克 啊！

斯布里嘎尼 给你，先生。

警 官 这下子我得跟你一道逃，因为，本地对我就不安全啦。让我带他走吧，你就在这儿待下吧。

斯布里嘎尼 那我求你可得好好照料他。

警 官 我答应你，我不把他带到安全地点，我决不离开他。

德·浦尔叟雅克⁽⁹⁵⁾ 再见。你是我在本城遇见的唯一正经人。

斯布里嘎尼 别多担搁啦；我爱你爱极啦，恨不得你已经走得老远老远的。⁽⁹⁶⁾愿上天领着你走路！我的天！活活儿一个大傻瓜！不过这里……

第六场

奥隆特，斯布里嘎尼。

斯布里嘎尼 啊！天下就有这种怪事！做父亲的听了这消息要多伤心！可怜的奥隆特，我多可怜你！你该说什么？你有什么法子承担这致命的痛苦？

奥隆特 什么事？你预言我要遭逢不幸，什么不幸？

斯布里嘎尼 啊！先生，里摩日那个坏家伙、那个黑良心的德·浦尔叟雅克先生，拐走了你的女儿。

奥隆特 他拐走我女儿？

斯布里嘎尼 说的是呀，她迷上了他，丢下你跟他跑啦；人家讲，他有一张妖符，能叫个个女人爱她。

奥隆特 快到法院去。叫弓箭手把他们追回来。

第七场

艾拉斯特，玉丽，斯布里嘎尼，奥隆特。

艾拉斯特⁽⁹⁷⁾ 来吧，不管你愿不愿意，你也得来，我要把你交到你父亲手里⁽⁹⁸⁾。好啦，先生，这是你女儿，她要跟着那个人逃走，我用了好大力气才从那个人手里把她夺回来；唯一的原因是由于

尊重你；一点也不是为了你女儿自己。因为，她干出这种事来，我应当蔑视她，我先前对她的爱情也完全治好啦。

奥隆特 啊！我把你这不要脸的东西！

艾拉斯特⁽⁹⁹⁾ 怎么？我对你表示种种友情之后，你会这样待我？你听令尊大人的吩咐，这我不怪你：大凡他做什么事，一向有见识，公正无私，所以他不要我，要别人，我决不埋怨他。他假如对我失信，他这样做，他有自己的理由。人家让他相信，那个人比我有钱，多四五千艾居：四五千艾居可是了不起的数目，一个人为这失信也值得，可是一下子就忘记我对你表示过的整个热情；换了一个新人，你马上就热火起来，不得令尊大人的同意，在人家讲他犯罪以后，你还不顾廉耻跟他跑掉，这是一种人人谴责的丑事，你就怪不得我无情地责骂你。

玉 丽 好啦！是的，我起了爱他的心思，我要跟他走，因为他是家父给我看中的丈夫。随你怎么说，他是一个十分正经的人；人家控告他的种种罪状，全是可怕的谎言。

奥隆特 住口！你这不识抬举的东西，这事我比你清楚。

玉 丽 不用说，那全是别人对他的诡计⁽¹⁰⁰⁾，也许是他出的这个坏主意，叫你讨厌他。

艾拉斯特 我，我会干这种事！

玉 丽 是呀，你。

奥隆特 住口！听我讲。你是一个傻瓜。

艾拉斯特 不，不，你别以为我有任何意思打消这门亲事，我把你追回来，是由于我的激情。我已经对你讲过了，我唯一的愿望是对令尊大人的尊敬，我不能容忍，像他那样一位正经人，也受人家的羞辱，你干出这种事来一定会引起人家背后的议论的。

奥隆特 艾拉斯特爵爷，我万分感激你。

艾拉斯特 再见，先生。我先前有种种最高的热情同你联亲；我尽我的一切力量，来争取这种荣誉，可是我不走运，你认为我配不上这种恩典。这拦不住我对你本人所有的尊重和敬仰的感情；倘使我不能做你的女婿，至少，我照样永远为你效劳。

奥隆特 站住，艾拉斯特爵爷，你的行为感动我，我把小女许给你。

玉 丽 除去德·浦尔叟雅克先生，我决不要别人做丈夫。

奥隆特 我呀，我要你马上就嫁艾拉斯特爵爷。来，拿手来。

玉 丽 不，我偏不肯。

奥隆特 你耳根子痒痒。

艾拉斯特 不，不，先生！我求你，别打她。

奥隆特 她应该顺从我，我要让她知道当家的是我。

艾拉斯特 你看她多爱那个人了吧？你要我光娶一个身子，可是心归别人受用？

奥隆特 他拿妖法把她迷住了，你看吧，不用多久，她的感情就会改过来的。把你的手给我。听话。

玉 丽 我不……

奥隆特 啊，再嚷嚷看！来，听我讲，你的手。啊，啊，啊！

艾拉斯特 你别以为我把手给你，是为了你的缘故：我爱的是令尊大人，我娶的是他老人家。

奥隆特 我非常感谢你，我给女儿嫁资，再添一万艾居。好啦，叫公证人来，把婚书立下来吧。

艾拉斯特 我们一面等他来，一面可以欣赏一下季节的娱乐，叫那些戴假面具的人们进来，他们听说德·浦尔叟雅克先生要举行婚礼，从本城四处都赶过来啦⁽¹⁰¹⁾。

第八场

形形色色的戴假面的人们，有的占据阳台，有的在空场，以各种唱歌、舞蹈和游戏，想方设法，提供有益的欢乐。

一个埃及女人⁽¹⁰²⁾ 离开，离开这些地方，

焦虑，苦恼和忧伤；

来呀，来呀，喜笑和游戏，

欢乐，爱情，和柔情蜜意。

我们要时刻想着快活：

重要的事情是来作乐。

埃及女人 你们全跟我跟到此地，

你们的热情不同寻常，

你们碰上了好运气，

自己却倒凄凄惶惶：

要爱就一爱到底，

这是快活的秘方。

一个埃及人 我们要一爱到死，

理性是我们的依据：

噫！万一不相爱，

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啊！宁可舍掉性命，
也不舍掉我们的爱情。

〔双方对唱〕

埃及人 财富、

埃及女人 光荣、

埃及人 显要、

埃及女人 人心向往的权势

埃及人 爱情不朝这里放下它的热情，全算不了什么。

埃及女人 没有爱情，人生种种乐趣，就不值得一试。

双 方 （合唱。）

要爱就一爱到底，

这是快乐的秘方。

小合唱 （在这末两行唱过以后。）

来吧，来吧，全来唱歌，

舞吧，跳吧，都来作乐。

一位歌唱家 （独唱。）

大家相聚为了欢笑，

依我看，最聪明的人，

就是那些人顶爱胡闹。

全 体 我们要时刻想着快活：

重要的事情是来作乐。(103)

- (1) 原作是散文体。喜剧——芭蕾舞。1669年10月6日，在尚保（Chambord）庄园首演，11月15日在巴黎演出。
- (2) 由莫里哀饰演这个角色。根据他死后财产目录的清单，他演这个角色的服装是：“包括着加花边的红锦缎短裤，一件假金装饰的绿绒的紧身外衣，一条有流苏的腰带，绿松紧袜带，一顶装有绿羽的灰帽，绿塔夫绸披巾，一双手套，加花边的绿塔夫绸裙，一件黑塔夫绸外套，一双皮鞋；价值三十法郎。”
- (3) 根据1682年版，补加：“冒充彼卡尔狄人（Picarde）”。彼卡尔狄是法国西北一省，省会是亚眠（Amiens）。
- (4) 加斯科尼（Gascogne）是法国纪龙德（Gironde）河入口处一带一个旧公园，在法国西南部。1734年版改为朗格道克（Languedoc）人。省会是图卢兹，在加斯科尼之东。吕赛特说 he 自己是佩齐纳斯（Pézenas）人，佩齐纳斯在朗格道克境内。
- (5) 即第二插曲的古怪医生。
- (6) 即第二插曲的古怪医生。
- (7) 即警察。
- (8) 当时舞台装置家的记载是：“舞台前部有两所房子，其余是一座城市。三张座椅或者圆凳。一个注射器。两枝短筒火枪。马口铁注射器。”房子是奥隆特和医生甲的房子。其实这里是一个十字路口。
- (9) 根据1734年版，补加：“（退到舞台后部。）”
- (10) 根据1734年版，补加：“（跑过来，向玉丽。）”
- (11) 斯布里嘎尼（sbrigani）来自意大利字（Sbrigare），有“迅速”、“快捷”的含意。
- (12) 里摩日（Limoges）在法国中部稍稍偏西。为什么德·浦尔叟雅克律师偏偏是里摩日人？传说莫里哀剧团在这里演戏，不受欢迎，因而后来就开了这个玩笑。其实，民间关于里摩日的取笑，早就从辣布莱开始一点消息了。里摩日的猪很有名，供应巴黎猪肉市场。“浦尔叟”（Pourceau）有小猪的意思，所以单这个姓，就惹赖利娜生气。“德”是“属于”的意思，“德”后是土地，表示他的身份是贵人。这位土地贵人又是律师，实际是资产阶级中

人，因为，很少贵人去当文职官员，特别是司法官员的。他应当是一位新贵，即新兴的“乡绅”。“雅克”（gnac）是“浦尔叟”这个姓的字尾，在里摩日并不少见。

- (13) 里摩日（Limoges）在法国中部稍稍偏西。为什么德·浦尔叟雅克律师偏偏是里摩日人？传说莫里哀剧团在这里演戏，不受欢迎，因而后来就开了这个玩笑。其实，民间关于里摩日的取笑，早就从辣布莱开始一点消息了。里摩日的猪很有名，供应巴黎猪肉市场。“浦尔叟”（Pourceau）有小猪的意思，所以单这个姓，就惹赖利娜生气。“德”是“属于”的意思，“德”后是土地，表示他的身份是贵人。这位土地贵人又是律师，实际是资产阶级中人，因为，很少贵人去当文职官员，特别是司法官员的。他应当是一位新贵，即新兴的“乡绅”。“雅克”（gnac）是“浦尔叟”这个姓的字尾，在里摩日并不少见。
- (14) 法国一古里（lieue），合4.444公里，不到9华里。
- (15) 旧时罪犯往往罚在战舰上摇桨。
- (1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同一处人们发话。）”
- (17) 斯布里嘎尼是一个丑角，依照传统，穿一身花花绿绿的衣服，帽子镶着红白带子。
- (18) 那不勒斯人当时以反复无常出名。
- (19) 卢佛（Louvre）当时是王宫。
- (20) 公墓靠近一个罗马的圆剧场遗址。1714年圆剧场被拆掉，成了一个广场。
- (21) élu，法院调解商务方面的一个职务。
- (22) 圣·艾田（St. Etienne）是里摩日的大礼拜堂。
- (23) 佩里高尔（Périgord）是旧时法国的一个伯国，后改为省，约当于现今多尔多涅省。
- (24) 指医生的房子。
- (2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斯布里嘎尼。）”
- (26) Croix de par Dieu，一本拼音入门、启蒙的书。
- (27) Galien（约130—约200），古希腊名医，在生理解剖方面有贡献。
- (28) 根据1682年版，补加：“（向德·浦尔叟雅克。）”
- (2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0) 根据1682年版，改为十个皮司陶耳。皮司陶耳一般值六个法郎，但是在莫里哀时代，值十一法郎。
- (31) 根据1734年版，补加：“（进来几个听差，端上坐椅。）”
- (32)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3) 他们是“学者”，用拉丁文来讨论。
- (34) 医生甲先讲话，因为像他们说的，他比医生乙年事低。依照当时会诊规则，班次低的先发言，医生乙是“学长”，所以最后发言。
- (35) Esculape，古希腊和罗马的医神；他是日神阿波罗的儿子。艾斯库拉普即高明的医生。
- (36) Hippocrate，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最著名的医生。
- (37) 拉丁文：“没有一种病是不能医治的”。
- (38) 拉丁文：“我的话完了”。
- (39) 拉丁文：“图解地描画出来”。
- (40) 拉丁文：“五体投地地赞同”。
- (41) 拉丁文：“神明喜爱单数”。
- (42) 拉丁文：“白色使视物清晰”。
- (43) 意大利文：“日安，日安，日安。不要让忧郁的痛苦将你杀害。我们要用和谐的歌唱使你发笑；我们来这里只为治你的病。日安，日安，日安。”
- (44) 意大利文：“疯狂不是别的，只是忧郁。病人不就无望，假如他愿意娱乐娱乐，疯狂不是别的，只是忧郁。”
- (45) 意大利文：“来呀，歌唱吧，舞蹈吧，欢笑吧；你觉得快要疯了，假如你要好，喝酒吧，有时候吸一点、一点鼻烟。快活吧，德·浦尔叟雅克先生！”
- (46)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场舞剧：“（舞蹈家围着德·浦尔叟雅克先生跳舞。）”
- (47) 意大利文：“服吧，先生，服吧，服吧，服吧，这不会对你有害的，灌一次肠吧，服吧，先生，服吧，服吧，服吧。”
- (48)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走开。）”
- (49)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50) Flandre, 在法国西北部, 原归西班牙, 自1659年起, 才归法国, 所以剧内仍以“外国人”自居。
- (51)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旁白。)”
- (52) (高声。)
- (53) 根据1682年版, 补加: “(他摘掉胡须, 脱去罩在外头的福朗德衣服。)”
- (54)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以为就是自己一个人。)”
- (55) 意大利文: “服吧, 服吧, 先生”。
- (56)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望见斯布里嘎尼。)”
- (57) 他脑子里乱, 把话说得颠三倒四的。“你”指艾拉斯特, “那位先生”指医生甲。
- (58) 意大利文: “日安, 日安。”
- (59) Pantalon, 意大利职业喜剧里一个戴小假面具的定型人物, 他是一个老头子, 长头发, 平顶黑帽子, 下巴留着公山羊胡须; 短裤和长袜连在一起, 所以被人误会成“长裤人”(Pantalon)了, 专饰博士、队长和听差一类滑稽人物。这里指那些舞蹈家。
- (60) 意大利文, “快活吧, 德·浦尔叟雅克先生”。
- (61) 意大利文, “服吧, 先生, 服吧, 服吧, 服吧”。
- (62) 指艾拉斯特。
- (63)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稍稍离开德·浦尔叟雅克先生之后。)”
- (64)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向德·浦尔叟雅克先生。)”
- (65)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旁白。)”
- (66)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旁白。)”
- (67)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玉丽继续同样的表演。)”
- (68)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旁白。)”
- (69) 根据1682年版, 补加: “(向玉丽。)”
- (70)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旁白。)”
- (71)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向玉丽, 她走开几步又停住了。)”

- (72)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73) 根据1682年版，补加：“（冒充朗斯道克女人。）”参看演员表注。
- (7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奥隆特。）”
- (7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德·浦尔叟雅克先生。）”
- (7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奥隆特。）”
- (77)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78)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德·浦尔叟雅克先生。）”
- (79) 根据1734年版，小孩子上，另分一场。
- (8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吕赛特和赖利娜。）”
- (81) 这里都是一群有名无名的法学家，较知名的如：

Justinian（527—565），东罗马帝国皇帝，以编纂法律知名。

Papinian，罗马法官，死于212年。

Ulpian（170—228），罗马法官。

Tribonian，东罗马帝国法官，死于545年。

Julian，二世纪罗马法官。

Barthole（1314—1357），意大利著名法学家。

Alciat（1492—1550），意大利法学家。

Cujas（1552—1590），法国著名法学家。

- (82) 根据1682年版，补加：“（他对他耳语。）”
- (83)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对他耳语。）”
- (84)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又对他耳语。）”
- (85) 旧时，贵人以断头为刑，绞刑架是给平民用的。
- (86) 盾士（écuyer）是末级贵人，专为骑士掌盾，从十五世纪起，就滥用这个头衔，1554年10月30日，巴黎的最高法院不得不下令禁止随意使用这种头衔。
- (8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在德·浦尔叟雅克先生模仿贵族女人之后。）”

- (88) 根据1734年版，补加：“（德·浦尔叟雅克先生在舞台上转了几匝，继续模仿贵族夫人。）”
- (8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没有看见德·浦尔叟雅克先生。）”
- (90) Place Grève, 1804年改为市政府广场，一般行刑都在这个广场。
- (91) 根据1734年版，补加：“（没有看见德·浦尔叟雅克先生。）”
- (92) 根据1734年版，补加：“（看见德·浦尔叟雅克先生。）”
- (93) 根据1682年版，补加：“（向德·浦尔叟雅克先生。）”
- (9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取钱给斯布里嘎尼。）”
- (95) 根据1682年版，补加：“（向斯布里嘎尼。）”
- (96) 根据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9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玉丽。）”
- (98) （向奥隆特。）
- (9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玉丽。）”
- (100)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艾拉斯特。）”
- (101) 一般演出，让德·浦尔叟雅克先生在观众席中出现，穿着他的贵妇人服装，遥遥对斯布里嘎尼做出友情表示，希望他去里摩日，到他家里做客。
- (102) Egyptienne, 流浪人，旧时误把波希米亚人（Bohémien）当作埃及人。波希米亚人是一个流浪民族，参看《逼婚》。
- (103) 根据1682年版，补加：“〔芭蕾舞进场。由两个老太婆、两个司卡拉木赦、两个老头子、两个博士和两个阿耳干构成。〕”

司卡拉木赦是意大利职业喜剧著名演员，全身衣著为黑色。

阿耳干（Arlequin）同样是意大利职业喜剧一定型人物，衣裤由种种花色拼成。

根据1734年版，补加：“芭蕾舞第一场。野蛮人舞。

“芭蕾舞第二场。

“毕司卡叶人舞”。

毕司卡叶（Biscaye）在西班牙西北，濒近比斯开湾。

贵人迷⁽¹⁾

演 员

汝尔丹先生 资产者。

汝尔丹太太 他的太太。

吕席耳 汝尔丹先生的女儿。

妮考耳 使女。

克莱翁特 吕席耳的求婚人。

考维艾耳⁽²⁾ 克莱翁特的听差。

道琅特 伯爵、道丽麦娜的情人。

道丽麦娜 侯爵夫人。

音乐教师

音乐教师的学生

舞蹈教师

剑术教师

哲学教师

裁缝师傅

裁缝学徒

两个跟班

几位男歌唱家、女歌唱家、乐器演奏者、舞蹈家、厨子、裁缝学徒、以及间奏曲与芭蕾舞⁽³⁾中的人物。

地 点

巴黎。⁽⁴⁾

序曲由许多乐器演奏；舞台当中，有音乐教师的一个学生，坐在桌前，为资产者⁽⁵⁾指定的小夜曲写谱。

第一幕

第一场

音乐教师，舞蹈教师，三位歌唱家，两位提琴家，四位舞蹈家。

音乐教师 （向他的歌手。）进来吧，到这大厅里来吧；你们待在这儿，等他来。

舞蹈教师 （向舞蹈家。）你们也进来，待在这边。

音乐教师 （向学生。）谱好了吗？

学生 好啦。

音乐教师 给我看看……谱得不错。

舞蹈教师 新谱的曲子？

音乐教师 是的，这是一支小夜曲。我们那位先生还没有醒，我就让他在这儿谱了。

舞蹈教师 可以看看吗？

音乐教师 回头他来了，你就听见了，还有对唱。他也就该来了。

舞蹈教师 咱们两个人的事，现在有起色啦。

音乐教师 可不是嘛。咱们总算在这儿遇到了一个你我都需要的人，这位汝尔丹先生，一心想当贵族，一心想干风流事，咱们这下子可生财有道啦。你的舞蹈和我的音乐真还巴不得人人像他哩。

舞蹈教师 也别完全像；我真还希望他对咱们为他准备的表演更在行点儿。

音乐教师 不错，他不在行，可是他出钱出得多呀。咱们的艺术，眼下对这方面的需要，比对什么也急。

舞蹈教师 我嘛，老实对你讲，有点儿看重名声；听见拍手喝采，我就起劲。把艺术表演给一些傻瓜看，容忍一个蠢人乱谈我们的作品，等于受老大的活罪。有些人能感受一种艺术的妙处，晓得怎么样欣赏一件作品的优点，来几句令人欢欣鼓舞的称赞，报答你的辛苦，你得承认，为他们工作，才有兴趣。是的，咱们从自己的作品所能得到的最愉快的报酬，就是看见它们出名，看见有人拍手喝采，给你带来声誉。在我看来，酬谢咱们的千辛万苦，什么也赶不上这个；听到真知灼见的赞扬，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好受味道。

音乐教师 我同意你的话；我跟你一样，喜欢这种味道。也的确没有比你说起的采声再给人快感的了。可是光靠焚香顶礼，人也活不下去；听几句誉扬的话，一个人也不会过舒服日子。这中间还得搁一点实在东西，所以称赞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用钱称赞。我们这位先生，的确才学浅陋，一开口就出岔子，一喝采就离题八丈远，可是他的银钱补足他判断上的缺陷；他的钱包装着鉴别力；他的誉扬是金子银子打的；你看见的，这位不学无术的资产者，对我们说来，就比介绍我们来的那位有修养的大贵人有用多了。

舞蹈教师 你的话有几分道理；只是我觉得，你有点太看重钱财了。
这种兴趣实在鄙不足道，君子人决不该对它露出迷恋的心情来。

音乐教师 可是我们这位先生给你钱，你照样收下。

舞蹈教师 当然收下；不过我并不把这看作我唯一的幸福，我真还希望他在财富之外，还有一点欣赏力。

音乐教师 我也同样希望，所以咱们两个人才这样卖力气。无论如何，他总算给了咱们一个成名的机会；他替别人出钱，别人替他称赞。

舞蹈教师 说着说着，他来了。

第二场

汝尔丹先生，两个跟班，音乐教师，舞蹈教师，提琴家，歌唱家和舞蹈家。⁽⁶⁾

汝尔丹先生 先生们，怎么样？今天来点儿什么？你们逗人的小玩意儿可以给我看了吧？

舞蹈教师 怎么？什么逗人的小玩意儿？

汝尔丹先生 哎！那……你们怎么叫来的？你们的前奏曲，要不就是对唱，又有歌，又有舞的。

舞蹈教师 啊，啊！

音乐教师 您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汝尔丹先生 我让你们多等了一会儿，原因是我今天照贵人的样子穿衣服，我的裁缝给我送来一双丝袜子，我这辈子就别想穿得上。

音乐教师 我们来府上就为等您有空闲的。

汝尔丹先生 我求你们两位先生不要走，等我的衣服送来以后，穿上给你们看看。

舞蹈教师 您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汝尔丹先生 回头你们看好了，我从头到脚，装扮得有模有样。

音乐教师 那是一定的了。

汝尔丹先生 我特意给自己做了这么一件印花布⁽⁷⁾料子。

舞蹈教师 很美。

汝尔丹先生 我的裁缝告诉我，贵人早上穿这个。

音乐教师 您穿在身上，配对极啦。

汝尔丹先生 跟班！喂，我的两个跟班！

第一个跟班 老爷，有什么吩咐？

汝尔丹先生 没有事。试试你们听见我叫了没有。（向两位教师。）
我的跟班穿的这身制服，你们觉得怎么样？

舞蹈教师 好看极啦。

汝尔丹先生 （他敞开他的睡衣，露出红绒窄灯笼裤和绿绒上衣⁽⁸⁾。）这是我练早操穿的一身短打。

音乐教师 漂亮。

汝尔丹先生 跟班！

第一个跟班 老爷。

汝尔丹先生 另一个跟班！

第二个跟班 老爷。

汝尔丹先生⁽⁹⁾ 拿着我的袍子。⁽¹⁰⁾你们看我这样好吗？

舞蹈教师 好极啦。不能再好啦。

汝尔丹先生 看看你们的准备吧。

音乐教师 您要的小夜曲，⁽¹¹⁾他方才谱好了，我希望您先听一下。他是我一个学生，对这一类工作，很有才分。

汝尔丹先生 好；可是不该叫一个学生做；你自己干这个活儿，也不见得就应付得了。

音乐教师 先生，您千万不要听见学生这个称呼，就起误会。像他这样的学生，和大师晓得的一样多；他谱的这首歌真是好听极了。您听听就晓得啦。

汝尔丹先生⁽¹²⁾ 把我的睡衣给我，可以听得好一些……不必啦，我相信我还是不穿睡衣，听得好一些……不；还是给我吧，听起来好多了。

男歌唱家 （唱。）

只为你美丽的眼睛待我残酷，
我昼夜伤情，已经是病入膏肓：
伊丽丝，爱你的人你这样对付，
哎呀！对你的仇敌你又待怎样？

汝尔丹先生 我觉得这首歌有点悲惨，让人想打盹，有些地方我希望，你能改得快活一点。⁽¹³⁾

音乐教师 先生，旋律一定要配合字句。

汝尔丹先生 前些日子，有人教了我一首歌，才叫好听。等一下……啦……词儿是什么来的？

舞蹈教师 说真的，我不知道。

汝尔丹先生 里头有绵羊。

舞蹈教师 有绵羊？

汝尔丹先生 是呀。啊！（汝尔丹先生唱。）

先前我以为小金金

她是又美又温存，

先前我以为小金金

比绵羊还要柔顺：

哎呀！哎呀！如今

她比林子里的老虎

还要一千倍狠心。

妙不妙？

音乐教师 妙不可言。

舞蹈教师 您唱得也好。

汝尔丹先生 我可没有学过音乐。

音乐教师 先生，像您学舞蹈一样，您也该学音乐才是。这两种艺术，关系很密切。

舞蹈教师 而且增长人对美的感受。

汝尔丹先生 贵人也学音乐吗？

音乐教师 先生，也学。

汝尔丹先生 那我就学。可是我不晓得我什么时间才能学；因为除去教我的剑术教师以外，我还雇了一位哲学教师，今天早晨就开讲。

音乐教师 哲学未尝不可以学；可是音乐，先生，音乐……

舞蹈教师 音乐和舞蹈……音乐和舞蹈，是我们的左右手。

音乐教师 在一国之中，什么也没有音乐那样有用。

舞蹈教师 什么也不像舞蹈那样是人所必需。

音乐教师 没有音乐，国家就不能存在。

舞蹈教师 没有舞蹈，人就寸步难行。

音乐教师 正因为不学音乐，世上才有骚乱，才有战争。

舞蹈教师 正由于不会舞蹈，人才遇到不幸，历史上才充满了变乱，
政治家才有差错，将军才吃败仗。

汝尔丹先生 怎么会呢？

音乐教师 发生战争，不是由于不和吗？

汝尔丹先生 不错。

音乐教师 假如人人都学音乐的话，不就有了群情协调、遍地和平的
方法吗？

汝尔丹先生 你说得对。

舞蹈教师 治家也罢，治国也罢，治军也罢，一个人措置失当，我们
不总在讲：“某人做某事，步伐错乱？”

汝尔丹先生 对，我们讲这话。

舞蹈教师 步伐错乱，不是由于不会舞蹈，还会由于什么？

汝尔丹先生 不错，你们两个人全有道理。

舞蹈教师 我们是要您了解舞蹈和音乐的妙处和用处。

汝尔丹先生 我现在懂啦。

音乐教师 您愿意看看我们两个人的准备吗？

汝尔丹先生 愿意。

音乐教师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这是我往日对音乐所能表现的各种心情的小试验。

汝尔丹先生 很好。

音乐教师⁽¹⁴⁾ 来，到前面来。⁽¹⁵⁾您一定要想象他们是牧羊人的装束。

汝尔丹先生 为什么老是牧羊人？到处只看见牧羊人了。

舞蹈教师 人物用唱歌代替说话，为了逼真起见，就一定要用牧歌形式。唱歌一向就认为是牧羊人的事；王公或资产者在对唱中歌唱他们的心情，就不自然了⁽¹⁶⁾。

汝尔丹先生 好啦，好啦。先听听看。

对唱

一位女歌唱家与两位男歌唱家，

女歌唱家

一个人害了相思病，

千愁万虑总无奈：

据说害病、叹气都高兴，

这话不一定，

什么也没有无拘束那样自在。

第一男歌唱家

什么也没有恩爱那样甜蜜，
能让陌生两颗心
活在一个愿望里。
不害相思，幸福就没有你的份：
把爱情赶出生活，
你就赶出了欢乐。

第二男歌唱家

只要能在爱情里找到不负心，
受它管辖也乐意，
可惜爱情不公平，
牧羊女郎不忠贞：
水性杨花的女人活着也厌气，
只会让人永远放弃爱情。

第一男歌唱家

可爱的痴情，

女歌唱家

幸福的自由自在，

第二男歌唱家

害人的妖精，

第一男歌唱家

我一心把你膜拜！

女歌唱家

我对你很有好感！

第二男歌唱家

看见你我就讨厌！

第一男歌唱家

相爱就要把恨撂在一旁。

女歌唱家

我能让你看到

忠贞的牧羊女郎。

第二男歌唱家

哎呀！哪儿去找？

女歌唱家

为了我们的名声，

我愿意把心献上。

第二男歌唱家

牧羊女郎，我能

相信你不是说谎？

女歌唱家

看将来两个人当中

哪一个人更是多情。

第二男歌唱家

谁将来不从一而终，
让神明给谁膺惩！

三个人

爱情像花那样美，
人人意惹情牵，
恋爱的味道这么甜，
只要两情不变心！

汝尔丹先生 完啦？

音乐教师 完啦。

汝尔丹先生 编得很不坏；里头有些警句，怪有意思的。

舞蹈教师 现在该看我的了。这是一个关于舞蹈所能变化出来的最美的动作和最美的姿态的小试验。

汝尔丹先生 又是牧羊人吗？

舞蹈教师 您高兴说成什么，就是什么。⁽¹⁷⁾开始吧。

〔四位舞蹈家根据舞蹈教师的要求，表演各种动作和各类步伐，这段舞蹈作成第一间奏曲。〕

第二幕

第一场

汝尔丹先生，音乐教师，舞蹈教师，跟班。

汝尔丹先生 玩意儿不赖，这些人蹦蹦跳跳，有两下子。

音乐教师 把音乐和舞蹈安排在一起，效果还要好。我们为您排练的小芭蕾舞，到时候您看好了，一定不同凡响。

汝尔丹先生 这留着回头用，有一位贵妇人赏光，来舍下用午饭，这都是为了招待她预备的。

舞蹈教师 全齐备啦。

音乐教师 先生，单单这个，还算不了什么：像您这样一位人物，讲究排场，爱好艺术，每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家里就该举行一次音乐会才是。

汝尔丹先生 贵人这样做吗？

音乐教师 是啊，先生。

汝尔丹先生 那么，我也这样做。真好听吗？

音乐教师 当然好听。来上三位歌手：一位男高音，一位女高音，一位男低音；乐器方面，来一架六弦大提琴，一架十弦吉他，一架三角琴，给低音作伴奏；再来两架小提琴，演奏反复调。

汝尔丹先生 还应当来一架单弦子。我喜欢这种单弦子乐器，弹得出和声来。(18)

音乐教师 您交给我们办。

汝尔丹先生 好吧，可是别忘了回头给我派歌手来，在用饭的时候唱歌。

音乐教师 回头一样也短不了您的。

汝尔丹先生 可是芭蕾舞要特别精采。

音乐教师 您一定会满意的。中间还有小步舞曲，您会特别满意的。

汝尔丹先生 啊！我就喜欢小步舞曲。(19) 我要你现在就看我跳小步舞。来吧，我的教师。

舞蹈教师 先生，请您找一顶帽子戴。(20)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重复。）；拉、拉、拉；拉、拉。请您合拍子。拉、拉、拉、拉。伸右腿。拉、拉、拉。肩膀不要乱动。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你的两只胳膊不够有劲儿。拉、拉、拉、拉、拉。仰起头来。脚尖儿朝外。拉、拉、拉。身子挺直。

汝尔丹先生 哦？(21)

音乐教师 跳得再好也没有啦。

汝尔丹先生 我倒想起来啦。(22)教教我怎么样向一位侯爵夫人致敬，我回头有用。

舞蹈教师 向一位侯爵夫人致敬？

汝尔丹先生 对，一位叫道丽麦娜的侯爵夫人。

舞蹈教师 把手给我。

汝尔丹先生 用不着。你做好了，我记得住。

舞蹈教师 假如您想对她表示很大的敬意，就该先后退一步，行鞠躬礼，然后朝她走过去，向前鞠躬三次，最后一次，头要低得和她的膝盖一般齐。

汝尔丹先生 你做做看。(23)好的。

第一个跟班 老爷，您的剑术先生在那边等您。

汝尔丹先生 告诉他，到这儿来教我。(24)我要你们看我练剑。(25)

第二场

剑术教师，音乐教师，舞蹈教师，汝尔丹先生，两个跟班。

剑术教师 （把剑递给汝尔丹先生以后。）⁽²⁶⁾ 来吧，先生，行礼。身子挺直。靠左面大腿那边偏一点点。腿不要太分开了。脚站在一条线上。手腕对着屁股。剑尖儿跟肩膀齐。胳膊不要伸得太直。左手举起来，和眼睛一般齐。左肩膀往里去。头伸直了。眼神集中。朝前走。稳住身子。照第四个式子，对着我的剑，一直刺过来。一，二。回到原来姿势。再来一回，脚不要动。往后跳。先生，冲刺的时候，身子一定要靠后，剑一定要先出去。一，二。好，照第三个式子，对着我的剑，一直刺过来。⁽²⁷⁾ 朝前走。稳住身子。朝前走。就在这儿刺出去。一，二。回到原来姿势。再来一回，往后跳。护好了，先生，护好了。

〔剑术教师朝他冲刺了两三次，一边喊着：“护好了。”

汝尔丹先生 哦？⁽²⁸⁾

音乐教师 您的剑法可真神啦。

剑术教师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比剑的秘诀只有两个，那就是：攻和守。我那一天也实地表演给你看过了：如果你懂得怎么样把对方的剑锋从你的身边移开，你就决不会让对方刺到；只要你的腕子朝里轻轻一动，或者朝外轻轻一动，就办到了。

汝尔丹先生 那么，照这样下去，一个人尽管胆小，也有把握弄死对方，不让对方弄死自己。

剑术教师 当然有把握。你不是看见我实地表演来的？

汝尔丹先生 看见来的。

剑术教师 所以你明白，我们在国家里面就该受到人们的尊重，剑术这门学问可高啦，相形之下，所有其他无聊的学问就全差远啦，什么舞蹈喽，音乐喽……

舞蹈教师 慢夸口，耍剑的：说起舞蹈来，态度要放尊重。

音乐教师 谈到音乐的美妙，请你放客气。

剑术教师 想拿你们那些噱头和我这门学问比，你们活活儿可笑。

音乐教师 看这家伙多妄自尊大！

舞蹈教师 扎着他的皮护胸，简直是一个滑稽畜牲！

剑术教师 我的小舞蹈教师，当心我叫你跳个好看。还有你，我的小小音乐家，当心我叫你唱出好听的来。

舞蹈教师 耍把式的，你欠我教你。

汝尔丹先生 （向舞蹈教师。）他懂得第三个式子、第四个式子，又会实地表演弄死人，你跟他吵，不是疯啦。

舞蹈教师 我才不在乎他的什么实地表演，什么第三个式子和什么第四个式子。

汝尔丹先生⁽²⁹⁾ 我劝你还是和气的好。

剑术教师⁽³⁰⁾ 怎么？不识好歹的小家伙！

汝尔丹先生 哎！我的剑术教师。

舞蹈教师⁽³¹⁾ 怎么？大浑小子。⁽³²⁾

汝尔丹先生 哎！我的舞蹈教师。

剑术教师 我要是扑到你身上啊……

汝尔丹先生⁽³³⁾ 慢着。

舞蹈教师 我要是抓住了你啊……

汝尔丹先生⁽³⁴⁾ 使不得。

剑术教师 我把你揍个……

汝尔丹先生⁽³⁵⁾ 行行好！

舞蹈教师 我把你打个……

汝尔丹先生⁽³⁶⁾ 求求你。

音乐教师 你闪开，让我们教教他怎么说话。

汝尔丹先生⁽³⁷⁾ 我的上帝！住手。

第三场

哲学教师，音乐教师，舞蹈教师，剑术教师，汝尔丹先生，跟班。

汝尔丹先生 妙啊，哲学先生，你和你的哲学，来得正是时候。劝和劝和这些人看。

哲学教师 什么事？先生们，你们怎么啦？

汝尔丹先生 他们各说各的职业好，说恼了，就破口大骂，眼看就要动武啦。

哲学教师 就为这个呀？先生们，这也犯得上发脾气？你们没有念过塞涅卡写的那篇谈怒的渊博论文吗？⁽³⁸⁾ 这种感情，把人变成一只野兽，还有什么比这种感情再下流、再可耻的？难道理性不该控制我们的全部精神活动？

舞蹈教师 你不知道，先生，他骂我们两个人，看不起我的职业——舞蹈和他的职业——音乐。

哲学教师 一个人有涵养，不管人家怎么骂他，也不搁在心上；他对侮辱的最好回答，就是克制和忍耐。

剑术教师 这两个家伙，居然拿他们的职业和我的职业比。

哲学教师 你也好为这生气？人就不该为了浮名和身份彼此争吵。人的高低全看智慧和道德。

舞蹈教师 我对他坚持：舞蹈这门学问，就没有足够的荣誉相配。

音乐教师 我同样坚持：音乐这门学问，受到历代的敬重。

剑术教师 我呀，我对他们两个人坚持：比剑这门学问，在所有学问之中，最高尚，也最有需要。

哲学教师 这么一来，哲学成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全是无理取闹，三个人不识天高地厚，竟敢在我面前胡言乱语，拿学问这个名称，随便送礼，一个比武的，一个唱唱儿的，一个跳蹦蹦儿的，就连艺术这个名称都不该用，要用也只有下流玩意儿这种名称还凑合叫叫！

剑术教师 滚你的，狗东西哲学家。

音乐教师 滚你的，讨饭的书呆子。

舞蹈教师 滚你的，天字号儿的学究。

哲学教师 怎么？你们这些可恶的东西……

〔哲学教师扑过去，三个人都打他，边打边往外走。〕

汝尔丹先生 哲学先生。

哲学教师 无耻的东西！混账东西！蛮不讲理的东西！

汝尔丹先生 哲学先生。

剑术教师 犯瘟的畜牲！

汝尔丹先生 先生们。

哲学教师 没羞没臊的东西！

汝尔丹先生 哲学先生。

舞蹈教师 鬼抓了你，蠢驴！

汝尔丹先生 先生们。

哲学教师 无赖！

汝尔丹先生 哲学先生。

音乐教师 见你的鬼，不识好歹的东西！

汝尔丹先生 先生们。

哲学教师 捣蛋鬼！叫化子！坏蛋！骗子！

（他们下。）

汝尔丹先生 哲学先生，先生们，哲学先生，先生们，哲学先生。⁽³⁹⁾

哦！你们高兴打架，打下去好了，反正我拿你们没有办法，也犯不上为了劝架，坏掉我的睡衣。⁽⁴⁰⁾夹在中间，挨几拳头，打伤我什么的，除非我是疯子。

第四场

哲学教师，汝尔丹先生。

哲学教师 （整理他的领巾。）我们上课吧。

汝尔丹先生 啊！先生，他们打了你一顿，我心里过意不去。

哲学教师 没有什么。哲学家晓得怎么样逆来顺受；我用余外纳的笔调，写一首诗讽刺他们，就把他们葬送了。⁽⁴¹⁾不谈这个。您想学什么？

汝尔丹先生 我能学的，我都学，因为我一心一意就想作学者。我气我年轻的时候，父母没有好好儿叫我钻研一下所有的学问。

哲学教师 这是一种合理的心思。Nam sine doctrina vita est quasi mortis imago。您懂得这话。毫无疑问，您认识拉丁。

汝尔丹先生 认识，不过你权当我不认识好了：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哲学教师 意思是：“没有学问，生命差不多就是死亡的形象。”⁽⁴²⁾

汝尔丹先生 拉丁这家伙有道理。

哲学教师 您对各种学问有没有一点根底、一些基本知识？

汝尔丹先生 哦！有的，我能读，也能写。

哲学教师 您愿意先学什么？您要我教你逻辑吗？

汝尔丹先生 逻辑这东西是什么？

哲学教师 它教三种推理的步骤。

汝尔丹先生 这三种推理的步骤又是什么？

哲学教师 就是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第一种是靠普遍概念来认识。⁽⁴³⁾第二种是靠范畴来判断。⁽⁴⁴⁾第三种是靠三段论法来下结论，有 Barbara，有 Celarent，有 Darii，有 Ferio，有 Baralipon，等等。⁽⁴⁵⁾

汝尔丹先生 这些字太诘屈聱牙啦。我学不来这种逻辑。教我一点好玩的。

哲学教师 您想学伦理吗？

汝尔丹先生 伦理？

哲学教师 对。

汝尔丹先生 伦理谈点什么？

哲学教师 探讨幸福、教人克制感情，以及……

汝尔丹先生 算啦，不学这个。我这人肝火再旺不过；伦理管不了我；我高起兴来呀，发脾气就要发它一个十足。

哲学教师 您想学物理吗？

汝尔丹先生 物理这东西教点什么？

哲学教师 物理解释自然现象的原则和物质的成分；讲说各种元素、金属、矿物、石头、植物和动物的性质；传授我们产生全部天象的原因，例如虹啊、闪啊、雨啊、雪啊、电啊、风和旋涡运动⁽⁴⁶⁾啊。

汝尔丹先生 这里头太嘈杂、太乱。

哲学教师 那您要我教您什么？

汝尔丹先生 教我拼音吧。

哲学教师 非常愿意。

汝尔丹先生 然后你再教我历书，也好晓得什么时候有月亮，什么时候没有月亮。

哲学教师 好吧。为了满足您的希望，并且像哲学家那样谈这门学问，就该按照事物的程序，先从对字母的性质和各个字母的不同拼法的准确认识开始。说到这儿，我应当告诉您：字母分母音、子音两种。其所以叫作母音，因为它们表达各种声音；其所以叫作子音，因为它们随着母音发音，仅仅为了区别声音的种种切合。母音有五个：啊、哀、衣、喔、迂。

汝尔丹先生 这我全懂。

哲学教师 张大了嘴，就发出母音“啊”来了：“啊”。

汝尔丹先生 “啊”，“啊”。对。

哲学教师 下颚骨凑近上颚骨，就发出母音“哀”来了：“啊”，“哀”。

汝尔丹先生 “啊”，“哀”，“啊”，“哀”。可不！对。啊！真妙！

哲学教师 上、下颚骨再往近里凑，嘴犄角朝耳朵两边裂，就发出母音“衣”来了：“啊”，“哀”，“衣”。

汝尔丹先生 “啊”，“哀”，“衣”，“衣”，“衣”，“衣”。
是真的。学问万岁！

哲学教师 再把上、下颚骨张开，收拢嘴犄角，就发出母音“喔”来了：“喔”。

汝尔丹先生 “喔”，“喔”。没有再准确的啦！“啊”，“哀”，
“衣”，“喔”，“衣”，“喔”。真绝啦！“衣”，“喔”，
“衣”，“喔”。

哲学教师 口张开了，正好就像一个小圆圈圈，和母音“0”一样。

汝尔丹先生 “喔”，“喔”，“喔”。你说得对。“喔”。啊！知道点儿东西，有多好啊！

哲学教师 牙齿凑近，不要闭紧，上、下嘴唇朝外伸，凑近了，不要怎么碰着，就发出母音“迂”来了：“迂”。

汝尔丹先生 “迂”，“迂”。没有再真的啦！“迂”。

哲学教师 您的上、下嘴唇朝外伸，像要噘嘴的样子，所以如果您想对谁噘嘴，表示看不起，您只要对他说“迂”就成了。

汝尔丹先生 “迂”，“迂”。是真的。啊！我老早学，不就全知道了吗？

哲学教师 明天我们再教别的字母，也就是子音。

汝尔丹先生 还有和这一样有趣的东西吗？

哲学教师 当然有喽。譬方说，舌头顶住上边的牙，就发出了子音“的”（d）：“搭”（da）。

汝尔丹先生 “搭”，“搭”。对。啊！真妙！真妙！

哲学教师 上边的牙挨近下嘴唇，就发出了子音“缚”（f）：“发”（fa）。

汝尔丹先生 “发”，“发”。真是这样。啊！我的爹妈呀，我多怨恨你们哟！

哲学教师 还有“儿”（r）。舌头一直卷到上腔，然后送一口气出来，把舌尖吹开，可是舌尖像打哆嗦的样子，总又回到原来位置：“儿”，“儿”，“拉”（ra）。

汝尔丹先生 “儿”，“儿”，“拉”；“儿”，“儿”，“儿”，“儿”，“儿”，“拉”。是真的。啊！你这人可真聪明！多少时候让我白过了啊！“儿”，“儿”，“儿”，“拉”。

哲学教师 我将来再仔细给您解释这些有趣的东西。

汝尔丹先生 一定要教我。还有，我有一桩心事，非告诉你不可。我爱上一位贵妇人，我希望你帮我给她写一封短信，我想扔在她的脚跟前。

哲学教师 好极啦。

汝尔丹先生 要风雅，是的。

哲学教师 当然要风雅。您要给她写诗吗？

汝尔丹先生 不，不，不要诗。

哲学教师 您只要写散文？

汝尔丹先生 不，我不要散文，也不要诗。

哲学教师 不用这个，就得用那个。

汝尔丹先生 为什么？

哲学教师 先生，理由就是，表现自己，除去用散文，还就是用诗。

汝尔丹先生 除去用散文，还就是用诗？

哲学教师 可不，先生：不是散文的，就是诗；不是诗的，就是散文。

汝尔丹先生 那么，一个人说话，又算什么？

哲学教师 散文。

汝尔丹先生 什么？我说：“妮考耳，给我拿我的拖鞋来，给我拿我的睡帽来”，这是散文？

哲学教师 是啊，先生。

汝尔丹先生 天啊！我说了四十多年散文，一点也不晓得；你把这教给我知道，我万分感激。我想在信里写这样一句话：“美丽的侯爵夫人，你的美丽的眼睛我爱得要死。”可是我要句子的式样风雅，造句造得漂漂亮亮的。

哲学教师 那就写：她的眼睛的火把您的心烧成了灰烬；您白天黑夜为她忍受着一种剧烈的……

汝尔丹先生 不，不，不，我不要这种句子；我只要我告诉你的：“美丽的侯爵夫人，你的美丽的眼睛我爱得要死。”

哲学教师 应当拉长点儿才好。

汝尔丹先生 不，你听我说，我只要信里写这样一句话；不过造句要时髦，照规矩往好里安排。我求你把各式各样的写法告诉我，研究研究看。

哲学教师 首先，可以像您说的那样写：“美丽的侯爵夫人，你的美丽的眼睛我爱得要死。”或者：“我爱得要死，美丽的侯爵夫人，你的美丽的眼睛。”或者：“你的美丽的眼睛我爱得，美丽的侯爵夫人，要死。”或者：“要死你的美丽的眼睛，美丽的侯

爵夫人，我爱得。”或者：“爱得你的美丽的眼睛，美丽的侯爵夫人，我要死。”

汝尔丹先生 可是在所有这些式样当中，哪一个顶好？

哲学教师 您说的那一个：“美丽的侯爵夫人，你的美丽的眼睛我爱得要死。”

汝尔丹先生 可是我并没有研究过，就一下子把它写对了。我从心里感谢你，求你明天早点来。

哲学教师 我一定来。

汝尔丹先生⁽⁴⁷⁾ 怎么？我的礼服还没有送来？

第二个跟班 没有，老爷。

汝尔丹先生 偏巧今天这么忙，这该死的裁缝叫我等他。气死我啦。害症疾害死这狠心的裁缝！鬼把裁缝抓了去！害黑死病害死这个裁缝！这可恶的裁缝、这狗裁缝、这丧尽天良的裁缝我现在要是捉住了他呀，看我……

第五场

裁缝师傅，裁缝学徒（捧着汝尔丹先生的礼服），汝尔丹先生，跟班。

汝尔丹先生 啊！你可来啦！我正要生你的气。

裁缝师傅 再早我来不了啊，我用了二十个学徒在做您的礼服。

汝尔丹先生 你给我送来的丝袜子，紧极了，我费了好大的事才穿上，有两个地方已经挑丝啦。

裁缝师傅 穿下去会松的。

汝尔丹先生 对，老挑丝的话。还有你给我做的鞋，把我疼死了。

裁缝师傅 先生，不见得。

汝尔丹先生 怎么，不见得？

裁缝师傅 可不，不是鞋让您疼。

汝尔丹先生 你听我讲，我说是鞋让我疼。

裁缝师傅 您想着疼才疼。

汝尔丹先生 我想着疼，因为我觉得疼呀。听听这种怪理由看！

裁缝师傅 看呀，这是宫廷最华贵的礼服，配得也好极了。发明一件庄严的礼服，不用黑颜色，真是一件杰作。本领最高的裁缝，我给他六次机会，他也做不出来。

汝尔丹先生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把花儿做倒啦。

裁缝师傅 您先前没有告诉我，要花儿正着呀。

汝尔丹先生 这也得交代？

裁缝师傅 是呀，当然要交代啦。贵人的礼服，花儿都是这样倒着的。

汝尔丹先生 贵人的礼服，花儿是倒的？

裁缝师傅 对，先生。

汝尔丹先生 哦！那就行啦。

裁缝师傅 你喜欢花儿正着，我改过来好啦。

汝尔丹先生 不用啦，不用啦。

裁缝师傅 凭您一句吩咐，就好改过来的。

汝尔丹先生 我说不用啦。你做得很好。你看礼服合不合我的身材？

裁缝师傅 您问到哪儿去啦？我敢说，就是一位画家给您画像，也别想能把礼服画得这样合您的身材。我有一个学徒，是世上做莱茵裤⁽⁴⁸⁾的最大的天才，还有一个学徒，是今天做外衣⁽⁴⁹⁾的名手。

汝尔丹先生 假头发和翎子都弄好啦？

裁缝师傅 都弄好啦。

汝尔丹先生 （打量裁缝的礼服。）啊！啊！裁缝先生，这是你上一回给我做礼服的料子。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裁缝师傅 那是因为呀，我觉得料子特别好，也给自己剪了一件。

汝尔丹先生 对，那你也不该用我的料子啊。

裁缝师傅 您要不要试试您的礼服？

汝尔丹先生 好，让我试试看。

裁缝师傅 等等。这样做不像话。我带了人来，合着节拍给您穿。穿这一类衣服是有仪式的。喂！进来吧。你们按照你们给贵人穿礼服的样式，给先生穿上这件衣服。

〔进来四个裁缝学徒，两个学徒剥掉他练操穿的灯笼裤，另外两个剥掉他的上衣，然后给他穿上他的新礼服。汝尔丹先生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指礼服给他们看，看是不是合适。一切按着乐队的音乐进行。〕

裁缝学徒 我的贵人，请您赏学徒们几个酒钱吧。

汝尔丹先生 你称我什么？

裁缝学徒 我的贵人。

汝尔丹先生 “我的贵人！”这就是作贵人装束的好处。你们老穿资产者那身衣服吧，决不会有人称你们“我的贵人”。⁽⁵⁰⁾拿去，这是为了“我的贵人”。

裁缝师傅 爵爷，我们谢谢您啦。

汝尔丹先生 “爵爷”，喝！喝！“爵爷！”等一下，我的朋友：
“爵爷”这个称呼值得给酒钱，“爵爷”不是一个随便称呼。拿去，这是爵爷赏你们的。

裁缝学徒 爵爷，我们全喝酒去，恭祝大人健康。

汝尔丹先生 “大人！”喝！喝！喝！等一下，先别走。称我“大人！”⁽⁵¹⁾说真的，他要是称我“殿下”呀，我钱包里的钱就全成了他的啦。⁽⁵²⁾拿去，这是为了“我的大人”。

裁缝学徒 爵爷，我们这边谢赏啦。

汝尔丹先生 还好，他没有称我别的，要不然呀，我真要全给他啦。

〔四个裁缝学徒表示欢喜，跳起舞来：这作成第二间奏曲。

第三幕

第一场

汝尔丹先生，跟班。

汝尔丹先生 跟我走，我要到街上显示一下我的礼服；你们两个人尤其要当心，紧跟在我后头，也好让人一看，就看出你们是我的跟班。

跟班 是，老爷。

汝尔丹先生 给我喊妮考耳来，我有话吩咐。别走，她来啦。

第二场

妮考耳，汝尔丹先生，跟班。

汝尔丹先生 妮考耳！

妮考耳 什么事？

汝尔丹先生 听我讲。

妮考耳⁽⁵³⁾ 嘻，嘻，嘻，嘻，嘻。

汝尔丹先生 有什么好笑的！

妮考耳 嘻，嘻，嘻，嘻，嘻，嘻。

汝尔丹先生 这鬼丫头犯了什么毛病？

妮考耳 嘻，嘻，嘻。看您这副样子！嘻，嘻，嘻。

汝尔丹先生 怎么的啦？

妮考耳 啊，啊！我的上帝！嘻，嘻，嘻，嘻，嘻。

汝尔丹先生 看这鬼丫头！你是在笑我吗？

妮考耳 不是的，老爷。我要是笑您的话，我会难过的。嘻，嘻，
嘻，嘻，嘻。

汝尔丹先生 你再笑下去，我打扁你的鼻子。

妮考耳 老爷，我是没有办法不笑啊。嘻，嘻，嘻，嘻，嘻，嘻。

汝尔丹先生 你停不停？

妮考耳 对不住，老爷；不过您好玩儿极了，我就没法子不笑。嘻，
嘻，嘻。

汝尔丹先生 看你有多放肆！

妮考耳 您这模样可真滑稽啦。嘻，嘻。

汝尔丹先生 我……

妮考耳 求您饶了我。嘻，嘻，嘻，嘻。

汝尔丹先生 听着，你只要还有一点点笑声出口，我发誓要照准你的脸，给你一个你从来没有挨过的顶响的耳刮子。

妮考耳 得，老爷，这下子好啦，我不笑啦。

汝尔丹先生 小心别笑。回头你要擦……

妮考耳 嘻，嘻。

汝尔丹先生 好好儿擦……

妮考耳 嘻，嘻。

汝尔丹先生 我说，你要擦干净客厅，再……

妮考耳 嘻，嘻。

汝尔丹先生 还笑！

妮考耳 得啦，老爷，干脆还是揍我一顿，叫我笑个够吧，那我就好受多了。嘻，嘻，嘻，嘻，嘻。

汝尔丹先生 把我气死。

妮考耳 行行好，老爷，求您就由着我笑吧。嘻，嘻，嘻。

汝尔丹先生 我要是看见……

妮考耳 您不让我笑的话，老爷、爷，我要憋、憋死的。嘻，嘻，嘻。

汝尔丹先生 谁从来见过像她这样一个死鬼的？不听我的吩咐，还没有上下，冲着我大笑特笑？

妮考耳 老爷，您要我干什么呀？

汝尔丹先生 混账丫头，要你记着把我的房子准备好，回头有客人来。

妮考耳 啊，说真的！我再也不想笑啦；您那些客人呀，把家里弄得天翻地覆，单客人两个字，我听了就脑壳发胀。

汝尔丹先生 难道我为了你，就该把人全关在大门外头？

妮考耳 起码有些人，就该关到大门外头。

第三场

汝尔丹太太，汝尔丹先生，妮考耳，跟班。

汝尔丹太太 啊！啊！又翻新花样啦！我的老爷子，你这身打扮，到底算个什么名堂？你这样一身披挂，是不拿人放在眼里，还是怎么的？你是要人到处笑话你，还是怎么的？

汝尔丹先生 太太，也只有那些傻瓜才笑话我。

汝尔丹太太 其实呀，也用不着等到现在。你那些怪做法，早就成了人人的笑柄啦。

汝尔丹先生 请问，你说的人人都是谁？

汝尔丹太太 都讲道理，都比你头脑清楚。拿我来说，我就看不惯你这种生活。我们这个家呀，就不像一个家，倒像天天在过狂欢节，从早上起，怕不热闹，就乱哄哄闹成一团，不是拉小提琴，就是唱歌，吵得东邻西舍，都不能安宁下来。

妮考耳 太太说的对。您把这一群人弄到家里来，来来往往的，我就没有法子把屋子收拾干净。他们走遍了四城，把鞋底板子上的烂泥，统统带到家里来，您那些漂亮教师，每天到时候把地板踩脏了，可怜的福朗斯瓦丝擦了又擦，活活累得要死。

汝尔丹先生 可不得了，看看我们妮考耳这丫头，尖嘴利舌的，简直不像一个乡下姑娘。

汝尔丹太太 妮考耳的话有道理，见识比你高多了，我倒想晓得，活到你这把子年纪，找一个舞蹈教师干什么。

妮考耳 还有耍剑的大块头教师，脚一蹬，整个儿房子跟着动，连我们客厅的花砖都松动了。

汝尔丹先生 闭上你们的嘴巴，我的丫头，我的太太。

汝尔丹太太 你路都快走不动了，倒想学跳舞？

妮考耳 难道您学剑，想杀谁不成？

汝尔丹先生 闭上你们的嘴巴，我说。你们两个不学无术，就不懂得这些学问的特权。⁽⁵⁴⁾

汝尔丹太太 你顶好还是想着女儿的亲事吧，她到了嫁人的年龄啦。

汝尔丹先生 有了门当户对的人家，我会想到我女儿的亲事的；可是我自己也想学学那些大学问。

妮考耳 太太，我还听见人讲，他嫌不够，又找了一位哲学教师。

汝尔丹先生 正是：我要有才情，能和君子人在一起高谈阔论。

汝尔丹太太 像你这个岁数，还想有一天上学堂挨教鞭去？

汝尔丹先生 凭什么不？但愿上帝马上让我在众人面前尝尝教鞭的滋味，知道人在学堂里学些什么。

妮考耳 是呀，那可对您真有用啦。

汝尔丹先生 当然有用。

汝尔丹太太 这对你料理家务，都是很必要的喽。

汝尔丹先生 当然必要。你们两个人说起话来，颠三倒四的，我为你们的不学无术害臊。⁽⁵⁵⁾ 譬方说，你现在说的话，你知道是什么吗？

汝尔丹太太 是呀，我知道我说的话，说的头头是道，你就该换一个样子过活才是。

汝尔丹先生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问你，你这时候说的话是什么。

汝尔丹太太 这都是些通情达理的话，可是你的行为根本就不通情达理。

汝尔丹先生 我不是说这个，我说，我是在问你：我对你说的话，我现在和你讲的话，是什么？

汝尔丹太太 瞎扯。

汝尔丹先生 哎呀！不对。不是这个。我们两个人说的话，我们现在用的语言是什么？

汝尔丹太太 怎么样？

汝尔丹先生 叫什么名堂？

汝尔丹太太 爱叫什么名堂，就叫什么名堂。

汝尔丹先生 不学无术的人哟，叫散文。

汝尔丹太太 散文？

汝尔丹先生 对了，散文。是散文的，就不是诗，不是诗的，就不是散文。⁽⁵⁶⁾ 噫！这就叫作求学问。⁽⁵⁷⁾ 还有你说“迂”的时候，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妮考耳 怎么样？

汝尔丹先生 对。你说“迂”的时候，你怎么做？

妮考耳 什么？

汝尔丹先生 说说“迂”看。

妮考耳 好吧，“迂”。

汝尔丹先生 你是怎么说的？

妮考耳 我说“迂”呀。

汝尔丹先生 对。不过你说“迂”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妮考耳 你叫我怎么说，我怎么说。

汝尔丹先生 唉呀！跟笨人打交道，活要人命！你拿嘴唇朝外伸，上颚骨和下颚骨凑近了。⁽⁵⁸⁾“迂”，你看见没有？我在噘嘴：“迂”。

妮考耳 对，可好看啦。

汝尔丹太太 可真有意思啦。

汝尔丹先生 你要是听见了“喔”和“搭”、“搭”，“发”、“发”呀，那才叫妙呐。

汝尔丹太太 你这些南腔北调，到底算个什么呀？

妮考耳 全有什么用呀？

汝尔丹先生 看见女人们不学无术，我真有气。

汝尔丹太太 得啦，这些人呀，还有他们那些无聊的把戏，你就该一个个请走。

妮考耳 特别是那个高个子大怪物剑术教师，弄得到处都是灰尘。

汝尔丹先生 好啊，你顶见不得这位剑术教师。我要你马上晓得你多么不识好歹。（他叫人拿过剑来，分给妮考耳一把。）看实地表演。从身边移开。⁽⁵⁹⁾照第四个式子冲刺，我就这样做；照第三个式子冲刺，我就这样做。我这样做，人就杀不了我啦。跟人打架，先拿稳了自己不死，你说妙不妙？来，刺过来吧，试试看。

妮考耳 好，怎么样？

〔妮考耳击中了他几下。

汝尔丹先生 慢着，喂！哎，慢来呀。见鬼哟，混账丫头！

妮考耳 是您叫我刺呀。

汝尔丹先生 对；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照第四个式子冲刺，你就照第三个式子冲刺了，你就不给我招架的工夫。

汝尔丹太太 我的老爷子，你一脑门子的怪想法，简直是疯了。这都是你钻营贵族门路，才成了这样的。

汝尔丹先生 我钻营贵族门路，表示我有见地；这比钻营你的资产阶级门路，要好多了。

汝尔丹太太 可真好啦！你跟你的贵人们来往，你可沾光啦。你跟你迷上了的那位漂亮伯爵先生干的事呀，可见得人啦。

汝尔丹先生 住口！想想你说的话吧。太太，你说他的时候，你可知道，你就不知道你在说谁吗？你就想不出他是一位什么样的重要人物。他是一位出入宫廷的重臣，一言九鼎，和国王讲话，就像我和你讲话一样。这样一位大人物，常到我家里来，把我叫作他的亲爱的朋友，把我当作有同等身份的人看待，难道对我不是一件大体面事？他待我的那些恩情，你就怎么也猜不出来；他在众人面前，对我表示亲热，连我本人都发窘。

汝尔丹太太 对，他待你有恩情，对你表示亲热，可是他呀，向你借钱。

汝尔丹先生 哎呀！把钱借给这样一位大人物，难道对我还不体面？一位爵爷，把我叫作他的亲爱的朋友，我能不报效吗？

汝尔丹太太 这位爵爷又报效你什么来的？

汝尔丹先生 什么事，你要是知道了呀，你会惊呆了的。

汝尔丹太太 说说看？

汝尔丹先生 多啦。我说也说不清楚。反正我借给他的钱，用不了多久的时候，他就会还我的。

汝尔丹太太 对，你就等着他还吧。

汝尔丹先生 当然还：他不明明对我讲来的？

汝尔丹太太 对，对：他到时候就兑不了现。

汝尔丹先生 他以他贵人的名义对我赌咒来的。

汝尔丹太太 废话。

汝尔丹先生 哎呀，太太，你这人可真固执。我告诉你，他不会对我失信的，我有把握。

汝尔丹太太 我呀，我拿稳了没有这档子事。他对你做的种种亲热表示呀，只是为了哄你上钩。

汝尔丹先生 住口：他来啦。

汝尔丹太太 我们就欠他来啦。他也许又是向你借钱来啦。我一看见他，就倒胃口。

汝尔丹先生 住口，我说。

第四场

道琅特，汝尔丹先生，汝尔丹太太，妮考耳。

道琅特 我亲爱的朋友、汝尔丹先生⁽⁶⁰⁾，您好啊？

汝尔丹先生 先生，很好，就等着机会给您效劳呐。

道琅特 汝尔丹夫人也在，您好啊？

汝尔丹太太 汝尔丹夫人该怎么好，就怎么好。

道琅特 怎么，汝尔丹先生？世上数您风雅啦！

汝尔丹先生 您看。

道琅特 您穿着这件礼服，一表堂堂，我们宫廷里的年轻人都没有您漂亮。

汝尔丹先生 嘻，嘻。

汝尔丹太太⁽⁶¹⁾ 他专投他爱听的说。

道琅特 您转转身子。简直是风度翩翩。

汝尔丹太太⁽⁶²⁾ 可不，后头和前头一样蠢。

道琅特 说真的！汝尔丹先生，我恨不得时刻见到您。您是我最敬重的社会名流，今天早上我还在国王的寝宫讲起您来的。

汝尔丹先生 先生，您太赏脸啦。（向汝尔丹太太。）在国王的寝宫！

道琅特 好，戴上帽子……

汝尔丹先生 先生，我这是对您应有的敬意。

道琅特 我的上帝！戴上吧：求您啦，千万不要拘礼。

汝尔丹先生 先生……

道琅特 听我说，戴上吧，汝尔丹先生：您是我的朋友。

汝尔丹先生 先生，实在不敢。

道琅特 您不戴上的话，我也不戴上了。

汝尔丹先生⁽⁶³⁾ 我宁可失礼，也不要惹您讨厌。⁽⁶⁴⁾

道琅特 您知道，我是您的债户。

汝尔丹太太⁽⁶⁵⁾ 是呀，我们太知道啦。

道琅特 您有许多次，慷慨大方，借钱给我，我自然是万分承情。

汝尔丹先生 先生，您在说笑话。

道琅特 不过我晓得还债的，也晓得感谢人家对我的盛意的。

汝尔丹先生 先生，那是一定的。

道琅特 我希望和您把账算算清楚，我来就是为了和您在一起算算账。

汝尔丹先生⁽⁶⁶⁾ 怎么样！太太，你把人认错了吧。

道琅特 我这人就喜欢早日了清债务。

汝尔丹先生⁽⁶⁷⁾ 我早就对你说过了。

道琅特 看看我欠您多少。

汝尔丹先生⁽⁶⁸⁾ 你看你疑心人家，多不应该。

道琅特 您一共借了我多少钱，您记得清楚吗？

汝尔丹先生 我相信我记得。我有一份小账单子的。这就是。有一次付您两百路易。

道琅特 有过。

汝尔丹先生 又一次，一百二十。

道琅特 是的。

汝尔丹先生 还有一次，一百四十。

道琅特 不错。

汝尔丹先生 三笔账一共是四百六十路易，合五千零六十法郎。

道琅特 账一点也不错。五千零六十法郎。

汝尔丹先生 一千八百三十二法郎，付您的羽翎商。

道琅特 正对。

汝尔丹先生 两千七百八十法郎，付您的裁缝。

道琅特 不错。

汝尔丹先生 四千三百七十九法郎十二苏八代尼耶⁽⁶⁹⁾，付您的绸布商。

道琅特 很好。十二苏八代尼耶：账对极了。

汝尔丹先生 还有一千七百四十八法郎七苏四代尼耶，付您的鞍鞅商。

道琅特 完全正确。一共有多少？

汝尔丹先生 总数：一万五千八百法郎。

道琅特 总数很对：一万五千八百法郎。您再借我二百皮司陶耳，加在一起，正好凑足一万八千法郎。我一方便就还您。

汝尔丹太太⁽⁷⁰⁾ 好啊！我不早就猜着了吗？

汝尔丹先生⁽⁷¹⁾ 少说话！

道琅特 我说的那个数目，您会不会觉得不凑手？

汝尔丹先生 哎！凑手。

汝尔丹太太⁽⁷²⁾ 这家伙把你当成他的账房啦。

汝尔丹先生⁽⁷³⁾ 住口。

道琅特 您不凑手的话，我到别处借去。

汝尔丹先生 不，先生。

汝尔丹太太⁽⁷⁴⁾ 他不败掉你的家当呀，就不会知足的。

汝尔丹先生⁽⁷⁵⁾ 听我说，住口。

道琅特 您不方便，尽管对我讲好了。

汝尔丹先生 没有的话，先生。

汝尔丹太太⁽⁷⁶⁾ 他是一个大骗子。

汝尔丹先生⁽⁷⁷⁾ 给我住口。

汝尔丹太太⁽⁷⁸⁾ 他连你最后一个小钱也要挤干了的。

汝尔丹先生⁽⁷⁹⁾ 你住不住口？

道琅特 我有许多人，乐意借我钱；不过您是我顶好的朋友，所以我相信，我向旁人借钱，就会对不住您的。

汝尔丹先生 先生，您太赏我脸啦。我这就给您办。

汝尔丹太太⁽⁸⁰⁾ 什么？你还借钱给他？

汝尔丹先生⁽⁸¹⁾ 你叫我怎么着？这样一位大人物，今天早上在国王的寝宫讲起我来的，你也好要我拒绝吗？

汝尔丹太太⁽⁸²⁾ 得啦，你简直是一个冤大头。

第五场

道琅特，汝尔丹太太，妮考耳。

道琅特 我觉得您闷闷不乐，汝尔丹夫人，您怎么啦？

汝尔丹太太 我不怎么。

道琅特 您的小姐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没有看见？

汝尔丹太太 我的小姐在她所在的地方。

道琅特 她近来好吗？

汝尔丹太太 她原来就不错。

道琅特 您愿意哪一天带她到宫里看芭蕾舞和喜剧吗？

汝尔丹太太 说的也就是呀，我们直想寻寻乐，直想笑笑。

道琅特 我想，汝尔丹夫人，您年轻的时候，追的人一定不少，您当时长得一定又美又随和。

汝尔丹太太 可不得了啦！先生，难道汝尔丹夫人成了老废物，头已经老在摇晃啦？

道琅特 啊！说真的！汝尔丹夫人，请您宽恕。我没有想到您还年轻。我常常心不在焉。求您就原谅我的失言吧。

第六场

汝尔丹先生，汝尔丹太太，道琅特，妮考耳。

汝尔丹先生⁽⁸³⁾ 这是两百路易，我点过啦。

道琅特 汝尔丹先生，您放心好了，我一定效劳，我恨不得立时就到宫里为您美言两句。

汝尔丹先生 那我就太承情啦。

道琅特 假如汝尔丹夫人想到宫里看戏的话，我可以给她找到顶好的座位。⁽⁸⁴⁾

汝尔丹太太 汝尔丹夫人谢谢您啦。⁽⁸⁵⁾

道琅特 （低声，向汝尔丹先生。）我已经写过一条子通知您，我们的美丽的侯爵夫人，就来府上用饭，看芭蕾舞，我最后总算说服她来领您的盛宴啦。

汝尔丹先生 我们站远一点谈，理由您明白。

道琅特 我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您，您托我转赠给她的钻石，我也没有写回信给您，那是因为我费了千辛万苦，打破她的顾虑，也就

是今天，她才决定接受的。

汝尔丹先生 她觉得钻石怎么样？

道琅特 好极了；我没有弄错的话，这颗美丽的钻石帮她对您起了不小的好感。

汝尔丹先生 但愿这样就好！

汝尔丹太太⁽⁸⁶⁾ 他和他到了一起，就别想分手。

道琅特 我还特意对她讲起这件礼物多么名贵、您的痴情多么真挚。

汝尔丹先生 先生，您待我恩重如山。像您这样一位贵人，不惜为我屈尊受累，我实在是惶愧到了万分。

道琅特 您说到哪儿去啦？朋友相处，还用得着这一点顾虑？遇到同一机会，您不也一样为我效劳吗？

汝尔丹先生 哦！那还用说，我是求之不得。

汝尔丹太太⁽⁸⁷⁾ 看着这人，我就闷气！

道琅特 我这人，只要能帮朋友，就什么也不考虑。和我相识的那位可爱的侯爵夫人，您一对我说起您对她的痴情，您看见的，我马上就自告奋勇，为您的爱情效劳。

汝尔丹先生 说实话，您的恩德我就没有法子报答。

汝尔丹太太⁽⁸⁸⁾ 他简直不走啦？

妮考耳 他们粘在一块儿啦。

道琅特 您选了一个妙法儿打动她：女人就爱别人为她们花钱。您经常演奏的小夜曲、您经常送去的鲜花、她在湖上看见的美妙的烟火、您送她的钻石，还有您现在为她预备的盛宴：这一切比您亲自对她说情话，还要对她有效验。

汝尔丹先生 只要我能这样得到她的垂青，花多少钱我也甘心。我看见一位贵妇人，就神魂颠倒，不惜出任何代价，也要买到这种荣誉。

汝尔丹太太⁽⁸⁹⁾ 他们有什么好说的，一说说了这么久？你轻轻凑过去听听看。

道琅特 回头您就可以痛痛快快享受看她的愉快了，您就可以大饱眼福了。

汝尔丹先生 为了万无一失起见，我安排我太太到妹妹家用饭，饭后留在那边，也不回来。

道琅特 您的安排很有见地。您太太很可能碍我们的事。我已经为您吩咐厨子准备酒菜，和所有关于芭蕾舞的措施。芭蕾舞是我设计的，只要能照我的想法做，表演就会……

汝尔丹先生 （发觉妮考耳偷听，打了她一记耳光。）哎嘻！简直岂有此理。⁽⁹⁰⁾我们出去吧，请。

第七场 汝尔丹太太，妮考耳。

妮考耳 说真的！太太，这是我偷听的报应。不过我相信他们有什么事，鬼鬼祟祟的瞒着人，还不希望您知道。

汝尔丹太太 妮考耳，我不是今天才对我丈夫有疑心。不是我弄错了呀，就是他正在闹什么恋爱把戏，我很想把事情弄明白了。不过眼下还是先想着我女儿吧。你晓得克莱翁特爱她。我喜欢克莱翁特，愿意成全他的好事，我要是能作主的话，就把吕席耳嫁给他。

妮考耳 说实话，太太，我见您有这种想法，简直高兴极了；因为您喜欢主人，我不见得就不喜欢听差。我盼望我们能托他们的福，把亲事一道儿办了。

汝尔丹太太 你去告诉克莱翁特，回头看我来，好一同求我丈夫应允我女儿的亲事。

妮考耳 太太，我高兴死了，我马上就去，没有比这再开心的差事了。⁽⁹¹⁾我想，我这一去，他们不晓得要乐成什么了。

第八场 克莱翁特，考维艾耳，妮考耳。

妮考耳⁽⁹²⁾ 啊！您来得再巧没有啦。我是一个报喜信的，我正要……

克莱翁特 走开，口是心非的丫头，别拿你那些鬼话来骗我。

妮考耳 您就这样接待……？

克莱翁特 听我说，走开，马上告诉你那无情无义的小姐，她这一生休想再骗得了心地太老实的克莱翁特。

妮考耳 到底犯了什么神经？我的考维艾耳，说给我听，这是怎么回事。

考维艾耳 混账丫头，你的好考维艾耳！快给我滚，别待在我眼前，坏丫头，别吵闹我。

妮考耳 什么？你对我也……？

考维艾耳 听我说，别待在我眼面前，这辈子也别跟我说话。

妮考耳 哎嘻！两个人全怎么的啦？去把这新鲜事儿禀告小姐知道吧。

第九场

克莱翁特，考维艾耳。

克莱翁特 什么？应当那样对待情人吗？何况是情人里头顶忠心、顶痴心的情人。

考维艾耳 真正岂有此理，她们就不拿我们两个人当人看。

克莱翁特 凡人想得出的柔情蜜意，我都做给她看啦；我在世上只爱她一个人，心里也只有她一个人；我的全部关怀、全部希望、全部欢乐都在她一个人身上；我一谈就谈到她，一想就想到她，一做梦就梦见她，我为她呼吸，我的心整个儿为她跳动：这就是我神魂颠倒的好报酬！我两天没有看见她，对我说来，两天就像两百年那样可怕；我偶然遇见了她；我一看见她，心里好生快活，喜笑颜开，兴高采烈，朝她奔去；可是负心的女子，看也不看我一眼，就快步走开了，好像她生平不认识我一样！

考维艾耳 我说的话，和您的话完全一样。

克莱翁特 考维艾耳，谁见过像薄幸的吕席耳那样忘恩负义的？

考维艾耳 少爷，像死丫头妮考耳那样忘恩负义的？

克莱翁特 我为她的花容月貌，做下多少巨大的牺牲，害下多少相思，发下多少心愿！

考维艾耳 我在她的厨房对她献过多少殷勤，陪过多少小心，帮过多少忙！

克莱翁特 我在她的膝盖前流过多少眼泪！

考维艾耳 我为她打过多少桶井水！

克莱翁特 我爱惜她的表示，比起爱惜自己来，要热心多了！

考维艾耳 我替她转烤肉的叉子，热火把我烧坏了！

克莱翁特 她看不起我，躲开了我！

考维艾耳 她厚着脸皮，把背给我！

克莱翁特 这种负心的行为，该受最大的惩罚。

考维艾耳 这种翻脸无情的表示，该挨一千记耳光。

克莱翁特 求你以后再也别帮她说好话了。

考维艾耳 少爷，我帮她说好话！下辈子见！

克莱翁特 千万不要为这负心女子求情。

考维艾耳 您放心好了。

克莱翁特 你看好了，随你说什么话替她回护，也不顶事。

考维艾耳 谁想回护来的？

克莱翁特 我要长远保持对她的怨恨，和她断绝一切关系。

考维艾耳 我赞成。

克莱翁特 那位伯爵先生到她家来，也许把她迷住啦。我看出来了，贵族身份打动了她的心。可是我为了我的荣誉，一定要防止她变心。我看她在朝负心的路跑，可是我偏要快马加鞭把她追上，不给她机会把我丢了。

考维艾耳 说得很好。我这方面，和您的看法完全一样。

克莱翁特 坚定一下我的怨恨，支持一下我的决心，我爱她的心思，可能还有一丝半点没有死绝。我恳求你，把你能想到的关于她的坏话，引起我恨她的形容，你全说给我听吧。你能看到的她的种种缺点，你也给我指出来吧，也好叫我想起来就讨厌她。

考维艾耳 她呀，少爷！一个傻里傻气的丑八怪，一个装模作样的骚丫头，值得您那样相爱！让我看呀，她不过是一个极寻常的姑

娘；配得上您的有的是，还轮不到她。头一样，她眼睛小。

克莱翁特 对，她眼睛小；可是里头一团火，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那样水汪汪的、亮晶晶的、妩媚动人的眼睛。

考维艾耳 她嘴大。

克莱翁特 是的；可是没有一个人的嘴有她的嘴那样可爱。这是世上顶销魂、顶逗人爱的嘴了，我不看则已，一看就动心。

考维艾耳 说到她的身材呀，个子不高。

克莱翁特 算不得高，可是又轻盈，又匀停。

考维艾耳 她说话、做事，故意装出一副不在乎的神气。

克莱翁特 不错；可是别有风韵；而且姿态美妙，我就说不出来有什么东西在勾人的心。

考维艾耳 说到才情……

克莱翁特 啊！考维艾耳，她有的是才情，不但俊逸非凡，而且精细入微。

考维艾耳 她说话……

克莱翁特 她说话娓娓动听。

考维艾耳 她老是一副庄重的模样。

克莱翁特 你倒喜欢呵呵大笑，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呀？有些女人时刻在笑，你不觉得讨厌？

考维艾耳 可是她这人三心二意，真难伺候啦。

克莱翁特 对，三心二意，我同意你的说法；可是人一美呀，什么都相宜，我们受了，也心甘情愿。

考维艾耳 这样看来，您是有意永远爱她的。

克莱翁特 我呀，我宁可寻死；我要恨她像先前爱她一样深。

考维艾耳 您认为她十全十美，怎么恨得起来呀？

克莱翁特 所以我的报复才要格外惊人，所以我才要叫人看看我的意志有多坚强。不管我觉得她多美、多迷人、多可爱，我也要恨她，也要把她丢了。她来啦。

第十场

克莱翁特，吕席耳，考维艾耳，妮考耳。

妮考耳⁽⁹³⁾ 太不像话，我听了可有气啦。

吕席耳 妮考耳，也许就是为了我对你所说的那档子事。那不是他。

克莱翁特⁽⁹⁴⁾ 我简直不要和她说话。

考维艾耳 我跟你学。

吕席耳 克莱翁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怎么啦？

妮考耳 考维艾耳，你到底怎么啦？

吕席耳 你有什么事不开心吗？

妮考耳 你为了什么事恼气呀？

吕席耳 克莱翁特，你哑巴啦？

妮考耳 考维艾耳，你没有舌头啦？

克莱翁特 简直是罪该万死！

考维艾耳 真是丧尽天良！

吕席耳 我看，方才我没有理你，你受了刺激。

克莱翁特⁽⁹⁵⁾ 啊！啊！人家看出来啦。

妮考耳 我早上冷淡了你，你就有气啦。

考维艾耳⁽⁹⁶⁾ 人家猜对碴儿啦。

吕席耳 克莱翁特，你说对不对，你是为了这个，才有气的？

克莱翁特 是的，负心女子，就是为了这个，既然非说不可；你要知道，你别以为你不守信义，可以称心如意；我不给你撵我走的便宜，我要抢在前头先和你绝交。当然啦，取消我对你的爱情，我要痛苦的，我要伤心的，我要难过一时的；不过我能坚持的，我宁可寻死，也不要示弱，和你再好。

考维艾耳⁽⁹⁷⁾ 我也这样说。

吕席耳 简直是无中生有。克莱翁特，我今天早上为什么躲开你，我愿意说给你听。

克莱翁特⁽⁹⁸⁾ 不，我什么也不要听。

妮考耳⁽⁹⁹⁾ 我们刚才为什么走得那样快，我愿意让你知道。

考维艾耳⁽¹⁰⁰⁾ 我什么也不要听。

吕席耳⁽¹⁰¹⁾ 你晓得，今天早上……

克莱翁特⁽¹⁰²⁾ 我说啦，我不听。

妮考耳⁽¹⁰³⁾ 你要知道……

考维艾耳⁽¹⁰⁴⁾ 负心丫头，我不听。

吕席耳 听我讲。

克莱翁特 少啰嗦。

妮考耳 让我说。

考维艾耳 我是聋子。

吕席耳 克莱翁特。

克莱翁特 不成。

妮考耳 考维艾耳。

考维艾耳 白叫。

吕席耳 站住。

克莱翁特 废话。

妮考耳 听听看。

考维艾耳 无聊。

吕席耳 一小会儿。

克莱翁特 办不到。

妮考耳 耐烦一下。

考维艾耳 做梦。

吕席耳 一句话。

克莱翁特 没有用，吹啦。

妮考耳 半句话。

考维艾耳 不来往。

吕席耳⁽¹⁰⁵⁾ 好吧！你既然不要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妮考耳⁽¹⁰⁶⁾ 你既然这样固执，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克莱翁特⁽¹⁰⁷⁾ 我倒要听听冷淡我的理由。

吕席耳⁽¹⁰⁸⁾ 我不喜欢再说啦。

考维艾耳⁽¹⁰⁹⁾ 把前后经过给我说说。

妮考耳⁽¹¹⁰⁾ 我呀，说给你听，我不那么高兴。

克莱翁特 告诉我……

吕席耳 不，我什么也不要说。

考维艾耳 给我讲讲……

妮考耳 不，我什么也不讲。

克莱翁特 求求你。

吕席耳 我说啦，不成。

考维艾耳 行行好。

妮考耳 少啰嗦。

克莱翁特 我恳求你啦。

吕席耳 走开。

考维艾耳 我央求你啦。

妮考耳 滚开。

克莱翁特 吕席耳。

吕席耳 不成。

考维艾耳 妮考耳。

妮考耳 白叫。

克莱翁特 看在上天分上！

吕席耳 偏不。

考维艾耳 说给我听。

妮考耳 办不到。

克莱翁特 打消我的疑心。

吕席耳 不，我什么也不干。

考维艾耳 治治我的心病。

妮考耳 不，我不高兴。

克莱翁特⁽¹¹¹⁾ 好吧！你既然不拿我的苦恼搁在心上，也不想解释你为什么对不起我爱你的那番心思，忘恩负义的人，你这是末一回看见我了，我要离开你，为痛苦和爱情而死。

考维艾耳⁽¹¹²⁾ 我呀，也要跟着他走。

吕席耳 克莱翁特。

妮考耳⁽¹¹³⁾ 考维艾耳。

克莱翁特⁽¹¹⁴⁾ 哎？

考维艾耳⁽¹¹⁵⁾ 什么事？

吕席耳 你到哪儿去？

克莱翁特 去我对你说过的地方去。

考维艾耳 我们寻死去。

吕席耳 克莱翁特，你寻死去？

克莱翁特 是呀，狠心的人，既然你愿意我死。

吕席耳 我，我愿意你死？

克莱翁特 是的，你愿意我死。

吕席耳 谁告诉你的？

克莱翁特⁽¹¹⁶⁾ 你不愿意去掉我的疑心，不就等于愿意我死吗？

吕席耳 难道是我的错吗？你先前要是肯听我的话呀，我不就告诉你了吗？你抱怨的事，是因为今天早上跟我在一起的，还有一位老

姑妈；她见不得男人挨近女孩子，这要是落在她眼里呀，女孩子就算声名扫地啦，她一年到头在这方面教训我们，把个个儿男人都给我们说成了魔鬼，见了就得躲开。

妮考耳⁽¹¹⁷⁾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克莱翁特 吕席耳，你没有骗我？

考维艾耳⁽¹¹⁸⁾ 你没有胡弄我？

吕席耳⁽¹¹⁹⁾ 再千真万确不过了。

妮考耳⁽¹²⁰⁾ 实情就是这样。

考维艾耳⁽¹²¹⁾ 我们投降吧？

克莱翁特 啊！吕席耳，你晓得你说一句话，我就心里没有事啦！我们多容易相信我们相爱的人的话！

考维艾耳 我们可真容易叫这些鬼灵精给迷住啦！

第十一场

汝尔丹太太，克莱翁特，吕席耳，考维艾耳，妮考耳。

汝尔丹太太 克莱翁特，我看见你很高兴，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丈夫来啦；赶快趁这个机会求他把吕席耳许配给你吧。

克莱翁特 啊！伯母，这句话可合我的心思啦，我听了真受用啦！我听到的吩咐，还有比这再美的？我受到的恩惠，还有比这再高的？

第十二场

汝尔丹先生，汝尔丹太太，克莱翁特，吕席耳，考维

艾耳，妮考耳。

克莱翁特 先生，有一件事，和我有密切关系，我考虑了很久，不想找别人求你，就自己承当下来了。我不兜圈子，干脆对您说了吧，当您的女婿是莫大的荣幸，我求您赏我这种恩典。

汝尔丹先生 先生，在没有答复你以前，我求你先告诉我：你是不是贵人。

克莱翁特 先生，大多数人遇到这种问题，并不左思右想，就很快解决了。他们什么也不顾虑，就戴上了贵族头衔；这种盗窃行为，目前似乎得到了世俗的许可⁽¹²²⁾。拿我来说，我不妨对您实说，我对这种事的想法，还更慎重一些。我认为一位正人君子，不该干这种骗人的事；掩饰上天给我们的身份，用偷来的头衔向世人夸耀，甘心冒名顶替，就是品行不端。我生在一个确实清白的人家。我在军队上有过六年光荣的历史；财产够我在社会上维持相当的地位。旁人在我这种情形，也许以为可以冒充贵族了，不过尽管我有条件，我也不愿意冒用这种头衔。所以我对您实说了吧，我不是贵人。

汝尔丹先生 先生，一言为定：我女儿不给你。

克莱翁特 怎么？

汝尔丹先生 你不是贵人，你就娶不了我女儿。

汝尔丹太太 你说贵人，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又是圣·路易⁽¹²³⁾的后代？

汝尔丹先生 住口，太太：我晓得你要说什么。

汝尔丹太太 难道你我不都是资产阶级正经人家的儿女？

汝尔丹先生 这不明明是胡扯？

汝尔丹太太 你父亲和我父亲，不都是生意人吗？

汝尔丹先生 这臭娘儿们！她一次也不放过。如果你父亲是生意人的话，活该他是；可是说到我父亲呀，也就是一些牵强附会的人才这么说。我嘛，只有一句话对你讲，就是我要一个贵人女婿。

汝尔丹太太 应当给你女儿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丈夫。对她来说，一个品貌端正的富裕的正人君子，比一个品貌不正的叫化子贵人，要合适多了。

妮考耳 真是这样子。我们村里有一个贵人的儿子，丑得出奇，傻得出奇，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人。

汝尔丹先生 住口，没上没下的丫头。旁人说话，你总要插嘴。我有的是财产给我女儿作陪嫁，我需要的只是身份，我要她当侯爵夫人。

汝尔丹太太 侯爵夫人？

汝尔丹先生 对，侯爵夫人。

汝尔丹太太 哎呀！上天保佑，千万别这样子！

汝尔丹先生 我打定了主意这样做。

汝尔丹太太 我呀，说什么也不同意。和门第高的人家攀亲，向来没有好结果。我决不要一位女婿，嫌我女儿的父母出身低，他的子女喊我外婆，也嫌难为情。万一她看我来，一副贵妇人气派，凑巧一时大意，忘了招呼哪一位街坊，马上就闲话多啦，说什么：

“你们看呀，这位侯爵夫人，有多神气啊？她是汝尔丹先生的女儿，小时候跟我们一块儿装贵妇人玩儿，就快活得不得了。她现在派头儿十足，往常也不见得：她的两位爷公，从前就在圣·伊诺桑大门⁽¹²⁴⁾附近卖布来的。他们给孩子们攒了一笔家业，眼下也许在阴间正受报应呐，正经人决发不了这样大的财。”我不愿

意听这些风言风语。总之，我愿意一个男人，娶了我女儿还承我的情，我还能对他说：“姑老爷，你那边坐，和我一块儿用饭。”

汝尔丹先生 愿意老待在下流社会，简直是死脑壳的想法。别再跟我啰嗦啦：哪怕人人反对，我女儿当定了侯爵夫人；你要是惹起我的火儿来呀，我就叫她当公爵夫人。

（他下。）

汝尔丹太太 克莱翁特，不要就灰心⁽¹²⁵⁾。女儿，跟我来，索性咬定牙根，对你父亲讲：你嫁不了他，你就谁也不嫁。

第十三场 克莱翁特，考维艾耳。

考维艾耳 您那些漂亮见解，帮您办得好漂亮事。

克莱翁特 你要怎么着？冒充贵人不难，可是我良心不安。

考维艾耳 像他这样一种人，您也这样认真，不是开玩笑吗？您看不出他是疯子？他是异想天开，您就是迁就一下，又破费得了您什么？

克莱翁特 你说得对；不过我没有想到要当汝尔丹先生的女婿，非证明自己是贵人不可。

考维艾耳 哈，哈，哈！

克莱翁特 你笑什么？

考维艾耳 我想到一个主意，胡弄我们的老头子，让您达到目的。

克莱翁特 怎么样？

考维艾耳 主意好玩儿透啦。

克莱翁特 到底是什么？

考维艾耳 新近有人组织了一个化装舞会，对眼前这事再合适不过，我想利用他们，作成一个骗局，引我们的滑稽人上钩。这有一点喜剧味道；不过对付他这种人，冒什么险也不会出岔子，用不着考虑得那样周到。哪怕我们海阔天空，随口乱诌，他也会信以为真，把他那个角色演绝了的。我有演员，服装也都现成：您只要由着我做就是了。

克莱翁特 可是你不妨先告诉我……

考维艾耳 我会全告诉您的。他又来啦，我们还是走吧。

第十四场

汝尔丹先生，跟班。

汝尔丹先生 简直是胡闹！他们嫌我尊敬大贵人；可是我呀，只觉得和大贵人来往才对心思：荣誉和风雅，只有他们才有。我宁可手上少长两个手指头，也愿意生下来不是伯爵，就是侯爵。

跟 班 老爷，伯爵大人来啦，还领着一位贵妇人。

汝尔丹先生 呀！我的上帝！我还有话要吩咐。告诉他们，我马上就来。

第十五场

道丽麦娜，道琅特，跟班。

跟 班 老爷说，他马上就来⁽¹²⁶⁾。

道琅特 正合我意。

道丽麦娜 道琅特，这家人我谁也不认识，冒冒失失，就跟着你来了，我不晓得我这样做，是否在情在理。

道琅特 你怕是非，不肯在府上举行宴会，也不肯在舍下举行，夫人，你到底要我挑什么地方，表示我的情意呢？

道丽麦娜 可是你那些痴情的过分热切的表示，我每天不知不觉就都接受了，你怎么倒不说起呢？我不许自己接受也不顶事，经不起你死纠缠，所以你那又文雅又固执的做法，就慢慢让我由你摆布了。先是常来看望，接着就是谈情说爱，随后又是小夜曲和野餐，跟着又是送礼。我不赞成，可是你不但灰心，反而一步一

步得到我的好感。我现在什么也作不了主，我先前直躲着结婚，我相信你最后要让我结婚的。

道琅特 说真的！夫人，你早就该这样做了。你是寡妇，一切自己作主。我也作得了自己的主。我爱你比爱我的性命还厉害。从今天起，你就玉成我的全部幸福，又有什么不可以？

道丽麦娜 我的上帝！道琅特，要在一起生活愉快，男女双方就得有许多优点才成。即使是两个头脑最清醒的人吧，也往往难以结合成彼此满意的姻缘。

道琅特 夫人，你给自己制造了这么多的困难，明明是有意为难。你过去的经验作不了旁人的结论。

道丽麦娜 反正我还是我的老看法：我看见你为我花钱，我简直有两个理由心不安：一个就是，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欠你的情分越来越深；另一个理由是，我没有意思惹你不高兴，不过我相信你花钱，一定要负债的：这就不合我的心思了。

道琅特 啊！夫人，这算不了什么，我也不是……

道丽麦娜 我清楚我说的话；旁的不说，你逼我收下的钻石，就值……

道琅特 哎呀！夫人，照我的爱情来说，就配不上你，求你就别夸大其词了吧。你允许我……这家的主人来啦。

第十六场

汝尔丹先生，道丽麦娜，道琅特，跟班。

汝尔丹先生 （两次鞠躬之后，发现离道丽麦娜太近了。）夫人，站远一点。

道丽麦娜 怎么？

汝尔丹先生 请您退后一步。

道丽麦娜 到底怎么一回事？

汝尔丹先生 退一点点，我好行第三个礼。

道琅特 夫人，汝尔丹先生懂得上流社会的礼节。

汝尔丹先生 敝人三生有幸，得见玉驾光临，宠锡有加，体面之至，深感恩幸：对我说来，确实是莫大的光荣。夫人清德，高人一等，小子不才，辱承不弃……上天……妒忌，……赐我……机缘，得见……见……

道琅特 汝尔丹先生，够啦。夫人不爱听高深的赞词，她晓得您才华出众。（低声，向道丽麦娜。）他是一个道地的资产者，你看见的，一举一动，都有一点滑稽。

道丽麦娜⁽¹²⁷⁾ 很容易看出来的。

道琅特 夫人，他是我顶要好的朋友。

汝尔丹先生 您太抬举我啦。

道琅特 一位名实相符的君子人。

道丽麦娜 我非常敬重他。

汝尔丹先生 我还什么也没有做，夫人就这样错爱。

道琅特 （低声，向汝尔丹先生。）千万当心，不要对她提起您给她的钻石。

汝尔丹先生⁽¹²⁸⁾ 难道我只问她一声，她觉得钻石怎么样，也可以吗？

道琅特⁽¹²⁹⁾ 怎么？万不可以：那您就显得村俗不堪啦。您学君子人办事，就该装出您没有送她礼物的样子才是。⁽¹³⁰⁾夫人，汝尔丹先生说，他欢迎您到他家里来。

道丽麦娜 他太客气。

汝尔丹先生⁽¹³¹⁾ 先生，您在她跟前，这样替我说话，我太感激您了！

道琅特⁽¹³²⁾ 我请她到府上来，费了很大的事。

汝尔丹先生⁽¹³³⁾ 我不晓得怎么样感谢您才好。

道琅特 夫人，他说，他觉得您是世上最美的美人。

道丽麦娜 他把我说得太好啦。

汝尔丹先生 夫人，是您把我说得太好啦……

道琅特 我们准备用饭吧。

跟 班⁽¹³⁴⁾ 老爷，饭好啦。

道琅特 我们入席吧，让歌手们进来。

〔六个预备酒菜的厨子，一同舞蹈，作成第三间奏曲；他们舞蹈后，端来一张桌子，上面摆着许多菜肴。

第四幕

第一场

道琅特，道丽麦娜，汝尔丹先生，两位男歌唱家，一位女歌唱家，跟班。

道丽麦娜 道琅特，这是怎么说的？饭菜简直丰盛极啦！

汝尔丹先生 夫人不要见笑，我恨不得还要做得好，才配夫人赏光的盛意。

〔大家就座。⁽¹³⁵⁾

道琅特 夫人，汝尔丹先生这样说，有他的道理。您能在他府上受到这样好的招待，我很承情。我同意他的话，饭菜不算好，有负您的盛意。菜虽然是我点的，不过我在这方面缺乏我们朋友的修养，所以您现在这顿饭很不讲究，您会发现有些菜违犯了菜谱规格，不合行家口味。如果有大密斯从中调度，就全合准则了，处处也就风雅、渊博了，他也不会错过机会，对您宣扬他烧的每一道菜，让您承认他精通烹调这门学问。他会对您说起一种面包，在炉边烤得黄黄的，面面酥皮，咬在嘴里，轻脆可口。他还会和您说起一种远年的醇葡萄酒，色味俱佳，里面兑着不怎么太烈的新葡萄酒。他还会和您说起一种拌芹菜的羊腰肉；还会和您说起一种下江小牛⁽¹³⁶⁾的里脊，像这样长，又白又嫩，咬在嘴里，活像咬一块杏仁糕；还会和您说起一种异香扑鼻的鹌鹑；还有他的拿手好菜、一种珍珠鲜肉汤⁽¹³⁷⁾，中间是一只又肥又嫩的小火鸡，四角是小鸽子，上面是雪白的洋葱和菊苣。可是说到我呀，我承认自己愚昧无知；汝尔丹先生方才说得很对，我恨不得菜更好一些，报答夫人赏光的盛情。

道丽麦娜 我回答不了赞词，只有这样拿吃来表示了。

汝尔丹先生 啊！多美的一双手呀！

道丽麦娜 汝尔丹先生，手其实平常；您想必是指钻石说吧，的确很美。

汝尔丹先生 我指钻石说，夫人！上帝保佑我，我一点也没有说钻石的意思；那样一来，就不像一位君子人了；钻石实在算不了什么。

道丽麦娜 您这人眼眶子太高啦。

汝尔丹先生 您太赏脸……

道琅特⁽¹³⁸⁾ 来，给汝尔丹先生斟酒，也给这几位先生斟上，他们就要给我们唱劝酒歌了。

道丽麦娜 珍馐配上音乐，真是没有比这再好的助兴了。我觉得今天这顿饭吃得开心极了。

汝尔丹先生 夫人，不是……

道琅特 汝尔丹先生，我们听几位先生唱吧。他们的歌词一定会比我们的话好听多了。

〔男歌唱家们和女歌唱家举起酒杯，唱了两支劝酒歌，全体乐队伴奏。

第一劝酒歌⁽¹³⁹⁾

一小口，菲莉丝，酒从你这儿斟起。

啊！你举起酒杯来，多么妩媚！

你和酒，珠联璧合，

我爱你们的心思只有加倍：

发誓吧，美人，让它和我和你

永远一心一德。

酒沾上你的嘴唇，就有了魅力，

你的嘴唇沾上酒，也越发好看！

两下里我都入魔，

有了你又有酒，我要痛饮一番：

发誓吧，美人，让它和我和你

永远一心一德。

第二劝酒歌⁽¹⁴⁰⁾

亲爱的朋友，干杯，干杯：

时光不我待，如箭似飞；

只要我们能做到，

有生之日莫放过；

等你一旦渡过奈河，

美酒和爱情就都永别了。

劝君更进一杯酒，

因为机会不常有。

什么是人生的真正幸福，

让那些傻瓜去作答复；

我们的哲学很简单，

幸福只在酒壶中。

荣誉、学问，还有财产，

都打消不了忧心忡忡，

只有开怀饮酒多，

我们才能得快活。

⁽¹⁴¹⁾来呀，来呀，把酒都斟满，仆人们，斟酒。

斟酒，斟酒，不说酒已够，就不要住手。

道丽麦娜 我相信不能唱得再好听啦，实在动人。

汝尔丹先生 夫人，我看见这儿还有更动人的。

道丽麦娜 哎呀！汝尔丹先生比我想到的要风雅多了。

道琅特 什么，夫人？您把汝尔丹先生当作什么样的人啦？

汝尔丹先生 我真希望她从我要说的话里听出我的意思。

道丽麦娜 又来啦！

道琅特 您就看不透他。

汝尔丹先生 她将来随时可以看透我。

道丽麦娜 哎呀！我认输，我对答不来。

道琅特 他回敬人家的话向来快。不过您没有看见，夫人，您动过的菜，汝尔丹先生一样一样都在吃吗？⁽¹⁴²⁾

道丽麦娜 汝尔丹先生是一个我喜欢的人。

汝尔丹先生 假如我能得到您的欢心，那我就……

第二场

汝尔丹太太，汝尔丹先生，道丽麦娜，道琅特，男歌唱家们，女歌唱家，跟班。

汝尔丹太太 啊，啊！原来这儿高朋满座，显然是人家不盼我来的喽。我的当家先生，你就是为了这宗好事，才那么急急巴巴，打发我到姑太太家用饭啊？我方才在那边看见搭了一个戏台子，⁽¹⁴³⁾这儿我又看见一桌像办喜事的酒席。你就是这样花你的钱，就是这样趁我不在家，宴请这些贵妇人，请她们又听音乐又看戏，同时呐，把我调派到外头。

道琅特 汝尔丹夫人，您说到哪儿去啦？您说是您丈夫花钱，请夫人吃饭，您的想法不也太离奇了吗？请您放明白吧，请客的是我；他只不过把房子借我用用罢了。您应当把事情弄明白了再说话。

汝尔丹先生 是的，不识相的女人，全是伯爵先生为夫人预备的；她是贵族夫人。他赏我脸，借我的房子用，还让我作陪的。

汝尔丹太太 一片鬼话：什么也瞒不了我。

道琅特 汝尔丹夫人，您不要瞎猜。

汝尔丹太太 我用不着瞎猜，先生，我自己有眼睛，我早就觉得不对碴儿啦，我又不是傻瓜。一位大贵人，居然帮我丈夫不正经，您也未免太不顾身份啦。还有您，夫人，引起人家夫妇不和，允许我丈夫爱您，作为一位贵妇人，既不合适，也不体面。

道丽麦娜 她胡说些什么呀？真的，道琅特，你让我听这疯婆子的胡言乱语，简直是拿我开心。

道琅特⁽¹⁴⁴⁾ 夫人，喂！夫人，你跑哪儿去？

汝尔丹先生 夫人！伯爵先生，替我向她道歉，想法子把她请回来。

⁽¹⁴⁵⁾ 啊！看你多不识相！这就是你干的好事！你当着众人让我下不来台；你把贵人们从我家里撵走。

汝尔丹太太 他们贵不贵，我管不着。

汝尔丹先生 死鬼，好好儿一个宴会，叫你给搅了一个乱七八糟，我不晓得有什么拦着我，不拿桌子上的东西砸开你的脑壳。

〔饭桌撤走。⁽¹⁴⁶⁾〕

汝尔丹太太 （朝外走。）我不在乎。我保卫我的权利；世上太太都会站在我这边儿的。

汝尔丹先生 你见我发脾气，溜掉了，算你聪明。⁽¹⁴⁷⁾她来得真不凑巧。我正在兴致淋漓，有许多俏皮话讲，我还从来没有觉得我的才气有那么冲过。这人是谁？

第三场

考维艾耳（改装）⁽¹⁴⁸⁾，汝尔丹先生，跟班。

考维艾耳 先生，我不晓得我有没有您认识我的荣幸。

汝尔丹先生 先生，我不认识您。

考维艾耳 我见过您，您那时候才不过这么高。⁽¹⁴⁹⁾

汝尔丹先生 我！

考维艾耳 是呀，您是世上顶美的小孩子，个个贵妇人都把您抱在怀里香您。

汝尔丹先生 香我！

考维艾耳 是呀。我是先令尊大人的好朋友。

汝尔丹先生 先大人！⁽¹⁵⁰⁾

考维艾耳 是呀。他是一位很有身份的贵人。

汝尔丹先生 您说什么？

考维艾耳 我说，他是一位很有身份的贵人。

汝尔丹先生 我父亲！

考维艾耳 是呀。

汝尔丹先生 您跟他很熟？

考维艾耳 当然啦。

汝尔丹先生 您晓得他是贵人？

考维艾耳 绝没有错儿。

汝尔丹先生 我简直不明白那些人说些什么。

考维艾耳 怎么样？

汝尔丹先生 有些糊涂虫偏说他是生意人。

考维艾耳 他，生意人。简直是诽谤，他从来也没有当过生意人。说到当时，他也就是很讲义气，很爱帮人忙罢了。由于他对绸布这方面很内行，所以他才到各地选购，运到家里，送给朋友，换钱回来。

汝尔丹先生 我高兴认识您，因为家父是贵人，有您作见证。

考维艾耳 我在人人面前都要这样讲的。

汝尔丹先生 我谢谢您。您找我有什么事？

考维艾耳 自从认识到先令尊大人以后，他是一位有身份的贵人，我已经说过了，我就周游全球去了。

汝尔丹先生 周游全球！

考维艾耳 是呀。

汝尔丹先生 我想，您去的那个地方，一定远极了。

考维艾耳 当然。我跑了许多地方，回来才不过四天；由于我对您的事一向关心，所以我来告诉您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

汝尔丹先生 什么消息？

考维艾耳 您晓得土耳其皇太子在本地吗？

汝尔丹先生 我？不知道。

考维艾耳 怎么？随从有一大批，真神气啦，人人去看，本国把他当作国宾招待。

汝尔丹先生 家伙！我就不知道。

考维艾耳 他这一来，对您有好处，因为他爱上了您女儿。

汝尔丹先生 土耳其皇太子？

考维艾耳 可不，他想当您的女婿。

汝尔丹先生 土耳其皇太子，当我的女婿！

考维艾耳 土耳其皇太子当您的女婿。我看他去了，我精通他的语言，所以他就和我谈起来了。我们谈过一些旁的话，他就对我说：“啊欺啊墨，客洛客，骚来儿，欧痴，啊拉，母斯塔弗，吉得路墨，啊马纳害墨，蛙拉希尼，乌赛来，卡儿布拉特。”这就是说：“你有没有看见一位美貌姑娘，她是巴黎贵人汝尔丹先生的小姐？”

汝尔丹先生 土耳其皇太子这样说起我吗？

考维艾耳 是呀。我回答他，我和您是至交，见过您女儿，他就对我说：“啊！麻拉巴巴，萨亥墨。”这就是说：“啊！我多爱她呀！”

汝尔丹先生 “麻拉巴巴，萨亥墨”的意思是：“啊！我多爱她呀”？

考维艾耳 是呀。

汝尔丹先生 天啊！多亏您讲给我听，因为我自己说什么也不会相信“麻拉巴巴，萨亥墨”意思就是：“啊！我多爱她呀！”这句土耳其话，真是一句美妙的语言！

考维艾耳 美妙的语言，多的是。你晓得“卡卡拉卡谋趁”的意思吗？

汝尔丹先生 “卡卡拉卡谋趁”？不晓得。

考维艾耳 这就是说：“我亲爱的灵魂。”

汝尔丹先生 “卡卡拉卡谋趁”，意思是“我亲爱的灵魂”？

考维艾耳 是呀。

汝尔丹先生 简直神啦！“卡卡拉卡谋趁”，“我亲爱的灵魂”。谁想得出这种说法呀？简直把我弄糊涂啦。

考维艾耳 好，我把我的来意交代明白吧，他要来求您把女儿许配给他。而且为了老丈人和他的身份相称，他要封您当“妈妈母齐”，在他本国，这是一种崇高的爵位。⁽¹⁵¹⁾

汝尔丹先生 “妈妈母齐”？

考维艾耳 是呀，“妈妈母齐”，翻成我们的语言，就是“武士”。
“武士”，古时候就是……反正就是“武士”。⁽¹⁵²⁾世上没有比这爵位再高的啦。您将来可以和世上顶高的贵族平起平坐。

汝尔丹先生 土耳其皇太子这样厚爱我，我求您带我去见见他，也好当面道谢。

考维艾耳 何必去呀？他就要到这儿来。

汝尔丹先生 他就要到这儿来？

考维艾耳 是呀。他为了给您举行授爵的典礼，还要把必需的东西都带过来。

汝尔丹先生 怕是太急啦。

考维艾耳 一点点拖延，爱情也不许他啊。

汝尔丹先生 眼前我顶为难的是，我女儿是一个死心眼儿，脑子里只有一个克莱翁特，她发誓除了他，谁也不嫁。

考维艾耳 她看见土耳其皇太子，就会改变主张的。再说，事情再巧不过，土耳其皇太子长得很像这位克莱翁特，几乎看不出是两个人来。我方才看见他了，有人指给我看来的。她爱这一个人的心思，很容易转到另一个人身上的……我听见他来啦：果不其然。

第四场

克莱翁特（土耳其装束，三个侍童撩起他的长帔的后摆），汝尔丹先生，考维艾耳（改装）。

克莱翁特 “安布萨希墨，喔姑衣，玻拉佛，衣欧儿低拿，萨拉麻莱姑衣。”

考维艾耳⁽¹⁵³⁾ 这就是说：“汝尔丹先生，愿您的心一年四季都像一棵开花的玫瑰。”这是那些国家见面的礼数。

汝尔丹先生 我是土耳其皇太子殿下最谦恭的仆人。

考维艾耳 “卡利查儿，刊玻掏，欧思滩，毛拉佛。”

克莱翁特 “欧思滩，姚客，卡他麻来姑衣，巴苏墨，巴赛，啊拉，毛烂。”

考维艾耳 他说：“愿上天给您狮子的力气和蛇的聪明。”

汝尔丹先生 土耳其皇太子殿下这样厚爱我，我希望他事事兴盛。

考维艾耳 “喔萨，逼拿门，萨刀客，巴巴利，喔拉卡佛，欧拉墨。”

克莱翁特 “拜耳门。”

考维艾耳 他说：您快跟他去筹备典礼，随后他好和您女儿相见，办理婚事。

汝尔丹先生 三个字说这么多的话？

考维艾耳 是呀，土耳其话就是这样的，话少意思多。快跟他去吧。

第五场 道琅特，考维艾耳。

考维艾耳⁽¹⁵⁴⁾ 哈，哈，哈，哈！家伙！可真逗眼啦。简直是冤大头一个，就算他把戏词背熟了，也不见得会演得这么好。⁽¹⁵⁵⁾啊，啊。先生，我们在这家人家办一件事，请您帮帮我们的忙。

道琅特 啊，啊，考维艾耳，谁认得出来是你啊？看你这身打扮！

考维艾耳 您看。哈，哈。

道琅特 你笑什么？

考维艾耳 先生，有一件好笑的事。

道琅特 怎么一回事？

考维艾耳 先生，我们用计谋哄骗汝尔丹先生，我敢说，您怎么猜也猜不出来。我们要他回心转意，把女儿许配给我主人。

道琅特 我猜不出来你们的计谋，可是我猜得出来一定会马到成功，因为有你在里头啊。

考维艾耳 先生，我看您是懂得不才的。

道琅特 是怎么一回事，你就说给我听吧。

考维艾耳 我看他们过来了，麻烦您站开点儿，把地方给他们腾开吧。一部分故事您回头就看见了，此外我再一边讲给您听。

〔授与资产者爵位的土耳其典礼，由舞蹈和音乐组成，作成第四间奏曲。

〔伊斯兰教教长、四位阿訇、六位土耳其舞者、六位土耳其歌手和几位土耳其乐器演奏者，形成典礼的演员。

〔教长率领十二位土耳其人和四位阿訇，祷告穆罕默德。随后，有人带来土耳其装束然而不裹头巾、不挎腰刀的资产者；教长对他唱着这些歌词：

教 长 你若知之，⁽¹⁵⁶⁾

便回答之；

你若不知，

不作声之。

教长是我，

你是什么？

不明白之，

不作声之。

〔教长用同样语言，问参加典礼的土耳其人：资产者信什么教。他们说他是伊斯兰教徒。教长用法兰克语言⁽¹⁵⁷⁾祷告穆罕默德，唱着下面的歌词：

教 长 我为衣欧儿低拿⁽¹⁵⁸⁾

日夜祷告穆罕默德：

要把衣欧儿低拿，

封为武士来保驾。

头巾和腰刀送他，

还有小船和军舰，
保卫巴勒斯坦。
我为衣欧儿低拿，
日夜祷告穆罕默德。

〔教长问众土耳其人，资产者信奉伊斯兰教，是否坚定，他们唱着这些歌词：

教 长 是真正的土耳其人，衣欧儿低拿？

众土耳其人 我以真主名义保证他。

教 长 （舞蹈，并唱这些歌词。）

呼，拉，巴，巴，拉，书，巴，拉，巴，巴，拉，大。

〔众土耳其人用同样的歌词回答。

〔教长建议把头巾给资产者，唱着下面的歌词：

教 长 你不是坏蛋？

众土耳其人 不，不，不。

教 长 你不会捣乱？

众土耳其人 不，不，不。

教 长 头巾给他，头巾给他。

〔众土耳其人重复教长的话，把头巾给了资产者。教长和阿訇裹上典礼头巾。有人把《可兰经》呈给教长，教长和下余参加典礼的土耳其人第二次祷告；祷告后，他把佩刀给了资产者，唱着这些歌词：

教 长 你当贵人，并非假。

把刀来挂。

〔众土耳其人重复同样的歌词，全都手里举起腰刀，其中有六个人围着资产者舞蹈，并拿腰刀假打了他几下。

〔教长命令众土耳其人杖打资产者，唱着下面的歌词：

教 长 打呀，打呀，

打了他，再打他。

〔众土耳其人重复同样的歌词，并按照节奏，杖打了他几下。

〔教长在吩咐众人打他以后，唱着对他道：

教 长 用不着害羞，

这是末一回丢丑。

〔众土耳其人重复同样的歌词。

〔教长又开始祷告，然后典礼完成，和全体土耳其人走出，谐着几件土耳其乐器的演奏，边唱边舞。

附录：

根据1682年版，土耳其授爵典礼改的地方很多，可能是莫里哀本人的修增，应当受到同样的（甚至于更大的）重视。

〔六个舞蹈的土耳其人，按照全部乐器的声响，两个一排，庄严地进来。他们带着三张很长的地毯，舞了一阵，在这第一段典礼结束的时候，把地毯举得很高。三位土耳其歌手和几位演奏乐器的人，从地毯下走过；最后押队的是四位阿訇，护送教长出来。

〔于是土耳其人把地毯铺在地上，跪在上面；教长站在当中，扭动身体，做着怪脸，仰起下巴祷告，手对着头，好像翅膀一样，在两边扇动。众土耳其人跪倒在地，唱着“阿里”，然后起立，唱着“阿拉”，这样交错进行，直到祷告完了；随后全体起立，唱着“阿拉，哀客白儿”。⁽¹⁵⁹⁾

〔于是众阿訇把土耳其装束、不戴假头发、不裹头巾、不挎腰刀的资产者带到教长面前；他对他庄严地唱着这些歌词：

教 长 你若知之，

便回答之，

你若不知，

不作声之。

教长是我，

你是什么？

不明白之，

不作声之。

〔两位阿訇吩咐资产者下。教长问众土耳其人，资产者信什么教，唱着：

说呀，土耳其人，他是什么派？

再领洗礼派，再领洗礼派？⁽¹⁶⁰⁾

众土耳其人 （回答。）不是。

教 长 日宛格耳的信徒？⁽¹⁶¹⁾

众土耳其人 不是。

教 长 考泊特教派？⁽¹⁶²⁾

众土耳其人 不是。

教 长 余斯的信徒？⁽¹⁶³⁾ 摩尔人？⁽¹⁶⁴⁾ 佛教徒？⁽¹⁶⁵⁾

众土耳其人 不是，不是，不是。

教 长 （重复。）

不是，不是，不是。

是邪教徒？

众土耳其人 不是。

教 长 路德的信徒？⁽¹⁶⁶⁾

众土耳其人 不是。

教 长 清教徒？⁽¹⁶⁷⁾

众土耳其人 不是。

教 长 婆罗门？摩非教徒？⁽¹⁶⁸⁾ 如利教派？⁽¹⁶⁹⁾

众土耳其人 不是，不是，不是。

教 长 （重复。）

不是，不是，不是。

穆罕默德的信徒？穆罕默德的信徒？

众土耳其人 衣欧儿低拿，衣欧儿低拿。

教 长 衣欧儿低拿。

教 长 （跳跃并左右张望。）

衣欧儿低拿？衣欧儿低拿？衣欧儿低拿？

众土耳其人 （重复。）

衣欧儿低拿！衣欧儿低拿！衣欧儿低拿！

教 长 我为衣欧儿低拿

日夜祷告穆罕默德：

要把衣欧儿低拿

封为武士来保驾。

头巾和腰刀送他，

还有小船和军舰，

保卫巴勒斯坦。

我为衣欧儿低拿

日夜祷告穆罕默德。

〔随后，教长问众土耳其人，资产者信奉伊斯兰教，是否坚定，向他们唱着这些歌词：

教 长 是真正的土耳其人，衣欧儿低拿？（重复。）

众土耳其人 我以真主名义、真主名义保证他。（重复。）

教 长 （边唱边舞。）

呼，拉，巴，巴，拉，书，巴，拉，巴，巴，拉，大。

（教长下，众土耳其人边舞，边重复同样的歌词。）呼，拉，巴，巴，拉，书，巴，拉，巴，巴，拉，大。

〔教长回来，裹上他的典礼头巾，头巾绝大，插着点燃的蜡烛，有四五排。

〔两位阿訇护送他，尖帽子，也插着点燃的蜡烛，捧着《可兰经》。另外两位阿訇领着被典礼吓坏了的资产者，让他背向教长跪倒，然后让他弯下身子，手拄着地；他们把《可兰经》放在

他的背上，给教长当书桌用；教长皱着眉，张开嘴，一言不发，作滑稽祷告；随后热烈说话，一时声音放柔，一时激昂可畏，手推着两肋，好像在挤话出来，有时候手打着《可兰经》，一副急忙掀开书页，最后举起胳膊，高声喊着：“呼”。⁽¹⁷⁰⁾

〔就在祷告期间，参加典礼的土耳其人唱着“呼，呼，呼”，低头三次，又三次仰起，唱着“呼，呼，呼”，这样交错进行直到教长祷告完了。〕

〔祷告结束，阿訇从资产者背上拿开《可兰经》；资产者喊了一声“呜佛”，因为他待久了这个姿势，累坏了；他们随后把他扶起来。〕

教 长 （向资产者。）

你不是坏蛋？

众土耳其人 不，不，不。

教 长 你不会捣乱？

众土耳其人 不，不，不。

教 长 （向众土耳其人。）

头巾给他，头巾给他。

（他走了。）

（众土耳其人重复教长的话，边舞边唱，把头巾给了资产者。）

教 长 （回来，拿腰刀给资产者。）

你当贵人，并非作假。

把刀来挂。

〔他随后又下。〕

（众土耳其人重复同样的歌词，全都手里举起腰刀，其中有六个人围着资产者舞蹈，并拿腰刀假打他几下。）

教 长 （又回来，命令众土耳其人杖打资产者，唱着这些歌词。）

打呀，打呀，打了他，打了他，再打他。

〔他随后又下。〕

〔众土耳其人重复同样的歌词，并合着节拍，杖打了资产者几下。〕

教 长 （又回来，唱着。）

用不着害羞，

这是末一回丢丑。

〔众土耳其人重复同样的歌词。〕

（谐着全部乐器的声响，教长扶住他的众阿訇，又开始祷告：典礼使他疲倦，众阿訇恭恭敬敬，从腋下扶着他；全体土耳其人围着教长，又跳，又舞，又唱，谐着几件土耳其乐器的声响，下。）⁽¹⁷¹⁾

——土耳其典礼完

第五幕

第一场

汝尔丹太太，汝尔丹先生。

汝尔丹太太 啊！我的上帝！可不得了啦！这算怎么一回事啊？什么怪样子！难道你是要找女人掷骰子赌输赢啊？⁽¹⁷²⁾难道现在是怪模怪样打扮去跳舞的时候？你倒是说呀，这是怎么一回事？谁把你装扮成这副样子的？

汝尔丹先生 就这样儿对一位“妈妈母齐”讲话啊，简直没有体统！

汝尔丹太太 怎么啦？

汝尔丹先生 是啊，现在应该尊敬我啦，我方才被封为“妈妈母齐”啦。

汝尔丹太太 你说“妈妈母齐”，那是什么意思？

汝尔丹先生 我告诉你，“妈妈母齐”，我就是“妈妈母齐”。

汝尔丹太太 这是什么怪物？

汝尔丹先生 “妈妈母齐”，用我们的话说，那就是武士。

汝尔丹太太 舞士！你这大年纪，还去跳芭蕾舞？

汝尔丹先生 真是愚昧无知！我说的是武士，这是一种爵位，授封的典礼方才完事。

汝尔丹太太 什么典礼？

汝尔丹先生 “我为衣欧儿低拿。”

汝尔丹太太 这是什么意思？

汝尔丹先生 “衣欧儿低拿”，就是汝尔丹。

汝尔丹太太 好！汝尔丹，又怎么样？

汝尔丹先生 “要把衣欧儿低拿封为武士。”

汝尔丹太太 怎么样？

汝尔丹先生 “送他头巾和军舰。”

汝尔丹太太 这又是什么意思？

汝尔丹先生 “保卫巴勒斯坦。”

汝尔丹太太 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汝尔丹先生 “打呀，打呀，打了他。”

汝尔丹太太 这些怪话到底是什么呀？

汝尔丹先生 “用不着害羞，这是末一回丢丑。”

汝尔丹太太 到底都说些什么呀？

汝尔丹先生 （边舞边唱。）“呼，拉，巴，巴，拉，书，巴，拉，巴，巴，拉，大。”⁽¹⁷³⁾

汝尔丹太太 哎呀，我的上帝！我丈夫疯啦。

汝尔丹先生 （走出。）⁽¹⁷⁴⁾住口！不识体统的女人，你要尊敬“妈妈母齐”大人。

汝尔丹太太⁽¹⁷⁵⁾ 他是在什么地方发了疯的？赶快拦住他，别让他出去。⁽¹⁷⁶⁾啊！啊！简直是祸不单行。四面八方，我看见的只有伤心。

第二场 道琅特，道丽麦娜。

道琅特 是呀，夫人，世上最好玩的事，你会看见的。我不相信，普天之下，还能再找到一个像他这样的傻瓜。再说，夫人，应该设法帮克莱翁特恋爱成功，让他的化装游戏进行顺利。他是一位君子人，值得朋友热心。

道丽麦娜 我很敬重他，按说他也该交交好运了。

道琅特 另外，夫人，这儿还有一个为我们排好了的芭蕾舞，我们不可以错过不看，芭蕾舞是我设计的，倒要看看到底怎么样。

道丽麦娜 我看这些准备，一定豪华；道琅特，这样下去，我是不能再许可的。是的，我要在最后阻止你乱花钱。我明白，你是为了

我，才挥金如土的；为了让你今后不再为我乱花钱起见，我决计马上就和你结婚：这是阻止你浪费的唯一方法；人一结婚，这些事自然而然就不会再有了。

道琅特 啊！夫人，你真会为我，下这样有情有意的决心吗？

道丽麦娜 我也就是怕你败光家业罢了。我不这样做的话，我看用不了多久，你就会一贫如洗的。

道琅特 夫人，你对保全我的财产这样关怀，我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是！我的财产和我的心，都完全是你的，你喜欢怎么用就怎么用好了。

道丽麦娜 将来两样儿我都要用的。不过你说的那位先生来了；这副模样可真绝啦。

第三场 汝尔丹先生，道琅特，道丽麦娜。

道琅特 先生新近得了爵位，又把女儿许配给土耳其皇太子，双喜临门，夫人和我特意前来道贺。

汝尔丹先生 （行土耳其礼。）⁽¹⁷⁷⁾ 先生，我希望您有蛇的力气和狮子的聪明。

道丽麦娜 先生平步登天，位极人臣，我很欢喜我能早来一步贺喜。

汝尔丹先生 夫人，我希望您的玫瑰一年四季开花；我得了爵位；承您贺喜，万分感激；看见您又光临舍下，我非常高兴，并为内人失言，向您表示很大的歉意。

道丽麦娜 那没有什么，我原谅她那样激动；她一定看重您的情意，其实嫁给您这样一位丈夫，她有些提心吊胆，怕把您丢了，也不足为奇。

汝尔丹先生 我的情意完全献给了您。

道琅特 您看，夫人，汝尔丹先生虽然飞黄腾达，但是并不得意忘形，和朋友还能照常往来。

道丽麦娜 这是品质十分高贵的表示。

道琅特 倒说太子殿下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希望以您朋友的身份，向他致敬。

汝尔丹先生 他来了，我已经叫人喊我女儿来，当面许配给他。

第四场

克莱翁特（土耳其装束），考维艾耳（改装），汝尔丹先生，道丽麦娜，道琅特。

道琅特 殿下，我们是令岳大人的朋友，特意前来，向殿下致敬，并恭恭敬敬，恳求殿下差遣。

汝尔丹先生 翻译官哪儿去啦？也好告诉他：你们是谁，让他明白你们的话。你们也好听他回答什么，他说土耳其话说得多妙。喂！家伙，他上哪儿去啦？（向克莱翁特。）“思特卢弗，思特利弗，思特洛弗，思特拉弗。”先生是一位“大爵爷，大爵爷，大爵爷”；夫人是一位“大命妇，大命妇，大命妇”。⁽¹⁷⁸⁾哎呀！他，先生，他是一位法国的“妈妈母齐”，夫人是一位法国的女“妈妈母齐”。我不能再往清楚里说啦。可好啦，翻译官来啦。⁽¹⁷⁹⁾您上哪儿去啦？您不在跟前，我们就没有法子说话，您告诉他：先生和夫人是很有身份的贵人，他们是我的朋友，特意前来，向他致敬，恳求殿下差遣。⁽¹⁸⁰⁾你们看他怎么样回答吧。

考维艾耳 “啊拉巴拉，客罗欺啊墨，啊欺，玻拉墨，啊拉巴门。”

克莱翁特 “卡他莱姑衣，秃巴儿，欧兰，扫台儿，啊麻路缠。”

汝尔丹先生⁽¹⁸¹⁾ 听见了没有？

考维艾耳 他说，愿兴盛的雨时时浇你们家的花园！

汝尔丹先生 我早就对你们说过了，他说的是土耳其话。

道琅特 说得好极啦。

第五场

吕席耳，汝尔丹先生，道琅特，道丽麦娜等人。

汝尔丹先生 过来，女儿，走到殿下跟前，把手伸过去，殿下惠爱你，向你求婚来啦。

吕席耳 怎么啦，爸爸，您怎么打扮成这副模样，您是在演戏吗？

汝尔丹先生 不，不，不是演戏，是很认真的，是你所能希望的最大的荣誉。他是我为你看中的丈夫。

吕席耳 为我，爸爸！

汝尔丹先生 是的，为你。好啦，把你的手给他，为你的幸福感谢上天吧。

吕席耳 我不要嫁人。

汝尔丹先生 我要你嫁人，我是你父亲。

吕席耳 我决不干。

汝尔丹先生 啊！瞎嚷嚷什么！好啦，听我的话。拿出手来。

吕席耳 不，爸爸，我对您说过了，要我不嫁克莱翁特，嫁另外一个人，什么力量也办不到。我宁可受尽折磨，也决不……（认出了克莱翁特。）不错，您是我爸爸，我应当完全听您吩咐，您有权照您的心思决定我嫁谁。

汝尔丹先生 啊！我欢喜看见你这样快就回心转意，尽你应尽的孝道，我高兴有这样一个孝顺女儿。

最后一场 汝尔丹太太，汝尔丹先生，克莱翁特等人。

汝尔丹太太 到底怎么啦？是怎么一回事？人家说，你要把女儿许配给一个在狂欢节戴假面具跳舞的。

汝尔丹先生 不识体统的女人，你要不要住口？你做什么事，总是怪里怪气的，就没有法子叫你明白道理。

汝尔丹太太 没有法子清醒过来的是你。你越来越发疯。你倒打的是什么主意啊，要结这门亲事？

汝尔丹先生 我要把我们的女儿许配给土耳其皇太子。

汝尔丹太太 许配给土耳其皇太子！

汝尔丹先生 是的。⁽¹⁸²⁾这位是翻译官，你对殿下说几句礼貌上的话，请他翻译。

汝尔丹太太 我用不着翻译官，我要亲自当面告诉他，他娶不了我女儿。

汝尔丹先生 再说一回，你要不要住口？

道琅特 怎么，汝尔丹夫人，这样大喜的事，您也反对？您拒绝土耳其太子殿下当女婿？

汝尔丹太太 我的上帝，先生，管管您自己的事吧。

道丽麦娜 这种大体面事，不好错过的。

汝尔丹太太 夫人，不和您相干的事，我求您也就不必过问了吧。

道琅特 我们由于对您的友谊，才关心您的利益。

汝尔丹太太 我用不着你们的友谊。

道琅特 可是您女儿同意她父亲这样做啦。

汝尔丹太太 我女儿同意嫁一个土耳其人？

道琅特 当贵妇人，她有什么不肯干的？

汝尔丹太太 她要是干得出这种事来，我亲手把她掐死。

汝尔丹先生 简直是闲扯蛋。我告诉你，这门亲事作定啦。

汝尔丹太太 我呀，我告诉你，不作定啦。

汝尔丹先生 啊！吵什么！

吕席耳 妈。

汝尔丹太太 滚开，你这不争气的东西。

汝尔丹先生 什么？你为了她听我的话，和她吵？

汝尔丹太太 对，她是你的，可也是我的。

考维艾耳 夫人。

汝尔丹太太 你，你有什么话好跟我讲？

考维艾耳 一句话。

汝尔丹太太 我用不着听你那一句话。

考维艾耳 （向汝尔丹先生。）先生，只要她肯私下里听我一句话，
我保证她依顺您的意思。

汝尔丹太太 我决不依顺。

考维艾耳 您先听听也好。

汝尔丹太太 偏不听。

汝尔丹先生 听听他看。

汝尔丹太太 不，我偏不要听。

汝尔丹先生 他要告诉你……

汝尔丹太太 他说什么话，我也不要听。

汝尔丹先生 女人固执起来，真不得了！你听听又有什么害处？

考维艾耳 您听我说说好了；听过以后，您爱怎么做，随您。

汝尔丹太太 好吧！什么话？

考维艾耳 （旁白。）⁽¹⁸³⁾ 太太，我们给您递眼色递了有一个钟头啦。您就真看不出来？我们这样做，只为了凑合您丈夫的怪想法；我们这种打扮，就为了骗他；土耳其皇太子，就是克莱翁特本人装的。

汝尔丹太太⁽¹⁸⁴⁾ 啊，啊。

考维艾耳⁽¹⁸⁵⁾ 翻译官就是我考维艾耳。

汝尔丹太太⁽¹⁸⁶⁾ 啊！这样的话，我就没有话说啦。

考维艾耳⁽¹⁸⁷⁾ 您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汝尔丹太太⁽¹⁸⁸⁾ 好，就这么办啦，我同意这门亲事。

汝尔丹先生 啊！现在人人明白过来啦。⁽¹⁸⁹⁾ 你先还不肯听。我晓得他会把土耳其皇太子的情形给你解释清楚的。

汝尔丹太太 他给我解释得头头是道，我满意啦。去找一位公证人来吧。

道琅特 说得很好。汝尔丹夫人，为了您完全满意起见，为了您今天不再对您丈夫有丝毫疑心起见，我们邀请同一公证人给我们证婚，给侯爵夫人和我证婚。

汝尔丹太太 这我同意。

汝尔丹先生⁽¹⁹⁰⁾ 这是故意做给她看的。

道琅特⁽¹⁹¹⁾ 一定要装假，把她哄住才好。

汝尔丹先生 妙，妙。⁽¹⁹²⁾快去找公证人来。

道琅特 我们一面等他来，写婚书，一面看我们的芭蕾舞，就便欢娱土耳其皇太子。

汝尔丹先生 好主意：我们入座吧。

汝尔丹太太 妮考耳怎么办？

汝尔丹先生 我把她嫁给翻译官。还有我太太，谁要，谁娶了去。

考维艾耳 先生，我谢谢您。⁽¹⁹³⁾要是世上还能找出比他更疯的人来呀，那可真是天下奇闻啦。

〔一个准备好了的芭蕾舞结束喜剧。〕

各国的芭蕾舞

第一场

〔一个男子分发芭蕾舞说明书，他一进场，就有一群各省的人，合着节拍，问他要说明书，这已经够他难应付的了，又有三个讨厌鬼，总跟着他。〕

对话（合着节拍，要说明书。）

全 体

给我，先生，劳驾，先生，给我：

说明书，一本，给我，请你给我。

装模作样的男子

先生，你要另眼看待我们。

要的都是贵妇人，这边，来几本。

又一装模作样的男子

喂！先生，先生，不要见外，

给这边也扔几本过来。

装模作样的女人

哎哟，这地方有身份也没用，

他们对你就不尊重。

又一装模作样的女人

他们的说明书，还有长板凳，

只有出身低的妇女才行。

加斯科尼人⁽¹⁹⁴⁾

喂！发说明书的，发一份给俺！

咱呀早就把肚皮喊破咧。

你看哪，个个人都在笑俺。

你呀不拿说明书发给俺，

拿说明书倒给了那群坏蛋，

咱看在眼里，气也气坏咧。

又一加斯科尼人

家伙！你倒看看咱是啥子人哪：

拿一本给啊思巴拉男爵，求你咧。

真他妈的气人，这蠢才，咱想哪，

就没有荣幸认得俺咧。

瑞士人

你这发说明书的是怎么搞的？

搞得人心里直犯别扭。

我喊呀喊的，喉咙喊得

成了干的，

一本说明书也没有弄到手：

家伙！先生，我想你是喝醉了酒。(195)

爱说话的资产阶级老头子

把话老实说了吧，

我是不满意的啦。

也简直太不像话。

我们的姑娘，

又乖又长得漂亮，

求婚的人儿万万千，

巴了这么老半天，
一本说明书也巴不到，
芭蕾舞到底怎么跳，
就一直莫名其妙。
我们一家老和少，
个个儿打扮好了，
谁晓得他们乱搞，
让我们和那些乡下佬
坐在后头拉倒。
把话老实说了吧，
我是不满意的啦。
也简直太不像话。

爱说话的资产阶级老婆子

说实话，这是丢脸的事，
我心里真是又臊又气，
发唱本的小子，根本不干正经，
拿唱本乱扔，
是一只猩猩，
是一只蚱蜢，
简直是畜牲。
一点也不晓得尊敬

我们这位如花似玉的小姐，
王宫区靠她也才出名，
前些日子，有一位伯爵
在舞会，就先找她跳蹦。

他唱本乱扔，
是一只猩猩，
是一只蚱蜢，
简直是畜牲。

装模作样的男子和女人

唉呀！

真闹！

真吵！

真乱！

真杂！

一片混乱！简直没有王法！

毫无秩序！

寸步难行！

活命难保。

非死不成。

加斯科尼人

咱完咧。

又一加斯科尼人

气死俺，还是死了的好！

瑞士人

在大厅里头，人渴得就没有法子弄！

加斯科尼人

咱要死。

又一加斯科尼人

咱是啥也看不见咧。

瑞士人

天呀！我真想到外头走动走动。

爱说话的资产阶级老头子

来吧，好人，

跟着我走，

千万留神，

不要分手，

人家就不拿我们当人：

我受不了

这种煎熬：

这份儿乱吵、

这份儿乱挤，
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我是什么也不要看了，
我这辈子要是再想起
看戏和看什么芭蕾舞，
情愿作缺胳膊、缺腿的人。

来吧，好人，
跟着我走，
千万留神，
不要分手，

人家就不拿我们当人。

爱说话的资产阶级老婆子

心肝，我们走吧，
还是回我们的公馆吧，
座儿也没有一个，
在这破地方干什么：
他们看见我们走，
会吓得浑身发抖。
这座大厅活活乱成了一团，
我宁可在菜市待上老半天；
我要是再来这种热闹地方，

情愿挨上七记、八记耳光。

心肝，我们走吧。

还是回我们的公馆吧，

座儿也没有一个，

在这破地方干什么。⁽¹⁹⁶⁾

全 体

给我，先生，劳驾，先生，给我：

说明书，一本，给我，请你给我。⁽¹⁹⁷⁾

第二场 三个讨厌鬼舞蹈。

第三场 三位西班牙人⁽¹⁹⁸⁾（歌唱。）

Sé que me Muero de amor,

Y solicito el dolor.

Aun muriendo de querer,

De tan buen ayre adolezco,

Que es mas de lo que padezco

Lo que quiero padecer,

Y no pudiendo exceder

A mi deseo el rigor.

Sé que me muero de amor,

Y solicito el dolor.

Lisonxeame la suerte

Con piedad tan advertida,

Que me assegura la vida

En el riesgo de la muerte

Vivir de su golpe fuerte

Es de mi salud primor.

Sé que me muero de amor,

Y solicito el dolor。 (199)

（六位西班牙人舞蹈。） (200)

三位西班牙歌手 (201)

Ay! que locura, con tanto rigor

Quexarse de Amor,

Del niño bonito

Que todo es dulcura!

Ay! que locura!

Ay! que locura! (202)

西班牙人 (203)

（歌唱。）

El dolor solicita
El que al dolor se da;
Y nadie de amor muere,
Sino quien no save amar. (204)

两位西班牙人 (205)

Dulce muerte es el amor
Con correspondencia igual;
Y si esta gozamos hoy,
Porque la quieres turbar? (206)

一位西班牙人 (207)

Alegrese enamorado,
Y tome mi parecer;
Que en esto de querer,
Todo es hallar el vado. (208)

三人合唱

Vaya, vaya, de fiestas!
Vaya de bayle!
Alegria, alegria, alegria!
Que esto de dolor es fantasia. (209)

第四场 意大利人。

一位意大利女歌唱家

（独唱，歌词如下。）

Di rigori armata il seno,
Contro amor mi ribellai;
ma fui vinto in un baleno
In mirar due vaghi rai,
Ahi! che resiste puoco
Cor di gelo a stral di fuoco!

ma si caro è' l mio tormento,
Dolce è s' la piaga mia,
Ch' il penare é' l mio contento,
E' l sanarmi è tirannia.
Ahi! che più giova e piace,
Quanto amor è più vivace! ⁽²¹⁰⁾

〔女歌唱家唱歌之后，两位司卡拉木赦⁽²¹¹⁾、两位特利勿兰⁽²¹²⁾和一位阿耳干⁽²¹³⁾合着节拍，按照意大利喜剧方式，表演一夜的事⁽²¹⁴⁾。〕

〔一位意大利男歌唱家走近意大利女歌唱家，和她唱着下面的歌词。〕

意大利男歌唱家

Bel tempo che vola
Rapisce il contento;
D'Amor nella scola
Si coglie il momento. ⁽²¹⁵⁾

女歌唱家

Insin che florida
Ride l'età,
Che pur tropp' orrida
Da noi sen vò. ⁽²¹⁶⁾

二人合唱

Sù cantiamo,
Sù godiamo,
Ne' bei dì di gioventù:
Perduto ben non si racquista più. ⁽²¹⁷⁾

男歌唱家

Pupilla che vaga
Mill'alme incatena
Fà dolce la piaga,
Felice la pena. ⁽²¹⁸⁾

女歌唱家

Ma poiche frigida
Lingue l'età
Più l'alma rigida
Fiamme non ha. ⁽²¹⁹⁾

二人合唱

Sù cantiamo,
Sù godiamo,
Ne' bei dì di gioventù:
Perduto ben non si raquista più. ⁽²²⁰⁾
(意大利歌唱家对唱后，司卡拉木赦和特利勿兰表演欢乐舞。)

第五场 法兰西人。

第一支小步舞曲

两位 ⁽²²¹⁾ 普瓦杜 ⁽²²²⁾ 歌唱家 (舞蹈，并唱着下面的歌词。)

小林里四下是这样清静！
春天带来了日暖天晴！ ⁽²²³⁾
在这些新绿的叶儿下面，黄莺
歌唱着又来的愉快心情。

这美丽的所在，
这好听的鸟声，
这美丽的所在
撩起我们的爱情。

第二支小步舞曲

二人合唱

看呀，我的克莉麦娜，
看呀，在栎树底下，
有两只多情的小鸟儿相依相偎，
它们就没有一点忌讳
妨害它们行乐，
它们心里充满
爱情销魂的火焰。
它们真是快活！
只要你有意，
我们两下里，
也会一样快活。

〔又有六位法兰西人过来，照普瓦杜人那样装扮得漂漂亮亮的，三男三女，谐着八支长笛和风笛的吹奏，跳小步舞。〕

第六场

〔最后，三个国家的人合拢，全体参加者按照舞蹈和音乐，拍手喝采，并唱着下面两行歌词：〕

连台好戏，看得我们入魔，
就连神仙的娱乐也差了许多。

-
- (1) 原作是散文体。喜剧——芭蕾舞。1670年10月14日，第一次演出。1671年刊印。
 - (2) Covielle，意大利职业喜剧里的一个定型人物，原来叫考维艾楼（Coviello）或雅考维艾楼（Jacoviello），戴假面具，属于意大利南部那波利的舞台造型。莫里哀借用这个人物，不戴面具，性格没有什么改动，还是那么机灵、主意多。
 - (3) 芭蕾舞当时有歌，不是脚尖舞。直到1776年，巴黎才出现了没有歌的芭蕾舞。所以这里所谓的芭蕾舞，实际只是舞剧，和现代芭蕾舞不同。
 - (4) 根据当时舞台装置方面的记载，台上“是一个房间。有一个门框”。门框可能指和过厅相连的进口。
 - (5) 指汝尔丹先生。后同。
 - (6) 1734年版：“汝尔丹先生（穿睡衣，戴睡帽），音乐教师，舞蹈教师，音乐教师的学生，一位女歌唱家，两位男歌唱家，舞蹈家，两个跟班。”
 - (7) 印花布（indienne）当时由印度进口，极受欢迎，便装与家具每多采用。后来法国有了仿制品，就不时兴了。现在演出，多改用绸缎作衣料，由演员根据衣料，临时换名称。
 - (8) 这种上衣（camisole）是一种短睡衣，穿在衬衫外面；有时白天也穿，穿在外衣（pourpoint）里面。
 - (9) 1734年版增添：“（脱掉他的睡衣。）”
 - (10) 1734年版增添：“（向音乐教师与舞蹈教师。）”
 - (11) 1734年版增添：“（指着他的学生。）”
 - (12) 1734年版增添：“（向他的跟班。）”

- (13) 前两行诗作成歌的前半，歌的后半用后两行诗，一连重复两次，最后又全重复一次。“哎呀！”重复两次。无怪乎汝尔丹先生觉得单调。
- (14) 1734年版增添：“（向歌唱家。）”
- (15) 1734年版增添：“（向汝尔丹先生。）”
- (16) 牧歌体剧作，当时非常流行。莫里哀虽然写过一出《滑稽牧歌》（1666年），似乎对这种体制没有好感，体会舞蹈教师这里的说明，莫里哀显然对牧歌体剧作有讥讽的意思。莫里哀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上等社会仕女所爱好的牧歌的假味道显然是有抵触的。
- (17) 1734年版增添：“（向舞蹈家。）”
- (18) 单弦子（trompette marine）是一种简单乐器，六面，最宽的一面有一根粗弦，长约六尺半，整个形状为一长三角形。用马鬃弓拉。发音如海螺或低沉的喇叭，所以原文叫作“喇叭”。这种简单乐器，中世纪在欧洲常见，后来发展为大提琴。一根弦子，当然弹不出和声来。
- (19) 小步舞（menuet）是一种贵族社会交际舞。三拍，男女双人舞，要求凝重、文雅；当然不是又胖又笨的汝尔丹先生所能胜任的。开始时，男方向女方脱帽行礼；结束时，又脱帽行礼；其余时间，戴着帽子。
- (20) 1734年版增添：“（汝尔丹先生去取来跟班的帽子，戴在他的睡帽上。教师挽着他的手，唱着小步舞曲，教他跳舞。）”
- (21) 根据标点符号的不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他累了，说“哦！”。另一种比较合适，就是他希望看他跳舞的人夸他两句，“哦？”等于“怎么样？”。
- (22) 他结束跳舞，鞠躬，因而想起了回头要接待侯爵夫人一事。
- (23) 1735年版增添：“（舞蹈教师行过三个鞠躬礼以后。）”
- (24) 1734年版增添：“（向音乐教师和舞蹈教师。）”
- (25) 关于舞蹈教师教汝尔丹先生跳小步舞这场戏，一般演出在莫里哀原作的基础上，根据否尔（Faure；大革命前，他是歌剧院的舞蹈家，1808年加入法兰西剧院，饰《贵人迷》中舞蹈教师，增加剧词，极为成功）的增改，加强表演效果，照译如下：

“舞蹈教师……站好了，身子挺直，头仰起来，嘴唇要微笑。好的。——第三个姿势：右脚脚后跟摆在左脚鞋面玫瑰结那个地方。肩膀朝后……再朝后一些，胳膊肘悬空……不要发僵。胸脯向前挺……缩一点点。小指伸开了

——我们说姿势优美，就是这样子。微笑。好。我们用右胳膊行礼。（他行礼。）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现在看左胳膊：胳膊肘和肩膀一样平。把胳膊伸直了，手从您的眼面前过去，带着微笑，把手献给女方。就像这样：（情意绵绵地。）“夫人！”我一个人跳一回，看好了：（他边唱边跳舞。）拉、拉、拉、拉、拉、拉、拉，等等。“先生，该你来了。（汝尔丹先生跳舞，舞蹈教师唱着。）拉、拉、拉、拉、拉；请你合拍子。拉、拉、拉、拉、拉；右腿。拉、拉、拉。好的。

“先生，现在一块儿来。

“你在这边；我在这边。（边唱边跳舞。）拉、拉、拉、拉、拉、拉、拉，等等。

“好的。——先生，站直了。身子靠着后面那一条腿。下巴朝肩膀，看着我；微笑。我们分开了。向前两步；合拍子：（他和汝尔丹先生一块儿跳舞。）拉、拉、拉。肩膀不要乱动。把手给我。拉、拉、拉。先生，从胳膊底下，温文尔雅地看着我。看；您的两只胳膊不够有劲儿。

“先生，我们继续来。胳膊弯子弯好了。您的手腕要有劲儿，向前两步。合拍子：（他边唱边跳舞。）拉、拉、拉、拉、拉。仰起头来。把手给我。拉、拉、拉。脚尖朝外。拉、拉、拉。挺直身子。好的。转的时候，右脚和左脚还是原来的姿势。脚后跟跷起来，不要太高，先生，不要太高！*——好。行礼。微笑……好极啦！”

* 脚的姿势一共有五个，现在是第三个：右脚在前，脚后跟顶住左脚中部，成一直角。脚尖沾地，脚后跟跷起。

(26) 1734年版增改：“（由跟班手里取过两把剑来，分一把给汝尔丹先生。）”

(27) 第四个式子是腕子朝外，小胳膊伸出，剑刺出去，停在对方剑的右方；第三个式子是腕子朝里，小胳膊伸出，剑刺出去，停在对方剑的左方。

(28) 参看第二幕第一场的“哦？”——还有一种解释，说汝尔丹先生挨了剑术教师好几剑，在手忙脚乱之下说的。

(29) 1734年版增添：“（向舞蹈教师。）”

(30) 1734年版增添：“（向舞蹈教师。）”

(31) 1734年版增添：“（向剑术教师。）”

(32) 当时演剑术教师的演员是一个大高个子。

- (33) 1734年版增添：“（向剑术教师。）”
- (34) 1734年版增添：“（向舞蹈教师。）”
- (35) 1734年版增添：“（向剑术教师。）”
- (36) 1734年版增添：“（向舞蹈教师。）”
- (37) 1734年版增添：“（向音乐教师。）”
- (38) 塞涅卡Sénèque（公元前3—公元65）是罗马帝国时代新斯多葛派的代表。《论怒》（De Ira）一书，共分三卷。
- (39) 1734年版，在这里另分一场，只有汝尔丹先生一个人。
- (40) 汝尔丹先生练剑后，又穿上了睡衣。
- (41) Juvénal（约65—128），罗马帝国时代的讽刺诗人。
- (42) 引自拉丁诗人卡东（Dionysius Caton，生年不详）。
- (43) 当时认为普遍概念有五种：类、种、差别、本质、偶然。
- (44)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共有十种：实体、数最、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与遭受。
- (45) 这些拉丁字，本身并无意义，仅因母音异同，代表三段论法中（共十九格）的某格。例如Barbara，代表第一格，属于全称肯定。
- (46) “旋涡运动”（tourbillon）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解释宇宙的学说：“在有行星的天空，物质不断以圆形旋转，仿佛一个以太阳为中心的旋涡。”他在1637年提出这种说法，认为星体是由微粒的旋涡运动所形成的，引起很大的争论，直到1686年，牛顿的宇宙引力学说才推翻了他的假设。
- (47) 1734年版在这里另分一场，哲学教师下。
- (48) 莱茵裤（rhingrave）是德国莱茵伯爵为了便于骑马兴起的一种大肥灯笼裤，所以叫作莱茵裤；这位伯爵娶了一位法国小姐，常到法国来，莱茵裤就在法国兴起来了。
- (49) 外衣（pourpoint）是紧上身，下摆有一道窄贴边，周围有若干小孔，用细绳或带子和灯笼裤连在一起。
- (50) 1734年版增添：“（给钱。）”
- (51) 1734年版增添：“（低声，旁白。）”
- (52) 1734年版增添：“（高声。）”

- (53) 1682年版增添：“（笑。）”
- (54) 汝尔丹先生错把“特权”（Prérogative）当作“好处”使用。
- (55) 1734年版增添：“（向汝尔丹太太。）”
- (56) 他多说了个“不”字。
- (57) 1734年版增添：“（向妮考耳。）”
- (58) 他把发“衣”的嘴形用进来了。
- (59) 他乱用剑术教师的术语。
- (60) 根据当时风俗，称呼对方，在“先生”或“夫人”之外，把姓也加上，并不礼貌。所以道琅特这样称呼汝尔丹，是有意看不起他，同时又欺负他不懂。
- (61)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62)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63) 1734年版增添：“（戴上帽子。）”
- (64) 根据当时风俗，贵族社会看不起资产阶级这种客气话。
- (65)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66)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太太。）”
- (67)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太太。）”
- (68)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太太。）”
- (69) 一苏等于一法郎的二十分之一，即五分辅币；一代尼耶值十二分之一苏，六代尼耶即半个苏。
- (70)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先生。）”
- (71)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太太。）”
- (72)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先生。）”
- (73)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太太。）”
- (74)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先生。）”
- (75)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太太。）”
- (76)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先生。）”

- (77)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太太。）”
- (78)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先生。）”
- (79)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太太。）”
- (80)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先生。）”
- (81)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太太。）”
- (82)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先生。）”
- (83) 1734年版增添：“（向道琅特。）”
- (84) 一个普通资产阶级的妇女想到宫里看戏，和国王平起平坐，简直是骗小孩子。
- (85) 意思是谢绝。
- (86)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妮考耳。）”
- (87)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妮考耳。）”
- (88)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妮考耳。）”
- (89)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妮考耳。）”
- (90) 1734年版增添：“（向道琅特。）”
- (91)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92) 1734年版增添：“（向克莱翁特。）”
- (93) 1734年版增添：“（向吕席耳。）”
- (94) 1734年版增添：“（向考维艾耳。）”
- (95) 1734年版增添：“（向考维艾耳。）”
- (96) 1734年版增添：“（向克莱翁特。）”
- (97) 1734年版增添：“（向妮考耳。）”
- (98) 1682年版增添：“（假装走开，围着舞台转。）”
- (99) 1734年版增添：“（向考维艾耳。）”
- (100) 1734年版增添：“（也想避开妮考耳。）”
- (101) 1682年版增添：“（跟着克莱翁特。）”
- (102) 1682年版增添：“（跟着考维艾耳。）”

- (103) 1734年版增添：“（不看吕席耳，一直在走。）”
- (104) 1734年版增添：“（也不看妮考耳，一直在走。）”
- (105) 1734年版增添：“（站住。）”
- (106) 1734年版增添：“（也站住。）”
- (107) 1734年版增添：“（转向吕席耳。）”
- (108) 1682年版增添：“（轮到她假装走开了，照克莱翁特的老路走。）”
- (109) 1734年版增添：“（转向妮考耳。）”
- (110) 1734年版增添：“（轮到她也避开考维艾耳。）”
- (111) 1734年版增添：“（向妮考耳。）”
- (112) 1734年版增添：“（向想出去的克莱翁特。）”
- (113) 1734年版增添：“（向跟随主人走的考维艾耳。）”
- (114) 1734年版增添：“（站住。）”
- (115) 1734年版增添：“（也站住。）”
- (116) 1734年版增添：“（走到吕席耳跟前。）”
- (117) 1734年版增添：“（向考维艾耳。）”
- (118) 1734年版增添：“（向妮考耳。）”
- (119) 1734年版增添：“（向克莱翁特。）”
- (120) 1734年版增添：“（向考维艾耳。）”
- (121) 1734年版增添：“（向克莱翁特。）”
- (122) 1667年，政府下令，要所有的贵族拿文件来证明本人的贵族身份。这说明当时的混乱情形。
- (123) 圣·路易即路易九世（1214—1270），是法国国王，参加最后一次十字军远征，死于中途。
- (124) 圣·伊诺桑大门（la Porte Saint-Innocent）据说就在菜市附近。当地有一所教堂、一所公墓、一座喷泉叫圣·伊诺桑。巴黎没有一个城门这样称呼的。一般学者认为指公墓大门。根据17世纪福尔及耶尔（Furetière）字典，有人认为la Porte应写为l'apport，当时字义是市场。总之绝不是城门。

- (125) 1734年版增添：“（向吕席耳。）”
- (126) 1734年版在这里另分一场，表示跟班回话后，即下场。
- (127)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道琅特。）”
- (128)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道琅特。）”
- (129)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先生。）”
- (130) 1734年版增添：“（高声。）”
- (131)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道琅特。）”
- (132)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先生。）”
- (133)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道琅特。）”
- (134) 1734年版增添：跟班上场：“（向汝尔丹先生。）”
- (135) 1734年版改为：“道丽麦娜、汝尔丹先生、道琅特和三位歌唱家就座。”
- (136) 指塞纳河下游，卢昂一带，两岸多是牧场，畜牧业很发达。
- (137) “珍珠”在这里有三种说法：一种是颜色如珍珠；一种是肉丁如珍珠；一种是肉汤煮好，加冷水，油脂冒泡如珍珠。
- (138) 1682年版增添：“（向汝尔丹先生比过手势之后。）”。
- (139) 1734年版增添：“（第一和第二歌唱家合唱，举着酒杯。）”
- (140) 1734年版增添：“（第二与第三歌唱家合唱。）”
- (141) 1734年版增添：“（三人合唱。）”
- (142) 当时上菜，客人要用自己那一份叉、匙拨菜，没有另外一份叉、匙。上菜先从道丽麦娜（女客）那边开始，她动了动菜，并不全拨进她的盘子；汝尔丹先生就专挑她动过的地方，把菜拨进他的盘子。
- (143) 戏台子可能是考维艾耳叫人搭的，为了举行土耳其典礼用。
- (144) 1734年版增添：“（跟着走出去的道丽麦娜。）”
- (145) 1734年版在这里另分一幕，只有汝尔丹夫妇和跟班在场。
- (146) 1734年版改为：“（跟班撤走饭桌。）”
- (147)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148) 1682年版改为：“（作旅行人装束。）”长胡须，衣服有东方色彩。

- (149) 1734年版增添：“（伸手离地一尺高。）”
- (150) 令尊大人（monsieur votre père）这种口吻，当时仅在王公之间通用，所以汝尔丹先生才惊而发问。
- (151) 妈妈母齐（Mamamouchi）可能是阿拉伯语；妈末奴是Mamenouschi，意思是：“不是好东西”、“废物”。
- (152) 武士（paladin）常见于中世纪的传奇或演义诗，是骑士的别称。原字来自宫廷，应作palatin。考维艾耳解释不了它的意思，只好马虎带过。
- (153) 1734年版增添：“（向汝尔丹先生。）”
- (154)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155) 1734年版在这里另分一场，道琅特上场。
- (156) 原文杂七杂八，主要用地中海沿岸一带方言。
- (157) 法兰克语言指近东或非洲一带商业上通用的一种混合语言，杂有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阿拉伯和土耳其语言成分。
- (158) “衣欧儿低拿”即“汝尔丹”。
- (159) “阿拉”是伊斯兰教信奉的唯一真主。“哀客白儿”意思是“伟大”。“阿里”意义不明。
- (160) 再领洗礼派（anabaptiste）是德国宗教改革时期（16世纪初叶）和农民革命中所产生的教派，反对儿童领洗，认为成人必须再领洗。
- (161) Zwingli（1481—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
- (162) 考泊特教派（Coptes）是基督教在埃及的教派，反对天主教关于耶稣的神性与人性的分裂说法，认为二者是统一的。
- (163) Huss（1373—1415），捷克宗教改革家。
- (164) 摩尔人（Mores）是西班牙的伊斯兰教教徒。原文是Morista，也可能指捷克摩拉维亚（Moravia）的兄弟会，发生于16世纪，仅信奉《福音书》。
- (165) 原文是Fronista，不知所指，或疑指佛教徒。
- (166) 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
- (167) 清教徒是英国新教的一派，主张彻底改革教会。
- (168) 摩非教徒（Moffina），不知所指。
- (169) 如利教派（Zurina），不知所指。

- (170) “呼” (Hou) 是阿拉伯语，意思是“他”，仅用于伊斯兰教对真主的称谓。
- (171) 1734年版增改为：“（教长开始第三次祷告。众阿訇恭恭敬敬从腋下扶着他；然后众土耳其人围着教长，又跳，又舞，又唱，和他同下，并带走汝尔丹先生。）”
- (172) 找女人掷骰子赌输赢 (un Momon) 是狂欢节中一种游戏。男子化装，戴假面具，拿着骰子盒找对手（往往是妇女），用实物赌输赢，但赢了以后，又往往作为礼物送还。
- (173) 1682年版增添：“（摔倒。）”
- (174) 1682年版改为：“（爬起来，走开。）”
- (175)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176) 1734年版增添：“（望见道丽麦娜和道琅特。）”
- (177) 深深一躬，右手向地，然后举向嘴唇，再高过额头。
- (178) 1734年版增添：“（看见对方不懂他的话。）”
- (179) 考维艾耳上场。
- (180) 1734年版增添：“（向道丽麦娜和道琅特。）”
- (181) 1734年版增添：“（向道丽麦娜和道琅特。）”
- (182) 1734年版增添：“（指着考维艾耳。）”
- (183)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太太。）”
- (184)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考维艾耳。）”
- (185)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太太。）”
- (186)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考维艾耳。）”
- (187)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太太。）”
- (188) 1734年版增添：“（高声。）”
- (189) 1734年版增添：“（向汝尔丹太太。）”
- (190)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道琅特。）”
- (191) 1734年版增添：“（低声，向汝尔丹先生。）”
- (192) 1734年版增添：“（高声。）”

(193) 1734年版增添：“（旁白。）”

(194) 加斯科尼（Gasconne）是旧时法国西南一个省份。

(195) 1734年版增添：“（发说明书的人，发现那些讨厌鬼总跟着他，又累又气，就下去了。）”

(196) 1734年版增添：“（发说明书的人又回来了，那些讨厌鬼跟在后头。）”

(197) 1734年版增添：“（那些讨厌鬼拿到了说明书，散给观众，同时发说明书的人在舞蹈。之后，他们加入他的舞蹈，形成第一场。）”

(198) 根据1734年版，是一位西班牙人歌唱。

(199) 歌词大意：“我知道我为相思病奄奄一息，——可是我寻找的只是痛苦。我虽然为痴情奄奄一息，——死也要死得有志气，——比起我愿意受的痛苦，——我现在的痛苦还算不了什么，——我的病情尽管重，——也不能赶到我的痴情前头。

“我知道我为相思病奄奄一息，——可是我寻找的只是痛苦。”

“命运可怜我，——对我十分关怀——他从死亡的危险，——把我的性命救下。——受了那样凶狠的打击，还能活着，——我的健康出现了奇迹。

“我知道我为相思病奄奄一息，——可是我寻找的只是痛苦。”

(200) 1734年版增改：“（六位西班牙人舞蹈，之后，另外两位西班牙人合舞）”。

(201) 1734年版改为“第一位西班牙人”。

(202) 歌词大意：“啊！简直发了疯，那样严厉地——把爱神埋怨，——他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温柔到了极点！——啊！简直发了疯！——啊！简直发了疯！”

(203) 1734年版改为“第二位西班牙人”。

(204) 歌词大意：“谁把自己给了痛苦，——痛苦就和谁为难；——没有人害相思病害死，——除非他不晓得怎么样相爱。”

(205) 1734年版改为“第一和第二位西班牙人”。

(206) 歌词大意：“爱情有了报答，——就成了甜蜜的死亡；——我们今天正在两情相好，——你为什么偏要扰乱？”

(207) 1734年版改为“第一位西班牙人”。

(208) 歌词大意：“愿有情人欢乐，——并听取我的劝告，——因为有了痴情，——此外就是寻觅办法。”

(209) 歌词大意：“来呀，来呀，过节来呀！——来呀，舞蹈！——快活吧，快活吧，快活吧！——痛苦是瞎想出来的。”

(210) 歌词大意：“我反抗爱情，拿冷酷来武装胸脯；——可是我望了望她那一双媚眼，——一转眼工夫我就败下了阵；——哎呀！一颗冰冷的心，——就抵挡不了一支火热的箭！

“不过我的苦恼是那样亲密，——我的创伤是那样好受，——我的痛苦作成我的幸福，——把我医好了倒成了暴政。——哎呀！爱情越是热烈，——也就越让人快活，越让人开心！”

(211) 司卡拉木赦（Scaramouche）是意大利职业喜剧的一个定型人物。创造者是菲奥莱里（Tiberio Fiorelli），1640年来巴黎，莫里哀的剧团曾和他的剧团长期在一个剧场演出。他的服装经常是一身黑。

(212) 特利勿兰（Trivelin）是意大利职业喜剧的一个定型人物。创造者是劳卡太里（Dominico Locatelli）。服装上有星星和月牙。与司卡拉木赦同台。

(213) 阿耳干（Arlequin）是意大利职业喜剧的一个定型人物。成型很古，17世纪随剧团在巴黎出现。戴黑面具，服装色彩斑驳（绿、红、黄、蓝），手持木刀。当时创造者是道米尼克（Dominique）。

(214) 所谓“一夜的事”，应当是这些意大利喜剧演员经常在舞台上所做的和夜晚有关的种种表演，例如观星、做梦、攻打、架梯、在情人窗下唱小夜曲……

(215) 歌词大意：“良辰远飞，——欢乐不再；——一个人上爱情学校，——要学会利用时间。”

(216) 歌词大意：“年月如花，——行乐应及时，——岁不我留，——一去如飞。”

(217) 歌词大意：“我们要唱歌，——我们要行乐，——我们正当年少：——幸福一去不再来。”

(218) 歌词大意：“一只美丽的眼睛——征服一千颗心，——让伤口变得好受，——让痛苦成了幸福。”

(219) 歌词大意：“但是到了急景雕年，——人将老去，——冻麻了的灵魂——也就不会再有火焰。”

(220) 歌词大意：“我们要唱歌，——我们要行乐，——我们正当年少：——幸福一去不再来。”

(221) 1734年版改为“第一位”。

(222) Poitou，旧时法国西部一个省份。

(223) 1734年版，下面改为“第二位普瓦杜人”独唱。

司卡班的诡计⁽¹⁾

人 物

阿尔冈特 奥克达弗与赛尔比奈特的父亲。

皆隆特 赖昂德与雅散特的父亲。

奥克达弗 阿尔冈特的儿子与雅散特的情人。

赖昂德 皆隆特的儿子与赛尔比奈特的情人。

赛尔比奈特 起初被当作埃及女人⁽²⁾，其实是阿尔冈特的女儿，赖昂德的情人。

雅散特 皆隆特的女儿与奥克达弗的情人。

司卡班⁽³⁾ 赖昂德的听差，无赖。

席耳外司特 奥克达弗的听差。

乃莉娜 雅散特的奶妈。

卡 尔 无赖。⁽⁴⁾

两个挑夫

地 点

那不勒斯。

第一幕

第一场 奥克达弗，席耳外司特。

奥克达弗 啊！谈恋爱谈得好好儿的，碰上这种大杀风景的消息！我就无路可走！席耳外司特，你方才在码头上听说我父亲这就回来？

席耳外司特 是啊。

奥克达弗 他今天早上就到？

席耳外司特 今天早上。

奥克达弗 还拿定了主意要我成亲？

席耳外司特 是啊。

奥克达弗 娶皆隆特先生的女儿？

席耳外司特 皆隆特先生的女儿。

奥克达弗 就为了这事，才从大兰多⁽⁵⁾把女儿接回来？

席耳外司特 是啊。

奥克达弗 你这消息是听我叔叔讲的？

席耳外司特 听您叔叔讲的。

奥克达弗 我父亲有信给他，讲起来的？

席耳外司特 有信给他。

奥克达弗 你说，我们干的事，叔叔全知道？

席耳外司特 全知道。

奥克达弗 啊！你倒有话说话，别老这么一句一句叫人往外挤呀。

席耳外司特 我还说什么？您说的一丝不差，什么事也没有忘记。

奥克达弗 赶上这种要命的当口，你倒是帮我出出主意，教教我该怎么办呀。

席耳外司特 说真个的，我跟您一样，不知道怎么才好，我倒巴不得有人帮我出出主意。

奥克达弗 他回来得怎么这样不凑巧，害苦了我。

席耳外司特 我也是一样。

奥克达弗 我父亲听到我干的那些事呀，我看我要挨一顿臭骂。

席耳外司特 挨骂算得了什么；但愿老天爷保佑我，这样轻轻就发落了我！您寻乐儿，看样子，我要大吃苦头。我看乱棍打下来，有我这背皮受的。

奥克达弗 天呀！四顾茫茫，哪儿是我的活路？

席耳外司特 那您就该事前想到了啊。

奥克达弗 啊！教训人也不看看时候，你活活儿把我急死。

席耳外司特 您轻举妄动，更把我急死。

奥克达弗 我该怎么办？打什么主意？拿什么应付？

第二场

司卡班，奥克达弗，席耳外司特。

司卡班 什么事，奥克达弗少爷，您怎么啦？出了什么岔子，把您急成这副样子？我看您神色可慌张啦。

奥克达弗 啊！我的好司卡班，我毁啦，我吹啦，我成了世上顶不走运的人啦。

司卡班 怎么一回事？

奥克达弗 我的事你一点儿也不知道？

司卡班 不知道。

奥克达弗 我父亲和皆隆特先生回来啦，他们要我娶媳妇。

司卡班 哎嘻，这有什么好叫苦连天的？

奥克达弗 哎呀！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发急。

司卡班 不知道，可是要我早知道，全看您啦。我是分忧使者，专管年轻人的闲事。

奥克达弗 啊！司卡班，你要是能想出一个办法，用一个计策，把我解救出来呀，我感激你呀，比生身父母还感激。

司卡班 实对您说了吧，只要我肯干，我干不来的事就很少。当然了，上天给了我老大一份天才，斗斗心眼儿，出出鬼招子，也只有无知的人，才把这叫作欺诈。不是我吹牛，在这高贵的行艺里头，您看不见有谁比我还名气大的、有本领捣蛋出坏主意的。可是家伙，人在今天，再有本领也不顶事，我自从碰上一桩不开心的事以后，就万念俱灰，谢绝尘事啦。

奥克达弗 怎么的？什么事，司卡班？

司卡班 意想不到的事，我吃官司来的。

奥克达弗 吃官司？

司卡班 是啊，我们之间起了争执。

奥克达弗 你和司法机关？

司卡班 是啊。他们就不拿我当人看待。眼下这个世道，只有忘恩负义，我一气之下，决计什么也不干了。够份儿啦！别尽说我的。还是听听您的事吧。

奥克达弗 你知道，两个月以前，皆隆特先生和家父，为了一宗和他们有关的生意，一块儿乘船出远门去了。

司卡班 这我知道。

奥克达弗 我们两家的父亲把我和赖昂德留下来，席耳外司特看管我，你照料赖昂德。

司卡班 是啊：我很尽职。

奥克达弗 过了些时，赖昂德遇见一个年轻的埃及姑娘，爱上了她。

司卡班 这我也知道。

奥克达弗 我们是知己朋友，不久他就把他的恋爱事告诉了我，带我去看那个女孩子。我觉得她的确长得不错，不过也不就像他说的那样美。他每天不和我说话便罢，说起话来就离不了她，时时刻刻对我夸她长得美，有风韵，才情又高，说到她谈吐动人，就精神百倍，简直连她顶无所谓的一言半语，也要学给我听，还一来硬要我承认她这一言半语了不起的俏皮。他有时候跟我吵嘴，嫌我听他讲话不够热情，还成天怪我对恋爱这种事冷淡。

司卡班 您说这话，我听不出您的用意是什么。

奥克达弗 有一天我陪他去看他的心上人，路过一条冷僻街道，我们听见一所小屋子里头有人诉苦，还夹着啼哭的声音。我们问人是怎么一回事。有一个女人就叹着气，告诉我们，里头有几个外乡人，情形凄惨，只要我们不是铁石心肠，见了没有不感动的。

司卡班 您要我听这干什么？

奥克达弗 我动了好奇的心思，要赖昂德一道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走进一间厅房，就见一位老太太快要死了，旁边有一个女用人直叹气，还有一个年轻姑娘哭的什么也似的。她长得又美，又感动人，我就从来没有见过。

司卡班 啊！啊！

奥克达弗 换了别人，处在这种境况，模样一定难看极了，因为她浑身上下，只有一条不中看的短裙和一件佛司达布⁽⁶⁾睡衣；头上是一顶睡觉戴的黄帽子，帽檐儿翘着，头发乱蓬蓬的，披了一肩膀；可是别看装扮穷，她照样儿是月貌花容，没有一个地方不招人爱，不显得美。

司卡班 我看就要进入正题啦。

奥克达弗 你要是看见了她呀，司卡班，像我说的那样子，你会觉得她好看的。

司卡班 哦！我想一定是吧；我就是没有看见她，也看出她一定是千娇百媚的了。

奥克达弗 她流眼泪，可是不像别人的眼泪，横一道，竖一道，把脸弄了个死难看；她哭起来也楚楚动人，那副伤心模样就别提有多好看啦。

司卡班 我全看出来啦。

奥克达弗 她扑在那要死的女人身上，口口声声叫她亲娘，那副依恋的样子，谁见了也流眼泪；小姑娘天性善良，谁见了也要心碎。

司卡班 实在可怜，我看也正是这种善良天性，让您爱上了她吧。

奥克达弗 啊！司卡班，铁石心肠的人也会爱她的。

司卡班 当然，不爱还行？

奥克达弗 我见这可爱的姑娘伤心，找话安慰了她几句，就和赖昂德出来了；我问他，他觉得她怎么样，他冷冰冰回了我一句，他觉得她还算好看。他说起她来，那种冷淡模样，才叫气人，所以女孩子在我心上留下的深刻印象，我也就不肯对他明说了。

席耳外司特⁽⁷⁾ 您这么唠叨下去，我们要听到明天啦。还是让我三言两语帮您结束了吧。⁽⁸⁾从那时候起，他就爱上她了。他不去安慰他可爱的伤心姑娘，他就活不下去。姑娘的母亲死了，留下女用人看管她。我们这位少爷去勤了，女用人不答应。这下子他可急啦。他又是逼，又是求，又是央告，不起作用。人家告诉他：姑娘就算没有家当，没有依靠，可也是正经人家出身，所以除非他娶她，否则就别指望人家答应他老去。困难一多，爱情反而深了。他又是心里盘算，又是坐立不安，又是左思右想，又是犹疑不决，最后打定了主意，现在是：他已经和她成亲三天了。

司卡班 我懂。

席耳外司特 眼下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满以为父亲两个月以后回来，不料说回来就回来。还不提叔父揭穿了瞒着人结婚这档子秘密；还不提皆隆特先生有一个女儿，要派给我们这位少爷作老婆。据说，皆隆特先生在大兰多续弦来的，女儿就是后妻养的。

奥克达弗 顶糟的还有：这可爱的人眼看就没有法子过日子，偏偏我又一个钱也没有，应不了她的急。

司卡班 话说完啦？为了这么丁点儿小事，就把你们两个人作难成了这副样子。这也犯得上担惊受怕。⁽⁹⁾就冲这芝麻大的小事，你也失了主张，害不害臊？妈的！你长得高高的，胖胖的，也好作人爹妈啦，就砸不开你的脑壳，转转心眼儿，想出一个鬼招子，来上一条小妙计，把事情安排定当？啐！害黑死病害死你这蠢才！我巴不得我先前有机会胡弄胡弄我们那个老头子，我会轻轻松松耍了他们的；我还没有这么高的时候，早就诡计百出，有了名气。

席耳外司特 你那份儿才分，我承认老天爷没有给我，也不像你一样，有本事吃官司。

奥克达弗 我可爱的雅散特来啦。

第三场

雅散特，奥克达弗，司卡班，席耳外司特。

雅散特 啊！奥克达弗，方才席耳外司特告诉乃莉娜，说你父亲回来了，他要你另外成亲，真有这事吗？

奥克达弗 有的，美丽的雅散特，我听到这消息，急得要命。不过我看见了什么？你在哭！为什么流眼泪？说给我听，你是不是疑心我有什么负心事，放心不下我对你的爱情？

雅散特 是啊，奥克达弗，我相信你爱我，可是我不敢保你永远爱我呀。

奥克达弗 哎！爱你而不爱你一辈子，谁办得到？

雅散特 奥克达弗，我听人说，你们男人爱起人来，不及我们女人有长性，男人的爱情容易燃烧起来，可也说灭就灭。

奥克达弗 啊！我亲爱的雅散特，我这颗心可跟一般男人的心不一样，就我来说，我觉得我会爱你爱到老的。

雅散特 我愿意相信你说的是真心话，我也相信你这些话句句诚恳，不过你爱我的这番恩情，我怕有一种势力要从你心里把它打消了的。你离开了父亲活不成，他可偏偏要你娶别人。万一我遇到这不幸的事的话，我相信我会死的。

奥克达弗 不会的，美丽的雅散特，父亲休想能逼我对你做出负心的事来。不得已的时候，我宁可离乡背井，甚至于舍弃性命，也不离开你。他要我娶的那个女孩子，我见是没有见过，可是我已经憎恨到了极点。不是我心狠，我真还盼望大海把她淹了。别哭，

我求你了，我可爱的雅散特，你一流眼泪，我就难过，就像心碎了一样。

雅散特 你要我揩掉眼泪，我倒乐意把眼泪揩掉了，一心一意，等老天爷为我作主。

奥克达弗 老天爷会保佑我们的。

雅散特 只要你不负心，老天爷就不会伤我的心的。

奥克达弗 我当然不负心。

雅散特 那我就称心啦。

司卡班⁽¹⁰⁾ 说真的！她不怎么傻，我觉得她怪不错的。

奥克达弗⁽¹¹⁾ 我们有困难，只要这个人乐意，他就帮得了我们的大忙。

司卡班 我赌过大咒，再也不管世上的闲事了，不过你们两个人要是好好儿求求我的话，也许……

奥克达弗 啊！要是只靠好好儿求求你就行的话，我就诚心诚意求你帮我们渡过风险吧。

司卡班⁽¹²⁾ 还有您，对我就没有一句话讲？

雅散特 我和他一样，以您在世上最宝贵的一切的名义，求您成全我们相爱。

司卡班 我狠不下这个心，我得讲人道。行，我愿意帮你们。

奥克达弗 你相信……

司卡班 别说啦！⁽¹³⁾ 您先走一步吧，放心好了。⁽¹⁴⁾ 至于您，您准备好了应付您父亲来吧。

奥克达弗 不瞒你说，不等他来，我先打哆嗦，我这人天生胆子小，就改不了。

司卡班 可是头一仗得特别显得硬气，怕的是他看准了您胆怯，拿您当小孩子看待。来，您想法子摆好架式。胆子放大点儿，随他对您说什么，反正您回他的话，口气要想着放硬挣。

奥克达弗 我尽力做就是了。

司卡班 好，我们就试试看，免得临时出乱子。排练排练您的角色，看您行不行。来吧。神气要坚定，头扬高了，眼神要稳。

奥克达弗 这样行吗？

司卡班 还差点儿劲。

奥克达弗 成了吧？

司卡班 好的。把我当作您父亲。他来了，回话要强硬，就像是回他本人的话一样。“怎么，死鬼，不成材的东西、不要脸的东西、不肖的忤逆，你干的好事，我不在家，你瞒着我做坏事，居然还敢到我面前来？难道我抚养你就为了这个，败家子？难道就为了这个？这就是你的孝心？你应尽的孝道？”说话呀。“你不经父亲许可，捣蛋鬼就自作主张，竟敢胡作非为，私下和人结婚？回我话，混账东西，回我话。我倒要听听你那些漂亮理由。”哦！活见鬼！看您吓得这副神气！

奥克达弗 我还真以为是我父亲骂我呐。

司卡班 哎呀！说的是呀。单单为了这个，您也不该傻愣着。

奥克达弗 我再硬挣些就是了，我回话强硬就是了。

司卡班 当真？

奥克达弗 当真。

席耳外司特 老爷来啦。

奥克达弗 老天爷！这下子我可毁啦。(15)

司卡班 喂！奥克达弗，别走。奥克达弗！他还是溜啦。多没有种！
我们等老头子来吧。

席耳外司特 我对他说什么好？

司卡班 交给我办，我说话，你帮腔，就行了。

第四场

阿尔冈特，司卡班，席耳外司特。(16)

阿尔冈特(17) 谁可听说过像这样的事来的？

司卡班(18) 他已经知道啦，看他一心想着这事，独自在扯嗓子讲呐。

阿尔冈特 简直是胆大包天！

司卡班(19) 听他讲点儿什么。

阿尔冈特 这门漂亮亲事，我倒要听听他们有什么话好说。

司卡班(20) 不出我们所料。

阿尔冈特 他们会不会否认？

司卡班 才不，我们没有意思否认。

阿尔冈特 还是找话解释？

司卡班 这倒说不定。

阿尔冈特 他们会不会来一套鬼话骗我？

司卡班 也许。

阿尔冈特 他们说什么话也是白费唾沫。

司卡班 回头看。

阿尔冈特 他们别想胡弄得了我。

司卡班 别吃稳。

阿尔冈特 我晓得把我死鬼儿子关到什么妥当地方。

司卡班 到时候再说。

阿尔冈特 还有席耳外司特这个混账东西，我要狠狠揍他一顿。

席耳外司特⁽²¹⁾ 我正纳闷他会把我忘了。

阿尔冈特⁽²²⁾ 啊！啊！原来是你，聪明的管家、年轻人的好导师。

司卡班 老爷，您回来啦，我可欢喜啦。

阿尔冈特 你好，司卡班。⁽²³⁾我吩咐的话，你可真照办啦；我不在家，我那儿子可真循规蹈矩啦。

司卡班 看样子，您身子挺好？

阿尔冈特 还好。（向席耳外司特。）你不开口，混账东西，你不开口。

司卡班 这趟远门得意？

阿尔冈特 我的上帝！得意得很。你就由我痛痛快快骂一场吧。

司卡班 您想骂人？

阿尔冈特 对，我想骂人。

司卡班 老爷，骂谁？

阿尔冈特⁽²⁴⁾ 这个坏东西呀。

司卡班 为什么？

阿尔冈特 我不在家的时候，出了什么事，难道你没有听说？

司卡班 我听说来的，也不过是一点小事。

阿尔冈特 怎么，一点小事？像这样的乱子？

司卡班 您这话有一部分道理。

阿尔冈特 像他那样胆大妄为？

司卡班 可也说的是。

阿尔冈特 作儿子的，不经父亲许可，就娶媳妇？

司卡班 是啊，也是该说。不过依我看来，您声张不得。

阿尔冈特 我呀，我可不是你这种看法，我偏声张个够。什么？难道我生气的理由，你还嫌不十足啊？

司卡班 十足。我这方面，听人说起，先也生气来的，我为您还骂过您的少爷。您问问他看，就知道我说他说得多凶了，像您这样的父亲，他跪下来看您走过的脚印子也不差什么，他竟敢不孝顺，我有不训他的？就连您自己数说他，也数说不了那么好。可是这又怎么样？我头脑冷静下来，再一细想，事实上，他也不像人想的那样大不应该。

阿尔冈特 你这叫什么话？冒冒失失就跟一个外路女子成亲，还不算大不应该？

司卡班 您要怎么着，命该如此呀。

阿尔冈特 啊，啊！理由可真充分啦。这样的话，什么犯法的事全好干啦，骗人呀，偷人呀，杀人呀，事后只要来一句借口“命该如此”，也就成啦。

司卡班 我的上帝！您像哲学家一样，太爱推敲字面啦。我的意思是说，他做这事，也是迫不得已。

阿尔冈特 那他为什么做？

司卡班 您要他像您一样懂事吗？年轻人到底年纪轻，欠慎重，干出来的事，不会都通情达理的。我那位赖昂德就是一个例子，我再开导，我再规劝，也是白费口舌，闯的祸事比您的少爷还糟。我倒希望晓得，您有没有过年轻的时候，在您年轻的时候，像不像别人，也干过一些荒唐事。我听人讲起，您从前就爱在脂粉队里厮混，当年顶出名的风流女子，您全打过交道，而且是不到手，决不罢休。

阿尔冈特 这是实情，我不否认，可是我一向逢场作戏，决没有像他那样，一发而不可收拾。

司卡班 您要他怎么着？他看见一位年轻姑娘，姑娘喜欢他（因为他跟您一样，个个儿女人见爱）。他觉得姑娘可爱。他去看她，说说情话，情意绵绵地直叹气，做出一副多情的模样。女的依从了他，他正想就势成其好事，不料让她家里人撞见了，拿起凶器来，逼他娶她。

席耳外司特⁽²⁵⁾ 小子真有心计！

司卡班 难道您愿意他引颈受死？娶媳妇比死总强多了吧。

阿尔冈特 我没有听人讲起有这种经过。

司卡班⁽²⁶⁾ 您不妨问问他看：他不会有二话对您说的。

阿尔冈特⁽²⁷⁾ 他成亲是叫人逼的？

席耳外司特 是呀，老爷。

司卡班 我凭什么胡弄您？

阿尔冈特 那他就该马上到公证人那边告状，说他们勒逼成亲。

司卡班 他才不干呐。

阿尔冈特 那我退这门亲事就容易多了。

司卡班 退这门亲事？

阿尔冈特 是啊。

司卡班 您退不成。

阿尔冈特 我退不成？

司卡班 不成。

阿尔冈特 什么？难道我不是父亲，有权过问？再说，婚姻是逼出来的，有什么不好退的？

司卡班 这事他不会同意的。

阿尔冈特 他不会同意？

司卡班 不会。

阿尔冈特 我儿子？

司卡班 您儿子。您愿意他承认自己是孱头，亲事是逼出来的吗？他才不要这么说呐。那等于自己丢自己的脸，表示自己不配作您这样父亲的儿子。

阿尔冈特 我不在乎这个。

司卡班 为了他的脸面，也为了您的脸面，他得逢人就讲，他娶她，出自本意。

阿尔冈特 可是我呀，我要他为了我的脸面，也为了他的脸面，说相反的话。

司卡班 不会的，我拿稳了他不干。

阿尔冈特 我逼他干。

司卡班 您听我说，他不干。

阿尔冈特 不干也得干，不然呀，我就不要他继承我的家业。

司卡班 您？

阿尔冈特 我。

司卡班 好。

阿尔冈特 怎么，好？

司卡班 您才不会不要他继承您的家业呐。

阿尔冈特 我不会不要他继承我的家业？

司卡班 不会。

阿尔冈特 不会？

司卡班 不会。

阿尔冈特 哎嘻！这倒成了笑话：我不会不要儿子继承我的家业。

司卡班 您听我说，不会。

阿尔冈特 谁拦着我？

司卡班 您自己。

阿尔冈特 我？

司卡班 是啊。您狠不下那个心。

阿尔冈特 我狠得下。

司卡班 您是说笑。

阿尔冈特 我不是说笑。

司卡班 父亲的慈心不答应。

阿尔冈特 偏答应。

司卡班 不，不。

阿尔冈特 我告诉你，偏答应。

司卡班 瞎白。

阿尔冈特 千万不可说瞎白。

司卡班 我的上帝！我知道您，您这人天生心慈。

阿尔冈特 我不心慈，我愿意的话，我就心狠。别再说下去啦，越说我越有气。⁽²⁸⁾滚，死鬼，去把我那捣蛋鬼儿子找回来，我现在去看皆隆特先生，对他说说我这糟糕事。

司卡班 老爷，您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只要吩咐一声就成。

阿尔冈特 谢谢你啦。⁽²⁹⁾啊！他怎么偏偏就是独养儿子！天公不作美，我的女儿不见啦，不然的话，如今也好叫她作我的继承人！

第五场 司卡班，席耳外司特。

席耳外司特 我承认你是一位伟大人物，事情这下子顺顺当当的了；可是另一方面，我们短钱使唤，活不下去，四面八方都有人盯着我们的脚后跟要账。

司卡班 交给我办，计策已经有啦。我现在也就是想一个靠得住的人，扮扮我用得着的那个角色。先别走。站稳了。学恶汉样子，帽子一边往下拉。一只脚曲着。一只手插着腰。眼睛瞪圆了。走路像戏台上的国王。就这样好。跟我来。我有办法改变你的脸相和你的嗓子。

席耳外司特 我求你可千万别叫我也吃官司啊。

司卡班 没事，没事：自己弟兄，有难同当。好汉做事，还在乎罚劳役⁽³⁰⁾，多三年，少三年，全无所谓。

第二幕

第一场

皆隆特，阿尔冈特。

皆隆特 可不，照这样的天气，我家里人今天一定会到本地的；有一个水手，从大兰多来，告诉我说，他看见我派去的人就快上船了。可是按我们先前的计议来说，我女儿这一来，倒成了难题。令郎的事，听你说起，相当棘手，你我早先的安排，只好随它去了。

阿尔冈特 放心好了：我担保没有困难，现在我就办去。

皆隆特 说真的，阿尔冈特先生，我有一言奉告，就是：子女应当严加管教才是。

阿尔冈特 当然。你这话指什么说？

皆隆特 我是说，青年人行为不检，往往是家教不严之过。

阿尔冈特 有时候会这样的。不过你说这话有什么意思？

皆隆特 我说这话有什么意思？

阿尔冈特 对。

皆隆特 要是你当初像一位好父亲，好好儿教导令郎的话，他也就不至于这样作弄你了。

阿尔冈特 很对。那么，你更好好儿教导令郎了？

皆隆特 当然。他要是也干出像这样的事来，我会气坏了的。

阿尔冈特 万一你这位令郎，受过像你这样好父亲的好教导，干出来的事比我儿子还糟呢？哎？

皆隆特 怎么？

阿尔冈特 怎么？

皆隆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阿尔冈特 意思是说，皆隆特先生，责备别人，不要把话说尽了，免得自己到时候转不过弯儿来；打算指摘别人，顶好先看看自己有没有差错。

皆隆特 我不懂你这话的意思。

阿尔冈特 有人会给你解释清楚的。

皆隆特 难道你听人说起我儿子有什么不是来的？

阿尔冈特 可能吧。

皆隆特 到底是什么？

阿尔冈特 你的司卡班，看见我在气头儿上，只对我说了一个大略；详细情形，你不妨问问他或者别人看。我这方面，立刻就去请教一位律师，看我该怎么办好。回头见。

第二场 赖昂德，皆隆特。

皆隆特⁽³¹⁾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比他儿子还糟！叫我看，再糟也不过如此；不经父亲许可就结婚，我认为已经岂有此理到了极点。⁽³²⁾啊！是你。

赖昂德 （跑过来吻抱他。）啊！爸爸，您回来啦，我真高兴！

皆隆特 （拒绝吻抱他。）慢着。先谈谈看。

赖昂德 我先搂搂您，再……

皆隆特 （又推开了他。）慢着，我说。

赖昂德 什么？爸爸，您拒绝我搂搂您，表示表示我多高兴！

皆隆特 拒绝：有点儿事，你先给我交代明白。

赖昂德 什么事？

皆隆特 站正了，我面对面看着你。

赖昂德 干什么？

皆隆特 眼睛望着我。

赖昂德 怎么样？

皆隆特 这儿出了什么事？

赖昂德 出了什么事？

皆隆特 对。我不在家，你干什么来的？

赖昂德 爸爸，您要我干什么？

皆隆特 不是我要你干什么，是我问你，你干了什么。

赖昂德 我，我没有干什么您好埋怨的事呀。

皆隆特 什么事也没有？

赖昂德 没有。

皆隆特 你口气好硬。

赖昂德 因为我相信自己没有差错呀。

皆隆特 可是你的事都让司卡班抖了底啦。

赖昂德 司卡班！

皆隆特 啊，啊！你听见这句话，脸都臊红啦。

赖昂德 他对您说我什么来的？

皆隆特 这个地方不方便，还是换一个所在，把话说清楚吧。你给我回家去。我马上也就回来。啊！不孝的忤逆，万一你丢我的脸呀，我不要你作儿子，你这辈子休想见我的面。

第三场 奥克达弗，司卡班，赖昂德。

赖昂德 平白无故给我使坏！这混账东西，我把我的秘密讲给他听，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都应该头一个帮我隐瞒，他却偏偏头一个到父亲跟前把我告了。啊！上天明鉴，他给我使坏，我决不善罢甘休，放他过去。

奥克达弗 我的好司卡班，不是你帮忙，我简直要不得了，你这人真行！老天爷差你救我，对我可真好啦！

赖昂德 啊，啊！你倒来啦。混账东西，看见你，我可开心啦。

司卡班 少爷，有礼。您太赏我脸啦。

赖昂德 （拔剑在手。）你拿我要着玩儿？啊！我来教训教训你……

司卡班 （下跪。）少爷。

奥克达弗 （来到两个人中间，不让赖昂德砍他。）啊，赖昂德。

赖昂德 不成，奥克达弗，别拦着我，我求你啦。

司卡班 哎！少爷。

奥克达弗 （拦他。）饶了他吧。

赖昂德 （打算砍司卡班。）让我出出我这口恶气。

奥克达弗 赖昂德，看朋友分上，别伤了他。

司卡班 少爷，我怎么啦？

赖昂德 （打算砍他。）坏东西，你怎么我啦。

奥克达弗 （拦他。）哎！使不得。

赖昂德 不行，奥克达弗，他背地对我使坏，我要他自己马上招承出来。可不，混账东西，我晓得你跟我捣乱的鬼招子，人家方才讲给我听啦；你也许以为你私下干的坏事，我不会知道；可是我偏要你亲口招承出来，不然呀，我就拿剑刺穿了你。

司卡班 啊！少爷，您狠得下这个心？

赖昂德 说吧。

司卡班 少爷，我干下什么对不起您的事啦？

赖昂德 对，混账东西，是什么事，你心里明白。

司卡班 说实话，我不知道。

赖昂德 （上前砍他。）你不知道！

奥克达弗 （拦他。）赖昂德。

司卡班 好吧！少爷一定要我讲，我就对少爷招承了吧。前几天人家送您的那小桶⁽³³⁾西班牙葡萄酒，是我跟我几个朋友喝光了的；我还给桶开了一条缝，周围洒上水，让人相信酒全流掉了。

赖昂德 死鬼，原来是你喝光我的西班牙葡萄酒，我还以为是女用人跟我捣蛋，大骂了她一顿。

司卡班 少爷，是我干的：您饶了我吧。

赖昂德 晓得了这个，我也开心；不过我现在问你的，还不是这事。

司卡班 不是这事，少爷？

赖昂德 不是：是另一件事，对我关系大多了，我要你讲给我听。

司卡班 少爷，我不记得干过别的事。

赖昂德 （打算砍他。）你不肯讲？

司卡班 哎！

奥克达弗 （拉他。）慢着。

司卡班 对，少爷，三个星期以前，有一天晚上，您打发我送一只小表给您心爱的埃及姑娘。我回到住宅，浑身衣服都是泥，满脸都是血，对您讲：我遇见贼，挨了一顿打，还让贼把表给抢去了。其实，少爷，是我把表扣下来了。

赖昂德 是你把我的表扣下来啦？

司卡班 是我，少爷，好看钟点儿啊。

赖昂德 啊，啊！我这会儿什么怪事也听到啦，我这位用人可真对我忠心啦。不过我问的还不是这事。

司卡班 不是这事？

赖昂德 不是，不要脸的东西：我要你招承的还不是这事。

司卡班⁽³⁴⁾ 活要人命！

赖昂德 快说，我还有事干。

司卡班 少爷，我干的就是这些。

赖昂德 （打算砍司卡班。）就是这些？

奥克达弗 （向前。）哎！

司卡班 好吧！少爷，再有就是：您还记得，半年以前，有一只人狼⁽³⁵⁾，晚上揍了您好一顿棍子，您拔腿就跑，摔到一家地窖里头，险点儿把脖子也给扭断了。

赖昂德 怎么样？

司卡班 少爷，人狼是我扮的。

赖昂德 坏东西，人狼是你扮出来的。

司卡班 是我，少爷，也就是吓唬吓唬您，别老一来天天夜晚差遣我们四下里折腾。

赖昂德 我方才听你讲起的这些事，我到时候会跟你算账的。不过你给我痛快些，你对老爷讲了些什么，你就供出来吧。

司卡班 对老爷？

赖昂德 是啊，捣蛋鬼，对老爷。

司卡班 自从他回来以后，我还没有看见他呐。

赖昂德 你没有看见他？

司卡班 没有，少爷。

赖昂德 当真？

司卡班 当真。这话我可以请他本人说给您听。

赖昂德 我可是听他亲口说的。

司卡班 您别见怪：他讲的不是真话。

第四场

卡尔，司卡班，赖昂德，奥克达弗。

卡 尔 少爷，大事不好，您的恋爱事出了岔子。

赖昂德 怎么？

卡 尔 那些埃及人这就要带您的赛尔比奈特走：她本人眼泪汪汪，要我赶快告诉您，您要是两小时以内不带钱来赎她的话，您就再也看不见她了。

赖昂德 两小时以内？

卡 尔 两小时以内。⁽³⁶⁾

赖昂德 啊！我的好司卡班，我求你帮帮忙。

司卡班 （高扬着脸，从他面前走过。）“啊！我的好司卡班。”这时候人家用得着我啦，我就成了“我的好司卡班”。

赖昂德 算啦，你方才说给我听的那些事，我全饶了你，哪怕干的事还要坏，我也饶了你。

司卡班 不，不，别饶我。拿您的剑刺穿我的身子好啦。您弄死我，我倒称心了。

赖昂德 不，倒是我求你成全成全我的好事，救救我这条活命。

司卡班 不，不：您顶好还是弄死我。

赖昂德 我太器重你啦，才不那么傻呐：冲你这份儿大才，天下就没有扳不倒的事，求你就为我施展施展吧。

司卡班 不：还是那句话，弄死我。

赖昂德 啊！行行好，这话就别说它啦，单想着怎么救我吧，求你啦。

奥克达弗 司卡班，说什么也得帮他这个忙。

司卡班 把我糟蹋成了那样子，还怎么帮忙？

赖昂德 方才我是气糊涂了，求你就看开了，帮我定一个计吧。

奥克达弗 我陪他一道央告你。

司卡班 这场羞辱把我伤狠了。

奥克达弗 千万别搁在心上。

赖昂德 司卡班，你忍心看我的恋爱陷入绝境不管？

司卡班 像这样冷不防糟蹋我一顿！

赖昂德 我承认我不应该。

司卡班 骂我混账东西，捣蛋鬼、死鬼，不要脸的东西！

赖昂德 别提我多后悔啦。

司卡班 还打算拿剑刺穿我的身子！

赖昂德 我诚心诚意求你饶我；要是非跪下来求你不可，司卡班，你看，我跪在你前头，再一回求你别丢开了我不管。

奥克达弗 啊，真的！司卡班，这回说什么也该软下来啦。

司卡班 起来。下一回可别那么急躁。

赖昂德 你答应为我出力？

司卡班 我记着就是。

赖昂德 可是你知道，时间很紧。

司卡班 先别着急。您要多少钱？

赖昂德 五百艾居。

司卡班 您呢？

奥克达弗 两百皮司陶耳。

司卡班 这两笔钱，我要你们的父亲垫出来。⁽³⁷⁾令尊那方面，我已经想好计策了；⁽³⁸⁾至于老爷，别看他吝啬万分，其实好办多了，因为您知道，说到聪明，感谢上帝！他真还有点儿头脑简单。我把他看成这么一种人，要他相信什么，他就永远相信什么。我这话并不得罪您：你们父子之间没有丝毫相似的地方；一般人的看法，您不是不晓得，他们说他不过名义上是您父亲罢了。

赖昂德 别扯远了，司卡班。

司卡班 好，好，人家忌讳这个：难道您倒在乎？我望见奥克达弗的父亲来啦。他先到，就先由他开张。两个人统统走开。⁽³⁹⁾还有，您提醒您的席耳外司特一声，叫他快演他那个角色来啊。

第五场 阿尔冈特，司卡班。

司卡班⁽⁴⁰⁾ 他在盘算事情呐。

阿尔冈特⁽⁴¹⁾ 这样不小心，欠考虑！一下子就结了这门亲事！啊，啊，任性的青年人！

司卡班 老爷，有礼。

阿尔冈特 你好，司卡班。

司卡班 您在想您少爷的事。

阿尔冈特 我告诉你，这件事简直把我气坏了。

司卡班 老爷，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经常当心祸事临头，总错不到哪儿去。许久以前，我听人讲，古人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

阿尔冈特 什么话？

司卡班 做家长的，不拘出门久暂，都该想到回家的时候，可能发生种种不幸的意外：什么房屋失火啦、银钱被盗啦、太太死去啦、儿子断腿啦、女儿被拐啦，万一平安无事的话，就权作走运好了。拿我来说，我一想不开，就总照着这句哲理名言去做。我每次回来，心里就准备好了受主人气啦、受申斥啦、挨骂啦、屁股挨踢啦、挨打啦、挨鞭子抽啦，万一什么也没有的话，我就谢谢上苍照顾。

阿尔冈特 倒也不错。不过这门荒谬亲事，打乱我们的计划，我不能容忍。我方才看了几位律师，请教怎么退婚。

司卡班 说真的，老爷，您要是信得过小人的话，还是另想办法退亲吧。本地打官司，您晓得是怎么一回事，等于自讨苦吃。

阿尔冈特 你说的对，我也明白。可是别的还有什么办法？

司卡班 我想我倒有一个。方才我见您那样难受，觉得怪可怜的，就该寻思一个方法，帮您才对。我这人就是这样，看见贤德父亲受子女气，说什么也看不下去，何况我一向对您就有好感。

阿尔冈特 谢谢你的好意。

司卡班 所以我就找那个嫁给您少爷的姑娘的哥哥去了。他是一个职业打手、那路一来就动武的人，整天只谈弄死人，杀人就像喝葡萄酒一样，满不在乎。我同他谈起这门亲事，要他明白：凭他逼人成亲，何况您有作父亲的特权，有钱，又有朋友，还不提您有权干预，官司稳赢。总而言之，话出我口，头头是道，他也只好听从我的劝告，拿两个钱罢休。他同意退婚，只要您有钱给他。

阿尔冈特 他要多少？

司卡班 哦！开头他是漫天讨价。

阿尔冈特 多少？

司卡班 简直是信口开河。

阿尔冈特 到底多少？

司卡班 少于五六百皮司陶耳，他就不干。

阿尔冈特 发五六百回疟疾，活活儿把他烧死！他拿人开玩笑，还是怎么着？

司卡班 我也这么对他说来着。他说这话，我不但不理，还叫他明白，您不是冤大头，由着他勒索五六百皮司陶耳。费了不少唾沫，说到临了，谈话总算有了一个结束。他对我说：“我到入伍的时候了。我正在配备行装，你那些话，我本来不肯应承，不过我等钱用，也就只好应承下来了。我要一匹马骑，马再劣，也不能少过六十皮司陶耳。”

阿尔冈特 好吧！六十皮司陶耳，我给他就是了。

司卡班 他说：“还有全副装备和几管手枪，总得二十皮司陶耳。”

阿尔冈特 二十皮司陶耳，加六十，就是八十。

司卡班 正是。

阿尔冈特 够多的啦，不过，也罢，我答应啦。

司卡班 他说：“我还要一匹马，给我的听差骑，要三十皮司陶耳。”

阿尔冈特 怎么，活见鬼！去他妈一边的！干脆就什么也不给。

司卡班 老爷。

阿尔冈特 不成，这家伙岂有此理。

司卡班 您要他的听差走路不成？

阿尔冈特 他爱怎么走就怎么走，连主人在内！

司卡班 我的上帝！老爷，别因小失大才好。我求您还是别告状的好，宁可答应他，也胜似打官司。

阿尔冈特 好吧！就这样吧，我决定再给这三十皮司陶耳就是了。

司卡班 他说：“我还要一头骡子驮……”

阿尔冈特 哦！他跟他的骡子见他妈的鬼去！太不像话了，我们还是打官司吧。

司卡班 老爷，千万……

阿尔冈特 不成，我不干。

司卡班 老爷，一匹小骡子。

阿尔冈特 我连一匹驴也不给他。

司卡班 想想看……

阿尔冈特 不！我宁可告状。

司卡班 哎！老爷，您说到哪儿去啦，您打的这叫什么主意？您单看打官司，要费多少手脚，也就行了。没完没了的上诉，一重一重的审级，手续烦难，还不提个个儿如狼似虎的官员：什么承发吏啦、代诉人啦、律师啦、书记官啦、检察员啦、报事员⁽⁴²⁾啦、审判官啦，还有他们的见习生，你就别想逃过这些人的手。这些官员见钱眼开，没有一个不贪赃枉法的。承发吏会送假告示给您，您遭了罪，还蒙在鼓里。您的代诉人就可能勾结您的仇家，有现钱到手，把您出卖了。您的律师一样受贿赂，该申诉的时候，偏不出庭，出庭的时候，偏又东拉西扯，辞不达意。书记官也许跟您作对，来一个缺席裁判。报事员的见习生，也许藏起一些证件来，就连报事员本人，也许看的是一回事，讲的又是一回事。您就算千小心，万小心，全都侥幸躲过，您那些审判员也许受了一些信教的人士或者他心爱的妇女的请托，许您败诉，您也只有干瞪眼。哎！老爷，您有办法的话，还是逃出这个虎口吧。您一告状，就算下了地狱啦。我一想到打官司，就恨不得爹娘多给我生两只脚，逃到印度去。

阿尔冈特 他估计那匹骡子要多少钱？

司卡班 老爷，那匹骡子，还有他的马和底下人的马、全部配备和几管手枪，还有他欠女东家的一笔小款子，他总共要两百皮司陶耳。

阿尔冈特 两百皮司陶耳？

司卡班 是啊。

阿尔冈特 （把他气得在台上来回走动。）算啦，算啦，我告状。

司卡班 考虑考虑看……

阿尔冈特 我告状。

司卡班 千万别告……

阿尔冈特 我偏告状。

司卡班 可是告状，您就得出钱：传票要钱；登记要钱；代诉要钱；出庭、答辩、提证件，还有代诉人的代诉日，样样要钱。⁽⁴³⁾还有律师的建议和辩护，还有抽查文件的权利⁽⁴⁴⁾，还有誊写诉状，也得出钱。还有检察官的报告书，还有审判官的判决书，还有书记官的登记，假审判的誊写、初审宣判和末审宣判、查对、签名、派见习生送达，全得您出钱，还不说您该送的种种礼物。拿这笔钱给了这家伙，您就免去这些麻烦了。

阿尔冈特 怎么，两百皮司陶耳？

司卡班 是呀：您可省多啦。打官司的费用，我心里也做过一番小计算。我认为您给这家伙两百皮司陶耳，起码您要省五十，还不算您少操心，少跑腿，少恼气。⁽⁴⁵⁾只要不听律师当众说的那些无理取闹的浑话，我宁可出三百皮司陶耳，也不打官司。

阿尔冈特 我才不在乎，我敢说律师没有什么话好挖苦我的。

司卡班 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不过我要是您的话，我决不打官司。

阿尔冈特 我决不给两百皮司陶耳。

司卡班 我说的那家伙来啦。

第六场

席耳外司特，阿尔冈特，司卡班。

席耳外司特⁽⁴⁶⁾ 司卡班，奥克达弗的父亲、阿尔冈特这小子，他是什么长相儿，你告诉我。

司卡班 先生，干什么？

席耳外司特 我方才听说，他打算告我，要法庭退我妹妹的亲事。

司卡班 我不晓得他告不告你，不过你要的那两百皮司陶耳，他不肯答应，嫌你要的太多。

席耳外司特 死狗蛋！臭狗蛋！活狗蛋！我见了他，一定打断他的脊梁骨，哪怕死在轮子上⁽⁴⁷⁾，我也甘心。

〔阿尔冈特哆哆嗦嗦，躲在司卡班后头，怕被看见。

司卡班 先生，奥克达弗的父亲有的是胆量，不见得就怕你。

席耳外司特 他？他？臭狗蛋！活狗蛋！他在这儿呀，我马上一剑刺穿他的肚子，⁽⁴⁸⁾这人是谁？

司卡班 先生，他不是，他不是。

席耳外司特 不是他的朋友？

司卡班 不是，先生，正相反，是他的死对头。

席耳外司特 他的死对头。

司卡班 是啊。

席耳外司特 啊，妈的！这我就开心啦。(49) 先生，你是阿尔冈特那小子的对头，哎？

司卡班 是的，是的，我担保他是。

席耳外司特 （用力抓住他的手。）(50) 拉拉手，拉拉手。说话算话，我以我的荣誉、我佩的剑、我会发的各样的誓，打赌在天黑以前，一定帮你把阿尔冈特那小子、那大无赖干掉。你放心好了。

司卡班 先生，本地不许人行凶。

席耳外司特 我才不在乎，我豁出去啦。

司卡班 他一定有提防。他有的是亲戚、朋友、听差，他会找他们保护的。

席耳外司特 我求之不得，妈的！我求之不得。（他拔出剑来，就像眼前有几个人一样，四面刺杀。）啊，臭狗蛋！啊，活狗蛋！我巴不得这就看见他和他那群护卫，我巴不得他在我面前出现，有三十个人跟着！我巴不得看见他们拿着凶器扑过来！怎么，坏东西，你们居然敢打我？来呀，妈的！杀呀，不留情。动手。稳住气。刺过去。立稳了，看准了。啊！混账东西，啊！下流东西，这是你自找的；我包你个够。放出本事来，坏东西，放出本事来。来啊。看剑。看剑。吃这一剑。吃这一剑。(51) 怎么，你们往后退？稳住脚，妈的！稳住脚。

司卡班 哎，哎，哎！先生，我们又不是那些人喽。

席耳外司特 你敢作弄我呀，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52)

司卡班 好啦，为了两百皮司陶耳，您看要死多少人。得啦！我希望您走运。

阿尔冈特 （直打哆嗦。）司卡班。

司卡班 有什么吩咐？

阿尔冈特 我决定给两百皮司陶耳。

司卡班 这下子我为您开心啦。

阿尔冈特 你找他来，钱在我身上。

司卡班 您拿钱给我转交好了。方才您在这儿冒充别人，再出面就不合适了。再说，他晓得是您，我怕他心眼儿一动，多向您要也难说。

阿尔冈特 对；不过我愿意看看我拿钱给人。

司卡班 您是不是不信任我？

阿尔冈特 不是的；不过……

司卡班 家伙，老爷，我不是坏小子，就是正经人，两个里头总有一个。您打算和我的主人结成儿女亲家，难道我这么做，不是为您好，为我的主人好，难道我还有心骗您不成？您既然疑心我，我就什么事也不管了，从现在起，您另请高明居中调停吧。

阿尔冈特 你拿着。

司卡班 不，老爷，别拿您的钱给我转交。您找别人转交，我只有开心。

阿尔冈特 我的上帝！拿着。

司卡班 不，我说，千万信任我不得。谁知道我会不会拐走您的钱啊？

阿尔冈特 拿着，我说，别再跟我瞎争执了。不过同他打交道，你可要放仔细啊。

司卡班 交给我办好了，我不是傻瓜，他别想胡弄得了我。

阿尔冈特 我回家等你。

司卡班 我不会不来的。⁽⁵³⁾一位骗到了手。该找另一位了。嘻，妙啊！他倒来啦。倒像老天爷凑趣，一个又一个，把他们赶进我的鱼网。

第七场 皆隆特，司卡班。

司卡班⁽⁵⁴⁾ 哎呀，天啊！哎呀，想不到的祸事啊！哎呀，不幸的父亲！可怜的皆隆特，您怎么得了？

皆隆特⁽⁵⁵⁾ 他愁眉苦脸的，在那边说我什么？

司卡班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好告诉我，皆隆特先生在什么地方吗？

皆隆特 怎么啦，司卡班？

司卡班⁽⁵⁶⁾ 我到哪儿找他，告诉他这桩祸事呀？

皆隆特⁽⁵⁷⁾ 到底是什么事？

司卡班 我四处找他，就是找不见他。

皆隆特 我在这儿呀。

司卡班 他一定是藏到一个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去啦。

皆隆特⁽⁵⁸⁾ 喂！你瞎了眼啦，怎么就看不见我？

司卡班 啊！老爷，就别想找得见您。

皆隆特 我在你眼面前有一小时了。到底出了什么事？

司卡班 老爷……

皆隆特 什么？

司卡班 老爷，少爷……

皆隆特 好！少爷……

司卡班 遭了世上少有的大难。

皆隆特 什么大难？

司卡班 我不晓得您对他说什么来的，连我也错怪在里头，我方才见他闷闷不乐。我们为了散心起见，就到码头散步去了。我们在那边看到各样东西，还有一条土耳其战船，配备相当齐全。就见来了一个好好模好样的年轻土耳其人，邀我们上船玩，还给我们带路。我们上了船，他待我们彬彬有礼，请我们用点心，吃最可口的水果，喝世上最好的葡萄酒。

皆隆特 这不都挺好吗，也值得这么伤心？

司卡班 老爷别急，就到正点儿上啦。我们正在吃东西，船就开啦。他一看离码头远了，就把我搁到一条小船上，打发我对您说，您要不马上给我五百艾居送他，他就把少爷带到阿尔及利亚去了。

皆隆特 怎么，活见鬼！五百艾居？

司卡班 是啊，老爷。而且，他限我两小时办妥。

皆隆特 啊，死鬼土耳其，这下子可把我坑啦！

司卡班 老爷，您一向心疼少爷，还是快想法子，别叫他们当奴隶使啊。

皆隆特 可他上那条船有什么鬼事干啊？

司卡班 他想不到会出这种乱子。

皆隆特 去，司卡班，快去对那个土耳其人讲，我报官来捉他。

司卡班 官到大海捉人！您想到哪儿去啦？

皆隆特 可他上那条战船有什么鬼事干啊？

司卡班 人偶尔不走运也是有的。

皆隆特 司卡班，事到如今，就看你作不作义仆了。

司卡班 老爷，什么？

皆隆特 你去对那个土耳其人讲，叫他送还少爷，你替他待在船上，等我凑齐了他要的数目，再来赎你。

司卡班 哎呀！老爷，您说这话，想过没有？您以为那个土耳其人就那么不懂事，会要我这样一个可怜虫替换少爷？

皆隆特 可他上那条战船有什么鬼事干啊？

司卡班 他料不到有这祸事呀。想想看，老爷，人家只给我两小时限期。

皆隆特 你说他要……

司卡班 五百艾居。

皆隆特 五百艾居！他有没有良心？

司卡班 真有您的，问土耳其人要良心。

皆隆特 他晓得五百艾居值多少吗？

司卡班 是啊，老爷，他晓得等于一千五百法郎。

皆隆特 坏东西，他以为一千五百法郎说有就有啊？

司卡班 这些人就无理可喻。

皆隆特 可他上那条战船有什么鬼事干啊？

司卡班 说的是啊。求您啦，老爷，快些吧。谁也不能未卜先知啊。求您啦，老爷，快些吧。

皆隆特 拿去，这是我的衣橱钥匙。

司卡班 好。

皆隆特 你开开它。

司卡班 很好。

皆隆特 左边有一把大钥匙，是我鸽楼的钥匙。

司卡班 是。

皆隆特 里头有一只大长柳条筐子，筐子里头全是破旧衣服，你拿去卖给收旧货的，赎少爷回来。

司卡班 （还他钥匙。）哎呀！老爷，您在做梦呀还是怎么的？您说的那些东西，我卖不到一百法郎，再说，您知道我有时间限制着。

皆隆特 可他上那条战船有什么鬼事干啊？

司卡班 哎呀，尽是空话！就别提那条战船啦，您就想着时间紧迫，眼看就要丢掉少爷了吧。哎呀！我可怜的小主人，说不定我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您啦，我说话中间，人家早把您带到阿尔及利亚当奴隶使了。不过老天爷是我的见证，我为您用尽了我的心力。我要是没有能把您赎回来呀，您怪也只好怪您的父亲无情。

皆隆特 等着，司卡班，我去筹这笔钱来。

司卡班 那您就尽快吧，老爷，我直担心等不及。

皆隆特 你说的不是四百艾居？

司卡班 不是四百，是五百。

皆隆特 五百艾居？

司卡班 对。

皆隆特 可他上那条战船有什么鬼事干啊？

司卡班 您说的对，不过还是赶快吧。

皆隆特 他不好到别的地方散步？

司卡班 话是不错的。不过还是快拿钱去吧。

皆隆特 啊，该死的战船哟！

司卡班⁽⁵⁹⁾ 这条战船闹得他心神不安。

皆隆特 拿去，司卡班，我没有想到，方才我有这么一笔进项，都是金子，谁想得到这么快就进了别人的腰包啊。（他拿钱包给他，但是并不松手，他太紧张了，胳膊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司卡班也一左一右接钱包。）⁽⁶⁰⁾ 拿去。去把少爷赎回来。

司卡班⁽⁶¹⁾ 是，老爷。

皆隆特⁽⁶²⁾ 可是说给那个土耳其人听，他是一个大坏蛋。

司卡班⁽⁶³⁾ 对。

皆隆特⁽⁶⁴⁾ 一个不要脸的东西。

司卡班⁽⁶⁵⁾ 对。

皆隆特⁽⁶⁶⁾ 一个不守信义的东西、一个贼。

司卡班 交给我办好了。

皆隆特⁽⁶⁷⁾ 他敲诈我五百艾居，完全违法。

司卡班 对。

皆隆特⁽⁶⁸⁾ 他拿了我的钱去，不管他是死是活，也欠着我的。

司卡班 很好。

皆隆特⁽⁶⁹⁾ 我要是捉住了他呀，有他受的。

司卡班 对。

皆隆特 （拿钱包放进他的衣袋，走开。）去，快去把少爷赎回来。

司卡班 （追他。）喂！老爷。

皆隆特 什么？

司卡班 那笔钱哪儿去啦？

皆隆特 我不是给你了吗？

司卡班 没有的事，您又放进您的衣袋啦。

皆隆特 啊！我心里难受，神志不清了。

司卡班 我也觉出来啦。

皆隆特 可他上那条战船有什么鬼事干啊？啊，该死的战船哟！鬼抓了这个奸诈的土耳其人去！

司卡班⁽⁷⁰⁾ 我敲了他五百艾居，他心疼死了。不过我不能就这么便宜他。他在儿子跟前无故诽谤我，这笔账他也得给我吃下来。

第八场 奥克达弗，赖昂德，司卡班。

奥克达弗 哎嘻！司卡班，你帮我办到了没有？

赖昂德 你有没有成全我的恋爱？

司卡班⁽⁷¹⁾ 这是我从您父亲那边弄来的两百皮司陶耳。

奥克达弗 啊！我别提多欢喜啦！

司卡班⁽⁷²⁾ 您这方面，我什么也没有办成。

赖昂德 （打算走开。）那我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离开赛尔比奈特就活不成。

司卡班 喂，喂！慢走。您怎么走得这么急！

赖昂德 （转回身子。）你要我怎么着？

司卡班 得，这是您那笔钱。

赖昂德 （走回。）啊！你可救了我啦。

司卡班 不过有一个条件：老爷对我使坏，您答应我给他点儿小苦头吃。

赖昂德 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司卡班 当着见证，您可别翻悔啊。

赖昂德 不会的。

司卡班 拿去，这是五百艾居。

赖昂德 快赎我的意中人去。

第三幕

第一场

赛尔比奈特，雅散特，司卡班，席耳外司特。

席耳外司特 是啊，你们的相好商量定当，要你们住在一起；我们是照他们的吩咐做的。

雅散特⁽⁷³⁾ 这样的吩咐，很合我的意。有您这样一个人作伴儿，我只有欢喜。我们心爱的男子，彼此是好朋友，不过我们两个人会不会像他们一样，也成为好朋友，可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

赛尔比奈特 我接受您的好意。人家对我表示友谊，我决不会那样不识抬举。

司卡班 要是对您表示爱情呢？

赛尔比奈特 爱情就当别论了：谈爱要冒更多的险，我不敢那么大胆。

司卡班 依我看，您现在对我的主人就欠大胆。他对您够效劳的了，按理说，您也应该鼓起勇气，回报他的痴情才是。

赛尔比奈特 要我相信他，还得看他的痴情够不够正经。单凭他新近的作为，我还不能完全相信。我这人性子爽朗，一来就笑个不停；可是笑归笑，有些事我照样认真。你的主人要是以为赎出我的身子，他就可以如愿以偿，那他就打错算盘了。他在这上头，光破费钱还不济事；他希望我回报他的爱情，就得对我掏出真心来，按照礼节，举行必要的仪式。

司卡班 他也是这种想法。他爱慕您，除掉好意和光明正大的念头以外，就没有别的。他有坏心思的话，我先不会管这种闲事的。

赛尔比奈特 你这么说，我也只好相信了；不过我看父亲那方面，不会答应这事的。

司卡班 我们有办法说合的。

雅散特⁽⁷⁴⁾ 正因为你我一样苦命，友谊也就容易建立了。我们两个人都是心惊胆战，都是前途并不乐观。

赛尔比奈特 您至少有一样比我强，您知道您父母是谁；您找到您父亲，有他给您的亲事作主张，就会得到男家父亲的同意，成全您一辈子的幸福。可是我就不同了，身世不明，这方面先没有丝毫指靠，偏偏男家父亲看重的又只是财产，我就别想希望人家能心回意转了。

雅散特 可是您也另有一种好处，就是不会有人对您的相好另提亲事。

赛尔比奈特 情人负心，不就顶顶可怕。一个人多少总有一点自信心，不怕情人远走高飞。我顶怕的就是那作父亲的，大权在握，正眼不拿你当人看待。

雅散特 哎呀！两个人正正经经要好，为什么中间就得起波折？彼此相爱，一点也没有障碍，该多称心啊！

司卡班 这您就错了：一帆风顺的爱情，其实寡味；过久了幸福生涯，我们也嫌腻味。生活需要忽起忽落：困难越多，劲头儿也就越冲，乐趣也就越大。

赛尔比奈特 我的上帝，司卡班，你那吝啬鬼老主人的钱，你定计骗到手，听说故事非常有趣，讲给我们听听吧。你知道，讲故事给我听，不会白讲的，单看我听故事那份儿喜欢，也要觉得很够本了。

司卡班 叫席耳外司特讲好了，他讲起来，和我一样好。我受了人家一点气，心里正在计划报复，等着有好玩的看呐。

席耳外司特 你何苦惹是生非，自讨苦吃？

司卡班 我喜欢试试有险可冒的事。

席耳外司特 我早已对你说过，还是相信我的话，放弃你先前的计划吧。

司卡班 对；可是我就相信自己。

席耳外司特 那有什么好开心的？

司卡班 管你什么屁事？

席耳外司特 原因是：我觉得，你犯不上冒不必要的险，挨一顿棍子。

司卡班 算了吧，棍子打在我的背上，又不是打在你的背上。

席耳外司特 话也是的，脊梁背是你自己的，你高兴要脊梁背怎么着就怎么着。

司卡班 这一类危险，从来吓不倒我。我就恨那些胆小鬼，因为先见之明太多，缩手缩脚，反而什么也不敢干。

赛尔比奈特⁽⁷⁵⁾ 我们离不开你啊。

司卡班 去吧，我一会儿就找你们来。人家使坏，让我自己坍自己的台，把不该让人晓得的秘密给摊出来，还不受惩罚，我说什么也不答应。

第二场 皆隆特，司卡班。

皆隆特 哎嘻，司卡班，少爷的事怎么样啦？

司卡班 老爷，少爷平安无事，不过现在是您、您自己，大祸临头啦。我巴不得您待在家里别出来才好。

皆隆特 出了什么事？

司卡班 我说话这时候，人家到处找您，要弄死您。

皆隆特 我？

司卡班 是啊。

皆隆特 “人家”是谁？

司卡班 就是奥克达弗娶的那个姑娘的哥哥啊。他认为他妹妹作太太作得好好儿的，都是您有意要把女儿嫁过去顶她，这门亲事才有了变卦；他这么一想不要紧，就横了心，要在您身上出这口恶气，把您害死，争回他的面子。他的朋友全像他一样是剑客，四处找您，访问您的下落。我亲眼见到他的伙伴、一群当兵的，逢人就问，三三两两，把住通公馆的各个路口。看情形您是回不得家了，随您左走一步也好，右走一步也好，都要落在他们的手心的。

皆隆特 我的好司卡班，我怎么办？

司卡班 我不晓得，老爷，这种事活要人命。我替您一想，就浑身上下打哆嗦……等一下。

〔他回转身子，走到舞台尽头，假装去看有没有人。〕

皆隆特 （哆嗦。）哎？

司卡班 （回来。）不，不，不，没有事。

皆隆特 你能不能想一个法子救我？

司卡班 我想是想出了一个，不过我怕我会挨揍的。

皆隆特 哎！司卡班，对我表表忠心，作作义仆吧：我求你了，别丢下我不管。

司卡班 我一定尽力。我一向对您感情深，见您有难不救，我忍不下这个心。

皆隆特 你放心好了，我会酬谢你的。我这件礼服，等我有点穿旧了，给你就是。

司卡班 等一下。我眼下就有一个东西，救您再相宜不过。您只要钻进这条口袋……

皆隆特 （以为有人来。）啊！

司卡班 不，不，不，不，没有人。我说，您只要钻到这里头，一动不动就成。我把您扛在背上，像扛一包东西一样，从您的仇人当中走过，就回到家了。您一到家，我们就好一面布置障碍物，一面派人向官府求救，提防他们行凶。

皆隆特 好主意。

司卡班 再好不过。您看就是了。（旁白。）你诽谤我，有你受的。

皆隆特 哎？

司卡班 我说您的仇人会让我们胡弄过去的。您躲在紧里头，尤其要当心，千万别往外探头，不管出什么事，都别晃荡。

皆隆特 看我的吧。我不会晃……

司卡班 藏起来：那边来了一个剑客找您。（改变声音。）“啥？咱不走运，杀不了皆隆特这小子？就没个人行好指点俺，他在啥地方？”（向皆隆特，用他本人的声音。）别晃荡。（又改变声音。）“妈的，你就是躲到地的顶里头，咱也要把你找到。”（向皆隆特，恢复原来声音。）别探头。（全部加斯科尼语言，作为他假装的人说的，此外是他本人的话。）“喂！扛口袋的。”先生。“咱赏你一个路易，指点一下俺，皆隆特在啥地方？”你找皆隆特先生？“可不，死他妈的！咱在找他。”先生找他有事？“你问有啥事？”对。“咱呀，妈的，要拿棍打死他狗日的。”哎呀！先生，他那样的人，不是棍子打得的，这样做是不行的。“啥，皆隆特这蠢驴、坏东西、臭叫化子？”先生，皆隆特先生不是蠢驴、坏东西、臭叫化子，请你说话放客气。“怎么？你眼里头简直没有俺。”人家是体面人，你糟蹋人家，我卫护两句，也是应该的。“你是皆隆特这小子的朋友？”是啊，先生，我是他的朋友。“啊！妈的，你是他的朋友，那就好

咧。”（他拿棍子打了几下口袋。）“着。咱揍你，就当揍他。”哎唷，哎唷，哎唷！哎唷，先生！哎唷，哎唷，先生！使不得。哎唷，轻点儿，哎唷，哎唷，哎唷！“好，带俺这几棍见他去好咧。再见！”哎唷！加斯科尼这家伙简直不是东西！哎唷！（一边喊疼，一边摇背，好像他真挨了棍子打似的。）

皆隆特 （从口袋内探出头来。）哎唷！司卡班，我受不了啦。

司卡班 哎唷！老爷，我可叫人打狠啦，肩膀疼死我啦。

皆隆特 怎么？他打的是我的肩膀。

司卡班 老爷，不对，他打的是我的后背。

皆隆特 你扯到哪儿去啦？我明明觉得挨打，现在还觉得疼。

司卡班 不是的，我说，是棍子的尖尖头扫到了您的肩膀。

皆隆特 那你就该往远闪开点儿，免得我……

司卡班 （又把他的头捺进口袋。）当心。又来了一个人，模样像是外国人。（语言改变与舞台动作，和加斯科尼人那一段相同。）

“天呀，我跑的来像个巴司克人⁽⁷⁶⁾，整日天寻勿着皆隆特底个死老头子？”藏好了。“老兄，对勿起，请依讲一讲，我勒拉寻皆隆特底个坏坯子，依阿晓得伊勒拉啥地方？”先生，我不知道皆隆特在什么地方。“依老老实实搭我讲，我也勿想难为伊，顶多也不过勒伊背皮上打脱十几棍，胸口头杵伊三五剑。”说真的，先生，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觉着像煞有啥物事勒拉袋袋里向动。”你看花眼啦，先生。“格里向一定有花样经。”先生，什么也没有。“我有心对底个袋袋里向杵伊一剑。”啊！先生，千万别这么做。“好让我看看底格里向到底是啥物事。”先生，使不得。“哪能啊？勿成功啊？”我扛的东西，你想看呀，办不到。“我啊，偏生要看看，我。”你看不成。“啊！依勿要多讲！”里头是我的旧衣服。“依倒是爽爽气气打开来把我

看。”我不干。“侬勿肯？”不干。“我呀，拿这棍子打杀侬。”我不在乎。“啊！侬嘎坏啊。”⁽⁷⁷⁾哎唷，哎唷，哎唷，哎唷，先生，哎唷，哎唷，哎唷，哎唷。“再会：侬讲闲话勿讲道理，我现在叫侬尝尝味道，下趟还敢哦。”哎唷！这叽里咕噜的野人就欠黑死病！哎唷！

皆隆特 （从口袋内探出头来。）哎唷！打坏了我了。

司卡班 哎唷！我活不成了。

皆隆特 妈的，他们为什么非打我的后背不可？

司卡班 （又把他的头捺进口袋。）当心，那边有六七个兵在一起。

（他学几个人的声音。）“走啊，想法子找出皆隆特这小子；四处找啊，别心疼我们的脚步，跑遍全城。一个地方也别漏掉。是地方就看。四面八方寻查。我们怎么走好？朝那边转。不对，这边走。往左去。往右去。不对。对的。”⁽⁷⁸⁾藏好了。“啊！弟兄们，他是他的听差。好，混账东西，你主人在哪儿，你非告诉我们不可。”哎，先生们，别打我。“好，告诉我们他在哪儿。说。快。赶快。马上。现在。”哎，先生们，别急。（皆隆特从口袋内稍稍探出头来，发觉司卡班的诡计。）“你要是不立刻帮我们找出你主人来，看我们不把你揍个稀烂的。”再大的苦我也受，就是不说我主人待的地方。“我们要揍你啊。”请便。“你倒愿意挨打啊。”我决不出卖我的主人。“啦！你愿意尝尝味道？受吧……”哦！

〔他准备打，皆隆特爬出口袋，司卡班逃掉。〕

皆隆特⁽⁷⁹⁾ 啊，不要脸的东西！啊，奸细！啊，恶棍！原来是你这样害我呀。

第三场

赛尔比奈特，皆隆特。

赛尔比奈特⁽⁸⁰⁾ 哈，哈，我想吸吸新鲜空气。

皆隆特⁽⁸¹⁾ 我不逮住你出气啊，誓不为人。

赛尔比奈特⁽⁸²⁾ 哈，哈，哈，哈，故事真好玩！老头子成了冤大头！

皆隆特 这没有什么好玩的；你没有什么好笑的。

赛尔比奈特 什么？先生，你说什么？

皆隆特 我是说，你不应该笑话我。

赛尔比奈特 笑话你？

皆隆特 对啦。

赛尔比奈特 怎么？谁想着笑话你来的？

皆隆特 那你干什么冲我乐？

赛尔比奈特 我乐我的，不和你相干。我方才听人说起一桩事来，太逗眼了，不由就一个人笑起来了。我不知道我笑，是不是为了同我有关系；不过我从来没有想到天下事有这么好笑的，新近有一个儿子要钱用，把父亲耍得团团转。

皆隆特 儿子要钱用，把父亲耍得团团转？

赛尔比奈特 是呀。哪怕你不求我讲，我也高兴讲给你听。我这人知道了什么故事，巴不得别人也知道。

皆隆特 我就求你讲给我听听。

赛尔比奈特 我呀，求之不得。讲给你听，对我也无所谓，反正事情瞒人也瞒不长久的。我不走运，落在叫作埃及人的那帮人手里，

他们一省一省荡来荡去，给人算算命，有时候还干许多旁的事。到了这个城市，有一个年轻人看见我，起了爱慕的心思。从那时候起，他一步也不离开我，开头像一般年轻人一样，以为只要说话，有上三言两语，也就马到成功了；后来他见我心高气傲，这才换了想法。他对带我的那些人谈起他的痴情，他们一见有钱进账，就愿意把我留给他。不过糟糕的是，我这位情人，处境就和大部分公子相仿，就是说，手边无银；他父亲很富，然而十分吝啬，是世上顶坏不过的人。等一下。我不见得会忘掉他的名字吧。哎呀！帮我想想看。本城有谁出名顶吝啬来的？你能不能说一两个给我听听？

皆隆特 不知道。

赛尔比奈特 他的名字有隆……隆特两个字。奥……奥隆特。不对。

皆……皆隆特，对了，皆隆特，就是它；坏人就叫这个名字，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我说起的那个吝啬鬼。话说回来，我们那帮人打算今天离开本城，我的情人因为没有钱，眼睁睁看着要把我丢了，幸而他有一个聪明的用人，想出主意救他，从他父亲那边把钱骗到手，这才没有把我丢了。用人的名字，我记得牢极了：他叫司卡班；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夸奖他的话，他句句都配。

皆隆特⁽⁸³⁾ 啊！混账东西！

赛尔比奈特 这就是他骗他的冤大头使的计。哈，哈，哈，哈。我一想起来，就笑个半死。哈，哈，哈。他找那个吝啬鬼去了，哈，哈，哈；说他和他儿子在码头散步，嘻，嘻，他们看见一条土耳其战船，有人请他们到船上去；一个土耳其年轻人请他们用点心，哈；他们正在吃东西，就见船开到海里去了；土耳其人打发他独自一个人，坐了小船上岸，带话给他小主人的父亲，说他不立刻送五百艾居过来，就把他的儿子带到阿尔及利亚去。哈，哈，哈。那个吝啬鬼、那个坏人一听这话，急得不得了；他不知

道疼儿子好，还是疼他的钱好，心乱死了。人家问他要五百艾居，简直等于扎他五百刺刀。哈，哈，哈。要他掏这笔钱，就像掏他的心肝一样舍不得，所以他呕尽心血，想出种种滑稽方法，救他儿子。哈，哈，哈。他想报官到大海捉拿土耳其战船。哈，哈，哈。他央告听差，替回他儿子来，等他筹好了钱赎他。其实不是没有钱，是他不想拿出钱来。哈，哈，哈。他想变卖四五件旧衣服，来凑五百艾居，可是衣服连三十艾居也不值。哈，哈。他每建议一次，听差就点破一次他的建议荒谬，他于是越想越苦恼，想一回，就说一句：“可他上那条战船有什么鬼事干啊？啊！该死的战船哟，这个奸诈的土耳其人哟！”总而言之，经过几番周折，又是哼唧，又是叹气……可是我讲的故事，我觉得你听了一点也不笑。你倒说怎么样？

皆隆特 我说呀，年轻人是一个死鬼、一个目无尊长的东西，他愚弄父亲，父亲不会饶他的；埃及姑娘是一个不明事理、不守规矩的丫头，她辱骂体面人，到本地败坏好人家子弟，他要叫她尝尝厉害的；听差是一个恶棍，不到明天，皆隆特就要打发他上绞刑架的。

第四场

席耳外司特，赛尔比奈特。

席耳外司特 您跑到这儿胡闹什么？您晓得方才和您说话的那人就是您情人的父亲吗？

赛尔比奈特 我适才也疑心到了。我没有往这上头想，就对他本人讲起他的故事来了。

席耳外司特 怎么，他的故事？

赛尔比奈特 是呀，我一脑子都是这个故事，直想学给别人听。听就听吧，有什么关系？活该他生气，对我们不会好到哪儿去，可我看也不会坏到哪儿去。

席耳外司特 您也太爱闲磕牙了。自己的事都瞒不了人，您也真叫舌头长啦。

赛尔比奈特 难道他不会听别人讲吗？

第五场

阿尔冈特，席耳外司特⁽⁸⁴⁾。

阿尔冈特⁽⁸⁵⁾ 喂！席耳外司特。

席耳外司特⁽⁸⁶⁾ 回家去吧。我主人在喊我。

阿尔冈特 混账东西，原来你们是勾搭好了的啊。司卡班和你和我儿子，你们勾搭好了来胡弄我啊。你以为我容忍得了？

席耳外司特 老爷，说实话，司卡班糊弄您，可没有我的份，我担保里头没有我的干系。

阿尔冈特 回头再说，死鬼，回头再说好了。反正拿我当傻瓜呀，不那么方便。

第六场

皆隆特，阿尔冈特，席耳外司特。

皆隆特 啊！阿尔冈特先生，你看我出尽了丑。

阿尔冈特 你看我也是一肚子气。

皆隆特 司卡班这死鬼，使诡计骗了我五百艾居。

阿尔冈特 就是这司卡班，也使诡计，骗了我两百皮司陶耳。

皆隆特 他骗了五百艾居还不知足，又狠收拾了我一场，怎么收拾，我简直不好意思出口，不过我饶不了他。

阿尔冈特 他作弄我，我要他对我交代明白。

皆隆特 我要世人看看他的好下场。

席耳外司特⁽⁸⁷⁾ 但愿上天保佑，我不在内！

皆隆特 不过阿尔冈特先生，祸不单行，倒楣的事还不止此。我本来希望今天见到我女儿，我老来也就指望她安慰我了，可是方才我听我派去的人讲，她早就离开了大兰多，有人以为她乘的那条船沉了，她怕遇险了。

阿尔冈特 那你为什么，请问，留她在兰多，不把她带到身边，享享天伦之乐？

皆隆特 我也是出于不得已啊。我续弦的事，家里不赞成，我到现在还不得不保守秘密，可我看见谁啦？

第七场

乃莉娜，阿尔冈特，皆隆特，席耳外司特。

皆隆特 啊！是你，奶妈。

乃莉娜 （跪在他面前。）啊！庞道尔弗老爷……

皆隆特 别叫我这个名字，叫我皆隆特吧。我在大兰多，不得不拿真姓名瞒着你们，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

乃莉娜 哎呀！您改名换姓不要紧，我们来这儿找您，可为您改名换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艰辛！

皆隆特 小姐和她母亲在什么地方？

乃莉娜 老爷，小姐离这儿不远。不过您没有见她以前，我先求您宽恕我把她嫁给了人，原因是我找不到您，我和她无依无靠，只好擅自作主了。

皆隆特 小姐嫁了人？

乃莉娜 是啊，老爷。

皆隆特 嫁给谁？

乃莉娜 一个叫作奥克达弗的青年人，是一位阿尔冈特先生的少爷。

皆隆特 上天保佑！

阿尔冈特 会有这种巧事！

皆隆特 带我们，带我们快到她住的地方去。

乃莉娜 你们走进这家房子，就看见她了。

皆隆特 你前头走。跟我来，跟我来，阿尔冈特先生。

席耳外司特⁽⁸⁸⁾ 这事可真出人意外！

第八场 司卡班，席耳外司特。

司卡班 哎嘻！席耳外司特，我们那帮老少怎么样啦？

席耳外司特 我有两件事奉告：一件事是奥克达弗已经没有事了。我们的雅散特姑娘原来就是皆隆特老爷的女儿。另一件事是两个老头子口口声声要收拾你，决不饶你，特别是皆隆特老爷。

司卡班 没有什么。他们吓唬我们的，从来没有能把我怎么样了；好比天上的黑云彩，过是过来了，可是离我们的头还有老远。

席耳外司特 你还是小心些好：儿子很可能跟父亲又好起来，把难题留给你一个人承当。

司卡班 你看我的，我有法子息他们的怒……

席耳外司特 走开，他们出来啦。

第九场

皆隆特，阿尔冈特，席耳外司特，乃莉娜，雅散特。

皆隆特 好，女儿，跟我回家去。我要是能见到你母亲和你在一起的话，我就分外喜笑颜开了。

阿尔冈特 才说起奥克达弗，他就来了。

第十场

奥克达弗，阿尔冈特，皆隆特，雅散特，乃莉娜，赛尔比奈特，席耳外司特。

阿尔冈特 过来，儿子，你的亲事逢凶化吉，我们正在开心，你来和我们一道高兴高兴吧。老天爷……

奥克达弗 （没有看见雅散特。）不，爸爸，您说的那门亲事，我应承不了。我用不着再隐瞒您，想必您已经知道我结了婚了。

阿尔冈特 对；不过你不知道……

奥克达弗 我全知道。

阿尔冈特 我要告诉你的是，皆隆特先生的女儿……

奥克达弗 皆隆特先生的女儿永远同我不相干。

皆隆特 她就是……

奥克达弗⁽⁸⁹⁾ 不成，先生；我打定了主意，您就饶了我吧。

席耳外司特⁽⁹⁰⁾ 您听我说……

奥克达弗 不，我什么也不要听，你就给我住口吧。

阿尔冈特 你女人……

奥克达弗 不，您听我说，爸爸，我宁死也不抛弃我可爱的雅散特。

（跨过舞台，走向她。）是的，您说什么也不中用，她就是我要娶的那位姑娘；我一辈子就爱她一个人，别人我不要。

阿尔冈特 好！我要你娶的就是她。活活儿一个冒失鬼，死心眼儿死到底！

雅散特⁽⁹¹⁾ 是啊，奥克达弗，他就是我找到的父亲，我们平安无事啦。

皆隆特 到舍下去，我们在那边比在街上谈话要适意多了。

雅散特 啊！爸爸，这位可爱的姑娘，您也看见了，我求您别让她和我分开。她是一个好姑娘，您熟识过后，一定会敬重她的。

皆隆特 一个你哥哥喜爱的姑娘，方才当着我的面，又糟蹋了我一场，你也好要我收留下来？

赛尔比奈特 先生，我求您高高手吧。我知道是您呀，也就不会那样说话啦。我晓得您，也只是听人说起罢了。

皆隆特 说起我什么？

雅散特 爸爸，哥哥爱她，一点没有什么不正经的地方，至于人品，我保证她好。

皆隆特 就算很好吧，难道你要我儿子跟她结婚不成？一个来历不明、走江湖的姑娘？

第十一场

赖昂德，奥克达弗，雅散特，赛尔比奈特，阿尔冈特，皆隆特，席耳外司特，乃莉娜。

赖昂德 爸爸，您别埋怨我爱上一个来历不明、无家无业的姑娘。收我赎她的钱的那些人，方才对我讲：她是本城人，还是正经人家女儿，他们在她四岁上把她拐出来的。他们给了我一只镯子，可能帮我找到她的亲人。这就是。

阿尔冈特 哎呀！看这镯子，她正是我女儿，我丢她那年，正是你说起的岁数。

皆隆特 你女儿？

阿尔冈特 对，是她，我看她的脸相，活脱脱就是。

雅散特 天呀！出奇的事可真多！

第十二场

卡尔，赖昂德，奥克达弗，皆隆特，阿尔冈特，雅散特，赛尔比奈特，席耳外司特，乃莉娜。

卡 尔 啊！老爷，方才出了一件祸事。

皆隆特 什么？

卡 尔 可怜的司卡班……

皆隆特 这混账东西我正要叫人绞死。

卡 尔 哎呀！老爷，您用不着操这份儿心。他路过一家房子，正在动工，石匠的锤子恰好落在他头上，不偏不倚，砸开了骨头，露出整个儿脑浆。眼看他就要死啦，他求人把他抬到这儿，有话要在死前和你们说明了。

阿尔冈特 他在哪儿？

卡 尔 那不是。

最后一场 司卡班，卡尔，皆隆特，阿尔冈特，等等。

司卡班 （两个人抬着他，头上裹着布，模样像是受了重伤。）哎
唷，哎唷。老爷，你们看我……哎唷，你们看我这副可怜样子。
哎唷。我得罪了许许多多的人，不来求他们饶恕，我就闭不了眼
睛。哎唷。是啊，老爷，在我没有咽气以前，我有什么对不住你
们的地方，我诚心诚意恳求你们饶了我，尤其是阿尔冈特先生，
还有皆隆特先生。哎唷。

阿尔冈特 我这方面，饶你就是。好，放心死吧。

司卡班⁽⁹²⁾ 老爷，我顶对不住您了，拿棍子打……

皆隆特 别说下去啦，我也饶了你啦。

司卡班 在我也真是忒放肆，居然拿棍子打……

皆隆特 别提啦。

司卡班 我临死说不出有多难过，一想到拿棍子打……

皆隆特 我的上帝！住口。

司卡班 我悔不该拿棍子打您……

皆隆特 住口，我说，我全忘啦。

司卡班 哎呀！真是好人！不过，老爷，您是真心饶我拿棍子打……

皆隆特 哎！是真心。这话就别再说啦。我统统饶你，也就是了。

司卡班 啊！老爷，您这话才一出口，我就心定了。

皆隆特 对，可是我饶你也得你死才行。

司卡班 怎么，老爷？

皆隆特 你一有命，我就收回饶你这句话。

司卡班 哎唷，哎唷。我觉得我又支不住啦。

阿尔冈特 皆隆特先生，看在喜事分上，就该大大方方饶他才是。

皆隆特 好吧。

阿尔冈特 我们一道去用晚饭，痛痛快快乐它一回吧。

司卡班⁽⁹³⁾ 还有我，趁我还没有咽气，把我抬到饭桌一旁吧。

(1) 原作是散文体。1671年5月24日，第一次演出；同年刊印。

(2) 指一般算命行乞的游民。

(3) 司卡班 (Scapin) 这个人物来自意大利职业喜剧，他是一个定型听差，叫作司卡皮漏 (Scappino)，属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舞台造型，戴假面具。“司卡皮漏”这个字可能来自意大利字“司卡怕赖” (Scappare)，本义是“溜掉”。他不是看见危险就溜的懦夫，便是能化险为夷的聪明人。莫里哀演这个角色，不戴面具，性格也有改变。

(4) 1734年版，“无赖”改为“司卡班的朋友”。

(5) Tarente，在意大利南部大兰多湾。

(6) 佛司达 (futaine) 布是开罗近郊佛司达 (Fostat) 的出品：一种掺和麻线的棉布。

(7) 1734年版增添：“（向奥克达弗。）”

(8) 1734年版增添：“（向司卡班。）”

(9) 应当增添：“（向席耳外司特。）”

(10) 1734年版增添：“（旁白。）”

(11) 1734年版增添：“（指着司卡班。）”

(12) 1734年版增添：“（向雅散特。）”

- (13) 1682年版增添：“（向雅散特。）”
- (14) 1730年版增添：“（向奥克达弗。）” 1734年版在这里另分一场，雅散特下。
- (15) 1682年版增添：“（他溜走了。）”
- (16) 1734年版增添：“（在舞台后部。）”
- (17) 1734年版增添：“（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 阿尔冈特看见席耳外司特以前，一直是自言自语。
- (18) 1734年版增添：“（向席耳外司特。）”
- (19) 1734年版增添：“（向席耳外司特。）”
- (20) 1734年版增添：“（旁白。）” 司卡班一直旁白，到“到时候再说”为止。
- (21) 1734年版增添：“（向司卡班。）”
- (22) 1734年版增添：“（望见席耳外司特。）”
- (23) 1734年版增添：“（向席耳外司特。）”
- (24) 1734年版增添：“（指着席耳外司特。）”
- (25)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26) 1734年版增添：“（指着席耳外司特。）”
- (27) 1734年版增添：“（向席耳外司特。）”
- (28) 1734年版增添：“（向席耳外司特。）”
- (29)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30) “劳役”原文是“摇船”。当时囚犯多被送到海上摇船。
- (31)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32) 1734年版，赖昂德上，另分一场。
- (33) “桶”，原文是“嘎尔斗”（quartaut），合六公斗七公升。
- (34)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35) 人狼（loup-garou）是一种巫师，夜晚变成狼的模样，到外头害人。
- (36) 1734年版，下面另分一场，卡尔下。

- (37) 1734年版增添：“（向奥克达弗。）”
- (38) 1734年版增添：“（向赖昂德。）”
- (39) 1734年版增添：“（向奥克达弗。）”
- (40)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41) 1734年版增添：“（以为就是自己一个人。）”
- (42) “检察官”原文是“代理检察官”（substituts），在法庭上有权代行检察官的职务。“报事员”（rapporteurs）是在法庭上讲解案情的官员。
- (43) 答辩（conseils）：按照1667年规定，代诉人每代被告答复原告人一项控诉，被告人就要付酬十五苏。控诉项目愈多，被告人负担愈重。提证件（productions）：代诉人每为被告提出一次有利证件，被告人就得付酬。代诉人为被告工作的这一天，被告应付这一天的工资。
- (44) 抽查文件的权利：当时律师的文件都放在一只提囊里头，抽查相当费事。
- (45) 当时法院任何官员都是捐买到手的，而且是世袭的，所以营私舞弊也就是当然的了。
- (46) 1682年版增添：“（剑客打份。）”
- (47) 这是法国对待强盗的一种刑法，先打坏犯人四肢与胸骨，然后仰天捆在一个平放的轮子上待毙。大革命时废除。
- (48) 1734年版增添：“（瞥见阿尔冈特。）”
- (49) 1734年版增添：“（向阿尔冈特。）”
- (50) 1734年版把动作改成：“（乱摇阿尔冈特的手。）”
- (51) 1734年版增添：“（转向阿尔冈特和司卡班这一边。）”
- (52) 1734年版，下面另分一场，席耳外司特下。
- (53)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54) 1682年版增添：“（假装没有看见皆隆特。）”
- (55)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56) 1734年版增添：“（在台上跑东跑西，装作没有听见、看见皆隆特。）”
- (57) 1734年版增添：“（跟着司卡班跑。）”
- (58) 1734年版增添：“（揪住司卡班。）”

- (59)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60) 1734年版把动作改成：“（从他的衣袋取出钱包，给司卡班看。）”
- (61) 1734年版增添：“（伸出手去。）”
- (62) 1734年版增添：“（做出想拿钱包给司卡班的样子，却又不放手。）”
- (63) 1734年版增添：“（又伸出手去。）”
- (64) 1734年版增添：“（重复同样的动作。）”
- (65) 1734年版增添：“（总伸出手去。）”
- (66) 1734年版增添：“（总伸出手去。）”
- (67) 1734年版增添：“（总伸出手去。）”
- (68) 1734年版增添：“（总伸出手去。）”
- (69) 1734年版增添：“（总伸出手去。）”
- (70)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71) 1734年版增添：“（向奥克达弗。）”
- (72) 1734年版增添：“（向赖昂德。）”
- (73) 1734年版增添：“（向赛尔比奈特。）”
- (74) 1734年版增添：“（向赛尔比奈特。）”
- (75) 1734年版增添：“（向司卡班。）”
- (76) Basque，西班牙和法国交界一带的山地居民，行走如飞，善于山地作战。
- (77) 1734年版增添：“（拿棍子打口袋，像自己挨了打一样喊叫。）”
- (78) 1734年版增添：“（向皆隆特，恢复正常声音。）”
- (79)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80) 1734年版增添：“（笑，没有看见皆隆特。）”
- (81) 1734年版增添：“（旁白，没有看见赛尔比奈特。）”
- (82) 1734年版增添：“（没有看见皆隆特。）”
- (83)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84) 1734年版，赛尔比奈特在场。

- (85) 1734年版增添：“（在舞台后面。）”
- (86) 1734年版增添：“（向赛尔比奈特。）”
- (87) 1734年版增添：“（旁白。）”
- (88) 1734年版增添：“（一个人。）”
- (89) 1734年版增添：“（向皆隆特。）”
- (90) 1734年版增添：“（向奥克达弗。）”
- (91) 1734年版增添：“（指着皆隆特。）”
- (92) 1734年版增添：“（向皆隆特。）”
- (93) 按照传统的演法，司卡班被凯旋般抬走以前，在台上一跃而起，站直了。

艾斯喀尔巴雅斯伯爵夫人⁽¹⁾

演 员

艾斯喀尔巴雅斯伯爵夫人

伯 爵 她的儿子。

玉 莉 子爵的情人。

子 爵 玉莉的情人。

狄包及耶先生 法官⁽²⁾，伯爵夫人的情人。

哈班先生 丁赋局局长⁽³⁾，伯爵夫人的另一情人。

包比奈先生 伯爵夫人的家庭教师。

昂德莱 伯爵夫人的丫环。

小约翰 狄包及耶先生的跟班。

蝗 虫⁽⁴⁾ 伯爵夫人的跟班。

景在昂古赖莫⁽⁵⁾

第一场 玉莉，子爵。

子 爵 什么？小姐，你早就来啦？

玉 莉 是啊，克莱昂特，你也不嫌难为情。两下约会好了，男的末一个来，太不像话啦。

子爵 世上没有讨厌鬼的话，我一小时以前就到了这儿。一个贵人真讨厌，路上拦住我，问我朝廷有没有什么新闻，其实也就是找借口，对我卖弄那些莫名其妙的奇闻罢了。这些伟大消息家，到处贩卖他们道听途说的掌故。你知道，这成了小城镇的祸殃。老头子先拿两张纸给我看，上面密密麻麻，连边也写满了造谣生事的老生常谈。他告诉我，全有真实来历。随后他显出一副神秘模样，不怕我嫌烦，从头到尾，念《荷兰周刊》⁽⁶⁾上面那些趣味恶劣的东西给我听。他拥护这种刊物。在他看来，这位作家笔尖儿横扫法兰西，单是才气，就打垮了我们全部队伍。说着说着，他就不顾一切，议论各部大臣，左一句错，右一句不好，甭想他会有完有了。听他讲话，他比参加御前会议的人们知道内幕还要知道得详细。他说起国家大事来了如指掌，似乎每一件事，他都晓得来龙去脉。他拆穿内幕，说破邻邦的政策，照他的想法解释欧洲发生的大小事件。连非洲、亚洲也逃不出他的掌握，教士约翰和大可汗的最高会议⁽⁷⁾，他也全有情报。

玉莉 你用足了心思找漂亮话解释，一方面让我听起来有趣，一方面让我也容易原谅你。

子爵 美丽的玉莉，我确实是为了这个缘故来晚的。我要是有意找漂亮借口的话，我只要对你说：你怪我姗姗来迟，可是你挑的会面地点，我先腻味；你硬要我充这家女主人的情人，可是这样一来，我还真怕头一个来到这儿。我假装爱她，仅仅为了讨你欢喜，所以也就只有在众人面前嘻嘻哈哈，拿她打趣，我才忍受得了这种限制。你磨难我，要我和这位滑稽伯爵夫人在一起谈心，我这方面真是避还避不及。总而言之，我来这儿也就是为了你的缘故，所以我说什么也希望你先到。

玉莉 你这人心眼灵活，犯了过失，总有话来抵挡，我们太清楚你这一手儿了。其实，你早来上半个钟头，我们也有好一阵工夫在

一起了：因为我来到这儿，发现伯爵夫人出去了。你用她的名义叫人演喜剧⁽⁸⁾给我看，我相信，她一定是满城宣扬去了。

子爵 可是，小姐，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结束这种限制，让我少花几个钱来买看你的幸福啊？

玉莉 父母同意的时候。可是我怕这一天还到不了。你和我一样知道，我们两家在闹纠纷，你我到别处见面不可能，我的兄长，还有你的父亲，不会答应你我相好的。

子爵 他们结仇，你我难得会在一道，你做什么又逼我假装爱别人，把我在你身旁的时间白白糟蹋掉？

玉莉 为了更好掩护我们的爱情啊。再者，对你实说了吧，你所说的假装爱别人，对我是一出非常有趣的喜剧，我不知道你今天叫人给我们演的这出喜剧，会不会使我更开心。我们这位艾斯喀尔巴雅斯伯爵夫人，一年到头夸耀门第，她本人就是戏台子上一个逗笑人物。她新近去了一趟巴黎，回到昂古赖莫，妙事越发层出不穷了。她呼吸了一下宫廷空气，变得分外滑稽，天天都有笑话传出来。

子爵 对，可是你也不想想，这种游戏，你看了开心，可是我受活罪。一个人像我这样真心爱你，装假是装不成的。我情愿用我的时间，对你解说我的热情。然而这种游戏只是浪费我的时间，牺牲我的爱情；美丽的玉莉，这太残酷。昨天晚上，我写了几句诗发泄，你不要我背给你听，我也忍不住要背给你听，背自己的作品给别人听，已经成了诗人名下一种难割难舍的恶习了。

《意丽丝，你让我受罪受的太久》：

“意丽丝”你明白是代替玉莉用的。

意丽丝，你让我受罪受的太久，

我执行命令，却也低声怨尤：

心中无限痛苦，不许说出，

说也只是感觉不到的爱慕。

我为你的眼睛叹气难过，

你也好眼中无人，拿我作乐？

难道为了美貌受罪还嫌轻，

再得为你的娱乐受罪才行？

同时受难两次，也未免太狠。

不许我讲也罢，许讲也罢，

在我的心头，一样都是残忍。

爱，点着了心；限制，拿它冻成冰。

要是你一点也不会怜惜的话，

假意是死，真心我也活不成。

玉 莉 我看你诗上说的，比实在情形苦多了。不过，诗人们有权利信口开河，配合一时的诗兴，撒撒谎，抱怨抱怨：情人残忍。不过，你把诗写出来送我，我会很高兴的。

子 爵 背给你听就够了，我可不要写出来送你。一个人偶尔发发疯写写诗，倒也无妨，可是拿给人看，大可不必了。

玉 莉 你就别假意谦虚了吧，反正不顶事；大家知道你才思骏发，所以你藏起诗来，不给我看，我觉得倒是多余。

子 爵 我的上帝！小姐，说起这话，还是请你多加小心，在社会上冒充才子，不是好事。这样做，显出某种滑稽情调，很容易被人

看出来的，我们有些朋友就是我的榜样。

玉 莉 我的上帝！克莱昂特，你说归说，我看你巴不得拿诗送给我，我要是装出不在乎的样子，你倒反而窘了。

子 爵 我？小姐！你在开我的玩笑。我算不得什么诗人，你别以为我会……不过，你那位艾斯喀尔巴雅斯伯爵夫人来了。我走另一个门出去，免得撞见了她。我应你的娱乐，我趁这时候，也先去料理一下。

第二场 伯爵夫人，玉莉。(9)

伯爵夫人 啊，我的上帝！小姐，就你孤单单一个人？真糟！单单一个人？底下人好像告诉我，子爵在这儿来的。

玉 莉 不错，他来过，可是他一听说你不在，就又出去了。

伯爵夫人 怎么，他看到你啦？

玉 莉 看到啦。

伯爵夫人 他没有陪你说说话儿？

玉 莉 没有，夫人；他希望这样表示：他在全心全意爱你。

伯爵夫人 他这样做，我可真要不答应他啦。不管他爱我爱到什么地步，我喜欢爱我的男子对姑娘礼貌周到。有些女人，心眼儿窄，看见情人对别的漂亮女人不礼貌就开心，我不是那种女人。

玉 莉 夫人不必为他的行为感到惊奇。他一举一动显着爱你，除去看你之外，就谁也不要看。

伯爵夫人 我相信我能引起强烈的痴情，感谢上帝，我觉得自己也还好看、年轻、有身份。可是我惹人爱，并不禁止对别人彬彬有礼

(10)。跟班，你待在这儿干什么？难道没有前厅好待，听见喊再进来！简直怪气，人在外省就找不到一个跟班懂规矩。我在对谁讲话？小坏包，你去不去外头(11)？丫环们，过来。

昂德莱 太太，什么事？

伯爵夫人 头上的纱给我拿下来。笨丫头，轻点，看你这双笨手，把我的头揪什么样！

昂德莱 太太，我尽量往轻里揪就是。

伯爵夫人 对，可是你尽量往轻里揪，对我的头来说，就重得不得了，看你连我的脖子也扭啦。拿好我的手笼。别拿东西在地上拖过来拖过去。放到我的衣库去。喂，你到哪儿去，你到哪儿去？这蠢丫头，她打算干什么？

昂德莱 太太，我照你说的，打算搁到茅房(12)。

伯爵夫人 啊，我的上帝！不懂事的东西(13)！小姐，请你原谅我(14)。我对你说的是我的衣库，大笨蛋，就是搁衣服的地方。

昂德莱 太太，难道宫里头把衣橱叫衣库？

伯爵夫人 是啊！笨蛋，他们这样叫搁衣服的地方。

昂德莱 太太，我记住就是了，还有你的搁楼，要叫家具库(15)。

伯爵夫人 教育这些畜牲，真不简单。

玉 莉 夫人，她们有你指教，我觉得非常幸运。

伯爵夫人 她是我的奶妈的女儿，我当随身丫环使唤，她还不凑手。

玉 莉 夫人心善，像你这样待家人的，世上罕见。

伯爵夫人 来，端座儿过来。喂！跟班，跟班，跟班。说真的，简直可恶，喊不到跟班给你搬座儿。丫环们，跟班们，跟班们，来人呀。我看我的底下人死光了，我们非自己动手搬座儿不可(16)。

昂德莱 太太有什么吩咐？

伯爵夫人 你们要人喊破嗓子。

昂德莱 我拿你的手笼和你的头纱搁到你的衣橱……我说，你的衣库。

伯爵夫人 给我把那个跟班小坏包叫进来。

昂德莱 喂！蝗虫。

伯爵夫人 蠢丫头，别喊蝗虫，喊跟班。

昂德莱 那么，就是跟班，不是蝗虫，进来，太太有话。我看他耳朵聋了。蝗……跟班，跟班⁽¹⁷⁾。

蝗 虫 什么事？

伯爵夫人 小鬼头，你这半天在哪儿？

蝗 虫 太太，在街上。

伯爵夫人 干什么在街上？

蝗 虫 你叫我到外头的。

伯爵夫人 我的朋友，你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家伙。你应当知道“外头”在贵人用来，意思就是说“前厅”。昂德莱，你记好了，回头叫我的侍童⁽¹⁸⁾给这小坏包一顿鞭子。这小家伙就改不过来。

昂德莱 太太，你的侍童是什么意思？你说的是不是打杂儿的查理？

伯爵夫人 住口，你这傻东西；一开口就是蠢话⁽¹⁹⁾。端过座儿来⁽²⁰⁾。你去拿我的银烛台，点上两枝蜡烛，天已经黑了。你干什么瞪直了眼睛看我？

昂德莱 太太……

伯爵夫人 怎么，“太太”？什么事？

昂德莱 是……

伯爵夫人 什么？

昂德莱 是我没有蜡烛。

伯爵夫人 怎么，你没有？

昂德莱 没有，太太。有也只有油烛。

伯爵夫人 蠢丫头！前几天我不是叫买蜡烛来的？搁到哪儿啦？

昂德莱 自打我来到这儿，就没有见过。

伯爵夫人 走开，混账东西。我要打发你回你的爹妈家去。给我拿一杯水来⁽²¹⁾。小姐。

〔请她就座。

玉 莉 夫人。

伯爵夫人 啊！小姐。

玉 莉 啊！夫人！

伯爵夫人 我的上帝！小姐。

玉 莉 我的上帝！夫人。

伯爵夫人 哦！小姐。

玉 莉 哦！夫人。

伯爵夫人 哎！小姐。

玉 莉 哎！夫人。

伯爵夫人 哟！请，小姐。

玉 莉 哟！请，夫人。

伯爵夫人 小姐，我是在自己家，这你是同意的了。小姐，你是拿我
当做内地女人看啊？

玉 莉 夫人，我可不敢⁽²²⁾！

伯爵夫人⁽²³⁾ 看，不懂事的东西，我喝水要用茶托。我告诉你，去
给我找一个茶托来。

昂德莱 蝗虫，什么叫做茶托？

蝗 虫 茶托？

昂德莱 对。

蝗 虫 不知道。

伯爵夫人 你怎么不走啊？

蝗 虫 太太，我们两个全不知道什么叫做茶托。

伯爵夫人 记着，茶托就是一种碟子，拿玻璃杯放在上头。人要想伺
候得好呀，就得住在巴黎！眼梢轻轻一转，人就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好！蠢牛，我叫你这么端来的？把碟子搁在底下。

昂德莱 这还不容易。

〔昂德莱失手打碎玻璃杯。〕

伯爵夫人 好！看你冒失不冒失？你得赔我。

昂德莱 好！太太，对，我赔。

伯爵夫人 看这个笨人、这个蠢丫头、这个笨蛋、这个……

昂德莱 （走开。）太太，我说过了赔，再骂我，我可不受。

伯爵夫人 给我滚得远远的。⁽²⁴⁾说真的，小姐，小城镇就是一个怪物，
一点也不懂礼貌。我方才去拜访了两三个人家，可把我难过死了。
他们就不知道尊敬我的贵人身份。

玉 莉 他们到哪儿学呀？又没有去过巴黎。

伯爵夫人 只要肯虚心接受，就学得了。可是要命的就是，我在巴黎待过两个月，宫廷全看到了，他们也要同我比，说自己什么都懂。

玉 莉 简直糊涂！

伯爵夫人 他们要人一律平等，真是岂有此理，因为，说到临了，凡事都有个高低的。我顶气的就是，城里一位做了两天或者做了两百年贵人的，居然寡廉鲜耻，说他和我的先夫一样是贵人。他也不想，先夫住在乡间，有一队猎狗，签什么字也要写明伯爵身份。

玉 莉 住过巴黎那些旅馆，就舍不得离开，人在那边才叫懂得生活。夫人，什么木意旅馆呀，什么里昂旅馆呀，什么荷兰旅馆呀，才算得上愉快住处⁽²⁵⁾！

伯爵夫人 这些地方和本地一比，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周围全是上等社会，处处对你表示尊敬，简直称心极了。你坐在座儿上还礼，不站起来也可以。你想看戏⁽²⁶⁾，或者看《浦西色》大舞剧⁽²⁷⁾，到时候票就送上门来。

玉 莉 夫人，我看你在巴黎期间，一定有好些贵人倾倒。

伯爵夫人 小姐，你算说对了。凡是宫廷风流人物，没有一个不来看我，同我谈情说爱的；他们的字条儿，我锁在我的首饰匣里，上面写着他们的要求。——我可没有答应。我用不着说出他们的名姓来，你知道宫廷风流人物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玉 莉 夫人，我猜他们全是大贵人，可是我不明白，你怎么会委屈自己，和法院的狄包及耶先生和丁赋局的哈班先生来往。我就对你实说了吧，相去太远了。因为，你那位子爵，虽然是一位内地子爵，到底还是一位子爵，就算没有去过巴黎吧，也总会去的。

可是像你这样一位高贵的伯爵夫人，情人里头有审案子的、收税的，未免有点显得太寒碜啦。

伯爵夫人 人在内地，缺东少西的，没有办法，也就只好收留下来了啊。少说他们也还可以填填谈情说爱的空当，充实充实求婚者的人数。小姐，千万不要只要一个情人在心里头，那就糟了，他没有情敌，得意之下，他的爱情就会睡觉的。

玉 莉 夫人，凡是你的话，我承认听了全有好处。你说起话来，等于上课，我每天有东西学。

第三场

蝗虫，伯爵夫人，玉莉，昂德莱，小约翰。

蝗 虫⁽²⁸⁾ 太太，法官老爷的小约翰求见。

伯爵夫人 好哇！小坏包，你又做下了蠢事。一个懂规矩的跟班，一定会低声告诉太太的随身丫环，她再轻轻凑到太太耳朵跟前，说：“太太，某某老爷的跟班有事求见。”太太听了，这才回答：“叫他进来。”

蝗 虫⁽²⁹⁾ 小约翰，进来。

伯爵夫人 又胡来啦⁽³⁰⁾。跟班，有什么事？你拿着什么？

小约翰 太太，法官老爷问候你好，他在来以前，叫我先拿园子里的梨送过来，还有一个小纸条子。

伯爵夫人 这梨是“好基督”种，名贵的很。昂德莱，把梨送到膳库⁽³¹⁾。来，我的孩子，给你小费。

小约翰 不用！太太。

伯爵夫人 听我的话，拿着吧！

小约翰 太太，主人什么东西也不许我拿你的。

伯爵夫人 没有关系。

小约翰 太太，我不敢。

蝗 虫 哎！小约翰，拿了吧！你不肯要，给我好啦。

伯爵夫人 告诉你的主人，我谢谢他。

蝗 虫⁽³²⁾ 把钱给我。

小约翰 我没有那么傻。

蝗 虫 是我叫你拿的。

小约翰 没有你，我会照样拿的。

伯爵夫人 我喜欢狄包及耶先生的，就是他很有礼貌，知道尊敬我这样有身份的人。

第四场

子爵，伯爵夫人，玉莉，蝗虫，昂德莱。

子 爵 夫人，我来告诉你，喜剧就快预备好了。再有一刻钟，我们就好去大厅看了。

伯爵夫人 说什么我也不要人多⁽³³⁾。告诉门警⁽³⁴⁾，不许放人进来。

子 爵 夫人，这样的话，你听我说，喜剧就演不成了。人不多，我就没有兴致。听我的话，你希望娱乐尽兴，就得关照底下人，放全城人进来。

伯爵夫人 跟班，端座儿来⁽³⁵⁾。你来得正是时候，我愿意为你来一点小小的牺牲。好，这是狄包及耶先生的信，他送梨给我。我答应你高声读信，我自己还没有看过。

子爵⁽³⁶⁾ 夫人，信的风格十分俊美，值得念出来大家听听。

（读。）“夫人，不是我的花园比我的爱情有更多果实给我，我也不会送礼给你的。”

伯爵夫人 你现在可以看出，我们的关系并不密切。

子爵 （继续。）“梨还没有熟透，不过这更衬出你的心狠。你一直看不起我，没有熟梨给我。一一列举你的美德、美貌，那我就越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夫人，你就免了我列举吧。写到最后，我愿意给你指出来：像我送给你的梨一样，我也是一个好基督种，因为我是以德报怨，夫人，为了把话说清楚，我不妨换一句话说：我送‘好基督’种梨给你，报答你天天让我吃的苦梨。

不配做你的奴隶的 狄包及耶。”

夫人，这封信值得保存好了。

伯爵夫人 信上有几个字，学院不见得采用⁽³⁷⁾。不过我注意到，信上的口气相当尊敬，这我就很喜欢。

玉莉 夫人，你说得对。不怕得罪子爵先生，我就喜欢男子给我写这样的信。

第五场

狄包及耶先生，子爵，伯爵夫人，玉莉，昂德莱，蝗虫。

伯爵夫人 过来，狄包及耶先生，不用怕，进来好了。你的信和你的梨一样受欢迎，小姐正在夸你比你的情敌好。

狄包及耶先生 夫人，我很感激她。她在你跟前给我的爱情做律师，我忘不了她的大恩，将来她要是上我们的衙门打官司的话，她就知道了。

玉 莉 先生，你用不着律师，公正在你这边。

狄包及耶先生 小姐，不管怎么样，好花还得绿叶扶持，我耽心，我有理由比不过这样的情敌！夫人可能让子爵的头衔迷住。

子 爵 你来信以前，狄包及耶先生，我还存着希望，可是信来了以后，我怕我站不住脚了。

狄包及耶先生 夫人，这儿还有两首“外尔塞”或者两首“库坡赖”⁽³⁸⁾，我写了歌颂你的。

子 爵 啊！我没有想到狄包及耶先生是诗人，这两首小诗送了我的终。

伯爵夫人 他意思是说两首“斯特洛弗”。⁽³⁹⁾跟班，给狄包及耶先生看座儿⁽⁴⁰⁾。一张活动凳子，小畜生。狄包及耶先生，坐到这儿，念你的诗给我们听。

狄包及耶先生 “一位女贵人，

勾了我的魂；

她美得很，

我爱得真；

她有一样不好：

眼眶子忒高。”

子 爵 这下子我毁定啦。

伯爵夫人 头一行诗美：“一位女贵人。”

玉 莉 我觉得有点太长，不过思想美，表现就是自由一点，也无妨于事。

伯爵夫人 看另一首“斯特洛弗”。

狄包及耶先生

“我不知道你是否怀疑我的真纯之爱，
可是我太知道我的心，时时刻刻，
只要离开她的凄凉的住宅，
尊尊敬敬来拜望你住的所在。
如今你已经拿稳了我的情意，
和我对你的只此一家的信义，
就算你做伯爵夫人再美不过，
也该为我去掉那张虎皮，
因为它昼夜裹住你的姿色吓我。”

子 爵 这回狄包及耶先生抢到我前头了。

伯爵夫人 你别开玩笑了吧：外省有人写这样的诗，就算很好啦。

子 爵 怎么，夫人，我开玩笑？别看我是他的情敌，我倒认为诗写得很好，我不但不像你一样，把它说成两首“斯特洛弗”，而且还要叫做“警句诗”⁽⁴¹⁾。马尔席阿的全部“警句诗”，也不过如此⁽⁴²⁾。

伯爵夫人 什么？马尔席阿也写诗？我先前就以为他会做手套⁽⁴³⁾。

狄包及耶先生 夫人，他说的不是这一个马尔席阿，他说的是三四十年前一位作家。

子 爵 你们看，狄包及耶先生读过不少书。不过，夫人，我们看看我的音乐和我的喜剧，还有我的舞剧，能不能从您心里击退两首“斯特洛弗”和我们方才看见的信的进展。

伯爵夫人 让我的儿子伯爵参加参加也好，他今天早晨和他的家庭教师从我的庄园来了。我看见他在那边屋里。

第六场

包比奈先生，狄包及耶先生，伯爵夫人，子爵，玉莉，昂德莱，蝗虫。

伯爵夫人 喂！包比奈先生，包比奈先生，过来见见礼。

包比奈先生 我问候众位仕女晚安。艾斯喀尔巴雅斯伯爵夫人把她的极谦卑的仆人包比奈叫来，有什么指教？

伯爵夫人 包比奈先生，你和伯爵我的儿子，什么时候离开艾斯喀尔巴雅斯的？

包比奈先生 夫人，照您的吩咐，在八时三刻动身。

伯爵夫人 侯爵和统领⁽⁴⁴⁾，我的另外两个儿子怎么样？

狄包及耶先生 夫人，感谢上帝，他们十分健康。

伯爵夫人 伯爵在什么地方？

包比奈先生 在夫人的美丽的寝室。

伯爵夫人 包比奈先生，他在干什么？

包比奈先生 夫人，我方才照西塞罗一封书信⁽⁴⁵⁾，出了一个题目，他正在做。

伯爵夫人 包比奈先生，叫他进来。

包比奈先生 我照夫人的吩咐，叫他进来就是。

子爵 夫人，这位包比奈先生，看上去很聪明，我相信他有才情。

第七场

伯爵夫人，子爵，玉莉，伯爵，包比奈先生，狄包及耶先生，昂德莱，蝗虫。

包比奈先生 过来，伯爵先生，让大家看看我教你在学业上的进展。
向众位仕女鞠躬。

伯爵夫人 伯爵，向小姐致敬。向子爵先生鞠躬。向法官先生致敬。

狄包及耶先生 夫人，我很高兴您赏我一个机会，吻抱令郎伯爵先生。爱树干就不可能不爱树枝。

伯爵夫人 我的上帝，狄包及耶先生，你打的是什么比方啊？

玉莉 说实话，夫人，伯爵先生很有礼貌。

子爵 他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佳公子。

玉莉 谁会想到夫人有这样大的一个孩子？

伯爵夫人 哎呀！生他的时候，我小得很，还抱着一个囡囡玩。

玉莉 他像是你的兄弟，不像是你的儿子。

伯爵夫人 包比奈先生，千万当心他的教育啊！

包比奈先生 承蒙夫人不弃，把培养幼苗的责任交给本人，在下一定竭尽绵薄，把道德种在他的灵魂深处。

伯爵夫人 包比奈先生，你教他的功课，有什么风雅东西，不妨叫他说一两句。

包比奈先生 好，伯爵先生，背背你昨天上午的功课。

伯爵 Omne viro soli quod convenit esto virile. Omne viri... (46)

伯爵夫人 噫！包比奈先生，你教的是什么无聊东西？

包比奈先生 夫人，这是拉丁，约翰·代波带尔的第一条法则⁽⁴⁷⁾。

伯爵夫人 我的上帝，这位约翰·代波带尔简直要不得，我请你教那比他雅致的拉丁。

包比奈先生 夫人许他背完的话，他会解说明白文章的意思的。

伯爵夫人 不，不，这就够明白的啦⁽⁴⁸⁾。

蝗 虫 演员传过话来，他们预备好啦。

伯爵夫人 我们坐过去吧⁽⁴⁹⁾。狄包及耶先生扶着小姐⁽⁵⁰⁾。

子 爵 我有一句声明：音乐和舞蹈组成娱乐的内容，喜剧只为前后包扎用的⁽⁵¹⁾……

伯爵夫人 我的上帝！别说下去啦：我们又不是笨人，自己看得懂的。

子 爵 开戏吧，越快越好，尽可能别放讨厌鬼进来吵我们的娱乐。

〔小提琴演奏了一刻，大家全都坐好。

第八场

伯爵夫人，伯爵，子爵，玉莉，哈班先生，狄包及耶先生（坐在伯爵夫人脚边），包比奈先生，昂德莱⁽⁵²⁾。

哈班先生 他妈的！可真热闹啦，这下子我乐兴发啦。

伯爵夫人 喂！局长先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来就为搅乱喜剧，还是怎么的？

哈班先生 他妈的！夫人，看见你玩儿乐，我开心。我该怎么样相信你，现在我算明白啦。说什么你拿心给我，你发誓对我忠言，我可明白啦。

伯爵夫人 喜剧演得好好的，就这样打断了，搅得演员话也说不下去，可也真不应该。

哈班先生 哎嘻！妈的！你演的才是真正喜剧。我要是搅了的话，大爷我才不搁在心上。

伯爵夫人 说实话，你就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哈班先生 他妈的！我清楚得很，我清楚得很，他妈的！……⁽⁵³⁾

伯爵夫人 哎呀！先生，你尽这样说粗话，可真不像样儿。

哈班先生 他妈的！要是有什么不像样儿呀，不是我的粗话，倒是你的行为。像你跟子爵先生这种样子，你倒不如说说粗话，他妈的！他妈的好受多了。

子爵 局长先生，我不知道你抱怨什么，不过……

哈班先生 先生，我跟你没有话讲：你爱追谁就追谁，这是自然的，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要是打断了你的喜剧的话，请你宽恕我就是。不过我不满意她的行为，你也不应该觉得奇怪，我们两个人不妨各行其是。

子爵 我对你这番话没有意见，说到你为什么抱怨艾斯喀尔巴雅斯伯爵夫人，我就根本莫名其妙。

伯爵夫人 一个人吃醋，不好这样乱吵乱闹的，应该悄悄对他心爱的人诉苦才是。

哈班先生 我悄悄诉苦？

伯爵夫人 对。私底下说的话，就不该到戏台子上嚷嚷出来。

哈班先生 他妈的！我来这儿还就为了这个。我巴不得这是一座戏台子，一五一十揭了你的底。

伯爵夫人 子爵先生叫人演一出喜剧给我看，有什么好大吵大闹的？
你看见的，狄包及耶先生爱我，就比你对我有礼貌多了。

哈班先生 狄包及耶先生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晓得狄包及耶先生同你是什么关系，不过狄包及耶先生不是我的榜样，我不是那种冤大头，出了钱，看别人玩儿乐。

伯爵夫人 局长先生，你说话就没有走心，人不这样对待贵族妇女的，别人听了你的话，还以为你我之间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哪。

哈班先生 他妈的！夫人，别扯谈啦。

伯爵夫人 你说“别扯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哈班先生 我的意思是说，你欣赏子爵先生，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在社会上扮这种角色，身边有一位局长先生，可是为了一个她一时心喜的野小子，出卖他的爱情、他的钱口袋，你不是头一个女人。现下风骚女子一来就负心，可是我不上这种当，你也一点不必觉得奇怪，我来就为当着这些人告诉你，我和你断绝关系，收钱先生从今以后不再是你的出钱先生。

伯爵夫人 眼下就兴情人发脾气，也真是的，别的你就看不见。好啦，好啦，局长先生，息息怒吧，坐下来看看喜剧。

哈班先生 我，他妈的！坐下来！⁽⁵⁴⁾到你脚跟前找你那些蠢才坐吧。

伯爵夫人，我把你留给子爵先生了，回头我就拿你的信送到他那边。我这场戏完啦，我的角色也演完啦。失陪。

狄包及耶先生 局长先生，我们有话别处再讲，我要你知道，耍剑、耍鞭杆子，我全在行。

哈班先生⁽⁵⁵⁾ 狄包及耶先生，你说得对。

伯爵夫人 人会这样蛮不讲理，我还是头一回看见。

子爵 夫人，人吃起醋来，就像人输了官司一样，可以无话不讲。我们还是看喜剧吧。

最后一场

伯爵夫人，子爵，玉莉，狄包及耶先生，包比奈先生，昂德莱，小约翰，蝗虫。

小约翰⁽⁵⁶⁾ 先生，这儿有一封信，送信的要我们尽快给你看。

子爵 （读。）“我所以立刻通知你，就为你能从容进行准备。你的父母和玉莉的父母已经和好如初，他们和好的条件就是你和她结婚。晚安。”⁽⁵⁷⁾

玉莉 啊！克莱昂特，多幸福啊！这样幸福的结局，我们的恋爱哪儿敢有这奢望啊？

伯爵夫人 什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子爵 夫人，这就是说，我娶玉莉；为了喜剧圆满起见，我希望你听我的话，就嫁给狄包及耶先生吧！再把昂德莱姑娘嫁给他的跟班，你也就好用他当随身听差了。⁽⁵⁸⁾

伯爵夫人 什么？作弄我这样一位女贵人？

子爵 夫人，我没有意思惹你生气，喜剧许可这类事的。

伯爵夫人 对，狄包及耶先生，为了气死世上人，我就嫁给你。

狄包及耶先生 夫人，这太体面我了。

子爵 夫人，我们就一边气死人，一边看看下余的戏吧。⁽⁵⁹⁾

(1) 原作散文体，1671年12月2日，为国王演出！1672年7月8日，首次公演。

(2) 县级法院的法官。

- (3) 法国当时是包税制。昂古赖莫 (Angoulême)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丁赋区域，有269个教区，每年丁赋可以收到40万法郎（根据艾克斯皮意 [Expilly] 的数字，见于麦纳的注释）。
- (4) 蝗虫 (Criquet) 又有“又瘦又矮的马”的意思，兼指“又瘦又矮的人”。听差取这种名称，是当时的习俗。
- (5) 昂古赖莫在法国西南部，如今是沙朗特 (Charente) 省的省会，从前是一个公国的首府，在沙朗特河旁山上。
- (6) 《荷兰周刊》 (*Gazette de Hollande*)，更正确些，叫做《阿姆斯特丹周刊》 (*Gazette d'Amsterdam*)，每星期四在荷兰出版。路易十四在1672年3月进攻荷兰，但是在进攻之前，御前会议早已决定了。《荷兰周刊》对路易十四方面的进攻准备以及宫廷生活常有报道。
- (7) 教士约翰 (Prêtre-Jean) 是一个虚无飘渺的基督教人物，中世纪以为是中国皇帝，十七世纪认为是阿比西尼亚皇帝的名称（见于1690年夫尔地耶 [Furetière] 的《字典》）。大可汗指元朝皇帝。
- (8) “喜剧”名称在这出戏连见几次，实际是载歌载舞的“牧歌剧”。
- (9) 根据1734年版，上场人物改为：“伯爵夫人、玉莉、昂德莱与蝗虫（待在舞台后部）”。麦纳认为蝗虫相当靠前，站在伯爵夫人身后，或者举起她的袍子的后梢，随她走动，这是当时上流社会一种风气。麦纳指出，根据艾麦·马丁 (Aimé Martin) 的注释，蝗虫戴着帽子，帽角向前，像一个乡下人，举起伯爵夫人的袍子的后梢，一边吃着樱桃，朝后台吐核。但是毛朗指出，根据《剧评》 (*Courrier de Théâtres*) 所载关于1836年1月17日的演出，蝗虫和昂德莱上场时，吃着一大块抹牛油的面包，还啃着一只苹果。
- (10) 根据1734年版，补加：“看见蝗虫。”
- (1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昂德莱。）”同时“丫环们”改成单数“丫环”。
- (12) “茅房” (garde-robes) 用成多数，伯爵夫人说的是单数。1669年，路易十四在内府设立衣库大臣 (grand maitre de la garde-robe)，造成模仿风气，“衣库”用的是单数。
- (1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玉莉。）”
- (1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昂德莱。）”

- (15) 昂德莱下。家具库 (garde-meuble) 是一种内府机构，设立于十四世纪，供应宫廷家具，伯爵夫人早就仿用了，“衣库”是新设立的机构，所以她到巴黎之后才听说起的。
- (16) 昂德莱上。
- (17) 蝗虫上。
- (18) 侍童 (écuyer de main) 的职责是搀扶男女贵人上车、骑马、管理厩舍。原文仅用écuyer一字，指“盾士”而言，是骑士的跟随和执盾的。
- (1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蝗虫。）”
- (2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昂德莱。）”
- (21) 昂德莱下。
- (22) 昂德莱上，根据1734年版，她“端了一杯水来”。
- (2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昂德莱。）”
- (24) 昂德莱下。
- (25) 荷兰旅馆在当时比较上算是好的。木意旅馆 (Hôtel de Mouy) 是一个最次的旅馆。里昂旅馆根本不见经传。对内地人说，这些旅馆也许“算得上愉快住处”。
- (26) 戏 (Revue) 指一种演唱时事与活人的喜剧。
- (27) 《浦西色》 (Psyché) 是莫里哀约请高乃依合写的歌舞剧，在1671年7月24日上演。
- (28)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伯爵夫人。）”
- (29) 麦纳指出：蝗虫站在伯爵夫人旁边，向外大声呼喊。
- (3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小约翰。）”
- (31) 根据1734年版，补加：“（给小约翰钱。）”
- (3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走出的小约翰。）”
- (3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蝗虫。）”
- (34) 麦纳指出：根本她就没有“门警”也没有“马童”。
- (3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坐下后的子爵。）”
- (36)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读信之后。）”

- (37) 法兰西学院 (Académie française) 成立 (1635年) 后, 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编订字典。
- (38) 外尔塞 (verset) 是《圣经》分节的名称。库坡赖 (couplet) 一般指对称诗句而言, 可能也指十七世纪流行的一种谣体诗, 每行节奏相同, 有一定韵脚, 最后是一小节警句。狄包及耶先生没有用对。
- (39) 斯特洛弗 (strophe) 一般指诗的分节而言, 或者指古希腊舞曲而言。伯爵夫人没有用对。
- (40)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低声, 向端来一张椅子的蝗虫。)” 当时座位依不同身份而异: 沙发椅子、椅子、活动凳子、凳子。
- (41) 警句诗 (épigramme) 是一种精练的讽刺小诗, 如波瓦洛在《诗的艺术》第二章所形容: “往往只是两个韵脚装潢出来的一个漂亮字。”
- (42) 马尔席阿 (Martial) 是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时代诗人, 有《警句诗集》行世。
- (43) 伯爵夫人说起的马尔席阿, 是巴黎一个有名的手套商人与香料商人, 同时也是路易十四的兄弟的随身听差。
- (44) 统领 (Commandeur) 是一种有军衔的骑士。
- (45) Cicéron (前106—前43年), 罗马共和国时代大演说家与散文家, 留下许多书信, 成为研究当代社会风习的重要文献。
- (46) 意思是: “任何名词, 只要和男子相关, 就是阳性。任何……”
- (47) Jean Despautère (1460—1520), 福朗德 (荷兰、比利时一带) 的拉丁文法学者, 他的文法大全 (*Commentarii grammatici*, 1537年) 曾经风行一时。
- (48) 伯爵夫人听见viro (男子) 这个字联想到virga (阳具) 这个字 (法文是verge)。
- (49)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指着玉莉。)”
- (50) 根据1734年版, 补加: “(蝗虫在舞台一侧安置座位; 伯爵夫人、玉莉和子爵就坐; 狄包及耶先生坐在伯爵夫人脚边。)”
- (51) 路易十四的兄弟续弦, 莫里哀剧团奉命演戏庆贺。《艾斯喀尔巴雅斯伯爵夫人》就是为庆贺而写的独幕喜剧。在演出时, 第七场与第八场之间, 有一场载歌载舞的“牧歌剧”, 演到中间, 被哈班先生打断了。

- (52) 根据1734年版，上场人物没有昂德莱，但是有蝗虫。
- (5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包比奈先生吓坏了，带了伯爵逃开，蝗虫跟着一道跑掉。）”
- (54)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狄包及耶先生。）”
- (55) 根据1734年版，补加：“（走出。）”
- (5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子爵。）”
- (5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玉莉。）”
- (58) 根据1734年版，补加：“（子爵、伯爵夫人、玉莉与狄包及耶先生站了起来。）”
- (59) 被打断的“牧歌剧”继续演出。

女学者⁽¹⁾

人 物

克里萨耳⁽²⁾ 富裕的资产者。

费娜曼特⁽³⁾ 克里萨耳的太太。

阿尔芒德 }
亨利艾特 } 克里萨耳与费娜曼特的女儿。

阿里斯特 克里萨耳的兄弟。

白莉丝 克里萨耳的妹妹。

克利当德 亨利艾特的情人。

特里扫丁⁽⁴⁾ 才子。

法狄屋斯⁽⁵⁾ 学者。

玛 婷⁽⁶⁾ 女厨子。

酸 枣⁽⁷⁾ 跟班。

玉 连 法狄屋斯的听差。

景在巴黎⁽⁸⁾

第一幕

第一场

阿尔芒德，亨利艾特。

阿尔芒德 什么？姑娘这个漂亮名称，妹妹，就是一个又好听、又称心的头衔，你不愿意当姑娘，倒把出嫁看成开心的事？这种庸俗念头，亏你怎么想到的？

亨丽艾特 是呀，姐姐。

阿尔芒德 啊！这句“是呀”，你也好意思出口？谁听了能不恶心？

亨丽艾特 姐姐，你倒说说看，结婚对你有什么不……？

阿尔芒德 啊，我的上帝！呸！

亨丽艾特 怎么？

阿尔芒德 啊，我说，呸！你一点也不觉得，单这两个字，听到耳朵，人就反感。这在人心勾起什么样古怪形象啊？人会想到什么样肮脏事啊？你一点也不嫌丑？妹妹，你真能横下心来，忍受结婚这个字样的后果？

亨丽艾特 这个字样的后果，在我看来，也不过是丈夫、儿女、家务；依我的浅见，我就看不出有什么肮脏，有什么丑。

阿尔芒德 天呀！你倒喜欢这种牵制？

亨丽艾特 在我这种年龄，用丈夫名义，找一个男人受我牵制，他爱我，我爱他，鹣鹣鲽鲽，恩恩爱爱，乐上一辈子，还有什么比这更相宜的？两下情投意合，白头到老，又有什么不好？

阿尔芒德 我的上帝！你的心思怎么这样下流！整天支应家务，除去偶像似的丈夫和猴子似的小孩之外，一点也感觉不到别的沦肌浹髓的快乐，你活在世上，多没有出息！这一类下流娱乐，还是留给伧夫、俗子享受去吧。你要有雄心壮志，试着培养一下最高贵的快乐，蔑视感觉和物质，像我们一样，拿心整个用在精神上来。你眼前就有母亲做你的好榜样，随便她走到什么地方，大家都以女学者的名义来尊敬她。所以你不妨学我，表现一下你是她的女儿。追求学问，好在近边就是。热心研究，研究具有无比的乐趣。妹妹，我

们不该去做男人的奴才。要嫁就嫁哲学好了，因为有了哲学，全人类都会拜倒，而且理性君临天下，兽性归它支配，本能也就不会把我们拉下来，与动物为伍。这是真正美好的爱情、甜蜜的牵制，就该全部占有你人生才是。许多女人，埋头家务，在我看来，无聊之至。

亨利艾特 我们知道，天意莫测，它在我们落地的时候，就帮我们做好了不同的安排。人的脑壳不是一幅料子做的，随便就好裁成一位哲学家。学者们凌空设想，高不可及，如果你做得来，姐姐，我可没有那种才分，我顶多也就是守着地面，料理料理日常琐碎。你我禀赋不同，还是各行其是，千万别和上天的正当规定捣乱了吧。你既然英才卓跖，就振翅高飞，住到哲学仙宫去；我喜欢人间，还是由我尝尝尘世因缘的乐趣好了。我们的打算，彼此不同，这样一来，两个人倒也统统学到了母亲：你那方面学的是灵魂和崇高的欲望，我这方面学的是感觉和粗俗的快乐；你学的是精神和智慧的出品，我学的是，姐姐，物质的出品。

阿尔芒德 一个人照别人学，就该学别人的优点；拿人家当做自己的模范，妹妹，不就是学人家咳嗽、唾痰。

亨利艾特 可是母亲先前要是只有那些优点的话，也就不会有你这人在夸口了。亏她没有拿她的高才总用在哲学上，你才有了今天这样子。你就是靠下流才有了性命的，所以我求你开开恩，还是由我下流好了。你要人家学你，那么小学者想出世，你可千万别把小学者给取消了啊。

阿尔芒德 我看你病根已深，一心就想出嫁，治也治不好啦。可是请你告诉我，你打算嫁谁：不至于是克利当德罢？

亨利艾特 凭什么不是他？难道他有什么缺点？还是我看中的人下流？

阿尔芒德 不是下流；可是克利当德公开追我，人人知道，你把他抢过去，先就存心不良。

亨利艾特 对；不过他对你唉声叹气，不起作用；你高高在上，人间下流事，正眼不理；你一心一意只爱哲学，一向就把婚姻打入冷宫。你心里头既然没有克利当德这个人，那么别人对他有意，关你什么事？

阿尔芒德 理性控制感觉，可是控制不就等于取消谈情说爱的快乐；我可以不要一个有才能的人做丈夫，但是我要他在我后面焚香顶礼。

亨利艾特 我没有挡着他不继续焚香顶礼。我不过是见你不肯要他，这才接受他献给我的爱情的。

阿尔芒德 可是人家不要的情人，请问，他献上来的爱情，你以为十分可靠？你以为他真就爱你爱得不得了，爱我的心整个死了不成？

亨利艾特 姐姐，他对我这么说来的，我呐，相信他。

阿尔芒德 妹妹，先别那样一厢情愿；他说他不要我，爱上了你，你明白，他没有仔细想过，弄错了也难说。

亨利艾特 我不知道他弄错了没有；不过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很容易在这上头辨别清楚。我望见他来了，他会对你我拿话交代明白的。

第二场 克利当德，阿尔芒德，亨利艾特。

亨利艾特 姐姐说你不一定爱我，克利当德，为了打消我的疑心，当着我们姐妹的面，你掏出真心话来，老老实实告诉我们，两个人里头，你到底爱谁。

阿尔芒德 不，不，我一点也没有意思要你拿话交代明白；我体谅人。心里的话，当着面讲，别别扭扭的，我知道多为难人。

克利当德 不，小姐，我这人不会装假，有话就说，一点不嫌别扭。我也没有丝毫为难的地方。我说话心口如一，而且公开承认，我是自投罗网，因为我的爱情和我的愿望都在她这一边⁽⁹⁾。你听了我这番

话，千万不要动怒：是你自己要这样的。我先前爱你美貌，嗟声叹气，充分证明我的欲望强烈。我向你献上长远不灭的爱火，可是你嫌胜利不够体面，仿佛一位不可一世的暴君，统治我的灵魂，见我披枷带锁，反而出以种种蔑视。我忍受不了许多痛苦，只好另外找寻比较仁慈的主宰和比较好受的锁链：小姐，我在她⁽¹⁰⁾那双眼睛里头找到了，我也永远宝贵这儿流露出来的情意。她可怜我，也没有因为你不要我，就看不起我。像她这样心慈，世上少有，所以我很受感动，说什么也不要挣开锁链，远走高飞。小姐，我现在斗胆求你，不要打算挽回我的感情了，我决计在这温柔乡待到老死。这颗心不是你的了，你也就不必再想收回了吧。

阿尔芒德 哎！谁告诉你，先生，我有这种心思，我那样恋你来的？你这样想，我已经觉得好笑了，再讲给我听，简直是岂有此理。

亨利艾特 哎！慢着，姐姐。你那善于控制兽性，约束怒气的伦理学，又到哪儿去啦？

阿尔芒德 可是你没有父母之命，就接受人家的爱情表示，你对我说这话，你又从哪儿学来的？你要知道，子女的本分就是服从父母的教导，只有他们看中的男子，你才可以相爱，他们有权管你，你自作主张，就是大逆不道。

亨利艾特 谢谢你的好意，帮我指出做女儿的本分。我一定照你的规劝来做就是。姐姐，为了你看见我利用你的规劝，克利当德，你就不负爱我这番心思，努力争取一下家父家母的同意。取得爱我的合法权利，你以后爱起我来，也不至于陷入大逆不道。

克利当德 我一定全力以赴。我一直在等你的许可。

阿尔芒德 你这下子可得意啦，妹妹，看你那副怪相，还以为我在伤心似的。

亨利艾特 我，姐姐？没有的事。我知道理性对你的感觉，一向管得很紧，而且在智慧指导之下，你也不会那样脆弱。所以我不但不疑心

你会恼怒，而且相信你肯在这方面助我一臂之力，支持他的要求，尽快促成我们的好事。我求你这样做。为了达到目的……

阿尔芒德 看你这副小傻样儿，居然也想寻人开心。人家扔掉的东西，你像得了宝似的，还自以为得意。

亨利艾特 别瞧是扔掉的东西，你并不嫌弃；要是能够从我这儿再捡回去的话，你会马上弯下腰来的。

阿尔芒德 一派胡言乱语，我听了都嫌脏耳朵，尤其犯不上答理。

亨利艾特 你可真行，像你这样约束自己的，我们做梦也想不到。

第三场 克利当德，亨利艾特。

亨利艾特 她想不到你话讲得这么真诚。

克利当德 直率对她还算好的。像她那种目空一切、高高在上的样子，我对她说话真诚，就嫌客气。不过，小姐，你既然许我求婚，我去见令尊……

亨利艾特 顶可靠是取得家母同意。家父这人什么他也同意，就连他自己决定下来的事，他也不会坚持到底。天性善良，太太一有主张，他立刻如响斯应。作主的是家母，她决定下来的事，她就用专制口吻，吩咐别人照办。我承认，我希望你对她、对我的姑母，性子再柔和一点，迎合她们那些架空的想法，得到她们的热烈的敬重。

克利当德 我这人生来心眼儿实在，就连令姐学她们，我也不敢领教。女博士根本不合我的脾胃。我同意一位妇女应当具有种种知识，不过为作学者而作学者，这种热情就要不得了，我一点也不希望她有。别人提出来的问题，她就算知道，我也希望她权当自己不知道。总而言之，我希望她不要显白自己是在用功，即使自己有学问，也不要外人知道，说话不铺张，不引证作家，随便一句话，都

不卖弄才情。我十分尊重令堂，可是我绝对不能赞成她那些空心思，变成她的应声虫，恭维她心目中的奇才。她那位特里扫丁先生，我一听说，就觉得气闷、腻味。看见她敬重这样一个人，拿他和真正伟大的天才放在一起，一个作品处处被人揶揄的傻瓜、一个大量供应全菜场包扎纸张的书呆子，我就心头有气。

亨利艾特 他写的东西、他说的话，我都觉得无聊，我和你的兴趣、你的见解也全一致，不过他对家母很有影响，你就该多随和些才好。爱一个人就该爱她一家大小，博取人人的欢心。为了没有人反对他的爱情，就连看家的狗，他也想着讨好。

克利当德 是，你有道理；不过我从心灵深处，就对特里扫丁先生有莫大的反感。我不能为了取得他的赞成，就不顾一切，赞扬他的作品。我在认识到他以前，读过这些东西，所以我老早也就晓得他这个人了。他处处摆出一副书呆子姿态，我在他写的那堆无聊东西里头已经领教够了：自命不凡，一贯盛气凌人，好话百听不厌，信心十足，怡然自得，永远踌躇满志，想到得意处时时发笑，自己写的东西篇篇可爱，拿他的名声和一位将军的全部荣誉对调，他都不会情愿的。

亨利艾特 你倒好眼力啊，看得又准又全。

克利当德 我连他的脸相也看了出来。他一首诗一首诗拿给人看，我一看他那些诗，他这位诗人的风度就在我的眼里活了起来。我对他那副尊容先有了准谱儿，有一天我在法院⁽¹¹⁾遇到一个人，我和人打赌，这人一定就是特里扫丁：果不其然，我打赌打对了。

亨利艾特 有你说的！

克利当德 才不，我说的是真事。我望见你的姑母来了。请你允许我，就在这儿，对她说破我们的秘密，回头到了令堂面前，她也好帮我们说一句好话。

第四场

克利当德，白莉丝。

克利当德 小姐，允许一个情人，在这难得的机会，对你说起他的真诚的热情……

白莉丝 啊！慢着，别拿你心里的话都对我说出来。万一我把你算在我那些情人里头的话，有眼睛给你做翻译，你也就该知足了。千万不要另找语言对我解释你的欲望，在我看来，这种欲望就是侮辱。爱我好了，叹气好了，为我的美貌难过好了，但是用不着让我知道。只要你永远不出声，你私下爱不爱我，我也就随它去了。可是万一嘴想搀在里头起哄的话，你就必须走开，永远别让我看见。

克利当德 我对爱情的计划，没有什么值得你大惊小怪的。小姐，我爱的是亨丽艾特。我来就是为了恳求你，成全我对她的爱慕。

白莉丝 啊！你这套鬼话，我承认，编的确实聪明；遁词巧妙，值得夸奖。在我看过的传奇里头，比这狡黠的心计，我还没有遇到过。

克利当德 小姐，我说的是真心话，这和聪明主意一点也不相干。上天拿我的心给了美貌的亨丽艾特，我也决不变心；可爱的亨丽艾特迷住了我，我热望的就是和亨丽艾特结婚。你这方面是一言九鼎，我唯一的希望你肯赏脸，成全我的好事。

白莉丝 我明白你话里的意思，你说起的那个名字，我知道应该怎么领会。说法巧妙，所以我也就不必另兜圈子，干脆就拿我心里的话告诉你：亨丽艾特讨厌结婚，爱她无所谓，可是，不必再存别的想望。

克利当德 哎！小姐，你这样纠缠不清有什么用？没有影儿的事，你为什么偏以为有？

白莉丝 我的上帝，别装蒜啦。你的眼睛一来对我表白你的心思，你就不必声辩了。爱情使你想出这种鬼招儿，我既然满意，也就够了。

礼貌所在，你不直着把话说出口来，可是我还是由着你说完了，也就大可不必再争了。只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就是你在荣誉指导下，热情澎湃，向我的神座许愿，必须干净才成。

克利当德 可是……

白莉丝 再会。我对你说的话，比我想说的话还要多，你目前也该知足了。

克利当德 可是，你错会了……

白莉丝 好啦，我现在脸都红了，我这半天简直难为情死了。

克利当德 我要是爱你呀，我倒宁愿上吊。明白事理……

白莉丝 不，不，我不要再听下去了。(12)

克利当德 鬼抓了这一脑门子空中楼阁的疯女人去！谁见过一个像她这样成见深的？我还是托一位明白事理的人帮忙吧。

第二幕

第一场 阿里斯特。

阿里斯特⁽¹³⁾ 对，我尽快给你回信。我坚持，我催促，我尽力就是⁽¹⁴⁾。做情人的，一句话可以说了的事，也要啰嗦一个不了！他是予取予求，巴不得立刻如愿以偿！从来……

第二场 克里萨耳，阿里斯特。

阿里斯特 啊！哥哥，你好！

克里萨耳 兄弟，你好。

阿里斯特 你知道我来的目的吗？

克里萨耳 不知道；可是，我准备好了听，只要你讲。

阿里斯特 你认识克利当德，很久了吧？

克里萨耳 那还用说，我看他常到我们家来。

阿里斯特 哥哥，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

克里萨耳 为人正直、聪明、勇敢、稳重，像他这样的人，我看就不多。

阿里斯特 他有事托我问你。你器重他，这就好了。

克里萨耳 我从前到罗马旅行，认识他去世的父亲的。

阿里斯特 很好。

克里萨耳 兄弟，他是一个很好的贵人。

阿里斯特 我听说是。

克里萨耳 我们当时不过二十八岁，家伙！我们两个人全是公子多情。

阿里斯特 我相信是。

克里萨耳 我们穷追罗马女人。那边人人说起我们的风流韵事；好些人吃我们的醋。

阿里斯特 再好没有。不过还是谈谈我来问你的事吧。

第三场

白莉丝⁽¹⁵⁾，克里萨耳，阿里斯特。

阿里斯特 克利当德爱慕亨利艾特，托我给他作媒。

克里萨耳 什么，我的女儿？

阿里斯特 是啊，克利当德爱她，情人像他那样着迷的，我就没有见过。

白莉丝⁽¹⁶⁾ 不对，不对：我明白你说的话。你不知道实情，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

阿里斯特 妹妹，怎么会的？

白莉丝 克利当德把你骗了，迷住了他的，是另外一个女人。

阿里斯特 你开玩笑。他爱的不是亨丽艾特？

白莉丝 不是，我敢说不是。

阿里斯特 是他自己对我讲的。

白莉丝 哎，就算是吧！

阿里斯特 你看见的，妹妹，他托我向哥哥求婚。

白莉丝 很好。

阿里斯特 他那样子简直刻不容缓，催我尽早撮合他的亲事。

白莉丝 再好不过。没有更比他的骗术高明的了。我对你实说了吧，哥哥，亨丽艾特是一个幌子、一个灵巧的遮眼罩子、一种掩饰真相的托词。我清楚底细的。我情愿帮你们两个人打开这个哑谜。

阿里斯特 妹妹，你既然全知道，请你就告诉我们，谁是他爱的那个女人。

白莉丝 你想知道？

阿里斯特 对。是谁？

白莉丝 我。

阿里斯特 你？

白莉丝 说的就是。

阿里斯特 哎嘻，妹妹！

白莉丝 你“哎嘻”什么？我说的话，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想，我仪态万千，倾倒我的，我可以说，就不止一个；道琅特、大密斯、克莱翁特和李希大斯，个个爱我，很足以说明，我相当貌美。

阿里斯特 他们这些人爱你？

白莉丝 是啊，爱得要命。

阿里斯特 他们告诉你来的？

白莉丝 他们没有一个人这样放肆。他们全很尊敬我，到今为止，还没有一言半语，提起他们的爱情。不过他们的眼睛，别看不会说话，却也表白出来他们的心情，献出了他们的忠忱。

阿里斯特 我难得看见大密斯到这儿来。

白莉丝 这是为了对我表示更大的尊敬。

阿里斯特 道琅特在四处挖苦你。

白莉丝 那是醋海兴波的缘故。

阿里斯特 克莱翁特和李希大斯都娶了太太。

白莉丝 那是我把他们逼上绝望之路的结果。

克里萨耳 说实话，我的亲爱的妹妹，这完全是空中楼阁。

阿里斯特 你就该丢了这些空心思才是。

白莉丝 啊！空心思！人家说，全是空心思！我，空心思！空心思，也真亏他们想得出！两位哥哥，我非常喜欢空心思这种字眼儿。我先前就不晓得我是空心思。

第四场

克里萨耳，阿里斯特。

克里萨耳 妹妹疯啦，真的。

阿里斯特 一天比一天疯。不过，还是继续我们的谈话吧。克利当德求你答应亨利艾特嫁他：你打算拿什么话回答他？

克里萨耳 这还用求？我乐意就是了。这门亲事我觉得特别体面。

阿里斯特 你知道，他家私不大……

克里萨耳 这不是什么难事：他有人品，这就值钱；再说，他的父亲和我是两个身子、一条心。

阿里斯特 我们去找嫂子商量一下，想法子叫她也赞成……

克里萨耳 我要他做女婿，就成了。

阿里斯特 对；不过，哥哥，为了加强你这方面的同意，得到她的同意，也不算错。我们去吧……

克里萨耳 你是不是开玩笑？没有必要。我担保你的嫂子同意。一切唯我是问。

阿里斯特 不过……

克里萨耳 我说由我好了，没有什么好顾虑的。我现在就去关照她。

阿里斯特 好吧。我到楼上探探你的亨利艾特的口风，回头再来问你……

克里萨耳 亲事就这么说定啦。我马上去告诉你的嫂子一声。

第五场 玛婷，克里萨耳。

玛 婷 我可走运啦！哎呀！人家说的对：淹狗的人说狗疯，伺候别人置不了房子地。

克里萨耳 什么？玛婷，你怎么啦？

玛 婷 我怎么啦？

克里萨耳 是啊。

玛 婷 老爷，不怎么，人家今天把我歇啦。

克里萨耳 歇啦！

玛 婷 是呀，太太撵我走。

克里萨耳 我不答应。怎么会的？

玛 婷 她吓唬我，说我要是不走的话，就打我一百记。

克里萨耳 不行，你偏待下来：我满意你。太太一来就使性子。我可不愿意，我……

第六场

费娜曼特，白莉丝，克里萨耳，玛婷。

费娜曼特⁽¹⁷⁾ 什么？贱人，你还在这儿？快给我走，贼丫头，离开这地方，永远不许到我跟前来。

克里萨耳 慢着。

费娜曼特 不成，就这么定规啦。

克里萨耳 哎！

费娜曼特 我要她走。

克里萨耳 可是她做错了什么事，你要她走？……

费娜曼特 什么？你给她撑腰？

克里萨耳 没有的话。

费娜曼特 你跟她伙在一起反对我？

克里萨耳 我的上帝！没有，我不过是问问她犯下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

费娜曼特 难道我撵她走，会没有理由？

克里萨耳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对付用人，就该……

费娜曼特 不成；我告诉你，她得离开。

克里萨耳 好啊，离开。谁又不赞成来的？

费娜曼特 我说出来的话，我不希望有人反对。

克里萨耳 同意。

费娜曼特 你作为明白事理的丈夫，就该和我一道骂她、恼她。

克里萨耳 我做给你看就是⁽¹⁸⁾。对，太太撵你有道理，刁丫头，你做事大逆不道，就该受罚。

玛 婷 我到底干了什么坏事？

克里萨耳⁽¹⁹⁾ 家伙！我不知道。

费娜曼特 她到现在还不认账。

克里萨耳 她惹你生气，是砸了镜子，还是砸了磁器⁽²⁰⁾？

费娜曼特 我会为了这个撵她走？你以为我会为了这么丁点小事生她的气？

克里萨耳⁽²¹⁾ 这还叫话？⁽²²⁾难道闯下了什么大祸不成？

费娜曼特 当然。你以为我是不明白事理的女人？

克里萨耳 难道是她做事粗心，丢掉什么水壶，还是什么银盘子不成？

费娜曼特 那倒好啦。

克里萨耳⁽²³⁾ 哦，哦！瘟死你这坏东西！⁽²⁴⁾什么？难道你发现她不老实来的？

费娜曼特 还要糟。

克里萨耳 还要糟？

费娜曼特 糟不可言。

克里萨耳⁽²⁵⁾ 家伙！贼丫头！⁽²⁶⁾ 嗯？难道她……

费娜曼特 我给她上课上了有三十回，她居然混账到了极点，不管该不该用，还拿一个俗不堪耐的下流字来糟蹋我的耳朵，可是这个字，渥日拉根本不许用⁽²⁷⁾。

克里萨耳 原来是……

费娜曼特 什么？文法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就连国王也管，贵为九五之尊，也顺顺当当服从它的规范，她是什么东西，不听我的忠告，总在破坏？

克里萨耳 我以为她犯下了什么了不起的大罪。

费娜曼特 什么？这样大逆不道，你倒以为可以宽恕？

克里萨耳 不可以。

费娜曼特 我倒希望你原谅她。

克里萨耳 我没有这个意思。

白莉丝 说起来也真可恨：语言规范，我们教她教了一百回，可是全部句法，照样在她手上毁了。

玛 婷 你们讲道，我相信，讲的是好；可是我呐，就是说不来你们的怪话。

费娜曼特 不害臊的东西！有理性和上等习惯做基础的语言，居然说成怪话！

玛 婷 说出来的话有人懂，才叫说话，你们那些漂亮词儿，就没有一个派不上用处。

费娜曼特 听听看，她的风格又来啦！“没有一个派不上用处！”

白莉丝 哦！敲不开的脑壳！我们不住口用心教你，就教不会你说话正确！你又犯了“没有”和“不”的错误，我们对你说过，多了一个否定词。

玛 婷 我的上帝！我们不像你们受过“觉余”，我们说的话跟家里人一样。

费娜曼特 啊！谁受得了？

白莉丝 简直不合语法！

费娜曼特 听觉锐敏的人，听她说话，也要耳朵迟钝啦。

白莉丝 我相信你的心灵非常物质。你是单数，不可说成“我们”。难道你要一辈子破坏文法不成？

玛 婷 谁又破坏什么王法呀家法来的⁽²⁸⁾？

费娜曼特 天啊！

白莉丝 你错会了“文法”的意思，我对你讲过这两个字的来源。

玛 婷 沙姚来的也好，欧特意来的也好，彭杜瓦思来的也好⁽²⁹⁾，关我屁事！

白莉丝 活活一个乡下人！文法教我们动词和主语的规则，还有形容词和名词的规则。

玛 婷 小姐，你听我说，我不认识这些人。

费娜曼特 真要人命！

白莉丝 这些是词类的名字，放在一起，怎么样才合适，我们应该研究一下。

玛 婷 它们合适也好，打架也好，吃什么劲？

费娜曼特 （向她的小姑。）哎！我的上帝！别再谈下去啦。（向她的丈夫。）你不情愿帮我撵她走？

克里萨耳 情愿。⁽³⁰⁾我得顺着她的性子。⁽³¹⁾好，别招她生气啦。玛婷，走开。

费娜曼特 怎么？你怕得罪这刁丫头啊？你跟她说起话来，口气怎么那么客气啊？

克里萨耳 我？才不⁽³²⁾。好，滚。（低声。）⁽³³⁾去吧，我的可怜的孩子。

第七场

费娜曼特，克里萨耳，白莉丝。

克里萨耳 她走啦，你该知足啦；不过这样打发她走，我可不赞成：女孩子干活儿很有两手儿，你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把她给我赶走了。

费娜曼特 她说起话来，不顾词性，满嘴胡言乱语，字也少头缺尾，还夹杂了一些菜市阴沟里头流来流去的谚语，你倒愿意我一直用她，长年磨难我的耳朵，破坏用法和理性的种种规则？

白莉丝 听她说话，人真要起一身鸡皮疙瘩：她天天作践渥日拉。本性伧俗，最小的错误不是拖沓重复，也是声音参差。

克里萨耳 只要她菜烧得好，遵守不遵守渥日拉的规则，有什么关系？拿我来说，我宁可要她乱用名词、动词，也要摘干净青菜，说一百回下流或者无聊的话，也别烧焦我的肉，或者把汤给我弄得太咸了。我活命靠汤好，不靠语言漂亮。渥日拉没有教人烧好了汤；马莱伯和巴尔扎克用起漂亮字来那样有学问⁽³⁴⁾，下厨房也许就成了傻瓜。

费娜曼特 你这些话，粗俗不文，叫人听了恶心！一个人自命是人，居然妄自菲薄，不提高精神生活，长年停在物质享受阶段！身体这块烂肉，有什么重要，有什么价值，也值得我们念念不忘？难道我们不该拿它扔得远远的？

克里萨耳 不对，我的身体就是我自己，我要加以护理。叫它烂肉，随你；可是我这块烂肉，我偏宝贵。

白莉丝 哥哥，身体体现精神，不过，你要是相信所有学者的话，你就知道精神的重要远在身体之上，我们最大的操心、最先的努力，就该拿科学的汁液把它培养起来才是。

克里萨耳 说实话，你要是想培养你的精神的话，像大家说的，你就该吃得精。用不着你那套操心，也用不着你那套关切……

费娜曼特 啊！我的耳朵听不来“关切”这两个字，它有一股古老的臭味道。

白莉丝 这两个字的确是太过时了⁽³⁵⁾。

克里萨耳 你们要不要听我讲话？我简直憋不住啦，我一定要去掉假面具，拿脾气发出来：人家把你们说成疯子，我难过极了……

费娜曼特 你怎么啦？

克里萨耳 妹妹，我是同你讲话：别人说话，语法上芝麻大一点小错，你也讨厌。可是你自己做人，就非常有失检点。⁽³⁶⁾我不喜欢常和你们在一起的那些书呆子，除去普鲁塔耳克写的那本大书压压我的拉巴⁽³⁷⁾有用之外，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就该统统烧掉，科学也交给城市的博士⁽³⁸⁾钻研去。家里鸽楼那根吓人的老长的望远镜，还有那些面目可憎的许多小把戏，也老老实实给我送走了吧。你们少管管月亮的闲事，还是分心料理料理一塌糊涂的家务吧。一个女人做研究，知道许多事，就处处不相宜：把子女管教好了，家务照料好了，监督监督用人，节省节省开支，才是她的研究，她的哲学。我们的祖先，在这一点上，就很有道理；他们讲，一个女人有本事区别短裤

和小领紧身短袄，才学也就够大的了。他们的女人不念书，可是也过活得不错。家务事是她们全部渊博谈话的内容；她们没有书，有的也就是一个针箍，还有线和针，她们拿这些东西给女儿做嫁妆。眼下女人不要这种风俗，她们要的是写，是变成作家；对于她们，就没有一门科学嫌太深：在我们家，比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来得厉害。高深莫测的秘密，也在这儿想得出来；除去应该知道的不知道，此外就全知道。人在这儿晓得月亮、北极星、金星、土星、火星的运行；这种无补于实际的知识，人到老远的地方找寻；可是我要吃的那锅菜怎么样了，没有人知道。我的用人讨你们好，也醉心科学，可是该干的活儿，个个丢在一旁不管。推理成了全家大小的工作，推来推去，就是不见理性。有的一边烤肉，一边念历史，把肉给烤焦了；有的思索诗句，赶着我要他拿酒给我喝。总而言之，他们学你的榜样。我有听差，不见应差。一个可怜的丫头，总算给我留下来了，没有染上这种恶劣风气，如今也大吵大闹撵了出去，理由是她不会照渥日拉的规则说话。你听我讲，妹妹，我讨厌这种做法。（我方才说过，我是在对你讲话。）我不喜欢你那些说拉丁话的客人，尤其是那位特里扫丁先生。都是他和他的诗，拿你们变成了人人的笑柄。他讲的话句句莫名其妙：听他说话，人要想上半天才懂。依我看呀，他那颗脑袋，我相信有一点糊涂。

费娜曼特 天呀，灵魂和语言都多下流！

白莉丝 小粒子数他这一堆笨重！原子构成的心灵，数他这一颗商人气⁽³⁹⁾！而我会和他是同一父母所生！我恨极了和你是一家人，我走，你不嫌丢脸，我嫌。

第八场

费娜曼特，克里萨耳。

费娜曼特 你还有什么话要教训我？

克里萨耳 我？没有。吵闹的事，过都过去了，我们就不谈了吧。谈谈别的。你的大女儿，我看，厌恶结婚：反正她是一位哲学家，你管教得很好，我不说什么了。不过她的妹妹，又是一种性格，我想还是给亨利艾特找一个丈夫……

费娜曼特 我正在盘算这事。我不妨把我的意思说给你听。你不敬重特里扫丁先生，怪我们不该和他往来，我觉得他倒可以做她的丈夫，我比你清楚他的人品。我这方面已经决定下来了，争执也是多余。我看中了的女婿，随你赞成不赞成，反正我不要听你唠叨。我这样做，有我的理由。大家会称道的。你要是通知她的话，也瞒不住我。

第九场

阿里斯特，克里萨耳。

阿里斯特 怎么样？哥哥，太太走啦，我看出你方才和她在一起谈话来的。

克里萨耳 是的。

阿里斯特 结果怎么样？亨利艾特嫁得成？她同意啦？事情解决啦？

克里萨耳 还没有完全解决。

阿里斯特 她不赞成？

克里萨耳 不是。

阿里斯特 她拿不定主意？

克里萨耳 一点也不是。

阿里斯特 到底怎么样？

克里萨耳 她向我建议，要另一个人做女婿。

阿里斯特 另一个人做女婿？

克里萨耳 另一个人。

阿里斯特 这人是谁？

克里萨耳 特里扫丁先生。

阿里斯特 什么？这位特里扫丁先生……

克里萨耳 是啊，说起话来，总是诗和拉丁。

阿里斯特 你要他做女婿？

克里萨耳 我？老天在上，没有。

阿里斯特 你怎么回答？

克里萨耳 没有回答；幸而我没有开口，否则倒留下把柄啦。

阿里斯特 理由十分充足。这已经显出你的威风来了。少说你也对她提出克利当德来的？

克里萨耳 没有提出；因为我看她要另一个人做女婿，我想我还是不提为妙。

阿里斯特 你可真是谨慎到了家！这样软弱，你不嫌难为情？天下会有这种懦汉，唯太太之命是听，她决定下来的事，说什么也不敢反驳？

克里萨耳 我的上帝！你说起话来，满不在乎，可是，兄弟，你不知道我多怕嘈杂。我顶爱安宁、清静、悠闲，可是你的嫂子一动气，天也塌了下来。她非常重视哲学家这个称呼，然而她并不因此就少发怒。她根据她的伦理学，看不起财富，可是伦理学对她的肝火，毫无作用。她决定了什么事，你露出半句口风反对，整整一星期，你别想能够安静。她一瞪眼睛，我就打战，不知道躲到哪儿才好。她简直就是母夜叉。可是泼妇归泼妇，我得喊她心肝肉肉。

阿里斯特 得啦，你是寻自己开心。我对你实说了吧，嫂子压制你，是你纵容成的。你的懦弱是她的权势的来由。主妇的名称是你给她

的。她之所以能够高高在上，还不是你依顺的结果。你像牲口一样由她牵着鼻子。什么？你不管别人怎么样称呼你，就不能够挺起胸脯来做一回男人？就不能够叫女人顺从你的心思？不能够大起胆子讲上一句“我要这样做”？难道你家里有人想入非非还不够，还得女儿陪着做牺牲？难道你拿你的全部家当送给一个蠢人，就只为他会说六句拉丁唬人？就只为嫂子时时刻刻把这书呆子吹成大才子、大哲学家？就只为这家伙写些关于爱情的诗句，谁也赛不过，然而大家知道，糟不可言？你眼睁睁看着女儿牺牲，拱手把全部家当送给这种人，也不害臊？得啦，再说一遍，你是在胡闹，你的懦弱行为只配大家笑话。

克里萨耳 对，你有道理，我看出来是我错。好，兄弟，我一定要显出我比往常刚强。

阿里斯特 说得好。

克里萨耳 像我这样受女人制，简直丢人。

阿里斯特 很好。

克里萨耳 她利用我随和也利用得太过分。

阿里斯特 对。

克里萨耳 欺我性子好也太过分。

阿里斯特 毫无疑问。

克里萨耳 我今天要她知道，我的女儿是我的女儿，我是她的主子，我要照我的意思给她找一个丈夫。

阿里斯特 现在你明白事理啦，我总算盼着啦。

克里萨耳 兄弟，你喜欢克利当德，晓得他的住处，叫他立时就来。

阿里斯特 我马上去，跑着去。

克里萨耳 我忍受得也太久了，我要叫大家看看我也是人。

第三幕

第一场

费娜曼特，阿尔芒德，白莉丝，特里扫丁，酸枣。

费娜曼特 啊！我们在这儿坐下来吧，诗里每一个字需要我们欣赏，坐下来听，方便多了。

阿尔芒德 我是望眼欲穿。

白莉丝 我们是盼也盼死了。

费娜曼特⁽⁴⁰⁾ 你写出来的东西，在我看来，妙不可言。

阿尔芒德 这对我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快感。

白莉丝 这是我的耳朵的美食盛饕。

费娜曼特 你就别拖延了，我们是病也急出来了。

阿尔芒德 快念罢。

白莉丝 你就尽早让我们开心吧。

费娜曼特 我们恨不即时听到你的警句诗，你就读给我们听吧。

特里扫丁⁽⁴¹⁾ 哎呀，夫人，这是一个新生的婴儿，它的命运必然能够感动你，因为我方才在你的院子生出它来。

费娜曼特 有你做父亲，就够我心疼它的了。

特里扫丁 你的称赞可以给它做母亲。

白莉丝 真是妙语如珠！

第二场

亨丽艾特，费娜曼特，阿尔芒德，白莉丝，特里扫丁，酸枣。

费娜曼特⁽⁴²⁾ 喂！你干什么走开？

亨丽艾特 你们谈话谈得好好的，我怕吵了你们。

费娜曼特 过来，用心和我们一道欣赏欣赏这首神异之作。

亨丽艾特 我不懂文章好坏，我对才学这种事，本来就是外行。

费娜曼特 没有关系。再说，我回头还有话要讲给你听。

特里扫丁⁽⁴³⁾ 你一心一意只在姿色上下功夫，学问难得引起你的热情。

亨丽艾特 两样没有一样我喜欢的，我一点也不想……

白莉丝 啊！还是想着新生的婴儿吧，我求你们了。

费娜曼特⁽⁴⁴⁾ 来，小伙计，快端座儿来。（跟班端椅子，绊了一跤。）
看他多笨！你学过平衡，怎么还会摔倒了？

白莉丝 无知的东西，你看出你跌倒的原因了没有？你离开我们叫做重心的固定点，这才摔了的。

酸 枣 小姐，我倒在地上就看到了。

费娜曼特⁽⁴⁵⁾ 蠢才！

特里扫丁 幸而他不是玻璃做的！

阿尔芒德 啊！无往而不是才华！

白莉丝 就干不了。⁽⁴⁶⁾

费娜曼特 快给我们端上你的好菜吧。

特里扫丁 你们饥饿到了这步田地，一盘八行诗，我看似乎也太不丰盛了，所以我在警句诗或者情歌⁽⁴⁷⁾之外，现在添一首十四行诗来调味，我想，没有什么不相宜吧。有一位亲王夫人就夸这首十四行诗来的。诗里撒遍了精盐，我相信你们会十分欣赏的。

阿尔芒德 哦！那是一定的。

费娜曼特 我们就快用心听吧。

白莉丝 （他每次想读，她打断了他。）我兴奋的心已经先跳起来了。

我爱疯了诗歌，特别是关于爱情的妙句。

费娜曼特 我们老说话，他就念不成了。

特里扫丁 “十四……”

白莉丝⁽⁴⁸⁾ 侄女，别出声！

特里扫丁 “十四行诗，与余拉尼亲王夫人，关于她的寒热。

你的谨慎睡着了，

待你最凶的仇敌，

好得不得了，请他住，

而且富丽堂皇地。”

白莉丝 啊！起句可爱！

阿尔芒德 造语惊人！

费娜曼特 只他一个人有出语畅达的诗才！

阿尔芒德 “谨慎睡着了”，令人五体投地。

白莉丝 我觉得“请他住”令人心醉。

费娜曼特 我喜欢“好得不得了”和“富丽堂皇地”，两个短语，相映成辉。

白莉丝 我们听下面的。

特里扫丁

“你的谨慎睡着了，

待你最凶的仇敌，

好得不得了，请他住，

而且富丽堂皇地。”

阿尔芒德 “谨慎睡着了”！

白莉丝 “请他住”！

费娜曼特 “好得不得了”和“富丽堂皇地”。

特里扫丁

“负心的东西，竟敢
害你的美好的性命，
从你的绣房把他
赶走，决不容情。”

白莉丝 啊！慢些，求你让我喘一口气。

阿尔芒德 请你给我们留出时间赞赏。

费娜曼特 听到这些诗句，心里起来一种无名感觉，就像我要晕倒了一样。

阿尔芒德 “从你的绣房把他
赶走，决不容情。”

“绣房”两个字用在这儿，非常漂亮，比喻也恰到好处！

费娜曼特 “赶走，决不容情。”

啊！“决不容情”，真是不同凡响！在我看来，单这一句，就是无价之宝。

阿尔芒德 我也爱这句“决不容情”。

白莉丝 我和你的意思一样，“决不容情”很好。

阿尔芒德 我希望我能写出这种诗句。

白莉丝 一首整诗也不过如此。

费娜曼特 可是你们真像我一样，了解那些微妙的地方吗？

阿尔芒德

白莉丝

哦，哦！

费娜曼特 “赶走，决不容情”。

即使有人为寒热说话，你也由它去，不理那些闲话。

“赶走，决不容情。”

“决不容情，决不容情”。

这句“决不容情”涵意很深，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像我一样，听出许许多多意思，反正我是听出来了。

白莉丝 句子不长，可是意思真多。

费娜曼特⁽⁴⁹⁾ 可是你写这句可爱的“决不容情”的时候，你，倒说，你真就明白它的全部力量？你自己真就想到我们体会出来的全部意义？当时你以为自己用尽了才气？

特里扫丁 哎，哎。

阿尔芒德 “负心的东西”，我也割舍不下。这负心的寒热，不公平，不礼貌，人家接它住进来，它倒反脸无情害人。

费娜曼特 总而言之，这两节四行诗都很难得。

我们快听后面两节三行诗罢，我求你了。

阿尔芒德 啊，请你再说一遍“决不容情”。

特里扫丁 “赶走，决不容情。”

费娜曼特

阿尔芒德

白莉丝

“决不容情”！

特里扫丁 “从你的绣房把他

赶走，决不容情。”

费娜曼特

阿尔芒德

白莉丝

“绣房”！

特里扫丁 “负心的东西，竟敢”……

费娜曼特

阿尔芒德

白莉丝

“负心的”寒热！

特里扫丁 “害你的美好的性命。”

费娜曼特 “美好的性命”。

阿尔芒德

白莉丝

啊！

特里扫丁 “从你的绣房把他赶走，决不容情。

什么？吸你的血，不尊敬金枝玉叶。”

费娜曼特

阿尔芒德

白莉丝

啊！

特里扫丁 “日夜对你放肆！

你把他带到浴室，

不要再对他顾忌，

就亲手把他淹死。”

费娜曼特 我受不了啦。

白莉丝 我晕过去啦。

阿尔芒德 我开心死啦。

费娜曼特 千万种快感在你心里交流。

阿尔芒德 “你把他带到浴室”。

白莉丝 “不要再对他顾忌”。

费娜曼特 “就亲手把他淹死”。

用你一双手，在浴盆里头，把他淹死。

阿尔芒德 你的诗是一步一放光。

白莉丝 人在里面散步，心旷神怡。

费娜曼特 脚底下全是美丽的东西。

阿尔芒德 里面是撒遍玫瑰花的小径。

特里扫丁 那么，这首十四行诗，你们觉得……

费娜曼特 可爱，新颖，从来没有人写过这样美的诗。

白莉丝⁽⁵⁰⁾ 什么？你听了会无动于衷？侄女，你这副脸相实在难看！

亨丽艾特 姑妈，人的脸相，不由自主，就是才气，也不人人都有。

特里扫丁 也许小姐嫌我的诗不好。

亨丽艾特 不：我没有听。

费娜曼特 哦！我们听听“警句诗”吧。

特里扫丁 “一辆鸡冠花颜色的马车，与一位相熟的贵夫人”。

费娜曼特 标题总是与众不同。

阿尔芒德 标题新颖，就准备好了妙语如珠。

特里扫丁 “爱情高价出卖它的锁链”。

费娜曼特	}	啊！
阿尔芒德		
白莉丝		

特里扫丁 “我的钱财已经用掉一半；

就说这辆漂亮马车，
也是金子前横后遮，
轰动全国，我的娜易斯
坐在里头，好不洋洋得意。”

费娜曼特 啊！“我的娜易斯”！学问渊博。

白莉丝 比得好，单这就值一百万⁽⁵¹⁾。

特里扫丁 “就说这辆漂亮马车”。
也是金子前横后遮，
轰动全国，我的娜易斯
坐在里头，好不洋洋得意：
马车是我的收入所得，
别再说成鸡冠花颜色。”

阿尔芒德 哦，哦，哦！谁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句。

费娜曼特 只有他能写出这种警句。

白莉丝 “马车是我的收入所得，
别再说成鸡冠花颜色。”

语尾变化是：“我的收入、关于我的收入、属于我的收入。”⁽⁵²⁾

费娜曼特 自从你我相识以来，我不知道我对你是否先有好感，不过你的诗和你的散文，我可是处处欣赏来的。

特里扫丁 要是你肯拿大作给我看的话，我也一定照样欣赏。

费娜曼特 我新近没有写诗，不过，我有八章关于我们的学会的计划，希望不久能够向你请教。柏拉图写他的理想国论文，停留在设计阶段⁽⁵³⁾，我想用散文方式，彻底发挥一下。原因是我对一般人的诬蔑，认定我们没有才情，深感愤恨。男子把我们贬在不名誉的地位，限制我们的才分，仅仅做些无谓小事，不许我们问津崇高的知识，根本不通，我要帮我们全体妇女把这口气争过来。

阿尔芒德 我们的理性活动不得超出判断裙子和斗篷样式的好坏，花边或者新锦绣的美丑，这对我们女性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白莉丝 我们一定要消灭这种可耻的地位，公开粉碎我们的精神的羁缚。

特里扫丁 你们知道我一向尊敬妇女，我礼赞她们的眼睛的晶莹，同时也称道她们的精神的光明。

费娜曼特 所以女性这方面还你公道。可是有些人就不然了，包办知识，夜郎自大，小看我们；我要他们知道妇女照样也有学问，可以像他们一样，举行学术会议，而且具有更高的原则。他们分裂，我们联合，把美丽的语言和高尚的知识并在一起⁽⁵⁴⁾，以形形色色的实验，揭露自然的秘密，讨论任何一个学派的问题，决不有所偏袒。

特里扫丁 关于次序的说法，我拥护亚里士多德学派。

费娜曼特 关于观念的说法，我热爱柏拉图学派。

阿尔芒德 我喜欢伊壁鸠鲁，理论引人入胜。

白莉丝 就我来说，我非常同意小粒子说法；可是空虚说法，我就接受不了，倒是液体说法，我还可以欣赏欣赏⁽⁵⁵⁾。

特里扫丁 笛卡儿关于磁性的解释，很合我的看法⁽⁵⁶⁾。

阿尔芒德 我爱他的漩涡学说⁽⁵⁷⁾。

费娜曼特 我爱他的陨星学说⁽⁵⁸⁾。

阿尔芒德 我盼望我们的会议早开，也叫大家看看我们发明上的造诣。

特里扫丁 大自然对你们没有隐秘可言，我热切期待你们这方面的卓越成就。

费娜曼特 拿我来说，不是我夸口，我已经有了一种发现：我清清楚楚望见月亮里头有人。

白莉丝 我想，我还没有望见人，可是像望见你一样，我望到了一些钟楼⁽⁵⁹⁾。

阿尔芒德 我们像钻研物理一样，钻研文法、历史、诗词、伦理学和政治。

费娜曼特 伦理学有些实例，我很喜欢，从前就有大学者们专研究它来的。可是我顶欣赏的，倒是斯多葛派，我觉得没有比他们的理想再美的了⁽⁶⁰⁾。

阿尔芒德 大家用不了多久，就会看到我们的语言法则的，我们在这方面引起革命来。有一类字，动词也好，名词也好，我们根据一种理论的或者本能的仇恨，同它们誓不两立，相互约好了不用。我们决计判处它们死刑，举行学术会议的时候，我们就会宣布这些形形色色的字不合法，把它们从散文和诗词中间清洗出去。

费娜曼特 但是我们的学会会有一个最美的方案、一个我特别欣赏的高贵企图、一个充满光荣的计划，将来一定得到全体明哲之士的赞扬，就是：取消那些肮脏的音节，因为它们破坏字句的和谐；取消那些我们恶劣的滑稽家爱用的滥调；取消那些大量下流双关语的来源，因为它们有害于妇女的尊严。

特里扫丁 这些方案，确实令人钦佩。

白莉丝 我们写出章程以后，一定请教。

特里扫丁 章程一定是句句漂亮，条条清楚。

阿尔芒德 我们根据我们的法则裁判作品优劣。散文和诗词，通过我们的法则，接受我们的领导：除去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之外，没有一个人有才情。我们篇篇挑剔，原因是除去我们之外，就没有一个人能写得好。

第三场

酸枣，特里扫丁，费娜曼特，白莉丝，阿尔芒德，亨丽艾特，法狄屋斯。

酸 枣⁽⁶¹⁾

先生，外边有一个人找你，他穿一身黑，说起话来柔声柔气的。⁽⁶²⁾

特里扫丁 这是那位有学问的朋友。他三番四次要我引见。

费娜曼特 有你介绍，决错不了。⁽⁶³⁾我们表示欢迎，起码也该显显我们的才情。⁽⁶⁴⁾喂！我要你有用，我方才不对你说得明明白白的。

亨丽艾特 要我干什么？

费娜曼特 过来，回头你就知道。

特里扫丁⁽⁶⁵⁾ 他就是那位渴想一见你们的先生。我介绍他给你，夫人，我不怕有人怪我给你引荐一位俗人，因为才子名下有他在内的。

费娜曼特 介绍人充分说明他的价值。

特里扫丁 他对古代作家非常熟悉，而且懂得希腊文，夫人，谁也比不上他。

费娜曼特⁽⁶⁶⁾ 希腊文，天呀！希腊文！妹妹，他懂希腊文！

白莉丝⁽⁶⁷⁾ 啊，侄女，希腊文！

阿尔芒德 希腊文！真可以！

费娜曼特 什么？先生懂希腊文？啊！看在希腊文分上，先生，求你许我吻抱吻抱你。（他吻每一个妇女，临到亨利艾特，她拒绝他吻。）

亨利艾特 原谅我，先生，我不懂希腊文。⁽⁶⁸⁾

费娜曼特 我一百二十分尊敬希腊书。

法狄屋斯 夫人，我今天向你表示敬意，唯恐热心过分，惹人讨厌，反而打搅你们的渊博谈话。

费娜曼特 先生，懂希腊文，就不会造成损害的。

特里扫丁 而且，他在诗和散文上，造诣非凡，只要他肯，会有作品给你看的。

法狄屋斯 作家们有一个缺点，就是强迫别人老谈自己的作品，在法院，在林荫道，在小巷⁽⁶⁹⁾，在用饭时，不知疲倦地读自己的令人疲倦的诗。一个作家到处求人恭维，自己熬夜不说，还要看见张三李四，耳提面命，要人家随时陪自己受难，在我看来，再胡闹不过。从来没有人见我这样乱来过；我在这方面，和一个希腊人见解相同。他特地订了一种学规，禁止他的全体学员，辱没身份，急于读他们的作品。我为年轻的情人们写了一些小诗，很愿意听到你们的见解。

特里扫丁 你写出来的诗，与众不同，分外美丽。

法狄屋斯 格娜丝、维纳丝⁽⁷⁰⁾光临在所有你的诗里。

特里扫丁 你写出来的诗，气势自然，推敲入微。

法狄屋斯 你写出来的诗，句句“依陶”、“怕陶”⁽⁷¹⁾。

特里扫丁 你写的田园诗，风格恬雅，远在代奥克里特、维吉尔之上⁽⁷²⁾。

法狄屋斯 你写的颂歌，气度轩昂、妍丽、旖旎，你的贺拉斯也远不如你⁽⁷³⁾。

特里扫丁 还有比你的小民歌更多情的？

法狄屋斯 还有什么赶得上你的十四行诗的？

特里扫丁 还有什么比你的小回旋曲⁽⁷⁴⁾更动人的？

法狄屋斯 还有什么像你的情歌那样颖思骏发的？

特里扫丁 你的三节辘韵诗⁽⁷⁵⁾，特别可爱。

法狄屋斯 你的限韵诗⁽⁷⁶⁾，令我倾倒。

特里扫丁 假如法兰西能了解你的价值……

法狄屋斯 假如世纪领会你的才情……

特里扫丁 你上街一定乘镀金马车。

法狄屋斯 公众一定给你建立雕像。可不！这是一首三节辘韵诗，我希望你直言无隐，把你的意见告诉我……

特里扫丁 有一首十四行小诗，关于余拉尼亲王夫人的寒热的，你看到了没有？

法狄屋斯 是的，昨天有人在会上读给我听来的。

特里扫丁 你晓得作者是谁吗？

法狄屋斯 不晓得；不过，不瞒你说，他的十四行诗没有丝毫可取之处。

特里扫丁 可是许多人觉得可爱。

法狄屋斯 这挡不住诗是坏诗。要是你看见的话，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特里扫丁 我知道，我的看法根本和你不一样，而且很少有人写得出来那样一首十四行诗。

法狄屋斯 上天保佑我不写那种坏诗！

特里扫丁 我坚持谁也写不出再好的诗来，最大的理由就是：我是作者。

法狄屋斯 你？

特里扫丁 我。

法狄屋斯 我简直不晓得这是怎么搞的。

特里扫丁 那是因为我不幸没有能讨你欢喜。

法狄屋斯 想必是听的时候，我心不在焉，或者读诗的人把诗读坏了。不过，我们不谈这个，还是谈谈我的三节辘轳诗。

特里扫丁 依我看来，三节辘轳诗是一种淡而无味的东西，味道古老，已经不时兴了。

法狄屋斯 可是三节辘轳诗有许多人爱好。

特里扫丁 这挡不住我不喜欢。

法狄屋斯 不见得为了你不喜欢就更坏吧。

特里扫丁 只有书呆子不忍释手。

法狄屋斯 其实你不见得就不喜欢。

特里扫丁 你是无中生有，乱将自己比别人。(77)

法狄屋斯 你是岂有此理，错拿本人看成我。

特里扫丁 算啦，低班学生，纸上涂鸦的能手。

法狄屋斯 算啦，不成材的歪诗人，诗人之中的败类。

特里扫丁 算啦，拼凑大师，无耻的抄袭家。

法狄屋斯 算啦，村学究……

费娜曼特 哎！先生们，你们想怎么着？

特里扫丁 你不要脸，剽窃希腊作品、拉丁作品，人家问你讨还，快，快去还给原主罢。

法狄屋斯 你拿你的诗把贺拉斯弄成残废，快，快上帕耳纳索斯山谢罪吧。

特里扫丁 想想你的书吧，一直没有人注意。

法狄屋斯 想想你的书商吧，他进了救济院。

特里扫丁 我早已名满天下，你侮蔑我也没有用。

法狄屋斯 对，对，请教请教《讽刺诗》的作者吧⁽⁷⁸⁾。

特里扫丁 你也去请教一下吧。

法狄屋斯 我是满意的，大家看见，他待我体面多了。他仅仅顺手捎带了我一下，法院那边几位被人尊敬的作家，教我少挨骂了；可是他在诗里头，从来就不给你喘气的机会，你处处成了他的箭靶子。

特里扫丁 正其如此，我的身份也就显得更高了。他把你看成无名小卒，和群众放在一起；他觉得打你一记，就够你受了，所以也就从来不赏你脸，光顾两回。但是他攻击了我，就像攻击一位高贵的仇敌，似乎要他拿出全副力量单独对付。他随时随地攻击我，正好说明他从不相信自己胜利。

法狄屋斯 我的笔会让你知道我是什么样人。

特里扫丁 我的笔会告诉你谁是你的师傅。

法狄屋斯 诗、散文、希腊文、拉丁文，我们就比比看。

特里扫丁 好，我们就单打单，在巴尔班⁽⁷⁹⁾见。

第四场

特里扫丁，费娜曼特，阿尔芒德，白莉丝，亨丽艾特。

特里扫丁 你称赞的十四行诗，他居然攻击，夫人，我辩护的是你的见解，你一定不要怪我生气才好。

费娜曼特 我希望设法给你们和解。不过我们还是谈谈别的事吧。过来，亨丽艾特。你一点才情也没有，我老早就在担心了，现在我想出一个让你有才情的办法来了。

亨丽艾特 引经据典的谈话，我干不来，没有必要为我操这种心。我喜欢过自在日子，句句话都有才情，也太辛苦。我可不存这种野心。做一个笨人，母亲，我觉得就很好了。我宁可说说家常，也不情愿绞尽脑汁，谈吐儒雅。

费娜曼特 对，不过我可看不下去。我今天有这么一个女儿，我咽不下这口气。面貌美丽，是一种脆弱的装饰、一朵瞬息凋零的花、一道转眼消逝的光彩，也就是和表皮发生关联，只有心灵美丽，才是本生的、坚定的。所以我许久就在寻思一种方法，能够给你一种经年不残的美丽，引起你对学问逐渐的爱好，获得渊博的知识。我照我的愿望，最后想到物色一位富有才情的男子和你待在一起。⁽⁸⁰⁾这位男子就是先生：我看中了他，我要你拿他当丈夫看待。

亨丽艾特 我，母亲？

费娜曼特 对，你。表示表示好感吧。

白莉丝⁽⁸¹⁾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眼睛求我放出你的心，同意你把心献给别人。好吧，我赞成就是。我答应你和别人结婚。你结了这门亲，在社会就站稳脚跟了。

特里扫丁⁽⁸²⁾ 小姐，我是喜出望外，不晓得说什么才好。我有荣幸和你结婚，我……

亨丽艾特 且慢，先生，还没有行礼，先别这么着急。

费娜曼特 有你这样回答的！你要知道，万一……够啦，你明白我的意思。她会听话的；我们走吧，由她想去。

第五场

亨丽艾特，阿尔芒德。

阿尔芒德 你看母亲对你操足了心，给你挑了一个名满天下的丈夫……

亨丽艾特 既然好得不得了，你为什么不嫁他？

阿尔芒德 是给你订的亲事，又不是给我订的。

亨丽艾特 你是姐姐，我奉让就是。

阿尔芒德 你认为婚姻可爱，如果我也认为可爱的话，我会欢欢喜喜答应的。

亨丽艾特 我如果像你一样，也爱书呆子的话，我也许会觉得这门亲事称心的。

阿尔芒德 我们的爱好虽然不一样，可是，妹妹，我们应当服从父母才是：母亲有全权管我们，你抗拒也没有用……

第六场

克里萨耳，阿里斯特，克利当德，亨丽艾特，阿尔芒德。

克里萨耳⁽⁸³⁾ 好，女儿，你一定赞成我的安排。脱掉手套。握先生的手。我愿你们成为夫妇，从今以后，你要拿他当自己心爱的人看。

阿尔芒德 妹妹，你盼这门亲事盼红了眼。

亨丽艾特 姐姐，我们应当服从父母；父亲有全权作主。

阿尔芒德 母亲也有权要我们服从。

克里萨耳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阿尔芒德 我是说，关于这门亲事，我很担心母亲和你意见不一致，她给妹妹另外安排了一个丈夫……

克里萨耳 住口，是非精。你爱谈哲学，去同她谈一个够，我的事不劳你管。拿我的心思告诉她，再提醒她：别惹我生气。快走。⁽⁸⁴⁾

阿里斯特 很好：有你的！

克利当德 多兴奋！多开心！啊！我多走运！

克里萨耳⁽⁸⁵⁾ 好，握着她的手，从我们面前走过，带她到她的房间去。啊，两个人多亲热！⁽⁸⁶⁾看，孩子们的柔情蜜意，把我看得心也动了；我简直返老还童，想起我年轻时候的恋爱事由来了。

第四幕

第一场

阿尔芒德，费娜曼特。

阿尔芒德 是啊，什么也不在她心上，卖弄她是父亲的孝顺女儿，听见吩咐，想也不想，连声应了下来。她那份神气，不像是依顺父亲的主张，倒像故意不拿母亲的吩咐当话。

费娜曼特 我倒要让她看看，她应该听哪一个人的话，我们两个人里头，谁的主张有理性，谁应当管她，是母亲，还是父亲；是精神，还是肉体；是形式⁽⁸⁷⁾，还是物质。

阿尔芒德 他们少说也该同你商量一声才是。可是那位公子哥儿，作风特别，不管你同意不同意，硬要做你的女婿。

费娜曼特 他是一厢情愿，离事实还远得很呐。我先前觉得他好，赞成你们相爱，可是后来我看他做事，又不喜欢他了。你知道，感谢上帝！我也写写东西，他就从来没有求我读给他听过。

第二场

克利当德⁽⁸⁸⁾，阿尔芒德，费娜曼特。

阿尔芒德 我是你的话，说什么也不答应他做亨利艾特的丈夫。如果以为我说这话，是为自己，因为他对我使坏，所以我私下恼他，那就冤枉我这番意思了。我有哲学做我的强大的后盾，可以看破一切，抵挡类似这样的打击。可是待你也这样可恶，那就太欺人了。荣誉要你反对他，何况他这个人，你并不喜欢，对你实说了吧，我就没有见他对你有过丝毫敬重的心思。

费娜曼特 小蠢东西！

阿尔芒德 你在社会上有了名声，他也总是冷冷淡淡的，不要捧你一句。

费娜曼特 混账东西！

阿尔芒德 你写出的新诗，我有许多回念给他听，他也不说一句好话。

费娜曼特 无礼的东西！

阿尔芒德 我们常常为了这事争论，他那些怪话，你想不到……

克利当德 哎！少说两句吧，我求你啦。小姐，发一点慈悲，否则，少说也要有一点诚实。我怎么对不起你来的？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说我坏话？你处心积虑，破坏我的信用，使我需要的人讨厌我，说呀，讲呀，你怎么会这样大怒不止的？我希望夫人做一下公正的裁判。

阿尔芒德 你说我动怒，就算是吧，我也有的是理由动怒。我太该生你的气了。初恋是一种神圣权利，人宁可牺牲地位，捐弃性命，也不另寻新欢的，世上数负心可恶了，一个人喜新厌旧，品行坏到极点。

克利当德 小姐，你不理我，怎么也好说成是我负心？我这样做，不过是照你的意思做罢了，万一我得罪你的话，你怪也只好怪自己目中无人。我一见你就爱上了你。我一心一意爱了你足足两年。殷勤、礼貌、敬奉、服侍：我没有一样没有献给你。可是我的热情、我的

心思，没有一样对你有用。我发现你拒绝我的情意。你不收留，我就拿我的情意献给别人。你说，小姐，这是我错，还是你错？是我变心，还是你逼我变心？是我丢了你，还是你赶掉我？

阿尔芒德 先生，取消你的爱情的庸俗成分，把它弄干净了，你也好说是跟你作对？难道真正爱情的美丽不是纯洁？难道你不能为我一刀两断，割开思想和感觉的联系？难道心心相印的欢娱，没有身体在内，你不欣赏？难道你除了世俗之爱就没有别的爱？难道你除了物质结合就不能相爱？难道我在你心里燃起的爱火，必须结婚和婚后的种种，才旺得起来？啊！多古怪的爱！伟大灵魂离这种夫妇之道，又多远哟！他们的热情没有感觉搀在里头：这种美丽的爱火要的只是心与心的结合，此外统统不在他们的话下。这像天火一般洁净。这样相爱，不但叹气合乎礼法，而且决不至于淫心荡漾。他们的目的没有丝毫邪念夹杂进来。他们为爱而爱，不为别的。全部兴奋集中在精神方面，谁也看不出自己还有一个身体。

克利当德 对不住，不幸的是，小姐，我这方面不光看出自己有一个灵魂，也看出自己有一个身体。我觉得关系密切，丢开身体也不可能。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和它隔离。上天没有给我这种哲学，我的灵魂和我的身体只好走在一道。像你说的，世上最美丽的东西就是集中在精神方面的纯洁爱情、心与心的结合、斩断感觉联系的情意。可是像你说的，我是一个俗人，这种爱情对我未免是太细致了。我以全部存在相爱，我所需要于对方的爱情，我承认，也是对方的全部生命。这不是什么应该严加惩罚的事。我没有意思指摘你的崇高见解，不过，依我看，世上通行的倒是我这种方法：婚姻不但很时髦，而且还是一种正当、甜蜜的锁链。所以我如果曾经希望做你的丈夫的话，当时你也犯不上为我这种鲁莽想法就和我生气。

阿尔芒德 好吧，先生，好吧，你既然不听我的劝告，要人满足你的粗鄙的见解，而且要你忠心相爱，非肉体结合、有形的锁链不可，只要母亲答应，我决定同意你的要求。

克利当德 小姐，来不及了；位子已经让别人抢了去了。你不要我，我另找了一个存身的地方，人家待我恩至义尽，我再反复无常，就对不起人了。

费娜曼特 可是，先生，你打算娶我另一个女儿，也指望我赞成来的？请问，你一厢情愿的时候，知不知道我已经给亨丽艾特另外预备好了一位丈夫？

克利当德 哎，夫人！看看你挑的人吧，我求你啦。做特里扫丁先生的情敌，请你就行行好，别让我丢这分脸，受这分委屈吧。你器重才子，看不上我，可是你给我挑的这位对手，没有比他不高贵的了。我们的世纪缺乏欣赏力，有些人得以自命才子，可是特里扫丁先生，就连骗人也骗不过，他写的那些东西，人人看了摇头。除了府上之外，别处就没有他立脚的地方。有许多回，见你把这些无聊东西夸上了天，我简直惊讶得什么也似的，假如是你写的，你一定会否认的。

费娜曼特 假如你看他不同于我们看他，那是因为我们不用你的眼睛看他。

第三场

特里扫丁，阿尔芒德，费娜曼特，克利当德。

特里扫丁⁽⁸⁹⁾ 我来告诉你一件重要新闻。夫人，我们睡觉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就逃出了这场大难：一颗星球走过我们附近，穿过我们的旋涡，落下去了。它要是在半路遇到我们的地球的话，会像玻璃一样粉碎的。

费娜曼特 我们改天再谈好了，先生对这种事丝毫不感兴趣。他爱的是愚昧，恨的是才学。

克利当德 这话需要一点修正。夫人，我来解释：我恨的仅仅是有害于人的才学。才学本身又好又美，然而我宁可和愚人待在一起，也不

要某些人去做学者。

特里扫丁 别人怎么说，我不知道，不过就我看来，学问并不有害于人。

克利当德 我的见解却是：在行为上，在语言上，学问都能制造大傻瓜。

特里扫丁 谬误。

克利当德 我想我不用卖弄聪明，就很容易举出证据来的。我要是理由不充足的话，无论如何，我拿稳了不会缺少有名的实例。

特里扫丁 引证帮你作不出结论。

克利当德 我不必到远处寻找。

特里扫丁 我这方面就没有看见这些有名的实例。

克利当德 我呀，我看得一清二楚，眼睛也看花了。

特里扫丁 截到现在为止，我以为制造大傻瓜的是愚昧，不是学问。

克利当德 你的想法并不正确，我不妨告诉你：一个傻瓜学者比一个傻瓜愚人还要傻瓜。

特里扫丁 你的格言违反一般见解，因为愚人和傻瓜是同义字。

克利当德 要是你照字的用法来看的话，书呆子和傻瓜的结合，才分外密切。

特里扫丁 傻瓜的傻，不证自明。

克利当德 书呆子的研究，滋长傻瓜。

特里扫丁 知识本身就有绝高的价值。

克利当德 知识给了傻瓜，两不对头。

特里扫丁 你对愚昧一定很感兴趣，才卖足气力帮它辩护。

克利当德 我要是对愚昧兴致淋漓的话，那是因为我看到了某些学者的缘故。

特里扫丁 所谓某些学者，我们深入一下，就能看出比我们眼前某些人士高明。

克利当德 对，假如我们可以相信某些学者。不过某些人士并不同意。

费娜曼特 先生，我觉得……

克利当德 哎，夫人！求求你了，先生不用支援，就够强大的了：这样厉害的对手，我已经应付不过来了，我的进攻只是掩护自己退却而已。

阿尔芒德 可是你说出来的话句句尖锐……

克利当德 又添一位帮手，我不干啦。

费娜曼特 谈话允许这类争论，只要不作人身攻击，争论本来是可以的。

克利当德 哎，我的上帝！我前前后后的话，并不惹他生气：他像每一个法兰西人，晓得这是玩笑话，并不介意。他过去受尽旁敲侧击，也只是一笑置之，因为动摇不了他的名声。

特里扫丁 先生和我争论，支持相反的论点，我听了并不惊奇。他出入宫廷，宫廷两个字说明一切。大家知道，宫廷不但不看重才情，而且有意支持愚昧。他是以宫臣身份，辩护他的论点的。

克利当德 你非常憎恨这可怜的宫廷。它也就够倒楣的了，天天有你们这些才子骂它，说成你们痛苦的根源，怪它缺乏欣赏力，把你们的失败统统搁到它的头上。特里扫丁先生，我十分尊敬你，但是允许我说给你听；你和你的同事，谈到宫廷，顶好声调还是放柔一点，因为说正确些，事实上它不就像你们这些先生想的那样蠢。辨别好坏的常识，宫廷照样也有，人在宫廷照样也培养得出欣赏力；不是我夸口，宫廷社会的才情抵得过书呆子全部莫测高深的知识。

特里扫丁 宫廷欣赏力的成效，先生，我们领教过了。

克利当德 你在什么地方，先生，看见宫廷欣赏力低来的？

特里扫丁 先生，我看见拉西屋斯和巴耳都斯给法兰西学术争光，人人承认他们的造诣，然而得不到宫廷的注意和赏赐。

克利当德 我明白你的痛苦来由了。你由于谦虚的缘故，先生，没有拿自己算在里头，我也就不在话下了。请问，你那些聪明人物，对国家有什么贡献？他们的作品对国家有什么功劳，也嫌朝廷太不公道，处处抱怨朝廷漠视饱学之士，不曾恩赏有加？法兰西迫切需要他们的知识，朝廷也很用得着他们的书？三个叫化子⁽⁹⁰⁾，异想天开，把写的东西印出来，用小牛皮装订出来，居然就在国家成了要人。帝王的命运，只看他们笔杆一摇。他们一有出品，风声所至，就该有恩给金自天而降；全世界也唯他们马首是瞻；他们名满天下，自以为是学问巨子，因为他们知道前人说过的话，因为他们用了三十年的眼睛和耳朵，因为他们熬了九千或者一万夜晚，东抄一句希腊文，西抄一句拉丁文，把书上的陈词滥调，当作战利品塞了整整一脑壳。这些人永远沉醉在他们的知识里头，再了不起也不过是废话连篇，惹人讨厌，空洞无物，缺乏常识，语无伦次，滑稽可笑，不但对才学没有帮助，而且处处使人反感。

费娜曼特 你这番话，慷慨激昂，显出你的本心：在你心头作祟的，是情敌的身份……

第四场

玉连，特里扫丁，费娜曼特，克利当德，阿尔芒德。

玉 连 方才拜访你的学者，我有荣誉做他的听差。夫人，他鼓励你读一下这个便笺⁽⁹¹⁾。

费娜曼特 送信给我，不管信多重要，我的朋友，你要记着：一个懂规矩的听差，到别人家去，就该先找底下人接头，否则，人家谈话谈

得好好的，横插一脚进来，就是胡闹。

玉 连 夫人，我要拿这话记在我的本子上。

费娜曼特 （读。）“夫人，特里扫丁逢人夸耀他要娶令媛。我警告你，他的哲学仅仅要他看中你的财富。我在写一首诗骂他。你在未读之前，对婚事最好不作决定。我打算淋漓尽致地把他们刻划出来。在等待期间，我先送上贺拉斯、维吉尔、泰伦斯和喀土耳其的诗集⁽⁹²⁾请你过目，他剽窃的诗句，我全在旁边注出。”（继续。）这门亲事我以为很好，可是我这方面才一出口，就有许多人反对。今天这样一闹，我倒要气气那些心怀妒嫉的人，叫他们看看妒嫉顶得了什么事。破坏人家的好事，结果只是促使好事早日实现。⁽⁹³⁾赶快回禀你的主人，就说，我对他的好意十分领情，相信也应当接受才是，所以我决定，⁽⁹⁴⁾今天黄昏，就让我的女儿和先生成亲⁽⁹⁵⁾。至于你，先生，作为家庭的朋友，你不妨参加他们的婚礼，我这方面欢迎你来。阿尔芒德，当心把公证人给我请来，再去通知你的妹妹一声。

阿尔芒德 说到通知妹妹，不用我去，这儿这位先生会当心的。他会马上跑过去，递消息给她，挑拨她跟你作对。

费娜曼特 我倒要看看，谁对她势力大，我能不能使她听话。

（她走出。）

阿尔芒德 先生，我非常遗憾，事情没有完全照你的心思进行。

克利当德 小姐，我努力帮你去掉心里的重大遗憾。

阿尔芒德 我怕你的努力到头只是枉然。

克利当德 也许你要发现你的畏惧缺乏根据。

阿尔芒德 我也这样希望。

克利当德 我相信一定成功，你也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

阿尔芒德 对，我要尽我的能力效劳。

克利当德 你的效劳一定会得到我的感激。

第五场

克里萨耳，阿里斯特，亨丽艾特，克利当德。

克利当德 先生，你不支持我，我就毁了：你的太太不答应我的婚事，她心里早已有了特里扫丁做女婿。

克里萨耳 她哪儿来的这种邪心思？家伙！她为什么要特里扫丁这位先生做女婿？

阿里斯特 原因是他的名字和拉丁两个字正好押韵，所以他就赢了他的情敌了。

克利当德 她要今天黄昏就举行婚礼。

克里萨耳 今天黄昏？

克利当德 今天黄昏。

克里萨耳 我偏同她作对，要你们两个人今天黄昏就成亲。

克利当德 她请公证人来立婚约。

克里萨耳 我找他来，立他应当立的婚约。

克利当德⁽⁹⁶⁾ 小姐的姐姐回头就来通知她，准备行礼。

克里萨耳 我这方面，以绝对权威，命令她准备嫁给另一个人。啊！我倒要他们看看，在我家里，做主张的是我，还是别人。⁽⁹⁷⁾我们去去就来。小心等着我们。来，兄弟。跟我走，还有你，我的女婿。

亨丽艾特⁽⁹⁸⁾ 哎呀！他永远保持有这种勇气才好。

阿里斯特 我尽力帮助你们就是。⁽⁹⁹⁾

克利当德 他们答应帮我进行婚事，可是最大的希望，小姐，是你的心。

亨利艾特 你放心好了。

克利当德 有你的心做后盾，我不快活也会快活。

亨利艾特 你看，他们妄想逼我嫁别人。

克利当德 只要你的心是我的，我就什么也不怕。

亨利艾特 我一定在各方面努力，实现我们最甜蜜的愿望；万一我的种种努力没有效果，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住到里头⁽¹⁰⁰⁾，谁也不能逼我嫁我讨厌的男人。

克利当德 但愿上天有眼，不让我有一天接受你这种爱我的证据！

第五幕

第一场

亨利艾特，特里扫丁。

亨利艾特 先生，家母作主的亲事，我希望同你私下谈谈。家里人老闹意见，我看了难过，心想你是明白人，听了我的话，一定会改主意。我知道，你以为我嫁给你，可以带一大笔家当过来。许多人看重银钱，不过对一位真正的哲学家，银钱也就失了它的魅力。在你这样的人，看不起荣华富贵，不该只是两句空谈。

特里扫丁 所以我迷恋你，并非为了这个。你的仪态、你的风姿、你的绝世的美丽、你的明媚的眼睛，才是我所钟情于你的财富：我爱的只是这些宝物。

亨利艾特 我对你的纯洁的爱慕，十分承情：这太出乎我的意外，而且，先生，我抱歉没有什么可以回报。我万分敬重你，但是我不能爱你。我觉得克利当德已经有了我的心，你知道，一颗心不能给两

个人。我晓得他不如你，我选丈夫的眼光并不高明，我也应当喜欢你多方面的大才。我明白我错，不过我没有办法，我白同自己讲道理，结果也就是责备自己瞎了眼睛。

特里扫丁 你这颗心虽说归了克利当德，但是婚约会让你慢慢拿心给了我的。我敢说，靠我侍奉殷勤，我会有方法使你见爱。

亨丽艾特 不会的。初恋停在我的心灵深处，先生，你再殷勤，也打动不了我。我说的话不该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不过事已至此，我现在还是索性同你说开了吧。大家知道，爱由心生，起作用的是任性，不是什么才能。我们喜欢什么人，我们往往很难说出为了什么原因。如果相爱是选择和明智的结果，先生，你会得到我整个的心和整个的情意，不过我们知道，爱情并非这么一回事。所以我求你，还是由我瞎眼好了，千万不要附和家母，强人所难。父母有权管我们，可是君子人决不肯利用这种权力。他不要所爱的女子有丝毫委屈，希望她相爱出于本心。母亲有权给我挑选丈夫，可是你不要火上浇油，让她逼我。收回你对我的爱，你这极可宝贵的心，还是献给别人的好。

特里扫丁 我这心怎么才能使你满足？你制定法律，命令它执行吧。小姐，要它不爱你，除非是你不再可爱，除非是你香消玉殒……

亨丽艾特 哎，先生！别信口开河了吧。你有的是意丽丝、菲莉丝、婀玛朗特⁽¹⁰¹⁾，在诗里把她们形容得个个都像天仙一般，为她们对天盟誓，说你倾心相与……

特里扫丁 说那种话的是我的头，不是我的心。作为诗人，我爱她们，可是我爱亨丽艾特，出于我的真意。

亨丽艾特 哎！先生，请你……

特里扫丁 假如我这叫做得罪你，看样子我要永远得罪下去。直到如今，你不拿我的热情放在眼里，可是尽管你不放在眼里，我还是对你献上我的天长地久的爱情。什么也拦不住我不魂思梦想。所以即

使你怪我不该相爱，然而令堂好意成全我这极可宝贵的爱情，我也就不能拒绝。只要我能得到这样美好的幸福，只要我能娶你到手，怎么做都成。

亨利艾特 可是你知道，强人所难，后患比你意料到的，不要太多了吗？我干脆对你实说了吧，不顾女孩子反对，硬要娶她到手，你能拿稳她不怀恨在心，干出丈夫应当害怕的事来？

特里扫丁 你这番话，我听了并不惊奇。明智之士，对任何意外，全有准备。他借重理性，治好一般弱点，所以这类意外，也就惊动不了他。事变既然不由他作主，他也就不会因而感到丝毫痛苦。

亨利艾特 说实话，先生，我听了这话，满心欢喜。祸害当前，人能刚强不屈，我想不到哲学会这样美，收这样大的成效。像你这样坚贞的性格，世上少有，值得大事相配，长年扶持，才能大显身手。说实话，我不敢相信自己就够资格，帮它发扬光大，这种任务我还是留给别人担当吧。对你实说了吧，我发誓不做你的太太，我当不了这种荣誉。

特里扫丁⁽¹⁰²⁾ 公证人已经请来了，在那边房间，你能不能如意，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

第二场

克里萨耳，克利当德，玛婷，亨利艾特。

克里萨耳 啊，我的女儿，我看见你，满心欢喜。过来，尽尽孝心，照父亲的主张做。我决定，我决定要教训教训你的母亲。我不管她高贵不高贵，把玛婷找回来，看她能把我怎么样。

亨利艾特 你的决定值得赞扬。父亲，你这种性子，要当心不改才好。你想做什么事，一定要坚持到底，别心一软，又回到老路上去。千万不要半途泄气，一定要想法子别让母亲把你比输了。

克里萨耳 怎么？你把我看成蠢蛋？

亨丽艾特 我可不敢！

克里萨耳 难道我是傻瓜？

亨丽艾特 我可没有说这话。

克里萨耳 一个明理的人做出了主张，你以为我坚持不下吗？

亨丽艾特 父亲，我不。

克里萨耳 那么，难道活到我这种岁数，我还拿不定主意当家作主？

亨丽艾特 拿得定。

克里萨耳 难道我真就性格软弱，由太太牵着我的鼻子？

亨丽艾特 哎！父亲，不是的。

克里萨耳 哎嘻！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你这话说得滑稽。

亨丽艾特 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

克里萨耳 我决定下来的事，家里全得照办。

亨丽艾特 很好，父亲。

克里萨耳 除我之外，家里谁也无权发号施令。

亨丽艾特 是，你说的对。

克里萨耳 家长是我。

亨丽艾特 同意。

克里萨耳 女儿嫁谁，由我。

亨丽艾特 哎！是。

克里萨耳 我有全权管你。

亨丽艾特 谁说没有来的？

克里萨耳 我要你知道，嫁人的事，你应当服从父亲，不是母亲。

亨丽艾特 哎呀！我一心一意盼的就是这个。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你坚持要我服从。

克里萨耳 我倒要看看，我的太太是不是反对我的主张……

克利当德 她带公证人来了。

克里萨耳 你们都要给我撑腰啊。

玛 婷 放心吧，到了紧要关头，我会帮你一把的。

第三场

费娜曼特，白莉丝，阿尔芒德，特里扫丁，公证人，克里萨耳，克利当德，亨丽艾特，玛婷。

费娜曼特⁽¹⁰³⁾ 你能不能改动改动你的野蛮格式，给我们立一份词句优雅婚约？

公证人 我们的格式很好，夫人，我要是改动一个字的话，我成了傻瓜。

白莉丝 啊！人在法兰西京城，像在化外一样！不过，先生，看在学问面上，你给我们写嫁资，改用米纳和达朗，至少别用艾居、里如、法郎这些字眼，写日子也改用伊德和喀朗德吧⁽¹⁰⁴⁾。

公证人 我？小姐，我要是照你的吩咐写的话，我的同事全要噓我了。

费娜曼特 这种野蛮语言，不是抱怨两句就取消得了的。过来，先生，到桌子这边来写。⁽¹⁰⁵⁾啊！啊！这不要脸的东西居然还敢露面？请问，你是什么理由把她找回家来？

克里萨耳 什么理由，回头有了空闲，再告诉你也不迟。我们现在还有别的事干。

公证人 立婚约吧。谁是未婚妻？

费娜曼特 我要嫁的是我的小女儿。

公证人 好。

克里萨耳⁽¹⁰⁶⁾ 对。先生，她就是。亨利艾特是她的名字。

公证人 很好，未婚夫是谁？

费娜曼特⁽¹⁰⁷⁾ 我给她看中的丈夫，是先生。

克里萨耳⁽¹⁰⁸⁾ 我要她嫁的不是别人，是先生。

公证人 两位丈夫！这就习惯法来说，太多。

费娜曼特⁽¹⁰⁹⁾ 你干什么停住不写？写，先生，我的女婿，写特里扫丁。

克里萨耳 写，我的女婿，先生，写克利当德。

公证人 你们先考虑仔细，商量好了，到底同意谁做未婚夫。

费娜曼特 就照我看中的人写吧，先生，写吧。

克里萨耳 就照我的意思写吧，先生，写吧。

公证人 你们倒是告诉我，我听谁的话好。

费娜曼特⁽¹¹⁰⁾ 什么？你反对我的主张？

克里萨耳 向我的女儿求婚，只为她家里有钱，我不能答应。

费娜曼特 倒像人家想的是你的家当！倒像它真配明智之士分心似的！

克里萨耳 总而言之，我看中了克利当德做她的丈夫。

费娜曼特 我要她嫁的丈夫⁽¹¹¹⁾，就在这儿：我看中了谁就是谁。

克里萨耳 哎嘻！你这事怎么做得这么专制？

玛 婷 做主张的不该是女人，我就事事全让男人打先。

克里萨耳 说得好。

玛 婷 哪怕歇我歇一百回，我也要讲：公鸡不鸣，母鸡不叫。

克里萨耳 有道理。

玛 婷 我要是有了丈夫的话，我就对他讲，我要他摆出做家长的谱儿来。他要是成了乏小子呀，我先不待见他；万一我对他使性子，万一我讲话嗓门太高，他打我几个耳光子，把调门给我拉低，我会觉得挺称心的。

克里萨耳 这才像话。

玛 婷 老爷打算给女儿找一个合适的丈夫，合情合理。

克里萨耳 着啊。

玛 婷 克利当德又年轻，又漂亮，凭哪条理由不要人家，请问，干吗拿她许配一个说天道地的学者？她要的是丈夫，不是学究先生。她又不要学什么希莱⁽¹¹²⁾、拉丁，用不着特里扫丁。

克里萨耳 很好。

费娜曼特 我们就由她叽里呱啦说下去吧。

玛 婷 学者的用处，也就是上讲台讲道理。可是给我们挑丈夫，我说过一千回了，我决不要才子。家务事也根本用不着才气。书本子跟结婚就合不拢来。我要是成亲呀，我要丈夫除我之外，一本书也没有，什么之乎者也，一个也不认识，对不住太太，做博士也就是为了太太。

费娜曼特⁽¹¹³⁾ 她说完啦？我安安静静听够了你这位高明的传话人。

克里萨耳 她说的句句合理。

费娜曼特 我这方面也不要同你争论，干脆一句话，非实现我的愿望不可。亨丽艾特和先生，立刻成亲；我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驳也不顶事。你要是许了克利当德的话，请他娶姐姐好了。

克里萨耳 这倒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你们同意吗？

亨丽艾特 哎！父亲！

克利当德 哎！先生！

白莉丝 我们本来可以为他作出他更喜欢的建议，不过我们建立了一种爱情，仿佛全是一样纯洁，可以接受思维实体，但是取消广延实体⁽¹¹⁴⁾。

最后一场

阿里斯特，克里萨耳，费娜曼特，白莉丝，亨丽艾特，阿尔芒德，特里扫丁，公证人，克利当德，玛婷。

阿里斯特 一家人聚在一起，快快活活的，我这一来，搅了你们，很不过意，可是这不幸的消息，我又非讲不可。我带来的是两封信，都是坏消息，对你们非常不利。⁽¹¹⁵⁾一封信关系着你，是你的律师写给我的；⁽¹¹⁶⁾另一封信关系着你，是里昂方面写给我的。

费娜曼特 什么祸事，也值得人写信通知我们。

阿里斯特 这封信说的有，你看好了。

费娜曼特 “我托令弟转上这封信，因为有些话我不敢对你直说，只得请他说了。你对诉讼进行毫不关心，法官的书记不在事前通知我，所以你本该胜诉的官司，也完全败诉了。”

克里萨耳 败诉！

费娜曼特 你慌什么！我输了官司，一点也不心急。别像一般人那样垂头丧气，学学我，对命运的打击就不搁在心上。“由于你的大意，你损失了四万艾居。法院判决，罚你付清这笔钱和一应开支。”“罚”我！啊！多要不得的字眼！这是给罪人用的。

阿里斯特 的确不对，你的抗议是正当的。法院判决，就该改成“求你在最短期间付清四万艾居与一应开支”才是。

费娜曼特 看看另一封信。

克里萨耳 “先生，一切有关你的事，由于令弟和我的友谊，我一向关心。我知道你的财产存在阿尔冈特和大蒙那边，我告诉你，他们两个人在同一天都破产了。”天呀！我的财产一下子就全完啦！

费娜曼特 啊！激动什么，不嫌难为情！可不，这全算不了什么。对于真正明智之士，就无所谓灾难。他丧失一切，但是还有自己。办完我们的事，别尽难过啦：⁽¹¹⁷⁾他的财产足够他和我们用的。

特里扫丁 不，夫人。不必急。我看，这门亲事，人人反对，我没有意思强人所难。

费娜曼特 你一瞬间变了心思！先生，这来得也太靠近我们的不幸了。

特里扫丁 总而言之，反对的力量太大，我疲倦了。我宁可在困难面前低头，也不愿意娶一个不爱我的姑娘。

费娜曼特 现在我明白你是什么样人了，我一直不肯相信人家的话，也不得不相信了。

特里扫丁 你爱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你是什么看法，我也管不着。可是由人拒绝，无故加以侮辱，我不是那种人。他们不器重我，有人器重我。我吻你们的手，不要我吻，我也无所谓。⁽¹¹⁸⁾

费娜曼特 活活一个唯利是图的灵魂！他这种作风，简直不像一位哲学家！

克利当德 我不夸耀我是哲学家，不过，夫人，我愿意分享你的命运。我的家当不大，可是，我希望通过结亲供你用。

费娜曼特 先生，你这种高贵举措感动了我，我愿意成全你的恋爱。是的，你爱亨丽艾特，我答应她嫁给你……

亨丽艾特 不，母亲：我现在改了主意。我不听话，你饶了我吧。

克利当德 什么？你反对我幸福？现在人人希望我的爱情成功……

亨丽艾特 克利当德，我知道你没有什么财产。我一直盼着嫁你，一方面满足我的愿望，一方面也帮你改善一下地位。可是今天你我情形变了，我越爱你，越不想拿我们的苦难加到你头上。

克利当德 同你在一起，什么日子我也过得开心，没有你在一起，什么日子我也过不下去。

亨丽艾特 人在感情用事的时候，总要这样说话。可是这种结合，一接触日常生活，经不起实际考验，稍不如意，就会你怪我，我怪你的。与其来日懊悔，觉得多此一举，倒不如即早免了的好。

阿里斯特⁽¹¹⁹⁾ 你不肯和克利当德结婚，这是不是唯一的理由？

亨丽艾特 不是这个，你会看见我欢天喜地奔上去的。我不嫁他，只为太爱他。

阿里斯特 那你还是嫁了他吧。我给你们带来的是假消息。这是一种策略，一支意想不到的援军。我为了促成你们的婚事，才想出这条计来，希望嫂子睁开眼睛，看看她的哲学家受到考验，变成什么模样。

克里萨耳 谢谢上天！

费娜曼特 想到重财轻义的坏家伙晓得了会难过，我就满心欢喜。这就是他爱财如命的报应，单看人家举行盛大的婚礼，他也要气坏了。

克里萨耳⁽¹²⁰⁾ 我早就知道你会娶到她的。

阿尔芒德⁽¹²¹⁾ 这么说来，你让他们如愿以偿，把我牺牲了？

费娜曼特 我没有把你牺牲了：你有哲学做靠山，会心满意足，看他们结为夫妇的。

白莉丝 有我在他心里，他还是当心的好。有人结婚，常常就是在别的女人方面失恋赌气的结果。事后懊悔一辈子。

克里萨耳⁽¹²²⁾ 好，先生，照我的吩咐，给我把婚约写好。

- (1) 原作是诗体。1672年3月11日，在剧场首演。
- (2) 莫里哀本人扮演这个角色。根据他的财产目录（他死后，别人编制的），克里萨耳的服装是：“（衣服），表演《女学者》曾用，有腰短大衣与底子亮橘色的花枝、青绒短裤；堇色与金色纺绸上衣，有纽扣；一条金绦；袜带；吊带与手套：值二十法郎。”
- (3) 扮演这个角色的是男演员。
- (4) 特里扫丁（Trissotin）影射当时一位有名的才子诗人兼学者高旦（Cotin，1604—1682）。他和波瓦洛是死对头，回骂波瓦洛的时候，顺手带到波瓦洛的好友莫里哀。据说莫里哀用了四年工夫写《女学者》还击。他一字不改。把高旦的诗拿过来，作为戏里的诗用。特里扫丁的译音应当是特里扫“旦”，戏里（第二幕第九场）需要它和拉丁同音，所以译成特里扫“丁”。
- (5) 法狄屋斯（Vadius）影射当时另一位有名的才子诗人兼学者麦纳吉（Ménage，1613—1692）。他懂得好几种语言，是最早研究字根的语言学家。高旦是莫里哀的死对头，他们之间有过一场名闻遐迩的争吵，莫里哀用在第三幕。“屋斯”是希腊人名常有的一种字尾。麦纳吉懂古希腊文。
- (6) 传说扮演这个角色的是莫里哀的女用人，《水星》（*Le mercure*）杂志（1723年7月号）首先提出，但是一般学者认为不合实际情形。
- (7) 花草取做听差名字，是当时习俗。跟班一般都用童子。
- (8) 根据1734年版，应作：“景在巴黎，克里萨耳家内。”马艾劳的《札记》有这样的记载：“《特里扫丁》或者《女学者》：舞台上是一个房间。需要两本书、四张椅子和一些纸张。”
- (9)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亨丽艾特。）”
- (10)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亨丽艾特。）”
- (11) 法院（le palais de justice）附近，当时商贾云集，书店开在附近走廊，成了文人聚会所在。
- (12) 根据1734年版，下面另分一场。
- (13) 根据1662年版，补加：“（向克利当德。）”
- (14) 根据1734年版，补加：“（离开克利当德，但是还在朝他说话。）”从“做情人的……”起，是独白。
- (15) 根据1734年版，补加：“（静悄悄进来，听他们讲话。）”
- (1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里斯特。）”

- (17) 根据1734年版，补加：“（望见玛婷。）”
- (18) 根据1734年版，补加：“（转向玛婷。）”
- (19)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
- (20) 磁器在当时是从中国输去的名贵摆设。欧洲开始仿制，属于草创阶段。
- (2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玛婷。）”
- (2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费娜曼特。）”
- (2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玛婷。）”
- (2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费娜曼特。）”
- (2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玛婷。）”
- (2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费娜曼特。）”
- (27) Vaugelas（1595—1650），法国语言学家。他的法兰西语言初解（*Remarques Sur la langue française*，1643年）在当时影响很大。他认为：“语言只有一位主宰，就是用法这位暴君。”用法有好有坏，坏用法是大众促成的，好用法是少数人的果实，特别是宫廷。容易流于坏用法的文学体制是诙谐制作，或者喜剧和讽刺作品。本人是贵族，为法兰西学院工作，从事于语言清洁运动，他就免不了这种贵族阶级论调。
- (28) 原文不是“王法”和“家法”，而是“祖母”和“祖父”。“祖母”（grand'mère）一字的读音，在当时和“文法”（grammaire）一样，这才造成玛婷的误解。玛婷说的话是一般乡下人说的话，文法和字音都不正规化，原文在这一点远比译文有趣。
- (29) 都是地名。
- (30) 根据1734年版，补加：“（旁白。）”
- (31) 从“好……”起，向玛婷。
- (3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口吻强劲。）”
- (33) 根据1734年版，补加：“（低声，口吻柔和。）”
- (34) Malherbe（1555—1628），法国宫廷诗人。主张语言纯洁，要求形势整饬，反对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诗人，成为古典主义诗学的先驱。

Guez de Balzac（1594—1654），法国散文家，和马莱伯的见解相同，书信集（1624年）成为古典主义散文的典范。

(35) 关切 (Sollicitude) 是一个老字，当时多见于神学家的文章，一般人不大使用。

(36) 根据1682年版，补加：“（向费娜曼特。）”

(37) Plutarque (50年左右—125年左右)，希腊历史家。他的名人传 (*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应归功于法国翻译家阿米奥 (Amyot, 1513—1593) 的译本 (1559年)。他生时出过三次正译本。

拉巴 (rabat) 是袍子前胸领口底下一装饰：一小幅黑布，分成两个相等的长方形，四周滚一道小白边。

(38) 博士用城市来形容，说明博士属于市民阶层、资产阶级。城市和宫廷对立。克里萨耳用城市来形容博士，有鄙薄意，证明克里萨耳本人层于上层资产阶级或者长袍贵人。他对宫廷有好感，年轻时候曾经和一位贵公子 (克利当德的父亲) 在罗马一道冶游。

(39) “小粒子”和“原子”是古代哲学家伊壁鸠鲁对物质的天才解释。

(4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特里扫丁。）”

(4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费娜曼特。）”

(4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有意走开的亨利艾特。）”

(4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亨利艾特。）”

(44) 根据1734年版，补加：“（酸枣。）”

(4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走出的酸枣。）”

(46)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们就座。）”

(47) 情歌 (madrigal) 是一种抒情小诗，情愫比较优美。

(48) 根据1682年版，补加：“（向亨利艾特。）”

(4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特里扫丁。）”

(5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亨利艾特。）”

(51) 娜易斯 (Laïs) 是古希腊的一个著名妓女。诗是与一位“贵夫人”的，用妓女相比，未免不伦不类。

(52) 这种语尾变化，在法文就看不出来。

(53) 学院 (académie) 的组织当时盛行一时，在黎希留首相保护之下，法兰西学院 (Académie française) 首先成立 (1635年)，民间效尤，纷纷成立学院。王家绘画与雕刻学院 (1648年)、碑铭与文艺学院 (1663年)、科学学院

（1666年）、王家建筑学院（1671年）和法兰西学院都是政府机构，没有妇女会员。妇女的不平是自然的。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七节）谈到妇女问题，主张男女受同等教育，共同担负国家义务，子女公有，但是没有详细发挥。

(54) 指法兰西学院，活动范围是法国文学、语言。科学不在研究范围以内。

(55) 笛卡儿认为没有空虚（Vide），参看他的《哲学原则》第二卷第一六节与以后各节。物体之间的空当是表面现象，实际充满了人看不见的“液体细质”（*matière subtile et fluide*）。这种“细质”只有“广延”属性。

(56) 磁性的解释，参看他的《哲学原则》第四卷第一四五节与以后各节。他认为磁性穿过空气比穿过地球还要容易。钢比铁更易于吸受磁性，等等。

(57) 旋涡（*tourbillon*）学说，参看他的《哲学原则》第三卷第四八节与以后各节，尤其是第六五节与第六六节。笛卡儿认为天空星球运行，各成一个旋涡，太阳是一个大旋涡，地球和月亮是一个小旋涡，有一定方向，环绕一个轴，形成一种圆形运动。

(58) 陨星（*mondes tombants*）学说，参看他的《哲学原则》第三卷第一二六节与以后各节。一颗陨星落进一个旋涡以后，如果小于主要星球，就被迫围绕主要星球旋转。

(59) 月亮里头有没有人住，当时很引大家注意。西哈诺（*Cyrano de Bergerac*）写过一部《月亮各国纪行》（*Description des Etats et Empires de la lune*, 1650）。扫耐（*Sorel*）在他的小说《夫朗西永》（*Francion*, 1622）里面，说起一个书呆子郝尔唐席屋斯（*Hortensius*）计划描写月亮和它的居民。

(60) 斯多葛派是古希腊一个哲学派别。“斯多葛派的学说极为纷繁和矛盾。在斯多葛派的学说中有许多积极因素，但整个说来，这种学说是奴隶占有制度崩溃和哲学衰落时期的反映。”（《简明哲学辞典》，537页，人民出版社）他们反对伊壁鸠鲁的伦理学，认为恬淡寡欲，捐弃享乐，才是人生美德，同时他们也相信鬼神。

(6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特里扫丁。）”

(62)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们站起。）”

(63) 根据1773年版，补加：“（特里扫丁去迎法狄屋斯。）”

同时，根据1734年版，这里另分一场，补加：“（向阿尔芒德和白莉丝。）”

(64)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想出去的亨利艾特。）”

- (65) 根据1734年版，这里另分一场，补加：“（介绍法狄屋斯。）”
- (6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白莉丝。）”
- (6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尔芒德。）”
- (68) 根据1734年版，补加：“（他们就座。）”
- (69) 林荫道指王后林荫道（Cours la Reine），在巴黎中心，沿塞纳河，1414年造林辟路，成为上等社会散步所在，后来并入香榭丽舍（Champs-Élysées）。

小巷（ruelle）是十七世纪贵族在寝室会客的地点。主人在床上半坐半卧，床的一侧留给用人走动，另一侧所谓“小巷”，有种种椅、凳，专备来客使用。

- (70) 格娜丝（Grâces）是三位希腊女神的总称。她们是维纳斯（Venus，爱神）的女儿（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经常跟在维纳斯后边，她们年轻、美丽、谦和，象征善、美。
- (71) 依陶（ithos）是希腊字，意思近乎“畅通”。怕陶（pathos）是希腊字，意思近乎“激动”。
- (72) Théocrite，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诗人，有三十首《牧歌》（*Idylles*）传世。

Virgile（前70—前19）是罗马帝国时代大诗人。他继承代奥克里特的传统，写了十首《田园诗》（*Églogues*）。他的更知名的作品是史诗《阿奈德》。

- (73) Horace（前65年—前8）是罗马帝国时代诗人，他的《歌行集》（*Odes*）共有三卷，八十八首，变化多端，成为后人模仿的典范。
- (74) 回旋曲（rondeau）共十三行，两韵，第一行头一个字或者头几个字，在第八行与第十三行后，两次重现，不协韵。有一种回环诗是二十行，四行一节，共五节，每节第一行诗作为另一节末一行诗再现。
- (75) 三节辘轳诗（ballade）在中世纪盛行一时，十六世纪趋于衰落，共四节，末一节是献词（envoi）。每节末一行相同。前三节行数相等，末一节不拘。
- (76) 限韵诗（bouts-rimés）是根据别人的韵脚写诗，盛行于十七世纪。
- (7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全体站起。）”
- (78) 《讽刺诗》（*Satires*）的作者是莫里哀的朋友波瓦洛Boileau（1636—1711）。高旦的名字在《讽刺诗》里面经常出现，在《讽刺诗》第九（1668），出现了九次。
- (79) 巴尔班（Barbin）是一家书商的名字，书店在法院附近，曾经印行莫里哀的喜剧。

- (80)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特里扫丁。）”
- (8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特里扫丁。）”
- (8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亨丽艾特。）”
- (8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亨丽艾特，正式介绍克利当德。）”
- (84) 阿尔芒德下。
- (8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利当德。）”
- (8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里斯特。）”
- (87) 依照亚里士多德，灵魂是身体的“形式”（form），“物质”（matière）不明确，决定特征的是“形式”，属于第一义。
- (88) 根据1734年版，补加：“（轻轻进来，闪在一旁，听她们讲话。）”
- (8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费娜曼特。）”
- (90) 麦纳认为“三个”是泛指多的意思。欧皆（Auger）认为拉西屋斯与巴尔都斯之外，添上特里扫丁，正是克利当德心目中的“三个叫化子”。
- (91) 麦纳指出玉连是一位学者的听差，有一本言行录，说话胡诌，不说“请你读”，而说“鼓励你读”。
- (92) Térence，罗马共和国公元前二世纪的喜剧家，有六部喜剧传世。Catulle，罗马帝国公元一世纪的抒情诗人。
- (9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玉连。）”
- (94)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特里扫丁。）”
- (95) 根据1734年版，这里另分一场，在场人物只有费娜曼特、阿尔芒德与克利当德，同时补加：“（向克利当德。）”
- (96)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亨丽艾特。）”
- (97)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亨丽艾特。）”
- (98)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阿里斯特。）”
- (99) 根据1734年版，这里另分一场。
- (100) 指修道院而言。
- (101) 十七世纪诗人爱用这些名字表示理想的情人或者影射真正的对象。高旦是其中之一。
- (102) 根据1734年版，补加：“（走出。）”

(10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公证人。）”

(104) 米纳（mine）是古希腊银币。达朗（talent）是古希腊币名，有金、银两种，金币比银币约贵十六倍。艾居（écu）是当时通用的一种银币，有值三法郎与六法郎两种，里如（livre）是法郎的别名。

伊德（ides）是古罗马历法的名称，三月、五月、七月与十月的第十五日，其他月份的第十三日，都这样叫。喀朗德（calendes）是古罗马历法每月第一日的名称。

(10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发见玛婷。）”

(106)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亨丽艾特。）”

(107) 根据1682年版，补加：“（指着特里扫丁。）”

(108) 根据1682年版，补加：“（指着克利当德。）”

(10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公证人。）”

(110)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里萨耳。）”

(111)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特里扫丁。）”

(112) 希莱即希腊，从前这样读音。

(113)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里萨耳。）”

(114) 笛卡儿“断言存在着两种实体：具有广延属性的肉体实体和具有思维属性的灵魂实体。这样他就是承认有两种互不依赖的本原，即物质的本原和精神的本原”（《简明哲学词典》第507页，人民出版社版）。参看他的《形而上学的沉思》（1641年）第六与《哲学原理》（1644年）第1卷第51条后各条，尤其是第63条。

(115)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费娜曼特。）”

(116)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克里萨耳。）”

(117) 根据1734年版，补加：“（指着特里扫丁。）”

(118) “特里扫丁下”。根据1734年版，这里另分一场。

(119)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亨丽艾特。）”

(120) 根据1682年版，补加：“（向克利当德。）”

(121)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费娜曼特。）”

(122) 根据1734年版，补加：“（向公证人。）”

没病找病⁽¹⁾

演 员

阿尔冈⁽²⁾ 没病找病的人。

贝利娜 阿尔冈的续弦夫人。

昂皆利克 阿尔冈的女儿、克莱昂特的情人。

路易松 阿尔冈的小女儿、昂皆利克的妹妹。

贝拉耳德 阿尔冈的兄弟。

克莱昂特 昂皆利克的情人。

狄阿夫瓦吕斯⁽³⁾

先生 医生。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他的儿子，昂皆利克的求婚人。

皮尔贡⁽⁴⁾先生 阿尔冈的医生。

福勒朗⁽⁵⁾先生 药剂师。

保夫瓦先生 公证人。

杜瓦内特 女仆。

景在巴黎⁽⁶⁾

序曲

在我们尊严国王的光荣的疲劳与胜利的战迹⁽⁷⁾之后，所有作者从事于他的歌颂或者他的娱乐，是十分合理的。这也正是我现在所要做的。这个序曲就是歌颂这位伟大国王的一个尝试，它是《没病找病》的一个引子，它的企图是他能在他的高贵工作之余得以消遣。

〔布景表示一个赏心悦目的田野景象。

歌舞牧景

花神，牧神⁽⁸⁾，克利梅娜，大芙内，提尔席斯，道里拉斯，两位和风仙女，男女牧羊人群。

花 神 离开呀离开你们的羊群，

来，牧羊人，来，牧羊女郎，

快跑呀快跑到这小榆树山隈，

我有珍贵的消息向你们宣讲，

家家户户都要为之欢狂，

离开呀离开你们的羊群，

来，牧羊人，来，牧羊女郎，

快跑呀快跑到这小榆树山隈。

克利梅娜与大芙内

牧羊人，把你的爱情摆到一旁，

花神呀在那边呼唤我们。

提尔席斯与道里拉斯

可是，至少告诉我，狠心人，

提尔席斯

你满足不满足我一点点希望？

道里拉斯

你喜欢不喜欢我的不二的热忱？

克利梅娜与大芙内

花神呀在那边呼唤我们。

提尔席斯与道里拉斯

我也就是问你一句话、一句话啰。

提尔席斯

我不死不活就永远受这样的折磨？

道里拉斯

我能不能希望你有一天使我快活？

克利梅娜与大芙内

花神呀在那边呼唤我们。

芭蕾舞进场
〔全体牧羊男女过来，和着节奏，把花神团团围住。

克利梅娜

花神有什么消息，

使我们这样欢喜？

大芙内

我们急于要听你

讲这重要的消息。

道里拉斯

我们全都是满腔的热望。

全 体

我们求你再也不要延宕。

花 神

消息就是：安静、安静！

你们的愿望满足了，路易凯旋，

他给本地带回欢乐和爱情，

你们看见的只是忧患的虚惊。

他的煌煌战果消灭了前嫌：

他放下武器，

没有了仇敌。

全 体

啊！消息多甜蜜！

多伟大！又多美丽！
多少欢乐！多少喜笑！多少游戏！
多少幸福的胜利！
上天完全满足了我们的目的！
啊！消息多甜蜜！
多伟大！又多美丽！

芭蕾舞进场
(所有的牧羊男女翩翩起舞，表示他们喜悦异常。

花 神

到小树林吹你们的排箫，
去唤醒那最悦耳的音标：
路易已经为你们的歌唱
安排下了最美丽的词章。
大战上一百回合，
他轻悠悠就摘落
丰盈的胜利凯歌，
你们不妨也来个
小战上一百回合，
为他的光荣高歌。

全 体

你们不妨也来个

小战上一百回合，
为他的光荣高歌。

花 神

我的年轻情人，在这树林里，
用我的帝国的贺礼，
准备一下奖品来鼓励
那最美好的歌唱，
来歌颂最庄严的国王
和他的品德与战迹。

克利梅娜

倘使提尔席斯领先，

大芙内

倘使道里拉斯战胜，

克利梅娜

我爱他也不同一般，

大芙内

我决定接受他的热情。

提尔席斯

噢！亲爱、亲爱的希望！

道里拉斯

噢！甜蜜、甜蜜的语言！

二 人

更美的题旨、更美的酬庸

能使人心分外激动？

〔提琴演奏一种曲调，刺激两个牧羊人战斗，同时花神作为裁判，和两位和风仙女坐在树根上，其余作为观众，站满舞台两角。

提尔席斯

融化的雪水溢满一道著名的山涧，

白浪翻天，骤然往下冲溅，

坚固的东西不够坚固：

庄园、堤坝、城市和树林，

还有成群的牛羊和男女

都在为奔流的激湍让路：

就这样，更勇武、更急遽，

路易在他的战军之中行进。

芭蕾舞

〔他那一侧的牧羊男女围着他跳舞，谐着乐谱，表示他们的称赞。

道里拉斯

一声霹雳下来，电在闪、雷在震怒，

火红云霓在幽暗之中令人万分畏惧，
最坚定的意志也在忧虑，
又是心惊、又是恐怖，
但是站在军队的前沿，
路易投出更多的忿恨。

芭蕾舞
〔他那一侧的牧羊男女同样围着跳舞。

提尔席斯

希腊曾经歌唱的传说战迹，
所有那些著名的半神的人们，
都曾经受到过去历史的恭维，
现在我们看见光荣已然消失，
由于大量的美好的时事，
他们来在我们的想象，
远不及路易那样光芒万丈。

芭蕾舞
〔他那一边的牧羊男女依然跳舞。

道里拉斯

我们相信历史歌唱的过去的世纪

和全部功业，因为我们看见路易
和他惊天动地的事迹，
可是我们的子孙无聊，
信口称道自己的荣耀，
都无一桩比得过路易。

芭蕾舞
(他那一边的牧羊男女同样跳舞。随后双方混合在一
道舞蹈。

牧 神

(后面跟着六个田野仙子⁽⁹⁾。)
牧羊人，放下、放下这轻率的尝试。
嘻！你们想做什么事？
阿波罗拨他的弦琴，
唱他最动听的歌子，
也决不像你们这样转，
拿一管芦笛瞎胡来，
你们把自己的灵感估计得太高，
好比蜡做的翅膀也要飞向九霄，
跌下水别想捞得起来。

你们想歌颂路易无比的勇猛，

声音的训练不够过硬，
语言也不足以描画他的伟大形象，
誉扬他的战迹，
语言就该沉默。
用别的方式来表现他的全面胜利，
你们的歌颂一点也鼓不起他的意兴。
放下他的光荣，
想着他要欢乐。

全 体

放下他的光荣，
想着他要欢乐。

花 神

显示他的不朽的大德，
你们的才力虽说浅薄，
奖品还是两个人应该全有，
伟大而美好的考核，
有从事的意图就够。

芭蕾舞进场
(两位和风仙女跳舞，手里拿着两顶花冠，她随后分
赠给两个牧羊人。

克利梅娜与大芙内

（拿手给他们。）

伟大而美好的考核，

有从事的意图就够。

提尔席斯与道里拉斯

哈！我们的鲁莽得到甜蜜的着落！

花神与牧神

为路易做事，从来不会白做。

四个情人

从今以后，我们当心他的欢乐。

花神与牧神

为他献出生命的人有福，有福！

全 体

今天是个好日子，

全都来到树林子，

吹着排箫唱歌子，

回声在一千遍、一万遍地重复：

“最伟大的国王是路易，

为他献出生命的人有福，有福！”

最后与伟大的芭蕾舞进场。

〔田野仙子、牧羊人与牧羊女郎聚在一起，他们互相表演舞蹈游戏，过后，他们去准备喜剧。

第二序曲⁽¹⁰⁾

〔舞台上出现一座森林。

〔舞台开幕是一片悦耳的乐器音响。随即进来一个牧羊女郎，轻轻抱怨她得不到任何医药来治疗她所受的痛苦。好几个田野仙女和牧神随从，为他们所热爱的佳节和游戏聚在一起，遇见牧羊女郎。他们听她抱怨，构成一种极有娱乐意味的情景。

牧羊女郎的怨歌

你们最高的学问只是纯粹的幻想，
虚荣和不懂事的大夫，
你们伟大的拉丁文字也不济事，先生，
都治不了我的痛苦：
你们最高的学问只是纯粹的幻想。

哎呀！我不敢揭开
我爱情上的创伤，
我爱上了个男牧羊，
只有他是救我的医才。
你们根本是做梦，
无知的大夫，你们就治不了我的病，

你们最高的学问只是纯粹的幻想。

那些药方子不晓得是些什么东西，

只有头脑简单的傻瓜才说它们灵，

一点也医治不了我的疑难之症，

你们唧嘎像只鸡，

谁请，就是“没病找病”。

你们最高的学问只是纯粹的幻想，

虚荣和不懂事的大夫，

你们伟大的拉丁文字也不济事，先生，

就治不了我的痛苦：

你们最高的学问只是纯粹的幻想。

第一幕

第一场

阿尔冈 （独自坐在他的房内，前面一张桌子，用筹码⁽¹¹⁾计算药剂师的账单，他自言自语，说着下面的对话。）

三加二是五，五加五是十，十加十是二十，三加二是五。“又，二十四日，试探性、预备性与缓和性小灌肠一次，为软化、湿化、爽化先生的脏腑。”我喜欢我的药剂师福勒朗先生的，就是他的账单总是这样彬彬有礼：“先生的脏腑，三十苏。”是的，不过，福勒朗先生，光有礼算不了什么，还得讲道理，不敲病人的竹杠。三十苏洗一

次肠：我对你已经讲过了，我通不过。你在别的账单开的也只是二十苏，用药剂师的语言来讲，二十苏的意思等于十苏；那就好吧，十苏。“又，同日，清洗性大灌肠一次，内有双料万应剂、大黄、玫瑰精与其他药品，照药方配足，以便打扫、洗涤、清除先生之下腹，三十苏。”对不住你啦，十苏。“又，同日，黄昏，平肝、安息与安眠甜药水一瓶，为先生睡觉之用，三十五苏。”这个药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喝过以后，睡得很美。十、十五、十六、十七苏，六代尼耶。“又，二十五日，上等轻泻与滋补药水一瓶，内有新旃那⁽¹²⁾、东方决明与其他药料，照皮尔贡先生的药方配，以便驱除与排泄先生之胆汁，四法郎。”啊！福勒朗先生你在寻开心；你得跟病人一道活下去呀。皮尔贡先生的药方可没有叫你写上四法郎啊。请啦，就改，改成三法郎吧。二十、三十苏。“又，同日，止痛收敛药水一瓶，为安静先生之用，三十苏。”好，十跟十五苏。“又，二十六日，化散性灌肠一次，以便先生放屁，三十苏。”十苏，福勒朗先生。“又，先生黄昏重复灌肠一次，如上，三十苏。”福勒朗先生，十苏。“又，二十七日，上等药水一瓶，为催动与驱散先生胆汁之用，三法郎。”好，二十与三十苏：我很高兴，你居然讲理啦。“又，二十八日，奶水一瓶，沥清加糖，以便镇静、安定、缓和与凉爽先生之血，二十苏。”好，十苏。“又，预防补药一瓶，照方配十二粒结石⁽¹³⁾，柠檬汁、石榴汁与其他药品，五法郎。”啊！福勒朗先生，慢着，请啦，你要是乱讨价的话，没有人再肯生病啦，你就乖乖儿算四法郎吧。二十与四十苏。三加二是五，五加五是十，十加十是二十。六十三法郎、四苏、六代尼耶。归总来看，这个月我服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剂药；灌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次肠；上个月，十二剂药，二十次灌肠。我这个月身子不像上个月那样好，我不奇怪啦。我得讲给皮尔贡先生听，他好安排一下。成啦，把这些东西全好搬开啦。一个人也没有：我白说，总是把我一个人丢了下来；就没有法子叫他们待在这儿。（他摇铃铛叫

人。)他们听不见,我的铃铛的声音不算响。得铃、得铃、得铃。不中用。得铃、得铃、得铃:他们全聋啦。杜瓦内特!得铃、得铃、得铃:就跟我没有摇铃一样。狗东西,坏东西!得铃、得铃、得铃:气死我啦。(他不摇铃铛了,可是他嚷嚷。)得铃、得铃、得铃。死东西,给我见鬼去!把一个可怜的病人像这样孤单单丢了不管,谁见过?得铃、得铃、得铃:真是再糟不过啦!得铃、得铃、得铃:啊!我的上帝!他们把我丢在这儿让我死。得铃、得铃、得铃。

第二场 杜瓦内特,阿尔冈。

杜瓦内特 (走进房内。)这不来了嘛。

阿尔冈 啊,狗东西!啊,死东西……

杜瓦内特 (假装撞了头。)见了鬼了,您急个什么呀!您逼得人发慌,我一脑壳正好撞在护窗板的棱角头。

阿尔冈 (发怒。)啊,贼骨头……!

杜瓦内特 (为了打断他,阻止他喊叫,总在诉苦。)啊,咿!

阿尔冈 还有……

杜瓦内特 啊咿!

阿尔冈 足有一个钟头……

杜瓦内特 啊咿!

阿尔冈 你丢开我不管……

杜瓦内特 啊咿!

阿尔冈 你倒是住口呀,坏东西,也好让我骂骂你呀。

杜瓦内特 成，我的天！我那一撞呀，倒把我撞得跟您一样有气啦。

阿尔冈 死东西，你叫我喊哑了嗓子。

杜瓦内特 您呀，您叫我撞破了头；一个半斤，一个八两；两清，您
啦。

阿尔冈 什么？坏东西……

杜瓦内特 您要骂啊，我就哭。

阿尔冈 贼骨头，把我丢下……

杜瓦内特 （总在打断他。）啊哟！

阿尔冈 狗东西，你想……

杜瓦内特 啊哟！

阿尔冈 什么？我连骂她骂个痛快都捞不到手。

杜瓦内特 您就骂个够：我巴不得有人骂。

阿尔冈 狗东西，你尽打断我的话，我就骂不了。

杜瓦内特 您要是骂个痛快呀，我这边，我就得哭个痛快：各干各的
正经，谁都不欠谁的。啊哟！

阿尔冈 算啦，就这么拉倒。把这给我挪开，坏东西，把这给我挪
开。（阿尔冈站起。）今天我洗肠的药弄好了吗？

杜瓦内特 您洗肠的药？

阿尔冈 是呀。我不难受来的？

杜瓦内特 我的天！我管不着这些事：应该过问的是福勒朗先生，他
有利可图啊。

阿尔冈 当心把汤给我煮好，回头我另有用处。

杜瓦内特 那位福勒朗先生跟这位皮尔贡先生在拿您的身子骨儿穷开心；他们拿您当奶牛挤；我倒想问问他们，您到底害了什么病，给您开了那么多的药。

阿尔冈 住口，没知识的东西，药方还轮不到你开。去喊我的女儿昂皆利克来，我有话同她讲。

杜瓦内特 她本人来啦：她猜出了您的心思。

第三场 昂皆利克，杜瓦内特，阿尔冈。

阿尔冈 过来，昂皆利克，你来巧啦，我正想跟你讲话。

昂皆利克 我乖乖儿在听您讲呐。

阿尔冈 （奔往药盆）等等⁽¹⁴⁾，拿手杖给我。我去去就来。

杜瓦内特 快些走吧，老爷，走吧。福勒朗先生有的是活儿要我们忙呐。

第四场 昂皆利克，杜瓦内特。

昂皆利克 （目光焦虑地看着她，引为知己地向她。）杜瓦内特。

杜瓦内特 什么？

昂皆利克 你倒是看着我呀。

杜瓦内特 好吧！我看着你。

昂皆利克 杜瓦内特。

杜瓦内特 好啦，什么“杜瓦内特”？

昂皆利克 你真就猜不出来我想说什么？

杜瓦内特 我够明白的啦，左不过是我们的年轻的情人；因为六天以来，他一直就是我们的话题；你要是一时不谈他呀，那你可难受呐。

昂皆利克 你既然知道，那，你为什么不头一个跟我谈他，不就避免了我这个羞羞答答的难题？

杜瓦内特 可你也得给我时间呀，我在这上头怎么凑合你，我还不知道呐。

昂皆利克 我承认，我一跟你谈起他来，就没完没了，我利用每一分钟，都急着对你把心打开。可你也得告诉我，杜瓦内特，你怪罪我对他的感情吗？

杜瓦内特 我没那个心。

昂皆利克 我尽想着这些甜蜜的印象了，我错吗？

杜瓦内特 我不这么说。

昂皆利克 他向我表示的这种热烈的激情，做出的有情有意的保证，你要我不理会吗？

杜瓦内特 愿上帝不叫我想这个！

昂皆利克 你倒是说给我听呀。你不觉得跟我一样，我们的认识出人意料地巧，不是什么天意，不是命里注定的？

杜瓦内特 是。

昂皆利克 他并不认识我，就挺身而出保护我，你不认为这种行为完全符合一位君子人吗？

杜瓦内特 符合。

昂皆利克 人不能比他再不顾性命了吧？

杜瓦内特 同意。

昂皆利克 他当时的风度是不是最高？

杜瓦内特 噢！是的。

昂皆利克 你不觉得，杜瓦内特，他的形体美好？

杜瓦内特 当然。

昂皆利克 他有最好的风度？

杜瓦内特 那还用说。

昂皆利克 他的言谈，和他的举止一样，不都高人一等？

杜瓦内特 一定的。

昂皆利克 他跟我说的话，人能听到比这更热情的？

杜瓦内特 对。

昂皆利克 上天使我们相爱无间，可是人家不许我们往来，阻止我们交谈，还有比这更糟的？

杜瓦内特 你有道理。

昂皆利克 不过，我的好杜瓦内特，你相信他心口如一吗？

杜瓦内特 哎，哎！这些事呀，有时候，还是小心一点的好。闹恋爱的鬼花样就和真的没有什么两样；我在这上头见过好些大演员了。

昂皆利克 啊！杜瓦内特，你怎么说起这种话啦？哎呀！他讲话的那种样式，可能同我说的不是真话？

杜瓦内特 不管怎么样，不久你也就清楚啦，昨天他写信给你，说他下决心向你求婚，倒是一条快路，让你明白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了：只有这个，才算真凭实据。

昂皆利克 啊！杜瓦内特，这个人要是骗我呀，我这辈子谁也不信啦。

杜瓦内特 你父亲从那边回来啦。

第五场

阿尔冈，昂皆利克，杜瓦内特。

阿尔冈 （坐在他的大椅里。）噢，好，我的女儿，我有一个消息告诉你，你也许连想也没有想到：有人向你求婚啦。怎么的啦？你笑。这句话有趣，是的，求婚这句话：对年轻女孩们，没有比这再好玩的了。啊！人性！人性！在我看来，我的女儿，我用不着问你，你想不想嫁人了。

昂皆利克 父亲，您高兴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才是。

阿尔冈 有这么一个孝顺的女儿，我真高兴。事情就这么定啦，我把你许了人啦。

昂皆利克 父亲，我对您的意愿，只能唯命是从。

阿尔冈 我女人，你的继母，一直想让我送你做修女，连你的小妹妹路易松也送，她一直坚持要这么做。

杜瓦内特 （低声。）这坏女人有她的鬼打算。

阿尔冈 她怎么也不赞成这件婚事，可是我赢了，我已经把你许给人了。

昂皆利克 啊！父亲，您的恩德我一向感激在怀。

杜瓦内特 说实话，你这么做，我也欢喜，你这一辈子做的事就数这件事做得顶呱呱。

阿尔冈 我还没有看到他本人：不过，人家对我讲，我一定满意，你也一定满意。

昂皆利克 当然了，父亲。

阿尔冈 你怎么看到他啦。

昂皆利克 既然您已经同意了，我也就不妨把实情讲给您听。不瞒您说，我们有机会相识，已经六天了，从这第一次相会，两下里就都有了意，相爱的结果就是他向您求婚。

阿尔冈 他们没有对我讲起这话；不过，事已至此，好上添好，我只能更加高兴。他们说这是一个五官端正的高个儿年轻人。

昂皆利克 是的，父亲。

阿尔冈 好身材。

昂皆利克 还用说。

阿尔冈 性情和善。

昂皆利克 当然。

阿尔冈 面相好。

昂皆利克 非常之好。

阿尔冈 知书识礼，家世清白。

昂皆利克 完全是。

阿尔冈 十分正派。

昂皆利克 世上最正派的人了。

阿尔冈 会说拉丁、希腊语。

昂皆利克 这我就知道了。

阿尔冈 三天之内，他就要是医生啦。

昂皆利克 他，父亲？

阿尔冈 是呀。难道他没有告诉你？

昂皆利克 真的没有。谁告诉您的？

阿尔冈 皮尔贡先生。

昂皆利克 皮尔贡先生认识他？

阿尔冈 这你也问！他当然认识了，那是他的外甥。

昂皆利克 克莱昂特，皮尔贡先生的外甥？

阿尔冈 什么克莱昂特？我们说的那个人，人家正在为他向你求婚呐。

昂皆利克 哎！是呀。

阿尔冈 好啦，那是皮尔贡先生的外甥、他的妹夫的儿子，他妹夫是医生，狄阿夫瓦吕斯先生，这个儿子叫陶马·狄阿夫瓦吕斯，不叫克莱昂特；今天早晌，我们说定了这门亲事，皮尔贡先生、福勒朗先生和我，明天，他父亲就带这位未婚的姑爷来见我。怎么啦？你吓呆啦？

昂皆利克 那是，父亲，因为呀，我现在才知道，你说的是一个人，我错听成另一个人。

杜瓦内特 什么？老爷，您会做出这种滑稽打算？您那样有钱有业的，会把女儿嫁给一个医生？

阿尔冈 是的。关你什么事，坏东西，厚脸皮，要你搀到里头？

杜瓦内特 我的上帝！慢着：先别一来就骂人。难道我们不火冒三丈，就不能一道议论议论？来吧，让我们心平气和地谈谈吧。请问，结这门亲，您凭什么？

阿尔冈 我凭的是，看见我一来就病，身子不好，我愿意姑爷是医生，跟医生们走亲，我病了可以有帮手，家里有我需要的药品，手头有诊断和方子。

杜瓦内特 哎！好嘛，这也算理由，有问有答，和和气气的，多招人喜欢。不过，老爷，摸摸良心：您真有病吗？

阿尔冈 怎么，坏东西，我真有病吗？厚脸皮，我真有病吗？

杜瓦内特 算啦！是呀，老爷，您有病：我们犯不上在这上头寻相骂；可不，您病可沉重啦，我完全同意，比您想的病还要沉重：没有二话，不用讲啦。可是您女儿应当为她本人找一个丈夫，她没有病，没有必要嫁一个医生。

阿尔冈 这是为我，我才把她许给这位医生的；一个天性孝顺的女儿，嫁给对她父亲健康有用处的男人，就该开心才是。

杜瓦内特 我的天！老爷，您愿意把我当作自己人，叫我给您出个主意吗？

阿尔冈 什么主意？

杜瓦内特 别想着那门亲事啦。

阿尔冈 哎，凭什么？

杜瓦内特 凭什么？光您女儿就决不同意。

阿尔冈 她决不同意？

杜瓦内特 决不。

阿尔冈 我女儿？

杜瓦内特 您女儿。她要告诉您，狄阿夫瓦吕斯先生跟她不相干，他儿子陶马·狄阿夫瓦吕斯跟她更不相干，世上的狄阿夫瓦吕斯统统跟她不相干。

阿尔冈 我呀，我要他，还不说对方比人能想的好处多着呐。狄阿夫瓦吕斯先生只有这个儿子做他的继承人，再说，皮尔贡先生没有太太，没有儿女，为了这门亲事，把他的家产全部给他；皮尔贡先生是一位一年有八千法郎收入的人。

杜瓦内特 发家发到这个地步，他得看死多少人。

阿尔冈 一年八千法郎收入是个老大的数目，还不算父亲的财产。

杜瓦内特 老爷，好是好极了，不过，我还是那个老主意：我私下里劝您给她另相一位丈夫，她生下来就不是给狄阿夫瓦吕斯当太太的。

阿尔冈 我呀，我偏要她当。

杜瓦内特 哎！可别这么说。

阿尔冈 怎么，我别这么说？

杜瓦内特 哎，不！

阿尔冈 为什么我不这么说？

杜瓦内特 人家要说，您就没有想到您说的是什么？

阿尔冈 人家爱说什么，不关我的事；可是我告诉你，我要她照着我的吩咐去做。

杜瓦内特 不行：我拿稳了，她才不做呐。

阿尔冈 我逼她做。

杜瓦内特 听我说，她不做。

阿尔冈 她要做，不然的话，我要她进修道院。

杜瓦内特 您？

阿尔冈 我。

杜瓦内特 好。

阿尔冈 怎么，“好”？

杜瓦内特 您才不让她进修道院呐。

阿尔冈 我不让她进修道院？

杜瓦内特 不。

阿尔冈 不？

杜瓦内特 不。

阿尔冈 家伙！这倒成了怪事啦：只要我愿意，我不让我女儿进修道院？

杜瓦内特 不，您听我说。

阿尔冈 谁拦着我？

杜瓦内特 您自己。

阿尔冈 我？

杜瓦内特 是呀，你狠不下那份心。

阿尔冈 我狠得下。

杜瓦内特 您在说笑。

阿尔冈 我不说笑。

杜瓦内特 您是父亲，心慈着呐。

阿尔冈 偏不慈。

杜瓦内特 一两滴小眼泪，两只胳膊勾住脖子，一句“我的心肝小爸爸”，甜甜蜜蜜地叫一声，就够您受的了。

阿尔冈 全不顶事。

杜瓦内特 顶事，顶事。

阿尔冈 我告诉你，我决不反悔。

杜瓦内特 不作数。

阿尔冈 千万别讲“不作数”。

杜瓦内特 我的上帝！我知道您，您这人呀，天性慈祥。

阿尔冈 （动怒。）我不慈祥，我高兴起来呀，无恶不作。

杜瓦内特 轻点儿，老爷：您忘了您有病。

阿尔冈 我以最高的口吻命令她，准备嫁给我说起的丈夫。

杜瓦内特 我呀，我绝对不许她这么做。

阿尔冈 请教，我们是在哪儿？一个坏东西女用人，敢当着主人讲这话，哪儿来的胆子？

杜瓦内特 一个主人不朝正路想，一个懂事的女用人就有权来改正。

阿尔冈 （追赶杜瓦内特。）啊！混账东西，我得揍你一顿。

杜瓦内特 （逃开。）对您不体面的事，反对嘛就成了我的责任。

阿尔冈 （大怒，拿起手杖，围着椅子追她。）来，来。该怎么说话，让我来教训教训你。

杜瓦内特 （跑着，逃往阿尔冈不在的椅子的另一边。）您胡来，我就该关心。

阿尔冈 狗东西！

杜瓦内特 不，说什么我也不赞成这门亲事。

阿尔冈 该吊死的东西！

杜瓦内特 我不答应她嫁您的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阿尔冈 死东西！

杜瓦内特 她呀听您的，不如说听我的。

阿尔冈 昂皆利克，你不愿意帮我拦住这坏东西？

昂皆利克 哎！父亲，您别急出病来。

阿尔冈 你不帮我把她拦住呀，我有得诅咒你。

杜瓦内特 我呀，她要听您的话，我就不要她继承我。

阿尔冈 （倒入他的大椅，追不动了。）啊！啊！我不成啦。我看我快死了。

第六场

贝利娜，昂皆利克，杜瓦内特，阿尔冈。

阿尔冈 啊！我的太太，你过来。

贝利娜 你怎么啦，我的可怜的丈夫？

阿尔冈 你到这儿来救救我。

贝利娜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小宝贝？

阿尔冈 我的亲肉肉。

贝利娜 我的亲肉肉。

阿尔冈 刚才有人惹我生气。

贝利娜 哎呀！可怜的小丈夫，到底怎么啦，我的心肝？

阿尔冈 你那个坏东西杜瓦内特变得比从前越发混账了。

贝利娜 你千万动怒不得。

阿尔冈 她把我气死了，我的心肝。

贝利娜 看开些，我的宝贝。

阿尔冈 整整一小时，我想做的事，她一直在跟我顶牛。

贝利娜 好，好，别急。

阿尔冈 她居然对我讲，我没有病，简直是恬不知耻。

贝利娜 她不知体统。

阿尔冈 你知道，我的心肝，是怎么回事。

贝利娜 是的，我的心肝，她错。

阿尔冈 亲肉肉，这坏娘们会气死我的。

贝利娜 哎！真是的。哎！真是的。

阿尔冈 我动肝火，都是她惹起来的。

贝利娜 你别生那么大的气。

阿尔冈 我不知道对你说过多少回了，把她给我赶走。

贝利娜 我的上帝！天下老鸹一般黑，我的宝贝，男用人跟女用人就难得有一个好的。人有时候不得不容忍他们的坏地方，由于还有好地方。这个人机灵、心细、勤快，尤其难得的是，可靠。你知道，如今用底下人呀，得陪老大的小心。喂！杜瓦内特。

杜瓦内特 太太。

贝利娜 你干什么惹我丈夫生气啊？

杜瓦内特 （怪柔声柔气的。）我，太太，哎呀！我不知道您要对我说什么，可是我一心一意就想着讨老爷欢心。

阿尔冈 啊！贱东西！

杜瓦内特 他告诉我们，他想把小姐嫁给狄阿夫瓦吕斯先生的少爷，我回答说，这门亲事便宜了小姐，依我想呀，顶好还是把她送进

一家修道院。

贝利娜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她在理。

阿尔冈 啊！亲肉肉，你相信她。她是一个坏蛋：她对我说了上百句放肆的话。

贝利娜 好啦！我的心肝，我相信你。好，放宽心。听我说，杜瓦内特，你要是再惹我丈夫生气，我可就不用你了。来，把他的皮外套给我，还有枕头，我让他在椅子里头坐舒坦。你看你成了个什么样子。把你的睡帽一直拉到你的耳朵上头：风从耳朵进去啊，可厉害呐，人一定感冒。

阿尔冈 啊，好肉肉，你处处当心我，我多感激你呀！

贝利娜 （填好枕头，拿它们围住阿尔冈。）起来一下，我把这个放在你身子底下。让我放好这个，你好倚靠，这个放在那边。这个放在你后背，另一个贴着你的头。

杜瓦内特 （拿起一个枕头猛然放在他的头上，然后逃开。）这个给您挡露水。

阿尔冈 （发怒，站起，拿起枕头一个一个朝杜瓦内特扔去。）啊！坏东西，你想憋死我。

贝利娜 噫，好，噫，好！又怎么的啦？

阿尔冈 （喘气，倒入他的大椅。）啊，啊，啊！我支不住啦。

贝利娜 你做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她以为是对你好。

阿尔冈 你不知道，亲肉肉，这该死的东西可坏啦。啊！她简直把我毁啦；想要恢复元气呀，得服八剂药，洗十二次肠，还得多。

贝利娜 好，好，我的小乖乖，放安静点。

阿尔冈 肉肉，你是我唯一的安慰。

贝利娜 可怜的小宝贝。

阿尔冈 心肝，你爱我，我对你讲过啦，我要立遗嘱，想法子报答你的恩情。

贝利娜 啊！我的心肝，求你啦，我们别谈这个：单往这上头想，我就容忍不了；单单立遗嘱这句话，就让我痛苦得直打哆嗦。

阿尔冈 我先前对你讲过，要跟你的公证人谈谈这事。

贝利娜 我带他来了，他在那边屋子。

阿尔冈 肉肉，请他进来呀。

贝利娜 哎呀！我的心肝，女人心痛丈夫啊，就没心思往这上头想。

第七场 公证人，贝利娜，阿尔冈。

阿尔冈 过来呀，保夫瓦先生，过来呀。请坐。我太太告诉我，先生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朋友当中数你可靠；我要立一份遗嘱，这我已经叫她跟先生谈过了。

贝利娜 哎呀！谈这种事，我可一点也没有这种心情。

保夫瓦 先生，她曾经对我解释过你的用意，还有你为她的着想；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你不能在这方面用遗嘱给你太太任何东西。

阿尔冈 为什么？

保夫瓦 习惯法反对。假如你是在成文法的国家，这也许通得过；可是，在巴黎和习惯法盛行的国家，至少在多数国家，这行不通，立遗嘱也不顶事。结婚男女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活着的时候互相赠送；然而就是赠送，也得双方没有儿女，或者在另一个去世的时候，一方没有儿女。

阿尔冈 这个习惯法简直是胡闹，太太一心一意照料自己的丈夫，有情有义地钟爱自己的丈夫，丈夫却什么也不能留给她！我倒要请教一下我的律师，看看我能做什么。

保夫瓦 这就犯不上去向律师们讨教了，他们平时在这上头可严啦，以为不照法律办事就罪莫大焉。这种人是死心眼儿，根本不懂得良心也有转弯抹角的门道。讨教的人多的是，他们凡事好商量，有的是轻轻就能跳过法律的办法，把不许可的事一变而为正当行为，知道怎么样排除遇到的困难，寻找间接有利可图的方法来回避习惯法。不这样做，我们每天怎么活下去呀？凡事都有方便之门；否则，我们就只好坐以待毙，我这门职业也就成了死路一条，只有西北风好喝了。

阿尔冈 我太太先前告诉我，先生非常能干，为人十分正直。请问，我怎么样才能把我的财产交给她，不让孩子们到手？

保夫瓦 你怎么样才能做到？你可以就你的夫人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知心人，按照正式规格，把你所能给的全部给他，立下遗嘱，然后这位朋友再全交给你的夫人。你还可以跟几位债权人订立契约，处处对他们有利，毫无漏洞，私下把名姓交给你的夫人，他们另写一张声明给她，说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她的缘故。在你活着的时候，你还可以把现钱给她，或者见票即付的单据交她保存。

贝利娜 我的上帝！你可不能为这事把自己折磨坏了。我要是没有了你呀，我的宝贝，我也不要留在人世啦。

阿尔冈 亲肉肉。

贝利娜 是呀，亲肉肉，万一我不幸运，失去了你……

阿尔冈 我的心肝太太！

贝利娜 活下去也就没有意思了。

阿尔冈 我的好人！

贝利娜 你前脚走，我后脚来，好让你知道我疼你疼到什么地步。

阿尔冈 心肝，想着你，我就心碎。我求你了，安慰一下自己吧。

保夫瓦 这些眼泪流得不合宜，事情还没有坏到这种田地。

贝利娜 啊！先生，你不知道什么叫心爱的丈夫。

阿尔冈 万一我死了的话，我的亲肉肉，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给你留下一个孩子。皮尔贡先生曾经告诉我，他会让我有一个的。

保夫瓦 还会有孩子的。

阿尔冈 我的心肝肉，我一定要照先生说起的法子立遗嘱；不过，为了小心起见，我想交给你两万金法郎，我藏在我睡觉的屋子的板壁里头，还有两张见票付现的单据，一张是达蒙先生欠我的，一张是皆隆特先生欠我的。

贝利娜 不，不，我不要这个。啊！你说你睡觉的屋子有多少来的？

阿尔冈 两万法郎，我的肉肉。

贝利娜 我求你了，别跟我说财产的事。啊！那两张单据是多少来的？

阿尔冈 它们是，我的心肝肉，一张是四千法郎，一张是六千。

贝利娜 我的好人，全世上的财富同你相比都算不了什么。

保夫瓦 你要不要我们就拟遗嘱？

阿尔冈 先生，就拟；不过，到我的小书房去，那边好多了。心肝，请你过来搀着我。

贝利娜 来啦，我的可怜小宝贝。

第八场

昂皆利克，杜瓦内特。

杜瓦内特 他们跟公证人在一起，我听见讲起遗嘱。你的后妈在忙活，不用说，她逼着你父亲在背地里干什么对不起你的坏事。

昂皆利克 只要他不拿我的心给人，他爱拿他的财产给谁就给谁。你看见的，杜瓦内特，人家用尽苦心在想主意逼他。我的处境可不好过啦，求你千万别丢下我不管。

杜瓦内特 我，丢下你不管？我还不如死了拉倒。你的后妈想收我做她的心腹，要我替她卖力气，没有用，我对她从来就没有好感，一直站在你这边。由我来吧，我要使尽力量来帮助你；不过，为了见效更快，我想换一下作战方式，收起我对你的热心肠，假装和你父亲和你后妈是一条心。

昂皆利克 我求求你，想法子叫克莱昂特知道人家给我定的那门亲事。

杜瓦内特 我就没有人能担承这种事，除非是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家伙，叫波里实内勒⁽¹⁵⁾ ⁽¹⁶⁾的，他是我的情人呐。我为这事得对他说几句甜甜蜜蜜的话，只要是为了你，我什么也干。今天太迟啦；不过，明天一大清早，我去叫他来，那他要开心死了……

贝利娜 杜瓦内特。

杜瓦内特 有人在喊我。回头见。放心好啦，有我呐。

第一插曲

〔舞台换景，出现一座城市。〕

波里实内勒 （夜晚，波里实内勒来为他的情妇唱一支夜行曲。起先有小提琴打断他，他正在对那些小提琴家生气，后来又为歌唱家和舞蹈家组织的假巡逻队⁽¹⁷⁾所打断。）噢！爱情，爱情，爱情，爱情，爱情！可怜的波里实内勒，你给脑子里头塞了些什么鬼念头？你有什么好开心的，你这傻瓜倒楣蛋？你把买卖丢开了不照料，生意也不搁在心上。你东西不吃，水也几乎不喝，晚晌也不好好睡觉；这一切为了谁？为了一个野女人，泼而又泼的野女人，能把你折磨死的一个鬼怪，你对她讲什么她全不搁在心上。可是这上头也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你要它嘛，爱情：跟许多人一样，你得发疯才成。活到我这把子年纪，碰到这种事，糟透了；可是有什么办法？要你明白事理，你偏不干，上了年纪的人的脑壳一乱呀，就跟年轻人一样。

我来看看，我能不能拿一首夜行曲感动我的母老虎。一个情人来到他的情妇门口，门关得死严，唱唱哀歌，有时候比什么也中听。⁽¹⁸⁾这儿有给我的声音伴奏的乐器。噢！夜晚！噢！亲爱的夜晚！把我的爱情的哀怨一直送到我的硬心肠的女人的床头。

〔他唱着这些歌词：

Notte e di v' amo e v' adoro,
Cerco' un si per mio ristoro;
Ma se voi dite di no,
Bell' ingrata, io morirò.

Fra la speranza
S' afflige il cuore,
In lontananza

Consum a l'hore;
Si dolce inganmo,
Che mi figura
Breve l'affanno
Ahi! troppo dur!

Cosi per tropp'amar languisco e muoro.
Notte e di v'amo e v'adoro.

Cerco' un si per mio ristoro;
Mà se voi dite di no,
Bell'ingrata, io morirò.

Se non dormite,
Almen pensate
Alle ferite
Ch'al cuor mi fate;
Deh! almen fingete,
Per mio conforto,
Se m'uccidete,
D'haver il torto:

Vostra pietà mi scemerà il martoro.

Notte e di v'amo e v'adaro,
Cerco un si per mio ristoro,

Ma se voi dite di nò,

Bell' ingrata, io morirò. ⁽¹⁹⁾

一位老太婆 （来到窗口，边回答，边取笑波里实内勒。）

Zerbinetti ch' ogn' hor con finti sguardi,

Mentiti desiri,

Fallaci Sospiri,

Accenti buggiardi,

Di fede vi pregiate,

Ah! che non m' ingannate,

Che già sò per prova

Ch' in voi non si trova

Constanza ne fede;

Oh! quanto è pazza colei che vi crede!

Quei sguardi languidi

Non m' innamorano,

Quei sospir fervidi

Più non m' infiammano,

Vel giuro a fè.

Zerbino misero,

Del vostro piangere

Il mio cor libero

Vuol sempre ridere,

Credet' a me.

Che già so per prova

Ch' in voi non si trova

Constanza ne fede;

Oh! quanto è pazza colei que vi crede! (20)

〔小提琴。(21)

波里实内勒 什么音乐这样不识好歹，在这里打断我的声音？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静点，住手，拉小提琴的。让我畅畅快快申诉一番我铁面心肠的女人的残酷。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我告诉你们，住手。我要唱啦。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安静。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呕唉！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啊咿！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是为取兴吗？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啊！多嘈杂！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见你们的鬼！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气死我啦。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你们住不住手？啊，赞美上帝！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又来啦？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瘟死这些拉小提琴的！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不是音乐，倒是胡闹！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拉、拉、拉、拉、拉、拉。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拉、拉、拉、拉、拉、拉。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拉、拉、拉、拉、拉、拉、拉、拉。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拉、拉、拉、拉、拉。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拉、拉、拉、拉、拉、拉。

〔小提琴。

波里实内勒 我的天！这反而逼我开心。拉小提琴的先生们，拉下去吧，我高兴听。来呀，接下去拉呀。我请你们拉。要他们不拉，只有这法子。你要唱啦！音乐老不凑手。好啦，轮到我們啦！⁽²²⁾唱歌以前，我得先试试嗓子，弹弹乐器，别让我的声音走调。普朗、普朗、普朗。普朗、普朗、普朗。要琴声来给你配音呀，时间就不称心。普兰、普兰、普兰。普兰、唐，普朗。普兰、普兰。这种时间，琴弦就不得力。普兰、普朗。我听见响声，拿我的琴靠门放下来。

弓箭手 谁在那边？谁在那边？

波里实内勒 活见鬼，他们是干什么的？难道唱歌变成了时髦？

弓箭手 谁在那边？谁在那边？谁在那边？

波里实内勒 我，我，我。

弓箭手 告诉我，谁在那边，谁在那边？

波里实内勒 告诉你们，我，我。

弓箭手 你是谁？你是谁？

波里实内勒 我，我，我，我，我，我。

弓箭手 别让我们等，报上姓名、报上姓名。

波里实内勒 我的名姓是：“绞死你自己。”

弓箭手 这边，伙伴，这边。捉住这样回答我们的混蛋。

芭蕾舞进场

〔全体巡逻队过来，在夜晚搜寻波里实内勒。〕

〔小提琴家和舞蹈家。〕

波里实内勒 谁在那边？

〔小提琴家和舞蹈家。〕

波里实内勒 谁是我听见的坏蛋？

〔小提琴家与舞蹈家。〕

波里实内勒 哦？

〔小提琴家与舞蹈家。〕

波里实内勒 喂，我的跟班，我的用人！

〔小提琴家与舞蹈家。〕

波里实内勒 混账！

〔小提琴家与舞蹈家。〕

波里实内勒 放肆！

〔小提琴家与舞蹈家。〕

波里实内勒 我把你们全摔到地上。

〔小提琴家与舞蹈家。〕

波里实内勒 香槟人、普瓦提埃人、皮卡尔狄人、巴司克人、布列塔尼人！⁽²³⁾

〔小提琴家与舞蹈家。〕

波里实内勒 拿我的短筒枪给我。

〔小提琴家与舞蹈家。〕

波里实内勒⁽²⁴⁾ 噗！

〔他们统统躺下，逃走了。〕

波里实内勒 啊，啊，啊，啊，看我把他们吓得那副鬼样子！我怕别人，他们怕我，活活一群傻包！我的天！活在世上，全凭斗智。我不冒充大贵人，不装作好汉，他们会把我活捉了去。啊，啊，啊。

弓箭手⁽²⁵⁾ 我们把他逮住啦。来呀，伙伴，来呀：快来呀，拿灯来。

芭蕾舞 〔全体巡逻队带着灯过来。〕

弓箭手 啊，贼骨头！啊，捣蛋鬼！原来是你？下流、坏蛋、死鬼、大胆、厚脸皮、混账、不要脸，坏蛋、扒手、小偷。你敢吓唬我们，来这一套？

波里实内勒 大老爷，那是因为我喝醉了酒。

弓箭手 不行，不行，说什么也不行：非教训教训你不成。牢房、牢房，快关牢房。

波里实内勒 大老爷，我决不是小偷。

弓箭手 牢房。

波里实内勒 我是城市的一位资产者。

弓箭手 牢房。

波里实内勒 我犯了什么法？

弓箭手 牢房，快进牢房。

波里实内勒 大老爷，放我走吧。

弓箭手 不行。

波里实内勒 我央求央求你们。

弓箭手 不行。

波里实内勒 哎！

弓箭手 不行。

波里实内勒 高高手。

弓箭手 不行，不行。

波里实内勒 大老爷。

弓箭手 不行，不行，不行。

波里实内勒 行行好。

弓箭手 不行，不行。

波里实内勒 发发慈悲。

弓箭手 不行，不行。

波里实内勒 看在上天分上！

弓箭手 不行，不行。

波里实内勒 可怜可怜！

弓箭手 不行，不行，说什么也不行：

非教训教训你不成。

牢房，牢房，快关牢房。

波里实内勒 哎！就没有办法，大老爷，能打动你们的心肠？

弓箭手 打动我们也容易，

我们比天底下什么人也心慈：

你只要掏出六个皮司陶耳送我们，

我们就放你。

波里实内勒 哎呀！大老爷，我身上连一个小钱也没有，我敢发誓。

弓箭手 没有六个皮司陶耳，

你就随便挑一样儿：

靠鼻子敲三十下子，要不就打十二棍子。

波里实内勒 要是非挑不可，非挨揍不可，我就挑指头敲。

弓箭手 行，你就准备鼻子吧，打几下，你数着吧。

芭蕾舞

〔弓箭手边舞蹈，边和着拍子，边弹他的鼻子。〕

波里实内勒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五。

弓箭手 啊，啊！你想跳，好，咱们从头敲。

波里实内勒 啊！大老爷，我可怜的头受不了啦，你们要把它敲成一只煮熟的苹果啦。我宁可挨棍子揍，也不要从头起再敲鼻子。

弓箭手 好！既然棍子对你的劲，我们让你称心。

芭蕾舞

〔弓箭手舞蹈，和着拍子，举起棍子打他。〕

波里实内勒 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啊，啊，啊，我顶不住啦。好啦，大老爷，我还是送你们六个皮司陶耳吧。

弓箭手 啊！高贵的，美丽的灵魂！啊，正直人！再见，大人，再见，波里实内勒大人。

波里实内勒 大老爷，祝你们晚安。

弓箭手 再见，大人，再见，波里实内勒大人。

波里实内勒 为你们效劳。

弓箭手 再见，大人，再见，波里实内勒大人。

波里实内勒 非常谦恭的仆人。

弓箭手 再见，大人，再见，波里实内勒大人。

波里实内勒 改天奉陪。

芭蕾舞

〔他们统统跳舞，由于弄到了钱而喜悦。〕

第二幕

〔舞台换景，出现同一房间。〕

第一场

杜瓦内特，克莱昂特。

杜瓦内特 先生，你要什么？

克莱昂特 我要什么？

杜瓦内特 啊，啊，是你？真想不到！你来这里干什么？

克莱昂特 知道我的命运呀，同可爱的昂皆利克谈谈呀，领会领会她的心情呀，还有这件人家告诉我的致命的亲事，问问她的决心

呀。

杜瓦内特 好，可是一下子像你这样就跟昂皆利克谈不了话，得想办法才成。人家不对你讲，家里把她管得严严的，不许她出门，不许她跟生人谈话，前次还不靠老姑妈好奇，我们才捞到自由去看那出喜剧，成全了你激情的产生；我们平时千小心、万小心，绝口不谈这次巧遇。

克莱昂特 所以我也不是作为克莱昂特，用她情人的名义来这里的；是作为她的音乐师的朋友来这里的，我得到这位音乐师的允许，替他来教歌唱。

杜瓦内特 她父亲来啦。你先闪开，让我告诉他，你在这儿。

第二场 阿尔冈，杜瓦内特，克莱昂特。

阿尔冈 皮尔贡先生告诉我，早晨在我的房内散步，来回走十二趟，可是我忘记了问他是直着走，还是横着走。

杜瓦内特 老爷，有一位……

阿尔冈 死鬼，嗓门要放低，你这么一来，搅乱了我的整个脑壳；你想都不想，跟病人讲话，就不该用这么大的嗓门。

杜瓦内特 老爷，我要告诉您……

阿尔冈 我告诉你，嗓门要放低。

杜瓦内特 老爷。……

〔她装作说话的样子。〕

阿尔冈 哎？

杜瓦内特 我告诉您……

〔她装作说话的样子。〕

阿尔冈 你在说什么？

杜瓦内特 （高声）我说，有一位先生想同您说话。

阿尔冈 叫他过来。

〔杜瓦内特做手势，叫克莱昂特过来。〕

克莱昂特 先生……

杜瓦内特 （揶揄）嗓门别太大，小心扰乱老爷的脑子。

克莱昂特 先生，看见您站直了，气色好，我很高兴。

杜瓦内特 （假装生气）怎么他“气色好”？不对。老爷一直不好。

克莱昂特 我听说先生好些了，我发现他脸色好。

杜瓦内特 你说脸色好是什么意思？老爷的脸色可坏啦，对你讲他好些了的人就不识相。他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坏过。

阿尔冈 她对。

杜瓦内特 他走路、睡觉、吃饭、喝水，全跟别人一样，可是这挡不住他病重。

阿尔冈 这是真的。

克莱昂特 先生，听了这话，我非常难过。我是教您小姐唱歌的先生派遣来的，他见自己不得不在乡下有几天担搁，作为他的亲近朋友，他让我替他代课，害怕一中断，她会忘掉她已经学会的课程。

阿尔冈 很好。叫昂皆利克来。

杜瓦内特 我想，老爷，还是带先生到小姐的房间好。

阿尔冈 不，叫她来吧。

杜瓦内特 他们不单在一起的话，他教功课怕教不好。

阿尔冈 教得好，教得好。

杜瓦内特 老爷，那样一来，您可就要受罪啦：像您现在这副样子，一点点刺激也受不得，您的脑子要受震动的。

阿尔冈 不会的，不会的：我爱听音乐，我也高兴……啊！她来啦。你嘛，你去看看太太穿好了没有。

第三场 阿尔冈，昂皆利克，杜瓦内特。

阿尔冈 过来，我的女儿：你的音乐教师去了乡下，这里是他派来替他给你上课的一位先生。

昂皆利克 啊，天！

阿尔冈 什么事？有什么好吃惊的？

昂皆利克 那是……

阿尔冈 怎么？什么让你激动成了这个样子？

昂皆利克 那是因为，父亲，恰巧出了一件怪事。

阿尔冈 怎么？

昂皆利克 昨天晚晌我梦见，我遇到人世最大的危险，有一个人长相活活就跟先生一模一样，来在我身边，我求他救我，他从危难之中把我救了出来；所以来到这里，想不到看见我一整夜梦里的那个人，我才吃了那么一大惊。

克莱昂特 你睡着也好，醒着也好，只要能占住你的心，就不能说是不幸；假如你在什么危难之中，认为我配得上帮你一把，毫无疑问，我的幸福就不小，世上就没有我不能为……

第四场

杜瓦内特，克莱昂特，昂皆利克，阿尔冈。

杜瓦内特 （揶揄。）我的天，老爷，我现在可信服了你啦，昨天我说过话就当我没有说。狄阿夫瓦吕斯老爷和狄阿夫瓦吕斯少爷拜望您来啦。您可把姑爷相着啦！您就要看见世界上最端正和最聪明的年轻人啦。他只跟我说了两句话，我就欢天喜地的啦，您的女儿也要入迷的。

阿尔冈 （向装出要走的克莱昂特。）先生，别就走。我在嫁女儿；她还没有见过她的未婚夫，现在他们把他带来了。

克莱昂特 先生，太赏我脸了，这样愉快的会面，也让我做见证人。

阿尔冈 他是一位能医的儿子，婚礼将在四天之内举行。

克莱昂特 很好。

阿尔冈 说给她的音乐教师知道，行礼的时候请他来。

克莱昂特 我一定做到。

阿尔冈 请你也来。

克莱昂特 您太赏我脸啦。

杜瓦内特 好啦，闪开吧，他们来啦。

第五场

狄阿夫瓦吕斯先生，陶马·狄阿夫瓦吕斯，阿尔冈，昂皆利克，克莱昂特，杜瓦内特。

阿尔冈 （手放在睡帽上，并不摘掉。）先生，皮尔贡先生禁止我不戴帽子。你是内行，你清楚后果的。

狄阿夫瓦吕斯 我们所有的拜访，都是为了帮病人好得快，不是给他们添麻烦来的。

阿尔冈 先生，我招待……

〔他们两个人同时说话，互相打断和互相干扰。〕

狄阿夫瓦吕斯 先生，我们来府上……

阿尔冈 我以最大的喜悦……

狄阿夫瓦吕斯 小儿陶马与敝人……

阿尔冈 承蒙光临……

狄阿夫瓦吕斯 先生，向你表示……

阿尔冈 鄙人未能……

狄阿夫瓦吕斯 我们喜悦……

阿尔冈 亲赴贵府……

狄阿夫瓦吕斯 感谢先生的盛情……

阿尔冈 敢向先生保证……

狄阿夫瓦吕斯 承蒙接见愚父子……

阿尔冈 不过，先生知道……

狄阿夫瓦吕斯 先生，我们有幸……

阿尔冈 一个病人……

狄阿夫瓦吕斯 和你联姻……

阿尔冈 不能有所为力……

狄阿夫瓦吕斯 敢向先生保证……

阿尔冈 仅能在舍下对你讲……

狄阿夫瓦吕斯 凡在我们的业务范围以内……

阿尔冈 我将寻求一切机会……

狄阿夫瓦吕斯 以及凡力之所能及者……

阿尔冈 先生，认识阁下……

狄阿夫瓦吕斯 先生，我们将时刻准备……

阿尔冈 为先生效劳……

狄阿夫瓦吕斯 该你表示我们的热衷啦。（他转向他的儿子，向他道。）过来，陶马，往前走。向先生致敬。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一个高个儿笨蛋，才从学校毕业，每做一件事，都笨手笨脚，不合时宜。）是不是先由父亲开始？

狄阿夫瓦吕斯 是的。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先生，你是我的再生之父，我向你致敬，我向你承认，我向你珍惜，我向你敬礼。对再生之父，我所欠的情分，远在初生之父之上。初生之父生育我；而你选择我。他接受我，由于必然；而你接受我，却发于慈心。我所得于他的，是一件属于身体的作品；而我所得于你的，却是一件意志的作品；精神特征高于肉体特征，高多少我就欠你多少，正因为我珍重这种未来的联系，我今天先向先生献上这万分卑微而又万分尊敬的敬意。

杜瓦内特 学校万岁，出来这样聪明的学生！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父亲，这很好吧？

狄阿夫瓦吕斯 Optime。 ⁽²⁶⁾

阿尔冈 （向昂皆利克。）过来，向先生致敬。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我接吻吗？

狄阿夫瓦吕斯 是的，是的。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向昂皆利克。）夫人，上天以至公之道，赐夫人以继母之名，既然我……

阿尔冈 你说话的不是我的太太，是我的女儿。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她在什么地方？

阿尔冈 她这就来。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父亲，我等她来了再说？

狄阿夫瓦吕斯 你对小姐致词好了。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小姐，你就像梅木龙的石像⁽²⁷⁾，阳光一照亮，就发出一种和谐的音响，同样是你美丽的太阳一出现，我就被一种柔情所感动。博物学家说有一种花，叫向日葵，不时在向白昼之星移动，正如在下的心，今而后，将永远围着你的可爱的眼睛的光耀的星宿移动，如同朝着它唯一的地极。所以，小姐，允许我今天献上这颗心，悬挂在你的魅力的神坛，这颗心不保存别的野心，不向往别的光荣，除非以其有生之日，充当小姐的万分卑微、万分服从与万分忠诚的仆人和丈夫。

杜瓦内特 （嘲笑他。）这才叫念书呐，学会说那么好听的词句。

阿尔冈 哎！你说怎么样？

克莱昂特 先生是个奇迹，假如他做医生跟做演说家一样好，做他的病人一定将是一种快乐。

杜瓦内特 当然。假如他治病能像他演说一样美，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阿尔冈 快拿我的椅子来，大家都请坐。你坐在那边，我的女儿。你看见的，先生，人人称赞你的少爷，你有这样一个儿子，我认为

先生一定很愉快。

狄阿夫瓦吕斯 并非由于我是他的父亲，我才有理由对他表示满意，而是由于凡是看见他的人全这样夸他，说他是一个不顽皮捣蛋的孩子。他的想象从来不很活跃，我们从别人身上看到的才气他也没有；也正由于这一点，我一向就预言他有法官的判断能力、我们行医所需要的品德。在他幼小时期，他就从来不曾被人视为淘气、活泼。他一向是柔和、安静、缄默，不爱说话，也从来不玩所有那些小孩游戏，即所谓儿童娱乐者是。教他读书识字，人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九岁了，他还不认识字母。我对自己讲：

“好吧，晚生的树结最好的果子，大理石上刻字，当然要比沙子上难；可是刻上去的东西，留得更久，这缓慢的理解力，这种迟钝的想象力，是将来有好判断力的标记。”我送他上学，他觉得吃力，可是他顶住困难，坚持下来，他的班主任总对我夸奖他的勤奋和他的习作。总之，靠着死拼活拼，他终于光荣地得到了他的毕业证书；我可以不虚荣地说，两年以来，他坐在会议所的长板凳上，每逢我们学派举行任何辩论会，没有一个应试生像他那样更有声有色的了。他的样子才叫可怕，没有一次议案通过，他不论列激昂，发言反对的。他在辩论之中坚定自如，像一个土耳其的脚夫那样强壮有力，坚持他的原则，永不改口，议论滔滔，横扫逻辑的每一个角落。然而最后使我喜欢他的，是他以我为范，盲目坚持我们古人的意见，从来不肯了解也不肯听取本世纪所谓发明的理论和实验，关于血的循环⁽²⁸⁾，以及其他谬论。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他从他的口袋掏出一大卷论文，献给昂皆利克。）我写了一篇论文，排击主张循环论者，在先生允许之下⁽²⁹⁾，我斗胆献给小姐，作为我的精神的处女之作，聊表敬意。

昂皆利克 先生，这对我是一件无用之物，我不懂这类事情。

杜瓦内特⁽³⁰⁾ 给我，给我，上面的画总有用处，装潢一下我们的房间也好。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在先生再度允许之下⁽³¹⁾，我请你随便哪一天，作为娱乐，来观看解剖一个女人，我将发表我的观点的。

杜瓦内特 娱乐一定开心。有的男人请他们的未婚妻看喜剧，自当比不上请看解剖，那要多情多了。

狄阿夫瓦吕斯 而且，就婚姻和繁殖所要求的品质来看，我可以告诉你们，按照我们医生的规则，他可以说是标准最高，他的多儿多女的程度相当大，他的气质也正适合生产和生殖婴儿取得优良的条件。

阿尔冈 先生，你没有意思让他到宫廷走走，为他谋一个学医职位？

狄阿夫瓦吕斯 实对你说了吧，我们在大人物身边行医，向来不合我的心意，我总认为，就我们而言，还是留在一般社会为宜。一般社会自有其便利之处。你不必为你的医道负责；只要你按照道行的医学规则看病，你就不用为任何后果负责。可是在大人物身边，苦恼就在，他们不病则已，一病就希望他们的医生要绝对把病治好。

杜瓦内特 这可真滑稽啦，他们太不识抬举，一定要你们医生把他们治好：你们不是为了这个才待在他们身边的；你们在那里也就是为了收费，给他们开药方；要治好病，如果可能的话，全看自己。

狄阿夫瓦吕斯 这话有道理。我们不得不按照形式来料理病人。

阿尔冈 （向克莱昂特。）您先生，让我女儿当着大家唱唱歌吧。

克莱昂特 先生，我在等您吩咐。为了娱乐大家，我有一个想法，和小姐唱一折新近写成的一出小歌剧。看吧，这是你的唱词。

昂皆利克 我？

克莱昂特 请你不要拒绝才好。让我向你解释一下我们要唱的那场戏。我的声音不适宜歌唱；不过，能让大家听懂，也就够了，务请大家善意谅解，我处在必须使小姐歌唱的地位。

阿尔冈 歌词美吗？

克莱昂特 就其本身而论，这是一个即兴小歌剧，你回头听到的，只是歌唱有节奏的散文，或者如同自由诗的体例，正如两个人的激情和困难迫使他们立即说出而且自己说起的话来那样。

阿尔冈 很好。我们听吧。

克莱昂特 （以一个牧羊人的名义，向他的情人解释他们相识以来的爱情，过后他们便用歌唱宣泄他们的思想。）这是这场戏的故事。一个牧羊人正在用心欣赏一场美丽的戏，戏才开始，他的注意被旁边的响声吸引过去。他转过身子，看见一个野小子说着不讲道理的浑话，欺负一个牧羊女郎。每一个男子应当尊重妇女，他当即狠狠教训了那野小子一顿，走到牧羊女郎跟前；他看见的是一个年轻姑娘，从他一向没有见过最美丽的眼睛，流出世上最美丽的眼泪。他对自己说：“唉呀！这样一位可爱的姑娘，居然有人欺负？什么样无人性的人、什么样的野蛮人，才能不被这样的眼泪所感动？”他觉得这些眼泪这样美，他努力让它们不流，同时可爱的牧羊女郎也深深感谢他的小小的照看，风度十分可爱，十分温存，十分热情，牧羊人不能抗拒了，每一个字、每一道视线，都像火热的箭，射在他的心里。他说：“有什么能配得上这些可爱的语言，这样一种感谢呢？还有什么人不肯效劳、不赴汤蹈火呢？还有什么人不高兴去奔波，为赢取这样一个女郎的感谢，哪怕是一刹那的动人的甜蜜之情呢？”整个一场戏过去了，也没有得到任何注意；可是他抱怨戏太短，因为戏一散，他和他所膜拜的牧羊女郎就要分手了；从这头一面、头一时起，他

带回去的爱情就有好几年的最热烈的强度。他立即感到分别的种种痛苦；他为他不再看见那匆匆一面的女郎而苦恼。他尽力寻求再见的机会，他日日夜夜都保留着那次机会的亲爱的形象；可是牧羊女郎受到的严格管制使他无路可走。他的强烈的激情让他决心向可爱的美人求婚；没有她，他就活不下去；他想方设法，递给她一个条子，回信是答应他这样做。可是就在同时，人家提醒他，这个美人的父亲把她许给另一个人，婚礼眼看就要举行了。想想这可怜的牧羊人，心里受到多么残酷的打击！一种致命的痛苦如今把他沉沉地压倒。看着他所爱的女郎拥入别人的怀抱，他忍受不了这可怕的思想，他的爱情从绝望这里找到办法混入牧羊女郎的家，想弄清楚她的想法，也好从她这里知道他该怎么决定他的命运。他害怕在这里遇到的一切，他全遇到了；他看见了那不相称的情敌，父亲的任性拿他来反对他的绵绵的情意。他看见他神气十足，这可笑的情敌，靠近可爱的牧羊女郎，好像靠近他满载而归的战利品。他看在眼里，怒火万丈，不克自恃。他向他所膜拜的女郎投去痛苦的视线。但是对她的尊敬，有父亲的存在，使他不能说话，除去用眼睛表白以外。他最后破除所有的拘束，他的热狂的爱情迫使他这样唱道：

〔他唱：这太，太吃苦，

美丽的费丽丝；

打破这残忍的沉默，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告诉我该做些什么：

活下去，还是寻死？

昂皆利克 （用歌唱回答。）

提尔席斯，你畏惧的，准备好了的婚礼，

你看我对它也是一样的忧伤和愁苦：我举目望天，我看着你，我的叹气，这些都是我的言语。

阿尔冈 妙啊！想不到我女儿这样能干，打开本子就唱，也不迟疑。

克莱昂特

哎呀！美丽的费丽丝，

难道多情的提尔席斯，真有福气，在你心里有位置？

昂皆利克

万分苦难，我没有力量拒绝你，是的，我爱你，我亲爱的提尔席斯。

克莱昂特

噢！话里充满了力气，唉！难道我没有听错，再说一遍吧，费丽丝，让我别再起疑心。

昂皆利克

是的，我爱你，提尔席斯。

克莱昂特 请你再说一回，费丽丝。

昂皆利克 我爱你。

克莱昂特 你不要嫌累，再说上一百回。

昂皆利克 我爱你，我爱你，是的，我爱你，提尔席斯。

克莱昂特 神仙、帝王，高居于人民之上，

你们能拿你们的幸福和我相比？

可是费丽丝，一个思想搅乱这甜蜜的热狂：一个情敌，一个情敌……

昂皆利克 啊！我恨他比死还恨，

对我和对你一样，他的存在是一种残酷的活罪。

克莱昂特 可是父亲偏偏要你做成这个买卖。

昂皆利克 宁可，宁可死，

我也决不承认，

宁可，宁可死，宁可死。

阿尔冈 父亲对这说什么了没有？

克莱昂特 他什么也没有说。

阿尔冈 听他们这样胡闹，一言不发，这位父亲可真是一位胡涂父亲！

克莱昂特⁽³²⁾ 啊！我的爱情……

阿尔冈 不，不，够啦，这出喜剧是个极坏的范例。牧羊人提尔席斯是不识好歹，牧羊女郎是厚颜无耻，在父亲面前这样说话⁽³³⁾。拿那张纸给我看。啊，啊。你们方才唱的词儿在哪儿？这上头怎么只有写的谱子？

克莱昂特 先生，您不知道新近有人发明用音符来写歌词？

阿尔冈 很好。我是你的仆人，先生；再见吧。没有你的不识好歹的歌剧，我们也过好日子。

克莱昂特 我以为在娱乐您。

阿尔冈 瞎胡闹的东西就不娱乐人。啊！我太太来啦。

第六场

贝利娜，阿尔冈，杜瓦内特，昂皆利克，狄阿夫瓦吕斯先生，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阿尔冈 我的心肝，这是狄阿夫瓦吕斯先生的少爷。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开始他先前背熟的敬礼之词，但是记不住，说不下去了。）上天公道，赐您以继母名义，既然我从您的脸上看到……

贝利娜 我能及时来到，有荣幸见到你，十分高兴。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既然我从你的脸上看到……既然我从您的脸上看到……夫人，您在我的句子中间打断我，弄乱了我的记忆力。

狄阿夫瓦吕斯 陶马，把这留到下一次讲。

阿尔冈 我的肉肉，我直盼望你方才在这里。

杜瓦内特 啊！太太，你可错过了机会，没有听到再生之父梅木龙的石像叫向日葵的花。

阿尔冈 好啦，女儿，握先生的手，作为你的丈夫，你向他表示忠心。

昂皆利克 我的父亲。

阿尔冈 好啊！“我的父亲”？这是什么意思？

昂皆利克 请您先别这么快马加鞭。至少也得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彼此熟识，产生互相爱慕之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构成完美的姻缘。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至于我，小姐，我已经有了爱慕之心，用不着再等下去。

昂皆利克 先生，你快，我可快不了，实对你说，你的才能还没有在我心里留下印象哩。

阿尔冈 噢，好啦，好啦！等你们成亲以后，有的是时间来什么印象的。

昂皆利克 哎！我的父亲，给我时间，我求您啦。婚姻是一条链子，千万别逼人把自己套进去。假如先生是一位正人君子，他就决不肯接受一个人，靠压制才隶属自己。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Nego Consequentiam⁽³⁴⁾，小姐，我可以是正人君子，同时也肯从令尊大人的手中接受你。

昂皆利克 用暴力使人来相爱，是一个坏办法。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小姐，我们读古书，书上讲：他们的习俗是把姑娘们从女家抢过来成亲，想见她们落入一个男人的怀抱，并非出自她们的同意。

昂皆利克 先生，古人是古人，我们都是现代人。我们的世纪用不着虚伪；我们喜欢一门亲事，不用人拉，就会自愿前去的。你就忍耐一下吧：假如你爱我，先生，你一定乐于做我要你做的事情。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是的，小姐，直到我的爱情的利益全部归我所有。

昂皆利克 不过爱情最大的标记，是顺从所爱的女子的意愿。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Distinguo⁽³⁵⁾，小姐，这不关系到占有她，concedo⁽³⁶⁾，可是，说到关系，nego⁽³⁷⁾。

杜瓦内特 你白费口舌，你理论不过先生，人家是学校的新毕业生，永远要把你比输了的。你做什么不答应，拒绝跟医学院联亲的光荣？

贝利娜 她也许心里有了人。

昂皆利克 倘使我有，继母，那一定是理性和道德所允许于我的。

阿尔冈 好啊！我现在扮了一个什么滑稽角色。

贝利娜 我要是你呀，我的宝贝，我才不逼她出嫁呐，我晓得我该怎么做。

昂皆利克 继母，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你待我的一片心真是太好啦；可是也许您的主张就没有运气实现得了。

贝利娜 那是由于像你这样听话和规矩的女儿，都不肯把服从和依顺父亲的意愿搁在心上。

昂皆利克 继母，一个女儿的孝心也有限，理性和法律并不把形形色色的事情都一把垄断。

贝利娜 这就是说，你一心扑在婚姻上，可是要由着你的性子挑男人。

昂皆利克 假如父亲不肯给我一个我喜爱的丈夫，我哀求他至少也不要逼我嫁一个我不能相爱的丈夫。

阿尔冈 先生们，我请你们原谅这一切。

昂皆利克 各人结婚有各人的目的。拿我来说，要一个丈夫只为了真心爱他。正因为我要跟他过活一辈子，我承认我必须加意小心。世上有的是女人，嫁丈夫只为不受她们父母的约束，想维持做事方便的权利。继母，世上还有一种女人，把婚姻看成一种纯粹有利的交易，嫁人只为赚一笔遗产，为了发财希望男人早死，昧着良心，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嫁，好席卷她们的战利品。这一类女人呀，说实话，就不关心什么方式不方式，连对方看也不看一眼。

贝利娜 我觉得你今天就议论个没完没了，我倒想知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昂皆利克 我呀，继母，我说这话有什么意思？

贝利娜 好小姐，你太胡闹啦，谁也受不了你这一套。

昂皆利克 继母，您想逼我回敬你几句不识体统的话呀，可是我把话扯明了吧，这份便宜您得不到。

贝利娜 你简直无理到了头啦。

昂皆利克 不，继母，您是白费口舌。

贝利娜 你那副滑稽的骄傲样子、那种目无尊长的自命不凡的样子，人人看了好笑。

昂皆利克 继母，您这些话，完全没有用。随您说什么，我反正有分寸。为了取消您得到成功的希望起见，我从您的眼面前走开。

阿尔冈⁽³⁸⁾ 听着，事情没有折衷的余地：四天之内挑选一个丈夫，不是先生，就进修道院⁽³⁹⁾。你千万别难过，我会叫她改的。

贝利娜 我的宝贝，离开你我难受，可是我城里有事，不去还不成。我去去就回来。

阿尔冈 去吧，我的心肝，顺路看一下你的公证人，催他快点把事办好，那你知道。

贝利娜 再见，我的小宝贝。

阿尔冈 再见，我的心肝⁽⁴⁰⁾。我这个女人真爱我，……这简直意想不到。

狄阿夫瓦吕斯 先生，我们向你告辞。

阿尔冈 先生，请你看一下我的情形怎么样。

狄阿夫瓦吕斯 （给他按脉。）来，陶马，按按先生的另一只胳膊，看看你对先生的脉搏的判断正确不正确。Quid dicis⁽⁴¹⁾？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Dico⁽⁴²⁾，先生的脉搏是一位身体不很好的人的脉搏。

狄阿夫瓦吕斯 对。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不说强烈，也有点坚强。

狄阿夫瓦吕斯 很好。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有冲力。

狄阿夫瓦吕斯 Bene⁽⁴³⁾。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甚至还有点跳跃。

狄阿夫瓦吕斯 Optime⁽⁴⁴⁾。

陶马·狄阿夫瓦吕斯 这表示腺性器官失调，就是脾脏失调。

狄阿夫瓦吕斯 很好。

阿尔冈 不对：皮尔贡先生说，是我的肝脏有病。

狄阿夫瓦吕斯 哎！是的；说腺性，两种就都包括进来了，因为二者全有密切的同一性能，由于vas breve dn pylore⁽⁴⁵⁾，往往还有méats cholidoques⁽⁴⁶⁾。不用说，他的处方是让你吃大量烤肉。

阿尔冈 不是，也就是炖肉。

狄阿夫瓦吕斯 哎：是的，烤肉，炖肉，全一样。他给你开的处方十分小心，你遇到的医生数他高明。

阿尔冈 先生，一只鸡蛋里应当放几颗盐？

狄阿夫瓦吕斯 六颗、八颗、十颗，用双数；只有吃丸药，才能用单数。

阿尔冈 先生，下次见吧。

第七场 贝利娜，阿尔冈。

贝利娜 出门之前，我的宝贝，我告诉你一件怪事，你可得当心才是。我方才走过昂皆利克的房间，看见一个年轻的男人跟她在一起，他一看见我，马上就逃掉了。

阿尔冈 一个年轻的男人跟我女儿在一起？

贝利娜 是的。你的小女儿跟他们在一起，她会有新闻告诉你的。

阿尔冈 叫她过来，我的肉肉，叫她过来⁽⁴⁷⁾，啊！不要脸的东西！她反对婚事的缘故我明白了。

第八场 路易松，阿尔冈。

路易松 我的爸爸，你找我有什么事？我的后妈告诉我，你找我。

阿尔冈 是呀，过来，到前头来。转过身子，抬起眼睛，看着我。
哎！

路易松 爸爸，怎么的啦？

阿尔冈 好啊。

路易松 怎么的啦？

阿尔冈 你没话对我讲？

路易松 给你解闷儿，你愿意听的话，我就对你讲《驴皮》的故事⁽⁴⁸⁾，要不就讲《乌鸦和狐狸》的寓言⁽⁴⁹⁾，前不久人教我的。

阿尔冈 我不是问这个。

路易松 到底问什么？

阿尔冈 啊！小滑头，你清楚我要问什么。

路易松 我的爸爸，我真不清楚。

阿尔冈 你这就叫听话？

路易松 你要问什么呀？

阿尔冈 我没有吩咐过你，一看见什么，就马上对我全讲吗？

路易松 吩咐过。

阿尔冈 你做到了啦？

路易松 做啦，我的爸爸。我看见什么，就对你全讲。

阿尔冈 今天你就什么也没看见？

路易松 没，爸爸。

阿尔冈 没有？

路易松 没，爸爸。

阿尔冈 当真没有？

路易松 当真没。

阿尔冈 好吧！我拿点东西给你看，我。

〔他去拿家法。(50)〕

路易松 啊！爸爸。

阿尔冈 啊，啊！小鬼头，你不对我讲，你在姐姐房里见到一个男人？

路易松⁽⁵¹⁾ 爸爸。

阿尔冈⁽⁵²⁾ 你敢撒谎，我要教训教训你。

路易松 （下跪。）啊，爸爸，你饶了我吧。那是因为姐姐对我说，别对你讲；不过，我全对你讲。

阿尔冈 为了你撒谎，先得挨一顿打。过后我们再看好了。

路易松 饶了我，爸爸。

阿尔冈 不饶，不饶。

路易松 我的好爸爸，你别打我。

阿尔冈 要打你。

路易松 看上帝分上！爸爸，就别打我了吧。

阿尔冈 （揪住她，要打她。）非打不可，非打不可。

路易松 啊！爸爸，你打坏我啦。看：我死啦。

〔她装死人。〕

阿尔冈 喂！怎么的啦？路易松，路易松。啊，我的上帝！路易松。

啊！我的闺女！啊，倒楣了，我可怜的女儿死啦。我在干什么呀，混账东西？啊！狗家法。瘟死这些家法！啊！我的好女儿、我的好小路易松。

路易松 得，得，爸爸，别哭得那么伤心，我还没有死。

阿尔冈 你们看这个小滑头；噢，好，好；我饶你这一遭，可你得全说给我听。

路易松 噢；全说，爸爸。

阿尔冈 你可千万要当心呀，因为这里有一个小指头，什么全知道，你撒谎没有，会说给我听的。

路易松 不过，爸爸，你可别告诉姐姐，是我对你说的。

阿尔冈 不说，不说。

路易松 那是，爸爸，我在姐姐屋里，屋里来了一个男人。

阿尔冈 怎么样？

路易松 我问他要干什么，他对我讲，他是她的唱歌老师。

阿尔冈 哼，哼。好看的来啦。怎么样？

路易松 姐姐后来就来啦。

阿尔冈 怎么样？

路易松 她就对他讲：“出去，出去，出去，我的上帝；出去，你让我绝望。”

阿尔冈 怎么样？

路易松 他呀，他不肯出去。

阿尔冈 他对她讲什么来的？

路易松 他对她讲了我不知道有多少话。

阿尔冈 还怎么样？

路易松 他对她讲这、讲那。什么他顶爱她喽，她是世上顶美的人喽。

阿尔冈 后来呢？

路易松 后来呀，他就跪在她前头。

阿尔冈 后来呢？

路易松 后来呀，他亲她的手。

阿尔冈 后来呢？

路易松 后来呀，后妈来到门口，他就逃了。

阿尔冈 没别的啦？

路易松 没，爸爸。

阿尔冈 可是我的小手指头偏偏有话怪罪。（他把手指放在耳边。）
听。哎！啊，啊！是吗？噢，噢！我的小手指对我讲，有些事你

看见了，你没有对我讲。

路易松 啊！爸爸，你的小手指在撒谎。

阿尔冈 当心哟。

路易松 不，爸爸，别相信它，我向你担保它撒谎。

阿尔冈 噢，好吧，好吧！过后看吧。去吧，可千万处处要当心呀：去吧。⁽⁵³⁾啊！小孩子全不对头啦。啊！多少麻烦，我连光想着我的病的空闲都没有。说实话，我支持不住啦。

〔他坐在他的大椅子里面。〕

第九场 贝拉耳德，阿尔冈。

贝拉耳德 好啊！哥哥，怎么啦？你这一向可好？

阿尔冈 啊！兄弟，坏极啦。

贝拉耳德 怎么，坏极啦？

阿尔冈 是呀，我软弱得不得了，说起来谁也想不到。

贝拉耳德 真糟。

阿尔冈 我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

贝拉耳德 我呀，哥哥，是为我的侄女昂皆利克提亲来的。

阿尔冈 （说话激动，从椅子上站起。）兄弟，别跟我讲起这个臭东西。她是一个女流氓、一个不识好歹的货、一个无耻之尤，我要把她送进修道院，两天以内。

贝拉耳德 啊！这下子我就放心啦，我高兴你又有了点儿力气，总算我没有白来看你。好吧，事情我们回头再谈。我碰见了一群爱玩

爱闹的人，带来给你消遣，帮你解解闷，恢复恢复心境，就有兴致谈我们的事了。他们是些埃及人，打扮成摩尔人，又跳舞，又唱歌，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它抵得过皮尔贡先生的一副药。看来吧。

第二插曲

以为自己有病的人的兄弟为了娱乐他，带来几位埃及男女，摩尔人⁽⁵⁴⁾打扮，载歌载舞。

第一摩尔女人

赶着你正年轻，
利用一下春天，
你可爱的青年；
利用一下春天，
赶着你正年轻，
把你交给爱情。

若不是爱情烧人心，
这些最迷人的欢乐，
就满足不了一个人，
强大的魅力也变得软弱。

赶着你正年轻，
利用一下春天，

你可爱的青年；
利用一下春天，
赶着你正年轻，
把你交给爱情。

这些宝贵的岁月要知道珍惜：

 美丽变粪土，
 时间留不住，
 转眼就冷酷，
 春天一移步，
我们就不爱好甜蜜的游戏。

赶着你正年轻，
利用一下春天，
你可爱的青年；
利用一下春天，
赶着你正年轻，
把你交给爱情。

第二个摩尔女人

 人家催我们相爱，
 你在想什么？
我们正当年轻，
 关心只有一个，

这个呀还是相爱，
爱情的魅力，
对我们那样甜蜜，
一箭射过来，
即令不算快，
我们也溃败：
可是我们听人说，
痛苦长在，
眼泪长流，
苦恼在喉，
两情就算相投，
我们胆怯。

第三个摩尔女人

我们正当年轻
和个情人，
相好无间，
两下里心心相印：
万一他三心二意，
噫！烦恼无比！

第四个摩尔女人

万一情人舍弃，

也算不了倒楣，
不忿恨，不痛苦，
因为三心二意，
护着我们的心。

第二个摩尔女人

我们这些年轻人
做什么主张？

第四个摩尔女人

难道它又凶又狠，
我们也投降？

全 体

是呀，我们要依顺它的热情、它的激昂、它的任性，它的甜蜜的懒腔；万一它的刑罚不同寻常，却也有千百样乐趣，迷惑心肠。

芭蕾舞进场
〔全体摩尔人舞蹈，他们带来了一些猴子，也在一起
蹦跳。〕

第三幕

第一场
贝拉耳德，阿尔冈，杜瓦内特。

贝拉耳德 好啦！哥哥，你说怎么样？这比得过用一回旃那吧？

杜瓦内特 哼，见效的旃那才是好旃那。

贝拉耳德 噢！说吧，你愿意不愿意我们在一起谈谈话？

阿尔冈 兄弟，等一下⁽⁵⁵⁾，我去去就来。

杜瓦内特 看，老爷，你也不想想，没有手杖，你就走不了路。

阿尔冈 这话你说对了。

第二场 贝拉耳德，杜瓦内特。

杜瓦内特 您侄女的事，您可不能不管。

贝拉耳德 我尽力量来让她满意。

杜瓦内特 他脑子里就是这门荒唐亲事，说什么也得打消，前些时我自己还在想，找一个合我们意的医生，来抵消皮尔贡先生，让他讨厌他，反对他的药方子。不过，我们身边没有这么一个人，我就打定主意亲自来放这一炮。

贝拉耳德 怎么样？

杜瓦内特 这是一个滑稽想法。不合理，可是也许能成功。由着我来吧；您那边也多活动活动。我们的人来啦。

第三场 贝拉耳德，阿尔冈。

贝拉耳德 哥哥，我们谈话中间，我请你千万别激动才是。

阿尔冈 我不激动就是了。

贝拉耳德 我跟你谈的一些事，回答归回答，你可生气不得。

阿尔冈 对。

贝拉耳德 我们在一起议论，就事论事，可一定要心平气和。

阿尔冈 我的上帝！就这么着。这篇开场白够味儿。

贝拉耳德 哥哥，你有产有业，不算顶小的一个，孩子也就是两个女儿，我说，有什么理由，你说要把她送进一家修道院，这到底为了什么？

阿尔冈 要什么理由，兄弟，我是一家之长，我认为对，我就做，不是吗？

贝拉耳德 嫂子不见得不劝你这样打发掉你的两个女儿，我相信，她喜欢看她们两个成为善良的女修士，是出于一种慈悲心情。

阿尔冈 好啦！这下子你说到点子上啦。说起她们来，马上就把可怜的女人卷进去，坏事统统是她干的，人人恨她。

贝拉耳德 我可不那么说，哥哥，我们就撇下她不谈了吧：嫂子这人，对你们家真是再好没有，一点不留私心，待你万分有情有义，待你的孩子们感情又重，心又慈，人就想不出来有多好，这是千真万确，不言自明。我们用不着谈她啦，还是谈谈你的女儿吧。是什么思想，哥哥，你想把她嫁给一个医生的儿子吗？

阿尔冈 兄弟，我的思想是给我找一个需要的女婿。

贝拉耳德 哥哥，这关系不到你女儿，现在有一家对她更合适。

阿尔冈 对，可是那家人，兄弟，对我更合适。

贝拉耳德 可是，哥哥，她嫁是为她，还是为你？

阿尔冈 兄弟，也该为她，也该为我，我要给我家里增添我需要的人。

贝拉耳德 根据这种理由，等你的小女儿长大了，你该让她嫁一个药剂师了。

阿尔冈 凭什么不？

贝拉耳德 你真就老迷着你那些药剂师跟你那些医生，不顾人和自然，一心要当病人？

阿尔冈 兄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贝拉耳德 我的意思嘛，哥哥，我还没见过人像你那样不爱生病的，我要的体质也没有比你再好的。一个了不起的标记是，你的气色好，你有一个完全结实的身子，你千保重万保重，居然还没有祸害你的健康的气质，你服了各式各样的药，居然还没有死掉。

阿尔冈 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兄弟，正是靠了这些药，我才活下来的？皮尔贡先生说，只要三天他不当心我，我就会完蛋的。

贝拉耳德 你要是不在意呀，他当心来当心去，要把你当心到阴曹地府的。

阿尔冈 可是，兄弟，我们理论理论看。你是一点也不相信医学的了？

贝拉耳德 不相信，哥哥，为了解救它，我看不出有必要相信这个。

阿尔冈 什么？一件人人承认的真正事业，受到每一世纪的尊重，你都不认账？

贝拉耳德 不仅不承认它的真正性，我觉得我们不妨讲，还是人类干出来的最大的谬举之一；就哲学观点来看，我看没有比这更滑稽的欺骗；一个人自命不凡，想把另一个人治好，我看没有比这再可笑的了。

阿尔冈 你为什么不愿意，兄弟，一个人能治好另一个人？

贝拉耳德 理由就是，哥哥，我们这架机器的发条还是些秘密，直到今天，人们就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自然在我们的眼前放下一些太厚的面幕，我们就无法认识后边的东西。

阿尔冈 依你看，医生全一无所知？

贝拉耳德 是的，哥哥。他们知道大部分了不起的好的人文科学，能说漂亮的拉丁话，会用希腊文列举种种疾病的名称，加以形容，加以分类；可是，就治疗而言，他们简直是愚昧无知。

阿尔冈 不过总有一点你得同意：关于这件事，医生比平常人知道得多。

贝拉耳德 哥哥，他们知道的也就是我说给你听的，治不了什么病；他们行医的本领只是一种浮夸的怪话，一种似是而非的老生常谈，你要道理，他们给你字句，你要实效，他们许你诺言。

阿尔冈 可是，兄弟，说到临了，世上有的是人，跟你一样聪明、一样能干；我们亲眼看见，遇见疾病，人人向医生求救。

贝拉耳德 这是人类弱点的标志，并不表示他们行医有真理。

阿尔冈 可是医生一定相信他们在真正行医，因为他们自己也在医治自己。

贝拉耳德 这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自己就是夜间的谬论，从而加以利用，另外有些人利用这种谬论，却不是谬论。你的皮尔贡先生，举例来看，就不了然个中的差异：他是一个医生的医生，从头到脚都是医生；这位先生相信自己的规则，比任何数学公式都厉害，谁想加以审查，谁就是犯罪；他丝毫看不见医学有不懂、可疑、为难之处，于是以一种剧烈的偏见、一种固执的信心、一种粗暴的常识与理论，专心致志于洗肠和放血，此外概不考虑，他所能为你做的，也没有必要埋怨，他有世上最好的心肠，为你

治病，送你上路，他害死你，正如害死他的妻室和他的儿女一样，需要的时候，他也将一样治死自己。

阿尔冈 那是因为，兄弟，你打出奶牙起就讨厌他。不过，还是回到本题来谈吧。依你看，人病了该怎么着？

贝拉耳德 哥哥，一无所为。

阿尔冈 一无所为？

贝拉耳德 一无所为。有了病，只要安心休养就得。自然一乱了套，我们就听之任之，自然就从本身慢慢恢复过来。坏事的是我们杞人忧天，急躁不安，人死不是由于生病，而是由于医治。

阿尔冈 可是，兄弟，有些事物可以帮助那种自然，这你该同意了吧。

贝拉耳德 我的上帝！哥哥，这些事物是空洞的观念，我们就爱拿它们来满足自己；在任何时期，都有美好的虚构之物溜到人的意识领域，我们相信它们，因为它们奉承我们，我们就满腔希望它们是真理。一个医生告诉你，他能帮助、援救、接济自然，去掉伤害它的东西，给它缺少的东西，使它重新获得它的运用自如的机能，于是同你说起他能纠正血、缓和内脏与头脑、放出脾气、修理胸肺、恢复肝功能、巩固心机能、整顿并保持自然的热量，并有延长寿命的秘方：他告诉你的正是医学传奇，可是你回到真理与经验之后，你所遇到的全不是这些东西，就像那些美好的梦，你醒过来以后，给你留下的只有曾经相信它们的不快之感。

阿尔冈 这就是说，世上的学问都装在你的脑壳里头，你以为你比本世纪的全体大医生都知道得多。

贝拉耳德 一类是说，一类是做，你的大医生就是这两类。听他们说话，世上最聪明的人；看他们做，天下最无知的人。

阿尔冈 妙啊！依我看，你是一位大医生喽，我倒希望眼前来几位先生，推翻你的言论，压倒你的嘶叫。

贝拉耳德 我嘛，哥哥，我可一点也不想攻击医学；人爱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出乱子，不走运，只能怪罪自己。我那些话也只是在你我之间谈谈而已，我还真盼望自己能有那种本事，把你从错误之中拉出来，并且为了娱乐你，关于这个问题，带你去看一两出莫里哀的喜剧。

阿尔冈 你的莫里哀和他的喜剧呀，是一片胡言乱语；他取笑医生那样的正人君子，我认为他自己才十分可笑。

贝拉耳德 他取笑的不是医生，而是可笑的医学。

阿尔冈 他管的哪家子闲事，要他插手医学，活活一个蠢才，活活一个不识抬举的东西，拿诊断和药方子寻开心，对医生进行人身攻击，把这些可敬的先生们摆在台子上耍把。

贝拉耳德 不演人类的各行各业，你倒要他演什么？公侯和帝王天天在台子上露面，他们的家世和医生一样好。

阿尔冈 活见他妈的鬼！我要是医生呀，我会报复他的胡言乱语的；他生了病，我由着他死，就是不救。他白急，白央求，我偏不给他放一滴血、灌一次肠，还要告诉他：“死吧，死吧！看你下次还取笑不取笑医学院。”

贝拉耳德 你可真生了他的大气。

阿尔冈 可不，这是一个信口胡扯的人，医生要是懂事呀，就会按着我的话做。

贝拉耳德 他比你的医生更懂事，因为他就不要他们给他治病。

阿尔冈 他不肯用药呀，活该他遭殃。

贝拉耳德 他不肯用药，有他的道理；他主张，身子强壮结实的人可以用药，他们有多余的力量用药治病；可是，说到他呀，他那点子力量也就只够他害病。

阿尔冈 什么理由，简直是糊涂思想！够啦，兄弟，别再谈这个家伙啦，因为这刺激肝火，你要让我生病的。

贝拉耳德 哥哥，我也很愿意，换一个题目吧，我要对你讲的，是你有一点厌恶你的女儿，可也不能单单为了这个，就打定主意把她送进修道院呀；至于挑选女婿嘛，也不好就盲目地照着你的激情办；关于这件事，还是将就一下女儿的心思才好，因为这关系到她一辈子，婚姻幸福不幸福全靠这个。

第四场

福勒朗先生（拿着一个灌肠器），阿尔冈，贝拉耳德。

阿尔冈 啊！兄弟，对不住，失陪。

贝拉耳德 怎么？你想做什么？

阿尔冈 洗一下肠子；用不了多久。

贝拉耳德 你在拿自己开心。难道你就不能一时不洗肠，不用药？下一次再用吧，先安养一下再说。

阿尔冈 福勒朗先生，今天黄昏，要不就明天早晌。

福勒朗 （向贝拉耳德。）你凭什么理由横插进来，反对医学治疗，阻挠先生用我的洗肠剂？哪儿来的这种胆子，真是胡闹！

贝拉耳德 得啦，先生，人家一看，你没有养成同人说话的习惯。

福勒朗 你就不该这样拿药开心，浪费我的时间。我来这里，有一个可靠的药方，我这就去告诉皮尔贡先生，有人阻挠我执行他的吩咐，履行我的职责。你看好了，你看好了……(56)

阿尔冈 兄弟，你要在这里给我闯祸。

贝拉耳德 大祸临头，也不过就是不照皮尔贡先生指示洗一次肠子。哥哥，再问一句，真就没有法子治好你的医生病？你就甘心一辈子埋在他们的医药之中？

阿尔冈 我的上帝！兄弟，你说这话，因为你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可是，你是我的话，你就要改口啦。人在健康的时候，反对医学，当然容易。

贝拉耳德 可你有什么病呀？

阿尔冈 你要把我气死。我真恨不得你害我的病，看你还瞎扯蛋不扯蛋。啊！皮尔贡先生来啦。

第五场

皮尔贡先生，阿尔冈，贝拉耳德，杜瓦内特。

皮尔贡 我方才在那边、在大门口听见一些有趣的新闻：这儿有人看不起我的方子，拒绝用我开的药。

阿尔冈 先生，那可不是……

皮尔贡 简直是胆大包天，病人居然反抗他的医生。

杜瓦内特 真可怕。

皮尔贡 我高高兴兴亲自配出来的洗肠剂。

阿尔冈 那可不是我……

皮尔贡 按照全部行医规则创造和组成的。

杜瓦内特 他可真不该啊。

皮尔贡 应当在内脏起一种神异的效果。

阿尔冈 兄弟，看你？

皮尔贡 看不上眼，把它退了！

阿尔冈 那是他……

皮尔贡 这是一种过分的行动。

杜瓦内特 的确是。

皮尔贡 目无医学院，罪当万死。

杜瓦内特 言之有理。

皮尔贡 我宣布，我同你断绝来往。

阿尔冈 那是我兄弟……

皮尔贡 我不要再跟你走亲。

杜瓦内特 就该这么做。

皮尔贡 为了结束和你的一切关系，这里是我为了亲事给我外甥立的
财产移转证明书。(57) (58)

阿尔冈 都是我兄弟惹的祸。

皮尔贡 蔑视我的洗肠剂！

阿尔冈 叫它来吧，我这就用。

皮尔贡 眼看用不了多久就治好你的病。

杜瓦内特 他就不配。

皮尔贡 眼看我就要洗干净你的身子，把浊气完全除清。

阿尔冈 啊，兄弟！

皮尔贡 我原想再用十一二剂药把肚肠打扫干净。

杜瓦内特 他就不值得你料理。

皮尔贡 可是，既然你不要经我的手把你治好……

阿尔冈 这不是我错。

皮尔贡 既然你自作主张，不听医生的指示……

杜瓦内特 这要求报复。

皮尔贡 既然你宣告反抗我给你开的药……

阿尔冈 噫！绝不是这样的。

皮尔贡 我就非告诉你不可，我放弃你，让你的恶劣的体质、失常的内脏、腐败的血液、旺盛的肝火跟混浊的毒气来收拾你。

杜瓦内特 就该这样做。

阿尔冈 我的上帝！

皮尔贡 我要你在四天之内，就变成不治之症。

阿尔冈 啊，行行好吧！

皮尔贡 你就消化减低……

阿尔冈 皮尔贡先生。

皮尔贡 从消化减低，再消化无力……

阿尔冈 皮尔贡先生。

皮尔贡 从消化无力，再消化停滞……

阿尔冈 皮尔贡先生。

皮尔贡 从消化停滞，再消化关闭……

阿尔冈 皮尔贡先生。

皮尔贡 从消化关闭，再害痢疾……

阿尔冈 皮尔贡先生。

皮尔贡 从痢疾，再害水肿之疾……

阿尔冈 皮尔贡先生。

皮尔贡 从水肿之疾，再一命归天，这就是你胡闹的终极。

第六场

阿尔冈，贝拉耳德。

阿尔冈 啊！我的上帝！我死啦。兄弟，你害了我。

贝拉耳德 什么？怎么的啦？

阿尔冈 我支不住啦。我已经觉得医学在报复啦。

贝拉耳德 我的天！哥哥，你疯啦；我宁可什么也不要，也不要人家看见你现在的样子。听听你的脉，求你啦，放清醒，别跟着你的胡思乱想跑。

阿尔冈 你看见的，兄弟，他拿各种怪病吓唬我。

贝拉耳德 你这人可真头脑简单。

阿尔冈 他说，不到四天，我就没救啦。

贝拉耳德 随他说什么，对事可有什么作用？难道他说话是预言？听你这么一讲，好像皮尔贡先生紧紧掌握着你的寿命之线；他有至高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缩短、放长你的寿命。记住吧，你的寿命的规律在你本身，皮尔贡先生的大怒不能叫你死，正如他的医药不能叫你活一样。假如你愿意，正好利用这个奇遇，甩掉那些医生，否则，假如你天生没有他们就活不下去，另来一个医生也容易，哥哥，跟这位新医生在一起，你还可以少冒点风险。

阿尔冈 啊！兄弟，他了解我的全部气质，懂得治疗我的方式。

贝拉耳德 实对你说了吧，你这人成见太深，看事另有一双古怪的眼睛。

第七场

杜瓦内特，阿尔冈，贝拉耳德。

杜瓦内特 老爷，外头有一位医生要见您。

阿尔冈 哪位医生？

杜瓦内特 一位医学医生。

阿尔冈 我问你，他是谁？

杜瓦内特 我不认识他，不过他长得挺像我，活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我要不是拿稳了我娘是个正经女人，我会说，这是什么小兄弟，是我爹死了以后她给我添的。

阿尔冈 叫他进来吧。

贝拉耳德 一位医生才走，就自动又来了一位，你真是如愿以偿啦。

阿尔冈 我就怕你惹乱子。

贝拉耳德 又是我！你钉上我啦？

阿尔冈 你不明白呀？我放不下心，我害的我不认识的种种病症……

第八场

杜瓦内特（医生装束），阿尔冈，贝拉耳德。

杜瓦内特 先生，不揣冒昧，特来拜访，供先生需要，放血，洗肠，均可应命。

阿尔冈 先生，承情之至。⁽⁵⁹⁾我的天！简直就是杜瓦内特本人。

杜瓦内特 先生，请你原谅，我忘记交代我的听差一件事，我去去就来。⁽⁶⁰⁾

阿尔冈 哎！这不活脱脱是杜瓦内特吗？你说怎么样？

贝拉耳德 确实，相像之至。不过，这类事，人也不是头一回看见，历史就充满了这些自然的把戏。

阿尔冈 对于我，真是惊奇万分……

第九场 杜瓦内特，阿尔冈，贝拉耳德。

杜瓦内特 （脱掉医生服装，如此迅速，很难相信她曾经是医生来的。）老爷，您要什么？

阿尔冈 什么？

杜瓦内特 您没有叫我？

阿尔冈 我？没有。

杜瓦内特 那一定是我的耳朵在叫唤。

阿尔冈 你在这儿待一下，看看那位医生多像你。

杜瓦内特 （边走边说。）不成，真的，我那边有事，我看够他啦⁽⁶¹⁾。

阿尔冈 我要不是两个人全看见，我会以为是一个人的。

贝拉耳德 这类相貌相似的怪事，我在书里读到过，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也看见来的，人人受了骗。

阿尔冈 拿我来说，我就受了骗，我想发誓，说他们是一个人来的。

第十场

杜瓦内特（医生打扮），阿尔冈，贝拉耳德。

杜瓦内特 先生，请你千万要原谅我的无礼。

阿尔冈⁽⁶²⁾ 真有这种怪事！

杜瓦内特 像你这样一位有名的病人，我好奇瞻仰，请你不要看成冒昧；你的大名，四海飞扬，足可为我辩解唐突之罪。

阿尔冈 先生，不敢当。

杜瓦内特 先生，我看你在盯着看我。你猜我有多大年纪？

阿尔冈 我猜你顶多也就是二十六岁，或者二十七岁。

杜瓦内特 哈，哈，哈，哈，哈！我九十岁。

阿尔冈 九十岁？

杜瓦内特 是啊。你看，把我保养得这样活泼、有力，就是我行医有秘方的效果。

阿尔冈 我的天！九十岁，简直是一位漂亮、年轻的老年人。

杜瓦内特 我是一位过路医生，一个城又一个城旅行，一个省又一个省旅行，一个王国又一个王国旅行，为了寻访著名的病例来考验我的才干，为了搜索配我医治的病人，能使用我在医学上找到的伟大而又美好的秘诀。糟蹋在那种无聊的通常小病，那些微不足道的风湿病和各种感冒症、那些发烧、那些浑身难过以及那些偏头疼，我觉得是浪费时间。我要看的是疑难重症：什么高烧不断还精神错乱、什么猩红热，什么鼠疫，什么成熟的水肿，什么肋膜炎外加肺炎；我喜欢的是这些病，这些病才是我看家的本领；先生，方才我说起的各种大病，我恨不得你全有、各个医生抛下

你不管，没救，等死，然后你就知道我用药高明，急于为先生效犬马之劳了。

阿尔冈 先生，我感谢你对我的好意。

杜瓦内特 让我听听你的脉⁽⁶³⁾。得啦，你就乖乖儿给我跳吧。啊，你不好好儿跳，看我不收拾你的。嘻！这脉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出来了，你还不认识我。⁽⁶⁴⁾谁是你的医生？

阿尔冈 皮尔贡先生。

杜瓦内特 我的笔记本写的大医生当中没有他这个人。他说你害的是什么病？

阿尔冈 他说是肝有病，有人说是脾有病。

杜瓦内特 全是些无知之徒：你是肺有病。

阿尔冈 肺？

杜瓦内特 可不是。你感觉怎么样？

阿尔冈 我一来就感觉头疼。

杜瓦内特 正对，肺。

阿尔冈 有时候觉得眼花。

杜瓦内特 肺。

阿尔冈 我有时候恶心。

杜瓦内特 肺。

阿尔冈 我有时感觉四肢无力。

杜瓦内特 肺。

阿尔冈 有时候我肚子疼，就跟肠绞疼一样。

杜瓦内特 肺。你吃东西，有食欲吗？

阿尔冈 有，先生。

杜瓦内特 肺。你喜欢喝一点葡萄酒？

阿尔冈 喜欢，先生。

杜瓦内特 肺。你饭后好打个小盹？爱睡觉？

阿尔冈 爱，先生。

杜瓦内特 肺，肺，我告诉你。你的医生都吩咐你吃些什么？

阿尔冈 他吩咐我喝稀汤。

杜瓦内特 无知。

阿尔冈 家禽。

杜瓦内特 无知。

阿尔冈 小牛肉。

杜瓦内特 无知。

阿尔冈 肉汤。

杜瓦内特 无知。

阿尔冈 鲜蛋。

杜瓦内特 无知。

阿尔冈 晚晌，吃几枚小李子干，清清肚子。

杜瓦内特 无知。

阿尔冈 尤其是，要喝兑水的葡萄酒。

杜瓦内特 无知之极，无知之尤，最最无知。你应当喝纯葡萄酒；你的血液过于稀薄，为了变稠、为了聚合、为了胶合起见，应当吃

上等肥牛肉、上等肥猪肉、上等荷兰干酪、粗粮、大米、板栗、蛋卷才是。你的医生是蠢驴。我要给你派一个我自己的医生来，只要我在城里，我就随时过来看你。

阿尔冈 承情之至。

杜瓦内特 你要这条鬼胳膊干什么？

阿尔冈 怎么的啦？

杜瓦内特 我要是你的话，马上就把这条胳膊锯掉。

阿尔冈 为什么？

杜瓦内特 你不看它把养料全独吞了，妨害那边吸收？

阿尔冈 对，可是我需要我的胳膊。

杜瓦内特 我要是你的话，我会叫人把右眼也给挖掉。

阿尔冈 挖掉一只眼睛？

杜瓦内特 你看它不妨害另一只，把营养全抢给自己？相信我吧，及早叫人给你挖掉，留下左眼，你看东西看得更清楚。

阿尔冈 不忙。

杜瓦内特 再见。对不起，这么快就离开你；不过，我必须参加一个诊断大会，处理昨天死了的一个人。

阿尔冈 昨天死了的一个人？

杜瓦内特 是的，为了一道商量，看有没有法子治好他。改天见。

阿尔冈 你知道，病人不送客⁽⁶⁵⁾。

贝拉耳德 这位医生看上去非常高明。

阿尔冈 是呀，可走得未免太急了点。

贝拉耳德 大医生全是这样的。

阿尔冈 割掉我一条胳膊，挖掉我一只眼睛，为了另一条胳膊、另一只眼睛长好？我倒愿意它们不那么好。把我变成独眼龙，单膀子，好漂亮的手术！

第十一场 杜瓦内特，阿尔冈，贝拉耳德。

杜瓦内特 走吧，走吧，对不起，我不想笑。

阿尔冈 什么事？

杜瓦内特 你那位医生，我的天！想听听我的脉。

阿尔冈 真可以，都九十岁啦！

贝拉耳德 好啦！哥哥，你的皮尔贡先生既然跟你闹翻了，好不好让我跟你谈谈对我侄女的另一门亲事？

阿尔冈 没有必要，兄弟。她反对我的主张，我要把她送进一家修道院。我看出来了，暗里有一个恋爱故事，我发现她私下里幽会，她还不晓得我已经发现呐。

贝拉耳德 得啦！哥哥，就算有这么丁点儿私情，只要朝着婚姻正道上走，就算不得犯罪，何至于把你气到这步田地？

阿尔冈 兄弟，不管怎么样，她做定了女修士，这是一桩已经决定了的事。

贝拉耳德 你想讨别人欢喜。

阿尔冈 我明白你话里有话：你总朝这上头绕，你算把我女人记住了。

贝拉耳德 好吧！是的，哥哥，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要说的就是你女人。我忍受不了你对医学的执迷不悟。你对她的执迷不悟，我一样也忍受不了，她为你设下的陷阱，我看你脑壳朝下，说栽就栽进去。

杜瓦内特 啊，二爷，您可别那样说太太，她这个人呀，好到了无话可讲，不要诡计、爱我们的老爷，爱他……人简直无话可说。

阿尔冈 你问问她看，她可疼我呐。

杜瓦内特 这是真的。

阿尔冈 她为我的病担足了心。

杜瓦内特 那还用说。

阿尔冈 还不提她在我身边那份操心、那份辛苦。

杜瓦内特 的确是这样。您要我说服您，给您马上看看太太多么爱我们老爷吗？老爷，他不懂事，您就答应我把他改正过来。

阿尔冈 怎么改正？

杜瓦内特 太太这就回来。您在这张椅子上躺直了，假装死人。我把消息告诉她，您就看出她多痛苦了。

阿尔冈 我愿意的。

杜瓦内特 好；可别让她难过久了，她会难过死的。

阿尔冈 让我来吧。

杜瓦内特 （向贝拉耳德。）您，您就躲起来，在那个角落。

阿尔冈 假装死人会不会带来祸害？

杜瓦内特 不会，不会：有什么祸害？你只要挺得直直的就成。（低声。）这下子你兄弟就没得话说了，该多好玩呀。那不是太太来

啦。快挺直。

第十二场

贝利娜，杜瓦内特，阿尔冈，贝拉耳德。

杜瓦内特 （哭叫。）啊，我的上帝！啊，祸事！多古怪的意外！

贝利娜 怎么啦，杜瓦内特？

杜瓦内特 啊，太太！

贝利娜 出了什么事？

杜瓦内特 你丈夫死啦？

贝利娜 我丈夫死啦？

杜瓦内特 哎呀！是的。可怜人过世啦。

贝利娜 真的？

杜瓦内特 真的。还没有人知道这个祸事，就我一个人在这儿。他在我胳膊当中咽的气。你看，他直挺挺躺在这张椅子上头。

贝利娜 谢天谢地！我这下子可去掉了一副重担子。杜瓦内特，死了就死了，伤心有什么用，看你多傻！

杜瓦内特 我先前想，太太，应该哭的。

贝利娜 算啦，算啦，才犯不上呐。去了他，不是好好的？他在世上有什么用？一个人对人人不方便，脏得要命，叫人恶心，一天到晚不是洗肠子，就是往肚子里头灌药水，总在擤鼻涕，咳嗽，吐痰，又笨，又腻味人，脾气坏，整天劳累旁人，白天黑夜骂听差老妈子。

杜瓦内特 您这篇出殡的祷告辞可绝啦。

贝利娜 杜瓦内特，你得帮我执行我的计划，你可以相信，你帮我忙，少不了有你报酬。幸好还没有人知道这事，你我把他送上床，瞒住他的死信，等我把我的事弄完了再说。有些证件、有些银钱，我要抓到手，我在他身边过掉我最美好的年月，白白过掉，也太不公道。来，杜瓦内特，我们先把他的全部钥匙拿走。

阿尔冈 （猛然坐起。）慢着。

贝利娜 （既惊且惧。）啊！

阿尔冈 好啊，我的夫人，你就这样爱我呀？

杜瓦内特 啊，啊！死人没有死。

阿尔冈 （向走出的贝利娜。）你的友谊我领教过了，也听到了你为我做的那篇漂亮的赞辞。这在我是警钟，我以后变聪明了，许多傻事也不劳我张罗了。

贝拉耳德 （从他躲藏的地方出来。）哎呀！哥哥，你全看见了。

杜瓦内特 我的天！我简直不相信。可是，我听见你女儿来啦：跟刚才一样挺直了，看看她听见您死了又怎么样。考验考验她也不是坏事；好在您已经试开了头，试下去您也好知道您一家人对您的想法⁽⁶⁶⁾。

第十三场

昂皆利克，阿尔冈，杜瓦内特，贝拉耳德。

杜瓦内特 （哭叫。）噢，天呀！啊！倒楣的祸事！遭殃的日子！

昂皆利克 杜瓦内特，你怎么啦，哭什么？

杜瓦内特 哎呀！我有伤心的消息告诉你。

昂皆利克 到底怎么啦？

杜瓦内特 你父亲死啦。

昂皆利克 我父亲死啦，杜瓦内特？

杜瓦内特 可不，你看他就在这里呀。他才刚一晕，人就死了。

昂皆利克 噢，天呀！多不幸呀！多伤心的祸事呀！哎！难道我真就丢了我父亲，我世上唯一的亲人？还有，顶难受的是，他丢我的时候，偏巧就是他生我气的时候。可怜人，我该怎么办，把最亲的人丢了，我到哪儿去找安慰啊？

第十四场

克莱昂特，昂皆利克，阿尔冈，杜瓦内特，贝拉耳德。

克莱昂特 出了什么事，美丽的昂皆利克？有什么伤心事，你哭成这样子？

昂皆利克 唉呀！我哭我丢了一生最亲近、最宝贵的人：我哭我父亲死了。

克莱昂特 噢，天呀！多大的祸事！多意料不到的打击！哎呀！我原先还指望你叔父能帮我问问他，过后我又自己来见他，试图用我的尊敬和我的哀求，求他回心转意，把你许配给我来的。

昂皆利克 啊！克莱昂特，不要谈这些了。把结婚的念头完全丢开了吧。我父亲一去世，我在人世活着也没有味道，我要永远抛弃人世。是的，父亲，我要是不久以前反抗您的主张，您有一个想法我要坚决照办，补救我先前留给您的伤痛⁽⁶⁷⁾。父亲，我在这里对您发誓，一定依照您的指示去做，让我拥抱您，表示一下我对您的心情。

阿尔冈 （站起。）啊，我的女儿！

昂皆利克 （一惊。）啊！

阿尔冈 过来。别怕，我没死。乖，你是我的亲骨肉、我的真正的女儿，你天性善良，我高兴我看出来了。

昂皆利克 啊！一场虚惊，父亲！上天既然把一件极大的喜悦赐给了我，了却我的心愿，您就允许我如今跪在您前头，答应我一件事。您要是不欣赏我的私情，不接受克莱昂特做女婿，我求您至少也不要逼我嫁给另一个人。我求您的也就只有这个了。

克莱昂特 （下跪。）哎！先生，但愿她的哀求和我的哀求都能感动您，不表示反对这件好事和我们相爱的热诚。

贝拉耳德 哥哥，你能狠得下这个心？

杜瓦内特 要好到这步田地，您真就无动于衷？

阿尔冈 他变成医生，我就同意婚事。是的，当医生吧，我把女儿给你。

克莱昂特 情愿之至，先生：假如做您的女婿，单靠这个，我就当医生，连药剂师也当，如果您愿意的话。这算不了一回什么事，为了得到美丽的昂皆利克，我要做的事多着啦。

贝拉耳德 不过，哥哥，我倒有一个想法：你自己当医生好了。你要自己怎么样，自己就怎么样，岂不方便多了。

杜瓦内特 这话可说到点儿上呐。这是尽快治好你的病的真正办法；还没有见过病那么大胆，敢生到医生身上。

阿尔冈 兄弟，我想，你是寻我的开心：我这么大的年纪，还能念书吗？

贝拉耳德 什么，念书？你就足够渊博的啦；他们中间就有许多人还跟不上你高明。

阿尔冈 可是必须懂得说拉丁话，认识病情和应该开的方子呀。

贝拉耳德 你一穿上医生袍子，戴上医生帽子，你就全会了，随后你要多精明就多精明。

阿尔冈 什么？人一穿上那种衣服，就懂得议论病情啦？

贝拉耳德 可不。穿上一件袍子，戴上一顶帽子，你就痛快说去好了，叽里咕噜就成了渊博，愚昧就成了道理。

杜瓦内特 好啦，老爷，单有您这把胡子，就够瞧老半天的啦，胡子就是半个医生。

克莱昂特 无论如何，我做什么都行。

贝拉耳德 你要事情马上就成功？

阿尔冈 怎么，马上？

贝拉耳德 是的，就在你家。

阿尔冈 就在我家？

贝拉耳德 可不。我认识一家医学院，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马上就来大厅给你举行典礼。不花你一文钱。

阿尔冈 可是我，说什么，答什么呀？

贝拉耳德 他们两句话就教会了你，你该说的话，他们会帮你写好了的。你去换上干净的礼服，我叫人去请他们来。

阿尔冈 来吧，就这么办⁽⁶⁸⁾。

克莱昂特 你说什么这家医院？都是我的朋友，是什么意思？

杜瓦内特 您到底有什么打算？

贝拉耳德 今天晚晌我们娱乐娱乐。演员们排好了一个医生领受学位证书的小小插曲，有歌有舞，我要我们在一道娱乐，我哥哥扮演

主角。

昂皆利克 不过，叔叔，我觉得您有点儿过分耍笑我父亲啦。

贝拉耳德 不过，侄女，这也就是迎合他的那些怪想法，也就算不得怎么耍笑。一切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每人可以演一个角色，彼此演戏给彼此看。狂欢节允许这样做的。我们快准备去吧。

克莱昂特 （向昂皆利克。）你同意这么做？

昂皆利克 有叔叔带领我们，就这么做吧。

第三插曲

〔这是使人成为医生的滑稽典礼，有叙述，有歌，有舞。〕

芭蕾舞进场

〔几个挂毯商⁽⁶⁹⁾过来布置大厅，安排长凳，谐着拍子；其后，会场全部人物（包括八个捧灌肠器的人们、六名药剂师、二十二位博士、八位舞蹈与两位唱歌的外科医生和领受医生名义的先生⁽⁷⁰⁾）进场，按照身份就座。〕

院 长⁽⁷¹⁾

Qui hic assemblati estis,
Et vos altri Messiores,
Sententiarum Facultatis,
Fideles executores,
Chirurgiani et apothicari,

Atque tota compania aussi,
Salus, honor et argentum,
Atque bonum appetitum.

Non possum docti Confreri,
En moi satis admirari
Qualis bona inventio
Est medici professio,
Quam bella chosa est et bene trovata,
Medicina illa benedicta,
Quae suo nomine solo,
Surprenanti miraculo,
Depuis si longo tempore,
Facit à gogo vivere
Tant de gens omni genere.

Per totam terram videmus
Grandam vogam ubi sumus,
Et quod grandes et petiti
Sunt de nobis infatuti.
Totus mundus currens ad nostros remedios,
Nos regardat sicut Deos;
Et nostris ordonnanciis

Principes et reges soumissos viditis.

Donque il est nostrae sapientiae,

Boni sensus atque prudentiae,

De fortement travailler

A nos bene conservare

In tali credito, voga, et honore,

Et prandere gardam à non recevoir

In nostro docto corpore

Quam personas capabiles,

Et totas dignas ramplire

Has plaças honorabiles.

C'est pour cela que nunc convocati estis;

Et credo quod trovabitis

Dignam matieram medici

In sçavanti homine que voici,

Lequel in choisis omnibus

Dono ad interrogandum

Et à fond examinandum

Vostreis capacitatibus.

第一博士

Si mihi licenciam dat Dominus Praeses,
Et tanti docti Doctores,
Et assistantes illustres,
Très sçavanti Bacheliero,
Quem estimo et honoro,
Domandabo causam et rationem quare
Opium facit dormire.

学 士

Mihi à docto Doctore
Domondatur causam et rationem quare
Opium facit dormire:
A quoi respondeo,
Quia est in eo
Virtus dormitiva,
Cujus est natura
Sensus assoupire.

全 体

Bene, bene, bene, bene respondere.
Dignus, dignus est entrare
In nostro docto corpore.

第二博士

Cum permissione Domini Praesidis,
Doctissimae Facultatis,
Et totius his nostris actis
Companiae assistantis,
Domandabo tibi, docte Bacheliere,
Quae sunt remedia
Quae in maladia
Ditte hydropisia
Convenit facere.

学 士

Clysterium donare,
postea seignare,
Ensuitta purgare.

全 体

Bene, bene, bene bene, respondere.
Dignus, dignus est entrare
In nostro docto corpore.

第三博士

Si bonum semblatur Domino Praesidi,
Doctissimae Facultati,

Et companiae praesenti,
Domandabo tibi, docte Bacheliere,
Quae remedia eticis,
Pulmonicis, atque asmaticis,
Trovas à propos facere.

学 士

Clysterium donare,
Postea seignare,
Ensuitta purgare.

全 体

Bene, bene, bene, bene respondere.
Dignus, dignus est entrare
In nostro docto corpore.

第四博士

Super illas maladias
Doctus Bachelieres dixit maravillas;
Mais si non ennuyo Dominum Praesidem,
Doctissimam Facultatem,
Et totam honorabilem
Companiam ecoutantem,

Faciam illi unam quaestionem.

Dez hiero maladus unus

Tombavit in meas manus:

Halet grandam fievram cum redoublamantis,

Grandum dolorem capitis,

Et grandum malum all côté,

Cum granda difficultate

Et poena de respirare:

Veillas mihi dire,

Docte Bacheliere,

Quid illi facere?

学 士

Clysterium donare,

Postea seignare,

Ensuitta purgare.

第五博士

Mais si maladia

Opiniatria

Non vult se garire,

Quid illi facere?

学 士

Clysterium donare,
Postea seignare,
Ensuitta purgare.

全 体

Bene, bene, bene, bene respondere.
Dignus, dignus est entrare
In nostro docto corpore.

院 长

Juras gardare statuta
Per Facultatem praescripta
Cum sensu et jugeamento?

学 士

Juro.

院 长

Essere in omnibus
Consultationibus,
Ancieni aviso,
Aut bono,
Aut mauvaiso?

学 士

Juro.

院 长

De non jamais te servire
De remediis aucunis
Quam de ceux seulement doctae Facultatis,
maladus dût-il crevare,
Et mori de suo malo?

学 士

Juro.

院 长

Ego, cum isto boneto
Venerabili et docto,
Dono tibi et concedo
Virtutem et puissanciam
Medicandi,
Purgandi,
Seignandi,
Perçandi,
Taillandi,
Coupandi,

Et occidendi

Impune per totam terram.

芭蕾舞进场
〔全体外科医生与药剂师和着拍子，向他致敬。

学 士

Grandes doctores doctrinae

De la rhubarbe et du séné

Ce serait sans douta à moi chossa folla,

Inepta et ridicula,

Si j'allaibam, m'engageare

Vobis louangeas donare,

Et entreprenoibam adjoutare

Des lumieras au soleillo,

Et des étoilas au cielo,

Des ondas à l'oceano,

Et des rosas au printanno.

Acreate qu'avec uno moto,

Pro toto remercimento,

Rendam gratiam corpori tam docto.

Vobis, vobis debeo

Bien plus qu'à naturae et qu'à patri meo;

Natura et pater meus

Hominem me habent factum;

Mais vos me, ce qui erst bien plus;

Avetis factum medicum,

Honor, favor, et gratia

Qui, in hoc corde que voilà,

Imprimant ressentimenta

Qui dureront in secula.

全 体

Vivat, vivat, vivat, vivat, cent fois vivat

Novus Doctor, qui tam bene parlat!

Mille, mille annis et manget et bibat,

Et seignet et tuat!

芭蕾舞进场

〔全体外科医生和药剂师舞蹈，有乐器、歌唱、拍手
和药剂师的臼⁽⁷²⁾伴奏。

外科医生

Puisse-t-il voir doctas

Suas ordonnancias

Omnium chirurgorum

Et apothicarum

Remplire boutiques!

全 体

Vivat, vivat, vivat, vivat, cent fois vivat

Novus Doctor, qui tam bene parlat!

Mille, mille annis et manget et bibat,

Et seignet et tuat!

外科医生

Puissent toti anni

Lui essere boni

Et favorabiles,

Et n'habere jamais

Quam pestas, verolas,

Fiebras, pluresias,

Fluxus de sang et dyssenterias!

全 体

Vivat, vivat, vivat, vivat, cent fois vivat

Novus Doctor, qui tam bene parlat!

Mille, mille annis et manget et bibat,

Et seignet et tuat!

最后一次芭蕾舞进场

- (1) 原作是散文体。喜剧——舞剧。1673年2月10日在巴黎公演。演到第四场即2月17日，作者下戏，当夜过劳逝世。
- (2) 莫里哀饰演。角色的服装，财产目录没有登记，可能由于咳血过多，汗染外衣，不便作为财产登记。
- (3) 名字从“泄肚”（foirer）一字变来。“狄亚”是古希腊文“经过”的意思。
- (4) “皮尔贡”从“洗肠”（purger）一字变化而得。
- (5) 福勒朗从“嗅觉灵敏”（flairer）一字变化而得。
- (6) 当时《札记》有记载：“舞台上是一个房内一间靠里的卧室。第一幕，一张大椅、桌子、铃铛、筹码口袋、皮大衣、六个枕头、一根手杖。——第一插曲：一个吉他琴（guitare）或者吕特琴（luth）、四管短筒枪、四只手提风灯、四根手杖、一只膀胱。——第二幕，四张椅子、一条家法、纸张。——第二插曲：四只巴司克铃鼓。——第三插曲：院长椅子和两条长凳、八具灌肠器、四张梯子、四只钟、四只臼、四只杵、六个圆凳。几件皮（字迹不清，推测为‘皮’）红袍。第一插曲将舞台改为城市或者街巷；然后房内像开始那样出现。三张垂直的综丝挂毯，几条竿子和一些绳子，为……”“膀胱”即放假枪的器皿。“家法”是打小孩子的东西。“纸张”可能是公证人所用或一对情人所用的曲谱。“梯子”不知作何用，也不知译法正确与否。“臼”与“杵”可能是药剂师的器皿，也可能用做乐器。“竿子和一些绳子”大概是搭典礼棚的用物，和“梯子”一样。
- (7) 1672年8月1日，路易十四远征荷兰，退回巴黎。依照“序曲”说明，这出“喜剧——舞剧”本是祝胜之作，不过，实际上，并未进宫演出，路易十四并未看到。歌舞剧的乐谱也不是向例由吕里（Lully）填写。他已经是“王家音乐学院”的院长，向国王讨了许多演出特权。莫里哀气忿不过，乐谱另请沙尔邦地耶（Charpentier, 1634—1704）填写。路易十四宠信小人得意的吕里，在莫里哀逝世之后，把他的剧团的公演地点也给了不讲道义的吕里。
- (8) 牧神即古希腊的潘（Pan），公山羊足。

- (9) 田野仙子 (Faunes) 是拉丁的神话人物，母山羊足，后人不把她误当作潘，即看为潘的随从，其实都是田野之神。
- (10) 这第二首“序曲”是公演时真正使用的序曲，第一首序曲歌颂路易十四战功的复杂形式，在演出时被剧团放弃了。
- (11) 筹码是一种为算账专造的假币，自下而上地加减、移动。
- (12) 旃那是一种泻药。
- (13) 结石 (bézoard) 是在肠、胃与肾中凝结的石灰质东西，来自波斯，认为解毒，起预防作用。
- (14) 1734年版，补加：“（向杜瓦内特。）”
- (15) 下面的话是向阿尔冈说的。
- (16) 波里实内勒 (Polichinell) 是意大利即兴喜剧的一个定型人物，高个子，拱背，高鼻子，戴小黑面具，戴灰小尖帽，又机警，又爱吵，而且是个老色鬼。
- (17) 这个巡逻队即后面出现的弓箭手，当时的警察。他们一共是六名，是寻欢作乐的人们装扮的。
- (18) 1734年版，补加：“（拿起他的吕特琴。）”
- (19) 意大利文，大意是：“我昼夜爱你、崇拜你，我为我的妄想寻找一声‘是’；不过你说一声‘不’，负心的美人，我要死。

“在希望之中，我的心忧伤，看不见你，我时间过得无聊；那甜蜜的幻象，对我绘出我的苦恼短暂，唉！太实太长！所以为了太爱你，我忧悒到死。

“我昼夜爱你、崇拜你，……”

“假如你没有睡眠，至少想一想，你在我心里留下的创伤；唉！假使你杀害了我，为了安慰我，至少也该装做是你错；你的怜慰将要减轻我的痛苦。

“我昼夜爱你、崇拜你，……”

- (20) 意大利文，大意是：“多情的年轻人，永远带着狡诈的视线、虚伪的欲望、欺骗的呻吟、撒谎的字句，夸说你的忠心。啊！你骗不了我，因为我早已由经验知道，不要妄想由你找到忠诚：噢！傻瓜才相信你！

“那些忧悒的视线引不起我的喜爱，那些热烈的呻吟也燃烧不了我，我敢发誓。无耻的多情人，看着你哭，我的心无动于衷，将要永远大笑，相信我

吧：因为我早已由经验知道，不要妄想由你找到忠诚：噢！傻瓜才相信你！”

(21) 1734年版，补加：“（在舞台后面。）”

(22) 1734年版，补加：“（他拿起他的吕特琴，装出弹的样子，用嘴唇和舌头模仿这个乐器的声音。）”

(23) 全是他假想的仆从，用出生的地方当下人的名字喊，中国也流行，如同“来呀，山东人”。

(24) 口中做出放枪的声音。

(25) 1675年版，补加：“（弓箭手走近了，听见他说的话；他们揪住他的衣领。）”

(26) 拉丁文，意思是“很好”。

(27) 梅木龙（Memnon）是古代传说中的一位埃塞俄比亚王子，率军应援特洛伊（Troy），为希腊军所杀。据说，他是黎明女神的儿子，所以太阳出来，他的石雕像就发出音乐的声音。这个典故常被后人用来歌颂帝王。

(28) 血液循环是美国医生哈尔外（William Harvey, 1578—1657）的发现。他受到法国学院派的抵制，甚至以“江湖郎中”（circulator）的双关语来称呼主张血液循环论者。1672年，尚有人写论文反对新兴的学说。1673年，路易十四在植物园设立讲座，新派才取得决定性胜利。莫里哀就在这一年写出了这出反对旧派医生的喜剧。

(29) 1743年版，补加：“（向阿尔冈致敬。）”

(30) 1743年版，补加：“（接过论文。）”论文中有印制的图画。

(31) 1743年版，补加：“（再向阿尔冈致敬。）”

(32) 1743年版，补加：“（想继续唱歌。）”

(33) 1743年版，补加：“（向昂皆利克。）”

(34) 拉丁文，意思是：“我否认结论”。

(35) 拉丁文，意思是：“我有区别”。

(36) 拉丁文，意思是：“我承认”。

(37) 拉丁文，意思是：“我否认”。

(38) 1734年版，补加：“（向走出的昂皆利克。）”

- (39) 1734年版，补加：“（向贝利娜。）”
- (40) 贝利娜下场。
- (41) 拉丁文，意思是：“你说”。
- (42) 拉丁文，意思是：“我说”。
- (43) 拉丁文，意思是：“好”。
- (44) 见前，“很好”。
- (45) 前两字为拉丁文，意思是：“短血管”，在胃的底部；后两字是法文，意思是：“胃的幽门”。合起来是“胃的幽门短血管”。
- (46) 医学名词，意思是：“输送胆汁的管道”。
- (47) 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 (48) 《驴皮》的故事在民间已经盛行了，后来到了1696年，才由佩娄（Charles Perrault, 1628—1703）写成诗体，收入他的童话集中。其实，早在1651年，司卡隆（Scarron）在他的《演员传奇》（*Roman comique*）中就说起了。一位公主拒绝父王的非礼要求，三番四次用珍贵的物品来难他的父王，最后一次是一只神驴的皮。她逃到猪棚，遇见一位王子，便结婚了。
- (49) 《乌鸦和狐狸》的寓言是莫里哀的好友拉·封丹根据伊索寓言重写的一个寓言，1668年问世，见于《寓言集》卷一之二：

“乌鸦大爷站在树上，
嘴里噙着一块干酪。
味道吸住了狐狸大爷，
对它说着下面的话：
‘哎呀！日安，乌鸦先生，
‘你真漂亮！我看你真美！
‘不打谎语，你的嗓音
‘如果有你的羽毛这样美，
你就是林里客人当中的凤凰。’
乌鸦听了并不喜在心头，
为了表示他的嗓音好听，

他张开大嘴，吃食落到地上，
狐狸抢过来就吃，说：‘我的好先生，
‘记住：任何马屁精
‘都靠爱听的人生活，
‘毫无疑问，这个教训就值一块干酪。’
乌鸦又气又羞，
但是迟了，即使不想再来上当。”

(50) 家法是一捆有弹性的又短又细的棍子，打人用的。

(51) 1734年版，补加：“（哭。）”

(52) 1734年版，补加：“（揪住路易松的胳膊。）”

(53) 1734年版，补加：“（一个人。）”

(54) 摩尔人（maures）是非洲北部一带的民族，后来延伸到西班牙南部，信奉伊斯兰教。

(55) 皮尔贡医生用泻药的结果，如第一幕第三场。

(56) 福勒朗先生下。1734年版，在这里另分一场。

(57) 1734年版，补加：“（他撕掉证明书，怒火重重，扔掉碎片。）”

(58) 杜瓦内特下。1734年版在这里另分一场。

(59) 1734年版，补加：“（向贝拉耳德。）”

(60) 杜瓦内特下。1734年版在这里另分一场。

(61) 杜瓦内特下。1734年版在这里另分一场。

(62) 1734年版，补加：“（低声，向贝拉耳德。）”

(63) 杜瓦内特对脉讲话。

(64) 她转问阿尔冈。

(65) 她下。1734年版在这里另分一场。

(66) 1734年版，补加：“（贝拉耳德又躲藏起来。）”

(67) 1734年版，补加：“（跪下。）”

(68) 阿尔冈下。1734年版在这里另分一场。

(69) 挂毯商即以四墙悬挂织毯为主的室内陈设商。莫里哀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宫内陈设商，如国王出行，轮到他服务，他就先去某目的地，为国王下榻的房间布置一切，因之有小贵人身份，而且取得接近国王的机会。莫里哀本来有这个身份，为了演戏，放弃了，后来从外地回到巴黎，便从去世的兄弟那里，收回这个职位，便于接近路易十四。这种权利共有八名陈设商享受，每季有两名轮班伺候。一般社会因循成风，委托陈设商布置房间。按说织毯是一种艰苦的工艺，应当有织毯作坊，莫里哀没有留下这样一出戏，不是不熟悉他们的生活，只是不写罢了。

(70) 这位“先生”即阿尔冈，亦即下文的“学士”。

(71) “第三插曲”的诗句，每句杂有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希奇古怪，根本不能翻译。由于中文距离过远，勉强翻译如下：

“院长 最渊博的博士、医学教授，在这里聚会，和你们其他先生、医学院的理论的忠实执行者、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以及全体人士，敬礼、荣誉、金钱和良好的食欲。

“渊博的同人，我不能十足表示我的赞美，医生是多么好的一个发明、多么美丽的东西和难得的创造，医学有福了，仅仅这个名字就是惊人的奇迹，许久以来，一直使众多人士活得满意。

“我看见名声在全世（我活在其中）高扬，大大小小都迷着我们，人人追随我们的治疗，视我们如神明；我们的药方，大小国王全得服从。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才能、常识与谨慎，努力工作，好好保持人家对我们的信任、名声和荣誉，小心在意、不接受太聪明的人到我们渊博的团体，和那些足能维护他们荣耀的地位的人们。

“大家为了这个才聚会，我相信所要寻找的人才，堪作医学表率，就是这位学者，你们不妨以你们的本事，从各方面加以问难，彻底加以测验。

“第一博士 如蒙尊贵的院长、众多渊博的博士和列席的名流和我所敬重的富有学问的学士允许，我问，是什么原因和性质，鸦片使人睡眠。

“学士 渊博的博士问我，是什么原因和性质，鸦片使人睡眠；这我回答：是因为它有睡眠的力量，所以自然就有催眠的感觉。

“全体 回答得好，好，好，好。他值得进我们的渊博的团体。

“第二博士 承蒙尊贵的院长、最渊博的医学院和我们全体列席的人士允许，我问你，渊博的学士，关于那种叫水肿的病，应当怎样治，用什么药。

“学士 先灌肠，后放血，再洗肠。

“全体 回答得好，好，好，好。他值得进我们渊博的团体。

“第三博士 假如尊贵的院长、最渊博的医学院和出席的人士认为可以，我问你，渊博的学士，关于肺病，还有喘病，你觉得怎样治才好，用什么药。

“学士 先灌肠，后放血，再洗肠。

“全体 回答得好，好，好，好。他值得进我们渊博的团体。

“第四博士 关于这些病，渊博的学士说得非常之好，不过，假如我不厌烦贵尊的院长、最渊博的医学院和全体荣耀的听众，我们一同提出这个问题，昨天我遇到一个病人，寒热加倍在滋长，头疼，腰肋难受，呼吸艰难而又痛苦：渊博的学士，请你告诉我，应该怎样治疗？

“学士 先灌肠，后放血，再洗肠。

“第五博士 但是，假如病势顽强，不肯就好，应当怎样治疗？

“学士 先灌肠，后放血，再洗肠，再放血，再洗肠，再灌肠。

“全体 回答得好，好，好，好。他值得进我们渊博的团体。

“院长 你肯发誓，感情重，理性强，遵守医学院颁布的规章？

“学士 我宣誓。

“院长 不管好坏，每次诊断，照古法子医治？

“学士 我宣誓。

“院长 除非是渊博的医学院规定的医药，病人死了，为他的病死了，也永远不用别的药？

“学士 我宣誓。

“院长 我以尊敬而渊博的仁心，经过严格与有效的考试，许你在世上处方，洗肠、放血、扎、剪、割、杀，不受处罚。

“学士 精于大黄和决明的大博士，不用说，这在我是轻举妄动、糊涂而又可笑，假如我也想夸扬你们一番，试着拿亮光添给太阳，拿星星添给天，拿波浪添给海洋，拿玫瑰添给春季。允许我用一句话，代替全部谢辞，对那样渊博的团体表示一点感激之情。我欠下你们许许多多，远在自然和我的父母之上。自然和我父母做成人；但是你们还要好，把我做成医生，荣誉、恩宠和感激，将和世纪同长。

“全体 新医生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一百次万岁，他那样会说话！
一千、一千年又吃又喝，又放血，又杀人！”

“外科医生 但愿他看见他渊博的处方，充满家家外科医生和药剂师的铺子！”

全体 新医生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一百次万岁，他那样会说话！
一千、一千年又吃又喝，又放血，又杀人！”

“外科医生 但愿年年对他吉利，永远不来鼠疫、天花、高烧、肋膜炎、吐血、痢疾！”

“全体 新医生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一百次万岁，他那样会说话！
一千、一千年又吃又喝，又放血，又杀人！”

(72) “臼”在这里作为打击乐器使用。

法国十七世纪著名作家对莫里哀与其喜剧的评价

（一）夏浦兰

1. 据说，演员莫里哀、沙派耳的朋友，把卢克莱修的最好的部分译成散文体与诗体，这件事很称人心。马罗耳（Morolles）修道院院长的译文糟透了，毁了那位大诗人的名声。

——《夏浦兰书信集》

一六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2. 莫里哀，他了解喜剧人物，并刻划自然。他最好的戏的人物也恰如其分地创造出来。他的道德教训是好的，他只要留心不说下流话就行了。

3. 我们的莫里哀是本世纪的泰伦斯与普罗塔斯，在他最后一次演出死去（感染肺炎）。

——《夏浦兰书信集》

一六七三年六月四日

附记：

这里是夏浦兰（Chapelain, 1595—1674）关于莫里哀的看法。他是法兰西学院最早的院士之一，也是一六三七年对《熙德》这出喜剧写《意见书》的人。他的文艺理论以他的地位而获得了权威性。他受到两位首相（即黎希留与马萨林）的重视。得到路易十四重臣考耳拜

耳（Colbert）的重视，担任学院的终身秘书，当时他初次听到莫里哀翻译拉丁唯物主义诗人卢克莱修的《物性赋》，很高兴，给朋友写信，说他高兴看到一个新的翻译本子。其实莫里哀一直没有付印这首长诗，传说后来被女用人当做废纸烧了，仅仅抢救出来一部分，《愤世嫉俗》关于爱情的对话就是他借用他的遗稿。

其后是他向考耳拜耳推荐莫里哀的话。由于他的介绍，莫里哀每年得到一千法郎国王的奖金。他是第一个在推荐书里担心莫里哀对话“下流”的古典主义清洁论学者。

最后他听说莫里哀去世了，又拿他与古人相比，可是病却由于传闻有所失误，因为害的不是“肺炎”，而是肺结核，并咳破血管，血堵塞了咽道而死的。总之，莫里哀回到巴黎成名以后，他一直是关心他的，尽管两人并不相识。莫里哀死后第二年，他也就去世了。

（二）布瓦洛

1. 诗——写给莫里哀 （关于他的喜剧《太太学堂》）

莫里哀，许多妒嫉的才子
竟敢蔑视你最美丽的作品，
他们的谴责也不过是白费力气，
你的可爱的天真烂漫
将一代又一代地
永远使后人喜笑开怀。

你笑得多么令人喜欢，
你的戏谑又多么熟练！

能打败纽曼细亚的人，
统治迦太基的人，
先前借用泰伦斯名字的人，
会取笑取得比你还高明？

你的女神⁽¹⁾以有用之道，
快活地说出了真理；
人人在你的学堂得到好处；
一切是美，一切有益；
你最诙谐的语言，
往往是渊博的教诲。

妒忌你的人由他们去嗥叫，
他们到处乱叫也不顶事，
你白费心思去娱乐庸人，
你的诗句也没有可笑的地方；
倘使你不怎么懂得讨人喜欢，
你就不会使他们那样讨厌。

附记：

这首短诗写于一六六三年，是莫里哀为他的《太太学堂》抵御一群恶劣文人进攻的时候。诗人布瓦洛（Boileau-Despréaux，1632—1717）这时还不认识莫里哀，他自己也年轻，写诗回敬那群围攻莫里哀的人。

2. 讽刺诗之二

韵脚与理性 致莫里哀先生

罕见与有名的才人，你写诗的时候，
肥沃的才气不用劳动与辛苦；
阿波罗为你打开他的宝藏，
你知道什么是诗的特征；
在智力战斗中，比剑的能手，
莫里哀，教教我：你从哪儿找到韵脚。
据说你要它时，它自己就来报名；
临到每句末了，你从不跌跤；
你不拐弯抹角，也不为它作难，
你才一开口，它已经稳稳坐在上头。

.....

.....

所以，您呀，看着我的女神陷入痛苦，
请你就教教我寻找韵脚的艺术：
既然在这上头用心全是多余，
莫里哀，教教我不再押韵的艺术。

附记：

这首讽刺诗写于一六六四年，它是讽刺别人而把光荣归于莫里哀的。这里说起的阿波罗，他是古希腊的日神，也是文艺之神。

3. 书简诗之七

仇敌的功用 致拉辛先生

.....

.....

苦苦求到小小一块土地，
要长久把莫里哀埋在坟里，
那千百美好的艺术特征，蠢才们厌恶已极，
可今天却颂扬备至。
对他新生的好戏，愚昧无知，
穿着侯爵的礼服、伯爵夫人的长衣，
都来毁谤他的新的杰作，
摇头晃脑地否定最美的地方。⁽²⁾
骑士⁽³⁾希望场面更准确，
生气的子爵，第二幕就出了场⁽⁴⁾：
一位热心于受牵连的信士的保护人⁽⁵⁾，
要把他的漂亮话一火了之；
另一位，急躁的侯爵，向他宣战，
要牺牲池座，为宫廷出口恶气。⁽⁶⁾

但是死神致命的手一枪投出，
就从人的行列把他一笔勾销，
大家立刻承认莫里哀的被乌云挡住的女神的价值。
可爱的喜剧和他一道跌倒在地，
希望和他一道起来也做不到，
即使穿着半统靴子⁽⁷⁾也站立不牢。
这就是我们之间喜剧的命运。

.....

.....

附记：

这首书简诗（Epître）写于一六七七年，莫里哀已经去世了。拉辛在这一年写出了他的最成功的悲剧《费德尔》（*Phèdre*）。原名《费德尔与伊波里特》（*Phèdre et Hippolyte*），一六八七年出全集才改成现在的名字。和他捣乱的另一派早就晓得他在写这出戏，就在《费德尔》上演的两天之后，另一个剧场——莫里哀的剧团也上演了普拉东（Pradon）的《费德尔与伊波里特》（我们记得，拉辛早年挖他的女主角，抽走他的悲剧，莫里哀虽然去世了，他的剧团的演员都记住这件事）。两方面都有宫廷贵人在后头支持。对方由布永（Bouillon）公爵夫人把两个剧场的包厢统统买掉，一连买了六场，而让布尔高涅府的包厢空着。拉辛气坏了，搁笔十年。布瓦洛因而写了这封公开诗函来安慰拉辛。

诗的头两句说到莫里哀死后，巴黎大主教不允许教堂管下的公墓收留莫里哀的尸体。为了能早日埋葬，莫里哀夫人亲自哀告路易十四设法让大主教解除禁令。巴黎市民知道了这件事，也引起轰动。大主

教由于这两方面的压力，勉强同意拨出一个埋葬小孩子的公墓的一块坟地埋葬莫里哀，而且限令要在夜晚出殡。头两行诗说的就是这件事。中间讲的具体情况，都发生在《太太学堂》公演的纠纷时际。

4. 诗的艺术

第三章

你要出入宫廷，你要熟悉城市；
前者和后者，都永远富有范例。
莫里哀这样做，他的剧作熠熠发光，
如果少和人民来往，他的出神入圣的画廊，
不常让他的人物装腔作势，
为了逗眼，离开乐趣与精致，
让达巴栾与泰伦斯厮混，也觉得羞愧，
或许就会抢夺本行的冠军。
面对司卡班装进自己的口袋，逗笑作耍，
我再也认不出《愤世嫉俗》的作家。

——《诗的艺术》，第三章。

附记：

布瓦洛《诗的艺术》发表在一六七四年（莫里哀已经逝世一年）。在这里却表示了自己和人民的距离。他赞扬文学喜剧的始祖泰伦斯，赞扬《愤世嫉俗》，反对莫里哀多和人民交朋友。他讨厌在巴黎新桥卖艺的达巴栾和他的闹剧。他讨厌司卡班（Scapin），却记错

了他的口袋是用来装他伺候的老爷的，并不是把自己装进去挨打的。总之，他厌恶下等人在莫里哀的喜剧里所取得的优异位置。这说明莫里哀生时和这位古典主义理论大师——他的晚辈，虽然相熟，却也隔膜得很。布瓦洛把题材限于宫廷和城市，好像莫里哀的成功也就限于这个范畴：显然他并不理解莫里哀。一般人把莫里哀和“古典主义”扣得紧紧的，其实莫里哀的成就不是古典主义所拘束得了的。

（三）拉·封丹

渥（Vaux）的联欢会的叙述

.....

一切让位给喜剧，它的题材是一个人要赴幽会，横被各色人等所阻挠。

这是莫里哀的一部作品，
这位作家现在以他的方式，
风靡了整个宫廷。
看他的名字跑的样式，
应该已经传到罗马那边：
我喜欢它，因为合我的口味。
你还记得我们从前
有一个一致的看法，
他会把泰伦斯的式样和神态
带回法兰西来吗？
普罗塔斯只是一个小丑；

他从来没有在喜剧
搞得这样好过；
因为从前赞赏的许多妙语，
和当时认为的好东西，
我想现在都不会逗人发笑。
我们改变了方法：
姚得赖已经不时髦了；
现在必须一步
也不离开自然。
.....

附记：

这是一六六一年八月十七日在渥这个地方举行的盛大联欢会的记载。主办人是当时最红也最有钱的宫廷大臣福该（Fouquet），九月里，路易十四就撤了他的职；把他关进监牢，因为年轻的国王嫌他把钱全弄到自己的腰包去了。为了举行这次联欢会，莫里哀匆忙赶写《讨厌鬼》（*Les Fâcheux*）。拉·封丹（La Fontaine，1621—1695）看的就是这出喜剧。他给朋友写信的时节，朋友正在罗马，所以他在信里（一半散文，一半自由诗体）提到罗马，当时他还和莫里哀不熟。我们从他的诗句里可以看到拉·封丹和莫里哀心性相投，非常欣赏他敢于创新，和过去有所不同，姚得赖（Jodellet）是一位老演员，曾经和莫里哀一道演过《可笑的女才子》，不久就死了。拉·封丹在这里同样贬责了古罗马的喜剧作家普罗塔斯，认为他也是一个小丑。时代变了，现在要的是：

“现在必须一步

也不离开自然。”

莫里哀

坟下面躺着普罗塔斯和泰伦斯，
可是只有莫里哀独自埋在这里。
三位才人仅仅形成一个人，
他的绝高的艺术欢娱法兰西。
他们离开了，我也不指望
再见到他们。不管使多大气力，
单就表面而论，在一个长久时期，
泰伦斯、普罗塔斯和莫里哀死矣。

一六七三年

附记：

拉·封丹（1621—1695）很快和“静观人”——这是布瓦洛送给莫里哀的外号——成了好朋友。莫里哀在一六七三年二月十七日去世，他写了这首墓志铭来悼念死者。他从简短的诗句雕塑出来老朋友的高大形象，把两位拉丁的喜剧家和他的老朋友看成“一个人”，他的想法又好又怪。

（四）拉·布吕耶尔

泰伦斯与莫里哀

泰伦斯能不那么冷淡就好了：多么纯洁，多么完美，多么有礼貌，多么文雅，多么性格化！莫里哀能回避行话、粗话，写纯洁些就

好了：多么热情，多么自然，怎么样诙谐的源泉，怎么样世态的模仿，怎么样描绘，怎么样对滑稽人的鞭挞！可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两位喜剧家合成一个！

《品格论》第一章之三十八

附记：

这是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1645—1696）在他的著名的《品格论》中谈到莫里哀的地方。这是他在1689年第四版夹进的议论。他怪罪莫里哀语言芜杂，实际上是他不懂得戏剧写各色人等所必然具有的口语情况。这种语言纯洁论是把文学和社会分隔开的主观要求。拉·布吕耶尔对泰伦斯的称赞是过份了的。这也受到他的道德论点的影响。在法国，有这种看法的人相当多，廿世纪初叶的朗松（Lanson）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五）圣-艾如尔孟

1. 莫里哀的《可笑的女才子》，在和家长讨论婚姻的严肃问题时，不愿“从订婚之后开始”；可是这样一来，让一位情人等候她的许可，以后逐步按照求婚的方式进行，就变成一种虚情假意了。

2. 莫里哀的《讨厌鬼》中的卡利提代斯角色是完全正确的；人就不能删削而不损伤他的描绘。

《真正的作品》，一七〇六年、一六六一年八月十七日。

3. 我手边没有高乃依的《阿提拉》（*Attila*）；希望你弄一本给我，外带几出莫里哀的戏，倘使有新作的话，我将感谢之至。我也就是对他们的作品感兴趣。古人教会了高乃依用心思想，他思想得却比他们要好。另一位，按照古人自学自修，用喜剧善于描写他的世纪的人和风格，在我们舞台上一直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成就。

与里奥勒（Lionue）夫人书，一六六七年（？），收入在《真正的作品》，一七〇六年

4. 莫里哀的《昂分垂永》远胜过普罗塔斯，也比泰伦斯的戏全好多了。

与里奥勒夫人书，一六六八年一月十三日，见于他的《作品集》（*Œuvres mêlées*），一八六五年

5. 我才读完了《达尔杜弗》；这是莫里哀的杰作；我不清楚演出怎么会有人能那么长久阻挠；我要是能蒙主宽恕的话，我一定要归功于他。克来昂特嘴里关于虔诚的话非常通情达理，我不得不为它抛弃我的全部哲学，而伪修士们又写得那样好，看到自己被描绘的耻辱将使他们弃绝伪善。神圣的虔诚，你将给人世带来多大的好处！

书信，一六六九年。

6. 高乃依，拉辛，莫里哀

会让学问卓绝的人们说，

三个人超出了

过去时代的大作家。

.....

莫里哀是本世纪的妙手，

法兰西人一直在想念，

也将永远在想念，

对他所模仿的那些古人来说，

假如他们能起死回生的话，

他会是不可模拟的。

《关于古今之争》，一六八八年

7. 莫里哀以古人为范例；对于他模仿的那些古人，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他是不可模拟的。

《与马萨林公爵夫人书》，一六九二年

8. 古人以喜剧的真正精神启发我们的莫里哀，和善于表现各种性情与不同的人的风俗的他们的本琼森，是难分高低的，两个人在描绘方面全保持着一种和自己民族的特性的正确关系。我以为他们在这方面比古人全走得更远，可是人也不能否认，他们重视性格超过大部题材，题材的连贯还可以连接得更好些，结局也更自然些。

引自《真正的作品》，一七〇六年

附记：

在法国十七世纪理论家中，还没有一位这样关心莫里哀的，这人就是从一六五四年亡命国外的圣-艾如尔孟（St-Evremond，1610—1703）。因为他（当时有旅长官衔）取笑一六五四年和西班牙签订和约的元帅克奈几（Créquy），元帅要把他关进巴士底监狱，他得信较早，逃出国外，先在荷兰，随后定居英国，永远也不回国。这里几条关于莫里哀的简短的话，有的是书信，有的是评论，都是在对岸英国写的。他是继拉·格朗吉的一六八二年写的序文之后，最早提出莫里哀是“不可模拟的”。最后一条里的“我们”指法国人，“他们”指美国人。本·琼森（Ben Jonson，1573—1637）是和莎士比亚同代的剧作家，和莎士比亚也合写过戏。圣-艾如尔孟虽然在英国待了许多年，也没有一言谈到莎士比亚，太可惜了。直到十八世纪，法国人才知道了一点。这也不能怪圣-艾如尔孟，因为他在英国定居的时期，正

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一再复辟的动乱年代。但是这挡不住他对法国一切的关注。看问题也比较看得清楚，比写《诗的艺术》的布瓦洛高明多了，尽管才气不及后者。

（六）贝勒

普罗塔斯最好的一出喜剧是《昂分垂永》。莫里哀用同一题目也写了一出。这是他最好的喜剧之一。他从普罗塔斯那里借用了许多东西，可是他给它们换了一种手法，如果仅仅比较一下这两出戏，来裁定近来关于古人优劣的争论，我相信贝卢先生不久就会赢了这场争论的。莫里哀的《昂分垂永》在精细和手法上都大大超过了拉丁的《昂分垂永》的挖苦话。普罗塔斯要在法兰西舞台上想成功，有多少东西该删掉呀？莫里哀为了观众欢迎他，正如该受到的欢迎一样，给自己的作品里创造了多少新手法和新的光彩夺目的辞句？单单比较一下序幕，人就要承认，优势是在现代作家方面。卢齐安为莫里哀的序幕曾经提供了事实，但是一点没有提供思想。

《批评与历史辞典》，一六六八年一月十三日

附记：

这是贝勒（Bayle，1647—1704）在一六九七年出版的《批评与历史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上关于莫里哀的条款。他用的是比较文学方法，他认为罗马的喜剧家在手法上、辞采上，都不如莫里哀。他还说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作家卢齐安（Lucien，125—190？）对莫里哀的序幕有影响，这是不正确的。其实卢齐安也就是写了一些《死人对话录》（*Dialogues des morts*）而已。他还说到当时的古今之战。其实古今之战是一场意气之争，他举贝卢（Charles Perrault，1628—1703），原因是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取笑了他的哥哥，而他在《伟大的路易的世纪》（*Le Siècle*

de Louis le Grand) 中也不公道，把莫里哀和一群早就被人忘记了的小诗放在一道，一带而过，不提拉辛，双方都有火气，不过这些都不关贝勒的事，因为他并不参与文坛这场带着个人恩怨的古今之争，他的立场还是正确的。他本人是自由思想者，也并不了解其中经过，本人也不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对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还是有影响的。

（七）费奈龙

我们应当承认，莫里哀是一位伟大的喜剧诗人。在某些性格方面，我斗胆说，他比泰伦斯走得更远；他写作的题材也更富有多样性；他用有力的笔墨描绘了我们看见的几乎全部失常和可笑的事物。泰伦斯局限自己于表现吝啬与多疑的老人、放荡与冒失的青年、贪婪与无耻的妓女、下贱与奉承的食客、欺骗与邪恶的奴才。按照希腊人与罗马人的世态，毫无疑问，这些性格值得加以处理。而且我们只有这位大作家的六出戏。然而莫里哀终于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再说一遍，我认为他伟大：可是我能否自由自在地谈谈他的缺点呢？

他的思想好，造句却往往不好；他用的语言最勉强、最不自然。泰伦斯用四个字说出了最文雅的质朴的话，他却用一堆近乎难懂的隐喻来说。比起他的诗来，我更喜欢他的散文。比方说，《吝啬鬼》就比那些诗剧写得不坏。说实话，法兰西诗规妨碍了他；他在《昂分垂永》里的诗，的确更为成功，他大胆采用了不规则的诗句。不过就一般而言，甚至在他的散文中，我觉得也没有用相当简单的语言来表现种种激情。

而且他往往夸张性格：他想用这种自由来取悦池座，打动最不细致的观众，使可笑格外突出。不过，尽管作家应当用最生动的特征，指出它的过度与畸形，在最强烈的程度中表现每种激情，也犯不上强制自然，并放弃逼真。因此，即使有普罗塔斯的先例在前，我们在这

里读到“第三只手”⁽⁸⁾，我也不赞成莫里哀，让一个不是疯子的吝啬鬼疑心一个人偷了他的钱，竟还想到要看看他的第三只手。

莫里哀的另一个缺点，许多有才情的人加以原谅，我却不原谅，就是他给恶习一种雅致的方式，给道德一种可笑与可憎的谨严。我明白他的辩护人不会不说，他尊重真正的正直，他攻击的只是一种苦恼的品德和一种可憎的虚伪；但是，为了不被卷入这场冗长的讨论，我坚持柏拉图与异教古代的其他立法者们决不会允许他们的共和国对世态开这样一种玩笑。

总之，我不能不和代浦乐⁽⁹⁾一样相信，莫里哀描绘本国的世态，下了那么多的力量和美丽，模仿意大利喜剧的打趣却就跌得太惨了：

“在司卡班装进自己的滑稽的口袋里，

“我再也认不出《愤世嫉俗》的作者。”

《与法兰西学院书》，第七章：《喜剧计划》

附记：

这是费奈龙（Fénelon，1651—1751）在死后发表的《与法兰西学院书》关于莫里哀的一段话。他是路易十四的孩子的教师，一六九五年晋升为冈布雷大主教，但是两年以后他发表清心寡欲的寂静主义宣言，受到国王和教会的双重指责，他给太子殿下的小说又秘密出版了，路易十四一怒之下，撤了他的宫廷教师的职务，不许他离开冈布雷。尽管如此，他还是过问此事，写了这本《与法兰西学院书》，同事在他死后的头一年，就把它出版了。全书共分十章，他在第七章《喜剧计划》中谈到了莫里哀，对他的造句用语有和拉·布吕耶尔近似之处，我们想到他的大主教身份，也就可以谅解了。比起权倾一时的博须埃（Bossuet）大主教说来，他心平气和多了。他谈到诗与散文的地方，也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 (1) muse, 指文艺女神。
- (2) 指《太太学堂的批评》中的侯爵与伯爵夫人的一场戏。
- (3) 据说布瓦洛指的是一位叫苏如耐 (Souvré) 的封建贵人。
- (4) 据说这位骑士的一位贵族朋友叫杜·布卢散 (Du Broussin) 的, 看《太太学堂》看到第二幕, 为了讨好骑士起见, 就高声嚷嚷: 这出戏不合戏剧规则, 退出了剧场。
- (5) 这位保护人, 据说指的是耶稣会宣道师布尔达路 (Bourdaloue, 1632—1704)。
- (6) 指《凡尔赛宫即兴》关于侯爵和“池座”的一段话。
- (7) “半统靴子”指喜剧。古希腊喜剧演员穿的是“半统靴子”。
- (8) 参看普罗塔斯 (Plautus) 的《金罐》第四幕第四场, 吝嗇鬼要奴才伸出手给他看有没有拿他的金罐, 看了一只, 又看一只, 最后要奴才给他看“第三只手”。
- (9) 代浦乐 (Despréaux) 即布瓦洛。一般都称呼他为尼古拉·布瓦洛-代浦乐。

莫里哀年谱

1621年1月22日 约翰·波克兰（Jean Poquelin）和马丽·克勒塞（Marie Cressé）结婚。

1621年7月8日 拉·封丹（La Fontaine）诞生。

1622年1月15日 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Jean-Baptiste Poquelin）即莫里哀（Molière）诞生。

1622年 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在鲁昂（Rouen）的耶稣会办的中学毕业。

1623年6月19日 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诞生。

1626年7月25日 诗人维奥（Théophile de Viau）去世。

1627年9月28日 天主教演说家博须埃（Bossuet）诞生。

1628年10月6日 诗人马莱尔伯（Malherbe）去世。

1629年 高乃依的第一个喜剧《梅里特》（*Mélite*）公演。

1629年 笛卡儿（Descartes）长期定居荷兰。

1630年 夏浦兰（Chapelain）发表《关于戏剧艺术的信》，主张三一律。

1631年4月2日 路易十三任命约翰·波克兰为宫廷陈设商。

1631年或1632年 多产剧作家阿尔迪（Hardy）去世。

1632年5月11日 马丽·克勒塞去世。

1632年 麦莱（Mairet）的《索弗妮丝柏》（*Sophonisbe*）上演。头一个用三一律来写戏。

1633年5月30日 约翰·波克兰续弦。

1633年 江湖卖艺人达巴栾（Tabarin）去世。

1635年1月15日 法兰西学院（l'Académie française）成立。由首相黎希留（Richelieu）促成。夏浦兰是主要院士之一。

1635年 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在耶稣会办的克莱孟（Clément）中学读书；同学中自由思想分子，有沙派耳（Chapelle），后为莫里哀密友之一。

1635年 高乃依第一个悲剧《美狄亚》（*Médée*）上演。

1636年11月1日 布瓦洛（Boileau）诞生。

1636年12月 高乃依的《熙德》（*Le Cid*）上演。

1637年 笛卡儿的《方法论》在荷兰出版。主张理性、实践哲学并形而上学。莫里哀接受了理性的说法。

1637年1月 约翰·波克兰迁居到圣·奥脑耐（St. Honoré）街的猴子阁（Pavillon des Singes）居住。

1637年9月18日 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被指定为宫廷陈设商的职位继承人。

1637年 文坛发生关于《熙德》的争论。

1638年 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的外祖克勒塞（Louis Cressé）去世。他死前经常带外孙看戏。

1639年12月4日 拉辛（Racine）诞生。

1639年 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毕业。

1641年 他被最高法院接受为律师。

1641年 笛卡儿的《形而上学的沉思》出版。

1642年4月1日 作为宫廷陈设商，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随路易十三到法国南部纳尔榜（Narbonne），7月23日回巴黎。

1642年9月12日 路易十三的亲信，散-马（Cinq-Mars）侯爵阴谋反对黎希留，勾结西班牙，被黎希留逮捕处死。

1642年12月4日 首相黎希留去世，遗命马萨林（Mazarin）继承首相职位。

1643年1月13日 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声明放弃继承宫廷陈设商的职位。

1643年5月14日 路易十三去世。

1643年5月19日 法国在罗克罗瓦（Rocroi）打败西班牙侵略军。统帅孔代（Condé）亲王声誉大起。

1643年5月30日 “盛名剧团”（L' Illustre théâtre）成立。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参加。

1643年9月12日 租好网球场，改建为剧场，合同三年。

1643年10月 剧团去里昂。

1644年1月1日 剧团公演。

1644年6月28日 莫里哀第一次用假名签字。

1644年12月11日 剧团离开该剧场。

1645年1月8日 剧团又在另一网球场公演。

1645年8月2日 作为出名人，莫里哀由于剧团负债，被关入监狱，直到5日，才被父亲赎出。

1645年8月17日 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诞生。

1645年 莫里哀随剧团离开巴黎。

1646年 莫里哀加入艾派尔农（Épernon）公爵保护的福雷（Charles du Fresne）领导的剧团。

1646年 莫里哀去波尔多、阿让、图卢兹。

1647年 意大利职业剧团上演《飞医生》，由斯卡拉木赦（Scaramouche）主演。

1647年 莫里哀去图卢兹、阿让、阿耳比、卡尔卡松。

1648年 法兰西学院接受高乃依为四十院士之一。

1648年 法国、瑞典与日耳曼皇帝缔结威斯特法里亚（Westphalie）和约，结束三十年战争，法国得到阿尔萨斯等地。

1648年 法院投石之乱（Fronde parlementaire）开始，至1649年结束。

1648年 亲王投石之乱（Fronde des princes）跟着又开始，有孔代亲王参加，延至1653年才结束。封建专政政体重新得到巩固。

1649年 莫里哀去图卢兹、普瓦提埃、卡奥尔、纳尔榜。

1650年 莫里哀去纳尔榜、阿让、佩日纳斯，存有莫里哀上缴四千法郎的收据。

1650年2月10日 笛卡儿感觉荷兰宗教界对他不利，逃往瑞典，在斯德哥尔摩去世。

1651年 斯卡隆（Scarron）的小说《演员传奇》第一部出版。相传即以莫里哀剧团为根据。

1651年 莫里哀去卡尔卡松。

1652年1月10日 省三级会议在卡尔卡松闭幕。

1652年 莫里哀去里昂。

1653年3月 《冒失鬼》公演（据拉·格朗吉 [La Grange] 记载，为1655年）。

1653年9月 剧团受孔提（Conti）亲王保护，成为“孔提亲王剧团”。孔提亲王是莫里哀的中学同学。

1653年10月1日 剧团在佩日纳斯。

1653年11月1日 剧团在蒙彼利埃。

1654年3月31日 省三级会议在蒙彼利埃闭幕。

1654年 剧团去纳尔榜、维埃纳、里昂。

1654年 斯居代里（Scudéry）女士的浪漫传奇《克莱利》（*Clélie*）第一部出版。

1655年 剧团去纳尔榜、蒙彼利埃。

1655年11月4日 剧团去朗格道克，省三级会议在朗格道克开幕。

1655年 孔提亲王皈依天主教。

1656年1月23日 帕斯卡尔的《致外省人书简》第一封出版，引起天主教内部争论。

1656年2月22日 省三级会议在佩日纳斯闭幕。

1656年12月 剧团去纳尔榜、波尔多、贝济埃。《爱情的怨气》首次在贝济埃公演。

1657年 剧团去里昂、尼姆。

1657年5月15日 孔提亲王不许剧团再用他的名称。

1657年11月 莫里哀在阿维尼翁初次认识画家米雅尔（Mignard）。米雅尔和剧团的女主角玛德兰·贝雅尔（Madeleine Béjart）相识。他后来为莫里哀画了好几幅像，莫里哀也为他的壁画写长诗赞扬。

1658年 剧团去里昂、格勒诺布尔。

1658年4月30日 剧团去鲁昂，随后回巴黎。

1658年10月24日 剧团在卢佛宫为路易十四演出，先演高乃依的《尼高梅德》（*Nicomède*），不怎么成功；莫里哀建议再演一个小闹剧《闹恋爱的医生》（*Le Docteur amoureux*），获得路易十四允许，留下剧团。

1658年11月2日 剧团以“国王唯一兄弟、御弟剧团”名称在小波旁宫的剧场公演。

1659年11月28日 《可笑的女才子》首演。

1659年12月2日 《可笑的女才子》二次公演。

1659年 与西班牙签署比利牛斯和约，法国获得两个省份。

1660年5月28日 《斯嘎纳耐勒》首演。

1660年6月3日 路易十四与奥地利公主结婚。

1660年10月11日 由于卢佛宫拆建门廊，小波旁宫剧场不能使用，剧团演出改在王宫（Palais-Royal）剧场，与意大利职业剧团同台轮演。

1660年10月14日 斯卡隆去世。

1661年2月4日 莫里哀写《堂·加尔西·德·纳伐尔》，首演失败。

1661年3月9日 马萨林去世。路易十四亲政。

1661年6月24日 《丈夫学堂》首演。

1661年8月17日 《讨厌鬼》在财政总监福该（Fouquet）的乡居“渥”的花园首演。

1661年8月25日 《冒失鬼》为路易十四在枫丹白露二次演出。

1661年9月5日 福该被路易十四撤职，投入监狱。

1661年11月4日 《讨厌鬼》在王宫剧场演出。

1662年1月23日 莫里哀与阿尔芒德·贝雅尔（Armande Béjart）订婚。她是剧团女主角贝雅尔女士的小妹妹，后来也负起演剧的重任。

1662年2月20日 莫里哀与贝雅尔小姐结婚。这是一种不幸的婚姻，家庭生活很不愉快。老夫少妻，不和也是事理之常。莫里哀去世后，她在1677年改嫁演员盖栾（Guérin）。

1662年5月8日 为宫廷在圣-日耳曼庄园演出，直到14日。

1662年6月24日 又去圣-日耳曼庄园，直到8月11日才结束。

1662年8月19日 帕斯卡尔去世。

1662年12月26日 《太太学堂》首演。

1663年3月17日 路易十四给莫里哀个人津贴每年一千法郎，名义为“优秀的喜剧诗人”。

1663年 莫里哀写《感谢国王》诗。

1663年6月1日 《太太学堂的批评》首演。

1663年10月3日 在凡尔赛宫首演《凡尔赛宫即兴》。

1664年1月19日 莫里哀的儿子、小路易诞生。

1664年1月29日 《逼婚》在国王前首演。

1664年2月15日 《逼婚》在王宫剧场首演。

1664年2月23日 小路易领洗，教父为路易十四，教母为御弟夫人。

1664年5月8日 《艾丽德女王》（*La princesse d'Élide*）在凡尔赛宫首演，第一幕诗体赶写不及，改用散文体。演出是“仙岛欢乐”的第二天。

1664年5月12日 《达尔杜弗》前三幕首演，在“仙岛欢乐”的第六天。以母后为首的宗教顽固派出面阻挠，路易十四通知莫里哀，暂缓对外演出。

1664年6月20日 拉辛的悲剧《忒拜之歌》在王宫剧场首演。

1664年8月4日 在枫丹白露给教皇特使齐伊（Chigi）红衣大主教读《达尔杜弗》，得到他的称赞。

1664年8月31日 莫里哀向国王递《第一陈情表》。

1664年9月25日 在御弟府演出《达尔杜弗》头三幕。

1664年10月23日 在凡尔赛宫一连两天演出《达尔杜弗》。

1664年11月9日 《艾丽德女王》在王宫剧场演出。

1664年11月10日 小路易夭亡。

1664年12月29日 孔代亲王下令，允许五幕的《达尔杜弗》在王妃别墅演出。

1665年2月15日 《堂·璜或者石宴》首演。

1665年8月3日 莫里哀的女儿艾丝普利-玛德兰（Esprit-Madeleine）诞生。她到四十岁才结婚，无子女。1723年去世。

1665年8月14日 剧团改名“国王剧团”，国王每年津贴六千法郎。

1665年9月14日 《爱情是医生》首演。

1665年11月8日 拉辛的《亚力山大》在王宫剧场首演。

1665年12月18日 拉辛将《亚力山大》交给布尔高涅府的剧团上演，事前并未通知莫里哀。莫里哀从此不再理他。

1665年 拉·封丹的《故事集》（*Contes*）出版。

1666年1月22日 路易十四的母后去世。

1666年2月10日 孔提亲王去世。

1666年6月4日 《愤世嫉俗》首演。

1666年8月6日 《屈打成医》首演。

1666年12月2日 《麦里赛尔特》在圣-日耳曼庄园首演。

1667年1月5日 《滑稽牧歌》（*Pastorale comique*）在圣-日耳曼庄园首演。

1667年2月14日 《西西里人或者画家的爱情》在圣-日耳曼庄园首演。

1667年7月29日 剧团的女主角杜·帕尔克（Du Parc）女士，被拉辛挖出，加入布尔高涅府剧团。

1667年8月5日 《达尔杜弗》献演，次日，最高法院院长拉莫瓦永（de Lamoignon）下令禁演，剧团停演七周。

1667年8月8日 莫里哀派遣拉·格朗吉与拉·陶芮里耶尔（La Thorillière）赴前线里尔晋謁路易十四，带去《第二陈情表》。

1667年8月11日 巴黎大主教、路易十四的师傅出示，禁止人民阅读并观看《达尔杜弗》。

1667年8月20日 莫里哀去乡间别墅欧特伊（Autueil）休养。这是他从中学好友沙派耳租到的一所小房，每年四百法郎。沙派耳很可能写《关于〈骗子〉的信》，为《达尔杜弗》辩护。沙派耳经常

和布瓦洛、拉·封丹与一些好友在这里宴叙，有一次喝醉了闹事，要集体去跳塞纳河，被莫里哀哄劝住。莫里哀休息了六周。

1667年9月7日 路易十四返回巴黎。

1667年9月25日 《愤世嫉俗》在重开的王宫剧场演出。

1667年11月22日 以悲剧女演员驰名的杜·帕尔克女士在布尔高涅府主演拉辛的《昂朵马克》（*Andromaque*）。

1668年2月13日 《昂分垂永》首演。

1668年3月4日 《达尔杜弗》在孔代亲王府演出。

1668年4月25日 剧团去凡尔赛宫演出，直到30日。

1668年7月18日 《乔治·当丹》在凡尔赛宫首演。

1668年9月9日 《吝啬鬼》首演。

1668年9月20日 《达尔杜弗》在孔代亲王的尚地伊（Chantilly）庄园演出。

1668年12月11日 杜·帕尔克女士去世。

1668年 拉·封丹的寓言诗第一集问世。

1668年 亚琛（Aachen）和约签字。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战争终止。法国得到福朗德（Flandre）土地。

1669年1月19日 教皇颁发敕书，停止教派争论。法国与教皇和解。

1669年2月5日 路易十四利用时机，允许《达尔杜弗》正式献演。

1669年2月25日 约翰·波克兰去世。

1669年3月23日 莫里哀写长诗评荐米雅尔的壁画。

1669年10月7日 《德·浦尔叟雅克先生》首次在尚保尔庄园献演，由吕里（Lully）作曲。

1670年1月 沙吕塞（Le Boulanger de Chalussy）写《忧郁的艾劳米尔》（Élomire hypocondre），揭露莫里哀的不愉快的家庭生活。

1670年2月4日 《讲排场的情人们》在圣-日耳曼庄园献演。

1670年10月14日 《贵人迷》在尚保尔庄园首演，直到28日。

1670年11月23日 《贵人迷》在王宫剧场上演。

1671年1月17日 莫里哀约年迈的高乃依合写《浦西色》（*Psyché*），由吕里作曲，在杜伊勒里（Tuilerie）宫首演。

1671年5月14日 《司卡班的诡计》首演。

1671年7月24日 《浦西色》在王宫剧场上演。

1671年8月2日 《艾斯喀尔巴雅斯伯爵夫人》为国王在圣-日耳曼首演。

1672年2月17日 玛德兰·贝雅尔女士去世。遗产大部送给她的小妹妹，即莫里哀夫人。

1672年3月11日 《女学者》首演。

1672年7月8日 《艾斯喀尔巴雅斯伯爵夫人》在王宫剧场公演。

1672年9月15日 第二个男孩子诞生。

1672年10月10日 男孩子夭亡。

1673年2月10日 《没病找病》首演。

1673年2月17日 第四场公演。莫里哀当夜九点回家，咳破血管，“同一天，喜剧演过，晚晌十点钟，莫里哀先生在他黎希留街的家中去世。”（拉·格朗吉的“账簿”中的大事记）。

1673年2月18日 莫里哀夫人与演员巴隆（Baron）去晋謁路易十四，说明情况。

1673年2月19日 莫里哀夫人上书大主教，恳请批准入土。

1673年2月21日 经过路易十四调解与人民的愤怒谴责，大主教允许莫里哀遗骸在圣-约瑟夫（St-Joeseph）公墓入土。殡礼不许在白天举行。莫里哀于当夜九时举行殡葬，埋在一个殡葬小孩子的地方。

1673年2月24日 王宫剧场重开。献演《愤世嫉俗》。

1673年3月2日 国王把王宫剧场给了吕里，上演他的歌剧。

1673年5月23日 剧团迁往盖内苟街演出。

1673年6月23日 巴黎的沼泽剧团并入盖内苟剧团，演出《达尔杜弗》。

1680年 法兰西喜剧院即莫里哀剧团（Maison de Molière）成立，布尔高涅府剧团并入盖内苟剧团。

1682年 全集八册出版。